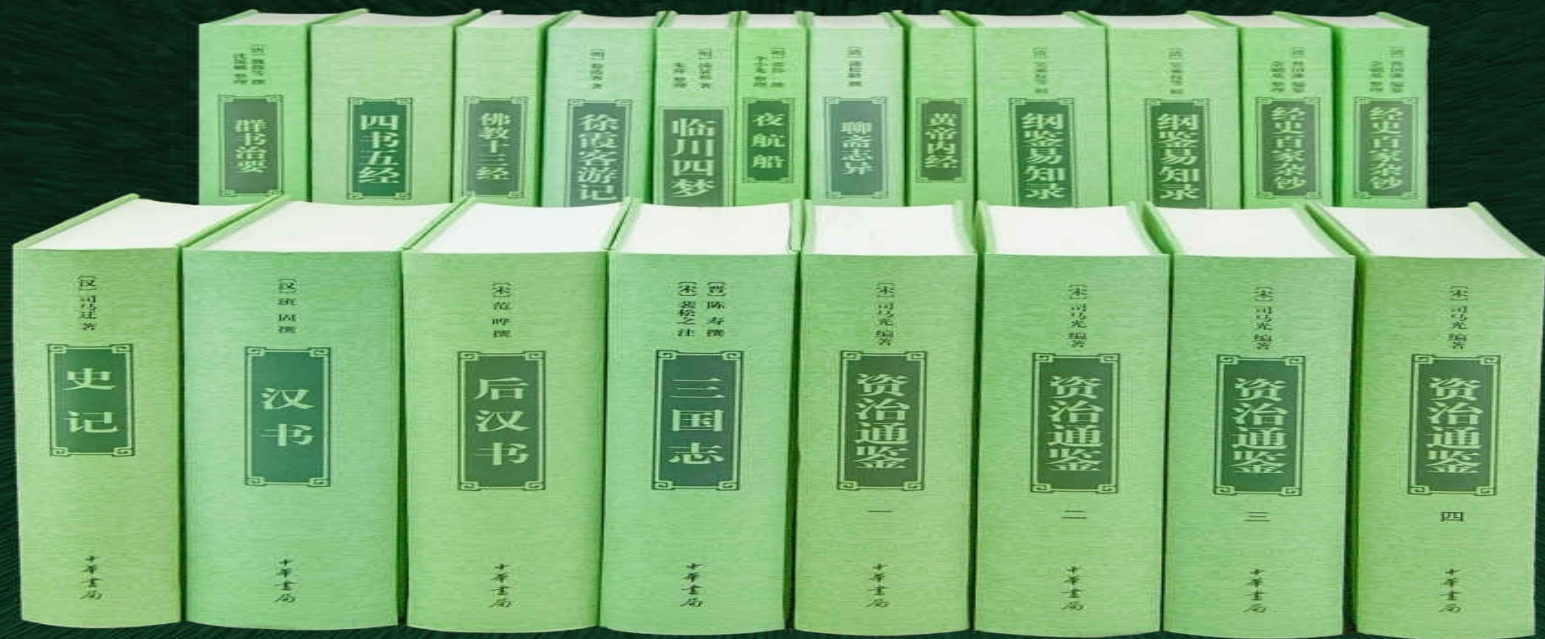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共15种20册)



中华书局

CHONGHUA BOOK COMPANY



網鑿易知錄

〔清〕吳乘杈等 輯

中華經典普及文庫



中華書局

总 目 录

[纲鉴易知录（上册）——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纲鉴易知录（下册）——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返回总目录](#)



網鑒易知錄

上

〔清〕吳乘杈等 輯

中華經典普及文庫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纲鉴易知录
上

〔清〕吴乘权等 辑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孕育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经典著作。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在浩瀚的优秀文化海洋里，哪些是最基本的，哪些是最经典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应该知晓、阅读的基本书是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最应该拥有并收藏的经典是什么？

多年来，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本，推出的《史记》、《资治通鉴》等白文普及本图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编辑部推出“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本套文库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经典。入选本文库的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是经史子集中的顶峰，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如列“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如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四书五经”等。第二是精品。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多年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了大批由国内一流学者精心校勘整理的传统典籍。本套丛书或以中华书局原整理本为底本，或约请著名学者精加整理，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性，堪称质量上乘的版本。第三是方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阅读方便。众所周知，古代图书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书名，即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本书保留了古籍整理图书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_____），书名下加双下划线（_____）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

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错读。另外，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删除了原整理本中的古注、校勘记及不便当代读者阅读的部分。可以说，本套丛书是方便现代读者阅读经典巨著的较好的白文普及本。

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文库提出批评建议，以便于我们加以改进，将这套旨在为中国人提供基本书的文库编辑好，出版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8年12月

出版说明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了编年体通史的先例，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但是这部294卷的巨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仍有两点不便，一是篇幅太大，一般读者少有心力仔细阅读完全篇；二是像正史一样按卷开列，史实与议论混合，缺乏层次感，同样不利于一般性阅读。

南宋时朱熹意识到《资治通鉴》的这些弱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用提纲挈领的话表明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看法，这称为纲，再用简略的叙事说明事件或人物的原委，这称为目。纲目体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层次清晰，线索一贯，便于读者整体把握。另外也因其仿效《春秋》的“经”“传”分体，暗含了历史评判功能，为儒学正统教育体系所接受认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历朝历代均有文人学者仿效这一体裁编纂的历史读物。

从宋初到明末，积累了700年的历史事实和相关著作又有进行整理统合的需要，民间也有了对于这种概括时段更长的通史读物的需求，于是清朝的文人学士编出了一部后来风行数百年不衰的纲目体通史读物，这就是《纲鉴易知录》。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依据则是朱国标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明纪钞略》。这样时间跨度就足够长远，并且用纲目体分出层次，在特定正统观指导下形成连续一贯的编年时间线索，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明代的明晰易读的中国通史了。

《纲鉴易知录》沿袭了传统史书编纂的一般体例，即按照确定好的体例编排好史料大纲，在“纲”下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而不过多地议论阐发，能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框架，线索分明。同时编者注意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串联整体，不会显得单调枯燥。而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这对于已有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基础，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知识印象。《纲鉴易知录》等传统通史读物，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纲鉴易知录》刊行之后即受到广泛的好评，风行天下，有多种版本存世。此次出版，我们选择了错误较少的扫叶山房石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并参考了中华书局1959年繁体字本，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有吴存礼“序”、“先儒姓氏”、“发凡”，文中也有“书法”、“发明”、“广义”以及眉批和繁琐的注释，都是为了适应清代学子的学习而作的，今天看来，不仅观念陈旧，还有不少错误，已经远远不适合当代读者的需要，更会干扰对本书正文的阅读，因此此次整理时一并删去。

众所周知，古代历史著作中存在的大量人名、地名和书名，阅读中稍不小心就会造成误解和费解，而有些专名即使专业读者也不容易辨别，因此本书采用了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_____），书名下加双下划线（_____）的做法，以便广大读者在阅读时能一目了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可以说，本书是帮助读者直接接触古人史实记录，快速了解清代之前中国通史全貌的较好的普及读物。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三月

目 录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出版说明](#)

[纲鉴易知录卷一](#)

[三皇纪](#)

[盘古氏](#)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有巢氏](#)

燧人氏

五帝纪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农氏

黄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

颛顼高阳氏

帝喾高辛氏

帝尧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纪

大禹

帝启

太康

仲康

帝相

纲鉴易知录卷二

夏纪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皋

帝发

桀癸

商纪

成汤

太甲

沃工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阳甲

盘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纣辛

周纪

武王

纲鉴易知录卷三

周纪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厉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庄王

纲鉴易知录卷四

周纪

釐王

惠王

襄王

顷王

匡王

定王

简王

灵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贞定王](#)

[考王](#)

[威烈王](#)

[纲鉴易知录卷五](#)

[周纪](#)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显王](#)

[纲鉴易知录卷六](#)

[周纪](#)

[显王](#)

[慎靓王](#)

[赧王](#)

[纲鉴易知录卷七](#)

[周纪](#)

[赧王](#)

[东周君](#)

[秦纪](#)

[庄襄王](#)

后秦纪

始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

后秦纪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九

汉纪

太祖高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

汉纪

[太祖高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一](#)

[汉纪](#)

[孝惠皇帝](#)

[高皇后吕氏](#)

[太宗孝文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二](#)

[汉纪](#)

[太宗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三](#)

[汉纪](#)

[世宗孝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四](#)

[汉纪](#)

[孝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五](#)

[汉纪](#)

[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六](#)

[汉纪](#)

[孝宣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七](#)

[汉纪](#)

[孝宣皇帝](#)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八](#)

[汉纪](#)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十九](#)

[汉纪 附王莽](#)

[孺子婴](#)

[淮阳王](#)

[东汉纪](#)

[世祖光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十](#)

[东汉纪](#)

[光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一](#)

[东汉纪](#)

[光武皇帝](#)

[显宗孝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二](#)

[东汉纪](#)

[孝明皇帝](#)

[肃宗孝章皇帝](#)

[孝和皇帝](#)

[孝殇皇帝](#)

[孝安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三](#)

[东汉纪](#)

[孝安皇帝](#)

[孝顺皇帝](#)

[孝冲皇帝](#)

[孝质皇帝](#)

[孝桓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四](#)

[东汉纪](#)

[孝桓皇帝](#)

[孝灵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五](#)

[东汉纪](#)

[孝灵皇帝](#)

[孝献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六](#)

[东汉纪](#)

[孝献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七](#)

[东汉纪](#)

[孝献皇帝](#)

[后汉纪 附魏吴二僭国](#)

[昭烈皇帝](#)

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八](#)

[后汉纪](#)

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二九](#)

[后汉纪](#)

后皇帝

[晋纪](#)

[世祖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十](#)

[晋纪](#)

[世祖武皇帝](#)

[孝惠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一](#)

[晋纪](#)

[孝怀皇帝](#)

[孝愍皇帝](#)

[东晋纪](#)

[中宗元皇帝](#)

[肃宗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二](#)

[东晋纪](#)

[显宗成皇帝](#)

[康皇帝](#)

[孝宗穆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三](#)

[东晋纪](#)

[哀皇帝](#)

[帝奕](#)

[太宗简文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四](#)

[东晋纪](#)

[孝武皇帝](#)

[安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五](#)

[东晋纪](#)

[安皇帝](#)

[恭皇帝](#)

[南北朝·宋纪 附北魏](#)

[高祖武帝](#)

[营阳王](#)

[太祖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六](#)

[宋纪_附北魏](#)

[太祖文帝](#)

[世祖孝武帝](#)

[废帝](#)

[太宗明帝](#)

[苍梧王](#)

[顺帝](#)

[齐纪_附北魏](#)

[太祖高帝](#)

[世祖武帝](#)

[高宗明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七](#)

[齐纪 附北魏](#)

[高宗明帝](#)

[东昏侯](#)

[和帝](#)

[梁纪 附北魏](#)

[高祖武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八](#)

[梁纪 附北魏东西魏](#)

[高祖武帝](#)

[纲鉴易知录卷三九](#)

[梁纪_附西魏北齐北周](#)

[太宗简文帝](#)

[世祖孝元帝](#)

[敬帝](#)

[陈纪_附北齐周](#)

[高祖武帝](#)

[世祖文帝](#)

[废帝](#)

[高宗宣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十](#)

[陈纪_附隋](#)

[高宗宣帝](#)

[后主](#)

[隋纪](#)

[高祖文皇帝](#)

[炀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一](#)

[隋纪](#)

[炀帝](#)

[恭帝侑](#)

[恭帝侗](#)

[纲鉴易知录卷四二](#)

[唐纪](#)

[高祖神尧皇帝](#)

[太宗文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三](#)

[唐纪](#)

[太宗文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四](#)

[唐纪](#)

[太宗文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五](#)

[唐纪](#)

[太宗文武皇帝](#)

[高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六](#)

[唐纪](#)

[高宗皇帝](#)

[中宗皇帝](#) [附武后](#)

[纲鉴易知录卷四七](#)

[唐纪](#)

[中宗皇帝](#) [附武后](#)

[睿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八](#)

[唐纪](#)

[玄宗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四九](#)

[唐纪](#)

[玄宗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十](#)

[唐纪](#)

[玄宗明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一](#)

[唐纪](#)

[肃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二](#)

唐纪

[代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三](#)

唐纪

[代宗皇帝](#)

[德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四](#)

唐纪

[德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五](#)

[唐纪](#)

[德宗皇帝](#)

[顺宗皇帝](#)

[宪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六](#)

[唐纪](#)

[宪宗皇帝](#)

[返回总目录](#)

纲鉴易知录卷一

三皇纪

盘古氏

【纲】 盘古氏首出御世。

【纪】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变化而庶类繁矣。相传首出御世者曰盘古氏，又曰浑敦氏。

天皇氏

【纲】 天皇氏，继盘古氏以治。

【纪】 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澹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十干曰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默、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

狝、协洽、涪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兄弟各一万八千岁。

地皇氏

【纲】 地皇氏，继天皇氏以治。

【纪】 一姓十一人，继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兄弟各一万八千岁。

人皇氏

【纲】 人皇氏，继地皇氏以治。

【纪】 一姓九人，继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为九区，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当是时也，万物群生，淳风沕穆，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亦号九皇氏，兄弟合四万五千六百年。

有巢氏

【纲】 有巢氏构木为巢。

【纪】 太古之民，穴居野处，与物相友，无有妒伤之心。逮后人民机智，而物始为敌，爪牙角毒概不足以胜禽

兽。有巢氏作，构木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实。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后取而蔽后。号曰有巢氏之民。

燧人氏

纲 燧人氏钻木取火。

纪 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犹未知熟食也。燧人氏作，观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丽木则明，于是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而民利之，故号燧人氏。以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别五木以改火，顺四时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时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结绳之政。立传教之台，兴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谓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

五帝纪

太昊伏羲氏

【纲】 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

【纪】 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生帝于成纪。以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有圣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纲】 作都于陈。

【纲】 教民佃渔畜牧。

【纪】 人生之始也，与禽兽无异，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爱而不知其礼。卧则哇哇，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牺氏。

【纲】 画八卦，造书契。

【纪】 太昊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龙马负图，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

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

纲 作甲历，定四时。

纪 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岁以是纪而年不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不惑。

纲 制嫁娶。

纪 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

纲 以龙纪官。

纪 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太庭为居龙氏，治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源。又命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又曰苍龙；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于是共工为上相，柏皇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陆居北，赫胥居南，昆连居西，葛天居东，阴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洽。

【纲】 造琴瑟。

【纪】 太昊作荒乐，歌扶徕，咏网罟，以镇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斫桐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以通神明之贶，以合天人之和。继桑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乐音自是兴焉。

【纲】 帝崩，葬于陈，神农氏继世践位。

炎帝神农氏

【纲】 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

【纪】 少典氏之君娶于有峒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长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

【纲】 都陈，迁于曲阜。

【纲】 初蓺五谷。尝百草，制医药。

【纪】 古者，民茹草木之实，食禽兽之肉，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时，相地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始教民蓺五谷，而农事兴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

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复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斯民居安食力，而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号曰神农氏。

〔纲〕 始为日中之市。

〔纪〕 炎帝之世，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始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纲〕 以火纪官。

〔纪〕 因火德王，故以火纪官，为火帝。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

〔纲〕 帝崩于长沙茶乡。

传八世，至榆罔而亡，有熊氏继世而立。

黄帝有熊氏

〔纲〕 黄帝有熊氏，以土德王。

初，神农氏母弟世嗣少典为诸侯。帝榆罔之世，少典国君之妃曰附宝者，感电光绕斗而有娠，生帝于轩辕之

丘，因名轩辕，姓公孙。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

〔纲〕 及炎帝战于阪泉。

〔纪〕 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于是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榆罔欲侵陵诸侯，诸侯益叛之。轩辕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貆、虎，以与榆罔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纲〕 诛蚩尤于涿鹿。

〔纪〕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为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之。

〔纲〕 诸侯尊帝为天子，代神农氏以治天下。

〔纪〕 轩辕自涿鹿诛蚩尤还，天下诸侯共尊为天子，以代神农氏治天下。因其有土德之瑞，故号曰黄帝。

〔纲〕 以云纪官。

〔纪〕 帝初受命，适有云瑞之应，因以云名官，号为云师。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

【纲】 立六相暨史官。

【纪】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夙后明乎天道，太常察乎地利，苍龙辨乎东方，祝融辨乎南方，大封辨乎西方，后土辨乎北方。帝命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

【纲】 立占天官。

【纪】 帝受河图，得其五要，乃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区占星，斗荀授规，正日月星辰之象，于是乎有星官之书。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

【纲】 命大挠作甲子。

【纪】 帝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始作甲子。

【纲】 命容成作盖天及调历。

【纪】 帝命容成作盖天，以象周天之形。综六术，以定气运。问鬼臾区上下周纪，以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时节定。是岁己酉朔旦，日南至，而获神策，得宝鼎。鬼臾区曰：“是谓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历，积邪分以置闰，配甲子而设部。于是时惠而辰从矣。

【纲】 命隶首作数。

【纪】 帝命隶首定数，以率其羨，要其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

【纲】 命伶伦造律吕。

【纪】 帝命伶伦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又制十二筒以象凤凰之鸣，而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生六律、六吕，候气之应，以立宫、商、角、徵、羽之声，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变，推律历之数，起消息，正闰余。

【纲】 命荣援作十二钟。

【纪】 帝命荣援铸十二钟，协月简以和五音，立天时，正人位焉。

【纲】 命大容作咸池之乐。

【纪】 帝命大容作承云之乐，是为云门、大卷，命曰咸池。

【纲】 作冕旒，正衣裳。

【纪】 帝作冕，垂旒充纁。为玄衣黄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观翠翟、草木之华，乃染五采为文章，以表贵贱，

于是袞冕衣裳之制兴。

【纲】 作器用。

【纪】 帝命甕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捭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

【纲】 作舟车。

【纪】 帝命共鼓、化狐剡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邕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辂以行四方，由是车制备。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而天下利矣。

【纲】 作合宫。

【纪】 帝广宫室之制，遂作合宫，祀上帝，接万灵，布政教焉。

【纲】 作货币。

【纪】 范金为货，制金刀，立五币，以制国用，而货币行矣。

【纲】 作内经。

【纪】 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气，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脉息；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

【纲】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

【纪】 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痂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纲】 画野分州，经土设井。

【纪】 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命匠营国邑，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以和。遂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之于井而计于州，则地著而数详。

【纲】 屈轶生于庭，凤凰巢于阁，麒麟游于囿。

【纪】 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则指之，名曰屈轶。凤凰巢于阿阁，麒麟游于苑囿焉。

【纲】 帝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子玄囂践位。

【纪】 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鼎成，崩焉；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

少昊金天氏

〔纲〕 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

〔纪〕 名摯，姓己，黄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晝阳，因号晝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

〔纲〕 徙都于曲阜。

〔纲〕 凤鸟来集，以鸟纪官。

〔纪〕 少昊之立也，凤鸟适至，因以鸟纪官。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雉鸠氏，司马也；鸣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纲〕 作大渊之乐。

〔纪〕 时诸福之物毕至，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

〔纲〕 帝崩，葬于曲阜，高阳氏践位。

【纪】 葬于云阳，故又曰云阳氏。

颛顼高阳氏

【纲】 颛顼高阳氏以水德王，色尚赤。

【纪】 帝姬姓，祖黄帝，父昌意。初，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是为女枢，感瑶光贯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岁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绍金天氏政。初国高阳，故号高阳氏。

【纲】 都于童丘。

【纲】 命五官。

【纪】 以少昊之四子重、该、修、熙实能金、木及水，乃俾重为木正，曰句芒；该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龙为土正；而帝之孙黎为火正，曰祝融：是为五官。

【纲】 改作历象，以建寅月为历元。

【纪】 帝制历，以孟春为元。是岁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萱室，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帝为历宗。

【纲】 作承云之乐。

【纪】 帝命飞龙氏会八风之音，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效珍，于是铸为之钟，作五基、六英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朝群后，名曰承云。

【纲】 帝崩，葬于濮阳，高辛氏践位。

帝啻高辛氏

【纲】 帝啻高辛氏，以木德王，色尚黑。

【纪】 帝姬姓，名爰。祖曰少昊，父曰蛭极。生而神灵。年十五，佐颛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号高辛氏。

【纲】 都于亳。

【纲】 作六英之乐。

【纪】 帝命咸黑典乐，为声歌，名曰六英。

【纲】 帝崩，葬于顿丘，子摯践位。

【纪】 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既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帝元妃有郅氏女曰姜嫄，与帝禋祀上帝而生尧，为舜后稷，其后为周。次妃有娥氏女曰简狄，祈于高禘，有飞燕之祥而生契，为舜司徒，其后为商。三妃陈锋氏女曰庆都，有赤龙之祥而生尧，是为陶唐氏。四妃媯訾氏女曰常仪，生摯。帝崩，子摯嗣立。

【纲】 帝摯尸位九年而废，诸侯尊弟放勋践位。

【纪】 摯在位九年，荒淫无度，不修善政，诸侯于是废之，而推尊尧为天子。

帝尧陶唐氏

【纲】 甲辰，唐帝尧元载，帝自唐侯践天子位于平阳，以火德王。

【纪】 帝姓伊耆，名放勋，帝喾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黄帝轩辕氏之曾孙也。帝母陈锋氏女，曰庆都，为高辛氏妃，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尧于丹陵，育于母家伊侯之国，后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帝摯封植，受封于陶；年十有五复封于唐，为唐侯，故又号陶唐氏。摯在位九年，天人厌弃，诸侯尊帝为天子。年十有六，践天子之位于平阳。以火德王，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纲】 命羲、和作历象，以授民时。

【纲】 乙巳，二载，命羲、和置闰法，定四时成岁。

【纲】 戊申，五载，南夷越裳氏来朝，献大龟。

【纪】 南夷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神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记开辟以来；尧命录之，谓之龟历。

尧之庭有草生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叶，十五之后日落一叶，小余则一叶厌而不落，观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历草。

【纲】 庚戌，七载，麒麟游于郊藪，凤凰巢于阿阁。

【纲】 乙卯，十有二载，巡狩方岳。

【纲】 癸巳，五十载，游于康衢，观于华。

【纪】 帝治天下五十载，游于康衢，儿童歌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老人击壤而歌于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观于华，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帝曰：“辞，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封人曰：“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

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纲〕 癸卯，六十载，虞舜以孝闻。

〔纪〕 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爱妻后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适不失子道，孝而慈于弟，日以笃谨。年二十，以孝闻。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纲〕 甲辰，六十有一载，洪水为患，咨四岳，举鲧，命为司空，俾乂。

〔纲〕 壬子，六十有九载，鲧治水，绩用弗成。

〔纲〕 癸丑，七十载，征虞舜登庸，二女嫔于虞。

〔纪〕 尧之子丹朱不肖，乃求贤自代，访诸四岳，岳曰：“有齔民曰虞舜，瞽瞍之子。父顽，母嚚，弟傲，舜以孝道谐其家，使不至于恶。”帝曰：“我其试哉。”乃召用，命以位，以二女妻舜。

〔纲〕 帝试舜以事。

〔纪〕 尧将逊位于舜，先试之以事，以观其才德。乃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

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纲】 舜举十六族。

【纪】 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曰苍舒、隤叟、椿戴、太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纲】 甲寅，七十有一载，舜流四凶族。

【纪】 帝鸿氏有不才子，号曰“浑沌”；少昊氏有不才子，号曰“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号曰“檮杌”；缙云氏有不才子，号曰“饕餮”：天下谓之“四凶”。舜皆投之四裔。

【纲】 乙卯，七十有二载，舜使禹平水土，益掌火，舜教民播种，契为司徒，敷五教。

【纲】 丙辰，七十有三载，春正月，帝荐舜于天。舜受终于文祖。

【纲】 己未，七十有六载，制五刑。

【纲】 庚申，七十有七载，作大章乐。

【纲】 辛酉，七十有八载，舜巡狩方岳。

【纲】 神龟负文出于洛。

【纲】 癸亥，八十载，禹治水成功，因定九州贡赋，乘玄圭入觐告成。

【纲】 甲子，八十有一载，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纲】 癸未，一百载，帝崩于阳城。

【纪】 帝之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白马，茅茨不剪，朴桷不斫，素题不栝，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毅。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铏。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展，奇怪异物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室屋不垩色。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

【纲】 乙酉，一百有二载，舜避尧之子居于南河之南，天下不归尧之子而归舜，舜于是践天子位。

帝舜有虞氏

【纲】 丙戌，虞帝舜元载，春正月元日，帝格于文祖，践天子位于蒲阪，以土德王。

【纪】 帝妣姓，名重华，瞽瞍之子。帝尧登庸而禅以帝位，摄政二十有八载。尧崩，丧毕，始践天子之位于蒲阪。以土德王，仍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纲】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纲】 命九官。

【纪】 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后夔典乐，龙作纳言，是所谓九官也。

【纲】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

【纲】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

【纲】 禹、皋陶、益、稷相与陈谟。

【纲】 巡狩四岳八伯。

【纲】 丁亥，二载，求贤才，纳谏，立诽谤木。

【纪】 帝广视听，求贤才以自辅。欲纳谏，以闻其失。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

其言。

【纲】 造五弦琴。

【纪】 帝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纲】 戊子，三载，考绩。

【纲】 庚寅，五载，作箛韶乐九成，凤凰来仪。

帝以夔为乐正，命夔为二十三弦之瑟。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音，以通八风。重、黎欲益求人，帝曰：“一夔足矣。”

【纲】 甲午，九载，三考，黜陟幽明。

【纲】 己亥，十有四载，帝庸作歌。

【纪】 时景星出，卿云兴，百工相和而歌。帝乃歌之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烂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纲】 丁巳，三十有二载，帝命禹摄政总师。

【纲】 戊午，三十有三载，春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纲】 帝命禹叙洪范九畴。

【纲】 复九州。

【纲】 庚申，三十有五载，命禹征有苗。

【纪】 时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师。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纲】 癸酉，四十有八载，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纲】 乙卯，五十载，禹避舜之子，居于阳城。天下不归舜之子而归禹，禹于是践天子位。

夏纪

大禹

〔纲〕 丙子，夏后禹元岁，春正月，禹践天子之位于韩。以金德王，仍以寅月为岁首，改“载”曰“岁”。

〔纪〕 帝妣姓，名文命，崇伯鲧之子，黄帝轩辕氏之玄孙也。母有莘氏女，曰修己，生禹。长九尺二寸。帝舜举禹，使续父业。居外八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楫。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至是受帝舜之禅，践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韩国也。以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为徽号。

〔纲〕 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纪〕 禹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初，禹娶涂山氏女，名曰娇，生子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纲〕 作大夏乐。建旗、旒以辨等级。

【纪】 禹命皋陶为夏籥九成，昭其成功也。

初，黄童作车，少昊加牛，奚仲加马，禹命奚仲为车正，建旌旗、旂旒，以别尊卑等级。

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导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启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恐其留吾门也。”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以劳天下之民。

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是时天雨金三日。

【纲】 丁丑，二岁，皋陶薨。帝荐益于天。

【纲】 己卯，四岁，铸九鼎。

【纪】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纲】 庚辰，五岁，巡狩。

【纪】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

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赎民之无儻卖子者。

禹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予何忧于龙焉？视龙犹螟！”须臾，龙俯首低尾而逝。

〔纲〕 癸未，八岁，巡狩江南，会诸侯，戮防风氏。帝崩于会稽。

〔纪〕 初，禹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至是禹巡狩江南，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崩于会稽，因葬焉。

帝启

〔纲〕 甲申，夏后启元岁，诸侯奉嗣子践天子位。

〔纲〕 乙酉，二岁，伯益归政就国。帝亲政，大飨于诸侯。

〔纪〕 伯益归政就国于箕山之阴，启亲政，乃即钧台以飨于诸侯。

〔纲〕 丙戌，三岁，有扈氏大战于甘。

【纪】 时有扈氏无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启召六卿征之，大战于甘。不胜，六卿请复之。启曰：“今兹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班师，琴瑟不张，钟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亲亲长长，尊贤委能，隐神期月，而有扈服，遂灭之。

【纲】 壬辰，九岁，王崩，子太康践位。

太康

【纲】 癸巳，夏太康元岁，王尸位，不修先王之政。

【纲】 辛亥，十有九岁，王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从，遂都阳夏。

【纪】 太康畋猎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归。有穷后羿，因民弗忍，拒之于河，不得归国。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偃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太禹之戒以作歌。太康既失国，不得归，遂都阳夏。

【纲】 辛酉，二十九岁，王崩于阳夏，后羿立太康弟仲康。

仲康

【纲】 壬戌，夏仲康元岁，命胤侯掌六师。

〔纲〕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纲〕 癸亥，二岁，命胤侯征羲和。

〔纪〕 惟时羲和沉乱于酒，遐弃厥司，至于日食大变，尚罔闻知；王命胤侯往征之。

〔纲〕 甲戌，十有三岁，王崩，子相践位。

帝相

〔纲〕 乙亥，夏后相元岁，徙都商丘。

〔纪〕 时权归后羿，相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郢氏。

〔纲〕 壬午，八岁，寒浞杀羿。

〔纪〕 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髯、龙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娱羿于畋，外内咸叛。羿归自畋，家众杀而烹之。羿篡夏自立凡八岁，至是浞复杀羿而代之，不改有穷之号。浞因羿室，生浇及豷。

〔纲〕 壬寅，二十有八岁，寒浞弑王于商丘。

纪 浞使澆灭斟灌、斟鄩而弑帝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竈，归于有仍。夏遗臣靡奔有鬲氏。

纲鉴易知录卷二

夏纪

少康

〔纲〕 癸卯，夏少康元岁，相后缙生少康于有仍。

〔纲〕 甲子，二十有二岁，夏少康自宓奔虞。

〔纪〕 少康为宓牧正，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纲〕 辛巳，夏少康三十有九岁。

〔纲〕 壬午，四十岁，夏遗臣靡兴师讨澌，伏诛，奉王践天子位。王命诛浇及豷，复禹旧绩，夏道复兴，诸侯毕朝。

【纪】 夏之旧臣靡，自有畀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使女艾灭澆于过，使季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少康乃归故都。于是夏道复兴，诸侯来朝。

【纲】 癸巳，五十有二岁，封庶子无馮于越，以奉先王墓祀。

【纪】 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馮，春、秋祀禹墓于会稽。

【纲】 癸卯，六十有一岁，王崩，子季杼践位。

帝杼

【纲】 甲辰，夏后杼元岁。

【纲】 庚申，十有七岁，王崩，子槐践位。

帝槐

【纲】 辛酉，夏后槐元岁。

【纲】 丙戌，二十有六岁，王崩，子芒践位。

帝芒

〔纲〕 丁亥，夏后芒元岁。

〔纲〕 甲辰，十有八岁，王崩，子泄践位。

帝泄

〔纲〕 乙巳，夏后泄元岁，命东夷，命西羌。

〔纲〕 庚申，十有六岁，王崩，子丕降践位。

帝丕降

〔纲〕 辛酉，夏后丕降元岁。

〔纲〕 己未，五十有九岁，王崩，弟扃立。

帝扃

〔纲〕 庚申，夏后扈元岁。

〔纲〕 庚辰，二十有一岁，王崩，子廛践位。

帝廛

〔纲〕 辛巳，夏后廛元岁。

〔纲〕 辛丑，二十有一岁，王崩，丕降之子孔甲立。

帝孔甲

〔纲〕 壬寅，夏后孔甲元岁。

〔纲〕 甲辰，三岁，采铁铸剑。

〔纲〕 戊辰，二十有七岁，商主癸生子履。

〔纪〕 主癸之妃扶都，见白气贯月而生汤。

〔纲〕 壬申，三十有一岁，王崩，子皋践位。

帝皋

〔纲〕 癸酉，夏后皋元岁。

〔纲〕 癸未，十有一岁，王崩，子发践位。

帝发

〔纲〕 甲申，夏后发元岁，诸夷宾于王门。

〔纲〕 壬寅，十有九岁，王崩，子癸践位。

桀癸

〔纲〕 癸卯，夏后癸元岁。

〔纲〕 甲子，二十有二岁，公刘迁国于豳。

〔纪〕 后稷封邰，别姓姬氏，至公刘迁于豳。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澗，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纲】 乙亥，三十有三岁，伐蒙山，有施氏献妹喜，王嬖之。

【纪】 桀能申钩索铁，负恃其力，不务德而武伤百姓。有赵梁者，教为无道，劝以贪狠。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进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听。为之为琼室、象廊、瑶台、玉床，行淫纵乐。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以为戏剧。

【纲】 丁丑，三十有五岁，商主癸薨，子履嗣位。

【纲】 商汤始居亳。

【纪】 自契封商至于成汤凡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所居。

【纲】 戊寅，三十有六岁，商汤始用师征葛。

【纲】 己卯，三十有七岁，商汤遣使以币聘伊尹于有莘。

【纲】 商汤进伊尹于夏王桀。

【纪】 伊尹适夏，告以尧、舜之道，桀不听。

【纲】 壬午，四十岁，伊尹复归于亳。

〔纲〕 甲申，四十有二岁，夏王桀囚商汤于夏台，既而释之。

〔纪〕 是时田者张网，四面合围，以殄天物，于是成汤出田，命去网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网。”汉南诸侯闻之曰：“汤仁及禽兽，而况于人乎？”皆归心焉。桀疾其大得诸侯和也，召之，囚于重泉夏台，已而释之。

〔纲〕 癸巳，五十有一岁，太史令终古出奔商。

〔纪〕 夏桀凿池为夜宫，男女杂处，三旬不朝。太史令终古执其图法泣谏，不听；终古出奔商。

大费之裔曰费昌，见二日东出，焰西沈。问于冯夷，夷曰：“西夏东商。”费昌乃归汤。

〔纲〕 甲午，五十有二岁，杀谏臣关龙逢。

〔纪〕 关龙逢进谏曰：“人君谦恭敬信，节用爱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庙固。今王侈靡嗜杀，民惟恐君之后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不听。龙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杀之。

〔纲〕 夏亡。

是时，两日斗，众星殒，泰山崩，地震，伊、洛竭。

右夏十七主，计四百三十九年。

商纪

成汤

【纲】 乙未，商王成汤十有八祀。

【纲】 王誓师伐夏桀，放之于南巢。

【纪】 桀暴戾不悛，王乃誓师伐桀。伊尹相汤，费昌为御，与桀战于鸣条，桀师败绩，汤遂放桀于南巢。桀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

【纲】 仲虺作诰以告王。

【纲】 王归自夏，诞告万方。

【纲】 三月，商王践天子位于亳，定都，建国号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岁曰祀。

【纪】 三月，汤归于亳，践天子位，定都焉。以建丑冬十二月为岁首。色尚白，牲用白牡，以白为徽号。

【纲】 王至东郊，论诸侯功罪，立禹后与古圣贤有功者之后，封孤竹等国各有差。

【纲】 是岁大旱。

【纲】 丙申，十有九祀，大旱。

【纲】 丁酉，二十祀，大旱。夏桀卒于亭山。

【纲】 戊戌，二十有一祀，大旱，发庄山之金铸币赈民。

【纲】 己亥，二十有二祀，大旱。

【纲】 庚子，二十有三祀，大旱。

【纲】 辛丑，二十有四祀，大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雨。

【纪】 时大旱七年，汤以身祷于桑林之野，祝曰：“无以予一人之不敏伤民之命。”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

【纲】 作大濩乐。

【纪】 时天雨岁则大熟，天下欢洽，遂作桑林之乐名曰大濩。作诸器用之铭以为警戒。

【纲】 祀耒为稷。

【纲】 丁未，三十祀，王崩，嫡孙太甲践位。

太甲

【纲】 戊申，商王太宗太甲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训于王。

【纲】 王徂桐宫居忧。

【纪】 王不明厥德，颠覆汤之典刑。伊尹营宫于桐，俾王居忧于桐宫，乃自摄政当国以朝诸侯。

【纲】 己酉，二祀，王在桐宫。

【纲】 庚戌，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归于亳。

【纪】 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处仁迁义，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归于亳。太甲增修厥德，诸侯咸归，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

【纲】 伊尹既复政，将告归，乃陈戒于王。

【纲】 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庙号太宗，子沃丁践位。

沃丁

【纲】 辛巳，商王沃丁元祀。

【纲】 戊子，八祀，阿衡伊尹薨，葬于亳。咎单训伊尹事。

【纲】 己酉，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太庚

【纲】 庚戌，商王太庚元祀。

【纲】 甲戌，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践位。

小甲

〔纲〕 乙亥，商王小甲元祀。

〔纲〕 辛卯，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己立。

雍己

〔纲〕 壬辰，雍己元祀，商道衰，诸侯或不朝。

〔纲〕 癸卯，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太戊

〔纲〕 甲辰，商王中宗太戊元祀，亳有祥。伊陟相王，大修成汤之政。

〔纪〕 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惧，问于伊陟。陟曰：“妖不胜德。王之政其有缺与？王其修德。”太戊从之，大修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

〔纲〕 丙午，三祀，诸侯毕朝。

〔纪〕 太戊侧身修行，明养老之体，早朝晏退，问疾吊丧，三年而远方重译来朝者七十六国。又有贤臣巫咸、臣

扈共辅佐之，商道复兴。

命中衍为车正。

【纲】 戊午，七十有五祀，王崩，庙号中宗，子仲丁践位。

仲丁

【纲】 己未，商王仲丁元祀。

【纲】 甲子，六祀，迁都于囂。

【纲】 蓝夷作寇。

【纲】 辛未，十有三祀，王崩，国内乱，弟外壬立。

外壬

【纲】 壬申，商王外壬元祀。

【纲】 丙戌，十有五祀，王崩，国内复乱，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

〔纲〕 丁亥，商王河亶甲元祀，徙都于相。商道浸衰。

〔纲〕 乙未，九祀，王崩，子祖乙践位。

祖乙

〔纲〕 丙申，商王祖乙元祀，圯于相，徙都于耿。

〔纲〕 甲辰，九祀，圯于耿，徙都于邢。巫贤作相，商道复兴，诸侯宾服。

〔纲〕 甲寅，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践位。

祖辛

〔纲〕 乙卯，商王祖辛元祀。

〔纲〕 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沃甲

〔纲〕 辛未，商王沃甲元祀。

〔纲〕 乙未，二十有五祀，王崩，国乱，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纲〕 丙申，商王祖丁元祀。

〔纲〕 丁卯，三十有二祀，王崩，国乱，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纲〕 戊辰，商王南庚元祀。

〔纲〕 壬辰，二十有五祀，王崩，国乱，祖丁之子阳甲立。

阳甲

【纲】 癸巳，商王阻甲元祀，商道复衰，诸侯莫朝。

【纲】 己亥，七祀，王崩，弟盘庚立。

盘庚

【纲】 庚子，殷王盘庚元祀，迁都于殷，改国号曰殷。

【纪】 时商道浸衰，乃谋迁都于殷。臣民皆安土重迁，盘庚作书以告谕臣民，遂归于亳。改商曰殷。盘庚行汤之政，商道复兴。

【纲】 丁卯，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小辛

【纲】 戊辰，殷王小辛元祀，殷道复衰。

【纲】 戊子，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小乙

【纲】 己丑，殷王小乙元祀。

【纲】 甲寅，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迁于岐，改国号曰周。

【纲】 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践位。

武丁

【纲】 丁巳，殷王高宗武丁元祀，王宅忧，甘盘为相。

【纪】 武丁居丧，弗言。以甘盘为相，百官总己以听。

【纲】 己未，三祀，免丧，弗言。得傅说，爰立作相，总百官。资学于说。

【纪】 武丁既免丧，犹弗言，恭默思道。梦上帝赉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说为胥靡，筑于傅岩，求得之，命以为相，以总百官。又置诸左右，朝夕纳诲，以受学焉。说乃陈说命三篇，用训于王。

【纲】 壬戌，六祀，重译来朝者六国。

【纪】 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武丁内反诸己以思王道，蛮夷重译来朝者六国，自是章服多用翟羽。

【纲】 戊子，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纪】 鬼方无道，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内外无患，而殷道复兴。

【纲】 丁酉，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历。

【纲】 乙卯，五十有九祀，王崩，庙号高宗，子祖庚践位。

祖庚

【纲】 丙辰，殷王祖庚元祀。

【纲】 壬戌，王崩，弟祖甲立。

祖甲

【纲】 癸亥，殷王祖甲元祀。

【纲】 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历生子昌。

【纪】 古公之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古公曰：“我后世当有兴者，

其在昌乎？”

〔纲〕 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历嗣立。

〔纪〕 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历。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遂之荆蛮，国民君事之，号为句吴。

〔纲〕 乙未，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践位。

廩辛

〔纲〕 丙申，殷王廩辛元祀。

〔纲〕 辛丑，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丁

〔纲〕 壬寅，殷王庚丁元祀。

〔纲〕 壬戌，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践位。

武乙

〔纲〕 癸亥，殷王武乙元祀，迁都于河北。

〔纲〕 丙寅，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澗之间，子太丁践位。

〔纪〕 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畋猎于河、澗之间，为暴雷震死。

太丁

〔纲〕 丁卯，殷王太丁元祀，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

〔纲〕 己巳，三祀，王崩，子帝乙践位。

帝乙

〔纲〕 庚午，殷王帝乙元祀，命周公季历为牧师。

〔纪〕 周公季历伐始呼、豳徒之戎，王赐之圭瓚秬鬯，为侯伯。

【纲】 丙子，七祀，周公季历薨，世子昌嗣立。

【纲】 丁丑，八祀。

【纲】 辛巳，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发政施仁。

【纪】 西伯行于野，见枯骨，命瘞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遂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西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皆往归焉。

【纲】 凤凰鸣于岐山。

【纲】 甲申，十有五祀，岐周地震。

【纪】 西伯寝疾，五日而地震，东西南北不出郊圻。西伯曰：“天之见妖以罚有罪，率德改行，其可免乎？”未几疾愈。

【纲】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昌生子发。

【纪】 初昌为世子，取于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生十子，长曰伯邑考，蚤卒；次曰发，性慈和，有圣德，西伯以为世子；次曰旦，旦师于虢叔，仁圣多材艺，西伯任以政事。

〔纲〕 癸巳，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备獯豸。

〔纲〕 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践位。

〔纪〕 帝乙妾生微子，又生仲衍，己而为后，生辛。帝乙及后以微子贤，欲立为太子。太史据法争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纣为后。

纣辛

〔纲〕 丁未，殷王纣辛元祀，王拒谏、崇侈、嗜酒色。

〔纪〕 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纣性汰侈，好酒色，始为象箸，箕子叹曰：“今为象箸，必为玉杯。玉杯、象箸，必将食熊蹯、豹胎，他又将称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纲〕 甲寅，八祀，伐有苏氏，获妲己，嬖之。纵淫乐，重刑辟，百姓颤怨。

〔纪〕 纣伐有苏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其言是从，所好者贵之，所恶者诛之。于是使师涓作朝歌北

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台广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赋敛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相逐其间，宫中九市，为长夜之饮。诸侯有叛者，妲己以为罚轻诛薄，故威不立。乃重为刑辟，为熨斗以火烧热，使人举之，手烂。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缘之，足滑坠火中，与妲己观之，大乐，名曰炮烙之刑。天下颤怨。

【纲】 丁巳，十有一祀，醢九侯。鄂侯谏，脯之。囚西伯于羑里。

【纪】 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又剖孕妇视其胎，斲朝涉之胫，视其髓。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乃囚西伯于羑里。

【纲】 戊午，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于羑里。

【纲】 己未，十有三祀，释西伯。西伯因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之刑，从之。遂赐西伯弓矢铁钺，使得专征伐。

【纪】 西伯之臣散宜生、囡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西伯因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之刑。纣大喜，许之，赐之弓矢铁钺，使专征伐。

【纲】 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质成于周。

【纪】 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庙，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之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纲】 辛酉，十有五祀，周西伯得吕尚，立为师。

【纪】 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将出猎，卜之曰：“非龙，非虬，非熊，非罴，非虎，非貔，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吕尚于渭水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公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因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谓之“师尚父”。

【纲】 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丰邑，徙都之。

【纲】 周西伯立灵台。

【纲】 丙寅，二十祀，周西伯昌薨。世子发嗣。

【纪】 西伯寝疾，谓世子曰：“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毕。

【纲】 丁卯，二十有一祀。

【纲】 癸酉，二十有七祀，周西伯发生元子诵。

【纪】 西伯纳吕尚之女曰邑姜，邑姜贤，立未尝倚，坐未尝倨，怒未尝厉，是年生子诵。

【纲】 丁丑，三十有一祀，周西伯东观兵，戡黎。

【纪】 西伯上祭于毕。东观兵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是时诸侯皆畔殷归周，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师还。

黎为不道，西伯举兵伐之。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弗听。

【纲】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谏，不听，去之。箕子谏，被囚，因佯狂为奴。比王固争，死之。

【纪】 纣有贤臣梅伯，性忠直，数谏诤；纣怒，杀而醢之。有雷开者，阿佞进谀言；纣赐金玉而封之，赏以夏田。微子数谏不听，遂去。箕子谏，亦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传之曰箕子操。比王极谏，陈先王艰难，天命不易，国家将亡之明征，请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门。纣大怒曰：“比王自以为圣人，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遂剖

视之。

〔纲〕 商亡。

右商二十八主，计六百四十四年。

周纪

武王

纲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周王发帅师会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

纪 王闻纣暴虐滋甚，杀王子比王，囚箕子，微子抱其祭器奔周，于是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东伐纣。

纲 春正月，周王大会诸侯于孟津，誓师伐商。二月癸亥，周王陈师于商郊。甲子，商受帅其旅会战于牧野。

纲 商师溃，受反奔鹿台自燔死。王即位，国号周，复商旧政。

纪 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反走，登鹿台之上，衣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斩妲己。于是封比王之墓，表商容之闾，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归顷宫之女。殷人咸喜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于生者乎？王之于贤人也，亡者表其闾，况于在者乎？王之于财也，聚者散之，况于复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归其父母，况于复征乎？”

【纲】 封纣子武庚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

【纲】 夏四月，王来自囿，诸侯受命于周。

【纪】 诸侯尊王为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月为岁首，改祀曰年。色尚赤，服以冕。

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倒载干戈，包之虎皮，车甲衅而藏之府库，示天下不复用。

【纲】 大封建诸侯于天下。

【纪】 王追思元圣，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于营丘，曰齐；封周公于曲阜，曰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邲；叔虔于霍；康叔封于卫。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余人。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诸侯。

【纲】 祀于周庙，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谥法。

【纪】 祀于太庙，始定祀先之礼。讳名立谥，贱不谏贵，幼不谏长，惟天子称天以谏之，诸侯不得相谏。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历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纲】 柴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纲】 王受丹书之戒，为铭以自警。

【纪】 王践阼三月，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博，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师尚父对曰：“在丹书，有之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博，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王闻书之言，惕然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及几、鉴、盥盘、楹、杖、带、履屨、觶豆、户牖、剑、弓、矛，各为铭焉。

【纲】 王访道于箕子，箕子陈洪范。

【纪】 王克殷，释箕子之囚，访问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乃封于朝鲜而不臣。

【纲】 殷故臣伯夷、叔齐去周，隐于首阳山，不食而死。

【纪】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及武王伐纣，夷、齐乃相与叩马陈君臣以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夷、齐耻之，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纲〕 立彻法。

〔纲〕 迁都于鎬。

〔纲〕 建学养老。作大武乐。

〔纲〕 肃慎氏来贡。

〔纪〕 时九夷、八蛮，各以方物来贡。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远，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

〔纲〕 庚辰，十有四年，西旅献獒，召公奭作书戒王。

〔纪〕 西旅底贡厥獒，召公以獒非常贡，易启人主异好，不可以示诸侯，乃作书名曰旅獒，用训于王。

〔纲〕 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求以身代王。

〔纪〕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摇，故请命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王死。史录其册祝之文，藏于金縢之匮。王翼日乃瘳。

〔纲〕 辛巳，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诸侯。

〔纲〕 壬午，十有六年，夏，箕子来朝。

〔纪〕 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伤宫室毁圯，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则为近妇人，故作麦秀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殷之遗民闻之，莫不流涕。

〔纲〕 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诵践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工。

纲鉴易知录卷三

周纪

成王

〔纲〕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旦相王，践阼而治。

〔纪〕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摄政，践阼而治，南面负扆，以朝诸侯。

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纲〕 周公旦作诰以告召公奭。

〔纪〕 时召公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召公疑之，周公作君奭，于是召公乃说。

〔纲〕 夏六月，葬武王于毕。

〔纲〕 王冠。

〔纪〕 既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辞达而已，勿多也。”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远于佞，嗇于时，惠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

〔纲〕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纪〕 伯禽就封于鲁，周公谓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纲〕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东。

〔纪〕 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王疑周公，周公乃避位居东，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系以辞。

〔纲〕 丁亥，二年，王听政。周公居东，罪人斯得。

〔纲〕 戊子，三年，周公居东，作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鸣》。

【纲】 秋，大雷风。王迎周公于东，出郊，雨，反风。

【纪】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大恐，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匮，见周公请代武王之事，执书以泣。乃出郊迎周公，天乃雨，反风，禾尽起，岁则大熟。

【纲】 管叔及蔡叔、霍叔与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纪】 成王既迎周公归，三叔惧，遂与武庚及淮夷等叛。

【纲】 命周公东征，周公作大诰于天下。

【纲】 鲁侯伯禽帅师伐淮夷、徐戎。

【纲】 讨武庚诛之，封微子启于宋，以绍殷后。

【纲】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于庶人。遂定奄及淮夷，东土以宁。

【纲】 周公东征凯还，作诗以劳士卒。

【纪】 己丑，四年，王免丧，朝先王庙，延访于群臣。

周公归政于王，王中立听政，而四圣维之。周公常立于前，导天子以道；太公常立于左，辅天子之意；召公常立于右，拂天子之过；史佚常立于后，承天子之遗忘；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

【纲】 辛卯，六年，董正百官，制礼乐。

【纪】 周公相成王，六卿制礼、作乐、颁量，天下大治。

【纲】 越裳氏来朝。

【纪】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译而来献白雉。周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飧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国之黄耆曰：‘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中国有圣人乎？’于是来朝。”周公致荐于宗庙。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辇车五乘，皆为指南之制，使者载之，由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故指南车常为先导，示服远人以正四方。

【纲】 壬辰，七年，春二月，王命太保召公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兴工营筑。王至新邑，命周公留后治洛。

【纪】 初，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将营成周，居于洛邑，而未果。至是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廓，卜曰：“传世三十，历年七百。”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兴工营筑，谓之王城，是为东都。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也。”周公又营成周。王至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留周公治洛，王复还归西都。

【纲】 设南郊，建明堂，立大社。

【纲】 癸巳，八年，周公分正东都。

【纲】 王命蔡仲复封之蔡。

【纪】 蔡仲，蔡叔之子也。叔没，周公以仲贤，命诸成王，复封之蔡。

【纲】 甲午，九年，封弟叔虞为唐侯。

【纪】 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故曰唐叔虞。

【纲】 丙申，十有一年，周公在圭，作无逸以戒王。

【纲】 周公薨于圭，葬文公于毕。

【纪】 周公在圭，病将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其不敢臣周公也。

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赐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以文王为

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纲〕 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

〔纪〕 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

〔纲〕 丁酉，十有二年，巡狩，朝诸侯于方岳，因行黜陟之典。

〔纲〕 戊戌，十有三年，作九府圜法。

〔纪〕 初，唐、虞、夏、商之世，币金有三品，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钱圆函方，轻重以铢，通九府之用。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纲〕 壬戌，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王命太保奭及群臣受顾命。

〔纲〕 王崩，太子钊即位。

康王

〔纲〕 癸亥，周康王元年，遍告诸侯朝于酆宫。

【纪】 诸侯来朝，王作康诰遍告之，宣示文、武之功业，乃朝见诸侯于酆宫，由是诸侯率服。

【纲】 甲戌，十有二年，夏六月，命毕公保厘东郊。

【纲】 戊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

【纪】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乡邑，听断于棠树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树，作甘棠之诗歌咏之。

【纲】 王崩，子瑕践位。

【纪】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

昭王

【纲】 己丑，周昭王元年。

【纲】 壬寅，十有四年，鲁侯弟溃，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纲】 己卯，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贯紫微。井水溢。王巡狩至汉，崩，子满践位。

【纪】 时周道渐衰，王南巡狩，反济汉，汉滨之人以胶船进王，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溺死。

穆王

【纲】 庚辰，周穆王元年。

【纲】 壬午，三年，命君牙为大司徒，伯冏为太仆正。

【纲】 丙申，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乱，王归征徐戎，克之。

【纪】 有造父者，以善御幸于王，得八骏马，西巡狩，乐而忘反。

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得朱弓矢，自以为天瑞，乃称偃王，四方诸侯朝于徐者三十六国。王闻徐子僭号，造父为御，长驱而归以救乱。与楚连谋伐徐。徐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百姓随之以万数。徐子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王乃以赵城封造父，其族由此为赵氏。

【纲】 甲寅，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纪】 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

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贡、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职来王，而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纲〕 己巳，五十年，作吕刑诰四方。

〔纲〕 甲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宫，子瓘扈践位。

〔纪〕 初，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以是获没于祗宫。

共王

〔纲〕 乙亥，周共王元年。

〔纲〕 丁丑，三年，王游于泾上。

〔纪〕 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粲，美物也，汝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私而不献。一年，王灭密。

〔纲〕 丙戌，十有二年，王崩，子懿践位。

懿王

〔纲〕 丁亥，周懿王元年，徙都于槐里。

〔纲〕 戊子，二年，王室衰微，诗人作刺。

〔纲〕 辛亥，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之弟辟方立。

孝王

〔纲〕 壬子，周孝王元年。

〔纲〕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为附庸，邑于秦。

〔纪〕 恶来革之后有非子者，好马，善养息之。王命主马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王封为附庸之君，邑于秦，使续伯翳后。

〔纲〕 大雨雹，牛马死，江、汉冰。

〔纲〕 丙寅，十有五年，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燹。

夷王

〔纲〕 丁卯，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见诸侯，觐礼废。

〔纲〕 己巳，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

〔纪〕 时荒服不至，命虢公帅六师以伐太原之戎，至俞泉，获马千匹。

〔纲〕 甲戌，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扬粤，至于鄂。

〔纲〕 壬午，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践位。

〔纲〕 杀齐侯不辰，立其弟静。王暴虐，诗人作刺。

厉王

〔纲〕 癸未，周厉王元年，楚子自去其僭号。

〔纲〕 癸巳，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帅师征之。

〔纲〕 辛丑，十有九年，齐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

〔纲〕 齐侯徙治临淄。

〔纲〕 壬子，三十年，以荣夷公为卿士。

〔纪〕 王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苴良夫谏曰：“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今独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

〔纲〕 乙卯，三十有三年，使人监谤，杀言者。

〔纪〕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纲〕 丙辰，三十有四年，召公作诗讽王。

【纲】 凡伯作诗，切责僚友，因以讽王。

【纲】 丁巳，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苒伯作诗刺之。

【纲】 国人作诗刺王。

【纲】 己未，三十有七年，国人叛，王出居彘。太子靖匿于召公家。

【纪】 王心戾虐，万民弗忍，乃相与叛，袭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国人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讎而恚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恚，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纲】 庚申，三十有八年，春，王在彘，召公、周公行政，号共和。

【纪】 召公、周公二相，以太子靖幼，相与和协，共理国事，号曰“共和”。

【纲】 癸酉，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

宣王

【纲】 甲戌，周宣王元年，周公、召公辅政。

【纪】 周公、召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任申伯、仲山甫、张仲，诸侯复宗周。

【纲】 命秦仲为大夫，讨西戎。

【纲】 命尹吉甫帅师北伐玁狁。

【纲】 乙亥，二年，旱。

【纲】 命方叔将兵南征荆蛮。

【纲】 遣召穆公虎帅师伐淮南之夷。

【纲】 王自将亲征淮北徐夷。

【纲】 己卯，六年，大旱，王侧身修行。

【纪】 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仍叔作诗以美之。

【纲】 乙酉，十有二年，鲁侯来朝，以其二子括、戏见王，王命戏为鲁世子。

〔纲〕 王不藉千亩。

〔纪〕 王不藉千亩。魏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则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弗听。

〔纲〕 乙未，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脱簪珥谏王，王勤政中兴。

〔纪〕 王尝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乐色而忘德，失礼而晏朝。夫苟乐色必好奢，好奢必穷乐。穷乐者乱之所兴也，原乱之兴自婢子始，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罢，卒成中兴之名。

〔纲〕 癸卯，三十年，有马化为人。

〔纪〕 时有马化为人，有兔舞于镐京。

〔纲〕 壬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

〔纲〕 癸丑，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纪】 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廩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藉，搜于农隙，耨获亦于藉，獮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且无故而料民，天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弗听。

【纲】 丙辰，四十有三年，杀大夫杜伯；左儒争，死之。

【纪】 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不许。王曰：“汝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顺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正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纲】 己未，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立。

幽王

【纲】 庚申，周幽王元年。

【纲】 壬戌，三年，王嬖宠褒氏。

【纪】 初，褒人有罪，请入女子于王以赎罪，是为褒姒。幽王三年，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

纲 西周三川皆震。泾、渭、洛竭，岐山崩。

纪 西周泾、渭、洛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皆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纲 癸亥，四年，卫侯和作诗悔过，因以讽王。

纲 群臣作诗刺谗，因以讽王。

纲 诗人伤时之乱，征役不息，作诗以刺时政。

纲 乙丑，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纲 丙寅，七年，用尹氏，家父作诗刺之。

纲 丁卯，八年，以郑伯友为司徒。

纲 戊辰，九年，夏六月，陨霜。

〔纲〕 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奔申。

〔纪〕 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太史伯阻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王与诸侯约，有寇至举烽火为信，则举兵来援。王欲褒姒笑，乃无故举火，诸侯至而无寇，褒姒大笑。褒姒好闻裂缦声，王发缦裂之以适其意。虢石父为人佞，善谀，好利，王以为卿，用事，国人皆怨。

〔纲〕 庚午，十有一年，伐申。申侯与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骊山下，郑伯友死之。晋、卫、秦以兵来援，平戎，与郑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

〔纪〕 王欲杀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与鄆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犬戎遂杀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并杀郑桓公，尽取周宝赂而去。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将兵救周，平戎，与郑世子掘突即申国共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而西周遂亡。

平王

〔纲〕 辛未，周平王元年，迁都于东都洛邑。

【纪】 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也。是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纲】 命秦襄为诸侯，赐以岐、圭之地。

【纪】 王东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圭之地。襄公于是始国，而与东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纲】 命卫侯和为公，锡晋侯仇命。

【纲】 秦祀上帝于西畴。

【纲】 癸酉，三年，以郑掘突为司徒。

【纲】 己卯，九年，秦东徙汧、渭之会。

【纲】 癸未，十有三年，卫武公薨，子扬嗣。

【纪】 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警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没也，谓之叡圣武公。

〔纲〕 乙酉，十有五年，秦作酈峙。

〔纪〕 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酈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酈峙，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纲〕 己丑，十有九年，遣畿内之民戍申。

〔纲〕 辛卯，二十有一年，秦伯大败戎师，收岐西之地。自岐以东归于王。

〔纲〕 壬辰，二十有二年，王室衰微，诸侯背叛。

〔纲〕 甲午，二十有四年，宗周宫室圯，诗人作黍离。

〔纲〕 秦初有三族之罪。

〔纲〕 丙申，二十有六年，晋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

〔纲〕 戊午，四十有八年，鲁初请郊庙之礼。

〔纪〕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鲁，公止之，其后在鲁，于是有墨翟之学。鲁之用郊始于此。

【纲】 鲁惠公薨，国人立其子息姑。

【纲】 己未，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纪】 是时天子微弱，诸侯放恣，赏罚不行。故孔子因鲁史修春秋，以寓王法，托始于此年，首书“春王正月”。

【纲】 秋七月，王使宰咺锡鲁惠公仲子之赙。

【纲】 辛酉，五十有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纲】 三月，王崩，孙林践位。

【纲】 秋，武氏如鲁求赙。

【纲】 郑祭足帅师入寇。

【纪】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桓王

〔纲〕 壬戌，周桓王元年，春二月，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

〔纲〕 丙寅，五年，春三月，郑伯使宛归祊田于鲁。

〔纲〕 己巳，八年，冬十一月，鲁公子轨弑其君隐公而自立。

〔纪〕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厉氏，立桓公。

〔纲〕 庚午，九年，春三月，郑伯以璧假鲁许田。

〔纪〕 桓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

〔纲〕 甲戌，十有三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纪〕 初，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蚺葛。蔡、卫、陈皆奔，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郑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纲〕 甲申，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鲁求车。

【纲】 三月，王崩，子佗践位。

庄王

【纲】 乙酉，周庄王元年。

【纲】 丁亥，三年，春正月，鲁侯会齐侯于泚，鲁侯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齐侯杀鲁桓公，立其子回。

【纪】 鲁侯将有行，与姜氏如齐。申蚘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泚，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齐人立其子回。

【纲】 秋，周公黑肩谋弑王，伏诛。王子克奔燕。

【纪】 周公黑肩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仪有宠于桓王，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纲】 戊子，四年，夏，单伯送王姬。秋，鲁筑王姬之馆于外。冬，王使荣叔如鲁，锡桓公命，王姬归于齐。

【纲】 甲午，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纲】 乙未，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纪】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襄公绌之。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请代，弗许。二人遂因无知以作乱，弑襄公而立无知。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

【纲】 丙申，十有二年，春，齐人杀无知。鲁侯及齐大夫盟于蕪。

【纲】 夏，鲁侯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

【纲】 秋八月，鲁及齐师战于乾时，鲁师败绩。

【纲】 九月，齐公子小白立。齐人取子纠于鲁杀之。

【纪】 鲍叔帅师言于鲁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讎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请囚。

【纲】 齐侯以管夷吾为相。

【纪】 初，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

是以滨于死。”鲍叔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桓公于是请诸鲁。庄公以问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忧矣！请杀而以其尸授之。”庄公弗听，使束缚以予齐使。比至，桓公亲逆于郊，解其缚而与之坐，问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公曰：“吾何以富国？”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谨盐策与铁官之数，其余轻重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为之奈何？”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可以不乖；昼战目相视，可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囿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桓公悦，于是任管仲为相，号曰“仲父”。

纲 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鲁侯败齐师于长勺。

【纪】 齐师伐鲁，战于长勺。庄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刿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纲】 己亥，十有五年，冬十月，王崩，子胡齐践位。

纲鉴易知录卷四

周纪

釐王

〔纲〕 庚子，周釐王元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

〔纪〕 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齐人灭遂而戍之。

〔纲〕 冬，鲁侯会齐侯盟于柯。

〔纪〕 齐桓公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纲】 辛丑，二年，冬，晋曲沃伯称灭晋，弑其君缙。

【纲】 癸卯，四年，冬十二月，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纲】 甲辰，五年，春，王崩，子阍践位。

惠王

【纲】 乙巳，周惠王元年。

【纲】 丙午，二年，秋，五大夫以王子颓作乱。颓出奔温，复奔卫。卫人、燕人立颓。

【纪】 初，庄王爱少子子颓，欲立为太子而不克。至是大夫边伯等五人怨王，作乱，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纲】 丁未，三年，春，郑伯执燕仲父。王处于栝。

【纪】 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栝。

【纲】 戊申，四年，春，虢公、郑伯胥命于弭，奉王归于王城，杀子颓及五大夫。王赐郑伯虎牢以东。

〔纲〕 己酉，五年，春，晋人伐骊戎，获骊姬以归。

〔纲〕 陈人杀其太子御寇，公子完与颀孙奔齐。

〔纪〕 陈厉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公之子完，完惧祸及，于是与颀孙奔齐。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羈旅之臣，幸若获宥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使为工正。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

〔纲〕 辛亥，七年，冬，郭亡。

〔纪〕 齐桓公之郭，问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公曰：“若子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也。”

〔纲〕 甲寅，十年，夏，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

〔纲〕 己未，十有五年，秋七月，鲁公子牙卒。八月，鲁庄公卒，子般立，冬十月，鲁庆父弑般，启方立。

〔纪〕 鲁庄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鸩叔牙，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卒，立叔孙氏。公薨，子般立。冬，庆父使圉人荏弑子般，成季奔陈，立闵公。

〔纲〕 公子庆父如齐。

〔纲〕 庚申，十有六年，春正月，齐人救邾。

〔纪〕 狄人伐邾，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齐人救邾。

〔纲〕 秋八月，鲁季子归于鲁。

〔纲〕 晋侯作二军。灭耿、霍、魏。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赵夙于耿，毕万于魏。

〔纪〕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霍，灭耿，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

〔纲〕 辛酉，十有七年，秋，鲁庆父弑其君闵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哀姜、庆父皆出奔。

〔纲〕 冬，齐高子如鲁盟，鲁公子申入立。取庆父于莒，杀之。

〔纲〕 十二月，狄入卫，杀懿公。戴公立，卒，弟燹立。

【纪】狄人伐卫。卫懿父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战于荃泽，卫师败绩，杀懿公，卫众溃。济河，立戴公，以庐于曹。卒，齐人立其弟毁。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纲】壬戌，十有八年，春，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纲】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纲】冬十月，鲁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郟，获莒挈。鲁侯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纲】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诸侯城楚丘以封卫。

【纲】夏五月，虞师、晋师伐虢，灭下阳。

【纪】晋荀息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许之。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纲】乙丑，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侯、宋公、鲁侯、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陔。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纪】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问师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

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给？明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阍。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盟于召陵。

〔纲〕 丙寅，二十有二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纪〕 初，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骊姬，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纲〕 夏，齐侯、宋公、鲁侯、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

〔纪〕 惠王以惠后故，将废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故齐桓公帅诸侯会王世子，以定其位。

〔纲〕 秋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诸侯。

〔纲〕 冬十二月，晋人灭虢，虢公丑奔京师。遂灭虞，执虞公，归其职贡于王。

【纲】 己巳，二十有五年，冬十二月，二崩，太子郑践位。

襄王

【纲】 庚午，周襄王元年，宰周公会齐侯、鲁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纪】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使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纲】 晋献公卒，奚齐立。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荀息立奚齐之弟卓。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纪】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对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纲】 辛未，二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秦师及齐隰朋，立晋公子夷吾为晋侯。

【纲】 壬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

【纪】 晋侯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

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纲】 癸酉，四年，秋，王子带奔齐。

【纪】 王子带以戎入寇，王讨之，王子带奔齐。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之。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纲】 丙子，七年，冬，齐大夫管仲卒。

【纪】 仲病，桓公问：“群臣谁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开方如何？”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竖刁如何？”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纲】 丁丑，八年，春正月，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

【纲】 戊寅，九年，冬十二月，齐侯小白卒，五子争立。

【纪】 桓公卒，五公子各树党争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易牙立无亏，孝公奔宋。

〔纲〕 壬午，十有三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纲〕 癸未，十有四年，夏，王召叔带于齐。

〔纲〕 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纪〕 郑伯如楚，宋公伐郑，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曰：“彼众我寡，请及其未既济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世笑以为宋襄之仁。

〔纲〕 甲申，十有五年，秋九月，晋惠公卒，子圉嗣。

〔纲〕 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晋公子重耳入于晋。

〔纲〕 王使王子虎、内史兴锡晋侯命。

〔纲〕 晋侯赏从亡之臣。

〔纪〕 初，文公出奔，十九年而后反国。尝馁于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归，赏从亡者狐偃、赵衰、颠颉、魏犇而不及子推。子推之从者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刳股。龙

返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过也！”使人求之不得，隐绵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后人为之寒食。文公环绵上田封之，号曰介山。

纲 秋，王废狄后。王子带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邲，告难于诸侯。

纲 丙戌，十有七年，夏四月，晋侯逆王入于王城，王赐之田。

纪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侯辞秦师而下，右师围温，左师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叔带于温杀之。晋侯朝王，请隧。王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乃赐以阻樊、温、原、欃茅之田。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纲 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纪 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将中军。

【纲】 己丑，二十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

【纲】 三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纲】 夏四月，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纲】 冬，王狩于河阳。

【纪】 诸侯会于温。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纲】 癸巳，二十有四年，冬，晋侯重耳卒，子驩嗣。

【纲】 甲午，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纲】 冬十二月，鲁僖公卒，子兴嗣。

【纲】 丁酉，二十有八年，春，秦人伐晋。

【纪】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郟。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纲〕 庚子，三十有一年，夏，秦穆公卒，子罃嗣。

〔纪〕 穆公卒，葬雍。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纲〕 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践位。

顷王

〔纲〕 癸卯，周顷王元年，春，毛伯如鲁求金。二月，鲁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

〔纲〕 丁未，五年，夏，邾文公卒，子矍且嗣。

〔纪〕 初，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子卒，君子曰“知命”。

〔纲〕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践位。

匡王

〔纲〕 己酉，周匡王元年，冬十一月，齐侯侵鲁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纪〕 齐侯侵鲁，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朝鲁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

〔纲〕 壬子，四年，春，鲁文公卒，子赤嗣。秋，鲁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视，立公子倭。

〔纲〕 甲寅，六年，秋九月，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

〔纪〕 初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杀之，灵辄免之，遂自亡也。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

〔纲〕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

【纲】 乙卯，周定王元年，春，楚子伐陆浑之戎，王使王孙满劳楚子。

【纪】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王使王孙满劳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纲】 甲子，十年，春，楚子围郟。夏六月，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郟，晋师败绩。

【纲】 晋屠岸贾杀赵朔于下宫，灭其家。

【纪】 晋景公时，赵盾卒，子朔嗣。朔娶晋成公姊庄姬。屠岸贾始有宠于灵公，至景公三年，贾为司寇，乃治灵公之贼，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遂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灭其族。朔妻有遗腹，走公宫匿。既免身，生男。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絝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无声。已脱，朔客公孙杵臼谓朔友程婴曰：“立孤与死孰难？”婴曰：“死易，立孤难耳。”杵臼曰：“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杵臼取他儿匿山中。婴出，谬曰：“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贾喜，乃使人随婴杀杵臼及儿。而赵氏真孤在，婴与俱匿山中，名曰武。

【纲】 丁卯，十有三年，秋，鲁初税亩。

【纲】 庚午，十有六年，冬十月，鲁宣公卒，子黑肱嗣。

〔纲〕 辛未，十有七年，春三月，鲁作丘甲。

〔纲〕 壬申，十有八年，夏四月，卫孙良夫帅师及齐战于新筑，卫师败绩。卫与新筑人曲县、繁纓。

〔纪〕 卫孙桓子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败绩。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卫赏之邑，请曲县、繁纓以朝，许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

〔纲〕 六月，鲁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

〔纲〕 乙亥，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王崩，子夷践位。

简王

〔纲〕 丙子，周简王元年，夏四月，晋迁于新田。

〔纲〕 丁丑，二年，秋八月，吴入州来。

〔纪〕 初，楚之讨陈夏氏也，楚庄欲纳夏姬，申公巫臣谏止之。楚令尹子反欲取之，巫臣又谏，子反亦不敢取。夏姬，郑女也，楚庄使之归郑。及楚共即位，巫臣奉命聘齐，遂过郑取之以奔晋。子反以为卖己，遂族巫臣之家。

巫臣怨楚，晋、楚世为仇敌。巫臣请于晋侯，乞通吴于晋，合力以牵制楚师。于是晋侯使巫臣聘吴，吴子寿梦说之，巫臣乃教吴车战，使之伐楚。八月，吴入州来，楚于是始疲于奔命。

纲 庚辰，五年，秋，晋程婴攻屠岸贾，灭其族，复赵氏。

纪 晋景公疾，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武。诸将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矫命为之。今君有命立赵后，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与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武田邑如故。及赵武冠，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武曰：“昔下宫之难，我非不能死，思立赵氏之后。今武既立，我将下报宣孟与公孙杵臼。”遂自杀。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世祀勿绝。

纲 乙酉，十年，春三月，诸侯立曹公子臧，辞不受，奔宋。

纪 晋侯会诸侯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纲 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纪 郑叛晋即楚，晋伐郑，楚救之。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曰：“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栾书、郤至不从，遂战。大败楚师，射楚子中目。子

反醉，不能见。楚子宵遁，子反自杀。

〔纲〕 丁亥，十有二年，冬，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纲〕 戊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栾书、中行偃弑其君州蒲，晋人逆公孙周于京师立之。

〔纪〕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既杀三郤，胥童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公曰：“朝而杀三卿，余不忍益也！”公使胥童为卿。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杀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厉公。晋荀莹、士魴逆公孙周于京师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而甚贤明，使魏相、士魴、魏颡、赵武为卿，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纲〕 秋八月，鲁成公卒，子午嗣。

〔纲〕 己丑，十有四年，秋九月，王崩，子泄心践位。

灵王

〔纲〕 庚寅，周灵王元年，冬，晋荀蒍、齐崔杼、宋华元、鲁仲孙蔑、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会于戚，遂城虎牢。

〔纲〕 壬辰，三年，冬，晋大夫魏绛盟诸戎。

〔纪〕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不如伐之。”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畏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公说，使绛盟诸戎。

〔纲〕 丁酉，八年，冬，晋侯、宋公、鲁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一月，同盟于戏。

〔纪〕 盟于戏，郑服也。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牺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纲〕 己亥，十年，秋，晋侯、宋公、鲁侯、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会于萧鱼。

纪 会于萧鱼，及郑平。郑人赂晋以歌钟、铸、磬、女乐，晋侯以其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夏。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九合诸侯，诸侯无憾，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赏，国之典也，子其受之。”绛于是始有金、石之乐。

纲 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吴子乘卒，长子诸樊嗣。

纪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昧，次曰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札让不可，于是立长子诸樊。

纲 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

纲 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齐崔杼弑其君光，立其弟杵臼。

纪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纲 丙辰，二十有七年，冬，王崩，太子晋母弟贵践位。

景王

〔纲〕 丁巳，周景王元年，夏，吴子使札聘于鲁。

〔纪〕 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鲁人为奏六代之乐。过徐，徐君爱其宝剑，季子心知而许之。使还，徐君已歿，遂解剑悬其墓而去。

〔纲〕 戊午，二年，冬，郑使公孙侨为政。

〔纪〕 子产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如何？”子产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之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纲〕 己未，三年，夏六月，鲁襄公卒于楚宫，子野立。秋九月，子野卒，公子稠立。

〔纲〕 辛酉，五年，春，晋使韩起聘于鲁。

【纪】 晋侯使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纲】 癸亥，七年，秋，郑作丘赋。

【纪】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蚕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

【纲】 乙丑，九年，春，郑人铸刑书。

【纲】 己巳，十有三年，秋七月，孔子生伯鱼。

【纪】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弁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赐，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

【纲】 己卯，二十有三年，冬十二月，郑大夫公孙侨卒。

【纪】 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纲〕 辛巳，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王崩，子猛践立。冬十月，王子猛卒，母弟匄立。

〔纪〕 初，太子寿先卒；次子猛，少子朝。朝有宠，王欲立之，未果。至是，王崩，单子、刘子立猛，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帅要、钱之甲以逐刘子；刘子奔扬。单子奉子猛于庄宫。子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归。单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单子。晋人帅师纳王猛于王城。冬，王猛卒，立其母弟王子匄。

敬王

〔纲〕 壬午，周敬王元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子朝。

〔纲〕 乙酉，四年，冬十月，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纲〕 丁亥，六年，秋七月，鲁颜回生。

〔纲〕 辛卯，十年，冬十二月，鲁昭公卒于乾侯。

〔纲〕 壬辰，十有一年，夏六月，鲁季孙意如废世子而立昭公之弟宋。

〔纲〕 乙未，十有四年，冬十一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

〔纪〕 初，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子常不加礼而求赂。蔡侯怨之，以其子为质于吴，乞师伐楚。于是吴王阖闾与蔡

侯、唐侯伐楚；子常御之。二师陈于柏举，鬬闾之弟夫概王先击子常之卒，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郢，吴师及郢，楚子出奔于随。吴人入郢，处于其宫。

〔纲〕 丙申，十有五年，夏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师至，败吴师。

〔纪〕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皆楚人也。员父为楚平王所杀，员奔吴，与包胥别，员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复之！”员既奔吴，遂道吴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尸。包胥乃如秦乞师，秦伯使就馆。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饮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乃为之出师。申包胥以秦师至，吴师大败，吴子乃还。秋，楚子入于郢。

〔纲〕 冬，鲁曾参生。

〔纲〕 庚子，十有九年，夏，鲁以孔子为中都宰。

〔纪〕 孔子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平，何但鲁国而已哉！”

〔纲〕 辛丑，二十年，春，鲁以孔子为司空，进为大司寇。

〔纲〕 夏，鲁侯会齐侯于夹谷。

〔纪〕 齐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孔子相，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具左、右司马以从。”既会，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于是旗旄剑戟，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曰：“吾两君为好，夷狄之乐何为此！”齐侯心忤，麾之。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加法焉，首足异处。景公惧，归语其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于是齐人乃归所侵鲁郕、汶阳、鱼阴之田。

〔纲〕 癸卯，二十有二年，夏，鲁叔孙州仇帅师堕郕，鲁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冬，鲁侯围成，弗克。

〔纪〕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郕，季氏堕费，公敛处父不肯堕成。冬，公围成，不克。

〔纲〕 甲辰，二十有三年，冬，鲁以孔子摄相事，与闻国政。

〔纪〕 孔子为鲁相，摄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五恶者，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

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央何：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者，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羔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于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

〔纲〕 齐人归女乐于鲁，孔子适卫。

〔纲〕 己巳，二十有四年，夏五月，於越败吴于檣李。

〔纪〕 吴阖闾伐越；越勾践御之，陈于檣李，大败之。阖闾伤将指而卒。子夫差立，誓以复讎，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纲〕 秋，卫世子蒯聩出奔宋。

〔纪〕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豕？”太子羞之，谓戏阳速曰：“我从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太子奔宋。

〔纲〕 孔子自卫适陈。畏于匡，复反于卫。

【纲】 丙午，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卫过曹。夏五月，鲁定公卒，子蔭嗣。

【纲】 秋九月，孔子自曹适宋，及郑，至陈。

【纪】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伐其树。孔子去。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

【纲】 丁未，二十有六年，春，吴子败越于夫椒。

【纪】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句践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去差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遂灭过、戈，复禹之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讎，后虽悔之，不可及已！”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越及吴平。

【纲】 戊申，二十有七年，春，孔子自陈反于卫。孔子自卫如晋，不果，反乎卫，复如陈。

【纪】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闻竇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问曰：“何谓也？”孔子曰：“竇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

两人而后从政；今得志，乃杀之。君子恶伤其类，故余云然。”又反乎卫，复如陈。

纲 庚戌，二十有九年，夏，孔子在陈，思归鲁，寻如蔡。

纲 壬子，三十有一年，春，孔子自蔡如叶，楚子遣使来聘孔子。

纪 楚子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危矣。”相与发徒围之于野；不得行，绝粮。使子贡至楚。楚子兴师迎孔子，然后得行。楚子将以书社地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室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夙，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圭，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纲 秋，孔子自楚反于卫。

纲 丁巳，三十有六年，冬，孔子自卫反鲁。孔子叙书，记礼，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

纪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上自唐、虞，下至秦缪。删古诗三千余篇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辞、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

有二人。

纲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鲁西狩获麟。

纪 鲁人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弃之郭外。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穷矣！”

纲 孔子作春秋。

纪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上自隐公元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绝笔于获麟。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纲 辛丑，四十年，夏，荧惑守心。

纪 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纲 壬戌，四十有一年，夏四月，大圣孔子卒于鲁。

纪 夏四月，孔子卒。鲁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莹莹余在疚！呜呼哀

哉！尼父，无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谏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

〔纲〕 乙丑，四十有四年，秋，王崩，子仁践位。

元王

〔纲〕 丙寅，周元王元年。

〔纲〕 戊辰，三年，冬十一月，越灭吴。

〔纪〕 初，越句践为吴所败，栖于会稽，使大夫种行成于吴，吴王夫差许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折节下贤，厚遇宾客，赈贫吊死，与百姓同劳苦。二十余年，其民生长可用，乃以伐吴。吴王兵败，栖于姑苏。使人行成于越，请曰：“孤臣异日得罪于会稽，孤臣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诛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罪。”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乎？且君早朝晏罢，非为吴耶？谋之二十年，一旦弃之，可乎？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吴王乃自杀。

〔纲〕 越子会齐、晋及诸侯于徐州。

〔纲〕 越人致贡，王赐越子胥，命为伯。越范蠡去越。越子杀其大夫文种。

〔纪〕 范蠡辞于句践，乘轻舟以浮于五湖，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种自杀。

〔纲〕 壬申，七年，冬，王崩，子余践位。

贞定王

〔纲〕 癸酉，周贞定王元年，夏，鲁侯出奔越。

〔纪〕 鲁哀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遂逊于邾，乃如越。

〔纲〕 鲁哀公卒于有山氏，鲁人立公之子宁。

〔纲〕 癸未，十有一年，晋荀瑶与赵氏、韩氏、魏氏灭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晋侯出奔齐。

〔纪〕 晋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号为六卿。是岁，智伯与韩、赵、魏共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晋侯告于齐、鲁，请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晋侯奔齐。

〔纲〕 戊子，十有六年，齐田盘使其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

〔纪〕 初，陈公子完奔齐，更姓田，子孙盛多。其后齐乱，公室卑弱，权归田氏。田恒之子盘为齐相，至是与三晋通使，尽以其兄、弟、宗人为都邑大夫。

〔纲〕 晋赵无恤使新稚狗伐狄。

〔纪〕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之，取左人、中人。遽人来告，襄子方食而有忧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无所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哉！”

〔纲〕 丁酉，二十五年，秦伐义渠，执其君以归。晋伐伊、洛阴戎，灭之。

〔纲〕 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践位。弟叔弑王自立。秋八月，王子嵬杀叔而自立。

〔纲〕 封弟揭于河南，以续周公之职。

考王

〔纲〕 辛丑，周考王元年。

〔纲〕 甲辰，四年，晋侯反朝于韩、赵、魏氏，晋独有绛、曲沃地。

〔纲〕 乙卯，十有五年，王崩，子午践位。

〔纲〕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

威烈王

〔纲〕 丙辰，周威烈王元年。

〔纲〕 壬申，十有七年，鲁侯尊礼孔伋。

〔纲〕 鲁侯以公仪休为相。

〔纪〕 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纲〕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纲鉴易知录卷五

周纪

威烈王

〔纲〕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目〕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宣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须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技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虱，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悞，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乃与之，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以无故，欲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不如与之，以骄智伯。”桓子亦与之。

智伯又求蔞、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廩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三家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其众，遂杀智伯，灭其族而分其地，唯辅果在。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让曰：“委质为臣，而求杀之，是二心也。吾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后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乃杀之。

魏文侯以上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他日问于群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璜召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

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家者，未闻有以国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击乃谢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闻君召先生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郄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克曰：“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成比也！”璜再拜谢曰：“鄙人失对，愿卒为弟子！”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将。起，残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为将，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或问之，对曰：“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爱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连诺而不与。烈侯屡问，连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谓连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进士乎？”连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连进之。畜侍以仁义，烈侯适然。明日，欣侍以举贤使能。明日，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悦，乃谓连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为师，欣为中尉，越为内史。赐连衣二袭。

纲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子驺立。

安王

纲 庚辰，安王元年。

纲 壬午，三年，虢山崩，壅河。

纲 甲申，五年，盗杀韩相侠累。

目 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轹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镒，为政母寿，欲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严，聂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韩人暴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蒞闻而往，哭之曰：“是轹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绝踪。妾奈何畏没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政尸傍。

〔纲〕 庚寅，十一年，齐田和迁其君岱于海上，食一城。

〔纲〕 壬辰，十三年，齐田和会魏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

〔目〕 田和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纲〕 甲午，十五年，魏吴起奔楚，楚以为相。

〔目〕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魏相田文，起不悦，谓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久之，武侯疑之，起惧诛，遂奔楚。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

大臣多怨起者。

【纲】 乙未，十六年，初命齐田和为诸侯。

【纲】 庚子，二十一年，楚君类卒，楚人杀吴起。

【目】 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杀之。

【纲】 壬寅，二十三年，齐侯贷卒，无子，田氏遂并齐。

【纲】 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喜立。

【纲】 三晋共废其君俱酒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

【纲】 丙午，烈王元年。

【纲】 辛亥，六年，齐侯来朝。

【目】 时周室微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天下以此贤威王。

【纲】 齐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目】 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悚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纲】 壬子，七年，王崩，弟扁立。

显王

【纲】 癸丑，显王元年。

【纲】 丁巳，五年，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赐以黼黻之服。

【纲】 己未，七年，秦伯卒。

【目】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修政，欲以强秦。

〔纲〕 庚申，八年，彗星见西方。

〔纲〕 卫公孙鞅入秦。

〔目〕 秦孝公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之，乃西入秦。

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孝公大悦，与议国事。

〔纲〕 壬戌，十年，秦以卫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

〔目〕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鞅言于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

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期年，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鞅曰：“此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纲 丙寅，十四年，齐、魏会田于郊。

目 魏惠王问齐威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赵之人从而徙者七千余家。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纲 丁卯，十五年，魏伐赵，围邯郸。

【纲】 戊辰，十六年，齐伐魏以救赵。魏克邯郸还战，败绩。

【目】 初，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涓仕魏为将军，自以能不及臆，乃召之；至，则断其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臆阴见之，使者窃载以归。田忌客之，进之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至是谋救赵，以臆为将；辞以刑余之人不可，乃使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搯，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之轻兵锐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十月，邯郸降魏。魏师还，与齐战于桂陵，魏师大败。

【纲】 庚午，十八年，韩以申不害为相。

【目】 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刑名，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以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嗔一笑，嗔有为嗔，笑有为笑。今袴岂特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纲】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阻。始废井田。

【目】 卫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阻，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

平斗、桶、权、衡、丈、尺。

〔纲〕 癸酉，二十一年，秦更赋税法。

〔纲〕 乙亥，二十三年，卫贬号曰侯，服属三晋。

〔目〕 初，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纲鉴易知录卷六

周纪

显王

〔纲〕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韩。齐伐魏以救韩，杀其将庞涓，虏太子申。

〔目〕 魏使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之。孙臆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齐因起兵，使田忌将，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魏人亦大发兵，使太子申将以御齐师。孙子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率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暮当至马陵，马陵道

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令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涓乃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大败魏师，虏太子申。

纲 辛未，二十九年，秦卫鞅伐魏，诱执其将公子卬而败之。魏献河西地于秦，徙都大梁。秦封鞅为商君。

目 卫鞅言于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

军既相距，鞅遗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欲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为然，乃与会。盟而饮，鞅伏甲袭卬，虏之，因大破魏师。

魏惠王恐，献河西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

纲 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诛卫鞅，灭其族。

目 秦孝公薨，太子立，是为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人攻杀

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初，商君用法严酷，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尝临澠论囚，澠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尝问赵良曰：“我治秦，孰与五羸大夫贤？”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良曰：“五羸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及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陵辄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而无变计。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不听，居五月而难作。

〔纲〕 乙酉，三十三年，孟轲至魏。

〔目〕 孟子，邹人，名轲，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是岁魏惠王卑辞厚礼以招贤者，于是孟子至梁。

〔纲〕 丁亥，三十五年，楚灭越。

〔纲〕 戊子，三十六年，韩侯卒。

〔目〕 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前年秦拔宜阻，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讫举赢也，故曰不时。”至是门成，而昭侯薨。

【纲】 燕、赵、韩、魏、齐、楚，合从以摈秦，以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目】 初，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不用。乃去说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愿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必无患矣。”

文公从之，资秦车马以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亦莫如赵。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攻韩、魏，无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韩、魏不能支，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臣以天下之图，按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喝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则其身富荣，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故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以摈秦，令其将相会盟洹水之上，约曰：‘秦攻一国，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则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东矣。”肃侯大悦，厚赐赉之，以约于诸侯。

秦乃说韩宣惠王曰：“韩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韩地有尽，而秦求无已。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韩王从其言。

秦说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苍头、奋击各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乃听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臣愿大王熟计之也。”魏王听之。

秦说齐王曰：“齐四塞之国，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也。秦之攻齐则不然，虽欲深入，恐韩、魏之议其后，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齐王许之。

乃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与秦其势不两立。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许之。

于是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车骑辐重拟于王者。

〔纲〕 己丑，三十七年，秦以齐、魏之师伐赵。苏秦去赵适燕，从约皆解。

〔目〕 秦使公孙衍欺齐、魏以伐赵，赵肃侯让苏秦，秦恐，请使燕，必报齐。乃去赵，而从约皆解。

〔纲〕 癸巳，四十一年，秦客卿张仪伐魏，取蒲阳；既而归之，魏尽入上郡以谢。秦以仪为相。

〔目〕 张仪者，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从横之术。游诸侯，无所遇，苏秦召而辱之。仪怒入秦，秦王说之，以为客卿。至是将兵伐魏，取蒲阳。言于秦王，请复以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仪归而相秦。

【纲】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称王。

【纲】 丁酉，四十五年，秦张仪伐魏，取陕。

【纲】 苏秦自燕奔齐。

【目】 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说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重。”王许之。乃伪得罪于燕而奔齐，齐王以为客卿。秦说齐王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齐而为燕。

【纲】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张仪免，出相魏。

【纲】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纲】 齐号薛公田文为孟尝君。

【目】 初，齐王封田婴于薛，号曰靖郭君。婴言于齐王曰：“五官之计，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王从之；已而厌之，悉以委婴。婴由是得专齐权。

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之子曰文，倜傥饶智略，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争誉其美，请以文为嗣。婴卒，文嗣立，号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数千人，名重天下。

孟尝君聘于楚，楚王遗之象床。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谓公孙戌曰：“足下能使仆无行者，有先人之宝剑，愿献之。”戌许诺，入见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则未至之国何以待君哉！”孟尝君曰：“善。”遂不受。戌趋出，未至中闺，孟尝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扬也？”戌以实对。孟尝君乃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慎靓王

〔纲〕 辛丑，慎靓王元年，卫更贬号曰君。

〔纲〕 壬寅，二年，魏君莹卒。孟轲去魏适齐。

〔纲〕 癸未，三年，楚、赵、魏、韩、燕伐秦，攻函谷关。秦出兵逆之，五国皆败走。

〔纲〕 甲辰，四年，齐大夫杀苏秦。

〔纲〕 魏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

〔目〕 张仪说魏王曰：“梁，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地势固战场也。夫诸侯约从，结为兄弟以相坚也。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伤，而欲恃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从约，而因仪以请成于秦。仪归，复相秦。

〔纲〕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

〔目〕 巴、蜀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韩又来侵。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问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是我一举而名实附焉。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从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强。

〔纲〕 燕君哱以国让其相子之。

〔目〕 燕相子之与苏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权。苏代使齐而归，燕王问曰：“齐王其霸乎？”对曰：“不能。”王曰：“何故？”对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鹿毛寿谓燕王曰：“人谓尧贤者，以其能让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是王与尧同名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哱老，不听政，顾为臣。

〔纲〕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

赧王

〔纲〕 丁未，赧王元年，齐伐燕，取之，醢子之，杀故燕君哙。

〔纲〕 孟轲去齐。

〔纲〕 戊申，二年，楚屈匄伐秦。

〔目〕 秦欲伐齐，患其与楚从亲，乃使张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悦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王怒曰：“何吊也？”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齐也。今绝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仪至秦，必负王。是王北绝齐交而西生患于秦也，两国之兵必俱至矣。”王曰：“愿子闭口毋复言！”乃厚赐张仪，而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

仪详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事秦。齐、秦之交合，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者还报，楚王大怒，欲发兵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赂以一名都，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而取偿于齐也。今已绝齐，而又责欺于秦，是我合齐、秦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王不听，使屈匄帅师伐秦。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

〔纲〕 己酉，三年，秦大败楚师于丹阳，虏屈匄，遂取汉中。楚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韩、魏袭楚，楚割两城以和于秦。

〔纲〕 燕人立太子平为君。

〔目〕 昭王即位于破燕之后，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问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之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趣燕。乐毅自魏往，王以为亚卿，任以国政。

〔纲〕 庚戌，四年，秦使张仪说楚、韩、齐、赵、燕连衡以事秦。秦君卒，诸侯复合从。

〔目〕 秦惠王使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愿得张仪而献黔中。”仪请行，秦王曰：“楚将甘心于子，奈何？”仪曰：“秦强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郑袖，袖言，王无不听者。”遂往。楚王囚，将杀之，尚谓袖曰：“秦王甚爱张仪，将以六县及美女赎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为其主耳。今杀张仪，秦必大怒。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王乃赦仪而厚礼之。仪因说曰：“夫为从者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驱梁而攻楚，则楚危矣。大王诚听臣，请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楚王已得仪而重出地，乃许之。

仪遂说韩王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而会战，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此无异垂千钧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塞成皋，则王之国分矣。为大王计，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转祸而悦秦。”韩王许之。

仪归报秦，封以六邑，号武信君。复使东说齐王曰：“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蔽于三晋，地广兵强，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今秦、楚嫁娶，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割河间。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赵攻之，虽欲事秦，不可得也。”齐王许之。

仪西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者十五年。今楚与秦为昆弟，韩、梁称藩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肩也。夫断右肩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得乎！为大王计，莫若与秦约为兄弟之国也。”赵王许之。

仪北说燕王曰：“赵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

仪归报，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悦仪，诸侯闻之，皆畔衡，复合从。

〔纲〕 辛亥，五年，秦张仪复出相魏。

〔目〕 张仪诡说秦武王而相魏，一岁卒。

仪与苏秦皆以从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犀首”，及秦弟代、厉，又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载，而仪、秦、衍最著。

〔纲〕 壬子，六年，秦初置丞相。

〔纲〕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韩宜阻。

〔目〕 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茂至魏，乃使人还谓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问其故，对曰：“宜阻大县，其实郡也。今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则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孙奭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愿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听也，请与子盟！”乃盟于息壤。

〔纲〕 甲寅，八年，秦拔宜阻。

〔目〕 甘茂攻宜阻，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孙奭果争之。秦王欲罢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阻。

〔纲〕 秦君卒，弟稷立。母芷氏治国事，以舅魏冉为将军。

〔纲〕 赵始胡服，招骑射。

【目】 赵武灵王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自往请之曰：“吾国无骑射之备，将何以守？先时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吾地，引水围鄗，几于不守。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纲】 丙辰，十年，彗星见。

【纲】 戊午，十二年，彗星见。

【纲】 庚申，十四年，日食，昼晦。

【纲】 壬戌，十六年，赵君废其太子章而传国于少子何，自号“主父”。

【目】 初，武灵王以长子章为太子。后纳吴广之女孟姚，有宠。生子何，爱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废章而传国焉。使肥义为相国傅王，而自号“主父”。

【纲】 秦伐楚，取八城。遂诱楚君槐于武关，执之以归。楚人立太子横。

【目】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遗楚王书曰：“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见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原曰：“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兰劝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劫之与西，遂留之。时楚太子横方质于齐，昭睢诈赴于齐，齐王归楚

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为怀王左徒，志洁行廉，明于治体，王甚任之。后以谗见疏，而眷顾不忘，作离骚之辞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终不寤也。其后子兰又谮之于顷襄王，王怒，迁之于江南。原遂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纲】 秦以田文为丞相。

【目】 秦王闻田文贤，使请于齐以为相。

【纲】 癸亥，十七年，田文自秦逃归。

【目】 或谓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杀之。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献于秦王矣。文客有善为狗盗者，盗裘以献。姬言于王而遣之。王后悔，使追之。文至关，关法，鸡鸣乃出客，时尚蚤，追者将至，客有善为鸡鸣者，野鸡皆应之。文乃得脱归。

【纲】 齐、韩、魏伐秦，败其军于函谷关，河、渭绝一日。秦割河东三城以和，三国乃退。

【目】 孟尝君怨秦，与韩、魏攻之，入函谷关。秦昭王谓丞相楼缓、公子池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阻必危，王又曰：‘惜矣！吾爱三城而不讲。’此不讲之悔也。”王曰：“钧吾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阻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遂罢兵。

〔纲〕 赵君封弟胜为平原君。

〔目〕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数千人。有公孙龙者，善为坚白同异之辩，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孙穿自鲁适赵，与龙论臧三耳，龙甚辩析，穿弗应。平原君问之，穿曰：“几能令臧三耳矣。然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其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谓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诎。”

〔纲〕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目〕 怀王发病薨于秦，秦人归其丧。楚人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

〔纲〕 丙寅，二十年，赵故太子章作乱，公子成、李兑诛之，遂弑主父于沙丘。

〔目〕 赵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公子成、李兑起兵距难，章败，走主父，成、兑因围主父宫，杀章及不礼而灭其党。成、兑相与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之，令：“宫中人后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之，三月余饿死。

〔纲〕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妇于秦。

〔纲〕 乙亥，二十九年，齐灭宋。

【纲】 丙子，三十年，齐杀狐咺、陈举。燕使亚卿乐毅如赵。

【目】 齐湣王灭宋而骄，乃侵楚及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狐咺正议，陈举直言，皆杀之。燕昭王日夜抚循其人，乃谋伐齐。于是使乐毅约赵响秦，连楚及魏。诸侯害齐之骄暴，皆许之。

【纲】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将军乐毅以秦、魏、韩、赵之师伐齐，入临淄。齐君地出走，其相淖齿杀之。毅下齐七十余城，燕封毅为昌国君。

【目】 燕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并将秦、魏、韩、赵之师以伐齐，战于济西，齐师大败。毅身率燕师，长驱逐北，遂入临淄。湣王出走。毅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燕王封毅为昌国君，留徇齐城未下者。

齐王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为齐相。齿欲与燕分齐地，乃执湣王而数之曰：“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间，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当阙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曰：“知之。”齿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无诛！”遂擢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

乐毅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环画三十里无入。使人请蠋，蠋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屠画！”蠋曰：“吾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不用吾谏，吾退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自经死。

毅整军，禁侵掠，礼逸民，宽赋敛，除暴令，修旧政，齐民喜悦。祀桓公、管仲于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

〔纲〕 戊寅，三十二年，齐人讨杀淖齿，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目〕 淖齿之乱，湣王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佣。敫女奇法章状貌，怜而窃衣食之，因与私通。湣王从者王孙贾失王处而归，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焉！”贾乃入市呼曰：“淖齿乱齐国，杀湣王。欲与我诛之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攻淖齿，杀之。于是齐亡臣相与求湣王子法章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纲〕 赵使蔺相如献璧于秦。

〔目〕 赵得楚和氏璧，秦王请以十五城易之。赵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与，曲在我矣。与之璧而不与我城，则曲在秦。臣愿奉璧而往；城不入，则臣请完璧而归！”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献璧，视秦王无意偿城，乃给取璧，遣从者怀之，间行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贤而归之，赵王以为上大夫。

〔纲〕 卫君卒。

〔目〕 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禠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为神。又使人过关市，赂之以

金，既而召关市，问有客过与汝金，汝回遣之；关市大恐。又爱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参也。”卫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买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纲 庚辰，三十四年，楚谋入寇，王使东周公喻止之。

目 楚欲图周，王使东周武公谓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过百里，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而攻之者，名为弑君。然而犹有欲攻之者，见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犹攻之；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不行。

纲 壬午，三十六年，秦、赵会于渑池。

目 秦王告赵王，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赵王行，藺相如从。及会，饮酒，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相如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击缶。罢酒，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人亦盛为之备，秦不敢动。

赵王归，以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曰：“我为将，有攻城野战之功。相如素贱，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

我见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也！”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遂为刎颈交。

纲 燕君平卒。乐毅奔赵，齐田单击破燕军，尽复齐地。齐君入临淄，封单为安平君。赵封乐毅为望诸君。

目 时齐地皆已属燕，独莒、即墨未下，乐毅并军围之。即墨大夫战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是多智习兵。”立以为将。乐毅围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围，去城九里而为垒，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三年而犹未下。或谗之于昭王曰：“乐毅智谋过人，呼吸之间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二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于是置酒大会，引言者斩之，遣国相立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

顷之，昭王薨。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田单乃纵反间曰：“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欲连兵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所惧，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遂奔赵。将士由是愤惋不和。

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飞鸟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单因宣言曰：“当有神师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单遂师之。每有约束，必称神师。又宣言曰：“吾惟惧燕人剽所得齐卒，置之前行，即墨败

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单又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为寒心！”燕军掘烧之。齐人望见，皆涕泣，欲出战。单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燕军益懈。单收城中得牛千余，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苇于其尾，凿城数十穴，夜纵牛，烧苇端，壮士五千人随之。牛热怒奔燕军，所触尽死伤。燕军大惊，而城中鼓噪从之，燕军败走。齐人杀骑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乃迎王自莒入临淄。

王以太史敫之女为后，是为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单为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污吾世！”终身不见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见故，失人子之礼。

田单尝出见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恶之，曰：“单将欲以是取吾国乎！”岩下有贯珠者闻之，言于王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收而衣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单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赐单牛酒。

王有幸臣九人，语王曰：“安平君内抚百姓，外怀戎翟，礼天下之贤士，其志欲有为也。”异日，王曰：“召相单来！”单所任貂勃闻之，稽首于王曰：“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安得此亡国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齐。当是时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栈道木阁，而迎王于城阳。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婴儿之计不为此也。”王乃杀九人，而益封安平君万户。

赵王欲与乐毅谋伐燕，毅泣曰：“臣畴昔之事昭王，犹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复得罪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奴隶，况子孙乎！”赵王乃止，而封毅于观津，号望诸君。燕惠王恐赵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让毅，且谢之曰：“将军捐燕归赵，自为计则可矣，而何以报先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毅报书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罹毁辱之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忍出也。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燕乃复以毅子困为昌国君，而毅往来复通燕，竟卒于赵。

〔纲〕 薛公田文卒。

〔目〕 初，齐湣王既灭宋，欲去孟尝君。孟尝君奔魏，魏以为相，与诸侯共伐破齐。襄王复国，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无所属。襄王畏之，与连和。至是卒，诸子争立，齐、魏共灭之。

〔纲〕 癸未，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徙都陈。秦置南郡，封起为武安君。

〔纲〕 乙酉，三十九年，魏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

〔纲〕 戊子，四十二年，赵、魏伐韩，秦救之，大破其军，魏割南阳以和。

〔目〕 秦救韩，败赵、魏之师。魏段王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王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玺者制地，欲地者制玺，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夫博之所以贵梟者，便则食，不便则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

听，卒以南阻为和。

纲 辛卯，四十五年，秦伐赵，围阨与，赵奢击却之。赵封奢为马服君。

目 初，赵奢为田部吏，收徂税，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杀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及秦围阨与，王召群臣问之，廉颇、乐乘皆曰：“道远险狭，难救。”奢曰：“道远险狭，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奢将兵救之，秦师大败，解阨与而还。赵封奢为马服君。

纲 秦以范雎为客卿。

目 初，魏人范雎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齐王闻其辩口，私赐之金。贾疑雎以国阴事告齐也，归告其相魏齐。齐怒，笞击雎，折胁，折齿，置厕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郑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张禄。

秦谒者王稽使魏，载与俱归。荐之王，王见之离宫。雎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穰侯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而威楚、赵，则齐附，而韩、魏因可虏矣。”王曰：“善。”乃以雎为客卿，与谋国事。

纲鉴易知录卷七

周纪

赧王

〔纲〕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废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聃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为丞相，封应侯。

〔目〕 范雎日益亲，用事，因说秦王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孟尝君，不闻有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未之有也。臣又闻之，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齿管齐而弑湣王，李兑管赵而囚主父。今臣观四贵之用事，此亦齿、兑之类也。窃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王以为然，于是废太后，逐穰侯、华阳君、聃戎、高陵君市、泾阳君悝于关外，以雎为丞相，封应侯。

〔纲〕 丙申，五十年，秦伐赵，取三城，齐救却之。遂以赵师伐燕，取中阳；伐韩，取注人。

目 秦攻赵，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请见，曰：“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太后曰：“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臣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如长安君之甚。”左师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赵，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纲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归。楚君横卒，完立。以黄歇为相，封春申君。

纲 己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韩，拔野王。上党降赵。

目 秦武安君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上党守冯亭献之赵。赵王以问平原君豹，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乐吾德，何谓无故？”豹曰：“秦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韩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得谓之非无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请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冯亭为华阳君。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忍卖

主之地而食之也！”

纲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龁攻赵上党，拔之。白起代将，大破赵军，杀其将赵括，坑降卒四十万。

目 秦王龁攻上党，拔之。上党民走赵。赵廉颇军长平，以按揭之。龁遂攻赵。赵军数败，廉颇坚壁不出，又
死亡多。赵王怒，数让之。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为反间，曰：“秦独畏马服君之子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
王遂以赵括代颇将。藁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鼓瑟。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王不听。括自少时
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与奢言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也。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
赵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决矣。”母因曰：“即有不称，妾请无随
坐！”王许之。

秦王闻括已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龁为裨将，令军中敢泄者斩。括至军，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出击
秦军。武安君佯败走，张二奇兵以劫之。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绝其后。军分为二，粮道绝。
赵军食绝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垒，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战，秦射杀之，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
拔上党，其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恐为乱。”乃挟诈尽坑之，遗其小者二百余人归赵。

纲 壬寅，五十六年，魏以孔斌为相，寻以病免。

目 魏王闻子顺贤，聘以为相，陈大计不用，乃以病致仕。

秦之始伐赵也，魏王问于诸大夫，皆曰：“秦若不胜，则可乘敝而击之；胜则因而服焉，于我何损？”斌曰：“不然。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吾恐于时魏受其师也。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煦煦相乐，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今子不悟赵破而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斌，穿之子也。

【纲】 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赵，围邯郸。

【目】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赵，攻邯郸，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之救日至。秦虽胜于长平，然士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山河，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王又使应侯请之，终辞不行；及以王龁代陵。

【纲】 赵公子胜如楚乞师，楚黄歇帅师救赵。

【目】 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约其门下文武备具者二十人与俱，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毛遂自荐。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如锥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门下，三年于此矣，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臣得蚤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乃与俱至楚，与楚王言合从之利，久不决。毛遂按剑历阶而上，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

百世之怨，赵之所羞，而王不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王曰：“唯唯。”乃与楚王歃血定从而归。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

纲 魏晋鄙帅师救赵，次于邲，公子无忌袭杀鄙，夺其军以进。

目 魏王使晋鄙救赵。秦王使谓魏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止晋鄙，壁邲。又使新垣衍入邯郸说赵，欲共尊秦为帝，以却其兵。鲁仲连闻之，往见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纣醢九侯，鄂侯争之强，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羑里之库，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战之胜，欲从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无已而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天下，变易诸侯之大臣，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又使女子谗妾为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无忌爱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隐士侯嬴，家贫，为夷门监者。公子置酒，大会宾客，坐定，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宾客皆惊。及秦围赵，赵平原君夫人，无忌姊也，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公子。公子患之，数请魏王敕晋鄙救赵，及宾客辩士游说万端，王终不听。公子乃过见侯生，再拜问计。生曰：“吾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且公子尝为报其父仇，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诚一开口，则得虎符，夺鄙兵，北救赵，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复请之，则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与俱。鄙不听，使击之。”公子至邲，晋鄙合符，果疑

之。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子无兄弟者，归养！”得选兵八万人，将之而进。

【纲】 甲辰，五十八年，秦杀白起。

【目】 王齕战不利，武安君曰：“不听吾计，今何如矣？”王闻之，怒，强起之。武安君称病笃，乃免为士伍，迁之阴密。行至杜邮，应侯曰：“起之迁，意尚怏怏，有余言。”王乃使赐之剑，武安君遂自杀。秦人怜之。应侯乃任郑安平，使将击赵。

【纲】 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军邯郸下。

【目】 信陵君大破秦军于邯郸下，王齕解围走。郑安平以二万人降赵。

信陵君不敢归魏，使将将其军以还。赵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令夺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若无所容。赵王自迎，与公子饮至暮，以公子退让，竟不忍言献五城。

平原君欲封鲁仲连，仲连亦不受，乃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为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辞去，终身不复见。

【纲】 秦太子之子异人自赵逃归。

【目】 秦太子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不礼之，困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说之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居中，不甚见幸，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曰：“奈何？”不韦曰：“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秦国与子共之。”不韦乃与五百金令结宾客，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见夫人姊，而以献于夫人，因誉异人之贤，宾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异人也以夫人为天！”夫人喜。不韦因使其姊说曰：“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适，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适，诚以此时拔之，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乘间言之。太子与夫人又刻玉符，约以为嗣，因请不韦傅之。

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邯郸之围，赵人欲杀之，不韦赂守者得脱，亡赴秦军，遂归。异人楚服而见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更名曰楚。

【纲】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韩、赵，王命诸侯讨之。秦遂入寇，王入秦，尽献其地，归而卒。

【目】 秦伐韩，取阻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九万。赧王恐，倍秦，与诸侯约从，欲伐秦。秦使将军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而归赧王于周，是岁卒。

东周君

〔纲〕 丙午。

〔纲〕 秦丞相范雎免。

〔目〕 秦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王临朝而叹，应侯请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皆畔，内无良将，外多敌国，吾是以忧！”应侯惧，不知所出。燕客蔡泽闻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蔡泽见王，必夺君位。”应侯召泽让之，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吴起、大夫种，何足愿与？”应侯谬曰：“何为不可！君子有杀身以成名，死无所恨。”泽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愿，孰与阖夭、周公哉？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赢缩，与时变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危之！”应侯曰：“善。”遂荐泽于王，因谢病免。王悦泽计，以为相，数月免。

〔纲〕 楚以荀况为兰陵令。

〔目〕 荀卿，赵人，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荀卿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卿对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于附民而已。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

之仁义。故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制邻敌。”王曰：“善。请问为将。”卿曰：“号令，欲严以威；赏罚，欲必以信；处舍，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临武君曰：“善。”陈轸问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然则又何以兵为哉？”卿曰：“仁者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纲〕 周民东亡，秦取其宝器，迁西周公于患狐之聚。

〔纲〕 楚人迁鲁于莒而取其地。

〔纲〕 丁未，韩王入朝于秦。

〔纲〕 戊申，秦王郊见上帝于雍。

〔纲〕 庚戌，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

〔纲〕 辛亥，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

目 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

纲 燕伐齐，拔聊城；齐伐取之。

目 燕将攻齐聊城，拔之；或潜之燕王。燕将保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之，岁余不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曰：“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燕将见书，泣三日，犹豫不能决，遂自杀。聊城乱，田单克之。归，言仲连于齐王，欲爵之。仲连逃之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诘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魏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

纲 壬子，秦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

纲 秦灭东周，迁其君于阳人聚。

目 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帅师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七邑。

右周三十七王，并东周君计八百七十三年。

秦纪

庄襄王

〔纲〕 甲寅，秦伐魏，魏公子无忌帅五国之师败之，追至函谷还。

〔目〕 蒙骜伐魏，取高都、汲。魏王患之，使人请信陵君。信陵君不肯还，其客毛公、薛公见曰：“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太梁，夷先王之宗庙，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毕，信陵君色变，趣驾还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为上将军。求援于诸侯，诸侯闻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国之师，败骜于河外，追至函谷关而还。

安陵人缩高之子仕于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将以为五大夫，执爵尉，而使攻管。高对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见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辞！”信陵君怒，使谓安陵君：“生束缩高而致之！不然，无忌将帅十万之师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宪，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臣亡子不得与焉。’今缩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宪也。”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猛而自用，此辞反，必为国祸。吾已全己，无违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颈而死。信陵君闻之，缟素避舍，而遣使谢

安陵君。

〔纲〕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目〕 政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委于文信侯，号仲父。

后秦纪

始皇帝

〔纲〕 乙卯，秦凿泾水为渠。

〔目〕 韩欲疲秦，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为渠。中作而觉，欲杀之。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注填阡之水溉舄鹵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由是秦益富饶。

〔纲〕 丙辰，赵王薨。廉颇奔魏。

〔目〕 赵使廉颇伐魏，取繁阳。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乐乘代颇。颇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赵师数困，王复思之，使视颇尚可用否。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颇见使者，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使者还报曰：“廉将军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遂卒于楚。

〔纲〕 丁巳，赵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目〕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

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匈奴入盗则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是数岁，无所亡失，匈奴皆以为怯。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纲〕 戊午，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纳粟拜爵。

〔纲〕 庚申，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至函谷，皆败走。

〔目〕 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故五国合从以伐之。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兵皆败走。

〔纲〕 楚迁于寿春。

〔纲〕 癸亥，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冻死者。

〔纲〕 秋九月，秦嫪毐作乱，伏诛，夷三族。秦王迁其太后于雍。

〔目〕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及祸，乃以舍人嫪毐诈为宦者进之。生二子，封毐为长信侯，政事皆决于毐。至是有告毐实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惧，矫王御玺发兵为乱。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战败走，获之，夷三族。迁太后于雍筑阳宫，杀其二子。下令敢谏者死，谏而死者二十七人。齐客茅焦请谏，王大怒，趣召镬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死生存

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王曰：“何谓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驾，虚左方，迎太后归，复为母子如初。

纲 楚王完薨。盗杀黄歇。

目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进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园使妹说春申君曰：“楚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彼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保此宠乎！且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之兄弟，兄弟立，祸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诚以君之重，进妾于王，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可尽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春申君乃出之，谨舍而言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园妹为后，园亦贵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语，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王薨，园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刺杀春申君，灭其家。太子立。

纲 甲子，冬十月，秦相国吕不韦以罪免，出就国。

目 秦王以不韦奉先王功大，不忍诛，免就国。

纲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书，召复故官，遂除其令。

目 秦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

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散六国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臣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惟大王图之。”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谋兼天下。

【纲】 丙寅，秦吕不韦徙蜀，自杀。

【目】 不韦就国岁余，诸侯使者请之，相望于道。王恐其为变，赐不韦书曰：“君何功于秦，封河南十万户？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徙处蜀！”不韦恐诛，饮鸩死。

【纲】 戊辰，韩遣使称藩于秦。

【目】 初，韩诸公子非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作孤愤、五蠹、说难等篇，十余万言。至是王使纳地效玺于秦，请为藩臣。非因说秦王曰：“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则斩臣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王悦之，未用。李斯谮之，下吏自杀。

【纲】 己巳，燕太子丹自秦亡归。

【目】 初，丹尝质于赵，与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质于秦，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

〔纲〕 辛未，秦内史胜灭韩，虏王安，置颍川郡。

〔纲〕 壬申，秦王翦伐赵，下井陘。赵杀其大将军李牧。

〔目〕 秦王翦伐赵，赵使李牧御之。秦多与赵嬖臣郭开金，使言牧欲反。赵王使赵葱、颜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杀之。

〔纲〕 癸酉，秦灭赵，虏王迁。秦王如邯郸。

〔目〕 故与母家有仇者皆杀之。

〔纲〕 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与燕合兵，军上谷。

〔纲〕 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负刍杀之自立。

〔纲〕 甲戌，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不克。秦遂击破燕、代兵，进围蓟。

〔目〕 初，丹既亡归，怨秦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武请约三晋，连齐、楚，媾匈奴以图之。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须也。”顷之，秦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不听。太子闻卫人荆轲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曰：“秦已虏韩临赵，祸且至燕。燕小，不足以当秦。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从。丹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盟，则善矣；不可，

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破秦必矣。惟荆卿留意焉！”轲许之。乃舍轲上舍，丹日造门，所以奉养轲无不至。

会秦灭赵，丹惧，欲遣轲。轲曰：“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愿得樊将军首及燕督亢地图以献秦王，秦王必悦见臣，臣乃有以报。”丹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轲乃私见於期曰：“秦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无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尝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无不立死者。乃装遣轲至咸阳，见秦王。奉图以进，图穷而匕首见，把王袖而搯之；未至身，王惊起，轲逐王，环柱而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轲，断其左股，遂体解以徇。

王大怒，益发兵就王翦于中山，与燕、伐战易水西，大破之，遂围蓟。

〔纲〕 乙亥，冬十月，秦拔蓟，燕王走辽东，斩其太子丹以献于秦。

〔纲〕 秦李信伐楚。

〔目〕 秦王问于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几何人？”对曰：“不过二十万。”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人不

可。”王曰：“将军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谢病，归频阳。

【纲】 丙子，秦王赧伐魏，引河沟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

【纲】 楚人大败秦军，李信奔还秦，王翦代之。

【目】 李信大败楚军，引兵西，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不顿舍，大败之，入两壁，杀七都尉。信奔还，王怒，自至频阳谢王翦，强起之。翦曰：“老臣罢病悖乱，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许之。于是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既行，又数使使者归请之。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国而委我，不有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纲】 丁丑，秦王翦大败楚军，杀其将项燕。

【目】 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楚人悉国中兵以御之；翦坚壁不战，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久之，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战，引而东。翦追击，大破之，至蕲南，杀其将项燕，楚师遂败走。翦乘胜略定城邑。

【纲】 戊寅，秦灭楚，虜王负刍，置楚郡。

〔纲〕 己卯，秦王贲灭燕，虏王喜。还灭代，虏王嘉。

〔纲〕 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会稽郡。

纲鉴易知录卷八

后秦纪

始皇帝

【纲】 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贲袭齐，王建降，遂灭齐。

【目】 初，齐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五国，五国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与宾客多受秦间金，劝王朝秦，不修战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至是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建听奸人宾客，不蚤与诸侯合从，以亡其国，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纲】 王初并天下，更号“皇帝”。

【目】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

襄王为太上皇。

【纲】 除谥法。

【目】 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纲】 定为水德，以十月为岁首。

【目】 初，齐人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于五德之数。于是急于法，久不赦。

【纲】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销兵器。一法度。徙豪杰于咸阳。

【目】 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请立诸子为王以镇之。”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税赋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收天下兵，销以为钟鐻、金人，置宫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于咸阳十二万户。

纲 壬午，二十八年，帝东巡，上邹峰山，立石颂功业。封泰山，立石；下禅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遣徐市入海求神仙，渡淮浮江，至南郡而还。

目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立石颂功德。上泰山阳，至巅，封祠祀，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父。遂东游海上，南登琅邪，作台，刻石。

方士徐市等上书，请得与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诸仙人不死药。于是遣市发童男女数千人求之。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妻。”始皇大怒，伐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关归。

纲 癸未，二十九年，帝东游，至阳武，韩人张良狙击，误中副车；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还。

目 初，韩人张良，五世相韩。及韩亡，良散千金之产，弟死不葬，欲为韩报仇。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

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副车。始皇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纲】 丙戌，三十二年，帝巡北边，遣将军蒙恬伐匈奴。

【目】 初，始皇之碣石，使卢生求羡门子高，还奏得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边，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

【纲】 丁亥，三十三年，蒙恬收河南地；筑长城。

【目】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于外十余年，恬常居上郡统治之。

【纲】 彗星见。

【纲】 戊子，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目】 始皇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陛下神圣，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无战争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悦。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

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纲 己丑，三十五年，营朝宫，作前殿阿房。

目 始皇以咸阻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巅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阻。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卢生说始皇为微行，以辟恶鬼。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阻旁三百里内，宫观复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处者死。尝从梁山宫望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损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捕时在旁者尽杀之。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决事者，悉于咸阻宫。

纲 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使长子扶苏监蒙恬军。

目 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诸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使御史按问之。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纲 庚寅，三十六年，陨石东郡。

目 有陨石于东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问，莫服；尽诛石旁居人，燔其石。

纲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东巡，至云梦，祀虞舜。上会稽，祭大禹，立石颂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赵高，矫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太子，杀扶苏、蒙恬。还至咸阳，胡亥袭位。九月，葬骊山。

目 十月，始皇东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从。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颂德。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丘，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独胡亥、赵高与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初，始皇尊宠蒙氏，恬任外将，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狱法，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尝有罪，使毅治之，当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与胡亥谋，

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成。”乃见李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智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孰与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长子即位，必用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斯以为然，乃相与矫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立功，数上书诽谤怨望，而恬不矫正，皆赐死。扶苏发书，泣，欲自杀。恬曰：“陛下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安知其非诈！复请而死，未暮也。”扶苏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恬不肯死，系诸圜。

胡亥至咸阳，发丧，袭位，是为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帝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工匠为机者，皆闭之墓中。

二世欲遂杀蒙恬兄弟，兄子子婴谏曰：“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一旦弃之，而立无节行之人，是使群臣不相信，而斗士之意离也！”弗听。恬曰：“吾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二世皇帝

【纲】 壬辰，二世皇帝元年，夏四月，杀诸公子、公主。

【目】 二世谓赵高曰：“吾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高曰：“严法刻刑，诛灭大臣、宗室，更置所亲信，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二世乃更为法律，益务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砒死于杜，公子将闾呼天自杀。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书：“请从死先帝，得葬骊山之足。”二世大悦，赐钱以葬。

【纲】 复作阿房宫。

【纲】 秋七月，楚人陈胜、吴广起兵于蕲。胜自立为楚王，以广为假王，击荥阳。

【目】 是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攻蕲，蕲下。行收兵，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

大梁张耳、陈馥诣门上谒，胜素闻其贤，大喜。豪杰父老请立胜为楚王，胜以问耳、馥。耳、馥曰：“秦为无道，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

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胜以广为假王，监诸将击荃阻。

【纲】 楚遣诸将徇赵、魏，以周文为将军，将兵伐秦。至戏，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军败走。

【目】 张耳、陈馥复请奇兵略赵地。胜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耳、余为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赵。又令魏人周市徇魏。闻周文，陈之贤人，习兵，使西击秦。武臣等收兵得数万人，号武信君，下赵十余城。周文行收兵，卒数十万，至戏，军焉。二世乃大惊，遣少府章邯击败之，文走。

【纲】 八月，楚将武臣至赵，自立为赵王。

【目】 张耳、陈馥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者，多以谗毁诛，乃说武信君自立为赵王。从之。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廙略上党。

【纲】 九月，楚人刘邦起兵于沛，自立为沛公。

【目】 沛人刘邦，字季，隆准龙颜。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单父人

吕公奇其状貌，以女妻之。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之。有老妪哭曰：“吾子，白童子也，今为赤童子所杀！”因忽不见。季亡匿芒、砀山泽间。沛令欲应陈涉，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听。愿召诸亡在外者以劫众。”乃召刘季，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令悔，闭城，季乃书帛射城上，遗沛父老，为陈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杀令，迎季，立以为沛公。萧、曹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应诸侯，旗帜皆赤。

【纲】 楚人项梁起兵于吴。

【目】 项梁者，下相人，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梁怒。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欲应陈涉，使梁将。梁使籍斩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以所为起大事，举吴中兵，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自为会稽守，以籍为裨将。籍时年二十四。

【纲】 齐人田儋自立为齐王。

【目】 儋，故齐王族也。与从弟荣、横，皆豪健，宗强，能得人，遂自立为齐王。东略定齐地。

【纲】 赵将韩广略燕地，自立为燕王。

【纲】 燕军获赵王，既而归之。

目 赵王与张耳、陈馥略地，王间出，为燕军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请，燕辄杀之。有厮养卒往见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馥何如人也？”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馥，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顾其势初定，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之，实欲燕杀之而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纲 楚将周市，立魏公子咎为魏王而相之。

纲 秦废卫君角为庶人。

目 初，秦并天下，而卫独存，至是二世废之，卫遂绝祀。

纲 癸巳，二年，冬十一月，赵将李良弑其君武臣。秦嘉起兵于郟。

纲 秦益遣兵击楚。腊月，楚庄贾弑其君胜，以降于秦。吕臣讨贾，杀之，复以陈为楚。

目 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楚。腊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之以降。胜故涓人吕臣起攻陈，杀贾，复以陈为楚。葬胜于碭，谥曰隐王。

纲 春正月，赵将张耳、陈馥立赵歇为王。

目 张耳、陈馥收散兵，得数万人，击李良；良败走。客有说之者曰：“两君羈旅，难可独立。立赵后，辅以谊，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

纲 秦嘉立景驹为楚王。

纲 秦攻陈下之，吕臣走，得英布军，还复取陈。

目 布，六人也，尝坐法黥，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亡之江中为群盗。番阻令吴芮，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布往见之，其众已数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将其兵击秦。

纲 沛公得张良，以为厩将。

目 楚王景驹在留，沛公往从之。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从驹，道遇沛公，遂属焉。公以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与他人言，辄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从不去。

纲 项梁击楚王驹杀之。夏六月，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韩公子成为韩王。

目 广陵人召平，为楚徇广陵，未下。闻陈王败，乃渡江，矫王令拜项梁为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东阳少年杀令，相聚，得二万人，以故令史陈婴素谨信长者，欲立以为王。婴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谓军吏曰：“项氏世世将

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众从之。于是婴及英布、灌将军皆以兵属梁，众遂六七万。梁曰：“陈王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立景驹，大逆无道！”乃进击杀嘉，驹走死。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计，往说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怀王孙心于民间，为人牧羊；六月，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都盱眙。以陈婴为上柱国，梁自号武信君。

张良说梁曰：“君已立楚后，韩诸公子横阻君成最贤，可立为王，益树党。”梁从之，立为韩王。以良为司徒，西略韩地。

〔纲〕 章邯击魏，齐、楚救之；齐王儋、魏相市败死，魏王咎自杀。

〔纲〕 章邯击魏，魏使周市求救于齐、楚；齐王及楚将项它皆将兵随市救魏。章邯大破之，杀齐王及周市。魏王自烧死，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复徇魏地。

〔纲〕 齐人立田假为王。秋七月，大霖雨。齐王儋弟荣，逐王假，立儋子市为王而相之。

〔纲〕 秦下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杀，要斩斯，夷三族。以赵高为中丞相。

目 二世数谓让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斯恐惧，重爵禄，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夫不能行督责之术，专以天下自适，而徒劳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尧、禹然，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谓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督责，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率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郎中令赵高恃恩专恣，多以私怨杀人；恐大臣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也。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决于高。李斯以为言，高乃见斯曰：“关东群盗多，而上益发徭，治阿房宫。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斯曰：“上居深宫，欲谏无间。”高曰：“请候上间语君。”于是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其意亦裂地而王矣。且其长男由守三川，楚盗皆其傍县子，以故公行过三川。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斯闻之，乃上书言高罪，又与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进谏曰：“群盗并起，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四边戍、转。”二世曰：“君不能禁盗，又欲罢先帝所为，是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杀。斯自负其辩，有功，无反心，乃就狱。二世属高治之，高皆妄为反辞以相傅，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为中丞相，事皆决焉。

【纲】 章邯击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死。

【目】 梁再破秦军，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臣为君畏之！”弗听。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梁死。怀王徙都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号羽为鲁公。

【纲】 楚立魏豹为魏王。

【纲】 章邯击赵，围赵王于巨鹿，楚以宋义为上将军救之。

【目】 章邯北击赵，破邯郸。张耳以赵王走巨鹿，王离围之。陈馥北收兵，得数万人，军其北，章邯军其南。赵数请救于楚。楚王闻宋义先策武信君必败，召与计事，大悦之，因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以救赵。义号“卿子冠军”，诸别将皆属焉。

【纲】 楚遣沛公伐秦。

【目】 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是时秦兵尚强，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奋身愿与沛公西。诸老将曰：“羽慄悍猾贼，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无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陈王、项梁散卒以伐秦。

【纲】 甲午，三年，冬十一月，楚次将项籍矫杀宋义而代之；大破秦军，虏其将王离。

目 宋义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秦围赵急，宜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乘其敝；不胜，则我鼓行而西，必举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遣其子襄相齐，送之无盐，饮酒高会。项羽曰：“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而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主坐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义，即其帐中斩之。遣使报命于王，王因以羽为上将军。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还心。与秦军遇，九战，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虏王离。时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观者人人惴恐。既破秦军，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兵皆属焉。

纲 春二月，沛公击昌邑，彭越以兵从。

目 越，昌邑人，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楚兵起，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请越为长。略地收散卒，得千余人，至是以其兵归沛公。

纲 沛公使酈食其说陈留，下之。

目 沛公过高阳，高阳人酈食其，家贫落魄，为里监门。其里人有为沛公骑士者，食其谓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骑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来者，辄解而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

儒生说也。”酈生曰：“第言之。”骑士从容言之。沛公至传舍，则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谒，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生。生长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公乃辍洗而起，延生上坐，问计。生曰：“足下兵不满万，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于是遣生行，而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生为广野君，为说客，使诸侯。其弟窋亦聚众四千人，来属沛公。

【纲】 夏四月，沛公攻颍川，略南阳。秋七月，南阳守齮降。

【目】 四月，沛公攻颍川，因张良略韩地。六月，略南阳。七月，郡守齮降。引兵而西，无不下者。所过亡得卤掠，秦民皆喜。

【纲】 章邯以军降楚。

【目】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秦兵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欣恐，走还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胜，高疾吾功；不胜，不免于死。”邯遂与羽约，请降。乃与盟于洹水上，立邯为雍王，置楚军中，而使欣将其军为前行。

【纲】 八月，沛公入武关。赵高弑帝于望夷宫，立子婴为王。九月，子婴讨杀高，夷三族。

【目】 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莫敢言其过。

八月，沛公攻入武关。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至是二世使责让高。高惧，乃与其婿咸阻令阎乐谋，诈为有大贼，召吏发卒，使乐将之入望夷宫。乐前数二世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皆畔。其自为计！”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愿为万户侯。”又弗许。“愿与妻子为黔首。”乐曰：“臣受命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赵高乃立子婴为秦王。

九月，高令子婴朝见受玺，子婴称疾不行。高自往请，子婴遂刺杀高，三族其家以徇。

纲 沛公击峽关，破之。

目 秦遣兵拒峽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未可。愿益张旗帜为疑兵，而使酈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击之。”沛公遂引兵击秦军，大破之。

右秦自庄襄王至子婴，合四十三年。子婴为王四十六日降于汉。

纲鉴易知录卷九

汉纪

太祖高皇帝

【纲】 乙未，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奉玺、符、节以降。

【目】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轂道旁。诸将请诛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纲】 沛公入咸阳，还军霸上，除秦苛法。

【目】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宝货、妇女，欲留居之。樊哙谏曰：“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

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听谗言！”公乃还军霸上。悉召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纲】 项籍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

【目】 项羽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徭戍过秦中，秦人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楚，诸侯吏卒乘胜折辱，奴虏使之，秦吏卒多怨，窃言。羽计众心不服，至关必危。于是夜击坑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而独与章邯及长史欣、都尉翳入秦。

【纲】 沛公遣兵守函谷关，项籍攻破之。遂屠咸阳，杀子婴，掘始皇帝冢，大掠而东。

【目】 或说沛公：“急遣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沛公从之。项羽至，大怒，攻破之，进至戏，飨士卒，欲击沛公。时羽兵四十万，在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击勿失！”羽季父项伯素善张良，夜驰告之，欲与俱去。良曰：“良为韩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义。”因固要伯入见沛公，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守关者，备他盗耳。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项伯许诺，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羽，谢。羽因留饮，范增数目羽，举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应。增出，使项庄入前为寿，请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庄入为寿，毕，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出见樊哙，告以事急。哙带剑拥盾直入，瞋目视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羽曰：“壮士！”赐斗卮酒，一生彘肩，哙立饮啖之。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怀王与诸将约曰：‘先入咸阻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阻，劳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赏，而将军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羽无以应，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厕，脱身独骑，哙等步从趣霸上，留张良使谢羽。羽问：“沛公安在？”良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因以白璧一双献羽，玉斗一双与增。羽受璧。增拔剑撞破玉斗，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居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阻，杀秦降王子婴，烧宫室，火三月不灭。掘始皇帝冢，收货宝、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羽见秦残破，又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韩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闻之，烹韩生。

纲 春正月，项籍尊楚怀王为义帝。

目 项羽既入关，使人致命怀王。王曰：“如约。”羽怒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乃阳尊怀王为义帝，徙于江南，都郴。

纲 二月，项籍自立为西楚霸王。

目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纲 立沛公为汉王。

目 项羽与范增疑沛公，而业已讲解，又恶负约，以巴、蜀道险，秦之迁人居之，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路。

纲 夏四月，诸侯罢兵就国。

纲 汉以萧何为丞相，遣张良归韩。

目 初，汉王以项羽负约，怒欲攻之。萧何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众不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夫能绌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王曰：“善。”乃就国，以何为丞相。

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之国。张良送至褒中，王遣良归韩；良因说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盗兵，且示羽无东意。

纲 五月，齐田荣击走齐王都，遂弑胶东王市，自立为齐王。秋七月，使彭越击杀济北王安，又击破西楚军。

目 田荣闻项羽徙田市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拒击都，走之，因留市不令之胶东。市畏羽，窃亡之国，荣

怒，追击杀之。是时彭越在巨野，有众数万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使击田安杀之，遂并王三齐。又使越击楚，大破其军。

〔纲〕 西楚杀韩王成，张良复归汉。

〔目〕 项王以张良从汉王，废韩王成而杀之，良遂间行归汉。良多病，未尝特将，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纲〕 汉王以韩信为大将，留萧何给军食。八月，还定三秦，雍王邯迎战，败走废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目〕 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怒，竟绝去。钓于城下，有漂母见其饥而饭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少年或众辱之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胯下。一市皆笑。

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后又数以策干羽，不用。亡归汉，未知名。坐法，当斩，其辈皆已斩，次至信，信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不斩，与语，说之，言于王；王亦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王至南郑，将士皆歌讴思归，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数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闻，自追之。人言于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王骂曰：“若亡，何

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谁？”曰：“韩信也。”王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足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于是王欲召信拜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乎？”信辞谢，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嗜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相，此匹夫之勇耳。见人慈爱，言语呕呕，至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妇人之仁也。虽霸天下，不居关中而都彭城；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残灭；民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将秦子弟数岁，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及项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脱。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强以威王之。大王入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于诸侯之约，又当王关中，而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八月，从故道出，章邯迎战，败走废丘。王至咸阻，欣、翳皆降。张良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之，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纲〕 王陵以兵属汉。

目 陵，沛人，聚党居南阳，至是始以属汉。楚执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语陵曰：“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无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

纲 丙申，冬十月西楚霸王项籍弑义帝于江中。

目 项籍使人趣义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吴芮、黥布、共敖，击杀之江中。

纲 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

纲 十一月，汉王还都栎阳。

纲 春正月，楚击齐，王荣败走死。楚复立田假为齐王。

纲 三月，汉王渡河，魏王豹降。虏殷王卬。以陈平为护军中尉。

目 阻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为太仆。不用，去事项羽。殷王反，羽使平击降之；还，拜都尉，赐金二十镒。及汉下殷，羽怒，将诛定殷将吏。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羽，乃挺身仗剑间行归汉。因魏无知求见，王与语，悦之。问：“居楚何官？”曰：“为都尉。”即拜都尉，使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谨；王闻之，益厚平。周勃等言于王曰：“陈平虽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时，尝盗其嫂。平为护军，多受诸将金。愿王察

之！”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项王不能信人，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兄弟。臣闻汉王能用人，故来归。然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画计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户，金具在，请封输官，得乞骸骨。”王乃谢平，厚赐之，拜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纲】 汉王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告诸侯讨项籍。

【目】 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曰：“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发丧，哀临三日，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弑之，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纲】 夏四月，齐王荣弟横立荣子广为王，击王假走之。

【纲】 汉王率五诸侯兵伐楚，入彭城。项籍还破汉军，以汉太公、吕后归。

【目】 项羽虽闻汉东，欲遂破齐而后击汉，以故汉王得率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余城，至是将其兵三万人归汉，请立魏后。汉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后。”乃以彭越为魏相国，将其兵略梁地。遂入

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羽闻之，自以精兵三万，还击破汉军。汉军入谷、泗、睢水，死者二十余万人，水为不流。围汉王三匝，会大风，昼晦，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载以行，而太公、吕后为楚军所获。诸侯复背汉与楚。王间往从吕后兄周吕侯于下邑，收其兵。

【纲】 汉王遣随何使九江。

【目】 初，项羽击齐，征兵九江，黥布称疾，遣将将数千人往。及汉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汉王西过梁地，问群臣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与楚有隙，彭越与齐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王谓左右曰：“孰能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项王数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谒者随何请使，王遣之。

【纲】 五月，汉王至荥阳。

【目】 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遂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

【纲】 魏王豹叛汉。

【纲】 汉王还栎阳，立子盈为太子。

【纲】 关中饥，人相食。

【纲】 秋八月，汉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立宗庙、社稷。

【目】 王如荥阳，命萧何侍太子，守关中，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事有不及奏决者，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关中户口，转漕、调兵以给军，未尝乏绝。

【纲】 汉韩信击魏，虏王豹，遂北击赵代。

【目】 汉使酈生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曰：“汉王慢而侮人，骂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于是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俱击魏。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信亦问：“魏得无用圜叔为大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击虏豹，定魏地。

信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王遣张耳与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说。

【纲】 丁酉，冬十月，韩信大破赵军，禽王歇，斩代王馀，遣使下燕。

【目】 韩信、张耳击赵，赵聚兵井陘口，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谓陈馀曰：“信、耳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其势粮食必在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

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否则必为二子所禽矣。”馮常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用左车策。

信间视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传发，遣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帟，从间道草山而望赵军。戒曰：“赵空壁逐我，即疾入赵壁，拔其帟而易之。”令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望见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耳佯弃旗鼓，走水上军，赵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骑驰入赵壁，拔赵帟立汉帟。水上军皆殊死战，赵军已不能得信等，欲归壁，见帟，大惊，遂乱，遁走。汉兵夹击，大破之，斩陈馥，禽赵王歇。诸将问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背水而胜，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之’，非置死地，使人自为战，彼将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

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车者，解其缚，东乡坐，师事之。问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左车谢曰：“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信曰：“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信亦已禽矣！今愿委心归计，足下勿辞。”左车曰：“将军虏魏王，禽夏说，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万众，威震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众劳卒罢，其实难用。燕若不服，齐必自强，此将军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为将军计，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辩士奉书于燕，暴其所长，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而东临齐，虽有智者不知为齐计矣。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信从其策，燕从风而靡。遣使报汉，请以张耳王赵，汉王许之。

纲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

【纲】 十二月，随何以九江王布归汉。

【目】 随何至九江，说黥布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布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何曰：“大王与楚俱为诸侯，而北乡臣事之者，必以楚为强，可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版筑，为士卒先。大王宜悉众自将，为楚前锋；乃发四千人以助楚。汉入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乃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今汉王收诸侯，守荥阳，下蜀、汉之粟，坚守而不动。楚人深入敌国，老弱转粮，进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汉，其势亦易见矣。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不取也！”布阴许之，未敢泄。

楚使者在传舍，方急责布发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因说布杀楚使而攻楚。楚击破之，布乃间行与何归汉。十二月，至汉。汉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见。布悔，怒，欲自杀。及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皆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益其兵，与俱屯成皋。

【纲】 汉遣酈食其立六国后，未行而罢。

【目】 楚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酈食其曰：“昔汤放桀，武王伐纣，皆封其后。秦伐诸侯，灭其社稷。今诚能立六国后，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义，愿为臣妾。大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张良来谒。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昔汤、武封桀、纣之后

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发粟散财，休马放牛，示不复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从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复立六国后，游士各归事其主，大王谁与取天下乎？且夫楚唯无强，六国复桡而从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诚用客谋，大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纲】 夏四月，楚围汉王于荥阳。亚父范增死。

【目】 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之属，不过数人耳。项王为人，意忌信谗，诚能捐金行间，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与平黄金四万斤，不问其出入。平多纵反间，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与汉灭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围荥阳急，汉王请和。羽使至汉，陈平为太牢具举进，而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恶草具进。使归以报，羽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羽不听。亚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纲】 五月，汉王走入关。彭越击楚，楚还兵击之，汉王复军成皋。

【目】 楚围荥阳益急，汉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击之。信乃乘王车，出东门，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之城东观。王乃令周苛守荥阳，而与数十骑出西门去。羽烧杀信。

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曰：“愿君王出武关，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战，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而韩信

等亦得安辑赵地，连燕、齐，王乃复还荥阳，则楚备多而力分，复与之战，破之必矣！”王从之。羽果南，王不与战。会彭越破楚军杀薛公，羽东击越，汉王复军成皋。

纲 六月，楚破彭越，还拔荥阳及成皋。汉王走渡河，夺韩信军，遣信击齐。

目 项羽既破彭越，还拔荥阳，烹周苛，遂围成皋。汉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卧内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令耳守赵，信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东而屯巩、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闻其下藏粟甚多。楚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此天所以资汉也。愿急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王乃复谋取敖仓。

纲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汉王军小修武，遣人烧楚积聚。

目 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引兵临河，南乡，欲复与楚战。郑忠说止。王乃使刘贾、卢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以破其业。

纲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复击取之。

目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项羽闻之，使曹咎守成皋，戒曰：“即汉欲战，慎勿与战！”而自引兵东击越所下城。围外黄，数日乃降，羽欲尽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说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归心哉！且如此，则从此以东十余城皆莫可下矣！”羽从之。梁复为楚。

纲 汉王遣酈食其说齐，下之。

目 酈食其说汉王曰：“今燕、赵已定，惟齐未下。诸田宗强，近楚，多诈；虽遣数万之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东藩。”王曰：“善。”酈生乃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请问之，生曰：“归汉。”王曰：“何也？”生曰：“汉王先入咸阻，收天下兵，以责义帝之处，立诸侯之后，与天下同其利，天下贤才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有弑义帝之负，记人之罪，忘人之功，贤才怨之，莫为之用。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据敖仓，塞成皋，守白马，距蜚狐，天下后服者先亡矣。”齐王纳之，遂与汉平，而罢守备，日与生纵酒为乐。

韩信欲东兵，闻之而止。蒯彻说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之，宁有诏止将军乎？且酈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以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城耳。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纲 戊戌，冬十月，汉韩信袭破齐，齐王烹酈食其，走高密。

【纲】 汉王复取成皋，与楚皆军广武。

【目】 汉数挑楚战，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汉击破之，咎自刭。汉王乃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羽闻之，亦还军广武，相守。楚食少，乃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杀之。项伯曰：“为天下者不顾家，杀之无益，只益祸耳！”羽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为也！”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因数之曰：“羽负约，王我于汉，罪一；矫杀卿子冠军，罪二；救赵不报，而擅劫诸侯入关，罪三；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财，罪四；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罪六；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义帝，自都彭城，夺韩、梁地，罪八；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羽大怒，伏弩射汉王，伤胸，王乃扞足曰：“虏中吾指。”因病创卧，张良强请起行劳军，以安士卒，王从之。疾甚，因驰入成皋。

【纲】 楚救齐。十一月，汉韩信击破之，杀其将龙且，虏齐王广。田横自立为齐王，战败走，信遂定齐地。

【目】 楚使龙且将兵二十万救齐。或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不如深壁。汉兵客居，其势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也。”且曰：“吾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胯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进与汉军夹潍水而陈。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击且，佯败还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决壅囊，水大至，且军大半不得渡。信急击杀且。追至城阳，虏齐王广。田横遂自立为齐王，灌婴击走之，尽定齐地。

【纲】 汉立张耳为赵王。

【纲】 汉王还栎阳，留四日，复如广武。

【纲】 春二月，汉立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目】 韩信使人言于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请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乃自立邪！”张良、陈平蹶王足，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王悟，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何以假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项羽闻龙且死，大惧，使武涉说信，欲与连和，三分天下。信谢之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蒯彻以相人之术说信曰：“仆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信曰：“何谓也？”彻曰：“楚、汉分争，智勇俱困，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足下据强齐，从燕、赵，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盖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信曰：“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利而倍义乎？”彻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

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欲持是安归乎？”信谢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数日，彻复说曰：“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乎，不再来！”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彻。彻因去，佯狂为巫。

【纲】 秋七月，汉立黥布为淮南王。

【纲】 汉初为算赋。

【目】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治库兵车马。

【纲】 汉以周昌为御史大夫。

【纲】 楚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太公、吕后于汉，解而东归。

【目】 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之。汉遣侯公说羽，请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曰：“汉有天下大半，楚兵饥疲，今释弗击，此养虎自遗患也。”王从之。

纲鉴易知录卷十

汉纪

太祖高皇帝

〔纲〕 己亥，汉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项籍至固陵，齐王信、魏相国越及刘贾诱楚周殷，迎黥布皆会。十二月，围籍垓下，籍走自杀。楚地悉定。

〔目〕 十月，汉王追项羽至固陵，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坚壁自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坚；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也。”王从之。于是信、越皆引兵来。

十一月，刘贾围寿春，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举九江兵迎黥布皆会。

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尽，信等以大军乘之，羽败入壁，汉及诸侯兵围之数重。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羽乃乘其骏马，从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驰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汉骑将灌婴追及之。

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追者数千人。羽谓其骑曰：“吾起兵八岁，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必溃围斩将，令诸君知之。”于是大呼驰下，斩汉一将，一都尉，杀数十百人。谓其骑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于是羽欲东渡乌江，亭长舣船待，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羽笑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乃刎而死。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犹闻弦诵之声。谓其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因持羽头示之，乃降。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

〔纲〕 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

〔纲〕 春正月，更立齐王信为楚王，魏相国越为梁王。

〔目〕 韩信至楚，召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以为中尉，曰：“此壮士也。”

【纲】 二月，王即皇帝位。

【目】 诸侯王皆请尊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阳。

【纲】 帝西都洛阳。

【纲】 夏五月，兵罢归家。

【纲】 置酒南宫。

【目】 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悦服。

【纲】 召故齐王横，未至自杀。

【目】 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帝恐其为乱，赦横罪，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举兵加诛。”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至尸乡厩置，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

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不动，我独不愧于心乎！”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为流涕，以王礼葬之。二客自刭，余五百人在岛中者，闻之亦皆自杀。

【纲】 以季布为郎中。斩丁公以徇。

【目】 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籍灭，帝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钳为奴，自卖于鲁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身之洛阳见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布之贤，汉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于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

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乃还。至是来谒，帝以徇军中，曰：“丁公为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纲】 帝西都关中。以娄敬为郎中，赐姓刘氏。

【目】 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求见上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湓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

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东。拜敬郎中，号奉春君，赐姓刘氏。

【纲】 张良谢病辟谷。

【目】 良素多病，入关，即杜门，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讎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纲】 秋七月，赵王张耳卒。

【目】 子敖嗣。敖尚帝长女鲁元公主为后。

【纲】 后九月，治长乐宫。

【纲】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会诸侯于陈，执楚王信以归。至洛阳，赦为淮阴侯。

【目】 楚王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人有上书告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诸将用兵孰过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楚，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会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楚。”因随以行。上至

陈，信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遂械系以归。

田肯贺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于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至洛阳，赦信，封淮阴侯。

信知帝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纲 始剖符封功臣为彻侯。

目 始封功臣，酆侯萧何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追杀兽兔者，狗也；发纵指示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张良亦无战斗功，帝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臣始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子可谓不背本矣！”乃赏无知。

【纲】 春正月，立从兄贾为荆王，弟交为楚王，兄喜为代王，子肥为齐王。

【纲】 以曹参为齐相国。

【目】 参之至齐，尽召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齐国安集，称贤相焉。

【纲】 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韩王信王之。

【纲】 封雍齿为什方侯。

【目】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恐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乃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纲】 诏定元功位次。赐丞相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目】 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参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进曰：“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

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军无见粮，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何第一，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乃封千秋为安平侯。

【纲】 帝归栎阳。

【纲】 夏五月，尊太公为太上皇。

【目】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说曰：“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后上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上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上乃诏尊太公为太上皇，赐家令金五百斤。

【纲】 秋，匈奴寇边，围马邑。韩王信叛与连兵。

【目】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灭，复稍南渡河。单于头曼有太子曰冒顿；后有少子，欲杀冒顿而立之。冒顿遂杀头曼自立。悉复蒙恬所夺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至是，围韩王信于马邑。信使使求和解，汉疑信有二心，使人让之。信恐诛，遂以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晋阳。

【纲】 令博士叔孙通起朝仪。

目 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共起朝仪。”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于是通使征鲁诸生。有两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去矣！”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征及上左右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言于上曰：“可试观矣。”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

纲 辛丑，七年，冬十月，长乐宫成，朝贺，置酒。

目 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贺。先平明，谒者治礼，以次引入殿门，陈东、西乡。卫官侠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震恐肃敬。礼毕，置法酒。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寿。觴九行，谒者奏“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罢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内六国礼仪，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

纲 帝自将讨韩王信，信及匈奴皆败走。帝追击之，被围平城，七日乃解。

目 上自将击韩王信，破其军。信亡走匈奴。上闻冒顿居代谷，使人觐之。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使未还，悉兵二十二万北逐之。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

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边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上怒骂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先至平城，兵未见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冒顿乃解围去。汉亦罢兵归。斩前使十辈。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号为建信侯。更封陈平为曲逆侯。平常从征伐，凡六出奇计，辄益封邑焉。

【纲】 十二月，还至赵。

【目】 上还过赵，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上箕踞慢骂之。赵相贯高、赵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说王，请杀之。敖啗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先人亡国，赖帝得复，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言！”高等相谓曰：“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何污王为！事成，归王；事败，则独身坐耳。”

【纲】 匈奴寇代，代王喜弃国自归。立子如意为代王。

【纲】 春二月，帝至长安，始定徙都。

【目】 上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遂自栉阻徙都之。

【纲】 壬寅，八年，冬，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

目 上东击韩王信余寇，过柏人。贯高等壁人于厕中，上欲宿，心动而去。

纲 十二月，还宫。

纲 癸卯，九年，冬，遣刘敬使匈奴，结和亲。

目 匈奴数苦北边，上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妻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诚以适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可无战以渐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结和亲约。

纲 十一月，徙齐、楚大族豪杰于关中。

目 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日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纲 春正月，赵王敖废，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目 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逮捕赵王敖及诸反者，诏敢从者族。赵午等皆自刭，高独怒骂曰：“公

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轪车胶致，诣长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以从。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榜笞刺劓，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廷尉以闻。上曰：“壮士！谁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曰：“赵王果有谋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状。泄公以报，乃赦敖，废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赵。上贤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乃仰绝亢，遂死。上召叔等，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尽拜守、相。

【纲】 夏六月晦，日食。以萧何为相国。

【纲】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万年，令诸侯王国皆立庙。

【纲】 以周昌为赵相，赵尧为御史大夫。

【目】 定陶戚姬有宠，生赵王如意。吕后年长，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谓如意类己，常留之长安，欲废太子而立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吕后闻之，跪谢昌曰：“微君，太子几废。”

时赵王年十岁，上忧万岁之后不全也；符玺御史赵尧请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上问其人，尧以昌对。上乃以昌相赵，而以尧代为御史大夫。

上犹欲易太子，于是吕后使建成侯吕释之，强要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今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固请其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使人奉太子书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纲】 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自将击之。

【目】 初，上以阳夏侯陈豨为代相国，监赵、代边兵。豨常慕魏无忌之养士，及告归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周昌求见上，言豨宾客甚盛，擅兵数岁，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遂反。上自击之。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选赵壮士可将者，白见四人，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赵、代地皆豨有。吾征天下兵未至，今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又闻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之，豨将多降。

【纲】 乙巳，十一年，冬，破豨军。春正月，后杀淮阴侯韩信，夷三族。

【目】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陈豨军败。

淮阴侯信舍人弟上变告：“陈豨前过赵、代，过辞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则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豨曰：‘谨

奉教。’今信阴与豨通谋，欲与家臣夜诈赦诸官徒奴，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报未发。”吕后与萧何谋，诈言豨已得死，给信入贺。使武士缚信，斩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遂夷三族。

〔纲〕 帝还至洛阳。

〔目〕 上还，闻韩信言“恨不用蒯彻计”，乃诏捕彻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上怒曰：“烹之！”彻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当是时，臣独知信，非知陛下也。跣之狗吠尧；尧并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上曰：“置之。”

〔纲〕 立子恒为代王。

〔纲〕 二月，诏郡国求遗贤。

〔目〕 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诸侯王、郡守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癯病，勿遣。”

〔纲〕 梁王越废徙蜀。三月，杀之，夷三族。

目 上之击陈豨也，征兵于梁；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上怒，让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往则为禽，不如遂反。”王不听。梁太仆得罪，亡走汉，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论如法。”赦为庶人，传处蜀。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王为吕后涕泣，自言无罪。后与俱至洛阳，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乃令人告越复谋反，夷三族。梟首洛阳，下诏：“收视者捕之。”梁大夫桀布使于齐，还，奏事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败荃阳也，王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于是上乃释布，拜为都尉。

纲 夏四月，还宫。

纲 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

目 初，秦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绝道，聚兵诛秦吏，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至是，诏立以为南越王，使陆贾即授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贾至，说佗令称臣奉汉约。归报，帝大悦，拜贾为大中大夫。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

【纲】 帝有疾。

【目】 帝有疾，恶见人，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十余日。舞阳侯樊哙排闥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纲】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将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布击杀荆王贾，又败楚军，遂引兵西。

【目】 初，淮阴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诛，醢其肉以赐诸侯，布大恐，发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尔！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高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也？”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此上计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计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居长沙，此下计也。”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布故骊山之徒，自致万乘，此皆为身，不顾后虑者也；必出下计。”于是上自将兵而东。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厌兵，必不能来。淮阴、彭越皆死，余不足畏也。”东击荆，荆王贾走死；击楚，楚败；遂引兵西。

【纲】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军于蕪西，布亡走，长沙王臣诱而诛之。

【目】 上与布兵遇于蕪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陈如项籍军，恶之。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尔！”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江南，长沙王臣使人诱与走越，杀之。

【纲】 帝还，过沛，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目】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于是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千秋万岁后，吾魂魄犹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纲】 太尉周勃诛陈豨，定代地。

【纲】 立兄子濞为吴王。

【目】 更以荆为吴国。濞，喜之子也。

【纲】 十一月，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纲】 遂还宫。

目 上还长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张良谏，不听。叔孙通谏曰：“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国乱数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苏，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上佯许，而犹欲易之。后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从，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姓名。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视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上起罢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纲 下相国何廷尉狱，数日赦出之。

目 萧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请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为禽兽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数岁，相国一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帝不怪，即赦出之。何入谢，帝曰：“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纲 燕王绾谋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国将兵讨之，立子建为燕王。

【纲】 诏陈平斩樊哙，以周勃代将其军。平传哙诣长安。

【目】 帝病甚，人或言：樊哙党于吕氏，即一日上晏驾，欲以兵诛赵王如意之属。帝大怒，用陈平谋，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驰传载勃代哙将，至军，即斩哙头。”二人行，计之曰：“哙，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吕后弟嫪之夫。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斩之，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哙，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令勃代将，定燕反县。

【纲】 夏四月，帝崩。

【目】 上击黥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医，入见，上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罢之。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死，谁令代之？”曰：“曹参。”其次，曰：“王陵，然少赣陈平可以助之。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长乐宫。

【纲】 卢绾亡入匈奴。

【纲】 五月，葬长陵。

【目】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匱石室，藏之

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

纲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复爵邑。令郡国立高庙。

纲鉴易知录卷十一

汉纪

孝惠皇帝

〔纲〕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杀赵王如意。

〔目〕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令舂。召赵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属臣赵王，闻太后欲诛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诏。”太后怒，召昌至，复召赵王来。帝自迎入宫，挟与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鸩饮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召帝观，帝惊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遂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纲〕 戊申，二年，冬十月，齐王肥来朝。

目 齐悼惠王来朝，饮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鸲酒赐之。帝欲取饮；太后恐，自起泛之。齐王大恐，出，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乃得归。

纲 春正月，两龙见兰陵井中。

纲 陇西地震。

纲 夏，旱。

纲 秋七月，相国酈侯蕭何卒，以曹参为相国。

目 相国何病，上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薨，谥曰文终。何置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参闻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狱、市，所以并容也；今扰之，奸人何所容乎？”

始参微时，与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吏木讷厚重长者，召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宾客见参不事事，皆欲有言，参

辄饮以醇酒，莫得开说。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参子窋为中大夫，帝怪参不治事，使窋私问之，参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参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纲〕 己酉，三年，春，与匈奴和亲。

〔目〕 匈奴冒顿方强，为书遗高后，辞极褻慢。高后怒，议斩其使，发兵击之。樊噲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斩也！前匈奴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噲为上将军，不能解围。今歌吟未绝，伤夷甫起，而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报书逊谢，遗以车马。冒顿复使使来谢，因献马，遂和亲。

〔纲〕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张氏。

〔目〕 后，帝姊鲁元公主女也，太后欲为重亲，故以配帝。

〔纲〕 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纲〕 三月，帝冠。

纲 除挟书律。

纲 立原庙。

目 帝以朝长乐宫，数躐烦民，乃筑复道武库南。叔孙通谏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于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乃诏有司立原庙。

纲 宜阻雨血。

纲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华，枣实。

纲 夏，大旱。秋八月，相国、平阳侯曹参卒。

纲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纲 夏，留侯张良卒。

纲 以周勃为太尉。

纲 癸丑，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夏五月，日食既。

【纲】 秋八月，帝崩。

【纲】 太后使吕台、吕产将南、北军。

【目】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张良孙辟疆，谓陈平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居南、北军。诸吕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脱祸矣。”从之，诸吕权由此起。

【纲】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临朝称制。

【目】 初，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养之，而杀其母，以为太子；至是即位。

高皇后吕氏

【纲】 甲寅。

【纲】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陈平为右丞相，宦食其为左丞相。任敖为御史大夫。

【目】 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陈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及退，陵让平、勃曰：“始与高帝啖血盟，诸君不在邪！今欲阿

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于是太后以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遂病免归。乃以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食其故得幸于太后，公卿皆因而决事。太后怨赵尧，乃抵尧罪。任敖尝为沛狱吏，有德于太后，故以为御史大夫。

〔纲〕 夏四月，立张偃为鲁王。

〔纲〕 封山、朝、武为列侯。立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

〔目〕 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纲〕 立吕台为吕王。

〔纲〕 秋，桃、李华。

〔纲〕 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吕王台卒。

〔纲〕 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纲〕 夏五月，太后封齐王弟章为朱虚侯，令入宿卫。

〔纲〕 六月晦，日食。

【纲】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

【纲】 行八铢钱。

【纲】 太后立山为恒山王，更名义。

【纲】 丙辰，三年，夏，江、汉水溢。

【纲】 秋，星昼见。

【纲】 伊、洛、汝水溢。

【纲】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嫪为临光侯。

【纲】 废少帝，幽杀之。五月，立恒山王义为帝，更名弘。以朝为恒山王。

【纲】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目】 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南越王曰：“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遂自称南越武帝，攻长沙，败数县而去。

〔纲〕 己未，六年，冬十月，太后废吕王嘉，立台弟产为吕王。

〔纲〕 春，星昼见。

〔纲〕 行五分钱。

〔纲〕 庚申，七年，春正月，日食，昼晦。

〔纲〕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为梁王。

〔纲〕 秋七月，赵王恢自杀，太后立吕禄为赵王。

〔目〕 赵王恢以吕产女为后。王有爱姬，后鸩杀之。王悲愤，自杀。太后以为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赵；代三谢，愿守代边，太后乃立兄子禄为赵王。

是时，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童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燕饮，太后令为酒吏。童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太后许之。酒酣，童为耕田歌，曰：“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童追，斩之，还报，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自是诸吕惮之。

陈平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而平不见。陆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极

富贵，无欲矣；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欢太尉？”因为平画吕氏数事。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纲〕 九月，遣将军周灶将兵击南越。

〔纲〕 辛酉，八年，夏，江、汉水溢。

〔纲〕 秋七月，太后崩，遗诏产为相国，禄女为帝后。宦食其为帝太傅。

〔目〕 初，太后祓，还，过轺道，见物如苍犬，来撼掖。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遂病掖伤。病甚，乃令禄为上将军，居北军；产居南军。戒曰：“我崩，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至是崩。

〔纲〕 齐王襄发兵讨诸吕，相国产使大将军灌婴击之。婴留屯荃阳，与齐连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虚侯章诛产、禄及诸吕，齐王、灌婴兵皆罢。

〔目〕 诸吕欲为乱，未敢发。朱虚侯以吕禄女为妇，知其阴谋，告其兄齐王襄，令发兵西，己为内应，以诛诸吕，立齐王为帝。于是齐王发兵击济南，遗诸侯王书，陈诸吕罪。产等遣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荃阳，谋曰：“诸吕欲危刘氏，今我破齐，是益其资也。”乃谕齐王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乃还兵西界待约。

时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窋与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窋给说祿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诸侯亦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国，乃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利也。”祿然其计，犹豫未决。

九月，平阳侯窋见产，会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告产，且趣产急入宫。窋闻其语，驰告平、勃。勃欲入北军，不得，乃令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勃北军。复令窋语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军门，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然尚有南军，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监军门，令窋告卫尉：“毋入产殿门！”产欲入宫为乱，至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勃尚恐不胜，未敢公言诛之，乃谓章曰：“急入宫卫帝！”予卒千余人，入宫门，击产杀之。帝遣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其节，不得，则从舆载，因节信驰斩长东卫尉吕更始。还报勃，勃起拜贺。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而废鲁王张偃。遣章告齐王罢兵，灌婴兵亦罢归。

纲 诸大臣迎立代王恒。后九月，至，即位。诛吕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目 诸大臣谋曰：“少帝及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诈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强吕氏。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或言：“齐王，高帝长孙，可立。”大臣皆曰：“吕氏几危宗庙。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乃召代王。

代郎中令张武等曰：“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杰并起，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安也；天下服其强，二矣。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三王，擅权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参乘，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问。”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勃乃跪上天子玺、符。王谢曰：“至邸而议之。”

后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愿大王即天子位！”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位。童弟东牟侯兴居请除宫，乃与太仆滕公入宫，载少帝出。奉法驾迎帝，即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诛少帝及诸王于邸。帝还至前殿，夜下诏书，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

纲 壬戌，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论功，益户有差。

目 陈平谢病，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从之。

勃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氏时，刘氏不绝如带。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吕后崩，

大臣共诛诸吕，丞相适会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骄主色，而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纲】 十二月，除收拏相坐律令。

【目】 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拏，朕甚不取！其除收拏诸相坐律令！”

【纲】 春正月，立子启为皇太子。

【纲】 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目】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广国与兄长君，厚赐田宅，家于长安。周勃、灌婴等曰：“吾属不死，命且悬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两人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纲】 诏定振穷养老之令。

【目】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

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哉！具为令。”有司请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

【纲】 夏四月，齐、楚地震，山崩，大水溃出。

【纲】 令四方毋来献。

【目】 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

【纲】 封宋昌为壮武侯。

【目】 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封宋昌为壮武侯。

【纲】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目】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然则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乃称善。勃大惭，乃谢病免，平专为丞相。

【纲】 遣大中大夫陆贾使南越，南越王佗称臣奉贡。

目 初，隆慮侯灶击南越，会暑湿，大役，不能逾岭。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厚赐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遗将军隆慮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不止，长沙苦之；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下令国中曰：“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今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伐其边。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矣”。

【纲】 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以贾谊为大中大夫。

【目】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时年二十余。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纲】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陈平卒。

【纲】 十一月，以周勃为丞相。

【纲】 是月，晦，日食，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目】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而况于纵欲、恣暴，悉闻其过乎！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岛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癯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

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庭，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坂。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主不乘危，不傲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语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纲 春正月，亲耕藉田。

目 贾谊说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诏曰：“夫农者，天下之本

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纲 三月，立赵幽王子辟疆为河间王，朱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目 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河间、城阳、济北王，然后立皇子。

纲 夏五月，除诽谤、妖言法。

目 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纲 秋九月，赐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目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纲 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纲 丞相绛侯勃免就国。

【纲】 以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

【纲】 淮南王长来朝，杀辟阳侯审食其。

【目】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美人弟因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之，封以为淮南王。

王蚤失母，附吕后，故吕后时得无患。而常怨食其，以为不强争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骄蹇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往见食其，自袖铁椎椎杀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以此归国益骄恣，警蹕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纲】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婴将兵击走之；遂如太原。济北王兴居反，遣大将军柴武击之。秋七月，还宫。八月，兴居兵败自杀。

【目】 初诛诸吕，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以赵王童，以梁王兴居。帝闻其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遣柴武击之，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纲】 以张释之为廷尉。

目 释之初为骑郎，十年不得调。袁盎荐之为谒者。朝毕，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释之乃言秦、汉间得失。上说，拜谒者仆射。

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召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曰：“陛下以周勃、张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就车，召使参乘。徐行，问秦之敝。拜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释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是岁为廷尉。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捕属廷尉。释之奏：“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纲】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张苍为丞相。

【目】 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纲】 召河东守季布至，罢归郡。

【目】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布因进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尔。”

【纲】 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目】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上于是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纲】 下绛侯周勃廷尉狱，既而赦之。

【目】 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

治。薄太后谓帝曰：“逢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居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乃使使持节赦之，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纲〕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纲〕 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

〔目〕 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石万钱。至是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铸钱，敢杂以铅、铸者，其罪黥。然铸钱非彀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彀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不如收之。”贾山亦谏，以为：“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入主共操柄，不可长也。”皆不听。

时大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以是吴、巫钱布天下。

〔纲〕 徙代王武为淮阳王。

〔纲〕 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华。

【纲】 淮南王长谋反，废徙蜀，道死。

【目】 淮南王长谋反，事觉，召至长安。赦，徙处蜀。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尔！”王果愤恚不食死。上闻，哭甚悲，谥曰厉王。

【纲】 以贾谊为梁王太傅。

【目】 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晁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钝者，其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髡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诸侯王皆众髡髀也，释斧斤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瘡，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

不能为己。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缁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谓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今不猎猛兽而猎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可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绋，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耜，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矣。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损廉耻日甚，月异而岁不同矣，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以为是适然尔。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岂可不为寒心哉！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有道术者，使与居处，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用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夫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今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

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已尝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继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者，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其在大谴、大呵之域者，则白冠牦纓，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尔，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掙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尔，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节行。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重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纲鉴易知录卷十二

汉纪

太宗孝文皇帝

【纲】 戊辰，七年，六月，未央宫东阙罌罌灾。

【纲】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

【目】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

【纲】 长星出东方。

【纲】 辛未，十年，冬，将军薄昭有罪，自杀。

目 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纲 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揖卒，徙淮阳王武为梁王。

目 梁怀王薨，无子。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纲 匈奴寇狄道。

目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晁错言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臣又闻用兵之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坂，出入溪涧，险道倾仄，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下马地斗，剑戟相接，此中国之长技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义者，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利兵，益以边郡之良骑，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此万全之术也。”帝嘉之，赐书宠答焉。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号曰“智囊”。

纲 募民徙塞下。

晁错又言曰：“胡人扰乱边境，备塞卒少则入。不救，则边民绝望而降敌；救之，才到则胡人已去。聚而不

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发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知选常居者，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纲】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兴卒塞之。

【纲】 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纲】 诏民入粟边，得拜爵、免罪。赐农民今年半租。

【目】 晁错言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今海内为一，无有水旱之灾，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则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而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使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帝从之。错复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郡县足支一岁，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劝农，大富乐矣。”诏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纲〕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诏具亲耕、桑礼仪。

〔目〕 诏曰：“朕亲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纲〕 夏，除秘祝。

〔目〕 初，秦时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至是诏曰：“祸自怨起，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纲〕 五月，除肉刑。

〔目〕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天子怜悲其意，诏：“除肉刑，有以易之，具为令！”

上既躬修玄默，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纲〕 六月，除田之租税。

〔目〕 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除之！”

〔纲〕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击之，出塞而还。

〔目〕 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上亲勒兵，欲自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上。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纲〕 赦作徒魏尚复为云中守。

〔目〕 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耳！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军市租，皆自用飧士；赏赐不从中覆，委任而责成功，故牧得尽其智能，而赵几霸。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飧士卒，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纲〕 春，增诸祀坛珪币。

〔目〕 诏广增诸祀坛珪币，且曰：“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

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纲】 丙子，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

【目】 初，张苍以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当土德，其应，黄龙见；苍以为非是，罢之。至是，帝召臣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苍由此自绌。

【纲】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见五帝。

【纲】 秋九月，亲策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以晁错为中大夫。

【目】 错以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又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纲】 作渭阳五帝庙。

【目】 赵人新垣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乃作渭阳五帝庙。

【纲】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亲祠之。以新垣平为上大夫。

【目】 上郊祠渭阳五帝庙，贵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议巡狩、封禅事。

【纲】 分齐地，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

【目】 立悼惠王肥子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贤为菑川王，雄渠为胶东王，卬为胶西王，辟光为济南王。

【纲】 分淮南地，立厉王子三人为王。

【目】 安为淮南王，勃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

【纲】 诏更以明年为元年。治汾阴庙。

【目】 新垣平言：“阙下有宝玉气。”而使人持玉杯诣阙献之，刻曰“人主延寿”。又言：“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圜鼎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而汾阴有金宝气，意鼎出乎！”于是治庙汾阴，欲祠出鼎。

【纲】 戊寅，后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诛。

【目】 人有上书告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

【纲】 诏议可以佐百姓者。

【目】 诏御史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何以致

此？夫度田非益寡，计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毋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纲〕 己卯，二年，夏，复与匈奴和亲。

〔目〕 匈奴连岁入边，杀略甚众。上患之，乃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和亲。

〔纲〕 秋八月，丞相苍免，以申屠嘉为丞相。

〔目〕 张苍免。帝以后弟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遂以为丞相。

是时邓通方爱幸。嘉尝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即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罢朝，嘉坐府中，为檄召通：“不来，且斩！”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诣丞相，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责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通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纲〕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云中，诏将军周亚夫等屯兵以备之。

目 匈奴入上郡、云中，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兔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迎送。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尔，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匈奴远塞，兵罢。拜亚夫为中尉。

纲 夏，大旱，蝗。诏弛利、省费以振民。

纲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遗诏短丧。

纲 葬霸陵。

目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绋，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

能及之。

〔纲〕 太子启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纲〕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纲〕 乙酉，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令郡国立太宗庙。

〔纲〕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圣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宜为太宗之庙，天子世世献。郡国宜各立太宗庙。”制曰：“可。”

〔纲〕 夏，复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

〔纲〕 减笞法。

〔目〕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岁诏曰：“加笞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纲〕 以张敖为廷尉。

目 幽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亦不敢太欺。

纲 丙戌，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纲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

纲 六月，丞相嘉卒。

目 时内史晁错数请问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疾错。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嘉闻，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自归。至朝，嘉请，上曰：“错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为之，错无罪。”嘉罢朝，曰：“吾悔不先斩错，乃为所卖！”欧血而死。

纲 以陶青为丞相，晁错为御史大夫。

纲 彗星出东北。

纲 秋，衡山雨雹。

纲 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

【纲】 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来朝。

【目】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宠。居天下膏腴之地，赏赐不可胜道。上尝与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意，然心内喜。詹事竇嬰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何以得传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门籍。梁王以此益骄。

【纲】 春正月，长星出西方。洛阳东宫灾。

【纲】 吴王濞、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楚王戊、赵王遂反。以周亚夫为太尉，将兵讨之。杀御史大夫晁错。二月，亚夫大破吴、楚军，濞亡走越，戊自杀。

【目】 初，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称疾不朝京师，始有反谋。文帝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谋益解。然以铜盐故，百姓无赋；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

晁错数言吴过，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错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德至厚，王当改过自新，反益骄，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竇嬰争之。错又言楚、赵有罪，皆削一郡。胶西有奸，削其六县。

方议削吴，吴王恐，因发谋举事。闻胶西王勇，好兵，使人说之，又身至胶西面约。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为设醴。及孙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谢病去。戊坐削地事，遂与吴通谋。申公、白生谏戊，戊胥靡之，使雅舂于市。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起兵，杀汉吏；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至是，上乃拜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酈寄击赵，栾布击齐；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初，错更令三十章，诸侯讙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七国反，以诛错为名。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盎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上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与错调兵食。问之，盎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

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盎曰：“吴、楚相遗书，言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今独有斩错，发使赦之，复其故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错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错，给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乃使盎使吴。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以言军事见上，曰：“吴为反计数十岁矣，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盎至吴，吴欲劫使将，盎得间脱亡归报。

周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饷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殽、渑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直入武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亚夫如其计，至洛阳，喜曰：“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使吏搜殽、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而东北走昌邑。

吴攻梁急，亚夫使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塞其饷道。吴兵欲西，梁城坚守，不敢西；即走汉军，亚夫坚壁不战。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军夜亡走，楚王戊自杀。

〔纲〕 是月晦，日食。越人诛澹。齐王将闾及卬、遂皆自杀，雄渠、贤、辟光皆伏诛。

〔纲〕 戊子，四年，春，复置关，用传出入。

〔纲〕 夏四月，立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

〔纲〕 己丑，五年，春正月，作阻陵邑，募民徙居之。

〔纲〕 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纲〕 庚寅，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纲〕 秋九月，废皇后薄氏。

〔纲〕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废太子荣为临江王。

〔目〕 初，燕王臧荼孙女臧儿嫁王仲，生男信与两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时，臧儿长女为金王孙妇，生女俗。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妇，内之太子宫，生男彻。及帝即位，长公主嫫，欲以女嫁太子荣，其母栗姬以后宫诸美人皆因公主见帝，怒不许；公主欲予彻，王夫人许之。由是公主日谗栗姬，而誉彻之美，帝亦自贤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行请立栗姬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诛大行，而废太子。太傅竇婴力争不能得，乃谢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纲〕 春，丞相晁免，以周亚夫为丞相。罢太尉官。

〔纲〕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为皇后，胶东王彻为皇太子。

〔纲〕 以郅都为中尉。

〔目〕 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还。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及为中尉，尤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纲〕 壬辰，中元年，夏四月，地震。

〔纲〕 衡山、原都雨雹。

〔目〕 大者尺八寸。

〔纲〕 癸巳，二年，春三月，征临江王荣，下吏，荣自杀。

〔纲〕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纲〕 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杀袁盎。

〔目〕 初，梁孝王以至亲有功，得赐天子旌旗，出辟入警。王宠信羊胜、公孙诡，胜、诡使王求为汉嗣。栗太子废，太后欲以梁王为嗣，尝因置酒谓帝曰：“宫车晏驾，用梁王为继。”帝跪曰：“诺。”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祸乱，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议格。梁王由此怨盎，乃与胜、诡谋，阴使人刺杀盎及他议臣十余人。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所为。遣田叔往按，捕胜、诡；胜、诡匿王后宫。内史韩安国见王，泣曰：“大王诛邪臣浮说，犯上禁，挠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王泣数行下，令胜、诡自杀，出之。

使邹阳见皇后兄王信曰：“长君弟得幸于上，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诛，太后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窃为足下忧之。长君诚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长君入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长君乘闲言之，帝怒稍解。时太后忧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还至霸昌厩，悉烧梁狱辞，空手来见。帝曰：“梁事安有？”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问也！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谒太后，曰：“梁王不知也；为之者，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耳，谨已伏诛，梁王无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气平复。梁王因上书请朝，伏阙谢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复如故。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以田叔为贤，擢为鲁相。

〔纲〕 甲午，三年，夏四月，地震。

纲 旱，禁酤酒。

纲 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食。

纲 丞相亚夫免。

目 初，上废栗太子，周亚夫固争之，不得。而梁王每与太后言亚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与亚夫议之。亚夫曰：“高帝约：‘非有功不侯。’信虽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帝默然而止。后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王而降，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侯之。亚夫因谢病，免。

纲 以刘舍为丞相。

纲 丙申，五年，秋八月，未央宫东阙灾。

纲 九月，诏狱疑者谳之。

目 诏曰：“狱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朕甚悯之。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纲 丁酉，六年，春二月，郊五畹。

纲 三月，雨雪。

纲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目 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

纲 更减笞法。定箠令。

目 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纲 六月，匈奴寇雁门、上郡。

目 匈奴入雁门、上郡。李广为上郡守，尝从百骑出，卒遇匈奴数千骑，广骑欲驰还，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不敢击。”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令皆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马将出，护其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之而还，解鞍，令士卒皆纵马卧。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引而去。

纲 秋七月晦，日食。

〔纲〕 以竇成为中尉。

〔目〕 自郅都死，长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竇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杰人人惴恐。

〔纲〕 戊戌，后元年，春正月，诏治狱者务先宽。

〔目〕 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献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献而后不当，献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纲〕 夏，大酺五日，民得酺酒。

〔纲〕 地震。

〔目〕 震凡二十二日。

〔纲〕 丞相舍免。

〔纲〕 秋七月晦，日食。

〔纲〕 八月，以卫綰为丞相，直不疑为御史大夫。

目 初，缙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谨无他。上为太子时，召文帝左右饮，而缙称病不行。文帝且崩，属上曰：“缙长者，善遇之。”故上亦宠任焉。

不疑为郎，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人或毁不疑，以为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纲 下条侯周亚夫狱，亚夫不食死。

目 帝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为人所告，事连污亚夫。召诣廷尉，不食五日，欧血而死。

纲 己亥，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动。

纲 夏四月，诏戒二千石修职事。

目 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

纲 秋，大旱。

纲 庚子，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

纲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

纲 春正月，诏劝农桑，禁采黄金、珠、玉。

纲 帝崩，太子彻即位。

纲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二月，葬阳陵。

纲鉴易知录卷十三

汉纪

世宗孝武皇帝

〔纲〕 辛丑，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冬十月，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董仲舒为江都相。治虫、韩、苏、张之言者，皆罢之。

〔目〕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之。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故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尧、舜行德

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皆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独任执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难矣！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物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学校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上复策之，仲舒对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圉圉空虚四十余年：此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至秦则不然，师申、韩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

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陛下夙寤晨兴，务以求贤，亦尧、舜之用心也，而未云获者，士不素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愿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臣愚以谓使诸列侯、郡守，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上三策之，仲舒复对曰：“臣闻：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遇相聚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臣又闻之：聚少成多，积小至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

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掾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掾敝之政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与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丞相卫绾因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仲舒少治春秋，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粤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昔鲁君问伐齐于柳下惠，惠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犹且羞之，况设诈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王曰：“善。”

〔纲〕 春二月，行三铢钱。

〔纲〕 夏六月，丞相绾免。以窆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申公为大中大夫。

〔目〕 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荐其师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之。既至，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有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时上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纲〕 壬寅，二年，冬十月，赵绾、王臧下吏，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免归。以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

〔目〕 太皇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太后大怒，阴求绾、臧奸利事，以让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婴、蚡免，申公亦如疾免归。

初，景帝以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无文学，而恭谨无与伦。子孙为小吏，来归谒，必朝服见之，不名。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及绾、臧获罪，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为郎中令，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

〔纲〕 春二月朔，日食。

纲 三月，以许昌为丞相。

纲 以卫青为大中大夫。

目 陈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宠浸衰。上尝过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主因奉送入宫，恩宠日隆。子夫同母弟青，冒姓卫氏，为侯家骑奴。召为建章监、侍中。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

纲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纲 置茂陵邑。

纲 癸卯，三年，冬十月，河水溢于平原。

纲 大饥，人相食。

纲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纲 闽越击东瓯，遣使发兵救之，遂徙其众于江、淮间。

纲 九月晦，日食。

〔纲〕 帝始为微行，遂起上林苑。

〔目〕 上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朔时直谏，有所补益。

是岁，上始为微行，常入南山下射猎，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鄧、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尝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异上状貌，饮翁以酒而缚之，上始得脱。

又使吾丘寿王除上林苑，属之南山。东方朔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陆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给足。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用，下夺农桑，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坏人冢墓，发人室庐，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骑驰车骛，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其不可三也。”上悦，乃拜朔为大中大夫、给事中，然遂起上林苑。

上又好自击熊、豕野兽，司马相如谏曰：“天子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上善之。

【纲】 甲辰，四年，夏，有风如血。

【纲】 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纲】 乙巳，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纲】 置五经博士。

【纲】 丙午，六年，春二月，辽东高庙灾。

【纲】 夏四月，高园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纲】 五月，太皇太后崩。

【纲】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为丞相。

【目】 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多受四方赂遗。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纲】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纲〕 闽越击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将兵击之。

〔纲〕 以汲黯为主爵都尉。

〔目〕 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赈之。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以数切谏，不得留内，迁为东海太守。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召为主爵都尉。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罢朝，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谏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己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赐告者数，不愈。庄助复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成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奭，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纲〕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目〕 从董仲舒之言也。

〔纲〕 遣将军李广、程不识将兵屯北边。

〔目〕 广与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亦未尝遇害。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广而苦程不识。

〔纲〕 夏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亲策之。

〔纲〕 戊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

〔纲〕 始亲祠灶，遣方士求神仙。

〔目〕 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尊之。少君善为巧发奇中。言：“祠灶则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齐怪迂之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

〔纲〕 立太一祠。

〔纲〕 夏六月，遣间诱匈奴单于入塞，将军王恢等伏兵邀之，不获，恢以罪下吏，自杀。

〔目〕 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

王恢以为击之便。上从恢议，以韩安国、李广、王恢为将军，将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阴使聂壹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得雁门尉史，知汉兵所居。单于大惊，乃引兵还。汉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罢兵。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杀。自是匈奴绝和亲；然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

【纲】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杀魏其侯窦婴。

【目】 初，孝景时，窦婴为大将军，田蚡乃为诸郎。已而，蚡日益贵幸。婴失势，宾客益衰，独颍阴灌夫不去。婴乃厚遇夫，相为引重。夫刚直使酒，数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属横颍川，得弃市罪。婴上书论救，上令与蚡东朝廷辩之。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唯汲黯是婴，韩安国两是之；郑当时是婴，后不敢坚。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婴，得弃市罪，论杀之。

【纲】 春三月，丞相蚡卒。

【纲】 夏四月，陨霜杀草。

【纲】 五月，以薛泽为丞相。

【纲】 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间王德来朝，献雅乐，对诏策。春正月，还而卒。

目 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辨；献王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毛氏诗、左氏春秋之属，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是岁十月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方约指明。正月，王薨，谥曰献。

纲 通南夷，置犍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目 番阳令唐蒙上书曰：“南越王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窃闻夜郎精兵可十余万，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请通夜郎道，为置吏。”上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从筲关入，见夜郎侯多同，厚赐之，约为置吏。多同听约。蒙还报，上以为犍为郡。

时邛、笮君长闻南夷得赏赐多，欲请吏。上问司马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为置一都尉。

纲 秋七月，大风拔木。

纲 皇后陈氏废。

目 后以祠祭厌胜，媚道；事觉，册收玺绶，退居长门宫，供奉如法。窦太主惭惧，稽颡谢，上慰谕之。

初，上尝置酒宣室，主见所幸卖珠儿董偃，上使之侍饮，常从游戏、驰逐，观鸡、鞠，角狗、马，上大欢乐之。因为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偃。中郎东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败男女之化，乱婚姻之礼，伤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而偃以靡丽奢侈，极耳目之欲，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贼，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业已设饮，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乱之渐，其变为篡。”上曰：“善。”诏更置酒北宫，引偃从东司马门入；赐朔黄金三十斤。偃宠由是日衰。

〔纲〕 诏大中大夫张汤、中大夫赵禹定律令。

〔目〕 上使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纲〕 八月，螟。

〔纲〕 以公孙弘为博士。

〔目〕 是时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菑川人公孙弘对策曰：“臣闻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农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遂；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

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登，六畜蕃，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臣闻：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为第一，拜博士，待诏金马门。

齐人辕固，年九十余，亦以贤良征。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遂以老罢归。

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大悦之。尝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悦其言，皆听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多诈不忠。弘谢曰：“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益厚遇之。

纲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车。

纲 春，匈奴寇上谷，遣车骑将军卫青等将兵击却之。

目 匈奴寇上谷，遣卫青等四将军击之。李广军败，为胡所得，络盛置两马间。广佯死。暂腾而上胡儿马，夺其弓，鞭马南驰，遂得归。下吏，当死，赎为庶人。两将军亦无功，唯青得首虏多，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隶，

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

【纲】 夏，大旱，蝗。

【纲】 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举孝、廉罪法。

【目】 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闾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纲】 皇子据生。春三月，立夫人卫氏为皇后，赦。

【纲】 秋，匈奴入寇，以李广为右北平太守。

【目】 匈奴号广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纲】 以主父偃、严安、徐乐为郎中。

【目】 临淄人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战国，务胜不休，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百姓靡敝，不能相养，盖天下始畔秦也。夫

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天性固然。虞、夏、殷、周，固弗程督。今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

偃同郡严安亦上书曰：“今人用财侈靡，逐利无已，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昔秦王意广心逸，欲威海内，北攻胡，南攻越。天下大畔，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今徇西南夷，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

无终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陈涉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吴、楚七国，号皆万乘，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者，此其故何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间者，关东谷数不登，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书奏，召见，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偃尤亲幸，一岁中凡四迁，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谓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纲〕 甲寅，二年，冬，赐淮南王安几、杖，毋朝。

【纲】 春正月，诏诸侯王得分国邑封子弟为列侯。

【目】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然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无尺寸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

【纲】 匈奴入寇，遣卫青等将兵击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之。

【纲】 三月，徙郡国豪杰于茂陵。

【目】 主父偃说上曰：“天下豪杰并兼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轹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晷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所杀皆在赦前。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不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纲】 燕王定国、齐王次昌皆有罪，自杀，国除。诛齐相主父偃，夷其族。

【目】 燕王定国与父姬奸，夺弟妻。杀肥如令郢人，郢人家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之，定国自杀，

国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姊通。偃尝欲纳女于齐王，不许。因言于上曰：“临淄殷富，非亲爱子弟不得王。今齐王属疏，又与姊通，请治之。”于是拜偃为齐相。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偃辞不服，上欲弗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国除，偃本首恶，不诛之无以谢天下。”乃族诛之。

【纲】 以孔臧为太常。

【目】 上欲以孔臧为御史大夫，辞曰：“臣世以经学为业，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从弟侍中安国，纲纪古训，使永垂来嗣。”上乃以为太常，其礼赐如三公。

【纲】 乙卯，三年，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春，罢苍海郡。

【目】 时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敞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禄甚多；为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臣诚饰诈，欲以钓名；且无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上以为谦让，愈益厚之。

【纲】 以张蹇为大中大夫。

【纲】 夏六月，皇太后崩。

【纲】 秋，以张汤为廷尉。

【目】 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君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黯时与汤论议，汤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纲】 罢西夷。

【纲】 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涇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目】 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弘外宽内深。诸尝有隙，无远近，虽阳与善，后竟报之。汲黯常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纲】 春，匈奴寇朔方，遣卫青率六将军击之；还，以青为大将军。

【目】 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将军卫青等出右北平击之。右贤王饮，醉。青等夜至，围之。右贤王惊，

溃围北去。得裨王十余人，众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还。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晁为大将军，诸将皆属。尊宠于群臣无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独汲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大将军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晁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晁虽贵，有时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汲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纲 夏六月，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目 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其令礼官劝学兴礼，以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上从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纲 秋，削淮南二县。赐衡山王赐书，不朝。

目 初，淮南王安好读书属文，招致宾客多轻薄士，常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安乃治战具，积金钱。郎中雷被愿奋击匈奴，安斥免之。是岁，被亡之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踪迹连安，诏削二县。安耻之，为反谋益甚。安与衡山王赐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赐闻安有反谋，恐为所并，亦结宾客为反具。当入朝，过淮南，为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纲】 戊午，六年，春二月，遣卫壹率六将军击匈奴。

【目】 大将军壹出定襄，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咸属；斩首数千级而还。

【纲】 夏四月，卫壹复率六将军击匈奴，前将军赵信败降匈奴。

【目】 壹复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将其余骑降匈奴。建尽亡其军，脱身亡，自归。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威。”壹曰：“壹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职虽当斩将，然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诛于境外，于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遂囚建诣行在所，诏赎为庶人。

壹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骑射，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封为冠军侯。校尉张骞以知水草处，军得不乏，封博望侯。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单于从之。

【纲】 六月，诏民得买爵赎罪。置武功爵。

【目】 是时汉比岁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乃诏令民得买爵赎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买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矣。

纲鉴易知录卷十四

汉纪

孝武皇帝

【纲】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获一角兽，以燎。始以天瑞纪元。

【目】 行幸雍，祠五畤，获兽，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纲】 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自杀。

【目】 淮南王安与宾客左吴等，日夜为反谋。召中郎伍被与谋反事，且曰：“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等，如发蒙振落耳！”被自诣吏，告与安谋如此。上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刭。诸

所与谋反者皆族。捕得陈喜于衡山王子老家。孝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陈喜等。公卿请逮捕赐治，赐自刳死。

〔纲〕 夏四月，立子据为皇太子。

〔纲〕 五月晦，日食。

〔纲〕 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始通滇国，复事西南夷。

〔目〕 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有城郭、室屋。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寘。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高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罽布，问：‘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度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罽物，此其去罽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罽，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诸国多奇物，而兵弱，贵汉财物，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罽、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终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国，乃复事西南夷。

〔纲〕 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为丞相，张汤为御史大夫。

〔纲〕 以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击匈奴。败之，过焉支，至祁连山而还。

〔目〕 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斩首虏获甚众。夏，去病复深入二千余里，至祁连山，斩首虏获尤多。益封五千户。是时诸宿将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

〔纲〕 秋，匈奴浑邪王降，置五属国以处其众。

〔目〕 匈奴单于怒浑邪、休屠王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将其众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贯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何至罢敝中国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五属国。休屠王太子且鞮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且鞮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且鞮独不敢。且鞮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甚信爱之。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赐且鞮姓金氏。

〔纲〕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东方。

〔纲〕 秋，山东大水，徙其贫民于关西、朔方。

〔纲〕 作昆明池。

〔目〕 上将讨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

〔纲〕 得神马于渥洼水中。

〔目〕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悦。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虽素所爱信者，小有犯法，辄按诛之。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上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且才，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纲〕 壬戌，四年，冬，造皮币、白金，铸三铢钱，置盐、铁官，算缗钱、舟车。

〔目〕 有司言：“县官用度大空，请更钱造币以赡用。”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直四十万。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

于是以齐大煮盐东郭咸阳、南阳大冶孔僮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及有船车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与之。其法大抵出张汤，百姓咸指怨之。

【纲】 以上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

【目】 初，河南人上式数输财县官以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击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也。”上以问公孙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至是上以式终长者，欲尊显以风百姓，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

【纲】 春，有星孛于东北。

【纲】 夏，长星出西北。

【纲】 遣卫青、霍去病击匈奴。青部前将军李广失道，自杀。去病封狼居胥山而还。诏以青、去病皆为大司马。

【目】 上与诸将议曰：“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乃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广为前将军，公孙贺为左

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

晁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且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愿置前死。”晁阴受上诫，以为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广固自辞于晁，晁不听。广不谢而起行，意甚愠怒。

晁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冒围而去，汉发轻骑夜追之，不得单于，捕斩万九千级。

广、食其军无导，惑失道，后期。晁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谓其麾下曰：“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自刭。广为人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士以此爱乐为用。食其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斩七万级。

两军出塞，塞阅官、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乃益置大司马位，晁、去病皆为之。自是之后，晁日退而去病日益贵。晁故人、门下士，多去事去病，独任安不背。

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然少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晷为人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两人志操如此。

是时汉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纲】 匈奴请和亲，遣使报之，单于留不遣。

【目】 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汉使敞于单于，单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议以为和亲便，张汤曰：“此愚儒无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汤，乃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障。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

【纲】 以义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

【目】 先是，甯成为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甯成之怒。”及义纵为南阳太守，至关，成侧行送迎，纵不为礼；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阳吏民重足敛迹。后徙定襄太守，初至，掩狱中重罪轻系，一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然其治尚辅法而行；纵专以鹰击为治。是

岁，汲黯坐法免，乃以纵为右内史。

王温舒始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纵使督盗贼，盗贼不敢近广平。迁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二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以为能，擢为中尉。

〔纲〕 方士文成将军少翁伏诛。

〔目〕 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以客礼之。文成又劝上为台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乃为帛书以饭牛，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于是诛之。

〔纲〕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杀。

〔目〕 坐盗孝景园堧地也。

〔纲〕 罢三铢钱，铸五铢钱。

〔纲〕 以汲黯为淮阳太守。

〔目〕 于是民多铸钱，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为上泣曰：“臣常有狗马之心，病力不能任郡事。”

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闕，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耶？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后上使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十岁而卒。

【纲】 夏四月，以庄青翟为丞相。

【纲】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无冰。

【纲】 遣使治郡国缿钱，杀右内史义纵。

【目】 上既下缿钱令，而尊上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缿钱纵矣。可告缿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即治郡国缿钱，得民财物奴婢以亿万计，田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皆破，民偷食好衣，不事畜业。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上以纵为废格沮事，弃纵市。

【纲】 秋九月，大司马，票骑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卒。

【纲】 杀大农令颜异。

【目】 初，异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

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人有告异他事，下张汤治。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纲】 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纲】 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十二月，丞相查翟下狱，自杀。

【目】 初，御史中丞李文与汤有郤，汤所厚吏鲁谒居阴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汤治，论杀之。上问：“变事踪迹安起？”汤佯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汤亲为之摩足。赵王告：“汤大臣，乃与吏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穷竟，未奏。会盗发孝文园瘞钱，丞相查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独不谢。上使御史案丞相，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皆素怨汤，欲死之，乃与丞相谋，使吏捕案贾人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又佯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上以汤怀诈面欺，使赵禹切责汤，汤乃为书谢，因曰：“陷臣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既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槨。上闻之，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查翟下狱，自杀。

【纲】 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

目 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

纲 以赵周为丞相。

纲 三月，大雨雪。

纲 夏，大水，人饿死。

纲 置均输。禁郡国铸钱。

目 孔僮为大农令，而桑弘羊为大农中丞，稍置均输，以通货。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非三官钱不得行。

纲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目 张骞建言：“以厚币招乌孙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上以为然，使骞使乌孙，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上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

【纲】 丁卯，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

【纲】 夏，令株送徒入财补郎。

【目】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纲】 关东饥，人相食。

【纲】 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阴脍上，亲祠之。始巡郡国，至荜阻而还。

【纲】 封周后姬嘉为子南君。

【纲】 春，以方士栾大为五利将军，尚公主。

【目】 方士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见上言曰：“臣常往来海上，见安期、羡门之属，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待之，则可使通言也。”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封乐通侯，以卫长公主妻之，贵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捭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纲】 夏六月，汾阴得大鼎。

目 迎至甘泉，荐之郊庙，群臣皆贺。

纲 以兒宽为左内史。

是时吏治皆以惨刻相尚，独左内史兒宽，劝农桑，缓刑罚，理狱讼，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纲 以方士公孙卿为郎。

目 上幸雍，且郊，齐人公孙卿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鬣下迎，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上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

纲 遣使喻南越入朝。

纲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猎新秦中，以勒边兵。

纲 立泰乙及五帝祠坛于甘泉。十一月朔，冬至，亲郊见。

目 是为泰畤。自是，三岁天子一郊见。

【纲】南越相吕嘉杀使者及其王兴，更立建德为王，发兵反。

【纲】秋，遣将军路博德等将兵击南越。

【目】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击之。

【纲】赐卜式爵关内侯。

【目】齐相卜式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南越。诏褒美式，赐爵关内侯，布告天下；天下莫应。

【纲】九月，尝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夺爵，丞相周下狱，自杀。

【目】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会九月，尝酎，祭宗庙，列侯以令献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轻及色恶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坐知列侯酎金轻，下狱，自杀。

【纲】以石庆为丞相。

【目】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而兒宽等推文学，皆为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庆醇谨而已。

〔纲〕 栾太伏诛。

〔目〕 太装，为入海求其师，乃之泰山。上使人随验，无所见。而太妄言见其师，方又多不售，坐诬罔，腰斩。

〔纲〕 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获建德、吕嘉，置九郡。

〔目〕 南越平，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纲〕 帝如缙氏观大人迹。

〔目〕 公孙卿言见仙人迹缙氏城上。上亲往观，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宽假，神不来，积以岁月，乃可致也。”上信之，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纲〕 平西南夷，置五郡。

〔目〕 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入朝，上以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属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纲〕 置张掖、敦煌郡。

目 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

纲 以上式为御史大夫。

目 式既在位，乃言“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由是不悦。

纲 帝自制封禅仪。

目 初，司马相如病且死，有遗书劝上封泰山。会得宝鼎，上乃令诸儒草封禅仪，数年不成。以问兒宽，宽曰：“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仪，不著于经，非群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乃自制仪，颇采儒术以文之，尽罢诸儒不用。

纲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长城，登单于台，勒兵而还。

目 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乃行自云阳历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遣郭吉告单于令臣于汉。单于怒，留吉。上乃还，祭黄帝冢，而释兵。

纲 贬卜式为太子太傅，以兒宽为御史大夫。

纲 东越杀王馀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间。

目 上以闽地险阻，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乃悉徙其民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

纲 春正月，帝如缙氏，祭中岳。遂东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禅肃然，复东北至碣石而还。五月，至甘泉。

目 正月，上幸缙氏，礼祭中岳，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

上遂东巡海上，益发船求蓬莱，及与方士求神仙。四月，还至奉高，封泰山。封下有玉牒书，书秘。明日，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还坐明堂，群臣上寿，下诏改元。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谏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上乃还。是行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纲 赐桑弘羊爵左庶长。

目 先是桑弘羊领大农，尽斡天下盐铁。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贵即卖之，贱即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至是，巡狩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钜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赐弘

羊爵左庶长。是时小旱，上令官求雨。上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纲】 秋，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

【目】 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纲】 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畤，还祠泰乙，以拜德星。

【纲】 春，如东莱。

【目】 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于是幸东莱，留宿数日，无所见。时岁旱，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还，过祠泰山。

【纲】 夏，还，临塞决河，筑宣防宫。

【目】 初，河决瓠子，二十余岁不塞，是岁发卒数万人塞之。上自泰山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令群臣负薪，卒填决河，筑宫其上，名曰宣防。

【纲】 至长安，立越祠。

目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见鬼有效，东甌王敬鬼得寿。”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鸡卜。

纲 作蜚廉、桂观、通天茎台。

目 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而候神人。

纲 甘泉房中产芝九茎；赦。

纲 旱。

目 上以旱为忧，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干封乎！”

纲 秋，作明堂于汶上。

纲 以杜周为廷尉。

目 周外宽，内深次骨，其治大放张汤。时诏狱益多，一岁至千余章，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余万人。

纲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目 菴大如马头。

纲 遣将军赵破奴击楼兰，虏其王姑师；遂击车师，破之。

目 楼兰王姑师攻劫汉使，为匈奴耳目，上遣赵破奴击之。破奴以七百骑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封破奴浞野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纲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卒。

目 青凡七出击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万二百户。后尚长公主。苏建尝责青以招选贤者，青曰：“招贤绌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与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纲 初置刺史。

目 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

纲 诏举茂材、异等，可为将相、使绝域者。

目 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跼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纲】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台灾。

【纲】 春，作建章宫。

【纲】 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

【目】 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兒宽议以为宜用夏正。乃诏卿等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纲】 秋，遣将军李广利将兵伐宛。

【目】 汉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上使壮士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宛王不肯。汉使怒，携金马而去，宛贵人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杀之。于是上欲侯宠姬李氏，乃拜其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以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以为号。

【纲】 关东蝗起，飞至敦煌。

【纲】 中尉王温舒有罪，自杀，夷三族。

【目】 温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辨，为中尉则心开。素习关中俗，豪恶吏皆为用。舞文巧请，行论无出者。至是坐为奸利，当族，自杀。时两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禄勋徐自为曰：“古有三族，而温舒罪至五族乎！”

〔纲〕 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庆卒，以公孙贺为丞相。

〔目〕 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贺引拜，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上起去，贺不得已拜，曰：“我从是殆矣！”

〔纲〕 己卯，三年，秋，睢阳侯张昌有罪，国除。

〔目〕 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民人散亡，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多抵法禁，陨身失国。至是昌坐为太常乏祠，国除。见侯才四人，网亦少密焉。

〔纲〕 大发兵从李广利围宛。宛杀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马数十匹。

〔纲〕 庚辰，四年，春，封李广利为海西侯。

〔纲〕 秋，起明光宫。

〔纲〕 冬，匈奴响犁湖单于死，弟且鞮侯单于立，使使来献。

目 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因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使使来献。

纲 辛巳，天汉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将苏武使匈奴。

目 上嘉单于之义，遣苏武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既至，单于使卫律召武，欲降之。武谓假吏常惠等曰：“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之。武气绝，半日复息。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武副张胜，胜请降。

律谓武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律白单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各置他所。

纲 雨白牦。

纲 壬午，二年，夏，遣李广利将兵击匈奴，别将李陵战败降虏。

目 贰师出酒泉，击匈奴，斩万余级。师还，匈奴大围之，假司马赵充国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汉兵物故什六七。诏拜充国为中郎。

初，李广有孙陵，善骑射，爱人下士。帝以为有广之风，拜骑都尉，使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至是，上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曰：“臣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陵于是出居延，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欲去，会军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救，矢且尽。单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军南行，一日五十万矢俱尽。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上闻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马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纲 遣绣衣直指使者，发兵击东方盗贼。

目 上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散亡复聚，无

可奈何，于是作沉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虽有盗不敢发，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时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杖斧，所诛杀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闻郡人隗不疑贤，请与相见。不疑曰：“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胜之深纳其戒；及还，表荐，召拜青州刺史。

王贺亦为绣衣御史，逐捕群盗，多所纵舍，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子孙有封。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纲〕 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

〔纲〕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广利等击匈奴，不利。族诛李陵家。

〔纲〕 夏四月，立子臯为昌邑王。

〔纲〕 令死罪入赎。

〔纲〕 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杰于茂陵。

〔纲〕 丁亥，三年，春正月，皇子弗陵生。

目 弗陵母曰河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纲 以江充为水衡都尉。

目 初，充为赵王客，得罪，亡；诣阙告赵太子阴事，太子坐废。上召充与语，大悦之，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尝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无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上。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纲 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赵王彭祖卒。

纲 冬十一月，大搜长安十日。

目 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命收之，弗获。上怒，斩门候，发三辅骑士搜上林，索长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蛊始起。

纲 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贺有罪，下狱死，夷其族。

目 贺子敬声为太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发觉，下狱。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甚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祸及宗矣！”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祝诅上，有恶言。遂下贺狱，父子死狱中，家族。

〔纲〕 以刘屈氂为左丞相。

〔纲〕 夏四月，大风，发屋折木。

〔纲〕 诸邑、阳石公主及长平侯卫伉皆坐巫蛊死。

〔纲〕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掘杀使者江充，白皇后，发兵反。诏丞相屈氂讨之。据败走濠，皇后卫氏及据皆自杀。

〔目〕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觉之，谓大将军霍光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晓之。”

上用法严；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卫霍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

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衔文。文与小黄门宫融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上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

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乃诛融。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心既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寤，因是体不平。江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以巫蛊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因言：“宫中有蛊气。”上乃使充入宫。充掘地求蛊，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并诛，因曰：“今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将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从德计。七月，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自临斩之。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使舍人持节夜入宫，白皇后，发兵。苏文亡归甘泉言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变”，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丞相将之。太子亦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驱肆市人数万，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大怒，下吏贵问，胜之惶恐自杀。诏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欲坐观成败，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如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显言赦之也。太子亡，东至湖，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发觉；八月，吏围捕太子。太子自经，皇孙二人皆并遇害。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

纲鉴易知录卷十五

汉纪

孝武皇帝

〔纲〕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为大鸿胪。族灭江充家。

〔目〕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纲〕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东莱。

〔目〕 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谏，弗听；会大风晦冥，海水沸涌，留十余日乃还。

〔纲〕 雍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黑如鬣。

〔纲〕 三月，帝耕于巨定。还，至泰山，罢方士候神人者。

〔目〕 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禅，祀明堂。见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纲〕 夏六月，还宫。

〔纲〕 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目〕 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阉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

先是，桑弘羊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垦田，筑亭，以威西国。”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击车师，虽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

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自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教民为代田。一晦三耨，岁代处，故曰代田。每耨辄附根，根深能风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纲〕 癸巳，后元元年，秋七月，地震。

〔纲〕 杀钩弋夫人赵氏。

〔目〕 燕王旦自以次第当为太子，上书求入宿卫。上怒曰：“生子当置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果有争心。”乃斩其使。是岁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光，去病之弟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纲〕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宫，立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帝崩。

二月，上幸五柞宫，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乃立弗陵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床下。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进止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日磾长子为帝弄儿，其后壮大，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遂杀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为未央廄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又明日，帝崩。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长公主共养省中，光、日磾、桀共领尚书事。

光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欲收取玺。郎不肯授，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茂陵。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方。

追尊钩弋夫人为皇太后，起云陵。

孝昭皇帝

〔纲〕 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纲〕 燕王旦谋反，赦弗治；党与皆伏诛。

〔纲〕 以隗不疑为京兆尹。

〔目〕 不疑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异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纲〕 九月，车骑将军秭候金日磾卒。

〔目〕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马何罗功，遗诏封为秭候。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绶；一日薨，谥曰敬。日磾两子赏、建，俱侍中，与上卧起。赏奉车，建驸马都尉。

〔纲〕 闰月，遣使行郡国，举贤良，问民疾苦。

〔纲〕 冬，无冰。

〔纲〕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将军光为博陆侯。

【纲】 三月，遣使振贷贫民种食。秋，诏所贷勿收责，除今年田租。

【纲】 丁酉，三年，冬十月，遣祠凤皇于东海。

【纲】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僖仔上官氏为皇后，赦。

【目】 霍光女为上官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岁，安欲因光内之宫中；光以为尚幼，不听。盖长公主私近子客工外人，安说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言于长主，以为然，召安女入为僖仔，遂立为后。

【纲】 秋，令民勿出马。

【纲】 以上上官安为车骑将军。

【纲】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诣阙，诈称卫太子，伏诛。

【目】 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诏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隗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曰：“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上与大将军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验治，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贵。坐

诬罔不道，要斩。

【纲】 庚子，六年，春，诏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

【目】 谏大夫杜延年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节俭，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纲】 苏武还自匈奴，以为典属国。

【目】 初，苏武既徙北海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单于使李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谓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杀，太夫人已不幸，妇亦更嫁矣，独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人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武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及是，匈奴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与汉和亲，乃归武及马宏等。于是陵置酒贺武曰：“足下扬名匈奴，功显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令汉贵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官属随武还者九人。既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

千石，赐钱三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纲】 秋七月，罢榷酤官。

【目】 罢榷酤，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墨之业焉。

【纲】 辛丑，元凤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

【纲】 八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谋反，皆伏诛。

【目】 上官桀父子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许。长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惭。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怀咎望。桑弘羊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擅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与有譖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桀等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而立燕王。驿书往来，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左将军素轻易，车骑少而骄，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听。安果谋诱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素谨，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闻。九月，诏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诛之；盖主、燕王皆自杀。

〔纲〕 冬，以韩延寿为谏大夫。

〔目〕 文学魏相对策，以为：“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发谏，为王所杀。义无比王之亲而蹈比王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乃擢义子延寿为谏大夫。

〔纲〕 以张安世为右将军，杜延年为太仆。

〔目〕 大将军光以朝无旧臣，安世自先帝时为尚书令，志行纯笃，乃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节，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安世，汤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纲〕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复起生。

〔目〕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虫食柳叶曰：“公孙病已立。”符节令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当求贤人，禅帝位，以顺天命。”坐设妖言惑众，伏诛。

〔纲〕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

〔纲〕 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_近为丞相。

〔纲〕 夏五月，孝文庙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

〔纲〕 遣使诱楼兰王安归杀之。

〔目〕 楼兰王安归数遮杀汉使；骏马监傅介子使大宛，诏因令责楼兰王，王谢服。介子还，谓大将军光曰：“楼兰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白遣之。介子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王贪汉物，来见。介子与坐，饮醉，谓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遂斩其首，驰传诣阙，县北阙下。立其弟在汉者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封介子为义阳侯。

〔纲〕 乙巳，五年，夏，大旱。

〔纲〕 冬，大雷。

〔纲〕 丞相_近卒。

〔纲〕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杨敞为丞相。

〔纲〕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众星皆随西行。

〔纲〕 夏四月，帝崩。大将军光承皇后诏，迎昌邑王贺诣长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目〕 帝崩，无嗣，时武王子独有广陵王胥，群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将军光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光即日承皇后诏，迎昌邑王贺诣长安邸。

贺，昌邑哀王懿之子，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游猎不止。中尉王吉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休则俯仰屈伸以利形，专意积精以适神，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诸侯骨肉，莫亲大王，于属则子，于位则臣，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嬖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享国之福也。”王赐吉酒脯，而放纵自若。郎中令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见王游戏无度，涕泣谏行，叩头曰：“臣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王终不改。及征书至，发书驰赴，王吉戒王曰：“大王以丧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无有所发！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愿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使遂参乘，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王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六月，受玺、绶，袭尊号。

〔纲〕 葬平陵。

〔纲〕 昌邑王有罪，大将军光率群臣奏太后废之。

〔目〕 昌邑王淫戏无度，大将军光忧懣，以问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张安世图计。王出游，光禄大夫夏侯胜当乘輿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缚胜属吏。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鸿范传”。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既定议，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延年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于是议者皆叩头曰：“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帐中，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令王起，拜受诏；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送至邸。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国除，为山阳郡。

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杀二百余人，唯中尉

吉、郎中令遂得减死。师王式系狱，当死，使者责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亦得减死论。

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夏侯胜用尚书授太后，迁胜长信少府。

〔纲〕 秋七月，迎武帝曾孙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目〕 初，卫太子纳史良娣，生子进，号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子病已，号“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独皇曾孙在，亦坐收系狱。故廷尉监囚吉受诏治狱，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皇曾孙无辜，择谨厚女徒胡组、郭征卿令乳养，日再省视。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使者夜至狱，吉闭门不纳，曰：“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使者不得入，还，以闻。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吉闻史良娣有母贞君及兄恭，乃载皇曾孙付之。后有诏掖庭养视。时掖庭令张贺尝事卫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欲以女孙妻之。贺弟安世为右将军，辅政，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勿复言予女事！”时暴室啬夫许广汉有女，贺以家财聘之，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史氏，受诗于东海馗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上下诸陵，周遍三辅，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及是，直奏记光曰：“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而武帝曾孙名病己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决定大策。”七月，光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己，年十八，师授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皇太后诏曰：“可。”光迎曾孙入未央宫，见太后，即皇帝位。侍御史严延年劾奏：“大将军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然敬惮之。

〔纲〕 丞相敞卒，以蔡义为丞相。

〔纲〕 冬十一月，立皇后许氏。

〔目〕 公卿议立皇后，皆心拟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不宜君国；岁余，乃封为昌成君。

中宗孝宣皇帝

〔纲〕 戊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将军光请归政，不受。

〔目〕 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大将军光等皆益封。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

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及昌邑王废，光之权益重，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纲〕 夏四月，地震。

〔纲〕 凤凰集胶东，赦，勿收田租赋。

〔纲〕 追谥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园邑。

〔目〕 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皇帝后，承祖宗之祀，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谥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纲〕 召黄霸为廷尉正。

〔目〕 霍光既诛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绳群下，由是俗吏皆尚严酷，而河南丞黄霸独用宽和为名。上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迫，闻霸持法平，乃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

〔纲〕 己酉，二年，春，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

〔目〕 昭帝之丧，大司农僦民车，延年诈增僦直，盗取钱三千万，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广明谓杜延年

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光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因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谢田大夫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广明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遂自刎死。

纲 夏，尊孝武帝皇帝庙为世宗，所幸郡国皆立庙。

目 诏曰：“孝武帝躬仁义，厉威武，功德茂盛，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皆曰：“宜如诏书。”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国皆立庙。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尚书，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

纲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将军光妻显弑皇后许氏。

目 时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成君，道无从。会许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疾。显谓衍曰：“将军素爱成君，欲奇贵之。今皇后当免身，若投毒药去之，成君即为皇后矣。事成，富贵共之。”衍即捣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太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懣，崩。后有人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显恐急，即具语光曰：“既失计为之，无

令吏急征！”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奏上，光署“征勿论”，显因劝光内其女入宫。

〔纲〕 葬恭哀皇后于杜陵南园。

〔纲〕 夏六月，丞相义卒。以韦贤为丞相，魏相为御史大夫。

〔纲〕 以赵广汉为京兆尹。

〔目〕 初，广汉为颍川太守。颍川俗，豪杰相朋党。广汉为鲛筒，受吏民投书，使相告讦，于是更相咎怨，奸党散落，盗贼不得发。由是入为京兆尹。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闾里铢两之奸皆知之，其发奸摘伏如神，京兆政清。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纲〕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将军光女为皇后，赦。

〔纲〕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坏祖宗庙。帝素服避殿，诏问经学及举贤良、方正之士。

〔纲〕 以夏侯胜为谏大夫，黄霸为扬州刺史。

〔目〕 上以地震，释胜、霸而用之。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无威仪，或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上亦以是亲信之。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谓曰：“先生建正言，无愆前事！”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

日，以报师傅之恩。

【纲】 五月，凤凰集北海。

【纲】 壬子，地节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纲】 冬十二月晦，日食。

【纲】 以于定国为廷尉。

【目】 定国为廷尉，乃迎师学春秋，备弟子礼。为人谦恭，虽卑贱皆与钧礼。其决狱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纲】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为右将军。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卒。

【目】 大将军光病，车驾自临问，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愿分国邑封兄孙山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光薨，谥曰宣成。赐葬具如乘舆制度；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

【纲】 夏四月，以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目】 魏相上封事，曰：“圣王褒有德以怀万方，显有功以劝百寮，是以朝廷尊荣。今新失大将军，宜显明功臣

以镇藩国，毋空大位，以塞争权。车骑将军安世，忠信谨厚，国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世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纲〕 凤凰集鲁，大赦。

〔纲〕 以霍山为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

〔目〕 上思报大将军德，乃封光兄孙山为乐平侯，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魏相因许广汉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今光死，子复为右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任兵官，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纲鉴易知录卷十六

汉纪

孝宣皇帝

【纲】 甲寅，三年，春三月，赐胶东相王成爵关内侯。

【目】 诏曰：“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后诏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纲】 夏四月，立子奭为皇太子。

【目】 霍显闻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后毒太子。数召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

【纲】 五月，丞相贤致仕。

目 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

纲 六月，以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

纲 以疏广为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

目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且太子官属已备，复使舜护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

纲 大雨雹。以萧望之为谒者。

目 京师大雨雹，大行丞萧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专权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才，以为腹心，与参政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则庶事理矣。”上素闻望之名，拜为谒者。

纲 秋九月，地震。诏求直言；省京师屯兵；罢郡国宫馆，假贷贫民。

纲 以张安世为卫将军，诸军皆属。以霍禹为大司马，罢其屯兵。

目 霍氏骄侈纵横，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未央卫尉范明友、中郎将羽林监任胜、长乐卫

尉邓广汉为他官，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霍禹为大司马，罢其屯兵官属，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尉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讐、史子弟代之。

〔纲〕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目〕 初，孝武之世，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郡国承用者，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诏以“廷史任轻禄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每季秋后请谏”。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纲〕 乙卯，四年，夏五月，山阳、济阴雨雹杀人。

〔纲〕 秋七月，霍氏谋反，伏诛，夷其族。皇后霍氏废。

目 霍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事觉，七月，云、山、明友自杀，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皇后霍氏废，处昭台宫。封告者皆为列侯。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至是，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竈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应。俄而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坐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赐福帛十匹，以为郎。

帝初立，谒见太庙，大将军光驂乘，上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张安世代光驂乘，上从容肆体，甚安近焉。故俗传霍氏之祸，始于驂乘。

纲 九月，以朱邑为大司农。

目 邑少为桐乡啬夫，廉平不苟，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孤老，吏民爱敬之。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醇厚笃于故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族党，家无余财。及卒，天子下诏称扬，赐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纲 以龚遂为水衡都尉。

目 先是，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钁，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廩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讼狱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纲 丙辰，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

纲 夏五月，追尊悼考为皇考，立寝庙。

目 月司复言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于是立庙。

纲 杀京兆尹赵广汉。

目 赵广汉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以私怨论杀男子瑛

盍，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验。广汉疑丞相夫人杀侍婢，欲以胁丞相。乃将吏府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丞相上书自陈，事下廷尉治，不如广汉言。上恶之，下广汉廷尉。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竟坐要斩。广汉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

【纲】 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复征入守少府。

【目】 上选博士、谏官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谏大夫萧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谏官以补郡吏。然朝无诤臣，则不知过，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征望之入守少府。

【纲】 以尹翁归为右扶风。

【目】 翁归为人，公廉明察。为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欲托邑子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各有记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为右扶风，选用廉平，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缓于小弱，急于豪强，课常为三辅最。其在公卿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故尤得名誉。

【纲】 莎车叛，卫候冯奉世矫发诸国兵击破之；以奉世为光禄大夫。

【目】 上令群臣举可使西域者，前将军韩增举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诸国客。会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

其王万年及汉使者自立，歃血叛汉。奉世以节谕告诸国，发其兵，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首长安。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议封奉世，萧望之以为“奉世擅矫制发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乃以为光禄大夫。

【纲】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健仔王氏为皇后。

【目】 上欲立皇后，怨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立长陵王健仔为皇后，令母养太子。

【纲】 夏五月，诏二千石察其官属治狱不平者。郡国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纲】 匈奴扰车师田者，诏郑吉还屯渠犂。

【目】 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犂田卒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愿益田卒”。上与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魏相谏曰：“臣闻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按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乃遣常惠将骑往车师迎郑吉

吏士还渠墾。

相好观汉故事，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还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与丙吉同心辅政。

〔纲〕 以萧望之为左冯翊。

〔目〕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即移病。上使侍中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纲〕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纲〕 封丙吉等为列侯，故人阿保赐物有差。

〔目〕 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绝口不道前恩。会掖庭宫婢自陈尝有阿保之功，辞引使者丙吉知状。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大贤之。

初，张贺尝为弟安世称皇曾孙之材美及征怪，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诏曰：“朕微眇时，丙吉、史曾、许舜皆有旧恩，张贺辅导

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子彭祖及吉、曾、舜皆为列侯。”故人尝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吉临当封，病，上忧其不起。夏侯胜曰：“有阴德者，必享其禄。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果愈。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短长，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

【纲】 夏六月，立子钦为淮阳王。

【纲】 疏广、疏受请老，赐金遣归。

【目】 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太傅疏广谓少傅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广、受归乡里，日令其家卖金供具，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或劝以为子孙立产业者，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飧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悦服。

〔纲〕 以颍川太守黄霸守京兆尹，寻罢归故官。

〔目〕 以黄霸为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重听何伤？”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寻坐法，贬秩，诏复归颍川为太守。

〔纲〕 己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风尹翁归卒。

〔纲〕 大司马、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卒。

〔纲〕 以韦玄成为河南太守。

〔目〕 初，扶阳节侯韦贤薨，长子弘有罪系狱，家人矫贤令，以次子玄成为后。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佯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案验。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节，以为河南太守。

〔纲〕 庚申，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东祠后土。遣谏大夫王褒求金马、碧鸡之神。

目 上颇修武帝故事，谨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遣褒持节求之。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故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明君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烈，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唳，蜉蝣出以阴。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彰。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必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嘘呼吸如乔、松哉！”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后京兆尹张敞亦劝上斥远方士，游心帝王之术，由是悉罢尚方待诏。

纲 谏大夫王吉谢病归。

目 上颇修饰宫室、车服，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谏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臣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宜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愿陛下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上以其言为迂阔，吉遂谢病归。

纲 先零羌杨玉叛，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之。

目 先零羌侯杨玉背畔，攻城邑，杀长吏。赵充国年七十，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上问“度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谕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大发兵，遣充国将之，以击西羌。

纲 六月，有星孛于东方。

纲 秋七月，充国引兵击叛羌，叛羌多降。诏复遣将军辛武贤等将兵击之。寻诏罢兵，留充国屯田湟中。

目 六月，赵充国至金城，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欲以威信招降罕、旃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其疲剧，乃击之。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分兵出击罕、旃，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先零首为畔逆，当捐罕、旃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天子下其书。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旃之助，不先破罕、旃，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许延寿强弩将军，武贤破羌将军，诏充国引兵并进击罕、旃。充国上书，以为“先诛先零，则罕、旃之属不烦兵而服；不服，涉正月击之”。七月，玺书报从充国计，后罕、旃竟不烦兵而下。

上诏武贤等以十二月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浚沟渠，治湟陁，人二十晦，益积蓄，

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虜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诏采择！”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纲 以张敞为京兆尹。

目 初，敞为山阳太守，时胶东盗贼起，敞自请治之。拜胶东相，明设购赏，传相斩捕，国中遂平。时长安多盗，上以问敞。敞以为可禁，乃以为京兆尹，敞求得偷盗酋长数人，召见责问，令致诸偷以自赎，一日得数百人，由是市无偷盗。敞赏罚分明，而时时越法，有所纵舍；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不纯用诛罚，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

纲 辛酉，二年，春二月，凤皇、甘露降集京师，赦。

纲 夏五月，赵充国振旅而还。秋，羌斩杨玉以降，置金城属国以处之。

目 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除斩、降、溺、饥死、定计遗脱，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秋，羌若零等共斩杨玉首，帅四千余人降；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纲】 秋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自刭北阙下。

【目】 司隶校尉盖宽饶刚直公清，数犯上意。时方用刑法，任中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书奏，上以为宽饶怨谤，下其书。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上书讼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宽饶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庶莫不怜之。

【纲】 以郑吉为西域都护。

【目】 匈奴日逐王先贤掸，与握衍胸鞬单于有隙，率其众降汉，使人至渠犂与郑吉相闻。吉发诸国五万人迎之，将诣京师。吉威振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余里，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纲】 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纲】 夏四月，以丙吉为丞相。

【目】 吉尚宽大，好礼让，掾吏有罪，辄与长休告，务掩过扬善，终无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窃

陋焉！”后人因以为故事。尝出，逢群斗死伤，不问；逢牛喘，使问“逐牛行几里矣”？或讥盍失问，盍曰：“民斗，京兆所当禁；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问也。方春，未可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三公调阴阳，职当忧。”时人以为知大体。

〔纲〕 秋七月，以萧望之为御史大夫。

〔纲〕 八月，益小吏俸。

〔目〕 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纲〕 以韩延寿为左冯翊。

〔目〕 始延寿为颍川太守，承赵广汉之后，俗多怨讎，延寿教以礼让。黄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寿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吏闻者自伤悔，或自刺死。为东郡太守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由是入为冯翊。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讼田，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咎在冯翊！”是日移病，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于是讼者自悔，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争。郡中歛然，传相敕厉。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给。

〔纲〕 癸亥，四年，夏四月，赐颍川太守黄霸爵关内侯。

目 蠡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于是赐爵关内侯。后数月，征蠡为太子太傅。

纲 冬十月，凤皇集杜陵。

纲 河南太守严延年弃市。

目 延年阴鸷酷烈，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延年素轻黄霸，见其以凤皇被褒赏，心内不服。郡界有蝗，府丞义出行蝗，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恐见中伤，乃上书言延年罪，因自杀以明不欺。事下按验，得其怨望、诽谤数事，坐不道，弃市。初，延年母从东海来，适见报囚，大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纲 甲子，五凤元年，冬十二月朔，日食。

纲 杀左冯翊韩延寿。

目 韩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望之闻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使御史案之。延寿即部吏案较望之在冯翊时禀牺官钱，放散百余万。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望之卒无事实，而延寿以车服、侍卫奢僭逾制等数事，竟坐弃市，百姓莫不流涕。

【纲】 乙丑，二年，秋八月，左迁萧望之为太子太傅。

【纲】 免光禄勋、平通侯杨恽为庶人。

【目】 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与太仆戴长乐相失，长乐上书告恽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诏免为庶人。

【纲】 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阳侯丙吉卒。

【目】 吉病，上临，问以“谁可以自代者”？吉荐杜延年、王定国、陈万年。薨，谥曰定。后三人居位皆称职，上称吉为知人。

【纲】 二月，以黄霸为丞相。

【目】 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鶡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后知从敞舍来，乃止。敞奏“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霸甚惭。时史高以外戚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纲〕 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遣弟入侍。减戍卒什二。

〔纲〕 余三辅近郡谷供京师，初置常平仓。

〔目〕 自元康以来，比年丰稔，谷石五钱，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岁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用卒六万人。宜余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供京师，可省漕卒过半。”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余，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

〔纲〕 夏四月朔，日食。

〔纲〕 杀故平通侯杨恠。

〔目〕 恠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以财自娱。其友人孙会宗与恠书，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恠，宰相子，有才能，少显朝廷，一朝以腌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书曰：“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当为农夫以没世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袂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恠兄子谭谓恠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恠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谭曰：“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或上书告“恠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当恠大逆无道，腰斩。

【纲】 匈奴郅支单于攻呼韩邪单于走之，遂都单于庭。

【纲】 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张敞官，复以为冀州刺史。

【目】 杨恽之诛，公卿奏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即收舜系狱验治，竟致其死事。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自言，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引见，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纲】 以韦玄成为淮阳中尉。

【目】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圜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次子淮阳宪王钦，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弑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喻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纲】 匈奴两单于，皆遣子入侍。

〔纲〕 夏四月，黄龙见。

〔纲〕 己巳，二年，夏四月，营平侯赵充国卒。

〔纲〕 匈奴款塞请朝。

〔目〕 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天子采之，诏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纲鉴易知录卷十七

汉纪

孝宣皇帝

【纲】 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还居幕南塞下。

【目】 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上还，单于就邸长安，置酒建章宫餼赐之。二月，遣归国。单于请居光禄塞下，自是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咸尊汉矣。

【纲】 画功臣于麒麟阁。

【目】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

【纲】 凤皇集新蔡。

【纲】 丞相霸卒，以王定国为丞相。

【纲】 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

【目】 诏诸儒论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上亲称制临决。立梁丘易、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纲】 皇孙螽生。

【目】 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乐。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适皇孙。帝爱之，自名曰螽，字太孙，常置左右。

【纲】 壬申，黄龙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

【纲】 帝寝疾，以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帝崩。

【纲】 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孝元皇帝

【纲】 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

【纲】 三月立倭女王氏为皇后。

【纲】 以公田及苑振业贫民，赋贷种食。

【纲】 夏六月，大疫，诏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纲】 秋九月，关东大水，饥。

【纲】 以贡禹为谏大夫。罢宫馆希幸者，减谷食马、肉食兽。

【目】 上素闻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问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他赋役，故家给人足。惟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纲】 置戍、己校尉，屯田车师故地。

【纲】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萧望之、周堪及宗正刘更生狱，皆免为庶人。

【目】 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萧望之、周堪为之副。望之、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言治乱，陈王事。选

白宗室明经有行谏大夫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史高充位而已，由是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帝即位多疾，以显中人，无外党，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辞，以中伤人，与高为表里。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议久不定，出更生为宗正。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誉，数譖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乃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狱，宜因决免。”于是赦望之罪，收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纲〕 陇西地震。

〔纲〕 罢黄门狗马，以禁囿假贫民，举直言极谏之士。

〔纲〕 夏四月，立子螮为皇太子。

〔纲〕 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纲〕 关东饥。秋七月，地复震。

〔纲〕 以周堪、刘更生为中郎，寻系狱，免。冬十二月，萧望之自杀，以宦者石显为中书令。

〔目〕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以为中郎。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许、史皆侧目。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服，遂逮系狱，免为庶人。会望之子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教子上书，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恭、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显等令谒者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好节士，劝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却食涕泣，哀动左右。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是岁恭死，遂以显为中书令。

〔纲〕 乙亥，三年，春，罢珠厓郡。

〔目〕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臣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从之。

【纲】 夏，以周堪为光禄勋。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纲】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纲】 夏六月，以贡禹为御史大夫。罢盐铁官、常平仓及博士弟子员数。

【纲】 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西走康居。

【纲】 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畤。

【目】 上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御史大夫薛广德曰：“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纲】 诏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

【纲】 三月，雨雪、陨霜，杀桑。

【纲】 秋，上酎祭宗庙。

【目】 上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悦。先驱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乘桥安；圣主不

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遂从桥。

纲 大饥。丞相定国、御史大夫广德罢。

纲 城门校尉诸葛丰有罪，免；左迁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目 石显惮堪、猛等，数譖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考祥应之福，灾异之祸，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是岁，夏寒，日青，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问兴：“朝臣断断不可光禄勋，何邪？”兴倾巧，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前以堪为当诛，故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于是疑之。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刚直著名，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诏御史：“丰前数称言堪、猛之美，今怨堪、猛。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其免为庶人！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

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纲】 待诏贾捐之弃市。

【目】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希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曰：“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显，兴曰：“显方信用；今欲进，且与合意，即得入矣。”即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显闻，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纲】 己卯，二年，春二月，赦。

【纲】 以韦玄成为丞相。

【纲】 三月朔，日食。

【纲】 夏六月，赦。

【纲】 以匡衡为光禄大夫。

【目】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

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臣闻天人之际，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晦。陛下只畏天戒，哀闵元元，近中正，远巧佞，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迁衡为光禄大夫。

【纲】 秋七月，陇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将兵击之；冬十一月，大破之。

【目】 陇西羌反，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境内背叛，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于是遣奉世到陇西，上为发六万余人。十一月，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处，赐奉世爵关内侯。

【纲】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为济阳王。

【纲】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纲】 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

【纲】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为光禄大夫；张猛为大中大夫。猛自杀。

【目】 上以日食，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之美，征拜光禄大夫，领尚书事；猛复为大中大夫、给事中。石显筦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不能言而卒。显诬猛，令自杀于公车。

【纲】 冬十月，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纲】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纲】 壬午，五年，秋，颍川大水。

【纲】 冬十二月，以匡衡为太子少傅。

【目】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传曰：‘审好恶，理性情，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亡。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伦，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后妃之际，别适长之位。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巧佞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

矣！””

〔纲〕 河决。

〔目〕 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岁，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纲〕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陨石于梁。

〔纲〕 甲申，二年，秋，杀魏郡太守京房。

〔目〕 房学易于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以孝廉为郎，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意乡之。时石显颛权，五鹿充宗为尚书令，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

后上亦不能退显也。显、充宗疾房，欲远之，建言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余，竟征下狱。显告房与妻父张博为淮阳宪王作求朝奏草，诽谤天子，诋误诸侯王，皆征下狱，弃市。

〔纲〕 下御史中丞陈咸狱，髡为城旦。

〔目〕 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朱云善，漏泄省中语，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显威权日盛，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显闻众人匈匈，言已杀萧望之，恐天下学士讪己，以贡禹明经著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纲〕 闰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纲〕 冬，齐、楚地震，大雨雪。

〔纲〕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为丞相。

〔纲〕 冬，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与都护甘延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之。

〔目〕 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诏。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与甘延寿谋袭击郅支。

延寿欲奏请，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会延寿病，汤独矫制发诸国兵及屯田吏士合四万余人，进薄康居城下，四面围城。发薪烧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引兵却；汉兵四面并入，郅支被创死，斩其首。

〔纲〕 丙戌，四年，春正月，传首至京师，县槁街十日。

〔纲〕 蓝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泾，水逆流。

〔纲〕 丁亥，五年，秋七月，徙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纲〕 戊子，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目〕 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入朝，自言愿婚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十策论之。对奏，天子使车骑将军嘉谕单于，单于称谢，归。号昭君为宁胡阼氏。

〔纲〕 三月，以张谭为御史大夫。

〔目〕 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心欲附之，荐“昭仪兄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见，遂因言显颀权，上怒，罢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举遂兄大鸿胪野王。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

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因诏曰：“刚强坚固，确然无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纲〕 以召信臣为少府。

〔目〕 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征为少府，请诸离宫希幸者勿复治，省乐府诸戏及太官不时非法之物，岁省费数十万。

〔纲〕 夏，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关内侯。

〔目〕 甘延寿、陈汤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刘向上疏曰：“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小瑕。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寡之首，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为侯。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于是诏赦延寿、汤罪，令公卿议封焉。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

〔纲〕 五月，帝崩。六月，太子螯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纲〕 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纲〕 秋七月，葬渭陵。

孝成皇帝

〔纲〕 己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显以罪免归故郡，道死。

〔纲〕 有星孛于营室。

〔纲〕 封舅王崇为安成侯，赐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

〔纲〕 夏四月，黄雾四塞。

〔目〕 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将军凤惧，上书辞职，优诏不许。

〔纲〕 秋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纲〕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许氏。

目 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纲 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师民讹言大水至。

目 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恨。

纲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举直言极谏之士。

纲 越巂山崩。

纲 丞相乐安侯匡衡有罪，免为庶人。

目 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为庶人。

纲 壬辰，四年，春正月，陨石于亳四，于肥累二。

纲 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

纲 以王商为丞相。

纲 夏四月，雨雪。复召直言极谏之士，诣白虎殿对策。

目 时上委政王凤，议者多归咎焉。谷永知凤方柄用，阴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窃恐陛下听暧昧之瞽说，归咎无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言，解偏驳之爱，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以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訖息矣。”杜钦亦仿此意。上皆以其书示后宫。以永为光禄大夫。

纲 秋，桃、李实。

纲 河决。

目 时大雨水十余日，河大决东郡金堤，凡灌四郡三十二县。

纲 以王尊为京兆尹。

纲 大将军凤奏以陈汤为从事中郎。

目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陈汤奉使颛命，盗所收康居财物。”汤坐免。后以言事不实，下狱，当死。谷永上疏讼汤曰：“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欲致之

大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忠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鼓鼙之声，而忘帷盖之施，非所以励死难之臣也！”书奏，诏出**汤**，夺爵为士伍。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大将军**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幕府事壹决于**汤**。

〔纲〕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塞河决。

〔目〕 杜钦荐**王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赐**延世**爵关内侯。

〔纲〕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铁官冶铁飞。

〔纲〕 夏，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纲〕 悉封诸舅为列侯。

〔目〕 **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纲〕 免京兆尹**王尊**官，复以为徐州刺史。

【目】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尽节劳心，夙夜思职，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师贼乱，选用为卿；贼乱既除，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于是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纲】乙未，三年，春二月，雒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纲】秋八月晦，日食。

【纲】求遗书。

【目】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较之。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夙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纲】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目】丞相王商多质，有威重，容貌绝人。单于来朝，拜谒商，仰视，大畏之，迁延却退。上闻而叹曰：“真汉相矣。”

【纲】三月朔，日食。

【纲】 夏四月，诏收丞相乐昌侯商印、绶，商以忧卒。

【目】 琅邪太守杨彤与王凤连昏，其郡有灾害，商按问之。凤以为请，商不听，竟奏免彤。奏寝不下，凤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乱事。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之，诏收商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有司奏请除国邑；诏子安嗣侯。

【纲】 以张禹为丞相。

【纲】 鬲宾遣使来献。

【纲】 山阳火生石中。

【纲】 丁酉，阻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

【纲】 冬，下京兆尹王章狱，杀之。

【目】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颡。左右尝荐刘向少子歆，召见，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言，乃止。

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

过。”上召见谓章曰：“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荐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上自为天子时，数闻野王名，方倚欲以代凤。凤闻之，称病，上疏乞骸骨。上优诏报凤，强起之。上使尚书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狱中。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纲〕 以薛宣为左冯翊。

〔目〕 宣为郡，所至有声迹。宣子惠为彭城令，宣尝过其县，心知惠不能，不问以吏事。或问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职”？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宣为冯翊，属令有杨湛、谢游，皆贪猾不逊，皆解印、绶去。又频阻多盗，令薛基本孝者，职不办；粟邑僻小，易治，令尹赏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换县，数月两县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县长吏，使自行罚，曰：“不欲代县治，夺贤令长名也。”

〔纲〕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为御史大夫。

〔目〕 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竞为之声誉。刘向上封事极谏曰：“王氏与刘氏势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纲〕 秋，关东大水。

纲 定陶王康卒。

纲 己亥，三年，春，陨石东郡八。

纲 秋八月，大司马、大将军凤卒。九月，以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诏王谭位特进，领城门兵。

目 凤病疾，上临问之，执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至亲，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谭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凤荐之。凤薨，上以音代凤，而诏谭领城门兵；由是谭、音相与不平。

纲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

纲 以王骏为京兆尹。

目 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纲 辛丑，鸿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为御史大夫。

纲 二月，帝始为微行。

目 上始为微行，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张放也，宠幸

无比，故假称之。

【纲】 三月，丞相禹罢。夏四月，以薛宣为丞相。

【纲】 壬寅，二年，春三月，飞雉集未央宫承明殿。

【纲】 夏五月，陨石于杜邮三。

【纲】 癸卯，三年，夏，大旱。

【纲】 冬十一月，废皇后许氏。

【目】 初，许皇后与班婕妤皆有宠。上尝游后庭，欲与婕妤同辇，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后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酷粹。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姊、弟俱为婕妤，贵倾后宫。于是谮告许皇后、班婕妤祝诅主上。许后废处昭台宫。考问班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无知，愆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婕妤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

【纲】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

【纲】 冬，王_譚卒，诏王_商位特进，领城门兵。

【纲】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赵_临为成阳侯。下谏大夫刘_辅狱，为鬼薪论。

【目】 上欲立赵_{婕妤}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乃先封婕妤父_临为成阳侯。谏大夫刘_辅上言：“臣闻天之所兴，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自然之占验也。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膻鱼、乌之瑞，然犹君臣祇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乎！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书奏，诏收缚，系掖庭秘狱。于是将军辛_{庆忌}、廉_褒、光禄勋_{师丹}、大中大夫_{谷永}俱上书救援，乃徙系_辅共工狱，减死一等，论为鬼薪。

【纲】 五月，封太后弟子_莛为新都侯。

【目】 太后兄弟八人，独弟_曼早死不侯，子_莛幼孤。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_莛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大将军_凤病，_莛侍病，亲尝药。_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黄门郎。久之，成都侯_商又请分户邑封_莛，当世名士_{戴崇}、_{金涉}、_{陈汤}亦咸为_莛言，由是封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慝。尝私买侍婢，昆弟怪之，_莛因曰：“后将军_{朱子元}无子，_莛闻此几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_搏，其匿情求名如此。

〔纲〕 六月，立僖仔赵氏为皇后。

〔目〕 后既立，宠少衰，而其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宫，皆以黄金、白玉、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然卒无子。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为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纲〕 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纲〕 九月，黑龙见东莱。

〔纲〕 是月晦，日食。

〔纲〕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马、车骑将军音卒。

〔目〕 王氏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直节。

〔纲〕 二月，星陨如雨。是月晦，日食。

〔纲〕 三月，以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

【纲】 侍中张放，以罪左迁北地都尉。

【目】 上尝与张放等宴饮禁中，时乘輿幄坐屏风，画绌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顾指画而问曰：“绌为无道，至于是乎？”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对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呼’，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谏言！”放等因罢出。后上诸舅风丞相、御史奏放罪恶，上不得已，左迁放为北地都尉。

【纲】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进；复以方进为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

【目】 方进以经术进，其为吏，用法刻深，任势立威，峻文深诋，中伤甚多。孔光领尚书，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旨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彰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惟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

纲鉴易知录卷十八

汉纪

孝成皇帝

〔纲〕 丁未，三年，春正月晦，日食。

〔纲〕 冬十一月，故南昌尉梅福上书，不报。

〔目〕 福数因县道上变事，辄报罢。至是复上书曰：“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臣数上书求见，辄复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书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则嘉谋日闻于上矣。故爵禄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

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无及已！”上不纳。

〔纲〕 戊申，四年，夏，大旱。

〔纲〕 秋七月晦，日食。

〔纲〕 以何武为京兆尹。

〔目〕 武为吏，守法尽公，进善退恶，其所居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纲〕 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夏四月，无云而雷，有流星东南行，四面如雨。

〔纲〕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

〔目〕 上以灾变，博谋群臣。谷永对曰：“建始以来，群灾大异，多于春秋所书。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媾黷燕饮；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宠；朝觐法驾而后出，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比年郡国伤于水旱，而有司奏请加赋，市怨趋祸之道也。愿陛

下勿许其奏，益减奢泰，振赡困乏，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刘向上书曰：“秦、汉之易世，惠、昭之无后，昌邑之不终，孝宣之绍起，皆有变异著于汉纪。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天文难以相晓，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

【纲】 冬十二月，大司马、卫将军商卒，以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纲】 故槐里令朱云言事得罪，既而释之。

【目】 安昌侯张禹，以天子师，每有大政，必与定义。时吏民多上书言灾异王氏专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亲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恐为王氏所怨，谓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为诸侯相杀，夷狄侵中国。灾变之意，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讷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

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纲〕 辛亥，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目〕 刘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

〔纲〕 壬子，四年，春正月，中山王兴、定陶王欣来朝。

〔纲〕 陨石于关东二。

〔纲〕 大司农谷永免。

〔目〕 王根荐谷永，征为大司农。永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岁余，以病免，数月卒。

〔纲〕 癸丑，绥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

〔纲〕 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与周承休侯皆进爵为公。

〔目〕 初，诏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上从之。

【纲】 夏，建三公官。大司马根去将军号，改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

【纲】 秋八月，中山王兴卒。

【纲】 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

【纲】 卫尉淳于长有罪，下狱死；废后许氏自杀。以王莖为大司马。

【目】 卫尉、侍中淳于长有宠，贵倾公卿，许后赂遗长，欲求复为婕妤。长受，诈许为白上，立以为左皇后。王莖心害长宠，白之，下长狱，死狱中。废后自杀。上以莖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莖自代；遂以莖为大司马，时年二十八。莖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莖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其饰名如此。

【纲】 罢刺史，置州牧。

【纲】 诏立辟雍，未作而罢。

【目】 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以风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

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未作而罢。

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向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其言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辄下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前后三十余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纲】 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进卒。

【目】 时荧惑守心，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赐册责让，使尚书令赐上尊酒十石，养牛一。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印、绶，赐乘舆秘器，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纲】 三月，帝崩。

【目】 帝素强，无疾病。时楚王、梁王来朝，明旦当辞去；又欲拜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间讙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薳杂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纲】 以孔光为丞相。

〔纲〕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纲〕 葬延陵。

〔纲〕 追尊定陶共王为定陶共皇。

〔纲〕 五月，立皇后傅氏。

〔纲〕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傅晏皆为列侯。

〔纲〕 六月，诏刘歆典领五经。

〔目〕 王莽荐刘歆为侍中，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纵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流余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纲〕 诏限民名田，不果行。

【目】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至是，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费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大司空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

【纲】秋七月，罢大司马莖就第，以师丹为大司马。

【目】初，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莖就第，避帝外家；莖即上疏乞骸骨，罢就第，乃以师丹为大司马。

【纲】九月，地震。

【目】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地震。

【纲】求能浚川疏河者。

【目】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今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势，此中策也。若乃缮完故堤，增卑

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下策也。”

〔纲〕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国，以师丹为大司空。

孝哀皇帝

〔纲〕 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

〔纲〕 以傅喜为大司马。

〔纲〕 秋九月，陨石于虞二。

〔纲〕 策免大司空、高乐侯丹为庶人，复赐爵关内侯。

〔目〕 冷褒、段犹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言，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下其议，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惟丞相光、大司马喜、大司空丹以为不可。丹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为共皇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陛下既继体先帝，义不可复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庙于京师，而

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又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入遍持其书”。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诏丹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尚书令唐林上疏曰：“丹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诏赐丹爵关内侯。

〔纲〕 冬十月，以朱博为大司空。

〔纲〕 中山王太后冯氏及其弟宜乡侯参皆自杀。

〔目〕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西归，因诬冯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为婕妤，尝从幸虎圈，熊逸出攀槛，傅婕妤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上问之，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婕妤惭，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中谒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诬奏云：“祝诅，谋杀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饮药自杀。弟宜乡侯参，召诣廷尉，亦自杀。

〔纲〕 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纲〕 策免大司马喜。罢三公官，复以朱博为御史大夫，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

纲 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国。

纲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为庶人，以朱博为丞相。

目 孔光自议继嗣持异，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为庶人。以朱博为丞相，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以问黄门侍郎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宜退丞相以应天变。”雄亦以为“听失之象”，且曰：“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纲 诏共皇去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尊共皇太后傅氏为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为帝太后。

纲 免关内侯师丹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国。

纲 罢州牧，复置刺史。

纲 六月，太后丁氏崩。

纲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杀。

纲 冬十月，以平当为丞相。

【纲】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当卒。

【目】 上召欲封当，当病笃，不应召。或谓当：“不可强起受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受印还死，死有余罪。不起，所以为子孙也！”乞骸骨，不许。至是薨。

【纲】 有星孛于河鼓。

【纲】 夏四月，以王嘉为丞相。

【纲】 嘉上疏曰：“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庖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举劾苛细，发扬阴私，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也。”

【纲】 冬十一月，无盐危山土起，瓠山石立。东平王云坐祠祭祝诅自杀；以孙宠为南阳太守，息夫躬为光禄大夫。

【目】 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孙宠相与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时上被疾，多所恶，逮谒验治。云自杀，谒弃市。擢宠为南阳太守，弘、躬皆光禄大夫。

【纲】 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

【纲】 关东民讹言行筹。

【目】 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擗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

【纲】 封傅裔为汝昌侯。

【纲】 二月，下尚书仆射郑崇狱，杀之。免司隶孙宝为庶人。

【目】 侍中董贤为人，美丽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于上，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为昭仪，父恭为少府。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穷极技巧。又为贤起冢莹义陵旁，周垣数里。郑崇谏上，由是数以职事见责。尚书令赵昌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崇狱覆治，擄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芥，浸润相陷。臣请治昌以解众心！”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国之贼也！免为庶人。”崇死狱中。

【纲】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纲】 秋八月，封董贤为高安侯，孙宠为方阳侯，息夫躬为宜陵侯。

【纲】 左迁执金吾毋将隆为沛郡都尉。

【目】上发武库兵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古者方伯专征，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距寇，赐武库兵。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请收还武库。”上不悦。以其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

【纲】谏大夫鲍宣上书。

【目】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是以日蚀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鲠之士，论议通古今，忧国如饥渴者。敦外亲、小僮、幸臣董贤等，在省户下，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难！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孙宠、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剧，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外傅。急征傅喜，使领外亲；何武、师丹、孔光、彭宣、龚胜，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纲】匈奴单于上书请朝。

【目】匈奴单于请朝五年，上问公卿，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扬雄上书曰：“臣闻六

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今单于来朝，国家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然不敢窥西河。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高皇后时，匈奴悖慢；及孝文时，候骑至雍甘泉。孝武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前后十余年，穷极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推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博洽，匈奴内乱争立，呼韩邪归化称臣，然尚羁縻之计，欲朝不距，不欲不强。今单于归义怀诚，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之以开将来之隙乎！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书而许之。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纲〕 己未，元寿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是日，日食。寻罢晏，就第。

〔纲〕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号孝元傅皇后。

〔纲〕 孙宠、息夫躬以罪免，就国。以鲍宣为司隶。

〔纲〕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狱，杀之。

目 上托傅太后遗诏，益封董贤二千户。王嘉封还诏书，谏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流闻四方，皆同怨疾。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佑，奈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于无穷哉！”

初，廷尉梁相治东平王云狱，心疑云冤，欲更覆治。尚书令鞠谭等以为可许。上以为顾望两心，幸云逾冬，无讨贼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荐“相等皆有材行，臣窃为朝廷惜之”。书奏，上不能平。

及封还董贤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事。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诏召丞相诣廷尉诏狱。嘉喟然仰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孔光、何武不能进，恶董贤父子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遂不食，呕血而死。元始中追谥曰忠，绍其封。

纲 秋七月，以孔光为丞相。八月，以何武为前将军，彭宣为御史大夫。

目 上览王嘉之对，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复故爵。

纲 下司隶鲍宣狱，髡钳之。

目 丞相光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止，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欲捕从事，宣闭门不纳，遂以距闭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狱。诸生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会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阙上书；上竟抵宣罪。

〔纲〕 冬十二月，以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

〔目〕 上故令贤私过孔光。光闻贤来，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上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贤由是权与人主侔矣。后置酒麒麟殿，上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中常侍王闳进曰：“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上默然，左右遣闳出。闳遂上书曰：“昔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武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贤无功封侯，列备鼎足，喧哗道路，不当天心。”上不从，亦不罪也。

〔纲〕 庚申，二年，夏四月晦，日食。

〔纲〕 五月，正三公分职。董贤为大司马，孔光为大司徒，彭宣为大司空。

〔纲〕 六月，帝崩。

〔目〕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以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

【纲】董贤以罪罢，即日自杀。

【目】太皇太后闻帝崩，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召大司马贤，问以丧事调度；贤忧惧，不能对。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驰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不亲医药，禁止不得入宫殿。贤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以太后诏，即阙下册收贤印、绶，罢归第。即日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发其棺至狱诊视，因埋狱中。收没入家财四十三万万，父恭与家属徙合浦。

【纲】太皇太后以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目】太皇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孔光以下皆举莽，独前将军何武、左将军公孙禄以为“惠、昭之世，外戚持权，几危社稷。今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权”。于是武举禄，而禄亦举武。太皇太后自用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纲】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为嗣。

【目】太皇太后与莽议，遣车骑将军王舜使持节迎之。

【纲】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于桂宫，追贬傅太后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为丁姬。

【纲】以甄邯为侍中。策免将军何武、公孙禄。遣红阳侯王立就国。

目 莖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劾奏何武、公孙祿，互相称举，免官就国。红阳侯立虽不居位，莖畏立，令光奏立罪恶，请遣就国。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莖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莖稽首涕泣，固推让，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焉。

纲 八月，废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园，皆自杀。

纲 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国。

目 彭宣以王莖专权，乃上印、绶，乞骸骨归乡里。莖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国，数年薨。

纲 以王崇为大司空。

纲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纲 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莖秉政，百官总己以听。

纲 以孔光为帝太傅，马宫为大司徒。

纲 冬十月，葬义陵。

孝平皇帝

纲 辛酉，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蛮夷献白雉。二月以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褒赏宗室、群臣。

目 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莽白太后，以荐宗庙。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太后诏尚书具其事。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寝置臣莽。”固让数四，称疾不起，太后乃诏光为太师，舜为太保，丰为少傅，邯封承阳侯。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宜以时加赏元功。”太后乃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益封二万八千户。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事，复建言褒赏宗室、群臣，下至庶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又风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诏曰：“自今以来，唯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平决。”于是莽权与人主侔矣。

纲 夏五月，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

目 王莽恐帝外家卫氏夺其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宝、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

【纲】 封公子宽为褒鲁侯，孔均为褒成侯。

【纲】 壬戌，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

【目】 黄支在南海中，去京师三万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遗其王，令遣使贡献。

【纲】 越巂郡上黄龙游江中。

【目】 太师光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大司农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时大臣皆失色。会宝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独遣妻子。司直陈崇劾奏宝，坐免，终于家。

【纲】 帝更名衍。

【纲】 大司空崇免，以甄丰为大司空。

【纲】 大旱、蝗。

【纲】 陨石于巨鹿二。

【纲】 大夫龚胜、邳汉罢归。

目 光禄大夫楚国龚胜、大中大夫琅邪邴汉，以王莽专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诏之曰：“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皆加优礼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汉，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人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

纲 秋九月晦，日食。

纲 癸亥，三年，春，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

纲 夏，安汉公莽杀其子宇，灭中山孝王后家，杀敬武公主及汜乡侯何武、故司隶鲍宣等数百人。

目 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私与卫宝通书，教卫后上书求至京师。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章以为莽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因推类说令归政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尽灭卫氏支属，唯卫后在。吴章要斩。

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平陵云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莽因是狱，穷治党与，连引素所恶者悉诛之。元帝女弟敬武长公主，素非议莽；红阳侯立，莽尊属；平阿侯仁，素刚直；皆以太皇太后诏，迫令自杀。郡国豪杰，及汉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鲍宣及王商、辛庆忌诸子，皆坐死，凡数百人，海内震焉。北海逢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纲】 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汉公 莽号“宰衡”。

【纲】 起明堂、辟雍、灵台，立乐经，征天下通经异能之士。

【纲】 乙丑，五年，夏四月，太师光卒，以马宫为太师。

【纲】 五月，加安汉公 莽九锡。

【纲】 冬十二月，安汉公 莽弑帝。

【目】 帝益壮，以卫后故，怨不悦。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帝崩，葬康陵。

【纲】 以平晏为大司徒。

【纲】 太皇太后诏征宣帝玄孙，又诏安汉公 莽居摄践阼。

【目】 太后与群臣议立嗣。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莽皆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悉征宣帝玄孙，选立之。

初，泉陵侯 刘庆上书，言：“皇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摄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辉光谢嚣

奏，浚井得白石，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莖为皇帝”。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莖非敢有他，但欲称摄以重其权，镇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诏曰：“已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汉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于是群臣奏言：“请安汉公践阼，如天子之制，祭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其朝见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服臣节。”诏曰：“可。”

右西汉十二帝，共二百十四年，并王莖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纲鉴易知录卷十九

汉纪 附王莽

孺子婴

〔纲〕 丙寅，孺子婴居摄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纲〕 夏四月，安众侯刘崇起兵讨莽，不克，死之。

〔目〕 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莽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莫敢先举，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从者百余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

〔纲〕 五月，太皇太后诏莽朝见称“假皇帝”。

〔纲〕 冬十月朔，日食。

〔纲〕 丁卯，二年，秋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莽，立刘信为天子，三辅豪杰起兵应之。莽遣兵拒击，义战不克，死之，信亡走。

〔目〕 东郡太守翟义与姊子陈丰谋，举兵西诛不当摄者，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移檄郡国，众十余万。莽闻之，惶惧不能食，乃拜孙建等为将军，击义。三辅豪杰赵朋、霍鸿等闻义兵起，自称将军，众至十余万。莽复拜王级为将军，击朋等。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而称曰：“昔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祿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章圣德。”莽依周书作大诰，谕天下以当反位孺子之意。诸将东至陈留，与翟义会战，义败死；竟不得信。

〔纲〕 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

〔纲〕 三辅兵皆破灭。

〔目〕 王级等击赵朋、霍鸿，皆殄灭，诸县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自谓威德日盛，大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

〔纲〕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诏莽号令、奏事毋言摄。

〔纲〕 十二月，哀章作铜匱以献莽。莽自称新皇帝，更号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目 梓潼哀童，学问长安，素无行，作铜匱为两筒，日昏时，持至高庙，仆射以闻。莚至高庙，拜受金匱神禅，还坐未央宫前殿，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号曰新。以十二月朔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莚请玺，太后不肯授。莚使王舜谕指，太后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以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因涕泣。舜言：“莚必欲得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莚欲胁之，乃出玺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于是张永献符命，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莚从之。

纲 己巳，春正月，莚废孺子为定安公，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

纲 夏四月，徐乡侯刘快起兵讨莚，不克，死之。

纲 莚禁不得买卖田及奴婢。

目 莚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乡里。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纲 冬，雷，桐华，大雨雹。

纲 庚午，春二月，莚废汉诸侯王为民。

〔纲〕 冬十二月，雷。

〔纲〕 莽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遣其将军孙建等击之。

〔目〕 莽恃府库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

〔纲〕 辛未，匈奴诸部分道入塞，杀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

〔目〕 单于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兵入云中塞，大杀吏民。历告左右部诸边王入塞，杀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是时诸将在边，以大众未集，未敢出击。严尤谏曰：“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周宣王时玁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玁狁之侵，譬犹蝱虻，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兵连祸结，二十余年，中国罢敝，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莽不听，转兵谷如故。吏民屯边者，所在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始流亡为盗贼。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满野；及莽扰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纲〕 莽太师王舜死。

〔纲〕 莛迎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食而卒。

〔目〕 莛遣使者奉玺书、印绶迎龚胜，即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称病笃，使者以印绶就加胜身，胜辄推不受，谓两子及门人高暉曰：“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语毕，遂不复饮食，积十四日死。

是时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纪逵、齐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经饬行显名。逵、两唐皆仕莛。莛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莛说其言，不强致。隃麋郭钦为南郡太守，杜陵蒋诩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莛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沛国陈咸，以律令为尚书，见何武、鲍宣死，叹曰：“易说‘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莛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咸谢病不肯应。三子参、圭、钦皆在位，咸悉令解官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悉收敛其家律令、书文，壁藏之。又齐栗融，北海禽庆、苏章，山阳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莛。

〔纲〕 壬申，春，令民得卖田。

〔目〕 莛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警警，陷刑者众。莛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卖之。

〔纲〕 癸酉，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目〕 莽既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乃隳坏孝元庙，更为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簪食堂，名曰长寿宫；置酒，请太后。既至，见庙废彻涂地，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佑乎！”饮酒不乐而罢。莽更汉家黑貂着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

〔纲〕 十一月，彗星出。

〔纲〕 甲戌，春三月晦，日食。

〔纲〕 夏四月，陨霜杀草木。

〔纲〕 六月，黄雾四塞。

〔纲〕 乙亥，春，民讹言黄龙死。

〔纲〕 丁丑，秋，临淮、琅邪及荆州绿林兵起。

〔目〕 莽法令烦苛，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于是并起为盗贼。临淮瓜田仪等，依阻会稽长洲；琅邪吕母聚党数

千人，杀海曲长，入海中为盗，其众浸多，至万数；荆州饥馑，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推为渠帅，众数百人，诸亡命者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从之，藏于绿林山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

〔纲〕 戊寅，春，荥大夫扬雄死。

〔目〕 成帝之世，雄以奏赋为郎，给事黄门，与荥及刘秀并列；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荥、贤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荥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后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人皆忽之，唯刘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巨鹿侯芭师事焉。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及棻坐事诛，辞连及雄。时雄较书天禄阁上，使者来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荥闻之，以雄不知情，诏勿问。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称荥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后又作剧秦美新之文，以颂荥，君子病焉。

〔纲〕 琅邪樊崇、东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目〕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群盗以崇猛勇，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又有东海刁子都，亦起兵钡击徐、兖。荥遣使者发兵击之，不能克。

〔纲〕 荥孙宗自杀。

〔纲〕 庚辰，秋九月，大雨六十余日。

【纲】 巨鹿男子马适求等谋诛莒，不克，死。

【纲】 辛巳，春正月，莒妻死，太子临谋杀莒，事觉，自杀。

【纲】 秋，关东大饥，蝗。

【纲】 南郡秦圭兵起。

【目】 圭聚众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亦聚数千人。

【纲】 壬午，春二月，关东人相食。

【纲】 夏四月，樊崇兵自号赤眉，莒遣其太师王匡、将军廉丹击之。

【目】 初，樊崇等众既浸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莒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之。崇等恐其众与莒兵乱，乃皆朱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匡、丹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

【纲】 蝗飞蔽天。

【纲】 秋七月，荆州平林兵起。

目 新市王匡等进攻随，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

纲 赤眉破廉丹，诛之。

纲 汉宗室刘縯及弟秀起兵舂陵，兴复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目 初，长沙定王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湿，徙封南阳之白水乡，与宗族往家焉。仁子敞嗣，莽时国除。节侯少子外为郁林太守，外生巨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娶湖阳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秀尝过穰人蔡少公，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秀戏曰：“何由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历、讖记，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秀卖谷于宛，通遣轶往迎秀，与相约结，定谋，归舂陵举兵。会縯召诸豪杰计议，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縯自发舂陵子弟。子弟恐惧，皆亡匿；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秀时年二十八。縯使族人招说新市、平林兵，杀湖阳尉，进拔棘阳，李轶、邓晨皆将宾客来会。

纲 冬十一月，汉兵与葢守将甄皇、梁丘赐战，不利，遂与下江合兵，袭取其辎重。

目 刘縯欲进攻宛，与甄皇、梁丘赐战败，縯复收兵保棘阳。皇、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临泚

水，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缜与秀见王党，说以合从之利，党等即引军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郡齐心同力，锐气益壮。十二月晦，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

淮阳王

〔纲〕 癸未，春二月，新市、平林诸将共立更始将军刘玄为皇帝，大赦，改元。

〔目〕 春陵戴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时汉兵已十余万，诸将议以兵无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豪杰欲立刘缜，而新市、平林将帅惮缜威名，贪玄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后召缜示其议。缜以为“宜且称王以号令；破葢，降赤眉，然后举尊号”。张印不从。二月朔，设坛场于滹水上，玄即皇帝位，南面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置公卿，拜缜为大司徒。

〔纲〕 三月，刘秀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

〔纲〕 莽遣其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大发兵，会严尤、陈茂，夏五月，围昆阳。

〔目〕 莽遣王寻、王邑发兵平定山东；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备军吏，以长人巨无霸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兵四十二万，号百万。五月，出颍川，与严尤、陈茂合。刘秀使王凤、王嵩守昆阳，夜与李轺等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秀等几不得出。寻、邑纵兵围昆阳。

【纲】 葑棘阻长岑彭以宛城降汉，玄入都之。

【目】 岑彭守宛城，汉兵攻之数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诸将欲杀彭，刘缤曰：“彭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

【纲】 六月，刘秀大破葑兵于昆阳下，诛王寻。

【目】 刘秀至鄗、安陵，悉发诸营兵。六月朔，秀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秀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寻、邑陈乱，汉兵乘锐崩之，遂杀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葑兵大溃。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溺死以万数，水为不流。邑、尤、茂轻骑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关中震恐。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

【纲】 刘秀徇颍川，冯异以五县降。

【目】 刘秀复徇颍川，屯兵巾车乡，郡掾冯异监五县，为汉兵所获。异曰：“异有老母在父城，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秀许之。异归谓父城长苗萌曰：“诸将多暴横，独刘将军，所到不虏略，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遂与萌率五县以降。

【纲】 玄杀大司徒缜，以刘琇为破虏大将军。

【目】 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缜兄弟威名益盛，阴劝更始除之。缜部将刘稷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收稷，将诛之；缜固争，李轶、朱鲋因劝更始并执缜杀之。琇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琇，琇不与交私语，惟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缜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惭，乃拜琇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纲】 秋，荃将军王涉、国师刘琇自杀。

【目】 道士西门君惠谓涉曰：“谶文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遂与琇及大司马董忠等谋劫荃降汉。谋泄，皆自杀。荃以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忧懣不能食，但饮酒，啖**鰕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寐，不复就枕矣。

【纲】 成纪隗嚣起兵应汉。

【目】 成纪人隗崔、隗义同起兵以应汉。崔兄子嚣素有名，好经书，共推为上将军，移檄郡国，勒兵十万，徇陇西、武都皆下之。

【纲】 公孙述起兵成都。

目 茂陵公孙述起兵成都，自称辅汉将军，兼益州牧。

纲 遣上公王匡攻洛阳，大将军申屠建攻武关。析人邓晔起兵，开关迎建。九月，入长安。孝平皇后自焚崩；众共诛莖，传首诣宛。

目 更始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应汉。晔开武关迎汉兵，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所过迎降。诸县大姓各起兵称汉将，率众随宪。李松、邓晔引军至华阴，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烧作室门，火及掖庭，黄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莖避火宣室，火辄随之。莖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群臣扶莖之渐台，欲阻池水，铺时，众兵上台，斩莖首，分莖身，节解脔分之。申屠建以王宪得玺绶不上，收斩之。传莖首诣宛，县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纲 王匡拔洛阳，诛莖守将王匡、哀章。

纲 冬十月，玄北都洛。

目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修宫。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更始遂北都洛。

纲 以彭宠为渔阳太守。

纲 以刘秀行大司马事，遣徇河北。

纲 大司马秀至河北，除莠苛政，复汉官名。

目 大司马秀至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莠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

南阳邓禹杖策追秀，及于邳。秀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犢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帛，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秀自缢死，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主簿冯异独叩头宽譬；因进说曰：“更始政乱，百姓无依；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分遣官属，循行郡县，宣布惠泽。”秀纳之。骑都尉耿纯谒秀，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他将同，遂自结纳。

【纲】 十二月，王郎称帝于邯鄲。

【目】 王莽时长安中有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邯鄲卜者王郎缘是许称真子舆，刘林等信之，与赵国大豪李直等入邯鄲，立郎为天子；州郡响应。

【纲】 甲申，二年，春正月，大司马秀北徇蓟。

【纲】 二月，玄迁都长安。

【目】 申屠建等迎更始迁都长安，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皆宫省久吏，惊愕相视。

【纲】 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

【目】 更始纳萌女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饮燕后庭，以至群小、膳夫皆滥授官爵。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由是关中离心，四海怨叛。

【纲】 大司马秀以耿种为长史。

【目】 耿种遣其子种诣长安，种时年二十一，至宋子，会王郎起，从吏曰：“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种按剑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陈渔阳、上谷兵马，归发突骑以犄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

耳！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

龔闻大司马秀在卢奴，乃驰北上谒；秀留署长史，与俱北至蓟。秀将南归，龔曰：“今兵从南方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邑人，上谷太守即龔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鄲不足虑也！”秀官属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纲〕 蓟城反，应王郎；大司马秀走信都、和戎，发兵击邯鄲。

〔目〕 蓟中反，应王郎，城内扰乱；于是秀趣驾出城，晨夜南驰，至芜蒌亭。时天寒，冯异上豆粥。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秀使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还即诡曰：“冰坚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毕数骑而冰解。至南宫，遇大风雨，入道傍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爇火，秀对灶燎衣，冯异复进麦饭。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为长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驰赴之。时郡国皆已降王郎，独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闻秀至，大喜，彤亦来会。议者多欲西还，彤曰：“王郎假名乌合，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何患不克！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鄲势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彤大将军，将兵以从。众稍合，至万人。移檄边郡，共击邯鄲，郡县还复响应。

〔纲〕 延岑据汉中，汉中王嘉击降之。

【纲】大司马秀以贾复、祭遵为将军。

【目】汉中王嘉荐校尉贾复及陈俊于大司马秀，秀以复为将军，俊为掾。秀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纲】大司马秀拔广阿。

【目】大司马秀引兵东北拔广阿。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纲】耿弇以上谷、渔阳兵行定郡县，会大司马秀于广阿，秀以其将寇恂、吴汉等为将军。夏四月，进拔邯郸，斩王郎。

【目】蓟中之乱，耿弇与大司马秀相失，北走昌平，说其父况击邯郸。寇恂曰：“大司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可归。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遣恂约彭宠，宠吏吴汉、盖延、王梁亦方劝宠从秀，会恂至，乃发步骑三千人，以汉、延、梁将之。恂还，与长史景丹及弇将兵与渔阳军合，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以下三万级，会大司马秀于广阿。秀以丹等皆为偏将军，加况、宠大将军。四月，进军邯郸，连战破之。五月，拔邯郸。郎走，追斩之。收郎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秀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秀部将吏

卒，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大树将军者，冯异也，为人谦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故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纲】 玄立大司马秀为萧王。

【目】 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令罢兵。耿弇曰：“王郎虽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听也。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人，所向无前，圣公不能办也，败必不久。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闻汉兵起，莫不欢喜，如去虎口，得归慈母。今更始为天子，而诸侯擅命于山东，贵戚纵横于都内，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矣。

【纲】 秋，萧王击铜马诸贼，悉收其众。南徇河内，降之。

【目】 是时，诸贼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萧王击铜马于鄠，吴汉将突骑来会，王以朱浮为幽州牧，治薊。铜马夜遁，王追击，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来与其余众合；王复与战，悉破降之。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赤眉别帅与青犊、上江、太彤、铁胫、五幡十余万众在射犬，王击破之。南徇河内，太守韩歆降。

〔纲〕 公孙述自称蜀王。

〔纲〕 冬，赤眉西攻长安。

〔纲〕 萧王遣将军邓禹将兵入关，寇恂守河内，冯异拒洛阳，自引兵徇燕、赵。

〔目〕 萧王将北徇燕、赵，度赤眉必破长安，乃拜邓禹为前将军，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时朱鲋、李轺守洛阳，鲍永、田邑在并州。王以河内险要富实，欲择守者而难其人，问于邓禹。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民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谓曰：“昔高祖留萧何守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当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冯异为孟津将军，统兵河上，以拒洛阳。王乃引兵而北。恂调糒粮，治器械以供军，未尝乏绝。

〔纲〕 梁王永据国起兵。

东汉纪

世祖光武皇帝

【纲】 乙酉，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孙述称成帝。

【纲】 萧王击尤来、大枪、五幡，败之。

【纲】 萧王遣将追尤来等，又大破之。

【目】 王引军还蓟，复遣吴汉等追尤来等，破散略尽。贾复伤疮甚，王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

【纲】 六月，萧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目】 王还至中山，诸将请上尊号；不听。到南平棘，复固请之；不许。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欲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王深感曰：“吾将思之。”行至鄙，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诣王，曰：“刘秀发兵备不

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乃即位于酈南。

【纲】赤眉以刘盆子称帝。

【目】赤眉进至华阴，以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议立宗室，挟义诛伐。乃立刘盆子为上将军，诸将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

【纲】秋七月，以邓禹为大司徒，王梁为大司空，吴汉为大司马，伏湛为尚书令。

【目】帝使使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酈侯，禹时年二十四。又按赤伏符，以梁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孙咸行大司马，众不悦，乃以吴汉为大司马。初，更始以湛为平原太守，时天下起兵，湛独晏然，抚循百姓，一境赖以全。征为尚书，使典定旧制。又以禹西征，拜湛为司直，行司徒事。

【纲】九月，赤眉入长安。

【目】更始单骑走，将相皆降。

【纲】封更始为淮阳王。

【目】诏：“敢贼害者，罪同大逆。”

〔纲〕 以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目〕 宛人卓茂，宽全恭爱，恬淡乐道，雅实不为华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自束发至白首，与人未尝有争竞，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哀、平间为密令，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民亲爱，不忍欺之。民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民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窃闻贤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蔽民矣！凡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民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治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迁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王莽居摄，以病免归。上即位，先访求茂，茂时年七十余，诏曰：“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纲〕 朱鲈以洛阳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目〕 诸将围洛阳数月，朱鲈坚守不下。帝以岑彭尝为鲈校尉，令往说之。鲈曰：“大司徒被害时，鲈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还言之，帝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鲈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鲈即降；拜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侍御史杜蒨，安集洛阳。将军萧广

纵兵暴横，诏敕晓不改，遂格杀亡。上召见，赐棨戟，擢任之。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宮，遂定都焉。

〔纲〕 淮阳王降于赤眉。

〔纲〕 邓禹引军屯栒邑。

〔目〕 刘盆子居长乐宫。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持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髻、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敝，乃可图也。”禹于是引军北至栒邑，所到，诸营堡郡邑皆开门归附。

〔纲〕 十一月，梁王永称帝。

〔纲〕 十二月，赤眉杀淮阳王。

〔纲〕 隗嚣据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

〔目〕 隗嚣归天水，复聚其众，自称西州上将军。三辅士大夫避乱者多归之，嚣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范滂为师友，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治书，马援等为将军，班彪之属为宾客，名震西州。马援少时，以家贫，欲就

边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财产，贵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于亲旧。闻隗嚣好士，往从之。嚣甚敬重，与决策。

纲 窦融据河西，自称五郡大将军。

目 窦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时，私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乃因赵萌求往，更始以为张掖属国都尉。融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得其欢心。与太守都尉梁统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败，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唯庾钧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属国，领都尉职，置从事，监察五郡。

纲鉴易知录卷二十

东汉纪

光武皇帝

〔纲〕 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悉封诸功臣为列侯。

〔目〕 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食四县。阴乡侯阴识，贵人之兄也，以军功当增封，识曰：“臣托属掖庭，仍加爵邑，此为亲戚受赏，国人计功也。”帝从之。吏郎中魏郡冯勤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帝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次补，帝始用孝廉为之。

〔纲〕 立宗庙、郊社于洛阳。

〔目〕 起郊庙于洛阳，四时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庙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纲】赤眉大掠长安，西入安定、北地。

【纲】邓禹入长安。

【目】禹入长安，谒高庙，收神主送洛阳。行园陵，置吏士奉守。

【纲】大司空梁罢，以宋弘为大司空。

【目】王梁屡违诏命，帝怒，欲诛之，既而赦之，以为中郎将。以宋弘为大司空。弘荐桓谭为议郎、给事中。帝令谭鼓琴，爱其繁声。弘闻之，不悦；伺谭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谭者，望能以忠直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之。

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纲】渔阳太守彭宠反。

【目】帝之讨王郎也，彭宠发突骑，转粮食，前后不绝。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满，宠甚怏怏。至是

征宠，宠遂发兵反，幽州牧朱浮与宠书曰：“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将献之，道遇群豕皆白。以子之功，论于朝廷，辽东豕也；奈何以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捧土以塞孟津也！”宠怒，攻朱浮于蓟。

〔纲〕 夏四月，遣将军盖延等击刘永，围睢阳。

〔纲〕 封兄纁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淮阳王子三人为列侯。

〔纲〕 六月，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强为皇太子。

〔纲〕 秋，贾复击召陵、新息，皆平之。

〔目〕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戮之。复以为耻，欲杀恂。恂知之，不欲与相见。姊子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有变足以相当。”恂曰：“不然。昔藁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饩。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征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纲〕 八月，遣将军邓隆讨彭宠，不克。

〔纲〕 盖延克睢阳，刘永走湖陵。

【纲】 晷、徐群盗张步等降。

【目】 帝使伏隆持节，使晷、徐二州，群盗闻刘永破败，皆惶怖请降，张步遣其掾随隆诣阙。

【纲】 将军邓奉反。

【目】 吴汉徇南阳，多侵暴。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怨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与诸贼合从。

【纲】 九月，赤眉发掘诸陵，复入长安。邓禹战不利，走云阳；延岑屯杜陵。

【纲】 冬，遣将军岑彭、王常等讨邓奉。

【目】 帝于大会中指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军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常忠将军，使与岑彭率七将军讨邓奉。

【纲】 遣将军冯异入关，征邓禹还京师。

【目】 邓禹自冯愷叛后，威名稍损，又乏粮食，战数不利，归附者日益离散。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禹，送至河内，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代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盗

多降。又诏征邓禹还，曰：“慎毋与穷寇争锋！赤眉无谷，自当来降。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箠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

〔纲〕 遣光禄大夫伏隆拜张步为东莱太守。

〔纲〕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冯异为征西大将军。

〔纲〕 邓禹、冯异与赤眉战，败绩。

〔目〕 邓禹惭于受任无功，数以饥卒徼赤眉战，辄不利；乃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冯异共攻赤眉。异曰：“赤眉众尚多，可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浞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军溃。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禹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阻。异弃军走，与麾下数人归营，复收散卒，坚壁自守。

〔纲〕 立四亲庙于洛阳。

〔目〕 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

〔纲〕 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贼众东走。帝勒军宜阻降之，得传国玺绶。

〔目〕 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少出兵以救之；

贼见势弱，遂悉众攻昱，昱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之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帝降玺书劳昱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涸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赤眉余众东向宜阻，帝亲勒六军，严陈以待之。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赤眉众尚十余万人，帝令县厨皆赐食。明旦，大陈兵马，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帝谓樊崇等曰：“得无悔降乎？”徐宣等叩头曰：“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中佼佼者也！”赐樊崇等洛阳田宅。帝怜盆子，以为赵王郎中。

〔纲〕 二月，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步执伏隆杀之。

〔目〕 刘永闻伏隆至剧，亦遣使立张步为齐王。步贪王爵，犹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阨，受命不顾。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后步遂杀之。

〔纲〕 三月，以伏湛为大司徒。

〔纲〕 涿郡太守张丰反，彭宠自称燕王。

目 圭反，与彭宠连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宠，上疏求救。诏报曰：“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耿况遣骑来救，浮乃得脱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宠。宠自称燕王。

纲 帝自将征邓奉。夏四月，奉降，斩之。

纲 冯异击延岑，破之；岑走南阻，关中平。

纲 六月，大将军耿弇击延岑，走之，其将邓仲况以阴降。

目 仲况据阴县，而刘歆孙龚为其谋主。前侍中扶风苏竟以书说之，仲况与龚降。竟终不伐其功，隐身乐道，寿终于家。

纲 睢阳人斩刘永以降，诸将立其子纡，复称梁王。

目 耿弇从容言于帝，自请北收上谷兵，定彭宠于渔阳，取张圭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许之。

纲 冬十一月，遣大中大夫来歙使隗嚣。

目 帝谓大中大夫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

何？”歆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势，不足图也。”帝然之，始令歆使于嚣。嚣奉奏诣阙，帝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甚厚。

〔纲〕 戊子，四年，春，遣邓禹将兵击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孙述以为大司马。

〔纲〕 夏四月，帝如邺，遣吴汉击五校于临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讨张丰，斩之；弇遂进击彭宠。

〔纲〕 秋九月，以侯霸为尚书令。

〔目〕 王莽末，天下乱，临淮大尹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故典，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纲〕 冬十月，隗嚣遣马援奉书入见。

〔目〕 隗嚣使马援往观公孙述。援与述旧同里闾，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蹕就车，磬折而入，礼饗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阻，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璽乃使援奉书雒阳。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庑下，袒帻，坐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耳！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纲〕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纲〕 己丑，五年，春正月，遣来歙送马援归陇右。

〔目〕 璽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璽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璽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耶！”

〔纲〕 二月，彭宠奴斩宠来降；夷其族，封奴为不义侯。

〔纲〕 吴汉、耿弇击富平、获索于平原，大破之；弇遂进讨张步。

〔纲〕 以郭伋为渔阳太守。

目 伋乘离乱之后，养民训兵，开示威信，盗贼销散，匈奴远迹；在职五年，户口增倍。

纲 遣将军庞萌、盖延击董宪。萌反，帝自将讨之。

目 庞萌为人逊顺，帝信爱之，尝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使与盖延共击董宪。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袭延军，破之；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帝闻之大怒，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尝以庞萌为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

纲 夏四月，窦融遣使奉书入见，诏以融为凉州牧。

目 初，窦融等闻帝威德，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乃从隗嚣受建武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说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也。当各据土宇，兴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杰议之，其中识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见于图书；况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当也。”融遂决策东向，遣长史刘钧等奉书诣洛阳。帝赐融玺书曰：“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教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因授融凉州牧。玺书至河西，河西皆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

〔纲〕 六月，董宪、刘纡使苏茂、佼强救庞萌；帝自将击破之。秋七月，强以众降，茂奔张步，宪、萌奔陶。梁人斩纡以降。

〔纲〕 冬十月，帝如鲁。

〔纲〕 耿龛拔祝阿、济南、临菑，与张步战；大破之；帝劳龛军。步斩苏茂以降。齐地悉平。

〔目〕 张步闻耿龛将至，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令屯祝阿。龛渡河，先击祝阿，拔之。费邑将精兵三万余人来合战，龛大破之，斩邑；遂定济南。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菑，相去四十里。龛进军，居二城之间。龛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菑名虽大而实易攻；遂攻临菑，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将其众亡归剧。龛乃令军中无得虏掠，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万，至临菑大城东攻龛。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至暮，罢；龛明旦复勒兵出。是时帝在鲁，闻龛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龛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龛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酹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龛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巨昧水上，僵尸相属。步还剧。后数日，车驾至临菑，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龛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进幸剧。

耿弇复追张步，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诣耿弇军门肉袒降，封步为安丘侯。齐地悉平，弇振旅，还京师。弇为将，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

【纲】 初起太学，帝还视之。

【目】 帝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

【纲】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为大司徒。

【目】 霸闻太原 闵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

【纲】 十二月，隗嚣遣子入侍。

【目】 帝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郑兴因恂请与妻子俱东，马援亦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嚣将王元说嚣曰：“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士马，据隘自守，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敝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侍，犹负其险阨，欲专制方面。

【纲】 征处士周党、严光、王良至京师。党、光不屈，以良为谏议大夫。

目 党入见，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庭，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书奏，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

光字子陵，少与帝同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光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以寿终于家。

王良后历涿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荃阳，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良惭，后征不应，卒于家。

纲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舂陵乡为章陵县，复其徭役。

纲 吴汉等拔胸，斩董宪、庞萌，江、淮、山东悉平。

目 吴汉等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帝积苦兵间，以隗嚣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休诸将于雒阳，分军士于河内，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帝与述书曰：“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纲 冯异入朝。

目 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威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至是自长安入朝，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赐珍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留十余日，令与妻子还西。

纲 夏四时，遣耿种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

纲 五月，隗嚣反，使其将王元据陇坻；诸将与战，大败而还。

纲 六月，并省县国，减损吏员。

目 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纲〕 秋九月晦，日食。

〔目〕 执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至长子孙。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应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纲〕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纲〕 复田租旧制。

〔目〕 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纲〕 隗嚣降蜀。

〔目〕 先是，隗嚣问于班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乘运迭兴，在于今日也？”彪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能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

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六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必复兴，已可知矣。”璽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擒之，时民复知汉乎？”彪乃为之著王命论以风切之，曰：“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至比天下于逐鹿，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饥馑流隶，饥寒道路，所愿不过一金，然终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质，烹醢分裂，又况么麽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天位者虐！英雄诚知觉寤，远览深识：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冀，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璽不听。马援闻隗璽欲贰于汉，数以书责譬之；璽得书增怒。及璽发兵反，援上书极陈灭璽之术，又为书与璽将杨广，使晓劝于璽，广竟不答。隗璽上疏谢，帝复赐璽书；璽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纲〕 辛卯，七年，春三月，罢郡国车、骑、材官，还复民伍。

〔纲〕 是月晦，日食。诏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圣。

〔目〕 大中大夫郑兴上疏曰：“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帝躬勤政事，颇伤严急，故兴奏及之。

〔纲〕 夏五月，以李通为大司空。

〔纲〕 以杜诗为南阳太守。

〔目〕 诗政治清平，兴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纲〕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将来歙伐隗囂，取略阳，斩其守将。夏闰四月，帝自将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从；囂众皆降。囂奔西城，吴汉引兵围之。

〔目〕 来歙将二千余人，伐山开道，径袭略阳，斩隗囂守将金梁。囂大惊曰：“何其神也！”帝闻得略阳，甚喜，曰：“略阳，囂所依阻，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易矣！”囂自悉其大众数万人围略阳，来歙与将士固死坚守。

夏闰四月，帝自征囂，光禄勋郭宪谏曰：“东方初定，车驾未可远征。”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鞅。帝不从，西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犹豫未决。帝召马援问之，援因说隗囂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与大军会，遂数道上陇。使王遵以书招生邯，下之，拜邯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囂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而田盭、李育保上邽。略阳围解。帝劳赐来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进幸上邽，诏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他也。若遂欲为豨布者，亦自任也。”囂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岑彭围西城，耿盭、盖延围上邽。以四县封竇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还所镇。

【纲】 颍川盗起。秋九月，帝还宫。六日，自将讨平之。

【目】 颍川盗群起，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帝闻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赐岑彭等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九月乙卯，车驾还宫。帝谓执金吾寇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对曰：“颍川闻陛下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诬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帝从之。庚申，车驾南征，颍川盗贼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镇抚吏民，受纳余降。

东郡、济阴盗贼亦起，帝遣李通、王常击之。以耿纯尝为东郡太守，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纯为东郡太守。

【纲】 冬，公孙述遣兵救隗嚣，吴汉引兵下陇。

【目】 杨广死，隗嚣穷困。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会王元等将蜀兵五千余乘高卒至，决围殊死战，遂行入城，迎嚣归冀。吴汉等军食尽，乃引兵下陇。校尉太原温序为嚣将荀宇所获，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挝杀数人。宇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杀，无令须污血！”遂伏剑而死。从事王忠持其丧归洛阳，诏赐以冢地，拜三子为郎。

【纲】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将军、颍阳侯祭遵卒于军，诏冯异领其营。

【目】 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尽与士卒；约束严整，所在吏民不知有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临终，遗戒薄葬；问以家事，终无所言。其后朝会，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纲】 隗嚣死，诸将立其子纯。

【纲】 夏六月，遣来歙、马援护诸将冯异等屯长安。

【纲】 秋八月，歙率异等讨隗纯于天水。

【纲】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将军、夏阳侯冯异卒于军。

【纲】 秋八月，帝如长安，遂至汧，隗嚣将高峻降。

【目】 初，隗嚣将高峻拥兵据高平第一，耿种等围之，一岁不拔。帝自将征之，进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纲】 冬十月，来歙等攻破落门，隗纯降，王元奔蜀。陇右悉平。

【纲】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吴汉等将兵会岑彭伐蜀，破其浮桥，遂入江关。

【目】 岑彭屯津乡，数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等三将发荆州兵，与彭会荆门。彭装战船数十艘，吴汉以诸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闰月，岑彭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攢柱有反杷钩查船，不得去。查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百姓大喜，争开门降。

【纲】 夏，先零羌反，以马援为陇西太守，击破之。

【纲】 公孙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诸将击破之。述使盗杀监护使者来，来歙，诏以将军马成代之。

【目】 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使与领军环安拒河池。六月，来歙与盖延等进攻元、安，大破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刀

而绝。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以扬武将军马成代之。歠丧还洛阳，乘輿缟素临吊，送葬。

【纲】 帝自将征蜀；秋七月，次长安。

【纲】 岑彭及将军臧宫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众降。

【目】 公孙述使其将延岑、王元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拒黄石。岑彭使臧宫从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击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臧宫晨夜进兵，延岑不意汉军卒至，大震恐；宫因纵击，大破之。延岑奔成都，王元举众降。

【纲】 冬十月，公孙述使盗刺杀征南大将军、舞阴侯岑彭。

【目】 公孙述使刺客诈为亡奴，降岑彭，夜刺杀彭；监军郑兴领其营，以俟吴汉至而授之。彭持军整齐，秋毫无犯，蜀人为立庙祠之。

【纲】 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与马援击破先零羌。

【纲】 以郭伋为并州牧。

目 郭伋为并州牧，过京师，帝问以得失。伋曰：“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阻人。”是时在位多乡曲故旧，故伋言及之。

纲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吴汉大破蜀兵，遂拔广都。

纲 秋七月，将军冯骏拔江州，获田戎。

纲 吴汉进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宫拔绵竹，引兵与汉会。

目 吴汉乘利，自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屯于江南，为营相去二十余里。述使谢圭、袁吉将众出攻汉，使别将劫刘尚，今不得相救。汉乃召诸将属之曰：“吾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夜衔枚引兵与尚合军。明日，汉悉兵迎战，大破之，斩圭、吉。于是引还广都，留尚拒述。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郛中。臧宫拔绵竹，与吴汉会于成都。

纲 冬十一月，公孙述引兵出战，吴汉击杀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目 臧宫军咸阳门，述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扼宫。大战，岑三合三胜，军士并疲，汉因使护军高午、唐邯将锐卒数万击之，述兵大乱；高午奔陈刺述，洞胸堕马死。延岑以城降。吴汉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

初，述征广汉李业为博士，业固称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鸿胪尹融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授公侯之位，不起赐以毒酒。”业乃叹曰：“古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为此故也。君子见危授命，乃诱以高位重饵乎！”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耻有杀贤之名，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璽逃，辞不受。又聘巴郡谯玄，玄不诣，亦遣使者以毒药劫之。太守自诣玄庐劝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璩泣血叩头于太守，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许之。述又征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剑而死。犍为费贻不肯仕述，漆身为癞，阳狂以避之。同郡任永、冯信皆托青盲以辞征命。帝既平蜀，诏赠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谯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还其家钱，而表李业之闾。征费贻、任永、冯信，会永、信病卒，独贻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将程乌、李直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皆悦，莫不归心焉。

纲 参郎羌寇武都，马援击破之。

目 是岁，参狼羌与诸种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击破之，降者万余人，于是陇右清静。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此乃太守事耳。”

纲 诏边吏料敌战守，不拘以逗留法。

【纲】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为冀州牧。

【目】 上诏竇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既至，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寻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统为大中大夫，姑臧长孔奭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简操；奭在职四年，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以为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及从融入朝，诸守令财货连毂，唯奭无资，单车就道，帝以是赏之。

【纲】 雍奴侯寇恂卒。

【纲】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诏太官勿受郡国异味。

【目】 诏曰：“郡国献异味，其令太官勿复受。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时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值百金。诏以剑赐骑士，马驾鼓车。上雅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尝出猎，车驾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纲】 诏诸王皆降为公侯。

【纲】 以绍嘉公孔安为宋公，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纲〕 以韩歆为大司徒。

〔纲〕 夏四月，吴汉军还，大飨将士，诸功臣皆增邑更封。

〔目〕 汉自蜀振旅而还；四月，至京师。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余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种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祐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

〔纲〕 以窦融为大司空。

纲鉴易知录卷二一

东汉纪

光武皇帝

〔纲〕 戊戌，十四年，莎车、鄯善遣使奉献，请置都护，不许。

〔目〕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纲〕 大中大夫梁统请更定律，不报。

〔目〕 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刑罚在衷，无取于轻。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以为“宜如旧制”。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

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报。

〔纲〕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归田里，歆自杀。

〔目〕 韩歆好直言无隐，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纲〕 有星孛于昴。

〔纲〕 夏四月，追谥兄缵为齐武公。

〔纲〕 诏州郡检核垦田、户口。

〔目〕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

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阻。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纲〕 冬十一月，遣马成缮治障塞。以张堪为渔阳太守。

〔目〕 使扬武将军马成缮治障塞，十里一墩，以备匈奴。骑都尉张堪击破匈奴于高柳，拜堪渔阳太守。堪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劝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纲〕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

〔纲〕 三月晦，日食。

〔纲〕 秋九月，群盗起；冬十月，诏许相斩除罪，遂皆解散。

〔纲〕 复行五铢钱。

〔纲〕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

〔纲〕 冬十月，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为皇后。

〔目〕 郭后宠衰，数怀怨怼，上怒之，废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诏曰：“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鄧恽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不

可，勿乱大伦，使天下有议社稷者！”帝曰：“恠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

〔纲〕 帝如章陵。

〔目〕 帝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纲〕 十二月，以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交趾。

〔纲〕 壬寅，十八年，春三年，马援与征侧、征贰战，大破之。

〔纲〕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庙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庙，成帝以下于长安。徙四亲庙于章陵。

〔目〕 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当除今亲庙四，以先帝四庙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庙。上自以昭穆次第，当为元帝后，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于章陵；其长安、章陵，皆太守、令、长侍祠。

〔纲〕 马援斩徵侧、徵贰。

〔纲〕 六月，废皇太子强为东海王。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目 郭后既废，太子强意不自安。郅恽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辞位，以奉养母氏。”太子从之，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上不忍，迟回者数岁。六月，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帝以太子舅阴识守执金吾，阴兴为卫尉，皆辅导太子。识性忠厚，入虽极言正议，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帝敬重之。兴虽礼贤好施，而门无游侠，与张宗、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汎、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后帝欲以兴为大司徒，兴固辞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盛德，不敢苟冒。”帝遂听之。

以沛国桓荣为议郎，使授太子经。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辨明经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

纲 赐雒阳令董宣钱三十万。

目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箠，请自

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栗。

纲 秋九月，帝如南顿，赐复二岁。

目 上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民，复南顿田租一岁。父老前叩头言：“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民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

纲 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卒。

目 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愿陛下慎无赦而已。”汉每从征伐，或战不利，诸将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帝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则引道，初无办严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宅，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故能任职，以功名终。

纲 以郭况为大鸿臚。

目 帝数幸况第，赏赐金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

【纲】 冬十二月，遣马援屯襄国。

【目】 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劳之。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风、上党，援自请击，帝许之，使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

【纲】 乙巳，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请都护，不许。

【目】 莎车王贤欲兼并西域，诸国愁惧。车师、鄯善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至”。裴遵以状闻，帝许之。

【纲】 丙午，二十二年，冬，以刘昆为光禄勋。

【目】 初，昆为江陵令，县有火灾，昆向火叩头，火寻灭。后为弘农太守，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征昆代林为光禄勋。帝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

【纲】 西域复请都护，不许，遂附于匈奴。

【目】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归。莎车王贤知都护不出，击破鄯善，攻杀鱼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帝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纲】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边八部立日逐王比为南单于，款塞内附。

【目】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种，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于是分为南、北匈奴。

【纲】秋七月，遣马援征武陵蛮。

【目】武陵蛮寇临沅，遣李嵩、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遂遣率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援谓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

【纲】冬十月，匈奴南单于遣使入贡。

【目】南单于奉藩称臣，上以问朗陵侯臧宫，宫曰：“匈奴饥疫分争，臣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

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

〔纲〕 己酉，二十五年，春三月晦，日食。

〔纲〕 夏，新息侯马援卒于军，诏收其印绶。

〔目〕 马援军至临乡，击破蛮兵。初，援尝有疾，虎贲中郎将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通轻侠，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长龙述也。季良者，越骑司马杜保也。会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结。帝召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擢拜龙述为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

及援讨武陵蛮，军次下雩，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则涂夷而运远。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

日费粮，不如进壶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与兄奁书，言“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奁得书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卒，松因是构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初，援在交趾，尝饵薏苡实，能轻身，胜瘴气，军还，载之一车。及卒后，有上书譖之者，以为昔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稿葬城西。前云阳令朱勃诣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毒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忧栗，臣窃伤之！愿下公卿，评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帝意稍解。

〔纲〕 冬十月，监军谒者宋均，矫制告谕群蛮，降之。

〔目〕 谒者宋均监援军，援既卒，军士疫死者大半，蛮亦饥困。均乃与诸将议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冬十月，共斩其大帅而降，群蛮遂平。上嘉其功，迎赐以金帛。

〔纲〕 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寿陵。

〔目〕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

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纲〕 辛亥，二十七年，夏五月，诏三公去大名，改司马曰太尉。

〔纲〕 北匈奴求和亲，不许。

〔目〕 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今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宫、马武上书曰：“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北虏之破，不过数年。”诏报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纲〕 壬子，二十八年，春，以鲁益东海。

〔目〕 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益东海。帝以东海王强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食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设钟簠之乐，拟于乘舆。

〔纲〕 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

〔纲〕 秋八月，以张佚为太子太傅，桓荣为少傅。

目 上大会群臣，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生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纲 北匈奴乞和亲，许之。

纲 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东巡。

目 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于是群臣不敢复言。

纲 闰月，有星孛于紫宫。

纲 夏，大水。

纲 胶东侯贾复卒。

目 复从征伐，未尝丧败。诸将每论功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纲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纲】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伦为会稽太守。

【目】 京兆掾第五伦领安市，公平廉介，市无奸枉。每读诏书，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后补淮阳王医工长，王入朝，伦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伦因此酬对，帝大悦，拜会稽太守。为政清而有惠，百姓爱之。

【纲】 二月，帝东巡，封泰山，禅梁阴。

【目】 上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当封禅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张纯等复奏请封禅，上乃许焉。丁卯，车驾东巡，二月，幸鲁，进幸泰山。辛卯，祭天于泰山下南方。事毕，天子御辇登山，尚书令奉玉牒简，天子以寸二分玺亲封之，事毕，上乃到山下。甲午，禅祭地于梁阴。

【纲】 夏四月，帝还宫。

【纲】 六月，京师醴泉出，赤草生，郡国言甘露降。

【纲】 秋，蝗。

【纲】 冬十一月晦，日食。

〔纲〕 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讖于天下。

〔目〕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决定嫌疑。桓谭上疏谏曰：“凡人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纪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以欺惑贪邪，诳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讖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讖决之。”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讖。”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讖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

〔纲〕 丁巳，二年，春二月，帝崩。

〔目〕 帝崩于鹵宫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乘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养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纲〕 太子庄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纲 三月，葬原陵。

纲 夏四月，以邓禹为太傅，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

目 诏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苍尝荐西曹掾吴良，帝曰：“荐贤助国，宰相之职也。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显宗孝明皇帝

纲 戊午，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目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太官上食，太常奏乐，是后遂以为常。

纲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邓禹卒。

纲 东海王强卒。

纲 好畤侯耿弇卒。

纲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灵台，望云物。

【纲】 三月，临辟雍，行大射礼。

【纲】 冬十月，行养老礼。

【目】 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下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于是下诏赐荣爵关内侯。上自为太子，受尚书于桓荣，及即位，犹尊荣以师礼。荣卒，帝以荣子郁为侍中。

【纲】 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贵人马氏为皇后，子烜为皇太子。

【目】 后，援之女也，光武时选入太子宫，能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及帝即位，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皇子烜；帝以后无子，命养子，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太子亦孝性纯笃，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后常以皇嗣未广，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谒，望见后袍衣疏粗，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纲】 图画中兴功臣于云台。

【目】 帝思中兴功臣，乃图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

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饯、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纲〕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

〔纲〕 大起北宫，既而罢之。

〔目〕 时天旱，尚书仆射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窃见北宫大作，民失农时。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民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又敕大匠止作诸宫；遂应时澍雨。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钟离意荐全椒长刘平，诏征拜议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贖就赋，或减年从役。太守行部，狱无系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问，但班诏书而去。

〔纲〕 秋八月晦，日食。

【纲】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目】 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贺，官有殊政，上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

【纲】 松坐怨望、县飞书诽谤，下狱，死。初，上为太子，大中大夫郑兴子众以通经知名，太子及山阳王荆因梁松以缣帛请之，众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藩王不宜私通宾客。”松曰：“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败，宾客多坐之，唯众不染于辞。

【纲】 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阴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纲】 以宋均为尚书令。

【目】 初，均为九江守，五日一听事，悉省掾、史，闭督邮府内，属县无事，百姓安业。九江旧多虎暴，常募设槛穽，而犹多伤害。均下记属县曰：“夫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穽，除削课制。”其后无复虎患。帝闻均名，故任以枢机。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止奸也；然文吏习为欺谩，而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首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

【纲】 乙丑，八年，冬十月，诏听有罪亡命者赎。

目 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遂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纲 是月晦，日食既，诏群司极言，复以示百官。

纲 丙寅，九年，大有年。

纲 匈奴遣子入学。

目 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鹵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纲 丁卯，十年，冬十二月，以丁鸿为侍中。

目 初，陵阳侯丁綝卒，子鸿当袭封，上书称病，让国于弟盛，不报。既葬，乃挂衰经于冢庐而逃去。友人九江鲍骏遇鸿于东海，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不灭之基，可乎？”鸿感悟垂涕，乃还就国。鲍骏因上书荐鸿经学至行，上征鸿为侍中。

纲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东平王苍来朝。

目 苍与诸王俱来朝，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乱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纲 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废徙丹阳。

目 楚王英与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十一月，废英，徙丹阳泾县。

纲 辛未，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杀。

目 楚王英至丹阳，自杀。

是时穷治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数，而

系狱者尚数千人。

英阴疏天下名士，上得其录，有吴郡太守尹兴名，乃征兴及掾、史五百余人诣廷尉就考。诸吏不胜掠治，死者大半，唯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备受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自吴来雒阳，作食以馈。续虽见考，辞色未尝变，而对食悲泣不自胜。治狱者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见，故悲耳。”问：“何以知之？”续曰：“母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故知之。”使者以状闻，上乃赦兴等，禁锢终身。

颜忠、王平辞引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泽侯邓鯉、曲成侯刘建。是时上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伤其冤，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怒，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下雨。马后亦以楚狱多滥，乘间为帝言之，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纲 初作寿陵。

目 初作寿陵，制：“裁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

纲鉴易知录卷二二

东汉纪

孝明皇帝

〔纲〕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东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鲁，诣孔子宅。

〔目〕 幸孔子宅，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

〔纲〕 封皇子六人为王。

〔目〕 封皇子恭为巨鹿王，党为乐成王，衍为下邳王，畅为汝南王，晒为常山王，长为济阴王。帝亲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阳。马后曰：“诸子食数县，于制不己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岁给二千万足矣。”

〔纲〕 冬，遣都尉耿秉、窦固将兵屯凉州。

〔纲〕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彤及窦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卢地；彤不见虏而还，下狱，免，卒。

〔纲〕 西域诸国遣子入侍。

〔目〕 窦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此必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超遂将吏士直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广叩头，“愿属汉，无二志”。遂纳子为质。还白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

固复使超使于窠。是时于窠王广德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至于窠，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杀匈奴使者而降。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

〔纲〕 秋七月，北匈奴大入云中。

目 北匈奴大入云中，云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众少，欲移书傍郡求救，范不许。会日暮，范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爇火，营中星列。虏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辚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向云中。

纲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北海王睦卒。

目 睦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尝遣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趋之行也。大夫具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其智虑畏慎如此。

纲 白狼等国入贡。

目 益州刺史朱辅，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余国，皆举种称臣奉贡。

纲 夏五月，百官上寿。

目 公卿百官以威德怀远，祥物显应，并集朝堂，奉觴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觴，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仍推恩赐民爵及粟有差。

〔纲〕 冬十一月，遣窋固等击车师，降之，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

〔纲〕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窋固军还。

〔纲〕 北匈奴击车师后王安得，杀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击却之。

〔目〕 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皆为所杀，匈奴遂破杀车师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药傅矢，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纲〕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纲〕 秋八月，帝崩。

〔目〕 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纲〕 太子烜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显节陵。

〔纲〕 冬十月，以赵憙为太傅，牟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

〔纲〕 十一月，以第五伦为司空。

〔目〕 伦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举吏多得其人，故帝自远郡用之。

〔纲〕 西域攻没都护陈睦，北匈奴围己校尉关宠。车师叛，与匈奴共围耿恭。诏酒泉太守段彭将兵救之。

〔目〕 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北匈奴围关宠于柳中城。会中国有大丧，救兵不至，车师复叛，与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士众御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委诸城上。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关宠上书求救，帝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以救之。

〔纲〕 是月晦，日食。

〔纲〕 以马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

〔目〕 太后兄弟，终明帝世未尝改官。帝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

〔纲〕 大旱。

肃宗孝章皇帝

〔纲〕 丙子，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诏廩贍饥民。

〔纲〕 诏二千石劝农桑，慎选举，顺时令，理冤狱。

〔目〕 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涤荡烦苛之法，以济群生，全广至德。”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第五伦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俗。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车令驷协，并以刻薄之资，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非徒应坐豫、协，亦宜谴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上善之。伦虽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论议每依宽厚云。

〔纲〕 关宠败没。段彭击车师，匈奴走，车师复降。罢都护及戊、己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纲〕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纲〕 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

〔目〕 上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会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故。太后诏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夫外戚贵盛，鲜不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又言‘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帝省诏悲叹，复重请之。太后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吾计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家之封，违慈母之拳拳乎！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马廖上疏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太后深纳之。

〔纲〕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纲〕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庆为皇太子。

〔纲〕 五月，封马廖等为列侯，以特进就第。

〔目〕 有司请封诸舅，帝以天下丰稔，方垂无事，从之。太后闻之曰：“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

已老，犹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何意老志不从，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辞让，不许；乃受爵而辞位，许之，皆以特进就第。

【纲】 六月，皇太后马氏崩。秋七月，葬明德皇后。

【纲】 冬十一月，诏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

【目】 杨终言：“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羨皆与。固，超之兄也。

【纲】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举直言极谏。

【目】 诏：“所举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纲】 夏五月，以直言士补外官。

【目】 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已发愤吐懣，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纲】 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为蜀郡太守。

【目】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以为便，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袴。”

【纲】壬午，七年，夏六月，废太子庆为清河王，立子肇为皇太子。

【目】初，帝纳扶风宋杨二女为贵人，大贵人生太子庆；梁竦二女亦为贵人，小贵人生皇子肇。竦皇后无子，养肇为子；谋陷宋氏，诬言欲为厌胜之术，乃废庆为清河王，以肇为皇太子。出宋贵人，使小黄门蔡伦案之；皆饮药自杀。庆时虽幼，亦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亦亲爱庆，入则同室，出则同舆。

【纲】秋八月，东平王苍归国。

【目】有司复奏遣苍归国，手诏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惻然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

【纲】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狱，杀之。

【目】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庆；皇后以是忌梁贵人，数譖之。诸竦遂作飞书，陷竦以恶逆，竦死狱中，家徙九真，两贵人皆以忧死。

【纲】 马廖、马防有罪，免官就国。

【目】 马廖谨笃自守，而性宽缓，不能教敕子弟，皆骄奢不谨。杨终与廖书戒之，廖不能从。防、光大起第观，食客常数百人。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数加谴敕，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廖子豫投书怨诽，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国。光比防稍为谨密，帝特留之，后复有诏还廖京师。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弟笃，喜交通宾客。第五伦上疏曰：“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闕；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更相贩卖，云集其门，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醒当以酒也。’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宪永保福禄，此臣之所至愿也！”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帝出过园，诣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贵主尚见枉夺，况小民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

【纲】 下雒阻令周纡狱，寻赦出之。

【目】 周纡为雒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纡厉声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卖菜佣乎！”于是部吏争以激切为事，贵戚踟躇，京师肃清。窦笃夜至止奸亭，亭长拔剑肆詈。诏遣剑戟士收纡，送廷尉诏狱，数日贯出之。

【纲】 以班超为西域将兵长史。

【目】 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幹为军司马，别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邑到于窠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拘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令诣超受节度，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幹谓超曰：“邑前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纲】 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诏议贡举法。

【目】 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诏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纳之。

【纲】 秋八月，帝南巡。冬十月，至宛，以朱暉为尚书仆射。

【目】 暉尝为临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时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后尚书张林上言：“县官经用不足，宜自煮盐，修均输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

言多寡，食禄之家不得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愁，诚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责诸尚书，暉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

〔纲〕 十一月，还宫。

〔纲〕 以孔僖为兰台令史。

〔目〕 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武帝始崇圣道，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僖以书自讼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德泽有加，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倘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谨诣阙伏待重诛。”书奏，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纲〕 赐毛义、郑均谷各千斛。

〔目〕 庐江毛义，东平郑均，皆以行义称于乡里。南阳张奉慕义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安阻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辞去。后义母死，征辟皆不至，奉乃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

均兄为县令，颇受礼遗，均谏不听，乃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损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仕为尚书，免归。帝下诏褒宠义、均，赐米各千斛。

〔纲〕 乙酉，二年，春正月，诏戒俗吏矫饰者。

〔目〕 诏曰：“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恹悞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纲〕 二月，帝东巡。

〔目〕 帝之为太子也，受书于汝南张酺。至是东巡，酺为东郡太守，帝幸东郡，引酺及门生、掾、吏会庭中，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行过任城，幸郑均舍，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纲〕 耕于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至鲁，祀孔子。

〔目〕 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非臣家之私荣也！”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纲〕 夏四月，还宫，假于祖祢。

〔纲〕 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伦罢。

〔目〕 第五伦以老病乞身，赐策罢，以二千石俸终其身。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性质悫，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纲〕 诏侍中曹褒定汉礼。

〔目〕 博士曹褒请著汉礼，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

〔纲〕 丁亥，章和元年，秋，改元。

〔目〕 是时屡有嘉瑞，言者咸以为美，遂诏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独恶之，谓宋由、袁安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今异鸟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不敢答。

〔纲〕 八月晦，日食。

【纲】 曹褒奏所撰制度。

【目】 曹褒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讖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

【纲】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崩。

【纲】 年三十一。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

【纲】 太子肇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纲】 三月，葬敬陵。

【纲】 太后临朝。

【目】 窦宪以待中内干机密，出宣诏命；弟竦、景、环皆在亲要。崔骃以书戒宪曰：“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昔冯野王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己复礼，终受多福。外戚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汉兴，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

【纲】 冬十月，侍中窦宪杀都乡侯畅；太后以宪为车骑将军，使击北匈奴以赎罪。

目 都乡侯畅来吊国忧，太后数召见之，窦宪惧畅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刚，使侍御史与冀州刺史杂考之。尚书韩稜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何敞请独奏案之，于是推举，具得事实。太后怒，闭宪于内宫。宪惧诛，因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乃以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兵伐北匈奴。

孝和皇帝

纲 己丑，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下尚书仆射鄧寿吏，寿自杀。

目 窦宪将行，公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袁安、任隗免冠固争，前后十上，众皆危惧，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是以圣王之制，羈縻不绝而已。今匈奴远藏，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听。

又诏使者为筮、量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言：“宜且罢工匠，以忧边恤民。”书奏，不省。

窦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尚书仆射郅寿，有所请托，寿遂诏狱，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又因朝会，厉音正色，讥宪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宪怒，陷寿以诽谤，下吏，当诛，减死，徙合浦，未行自杀。

【纲】 夏六月，窦宪击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

【目】 窦宪、耿秉出朔方塞，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斩获甚众，降二十余万人。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

【纲】 秋七月，会稽山崩。

【纲】 九月，以窦宪为大将军。

【目】 窦氏兄弟骄纵，尚书何敞上封事曰：“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兄弟专朝，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臣敞区区，诚不欲上令皇太后捐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佑。”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

【纲】 大水。

【纲】 辛卯，三年，春二月，窦宪遣兵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

【目】 窦宪以北匈奴微弱，欲遂灭之，遣左校尉耿种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出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

师，所未尝至也。

【纲】 窦宪杀尚书仆射乐恢。

【目】 窦宪以耿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赋敛吏民，共为赂遗。尚书仆射乐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义自割，下能以谦自引，则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而皇太后永无惭负宗庙之忧矣。”书奏，不省。恢乞骸骨，归；宪风州郡，迫胁恢饮药死。于是朝臣震慑，无敢违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喑鸣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赖之。

【纲】 壬辰，四年，夏六月朔，日食。地震。旱，蝗。

【纲】 大将军窦宪伏诛。

【目】 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遂谋为逆。帝知其谋，而外臣莫由亲接，以钩盾令郑众，谨敏有心计，不事豪党，遂与众定义诛宪。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宪大将军印、绶，与鸾、景、环皆就国。选严能相，迫令自杀。

窦氏宗族、宾客皆免归故郡。班固死狱中。固尝著汉书，尚未就，诏固女弟曹寿妻昭踵成之。

【纲】 以宦者郑众为大长秋。

【目】 帝策勋班赏，众每辞多受少，帝由是贤之，常与之议论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纲】 乙未，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阳地裂。九月，地震。

【纲】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贵人阴氏为皇后。夏，蝗。

【纲】 丁酉，九年，春三月，陇西地震。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泽税。

【纲】 秋闰八月，皇太后窦氏崩。

【目】 初，梁贵人既死，宫省事秘，莫有知帝为梁氏出者。舞阴公主子梁扈奏记三府，求得申议。太尉张酺言状，帝感恻良久。酺因请追上尊号，存录诸舅，帝从之。会贵人姊上书自讼，乃知贵人枉歿之状。三公请奏：“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其勿复议！”

【纲】 葬章德皇后。冬十月，追尊梁贵人为恭怀皇太后，葬西陵。

【纲】 戊戌，十年，夏五月，大水。

〔纲〕 冬十二月，以刘愷为郎。

〔目〕 初，居巢侯刘殷薨，子愷当嗣，称父遗意，让其弟宏，遁逃十余岁，有司奏请绝其国。贾逵上书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也。”诏听宏嗣爵，征愷为郎。

〔纲〕 壬寅，十四年，夏六月，皇后阴氏废，死。

〔目〕 阴后妒忌恚恨。有言后挟巫蛊道者，后坐废，以忧死。

〔纲〕 征班超还京师。

〔目〕 班超年老乞归，久之未报，超妹曹大家上书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征超还。八月，至洛阳；九月，卒。

任尚代为都护，谓超曰：“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后竟失边和，如超言。

〔纲〕 冬十月，立贵人邓氏为皇后。

〔目〕 初，邓禹尝谓人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者。”其子训有女曰绥，性孝友，好书

传。选入宫为贵人，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及为皇后，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鹭终帝世不过中郎将。

【纲】 封郑众为鄞乡侯。

【目】 宦者封侯自此始。

【纲】 乙巳，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目】 初，帝失皇子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民间，群臣无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间。太子胜，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余日，迎立以为太子，即位。

【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纲】 雒阳令王涣卒。

【目】 涣居身平正，能以明察发摘奸伏，外猛内慈，人皆悦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为立祠，作诗弦歌以祭。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涣子石为郎中。”

孝殇皇帝

〔纲〕 丙午，孝殇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张禹为太傅，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目〕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

〔纲〕 三月，葬慎陵。

〔纲〕 夏四月，以邓鹭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纲〕 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犹临朝。

〔纲〕 九月，大水。葬康陵。

〔纲〕 陨石于陈留。

〔纲〕 冬十月，大水，雨雹。十二月，清河王庆卒。

孝安皇帝

〔纲〕 丁未，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夏四月，封邓鹭及弟悝、弘、闾皆为列侯，鹭辞不受。

【纲】 秋九月，以寇贼、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目】 三公以灾异免以此始。

【纲】 戊申，二年，春正月，邓鹭击钟羌，大败。

【纲】 夏，旱。五月，太后亲录囚徒。

【目】 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洛阳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收令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纲】 六月，大水，大风，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纲】 冬十一月，征邓鹭为大将军。

【目】 邓鹭在位，颇能推进贤士，荐何熙、李郃等列于朝廷，又辟弘农杨震、巴郡陈禅等置之幕府，天下称之。震孤贫好学，通达博览，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鹭闻而辟之，累边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令，夜怀金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子孙常疏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纲 己酉，三年，春正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夏四月，令吏民入钱谷，得拜官赐爵有差。冬十二月，并、凉大饥，人相食。

纲 庚戌，四年，春正月，诏以凉州牧守子弟为郎。

目 庞参说邓鹭“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鹭然之，欲弃凉州，并力北边。郎中虞诩言于太尉张禹曰：“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劳而后定，今惮小费，举而弃之，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园陵单外，二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民所以推锋执锐，父死子战，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曰：‘中国弃我于夷狄！’如卒然起谋，因天下之饥敝，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三也。”禹以为然。诩因说禹：“网罗凉土雄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纲 以虞诩为朝歌长，讨县境群盗，平之。

目 邓鹭以前议恶虞诩，欲以法中之。会朝歌贼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之，诩笑曰：“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设三科以募壮士，掾吏以下各举所知，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贯其罪，使入贼中

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杀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线缝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于是骇散，县境皆平。

〔纲〕 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且南地坼。

〔目〕 长百余里。

〔纲〕 夏，旱、蝗。六月，河东地陷。

〔纲〕 乙卯，二年，夏四月，立贵人阎氏为皇后。

〔目〕 后性妒忌，后宫李氏生皇子保，后鸩杀李氏。

〔纲〕 冬，以虞诩为武都太守。击羌，破之。

〔目〕 太后闻虞诩有将帅之略，以为武都太守。羌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车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

弱，不能至，并力急攻。翊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差大震，退；翊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差不知其数，更相恐动。翊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贼由是败散。翊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民，开通水运。视事三年，人足家给，一郡遂安。

〔纲〕 己未，六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

〔纲〕 豫章芝草生。

〔目〕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之，以问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威豪盛，君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

纲鉴易知录卷二三

东汉纪

孝安皇帝

〔纲〕 庚申，永宁元年，夏四月，立子保为皇太子。以杨震为司徒。

〔纲〕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邓氏崩。封邓鹭为上蔡侯。

〔目〕 太后自临朝以来，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仍丰穰。然帝已年长，久不还政，颍川杜根尝上书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缣囊扑杀之，载出城外，得苏，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谏太后不归政，抵罪。至是尚书陈忠荐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书郎。或问根曰：“往者遇祸，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亲知，故不为也。”

〔纲〕 葬和熹皇后。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

〔纲〕 夏，诏举有道之士。

〔目〕 尚书陈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广帝意曰：“臣闻仁君广山藪之度，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蹇谤之节，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诏引咎克躬，谘访群吏，言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从之。

〔纲〕 以薛包为侍中，不拜。

〔目〕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忍去，至被殴扑，不得已，庐于外，旦入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我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帝闻其名，令公车征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

〔纲〕 徙封邓鹭为罗侯。遣就国，鹭自杀。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

〔纲〕 以耿宝监羽林车骑。封宋杨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闰皆为列侯。

目 帝以耿贵人兄宝监羽林车骑，宋氏封侯为卿、校、侍中者十余人。阎后兄弟显、景、耀并典禁兵。江京、李闰皆为列侯，与中常侍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竟为侈虐，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司徒杨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治以去秽为务。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王圣贱微，得奉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外交属托，损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帝以疏示圣等，皆忿恚。

纲 秋八月，以刘恺为太尉。

目 居延都尉范邠犯赃罪，吏议欲增锢二世；刘恺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今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

纲 壬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圣、女伯荣诣甘陵。

目 尚书仆射陈忠上疏曰：“窃闻使者所过，威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修道缮亭，征役无度，赂遗仆从，人数百匹。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书奏，不省。

纲 汝南黄宪卒。

目 汝南太守王龚，政崇温和，好才爱士，以袁闾为功曹，引进黄宪、陈蕃；宪不屈，蕃就吏。闾不修异操，

藿性气高明。宦世贫贱，父为牛医。宦年十四，颍川荀淑遇于逆旅，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曰：“吾之师表也。”前见袁闳，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闳曰：“见吾叔度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宦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耶？”对曰：“良不见叔度，自以为无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固难得而测矣。”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日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过袁闳，不宿而退；从宦，累日乃还。或问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纲〕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圣为野王君。

〔纲〕 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屯柳中。

〔纲〕 冬，以杨震为太尉。

〔目〕 耿宝荐李闰兄于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此则宜有尚书敕。”宝大恨而去。闾显亦荐所亲，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而辟之，震益见怨。

〔纲〕 十二月，地震。

〔纲〕 聘处士周燮、冯良，不至。

目 陈忠荐汝南周燮、南阳冯良学行深纯，隐居不仕。帝以羔币聘之。燮宗族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君独何为守东冈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与良皆自载至近县，称病而还。

纲 甲子，三年，春二月，帝东巡。三月，还。未入宫，策收太尉震印、绶，遣归故郡。震自杀。

目 樊丰等愤怨杨震，会赵腾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欲诛腾。震救之，帝不听，竟杀之。及帝东巡，丰等共譖震云：“自赵腾死后，深怀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还京师，便临太学，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震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令耿宝奏震恚望。有诏，遣归故郡。至城西夕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因饮鸩而卒。太仆来历曰：“耿宝倾侧奸臣，伤害忠良，祸将至矣！”

纲 秋八月，以耿宝为大将军。

纲 九月，废太子保为济阴王。

纲 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雹。

纲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

纲 帝崩于吐，还宫发丧。

目 帝崩于乘舆，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谋，以济阴王在内，恐公卿立之，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驰归，四日至洛阳。

纲 尊皇后曰太皇后，太后临朝。以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迎北乡侯懿入即位。

目 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册，迎章帝孙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

纲 樊丰等下狱死，耿宝自杀，王圣、伯荣徙雁门。

目 阎显忌樊丰、耿宝，风有司奏贬宝为亭侯，遣就国；宝自杀。丰及谢恇、周广下狱，死。圣母子徙雁门。而以弟昱等为卿校，并处权要，威福自由。

纲 葬恭陵。

纲 冬十月，北乡侯薨。

目 阎显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征诸王子，闭宫门，屯兵自守。

纲 十一月，地震。

〔纲〕 中黄门孙程等迎济阴王保入即位。诛宦显等，迁太后于离宫；封程等十九人为列侯。

〔纲〕 改葬故太尉杨震，祠以中牢。

〔目〕 诏以杨震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葬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郡以状上，帝感震忠直，诏复以中牢具祠之。

孝顺皇帝

〔纲〕 丙寅，孝顺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东宫。

〔纲〕 皇太后阎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

〔纲〕 秋七月，以来历为车骑将军。

〔纲〕 下司隶校尉虞诩狱，寻赦出之，以为尚书仆射。左雄为尚书。

〔纲〕 司隶校尉虞诩到官数月，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三公劾诩：“盛夏拘系无辜，为吏民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民之衔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赃罪非一。三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

罪：臣将从史鱼死节，以尸谏耳！”又案中常侍张防，屡寝不报。翊不胜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樊丰几亡社稷，今张防复弄威柄，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书奏，坐论输左校。二日之中，传考四狱。浮阳侯孙程等乞见，言“虞翊尽忠，更被拘系；张防赃罪明正，反构忠良”。于是防坐徙边，即赦出翊。程复上疏，云翊有功，语甚激切，帝感悟，征拜议郎，数日迁仆射。

翊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纲〕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李氏为恭愍皇后。

〔纲〕 秋七月，聘处士樊英，以为五官中郎将。

〔目〕 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隐于壶山之阳，州郡礼请，公卿举贤良、有道，安帝赐策书征，皆不至。是岁，帝复以策书、玄纁，备礼征之，英固辞疾笃，不听；英不得已到京，称疾，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乃设坛，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与书，劝使就聘。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失望。河南张楷谓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纲】 以处士杨厚、黄琼为议郎。

【目】 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厚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今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固，郃之子也，少好学。郃为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郃子也。

【纲】 己巳，四年，夏五月，桂阳献大珠，还之。

【纲】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为河间相。

【目】 河间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强能，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见受诏，以王不恭，使相简督。诸君空受爵禄，

曾无训导之义！”因捕诸奸人，奏案其罪，出冤狱百余人。政遂改节，悔过自修。

〔纲〕 秋九月，起太学。

〔目〕 初，安帝薄于艺文，博士不复讲习，朋徒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将作大匠翟酺上疏请更修缮，诱进后学，帝从之。

〔纲〕 壬申，阻嘉元年，春正月，立贵人梁氏为皇后。

〔目〕 帝欲立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定。仆射胡广等谏曰：“恃神任筮，不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帝从之。恭怀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选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贤之，立以为后。

〔纲〕 夏四月，以梁商为执金吾。

〔纲〕 冬，立孝廉限年课试法。

〔目〕 尚书令左雄上疏曰：“宁民之道，必在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今俗浸雕敝，巧伪滋萌，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有显效

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帝诏悉从之，而宦官不便，终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可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雄亦公直精明，能审核真伪，决志行之。顷之，胡广出为济阴太守，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纲】 癸酉，二年，春正月，征郎 嵛以为郎中，不就。

【目】 上召郎 嵛，问以灾异。嵛上章曰：“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亡天下之忧；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因条便宜七事：“一，园陵火灾，宜念百姓之劳，罢缮修之役；二，立春以后，阴寒失节，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三，今年少阳，春旱、夏水，宜务节约；四，去年八月，荧惑出入轩辕，宜简出宫女；五，去冬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参左足，入玉井，恐有差寇，宜为备御；六，近者白虹贯日，宜令中外官司，并须立秋然后考事；七，汉兴以来三百二十九岁，于时三期，宜大蠲法令，有所变更。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书奏，特拜郎中，辞病不就。

【纲】 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

【目】 帝之立也，娥与其谋，故封之。又封梁 商子冀为襄邑侯。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约，非有功不侯。不宜

追录小恩，亏失大典。”帝不听。

纲 夏四月，京师地震。诏公卿直言，举敦朴之士。

纲 京师地拆，诏引敦朴士对策。

目 洛阳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举敦朴士对策。李固对曰：“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无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功勤，但加赏赐，足酬其劳；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颛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今梁氏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乎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今与陛下共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堤防。堤防完全，虽遭霖潦，不能为变；政教一立，彘遭凶年，不足为忧。今堤防虽坚，渐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则四支不举，故臣之所忧，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坚堤防，务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虽有寇贼、水旱之变，不足介意；不然，则虽无水旱之灾，天下固可忧矣。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上览众对，以李固为第一，即时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

〔纲〕 秋七月，太尉庞参免。

〔目〕 太尉庞参，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数为左右所毁。司隶乘风按之，参称疾。后参夫人疾前妻子，杀之；雒阳令奏参罪，竟以灾异免。

〔纲〕 甲戌，三年，夏五月，旱。

〔目〕 上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问尚书周举以消变之术。举对曰：“臣闻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风雨不时，水旱成灾。陛下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宜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慎官人，去贪佞。”张衡亦言：“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扰也。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今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衡又以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上疏言：“图讖成于哀、平之际，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欺罔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纲〕 乙亥，四年，春二月，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

〔纲〕 夏四月，以梁商为大将军。

目 商少通经传，谦恭好士，辟李固为从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记曰：“数年以来，灾怪屡见。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形，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祇畏！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商不能用。

纲 秋闰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地震。

纲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褒为太尉，以梁冀为河南尹。

纲 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长安。征处士法真，不致。

目 扶风法真，博通内、外学，隐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征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

纲 地震。

纲 十二月，还宫。

纲 戊寅，三年，秋九月，诏举武猛任将帅者。

目 初，左雄荐周举为尚书，至是雄为司隶校尉，举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选武猛，不使选清高。”举曰：“诏书使君选武猛，不使君选贪污也！”雄曰：“进君，适所以自伐也。”举

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而厥戮其仆，宣子谓诸大夫曰：‘可贺我矣’！今君不以举之不才，误升诸朝，不敢阿君以为君羞，不寤君之意与宣子殊也。”雄悦，谢曰：“是吾过也！”天下益以此贤之。

是时宦官竞卖恩势，唯大长秋良贺清俭退厚。及诏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知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是以不敢！”

〔纲〕 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将军梁商卒。以梁冀为大将军，不疑为河南尹。

〔纲〕 以周举为谏议大夫。

〔目〕 初，梁商疾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纲〕 冬十一月，徙荆州刺史李固为泰山太守。

〔目〕 荆州盗起，弥年不定；以李固为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相招，半岁间余类悉降。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赃秽；赐等重赂梁冀，冀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为泰山太守。时泰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岁，贼皆弭散。

纲 壬午，汉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目 遣杜乔、周举、周栩、冯羨、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无君之心十五事，京师震悚。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

纲 以李固为将作大匠。

目 杜乔奏李固政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纲 以张纲为广陵太守。

目 梁冀恨张纲，思有以中伤之。时广陵贼张婴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乃以纲为广陵太守。纲单车径诣婴垒门，婴大惊，走闭垒。纲于门外罢遣吏兵，留十余人，以书喻婴，请与相见。婴乃出拜谒，纲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为者又非义也。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来；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婴闻，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间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辰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论功当封，梁冀遏之。在郡一岁卒。

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雒阳令任峻、冀州刺史苏章、胶东相吴祐。雒阳自王涣之后，皆不称职；峻能选用

文武，各尽其用，发奸不旋踵，民间不畏吏，其威禁猛于逸，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童有故人为清河太守，童行部，欲案其奸赃，乃为设酒，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童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肃然。祐政崇仁简，民不忍欺。嗇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惭惧自首，具谈父言。祐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知仁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

【纲】 癸未，二年，冬十一月，地震。

【目】 凉州自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

【纲】 增孝廉为四科。

【目】 尚书令黄琬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帝从之。

【纲】 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为太子。

【目】 太子居承光宫，帝使侍御史种暹监其家。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而未决，暹乃手剑当车曰：“太子，国家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不敢对，驰还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暹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

【纲】 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

【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

【纲】 九月，葬宪陵。

【纲】 地震，诏举贤良、方正之士策问之。

【目】 皇甫规对曰：“陛下摄政之初，拔用忠贞，远近翕然，望见太平，而灾异不息，寇贼纵横，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无状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诫。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

【纲】 冬十月，群盗发宪陵。

孝冲皇帝

【纲】 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纲】 征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师。大将军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罢蒜归国。

【目】 蒜、纘皆章帝曾孙。蒜为人严重，动止有法度，公卿皆归心焉。而纘年八岁，李固谓梁冀曰：“立帝宜择长年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与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宫，即皇帝位。蒜罢归国。

【纲】 葬怀陵。

【目】 太后委政李固，宦官为恶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顺帝时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余人。此等遂作飞章，言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冀以白太后，太后不听。

孝质皇帝

【纲】 丙戌，孝质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诏郡国举明经诣太学；受业者岁满课试，拜官有差。

【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业，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纲】 海水溢。

【纲】 闰六月，大将军冀进毒弑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犹临朝。

目 帝少而聪慧，尝因朝会，目梁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深恶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以进。帝苦烦甚，召李固。固入前，问，帝曰：“食煮饼腹闷，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

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先世废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乃召百官入议，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苾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中常侍曾腾夜往说冀曰：“将军秉摄万几，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广、戒惕悼曰：“惟大将军令！”独固、乔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说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宫即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纲 秋七月，葬静陵。

纲 九月，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扆氏为博园贵人。

孝桓皇帝

纲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黄龙见谯。

纲 夏四月，地震。

【纲】 六月，以杜乔为太尉。

【目】 自李固之废，内外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挠，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纲】 秋，论定策功，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刘广等皆为列侯。

【纲】 八月，立皇后梁氏。

【纲】 九月，地震，策免太尉乔。

【纲】 冬十一月，贬清河王蒜为尉氏侯，徙桂阳，蒜自杀。下李固、杜乔狱，杀之。

【目】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乔，帝亦怨之。会刘文等谋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谢暹杀之。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梁冀因诬李固、杜乔，云与文交通，收固下狱；固死狱中。冀使人胁杜乔，使自引决，乔不听，收系之，亦死狱中。

【纲】 己丑，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水。九月，地再震，山崩。

【纲】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目】 淑少博学，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尝举贤良，对策讥刺贵幸，梁冀忌之，出为朗陵相。莅事明

治，称为“神君”。有子八人，俭、缙、缙、蠢、汪、爽、肃、晷，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颍阴令苑康，更命其里曰高阳里。

麇性简亢，唯以淑为师，以同郡陈寔为友。爽尝谒麇，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寔出单微，同郡钟皓以笃行称，九辟公府，年辈远在寔前，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伦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伦从之。中常侍侯览托伦用吏，寔怀檄请见曰：“此人不宜用，而览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乃谓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后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民归附者，寔辄训导，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解印绶去，吏民追思之。

皓素与淑齐名，麇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皓兄子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麇同年，俱有声名。其母，麇之姑也，麇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麇妹妻之。麇谓瑾曰：“弟何太无皂白邪！”瑾以白皓。皓曰：“国武子好招人过，以致怨恶，今岂其时邪！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

纲 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归政；二月，崩。三月，帝还北宫。葬顺烈皇后。封大将军冀妻孙寿为襄城君。

〔纲〕 夏五月，尊博园戛贵人曰孝崇后。

〔纲〕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书张陵劾大将军冀罪，诏以俸赎。

〔目〕 群臣朝贺，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张陵叱出，敕羽林、虎贲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丕疑尝举陵孝廉，谓曰：“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丕疑有愧色。丕疑好经书，喜待士，冀疾之，转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

〔纲〕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

〔纲〕 冬十一月，地震，诏举独行之士。

〔目〕 涿郡崔寔以独行举，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罚

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拊勒鞅辔以救之，岂暇鸣和鸾，清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纲】 癸巳，永兴元年，秋七月，蝗。

【纲】 河溢，民饥，以朱穆为冀州刺史；寻征下狱，输作左校。

【目】 冀州民饥，流亡数十万户。诏以朱穆为刺史。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僭为玉匣；穆下郡案验，吏发墓剖棺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纲鉴易知录卷二四

东汉纪

孝桓皇帝

〔纲〕 乙未，永寿元年，秋，南匈奴左薁鞬台耆等反，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

〔目〕 南匈奴左薁鞬台耆等反，东羌复举种应之。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初到职，壁中唯有二百许人，闻之，即勒兵出；军吏叩头争止之。不听，遂进屯长城，收兵，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鱼兹县，使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共击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遗奂马二十匹，金镮八枚。奂以酒酌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还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财货，为羌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无不悦服，威化大行。

〔纲〕 丙申，二年，秋，以韩韶为羸长。

〔目〕 公孙举等聚众至三万人，寇青、兖、徐州，讨之连年，不克。尚书选能治剧者，以韶为羸长。贼闻其贤，

相戒不入境。流民万余户入县界；韶开仓赈之，主者争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与同郡荀淑、钟皓、陈寔皆尝为县长，以德政称，时人谓之“颍川四长”。

〔纲〕 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目〕 太史令陈授陈：“日食之变，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狱中。帝由是怒冀。

〔纲〕 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葬懿献皇后于懿陵。

〔纲〕 八月，大将军梁冀伏诛，太尉胡广、司徒韩缙、司空孙朗皆以罪免为庶人。

〔目〕 梁氏七侯、三后、六贵人、三大将军，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秉政几十年，以私憾杀人至众。威行内外，天子拱手。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孙寿舅梁纪；寿引猛入掖庭为贵人，冀因认为己女。遣客杀宣，登屋欲入，宣家觉之，驰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谁乎？”衡对：“单超、左悺与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于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议，帝啗超臂出血为盟。冀心疑之，使中黄门张捭入宿，以防其变。瑗收捭，请帝御前殿，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承、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闕，敛诸符节送省中，使瑗将厩驂、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张彪共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寿皆自杀；悉收梁氏、孙氏，无长少皆弃市。胡广、韩缙、孙朗皆坐阿附，减死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百姓称庆。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

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纲】立贵人邓氏为皇后，追废梁后为贵人。

【纲】封宦者单超等五人为列侯。

【目】世谓之“五侯”。

【纲】以黄琼为太尉。

【目】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琼首居公位，乃举奏州郡贪污，死徙十余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厉清节，尝为清诏使，按察冀州，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赃污者，皆望风解印绶去；奏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对曰：“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尚书不能诘。

【纲】征处士徐穉、姜肱、袁闳、韦著、李昙，皆不至。

【目】尚书令陈蕃荐五处士，以安车玄纁征之，不至。

穉，豫章人。家贫，尝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不起。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穉既谒而退。蕃性方峻，不接宾客，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穉虽不应诸公之辟，然闻其死丧，辄负笈赴吊。常豫炙一鸡，以酒渍绵一两，暴干，裹之，到冢隧外，以水渍绵，白茅藉饭，以鸡置前，醢毕留謁，不见丧主。

而行。

肱，彭城人，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闻，常同被而寝。尝俱诣郡，夜遇盗，欲杀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怜，又未聘娶，愿杀身济弟。”季江曰：“兄弟德在前，家之珍宝，国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盗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他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就肱叩头谢罪，还所掠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既征不至，诏图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言肱疾畏风，工竟不得见。

囡，汝南人，安之玄孙也。苦身修节，以耕学为业。

著，京兆人，隐居讲授。

晁，颍川人。继母酷烈，晁奉之谨。

帝又征安阻魏桓，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纲〕 封皇后兄子邓康、宦者侯览等为列侯，杀白马令李云、弘农掾杜众。

目 帝既诛梁冀，故旧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将，赏赐巨万。侯览上缣五千匹，封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势专归宦官矣。五侯尤贪纵，倾动内外。时灾异数见，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梁冀虽恃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搤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是帝欲不谛乎！”帝怒，逮云送狱，使管霸考之。弘农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狱，皆死狱中。

纲 冬十月，以宦者单超为车骑将军。

纲 以陈蕃为光禄勋。

纲 以爰延为五官中郎将。

目 帝问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对曰：“陛下为汉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与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

纲 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库火。

纲 夏，以刘矩为太尉。

【纲】 五月，有星孛于心。雨雹。六月，地震。

【纲】 岱山及博尤来山裂。

【纲】 秋七月，减百官奉，贡王侯半租。卖关内侯以下官。

【纲】 九月，以刘宠为司空。

【目】 宠尝为会稽太守，除烦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征。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送宠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他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纲】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较猎广成，遂至上林苑。

【目】 陈蕃上疏谏曰：“安平之时，游畋宜有节，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耀武，骋心舆马之观乎！”不省。

【纲】 甲辰，七年，春二月，郃乡侯黄琼卒。

【目】 琼薨，谥曰忠。四方名士会其葬者六七千人。

初，琼教授于家，徐穉从之咨访大义，及琼贵，穉绝不复交。至是，往吊，进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选能言者陈留茅容轻骑追及，为沽酒市肉，穉为饮食。容问国家事，穉不答。更问稼穡，穉乃答之。容还，以语诸人，或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为人，清洁高廉，饥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为季伟饮食，此为已知季伟之贤故也！所以不答国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学，善谈论。初游雒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与为友。后归乡里，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膺唯与泰同舟而济。

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茅容，年四十余，耕于野，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容独危坐；泰见而异之，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食母，馀半度置，自以草蔬与容同饭。泰曰：“卿贤哉远矣！郭林宗犹减三牲之具以供宾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对之揖，劝令从学。巨鹿孟敏，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泰见问之，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泰以为有分决，亦劝令游学。陈留申屠蟠为漆工，鄢陵庾乘为门士，泰奇之，后皆为名士。自馀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奖进成名者甚众。

或问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举有道，不就；或劝之仕，泰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优游卒岁而已。”然犹周旋京师，诲诱不息。徐穉以书戒之曰：“夫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泰感悟曰：“谨拜斯言，以为师表。”

济阴黄允，以隽才知名，泰见而谓曰：“卿高才绝人，足成伟器，然当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见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妻请大会宗亲，数允隐慝而去，允由是废。

陈留仇香，至行纯嘿，乡党无知者。年四十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令子弟就学，賑恤穷寡，期年大化。民有陈元，独与母居，母诣香告元不孝，香亲到元家，为陈人伦，譬以祸福；元感悟，卒为孝子。考城令王奂署香主簿，谓之曰：“闻在蒲亭，陈元不罚而化，得无少鹰鹯之志邪？”香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故不为也。”奂曰：“枳棘非鸾凤所集，百里非大贤之路。”乃以一月俸资香，使入太学。与符融比宇，融宾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谓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谒之；泰嗟叹，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师，非泰之友也。”

〔纲〕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

〔纲〕 废皇后邓氏，幽杀之。

〔目〕 帝多内宠，邓氏骄忌，废送暴室，以忧死。

〔纲〕 夏五月，太尉秉卒。以刘瑜为议郎。

〔目〕 秉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秉既没，所举贤良刘瑜乃至，拜为议郎。

【纲】 秋七月，以陈蕃为太尉。

【纲】 九月，地震。

【纲】 立贵人竇氏为皇后。

【目】 后，竇融之玄孙，武女，拜武为特进，封槐里侯。

【纲】 以李膺为司隶校尉。

【目】 时小黄门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膺威严，逃还京师，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狱受辞毕，即杀之。自此，诸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出宫省。帝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时朝廷日乱，纪纲颓弛，而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云。

【纲】 以刘宽为尚书令。

【目】 宽历典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吏民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灾异，则引躬自责。每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训；人皆悦而化之。

【纲】 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诏举至孝。

【目】太常赵典所举至孝荀爽对策曰：“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止祸乱之源也。众礼之中，婚礼为首。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臣窃闻后宫采女六千，侍使复在其外。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困穷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诚国家之大福也。”诏拜郎中。

【纲】以皇甫规为度辽将军。

【目】规欲求退，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丧至，规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

【纲】夏四月，河水清。

【纲】帝亲祠老子于濯龙宫。

【纲】秋七月，杀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瓛，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部党二百余人下狱，遂策免太尉蕃。

【目】初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于是二郡为之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宛有富贾张汎，恃后宫中官，用势纵横。岑晊劝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后乃奏闻。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太原太守刘璜亦于赦后杀之。于是侯览使汎妻上书讼冤，宦官因缘谮诉瑨、璜。帝大怒，征下狱。有司承旨，奏“当弃市”。

山阳太守翟超，以张俭为督邮。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大起莹冢。俭举奏览，破其冢宅，藉没资财。

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暹女不得，遂将吏卒至暹家，载其女归，射杀之。东海相黄浮收宣家属，无少长，悉案弃市。于是宦官诉冤，帝大怒，超、浮并坐髡钳，输作。

陈蕃与司空刘茂共谏，请四人罪；帝不悦。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刘璜、成瑨，诚心去恶，而令伏欧刀；翟超、黄浮，奉化不挠，并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折辱公主，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

邪；则天和于上，地治于下矣！”帝不纳。宦官由此疾藎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已下多至抵罪。平原襄楷上疏曰：“臣闻皇天不言，以象设教。臣窃见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前冬大寒，竹柏伤枯。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电，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刘瓛、成瑨，志除奸邪，而还加考逮；三公乞哀，而严被谴让。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侯欲为帝也。唯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三者并时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愿赐清问，极尽所言。”书奏，不省。尚书奏楷违经诬上，司寇论刑。

瑨、瓛竟死狱中。岑晊逃窜，亲友竞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可容隐之乎！”晊竟获免。彪尝为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致其罪。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曰：“此贾父所生也。”皆名之为贾。

河内张成者，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杀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陈蕃却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

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麴等北寺狱，辞连太仆杜密及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往请囚。陈蕃复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辟召非人，策免之。

时党狱所染，皆天下名贤，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与，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问。

杜密素与李膺名行相次，时人谓之“李、杜”。尝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见郑玄为乡啬夫，知其异器，即署郡职，遣就学，卒成大儒。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纲 以窦武为城门校尉。

目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勾施贫民，由是众誉归之。

纲 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

〔纲〕 六月，赦党人归田里，禁锢终身。

〔目〕 陈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复为党人言者。贾彪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雒阳，说窦武及尚书霍谡等，使讼之。武上疏曰：“廆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鬲、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唯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书奏，霍谡亦为表请。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狱讯党人，甫诘曰：“卿等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谓更以为党。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廆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遂赦，改元；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

滂往候霍谡而不谢，或让之，滂曰：“昔叔向不见祁奚，吾何谢焉！”滂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旁，应对宾客。滂曰：“是重吾祸也！”遂遁还。

初，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多至百数，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傅舍责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纲〕 秋八月，巴郡言黄龙见。

〔纲〕 大水，海溢。

〔纲〕 冬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纲〕 遣使迎解洩亭侯宏诣京师。

〔目〕 竇武召侍御史河间刘儵，问以国中宗室之贤者，儵称孝王曾孙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禄大夫，持节奉迎。

孝灵皇帝

〔纲〕 戊申，孝灵皇帝建宁元年，春正月，以竇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与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解洩亭侯宏至，入即位。

〔纲〕 二月，葬宣陵。

〔纲〕 闰月，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为孝元后，考为孝仁皇，尊母董氏为慎园贵人。

〔纲〕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

〔纲〕 录定策功，封竇武为闻喜侯。

〔纲〕封陈蕃为高阳乡侯，不受。

〔纲〕秋九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奏诛宦者曹节等；节等杀之，遂迁太后于南宫。

〔目〕初，窦太后之立也，陈蕃有力焉。及临朝，政无大小，皆委于蕃。蕃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相朋结，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尝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曹节、王甫操弄国柄，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书令尹勋共定计策。会有日食之变，蕃谓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因此斥罢宦官，以塞天变。”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苏康等，皆坐死。武复数白诛节等，太后犹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并乱天下，今不急诛，必生变乱。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纳。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刘瑜恶之，上书皇太后曰：“案占书：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劝以速断大计。于是武、蕃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祈为雒阳令。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收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蕃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武令冰与尹勋杂考，辞连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九月，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

璠盗发武奏，骂曰：“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所亲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节请帝出御前殿，拔剑踊跃，赵娆等拥卫左右，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挟以白刃，使作诏版，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勳、冰，杀之。出颯，还兵劫太后，夺玺绶。使颯等持节收武等。武驰入步兵营，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陈蕃闻难，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尚书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使剑士收蕃，蕃拔剑叱甫，辞色愈厉。遂被执，送北寺狱，即日杀之。时张免征还，节等以免新至，不知本谋，矫制使免率五营士讨武。甫将千余人出与免合，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兵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自杀，梟首都亭，收捕宗亲宾客，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迁皇太后于南宫，徙武家属于日南；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议郎巴肅始同谋，节等不知，但坐禁锢，后乃知而收之。肅自载诣县，县令解印绶欲与俱去。肅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遂被诛。

曹节迁长乐卫尉，与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

蕃友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觉，系狱。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腾殡斂武尸，行丧，亦坐禁锢。武孙辅年二岁，诈为己子，与令史张敞共匿之，亦得免。张免迁大司农，封侯。免深病为节等所卖，固辞不受。

纲 己酉，二年，春正月，尊慎园贵人董氏为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为五官中郎将。

〔**纲**〕 夏四月，青蛇见御座上。大风，雨，雷电，诏公卿言事。

〔**纲**〕 冬十月，复治钩党，杀前司隶校尉李膺等百余人。

〔**目**〕 初，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更相标榜，为之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翟超、岑晷、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毋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

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览乡人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诏刊章捕俭等。十月，曹节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是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谓李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

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至征羌，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一县不知所为。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楫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在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闻之，私为之恸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泰虽好臧否，而不为危言激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

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就席曰：“张俭负罪，岂得藏之！若审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宁宜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专取仁义！”笃曰：“今欲分之，明廷载半去矣。”钦叹息而去。俭与鲁国孔褒有旧，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俭亡走，国相收褒、融送狱，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独坐褒。及党禁解，俭乃还乡里。夏馥闻俭亡命，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姓名，为治家佣，人无知者。

初，中常侍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耻之，陈寔独吊焉。及诛党人，让以寔故，多所全宥。

初，范滂等非议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于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碭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之祸。

【纲】 辛亥，四年，春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

【纲】 秋七月，立贵人宋氏为皇后。

【纲】 壬子，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广卒。

【目】 广周流四公，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极优。所辟多天下名士，练达故事，明解朝章，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纲】 夏六月，大水。皇太后窦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纲】 冬十一月，会稽妖贼许生称帝。

【纲】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吴郡司马孙坚讨许生，斩之。

【目】 坚，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余人，助州郡讨许生，大破，斩之。

【纲】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经于太学门外。

【目】 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使后学取正焉。碑始立，观模写者车乘日千余两。

〔纲〕 丙辰，五年，夏，杀永昌太守曹鸾，更考党人禁锢五属。

〔目〕 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曰：“夫党人者，或者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监军收鸾，送狱，掠杀之。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纲〕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纲〕 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

〔目〕 市贾小民有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宣陵孝子，虚伪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称孝义，无所依。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书奏，帝乃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

〔纲〕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纲〕 鲜卑寇辽西，太守赵苞破之。

〔目〕 辽西太守赵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劫质苞母，载以击郡。苞出战，对陈，贼出母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

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为贼所害。苞归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纲〕 戊午，光和元年，春二月朔，日食。地震。

〔纲〕 置鸿都门学。

〔目〕 鸿都门学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纲〕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纲〕 六月，有黑气堕温德殿庭中。

〔目〕 气如龙，长十余丈。

〔纲〕 秋七月，青虹见玉堂殿庭中。

〔目〕 上以灾异诏问消复之术，蔡邕对曰：“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子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祲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谗谀骄溢，门史霍玉，依阻

为奸。今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飞章言邕私事，下雒阳狱，劾大不敬，弃市。中常侍河南吕强愍邕无罪，力为申请，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纲〕 冬十月，废皇后宋氏，幽杀之。

〔纲〕 是月晦，日食。

〔纲〕 初开西邸卖官。

〔目〕 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长，随县丰约有贾。富者先入，贫者到官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尝问侍中杨查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

〔纲〕 己未，二年，夏四月，封中常侍吕强为都乡侯，不受。

〔目〕 强清忠奉公，帝以众例封为都乡侯，强固辞不受。

纲鉴易知录卷二五

东汉纪

孝灵皇帝

【纲】 庚申，三年，冬十二月，立贵人何氏为皇后。

【目】 后本南阳屠家，以选入掖庭，生皇子辩，故立之。征其兄进为侍中。后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鸩杀美人。帝怒，欲废后，中官固请乃止。

【纲】 作罍圭、灵昆苑。

【目】 司徒杨赐谏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菜、刍、牧皆悉往焉。先帝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今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若保赤子’之义。宜惟卑宫、露台之意，以慰民劳。”帝欲止，侍中任芝、乐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四十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为

之。

【纲】 辛酉，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纲】 作列肆于后宫。

【目】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

【纲】 壬戌，五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纲】 八月，起四百尺观。

【纲】 冬，以桓典为侍御史。

【目】 典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马，京师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

【纲】 甲子，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贼张角等起。

【目】 初，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封谿、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至是，鱼弟子唐周告之，于是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徒，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鱼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鱼等知事已露，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识。鱼自称“天公将军”，弟宝称“地公将军”，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劫，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纲】 三月，以何进为大将军，屯都亭。

【纲】 赦党人，遣中郎将卢植讨张角，皇甫嵩、朱儁讨颍川黄巾。

【目】 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鱼合谋，为变滋大。”帝惧而从之。发天下精兵，遣中郎将卢植讨张角，皇甫嵩、朱儁讨颍川黄巾。

【纲】 杀中常侍吕强、侍中向栩、郎中张钧。

【目】 诸常侍共潜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怒曰：“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侍中向栩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为内应，杀之。郎中张钧上书曰：“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冤无所诉，故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纲】 夏五月，皇甫嵩、朱儁与骑都尉曹操合军，讨三郡黄巾，破平之。

目 朱儁与波才战败，贼遂围皇甫嵩于长社。依草结营，会大风，嵩敕军士皆束苜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陈；贼惊，乱奔走。会骑都尉沛国曹操将兵适至，合军与战，大破之，斩首数万，遂讨汝南、陈国黄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时人未之奇也，唯桥玄及南阳何颉异焉。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颉见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时汝南许劭与从兄靖，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题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饰行。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后举孝廉为郎，至是平贼，迁济南相。

纲 卢植围张角于广宗。槛车征还，遣中郎将董卓代之。

纲 秋八月，遣皇甫嵩讨张角，角死。冬十月，与角弟梁、宝战，皆破斩之。以嵩为车骑将军，领冀州牧。

纲 乙丑，二年，春二月，南宫云台灾。

纲 三月，以崔烈为司徒。

目 时，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钱西园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而声誉顿衰。

【纲】 夏四月，大雨雹。

【纲】 六月，封宦者张让等十三人为列侯。

【纲】 丁卯，四年，冬十月，前太丘长陈寔卒。

【目】 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杨赐、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辄叹寔未登大位，愧于先之。及卒，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

【纲】 己巳，六年，夏四月，帝崩。皇子辩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封皇弟协为陈留王。

【纲】 葬文陵。

【纲】 秋七月，大将军进召董卓将兵诣京师。太后诏罢诸宦官。八月，宦官张让等入宫杀进，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徒校尉袁绍捕宦者，悉诛之。帝还宫，以卓为司空。

【目】 袁绍说何进悉诛诸宦官。进白太后，太后不听。绍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谏曰：“谚称‘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耳！”进不听。曹操闻而笑

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时，董卓驻兵河东，何进召之，使将兵诣京师。尚书郑泰、卢植皆谏，进不从。卓闻召，即时就道，并上书曰：“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内食。今辄鸣钟鼓如雒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之。张让等使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其党数十人，持兵伏省户下，斩进。进部曲将吴匡，引兵烧南宫青琐门。让等将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袁绍引兵屯阙下，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进攻省内，让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穀门，公卿无从者，唯卢植及河南中部掾闵贡夜至河上，贡厉声责让等，因手剑斩数人。让等惶怖，遂投河而死。

贡扶帝与陈留王夜逐荧光还，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与公卿奉迎于北芒阪下。卓与帝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之由，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以为贤，遂有废立之意。是日，帝还宫。失传国玺。

卓步骑不过三千，率四五日辄夜潜出，明旦乃大陈旗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雒中无知者。俄而进及弟苗部曲皆归之，卓又阴使武猛都尉丁原部曲吕布杀原而并其众。于是讽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刘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卓闻其名而辟之，称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惧而应命，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

【纲】 九月，袁绍出奔冀州。卓废帝为弘农王，奉陈留王协即位，遂弑太后何氏。

【目】 董卓谓袁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胜史侯否？”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绍勃然，径出，逃奔冀州。卓遂胁太后策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协为帝。迁太后于永安宫，鸩杀之。

【纲】 卓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

【纲】 遣使吊祭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复其爵位。

【目】 董卓与三公诣阙上书，追理蕃、武及诸党人，悉复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子孙。

【纲】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纲】 冬十月，葬灵思皇后。十一月，卓自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纲】 十二月，征处士申屠蟠，不至。以黄琬为太尉，杨彪为司徒，荀爽为司空。

【目】 初，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说董卓“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卓从之，于是征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迁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自征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

暴，无敢不至。独蟠得征书，人劝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寿终。

【纲】 以袁绍为渤海太守。

【目】 董卓购求袁绍急，周毖、伍琼曰：“绍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乃即拜绍渤海太守。又以绍从弟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术奔南阳。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至陈留，散家财，合兵得五千人。

孝献皇帝

【纲】 庚午，孝献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卓，推袁绍为盟主。

【目】 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给军粮。孔伉屯颍川，刘岱、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桥瑁、曹操俱屯酸枣，袁术屯鲁阳，众各数万。豪杰多归心袁绍者；鲍信独谓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启乎！”

【纲】 卓弑弘农王。

【纲】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为司徒。杀城门校尉伍琼、尚书周毖。

目 卓以山东兵盛，欲迁都以避之，杨彪曰：“关中残破，都雒已久，今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以灾异奏免琬、彪等，以王允为司徒。伍琼、周毖固谏迁都，卓大怒，收斩之。彪、琬惶恐谢罪。

纲 三月，卓迁都长安，烧洛阳宫庙，发诸帝陵，车驾西迁。

目 董卓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自留屯翬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宝。三月，帝至长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弥缝，内谋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纲 长沙太守孙坚举兵讨卓。将军袁术据南阳，表坚领豫州刺史。

目 孙坚起兵杀荆州刺史王睿，前至南阳，已数万人。杀太守张咨，至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纲 以刘表为荆州刺史。

纲 曹操与卓兵战于荃阳，不克，还屯河内。

纲 袁绍以臧洪领青州。

纲 夏四月，以刘虞为太傅。

目 幽州牧刘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桑，民悦年登，谷石三十，晝、徐士庶避难归虞者百余万口，虞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纲 司空荀爽卒。

纲 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纲 以公孙度为辽东太守。

纲 辛未，二年，春正月，关东诸将奉大司马刘虞为帝，虞不受。

目 关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宗室贤儁，欲共立为主。韩馥、袁绍遣张岐等劾议上虞尊号。虞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欲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

纲 二月，卓自为太师。

【纲】 孙坚进兵击卓，卓败，西走。坚入洛阳，修塞诸陵而还。

【目】 孙坚进屯阳人，卓遣步骑迎战，坚击破之，复进军太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战，败走，却屯澠池。坚进至洛阳，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宫井中；分兵邀卓，卓自引兵还长安。坚修塞诸陵，引军还鲁阳。

【纲】 夏四月，卓至长安。

【纲】 六月，地震。

【纲】 袁绍逐冀州牧韩馥，自领州事。

【纲】 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

【纲】 冬十月，公孙瓒攻袁绍。以刘备为平原相。

【目】 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袁术亦自相离二。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遣周昂袭夺坚阳城。坚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引兵击昂，走之。袁术遣公孙越助坚攻昂，越为流矢所中死。公孙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绍。”逐出军屯磐河，数绍罪恶，进兵攻之。冀州诸城多畔从瓒。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有大志，少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尝与瓚同师卢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与其将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常山赵云为郡将兵诣瓚，刘备见而奇之，深加接纳，云遂从备至平原，为备主骑兵。

【纲】 袁术使孙坚击刘表，表军射杀之。

【纲】 管宁、邴原、王烈适辽东。

【目】 公孙度威行海外，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北海管宁、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宁少时与华歆为友，尝共锄菜，见地有金，宁挥锄不顾，歆捉而掷之，人以是知其优劣。邴原游学，八九年而归，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可一饮。”于是共饮，终日不醉。宁、原俱以操尚称，度虚馆以候之。宁既见度，乃庐于山谷，避难者渐来从之，旬月而成邑。宁每见度，语唯经典，不及世事。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密遣原逃归，度亦不复追也。烈器业过人，善教诱，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知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以劝为善也。”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度欲以为长史，烈辞之，为商贾以自秽，乃免。

〔纲〕 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击朱儁于中牟，破之，遂掠颍川。

〔目〕 初，荀淑有孙曰彧，少有才名，何颉见而异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乱，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彧独率宗族去依韩馥。会袁绍已夺馥位，待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闻曹操有雄略，乃去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至傕、汜既破中牟，遂掠颍川，其乡人留者多为所杀。

〔纲〕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将吕布诛董卓。诏允录尚书事，以布为奋威将军，共秉朝政。

〔目〕 董卓忍于诛杀，诸将言语有蹉跌，便戮于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中郎将吕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卓爱信之，誓为父子。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见允，言状，允因以诛卓之谋告之，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布遂许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乘车而入，王允使士孙瑞自书诏以授布，布令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守北掖门。卓入，以戟刺之；卓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即出怀中诏版以令吏士曰：“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暴卓尸于市。卓素充肥，守吏为大炷，置脐中然之，光明达曙，如是积日。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共秉朝政。

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

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愿鲸首刎足，继成汉史。”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讷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

纲 黄巾寇兖州，杀刺史刘岱。曹操入据之，自称刺史。

目 青州黄巾寇兖州，刘岱与战，为贼所杀。曹操部将陈宫谓操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纲纪，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因往说别驾、治中，迎操领兖州刺史。操击黄巾，悉降之，得卒三十余万，收其精锐，号青州兵。诏以金尚为兖州刺史，将之部，操逆击之，尚奔袁术。

纲 李傕、郭汜等举兵犯阙，杀司徒王允；吕布走，出关。

目 李傕、郭汜等还至陕，遣使诣长安求救，不得。傕等乃相与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入城，吕布与战不胜。傕、汜屯南宫掖门。王允扶帝上宣平门避兵，傕等于城门下伏地叩头，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卓报讎，非敢为逆也。”共表请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见之。傕等收司隶黄琬并允，杀之。

吕布自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恣兵抄掠，术患之，布不自安，去从张杨于河内。傕等购求布急，又逃

归袁绍，既而复归张杨。始允自专讨卓之劳，土孙瑞归功不侯，故得免于难。

纲 秋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自为将军。

纲 冬十月，以刘表为荆州牧。

纲 癸酉，四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袁术进兵封丘，曹操击破之。术走寿春，自领扬州事。

纲 袁绍以其子谭为青州刺史。

纲 三月，以陶谦为徐州牧。

纲 夏六月，大雨雹。

纲 华山崩裂。

纲 秋，曹操击徐州，陶谦走保邳。

纲 冬十月，大司马刘虞讨公孙瓒，不克，见杀。

【纲】 甲戌，兴平元年，春二月，刘备救陶谦，谦表备为豫州刺史。

【纲】 夏四月，曹操复攻陶谦，还击刘备，破之。陈留太守张邈，迎吕布以拒操，操还攻之。

【纲】 六月，京师地再震。是月晦，日食。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

【纲】 九月，曹操攻吕布，不克，还走酈城。

【纲】 刘焉卒，以其子璋为益州牧。

【纲】 陶谦卒，刘备兼领徐州。

【目】 谦疾笃，谓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谦卒，竺率州人迎备。备未敢当，曰：“公路四世五公，海内所归，今近在寿春，君可以州与之。”北海相孔融谓备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备遂领徐州。

【纲】 袁术表孙策为怀义校尉。

【目】 初，孙坚娶钱塘吴氏，生四男，策、权、翊、匡及一女。坚从军于外，留家寿春。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舒人周瑜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自舒来造，推结分好，劝策徙居舒。及坚死，策年十七，还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结纳豪俊，有复讎之志。策往见袁术，术甚奇之，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拜怀义校尉。

〔纲〕 以刘繇为扬州刺史。

〔纲〕 乙亥，二年，春正月，曹操败吕布于定陶。

〔纲〕 即拜袁绍为右将军。

〔纲〕 二月，李傕杀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营。

〔纲〕 夏四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

〔纲〕 曹操攻拔定陶，吕布走归刘备，留广陵太守张超守雍丘。

〔目〕 吕布将薛兰、李封屯巨野，曹操攻之，斩兰等。操以陶谦已死，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且河、济天下之要地，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布复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操兵大破之，攻拔定陶。布东奔刘备，张邈从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见备，甚尊敬之；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悦。

〔纲〕 六月，将军张济迎帝东归。秋七月，发长安，以济为骠骑将军，开府。

【纲】 八月，曹操围雍丘，张邈为其下所杀。冬十月，以曹操为兖州牧。

【纲】 十二月，帝至弘农。张济与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乐营。

【纲】 孙策击刘繇于曲阿，破走之。

【目】 孙坚旧将丹阳朱治，见袁术政德不立，劝孙策归取江东。策说术曰：“家有旧恩在江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乃许之。

策进攻横江，拔之，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策为人，美姿颜，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策攻刘繇于曲阿，繇兵败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发恩布令，告谕诸县，威震江东。策以张紘为正义校尉，彭城张昭为长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待昭以师友之礼，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书，专归美于昭，策欢笑曰：“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纲】 雍丘溃，张超自杀。袁绍围东郡，执太守臧洪，杀之。

【目】 张超在雍丘，曹操围之急，超曰：“惟臧洪当来救吾。”众曰：“袁、曹方睦，洪为袁所表用，必不败好以

招祸。”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不背本；但恐见制强力，不相及耳。”洪时为东郡太守，徒跣号泣，从绍请兵，将赴其难。绍不许，雍丘遂溃，超自杀。

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令陈琳以书喻之，洪复书曰：“仆蒙主人倾盖，遂窃大州，自谓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岂期本州岛被侵，郡将遘厄，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没。区区微节，无所获申，斯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而无闻焉！”绍遂增兵急攻。城陷，生执洪。谓曰：“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杀之。洪邑人陈容，少亲慕洪，时在绍坐，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绍惭，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空复尔为！”容顾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也！”遂复见杀，在坐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杀二烈士！”

〔纲〕 刘虞故吏鲜于辅，迎虞子和，攻公孙瓒，破之。

〔纲〕 丙子，建安元年，夏六月，刘备与袁术战于盱眙，吕布袭取下邳。备降于布，遂与并兵击术。

〔纲〕 秋七月，帝还雒阳。

目 杨奉、韩暹奉帝东还，张杨以粮迎道路。七月，至雒阳。时宫室烧尽，百宫披荆棘，依墙壁间。

纲 曹操入朝，自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目 曹操在许，谋迎天子。众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操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进。

议郎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结奉。奉得书喜，语诸将，共表操为镇东将军。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帝以暹、杨有功，诏勿问。以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操于是诛有罪，赏有功，矜死节，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

纲 曹操迁帝于许。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侯。

目 操引董昭问计，昭曰：“此中诸将，人殊意异，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跂望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车驾东迁，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始立宗庙社稷于许。自是，政归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纲】 孙策取会稽，太守王朗降。

【目】 孙策引兵渡浙江。会稽功曹虞翻说太守王朗避之，朗不从。发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策追击，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领会稽太守，复命翻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策好游猎，翻谏曰：“明府喜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白龙鱼服，困于豫且；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纲】 冬十月，以袁绍为太尉，曹操自为司空。

【纲】 曹操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祭酒。

【目】 操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问以策谋之士，彧荐其从子攸及颍川郭嘉。操征攸，与语，大悦，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初，郭嘉往见袁绍，以其好谋无决，去之。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为司空祭酒。

【纲】 以孔融为将作大匠。

【纲】 募民屯田许下，州郡并置田官。

【目】 中平以来，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军仰桑椹，袁术取给蒲赢。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

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仓廩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纲 吕布复攻刘备，备走归许。诏以为豫州牧，遣东屯沛。

目 袁术遣将纪灵等攻刘备，备求救于吕布。布驰往救之，灵等乃罢。备合兵得万余人，布恶之，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或谓操曰：“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也。如此，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给粮食，使东至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纲 丁丑，二年，春正月，以钟繇为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

目 袁绍与操书，辞语骄慢。操语荀彧、郭嘉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逊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

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恐绍侵扰关中。彧曰：“侍中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内诸军。

【纲】 袁术称帝，杀故兖州刺史金尚。

【目】 术僭号于寿春，欲以金尚为太尉，尚不许而逃去，术杀之。

【纲】 三月，以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壹、幽、并四州。

【纲】 夏五月，蝗。

【纲】 以吕布为左将军。布击袁术兵，破之。

【目】 袁术遣使以称帝告吕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陈珪恐徐、扬合从，为难未已，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术结婚，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已在途，乃追还绝婚，会诏以布为左将军，曹操复遗布手书，深加慰纳。布大喜，郎遣珪子登奉章谢恩，并答操书。登见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郎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令阴合部众为内应。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显重，但为

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术遣其大将张勋等与韩暹、杨奉步骑数万七道攻布。布用珪策，与暹、奉书。暹、奉大喜，从布进军。暹、奉兵同时叫呼，并到勋营，勋等散走，杀伤堕水死者殆尽。

纲 以孙策为会稽太守，讨袁术。

纲 秋九月，曹操击袁术，走破之。

目 曹操东征袁术。术走渡淮，时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术由是遂衰。沛国许褚，勇力绝人，聚众归操，操曰：“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

纲 戊寅，三年，秋九月，吕布复攻刘备。冬，曹操击布，杀之。

目 吕布复与袁术通，遣高顺、张辽攻刘备。九月，破沛城，虏备妻子，备单身走。荀攸劝曹操自击布。操围下邳久，疲敝，欲还。荀攸、郭嘉曰：“吕布勇而无谋，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困迫，乃降。布见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颌之。

操谓宫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宫曰：“宫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子

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为之泣涕，并布、顺皆缢杀之。召宫母养之终其身，嫁宫女，抚视其家，皆厚如初。张辽、臧霸等皆降。

【纲】 以刘备为左将军。

【纲】 备从操还许，操表以为左将军，礼之愈重。

【纲】 以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目】 孙策遣张纮献方物，曹操欲抚纳之，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纮为侍御史。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临淮鲁肃为东城长。瑜、肃知术无成，弃官渡江从策。

【纲】 袁绍攻公孙瓒，围之。

【纲】 乙卯，四年，春三月，瓒自焚死。

【纲】 夏，袁术北走，诏刘备将兵邀之，术还走，死。

【目】 术既称帝，淫侈滋甚，既而资实空尽，不能自立，乃遣使归帝号于绍。袁谭迎术，欲从下邳北过。曹操遣刘备邀之，复走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箒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此乎！”因愤慨欧血死。

【纲】 秋八月，曹操进军黎阳。九月，还许，分兵守宜渡。

【目】 袁绍益骄，简精兵欲攻许。沮授谏曰：“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事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算之策，不在强弱。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郭图、审配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绍纳图言。令图等攻许。八月，曹操进军黎阳。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宜渡。

【纲】 冬十一月，刘表遣从事中郎韩嵩诣许。

【目】 袁绍使人求助于刘表，表许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从事中郎韩嵩曰：“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此万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许曰：“君为我观其衅。”嵩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无为负嵩！”表强之。至许，诏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之德，劝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大会，陈兵，将斩之。嵩不为动，徐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具陈前言，表乃囚之。

【纲】 孙策袭庐江，取之；徇豫章，太守华歆降。

目 孙策袭庐江太守刘勋，取之。将徇豫章，谓虞翻曰：“华子鱼自有名字，然非吾敌也。若不开门让成，金鼓一震，不得无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见华歆，说之，歆乃夜作檄，明旦遣吏赍迎。策便进军，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便向歆拜，礼为上宾。

纲 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操遣兵击之。

目 初，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操从容谓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备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备因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遂与承及种辑等同谋。会操遣备邀袁术，备遂杀徐州刺史，留关羽守下邳，身还小沛。郡县多叛操为备。备众数万人，遣使与袁绍连和。操遣长史刘岱击之，不克。备谓曰：“使汝百人来，无如我何；曹公自来，未可知耳！”

纲鉴易知录卷二六

东汉纪

孝献皇帝

〔纲〕 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杀车骑将军董承，遂击备，破之。备奔冀州。

〔目〕 董承谋泄，操杀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讨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公后，若何？”操曰：“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郭嘉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操师遂东。田丰说袁绍曰：“曹、刘连兵，未可卒解。公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绍辞以子疾，丰举杖击地曰：“嗟乎，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事去矣！”

操击刘备，破之，获其妻子；进拔下邳，禽关羽。备奔冀州，归袁绍，绍去邳二百里迎之；驻月余，亡卒稍归之。

【纲】 二月，曹操还宜渡。袁绍进军黎阳。夏四月，绍遣兵攻白马，操击破之，斩其将颜良、文丑。

【目】 操还宜渡，绍乃议攻许；二月，进军黎阳。绍遣颜良攻白马。操引军兼行趣白马，良来逆战。关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而还，绍军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徙其民而西。绍渡河追之，沮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辞。绍不许而意恨之。绍军至延津南，操陈辎重饵敌，率将纵击，大破之，斩绍骑将文丑。丑、良皆绍名将，再战禽之，绍军夺气。

初，操壮关羽之为人，而察其无留意，使张辽以其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辽以报操，操义之。及杀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纲】 孙策卒，弟权代领其众。

【目】 策欲乘虚袭许，部署未发；会先所杀吴郡太守许贡奴客，因其出猎，伏篁竹中射之，中颊；创甚，召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遂卒，时年二十六。权悲号，未视事，昭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乃易权服，使出巡军。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而服事焉。

【纲】 秋九月，袁绍攻曹操于宜渡。冬十月，操袭破其辎重，绍军大溃。

目 袁绍军阻武，曹操坚壁持之。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宜渡，操击烧之；十月，绍复遣军运谷，使淳于琼等将兵送之，操击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与八百骑渡河。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绍走，至黎阳北岸，入其将蒋义渠营。众闻绍在，稍复归之。

或谓田圭曰：“君必见重矣。”圭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若胜而喜，犹能赦之；今战败而恚，吾不望生。”绍谓逢纪曰：“田别驾前谏止吾，吾亦惭之。”纪曰：“圭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谓僚属曰：“吾不用田圭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绍为人宽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纲 以孙权为讨虏将军。

目 曹操闻孙策死，欲因丧伐之。张纮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讎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操欲令纮辅权内附，乃以纮为会稽都尉。鲁肃将北还，周瑜止之，因荐于权。权即见肃，与语，悦之。宾退，独引肃合榻对饮，问计。肃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纲 辛巳，六年，秋九月，操击刘备于汝南，备奔荆州。

目 操击备于汝南，备奔刘表。表闻备至，自出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备在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慨然流涕。表怪，问备，备曰：“平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纲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复进军宜渡。夏五月，袁绍卒。幼子尚袭行州事，长子谭出屯黎阳。操攻，败之。

目 袁绍惭愤，发病呕血，薨。初，绍有三子，谭、熙、尚。绍后妻刘氏爱尚，绍欲以为后，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逢纪、审配素为谭所疾，辛评、郭图皆附于谭，而与配、纪有隙。及绍薨，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谭至，不得立，自称“车骑将军”，屯黎阳。尚少与之兵，而使纪随之。谭求益兵，配等不与。谭怒，杀纪。曹操攻谭，尚自将助之，与操相拒，谭、尚数败。

纲 曹操责孙权任子，权不受命。

目 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权引周瑜诣吴夫人前定义，瑜曰：“将军承父、兄馀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煮海，境内富饶，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见制于人，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吴夫人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纲】 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阳，谭、尚败走。夏四月，操追至邺而还。谭攻尚，不克。

【目】 曹操攻黎阳，谭、尚败，走还邺。操追至邺，留贾信守黎阳而还。谭谓尚曰：“今曹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谭大怒，攻尚。谭败，引兵还南皮。谭别驾王修，自兖州来救，谭欲更还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与人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其可乎？”谭不从。

【纲】 秋八月，操击刘表。尚围谭于平原，冬十月，操还救，却之。

【目】 操击刘表军于西平。袁尚攻袁谭，大破之，谭奔平原。尚围之急，谭遣辛评弟毗诣曹操求救。毗至西平，操群下多以为刘表方强，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使二子和睦，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操从之。十月，至黎阳，尚闻操渡河，乃释平原还邺。操引军退。

【纲】 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复攻谭。夏四月，曹操攻邺。秋七月，尚还战，败走幽州。操遂入邺，自领冀州牧。

【纲】 冬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谭走保南皮。

【纲】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斩袁谭。

目 王修谐操，乞收葬谭尸，许之，辟为司空掾。

官渡之战，袁绍使陈琳为檄书，数操罪恶，连及家世，极其丑诋。及是，琳归操，操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操释之，使与阮瑀俱管记室。

纲 幽州将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乌桓。

目 袁熙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与尚俱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守令，背袁向曹，令曰：“敢违者斩！”别驾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座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乃舍之。

纲 冬十月，以荀悦为侍中。

目 时，政在曹氏，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故作申鉴五篇，奏之。其大略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乘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而海内平矣。”悦，爽之兄子也。

纲 丁亥，十二年，夏，操击乌桓。秋八月，破之，斩蹋顿。袁熙、袁尚奔辽东，公孙康斩之。

〔纲〕 冬十月，刘备见诸葛亮于隆中。

〔目〕 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刘备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亮、庞士元也。”徐庶亦谓备曰：“诸葛亮，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统，德公从子也，少朴钝，未有识者，唯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孔明为卧龙，士元为凤雏，德操为冰鉴；故徽与备语而称之。

〔纲〕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孙权击江夏太守黄祖，破斩之。

【纲】 夏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为丞相。

【目】 操以崔琰为西曹掾，毛玠为东曹掾，司马朗为主簿，弟懿为文学掾。

琰、玠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节自励。操闻之，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懿少聪达，多大略。琰谓朗曰：“君弟聪明尤，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操闻而辟之，懿辞以风痹。操怒，欲收之，懿惧，就职。

【纲】 秋七月，曹操击刘表。

【纲】 八月，操杀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目】 融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御史大夫郗虑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众，欲为不轨。又与祢衡更相赞扬。衡谓‘仲尼不死’，融答‘颜回复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杀之。

初京兆脂习与融善，每戒融刚直太过，必罹世患。及融死，诿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收习，欲杀之，既而赦之。

【纲】 刘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举州降。

目 初，刘表二子，琦、琮。表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琦不自宁，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不对。后乃与亮升楼，去梯，谓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会黄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几，曹操军至，蒯越等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琮从之。操至新野，琮举州降，操遂进兵。

纲 刘备奔江陵，操追至当阳，及之。备走夏口。

目 刘备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备。久乃觉，则操已在宛矣。备乃大惊，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将其众去，过襄阳，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会江陵。或谓备宜速行保江陵，备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目 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乃释辎重，将精兵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阪。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徐庶母为操所获，庶辞备，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操。张飞拒后，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操兵无敢近者。云抱备子禪，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刘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纲〕 操进军江陵。

〔目〕 曹操进军江陵，释韩嵩之囚，以和洽、刘廙为掾属，从人望也。刘璋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松为人短小放荡，操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存录松。松怨之，归劝璋绝操，与刘备相结，璋从之。

〔纲〕 冬十月，曹操东下，孙权遣周瑜、鲁肃等与刘备迎击于赤壁，大破之。操引还。

〔目〕 初，鲁肃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肃请得奉命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刘琮已降，肃遂迎备于当阳长阪。宣权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备甚悦。进住樊口。

操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谓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肃俱诣孙权。见于柴桑，说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安能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安能抗此难

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

时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张昭等曰：“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水军，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密言于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愿早定大计。”

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实汉贼也。将军割据江东，兵精足用，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杖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剑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有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因抚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顾妻子，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

刘备望见瑜船，乘单舸往见瑜，问“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进与操遇于赤壁。

时操军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幕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火焰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溃。操引军走，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操军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与仁相拒。

〔纲〕 十二月，刘备徇荆州江南诸郡，降之。

〔目〕 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诸郡赋税以充军实。

〔纲〕 己丑，十四年，孙权表刘备领荆州牧。

〔目〕 周瑜攻曹仁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江陵。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

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

曹操密遣辩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说周瑜。瑜出迎，立谓之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幹，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饮宴，因谓幹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复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终无所言。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

纲 庚寅，十五年，冬，曹操作铜爵台于邺。

纲 十二月，操让还三县。

目 操下令曰：“孤始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为二十年规，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征为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使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破降黄巾，又讨击袁术，摧破袁绍，枭其二子；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见孤强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尔委兵归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离兵为人所祸，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今上还沮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纲】 孙权南郡守将周瑜卒，权以鲁肃代领其兵。

【目】 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孙权，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不从。备还，乃闻之，叹曰：“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前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亦虑此也。”瑜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周瑜还治行装，道病困，与权笺曰：“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此朝士吁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于巴丘。权闻之，哀恸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赖哉！”为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胤。

初，程普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乃告人曰：“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权以肃代瑜。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肃过浔阳，与蒙议论，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去。

【纲】 刘备以庞统为治中从事。

【目】 刘备以庞统守耒阳令，不治，免。鲁肃遗备书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备与统谭，大器之，遂用统为治中，亲待亚亮。

【纲】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为五宫中郎将，为丞相副。

【纲】 三月，遣钟繇击张鲁。

【纲】 马超、韩遂等反。秋，曹操击破之。

【目】 初，操遣钟繇讨张鲁，而使夏侯渊等出河东，与繇会。关中诸将疑之，马超、韩遂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秋，操自将击破之，遂、超奔凉州。操追至安定而还。诸将问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使贼悉众南守，而西河之备虚，故吾得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使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乃留夏侯渊屯长安。以张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

【纲】 冬，刘璋遣使迎刘备。备留兵守荆州而西。璋使备击张鲁。

目 扶风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璋不能用，正邑邑不得志。别驾张松与正善，亦自负其才，忖璋不足与有为，因劝璋结刘备，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谢，佯为不得已而行。还，为松说备有雄略，密议奉戴以为州主。会钟繇欲向汉中，璋惧。松因说曰：“曹公兵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正迎备。主簿黄权、从事王累俱谏，璋一无所纳。

正至荆州，阴说备取益州，备疑未决。庞统曰：“荆州荒残，人物殫尽，难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也！”备曰：“今指与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统曰：“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以为然。乃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自将步卒数万而西。巴郡太守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备至涪，璋率兵三万往会之。增备兵，厚加资给，使击张鲁。备比到葭萌，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纲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还邺，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纲 秋七月，孙权徙治建业。

目 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刘备亦劝权居之。权于是作石头城，徙治秣陵，改号建业。

【纲】 权作濡须坞。

【目】 吕蒙闻曹操欲东兵，说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权从之。

【纲】 冬十月，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侍中光禄大夫参军事荀彧自杀。

董昭言于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乐保名节；然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乃与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击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待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向濡须，彧以病留寿春，饮药而卒。彧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纲】 十二月，刘备据涪城。

【目】 备在葭萌，庞统言于备曰：“今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谏璋，使遣将军还荆州；将军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二子喜，必来见，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还退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至大困，不可久矣。”备然其中计。召怀、沛斩之，勒兵径至关头，并其兵，进据涪城。

【纲】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还。

【目】 操进军濡须口，号四十万，孙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操撤军还。

【纲】 夏五月，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纲】 刘璋遣将吴懿等拒刘备，败绩，皆降。备进围雒城。

【纲】 秋七月，魏始建宗庙、社稷。

【纲】 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

【纲】 甲午，十九年，春三月，魏公操进位诸侯王上。

【纲】 夏五月，雨水。

【纲】 闰月，马超奔刘备。备入成都，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目】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破巴郡，获太守严颜，飞呵颜曰：“何以不降？”颜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分遣云从外水定江阳、犍为，飞定巴西、德阳。

庞统中流矢，卒。雒城溃，备进围成都。亮、飞、云引兵来会。

马超知张鲁不足与计事，亦来请降，备令引军屯城北。时刘璋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备迁璋于公安，尽归其财物。备入成都，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初，璋迎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曰：“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为西曹掾。

时，益州郡县皆望风景附，独黄权闭城坚守，须璋稽服，乃降。备以为将军。李严，本璋所授用；吴懿、费观等，璋之婚亲；彭羸，璋所摈弃；备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军用不足，备以为忧，刘巴请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法正一殄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横，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东惮孙权，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亮治颇尚严峻，人多怨者。法正谓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愿君缓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

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著矣。”

备以蒋琬为广都长，不治，大怒。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备雅敬亮，乃不加罪。

纲 秋七月，魏公操击孙权。

目 操留少子植守邺。以邢颙为植家丞；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禎美文辞，植亲爱之。禎曰：“君侯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愚实惧焉。”

纲 魏荀攸卒。

目 攸深密有智防，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尝称：“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公达之去恶，不去不止。”又称：“二荀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纲 冬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目 初，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为请，不得。伏后惧，与父宐书，令密图之。至是，事泄，操使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之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

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

纲鉴易知录卷二七

东汉纪

孝献皇帝

〔纲〕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贵人曹氏为皇后。

〔纲〕 夏五月，刘备、孙权分荆州，备使关羽守江陵；权使鲁肃屯陆口。

〔目〕 初，刘备在荆州，周瑜、甘宁等数劝孙权取蜀。权遣使谓备，备报曰：“备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得罪于左右，愿加宽贷。”权不听，遣瑜率水军往夏口。备遏之不得过，谓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权不得已召瑜还。及备攻蜀，留关羽守江陵，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如此！”备已得益州，权令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权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羽逐之。权遣吕蒙取三郡，备闻之，自至公安，遣羽争三郡。孙权进住陆口，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拒羽。肃邀羽相见，因责数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觐于长阪，豫州

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图欲远窜，主上矜愍豫州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人民之力，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堕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荆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顿人物之主乎！”羽无以答。会闻曹操将攻汉中，备乃求和于权。权令诸葛亮报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瑾每奉使至蜀，与其弟亮但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纲】 秋七月，魏公操取汉中，走张鲁，留将军夏侯渊、张郃守之而还。

【纲】 八月，孙权攻合肥，大败而还。

【目】 曹操之征张鲁也，为教与合肥护军薛悺，署函边曰：“贼至，乃发。”及是，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悺发函，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乐进等以众寡不敌，疑之。张辽将独出。李典素与辽不睦，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岂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夜募敢从之士。明旦，陷阵冲垒，入至麾下。权大惊，走至逍遥津北，贺齐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权入船，齐涕泣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愿以此为终身之戒！”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已刻心，非但书绅也。”

【纲】 冬十一月，张鲁出降，以为镇南将军，封其属阎圃为列侯。

【纲】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进爵为王。操杀尚书崔琰。

【纲】 秋八月，魏以钟繇为相国。

【纲】 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击孙权军，三月，权降。

【纲】 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车服，出入警蹕。

【纲】 六月，魏以华歆为御史大夫。

【纲】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为王太子。

【目】 初，操娶丁夫人，无子；妾刘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于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为继室。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敏赡，操爱之。欲以为嗣，以函密访于外，尚书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丕使人问大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问诩，诩默然不对。操问其故，诩曰：“属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操大笑。

丕立为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宜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纲】 刘备进兵汉中，魏王操遣将军曹洪拒之。

【目】 法正说刘备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时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

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之。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备乃进兵，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纲】 孙权 陆口守将鲁肃卒，权以吕蒙代之。

【纲】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纪、司直韦晃起兵讨魏王操，不克，死之。

【目】 时有金祗者，自以世为汉臣，乃发愤与纪、晃起兵，欲挟天子以伐魏。南援刘备，不克而死。

【纲】 夏四月，刘备击张郃，不克。

【纲】 秋七月，魏王操击刘备；九月，至长安。

【纲】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刘备击夏侯渊，破斩之。

【纲】 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刘备将赵云击其军，败之。夏五月，操引还，备遂取汉中。

【目】 操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刘备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乃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操运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过期不还。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值操扬兵大出，云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魏兵散而复合，追至营下。云入营，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云有伏，引去；云以劲弩射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堕水死者甚多。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五月，操引兵还长安，备遂有汉中。

〔纲〕 秋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纲〕 八月，汉中将关羽取襄阳。

〔目〕 关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庞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数丈，禁与诸将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穷迫，遂降。庞德力战，矢尽，乘小船欲还仁营，船覆，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何不早降！”德骂羽，羽杀之。急攻樊城，羽又遣别将围襄阳，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操闻庞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反不及庞德邪！”

〔纲〕 冬十月，孙权使吕蒙袭取江陵。魏王操帅师救樊关。羽走还，权邀斩之。十二月，蒙卒。

〔目〕 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蒋济曰：“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蹶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

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善之。

权尝为其子求婚于羽，羽骂其使，不许。至是，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

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代蒙。逊至陆口，为书与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逊具启形状，权遂发兵袭羽。以蒙为大督。

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孙权为笈与操，请以讨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备。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宜内露之。使羽闻权上，而还自护，则围速解。”羽闻之，犹豫不能去。徐晃攻羽，破之。羽撤围退，然舟船犹据沔水。

吕蒙至浔阳，尽伏其精兵艍艟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于是即降。蒙入江陵，释于禁，得关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之，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蒙犹以为犯军令，垂涕斩之。于是军人震栗，道不拾遗。关羽走还。

权至江陵，荆州将吏悉归附；独治中从事潘浚称疾不见，权遣人舆致，浚伏而不起，涕泣交横。权慰谕恳恻。浚起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军事，一以谂之。从事樊佃诱导诸夷，西附汉中。外白遣万人讨之，浚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权曰：“卿何以轻之？”浚曰：“佃能弄唇吻，而实无才略。尝为州人设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浚将五千人往，果斩平之。权使逊屯夷陵，守峡口。关羽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权先使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获羽，斩之，遂定荆州。吕蒙未及受封，疾发卒。

权后谓陆逊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一见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后孟德东下，诸人皆欲迎之，子敬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故孤常以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路不拾遗，法亦美矣。”

【纲】 以孙权为票骑将军，领荆州牧。

【目】 曹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纲】 庚子，二十五年，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还至洛阳，卒。太子丕立，自为丞相、冀州牧。

【目】 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及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涕泣，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至是，薨。太子丕以王后令，即王位，帝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

【纲】 二月，魏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

【纲】 魏王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国。

【目】 丕遣其弟皆就国。临淄监国谒者希指奏：“临淄侯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丕贬植为安乡侯。

【纲】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目】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择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纲】 夏六月，以贾逵为豫州刺史。

【目】 时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摄郡。逵察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曹丕曰：“真刺史矣。”

【纲】 冬十月，魏王曹丕称皇帝，废帝为山阳公。

【目】 帝遣使持节奉玺绶诏策，禅位于魏。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奉汉帝为山阳公。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右东汉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后汉纪 附魏吴二僭国

昭烈皇帝

〔纲〕 辛丑，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纲〕 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

〔目〕 蜀中传言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丧制服，谥曰孝愍皇帝。群下竞劝王称尊号。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羁旅万里，合众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悦，左迁之。遂即位于武担之南，大赦，改元。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纲〕 孙权徙治武昌。

〔目〕 权自公安徙都于鄂，更名鄂曰武昌。

〔纲〕 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以下。

〔纲〕 五月，立夫人吴氏为皇后；子禛为皇太子。

【纲】 秋七月，帝自将伐孙权。

【目】 帝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将军赵云曰：“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今操虽毙，子不篡位，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群臣谏者甚众，帝皆不听。乃留诸葛亮辅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诸军东下。

【纲】 车骑将军张飞为其下所杀。

【目】 飞雄猛亚于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帝常戒之，飞不悛。至是，当率万人会江州。临发，为帐下所杀，以其首奔孙权。帝闻飞营都督有表，曰：“噫，飞死矣！”

【纲】 孙权请和，不许；遂遣陆逊督诸军拒守。

【目】 孙权遣使求和。诸葛亮因致笺曰：“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帝不听。时吴人或言瑾别遣亲人与汉相闻者，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陆逊亦表明瑾必无此，权报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质于人，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可间。知卿意至，辄封来表示之矣。”帝遣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等于巫，进军秭归。权以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等五万人拒守。

【纲】 八月，孙权遣使降魏，魏封权为吴王。

【目】 权遣使称臣，送于禁等还魏。朝臣皆贺，刘晔独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夫吴、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吴亡，则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听，遂受吴降。遣太常邢贞奉策拜权为吴王，加九锡。刘晔谏曰：“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今信其伪降，崇其位号，以封殖之，是为虎傅翼也。”魏主不听。贞至吴，权出都亭候贞，贞入门，不下车。张昭曰：“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乎！”贞即下车。中郎将徐盛愤怒，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魏主令于禁诣邺谒高陵。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病死。

【纲】 冬十月，孙权遣使如魏。

【目】 吴遣中大夫赵咨入谢于魏。魏主丕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问其状，对曰：“纳鲁肃于凡品，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明也；获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据有三州虎视西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略也。”丕曰：“颇知学乎？”对曰：“吴王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经史；然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曰：“吴可征不？”对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曰：“吴难

魏乎？”对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对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纲〕 孙权立子登为太子。

〔目〕 吴王权为登妙选师友，以诸葛瑾子恪、张昭子休、顾雍子谭、陈武子表为中庶子，入讲诗、书，出从骑射，待以布衣之礼，谓之“四友”。

〔纲〕 壬寅，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帝进军猇亭。

〔纲〕 夏六月，吴陆逊进攻猇亭，诸军败绩，帝还永安。

〔目〕 帝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吴将帅欲击之，陆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帝知计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之者，以此故也。”逊将进攻汉军，诸将曰：“攻当在初，今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逊曰：“彼更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诸军同时俱攻，破四十余营。帝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帝夜遁，仅得入白帝城，舟械军资略尽。帝大惭恚曰：“吾乃

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初，诸葛亮与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及是，正已卒，亮叹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行，必不危矣。”

初，魏主丕闻汉兵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彼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拒敌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七日，吴破汉书到。

〔纲〕 秋八月，将军黄权叛降魏。

〔目〕 帝既败退，黄权在江北，道绝，不得还，率其众降魏。有司请收权妻子，帝曰：“孤负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谓权曰：“君欲追踪陈、韩邪？”对曰：“臣受刘主厚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为镇南将军。

〔纲〕 九月，魏遣将军曹休等击孙权。

〔纲〕 冬十月，吴王权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将击之。

〔纲〕 吴人来聘，遣大中大夫宗瑋报之。

〔纲〕 癸卯，后主建兴元年。

〔纲〕 春，魏师攻濡须，别将围江陵，皆不克，引还。

〔纲〕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遗诏辅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目〕 诸葛亮至永安。帝病笃，命亮辅太子禪，以尚书令李严为副。帝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帝又诏敕禪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丧还成都，以严为中都护，留镇永安。禪即位，时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咸取决焉。亮乃约官职，修法制，发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蹠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幼宰每言则尽；伟度数有谏正。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颺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丙吉不问死人，陈平不知钱谷，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公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亮谢之。

【纲】 六月，益州郡耆帅雍闿等以四郡叛。

【目】 初，益州郡耆帅雍闿杀太守，求附于吴。又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牂柯、越嶲皆叛应闿。丞相亮以新遭大丧，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门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

【纲】 秋八月，遣尚书邓芝使吴。

【目】 帝遣芝修好于吴。时吴王犹未与魏绝，不时见芝。芝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吴王权见之，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国小，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一时之杰。蜀有重险，吴有三江，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亦顺流见可而进，如此，则江南之地非复大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绝魏，专与汉连和。

【纲】 立皇后张氏。

后皇帝

【纲】 甲辰，二年，夏四月，吴人来聘，复遣邓芝报之。

【目】 吴使张温来聘，复遣邓芝报之。芝至吴，权谓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天无

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识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纲】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师击吴，临江而还。

【目】 魏主丕大兴军伐吴，留尚书仆射司马懿镇许昌。亲御龙舟，至广陵。吴将军徐盛，列舟舰于江，而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时江水盛长，丕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会暴风至，龙舟几覆，于是旋师。

【纲】 乙巳，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目】 亮率众讨雍闓等，问计于参军马谡。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复反。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之。

【纲】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师伐吴。

【纲】 六月，吴以顾雍为丞相。

【目】 雍为人寡言，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初领尚书令，封侯还而家人不知。及为相，所用文

武吏，各随其能，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

【纲】 秋七月，丞相亮讨雍闿，斩之，遂平四郡。

【目】 亮至南中，所在战捷。由越巂入，斩雍闿等。孟获素为夷、汉所服，收馀众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间。获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只如此，即易胜耳。”乃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

【纲】 冬十月，魏师临江而还。

【目】 八月，魏主丕以舟师自谿循沔入淮。十月，于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阻南北也！”遂归。

【纲】 丙午，四年，夏五月，魏主丕卒。

【目】 初，郭后无子，魏主丕使母养平原王叡；叡母被诛，故未建为嗣。叡事后甚谨，后亦爱之。丕与叡猎，见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丕释弓矢，为之恻然。及是，疾笃，立为太子。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陈群、抚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政而卒。太子叡即位。

初，太子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惟潜思书籍；即位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

日。晔出，或问：“何如？”曰：“秦皇、汉武之传，才具微不及耳。”莅政之始，陈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国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则有讎党，而毁誉失实。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纲〕 冬，魏征处士管宁，不至。

〔目〕 宁在辽东三十七年，魏主丕征之，乃浮海西归，以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华歆为太尉，让位于宁，不许。征为光禄大夫，敕查州给安车吏从，以礼发遣，宁复不至。

〔纲〕 丁未，五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诸军出屯汉中，以图中原。

〔目〕 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祜、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端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谕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禋、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禋、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谏诤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纲 戊申，六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战于街亭，败绩；诏贬亮右将军，行丞相事。

目 初，魏以夏侯渊子楙都督关中。至是，丞相亮将伐魏，与群下谋之。司马魏延曰：“楙，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走。比东方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阻以西可定矣。”亮以此为危计，不如安从坦道，

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乃率大军攻祁山，戎陈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昭烈既崩，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魏主叡如长安，右将军张郃率步骑五万拒之。亮使参军马谡督诸军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初，亮以谡才术过人，深加器异；昭烈临终谓曰：“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为然，引谡参军事，每与谈论，自昼达夜。至是，乃收杀之而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平生。亮上疏请自贬三等；诏以右将军，行丞相事。亮于是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亮美其胆智，使典军事。

纲 夏五月，吴人诱魏扬州牧曹休，战于石亭，大败之。

目 吴使鄱阳太守周鲂诈以郡降于魏。魏扬州牧曹休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之。八月，吴主权至皖，以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以击休。战于石亭，逊令桓、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至夹石，斩获万余，资仗略尽。

纲 冬十二月，右将军亮伐魏，围陈仓，不克而还。斩其追将王双。

目 右将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言于帝曰：“先帝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

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且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汉中，中间期年，已丧赵云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兵败于楚，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矣。然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十二月，引兵数万出散关，围陈仓，不克。亮粮尽，引还。魏将军王双追亮，亮击斩之。

纲鉴易知录卷二八

后汉纪

后皇帝

〔纲〕 己酉，七年，春，右将军亮伐魏，拔武都、阴平，复拜丞相。

〔纲〕 夏四月，吴王孙权称皇帝。

〔目〕 吴王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立子登为太子。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谢景、范慎、羊衞等为宾客，于是东宫号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则诸葛恪，精识时机则顾谭，凝辩宏达则谢景，究学甄微则范慎。”羊衞私驳之曰：“元逊才而疏，子嚙精而很，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陋。”恪等恶之。其后皆败，如衞所言。

〔纲〕 秋九月，吴迁都建业，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守武昌。

目 南阳刘廙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为逊，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纲 庚戌，八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课试法。尚书诸葛诞等有罪，免。

目 魏尚书诸葛诞、中书郎邓飏等结为党友，更相题表，以夏侯玄等为“四聪”，诞辈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朴忠之士，疾虚伪之人，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诏：“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仍免诞、飏等官。

纲 秋七月，魏寇汉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师还。

纲 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为长史。

目 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纲 辛亥，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围祁山。

纲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纲】 夏五月，亮败魏司马懿于鹵城，杀其将张郃。

【目】 魏遣司马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郭淮等以御汉。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馀众悉救祁山。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与懿遇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蹶其后，至于鹵城，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张郃攻南围，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战，魏兵大败，懿还保营。亮以粮尽退军，懿遣郃追之，至木门，与亮战，中伏弩而卒。

【纲】 秋八月，中都护李平有罪，废徙梓潼。

【目】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严以中都护署府事，更名平。会天霖雨，平主督运，恐粮不继，遣参军谕指，呼亮来还；亮既退军，平乃更言“军粮饶足，何为而退”！欲杀督运以解不办之责。又表言：“军伪退，以诱贼。”亮出其前后手书，本末违错。平辞穷谢罪，于是亮表其前后过恶，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复以平子圭为中郎将、参军事，出教敕之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王室，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又与蒋琬、董允书曰：“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谓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也。”

【纲】 癸丑，十一年，春正月，青龙见魏摩陂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观之。

【纲】 甲寅，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目 初，丞相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至是，悉众十万由斜谷伐魏，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纲 三月，魏山阳公卒。

纲 夏四月，丞相亮进军渭南。魏大将军司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目 丞相亮至郿，军于渭水之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止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纲 秋八月，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卒于军。长史杨仪引军还。前军师魏延作乱，仪击斩之。

目 亮数挑战，懿不出。乃遗以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亮谓姜维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众耳。”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亮病笃，帝使仆射李福省侍，因谂大计。亮曰：“公所问者，公琰其宜也。”又请其次，亮曰：“文伟可。”又问，亮不答。八月，薨。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语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

也。”

亮尝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至是，懿案行其营垒，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初，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每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不许。延常谓亮怯，不能尽用己才。仪为人干敏，亮每出军，仪规画分部，筹度粮谷，咸取办焉。延性矜高，当时皆下之，惟仪不假借，延以为至忿。亮病笃，作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亮薨，延曰：“魏延何人，当为杨仪作断后将乎！”仪等案亮成规引还，延率所领先归，逆击仪等；仪遣将斩之，夷三族。

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长史张裔尝称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企忘其身者也。”

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亮副，怏怏怨谤，亮废立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闻之，亦发病死。平常冀亮复收己，得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纲 以吴懿为车骑将军，督汉中；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目 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拔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纲〕 冬十一月，魏洛阳地震。

〔纲〕 乙卯，十三年，夏四月，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为尚书令。

〔纲〕 魏作洛阳宫。

〔目〕 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陈群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边境有事乎！汉明帝欲起德阳前殿，钟离意谏而止，后复作之；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叡为之少省。

〔纲〕 秋七月，魏崇华殿灾。

〔纲〕 八月，魏立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

〔目〕 魏主叡无子，养二王为己子，宫省事秘，莫知其所由来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纲〕 魏复立崇华殿。

〔目〕 魏主叡复立崇华殿，更名九龙。作者三四万人。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魏主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始构阙，而鹊巢之，天意若曰：宫室未成，身不得居，将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无

亲，惟与善人。’今宜休罢百役，增崇德政，则可以转祸为福矣。”

韪性严急，督修宫室有稽限者，亲召问之，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散骑常侍王肅谏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是以圣贤重之。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迁尉，迁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臣以为大失其义。廷尉，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纲〕 冬十月，魏张掖涌石负图。

〔目〕 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王绰以问巨鹿张翊，翊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今汉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纲〕 丙辰，十四年，春，吴铸大钱。

〔目〕 一当五百。

〔纲〕 二月，吴娄侯张昭卒。

〔目〕 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权以下皆惮之。卒年八十一。

〔纲〕 冬十月，有星孛于太辰，又孛于东方。

〔目〕 魏高堂隆上疏曰：“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斝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

〔纲〕 魏司空陈群卒。

〔目〕 群前后数上封事，辄削其草，虽子弟莫知也。或讥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诏撰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纲〕 魏令公卿举才德兼备之士。

〔目〕 时司马懿以兖州刺史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尔曹顾名思义，不敢违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不可轻也。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则彼言当矣；无可毁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纲〕 丁巳，十五年，春正月，魏黄龙见。以三月为夏四月。

目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变民耳目”。魏主叡从之，遂以建丑之月为正，服色尚黄，牲用白。

纲 夏六月，魏地震。

纲 魏以陈矫为司徒。

目 魏主叡尝卒至尚书门，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请就黜退。”叡惭而反。叡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纲 秋七月，皇后张氏崩。

纲 冬十月，魏铸铜人，起土山于芳林园。

目 魏主叡徙长安钟簏、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使公卿皆负土，树杂木善草，捕禽兽致其中。

纲 魏光禄勋高堂隆卒。

目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此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典兵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魏主叡手诏慰劳之。未几而卒。

纲 魏作考课法，不果行。

目 魏主叡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勿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为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叡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下百官议。议久不决，事竟不行。

纲 戊午，延熙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马懿击辽东。

纲 二月，立皇后张氏。

纲 立子璿为皇太子。

目 大司农孟光问太子读书及情性好尚于秘书郎却正，正曰：“奉亲虔恭，举动仁恕，有古世子之风。”光曰：“此皆家户所有耳，吾欲知其权略智调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施为；智调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储君读书，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当务其急者。”正深然之。

〔纲〕 吴铸当千大钱。

〔纲〕 秋八月，魏司马懿克辽东，斩公孙渊。

〔纲〕 冬十二月，蒋琬出屯汉中。

〔纲〕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为后，召司马懿入朝，以曹爽为大将军。

〔纲〕 己未，二年，春正月，魏司马懿至洛阳，与爽受遗辅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纲〕 司马懿至洛阳，入见，魏主叡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别指齐王芳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芳前抱懿项。懿顿首流涕。于是芳年八岁，即日立为太子。叡寻卒。

芳嗣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爽、懿并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纲〕 二月，魏以司马懿为太傅，何晏为尚书。

〔纲〕 夏，以蒋琬为大司马。

〔目〕 东曹掾杨戏素简略，琬与言论，戏时不应。或谓琬曰：“戏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

后言，古人所诫。戏欲赞吾是邪，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农杨敏尝毁琬曰：“作事愤愤，诚不及前人。”主者请推治之，琬曰：“吾实不及前人，无可推。”主者请问愤愤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理，事不理，则愤愤矣。”后敏坐事系狱，众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敏得免重罪。

【纲】 冬十二月，魏复以建寅之月为正。

【纲】 辛酉，四年，夏四月，吴太子登卒。

【纲】 蒋琬徙屯涪。

【纲】 魏置淮南北屯田，广漕渠。

【纲】 管宁卒于魏。

【目】 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导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与不知，闻之无不嗟叹。

【纲】 壬戌，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自汉中徙屯涪。

【纲】 吴立子和为太子，霸为鲁王。

【纲】 癸亥，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

【纲】 冬十月，遣前监军王平督汉中。

【纲】 十一月，以费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纲】 甲子，七年，春正月，吴以陆逊为丞相。

【纲】 三月，魏曹爽寇汉中；闰月，费祜督诸军救之。

【目】 魏征西将军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胜为长史，胜及邓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司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与玄自骆谷入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深祸。”遂遣护军刘敏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闰月，帝遣费祜救汉中，将行，光禄大夫来敏诣祜别，求共围棋；时羽檄交至，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祜与对戏，了无倦色。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也。”

【纲】 夏五月，魏军退走。

【纲】 冬，以费祜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书令。

【目】 蒋琬以病固让州职于祜。时国务烦猥，祜识悟过人，为尚书令，省读文书，举目究意，终亦不忘。常以朝

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博戏，尽人之欢，而事无废阙。及允代蒞，始欲教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滞。乃叹曰：“人才相远如此，非吾所及也！”乃听事终日，而犹有不暇焉。

〔纲〕 乙丑，八年，春，吴丞相陆逊卒。

〔纲〕 秋八月，皇太后吴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马蔣琬卒。

〔纲〕 十二月，尚书令董允卒，以宦者黄皓为中常侍。

〔目〕 董允秉心公亮，献替尽忠，帝甚惮之。宦者黄皓，便辟佞慧，有宠；允数责之。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位不过黄门丞。费祜以选曹郎陈祗代允为侍中，祗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智数，祜以为贤，越次用之。祗与皓相表里，皓始预政，迁中常侍，操弄威柄，终以覆国。

〔纲〕 丙寅，九年，秋九月，赦。

〔目〕 大司农孟光于众中责费祜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权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祜顾谢，踧踖而已。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

【纲】 以姜维为卫将军，与费祎并录尚书事。

【纲】 丁卯，十年，春二月，魏迁其太后于永宁宫。

【目】 曹爽用何晏等谋，迁太后，擅朝政，多树亲党。司马懿不能禁，遂称疾，不与政事。

【纲】 戊辰，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为司空，不受。

【目】 魏以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阙，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

【纲】 五月，费祎出屯汉中。

【纲】 己巳，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马懿杀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目】 曹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作窟室，与何晏等纵酒其中。弟羲泣谏，不听。又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

是月，魏主芳谒高平陵，爽与弟羲、训、彦皆从。司马懿与子师、昭谋诛之，以太后令召桓范。范欲应命，其子曰：“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乃出。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弩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范劝爽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自辅。爽兄弟不从，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犇犊耳！何图今日坐汝族灭也！”

爽兄弟归家，懿发吏卒围守之。有司奏：“黄门张当私以所择才人与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实，辞云：“爽与何晏、邓颺、丁谧、毕轨、李胜等谋逆。”于是收爽、羲等并桓范、张当俱夷三族。

先是宗室曹囿上书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亲疏并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民，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制，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囿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及懿闭门，爽司马鲁芝闻变，欲出赴难。呼参军辛敞欲与俱，敞谋于其姊宓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宓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诛曹爽耳。”“然则事就乎？”曰：“得无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则可以无出乎？”曰：“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后，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先是，爽辟王沉、羊祜，沉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沉遂行。及爽败，沉以故吏免，谓祜曰：“吾不忘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也！”

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无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诛，其家上书绝婚，强迎以

归，复将嫁之；令女又断其鼻。其家惊惋，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自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以自况也。

晏闻平原管辂明术数，请与论易。邓颺在座，谓辂曰：“君自谓善易，而语不及易中词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因谓辂曰：“试为作一卦，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何也？”辂曰：“元、愷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愿君侯哀多益寡，非礼不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谈。”辂曰：“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辂舅闻之，责其言太切。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怒以为狂。至是，辂之舅谓辂曰：“尔前何以知何、邓之败？”辂曰：“邓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此为鬼躁；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书，与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风俗，不可复制。

〔纲〕 魏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不受。

〔纲〕 秋，姜维伐魏雍州，不克。

〔纲〕 冬十二月，魏光禄大夫徐邈卒。

〔目〕 卢钦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为凉州刺史还，人以为介，何也？”钦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贵清素之士，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无常而徐公有常耳。”

〔纲〕 庚午，十三年，秋，吴废其太子和，杀鲁王霸及将军朱据。冬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

〔目〕 初，潘夫人有宠于吴主权，生少子亮，权爱之。全公主与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结，数称亮美。权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心亦恶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乎！”遂有废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将军朱据谏曰：“太子，国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归心。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及矣！”不听。遂废和为庶人，赐霸死。据寻亦赐死。明年，立潘氏为后。

〔纲〕 辛未，十四年，夏四月，魏司马懿杀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诸王公于邺。

目 初，魏扬州都督王凌，与其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并典重兵，阴谋以魏主制于强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许昌；愚遣其将与楚王相闻。凌子广谏，凌不从，会愚病卒。至是，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司马懿。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凌势穷，面缚水次，懿解其缚，送诣京师，道饮药死。懿至洛阻，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发凌、愚冢，剖棺暴尸；赐楚王彪死。尽录诸王公置邺，使有司察之，不得与人交关。

初，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谓必兴令狐氏。族父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进有名称，从容谓邵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私谓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不知我当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邵没十余年而愚灭族。

纲 秋八月，魏太傅司马懿卒，以其子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纲 冬十一月，吴以诸葛恪为太子太傅，总统国事。

目 时权颇寤太子和之无罪，十一月，祀南郊还，得风疾，欲召和还；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固争之，乃止。权以太子亮幼，议所付托，峻荐恪可付大事。权嫌其刚很自用，峻曰：“朝臣才无及恪者。”乃召之。恪将行，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有司诸务，一统于恪。

【纲】 费祜北屯汉寿，以陈祗守尚书令。

【纲】 壬申，十五年，春正月，魏以司马师为大将军。

【纲】 吴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

【目】 吴主权复封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奂为齐王，居武昌；休为琅邪王，居虎林。

【纲】 夏四月，吴主权卒，太子亮立，以诸葛恪为太傅。

【纲】 吴徙其齐王奂于豫章。

【目】 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奂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阳。奂不肯徙，恪遗之笈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仇讎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身，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闻大王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循制度，擅发诸将，私杀左右，小大惊怪，莫不寒心。俚语曰：‘明鉴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奂惧，遂行。

【纲】 冬十月，吴诸葛恪修东兴堤。十二月，魏人击之，恪与战于徐塘，魏人败走。

【纲】 癸酉，十六年，春正月，盗杀大将军费祜。

目 初，姜维攻魏西平，获中郎郭循，以为左将军。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至是，费祜与诸将大会于汉寿，欢饮沉醉，循刺杀之。祜泛爱无疑，待新附太过，张嶷尝与书，引岑彭、来歙为戒。祜不从，故及。

纲 一月，吴诸葛恪击魏。

纲 夏四月，姜维伐魏，围狄道。

目 维负其才武，每欲大举，费祜常裁制不从，与兵不过万人，曰：“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及祜死，维遂将数万人伐魏，围狄道。

纲 吴师围魏新城，不克。

纲 冬十月，吴杀其太傅诸葛恪，以孙峻为丞相。

目 恪还建业，陈兵入府，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孙峻因民怨众嫌，构恪于吴主亮，云欲为变。遂与亮谋置酒请恪，伏兵杀之，以苇席裹尸，投之石子冈，并夷三族。初，恪少有盛名，太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陆逊常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君气陵其上，意蔑其

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败。

吴群臣共推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有媚峻者言：“万机宜在公族。”乃表峻为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峻骄矜淫暴，国人侧目。

〔纲〕 吴杀其南阳王和。

〔目〕 和妃张氏，恪甥也，峻因此赐和死，张妃亦自杀。其妾何氏曰：“若皆从死，谁当字孤！”遂抚育其子皓，及诸姬子德、谦、俊，皆赖以全。齐王奋亦坐废为庶人。

〔纲〕 甲戌，十七年，春二月，魏司马师杀中书令李圭及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遂废其后张氏。

〔目〕 初，李圭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悦，敕使闭门断客。后司马师秉政，以圭为中书令。时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亲，故不得在势任，居常怏怏；张缉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圭皆与亲善。虽为师所擢用，而心在玄。魏主芳又数独召圭语，师知其议己，诘之，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钁筑杀之，遂收玄、缉下廷尉，皆夷三族，并废张后。

〔纲〕 夏，姜维伐魏。

〔纲〕 秋九月，魏司马师废其主芳为齐王，迁之河内。冬十月，迎高贵乡公髦立之。

纲 乙亥，十八年，春正月，魏扬州都督毋丘俭、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师击败之，钦奔吴，俭走死。

纲 魏大将军司马师卒，二月，师弟昭自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目 师疾笃，还许昌，昭自洛阳往省之，师令总统诸军而卒。诏以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纲 秋八月，姜维伐魏，败其兵于洮西，遂围狄道；不克而还。

纲 丙子，十九年，春正月，以姜维为大将军。

纲 夏四月，魏司马昭始服衮冕、赤舄。

纲 秋七月，姜维伐魏，与其将邓艾战，败绩。

目 秋，维复出祁山，闻邓艾有备，乃回，趣南安；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死者甚众，蜀人由是怨维。

纲 八月，魏司马昭自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

纲 吴孙峻卒，以其从弟琳为侍中，辅政。

纲 吴大司马吕岱卒。

目 始岱亲近徐原，赐以巾襦，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辄谏诤，又公论之；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渊，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所闻过乎！”

纲 冬十月，魏以卢毓为司空。

目 魏以卢毓为司空。毓固让司隶校尉王祥，诏不许。

祥至孝，继母朱氏遇之无道，祥愈恭谨。朱氏子览，年数岁，每见祥被箠，辄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览辄与俱。及长，娶妻，母虐使祥妻，览妻亦趋之，母为少止。祥渐有时誉，母深疾之，密使鸩祥。览径起取酒，祥不与，母夺而反之。后母赐祥饌，览辄先尝，母惧，遂止。汉末遭乱，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毁瘠，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纲 丁丑，二十年，夏四月，吴主亮始亲政。

目 吴主亮亲政事。大将军孙綝表奏，多见难问，数出中书视太帝时旧事，问左右侍臣曰：“先帝数有特制，今大将军问事，但令我书可邪？”尝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亮曰：“黄门从尔求蜜邪？”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谓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

外俱湿；今外湿里燥，必黄门所为也。”诘之，果服；左右惊悚。

【纲】 魏扬州都督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吴人救之，不克而还。

【纲】 姜维伐魏。

【目】 姜维闻魏分关中兵赴淮南，率数万人出骆谷。时长城积谷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马望及邓艾进据之，以拒维。维数挑战，不应。

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国论讽之，曰：“或问：‘往古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句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或曰：‘曩者项强汉弱，约分鸿沟，各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率兵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取天下乎！及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

【纲】 戊寅，景耀元年，春二月，魏司马昭拔寿春，杀诸葛诞。

【纲】 姜维引兵还。

目 维闻诸葛诞死而还。

纲 夏五月，魏司马昭自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复辞不受。

纲 秋九月，吴孙琳废其主亮为会稽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休以琳为丞相，封兄子皓为乌程侯。

纲 十二月，吴孙琳伏诛。

纲 诏汉中兵屯汉寿，守汉、乐二城。

纲鉴易知录卷二九

后汉纪

后皇帝

〔纲〕 己卯，二年，春正月，黄龙二见魏宁陵井中。

〔目〕 先是魏地井中，屡有龙见，群臣以为吉祥，魏主髦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

〔纲〕 庚辰，三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夏五月，魏司马昭弑其主髦于南阙下，尚书王经死之。

〔目〕 魏主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召侍中王沉、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于是入白太后。沉、业奔走告昭，呼经欲与俱，经不从。髦遂拔剑

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入，与战南阙下。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髦，殒于车下。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尚书仆射陈泰不至，昭使其舅尚书荀覬召之。泰曰：“论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见昭，悲恸，昭亦对之泣曰：“玄伯，卿何以处我？”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复言。以太后令，罪状髦，废为庶人，葬以民礼。收王经及其家属付廷尉。经谢其母，母笑曰：“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诛，故吏向雄哭之，哀恸一市。王沉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请以王礼葬髦，许之。昭言成济大逆不道，夷三族。

〔纲〕 六月，魏主奂立。

〔目〕 奂，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乡公，司马昭迎立之，更名奂，年十五矣。

〔纲〕 辛巳，四年，冬，以董厥、诸葛瞻为将军，共平尚书事，樊建为尚书令。

〔目〕 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与皓往来。秘书令郤正久在内职，与皓比屋，周旋三十余年，澹然自守，以书自娱，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所憎，故官不过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祸。

【纲】 壬午，五年，冬十月，姜维伐魏洮阳，不克。

【纲】 魏司马昭杀中散大夫嵇康。

【目】 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籍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何曾面质籍于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昭爱籍才，常拥护之。

咸素幸奴婢；姑将婢去，咸方对客，遽借客马追之，累骑而还。

伶尤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钟会闻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锻，不为之礼。会将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遂深衔之。

涛为吏部郎，举康自代；康与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昭闻而怒之。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兄巽

诬安不孝，康为证其不然。会因譖“康尝欲助毋丘俭，与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杀安及康。康尝诣隐者孙登，登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纲〕 魏以钟会都督关中军事。

〔目〕 魏司马昭患姜维数北伐，欲大举伐汉，朝臣多以为不可，独钟会劝之。昭谕众曰：“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虜。今昊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力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虜取虞之势也。今绊姜维于查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禪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会为镇西将军，督关中。邓艾以蜀未有衅，屡陈异议；昭使人谕之，艾乃奉命。

姜维表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之桥头，以防未然。黄皓信巫鬼，谓敌终不自致，启帝寝其事，群臣莫知。

〔纲〕 癸未，炎兴元年，秋，魏遣邓艾、钟会将兵入寇，关口守将傅佥死之，姜维战败，还守剑阁。

〔目〕 魏遣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甘松、查中以缀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钟会统十万余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以卫瓘持节监军事，行镇西军司。

会过幽州刺史王戎，问计。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或以问参相国军事刘寔

曰：“钟、邓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寔笑而不答。

八月，军发洛阳，汉人遣廖化为姜维继援，张翼、董厥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敕诸围不得战，退保汉、乐二城。会平行至汉中，使兵围二城，径趣阳安口。使护军胡烈为先锋，攻关口；守将傅佥拒守，其下蔣舒率众迎降，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会遂长驱而前。

维闻会已入汉中，引兵还，艾遣兵追蹶于疆川口，大战，维败走。还至阴平，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

〔纲〕 冬十月，魏司马昭始称相国、晋公，受九锡。

〔纲〕 卫将军诸葛瞻及邓艾战于绵竹，败绩，及其子尚皆死之。

〔目〕 邓艾进至阴平，欲与诸葛绪自江油趋成都；绪以西行非本诏，遂引兵与钟会合。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姜维列营守险，会攻之不能克，粮道险远，军食乏，欲引还。艾上言：“贼已摧折，宜遂乘之。”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守将马邈降。诸葛瞻督诸军拒艾，至涪不进。尚书郎黄崇屡劝瞻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不从。艾遂长驱而前，瞻退往绵竹。艾以书诱瞻曰：“若降者，表为琅邪王。”瞻斩其使，列陈以待。艾大破之，斩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

为！”策马冒陈而死。

纲 邓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谡死之，汉亡。

目 汉人不意魏兵卒至，不为城守调度；闻艾已入平地，帝使群臣会议，或劝奔吴，或劝入南中。譙周以为：“自古无寄他国为天子者，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何与一辱！若欲奔南，当早为计；今大敌已近，群心无可保者，恐发道之日，其变不测。”乃遣使奉玺绶，诣艾降。北地王谡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听。谡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帝别敕姜维使降。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群臣面缚舆榘，诣军门降。艾收黄皓，将杀之，皓赂左右以免。维等得赦，诣会降。

右后汉二帝共四十三年。合西汉二十六帝，共四百六十九年。

纲 甲申，春正月，魏以槛车征邓艾。钟会谋反，伏诛。监军卫瓘袭艾，杀之。

目 邓艾在成都，颇自矜伐，以书言于晋公昭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必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宜留陇右及蜀兵煮盐兴冶，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且王刘禅以显归命之宠，如此则吴人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昭使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今吴人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艾虽无古人之节，

终不自嫌以损国家计也！”

钟会有异志，姜维知之，欲构成扰乱，乃说会曰：“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归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邪！”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因艾承制专事，乃与瑾密白艾有反状。诏以槛车征艾。昭恐艾不从命，敕会进军成都。会遣瑾先至成都收艾。瑾夜至成都，平旦，开门，瑾乘使者车径入；艾卧未起，遂执艾父子，置之于槛车。会至成都，送艾赴京师。

会所惮惟艾，艾既就擒，遂决意谋反。会郭太后卒，会乃悉召诸将，为太后发哀，称遗诏，使起兵废司马昭。

维欲使会尽杀北来诸将，己因杀会，复立故汉帝。会护军胡烈给言会欲尽坑外兵，一夜，转相告，皆遍。诸军鼓噪，争先赴城，斩会及维，死丧狼藉。瑾分部诸将，数日乃定。

艾本营将士，追出艾于槛车，迎还。瑾自以与会共陷艾，恐其为变，乃遣护军田续袭艾父子于绵竹西，斩之。艾之入江油也，续不进，艾欲斩续，既而舍之。及是，瑾谓曰：“可以报江油之辱矣。”镇西长史杜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责乎！”瑾闻之，不候驾而谢预。艾余子在洛阳者悉被诛。

会功曹向雄收葬会尸，昭召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今会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

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不亦可乎！”昭悦，与宴谈而遣之。

会之伐汉也，辛宪英谓其夫之从子羊祜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会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矣。”琇固辞，不听。宪英谓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归。诏以琇尝谏会反，赐爵关内侯。

【纲】 三月，魏晋公昭进爵为王。

【目】 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勖共诣晋王，勖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与朝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阶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君子爱人以礼，我不为也。”及入，勖拜而祥独长揖。昭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纲】 魏封故汉帝禅为安乐公。

【目】 禅举家迁洛阳，大臣无从行者，惟秘书令郤正及殿中督张通舍妻子单身从行。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禅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

魏封禅为安乐公，他日与宴，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怆，而禅喜笑自若。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是；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他日，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正闻

之，谓曰：“若王复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岷、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昭复问，禛对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禛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纲〕 秋七月，吴主休胤，乌程侯皓立。

〔纲〕 八月，魏晋王昭以其子中抚军炎为副相国，冬十月，立为晋世子。

〔目〕 初，晋王昭娶王肃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继景王后。攸性孝友，多材艺，清和平允，名过于炎，昭爱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后，大业宜归攸。”炎立发委地，手垂过膝；羊绣又教以宜察时政所宜损益，豫记以备访问。昭欲以攸为世子，山濤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贾充、何曾、裴秀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为世子。

晋纪

世祖武皇帝

〔纲〕 乙酉，夏五月，魏晋王昭号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纲〕 秋八月，魏晋王昭卒，太子炎嗣。

〔纲〕 冬，吴迁都武昌。

〔纲〕 十二月，晋王炎称皇帝，废魏主为陈留王。

〔目〕 魏主禅位于晋；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马孚拜辞，流涕歔歔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晋王即皇帝位，奉魏主为陈留王。即宫于邺，追尊宣王、景王、文王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时晋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欲矫以仁俭。将有事于太庙，有司言御牛青丝纫断，诏以青麻代之。

〔纲〕 晋以傅玄、皇甫陶为谏官。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纲〕 丙戌，秋八月，晋主谒崇阳陵。

〔目〕 文宣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晋主亦除之；然犹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至是谒陵，诏以“衰经从行，群臣自依旧制”。尚书令裴秀奏曰：“既除复服，义无所依。”遂止。中军将军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今主上至孝，虽夺其服，实行丧礼。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复古，殆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也。”乃止。群臣请易服复膳，诏曰：“每念不得终直经之礼，以为沉痛。况食稻、衣锦乎！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易此情于所天，可试省孔子答室我之言，无事纷纭也！”遂以疏素终三年。

〔纲〕 吴以陆凯、万彧为左、右丞相。

〔目〕 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凯上疏曰：“武昌土地险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与天意矣。”

〔纲〕 冬十二月，吴还都建业。

〔纲〕 丁亥，春正月，晋立子衷为太子。

〔目〕 有司奏：“东宫施敬二傅，其仪不同。”晋主曰：“崇敬师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

子申拜礼。”

【纲】 晋杀其故立进令刘友。

【目】 司隶校尉李熹劾奏故立进令刘友及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诏曰：“友侵剥百姓，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问。熹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

【纲】 晋征犍为李密，不至。

【目】 晋主征犍为李密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老，固辞，许之。密与人交，每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常言：“吾独立于世，顾影无俦；然而不惧者，以无彼此于人故也。”

【纲】 戊子，春三月，晋太后王氏殂。

【目】 晋主居丧，一遵古礼。既葬，有司请除衰服。诏曰：“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请，诏曰：“患在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前代礼典，质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请不已，乃许之；然犹素服以终三年。

【纲】 夏四月，晋太保王祥卒。

目 袞卒，门无杂吊之宾。其族孙戎叹曰：“太保当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间与之言，理致清远，岂非以德掩其言乎！”

纲 秋七月，众星西流如雨而陨。

纲 己丑，春二月，晋以羊祜都督荆州军事。

目 晋主有灭吴之志，使祜都督荆州，镇襄阳；东莞王伷都督徐州，镇下邳。祜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减戍逻之卒，以垦田八百余顷。其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不过十数人。

纲 晋录用故汉名臣子孙。

目 济阴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孙，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晋主从之。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子瞻临难死义，其孙京宜随才署吏。蜀将傅佷父子死于其主，息著、薨没入奚官，宜免为庶人。”又以立为散骑常侍。汉故尚书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晋王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故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纲 庚寅，夏四月，吴以陆抗都督诸军，治乐乡。

【纲】 辛卯，春正月，吴主大举兵，游华里，不至而还。

【目】 吴人刁玄诈增讖文云：“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吴主信之，大举兵出华里，载太后及后宫数千人，西上。行遇大雪，兵士寒冻殆死，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吴主乃还。

【纲】 冬十一月，晋安乐公刘禪卒。

【纲】 壬辰，春二月，晋太子衷纳妃贾氏。

【目】 晋主初欲为太子娶卫瓘女，贾充妻郭槐赂杨后左右，使后说纳其女。晋主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氏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氏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后固以为请，至是，荀勖又与荀勖、冯统皆称充女绝美，且有才德，晋主遂从之。贾妃年十五，长太子二岁，妒忌多权诈，太子嬖而畏之。

【纲】 夏，晋益州杀其刺史，广汉太守王浚讨平之，以浚为益州刺史。

【目】 时汶山白马胡掠诸种，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讨之。牙门张弘作乱，杀晏。广汉太守王浚发兵讨弘，斩之。诏以浚为益州刺史。

初，浚为羊祜参军，祜深知之。浚至益州，明立威信，蛮夷归附；俄迁大司农。时晋主与羊祜谋伐吴，祜以为宜藉上流之势，密表留浚，加龙骧将军，监梁、益军。诏使罢屯田兵，大作舟舰。时作船木林，蔽江而下，吴建平

太守吾彦，取以白吴主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吴主不从，彦乃为铁锁横断江路。

【纲】 秋七月，晋以贾充为司空。

【纲】 九月，吴步阐据西陵，叛降晋。

【纲】 冬十一月，吴陆抗拔西陵，诛步阐；晋羊祜等救之，不及。

【目】 吴主既克西陵，志益张大，使术士尚广筮取天下，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吴主喜，不修德政，专为兼并之计。

羊祜归自江陵，务修德信以怀吴人。每交兵，刻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计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游猎，常止晋地，所得禽兽或先为吴人所伤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皆悦服。祜与陆抗对境，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疾，祜与之成药，抗即服之。人多谏抗，抗曰：“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抗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羊祜不附结中朝权贵，荀勖、冯统之徒皆恶之。从甥王衍尝诣陈事，辞甚清辩；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顾谓客曰：“王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军法将斩王戎。衍，戎之从弟也，故皆憾之。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纲】 晋免其国子祭酒庾纯官，寻复用之。

【目】 贾充与朝士宴，河南尹庾纯醉，与充争言。充曰：“父老，不归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充惭怒，上表解职；纯亦自劾。诏免纯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纯荣宦忘亲，当除名；齐王攸以为纯于礼律未有违者；诏复以纯为祭酒。

【纲】 癸巳，夏四月，晋以邓艾孙朗为郎中。

【目】 初，邓艾之死，人皆冤之，而无为之辨者。及晋主即位，议郎段灼上疏谓：“宜听艾归葬，还其田宅，继封定谥，则艾死无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晋主善其言而不能从也。至是，问给事中樊建以诸葛亮之治蜀，曰：“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邓艾之冤而不能直，虽得亮，得无如冯唐之言乎！”晋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为郎中。

【纲】 甲午，秋七月，晋以山濤为吏部尚书。

【目】 濤典选十余年，甄拔人物，各为题目而奏之，时称“山公启事”。

【纲】 晋后杨氏殂。

【纲】 晋以嵇绍为秘书丞。

目 绍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门。至是，山濤荐征之，绍辞不就。濤谓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况于人乎！”绍乃应命。

初，东关之败，文帝问寮属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安东司马王仪对曰：“责在元帅。”文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斩之。仪子哀痛父非命，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未尝西向而坐，庐于墓侧，旦夕攀柏悲号，涕泪着树，树为之枯。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为之废蓼莪。

纲 吴大司马、荊州牧陆抗卒。

目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雷迈，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悬，此乃社稷安危之机也。臣父逊昔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吴有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及卒，吴主使其子晏、景、玄、机、云分将其兵。机、云皆善属文，名重于世。

初，周鲠之子处，膂力绝人，不修细行，乡里患之。处尝问父老曰：“今时和岁丰而人不乐，何邪？”父老叹曰：“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曰：“南山白额虎，长桥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杀蛟；遂从机、云受学。笃志读书，砥节砺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纲 晋邵陵公曹芳卒。

目 初，芳之废也，太宰中郎陈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遂称疾，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乔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晋代魏，诏以二千石禄养病，加赐帛百匹，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纲 丙申，秋八月，吴临平湖开，石印封发。

目 吴人或言于吴主曰：“临平湖自汉末葳塞，长老言：‘湖塞，天下乱；湖开，天下平。’近者无故忽开，此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之祥也。”初，吴人掘地得银尺，上有刻文，吴主因改元天册。至是，或献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玺。八月，历阳长又上言：“历阳山石印封发，俗谓当太平。”又改明年元曰天纪。

纲 冬十月，晋加羊祜征南大将军。

目 祜上疏请伐吴曰：“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兵役无时得息也。夫蜀之为国，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乘胜席卷，径至成都。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太晋兵力盛于往时，而于此际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晋主深纳之。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统尤以为不可。祜叹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限于后时哉！”唯杜预及中书令张华与晋主意合，赞成其计。

【纲】 晋立后杨氏，以后父骏为车骑将军。

【目】 晋主初聘后，后叔父璠上表曰：“自古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庙，异日得以免祸。”晋主许之。竟立后，而以骏为将军，封侯。骏骄傲自得，镇军胡奭谓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世，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

【纲】 丁酉，春正月朔，日食。

【纲】 秋七月，晋诏遣诸王就国，封功臣为公侯。

【目】 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辞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让，诚心素著，故特见申于分列之外。历事二世，职典枢要，凡谋议皆焚其草，世莫得闻；所进达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也。”

【纲】 戊戌，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夏六月，晋羊祜入朝。

【目】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陈伐吴之计，晋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数入，更遣张华就问筹策。祜曰：“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没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华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晋主欲使祜卧护诸军，祜曰：“取吴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不敢居；若事了，当

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也。”

【纲】 秋，晋大水，螟。

【目】 诏以水灾问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预上疏，以为“今者水灾，东南尤剧，宜敕兖、豫等州，留汉氏旧陂，以畜水，余皆决沥，令饥者得鱼菜螺蚌之饶，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取数钟，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种牛有四万五千余头，可给民，使耕种，责其租税，此又数年以后之益也”。晋主从之，民赖其利。预在尚书七年，损益庶政，不可胜数，时人谓之“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纲】 冬，晋以卫瓘为尚书令。

【目】 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瓘欲启而不敢；会侍宴凌云台，瓘阳醉，跪晋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晋主意悟，因谬曰：“公真大醉邪？”贾充密遣人语贾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

【纲】 十一月，晋诏毋得献奇技异服。

【目】 晋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晋主焚之于殿前，因有是诏。

【纲】 晋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督荆州诸军事。钜平侯羊祜卒。

目 祛疾笃，举预自代而卒。晋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闻祛卒，罢市巷哭，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祛好游岷山，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岁时祭祀，望其碑者无不流涕，因谓之“堕泪碑”。

纲 晋清泉侯傅玄卒。

目 玄性峻急，为司隶，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诵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贵游震慑，台阁生风。卒谥曰刚。

纲 己亥，春正月，树机能陷晋凉州，晋遣将军马隆讨之。

纲 晋以匈奴刘渊为左部帅。

目 渊，豹之子也，幼而俊异，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尝谓同门生曰：“吾常耻随、陆无武，逢、灌无文；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逢、灌遇文帝而不能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为任子在洛阳，王浑及其子济皆重之，屡荐于晋主，晋主召与语，悦之。济曰：“渊有文武长才，陛下任以东南之事，吴不足平也。”孔恂、杨珧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渊才器诚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凉州覆没，晋主问将于李熹，对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渊一将军之号，使将之而西，树机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渊果梟树机能，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晋主乃止。齐王攸言于晋主曰：“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浑曰：“太晋方以信怀殊俗，奈何以无形之疑杀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晋主然

之。会豹卒，以邈代为左部帅。

纲 冬十一月，晋大举兵分道伐吴。

目 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阙失，或剥人面，或凿人眼。由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王浚上疏曰：“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矣。愿陛下无失事机。”晋主于是决意伐吴。会王浑言孙皓欲北上，边戍皆戒严，乃更议明年出师。杜预上表曰：“羊祜不博谋而与陛下计，故令朝臣多异同之议。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无功耳。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又中止，孙皓怖而生计，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亦无及矣！”晋主方与张华围棋，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晋主乃许之。山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十一月，遣琅邪王伷、王浑、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唐彬分道伐吴，东西二十余万。

纲 十二月，晋马隆破树机能，斩之；凉州平。

纲 晋诏议省员吏。

目 诏问朝臣以政之损益，司徒长史傅咸上书，以为：“公私不足，由设官太多。当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务

农而已。”遂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中书监荀勖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变常以徼利者必诛，所谓省事也。以九寺并尚书，兰台付三府，所谓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国职业，剧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

【纲】 庚子，晋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诸军并进，吴丞相张悝迎战，死之。三月，龙骧将军王浚以舟师入石头，吴主皓出降。

【目】 正月，王浑出横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浚、唐彬击破丹阳监盛纪。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逆拒舟舰。浚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遂克西陵、荆门、夷道。杜预遣牙门周旨等帅奇兵八百夜渡江，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山。吴都督孙歆惧，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预进克江陵，斩吴将伍延。于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广，州郡皆望风送印绶。王戎遣罗尚与浚合攻武昌，降之。预与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方春水生，难于久驻，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着手处也。”遂指授群帅方略，径造建业。

吴丞相张悝督沈莹、诸葛靓帅众至牛渚。三月，渡江与晋扬州刺史周浚战，大败于板桥。靓欲遁去，使迎悝，悝不肯，靓自往牵之。悝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为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识拔，常恐不得其

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道邪！”靛流涕而去，悝遂为晋兵所杀，并斩莹等，吴人大震。

浚自武昌顺流而下；吴主遣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望旗而降。吴人大惧。时琅邪王伉亦临近境，吴主分遣使者奉书渥、浚请降，而送玺绶于伉。浚舟师过三山，渥遣信要与论事，浚举帆直指建业，报曰：“风利，不得泊也。”是日，浚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吴主皓面缚舆榼，诣军门降。

朝廷闻吴已平，群臣皆贺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票骑将军孙秀不贺，南向流涕曰：“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右吴四主，共五十九年。

纲 夏四月，赐孙皓爵归命侯。遣使行荆、扬，除吴苛政。

目 赐孙皓爵归命侯。遣使分诣荆、扬抚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吴人大悦。

五月，皓至。帝临轩大会，引见皓。谓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贾充谓皓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纲 封拜平吴功臣。

目 王浚之入建业也，其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己，意甚愧忿，将攻浚。浚参军何攀劝浚送皓与浑，由是事得解。

浑、浚争功，帝命廷尉刘颂校其事，进浑爵为公，以浚为辅国大将军，与杜预、王戎皆封县侯。浚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党与所抑，每进见陈说，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益州护军范通谓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辄曰：‘圣主之德，群帅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藟生所以屈廉颇也。”浚曰：“吾始怨邓艾之祸，不得无言；其终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帝乃迁浚镇军大将军。

杜预还襄阳，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乃勤于讲武，申严戍守。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胜，诸将莫及。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患，不求益也。”

纲 冬十月，诏罢州郡兵。

纲鉴易知录卷三十

晋纪

世祖武皇帝

〔纲〕 辛丑，二年，春三月，选吴伎妾五千人入宫。

〔目〕 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后父杨骏及弟眺、济始用事，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山涛数有规讽，帝虽知而不能改。

〔纲〕 冬十月，鲜卑慕容涉归寇昌黎。

〔目〕 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号慕容部。至孙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至是，始叛寇昌黎。

自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不听。

纲 壬寅，三年，春正月朔，帝亲祀南郊。

目 礼毕，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中护军羊琇，景献后之从父弟也；后将军王恺，文明后之弟也；散骑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于财，竞以奢侈相高。车骑司马傅咸上书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人崇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无有穷极矣！”

纲 以张华都督幽州军事。

纲 夏四月，鲁公贾充卒。

目 充老病，自忧谥传，从子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至是薨，无嗣，妻郭槐欲以外孙韩谧为世孙，曹轸谏曰：“礼无异姓为后之文。”槐表陈之，云充遗意，帝许之。及太常议谥，博士秦秀曰：“充悖礼溺情，以乱大

伦。昔酈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酈’。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盖公。”帝更曰武。

纲 癸卯，四年，夏，琅邪王伉卒。

目 谥曰武，子勰嗣。

纲 冬，归命侯孙皓卒。

纲 甲辰，五年，春正月，龙见武库井中。

纲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卒。

目 初，陈群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士，故令郡国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为之使，铨次等级，以为九品，有言行修著则升之，道义亏缺则降之，吏部凭以补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毅尝上疏曰：“中正之设，捐政者八：高下逐强弱，是非随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议所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也；今重其任而轻其人，使驳论横于州里，嫌隙结于大臣，二也。本立格于九品者，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乃优劣易地，首尾倒错，三也。陛下赏善罚恶，无不裁之以法；独中正无赏罚之防及禁人诉讼，使受枉者不获上闻，四也。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面犹不识，不过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

也；今当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无绩者更获高叙，抑功实而隆虚名，长浮华而废考绩，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状其才之所宜，而但第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徒结白论，品状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爱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锐人事，八也。由此论之，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宜罢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帝虽善其言，而终不能改。

〔纲〕 冬，慕容廆寇辽西。

〔纲〕 丙子，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司徒魏舒罢。

〔目〕 舒称疾，逊位。舒所为，必先行而后言，逊位之际，莫有知者。卫瓘与书曰：“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矣。”

〔纲〕 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秋八月，星陨如雨。

〔纲〕 己酉，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降，以为鲜卑都督。

〔纲〕 冬十一月，尚书令荀勖卒。

〔目〕 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怙。人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

〔纲〕 遣诸王假节之国，督诸州军事。封子孙六人为王。

〔目〕 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杨骏忌汝南王亮，以为大司马、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又徙皇子南阳王柬为秦王，都督关中；珪为楚王，都督荊州；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成都王，晏吴王，炽豫章王，演代王；孙遹广陵王。

初，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生遹。宫中尝夜失火，帝登楼望之，遹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奇之。尝称遹似宣帝，故天下咸归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帝为遹高选僚佐，以散骑常侍刘寔志行清素，命为之傅。寔以时俗喜进趣，少廉让，尝著崇让论，以为：“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如，而优劣难分；让则竞推于胜己，而贤智显出。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则让之者多矣；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

〔纲〕 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

目 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冀名儒，多往归之。

孝惠皇帝

纲 庚戌，孝惠皇帝永熙元年，夏四月，以杨骏为太尉，辅政。

纲 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贾氏。

纲 五月，葬峻阳陵。诏群臣增位赐爵有差。

纲 以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

纲 秋八月，立广陵王遹为太子。以刘渊为匈奴五部大都督。

纲 琅邪王覲卒。

目 谥曰恭，子睿嗣。

纲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贾氏杀太傅杨骏，废皇太后为庶人。

目 贾后不以妇道事太后，又欲预政，而为杨骏所抑。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皆骏所不礼也，贾后使黄门董猛与

观、肇谋诛骏，废太后。又使报楚王珪，珪许之，乃求入朝。至是，观、肇启帝，夜作诏，诬骏谋反，命东安公繇，帅殿中四百人讨之，珪屯司马门。皇太后题帛为书，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贾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寻殿中兵出，烧骏府，骏逃于厩，就杀之。遂收珧、济，夷三族。珧临刑，告东安公繇曰：“表在石函。”繇不听。贾后矫诏，送太后于永宁宫，有司奏请：“废太后为庶人，诣金墉城。”诏可。

〔纲〕 征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录尚书事。

〔目〕 亮颇专权势，御史中丞傅咸谏，亮不从。贾后族兄模、从舅郭彰、女弟之子贾谧，与楚王珪、东安公繇，并预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谋废后，繇兄澹素恶繇，屡譖于亮，诏免繇官，废徙带方，于是谧、彰权势愈盛。谧虽骄奢，而喜延士大夫，彰与石崇、陆机、机弟云、潘岳、挚虞、左思、牵秀、刘舆、舆弟琨等皆附于谧，号“二十四友”。

〔纲〕 夏六月，皇后杀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珪。

〔目〕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珪刚愎好杀，谋遣珪之国。珪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劝珪自昵于贾后；后留珪领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杨骏，瓘恶其反覆，将收之。盛乃因将军李肇矫称珪命，譖亮、瓘于贾后，云将谋废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专恣，六月，使帝作手诏赐珪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屯诸宫门，免亮、瓘官。”珪亦欲因此复私怨，遂遣宏、肇以兵围亮府，清河王遐收瓘。亮遂为肇所执，与世子矩俱死。初，瓘为司空，帐下督荣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从遐收瓘，辄杀瓘及子孙共九人。张华使董猛说贾后曰：“楚

王既诛二公，则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遂执珪，斩之。宏、盛夷三族。

卫瓘女与国臣书曰：“先公名谥未显，一国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讼瓘冤。乃诏族诛荣晦，追复亮、瓘爵位；谥亮曰文成，谥瓘曰成。

【纲】 以贾模、张华、裴頠为侍中，并管机要。

【目】 华尽忠帝室，弥缝遗阙，后虽凶险，犹知敬重，与模、頠同心辅政，故数年之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

【纲】 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贾氏弑故皇太后杨氏于金墉城。

【目】 时太后尚有侍御十余人，贾后悉夺之，绝膳八日而卒。贾后覆而殡之。

【纲】 甲寅，四年，司隶校尉傅咸卒。

【目】 咸性刚简，风格峻整，初为司隶，上言：“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师肃然。

【纲】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纲】 丙辰，六年，春，以张华为司空。

【纲】 秋八月，秦、雍氏、羌齐万年反，冬十一月，遣将军周处等讨之。

【目】 初，御史中丞周处，弹劾不避权威，梁王彤尝违法，处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帅齐万年僭帝号，围泾阳。诏以处为建威将军，隶安西将军夏侯骏以讨之。万年闻处来，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纲】 丁巳，七年，春正月，将军周处及齐万年战，败，死之。

【目】 齐万年屯梁山，有众七万；梁王彤、夏侯骏使周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身亡，为国取耻。”彤、骏逼遣之。处攻万年，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左右劝处退，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

【纲】 秋九月，以王戎为司徒。

【目】 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案，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是时，王衍为尚书令，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争慕效之。衍与弟澄，好品题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衍神清明秀，少时山濤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广性冲约清远，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澄及阮咸、咸从子修、胡毋辅之、谢鲲、王尼、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辅之尝酣饮，其子谦之厉声呼之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共饮。卓比舍郎酿熟，因夜至瓮间盗饮，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广闻而笑之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等爱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诞，废职业。裴頠著崇有论以释其蔽曰：“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谈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称空无之美。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无所不至。夫万物之生，以有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不可谓匠非有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纲〕 戊午，八年，秋九月，遣将军孟观讨齐万年。

〔纲〕 己未，九年，春正月，观击万年，获之。

〔目〕 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贄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

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纲 秋八月，侍中贾模卒，以裴顾为尚书仆射。

目 贾后淫虐日甚，私于太医令程据等。贾模数为后言祸福，后反以模为毁己而疏之；模忧愤而卒。裴顾虽后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权位。顾拜尚书仆射，又诏专任门下事，顾上表固辞。或谓曰：“君可以言，当尽言于中宫；言而不从，当远引而去。倘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以免矣。”顾不能从。

帝为人戇騃，尝在华林园闻虾蟆，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时天下荒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权在群下，政出多门，贾、郭恣横，货赂公行。南阳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

顾荐平阳韦忠于张华，华辟之，忠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张茂先华而不实，裴逸民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常恐其溺于深渊而余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关内侯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纲 冬十二月，废太子遹为庶人。

〔纲〕 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遹于许昌。

〔纲〕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见南方，太白昼见，中台星拆。

〔目〕 张华少子毳劝华逊位，华曰：“天道幽远，不如静以待之。”

〔纲〕 皇后杀故太子遹。

〔纲〕 夏四月，赵王伦废皇后贾氏为庶人，杀之；遂杀司空张华、仆射裴頠，自为相国，追复故太子位号。

〔目〕 赵王伦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不从者诛三族。”众皆从之。遣齐王冏将百人排闥迎帝幸东堂，召贾谧斩之，遂废后为庶人。伦阴与孙秀谋篡位，欲先除朝望，且报宿怨，乃执张华、裴頠等于殿前，皆斩之，夷三族。伦送贾庶人于金墉城，诛董猛、孙虑、程据等。于是，伦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孙秀等并据兵权。

伦素庸愚，复受制于秀。秀为中书令，威权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诏追复故太子遹位号，立臧为临淮王。有司奏：“尚书令王衍备位大臣，太子被诬，志在苟免，请禁锢终身。”从之。伦遂矫诏遣使赍金屑酒赐贾后，死于金墉城。

〔纲〕 五月，立临淮王臧为皇太孙。

【纲】 秋八月，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而死。

【纲】 赵王伦杀黄门郎潘岳、卫尉石崇等。

【目】 初，孙秀尝为小吏，岳屡撻之。崇之甥欧阳建素与伦有隙，崇有爱妾绿珠，秀求之，不与。及淮南王允败，秀因称崇、岳、建奉允为乱，收之。崇叹曰：“奴辈利吾财耳！”收者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初，岳母常诮责岳曰：“汝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及败，岳谢母曰：“负阿母！”遂皆族诛。

【纲】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纲】 辛酉，永宁元年，春正月，赵王伦自称皇帝，迁帝于金墉城，杀太孙臧。

【目】 赵王伦逼夺玺、绶，备法驾入宫，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为太上皇。废皇太孙为濮阳王，杀之。以孙秀为侍中、中书监，其余党与皆为卿、将，奴卒亦加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府库之储，不足以供赐与。应侯者多，铸印不给，或以白版封之。

【纲】 三月，齐王囿及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举兵讨伦，伦遣兵拒之。

【纲】 闰月朔，日食。

【纲】自正月至于月，五星互经天，纵横无常。

【纲】夏四月，成都王颖击败伦兵，帅师济河，左卫将军王舆等迎帝复位，伦伏诛。

【纲】六月，以齐王囧为大司马，辅政；成都王颖为大将军，河间王颙为太尉，各还镇。

【目】齐、成都、河间三府，各置掾属四十人，武号森列，文官备员而已，识者知兵之未戢也。新野王歆说囧夺颖兵权，长沙王乂亦劝颖图囧，闻者忧惧。卢志谓颖曰：“大王径前济河，功无与二。然两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还定省，委重齐王，以收四海之心。”颖从之。表称囧功德，宜委以万机，即时归邺。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

【纲】壬戌，太安元年，夏，立清河王颙为皇太子。

【目】齐王囧欲久专政，以帝子孙俱尽，大将军颖有次立之势；清河王颙，武帝孙也，方八岁，上表请立为皇太子。

【纲】冬十二月，河间王颙使长沙王乂杀齐王囧。

【目】齐王囧骄奢擅权，起府第与西宫等。侍中嵇绍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颙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囧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

不均，嬖宠用事。

张翰、顾荣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引去。荣故酣饮，不省府事，以废职徙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庾袞，闻囿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于林虑山中。

囿以河间王颙本附赵王伦，恨之。颙长史李含因说颙曰：“成都王，至亲，有大功，推让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政，朝廷侧目。今檄长沙王使讨齐，齐王必诛长沙，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去齐立成都，除逼建亲，以安社稷，大勋也。”颙从之。檄又使讨囿；囿众大败，执囿斩之，同党皆夷三族。

纲 癸亥，二年，秋七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反。九月，帝自将讨颖，颙将张方入城大掠。

目 成都王颖恃功骄奢，嫌长沙王乂在内，不得逞其欲，与河间王颙共表：“乂论功不平，专擅朝政，请遣乂还国。”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东趋洛阻。颖以陆机为前锋都督，督王粹、牵秀、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向洛阻。机以羁旅事颖，一旦顿居诸将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孙惠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彼将谓吾首鼠两端，适所以速祸也。”帝如土三里桥。又使皇甫商将万余人拒张方于宜阻，方袭败之。帝幸緱氏，击牵秀，走之。张方入京城大掠，死者万计。

纲 冬十月，长沙王乂奉帝及颖兵战于建春门，大破之。

目 帝自缢氏还宫。又奉帝与陆机战于建春门，机军大败。初，宦者孟玖有宠于颍，与机有隙。至是，玖谮于颍曰：“机有二心于长沙。”牵秀等素谄事玖，相与证之。颍大怒，使秀将兵收机。机闻秀至，释戎衣，着白帟，与秀相见，为笺辞颍，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秀遂杀之。颍又收陆云及机司马孙拯下狱，玖催令杀云，夷三族。狱吏掠拯数百，两踝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拯义烈，谓曰：“二陆之枉，谁不知之！君何不爱身乎？”拯仰天叹曰：“陆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爱。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复从而诬之乎！”玖等令狱吏诈为拯辞，亦夷三族。拯门人费慈、宰意诣狱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义不负二陆，死自吾分；卿何为尔邪！”曰：“君既不负二陆，仆又安可负君！”固言拯冤，玖又杀之。

纲 十一月，长沙王又奉帝讨张方，不克。颍进兵逼京师，诏雍州刺史刘沉讨颍。

纲 甲子，永兴元年，春正月，东海王越使张方杀长沙王又。颍入京师，自为丞相；寻还镇邺。

纲 雍州刺史刘沉及颍战，败，死之。

目 颍闻沉兵起，退入长安。沉渡渭而军，与颍战，颍党张辅横击之，沉兵败，沉南走，获之。沉谓颍曰：“知己之惠轻，君臣之义重，沉不可违天子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荠。”颍怒，斩之。

纲 二月，颍废皇后羊氏及太子璿。

【纲】 颍表颍为皇太弟，自为太宰、雍州牧。

【纲】 秋七月，东海王越奉帝征颍，复皇后、太子。颍遣兵拒战荡阴，侍中嵇绍死之，帝遂入邺。越走归国。

【目】 颍僭侈日甚，东海王越与右卫将军陈耽勒兵入云龙门，以诏召三公百僚，戒严讨颍。复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征前侍中嵇绍诣行在。侍中秦准谓绍曰：“今往，安危难测，卿有佳马乎？”绍正色曰：“臣子扈卫乘舆，死生以之，佳马何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阻，众十余万。颍遣石超率众拒战。陈耽弟自邺赴行在，云邺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超军奄至，乘舆败绩于荡阴，帝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登辇以身卫帝，被杀，血溅帝衣。颍迎帝入邺。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陈耽、上官己奉太子覃守洛阳。越还东海。

【纲】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东嬴公腾起兵讨颍。

【纲】 八月，颍杀东安王繇，琅邪王睿走归国。

【目】 颍怨东安王繇前议，杀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沉敏有度量，为左将军，与东海参军王昱善。昱，识量清远，以朝廷多故，每劝睿之国。及繇死，睿从帝在邺，恐及祸，将逃归。颍先敕关津，无得出贵人，睿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自后来，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至洛阻，迎太妃夏侯氏俱归国。

〔纲〕 张方复入京城，废皇后、太子。

〔纲〕 刘渊自称大单于。

〔目〕 初，颍表匈奴左贤王刘渊监五部军事，使将兵在邺。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渊从祖宣谓其族人曰：“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呼延攸诣邺告之。

渊白颍，请归会葬，颍勿许。渊令攸先归，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声言助颍，实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渊说颍曰：“今二镇跋扈，恐非宿卫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赴国难。”颍曰：“吾欲奉乘舆还洛阻，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何如？”渊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勋于王室，威恩远著。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但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阻不可得至；虽至洛阻，威权不复在殿下也。愿抚勉士众，靖以镇之，渊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梟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也。”颍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都于离石。

〔纲〕 幽、并兵至邺，颍奉帝还洛阻。浚大掠邺中而还。

目 刘渊闻颖去邺，叹曰：“不用吾言，遂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将发兵击鲜卑、乌桓，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奈何击之！”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纲 冬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

纲 刘渊自称汉王。

目 刘渊迁都左国城。胡、晋归之者愈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依高祖称王。尊安乐公禕为孝怀皇帝，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后部人陈元达为黄门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游固辞不就。元达事渊，屡进忠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知也。

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聪慧，有胆量，早孤，养于渊。及长，仪观魁伟，性拓落高亮，与众不同，好读书，善属文，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刘聪重之，以为汉世祖、魏武帝之流。

纲 十一月，张方迁帝于长安，仆射荀藩立留台于洛阳，复皇后羊氏。

纲 十二月，太宰颺废太弟颖，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目 诏颖还第，而以颺都督中外；又以东海王越为太傅，与颺夹辅帝室，王戎参录朝政，王衍为左仆射，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越辞太傅不受。

纲 汉寇太原、西河郡。

目 汉王渊遣刘曜寇太原，取兹氏，乔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贾湑不降，晞杀之；将纳其妻宗氏，宗氏骂晞而哭，晞又杀之。渊闻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乔晞望有种乎！”追还，降秩四等，收葬湑尸。

纲 乙丑，二年，夏四月，张方复废羊后。

纲 秋七月，成都故将公师藩寇掠赵、魏。

目 成都王颖既废，其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

初，上党武乡羯人石勒，有胆力，善骑射。并州大饥，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勒亦被掠，卖为苻平人师欢奴，欢奇其状貌而免之。勒乃与牧帅汲桑结壮士为群盗。及藩起，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藩攻陷郡县，转前攻邺。范阳王虓遣其将苟晞击走之。

纲 八月，东海王越、范阳王虓发兵西，豫州刺史刘乔拒之。太宰颺遣张方助乔，冬十月，袭虓破之。

目 镇南将军刘弘遣乔及越书，使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皆不听。弘又上表曰：“自顷兵戈纷乱，构于群王，

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主庄者也。”谓：“宜速诏越等，今两释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时颺方拒关东，倚歪为助，不纳。

〔纲〕 十二月，陈敏据江东，刘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将兵讨破之。

〔目〕 初，陈敏既克石冰，自谓勇略无敌，遂据历阳以叛。又使钱璠等南略江州，其弟斌东略诸郡。遂据江东，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阳内史，周玘为安丰太守；循佯狂得免，玘亦称疾。刘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将兵讨敏。

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或谓弘曰：“侃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无是也。”侃闻之，遣子洪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

敏遣陈恢寇武昌，侃御之。以运船为战舰。或以为不可，侃曰：“用官船击官贼，何为不可！”侃与恢战，屡破之。

〔纲〕 丙寅，光熙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太宰颺杀张方，成都王颖奔长安。

〔纲〕 夏四月，东海王越进屯温，遣祁弘入长安，奉帝东还。

〔纲〕 六月，至洛阳，复羊后。

【纲】成都王雄称成皇帝。

【纲】秋八月，以东海王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镇邺。

【纲】荆州都督新城公刘弘卒。

【目】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事成，则曰“某人之功”，如败，则曰“老子之罪”。每有兴发，手书守、相，丁宁款密，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至是卒，谥曰元。

【纲】九月，顿丘太守冯嵩执成都王颖，送邺。兖州刺史荀晞击斩公师藩。冬十月，范阳王虓卒。长史刘舆诛颖。

【纲】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煜即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为皇后。

【目】帝食饼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鸩也。羊后自以于太弟煜为嫂，恐不得为太后，将立清河王覃。侍中华混露版驰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宫，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训宫。怀帝始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臣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

【纲】十二月，南阳王模诛河间王颙。

目 太傅越以诏征颺为司徒，颺就征，模自许昌遣将邀杀之。

纲 葬太阳陵。

纲 以刘琨为并州刺史。

纲鉴易知录卷三一

晋纪

孝怀皇帝

【纲】 丁卯，孝怀皇帝永嘉元年，春三月，陈敏将顾荣、周玘，杀敏以降。

【纲】 立清河王覃弟浚为皇太子。

【纲】 太傅越出镇许昌。

【目】 帝亲览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悦，固求出藩。

【纲】 夏五月，群盗汲桑、石勒入邺，杀都督新蔡王腾，复攻兖州；太傅越遣荀晞讨之。

【纲】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建业。

目 睿至建业，以王导为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焉。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会睿出观襍，导使睿乘肩輿，具威仪，导与诸名胜皆骑从，纪瞻、顾荣等见之惊异，相帅拜于道左。导因说睿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睿乃使导躬造之，循、荣皆应命。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又以纪瞻为军祭酒，卞壺为从事中郎，周玘、刘超、张闳、孔衍皆为掾属。导说睿“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故江东归心焉。

纲 荀晞击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汉。

纲 冬十一月，以王衍为司徒。

目 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

纲 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

纲 戊辰，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太傅越杀清河王覃。

纲 夏五月，汉王弥寇洛阳；张轨遣督护北宫纯入卫，击破走之。

目 诏封张轨西平郡公，轨辞不受。时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轨独贡献不绝。

纲 秋七月，汉徙都蒲子。

纲 冬十月，汉王渊称皇帝。

纲 己巳，三年，春正月朔，荧惑犯紫微。

纲 汉徙都平阳。

纲 三月，太傅越入京师，杀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

目 帝之为太弟也，与缪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越乃诬播等欲为乱，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

绥，曾之孙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汝辈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属必死于难。”及绥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圣乎！”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子劭，日食二万。绥及弟杵、羨，汰侈尤甚；与人书疏，词礼简傲。王尼见绥书，谓人曰：“伯蔚居乱世而矜豪乃尔，其能免乎！”人曰：“伯蔚闻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闻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无遗种。

【纲】 以王衍为太尉。

【纲】 夏，大旱。

【目】 江、汉、河、洛可涉。

【纲】 汉石勒寇巨鹿、常山。

【目】 勒众至十余万，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以张宾为谋主。初，宾好读书，阔达有大志，常自比张子房。及勒徇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宾数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

【纲】 庚午，四年，秋七月，汉主渊卒，太子和立；其弟骧弑而代之。

【纲】 氐酋蒲洪自称略阳公。

【目】 洪，略阳临渭氐酋也，骁勇多权略，群氐畏服之。汉拜洪平远将军，不受，自称秦州刺史、略阳公。

【纲】 流民王如寇南阳，以附汉。

【纲】 冬十月，汉石勒击并王如兵，遂寇襄阳。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讨之，次于项。

【纲】 辛未，五年，春三月，太傅越卒于项。以荀晞为大将军，督六州。

【目】 越以后事付王衍而卒，衍奉越丧还葬东海。

【纲】 夏四月，汉石勒追败越军于苦县，执王衍等，杀之。

【目】 勤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无一免者。执太尉衍等，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勤称尊号，冀以自免。勤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勤谓孔苕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当可存乎？”苕曰：“彼皆晋之王公，终不为吾用。”勤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夜使人排墙杀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

【纲】 五月，汉人入寇。六月，陷洛阳，杀太子诠，迁帝于平阳，封平阿公。

【目】 汉主聪使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比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刘曜、王弥、石勒皆引兵会之。弥、晏克宣阳门，入宫大掠。帝欲奔长安，汉兵追执之。曜自西明门入，杀太子诠等，迁帝于平阳。汉以帝为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隼为光禄大夫。

【纲】 琅邪王睿遣兵击江州刺史华轶，斩之。

目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王导说睿收其贤俊，辟掾属刁协、王承、卞壺、诸葛恢、陈翥、庾亮等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华轶及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访合兵击轶，斩之。宪奔幽州。

纲 冬十月，冯翊太守索綝等击败汉兵于长安，十二月，迎秦王业入雍城。

目 初，索綝为冯翊太守，与安夷护军嵇允、安定太守贾翥谋复晋室，帅众五万向长安。大败刘曜于黄丘，兵势大振。阎鼎欲奉秦王业入关，据长安以号令四方，荀藩、周顛等皆山东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顛奔江东，鼎与业至蓝田，遣人告翥，翥遣兵迎之；入于雍城。

纲 琅邪王睿以周顛为军諮祭酒。

目 前骑都尉桓彝避乱过江，见睿微弱，谓顛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单弱如此，将何以济！”既而见王导，共论世事，退谓顛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诸名士游宴新亭，顛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因相视流涕。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泪谢之。

纲 壬申，六年。

纲 春二月，汉封帝为会稽郡公。

目 汉主聪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卿赠朕柘弓、银研，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

纲 张轨遣兵诣长安。

纲 夏，雍州刺史贾^𧈧等进围长安，汉刘曜败走；秦王业入长安。

纲 汉太保刘殷卒。

目 殷不为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尝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

纲 秋九月，贾^𧈧等奉秦王业为皇太子，建行台。

纲 冬十二月，盗杀贾^𧈧，翽允领雍州刺史。

纲 前太子洗马卫玠卒。

目 玠，瑾之孙也，美风神，善清谈，常以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色。

【纲】 羌酋姚弋仲，自称扶风公。

【目】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

孝愍皇帝

【纲】 癸酉，孝愍皇帝建兴元年，春二月，汉主刘聪弑帝于平阳，庾珉、王隼死之。

【目】 正月朔，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帝着青衣行酒。庾珉、王隼等不胜悲愤，因号哭；聪恶之。二月，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聪遂杀珉、隼等，帝亦遇害，谥曰孝怀。

【纲】 夏四月，太子业即位于长安，索綝领太尉。

【目】 帝凶问至长安，皇太子举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为司徒，麴允、索綝为仆射，寻以綝为卫将军、领太尉，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纲】 琅邪王睿以华谭为军谘祭酒，陈峤为譙郡太守。

【纲】 五月，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分督陕东、西诸军事。

【纲】左丞相睿以祖逖为豫州刺史。

【目】逖，范阳人，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为军諮祭酒。逖居京口，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思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豫州刺史，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纲】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为荆州刺史。

【纲】冬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

【目】浚谋称尊号，矜豪日甚。石勒欲袭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于浚曰：“勤本小胡，遭世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窃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中原无主；为帝王者，非公复谁！愿殿下应天顺人，早登皇祚。勤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勤微心，亦当视之如子也。”浚甚喜，谓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贵望，威行夷、夏，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顾以帝王自有历数，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悦。

〔纲〕 左丞相睿遣世子绍镇广陵。

〔纲〕 甲戌，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东行。

〔纲〕 有流星陨于平阳北，化为肉。

〔纲〕 二月，以张轨为太尉、凉州牧，刘琨为大将军。

〔纲〕 三月，汉石勒袭蓟，陷之，杀王浚，师还；蓟降于段匹磾。

〔目〕 勤将袭王浚而未发，张宾曰：“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勤曰：“然。”宾曰：“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勤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笺于琨，自陈罪恶，请讨浚自效。琨大喜。三日，勤军达易水，浚将佐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诡计，请击之。”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耳；敢言击者斩！”设飧以待之。勤晨至蓟，叱门者开门，浚始惧。勤升其听事，执浚于前。浚骂曰：“胡奴调乃公，何凶逆如此！”勤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观本朝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非凶逆乎！”即斩之。

浚将佐等诣军门谢罪，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綽独不至；勤召而让之。宪等请就死，不拜而出。勤谢之，待以客礼。勤籍浚将佐、亲戚家货皆巨万，惟宪、綽止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勤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宪为从事中郎，綽为参军。以故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刘翰不欲从勤，乃归段匹

碑，匹碑遂据蓟城。

【纲】 夏五月，太尉、凉州牧、西平公张轨卒，子寔嗣。

【纲】 乙亥，三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保为相国，刘琨为司空。

【纲】 进代公猗卢爵为代王。

【纲】 夏六月，陶侃击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扬等州军事。

【纲】 王敦徙陶侃为广州刺史。

【目】 时，王机盗据广州。侃至，遣督护讨机，走之，广州遂平。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习劳耳。”

【纲】 丙子，四年，春二月，代六修弑其君猗卢，普根讨之而立；寻卒，郁律立。

【纲】 张寔遣兵入援。

【目】 寔遣将军王该帅步骑五千入援长安，且送诸郡贡计。诏拜寔都督陕西诸军事。

【纲】 秋七月，汉刘曜陷北地，进至泾阳。

【目】 曜取北地，进至泾阳，渭北诸城悉溃。曜获将军鲁充、梁纬，饮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为晋将，国家丧败，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为幸。”曜曰：“义士也。”与之剑，令自杀。纬妻辛氏，美色，曜将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义不独生，且一妇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贞女也。”亦听自杀，皆以礼葬之。

【纲】 冬十一月，汉刘曜陷长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汉封帝为怀安侯。

【目】 曜攻陷长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内外断绝，城中饥甚。帝泣谓允曰：“今穷厄如此，外无救援，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叹曰：“误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笺于曜。綝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帝王之师，以义行也。孤将兵十五年，未尝以诡计败人，必穷兵极势，然后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辄相为戮之。”帝乘羊车，肉袒出降。群臣号泣攀车，帝亦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吉朗叹曰：“吾智不能谋，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乃自杀。曜送帝于平阳，汉主聪临光极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恸哭，聪怒，囚之，允自杀。聪以帝为光禄大夫，封怀安侯。斩綝于市。

【纲】 十二月，刘琨长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奔蓟。

〔纲〕 丞相奭出师露次，移檄北征。

右西晋四帝，共五十二年。

东晋纪

中宗元皇帝

〔纲〕 丁丑，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春三月，丞相睿即晋王位。

〔目〕 弘农太守宋哲为汉所攻，弃郡奔建康。称受愍帝诏，令丞相睿统摄万机。睿素服出次，举哀三日。官属上尊号，不许。请依魏、晋故事，称晋王，乃许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庙，建社稷。立世子绍为王太子；封次子裒为琅邪王，奉恭王后，镇广陵。以王敦为大将军，王导为扬州刺史、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刁协为仆射，周顛为吏部尚书，贺循为太常。时承丧乱之后，江东草创，协久宦中朝，谙练旧事，循为世儒宗，明习礼乐，凡有疑议，皆取决焉。

〔纲〕 刘琨、慕容廆，皆遣使劝进。

〔目〕 刘琨、段匹碑相与歃血同盟，翼戴晋室。琨檄告华、夷，遣右司马温峤，奉表诣建康劝进。琨谓峤曰：“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行矣，勉之！”

峤至建康，王导、周顛、庾亮等皆爱其才，争与之交。

王以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不受。处士高诩曰：“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之，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廆从之，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劝进。

【纲】 秋七月，汉立子粲为太子。

【纲】 冬十一月，以刘琨为太尉。

【纲】 立太学。

【纲】 十二月，汉主刘聪弑帝于平阳，辛宾死之。

【目】 汉主聪出畋，以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十二月，聪飨群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执盖。晋臣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辛宾起，抱帝大哭，聪斩之。帝遂遇害，谥曰孝愍。

【纲】 戊寅，太兴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目】 愍帝凶问至建康，王斩缙居庐。百官请上尊号，不许。纪瞻曰：“晋氏统绝，于今二年，两都燔荡，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而陛下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上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瞻叱绩曰：“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王为之改容。奉朝请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义全而后取，让成而后得，是以

享世长久。今梓宫未返，旧京未清，宜开延嘉谋，训卒厉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心，则神器将安适哉！”由是忤旨，出为新安太守。嵩，颀之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一等。

〔纲〕 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

〔目〕 绍仁孝，喜文辞，善武艺，好贤礼士，容受规谏，与庾亮、温峤等为布衣之交。亮风格峻整，善谈老、庄，帝器重之，聘其妹为绍妃，使亮侍讲东宫。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

〔纲〕 汉蠡斯则百堂灾。

〔目〕 烧杀汉主聪子二十一人。

〔纲〕 张寔遣使上表。

〔纲〕 夏四月，加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目〕 导遣从事行扬州郡国，还见，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职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

【纲】 五月，段匹碑杀太尉广武侯刘琨。

【目】 初，琨世子群，为段末杯所得。末杯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欲与之袭匹碑。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为匹碑逻骑所得。匹碑以书示琨，琨曰：“与公同盟，庶雪国家之耻，若儿书密达，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而忘义也。”匹碑雅重琨，初无害琨意，会代郡太守辟闾嵩潜谋袭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缢杀之。温峤表琨“尽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后数岁，乃加赠太尉，谥曰愍。

峤之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峤绝裾而去。既至，屡求返命，朝廷不许。会琨死，除散骑侍郎。峤闻母亡，阻乱不得奔丧，固让不拜，苦请北归。诏曰：“今桀逆未梟，诸军奉迎梓宫犹未得进，峤可以私难而不从王命邪！”峤不得已受拜。

【纲】 秋七月，汉主聪卒，太子粲立，八月，靳准弑而代之；石勒引兵讨准。冬十月，刘曜自立于赤壁，封勒为赵公。

【目】 汉主聪寢疾，征刘曜、石勒受遗诏辅政。靳准为大司空。聪卒，粲即位；聪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无礼。八月，准遂勒兵升殿，执粲杀之，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发渊、聪二陵，斩聪尸，焚其庙。自号大将军、汉天王。曜闻乱，自长安赴之，勒帅精骑五万以讨准。十月，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为大司马，加九锡，进爵为赵公。

【纲】 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

【纲】 以王敦为荆州刺史。

【纲】 诏州郡秀、孝复试经策。

【纲】 十二月，汉将军乔泰讨靳准，斩之。

【纲】 己卯，二年，春二月，石勒献捷于汉，汉斩其使。

【目】 勒遣左长史王修献捷于汉，汉主曜遣使授勒太宰，进爵赵王，加殊礼，称警蹕。修舍人曹平乐留仕汉，言于曜曰：“勒遣修来，实窥强弱，俟其复命，将袭乘舆。”时汉兵疲弊，曜乃追所遣使，斩修于市。勒大怒曰：“孤事刘氏，于人臣之职有加矣。彼之基业，皆孤所为，今既得志，还欲相图。‘赵王’、‘赵帝’，孤自为之，何待于彼耶！”

【纲】 三月，诏琅邪恭王为皇考。既而罢之。

【目】 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曰：“礼，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纲】 夏四月，汉徙都长安，立妃羊氏为后，子熙为太子。

纲 汉改号赵。

目 汉主曜立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改国号为赵，以冒顿配天。

纲 冬十一月，石勒称赵王。

目 勒即赵王位，称元年，是为后赵。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以石虎为骠骑将军，督诸军。呼宾曰“右侯”，而不敢名。

纲 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败之，遂取辽东。遣长史裴嶷来献捷。

纲 蒲洪降赵。

纲 庚辰，三年，春三月，以慕容廆为平州刺史。

目 裴嶷至建康，盛称廆之威德，贤隽皆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国恩，出入省闕，若得复奉鞶鞶，臣之至荣。但以旧京沦没，山陵穿毁，名臣宿将莫能雪耻，独龙骧竭忠王室，故使臣万里归诚。今臣不返，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孤其向义之心，使懈于讨贼，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随嶷拜廆为安北将军、平州刺史。

纲 夏五月，凉州杀其刺史张寔，弟茂立。

【纲】 赵以乔豫、和苞为谏议大夫。

【目】 赵主曜作酆明观及西宫、陵露台，又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力谏，曜下诏曰：“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可谓社稷之臣矣；其悉罢诸役。以豫、苞领谏议大夫。”

【纲】 冬十二月，以谯王丞为湘州刺史。

【目】 帝之始镇江东也，王敦与从弟昱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昱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恃功骄恣，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权，昱亦渐见疏外。昱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怀不平。隗为帝谋，出心腹以镇方面，诏以左将军谯王丞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与之宴，谓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丞曰：“公未见知耳，铅刀岂无一割之用！”敦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无能为也。”乃听之镇。时湘土困弊，丞躬自俭约，倾心绥抚，甚有能名。

【纲】 辛巳，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

【纲】 后赵陷幽、冀、并州，抚军将军、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纲】 秋七月，以戴渊都督司、豫，刘隗都督查、徐诸军事；王昱为司空，录尚书事。

【目】 以渊为征西将军，督六州，镇合肥；隗为镇北将军，督四州，镇淮阴；皆假节领兵，名为讨胡，实备王敦

也。

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敦遗隗书言：“欲与之戮力王室，共静海内。”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昱为司空、录尚书事，而实疏忌之。

【纲】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约代之。

【目】 逖以戴渊吴士，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刁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丧父母。敦由是益无所惮。约无绥御之才，不为士卒所附。

【纲】 以慕容廆为车骑将军、平州牧、辽东公。

【目】 廆立子皝为世子。皝雄毅多权略，喜经术，国人称之。

【纲】 代弑其君郁律，子贺偃立。

【目】 拓跋猗蜊妻惟氏，忌代王郁律之强，恐不利其子，乃杀郁律而立子贺偃。郁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则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纲〕 壬午，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举兵反，谯王丞、甘卓移檄讨之。敦分兵寇长沙。

〔目〕 初，敦将作乱，谓长史谢鯤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何如？”鯤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体！”至是，举兵武昌，上疏称：“刘隗佞邪谗贼，臣辄进军致讨，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俱下，卓许之。后更狐疑，不赴。敦遣参军桓罏说谯王丞，请为己军司。丞囚罏，移檄远近，列敦罪恶，州内皆应之。敦恐卓于后为变，又遣参军乐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说卓曰：“王敦背恩肆逆，举兵向阙。君受国厚恩，而与之同，生为逆臣，死为愚鬼，不亦惜乎！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必不战而自溃矣。”卓意始决。遂露檄数敦逆状，帅所统致讨；遣参军至广州，约陶侃。侃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武昌城中传卓军至，人皆奔散。

敦遣魏乂帅兵攻长沙。城池不完，资储又阙，人情震恐。或说丞南投陶侃，或退据零、桂。丞曰：“吾之志欲死忠义，岂可贪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婴城固守。甘卓亦遗丞书劝之，且云：“当以兵出沔口，断敦归路，则湘围自解矣。”丞复书曰：“足下能卷甲电赴，犹有所及；若其狐疑，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卓不能从。

〔纲〕 封子昱为琅邪王。

〔纲〕 三月，敦据石头；杀骠骑将军戴渊、尚书仆射周顗。甘卓还襄阳。夏四月，敦还武昌。

〔目〕 帝征戴渊、刘隗入卫，隗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帝不许。王导帅宗族，每旦诣台待罪。周顗将入，导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又呼之。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既出，又上表明昱无罪，言甚切。昱不知，恨之。帝命还导朝服，召见之。昱稽首曰：“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跳而执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为前锋大都督，诏曰：“昱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

敦至石头，守将周札开门纳之。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

帝命协、隗、渊、昱、顗等分道出战，皆大败。协、隗败还，帝流涕执其手，劝令避祸；给人马，使自为计。协为人所杀，隗奔后赵。

帝令百官诣石头见敦，敦谓渊曰：“吾今此举，天下以为何如？”渊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敦笑曰：“卿可谓能言。”又谓周顗曰：“伯仁，卿负我！”顗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敦参军吕猗素以奸谄为渊所恶，说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举之忧。”敦然之，以问昱，昱不答。敦遂收顗并渊，杀之。

帝使敦弟彬劳敦，彬素与颙善，先往哭之，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数之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曰：“尔以吾为不能杀汝耶！”导劝彬起谢。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复何谢！”敦曰：“脚痛孰若颈痛？”彬殊无惧色。昱后料检中书故事，乃见颙表，执之流涕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初，敦闻甘卓起兵，大惧。卓兄子邛为敦参军，敦遣邛归，说卓使旋军。卓性多疑少决，径还襄阳。四月，敦还武昌。

〔纲〕 敦兵陷长沙，湘州刺史譙王丞死之。

〔纲〕 五月，敦杀甘卓。

〔纲〕 冬十月，后赵寇譙，祖约退屯寿春。

〔目〕 祖逖既卒，后赵屡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围譙。祖约不能御，退屯寿春。后赵遂取陈留，梁、郑之间，复骚然矣。

〔纲〕 闰十一月，帝崩。司空昱受遗诏辅政。太子绍即位。

目 帝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竟以忧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纲 后赵右长史张寔卒。

目 寔卒，后赵王勒哭之恸，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岂非酷乎！”流涕弥日。

肃宗明皇帝

纲 癸未，肃宗明皇帝太宁元年，春二月，葬建平陵。

纲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领扬州牧，以王昱为司徒。

目 敦谋篡位，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敦移镇姑孰，屯于湖，以昱为司徒，自领扬州牧。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色曰：“君昔岁杀兄，今又杀弟邪！”敦乃止。

纲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为中书监。

纲 秋七月，赵封姚弋仲为平襄公。

【纲】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鉴为尚书令。

【目】 帝畏王敦之逼，以鉴为外援，使镇合肥。敦忌之，表鉴为尚书令。鉴还，过敦，敦与论西朝人士，曰：“乐彦辅，短才耳，考其实，岂胜满武秋邪！”鉴曰：“彦辅道韵平淡，愍怀之废，柔而能正；武秋失节之士，安能拟之！”敦曰：“当是时，危机交急。”鉴曰：“丈夫当死生以之。”敦恶其言。鉴还台，遂与帝谋讨敦。

【纲】 赵击凉州，张茂降，赵封茂为凉王。

【纲】 甲申，二年，夏五月，赵凉王张茂卒，世子骏嗣。

【纲】 六月，加司徒导大都督、扬州刺史，督诸军讨敦。敦复反。秋七月，至江宁，帝亲征，破之。敦死，众溃，其党钱凤、沈充伏诛。

【目】 敦无子，养兄盒子应为嗣。至是，疾甚。矫诏拜为武卫将军以自副。钱凤曰：“脱有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释兵归朝，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

初，帝亲任中书令温峤，敦恶之，请为左司马。峤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每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凤甚悦。会丹阳尹缺，峤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选。”敦然之，

问“谁可者？”嵯荐钱凤，凤亦推嵯，嵯伪辞；敦不听，遂表用之，使规伺朝廷。嵯恐既去而凤于后间之，因敦饯别，起行酒，至凤，凤未及饮；嵯伪醉，以手版系凤帟坠，嵯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敦以为醉，两释之。嵯与敦别，涕泗横流，出闕复入者再三。行后，凤谓敦曰：“嵯于朝廷甚密，而与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何便尔相谗！”

嵯至建康，尽以敦逆谋告帝，与亮画计讨之。帝加导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使嵯与将军主敦、应詹、鄒鉴分督诸军。鉴请诏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等入卫。帝屯于中堂。昱闻敦疾笃，帅子弟为之发哀，众以为敦信死，咸有奋志。于是尚书腾诏下敦府，曰：“敦辄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顽凶相奖，志窥神器。天不长奸，敦以陨毙，凤复煽逆；今遣司徒昱等讨之。诸为敦所授用者，一无所问。”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将起兵，使郭璞筮之，璞曰：“无成。”敦素疑璞助嵯，又问：“吾寿几何？”璞曰：“明公起事，祸必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收璞，斩之。使王含、钱凤、周抚等帅众向京师。七月，含水陆五万奄至江宁南岸。昱遗含书曰：“昱门户大小，受国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含不答。帝帅诸军出屯南皇堂。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等帅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大破之。敦闻含败，大怒，寻卒。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埋于厅事中。

帝使人说沈充，许以为司空。充不奉诏，遂与兵与含合。刘遐、苏峻等帅精卒万人至，击充、凤，大破之。浞阳太守周光帅千余人赴敦，求见。应辞以疾。光退，见其兄抚曰：“王公已死，兄何为与钱凤作贼！”众皆愕然。含等遂烧营夜遁。明日，帝还宫。含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沉其父子于江。周光斩凤，诣阙自赎。充为故将吴儒所

杀，传首建康。敦党悉平。有司发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斩之。

〔纲〕 乙酉，三年，春二月，立子衍为皇太子。

〔纲〕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军事。

〔目〕 侃复镇荆州，士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太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将吏则加鞭扑，曰：“擣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实用。君子当正其威仪，何有蓬头、跣足，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必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纲〕 秋闰七月，帝崩。司徒昱、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壸，受遗诏辅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称制。葬武平陵。

〔纲〕 冬十二月，代王贺偃卒，弟纥那立。

纲鉴易知录卷三二

东晋纪

显宗成皇帝

〔纲〕 丙戌，显宗成皇帝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郗鉴为徐州刺史。

〔目〕 司徒昱称疾不朝，而私送鉴。主 壶奏“昱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惮之。壶俭素廉洁，裁断切直，当官干实，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时好，故为诸名士所少。阮孚谓曰：“卿常无闲泰，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壶曰：“诸君子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壶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放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大焉；中朝颠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昱及庾亮不听，乃止。

〔纲〕 秋八月，以温峤为都督江州军事，王舒为会稽内史。

〔目〕 初，王昱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逖、昱，而不预顾命；遗诏

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亮删之。历阳内史苏峻，有功于国，威望渐著，卒锐器精，有轻朝廷之志。亮既疑峻、约，又畏侃之得众，乃以峤镇武昌，舒守会稽，以广声援；又修石头以备之。丹阳尹阮孚谓所亲曰：“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遂求出为广州刺史。

纲 冬十月，杀南顿王宗，降封西阳王羲为弋阳县王。

目 宗自以失职怨望，又素与苏峻善；庾亮欲诛之，中丞钟雅劾宗谋反，亮收杀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阳王羲为弋阳县王。宗，宗室近属；羲，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远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亮惧，变色。

纲 丁亥，二年，冬，征苏峻为大司农。峻与祖约举兵反。

目 庾亮以苏峻在历阳，终为祸乱，欲下诏征之。司徒昱曰：“峻必不奉诏，不如且包容之。”主壶曰：“峻拥强兵，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之！”温峤亦累书止亮。举朝以为不可，亮皆不听。征峻为大司农，峻上表辞，不许；峻遂不应命。

温峤即欲帅众下卫建康，亮报峤书曰：“吾爱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亮复遣使谕峻，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耶！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峻知祖约亦怨朝廷，乃请共讨亮。约大喜，遣兄子洸、涣、婿许柳，以兵会峻。

【纲】 十二月，峻袭陷姑孰；诏庾亮督诸军讨之，宣城内史桓彝起兵赴难。

【纲】 戊子，三年，春正月，温峤以兵赴难，至浔阳。二月，尚书令成汤公卞壺督军讨峻，战败，死之。庾亮奔浔阳，峻兵犯阙。

【目】 温峤欲救建康，军于浔阳。峻济自横江，陶回谓庾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宜伏兵邀之，可一战擒也。”亮不从。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无复部分。亮始悔之。诏以卞壺都督大桁东诸军，及峻战于西陵，大败。峻攻青溪栅，壺又拒击之，壺背痈新愈，疮犹未合，力疾苦战而死；二子瞻、盱随之，亦赴敌死。其母抚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亮奔浔阳。

峻兵入台城，司徒导谓侍中褚裒曰：“至尊当御正殿。”裒即入抱帝登太极前殿；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苏冠军来覲至尊，军人岂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峻以王导有德望，犹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约为太尉，峻自录尚书事。

【纲】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忧崩。峻南屯于湖。

【纲】 葬明穆皇后。

【纲】 夏五月，温峤以陶侃入讨峻，峻迁帝于石头。郗鉴、王舒来赴难。

目 温峤将讨峻，遣督护王愨期诣荆州邀陶侃同赴难。侃犹以不豫顾命为恨，答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更遣使邀之，侃乃遣督护龚登帅兵诣峤。峤有众七千，于是洒泣登舟。

侃复追登还。峤遗书曰：“峻、约无道，人皆切齿。今之进讨，如石投卵；若复召兵还，是为败于几成，而或者遂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愿深察之！”愨期亦谓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宁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兼道而进。郗鉴在广陵，得诏书，即流涕誓众，入赴国难。峻闻之，自姑孰还，迁帝于石头。司徒昱密令张闳以太后诏谕三吴，使起义兵。会稽内史王舒使庾冰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义兴太守顾众等皆应之。潭母孙氏谓潭曰：“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尽遣家僮从军，鬻环珮以给军费。鉴帅众渡江，与侃等会，舟师直指石头。峻望之有惧色。

纲 峻分兵陷宣城，内史桓彝死之。

目 桓彝闻京城不守，进屯泾县。长史裨惠劝彝与峻通使，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知其不济，此则命也。”彝遣将军俞纵守兰石，韩晃攻之。将败，左右劝退军。纵曰：“吾受桓侯恩厚，当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遂进军，至是，城陷，执彝，杀之。

纲 秋七月，后赵攻寿春，约众溃，奔历阳。

【纲】 九月，陶侃、温峤讨峻于石头，斩之。峻弟逸代领其众。

【目】 西军与峻久相持不决，温峤军食尽，贷于陶侃。侃怒，欲西归。峤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脑涂地之日。峤等与公并受国恩，事若克济，则臣主同祚；如其不捷，当灰身以谢先帝耳。今之事势，义无旋踵，譬如骑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返，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庐江太守毛宝说侃曰：“军政有进无退，可试与宝兵，断贼资粮；若不立效，然后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阳说侃曰：“大事不济，公虽有粟，安得而食诸？”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宝烧峻句容、湖熟积聚，峻军乏食，侃遂不去，督水军向石头。庾亮、温峤帅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峻将八千人逆战，马蹶，侃部将斩之，三军皆称万岁。余众大溃。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闭城自守。

【纲】 冬十二月，后赵主勒大破赵兵于洛阳，获赵主曜以归，杀之。

【纲】 己丑，四年，春正月，逸杀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

【目】 钟雅谋奉帝出赴西军；事泄，苏逸使任让将兵入宫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让夺而杀之。

【纲】 冠军将军赵胤攻拔历阳，约奔后赵。

【纲】 赵太子熙奔上邳，后赵取长安。

【纲】 二月，诸军讨逸，斩之，及西阳王羨。

【目】 诸军攻石头。建威长史滕含大破其兵，获苏逸、韩晃，斩之。含部将曹据抱帝奔温峤船，群臣见帝，顿首号泣请罪。杀西阳王羨。陶侃与任让有旧，为请其死。帝曰：“是杀吾侍中、右卫者，不可赦也。”乃杀之。司徒昱入石头，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昱有惭色。

【纲】 以褚峤为丹阳尹。

【目】 时宫阙灰烬，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昱曰：“孙仲谋、刘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弊！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不复徙都。而以峤为丹阳尹。峤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纲】 三月，以陶侃为太尉，郗鉴为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亮为豫州刺史。

【纲】 夏四月，骠骑将军始安公温峤卒，以刘胤为江州刺史。

【目】 温峤卒，时年四十二，谥曰忠武。胤，峤军司也。陶侃、郗鉴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导不从。或谓导子悦曰：“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民万计，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矣。”

【纲】 秋八月，后赵石虎攻拔上邽，杀赵太子熙，遂取秦、陇。

【目】 赵南阳王胤帅众数万自上邽趋长安。石虎救之，大破赵兵，乘胜追击。上邽溃，虎执赵太子熙及胤以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国；秦、陇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

【纲】 冬十二月，将军郭默杀刘胤。

【目】 胤矜豪纵酒，不恤政事。郭默被征为右将军，求资于胤，不得；诬胤以大逆，袭斩之，传首京师。

【纲】 代王纥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目】 翳槐，郁律之子也。

【纲】 庚寅，五年，春正月，太尉侃讨郭默，斩之。

【目】 刘胤首至建康，司徒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将兵讨之。上表言状，且与导书曰：“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答侃书曰：“默据上流之势，加以船舰成资，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兵至，默将缚默以降，侃斩之。

【纲】 二月，赵王勒称赵天王，以石虎为太尉，封中山王。

〔纲〕 赵诛祖约，夷其族。

〔纲〕 夏五月，诏太尉侃兼督江州。

〔目〕 侃遂移镇武昌。

〔纲〕 秋九月，赵王勰称皇帝。

〔纲〕 壬辰，七年，春正月，赵大飧群臣。

〔目〕 赵主勰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勰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勰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纲〕 癸巳，八年，夏五月，辽东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

〔纲〕 秋七月，赵主勰卒，太子弘立。八月，赵石虎自为丞相、魏王；九月，弑其太后刘氏。冬十月，赵河东王

石生等举兵讨之，不克而死。

〔纲〕 甲午，九年，夏六月，太尉、长沙公陶侃卒。

〔目〕 侃晚年深以盈满自惧，不预朝权，屡欲告老归国，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笃，上表逊位。薨，谥曰桓。侃在军四十一年，明毅善断，识察纤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尚书梅陶尝谓人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纲〕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纲〕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军事。

〔目〕 亮镇武昌，辟殷浩为记室参军。浩与褚裒、杜乂皆以识度清远，善谈老、易，擅名江东，而浩尤为风流所宗。桓彝尝谓裒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藏否而内有褒贬也。谢安曰：“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

〔纲〕 冬十月，成李越弑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纲〕 十一月，赵石虎弑其主弘，自立为居摄天王。

〔纲〕 乙未，咸康元年，春正月朔，帝冠。

纲 三月，幸司徒昱府。

目 司徒昱羸疾，不堪朝会，帝幸其府。昱辟王濛、王述为掾属。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约见称。与沛国刘惔友善，惔常称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濛曰：“刘君知我，胜我自知。”当时称风流者，以惔、濛为首。述性沉静，每坐客辩论蜂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谓有痴。昱以门地辟之，既见，唯问江东米价，述张目不答。昱曰：“王掾不痴。”昱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昱改容谢之。

纲 秋九月，赵迁都邺。

纲 赵听其民事佛。

目 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诏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閭小人无爵秩者，应得事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祀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所应祠也。今且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纲 冬十月，代王纥那复入，翳槐奔赵。

纲 张骏遣使上疏，请北伐。

【目】 初，张轨及寔、茂保据河右，军旅之事无岁无之。及骏嗣位，境内渐平。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称为贤君。骏遣使上疏，以为：“勤、雄既死，虎、期继逆，元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乞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首尾齐举。”

【纲】 丙申，二年，春正月，彗星见奎、娄。

【纲】 二月，立皇后杜氏。

【纲】 丁酉，三年，春正月，赵王虎称赵天王。

【纲】 秋七月，慕容皝自称燕王。

【纲】 赵纳代王翳槐于代，纥那奔燕。

【纲】 戊戌，四年，夏四月，成李寿弑其主期而立，改国号汉。

【纲】 五月，以司徒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六月，更以导为丞相，罢司徒官。

【目】 是时，亮虽居外镇，而遥执朝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势者多归之。昱内不能平，尝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纲】 冬十月，光禄勋颜含致仕。

【目】 颜含以老逊位。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含。含曰：“王公虽贵重，礼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岂有邪德乎！”郭璞尝欲为之箴，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著龟。”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而卒。

【纲】 代王翳槐卒，弟仕翼犍立。

【目】 代自猗卢卒，国多内难，部落离散。仕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业，百姓安之，有众数十万人。

【纲】 己亥，五年，秋七月，丞相始兴公王导卒，以何充为护军将军，庾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

【目】 导简素寡欲，辅相三世，仓无储谷，衣不重帛。

初，导与庾亮共荐丹阳尹何充于帝。及导薨，征庾亮为左相，亮固辞，遂以充及亮弟冰参录尚书事。冰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翕然，称为贤相。

【纲】 八月，改丞相为司徒。

【纲】 太尉南昌公郗鉴卒，以蔡谟都督徐、兖军事。

目 鉴疾笃，上疏荐太常蔡謨，平简贞正，素望所归，可为徐州。鉴薨，即以謨代之。

纲 九月，赵以李巨为御史中丞。

目 赵王虎患贵戚豪恣，乃擢巨为中丞，中外肃然。虎曰：“朕闻良臣如猛虎，高步旷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纲 庚子，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为中书令，庾翼都督江、荆等军州事。

纲 有星孛于太微。

纲 三月，代始都云中。

纲 辛丑，七年，春正月，燕筑龙城。

目 燕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

纲 二月，封慕容皝为燕王。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

纲 壬寅，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目 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人所间，请以母弟琅邪王岳为嗣，帝许之。中书令何充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且今将如孺子何！”冰不听。帝乃诏冰、充及武陵王晞、会稽王昱、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而崩。琅邪王即位，亮阴不言，委政于冰、充。

纲 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

纲 秋七月，葬兴平陵。以何充都督徐州军事。

纲 冬十月，燕迁都龙城。

纲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目 时征后父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裒以后父，不愿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镇半洲。

康皇帝

纲 癸卯，康皇帝建元元年，秋七月，诏议经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赵。

目 翼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华。琅邪内史桓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风概，翼与之友善，尝荐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愿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济之勋。”时杜乂、殷浩并才名冠世，翼

独弗之重也，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徐议其任耳。”浩累辞征辟，屏居十年，时人拟之管、葛。谢尚、王濛尝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尝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退，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翼请浩为司马；诏除侍中、安西军司，浩不应。翼遗之书曰：“王夷甫立名非真，虽云谈道，实长华竞。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浩犹不起。翼以灭赵取蜀为己任，遣使约燕、凉，刻期大举，朝议多以为难。至是，诏议经略中原，翼欲悉众北伐，表桓宣督诸军，趣丹水；桓温为前锋小督，帅众入临淮。

〔纲〕 汉主焘卒，太子贻立。

〔纲〕 庾翼移镇襄阳，诏以翼都督征讨军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军事。征何充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纲〕 甲辰，二年，春正月，桓宣及赵兵战于丹水，败绩。

〔纲〕 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称制。冬十月，葬崇平陵。

〔纲〕 荆、江都督庾冰卒，翼还镇夏口。

孝宗穆皇帝

〔纲〕 乙巳，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春正月，以会稽王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

【纲】 二龙见于燕之龙山。

【目】 燕有黑白二龙见于龙山，交首游戏，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新宫曰和龙。是岁，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

【纲】 冬十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军事。

【目】 翼病，表子方之为荆州刺史，委以后任。及卒，朝议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从其请。何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丹阳尹刘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昱不听，以温代翼。

【纲】 冬十二月，张骏自称凉王。

【纲】 赵以姚弋仲为冠军大将军。

【纲】 丙午，二年，春正月，扬州刺史、都乡侯何充卒。

【纲】 二月，以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

【纲】 三月，以顾和为尚书令，殷浩为扬州刺史。

【目】 褚裒荐顾和、殷浩，诏以和为尚书令，浩为扬州刺史。和有母丧，固辞不起，谓所亲曰：“古人有释衰经从王事者，以其才足干时故也；如和者，正足以亏孝道，伤风俗耳。”浩亦固辞。会稽王昱与浩书曰：“足下去就，即时之废兴也，家国不异，宜深思之！”浩乃就职。

【纲】 夏五月，凉王张骏卒，世子重华立。

【纲】 冬十一月，桓温帅师伐汉。

【目】 桓温将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曰：“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兵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温拜表即行，委长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惟刘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专制朝廷耳。”

【纲】 丁未，三年，春三月，桓温败汉兵于笮桥，进至成都，汉主势降。诏以为归义侯。

【目】 温自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势悉众出战于笮桥，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温乘胜长驱至成都，纵火烧其城门。汉人惶惧，无复斗志。势舆棕面缚诣军门。温送势于建康，振旅还江陵。诏封势为归义侯。

【纲】 戊申，四年，秋八月，加桓温征西大将军。

目 朝廷论平蜀之功，加温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温既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是与温浸相疑贰。浩以王羲之为护军将军。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温构隙，浩不从。

纲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立。

纲 赵立子世为太子。

纲 己酉，五年，春正月，赵主虎称皇帝。夏四月，赵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及其太后刘氏而自立。

纲 蒲洪遣使来降。

目 石闵言于赵主遵曰：“蒲洪，人杰也；今镇关中，恐秦、雍之地，非复国家之有。宜改图之。”遵从之，罢洪都督。洪怒，归枋头，遣使来降。

纲 燕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

纲 秋七月，征讨都督褚裒率师伐赵，不克而还。

目 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加裒征讨大都督。裒帅众三万，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朝野

皆以中原指期可复，蔡謨独谓所亲曰：“赵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其人曰：“何谓也？”謨曰：“夫能顺天乘时济群生于艰难者，非上圣与英雄不能为也，自余则莫若度德量力。观今日之事，殆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疏短，不能副心，财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忧及朝廷乎！”鲁郡民五百余家起兵附晋，求援于袁，袁遣部将王龁将卒迎之。与赵将李农战于代陂，败没不还。袁退屯广陵，还镇京口，解征讨都督。

【纲】 九月，张重华自称凉王。

【纲】 冬十一月，赵石鉴弑其主遵而自立。

【纲】 秦、雍流民立蒲洪为主。

【目】 秦、雍流民，相帅西归，路由枋头，共推蒲洪为主，众至十余万。

【纲】 十二月，徐、兖都督褚裒卒，以荀羨监徐、兖军事。

【纲】 庚戌，六年，春闰正月，赵石闵杀鉴而自立，改国号魏。

【目】 石闵、李农废鉴，杀之，并杀赵主虎三十八孙，尽灭石氏。

司徒申钟等上尊号于闵，闵以让农，农固辞。闵曰：“吾属，故晋人也，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天子还都洛阳，何如？”尚书胡睦曰：“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

雄，混一四海乎！”因曰：“尚书可谓识机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国号大魏。

【纲】 以殷浩督扬、豫等州。

【纲】 蒲洪自称三秦王，改姓苻。

【纲】 二月，燕王儁击赵，拔薊城，徙都之。

【纲】 魏主因复姓冉氏。

【纲】 故赵将麻秋杀苻洪，洪子健斩秋，遣使来请命。

【纲】 赵石祇称帝于襄国。

【纲】 夏五月，杜洪据长安，苻健击败之。

【纲】 魏主因征故散骑常侍辛谧为太常，谧不食而卒。

【目】 故晋散骑常侍陇西辛谧，有高名，历刘、石之世，征辟皆不就；魏主因备礼征为太常。谧遗因书，以为：“物极则反，致至则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兹大捷，归身晋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兪、松之寿矣。”因不食而卒。

【纲】 冬十一月，苻健入长安，遣使来献捷。

【纲】 十二月，免蔡謏为庶人。

【目】 謏除司徒，三年不就职；诏书屡下，终不受。于是帝临轩，遣侍中黄门征之。謏陈疾笃，自旦至申，使者十余返。公卿奏謏傲违上命，请送廷尉。謏惧，帅子弟素服诣阙稽颡待罪。诏免謏为庶人。

【纲】 辛亥，七年，春正月，苻健自称秦天王。

【纲】 夏四月，赵刘显弑其主祗而自立。

【纲】 秋八月，姚弋仲遣使来降。

【纲】 冬十二月，桓温移军武昌，寻复还镇。

【目】 初，桓温请经略中原，事久不报，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屡求北伐，不听。至是，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朝廷大惧。

浩欲去位以避温，吏部尚书王彪之谓浩曰：“彼若抗表问罪，卿为之首。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手书，为陈成败，彼必旋师；若不从，乃当以正义相裁。奈何无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浩曰：“决大事

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抚军司马高崧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苟或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纲〕 壬子，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秦王健称皇帝。

〔纲〕 魏克襄国，杀刘显，迁其民于邺。

〔纲〕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众来归，诏屯谯城。

〔纲〕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击魏，大破之，执其主阄以归，杀之。

〔纲〕 秋九月，殷浩进屯泗口。

〔目〕 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遗浩书曰：“今以区区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引咎责归，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又与会稽王昱笈曰：“功未可期，遗黎殫尽，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者也。”浩不从，进屯泗口。

纲 罢遣太学生徒。

目 浩以军兴，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

纲 冬十一月，燕王儁称皇帝。

纲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袭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诸军北伐，襄邀败之，浩走谿城。

目 姚襄屯历阳，浩恶其强盛，屡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潜遣将军魏憬帅众五千袭之，襄斩憬，并其众。浩愈恶之。冬，浩自寿春帅众七万北伐，欲进据洛阳，修复园陵。以襄为前驱。襄度浩将至，伪遁，而阴伏甲以邀之。浩追至山桑，襄纵兵击之；浩大败，走保谿城。

纲 十一月，西平公张重华卒，子曜灵立。

纲 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眙。

纲 凉州废其主曜灵，立张祚为凉公。

纲 甲寅，十年，春正月，张祚自称凉王。

纲 殷浩以罪免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为扬州刺史。

【目】 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徙之信安。自此，内外大权一归于温矣。

浩少与温齐名，而心竞不相下，温尝轻之。浩既废黜，虽愁怨不形辞色，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温谓掾鄒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为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将以浩为尚书令，以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十数，竟达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绝，卒于徙所。

【纲】 二月，桓温帅师伐秦。

【纲】 姚襄叛降于燕。

【纲】 夏四月，桓温大败秦兵于蓝田，进军灊上。三辅皆降。

【目】 桓温别将攻上洛，进击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苌等帅众五万拒温，战于蓝田，秦兵大败。温转战而前，进至灊上。苌等退屯城南，三辅郡县皆来降。温抚谕居民，使安堵复业。民争持牛酒迎劳，男女夹路观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纲】 五月，桓温及秦兵战，不利；六月，师还。

【目】 北海王猛，少好学，倜傥有大志，不屑细务，人皆轻之。猛悠然自得，隐居华阴。闻温入关，披褐诣之，

扞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应，徐曰：“江东无卿比也！”乃署猛军谘祭酒。

温与秦丞相雄等战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万余人。初，温指秦麦以为粮，既而秦人悉芟麦，温军乏食，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欲与猛俱还，猛辞不就。

【纲】 秦东海王苻雄卒。

【目】 秦主健弟东海王雄卒，健哭之呕血，曰：“天下欲吾平四海耶？何夺吾元才之速也！”子坚袭爵。坚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学多能，交结英豪。

【纲】 乙卯，十一年，夏，秦立子生为太子。

【纲】 姚襄据许昌。

【纲】 六月，秦王健卒，太子生立。

【纲】 秋九月，凉州弑其君祚，立张玄靓为凉王。

【纲】 丙辰，十二年，春正月，以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诸军讨姚襄。

【纲】 秋八月，桓温败姚襄于伊水，遂入洛阳，修谒诸陵，置戍而还。

【纲】 襄北走，据襄陵。

【纲】 丁巳，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东井。

【目】 秦有司奏：“太白，罚星；东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师。”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为渴耳，何足怪乎！”

【纲】 夏四月，姚襄据黄落，秦遣兵击斩之。弟苌以众降秦。

【纲】 六月，秦苌坚弑其君生自立为天王。

【目】 生饮酒无昼夜，乘醉多所杀戮，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东海王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赞、权翼善。赞、翼密说坚：“宜早为计，勿使他姓得之！”坚以问尚书吕婆楼，婆楼曰：“仆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谋略不世出，宜请而咨之。”坚因婆楼以招猛，一见如旧友；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坚与吕婆楼帅麾下三百人鼓噪而进，宿卫将士皆舍仗归坚。生犹醉寐，坚兵杀之。坚去帝号，称大秦天王。左仆射李威知王猛之贤，常劝坚以国事任之。坚谓猛曰：“李公知君，犹鲍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纲】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

【纲】 冬十一月，燕徙都邺。

【纲】 秦以王猛为尚书左丞。

【目】 秦王坚行至尚书，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

【纲】 戊午，二年，秋八月，以谢万监司、豫等州军事。

【目】 会稽王昱欲以桓温弟云为豫州刺史，仆射王彪之曰：“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于一门，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以谢万代之。王羲之与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使主廊庙，固是后来之秀；今以之俯顺荒余，则违才易务矣。”又遗万书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当随事行藏耳。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则尽善矣。”万不能用。

【纲】 秦大旱。

【目】 秦王坚减膳彻乐，命后妃以下悉去罗纨。开山泽之利，息兵养民。旱不为灾。

【纲】 秦杀其特进樊世。

目 王猛日亲幸用事，勋旧多疾之。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关中，谓猛曰：“吾辈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世！”猛以白坚，坚曰：“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寮可肃。”会世入言事，与猛争论于坚前，欲起击猛；坚怒，斩之。于是群臣见猛皆屏息。

纲 冬，燕使慕容垂守辽东。

纲 庚申，四年，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晔立。

纲 二月，燕以慕容恪为太宰，专录朝政。

目 朝廷初闻儁卒，皆以为中原可图。桓温曰：“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

纲 三月，燕遣慕容垂守蠡台。

纲 秋八月朔，日食既。

纲 桓温以谢安为征西司马。

目 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

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会稽王昱闻之，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安妻，刘惔之妹也，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谓：“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余，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深礼重之。

【纲】 辛酉，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即位。

【纲】 秋七月，葬永平陵。

【纲】 九月立皇后王氏。

【纲】 尊何皇后为穆皇后。

【纲】 冬十月，秦举四科。

【目】 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

纲鉴易知录卷三三

东晋纪

哀皇帝

〔纲〕 壬戌，哀皇帝隆和元年，春二月，燕吕护攻洛阳，桓温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师引还。

〔目〕 吕护攻洛阳，守将陈祐告急。桓温遣庾希、竟陵太守邓遐，帅舟师三千人助祐守之。因上疏请迁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著作郎孙绰上疏曰：“昔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丧乱已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温今此举，诚为远图，而百姓震骇，岂不以反旧之乐賒，而趋死之忧促哉！臣愚以为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凉、许，清壹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徙耳。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绰，少慕高尚，尝著遂初赋以见志。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邪！”

时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温，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实事也；但从之，自无所至。”诏从其计，温果不行。温又议移洛阳钟簏，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不尔，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簏！”温乃止。七月，护退。

〔纲〕 癸亥，兴宁元年，夏五月，加桓温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目〕 温以王坦之为长史，又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每事必与二人谋之。府中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珣与谢玄皆为温掾，温俱重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

〔纲〕 凉张天锡弑其君玄靓而自立。

〔纲〕 甲子，二年，夏五月，以王述为尚书令。

〔目〕 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所辞必于所不受。及为尚书令，子坦之白述：“故事当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谓堪之，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

〔纲〕 乙丑，三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

〔纲〕 大司马温移镇姑孰。以弟盭监荆、扬等州军事。

【纲】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即位。

【目】 帝崩，无嗣，皇太后诏以奕承大统。

【纲】 燕陷洛阳，将军沈劲死之。

【目】 燕太宰恪及吴王垂共攻洛阳，克之。执沈劲。劲神气自若，恪将宥之，将军慕容廆曰：“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遂杀之。

【纲】 葬安平陵。

【纲】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

帝奕

【纲】 丙寅，帝奕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纲】 秋七月。葬孝皇后。

【纲】 冬十月，以会稽王昱为丞相，录尚书事，加殊礼。

目 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纲 丁卯，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目 恪疾病，燕王暉亲视之，问以后事。恪曰：“吴王垂文武兼资，管、萧之亚，若任以政，国家可安；不然，秦、晋必有窥窬之计。”言终而卒。

纲 己巳，四年，夏四月，大司马温帅师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战于枋头，不利而还。袁真以寿春叛，降于燕。

目 桓温请与徐、兖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夏，帅步骑五万发姑孰。七月，温至枋头。燕主暉遣乐嵩求救于秦，许赂虎牢以西之地。秦主坚遣苟池、邓羌帅步骑二万以救燕。九月，燕范阳王德使慕容宙帅骑一千为前锋，与晋兵遇，宙使二百骑挑战，分余骑为三伏。挑战者兵未交而走，晋兵追之，宙帅伏击之，晋兵死者甚众。温战数不利，粮储复竭，又闻秦兵将至，奔还。燕吴王垂帅八千骑追之，及于襄邑。德先帅劲骑伏于东涧中，与垂夹击温，大破之，斩首三万级。秦苟池邀击温于谿，又破之。

温收散卒，屯于山阳。深耻丧败，乃归罪袁真，奏免为庶人。真不伏，表温罪状，朝廷不报，遂据寿春叛降燕。

纲 燕遣郝晷、梁琛如秦。

目 秦、燕既结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继如秦。晷与王猛有旧，猛接以平生，问晷东方之事。晷知燕将亡，阴欲自托，颇泄其实。琛至长安，秦王坚方畋于万年，欲引见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备礼，洒扫宫庭，然后敢见。今秦王欲野见之，使臣不敢闻命！”尚书郎辛劲谓琛曰：“天子称乘舆，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礼，何为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行曰乘舆，止曰行在。今海县辰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为言哉！礼‘不期而见曰遇’，盖因事权行，其礼简略，岂平居容与之所为哉！客使单行，诚势屈于主人；然苟不以礼，亦不敢从也。”坚乃为设行宫，百僚陪位，然后延之。

琛从兄奕为秦尚书郎，坚使典客，馆琛于奕舍。琛曰：“昔诸葛瑾为吴聘蜀，与诸葛亮惟公朝相见，退无私面，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数问琛东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闻；欲言其恶，又非使臣之所得论也。”

坚使太子延琛相见。秦人欲使琛拜，先讽之曰：“邻国之君，犹其君也；邻国之储君，亦何以异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国之臣乎！礼有往来，情岂忘恭，但恐降屈为烦耳。”乃不果拜。王猛劝坚留琛，坚不许。

纲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为冠军将军。

目 吴王垂自襄邑还邺，威名益振，太傅诬忌之。垂奏将士功赏，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与诬谋诛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兰建知之，以告垂，垂乃与段夫人及金、宝、农、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

初，秦王坚闻恪卒，阴有图燕之志，惮垂不敢发。及闻垂至，大喜，郊迎，执手曰：“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也。要当与卿共定天下，然后还卿本邦，世封幽州，不亦美乎！”坚复爱令及楷之才，皆厚礼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坚曰：“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且其始来，吾已推诚纳之矣；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乃以垂为冠军将军。

【纲】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阳。

【目】 初，燕人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谓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者，分灾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坚大怒，遣猛及将军梁成、邓羌帅步骑三万伐之。攻洛阳，洛阳降。

【纲】 大司马温徙镇广陵。

【目】 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时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请改之。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诸子号泣稽颡，请为百口计。盛大怒，不许；诸子遂私改之。

【纲】 庚午，五年，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目】 王猛之发长安也，请慕容令参其军事，以为乡导。将行，造慕容垂饮酒，从容谓曰：“今当远别，卿何以

赠我？使我睹物思人。”垂脱佩刀赠之。猛至洛阳，赂垂所亲，使诈为垂使者。谓令曰：“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主心亦难知。闻东朝比来悔寤，吾今还东，汝可速发。”令疑之，踌躇终日，又不可审覆。乃奔燕军。猛表令反状，垂惧而出走，及蓝田，为追骑所获。秦王坚劳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将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为过惧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旧。燕人以令叛而复还，疑为反间，徙之沙城。

〔纲〕 夏六月，秦王猛督诸军复伐燕。

〔纲〕 秋八月，秦克壶关。

〔目〕 王猛攻壶关。燕主苻命太傅评将中外精兵三十万以拒之，畏猛不敢进。猛克壶关，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申胤叹曰：“邺必亡矣。然越得岁而吴伐之，卒受其祸。今福德在燕，秦虽得志，而燕之复建不过一纪耳。”

〔纲〕 九月，秦王猛入晋阳。冬十月，及燕慕容评战于潞川，败之，遂围邺。

〔目〕 猛入晋阳。评屯潞川，猛进兵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觐燕军，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将斩之。邓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愿与效战以赎罪。”猛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赦之，羌诣猛谢。猛执其手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部将尚尔，况国家乎！”

燕主𦉑趣评使战。猛陈于涓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称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望燕兵之众，谓邓差曰：“今日非将军不能破勍敌，将军勉之！”差曰：“若能以司隶见与者，公勿以为忧。”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差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差，差寝弗应。猛驰就许之，差乃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赴燕陈，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所杀伤数百。及日中，燕兵大败，俘斩五万余人，乘胜追击，所杀及降又十余万。评单骑走还邺。

秦兵长驱围邺。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燕民各安其业，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猛闻之叹曰：“慕容玄恭可谓古之遗爱矣！”设太牢以祭之。

〔纲〕 十一月，秦王坚入邺，执燕主𦉑。以王猛为冀州牧，都督关东六州军事。

〔目〕 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自帅精锐十万赴邺。燕主𦉑与慕容评等奔龙城。坚入邺宫，使将军郭庆追𦉑，及于高阳，执以诣坚。坚诘其不降之状，对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坚哀而释之，令还宫，帅文武出降。

评之败也，𦉑疑梁琛知秦谋，收系狱。至是，坚召释之，谓曰：“卿不能见几而作，反为身祸，可谓智乎？”对曰：“臣闻‘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如臣愚暗，实所不及。然为臣莫如忠，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临危不改，见死不避，以徇君亲。彼知几者，心达安危，身择去就，不顾家国，臣虽知之，尚不忍为，况非所及邪！”

坚以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冀州牧，镇邺。

〔纲〕 十二月，秦迁故燕主暕及鲜卑四万户于长安。

〔目〕 猛表留梁琛为主簿。他日，与僚属宴，语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专美本朝，郝君微说国弊。”参军冯诞曰：“敢问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几为先。”诞曰：“然则明公赏工公而诛季布也。”猛大笑。

秦封暕为新兴侯，以评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燕故太史黄泓叹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见耳！”

太宗简文皇帝

〔纲〕 辛未，太宗简文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大司马温拔寿春，获袁瑾，斩之。

〔纲〕 秦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

〔纲〕 凉州张天锡称藩于秦。

〔纲〕 冬十一月，大司马温入朝。废帝为东海王，迎会稽王昱入即位。

〔目〕 温恃其材略位望，阴蓄不臣之志，尝抚枕叹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温欲先立功河朔，

以收时望，还受九锡。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既克寿春，谓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谓曰：“明公不为伊、霍之事，无以立大威权，镇压四海。”温遂与定议。以帝素谨无过，而床第易诬，乃扬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灵宝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生三男，将移皇基”，人莫能审其虚实。温乃诣建康，讽褚太后，请废帝而立会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温集百官于朝堂，于是宣太后令，废帝为东海王，温帅百官迎昱即帝位。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温遂还姑孰。

秦王坚闻温废立，谓群臣曰：“温前败灊上，后败枋头，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方更废君以自说，六十之叟，举动如此，将何以容于四海乎！谚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温之谓矣。”

〔纲〕 十二月，降封东海王为海西县公。

〔目〕 大司马温奏：“废放之人，不可以临黎元。东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诏封海西县公。

温威震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尘满席，湛如也，虽神识恬畅，然无济世大略，谢安以为惠帝之流，但清谈差胜耳。

郗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谢安尝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邪？”

【纲】 壬申，二年，夏四月，迁海西公于吴县。

【纲】 六月，秦以王猛为丞相，苻融为冀州牧。

【纲】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目】 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温辞不至。诏立皇子昌明为皇太子，生十年矣。遗诏：“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乃使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群臣曰：“当须大司马处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朝议乃定。太子即位。

温望简文临终禅位，不尔便当居摄。既不副所望，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谢安所为，心衔之。

【纲】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诸军事。

【目】 猛至长安，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辞章三四上，秦王坚不许。猛为相，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阳平公融，尝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问申绍：“谁可使者？”绍曰：“燕尚书郎高泰，清辩有胆智，可使也。”使至长安，见猛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乃烦有司举劾。明公惩劝如此，下吏何所逃

罪乎！”猛曰：“是吾过也。”事遂释。猛因叹曰：“高子伯岂阻平所宜吏乎！”言于秦王坚，以为尚书郎；固请还州，许之。

〔纲〕 冬十月，葬高平陵。

烈宗孝武皇帝

〔纲〕 癸酉，烈宗孝宗皇帝宁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马温来朝。

〔目〕 桓温来朝，诏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时都下恟恟，云欲诛王、谢，因移晋祚。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决于此行。”温既至，百官拜于道侧。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遂命撤之，与安笑语移日。郗超卧帐中听其言，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三月，温有疾，还姑孰。

〔纲〕 秋七月，大司马温卒，以桓冲都督扬、豫、江州军事。

〔目〕 初，温疾笃，讽朝廷求九锡，屡使人趣之。谢安、王坦之故缓其事。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领其众。温卒，熙及弟济谋杀冲，冲徙之长沙。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时方五岁，袭封南郡公。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

室，或劝诛除时望，冲不从。

【纲】 皇太后临朝摄政。以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

【纲】 冬，秦寇梁、益，陷之。

【目】 秦王坚使王统、朱彤出汉川，毛当、徐成出剑门，以寇梁、益；梁州刺史杨亮拒之。战败，彤遂拔汉中。徐成亦克剑门。杨安进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骑送母、妻趣江陵，彤邀而获之，虓遂降。十一月，秦取二州。坚欲以周虓为尚书郎，虓曰：“蒙晋厚恩，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遂不仕。

【纲】 以王坦之为中书令，领丹阳尹。

【纲】 彗星见。

【目】 彗星出于尾、箕，长十余丈，经太微，扫东井；自四月见，及冬不灭。秦太史令张孟言：“尾、箕，燕分；东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扫东井，十年之后，燕当灭秦；二十年之后，代当灭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窃忧之，宜翦其魁杰以消天变。”坚不听。

【纲】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州军事。诏谢安总中书。

目 安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屡书苦谏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安不能从。又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土，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纲 乙亥，三年，夏五月，徐、兖都督蓝田侯王坦之卒。

纲 以桓冲为徐州刺史，谢安领扬州刺史。

目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扬州让之，自求外出。桓氏族党莫不苦谏，冲处之澹然。

纲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目 猛寝疾，上疏曰：“臣闻报德莫如尽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坚览之悲恸。七月，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江鹵，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言终而卒。坚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纲 八月，立皇后王氏。

〔纲〕 九月，以徐邈为中书舍人。

〔纲〕 丙子，太元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归政。以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

〔纲〕 秋七月，秦遣兵击凉州。八月，败其兵，凉将苻纂死之，张天锡降。

〔纲〕 冬十一月，秦遣兵击代，败之。十二月，代寔君弑其君什翼犍；秦讨杀之，遂分代为二部。

〔目〕 匈奴刘卫辰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坚遣行唐公洛、邓羌、朱彤等将兵击之，以卫辰为乡导。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兵拒战，大败。什翼犍奔阴山之北，闻秦兵稍退，复还云中。

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诸子皆长，继嗣未定。庶长子寔君遂杀诸弟，并弑什翼犍，秦兵趋云中，部众逃溃，国中大乱。珪母贺氏，以珪走依贺纳。

秦王坚召代长史燕凤，问代乱故，凤具以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寔君，至长安，车裂之。坚欲迁珪于长安，凤固请曰：“代王遗孙冲幼，莫相统摄。库仁勇而有智，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讎，而势莫敢先发。俟其孙稍长，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继绝之德于代，使其子孙永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边之良策也。”坚从之。分代为二部，自河以东属库仁，自河以西属卫辰，使统其众。贺氏以珪依库仁。库仁招抚离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备，不以废兴易意，常谓诸子曰：“此儿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业，汝曹当谨遇之。”

【纲】 丁丑，二年，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军事，谢玄监江北军事。

【目】 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郗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镇广陵，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

【纲】 散骑常侍王彪之卒。

【目】 初，谢安欲增修宫室，彪之曰：“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功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室屋为能邪！”安不能夺，故终彪之之世，无所营造。

【纲】 临海太守郗超卒。

【目】 初，超党于桓氏，以父愷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书授门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后，若以哀惋害寝食者，可呈此；不尔即焚之。”超卒，愷果成疾，门生呈箱，皆与桓温往反密计。愷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复哭。

【纲】 戊寅，三年，秋九月，秦王坚宴群臣。

【目】秦王坚与群臣饮酒，以极醉为限。赵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过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坚大悦，命整书之以为酒戒，自是宴群臣，礼饮而已。

【纲】己卯，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阳，执刺史朱序以归。

【纲】夏四月，秦陷魏兴，太守吉挹死之。

【目】秦韦钟拔魏兴，吉挹引刀欲自杀，左右夺其刀；会秦人至，执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闭口而死，何晋氏之多忠臣也！”

【纲】庚辰，五年，秋九月，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纲】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内殿。

【纲】壬午，七年，冬十月，秦会群臣于太极殿。

【目】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今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欲自将讨之，何如？”左仆射权翼曰：“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未可图也！”太子左卫率石越曰：“今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处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也！”坚曰：“天道幽远，未易可知。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室道

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问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晋国无衅；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坚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惧变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坚不听。曰：“以吾击晋，犹疾风之扫秋叶，而内外皆言不可，何也？”冠军慕容垂独言于坚曰：“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

〔纲〕 秦大熟。

〔纲〕 癸未，八年，秋八月，秦王坚大举入寇。诏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等帅师拒之。

〔目〕 秦王坚下诏大举，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姚萇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

慕容绍言于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坚遂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九月，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

诏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桓伊、胡彬等督众八万拒之。

时都下震恐。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别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夜乃还。

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骑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宜留以防西藩。”冲叹曰：“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纲】 以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

【纲】 冬十一月，谢石、谢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杀其大将苻融，秦王坚走还长安。

【目】 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克之。梁成等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惮不敢进。坚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来说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十一月，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涧，成阻涧为陈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斩之；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赴淮死者万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陆继进。坚与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陈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何谓弱也！”恍然始有惧色。

秦兵逼肥水而陈。玄使谓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小却，使

我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使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玄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皆来奔。复取秦阻。

坚中流矢，单骑走至淮北。是时，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世子宝言于垂曰：“此时不可失，愿不以意气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何患不亡。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徐俟其衅而图之，既不负宿心，且可以义取天下。”慕容德曰：“此为报仇，非负宿心也。”垂曰：“吾昔为太傅所不容，置身无所，秦王以国土遇我，后复为王猛所卖，秦王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悉以兵授坚。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

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慕容农谓垂曰：“尊不迫人于险，其义声足以感动天地。夫取果于未熟与自落，不过晚旬日之间，然其难易美恶，相去远矣！”垂善其言。行至浞池，言于坚曰：“北鄙闻王师不利，轻相煽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之。”坚许之。权翼谏曰：“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譬如养鹰，饥则附人，每闻风飙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谨其绦笼，岂可解纵，任所欲哉！”坚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

乎！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坚不听。

坚至长安，哭阻平公融而后入。

纲 以谢石为尚书令。进谢玄号前将军；固让不受。

纲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阳，秦使慕容垂讨之。垂叛秦，与斌合。

目 慕容垂至安阳，长乐公丕馆垂于邺西。垂潜与燕故臣谋复燕祚，会丁零翟斌叛秦，谋攻洛阳，秦王坚驿书使垂讨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复旧业之心，今复资之以兵，此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为肘腋之变，今远之于外，不犹愈乎！”乃以羸兵弊铠给之，又遣苻飞龙帅氐骑一千为之副。密戒飞龙曰：“垂为三军之帅，卿为谋垂之将，行矣，勉之！”垂留慕容农及楷、绍于邺，行至安阳，闻丕与飞龙谋，乃夜袭飞龙氐兵，尽杀之，以书遗秦王坚，言其故，而慕容凤等亦各帅部曲归翟斌。垂遣人告农等，使起兵。农等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奔列人。

纲 甲申，九年，春正月，慕容垂自称燕王。大破秦兵，斩其将石越。

目 慕容凤劝翟斌奉垂为盟主，斌从之。垂至洛阳，斌劝垂称尊号。垂曰：“新兴侯，吾主也，当迎归反正耳。”垂以洛阳四面受敌，欲取邺而据之，乃引兵东至荥阳。群下固请上尊号，垂乃称燕王。封德为范阳王，楷为

太原王，翟斌为河南王，帅众二十余万，长驱向邺。而农亦驱列人居民为卒，使赵秋说东夷、乌桓，各帅部众数千赴之，攻破馆陶，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

长乐公丕使石越讨之。农大败秦兵，斩越。秦人骚动，盗贼群起。垂至邺，改元。农引兵会垂。遂立世子宝为太子。

〔纲〕 二月，荆、江都督、丰城公桓冲卒。

〔目〕 冲闻谢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惭恨成疾而卒。

〔纲〕 燕王垂围邺。

〔纲〕 三月，以谢安为太保。

〔纲〕 燕慕容泓起兵华阴，慕容冲起兵平阳。秦遣苻睿击泓，败死。夏四月，叡司马姚萇起兵北地，自称秦王。

〔目〕 泓为秦北地长史，闻燕王垂攻邺，攻奔关东，收集鲜卑，还屯华阴，其众遂盛，自称雍州牧。

秦王坚谓权翼曰：“不用卿言，使鲜卑至此。关东之地，吾不复争，将若泓何？”乃使广平公熙镇蒲坂。征巨鹿公叡都督中外诸军事，配兵五万；以襄冲为长史，姚萇为司马，以讨泓。

平阳太守慕容冲亦起兵于平阳，进攻蒲坂；坚使襄冲讨之。泓闻秦兵且至，惧，帅众将奔关东。睿粗猛轻敌，欲驰兵邀之。姚萇谏曰：“鲜卑皆有思归之志，故起而为乱，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夫执驪鼠之尾，犹能反噬于人。但可鸣鼓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睿弗从，与战，果败，见杀。萇遣其长史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萇惧，奔渭北马牧，于是天水尹纬、尹详、南安庞演等，纠煽羌豪五万余家，推萇为盟主。萇自称秦王。进屯北地，羌、胡降者十余万。

〔纲〕 秦遣兵击慕容冲，破之；冲奔华阴。泓遂进逼长安。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纲〕 燕诸将杀慕容泓，立冲为皇太弟。

〔纲〕 燕将军慕容麟拔常山、中山。慕容冲大破秦兵，遂据阿房城。

〔纲〕 秋七月，葬康献皇后。

〔纲〕 八月，燕王垂解邺围，趋新城。

〔纲〕 慕容冲进逼长安。

〔纲〕 冬十月，燕慕容暉文杀刘库仁。

〔纲〕 十二月，秦杀其新兴侯慕容暉。

〔纲〕 燕王垂复围邺。谢玄遣刘牢之救之，且馈之粟。

纲鉴易知录卷三四

东晋纪

孝武皇帝

〔纲〕 乙酉，十年，春正月，燕慕容冲称帝于阿房。

〔纲〕 夏四月，刘牢之进兵至邺；燕王垂逆战，败，走中山。牢之追击，大败而还。

〔纲〕 五月，西燕攻长安，秦王坚出奔五将山。

〔目〕 西燕主冲攻长安，秦王坚身自督战，飞矢满体。冲纵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坚大惧，以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留太子宏守长安，帅骑数百奔五将山。

〔纲〕 六月，秦太子宏奔下辨，西燕主冲入长安。

【纲】 秋七月，后秦围五将山，执秦王坚以归。

【纲】 八月，太保建昌公谢安卒。

【纲】 以琅邪王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

【纲】 后秦王苻弑秦王坚。

【纲】 秦苻丕称帝于晋阳。

【目】 秦长乐公丕将赴长安，时幽州刺史王永自蓟走壶关，遣使招之，丕乃帅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如潞川，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入晋阳。永以骑来会，丕始知坚死，乃发丧，即位。

【纲】 刘显弑其君头眷而自立。

【目】 显，匡仁之子也，既杀头眷，又将杀拓跋珪，珪遂奔贺兰部，依其舅贺讷。

【纲】 九月，乞伏国仁自称单于。

【纲】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守将王兖死之。

目 麟攻秦博陵，城中粮竭矢尽，功曹张猗逾城出，聚众以应麟。寇临城数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应贼，而号‘义兵’，何名实之相违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卿母在城，弃而不顾，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时之功则可矣，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礼义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执寇，杀之。

纲 燕定都中山。

纲 丙戌，十一年，春正月，拓跋珪复立为代王。

纲 燕王垂称皇帝。

纲 二月，西燕弑其主冲，立段随为燕王。

纲 代徙都盛乐。

纲 三月，西燕人杀段随而东，至闻喜，立慕容忠，复称帝。

纲 夏四月，代改称魏。

纲 后秦王苌取长安，称皇帝。

目 鲜卑既东，长安空虚。苌取之，始称皇帝。

【纲】 六月，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为河东王。

【纲】 秋八月，秦以苻登为南安王。

【纲】 冬十月，西燕击秦，败之。秦王丕奔东垣，将军冯该击杀之。

【纲】 西燕慕容永称帝于长子。

【纲】 海西公奕薨于吴。

【纲】 十一月，秦苻登称帝于南安。

【纲】 十二月，吕光自称酒泉公。

【目】 初，光得秦主坚凶闻，举军缟素。至是，自称凉州牧、酒泉公。

【纲】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为青、兖刺史，镇淮阴；谢玄为会稽内史。

【纲】 夏五月，征处士戴逵，不至。

【目】 诏征会稽处士戴逵，逵累辞不就；郡县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吴。内史谢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

未回，将罹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召命。”帝许之。

【纲】 秋八月，立子德宗为皇太子。

【纲】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康乐公谢玄卒。

【纲】 夏六月，西秦王乞伏国仁卒，弟王归立。

【纲】 己丑，十四年，春二月，吕光自称三河王。

【纲】 秋八月，秦主登击安定，后秦主苌袭破其辎重，秦后毛氏死之。

【目】 初，后秦主苌以秦战屡胜，谓得秦王坚之助，亦于军中立坚像而祷之。秦主登升楼遥谓之曰：“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久之，苌以军未有利，斩像首以送秦。至是，登留辎重于大界，自将轻骑攻安定。苌留兵守安定，夜，帅骑三万袭大界，克之，掠男女五万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骑射，兵入其营犹弯弓跨马，帅壮士力战，杀七百余，众寡不敌，为后秦所执。苌将纳之，毛氏骂且哭曰：“姚苌，汝已杀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宁汝容乎！”苌杀之。

【纲】 冬十一月，以范甯为豫章太守。

【目】 时，帝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所亲

昵者皆媼姆、僧尼。近习弄权，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爵滥杂，刑狱谬乱。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

道子势倾中外，帝渐不平。侍中王国宝以谗佞有宠于道子，讽八座启道子宜加殊礼。护军车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当阳，岂得为此！”乃称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中书侍郎范宁、徐邈数进忠言，指斥奸党。国宝，宁之甥也，宁尤疾其阿谀，劝帝黜之。国宝遂与道子潜通，出为豫章太守。宁好儒学，性质直。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纲〕 以王恭都督青、兖等州军事。

〔纲〕 辛卯，十六年，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后秦主苌击败之。

〔目〕 苌置酒高会，诸将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苌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万之众，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收罗英俊，三也；董帅大众，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业，驱策诸贤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

〔纲〕 壬辰，十七年，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宁州军事。

目 仲堪虽有时誉，资望犹浅，到官好行小惠，纲目不举。南郡公玄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马。尝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张目谓众客曰：“桓温晚涂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齿于道子。后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遂弃官归国。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征虏参军胡藩过江陵，见仲堪曰：“玄志趣不常，节下崇待太过，非计也。”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藩谓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祸，君不早去，悔无及矣！”

纲 立子德文为琅邪王，徙道子为会稽王。

纲 李辽表请修孔子庙，不报。

目 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敕兖州修孔子庙，给户洒扫，仍立庠序，以教学者，曰：“事有如赊而实急者，此之谓也！”疏奏，不省。

纲 癸巳，十八年，冬十二月，后秦主苻卒，太子兴帅兵击秦。

纲 甲午，十九年，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

纲 夏五月，后秦主兴立。

纲 秋七月，后秦主兴击秦主登，杀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纲】 八月，燕主垂围长子，拔之，杀西燕主永。

【纲】 乙未，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宝击魏，秋七月，降其别部，进军临河。

【纲】 长星见。

【目】 有长星见自须女，至于哭星。帝心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

【纲】 九月，魏王珪将兵拒燕。冬十月，燕军夜遁，十一月，追至参合陂，大败之。

【纲】 丙申，二十一年，春闰三月，燕主垂袭魏平城，克之。夏四月，还，卒于上谷。太子宝立。

【纲】 夏六月，三河王光自称凉天王。

【纲】 秋九月，贵人张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会稽王道子进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

【目】 帝嗜酒，流连内殿，外人罕得进见。张贵人宠冠后宫，时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已而醉寝清暑殿，贵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赂左右，曰“因魔暴崩”。太子即位。会稽王道子进位太傅。

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为之节适。侍中王国宝媚事道子，与王绪共为邪谄，道子倚为心腹，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

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惮之。或劝恭诛国宝，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发，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悉布天下，然后顺众心以除之，亦无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珣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珣曰：“王陵廷争，陈平慎默，但问岁晏何如耳！”

〔纲〕 魏别将拓跋仪攻邺，燕慕容德击破之。

安皇帝

丁酉，安皇帝隆安元年，春正月，以王珣为尚书令，王国宝为左仆射。

〔纲〕 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攻凉，取金城。

〔纲〕 三月，尊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纲〕 夏四月，王恭举兵反，诏诛仆射王国宝、将军王绪，恭罢兵还镇。

〔目〕 王国宝、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恶王恭、殷仲堪，劝道子裁损其兵权；恭遣使与仲堪谋讨国宝等。桓玄亦

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势以作乱，乃说仲堪曰：“孝伯疾恶深至，宜潜与之约，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此桓、文之勋也。”仲堪然之，乃外结雍州刺史郗恢，内与从兄南蛮校尉颢、南郡相江绩谋之。颢曰：“人臣当各守职分，朝廷是非，岂藩屏所制也！晋阳之事，不敢预闻。”绩亦极言其不可，郗恢亦不肯从。仲堪疑未决，会恭使至，仲堪乃许之，恭大喜。上表罪状国宝，举兵讨之。表至，内外戒严，国宝惧，上疏解职待罪。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赐国宝死，斩绪于市，遣使谢恭，恭乃罢兵还京口。仲堪初犹豫不敢下，闻国宝死，始抗表举兵。道子以书止之，仲堪乃还。

纲 凉沮渠蒙逊叛，拔临松，据金山。

纲 燕慕容详称帝于中山。

纲 凉段业叛，自称建康公，沮渠蒙逊以众归之。

纲 秋七月，燕慕容麟袭杀详而自立。魏袭中山，入其郭而还。

纲 九月，秦太后虵氏卒。

目 秦太后卒。秦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尊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素服临朝。”尹缙驳曰：“嵩矫常越礼，请付有司论罪。”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议。”

〔纲〕 冬十月，魏王珪及燕慕容麟战，大破走之。遂克中山。

〔目〕 中山饥甚，魏王珪进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珪曰：“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遂进与慕容麟战于义台，大破之，麟奔邺。魏克中山。麟至邺，复称赵王，说范阳王德曰：“魏将乘胜攻邺，邺城大难固，且人心恇惧，不可守也。不如南起滑台，阻河以待魏，伺衅而动，河北庶可复也。”时鲁王和镇滑台，亦遣使迎德，许之。

〔纲〕 戊戌，二年，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台。称燕王。麟谋反，伏诛。魏拓跋仪入邺。

〔目〕 燕范阳王德自邺帅户四万南徙滑台。魏卫王仪入邺，追德至河，弗及。慕容麟上尊号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称燕王，是为南燕。麟复谋反，德杀之。

〔纲〕 二月，魏封尔朱羽健于秀容川。

〔纲〕 三月，燕段速骨攻陷龙城，燕主宝出奔，尚书兰汗诱而杀之。

〔纲〕 秋七月，燕长乐王盛讨杀兰汗，摄行统制。

〔纲〕 魏迁都平城。

〔纲〕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举兵反，玄陷江州。

目 豫州刺史庾楷，以会稽王道子割其四郡属王愉，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欲削方镇，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司马刘牢之谏，恭不从。上表请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朝廷忧惧，内外戒严。道子不知所为，悉以事委世子元显，日饮醇酒而已。仲堪闻恭举兵，勒兵趣发，悉以军事委南郡相杨佺期兄弟。佺期帅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仲堪帅精兵二万继下。八月，佺期及玄奄至淦口，王愉无备，惶遽奔临川，玄追获之。

纲 九月，加会稽王道子黄钺，讨王恭。恭司马刘牢之执恭以降，斩之。以牢之都督青、兖七州军事，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军。

目 九月，加会稽王道子黄钺，以世子元显为征讨都督；遣王珣将兵讨王恭。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以部曲将遇之；牢之负才，怀恨。元显知之，遣人说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号。恭使牢之帅帐下督颜延为前锋。牢之至竹里，斩延以降；遣其子敬宣还袭恭。恭兵溃，亡走，为人所获，送京师斩之。诏以牢之代恭为都督刺史，镇京口。俄而杨佺期、桓玄至石头，殷仲堪至芜湖，上表理王恭，求诛牢之。牢之帅北府之众驰赴京师，军于新亭，佺期、玄见之皆失色，回军蔡洲。朝廷忧逼，桓修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啖玄及佺期，二人必内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纳之，以玄为江州刺史；佺期为雍州刺史。黜仲堪为广州刺史，遣使宣诏，敕使回军。

纲 冬十月，燕长乐王盛称皇帝。

〔纲〕 复以殷仲堪督荆、益军，仲堪等罢兵还镇。

〔目〕 殷仲堪得诏书，大怒，趣桓玄、杨佺期进军。朝廷深惮之，乃复以荆州还仲堪，优诏慰谕，于是各还所镇。时诏书独不赦庾楷，玄以楷为武昌太守。

〔纲〕 十二月，魏王珪称皇帝。

〔纲〕 己亥，三年，春正月，南凉徙治乐都。

〔纲〕 二月，段业自称凉王。

〔纲〕 三月，魏分尚书诸曹，置五经博士。

〔目〕 魏主珪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合三千人。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有几，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至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遂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纲〕 夏四月，以会稽世子元显为扬州刺史。

〔纲〕 秋八月，南凉王乌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

〔纲〕 南燕王德广固，杀幽州刺史辟闾浑，遂都之。

〔纲〕 冬十月，孙恩寇会稽，杀内史王凝之。诏徐州刺史谢琰及刘牢之讨破之；以琰为会稽太守。

〔目〕 会稽世子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东土嚣然。孙恩因民心骚动，自海岛攻会稽。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师道，谓官属曰：“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不足忧也。”恩遂陷会稽，杀凝之。恩自称征东将军，表会稽王道子及元显之罪，请诛之。

自帝即位以来，内外乖异，石头以南，皆为荆、江所据，以西皆豫州所专，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吴而已。及恩作乱，八郡皆为恩有，畿内盗贼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于是内外戒严。加道子黄钺，元显领中军将军，命徐州刺史谢琰讨之；牢之亦发兵讨恩，拜表辄行。琰击斩义兴、吴郡群盗，与牢之转斗而前，所向皆克。琰留屯乌程，遣司马高素助牢之，进临浙江。诏以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

初，彭城刘裕，勇健有大志。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携菹，为乡间所贱。至是，牢之引参军事，使将数十人觜贼。遇贼数千人，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杀伤甚众。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因进击贼，大破之。恩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复逃入海岛。朝廷忧恩复至，以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

〔纲〕 桓玄举兵攻江陵，杀殷仲堪、杨佺期。

目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与佷期结婚为援。佷期屡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终为殷、杨所灭，乃发兵西上，声言救洛，先遣兵袭取巴陵积谷食之。江陵乏食，仲堪急召佷期自救。佷期帅步骑八千至江陵，与其兄广共击玄；大败，单骑奔还。仲堪亦奔鄴城。玄遣将军冯该追获，皆杀之。

纲 凉王光卒，太子绍立，庶兄篡杀而代之。

纲 庚子，四年，春三月，诏桓玄都督荆、江八州军事，荆、江州刺史。北凉以李暹为敦煌太守。

纲 夏五月，孙恩复寇会稽，太守谢琰败死。恩转寇临海。遣兵讨之，不克。

纲 秋七月，秦击西秦，西秦王王归战败，奔南凉，遂奔秦。

纲 冬十一月，诏刘牢之讨孙恩，走之。

纲 李暹自称凉公。

纲 十二月，南燕王德称帝，更名备德。

目 备德尝问群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下中兴圣主，少康、光武之侔也。”备德顾左右，赐仲帛千匹。仲以多辞。备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调卿邪！”韩范进曰：“天子无戏言，今日之论，君臣俱失。”备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

【纲】 辛丑，五年，春二月，凉吕超弑其君篡而立其兄隆，篡后杨氏自杀。

【纲】 三月，孙恩寇海盐，刘牢之参军刘裕击破之。

【纲】 夏五月，北凉沮渠蒙逊弑其君业。

【纲】 六月，孙恩寇丹徒。刘裕击破之，恩北走，陷广陵。

【纲】 沮渠蒙逊自称张掖公。

【纲】 秋八月，以刘裕为下邳太守，讨孙恩于郁洲，大破之。

【纲】 燕段玘弑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讨玘，杀之。

【纲】 壬寅，元兴元年，春正月，以尚书令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加黄钺，讨桓玄。

【目】 下诏罪状桓玄，以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加黄钺，刘牢之为前锋，譙王尚之为后部。

【纲】 桓玄举兵反。

【目】 玄闻大军将发，大惊，欲完聚保江陵。长史卞范之曰：“明公威振远近，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

情，若兵临近畿，示以祸福，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穷蹙者乎！”玄从之，留桓伟守江陵，抗表传檄，罪状元显，举兵东下。元显大惧，下船而不发。

【纲】 二月，玄兵至姑孰。三月，刘牢之叛附于玄。元显军溃，玄入建康，自以太尉总百揆，杀元显等。以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自杀。

【目】 玄至历阳，遣王尚之众溃，玄捕获之。刘牢之素恶元显，又虑功高不为所容；自恃材武，拥强兵，欲假玄以除执政，复伺玄隙而自取之，遂与玄通。东海何无忌，牢之之甥也，与刘裕极谏，不听。元显将发，闻玄已至新亭，弃船退军，军人皆奔溃。玄入京师，称诏解严，自为丞相，总百揆，都督中外、录尚书事、扬州牧，复让丞相而为太尉。斩元显、尚之等。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其至矣。”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议据江北以讨玄。参军刘袭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惧，帅部曲北走，至新洲，缢而死。

【纲】 孙恩寇临海，郡兵击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党卢循为永嘉太守。

【纲】 南凉王利鹿孤卒，弟傥擅立。

【纲】 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纲】 五月，卢循寇东阳，刘裕击走之。

〔纲〕 玄杀会稽王道子。

〔纲〕 癸卯，二年，春，桓玄自为大将军。秋九月，玄自为相国，封楚王，加九锡。

〔目〕 桓谦私问彭城内史刘裕曰：“楚王勋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以为何如？”刘裕曰：“楚王勋德盖世，晋室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谦即喜曰：“卿谓之可即可耳。”

〔纲〕 冬十一月，楚王玄称皇帝，废帝为平固王，迁于寻阳。

〔目〕 玄表请归藩，使帝手诏固留之。诈言钱塘临平湖开，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贺，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隐士，耻独无之，求得皇甫希之，给其资用，使居山林；征为著作郎，又使固辞，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至是，卜范之为禅诏，逼帝书之。遣司徒王谧禅位于楚；出居永安宫；百官诣姑孰劝进。玄筑坛于九井山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为平固王，迁于寻阳。玄入建康宫，登御座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

〔纲〕 甲辰，三年，春二月，刘裕起兵京口讨玄，玄使弟谦拒之。

〔纲〕 刘裕从徐、兖刺史桓修入朝。玄谓王谧曰：“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玄妻刘氏亦谓玄曰：“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别议之耳。”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密谋兴复。刘迈弟毅家于京口，亦与无忌谋之。无忌曰：“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毅

曰：“所见唯有刘下邳。”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遂与定谋。

平昌孟昶为桓弘主簿，至建康还，裕谓之曰：“草间当有英雄起，卿颇闻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谁，正当是卿耳！”于是裕、毅、无忌、昶及裕弟道规、诸葛长民等，相与合谋起兵。无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窥之，泣曰：“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复何恨！”

裕托以游猎，与无忌收合徒众，得百余人。诘旦，京口门开，无忌着传诏服，称敕使，居前，徒从随之入，斩桓修以徇。裕问无忌曰：“急须一府主簿，何由得之？”无忌曰：“无过刘道民。”道民者，东莞刘穆之也。裕曰：“吾亦识之。”即驰信召焉。穆之坏布裳为袴，往见裕。裕曰：“始举大义，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穆之曰：“仓猝之际，略当无见逾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署主簿。

孟昶劝桓弘其日出猎，天未明，开门出猎；孟昶与刘毅、刘道规帅壮士数千人直入，斩之，因收众济江。众推裕为盟主，总督徐州事，以昶为长史，守京口。裕帅二州之众千七百人，军于竹里，移檄远近。

玄加桓谦征讨都督，遣皇甫之、皇甫敷相继北上。玄忧惧特甚。或曰：“裕等乌合微弱，势必无成，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擄蒲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纲 三月，刘裕及桓谦战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台于石头。

目 玄使桓谦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合众二万。裕军数道并前，裕与刘毅身先士卒，进突其陈，将士皆

殊死战，因风纵火，谦等大溃。玄鞭马趣石头，浮江南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头城，立留台百官，遣诸将追玄，尚书王暕帅百官奉迎乘輿，诛玄宗族在建康者。

【纲】 玄至寻阳，逼帝西上，刘毅等率兵追之。

【纲】 夏四月，玄挟帝入江陵。

【纲】 玄挟帝东下。

【纲】 五月，刘毅等及玄战于峥嵘洲，大破之。玄复挟帝入江陵，宁州督护冯迁击玄，诛之，帝复位。

【目】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帅众自寻阳西上，与桓玄遇于峥嵘洲。道规麾众先进，毅等从之，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玄挟帝单舸西走，入江陵。毛璩之弟子修之为校尉，诱玄入罟，会璩弟宁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孙祐之帅数百人送其丧，遇玄于枚回洲，迎击之。督护冯迁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我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乘輿反正于江陵。

【纲】 秋九月，魏改官制。

【目】 魏王珪置六谒官，准古六卿。其官名多仿上古龙官、鸟官，谓诸曹之使为鳧鸭，取其飞之迅疾也；谓候官伺察者为白鹭，取其延颈远望也；余皆类此。

【纲】 乙巳，义熙元年，春正月，秦以鸠摩罗什为国师。

【目】 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帅群臣及沙门听讲。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纲】 二月，帝东还。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刘裕以下有差。

【纲】 夏四月，以刘裕都督十六州军事，出镇京口。

【纲】 以卢循为广州刺史。

【目】 时朝廷新定，未暇征讨，以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循遣使贡献，因遗刘裕益智粽，裕报以续命汤。循之陷番禺也，执刺史吴隐之。至是，裕与循书，令遣隐之还，循不从。长史王诞曰：“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纲】 秋九月，南燕主备德卒，太子超立。

【纲】 丁未，三年，夏六月，赫连勃勃自称大夏天王。

【纲】 秋七月，燕高云弑其主熙，自立为“天王”。

【纲】 戊申，四年，春正月，刘裕自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目】 王谧既卒，刘毅等不欲刘裕入辅政，议以谢混为扬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领扬州，以内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议谏裕，沈先见刘穆之，具道朝议。穆之密白裕曰：“晋命已移，公勋高位重，岂得遂为守藩之将邪！刘、孟与公，俱起布衣，立大义以取富贵，一时相推，非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噬。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其尽同异’。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矣。”裕从之。朝廷乃征裕为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裕解兖州，以诸葛长民镇丹徒，刘道怜戍石头。

【纲】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

【纲】 南凉复称王。

【纲】 己酉，五年，春三月，恒山崩。

【纲】 夏四月，刘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师战于临朐，大破之，遂围广固。

【纲】 秋七月，西秦复称王。九月，秦王兴伐夏，夏王勃勃袭而败之。

【纲】 冬十月，燕弑其君云，冯跋自立为“天王”。

【纲】 魏清河王绍弑其君珪，齐王嗣讨绍，杀之而自立。

【纲】 十二月，太白犯虚、危。

【纲】 庚戌，六年，春二月，刘裕拔广固，执南燕主超，送建康斩之。

【纲】 卢循寇长沙、南康、庐陵、豫章，陷之。刘裕引军还。

【目】 初，徐道覆闻刘裕北伐，劝卢循袭建康，循许之。至是，循自始兴寇长沙，道覆寇南康、庐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顺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征裕，裕引兵还。

【纲】 三月，江、荆都督何无忌讨徐道覆，战败，死之。

【目】 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与徐道覆遇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山邀射，乘风暴急，以大舰逼之，众遂奔溃。无忌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节至，执以督战。贼众云集，遂握节而死。

【纲】 夏四月，刘裕至建康。

【目】 刘裕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帅精锐步归。闻何无忌败死，卷甲兼行。将济江，风急，众咸难之。裕曰：“若天命助国，风当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四月，至建康。

【纲】 五月，豫州都督刘毅及卢循战于桑落洲，败绩。循进逼建康。

【纲】 六月，刘裕自为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复辞官而受黄钺。

【纲】 秋七月，卢循退还寻阳，刘裕遣兵追之。

【纲】 刘裕遣将军孙处等率兵袭番禺。

【纲】 冬十一月，孙处攻番禺，拔之。

【纲】 辛亥，七年，春正月，秦王兴命群臣举贤才。

【目】 秦王兴命群臣搜举贤才。右仆射梁喜曰：“臣累受诏而未得其人，世可谓乏才矣。”兴曰：“自古帝王之兴，未尝取相于昔人，待将于将来，随时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识拔不明，安得远诬四海乎？”群臣咸悦。

【纲】 刘藩等克始兴，斩徐道覆。

【纲】 三月，刘裕始受太尉、中书监之命。

【纲】 夏四月，卢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斩之。

〔纲〕 壬子，八年，夏四月，以刘毅都督荆、宁、秦、雍军事。

〔纲〕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弑其君王归。秋，世子炽磐讨杀之而自立。

〔纲〕 皇后王氏崩。葬僖皇后。

〔纲〕 冬，太尉裕帅师袭荆州，杀都督刘毅。

〔纲〕 北凉迁于姑臧。

〔纲〕 癸丑，九年，春，太尉裕还建康，杀豫州刺史诸葛长民。

〔目〕 初，裕之西征也，留长民监留府事而疑其难独任，乃加刘穆之建武将军，置吏给兵以防之。既而长民骄纵贪侈，为百姓患，惧裕归按之。闻刘毅被诛，谓所亲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因遗冀州刺史刘敬宣书曰：“盘龙专擅，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常惧福过灾生，方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且使以书呈裕，裕曰：“阿叟故为不负我也。”至是，裕自江陵东还，潜入东府。长民闻之，惊趋至门。裕伏壮士丁旼等于幔中，引长民却人闲语。旼自幔后出，拉杀之。

〔纲〕 夏筑统万城。

〔纲〕 甲寅，十年，夏五月，西秦袭灭南凉，以僖檀归，杀之。

〔纲〕 乙卯，十一年，春，太尉裕帅师击荆州，都督司马休之拒战，众溃。

〔目〕 正月，刘裕收司马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赐死；自领荆州刺史，将兵击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状裕，勒兵拒之。裕密书招休之录事韩延之，延之复书曰：“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之心，而欲欺诳国士！自谓‘处怀期物，有由来矣’，夫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乎！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裕视书叹息，以示将佐曰：“事人当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显宗，乃更其字曰显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刘氏。裕遂使参军檀道济、朱超石将步骑出襄阳。三月，裕帅诸将济江。休之兵临峭岸，裕腾之而上；直前力战。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溃。

〔纲〕 司马休之出奔秦，秦以为扬州刺史。

〔纲〕 太尉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秋八月，太尉裕还建康。以刘穆之为左仆射。

〔纲〕 荧惑不见八十余日，复出东井。秦大旱。

〔纲〕 丙辰，十二年，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军事。

〔纲〕 秦姚弋、姚愔作乱，伏诛。秦王兴卒，太子泓立。

〔纲〕 三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严伐秦。诏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

〔纲〕 秋八月，太尉裕督诸军发建康。

〔目〕 裕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监留府事。刘穆之领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司马徐羨之副之。遂发建康，遣将军王镇恶、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朱超石、胡藩趋阳城；沈田子、傅泓之趋武关；沈林子、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注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锋，开巨野入河。穆之谓镇恶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不克关中，誓不复济江！”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求诉咨禀，盈阶满室；穆之目览耳听，手答口酬，不相参涉，悉皆贍举。

裕至彭城。王镇恶、檀道济入秦境，所向皆捷。

〔纲〕 冬十月，将军檀道济克洛阻。

〔纲〕 十二月，太尉裕自加相国、扬州牧，封宋公，备九锡。复辞不受。

纲鉴易知录卷三五

东晋纪

安皇帝

【纲】 丁巳，十三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西凉公李暹卒，世子歆立。

【纲】 三月，弘农人送义租给王镇恶等军。

【纲】 夏四月，太尉裕入洛阻。

【目】 齐郡太守王懿降魏，上书言：“刘裕在洛，宜发兵绝其归路，可不战而克。”魏主嗣善之，以问崔浩，曰：“刘裕克乎？”对曰：“克之。”嗣曰：“何故？”对曰：“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子泓懦弱，兄弟乖争。裕乘其危，兵精将勇，故必克。”嗣曰：“裕既入关，不能进退，我以精骑直捣彭城，裕将若何？”对曰：“诸将用兵，皆非

裕敌。兴兵远攻，未见其利；不如静以待之。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向不同，适足资敌耳。愿且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审矣。”浩曰：“臣尝私论近世将相：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

纲 秋七月，将军沈田子入武关。八月，秦主泓自将击之，大败而还。

纲 太尉裕至潼关，遣王镇恶帅水军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长安。秦主泓出降。

纲 九月，太尉裕至长安，送姚泓诣建康，斩之。

纲 夏人进据安定。

目 夏王勃勃闻裕伐秦，曰：“裕取关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将南归；若留子弟及诸将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马养士，进据安定。

纲 冬十月，太尉裕自进爵为王，增封十郡。复辞不受。

纲 十一月，刘穆之卒。

纲 十二月，太尉裕东还。留子义真都督雍、梁、秦州军事。

目 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闻刘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决意东归。乃以徐羨之为丹阳尹，管留任。而以次子义真为安西将军，守关中。王修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皆为参军、从事。关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镇恶功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与镇恶争功，尤不平。裕将还，田子等屡言“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裕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镇恶邪！”十二月，裕发长安，义真生十三年矣。

纲 夏王勃勃遣兵向长安。

目 夏王勃勃闻刘裕东还，大喜，召王买德问计。买德曰：“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归，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翦帅骑二万向长安，而自将大军为后继。

纲 戊午，十四年，春正月，王镇恶、沈田子帅师拒夏兵。田子矫杀镇恶。安西长史王修讨田子，斩之。参军傅弘之击夏兵，却之。

目 夏赫连翦至渭，关中民降之者属路。沈田子将兵拒之，畏其众盛，不敢进。王镇恶闻之，曰：“公以十岁儿付吾属，当共竭力，而拥兵不进，虏何由得平！”遂与田子俱出。田子与镇恶素有相图之志，至是益忿惧。军中又讹言：“镇恶欲尽杀南人，据关中反。”田子遂请镇恶至傅弘之营计事；因屏人语，使人斩之，矫称受太尉令。义

真与王修被甲登门以察其变。修执田子，数以专戮而斩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纲】 太尉裕至彭城，解严。琅邪王德文还建康。

【纲】 以刘义隆为荆州刺史。

【纲】 夏六月，太尉裕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

【纲】 冬十月，刘义真杀其长史王修，关中大乱。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长安，义真逃归。

【纲】 夏王勃勃称皇帝。

【纲】 彗星见。

【目】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八十余日而灭。魏崔浩谓魏主嗣曰：“晋室陵夷，危亡不还；彗之为异，其刘裕将篡之应乎！”

【纲】 十二月，宋公刘裕弑帝于东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

【目】 裕以讖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弑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间。会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缙帝于东堂。裕因称遗诏，奉德文即位。

恭皇帝

〔纲〕 己未，恭皇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葬休平陵。

〔纲〕 夏主勃勃杀隐士韦祖思。

〔目〕 夏主勃勃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待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

〔纲〕 夏主勃勃还统万。

〔纲〕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进爵之命，移镇寿阳。

〔纲〕 冬十月，以刘义真为扬州刺史。

〔纲〕 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礼，进太妃为太后，世子曰太子。

〔纲〕 庚申，二年，夏四月，长星出竟天。六月，宋王裕还建康。称皇帝，废帝为零陵王；以兵守之。

〔目〕 宋王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义兴复，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莫喻其

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乃悟，叩扉请见，曰：“臣暂宜还都。”裕解其意，无复他言。亮出，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亮至建康，四月，征裕入辅。裕留子义康镇寿阳。以参军刘湛为长史，决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书史，不为文章，不喜谈议。裕甚重之。

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诏草，使帝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书赤纸为诏。逊于琅邪第，百官拜辞，秘书监徐广流涕哀恸。裕为坛于南郊，即位。广又悲感流涕，侍中谢晦谓之曰：“徐公得无小过！”广曰：“君为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可同。”

宋王临太极殿，大赦，改元。奉晋恭帝为零陵王，即宫于故秣陵县，使将军刘遵考将兵防卫。

纲 宋尊王太后为皇太后。

纲 北凉王蒙逊诱西凉公歆与战，杀之，遂灭西凉。

纲 秋八月，宋立子义符为皇太子。

纲 冬，凉李恂入敦煌，称刺史。

右东晋十一帝，共一百四年；合两晋一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宋纪 附北魏

高祖武帝

〔纲〕 辛酉，春二月，宋以庐陵王义真为司徒，徐羨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傅亮为仆射。

〔纲〕 北凉屠敦煌，杀李恂。

〔纲〕 秋九月，宋主刘裕弑零陵王于秣陵。

〔目〕 初，宋主刘裕以毒酒一罍授前琅邪郎中令张伟，使鸩零陵王，伟叹曰：“鸩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饮而卒。至是，裕令兵人逾垣而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兵人以被掩杀之。裕帅百官临于朝堂三日。

〔纲〕 冬十一月，葬晋恭帝于冲平陵。

〔纲〕 宋豫章太守谢瞻卒。

〔目〕 初，宋台始建，瞻为中书侍郎，其弟暕为右卫将军。时暕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瞻惊骇，谓暕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

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忧惧。至是，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

〔纲〕 壬戌，春，宋以徐羨之为司空、录尚书事。

〔目〕 羨之起自布衣，无学术，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尝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羨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郑鲜之叹曰：“观徐、傅言论，不复以学问为长。”

〔纲〕 夏五月，宋主裕殂，太子义符立。

〔目〕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义符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难御之气也。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又为手诏曰：“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羨之、亮、晦、道济同被顾命，遂殂。义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马氏为皇后。七月，葬初宁陵。

〔纲〕 六月，宋以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谢晦为中书令，谢方明为丹阳尹。

营阳王

〔纲〕 癸亥，春正月，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受。

目 宋以廩为吏部尚书。廩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廩曰：“我不能为徐王木署纸尾！”遂不拜。

纲 二月，魏筑长城。

目 柔然寇魏边。魏筑长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余里，置戍以备之。

纲 冬十一月，魏主嗣殂，太子恽立。

纲 魏立天师道场。

目 魏光禄大夫崔浩，不好老、庄书，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尤不信佛法，曰：“何为事此胡神！”左右多毁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归第，然素知其贤，每有疑议，辄召问之。浩常自谓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既归第，因修服食养性之术。初，嵩山道士寇谦之，修张道陵之术，自言尝遇老子降，命继道陵为天师，授以辟谷轻身之术，使之清静道教。又遇神人李谱文，云老子之玄孙也。授以图篆真经，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独师受其术，且上书曰：“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哉！”魏主欣然，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

太祖文帝

〔纲〕 甲子，春正月，宋废其庐陵王义真为庶人。

〔纲〕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谢晦废其主义符为营阳王，迁于吴。六月，弑之。迎宜都王义隆于江陵，杀前庐陵王义真，以谢晦行都督荆、湘等州军事。

〔纲〕 秋八月，宋主义隆立。

〔纲〕 乙丑，春正月，宋主始亲听政。

〔纲〕 二月，燕有女子化为男。

〔纲〕 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纲〕 丙寅，春正月，宋讨徐羨之、傅亮，诛之。以王弘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都督荆、湘等州军事。谢晦举兵反江陵。

〔目〕 宋主下诏暴徐羨之、傅亮、谢晦杀二王之罪，命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以时收翦。羨之走至新林，自经死。亮出走，被执，伏诛。

宋主问讨晦之策于檀道济，对曰：“臣昔与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之，可未陈而擒也。”征王弘为侍中、司徒、录尚

书事、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荆湘都督、荆州刺史。晦闻徐、傅等已诛，自出射堂勒兵。奉表称羨之等忠贞，横被冤酷，皆王弘等谗构成祸。今当举兵以除君侧之恶。

【纲】 闰月，宋子劭生。

【目】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详视，使驰白帝曰：“此儿形貌异常，必破国亡家，不可举。”即欲杀之。帝狼狽至后殿户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谅暗，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纲】 宋主自将讨谢晦。二月，诛之。

【纲】 三月，宋以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

【目】 宋主还建康，即征灵运、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宾客辐凑，四方赠赂相系。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会稽孔颢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

【纲】 夏五月，宋以檀道济为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

【纲】 六月，宋以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为侍中，谢弘微为黄门侍郎。

【目】 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俱为侍中，风力局干，冠冕一时，黄门侍郎谢弘微与华等皆宋主所重，当时号曰“五臣”。

弘微精神端审，时然后言，婢仆之前，不妄语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从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吾无间然。”初，混尚晋晋陵公主。混死，诏绝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辅，僮仆千人，唯有二女，年数岁，弘微为之纪理生业，一钱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晋亡，公主降号东乡君，听还谢氏。入门，屋宇、仓廩，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

〔纲〕 冬十月，魏主自将攻夏。

〔纲〕 十一月，魏主入统万，别将取蒲坂及长安。

〔纲〕 丁卯，春正月，魏主还平城。

〔纲〕 宋主谒京陵。

〔目〕 初，高祖命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帝至故宫，见，有惭色。近侍或进曰：“太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水土。陛下不睹遗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艰难乎！”

〔纲〕 夏五月，魏主发平城。

〔纲〕 六月，夏主及魏主战于统万，败，走上邽。魏取统万。

【纲】 秋八月，魏主还平城。

【纲】 冬十一月，晋征士陶潜卒。

【目】 潜字渊明，浔阳人，侃之曾孙也。少有高趣，博学不群，以亲老、家贫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后复为彭泽令，不以家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余日，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赋归去来辞，著五柳先生传以自见。征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与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潜自以先世为晋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是岁，将复征之，会卒。世号靖节先生。

【纲】 戊辰，春二月，魏人及夏战于上邽，执其主昌以归。夏赫连定称帝于平凉，魏人追之，败绩。夏复取长安。

【纲】 夏五月，秦乞伏炽磐卒，世子暮末立。

【纲】 己巳，春三月，宋立子劭为太子。

【纲】 冬十月，魏以崔浩为抚军大将军。

【目】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以赏其谋画之功。浩善占天文，魏主每如浩家，问以灾异。尝谓浩

曰：“卿才智渊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尽忠规谏，勿有所隐。”尝指浩以示高车渠帅，曰：“此人尪纤懦弱，不能弯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怀，乃过于甲兵。朕之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纲〕 十一月朔，日食，星昼见。秦地震。

〔纲〕 庚午，春三月，宋遣将军到彦之等伐魏。

〔目〕 宋主有恢复河南之志。诏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将军王仲德、竺灵秀舟师入河。又使将军段宏将精骑直指虎牢，刘德武将兵继进，长沙王义欣监征讨诸军事，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先遣将军田奇告魏主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必若进军，当权敛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纲〕 秋七月，魏河南诸军退屯河北。宋到彦之等取河南。

〔目〕 魏主诏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

到彦之自淮入泗，七月，至须昌，乃溯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命悉众北渡。彦之留朱修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诸军进屯灵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关。于是司、寇既平，诸军皆喜，王仲德独有忧色，曰：“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

〔纲〕 八月，魏遣将军安颉击宋师。

〔纲〕 九月，燕王冯跋殂，弟弘杀其太子翼自立。

〔纲〕 西秦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纲〕 冬十月，宋铸四铢钱。

〔纲〕 宋到彦之保东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

〔纲〕 十一月，宋遣将军檀道济伐魏。到彦之弃军走。魏攻宋滑台。

〔纲〕 辛未，春正月，宋檀道济救滑台，败魏师于舂张。

〔纲〕 夏灭秦。以秦王暮末归，杀之。

〔纲〕 二月，魏克滑台。

〔目〕 檀道济等至济上，与魏三十余战，道济多捷。至历城，魏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道济军乏食，不能进，由是安颉、司马楚之等得专力攻滑台，魏主复使将军王慧龙助之。朱修之坚守数月，粮尽，与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台，执修之，嘉其守节，以为侍中。

【纲】 宋檀道济引兵还。青州刺史萧思话弃城走。

【目】 道济等食尽，自历城还；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恟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军见之，谓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道济引兵徐出，魏人以为有伏兵，不敢逼，道济全军而返。青州刺史萧思话弃城走，魏军竟不至。

【纲】 夏六月，夏主定击凉，吐谷浑袭败之，执定以归。

【纲】 秋九月，魏以崔浩为司徒，长孙道生为司空。

【目】 道生性清俭，一熊皮褙泥，数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纲】 癸酉，夏四月，凉王蒙逊卒，子牧犍立。

【纲】 冬十一月，宋谢灵运有罪诛。

【目】 灵运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会稽太守孟顛表其有异志；灵运诣阙自陈，上以为临川内史。灵运游放自若，为有司所纠。遣使收之；灵运执使者，兴兵逃逸，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追讨，擒之。廷尉论正斩刑；上爱其才，降死，徙广州。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诏于广州弃市。

〔纲〕 甲戌，春，燕王弘称藩于魏。

〔目〕 燕王遣高颺称藩请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许之，征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门还平城。什门在燕二十一年，不屈节。魏主下诏褒称，以比苏武，拜治书御史，策告宗庙，颁示天下。

〔纲〕 丙子，春三月，宋杀其司空檀道济。

〔目〕 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刘湛说司徒义康，以为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会宋主疾笃，义康请召道济入朝。至，留累月。将还，义康称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三月，下诏称：“道济因朕寝疾，规肆祸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诛之。又杀其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皆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人比之关、张。道济见收，愤怒，目光如炬，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纲〕 夏，魏伐燕，燕主弘奔高丽。

〔纲〕 冬，宋铸浑仪。

〔纲〕 戊寅，冬十一月，宋立四学。以雷次宗为给事中，不受。

〔目〕 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

教授。宋主雅好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宋主数幸次宗学馆，令次宗以巾褙侍讲，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久之，还庐山。

宋主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纲〕 己卯，春二月，宋以衡阳王义季都督荆、湘等州军事。

〔目〕 义季尝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盘于游畋，古人所戒。今阳和布气，一日不耕，民失其时，奈何以从禽之乐而驱斥老农也！”义季止马曰：“贤者也。”命赐之食，辞曰：“大王不夺农时，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义季问其名，不告而退。

〔纲〕 夏六月，魏主伐凉。秋九月，姑臧溃，凉王牧犍降。

〔纲〕 冬十二月，宋太子劭冠。

〔纲〕 魏主还平城。

〔目〕 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学，其臣阚骞、张湛、刘昞、索敞、阴兴、宗钦、赵柔、程

骏、程弘，魏主皆礼而用之。河内常爽，世寓凉州，不受礼命，魏主以为宣威将军。以索敞为中书博士。时魏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讲学为意。敞为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严惮，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七百余入；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

【纲】 魏命崔浩、高允修国史。

【纲】 庚辰，夏六月，魏大赦，改元。

【纲】 冬十月，宋领军刘湛有罪，诛。以彭城王义康为江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

【目】 宋司徒义康专总朝权，势倾远近，朝野辐凑。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有隙，欲倚义康以倾之。义康权势已盛，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宋主浸不能平。至是，收湛，下诏诛之。义康上表逊位，诏以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

义康用事，人争求亲昵，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为武陵内史。檀道济尝为子求婚于湛，湛固辞，道济因义康以请，湛拒之愈坚，故不染于二公之难。义康问沙门慧琳曰：“弟子有还理否？”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初，吴兴太守谢述，累佐义康，数有规益，早卒。至是，义康叹曰：“昔谢述唯劝吾退，刘斑唯劝吾进。今斑存而述死，其败也宜哉！”

江夏王义恭怨彭城之败，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以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范晔、沈演之为左、右卫将军，对掌禁旅，庾炳之为吏部郎，俱参机密。

〔纲〕 壬午，春正月，魏主诣道坛受符箓。

〔纲〕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庙。

〔纲〕 甲申，春正月，宋主耕藉田，大赦。

〔纲〕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目〕 魏主诏以肥马给猎骑。尚书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马给之。魏主大怒，欲还台斩之。弼官属惶怖，恐并坐诛，弼曰：“吾为人臣，不使人主盘于游田，其罪小；不备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今螭螭方强，南寇未灭，吾为国远虑，虽死何伤！且吾自为之，非诸君之忧也。”魏主闻之，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他日复畋于山北，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牛车五百乘以运之。既而谓左右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自以马运之。”寻果得弼表，曰：“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魏主曰：“果如吾言，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纲〕 乙酉，春正月朔，宋行元嘉历。

〔纲〕 三月，魏诏中书以经义决疑狱。

〔纲〕 冬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晔谋反，伏诛。

〔目〕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文史，兼通数术；为员外散骑侍郎，愤愤不得志。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获罪，彭城王义康救解得免。及义康迁豫章，熙先密怀报效。且以为天文、图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驾，祸由骨肉，而江州应出天子。以范晔志意不满，欲引与同谋，而素不为晔所重。乃厚结晔甥太子中舍人谢综，综引熙先见晔。熙先家饶于财，数与晔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从容说晔弑宋主，立义康。晔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誉过人，谗夫侧目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勋，奉贤哲，图难于易，以安易危，岂可弃置而不取哉！”晔犹疑未决。熙先曰：“又有过于此者，愚则未敢道耳。”晔曰：“何谓也？”熙先曰：“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门无内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晔默然不应，反意乃决。事泄，宋主命有司收晔等赴廷尉。晔在狱为诗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晔、综、熙先及其子弟党与皆伏诛。晔母至市，涕泣责晔，晔色不作；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连。综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晔收泪而止。

〔纲〕 宋废其彭城王义康为庶人，徙安成郡。

〔目〕 义康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纲〕 丙戌，春正月，宋伐林邑。

〔目〕 初，林邑王范阳迈虽贡奉于宋，而寇盗不绝，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之。南阳宗慆，家世儒素。慆独好武事，常言“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至是，自请从军。和之进围区粟城，遣慆为前锋，击林邑别将，破之。

〔纲〕 三月，魏诛沙门，毁佛书、佛像。

〔目〕 魏崔浩素不信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命有司按诛闾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窟室妇女。浩因说魏主，悉诛境内沙门，焚毁经像，魏主从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朕欲除伪定真，灭其踪迹。有司其宣告征镇，诸有佛像胡书，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缓宣诏书，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书像，唯塔庙无复孑遗。

〔纲〕 宋师克林邑。

〔目〕 檀和之等拔区粟，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战，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宗慆曰：“吾闻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果惊走。和之遂克林邑，阳迈父子挺身走。所获未名之宝，不可胜计，慆一无所取，还家之日，衣帔萧然。

〔纲〕 秋七月，宋以杜坦为青州刺史。

目 初，杜预之子耽，避晋乱，居河西，仕张氏。秦克凉州，子孙始还关中。高祖灭后秦，坦兄弟从过江。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涂。宋主尝与坦论金日磾，曰：“恨今无复此辈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宋主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世业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伧荒赐隔；况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乎！”宋主默然。

纲 丁亥，春三月，宋铸大钱。

纲 己丑，夏四月，宋罢大钱。

纲 秋七月，宋以随王诞为雍州刺史。

目 宋主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王玄谟尤好进言，宋主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须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当席卷赵、魏，检玉岱宗；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宋主悦。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租税，悉给襄阳。

纲 庚寅，夏六月，魏杀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目 魏主使崔浩、中书侍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阡湛、郗标，性巧佞，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颁浩所注，令天下习业。”浩亦荐

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所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譖造，以为暴扬国恶。魏主大怒，使有司按造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初，辽东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谋于高允。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崔鉴谓曰：“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遂不以实对，魏主杀之。

魏主使允授太子经。及崔造被收，太子召允谓曰：“吾自导卿；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造，请赦其死”！魏主问曰：“国书皆造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造共为之。然造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造。”魏主怒曰：“允罪甚于造，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造所为。”魏主问：“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耳。”魏主顾谓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非罪以旌之。”遂赦之。

六月，诏诛造，夷其族，余皆诛其身。他日，太子让允曰：“吾欲为卿脱死，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造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不为无罪。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造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

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纲】 秋，宋人大举侵魏，取碭碭，围滑台。冬十月，魏主自将救之。宋将军王玄谟退走。

【目】 宋主欲伐魏，丹阳尹徐湛之、尚书江湛、宁朔将军王玄谟等并劝之；校尉沈庆之固陈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主不从。七月，宋主遣王玄谟帅沈庆之、申坦水军入河，受督于晷、冀刺史萧斌；建武司马申元吉趣碭碭。魏济、晷刺史皆弃城走。萧斌与沈庆之留守碭碭，使王玄谟进围滑台。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台。王玄谟攻城，数月不下。十月，魏主夜渡河，众号百万；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萧斌遣沈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会玄谟遁还，斌将斩之，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碭碭，庆之曰：“今晷、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虏众东过，晷东非国家有也。碭碭孤绝，复作朱修之滑台耳。”会诏使至，不听退师。斌复召诸将议之，庆之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节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议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斌乃使王玄谟戍碭碭，申坦、垣护之据清口，自将诸军还历城。

【纲】 十一月，魏主进至鲁郡，以太牢祠孔子。

【纲】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进次瓜步。宋人戒严守江。

目 魏主引兵南下，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江、淮无警。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石矢，为城守之备。魏人之南寇也，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及过淮，民多窜匿，抄掠无所得，人马饥乏；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攻城不拔，即留数千人守盱眙，自帅大众南向。魏主至瓜步，坏民庐舍，及伐箒为筏，声言欲渡江。建康震惧，民皆荷担而立，内外戒严。宋主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

纲 魏及宋平。

纲鉴易知录卷三六

宋纪 附北魏

太祖文帝

〔纲〕 辛卯，春正月，魏师还。

〔纲〕 宋主杀其弟义康。

〔纲〕 二月，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税调。

〔目〕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壹、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戮，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宋主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是以将帅赧赧，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轻进易退，此其所以败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纲〕 三月，魏主还平城。

〔纲〕 夏六月，魏太子昱卒。

〔目〕 魏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不法，太子昱恶之。给事中仇尼道盛，有宠于昱，与爱不协。爱恐为所纠，遂构其罪。魏主怒，斩道盛于都街，东宫官属多坐死，昱以忧卒。

〔纲〕 壬辰，春二月，魏中常侍宗爱弑其君焘而立南安王余。

〔目〕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爱惧诛，二月，弑之，仆射兰延、和峤、薛提等秘不发丧。延、峤以皇孙浚冲幼，欲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密室；提以浚嫡孙，不可废。议久不决。宗爱知之，自以得罪于景穆太子，而素恶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矫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缚，斩之；杀翰，立余。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

〔纲〕 冬十月，魏宗爱弑其君余。魏主浚立。讨爱，诛之。

〔纲〕 魏复建佛图，听民出家。

〔纲〕 魏行玄始历。

〔纲〕 癸巳，春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义隆及其左卫率袁淑、仆射徐湛之、尚书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为司空。

〔目〕 宋主欲废太子劭，赐始兴王浚死，先与侍中王僧绰谋之；使寻汉、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骏素

无宠，故屡出外藩，南平王铄、建平王宏皆为宋主所爱。铄妃，江湛之妹；随王诞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劝立铄，湛之欲立诞。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但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宋主曰：“卿可谓能断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宋主与湛之屏人语，或连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烛，绕壁筒行，虑有窃听者。既而以其谋告潘淑妃，妃以告浚，浚驰报劭。劭乃谋为逆，夜呼前中庶子萧斌、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宫，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日当行大事。”众惊愕，莫能对。久之，淑、斌皆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斌惧曰：“当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是邪？殿下幼尝患风，今疾动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当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不为天地所容，大祸亦旋至耳。假有此谋，犹将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罢乎！”淑还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明日，宫门未开，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画轮车，与萧斌同载，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车催之。淑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命杀之。门开而入。令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斋阁，拔刃径上合殿。宋主其夜与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卫兵尚未起。宋主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惊起，兵人杀之。江湛闻喧噪声，叹曰：“不用王僧绰言，以至于此！”劭遣兵杀之。并使人杀潘淑妃。浚时在西州府，闻台内喧噪，不知事之济否，骚扰不知所为。俄而劭驰召浚，浚入见劭。劭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浚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劭遂即位，下诏曰：“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以萧斌为仆射，以何尚之为司空。劭不知王僧绰之谋，以为吏部尚书。

〔纲〕 三月，宋劭杀其吏部尚书王僧绰。

目 劭料简文帝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得王僧綽所启飧土，并前代故事，收杀之。僧綽弟僧虔为司徒属，所亲咸劝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得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劭因诬北第诸王侯，云与僧綽谋反，杀之。

纲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骏举兵讨劭，宋人立骏。五月，劭及弟浚皆伏诛。

纲 宋复以何尚之为尚书令。

世祖孝武帝

纲 甲午，春正月，宋铸孝建四铢钱。

纲 宋立子业为太子。

纲 乙未，春，宋镇北大将军沈庆之罢就第。

目 宋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老，表数十上。诏听以公就第。顷之，宋主复欲用庆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庆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复返。”尚之惭而止。

纲 丙申，春正月，魏立贵人冯氏为后。二月，魏主立其子弘为太子。

【纲】 宋以宗慆为豫州刺史。

【纲】 冬十二月，宋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卒。

【目】 延之之子竣贵重，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布衣茅屋，萧然如故。尝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在道侧。常语竣曰：“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延之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延之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忧，逾月，起为右将军，丹阳尹如故。

【纲】 戊戌，春二月，魏以高允为中书令。

【目】 魏中书侍郎高允，好切谏，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屏人极论。时有上事为激讦者，魏主谓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少，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高生丰才博学，一代所推，所乏者，

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诏指临责，声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独敷陈事理，辞义清辩，人主为之动容，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恟于鲍叔也。”

〔纲〕 冬十月，宋以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为中书舍人。

〔目〕 时宋主亲览朝政，不任大臣；凡选授、迁徙、诛赏大处分，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杂事，多委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法兴、明宝大纳货贿，门外成市。吏部尚书顾觊之独不降意。蔡兴宗与觊之善，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觊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著定命论以释之。

〔纲〕 己亥，夏五月，宋杀其东扬州刺史颜竣。

〔纲〕 秋七月，宋以沈庆之为司空。

〔纲〕 庚子，春正月，宋主耕藉田。三月，后亲蚕西郊，太后观礼。

〔纲〕 辛丑，夏，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阳，为其下所杀。

〔目〕 宋主畋游无度，尝出，夜还，敕开门。侍中谢庄居守，以崇信或虚，执不奉旨，须黑敕乃开。宋主

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王者祭祀、畋游，出入有节。今陛下晨往宵归，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

【纲】 秋九月，宋司空沈庆之罢就第。

【纲】 癸卯，夏，宋以蔡兴宗、袁粲为吏部尚书。

【目】 粲，邈之兄子也。宋主好狎侮群臣，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仆射刘秀之为老慳，侍中颜师伯为齷；其余短、长、肥、瘦皆有称目。又宠一昆仑奴，令以杖击群臣，惟惮蔡兴宗方严，不敢侵媠。议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

【纲】 宋大修宫室。

【目】 宋主为人机警勇决，记问博洽，文章华敏；又善骑射，而奢侈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孝武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颀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

【纲】 甲辰，夏闰五月，宋主骏殂，太子子业立。

目 宋主殂于玉烛殿。太子即位，年十六。蔡兴宗奉玺绶，太子受之，傲惰无戚容。兴宗出，告人曰：“家国之祸，其在此乎！”

废帝

纲 乙巳，春，宋铸二铢钱。

纲 夏五月，魏主浚殂，太子弘立。

纲 冬十一月，宋主杀其太尉沈庆之。

纲 宋主幽其诸父湘东王彧等于殿内。

纲 宋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寻阳。

目 宋主子业，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第三，故恶之。因何迈之谋，使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湓口，停不进。子勋典签谢道迈闻之，驰告长史邓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爱子见托，岂得惜门户百口，期当以死报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虽曰天子，事犹独夫。今便指帅文武，直造京师，与群公卿士废昏立明耳。”遂称子勋教令所部戒严，子勋戎服出听事，集僚佐，使主帅潘欣之宣旨谕之。四座未对，参军陶亮首请效死前驱，众皆奉旨。乃以亮为谘议中兵总统军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镇大雷，移檄

远近。

〔纲〕 宋弑其君子业而立湘东王彧。

〔目〕 时三王久幽，不知所为。湘东王彧主衣阮佃夫及子业左右寿寂之、王敬则等阴谋弑子业。先是子业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宫人傣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业出华林园，悉屏侍卫，与群巫彩女射鬼于竹林堂。寿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太皇太后令，数子业罪恶，命湘东王篡承皇极。彧即位，大赦。

〔纲〕 宋雍、郢、荆州、会稽郡皆举兵应寻阳。

太宗明帝

〔纲〕 丙午，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讨江州。晋安王子勋遂称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广、梁、益州皆应之。

〔目〕 时，宫省危惧，宋主谋于群臣。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矣！愿陛下勿忧。”

建武司马刘顺说豫州刺史殷琰，使应寻阳。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许，后不得已而从之。宋主复谓兴宗曰：“诸处未平，殷琰已复同逆；为之奈何？”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然今商旅断绝，而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之言耳。”宋主知琰附寻阳非本意，乃厚抚其家以招之。

〔纲〕 秋八月，宋台军克江州，杀子勋。

〔纲〕 冬十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于魏。

〔目〕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并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张永、沈攸之将兵五万迎安都。蔡兴宗曰：“安都归顺不虛，止须单使。今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将为朝廷旰食之忧。”宋主不从。安都果惧而叛，常珍奇亦以悬瓠降魏，皆请兵自救。

〔纲〕 宋立子昱为太子。

〔目〕 宋主无子，尝以宫人陈氏赐嬖人李道儿，已复迎还，生昱。又密取诸王姬有孕者，内之宫中，生男则杀其母，而使宠姬母之。

〔纲〕 丁未，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目】 宋张永等弃城夜走。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后，大破永等于吕梁之东，死者以万数。宋主召蔡兴宗以败书示之曰：“我愧卿甚！”永及攸之皆坐贬，还屯淮阴。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纲】 秋八月，宋遣中领军沈攸之击彭城，将军萧道成镇淮阴。

【目】 宋主复遣沈攸之等击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粮运不继，固执以为不可。宋主怒，强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萧道成镇淮阴。道成收养豪俊，宾客始盛。

【纲】 戊申，秋七月，宋以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

【纲】 己酉，春正月，魏拔宋青州，执其刺史沈文秀。

【目】 沈文秀守东阳，魏人围之三年，外无救援，士卒昼夜拒战，甲冑生虮虱，无离叛之志。至是，魏人拔东阳，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节坐斋内。魏人执之，缚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两国大臣，何拜之有！”白曜还其衣，为设馔，锁送平城。魏主宥之，待为下客，给恶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于是，晁、冀之地，尽入于魏矣。

【纲】 夏六月，魏立子宏为太子。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纲】 庚戌，夏六月，宋以南兖州刺史萧道成为黄门侍郎，寻复本任。

【目】道成在军中久，民间或言其有异相，宋主疑之，征为黄门侍郎。道成惧，不欲内迁，而无计得留。参军荀伯玉教其遣数十骑入魏境，魏果遣游骑行境上；道成以闻，宋主乃使道成复本任。

【纲】辛亥，春二月，宋主杀其弟晋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为南徐州刺史。

【纲】夏五月，宋主杀其弟建安王休仁。

【纲】宋以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仆射。

【纲】秋七月，宋主杀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

【纲】宋以萧道成为散骑常侍。

【目】道成被征，所亲以朝廷方诛大臣，多劝勿行。道成曰：“诸卿殊不见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诸弟，何预他人！今唯应速发，不宜见疑。且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祚，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骑常侍。

【纲】八月，魏主弘传位于太子宏，自称太上皇帝。

【目】魏主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常有遗世之心。以尚书陆馘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玺绶传位于太子宏。时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痲，亲吮之。及是，悲泣不自胜。魏主问其故，对

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宏即位，群臣奏曰：“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陛下犹宜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从之。徙居北苑崇光宫，国大事乃以闻。

〔纲〕 冬十月，宋作湘宫寺。

〔目〕 宋主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新安太守巢尚之罢还，宋主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骑侍郎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驱下殿。

〔纲〕 壬子，春二月，宋杀其扬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目〕 宋主虑晏驾后，皇后临朝，景文或有异图，遣使赍手敕并药赐死。景文正与客棋，叩函看已，复置局下，神色不变，局竟，敛子纳奩毕，徐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黑启致谢，饮药而卒。

〔纲〕 夏四月，宋主殂，太子昱立。

〔目〕 宋主病笃，以桂阳王休范为司空，褚渊为护军将军，刘劭为右仆射，与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并受顾命。渊素与萧道成善，荐之，诏以为右卫将军，共掌机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后，务弘节俭，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货赂公行，不能禁也。

苍梧王

〔纲〕 癸丑，春二月，魏以孔乘为崇圣大夫。

〔纲〕 冬十月，宋尚书令袁粲以母丧去职。

〔纲〕 甲寅，夏六月，宋以萧道成为中领军。

〔目〕 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秋九月，宋以袁粲为中书监、领司徒，褚渊为尚书令，刘秉为丹阳尹。

〔纲〕 丙辰，夏六月，魏太后冯氏弑其主弘，复称制。

〔目〕 魏尚书李敷弟奕，得幸于冯太后，为太上所诛。冯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鸩毒。大赦，改元，复临朝称制。

〔纲〕 宋加萧道成左仆射，刘秉中书令。

顺帝

【纲】 丁巳，秋七月，宋中领军萧道成弑其主昱，而立安成王准。自为司空、录尚书事。

【目】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骄恣尤甚。尝直入领军府，道成昼卧裸袒，昱令起立，画腹为的，引满将射之。道成敛板曰：“老臣无罪。”乃更以髀箭，射中其脐。投弓大笑。道成忧惧，密与袁粲、褚渊谋废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渊默然。

越郡校尉王敬则潜自结于道成。道成命敬则阴结昱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使伺机便。至是，昱乘露车，与左右于台~~凶~~赌跳，仍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饮酒醉，还。玉夫、万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称敕开门，出，与敬则。敬则驰诣领军府。道成以太后令召诸大臣入议。王敬则拔刃跳跃曰：“天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刃！”褚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道成乃下议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数昱罪恶，追废为苍梧王。仪卫至东府门，安成王令门者勿开，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时年十一。以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出镇东府；刘秉为尚书令；袁粲镇石头。粲性冲静，每有朝命，常固辞，不得已乃就职。至是，知萧道成有不臣之志，阴欲图之，即日受命。

【纲】 冬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江陵，讨萧道成。

【纲】 宋中书监袁粲、尚书令刘秉，谋诛萧道成，不克而死。

【目】 湘州刺史王蕴与沈攸之深相结。与袁粲、刘秉密谋诛道成。粲谋既定，将以告褚渊；众谓不可。粲

曰：“渊与彼虽善，岂容大作同异！”乃以谋告渊，渊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静等攻粲。刘秉逾城走。粲下城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僧静逾城独进，最以身卫粲，僧静直前斫之。粲谓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为之谣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秉父子亦为追者所杀。

〔纲〕 沈攸之攻郢城，不克。

〔纲〕 宋萧道成假黄钺，出顿新亭。

〔目〕 道成谓参军江淹曰：“天下纷纷，君谓何如？”淹曰：“成败在德，不在众寡。公雄武有奇略，宽容而仁恕，贤能毕力，民望所归，奉天子以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有威而无恩，士卒解体，缙绅不怀，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终为我获必矣。”

〔纲〕 戊午，春正月，宋沈攸之军溃，走死。萧道成自为太尉，都督十六州诸军事。

〔纲〕 秋九月，宋萧道成自为太傅、扬州牧，加殊礼。

〔目〕 道成欲倾宋室，夜召长史谢朓，屏人与语，久之，朓无言；道成虑朓难提烛小儿，取烛遣出，朓又无言；道成乃呼左右。王俭知其旨，他日，请问言于道成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绝礼群后，微示变革。然当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褚渊，曰：“我梦得官。”渊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未容便移。”道成还以告俭。

俭曰：“褚未达耳。”即倡议加道成太傅，假黄钺。道成谓所亲任遐曰：“褚公不从，奈何？”遐曰：“彦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异节；遐能制之。”渊果无违异。诏进道成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齐纪 附北魏

太祖高帝

〔纲〕 己未，春正月，宋以谢朓为侍中。

〔纲〕 三月，宋萧道成自为相国，封齐公，加九锡。

〔纲〕 夏四月，齐公道成进爵为王。

〔纲〕 齐王道成称皇帝，废宋主为汝阴王，徙之丹阳。以褚渊为司空。

〔目〕 宋主下诏禅位于齐，而不肯临轩。王敬则勒兵入迎，启譬令出，宋主收泪谓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谢朓在直，当解玺绶，阳为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绶授齐王。”朓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使朓称疾，朓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俭为侍中，解玺绶。礼毕，宋主出就东邸。司空褚渊奉玺绶，诣齐宫劝进。齐王即皇帝位。奉宋主为汝阴王，筑宫丹阳，置兵守卫。以褚渊为司徒。

〔纲〕 齐褚渊、王俭等进爵有差。

目 处士何点戏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其赞曰：‘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点，尚之孙也。渊、俭母皆宋公主，故点云然。

纲 五月，齐主道成弑汝阴王，灭其家。

纲 齐立世子颙为太子，诸子皆封王。

纲 庚申，冬十二月，齐以褚渊为司徒。

目 渊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刘祥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刚疏，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以闻，徙广州卒。

纲 壬戌，春三月，齐主道成殂，太子颙立。

目 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学能文。性清俭，主衣中有玉导，上曰：“留此正长病源！”即命击碎；仍简按有何异物，皆随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纲 夏六月，齐立子长懋为太子。

纲 秋，齐南康公褚渊卒。

目 邈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让其弟璠，屏居墓下终身。

世祖武帝

纲 癸亥，夏闰四月，魏子恂生。

目 魏主后宫林氏生子恂。冯太后以恂当为太子，赐林氏死，自抚养之。

纲 秋七月，齐以王僧虔为特进光禄大夫。

目 初，齐主以侍中王僧虔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固辞开府，谓兄子俭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门二台司也，吾实惧焉。”累年不拜，至是，许之，加特进。

纲 冬十月，荧惑逆行入太微。

目 齐有司请禳之，齐主曰：“应天以实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灾若在我，禳之奚益！”

纲 十二月，魏始禁同姓为婚。

纲 甲子，春正月，齐以竟陵王子良为司徒。

目 子良，齐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倾意宾客，开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并以文学见亲，号曰“八友”。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亦预焉。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或亲为赋食、行水。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殊，因果何在！”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谓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甚可惜也，宜急毁之。”缜大笑曰：“使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

萧衍好筹略，有文武才干，王俭深器之，曰：“萧郎出三十，贵不可言。”

纲 冬十月，齐以长沙王晔为中书监。

目 齐旧制：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晔自南徐刺史罢还，私载数百人仗。齐主闻之，大怒，遂不被亲宠。武陵王晔多才艺而疏悻，亦无宠。尝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样。帝笑曰：“肉污貂。”对曰：“陛下爱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悦。

纲 乙丑，夏五月，齐以王俭领国子祭酒。

目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无专经者。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

俭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俭尝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

纲 丁卯，春正月，魏光禄大夫成阳公高允卒。

目 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未尝有谴；冯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简静，虽处贵重，情同寒素；执书吟览，昼夜不去手；诲人以善，恂恂不倦；笃亲念故，无所遗弃。显祖徙晷、徐望族于代，其人多允婚媾，流离饥寒；允倾家赈施，咸得其所，又随其才行，荐之于朝。议者多以初附间之，允曰：“任贤使能，何有新旧！必若有用，岂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

纲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为西兖州刺史。

目 魏主问秘书令高祐曰：“何以止盗？”对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盗贼，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选举，不采识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非所以尽人才也。若停薄艺，弃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穆矣。又勋旧之臣，才非抚民者，可加以爵赏，不宜委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镇澶台。命县立讲学，党立小学。

纲 己巳，冬十二月，齐以张绪领扬州中正，江峤为都官尚书。

目 长沙王晃属张绪用吴兴闻人邕，绪不许。晃便固请，绪正色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安得见逼！”中书舍

人纪僧真得幸于齐主，容表有士风，请于齐主曰：“臣出自武吏，阶荣至此；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主曰：“此由江峤、谢淪，可自诣之。”僧真诣峤，登榻坐定，峤顾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齐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纲〕 庚午，秋九月，魏太后冯氏殂。

〔纲〕 壬申，春，魏修尧、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纲〕 冬，齐诏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

〔纲〕 齐遣使如魏。

〔目〕 魏主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惭。

〔纲〕 癸酉，春正月，齐以陈显达为江州刺史。

〔目〕 显达自以门寒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贵陵人；而诸子多事豪侈，显达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取而烧之。

〔纲〕 齐太子长懋卒。夏四月，齐主立其孙昭业为太子。

【纲】 秋七月，魏主立其子恂为太子。

【纲】 魏诏大举伐齐。

【目】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命太常卿王湛筮之，遇革。魏主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叶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师而得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魏主厉声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还宫，召澄屏人谓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魏主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于是戒严。齐主闻之，亦发徭、徕民丁，广设招募以备之。

【纲】 齐主夔殂，太孙昭业立。以竟陵王子良为太傅，萧鸾为尚书令。

【目】 世祖留心政事，务总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盗贼屏息。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顿遣。

【纲】 魏主发平城。

〔纲〕 九月，魏主至洛阳，罢兵。

〔目〕 魏主至洛阳，霖雨不止。诏诸军前发。魏主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臣不知陛下独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请！”魏主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南安王植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李冲曰：“愿陛下暂还代都，俟经营毕功，然后临之。”魏主曰：“朕将巡省州郡，至邺小停，春首即还，未宜归北。”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谓革矣。王其勉之！”又使将军于烈还镇平城。

〔纲〕 冬十月，魏营洛都。

〔纲〕 魏以王肃为辅国将军。

〔目〕 王肃见魏主于邺，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间。或屏左右，语至夜分，自谓相得之晚。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皆肃所定。

高宗明帝

〔纲〕 甲戌，春三月，魏主还平城。

【纲】 秋七月，齐萧鸾弑其君昭业而立新安王昭文，自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宣城公。

【目】 是时，萧湛、萧坦之握兵权，仆射王晏总尚书事。西昌侯鸾以废立之谋告晏及丹阳尹徐孝嗣，皆从之。鸾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湛，湛惶遽从之。鸾使湛先入，自引兵入云龙门。齐主闻变，犹为手敕呼萧湛，俄而湛引兵入闾，齐主拔剑自刺，不入，舆接而出。行至西弄，弑之。以太后令，追废昭业为郁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书谢朏方与客棋，闻变，竟局，还卧，竟不问外事。大匠虞家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新安王即位，年十五。以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封宣城郡公。

【纲】 九月，魏主考绩，黜陟百官。

【目】 初，魏主诏：“三载考绩，即行黜陟；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于是亲临朝堂，黜陟百官。又谓陆叡曰：“人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然今知书者甚众，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使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耳。”

【纲】 齐宣城公鸾杀鄱阳王锵等七人。

【纲】 冬十月，齐宣城公鸾自为太傅、扬州牧，进爵为王。

【目】 鸾谋继大统，多引名士与参筹策。侍中谢朏心不愿，乃求出为吴兴太守。至郡，致酒数斛，遗其弟吏部尚书朏曰：“可力饮此，勿预人事！”

【纲】 鸾虽专政，人情未服。自以胷有赤志，以示王洪范而谓之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范曰：“公日月在躬，如何可隐，当转言之！”

【纲】 齐宣城王鸾杀衡阳王钧等四人。

【纲】 魏主发平城。

【纲】 齐宣城王鸾废其主昭文为海陵王而自立。

【目】 鸾以皇太后令，废昭文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则为大司马，陈显达为太尉。尚书虞悺称疾不陪位，齐主鸾欲引参佐命，使王晏喻之。悺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以赞维新乎！不敢闻命。”因恸哭。朝仪欲纠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乃止。

【纲】 十一月，齐立子宝卷为太子。

【纲】 魏主至洛阳。

【纲】 齐主鸾弑海陵王。

【纲】 十二月，魏禁胡服。

綱 魏主自將伐齊。

纲鉴易知录卷三七

齐纪 附北魏

高宗明帝

〔纲〕 乙亥，春二月，魏主攻钟离，不克。遣使临江数齐主之罪而还。

〔纲〕 夏四月，魏主如鲁城祠孔子，封其后为崇圣侯。

〔目〕 魏主如鲁城，亲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官，仍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建碑铭。

〔纲〕 五月，魏主至洛阳。

〔纲〕 六月，魏禁胡语，求遗书，法度量。

〔纲〕 秋八月，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纲〕 魏以薛聪为直阁将军。

〔目〕 魏主好读书，手不释卷，又善属文，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闾、王肃之徒，皆以文雅见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蔚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治书侍御史薛聪，弹劾不避强御，魏主或欲宽贷，聪辄争之。魏主每曰：“朕见聪，不能不惮，况诸人乎！”自是贵戚敛手。累迁直阁将军，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为寄，亲卫禁兵，委聪管领，时政得失，动辄匡谏，而厚重沈密，外莫窥其际。每欲进以名位，辄苦让不受。魏主亦雅相体悉，谓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荣也。”

〔纲〕 九月，魏六宫、文武迁于洛阳。

〔纲〕 冬十二月，魏班品令，赐冠服。

〔目〕 魏主见群臣于光极堂，宣下品令，光禄勋于烈子登引例求迁官，烈表曰：“圣明之朝，理应廉让，而登引例求进；是臣素无教训，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乃引见登，谓曰：“以卿父有谦逊之美，直士之风，进卿校尉。”魏主谓群臣曰：“国家从来有一事可叹：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纳谏，人臣患不能尽忠。自今朕举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卿等亦当举之。得人有

赏，不言有罪。”

〔纲〕 魏行太和五铢钱。

〔纲〕 丙子，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目〕 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又诏以：“代人穆、陆、贺、刘、楼、王、稽、尉八姓，勋著当世，位尽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魏主与群臣论选调，李冲曰：“今日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傅说、吕望岂可以门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鲁之三卿，孰若四科？”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纲〕 二月，魏诏：“群臣听终三年丧。”

〔纲〕 三月，齐诏：“去乘舆金银饰。”

〔目〕 齐主志慕节俭，故有是诏。太官元日上寿，有银酒枪，齐主欲坏之；王晏等咸称盛德，卫尉萧颖胄

曰：“朝廷盛礼，莫若三元。此器旧物，不足为侈。”齐主不悦。后遇曲宴，银器满席。颍亶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齐主甚惭。

【纲】 秋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废为庶人。

【目】 恂不好学；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魏主赐之衣冠，恂常私着胡服。中庶子高道悦数切谏，恂恶之。谋轻骑奔平城，手刃道悦于禁中。魏主大骇，引见群臣，议欲废之。太傅穆亮、太保李冲免冠谢，帝曰：“‘大义灭亲’，古人所贵。恂欲违父逃叛，跨据恒、朔，天下之恶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忧也。”乃废恂为庶人，置于河阳无鼻城，以兵守之。

【纲】 冬十月，魏置常平仓。

【纲】 魏除逋亡缘坐法。

【目】 初，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谏曰：“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生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魏主从之。

【纲】 丁丑，春正月，魏立子恂为太子。三月，魏主杀其故太子恂。

【目】 恂既废，颇自悔过。中尉李彪表恂复与左右谋逆，魏主赐恂死。

〔纲〕 戊寅，夏四月，齐大司马王敬则反会稽，至曲阿，败死。

〔目〕 齐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自以高、武旧将，心不自安。齐主外虽礼之，而内实相疑，闻其衰老，且居内地，故得少宽。敬则世子仲雄善琴，齐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侬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齐主愈猜愧。会疾病，乃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以防敬则。敬则闻之，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东亦何易可平！”徐州行事谢朓，敬则子婿也。敬则子幼隆遣人告之，朓执其使以闻。敬则遂举兵反，帅实甲万人过浙江。张瓌遣人拒之，闻鼓声，皆散走，瓌逃民间。五月，齐主诏前军司马左兴盛、将军胡松等筑垒于曲阿长冈。敬则急攻之，松引骑兵突其后；敬则军大败，斩之。

谢朓以功迁吏部郎。三让，不许。中书疑朓官未及让，祭酒沈约曰：“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谢今所让，又别有意。夫让出人情，岂关官之大小邪！”

〔纲〕 秋七月，魏省宫掖费用以给军赏。

〔纲〕 齐以萧衍为雍州刺史。

〔纲〕 齐主鸾殂，太子宝卷立。

〔目〕 齐主初有疾，甚秘之，至是殂。太子宝卷即位，恶灵在太极殿，欲速葬，尚书令徐孝嗣固争，得逾月。每当哭，辄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阐入临，无发，俯仰帻脱，宝卷辍哭大笑，谓左右曰：“秃鹫啼来乎！”

东昏侯

〔纲〕 己卯，春正月，齐遣太尉陈显达帅师侵魏。

〔纲〕 魏后冯氏有罪，退处后宫。

〔纲〕 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

〔纲〕 二月，齐师取魏马圈、南乡。三月，魏主自将御之，齐师败绩。

〔纲〕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谷塘原，后冯氏伏诛，太子恪立。

〔纲〕 秋八月，齐主杀其仆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遥光起兵东城，右将军萧坦之讨平之。

〔纲〕 闰月，齐主杀其仆射萧坦之、领军刘暄。冬十月，齐主杀其司空徐孝嗣、将军沈文季。

〔纲〕 庚辰，春正月，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镇之。

〔纲〕 夏四月，齐遣将军崔慧景将兵讨寿阳。慧景还兵，奉江夏王宝玄逼建康，兵败，皆死。

〔目〕 齐主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过广陵数十里，会诸军士曰：“吾荷三帝厚恩，当顾托之重。幼主

昏狂，朝廷坏乱；危而不扶，责在今日。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众皆响应。于是还军向广陵，司马崔恭祖纳之。齐主遣左兴盛督诸军以讨之。

慧景济江。遣使奉江夏王宝玄为主，宝玄斩其使，而密与相应，分部军众，随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万副儿说慧景曰：“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不可议进；惟宜从蒋山龙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从之，分遣千余人，鱼贯缘山，自西岩夜下，鼓噪临城。台军惊散，宫门闭，慧景引众围之。左兴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杀之。

时豫州刺史萧懿将兵在小岷，齐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济江。慧景独遣崔觉将数千人度南岸，战败，慧景将腹心数人潜去，为人所杀。宝玄逃亡，数日乃出，齐主杀之。

初，慧景欲交处士何点，点不顾。及围建康，逼召点；点往赴之，日谈佛义，不及军事。慧景败，齐主欲杀点。萧畅曰：“点若不诱贼共讲，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应得封！”齐主乃止。

〔纲〕 齐以萧懿为尚书令。

〔纲〕 秋八月，齐后宫火。

〔目〕 齐后宫火。时嬖幸之徒皆号为“鬼”。有赵鬼者，能读西京赋，言于齐主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齐主乃大起芳乐、玉舂等诸殿，以麝涂壁，刻画装饰，穷极绮丽。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嬖幸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百姓困尽，号泣道路。

〔纲〕 冬十月，齐主杀其尚书令萧懿。

〔目〕 初，齐主出入无度，或劝懿因其出门，举兵废之。懿不听。嬖臣茹法珍等惮懿，说齐主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齐主然之。长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劝懿奔襄阳。懿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至是，齐主赐懿药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

〔纲〕 十一月，齐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襄阳，行荆州事萧颖胄亦以南康王宝融起兵江陵。

〔目〕 萧衍闻懿死，夜召张弘策等入宅定义。明日，集僚佐谓曰：“昏主暴虐，当与卿等共除之！”时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长史萧颖胄行府州事，齐主遣将军刘山阳就颖胄兵袭襄阳。衍知其谋，遣将军王天虎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颖胄疑未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颖达。山阳迟回不上，颖胄大惧，夜呼参军席阐文等闭斋定义。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既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计。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卿与刘辅国相识，今不得不借卿头！”乃斩天虎送山阳，山阳大喜，单车诣颖胄。伏兵斩之。乃以南康王宝融教纂严以萧衍都督前锋，颖胄都督行留诸军事。

颖胄送刘山阳首于萧衍，衍遂表劝宝融称尊号；不许。十二月，颖胄及司马夏侯详移檄建康州郡，数齐主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夏侯详之子亶为殿中主帅，自建康亡归。称奉宣德太后令：“南康王（亶）纂承皇祚，方俟清

宫，未即大号；可封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荊州牧，选百官。”

初，陈显达、崔慧景之乱，上庸太守韦睿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将乎？”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及衍起兵，睿帅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冯道根居母丧，亦帅乡人子弟来赴。

和帝

〔纲〕 辛巳，春正月，齐南康王宝融称相国。萧衍发襄阳。

〔纲〕 二月，齐萧衍围郢城。

〔纲〕 三月，齐相国南康王宝融废其君宝卷为涪陵王而自立。

〔纲〕 秋八月，齐萧衍克寻阳。

〔纲〕 九月，齐萧衍引兵东下。

〔目〕 齐主宝融诏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衍留郑绍叔守寻阳，引兵东下，谓曰：“卿，吾之萧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绍叔督江、湘粮运，未尝乏绝。

〔纲〕 冬十月，齐萧衍围建康。

〔纲〕 十二月，齐人弑涪陵王宝卷。萧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废宝卷为东昏侯，自为大司马，承制。

〔目〕 衍入屯闾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悉皆除荡。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乃并茹法珍等诛之。

〔纲〕 齐大司马衍执豫州刺史马仙理、吴兴太守袁崑，既而释之。

右齐七主合二十四年。

梁纪 附北魏

高祖武帝

〔纲〕 壬午，春正月，齐大司马衍迎宣德太后入宫称制；二月，衍自为相国，封梁公，加九锡。

〔目〕 初，衍与范云、沈约、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云为谘议，约为司马，昉为记室，参谋议。谢朓、何胤先弃官居家，衍奏征为军谘祭酒，朓、胤皆不至。衍内有受禅之志，沈约进曰：“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虽欲谦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衍然之。召云等告之，云对略同约旨。衍曰：“我起兵三年矣，诸将不为无功，然成帝业者，卿二人也。”乃诏进衍位相国、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置百司。

〔纲〕 梁公衍进爵为王。

〔纲〕 三月，齐主发江陵，以萧憺都督荆、湘六州军事。

〔纲〕 夏四月，梁王衍称皇帝，废齐主为巴陵王，迁太后于别宫。封拜其功臣有差。

【纲】 梁主衍弑巴陵王于姑孰，齐御史中丞颜见远死之。

【目】 梁主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沈约曰：“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主领之，乃使所亲郑伯禽诣姑孰，以生金进王。王曰：“我死不须金，醇醪足矣。”乃饮沉醉，伯禽就折杀之。王之镇荆州也，琅邪颜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为御史中丞；既禅位，见远不食，数日而卒。梁主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纲】 梁征谢朓、何胤、何点，不至。

【纲】 梁置谤木、肺石函。

【目】 梁主诏：“公车府谤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者，投肺石函。”

【纲】 秋八月，梁定正雅乐。

【纲】 冬十一月，梁立子统为太子。

【目】 统生五岁，能遍诵五经。

【纲】 癸未，春正月，梁以沈约、范云为左、右仆射，尚书令王亮废为庶人。

〔纲〕 夏五月，梁仆射范云卒，以左丞徐勉、将军周舍同参国政。

〔纲〕 六月，梁以谢朓为司徒。

〔目〕 朓逃窜年余，一旦轻舟自出诣阙，以为司徒、尚书令。朓辞脚疾不堪拜谒，角巾白舆诣云龙门谢；诏乘小车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语尽欢。朓固陈本志，不许。朓素惮烦，不省职事，众颇失望。

〔纲〕 冬，十月，魏以仆射源怀为行台，巡北边。

〔目〕 魏既迁洛阳，北边荒远，因以饥馑，百姓困弊。乃加仆射源怀行台，使持节巡行北边，赈贫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后闻。怀通济有无，饥民赖之。沃野镇将于祚，后之世父，与怀通婚。时于劲方用事，势倾朝野，祚颇有受纳。怀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语，即劾奏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旧交，贪秽狼藉，置酒，谓怀曰：“命之长短，系卿之口。”怀曰：“今日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者检镇将罪状之处耳。”竟案抵罪。

〔纲〕 梁吉玠请代父死，梁主赦之。

〔目〕 冯翊吉玠父为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罪当死。玠年十五，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讯之。玠曰：“囚虽愚幼，岂不知死之可悼！顾不忍见父极刑，故求代之。此非细故，

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以闻上，乃宥其父罪。丹阳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邈曰：“异哉王尹，何量邈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当然；若邈当此举，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纲】 甲申，冬十一月，魏营国学。

【目】 时魏学业大盛，燕、齐、赵、魏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弟子著录多者千余人，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

【纲】 乙酉，春正月，梁置五经博士，立州、郡学。

【目】 梁主雅好儒术，以东晋、宋、齐虽置国学，而无讲授之实，乃下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习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其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招内后进，给其饷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又选学生往云门山从何胤受业，命胤选经明行修者以闻。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

【纲】 夏六月，梁初立孔子庙。

【纲】 秋八月，魏有芝生于太极殿。

【目】 侍中崔光上表曰：“气蒸成菌，生于墟落湿秽之地，不当生于殿堂高华之处；今忽有之，诚足异也。夫野

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皆以为败亡之象，故太戊、高宗惧灾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逾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愿陛下侧躬耸意，惟新圣道，节夜饮之乐，养方富之年，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矣。”

〔纲〕 冬十一月，梁大有年。

〔纲〕 丙戌，夏四月，魏罢盐池之禁。

〔目〕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人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乞弛盐禁，与民共之！”录尚书事懿、尚书佺奏曰：“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也。窃谓宜如旧式。”魏主卒从琛议。

〔纲〕 丁亥，春三月，梁将军曹景宗、豫州刺史韦睿大败魏师于钟离。

〔目〕 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城中才三千人，昌义之随方抗御。二月，梁主命豫州刺史韦睿救钟离，受曹景宗节度。睿自合肥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兵盛，多劝缓行。睿曰：“钟离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至邵阳，梁主豫敕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

宗见夔，礼甚谨，梁主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

梁主命景宗等豫装高舰，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夔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夔使冯道根等乘舰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草，灌膏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死士拔栅斫桥，倏忽俱尽。道根等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军大溃。英脱身走，太眼亦焚营去。

义之德景宗及夔，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夔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群帅争先告捷，夔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

〔纲〕 冬十月，梁以徐勉为吏部尚书。

〔目〕 勉精力过人，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尝与门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可及公事。”时人咸服其无私。

〔纲〕 闰月，魏尚书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纲〕 戊子，秋七月，魏立贵嫔高氏为后。

〔目〕 高后既立，高肇益贵重用事。群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书元匡与抗衡，肇恶之。会匡与刘芳议权量，肇主芳议，匡表肇“指鹿为马”。有司处匡死刑，诏贬其官。

【纲】 己丑，春正月，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目】 初，魏主遣中书舍人董绍慰劳叛城，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吕僧珍与之言，爱其文义，言于梁主，梁主遣谓绍曰：“今听卿还，令卿通两家之好，彼此息民，岂不善也！”因召见，慰劳之，且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吾是以不耻先言，卿宜备申此意。夫立君以为民也，凡在民上，岂可不思此乎！”绍还魏言之，魏主不从。

【纲】 冬十一月，魏主亲讲佛书，作永明、闲居寺。

【目】 时魏主专尚释氏，不事经籍，中书侍郎裴延儒上疏曰：“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未尝废书，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良以学问多益，不可暂辍故也。陛下亲讲大觉，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楷，应物之所先，伏愿互览兼存，则内外俱周矣。”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处士冯亮有巧思，魏主使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

【纲】 庚寅，春三月，魏主之子珽生。

【纲】 辛卯，春正月，梁以张稷为青、冀刺史。

【目】 仆射张稷，自谓功大赏薄，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辞色。上曰：“卿兄杀郡守，弟杀其君，有何名称！”稷曰：“臣乃无名称，至于陛下，不为无勋。东昏暴虐，义师伐之，岂在臣而已！”上捋其须曰：“张公可畏人！”乃以

为查、冀刺史。

〔纲〕 壬辰，春正月，魏以高肇为司徒，清河王悛为司空。

〔目〕 高肇自尚书令为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于言色。右丞高绰、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及肇为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肇。绰顾不见轨，乃遽归，叹曰：“吾平生自谓不失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清河王悛有才学闻望，怨彭城之祸，因侍宴，谓肇曰：“天子兄弟讎有几人，而剪之几尽！昔王莽头秃，藉涇阳之资，遂篡汉室。今君身曲，亦恐终成乱阶。”

〔纲〕 冬十月，魏立子诩为太子。

〔目〕 魏自是始不杀太子之母。以仆射郭祚领少师。祚尝从幸东宫，怀黄蛭以奉太子；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时人谓之“桃弓仆射”、“黄蛭少师”。

〔纲〕 癸巳，夏五月，魏寿阳大水。

〔目〕 寿阳久雨，大水入城，庐舍皆没。魏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城不没者二版。将佐劝崇弃城保北山，崇曰：“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足，百姓瓦解，吾岂以爱身，而取愧于王尊哉！但怜此士民，无辜同死，可结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与此城俱没。”治中裴绚，叛降于梁。崇遣从弟祉等讨之，绚败走，执之，绚曰：“吾何面目见李公乎！”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灾求解，魏主不许。崇沉深宽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

数千人，寇来无不摧破，邻敌谓之“卧虎”。

【纲】 秋八月，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鸣。

【目】 逾年不已，民覆压死伤甚众。

【纲】 乙未，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邕立。

【纲】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诛。

【纲】 魏尊贵嫔胡氏为太妃，废其太后高氏为尼。秋八月，魏尊太妃胡氏为太后。

【纲】 九月，魏太后称制。以王忠为冀州刺史，司空澄领尚书令。

【纲】 丙申，夏四月，梁淮堰成。

【目】 堰长九里，下广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杨柳，军垒列居其上。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黎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黎东注。

【纲】 秋九月，梁淮堰坏。

目 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纲 冬，魏作永宁寺。

目 胡太后作永宁寺于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为九层浮图，高九十丈，刹高十丈，塔庙之盛，未之有也。

纲 丁酉，春三月，梁诏文锦不得为人兽之形。

目 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纲 夏四月，梁罢宗庙牲牢，荐以蔬果。

目 诏以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八座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寻诏以饼代脯，其余尽用蔬果。

纲 戊戌，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弑其故太后高氏。

纲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书。

目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慧生如西域求经。云等行四千里，至赤岭，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王罗

国，得佛书百七十部而还。

〔纲〕 魏补三字石经。

〔纲〕 己亥，春二月，魏以崔亮为吏部尚书，立停年格。

〔目〕 时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吏部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为尚书。亮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沉滞者称其能。洛阳令薛琚上书曰：“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纲〕 庚子，春正月，梁左将军冯道根卒。

〔目〕 梁主春祠二庙，既出宫，有司以道根讷闻。梁主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劳王室，临之，礼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恸。

〔纲〕 秋七月，魏侍中元义杀太傅清河王怪，幽太后于北宫。

〔目〕 魏太傅、侍中、清河王怪，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学礼士，时望甚重。侍中、颍军将军元义，恃宠骄恣，怪每裁之以法。卫将军刘腾，权倾内外，吏部用其弟为郡，怪抑而不奏。

义、腾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怪货定使毒魏主。”魏主时年十一，信之。义奉魏主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太后不得出。怪入，义厉声止之，怪曰：“汝欲反邪！”义曰：“正欲缚反者耳！”命宗士执怪。腾称诏集公卿议，论怪大逆；众畏，无敢异者，义、腾遂杀怪。诈为太后诏，自称有疾，还政魏主。幽太后于北宫，魏主亦不得省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不免饥寒，乃曰：“养虎得噬，我之谓矣。”义与腾表里擅权，义为外御，腾为内防，常直禁省，威振内外。

〔纲〕 冬十月，魏以汝南王悦为太尉。

〔目〕 魏清河王怪死，汝南王悦了无恨元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尽其私佞。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

〔纲〕 壬寅，夏五月朔，日食既。

〔纲〕 冬十一月，梁西丰侯正德奔魏，既而逃归。

〔目〕 初，梁主养临川王宏之子正德为子。及太子统生，正德还本，赐爵西丰侯。怏怏不满意，常蓄异谋。是岁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归，梁主泣而悔之，复其封爵。

〔纲〕 癸卯，冬，魏司徒崔光卒。

〔目〕 光宽和乐善，终日怡怡，未尝忿恚。于忠、元义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决，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

死，时人比之张禹、胡广。且死，荐贾思伯为侍讲。帝从思伯受春秋，思伯倾身下士，或问曰：“公何以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

〔纲〕 十二月，梁铸铁钱。

〔纲〕 甲辰，秋八月，魏秀容人乞伏莫王等反，酋长尔朱荣讨平之。

〔目〕 荣，羽健之玄孙也。御众严整。时四方兵起，荣阴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段荣、窦泰皆往依之。

〔纲〕 冬十二月，梁以散骑常侍朱异掌机政。

〔纲〕 乙巳，春二月，魏元乂解领军。

〔纲〕 夏四月，魏太后复临朝，诛其尚书令元乂，以元顺为侍中，郑俨、徐纥、李神轨为中书舍人。

〔目〕 乂虽解兵权，犹总内外，侍中穆绍劝太后速去之。潘嫔有宠于魏主，宦官说之云：“乂欲害嫔。”嫔泣诉于魏主曰：“乂非独欲杀妾，又将不利于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将入宫，门者不纳。太后遂复临朝摄政，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怪讼冤，乞诛乂等；太后以乂妹夫故，未忍诛。先是黄门侍郎元顺，以刚直忤乂意，出为齐州刺史，太后征还，为侍中，侍坐于太后，顺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

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愤！”太后默然。未几，有告“乂谋诱六镇降户反于定州”，乃赐乂死。

初，郑俨为司徒胡国珍参军，私得幸于太后。至是，拜中书舍人，领尝食典御，昼夜禁中。徐纥初谄事清河王怪，怪死，复谄事元乂。太后以纥为怪所厚，亦召为中书舍人。

神軌亦得幸于太后，亦领中书舍人，尝求婚于散骑常侍卢义儁，义儁不许。侍郎王通谓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众男，卿岂易之邪！”义儁曰：“所以不从，正为此耳；从之，恐祸大而速。”通乃紧握义儁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适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内外惶怖，义儁夷然自若。

〔纲〕 秋八月，魏柔玄镇民杜洛周反于上谷，魏遣兵讨之。

〔目〕 洛周反，高欢、蔡儒、尉景、段荣、彭乐皆从之。魏以常景为行台，与都督元谭讨之。

〔纲〕 丙午，夏四月，魏以元顺为太常卿。

〔目〕 城阳王徽与黄门侍郎徐纥毁侍中元顺，出为太常卿。顺奉辞，时纥侍侧，顺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国不亡，此终不死！”纥胁肩而出，顺叱之曰：“尔刀笔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岂应污辱门下，蚡我彝伦！”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纲〕 冬十一月，魏幽州民执行台常景，叛降杜洛周。

目 魏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酒肉，税入市者人一钱，百姓嗟怨。

纲 丁未，春正月，魏以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

目 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房景伯为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为掾，令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相帅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经，有明识。贝丘妇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礼义，何足深责！”乃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

纲 三月，梁主舍身于同泰寺。

纲 冬十月，梁将湛僧智、夏侯夔围魏广陵，克之。

目 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魏将军元显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庆和举城降。夔以让僧智，僧智曰：“庆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将应募乌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军素严，必无侵暴，受降纳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帜，建梁帜；庆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

纲鉴易知录卷三八

梁纪 附北魏东西魏

高祖武帝

〔纲〕 戊申，春正月，魏大赦。

〔目〕 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大赦、改元。

〔纲〕 魏太后胡氏进毒弑其主诩，而立临洮王世子钊。

〔目〕 太后再临朝以来，嬖幸用事，政事纵弛，盗贼蜂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长，太后自以所为不谨，凡魏主所爱信者，辄以事去之，务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是时，车骑将军、六州大都督尔朱荣兵强，刘贵、段荣、尉景、蔡儁皆归之。贵屡荐高欢于荣，荣见其憔悴，未之奇也。厥有悍马，命欢翦之。欢不加羁绊而翦之，竟不蹄啮，起，谓荣曰：“御恶人亦由是矣。”荣奇其言，坐

之床下，屏左右，访以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畜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欢曰：“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紇之罪，以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自是每参军谋。

并州刺史元天穆与荣善，荣兄事之。常与天穆及贺拔岳密谋举兵入洛，内诛嬖幸，外清群盗，二人皆劝成之。表请不听，遂举兵塞井陘。魏主亦恶俨、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荣以高欢为前锋，至上党，魏主复以私诏止之。俨、紇恐祸及己，阴与太后谋鸩魏主，杀之。伪立皇子为帝，既而下诏曰：“潘嫔所生，实皇女也。临洮世子钊，高祖之孙，可立。”遂迎钊即位。生三年矣，太后欲久专政，故立之。尔朱荣闻之，大怒，谓元天穆曰：“吾欲赴哀山陵，翦诛奸佞，更立长君，何如？”天穆曰：“如此，则伊、霍复见于今矣。”

〔纲〕 三月，魏尔朱荣举兵晋阳。夏四月，至河阳，立长乐王子攸，而沉太后胡氏及幼主钊于河，杀王公以下二千人。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阳。

〔目〕 尔朱荣与元天穆议，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勋，其子长乐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从子天光告之，子攸许之；荣乃起兵发晋阳。太后用徐紇计，遣李神轨帅众拒之，别将郑先护、郑季明守河桥。四月，子攸潜自高渚渡河，会荣于河阳。济河，即位，以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封太原王。先护、季明开城纳之，将军费穆亦降。徐紇、郑俨皆亡走，太后落发出家。荣召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于河桥。遣骑执太后及幼主，至河阴，沉之河。荣至陶渚，引百官集于行宫西北，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肅宗暴崩，朝臣贪虐，不能匡弼之罪，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元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

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荣乃议欲迁都；其将泛礼固谏，乃奉魏主入城，大赦。荣犹执迁都议，都官尚书元湛争之，荣怒曰：“河阴之役，君应知之。”湛曰：“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恐元湛乎！湛，国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抵湛罪；湛颜色自若，乃舍之。后数日，荣与魏主登高，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元尚书之言，不可夺也。”由是罢议。

【纲】 五月，魏立肃宗嫔尔朱氏为后。

【目】 荣女先为肃宗嫔，荣欲魏主纳以为后。魏主疑之，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遂从之，荣甚悦。

【纲】 尔朱荣还晋阳。以元天穆为侍中、录尚书事，兼领军将军。

【目】 荣令元天穆入洛阳，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为之。

【纲】 秋九月，魏尔朱荣自为大丞相。

【纲】 冬十月，梁立元颢为魏王，遣将军陈庆之将兵纳之。

【纲】 己酉，夏四月，魏王颢拔荥城，称皇帝。

【纲】 五月，魏王颢取梁国、荥阳、虎牢。

〔纲〕 魏主子攸奔河内。

〔纲〕 颢入洛阳，以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纲〕 闰六月，魏尔朱荣渡河。魏王颢走，死。陈庆之走，归梁。魏主子攸归洛阳，荣自为天柱大将军。

〔纲〕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为中尉。

〔目〕 魏主之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道穆击破其车。公主泣诉之，魏主曰：“中尉清直，岂可以私责之！”道穆见魏主，魏主劳之；道穆免冠谢，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谢也。”

〔纲〕 魏始铸永安五铢钱。

〔纲〕 九月，梁主舍身于回泰寺。

〔目〕 梁主幸回泰寺，设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乘小车，役私人。亲为四众讲涅槃经。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贖，表请还宫；三请，乃许。

〔纲〕 庚戌，秋七月，魏以宇文泰为征西将军，行原州事。

目 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弊，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辈岂从乱乎！”

纲 九月，长星见。

纲 魏尔朱荣至洛阳，与太宰元天穆皆伏诛。

目 魏尔朱荣虽居外藩，遥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数亲览词讼，理冤狱，荣闻之，不悦。城阳王徽、侍中李彧，劝魏主除荣。侍中杨侃、仆射元罗、胶东侯李侃晞亦预其谋。会荣请入朝，徽等劝因其入，刺杀之。魏主疑未定，而谋颇泄。尔朱世隆疑有变，乃为匿名书，云“天子欲杀天柱”，以白荣。荣恃其强，不以为意。九月，至洛阳，魏主即欲杀之，以元天穆在并州，恐为后患，故忍未发。并召天穆；天穆至，荣与天穆俱入，坐。李侃晞等抽刀从东户入，荣即起趋御坐，魏主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内外喜噪，百僚入贺。魏主登门大赦。是夜，尔朱世隆帅荣部曲，走屯河阴。

纲 魏仆射尔朱世隆反，与汾州刺史尔朱兆立长广王晔于长子。冬十二月，入洛阳，迁其主子攸于晋阳而弑之。

纲 魏纥豆陵步蕃大破尔朱兆于秀容；兆及晋州刺史高欢击杀之。兆使欢统六镇。

纲 辛亥，春二月，魏乐平王尔朱世隆废其主晔而立广陵王恭。

目 尔朱世隆兄弟密议，以魏主晔疏远，无人望，欲立近亲。广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学有志度，以元叉擅权，阳得暗疾。郎中薛孝通说尔朱天光曰：“广陵，高祖犹子，夙有令望，沉晦不言，多历年所，若奉以为主，则天人允协矣。”天光使尔朱产伯潜往胁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废晔而立之。邢子才为赦文，叙敬宗枉杀尔朱荣之状，魏主曰：“永安手翦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耳。”魏主闭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为明主。

纲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欢。

目 乾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袭信都，奉隆之行州事，为敬宗举哀，誓众，移檄州郡共讨尔朱氏。高欢屯壶关，声言讨信都。众惧，高乾曰：“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会；今日之来，必有深谋，吾当轻马迎之，诸君勿惧。”乃潜谒欢于滏口，欢大悦。

初，赵郡太守李元忠好酒，无政绩。及尔朱兆弑敬宗，元忠弃官归，谋举兵讨之。会高欢东出，元忠乘露车，载素笋浊酒以迎欢，欢未即见。元忠下车独酌，谓门者曰：“今闻国士到门，不吐哺、辍洗，其人可知，还吾刺，勿通也！”门者以告，欢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取笋鼓之，长歌慷慨，歌阕，谓欢曰：“天下形势可见，公犹事尔朱邪？”欢曰：“富贵皆彼所致，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欢曰：“赵郡醉矣。”使人扶出。长史孙腾曰：“此君天遣来，不可违也。”欢乃复留与语，元忠慷慨流涕，欢亦悲不自胜。元忠因进策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赐委。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当弥服矣。”欢急握元忠手而谢焉。欢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纳之。

【纲】 魏封其故主晔为东海王。

【纲】 魏以高欢为渤海王。

【目】 魏封欢为渤海王，征之，不至；乃以为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

【纲】 夏四月，梁太子统卒。

【目】 统宽和容众，喜怒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不蓄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及卒，朝野惋愕，谥曰昭明。

【纲】 梁主立子纲为太子。六月，封孙欢为豫章王、誉为河东王、誉为岳阳王。

【目】 初，昭明太子葬丁贵嫔，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请厌之。”乃为腊鹅及诸物，埋于墓侧。宫监鲍邈之密启梁主云：“太子有厌祷。”梁主遣检掘，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及太子卒，梁主欲立其子长子华容公欢为嗣，銜其旧事，犹豫久之，竟不立。

既而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侍郎周弘正，以尝为纲主簿，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愿殿下抗且夷之义，执子臧之节，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纲不能从。

纲以徐摛为家令，兼管记，摛文体轻丽，春坊学之，时人谓之“宫体”。梁主闻之，怒，召摛欲加诮责。及见应

对明敏，意更释然，因问经史及释教，摛商校从横，梁主深叹异之，宠遇日隆。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乘间白梁主曰：“摛老，爱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谓摛真欲之，乃谓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为守。寻以人言不息，封欢、誉、簪等，以慰其心。

〔纲〕 魏冀州刺史高欢起兵讨尔朱氏。

〔纲〕 冬十一月，魏高欢立渤海太守元朗，自为丞相，败尔朱兆等军于广阿。

〔纲〕 壬子，春正月，梁封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

〔纲〕 魏丞相欢克相州，以杨愔为行台右丞。

〔纲〕 三月，魏主朗入居于邺，高欢自为太师。

〔纲〕 闰月，魏尔朱天光等会兵攻邺，高欢击破之。

〔纲〕 夏四月，魏将军斛斯椿执尔朱天光、度律送邺。世隆伏诛，仲远奔梁。

〔纲〕 高欢入洛阳，废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阳王修，自为大丞相。

〔纲〕 魏尔朱度律、天光伏诛。

【纲】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为安定王。

【纲】 魏主修弑其故主恭。

【纲】 秋七月，魏大丞相欢讨尔朱兆，走之，遂据晋阳。

【纲】 冬十一月，魏主修弑安定王朗、东海王晔。

【纲】 十二月，魏立后高氏。

【纲】 癸丑，春正月，魏大丞相欢袭秀容，杀尔朱兆。

【纲】 魏以贺拔胜为荆州刺史。

【纲】 秋八月，魏以贺拔岳为雍州刺史。

【目】 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高欢与景歃盟，约与岳为兄弟。景还，言于岳曰：“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也。”府司马宇文泰请使晋阳，以观欢之为人，欢奇其状貌，曰：“此儿视瞻非常。”将留之，泰固求复命；欢既遣而悔之，发驿急追，至关不及而返。泰至，谓岳曰：“欢所以未篡者，正惮公兄弟耳；侯莫陈悦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潜为之备，图欢不难。”岳大悦，复遣诣洛阳请事，密陈其状。魏主喜，以岳为都督二十州军事、雍州刺史。岳遂引兵西屯平凉。岳以夏州被边要重，欲求良刺史，众举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废也！”沉吟累

日，卒表用之。

〔纲〕 甲寅，春正月，魏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贺拔岳，魏以宇文泰统其军。

〔纲〕 夏四月，魏宇文泰讨侯莫陈悦，诛之，遂走秦、陇。魏以泰为关西大都督。

〔纲〕 六月，魏大丞相欢举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长安。欢入洛阳，推清河王亶承制决事。魏主以宇文泰为大将军、尚书令。

〔目〕 高欢举兵向阙，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欢之心，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还复旧京，何虑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庆见泰于高平。泰请奉迎舆驾。

时东郡太守裴侠帅兵诣洛，王思政问以西巡之计，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投之，恐无异避汤入火也。”思政曰：“然则何如而可？”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进侠于魏主，授左中郎将。七月，魏主西奔长安。欢遂入洛阳，杀仆射辛雄以下数人，推清河王亶为大司马，承制决事。宇文泰备仪卫迎魏主，谒见于东阳驿；魏主遂入长安，以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梁主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

〔纲〕 冬十月，魏大丞相欢立清河世子善见于洛阳。

〔目〕 欢集百官耆老，议所立，时清河王亶出入已称警蹕，欢丑之，遂立其世子善见为帝，谓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善见即位，时年十一。

〔纲〕 魏以宇文泰为大丞相。

〔纲〕 十一月，东魏迁于邺。

〔纲〕 闰十二月，魏大丞相泰进毒弑其君修。

〔纲〕 乙卯，春正月朔，魏大丞相泰立南阳王宝炬。

〔纲〕 魏大丞相泰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封安定公。

〔纲〕 魏立后乙弗氏。

〔纲〕 东魏大丞相欢自为相国，假黄钺，加殊礼；复辞不受。

〔纲〕 魏大丞相泰以苏绰为行台左丞。

目 宇文泰用苏绰为行台郎中，居岁余，未之知也，而台中皆称为能，有疑事皆就决之。泰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请出议之。以告绰，绰为之区处，惠达入白之，泰称善，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且称绰有王佐之才。泰召绰，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应对如流。遂留至夜，问以政事，卧而听之；绰陈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达曙不厌。诘朝，谓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后人多遵用之。

纲 夏五月，魏大丞相泰自加柱国。

纲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目 勉虽骨鲠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贤相者称范、徐云。

纲 东魏封高洋为太原公。

目 洋，欢之子也，内明决而外如不慧，众皆嗤鄙之；独欢异之，谓长史薛琚曰：“此儿识虑过吾。”幼时，欢尝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必斩！”

纲 丙辰，春二月，东魏大丞相欢遣其世子澄入邺辅政，东魏以为尚书令、京畿大都督。

纲 东魏大丞相欢以陈元康为功曹。

【目】高季式荐元康于高欢曰：“是能夜中暗书，快吏也。”欢召之，一见，即授功曹，掌机密。时军国多务，元康问无不知。与功曹赵彦深同知机密，而元康性柔谨，欢甚亲之，曰：“此人天赐我也。”

【纲】梁处士陶弘景卒。

【目】弘景博学，好养生。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居茅山。梁主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大议，必先谘之，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士大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故弘景诗及之。

【纲】夏四月，梁以江子四为右丞。

【目】子四上封事，极言得失，梁主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子四所言，尚书时加检括，速以启闻。”

【纲】丁巳，秋八月，梁修长王塔。

【目】梁主修长王寺阿育王塔，出佛爪、发、舍利。幸寺，设无碍食，大赦。

【纲】闰九月，东魏大丞相欢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战渭曲，大败之。

【纲】戊午，春正月朔，日食。二月，东魏遣行台侯景治兵虎牢，复取汾、颍、豫、广四州。

【纲】 魏废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闾氏为后。

【纲】 秋七月，梁大赦。

【目】 以得如来舍利也。

【纲】 冬十二月，东魏改停年格。

【纲】 己未，春正月，梁以何敬容为尚书令。

【纲】 夏五月，东魏立后高氏。

【纲】 冬十月，魏置纸笔于阳武门以求言。

【纲】 魏制礼乐。

【纲】 庚申，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杀其故后乙弗氏。

【纲】 辛酉，秋九月，魏省官员，置屯田，颁六条。

【目】 宇文泰欲革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度支尚书苏绰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

为六条诏书：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泰常置诸座右，令百司习诵之，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条。

〔纲〕 冬十二月，东魏大稔。

〔纲〕 壬戌，秋八月，东魏以侯景为河南大行台。

〔纲〕 冬十二月，梁卢子略作乱，广州参军陈霸先讨平之。

〔目〕 孙回、卢子雄讨李贲。以春瘴方起，请待至秋；武林侯谿趣之。众溃而归。谿诬奏回及子雄逗留，赐死。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周文育等帅众攻广州。参军吴兴陈霸先帅精甲三千击破之，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骁勇过人，释之，以为主帅。诏以霸先为直阁将军。

〔纲〕 癸亥，夏四月，魏以侯景为司空。

〔纲〕 冬十一月，东魏筑长城于肆州。

〔纲〕 甲子，春三月，东魏以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

〔目〕 高欢多在晋阳，委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权势熏灼，专恣骄贪。欢欲损夺其权，故以澄领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武赏罚皆禀于澄。

【纲】 夏四月，梁尚书令何敬容有罪，免。

【目】 敬容复为太子詹事。太子尝于玄圃自讲老、庄，敬容谓人曰：“昔西晋祖尚玄虚，使中原沦于胡羯。今东宫复尔，江南亦将为戎乎？”

【纲】 五月，魏大都督、琅邪公贺拔胜卒。

【目】 宇文泰常谓人曰：“诸将对敌，神色皆动，唯贺拔公临陈如平时，真大勇也！”

【纲】 秋七月，东魏以崔暹为中尉，宋游道为左丞。

【目】 魏自正光以后，政刑弛纵，在位多贪污。高欢启以宋游道为御史中尉，澄请以崔暹为之，以游道为尚书左丞。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暹选毕义云等为御史，时称得人。澄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澄回马避之。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威阻王坦，贪黷无厌；暹弹之，削其官爵，其余死黜者甚众。游道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并鞭斥之。高隆之诬游道有不臣之言，罪当死。黄门侍郎杨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游道竟坐除名。然暹实巧诈。高澄纳魏琅邪公主，意暹必谏；暹入谄事，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刺坠之于前。澄问：“何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悦，把暹臂入见之。崔季舒语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过于吾。”

〔纲〕 乙丑，春正月，东魏作晋阳宫。

〔纲〕 三月，魏遣使如突厥。

〔目〕 突厥本西方小国，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至是，魏使至，其国人皆喜曰：“大国使者至，吾国其将兴矣。”

〔纲〕 冬，梁散骑常侍贺琛上书论事，诏诘责之。

〔目〕 琛启陈四事。启奏，梁主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诘责之。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梁主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勤于政务，冬月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祭祀、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侵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

梁主年老，又持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悛。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也。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纲〕 丙寅，春三月，梁主讲佛书于回泰寺。夏四月，回泰浮图灾，复作之。

【目】 梁主幸回泰寺，讲三慧经。四月，解讲。是夕，浮图灾，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广为法事。”遂起十二层浮图；将成，值侯景乱，乃止。

【纲】 秋七月，梁禁用短钱。

【纲】 八月，东魏迁石经于邺。

【纲】 魏以韦孝宽为并州刺史，守玉璧。

【纲】 冬十月，梁以岳阳王贽为雍州刺史。

【目】 贽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财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数千人。以襄阳形胜，梁业所基，可图大功。乃克己为政，抚循士民，数施恩惠，延纳规谏，所部称治。

【纲】 十一月，东魏大丞相欢侵魏，围玉璧，不克而还。

【目】 东魏高欢悉山东之众伐魏，至玉璧，围而攻之，昼夜不息。魏韦孝宽随机拒之，欢无如之何，乃使祖珽说之使降。孝宽曰：“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欢乃解围去。

【纲】 东魏大将军澄如晋阳。

目 高欢病，使太原公洋镇邺，而征澄赴晋阳。

纲 魏度支尚书苏绰卒。

目 绰性忠俭，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荐贤拔能，纪纲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有须处分，随事施行。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论议，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劳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谓公卿曰：“苏尚书平生廉让，吾欲全其素志，则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令史麻瑶越次进曰：“俭约，所以彰其美也。”泰从之。归葬武功，载以布车一乘，泰与群公步送之，酌酒言曰：“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扃落于手。

纲 丁卯，春正月朔，日食。

纲 梁以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

纲 东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欢卒。

目 欢性深密，终日俨然，人不能测。驭军严肃，听断明察。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病笃，谓世子澄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斛律金，并性迺直，终不负汝。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又曰：“段孝先忠

亮仁厚，智勇兼备，军旅大事，宜共筹之。”遂卒。澄秘不发丧，唯行台丞陈元康知之。

【纲】 东魏大行台侯景以河南降魏。

【目】 景右足偏短，弓马非其所长，而多谋算。诸将高敖曹、彭乐等，皆勇冠一时，景常轻之。尝言于高欢：“愿得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为太平寺主。”欢使将兵十万，专制河南。景素轻高澄，尝曰：“高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矣。”及闻欢疾笃，用其行台郎王佳计，拥兵自固。欢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为太傅、大行台。

【纲】 二月，魏除宫刑。

【纲】 侯景复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为河南王，遣兵援之。

【目】 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请举河南十三州内附。梁主召群臣廷议。仆射谢举等皆曰：“顷与魏和，边境无事，不宜纳其叛臣。”梁主曰：“机会难得，岂宜胶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旦见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内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称景定计，实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犹未决。尝独言：“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对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无疑。”梁主乃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督桓和、湛海珍等，将兵三万趣悬瓠以应之。平西谘议周弘正善占

候，前此谓人曰：“国家数年后，当有兵起。”及闻纳量，曰：“乱阶在此矣。”

〔纲〕 三月，梁主舍身于同泰寺。

〔纲〕 秋七月，东魏大将军澄入邺，幽其主于宫中，杀侍读荀济等而还。

〔目〕 东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学，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动静。澄尝侍饮，举大觞属魏主，魏主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骂，使季舒拳殴魏主，奋衣而出。魏主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侍讲荀济知魏主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华山王大器等谋诛澄。事觉，澄幽魏主于含章堂，烹济等于市，遂还晋阳。

〔纲〕 九月，梁堰泗水以攻东魏之彭城。冬十一月，东魏行台慕容绍宗击败之。获萧渊明。

〔目〕 梁主命侍中羊侃与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进军与量犄角。堰成，东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乐为副。陈元康曰：“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岳、乐偕行。量闻绍宗来，叩鞍有惧色，曰：“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绍宗帅众十万据囊驼岬。羊侃劝渊明乘其远来击之，不从，侃乃帅所领出屯堰上。绍宗将卒掩击之，梁兵大败，渊明为所虏，羊侃结陈徐还。

初，高澄以杜弼为军司，问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

惧，二事不失，自然尽善。”澄大悦。至是使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班三事，邑启万家，而离披不已，意亦可见。彼乃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时堪乘便。终恐倔强不掉，狼戾难驯，横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彼梁主者，轻险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废立戾所，矫情动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静。灾异降于上，怨讟兴于下，傅险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衅起腹心，强弩冲城，长戈指阙；徒探雀鹵，无救府藏之虚，空请熊蹯，诘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溃，今实其时。”其后梁室祸败，皆如弼言。

纲 戊辰，春正月，东魏慕容绍宗击侯景；景众溃走，袭据寿春，梁以为南豫州牧。

目 慕容绍宗以铁骑五千夹击侯景，景众大溃，景与数骑济淮，稍收散卒，得步骑八百人，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景走寿阳，夜至城下，监州事韦黯开门纳景，景遣其将分守四门。梁朝闻景败，咸以为忧。詹事何敬容言于太子曰：“得景遂死，深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问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

景以败，乞自贬，梁主不许，以景为南豫州牧。光禄大夫萧介谏曰：“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欢卵翼之遇，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之。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宇文不容，故复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属国降胡，冀获一战之效耳；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臣窃不取。若犹待其岁暮之效，则彼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乎！”梁主不

能用。

【纲】 二月，东魏求成于梁。

【目】 高澄数遣书求好于梁，梁未之许。澄谓萧渊明曰：“若梁主不忘旧好，诸人并即遣还，侯景家属，亦当同遣。”渊明遣人奉启还梁，梁主与朝臣议之。朱异等皆以为便，司农卿傅岐独曰：“此高澄设间，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乱耳。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异等固执宜和，梁主亦厌用兵，乃许之。使还过寿阳，侯景知之，摄问具服。景乃诈为邺中书，求以渊明易景，梁主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王伟说景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唯王图之！”于是始为反计。

【纲】 三月，梁交州司马陈霸先讨李贲平之。

【纲】 秋八月，梁侯景反寿阳，梁主遣邵陵王纶督诸军讨之。

【目】 景知临贺王正德屡以贪暴得罪，阴养死士，幸国家有变，遣徐思玉致笈曰：“天子年尊，奸臣乱国，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正德大喜，报之曰：“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机事在速，今其时矣。”景遂反于寿阳，以诛中领军朱异等为名。梁主诏以鄱阳王范、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礼、散骑常侍裴之高为四道都督，邵陵王纶持节，兼督众军以讨景。

【纲】 冬十月，梁临贺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将军羊侃督军御之。

目 侯景引兵临江，梁主以正德督诸军屯丹阳，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荻，密以济景，景乃济江。至慈湖，建康大骇，梁主悉以内外军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为军师将军副之。

纲 萧正德引侯景围梁台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称帝。

目 太子犹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阳门；俄而景至，正德帅众迎之，景军乘胜至阙下，列兵绕台城。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为丞相。

纲 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移檄遣兵赴援。

纲 梁邵陵王纶还军赴援，侯景击之，大溃。

纲 十二月，梁鄱阳王范、南康王会理将兵入援。

纲 梁将军羊侃卒。

纲 梁散骑常侍韦粲及东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礼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礼为大都督。

纲 己巳，春正月，侯景袭梁援军，韦粲死之。柳仲礼击景，败之。

纲 梁中领军朱异卒。

目 朝野以侯景之祸，共尤朱异，异惭愤发疾卒。梁主痛惜，特赠仆射。

纲 二月，梁以侯景为大丞相，与之盟，敕止援军。湘东王绎次于武城。

目 初，台城之闭也，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取诸府藏钱帛，聚德阳堂，而不备薪、刍、鱼、盐。至是坏尚书省为薪；撤荐，剉以饲马；军士或煮铠、熏鼠、捕雀而食之。侯景众亦饥，东城有米，可支一年，援军断其路，景甚患之。王伟请伪求和，以缓其势。景从之，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报许之。梁主敕诸军不得复进，诏以景为大丞相、豫州牧，遣仆射王克与王伟等盟。既盟，而景围不解，了无去志。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绝，乃食鸡子，邵陵王纶乃因使上鸡子数百枚。

湘东王绎军于郢州之武城，淹留不进。

纲 三月，侯景陷梁台城，自称大都督、录尚书事。邵陵王纶奔会稽，柳仲礼等叛降景。景废萧正德，以为大司马。

目 三月，侯景复攻城，昼夜不息，城陷。梁主安卧不动，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景入，见于太极东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卫，稽颡殿下，典仪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变，问曰：“卿在军中日久，无乃为劳！”景不敢仰视，汗流被面，退谓王僧贵曰：“吾常跨鞍对陈，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矫诏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邵陵王纶奔会稽，柳仲礼及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贼。景更以正德为大司马。正德入见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纲】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纲立。

【目】 梁主为侯景所制，所求多不遂志，饮膳亦为所裁节，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太子即位，立宣城王大器为太子。

【纲】 梁湘东王绎自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承制。

【纲】 六月，侯景杀萧正德。

【目】 正德怨侯景卖己，密书召鄱阳王范，使以兵入；景遮得其书，缢杀之。

【纲】 梁永安侯确谋讨侯景，不克而死。

【目】 景爱永安侯确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纶潜遣人呼之，确曰：“景轻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还启家王，勿以确为念。”景与确游钟山，确引弓射鸟，因欲射景；弦断，不发，景觉而杀之。

【纲】 秋七月，梁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反，西江督护陈霸先讨诛之。

目 霸先欲起兵讨侯景，景使人诱景仲，许奉以为主，使图霸先。霸先驰檄讨之，景仲众溃，缢死。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勃以霸先监始兴郡事。

纲 盗杀东魏大将军渤海王高澄于邺。

目 澄获衡州刺史兰钦子京，以为膳奴，京屡自诉，澄杖之曰：“更诉，当杀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一日与陈元康、杨愔、崔季舒屏左右，谋受禅。京进食，置刀盘下，杀之。元康以身蔽澄，亦被伤而卒。澄弟太原公洋闻之，入讨群贼，斩而徇之，秘不发丧。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洋从之。晋阳旧臣、宿将素轻洋；及至，大会文武，神彩英畅，言辞敏洽，众皆大惊。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纲 九月，侯景陷吴兴，梁太守张嵯、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目 景使侯子鉴寇吴兴。吴兴兵力寡弱，张嵯书生，不闲军旅，或劝嵯效袁君正迎降，嵯叹曰：“袁氏世济忠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岂不知此难久全，但以身许国，有死无贰耳！”战败还府，整服安坐，子鉴执送建康。景欲活之，嵯曰：“吾忝任专城，朝廷倾危，不能匡复，速死为幸。”景犹欲存其一子，嵯曰：“吾一门已在鬼录，不就尔虏求恩！”景怒，尽杀之，并杀沈浚。

纲 梁岳阳王詧攻江陵，湘东王绎遣兵袭襄阳；詧遁还，绎使竟陵太守王僧辩攻湘州。

纲 冬十一月，梁湘东王绎遣兵攻襄阳。岳阳王詧乞师于魏，魏遣开府杨忠率师救之。

【目】 督遣使求援于魏，请为附庸。湘东王经使柳仲礼镇竟陵，以图督。督惧，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崧为质于魏。宇文泰欲经略江、汉，以杨忠都督三荆诸军，镇穰城。仲礼帅众趣襄阳，泰遣忠及仆射长孙俭将兵击仲礼，以救督。

【纲】 十二月，梁始兴太守陈霸先起兵讨侯景。

【目】 霸先结郡中豪杰，欲讨侯景。郡人侯安都、张偲等各帅众千余人归之。霸先遣杜僧明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广州刺史萧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没，君辱臣死。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仆一军，犹贤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问道诣湘东王经受节度。时南康土豪蔡路养起兵据郡，勃乃以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霸先。

【纲】 东魏取梁司州。

【目】 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

纲鉴易知录卷三九

梁纪 附西魏北齐北周

太宗简文帝

〔纲〕 庚午，春正月，东魏高洋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齐王。

〔纲〕 梁以陈霸先为交州刺史。

〔目〕 霸先发始兴，至大庾岭，蔡路养拒之。其党萧摩诃，年十三，单骑出战，无敢当者。霸先击之，路养败走。进军南康，湘东王绎承制授霸先交州刺史。

〔纲〕 夏四月，梁湘东王绎移檄讨侯景。

〔目〕 绎以天子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下令大举讨侯景，移檄远近。

【纲】 五月，齐王洋称皇帝，废东魏主为中山王。

【目】 东魏徐之才、宋景业善图谶，因高德政劝齐王洋受魏禅。洋以告娄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龙，汝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铸像卜之而成，乃发晋阻。

洋至邳，使侍中张亮等见东魏主，逼以禅位。魏主敛容曰：“推挹已久，谨当逊避。”乃下御坐，步就东廊，咏范晔汉献帝赞，遂迁于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玺绶禅位于齐。齐王洋即皇帝位于南郊，封东魏主为中山王。追尊献武王、文襄王皆为皇帝。

【纲】 齐立子殷为太子。

【纲】 魏立萧懿为梁王。

【目】 魏人欲令岳阳王懿发哀嗣位，懿辞；乃遣使册命懿为梁王，建台置百官。

【纲】 秋九月，侯景自称汉王。

【目】 景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梁主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纲】 冬十月，魏初作府兵。

目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调、庸，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备，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

纲 辛未，春二月，梁陈霸先讨李迁仕，杀之。

目 李迁仕击南康，陈霸先遣杜僧明等擒斩之。湘东王绎使霸先进兵取江州，以为江州刺史。

纲 三月，魏主宝炬殂，太子钦立。

纲 秋八月，侯景废梁主纲，杀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栋。

纲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纲。

纲 侯景废梁主栋，自称汉帝。

纲 十二月，齐主洋弑中山王。

世祖孝元帝

纲 壬申，春二月，梁湘东王绎遣王僧辩、陈霸先讨侯景。

【纲】 三月，梁王僧辩、陈霸先击败侯景，景亡走吴。

【纲】 梁湘东王绎杀豫章王栋。

【纲】 夏四月，侯景伏诛。

【目】 羊侃之子鸢，为景都督，杀之。送尸建康，传首江陵，截其手送于齐。暴景尸于市，士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景五子在北齐，皆杀之。

【纲】 盗窃梁传国玺，归之于齐。

【纲】 梁以王僧辩为司徒，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纲】 王伟等伏诛。

【目】 湘东王诛王伟等于市。初，伟于狱中上诗，王爱其才，欲宥之；有言于王者曰：“伟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见其有“湘东一目”之语，乃怒诛之。

【纲】 齐以辛术为吏部尚书。

【目】 自魏迁邺以来，大选之职，知名者数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蔽者疏；袁淑德沉密谨厚，所伤者

细，杨愔风流辩给，取士失于浮华；惟朮性尚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考之前后，最为折衷。

〔纲〕 冬十一月，梁主经立。

〔纲〕 甲戌，春正月，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目〕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改流外品为九秩。

〔纲〕 魏宇文泰废其主钦而立齐王廩，复姓拓跋氏。

〔纲〕 三月，齐主杀其尚书左丞卢斐、李庶。

〔目〕 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既成，中书舍人卢潜、左丞卢斐、李庶皆言其诬罔不直。收启齐主云：“臣既结怨强宗，将为刺客所杀。”齐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谤史，鞭二百，配甲坊，潜亦坐系狱，斐、庶死狱中。然时人终不服，谓之“秽史”。

〔纲〕 夏四月，梁以陈霸先为司空。

〔纲〕 魏宇文泰弑其故主钦。

【纲】 秋八月，梁主讲老子于龙光殿。

【纲】 冬十月，魏遣柱国于谨帅师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执梁主经，杀之。

【目】 魏遣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伐梁。武宁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领军胡僧祐、黄罗汉曰：“二国无隙，必应不尔。”乃复使王琛使魏。于谨至樊、邓，梁王督帅众会之。梁主乃停讲，戒严。琛至石楚，驰报罗汉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梁主乃复讲，百官戎服以听。

征王僧辩为大都督，命陈霸先徙镇扬州。十一月，魏军济汉。梁主出城行栅，插木为之，周六十里。魏军至栅下，于谨令筑长围，中外遂绝。梁主巡城，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为书，趣王僧辩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魏悉众攻栅，反者开西门纳魏师，梁主退保金城。日暝，闻城陷，梁主乃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以宝剑击柱折之，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梁主遂白马素衣出门，督使铁骑拥之入营，囚于乌幔之下。或问梁主：“何意焚书？”梁主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杀梁主及愍怀太子元良等。

【纲】 魏取襄阳，徙梁王督使称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目】 魏立督为皇帝，取其雍州之地，而资以荆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将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实以制督也。

〔纲〕 梁王僧辩、陈霸先奉晋安王方智承制。

敬帝

〔纲〕 乙亥，春正月，梁王簪始称帝。

〔目〕 梁王簪即位改元于江陵，是为后梁。赏罚制度并同王者，惟上疏于魏则称臣，奉其正朔。

〔纲〕 齐遣梁贞阳侯渊明还梁称帝，以兵纳之。

〔纲〕 二月，梁王方智立。

〔目〕 晋安王自寻阳入建康，即梁王位，时年十三。以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军事，加陈霸先征西大将军。

〔纲〕 三月，魏免梁俘数千口。

〔目〕 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参掌太史。季才散私财，购亲旧之为奴婢者，泰问其故，对曰：“仆闻克国礼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没，其君信有罪矣；搢绅何咎，皆为皂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窃哀之，故私购之耳。”泰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数千口。

【纲】 夏五月，梁王僧辩奉渊明归建康，以梁王方智为太子。

【纲】 六月，齐筑长城。

【目】 齐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

【纲】 秋八月，齐以道士为沙门。

【目】 齐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学者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

【纲】 九月，梁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渊明；冬十月，复立方智，称藩于齐。

【目】 初，王僧辩与陈霸先共灭侯景，情好甚笃，僧辩去石头城，霸先在京口。及僧辩纳渊明，霸先遣使争之，不从。霸先叹曰：“武帝子孙甚多，唯孝元能复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废之！吾与王公并处托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图，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为乎！”乃举兵袭僧辩，杀之。渊明逊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齐以“僧辩阴谋篡逆，仍请称藩于齐”；封渊明为建安公。

【纲】 梁陈霸先自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

【纲】 丙子，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大冢宰。

〔纲〕 夏五月，梁建安公渊明卒。

〔纲〕 六月，齐大治宫室。

〔目〕 齐发丁匠三十余万修广三台宫殿。齐主初立，留心政术，务存简靖，又能以法驭下，内外肃然。每临行陈，亲当矢石，所向有功。数年之后，渐以功业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一日，典御丞李集面谏，比之桀、纣。齐主令缚置流中，久之，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弥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齐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释之。顷之，入见，似有所谏，竟斩之。

〔纲〕 秋八月，齐主如晋阻。

〔纲〕 九月，梁陈霸先自为丞相、录尚书事。

〔纲〕 冬十月，魏太师、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觉嗣。

〔目〕 时，泰北渡河，还至牵屯山而病，驿召中山公护至涇州，谓曰：“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觉嗣位，为太师、柱国、大冢宰、安定公，出镇回州，时年十五。

〔纲〕 十二月，魏太师觉自为周公。

右梁四主，合五十四年。

右魏十三主，合一百四十九年，而分为东、西魏，东魏一主，凡十七年；西魏三主，合二十二年。

陈纪 附北齐周

高祖武帝

〔纲〕 丁丑，春正月，周公觉称天王，废魏主为宋公。宇文护自为大司马。

〔纲〕 二月，周宇文护自为大冢宰。周冢宰护弑宋公。

〔纲〕 夏四月，梁铸四柱钱，禁细钱。

〔纲〕 秋九月，梁丞相霸先自为相国，封陈公，加九锡。

〔纲〕 周冢宰护弑其君觉及其柱国李远，而立宁都公毓。

〔纲〕 冬十月，梁陈公霸先进爵为王，遂称皇帝，废梁主为江阴王。

〔纲〕 戊寅，夏四月，陈主霸先弑江阴王。

〔纲〕 五月，陈主舍身于大庄严寺。

【纲】 己卯，春正月，周主始亲政。

【纲】 夏五月，齐主杀魏宗室二十五家。

【目】 齐太史令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齐主问于彭城公元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对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齐主诛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于地牢，绝食而死。

【纲】 六月，霖雨。

【纲】 周王赐处士韦夔号“逍遥公”。征魏将军寇儻入见。

【目】 夔，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魏、周之际，十征不屈。太祖重之，不夺其志，周王礼敬尤厚，号曰“逍遥公”。晋公护延之至第，访以政事；夔仰视叹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护不悦。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儻，少有学行。家人尝卖物，多得绢五匹，儻知之，曰：“得财失行，吾所不取。”访主还之。自太统中，称老疾，不朝谒；王欲见之，儻不得已入见。王引与同席，问以旧事；以御舆送之。

【纲】 陈主霸先殂，兄子临川王蒨立。

【目】 陈主临戎制胜，英谋独运，而为政务崇宽简，非军旅急务，不轻调发。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后宫无金翠之饰。及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没于长安，群臣奉临川王蒨嗣位。

〔纲〕 齐主灭元氏之族。

〔目〕 齐主尽诛诸元，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定襄令元景安，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齐主，齐主诛景皓，赐景安姓高氏。

〔纲〕 秋八月，周王始称皇帝。

〔纲〕 冬十月，齐主洋殂，太子殷立。

〔目〕 齐主嗜酒成疾，谓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又谓常山王演曰：“夺则任汝，慎勿杀也！”召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十月，殂于晋阳，太子殷即位。

世祖文帝

〔纲〕 庚辰，春二月，齐太傅常山王演杀尚书令杨愔等，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

〔纲〕 三月，齐丞相常山王演如晋阳。

〔纲〕 夏四月，周冢宰护进毒弑其君毓，毓弟鲁公邕立。

【纲】 秋八月，齐瑩山王演废其主殷为济南王而自立。

【纲】 冬十二月，陈制春、夏不断死刑。

【纲】 齐以王晞为侍郎，不受。

【目】 齐主欲以司马王晞为侍郎，苦辞不受。或劝之，晞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得志少时，鲜不颠覆。且吾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退无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烂熟耳。”

【纲】 辛巳，春正月，周太师护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

【纲】 秋七月，周更铸钱。

【目】 文曰“布泉”，一当五，与五铢并行。

【纲】 九月，齐主演弑济南王。

【目】 初，齐主许以长广王湛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齐主在晋阳，湛守邺。散骑常侍高元海典机密。齐主以斛律羨为领军，分湛权。湛不听羨视事。是时，济南闵悼王在邺，望气者言：“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归彦恐王复立，劝齐主除之。齐主使归彦至邺，征济南王。湛内不自安，问计于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请殿下从数骑入晋阳，见太后、主上，请去兵权，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请晷、齐刺史，沉静自居，此中策

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固逼之，元海曰：“济南世嫡，主上夺之。今集文武，示以征济南之敕，执斛律丰乐，斩高归彦，尊立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然未能用。林虑令潘子密晓占候，潜谓湛曰：“殿下当为天下主。”湛乃送济南王于晋阳，齐主杀之。

冬十一月，齐主演殂，弟长广王湛立，废太子百年为乐陵王。

目 齐主演出畋，马惊坠地，绝肋。娄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齐主不对。太后怒曰：“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顾。齐主乃征湛立之。又与书曰：“百年无罪，可以乐处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驰赴晋阳，即位，立百年为乐陵王。

纲 壬午，春闰二月，陈遣兵讨其江州刺史周迪于临川。

目 初，陈主征迪出镇湓城，不至。豫章太守周敷独先入朝，进号安西将军，还豫章。迪不平，阴与缙州刺史留异相结，遣兵袭敷；敷与战，破之。闽州刺史陈宝应亦阴与异合。虞寄流寓闽中，常从容讽以逆顺，宝应辄引他语以乱之。宝应尝使人读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谓智士！”寄曰：“通一说杀三士，何足言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寄知宝应不可谏，恐祸及己，乃着居士服，居东山寺，阳称足疾。宝应使人烧其屋，寄安卧不动；纵火者自救之。陈主乃以吴明彻为江州刺史，督黄法𡵓、周敷共讨周迪。

【纲】 陈改铸五铢钱。

【目】 梁末丧乱，铁钱不行，民间私用鹅眼钱。至是，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之十。

【纲】 后梁主贽殂，太子岿立。

【纲】 三月，陈安成王瑒自周归于陈。

【目】 周遣杜晷送瑒南归，陈以为中书监。陈主谓晷曰：“家弟蒙礼遣，实周朝之惠；然鲁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晷对曰：“安成，长安一布衣耳，而陈之介弟也，其价岂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遗旨，下思继好之义，是以遣之南归。今乃云以寻常之土易骨肉之亲，非使臣之所敢闻也。”陈主甚惭，曰：“前言戏之耳。”待晷有加。瑒妃柳氏及子叔宝犹在穰城，陈主复遣毛喜如周请之，周人皆归之。

【纲】 夏四月，齐青州言河水清。

【纲】 癸未，夏四月，周主养老于太学。

【目】 周主将视学，以太傅燕国于谨为三老，遂幸太学。谨入，升席，南面凭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记道。谨起，立于席后，对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明王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愿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进，为恶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

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勿使有过。天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愿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谨答拜，礼成而出。

【纲】 甲申，春三月，周初令百官执笏。

【纲】 夏六月，白虹贯日，齐主湛杀其兄之子乐陵王百年。

【纲】 秋九月，周封李晒为唐公。

【目】 以追录佐命元功封。晒，虎之子也。

【纲】 乙酉，夏四月，彗星见。

【纲】 齐主湛传位于太子纬，自称太上皇帝，以祖珽为秘书监。

【纲】 冬十月，周杀其中州刺史贺若敦。

【目】 周以函谷关城为通洛防，以贺若敦为中州刺史镇之。敦恃才负气，以湘州之役，全军而返，谓宜受赏，翻得除名，对台使出怨言。宇文护怒，征还，逼令自杀。临死，谓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以诫之！

〔纲〕 丙戌，夏四月，陈以孔奂为太子詹事。

〔目〕 陈主不豫，以太子伯宗柔弱，谓安成王瑛曰：“吾欲遵太伯之事。”瑛拜泣，固辞。陈主又谓仆射刘仲举、尚书孔奂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理，宜须长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奂流涕对曰：“皇太子圣德日跻，安成王足为周旦。若有废立之心，臣诚不敢奉诏。”陈主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乃以奂为太子詹事。

〔纲〕 陈主薨殂，太子伯宗立。

〔目〕 陈主起自艰难，知民疾苦。性明察俭约，每夜刺闾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敕传更签于殿中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曰：“吾虽眠，亦令惊觉。”

〔纲〕 五月，陈以安成王瑛为司徒、录尚书事，徐陵为吏部尚书。

〔纲〕 冬十二月，齐始用士人为县令。

〔目〕 魏末以来，县令多用厮役，因是士流耻为之。齐仆射元文遥以为县令治民之本，遂请革选，密择贵游子弟，发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睿宣旨慰谕而遣之。齐之士人为县令，自此始。

废帝

〔纲〕 丁亥，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陈安成王瑛杀中书舍人刘师知，又杀仆射刘仲举。

〔纲〕 戊子，秋七月，周隋公杨忠卒。

〔目〕 忠子坚为小宫伯，宇文护欲引以为腹心。忠曰：“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坚乃辞之。至是，忠卒，坚袭爵。

〔纲〕 冬十一月朔，日食。

〔纲〕 陈安成王瑛废其主伯宗为临海王，而杀始兴王伯茂。

〔纲〕 齐主湛殂。

〔目〕 齐上皇疾作，驿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后事属和士开，握其手曰：“勿负我！”遂殂。

高宗宣帝

〔纲〕 己丑，春正月，陈主瑱立。

【纲】 秋八月，陈广州刺史欧阳纥反。

【纲】 庚寅，春二月，陈人讨欧阳纥，斩之。封阳春太守冯仆母冼氏为石龙太夫人。

【目】 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诱与同反。仆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忠贞两世，今不能惜汝而负国也。”遂发兵拒境，帅诸酋长迎章昭达。击纥，擒之，斩于建康市。

纥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骇。前著作佐郎萧引独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义，何忧惧乎！”至是，陈主征以为侍郎。

冯仆以其母功，封信都侯，迁石龙太守。遣使持节册命冼氏为石龙太夫人，赐以绣螭安车，鼓吹、麾、节，鹵簿如刺史之仪。

【纲】 秋七月，齐以和士开为尚书令。

【目】 士开威权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为之假子。士开伤寒，医云：“应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有候之者请先尝之，一举而尽。

【纲】 辛卯，夏六月，齐太宰段韶围固定，克之，获汾州刺史杨敷。

【目】 齐段韶引兵围固定，周汾州刺史杨敷固守不下。韶令壮士千余人伏于东南涧口。城中粮尽，敷走，伏兵击

擒之，遂取汾州。

敷子素，少多才艺，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赠谥，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斩之。素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壮其言，赠敷大将军，谥曰忠壮。素渐见礼遇，命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周主曰：“勉之，勿忧不富贵。”素曰：“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也。”

〔纲〕 秋，齐琅邪王伾杀和士开。

〔纲〕 壬辰，春三月，周主讨其太师宇文护，杀之。周主亲政。以其弟齐公宪为大冢宰，卫公直为大司徒。

〔纲〕 癸巳，春三月，周获白鹿。

〔目〕 周太子获白鹿以献，周主诏曰：“在德不在瑞。”

〔纲〕 秋八月，周太子赧纳妃杨氏。

〔目〕 妃，隋公坚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周主敛容曰：“正人岂复过卿！”乃复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周主尝问万年丞乐运曰：“太子何如人？”对曰：“中人。”周主问运中人之状。对曰：“如齐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选宫官以辅之，太子不悦。

【纲】 冬十月，齐主杀其侍中张雕、崔季舒。

【目】 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因与宠胡何洪珍相结。洪珍荐雕为侍中，大见委信。雕欲立效以报恩，论议抑扬，无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费，禁约左右骄纵之臣。贵幸侧目，阴谋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尝谓：“珽为衣冠宰相。”近习恶之。会齐主将如晋阳，季舒与雕议，以为：“寿阳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往还，须禀节度。且道路相惊，以为大驾畏避南寇，则人情必致骇动。”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韩长鸾言于齐主曰：“诸汉官连名总署，未必不反。”齐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斩雕、季舒等六人，遂如晋阳。

【纲】 甲午，春正月，周诏齐公宪等皆进爵为王。

【纲】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目】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庐，朝夕进一溢米。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诏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但军国务重，须自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宜依遗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请依权制，周主不许，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

【纲】 夏五月，周废佛、道教，毁淫祠。

【目】 初，周主定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释为后。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沙门、道士并还俗。诸淫祠，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纲】 周更铸五行大布钱。

【目】 一当十，与布钱并行。

【纲】 周立通道观。

【目】 以壹圣贤之教也。

【纲】 乙未，春三月，周使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如齐，齐人留之。

【目】 齐主言语涩呐，不喜见朝士，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好自弹琵琶，为无愁之曲，民间谓之“无愁天子”。于华林园立贫儿村，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以为乐。滥得富贵者，殆将万数，乃至狗马及鹰亦有仪同、郡君之号，皆食其禄。周主谋伐之，使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聘于齐以观衅。其参军高遵以情告齐人，齐人留谦等不遣。

【纲】 夏四月，陈焚文锦于云龙门。

【目】 陈监豫州陈桃根，得青牛以献，陈主还之。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诏于云龙门外焚之。

【纲】 丙申，夏六月，陈太子詹事江总免。

【目】 初，陈太子叔宝欲以江总为詹事，孔奂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缙之实，不可。”太子深以为恨，

自言于陈主，许之。总遂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亟微行，游总家。陈主怒，免总官。

纲 冬十月，周主伐齐，取平阻。十一月，齐主攻之，不克。十二月，周主复伐齐，齐主大败，走晋阻，遂奔邲。晋阻人立安德王延宗以守，周主拔而执之。

纲 丁酉，春正月朔，齐主缙传位于太子恒。周师围邲。缙出走，周主入邲。齐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师追缙及恒，获之，遂灭齐。

纲 三月，齐东雍州行台傅伏降周。

目 初，周主招齐东雍州刺史傅伏，不从。周主自邲还，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水，召伏。伏隔水问：“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帅众入城；于听事前北面哀号，良久，然后出降。周主见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对曰：“臣三世为齐臣，食齐禄，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周主执其手曰：“为臣当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卫，授上仪同大将军。

纲 夏四月，周主至长安，封高缙为温公。

纲 五月，周主毁其宫室之壮丽者。

纲 秋八月，周获九尾狐，焚之。

目 郑州获九尾狐，已死，献其骨。周主曰：“瑞应之来，必彰有德。今无其时，恐非实录。”命焚之。

纲 冬十月，周主杀温公高纬，夷其族。

纲 十一月，周省后宫妃嫔之数。

右北齐六主，合二十八年。

纲 戊戌，春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目 其制以皂纱全幅，向后幪发，乃裁为四脚。

纲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还。六月，殂，太子赧立。以郑译为内史中大夫。

纲 周主赧杀其叔父齐王宪。

目 周主以齐王宪属尊望重，忌之。乃与于智、郑译等谋，密使智告宪有异谋，召宪入殿，伏壮士执之。宪自辩理，周主使智证之。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既而叹曰：“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掷笏于地，遂缢之。周主召宪僚属，使证成宪罪。参军李纲，以死自誓，终无挠辞，抚棺号恸，躬自瘞之，哭拜而去。

〔纲〕 闰月，周立后杨氏。秋七月，周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

〔纲〕 己亥，春正月，周作刑经圣制。

〔目〕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既而民轻犯法，又自以奢淫多过失，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摄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

〔纲〕 二月，周治洛阳宫。

〔纲〕 周主赧传位于太子阐，自称天元皇帝。

〔纲〕 周徙石经还洛阻。

〔纲〕 夏五月，周诸王皆就国。

〔纲〕 秋七月，陈初用大货六铢钱。

〔纲〕 冬十月，周主赧复道、佛像。

〔纲〕 十一月，周铸永通万国钱。

〔纲〕 庚子，春正月，周税入市者人一钱。

〔纲〕 夏五月，周主赧殂，隋公杨坚自为大丞相、假黄钺，居东宫。征诸王还长安。

〔目〕 天元昏暴滋甚。后父隋公坚，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尝因忿谓后曰：“必灭尔家！”天元不豫，坚称受诏居中侍疾，天元遂殂。周主入居天台，尊杨后为皇太后，以杨坚为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正阳宫为丞相府。时众情未壹，坚引司武上士卢贲置左右，潜令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宜相随。”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叱之，坚乃得入。贲遂典丞相府宿卫。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内史下大夫高颍明敏有器局，习兵事，多计略，坚欲引之，遣杨惠谕意。颍欣然许之，曰：“纵令公事不成，颍亦不辞灭族。”乃以为司录。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坚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问曰：“天时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测。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独孤夫人亦谓坚曰：“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纲〕 周复佛、道二教。

〔纲〕 周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举兵相州，讨丞相坚；坚遣韦孝宽将兵击之。

〔纲〕 秋八月，周尉迟迥兵败，自杀。周丞相坚以高颍为司马。

〔纲〕 周丞相坚以其世子勇为洛州总管。

〔纲〕 冬十一月，周相州总管郟公韦孝宽卒。

〔纲〕 十二月，周丞相坚自为相国，进爵随王，加九锡。

纲鉴易知录卷四十

陈纪 附隋

高宗宣帝

〔纲〕 辛丑，春二月，隋王坚称皇帝。

〔目〕 周主逊居别宫，隋王即皇帝位。窈毅之女闻周主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由是奇之。及长，以适唐公李渊。渊，晒之子也。

〔纲〕 隋追尊考为武元帝。

〔纲〕 隋立后独孤氏。

〔目〕 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

【纲】 隋立世子勇为太子，诸子皆为王。

【纲】 隋废周主闾为介公，改封周太后杨氏为乐平公主。

【纲】 隋主尽灭宇文氏之族。

【目】 虞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以下子孙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进。

【纲】 隋征苏威为太子少保。

【目】 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护强以女妻之。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己，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周高祖闻其贤，除车骑大将军，辞疾不拜。隋主为丞相，高颀荐之，隋主召见，与语，大悦；居月余，闻将受禅，遁归田里。颀请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预吾事耳，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封綽为邳公，以威袭爵。

【纲】 三月，隋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

【目】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问将于高颀，颀荐弼与擒虎，故以弼镇广陵，擒虎守庐江，使潜为经略。

【纲】 隋以苏威为纳言。

【目】初，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之！”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简。隋主从之，谓朝臣曰：“杨素才辩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威尝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隋主深然之。

【纲】夏五月，隋主竖弒介公闾。

【纲】秋七月，隋定服色。

【目】隋主始服黄，百僚毕贺。

【纲】九月，隋仆射高颍督诸军侵陈。

【纲】隋铸五铢钱。

【目】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两。

【纲】隋上柱国郑译有罪，除名。

【目】译自以被疏，阴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为巫蛊；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诏曰：“译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纲〕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目〕 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裴政等更加修定。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

〔纲〕 十二月，隋听民出家，赋钱写书造像。

右北周五主合二十五年。

〔纲〕 壬寅，春正月，陈主**瑱**殂，**始兴王叔陵**作乱，伏诛。太子**叔宝**立。

后主

〔纲〕 癸卯，春三月，隋迁于新都。

〔纲〕 隋诏求遗书。

〔目〕 秘书监生**弘**上表曰：“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周氏聚书，仅盈万卷，平齐所得，裁益五千。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为国之本，莫此为先。”隋主从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

【纲】 冬十一月，隋罢郡为州。

【纲】 甲辰，春正月朔，日食。

【纲】 秋九月，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目】 隋主不喜辞华，故有是诏。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诏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亦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而州县仍踵弊风，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齿，工轻薄之艺者，举送天朝。请加采察，送台推劾。”诏以其奏颁示四方。

【纲】 冬十一月，陈起临春、结绮、望仙阁。

【目】 陈主起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皆以沉檀为之，金玉珠翠为饰，珠帘、宝帐、服玩瑰丽，近古未有。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花卉。上自居临春，张贵妃居结绮，龚、孔二贵嫔居望仙，复道往来。以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尚书孔范、散骑王瑳等文士十余人，侍宴后庭，谓之“狎客”。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诗，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

〔纲〕 乙巳，春正月朔，日食。

〔纲〕 夏五月，隋初置义仓，貌阅户口，作输籍法。

〔目〕 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隋主从之。

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以防容隐。高颍又言：“民间课输无定簿，难以推校，请为输籍法。”隋主从之。

〔纲〕 梁主岿殂，太子琮立。

〔纲〕 秋八月，隋筑长城。

〔目〕 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

〔纲〕 丁未，春正月，隋制诸州岁贡士三人。

〔纲〕 秋九月，隋灭梁，以其主萧琮为莒公。

〔纲〕 冬十一月，陈临平湖开。

目 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颉，对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储积皆非地窖，当密遣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财力俱尽矣。”隋主用其策，陈人始困。

隋主谓高颉曰：“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主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其楫于江，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时江南妖异特众，临平湖草久塞，忽然自开。陈主恶之，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

纲 戊申，春三月，隋下诏伐陈。

纲 冬十月，隋以晋王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行军元帅，帅师伐陈。

目 隋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州，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以高颉为元帅长史，王韶为司马，军事皆取决焉。

秦王俊督诸军屯汉口，为上流节度。陈以周罗暉督诸军拒之。杨素帅水军东下，舟舳被江，旌甲曜日。陈之镇戍相继以闻，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并抑而不言。及隋军临江，仆射袁宪等奏请防备再三。陈主从容谓侍臣

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圉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孔范曰：“长江天堑，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陈主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右陈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纪

高祖文皇帝

〔**纲**〕 己酉，隋高祖文皇帝开皇九年，春正月，总管贺若弼、韩擒虎进军灭陈，获其主叔宝。

〔**目**〕 正月朔，陈主会朝，大雾四塞。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韩擒虎自横江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陈主以萧摩诃、樊毅、鲁广达并为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庆并为大监军，遣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既而贺若弼拔京口，韩擒虎拔姑孰。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进据钟山。晋王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屯于新林。陈人大骇，降者相继。陈主使鲁广达陈于白土冈，任忠、樊毅、孔范、萧摩诃军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韩擒虎自新林进军，任忠帅数骑迎降于石子冈，引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主皇遽，从宫人十余出景阳殿，自投于井。既而军人窥井，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烧门而入。弼耻功在擒虎后，欲令叔宝作降笺归己，不果。

〔**纲**〕 晋王广入建康，诛陈都督施文庆等五人。

〔**目**〕 高颀先入建康，晋王广使人驰告之，令留张丽华，颀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此岂可留也！”斩之。广闻之变色曰：“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颀。寻入建康，以施文庆谄佞，沈客卿聚敛，与阻

慧朗、徐哲暨慧景皆为民害，斩之以谢三吴。

【纲】 以许善心为散骑常侍。

【目】 帝使以陈亡告许善心，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坐三日；敕书唁焉。明日，就馆，拜散骑常侍。上曰：“我平陈，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之诚臣也。”

【纲】 二月，置乡正、里长。

【目】 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上从之，乃以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

【纲】 夏四月，晋王广班师，俘陈叔宝至京师，献于太庙。论功行赏有差。

【目】 进杨素爵为越公、贺若弼宋公。弼与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擒虎曰：“臣以轻骑五百，直取金陵，执陈叔宝；弼夕方至，臣启关纳之，安得与臣比！”帝曰：“二将俱为上勋。”于是进擒虎上柱国，高颍爵齐公。从容命颍与弼论平陈事，颍曰：“弼先献十策，后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之论功！”帝大笑，嘉其有让。初，上尝使颍问方略于李德林，于是，赏其功，授柱国，封郡公。已宣敕，或说颍曰：“今归功德林，诸将必当愤惋，而公亦为虚行矣。”颍入言之，乃止。贺若弼撰其所画策上之，谓之御授平陈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可自载家传。”后突厥来朝，帝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乎？”因召左右引突厥诣韩擒虎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虎厉色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庞晃等短高

颍，帝怒，皆黜之，亲礼逾密。因谓颍曰：“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

【纲】 复故陈境十年，余州一年。

【纲】 以陈江总、袁宪等为开府仪同三司。

【目】 以江总、袁宪、萧摩诃、任忠为开府仪同三司。帝嘉袁宪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初，陈散骑常侍韦鼎聘于周，遇帝而异之，谓曰：“公当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矣。”及归，尽卖田宅，或问其故，鼎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至是，召为上仪同三司。

【纲】 诏除毁兵仗。

【纲】 秋七月，群臣请封禅，不许。

【纲】 冬十二月，诏定雅乐。

【纲】 以辛公义为岷州刺史。

【目】 岷俗畏疫，一人病，阖家避之，病者多死。公义命皆輿置厅事，暑月，厅廊皆满，公义设榻，昼夜处其间，以秩禄具医药，身自省问。病者既愈，乃召其亲戚谕之曰：“死生有命，岂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惭谢而去。其后人有病者，争就使君，其家亲戚固留养之，始相慈爱，风俗遂变。

后迁并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露坐验问。十余日间，决遣咸尽。还领新讼事，皆立决；有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闾。或谏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义曰：“刺史无德，不能使民无讼，岂可禁人在狱而安寝于家乎！”罪人闻之，咸自叹服。后有讼者，乡间父老遽晓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

〔纲〕 庚戌，十年，春二月，杀楚州参军李君才于殿内。

〔目〕 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觐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挥楚不甚，即命斩之。李君才言：“帝宠高颀过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寻悔，宣慰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纲〕 冬十一月，江南乱，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之。

〔目〕 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尽反其政。苏威复作五教，使民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愔皆举兵反，自称天子，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执县令杀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诏遣杨素讨之。素帅舟师自杨子津入击贼。玄愔败走，追擒之。智慧据浙江东岸为营。子总管来护儿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宜严陈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度，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从之。大破智慧。智

慧走保阆越，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说贼帅王国庆，使斩送智慧以自赎。余党悉降，江南大定。

〔纲〕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刘旷为莒州刺史。

〔目〕 平乡令刘旷有异政，以义理晓谕讼者，皆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可张罗；高颍荐之，故有是命。

〔纲〕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苏威以开府就第，尚书卢恺除名。

〔目〕 博士何妥与苏威争议事，积不相能。威子夔与妥议乐，复不同；议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遂奏威与卢恺、薛道衡、王弘、李回和等共为朋党。帝大怒，威免官爵，以开府就第，卢恺除名。

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答者或云：“管内无五品之家。”其不相应领，类如此。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烦迂不急，皆奏罢之。

茂，尝为卫国令，有民张元预，兄弟不睦，丞尉请加严刑，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谕之以义。元预等各感悔，顿首请罪，遂相亲睦。

〔纲〕 冬十月，新义公韩擒虎卒。

〔纲〕 十二月，以杨素为仆射，与高颍专掌朝政。领军大将军贺若弼除名。

【目】 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当为宰相。及杨素为仆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狱，公卿奏弼罪当死。上谓弼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将八千兵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弼曰：“臣今还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数日，特令除名。岁余，复其爵位。

【纲】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寿宫。

【纲】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乐。

【目】 太常卿生弘使协律郎祖孝孙参定雅乐，复附帝意，销毁前代金石，以息异议。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乐成，诏行之。乐工万宝堂闻新乐，泫然泣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尽矣！”宝堂竟饿死。且死，悉取其书烧之，曰：“用此何谓！”

【纲】 秋七月，以苏威为纳言。

【纲】 关中旱，饥。八月，帝如洛阻。

【目】 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腐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者期年。至是，帅民就食于洛阻，敕斥候不得驱迫。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至艰险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

〔纲〕 冬十月，散骑侍郎王劼上皇隋灵感志。

〔目〕 帝好祇祥小数，劼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探歌谣讖纬，摺摭佛书，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纲〕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东巡，祀天于泰山。

〔目〕 以岁旱谢愆咎也。

〔纲〕 二月，收天下兵器。

〔纲〕 三月，还宫。

〔纲〕 仁寿宫成，以封德彝为内史舍人。

〔目〕 仁寿宫成，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帝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虑获谴。封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帝果召素入对，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赉甚厚。素屡荐德彝于帝，擢为内史舍人。

〔纲〕 夏六月，焚相州所贡绫文布于朝堂。

【纲】 秋七月，纳言苏威免，寻复其位。

【目】 威坐从祠不敬，免，俄而复位。帝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说，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纲】 冬十月，以韦世康为荊州总管。

【目】 世康和静谦恕，为吏部尚书十余年，时称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谓子弟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因恳乞骸骨。不许，使镇荊州。

【纲】 十二月，敕：“盗边粮升以上，皆斩。”

【纲】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进。

【纲】 秋八月，诏：“死罪三奏，然后行刑。”

【纲】 丁巳，十七年，春三月，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

【目】 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故有是诏。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

又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数人

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乃为停之。

又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赵綽固争，帝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掌固来旷告綽滥免徒囚，推验无实。帝怒，命斩之。綽又固争，帝拂衣入闾。綽托奏他事复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驭掌固，使触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争，二也；本无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旷因免死。

〔纲〕 冬，钦州刺史宁长真来朝。

〔目〕 初，散骑侍郎何稠使岭南，及还，钦州刺史宁猛力请随入朝，稠以其疾笃，遣还而卒。帝不怿。稠曰：“猛力与臣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矣。”猛力临终，果诫其子长真，葬毕登路。至是，长真嗣为刺史，如言入朝。帝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

〔纲〕 戊午，十八年，冬十二月，置行宫十二所。

〔目〕 自京师至仁寿宫之道也。

〔纲〕 己未，十九年，秋九月，以生弘为吏部尚书。

目 弘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而所进用多称职。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悟，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弘独推心任委，得人为多。

纲 庚申，二十年，春二月，贺若弼坐事下狱，赦出之。

目 弼复坐事下狱，帝数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既而释之。他日帝谓侍臣曰：“弼将伐陈，谓高颍曰：‘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后又语颍曰：‘皇太子于己，无所不尽。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图镇广陵，又图荆州，皆作乱之地也。”

纲 冬十月，废太子勇为庶人。

目 初，帝使太子勇参决政事，时有损益，帝皆纳之。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帝性节俭，勇尝饰蜀铠，帝见而不悦。后遇冬至，百官皆诣勇，勇张乐受贺。帝不悦，下诏停之。自是恩宠始衰，渐生猜阻。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幸。其妃元氏无宠，遇疾而薨。独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责勇。然昭训自是遂专内政，生伾、裕、筠；诸姬子又数人。后弥不平，遣人伺求勇过。晋王广知之，弥自矫饰，后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数称广贤。帝与后尝幸其第，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惟留老丑者，衣以纁彩，给事左右，帝见之喜，由是爱之特异诸子。

司马张衡为广画夺宗之策。广问计于安州总管宇文述，述曰：“废立大事，未易谋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杨素耳。”乃结素弟约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遂遗素金，使赞帝废勇立广。

勇颇知之，忧惧，计无所出，使人造诸厌胜；帝又使素观勇所为。素至东宫，还言：“勇怨望，恐有他变。”帝益疑之。十月，使人召勇。帝戎服陈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诸亲，引勇及诸子列于殿庭，宣诏：“废勇及其男女并为庶人。”帝召东宫官属切责之，皆惶惧无敢对者。洗马李纲独曰：“废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发言，臣何敢畏死，不一为陛下别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又曰：“自古国家废立冢嫡，鲜不倾危，愿陛下深留圣意，无貽后悔。”帝不悦，罢朝。会尚书右丞缺，有司请人，帝指纲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纲 十一月，立晋王广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目 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见玄龄，叹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恨不见其大成耳。”见杜杲之兄孙如晦，谓曰：“君有应变之才，必任栋梁之重。”俱以子孙托之。

纲 禁毁佛、天尊及神像。

〔纲〕 以王伽为雍令。

〔目〕 齐州行参军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行至葭阳，谓曰：“卿辈自犯国刑，身婴縲绁，固其职也；重劳援卒，岂不愧心！”参等辞至京师，悉脱其枷锁，停援卒，与约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悦，如期而至，一无离叛。帝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诏曰：“使官尽王伽，民皆李参，刑厝其何远哉！”乃擢伽为雍令。

〔纲〕 辛酉，仁寿元年，春正月，改元。

〔目〕 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盖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今自隋兴，昼日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短于旧三寸七分矣。”上临朝，谓百官曰：“日长之废，天之佑也。今当改元，宜取此意以为号。”仍命百工作役，并加程课，丁匠苦之。

〔纲〕 以苏威为仆射。

〔纲〕 夏六月，废太学及州县学，改国子为太学。

〔纲〕 壬戌，二年，秋七月，以韦云起为通事舍人。

目 兵部尚书柳述，尚兰陵公主，怙宠使气，自杨素之属皆下之。帝问符玺直长韦云起以外间不便事，述时在侧，云起曰：“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议以为陛下官不择贤，专私所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会诏内外官各举所知，述举云起，除通书舍人。

纲 八月，皇后独孤氏崩。冬十月，葬献皇后。

纲 十二月，诏杨素三五日一入省，论大事。

目 素兄弟诸父并为尚书、列卿，诸子位至柱国、刺史；既废太子及蜀王，威权愈盛，朝廷莫不畏附。敢与抗者，独治书侍御史柳彧，及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见素专权，恐为国患，乃上封事，曰：“杨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有虞，必为祸始。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书奏，帝大怒，收毗系狱，亲诘之。毗极言“素擅宠弄权，杀戮无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惟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帝乃释之。其后帝亦浸疏忌素，乃下诏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三五日一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

太子尝问于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皆称良将，其优劣何如？”弼曰：“杨素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斗将，非领将；史万岁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也。

纲 癸亥，三年，秋九月，龙门王通献策，不报。

目 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罢归。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累征不起。杨素甚重之，劝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潜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囿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囿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纲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寿宫。

纲 秋七月，太子广弑帝于大宝殿而自立。遂杀故太子勇，流尚书柳述、侍郎元岩于岭南。

目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卧与百僚辞诀，握手歔歔，越四日，崩于大宝殿。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虽嗇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自奉俭素，后宫皆衣浣濯之衣，天下化之。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

初，文献皇后既崩，帝以陈高宗女为宣华夫人，有宠。及寝疾，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诏太子入居殿中。太子虑帝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宫人误送帝所，

帝览而大恚。陈夫人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异，问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闾为敕书。素闻，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狱；令右庶子张衡入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陈夫人闻变，战栗失色。晡后，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赐夫人。夫人以为鸩毒，惧甚，发之，乃同心结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明日，发丧，即位。会杨约来朝，太子遣约入长安，矫称高祖之诏，赐故太子勇死，缢杀之。追封为房陵王，不为置嗣。除述、岩名，徙之岭南。

〔纲〕 冬十月，葬泰陵。

〔纲〕 十一月，帝如洛阳。

〔目〕 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西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以为然，遂幸洛阳，留晋王昭守长安。

〔纲〕 陈叔宝卒。

〔纲〕 以洛阳为东京。

炀帝

〔纲〕 乙丑，炀帝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立晋王昭为皇太子。

〔纲〕 二月，以杨素为尚书令。

〔纲〕 三月，命杨素营东京宫室。

〔目〕 诏杨素营东京，役丁二百万人。敕将作大匠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发江、岭之间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苑囿。

〔纲〕 开通济渠，引注水，开邗沟，置离宫，造龙舟。

〔目〕 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丁百万，开通济渠。引注入泗，以达于淮。又发民十万，开邗沟，入江。沟广四十步，傍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纲〕 夏五月，筑西苑。

〔目〕 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海北有

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穷极华丽。宫树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之。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色渝则易以新者。十六院竞以骰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纲〕 秋八月，帝如江都。

〔目〕 上幸江都，御龙舟。用挽士八万余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骑兵翊两岸而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饗，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纲〕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仪卫。

〔目〕 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殆无遗类。乌程有高树，逾百尺，上有鹤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鹤恐杀其子，自拔髦毛投于地，时人或称以为瑞。

〔纲〕 夏四月，还东京。

〔纲〕 六月，以杨素为司徒。

〔纲〕 秋七月，太子昭卒。

〔纲〕 始建进士科。

〔纲〕 杨素卒。

〔目〕 越公素为帝所猜忌。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乃徙素为楚公，意楚与隋同分，欲以厌之。素寝疾，不肯服药，曰：“我岂须更活邪！”

〔纲〕 八月，封孙俊为燕王，侗为越王，侑为代王。

〔纲〕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仓。

〔目〕 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城周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纲〕 征天下散乐。

〔纲〕 丁卯，三年，春正月，突厥启民可汗来朝。

〔纲〕 夏四月，诏颁新律。

〔纲〕 改州为郡。

〔纲〕 六月，帝北巡，次榆林郡。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来朝。吐谷浑、高昌皆入贡。

〔纲〕 秋七月，筑长城。

〔目〕 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苏威谏，不听。

〔纲〕 杀太常卿高颍、尚书宇文弼、光禄大夫贺若弼。

〔目〕 帝之征散乐也，太常卿高颍谏，不听，退谓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又以帝遇启民过厚，谓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宇文弼私谓颍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贺若弼亦私议宴可汗太侈。并为人所奏。帝以为诽谤朝政，皆杀之。颍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皆颍所荐。及死，天下莫不伤之。

〔纲〕 八月，帝至金河，幸启民可汗帐。

〔目〕 车驾发榆林，甲士五十余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帝幸启民庐帐，启民奉觞上寿，帝大悦。

〔纲〕 还至太原，营晋阳宫。

〔纲〕 宴御史大夫张衡宅。

目 至济源，幸衡宅。留宴三日。

纲 遂还东都。

纲 冬以裴矩为黄门侍郎，经略西域。

目 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访诸商胡，以其国山川、风俗，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且云：“今羌、胡之国，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混一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悦。矩因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帝于是慨然将通西域。以矩为黄门侍郎，复使至张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矩唱之也。

纲鉴易知录卷四一

隋纪

炀帝

〔纲〕 己巳，五年，春正月，改东京为东都。

〔纲〕 禁民间兵器。

〔目〕 铁叉、搭钩、襜刃之类皆禁之。

〔纲〕 三月，帝巡河右。夏四月，遣兵击吐谷浑，不克。西域诸国来朝，献地，置西海等郡。

〔纲〕 冬十一月，还东都。

〔纲〕 杀司隶大夫薛道衡。

【目】道衡以才学有盛名，自潘州刺史召还，上高祖颂，帝不悦，曰：“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罪之。司隶刺史房彦谦，劝以杜绝宾客，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人曰：“向使高颀不死，令决当久。”有人奏之，帝怒，付执法者推之。御史大夫裴蕴奏：“道衡负才悖逆，有无君之心。”缢杀之。

【纲】庚午，六年，春正月，诸董来朝，陈百戏于端门以示之。

【目】帝以诸董酋长毕集洛阳，陈百戏于端门街，执丝竹者万八千人，自昏达旦，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诸董请入丰都市交易，许之。先命整饰店肆，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胡客过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缿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帝称裴矩之能，谓群臣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而未发者，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

【纲】三月，帝如江都。

【纲】除榆林太守张衡名，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目】初，张衡谏营汾阳宫，帝意不平，乃出为榆林太守。久之，敕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

谓之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怒，除名为民，以世充领江都宫监。

〔纲〕 冬十二月，文安侯生弘卒。

〔目〕 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酗酒，射杀弘驾车牛。弘自外还，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问，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纲〕 征高丽王元入朝，不至。

〔目〕 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裴矩说帝曰：“高丽，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使生弘宣旨，令使者还语高丽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谋讨之。

〔纲〕 辛未，七年，春二月，帝自将击高丽。夏四月，至临朔宫，征天下兵会涿郡。

〔目〕 帝御龙舟渡河，遂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舳舻千里，往还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纲〕 冬十月，底柱崩。

〔纲〕 王薄、张金称、高士达、竇建德等兵起。

〔目〕 是时，百姓穷困，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会募人征高丽，建德以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县令笞之，安祖杀令，亡抵建德，建德谓曰：“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乃集无赖少年，得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时郾人张金称聚众河曲，蓆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郡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建德帅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顷之，安祖为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建德兵至万余人。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纲〕 壬申，八年，春正月，遣诸军分道击高丽。

〔纲〕 三月，诸军度辽水，击败高丽兵，遂围辽东。

〔纲〕 夏六月，帝至辽东，攻城，不克。

〔纲〕 秋七月，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大败于萨水而还。

【纲】 九月，帝还东都，慰抚使刘士龙伏诛，诸将皆除名。

【纲】 杀张衡。

【目】 衡既放废，帝每令亲人覘之。及还自辽东，衡妾告衡怨望谤讟，诏赐自尽。衡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

【纲】 癸酉，九年，春正月，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目】 以刑部尚书卫文升辅之。

【纲】 二月，复宇文述官爵。

【纲】 三月，帝复自将击高丽，命越王侗留守东都。

【目】 帝议复伐高丽，光禄大夫郭荣谏曰：“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不听而行。命民部尚书樊子盖辅侗守东都。

【纲】 夏四月，帝度辽水，遣诸将击高丽。

【纲】 六月，楚公杨玄感起兵黎阳，围东都。

目 玄感骁勇，便骑射，好读书，喜宾客，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蒲山公李密，少有才略，志气雄远，轻财好士，为左亲侍。帝见之，谓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述乃讽密使称病自免，密遂屏人事，专务读书。尝乘黄牛读汉书，杨素遇而异之，与语大悦，谓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与为深交。

初，玄感以朝政日紊，与诸弟潜谋作乱。至是，帝命玄感于黎阳督运。六月，玄感入黎阳，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刑三牲誓众，且谕之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众皆踊跃称万岁。乃勒兵部分。

先是玄感阴遣召李密。密至，玄感大喜，问计。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扼其咽喉。高丽闻之，必蹶其后，不过旬日，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简兵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阻，围东都。

纲 帝引军还，遣宇文述、来护儿等击杨玄感。

纲 秋七月，杨玄感引兵趣潼关。八月，宇文述等追之，玄感败死。

〔纲〕 以唐公李渊为弘化留守。

〔目〕 帝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弘化留守。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讖，忌之。未几，征诣行在所，渊遇疾未谒。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纲〕 杀杨玄感党与三万余人。

〔目〕 帝使御史大夫裴蕴等推玄感党与。谓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由是所杀三万余人，枉死者大半。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玄感所善文士王晷，坐徙边，亡命，捕得，诛之。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晷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

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谓秘书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纲〕 甲戌，十年，春二月，征天下兵伐高丽。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怀远镇。高丽遣使请降。

〔纲〕 冬十月，还西京。

〔纲〕 十二月，帝如东都，杀太史令庾质。

〔目〕 帝将如东都，太史令庾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帝怒，下质狱，杀之。

〔纲〕 乙亥，十一年，春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称贺。

〔目〕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朝堂，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官称贺。拜德儒朝散大夫，赐物百段。

〔纲〕 夏四月，帝如汾阳宫。

〔纲〕 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

〔纲〕 秋八月，帝巡北边，突厥始毕可汗入寇。帝入雁门，始毕围之；九月，乃解。

〔目〕 帝巡北边，始毕可汗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先遣使者告变。车驾驰入雁门，突厥围雁门。诏天下募兵，守令竞来赴难，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说之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令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定兴从之。诸郡

援兵亦至；九月，始毕解围去。

【纲】 冬十月，帝还东都。

【纲】 诏江都更造龙舟。

【纲】 城父朱粲兵起。

【纲】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分遣使者发兵击诸起兵者。

【纲】 夏四月，大业殿火。五月朔，日食既。

【纲】 除纳言苏威名。

【目】 帝问侍臣盗贼，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纳言苏威引身隐柱，帝呼问之，对曰：“臣非所司，不喻多少，但患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帝不悦。属五月五日，百僚多馈珍玩，威独献尚书。或谮之曰：“尚书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逊。”帝益怒。顷之，帝问威以伐高丽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盗，对曰：“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高丽可灭。”帝不怿。威出，裴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曰：“老革多奸，以威胁我！”蕴遣河南白衣张行本奏：“威昔典选，滥授人官。”案验，狱成，诏除名为民。

【纲】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杀谏者任宗、崔民象、王爱仁。

【目】 江都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帝从之。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等总留后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斩之。

【纲】 冬十月，许公宇文述卒。

【目】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无赖。化及事帝于东宫，帝宠昵之。从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与突厥交市，帝怒，将斩之，既而释之。述卒，帝复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纲】 翟让、李密起兵攻荥阳，张须陁击之，败死。

【目】 韦城翟让为东郡法曹，坐事当斩，亡命于瓦岗为群盗。同郡单雄信骁健，善马槊，聚少年往从之。离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略，说让剽行舟商旅，让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至万余人。时又有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皆拥众为盗。

李密自雍丘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今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为让画策，说让先取荥阳；于是攻荥阳诸县多下之。帝以张须陁为荥阳通守以讨之。密分兵千余人伏林间，

掩之，须陁败死。河南郡县为之丧气。

〔纲〕 十二月，鄱阳林士弘称楚帝，据江南。

〔纲〕 以李渊为太原留守，击甄翟儿，破之。

〔纲〕 太仆杨义臣击张金称、高士达，斩之。窦建德收其众，取饶阳。诏罢义臣兵。

〔目〕 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恶闻盗贼，诸将有告败求救者，皆不以闻，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帝皆弗之知。杨义臣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对曰：“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阍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散其兵，贼由是复盛。

〔纲〕 帝至江都。诏李渊击突厥。

〔纲〕 丁丑，十三年，春正月，窦建德称长乐王。

〔纲〕 二月，马邑校尉刘武周、朔方郎将梁师都，各据郡起兵。

〔纲〕 翟让、李密据兴洛仓，击败东都兵。让推密称魏公，略取河南诸郡。

【纲】 三月，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取楼烦、定襄、雁门诸郡。

【纲】 梁师都取雕阴、弘化、延安等郡，自称梁帝。引突厥寇边。

【纲】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为屋利设。

【纲】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举起兵陇西，自称西秦霸王。

【纲】 河南讨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密攻东都，入其郭。

【目】 密移檄郡县，数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祖君彦之辞也。

【纲】 五月，李渊起兵太原，杀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目】 初，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适太子千牛备身临汾柴绍。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相与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人虽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静坐与李密连昏，系狱，世民就省之。文静曰：“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

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世民恐渊不从，久不敢言。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会突厥寇马邑，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至是，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及刘武周据汾阳宫，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柴绍于长安。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渊有异志，欲讨渊。渊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文静与弘基、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会突厥数万众寇晋阳，众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于是斩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纲〕 六月，李渊遣使如突厥。

〔目〕 六月，建成、元吉与柴绍偕至晋阳。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

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始毕复书，欲渊自为天子，乃以兵马助之。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曰：“诸君宜更思其次。”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铃’，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告突厥。

纲 李渊遣世子建成及世民击西河郡，拔之，斩郡丞高德儒。

目 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

纲 李渊自称大将军，开府置官属。

纲 秋七月，李渊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将宋老生、将军屈突通将兵拒之。

目 李渊以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帅甲士三万发晋阳，誓众，移檄，谕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帅其众以从。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贫乏；至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代王侑遣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以拒渊。会积雨，渊不得进。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

渊以书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复书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豷辛于牧野。”渊得书，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蚌鹬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乃复书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欲北还。裴寂等亦以为“隋兵尚强，未易猝下。李密奸谋难测，武周唯利是视，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渊已寝；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去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惟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分道夜追左军复还。既而太原运粮亦至。

纲 武威司马李轨起兵河西，自称凉王。

纲 薛举自称秦帝，徙据天水。

【纲】 八月，李渊与宋老生战，斩之，遂取霍邑。

【纲】 李渊克临汾、绛郡，刘文静以突厥兵至，遂下韩城。

【纲】 九月，武阳郡降李密。

【目】 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降李密，密以为上柱国。宝藏使其客巨鹿魏徵为启谢密，且请帅所部南会诸将取黎阳仓。密喜，即以宝藏为魏州总管，召徵掌记室。徵少孤贫，好读书，有大志，落拓不事生业。始为道士，宝藏召典书记。密爱其文辞，故召之。

【纲】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阳仓。

【目】 李密遣徐世勣帅麾下五千人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浹旬间，得胜兵三十余万。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献书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密壮其言，以书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纲】 冯翊太守萧造降于李渊。渊留兵围河东，自引军西。

【目】 时河东未下，三辅豪杰至者日以千数。渊欲引兵西趣长安，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

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为虑。”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

纲 李渊济河，遣建成守潼关，世民徇渭北。

目 李渊帅诸军济河，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渊遣世子建成、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徇渭北。冠氏长于志宁、安养尉颜师古及世民妇兄长孙无忌，谒见渊于长春宫。志宁、师古皆以文学知名，无忌乃有才略。渊皆礼而用之。

纲 柴绍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纶各起兵以应李渊，关中群盗悉降于渊。

目 柴绍之赴太原也，其妻李氏归鄠县别墅，散家货，聚徒众。渊从弟神通亦在长安，亡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神通众逾一万，以令狐德棻为记室。左亲卫段纶娶渊女，亦聚徙于蓝田，得万余人。各遣使迎渊。渊使柴绍将数百骑迎李氏。关中群盗皆请降。

纲 冬十月，李渊合诸军围长安。

目 渊进屯冯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李氏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

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罄竭心力，知无不为。渊引军西行，十月，至长安，命诸军进围城。

纲 萧铣起兵巴陵，自称梁王。

纲 十一月，李渊克长安，杀留守官阴世师等十余人。

目 李渊克长安，迎代王于东宫，迁居太兴殿后听。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至是，卫文升已卒，执阴世师等十余人，斩之，余无所问。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与渊有隙，渊将斩之，靖大呼曰：“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壮士乎！”世民为之固请，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负志气，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

纲 李渊立代王侑为皇帝，尊帝为太上皇。

纲 渊自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为唐王世子，世民为秦公，元吉为齐公。

纲 十二月，唐王渊追谥其大父为景王，考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

纲 河池太守萧瑀以郡降唐。

纲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东通守尧君素，不下。

恭帝侑

〔纲〕 戊寅，春正月，唐王溥自加殊礼。

〔纲〕 三月，隋字文化及弑其君广于江都，立秦王浩。

〔目〕 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离口；然见天下危乱，亦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遍历台阁，汲汲顾景，唯恐不足。常仰视天文，谓盖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依，然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沉醉。又引镜自照，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郎将赵行枢请以许公字文化及为主。化及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郎将司马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门入直阁，裴虔通逼帝出宫，露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贼党马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虔通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缢杀之。

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

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毕贺，苏威亦往，给事郎许善心独不至。化及杀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抚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唐王闻变恸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谥曰炀。

【纲】 唐王渊自为相国，加九锡。

【纲】 宇文化及发江都。

【纲】 隋吴兴太守沈法兴起兵，据江表十余郡。

【纲】 夏四月，宇文化及至彭城，魏公密拒之，化及引兵入东郡。

【纲】 梁王铤称皇帝。

【目】 梁王萧铤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委以机密。

【纲】 五月，唐王渊称皇帝。

【目】 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

【纲】 唐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

【纲】 隋越王侗称皇帝。

目 东都留守官闻炀帝凶问，奉越王侗即位。段达、王世充为纳言，元文都为内史令，共掌朝政。

纲 突厥遣使如唐。

目 时突厥强盛。唐初起兵，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唐主优容之。

纲 唐定律令，置学校。

目 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律令，行之。置国子、太学、四门生，三百余员，郡县学亦置生员。

纲 六月，唐以秦公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窦威、萧瑀为内史令。

纲 唐立四亲庙。

纲 唐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纲 唐废隋帝侑为酈国公，而选用其宗室。

纲 唐以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

目 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明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少年之事，岂圣主所须哉！又百戏、散乐，亡国淫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夫善恶之习，渐染易移，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有门风不睦，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离，以至败亡，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唐主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仍颁示远近。

纲 魏公密败宇文文化及于黎阳，奉表降隋。

纲 秋七月，隋王世充杀元文都，隋主以世充为仆射。魏公密如东都，不至而复。

纲 八月，秦主举卒，子仁杲立。

纲 唐立李轨为凉王。

纲 隋人葬炀帝于江都。

纲 魏公密与隋战，大败，遂以其众降唐。

纲 隋宇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称许帝。

【纲】 冬十月，唐以李密为光禄卿，封邢国公。

【纲】 朱粲自称楚帝。取唐邓州，刺史吕子臧死之。

【纲】 隋以王世充为太尉。

【纲】 十一月，凉王李轨称帝。

【纲】 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围折墪，秦主仁杲出降。

【纲】 徐世勣降唐，赐姓李氏。

【目】 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徵随密至长安，无所知名，乃自请安集山东。唐主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劝世勣早降。世勣遂决意西向，谓长史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使孝恪诣长安。唐主初怪世勣无表，既而闻之，叹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氏。使孝恪与世勣经营虎牢以东。

【纲】 唐斩薛仁杲于市。

【纲】 唐遣李密收抚山东。

【目】 李密遇大朝会，职当进食，深耻之；退，以告王伯当。伯当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乃言于唐主曰：“臣蒙荣宠，曾无报效；山东之众，皆臣故时麾下，请往收之。凭借国威，取世充如拾芥耳！”群臣皆以密狡猾好反，不可遣。唐主不听，引密升御榻，饮劳甚厚。又以王伯当为副而遣之。

【纲】 唐杀隋河东守将尧君素。

【目】 隋将尧君素守河东，唐遣独孤怀恩攻之，不下；招之，不从。遣其妻至城下，谓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义，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久之，食尽，又闻江都倾覆，左右杀君素以降。

【纲】 唐李密叛，行军总管盛彦师讨斩之。

【纲】 唐以李素立为侍御史。

【目】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不敢奉诏。”唐主从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拟雍州司户，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纲】 唐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

恭帝侗

【纲】 己卯，春二月，唐定租、庸、调法。

【目】 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敛。

【纲】 朱粲降唐，以为楚王。

【纲】 夏王建德破字文化及于聊城，诛之。

【纲】 唐以宇文士及为上仪同，封德彝为内史侍郎。

【纲】 隋王世充自称郑王，加九锡。

【纲】 夏四月，郑王世充称帝。

【纲】 唐遣安兴贵袭执凉主轨以归，杀之，河西平。

【纲】 五月，郑王世充弑隋主侗。

【目】 世充以尚书裴仁基、裴行俨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谋杀世充，

复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齐王世恠言于世充曰：“儒童等谋反，正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鸩之，隋主请与太后诀，不许。乃布席礼佛曰：“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谥曰恭皇帝。

〔纲〕 秋七月，唐置十二军。

〔目〕 置十二军，分统关内诸府，皆取天星为名，每军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纲〕 八月，唐薨公薨。

〔纲〕 唐杀其民部尚书刘文静。

〔目〕 文静自以材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数有妖，弟文起召巫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唐主以文静属吏，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今文静缺望则有之，非敢谋反。”寂曰：“文静材略过人，性复粗险，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唐主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杀文静，籍没其家。

〔纲〕 沈法兴称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称吴帝于江都。

【纲】 唐以李纲为太子少保。

【目】 初，纲以尚书领太子詹事，太子建成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纲屡谏不听，乃乞骸骨。唐主骂曰：“卿为何潘仁长史，乃耻为朕尚书邪！”纲曰：“潘仁，贼也，每欲妄杀人，臣谏之则止，为其长史，可以无愧。陛下创业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台、辱东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辅吾儿。”以为太子少保。唐主尝考第群臣，以纲及孙伏伽为第一。谓裴寂曰：“隋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唯纲尽忠款，伏伽诚直，余人皆踵弊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

【纲】 冬，定杨将宋金刚取涪州，唐遣秦王世民击之。

【纲】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击宋金刚，屯柏壁。

纲鉴易知录卷四二

唐纪

高祖神尧皇帝

〔纲〕 庚辰，春二月，唐以封德彝为中书令。

〔纲〕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击宋金刚，破之，定杨可汗武周及金刚皆走死。

〔目〕 宋金刚将尉迟敬德、寻相战屡败。四月，金刚食尽；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引兵趣介休，金刚大败。敬德、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其将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屈突通虑其为变，骤以为言，世民不听。刘武周闻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金刚亦走突厥，皆死。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县皆入于唐。

〔纲〕 五月，唐立老子庙。

目 晋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曰：“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而祖也。’”诏于其地立庙。

纲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诸军伐郑。

目 唐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阳，唐主谓通曰：“今欲使卿东征，如卿二儿何？”通曰：“臣为陛下尽节，但恐不获死所耳。今得备先驱，二儿何足顾乎！”唐主叹曰：“徇义之士，一至此乎！”

纲 九月，唐攻郑轘辕，拔之。

目 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辕，拔之。于是河南州县相继降唐。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屈突通、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留之恐为后患，不如杀之。”世民曰：“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翼世民出围。更帅骑兵还战，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大败，仅以身免。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自是宠遇日隆。

纲 冬十二月，吴主子通败梁兵，取京口。杜伏威击之，子通败走。袭梁，梁王法兴走死。

纲 辛巳，春二月，唐秦王世民败郑主世充于谷水，进围洛阳。

【纲】 三月，夏王建德将兵救郑。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郑主世充降。

【目】 世民入洛阳宫城，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阙，废诸道场。

【纲】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至长安，献俘太庙。赦王世充，斩窦建德。

【目】 秦王世民至长安，俘王世充、窦建德献于太庙。诏赦世充为庶人，徙蜀；斩建德于市。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世充未行，定州刺史独孤修德矫敕杀之；免修德官。

【纲】 唐初行开元通宝钱。

【目】 隋末钱币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

【纲】 窦建德故将刘黑闥起兵潼南。

【纲】 八月，刘黑闥据郾县，唐遣兵击之。

【纲】 唐徐圆朗举兵应刘黑闥。

【纲】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为天策上将。

【目】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为之，开府置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以延文学之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勳、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为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辄至馆中，讨论文籍，或至夜分。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时府僚多补外官，如晦亦出为陕州长史。房玄龄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惊曰：“微公言，几失之。”即奏留之。使参谋帷幄，军中多事，如晦剖决如流。

世民每克城，诸将争取宝货，玄龄独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龄为吾儿陈事，虽隔千里，皆如面谈。”

【纲】 唐遣赵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铣降。

【目】 唐发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统之，自夔州东击萧铣。时铣以罢兵营农，宿卫才数千人，闻唐兵至，仓猝征兵，未集，乃悉见兵出拒战。李靖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获舟舰，靖使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籍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

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规伺，动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见之，果疑不进，遂围江陵。

铤内外阻绝，问策于岑文本，文本劝铤降。铤谓群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复支矣。必待力屈，则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涂炭乎！”以太牢告庙，下令出降。

孝恭入城，禁止杀掠。诸将言：“梁将帅拒斗死者，请籍其家，以赏将士。”靖曰：“王者之师，宜使义声先路。彼为其主斗死，乃忠臣也，岂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无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孝恭送铤长安，斩于都市。以孝恭为荆州总管；靖为上柱国，安抚岭南。

【纲】 十一月，唐杜伏威击李子通，执送长安。

【纲】 刘黑闥取唐定州，总管李玄通死之。

【目】 刘黑闥执玄通，爱其才，欲以为大将，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馈之者，玄通饮醉，谓守者曰：“吾能剑舞，愿假吾刀。”守者与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引刀自刺而死。

【纲】 壬午，春正月，刘黑闥自称汉东王。

【纲】 唐秦王世民破刘黑闥于洺水，黑闥奔突厥。

【纲】 夏六月，刘黑闥引突厥寇山东，又寇定州。

【纲】 冬十月，唐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闥，淮阳王道玄与黑闥战，败没。

【纲】 楚王林士弘卒，其众遂散。

【纲】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击刘黑闥。

【目】 淮阳王道玄之败也，山东震骇。刘黑闥尽复故地，进据洺州。齐王元吉不敢进，而太子建成请行，故遣之。

初，唐主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唐主谓世民曰：“事成，当以汝为太子。”将佐亦以为请，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喜酒色，游畋；齐王多过失；皆无宠。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曲意事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世民独不事之，由是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时世民、元吉皆居别殿，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求之，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唐主，唐主怒，以责世民，复谓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

秦王每侍宴宫中，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唐主有天下，或歔歔流涕，唐主不乐。诸妃嫔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娱乐，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子母必无子遗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属之，必能保全。”唐主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亦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请行。

【纲】 十二月，唐太子建成兵至昌乐，刘黑闼亡走。

【纲】 癸未，春正月，汉东将诸葛德威执其君黑闼降唐，唐斩之。

【目】 时太子遣骑将刘弘基追黑闼，黑闼奔走不得休息，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馁甚。黑闼所署刺史诸葛德威出迎，馈之食，未毕，勒兵执之，送诣太子，斩于洺州。黑闼临刑叹曰：“我幸在家俎菜，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

【纲】 二月，徐圆朗走死，其地皆入于唐。

【纲】 唐废参旗等十二军。

【纲】 夏，高开道寇唐幽州，败走。

【纲】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反。

【纲】 甲申，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七年，春正月，置大中正。

【目】 依周、齐旧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纲】 二月，置州、县、乡学。

【目】 诏州、县、乡皆置学，有明一经以上者，咸以名闻。

【纲】 帝诣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

【目】 诏王公子弟各就学。

【纲】 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

【纲】 三月，初定官制。

【纲】 夏四月，颁新律令。

【纲】 初定均田租、庸、调法。

目 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绌、绢、纁、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凡民贖业分九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岁造计帐，三年造户籍。

纲 秋闰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将兵御之。

目 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欲从之，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所征无敌，奈何为此以貽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愿假数年之期，臣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与妃嫔共譖世民曰：“突厥犯边，得赂则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上大怒，召世民责之；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之。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纲 八月，突厥受盟而还。

纲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张镇周为舒州都督。

目 镇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亲故，酣宴十日。赠以金帛，泣，与之别，曰：“今日张镇周犹得与故

人欢饮，明日之后，则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无所纵，境内肃然。

〔纲〕 夏四月，复置十二军。

〔纲〕 丙戌，九年，春正月，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定雅乐。

〔纲〕 二月，初令州、县、里闰各祀社稷。

〔纲〕 夏，沙汰僧、道。

〔目〕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途，谬张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自汉以前，初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自立胡神，差、戎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余万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诏百官议之，惟太仆卿张道源是妄言。仆射萧瑀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奕曰：“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矣！”瑀不能对，但合手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大寺观；庸猥粗秽者，勒还乡里。”

〔**纲**〕 六月，太白经天。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决军国事。

〔**目**〕 世民既与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上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而汝固辞；且建成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处，当遣汝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辞，不许。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上乃止。

元吉密请杀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惧不知所出。行台郎中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正在今日！”无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谋之，亦劝世民如玄龄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尉迟敬德。敬德辞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谮敬德于上，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

会突厥入塞，建成荐元吉将兵击之。率更丞王晷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因遣人说上，授我以国而立汝为太弟。’”世民以告长孙无忌，无忌等告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众曰：“大王以彘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彘浚井而不出，涂廩而不下，则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见之，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决。

于是太白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兄弟专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讎。臣今永违君亲，亦实耻见诸贼于地下！”上惊，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明日，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俱入参，至临湖殿，觉有变，欲还。世民追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射杀元吉。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豫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为皇太子。军国庶事，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

〔纲〕 罢沙汰僧、道。

〔纲〕 以魏徵、王珪为谏议大夫。

〔目〕 初，洗马魏徵常劝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太子召徵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徵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子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韦挺于虢州，皆以为谏议大夫。

〔纲〕 帝自称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即位。

〔目〕 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乃即位。

〔纲〕 放宫女三千余人。

〔纲〕立妃长孙氏为皇后。

〔目〕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上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顺妃嫔，甚有内助。及为后，务崇节俭，服御取给而已。上深重之，尝与之议赏罚，后辞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妇人，安敢预闻政事！”固问之，终不对。

〔纲〕突厥入寇，至便桥，帝出御之。突厥请盟而退。

〔目〕梁师都所部离叛，国寢衰弱，乃朝于突厥，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骑寇泾州。颉利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矢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其背盟入寇，欲先斩思力。思力惧，乃囚之。

上乃自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思力不返，而上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叩马固谏，上曰：“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也。我若示之以弱，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震曜军容，使知必战；虏既深入，必有惧心，与战则克，与和则固。制服突厥，在此举矣！”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斩白马，与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萧瑀请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欲战，陛下不许，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众，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昨其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击其众，伏兵邀其前，大军蹶其后，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

一与虜战，结怨既深，彼或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骄惰，然后养威俟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璠谢不及。

〔纲〕 九月，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

〔目〕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殿庭，谕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间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将卒习射殿庭，万一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视四海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纲〕 定勋臣爵邑。

〔目〕 上面定勋臣爵邑，命陈叔达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闥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

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纲〕 禁淫祀杂占。

〔纲〕 置弘文馆。

〔目〕 上于弘文殿聚四库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以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上谓侍臣曰：“朕观炀帝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

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

上谓侍臣曰：“梁武帝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学者，惟尧、舜、周、孔之道，如鸟之有翼，鱼之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数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事，副朕此意。”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谄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曰：“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尝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纵欲也！”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己，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

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胡之可笑矣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告群臣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纲〕 冬十月，诏追封故太子为息隐王，齐王为海陵刺王，改葬之。

〔目〕 后诏复息隐王为隐太子，海陵刺王号巢刺王。

〔纲〕 立子承乾为皇太子。

〔纲〕 诏民遭突厥暴践者，计口给绢。

〔纲〕 十二月，遣使点兵。

〔目〕 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

虽未十八，其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徵固执以为不可。上怒，召而让之，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何也？”对曰：“陛下初诏：‘悉免负逋官物。’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东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复点兵，何谓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从之。

〔纲〕 以张玄素为侍御史。

〔目〕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随主自专庶务，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谏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何忧不治！”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纲〕 以张蕴古为大理丞。

〔目〕 前幽州记室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纚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纲〕 丁亥，太宗文武皇帝贞观元年，春正月，宴群臣。

〔目〕 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岂足比乎！”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纲〕 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

〔纲〕 更定律令。

〔目〕 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与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请改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从之。

〔纲〕 以戴胄为大理少卿。

〔目〕 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既而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

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纲】 二月，分天下为十道。

【目】 隋末豪杰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割置州、县以宠禄之。上以民少吏多，悉并省之，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曰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

【纲】 三月，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

【纲】 闰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

【目】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疾苦，政事得失。

【纲】 夏六月，封德彝卒。

【目】 初，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纲】 以萧瑀为左仆射。

【目】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立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纲】 山东旱，诏所在赈恤，蠲其租赋。

【纲】 秋七月，以长孙无忌为右仆射。

【目】 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数矣。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执国政。吕、霍、上官，可为切骨之戒！”上不听，卒用之。

【纲】 九月，宇文士及罢。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

【纲】 冬十月，岭南酋长冯盎遣子入朝。

【目】 初，盎与诸酋长迭相攻击，诸州皆奏盎反。上欲发兵讨之，魏徵谏曰：“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数年，而盎兵未尝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可不烦兵而服。”上乃遣使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乃赐绢五百匹。

【纲】 十二月，诏殿中侍御史崔仁师按狱青州。

【目】 青州有谋反者，逮捕满狱，诏崔仁师等覆按之。仁师至，悉去桎械，与饮食汤沐，止坐其魁首十余人。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贪生，见其徒侣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师曰：“凡治狱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无枉，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纲】 以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目】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蹕，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夫走马射的，乃少年诸王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以伏伽为谏议大夫。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皆失举措。上知之，每假以辞色。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悞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隋炀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观矣。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也。”

【纲】 令吏部四时选集，并省吏员。

【目】 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

便。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补官。至是，皆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遂并省之，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纲】 征随秘书监刘子翼，不至。

【目】 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纲】 以李乾祐为侍御史。

【目】 龠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矣！”上悦，从之。以乾祐为侍御史。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令有东、西之异，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

【纲】 鸿胪卿郑元琚还自突厥。

【目】 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陁、回纥、都播、骨利王、多滥葛、回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颉利政乱，薛延陁、回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会大

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鸿胪卿郑元琚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纲鉴易知录卷四三

唐纪

太宗文武皇帝

〔纲〕 戊子，二年，春正月，长孙无忌罢。

〔纲〕 三月，诏自今大辟，并令两省、四品及尚书议之。

〔目〕 大理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听于朝堂俟进止。”

〔纲〕 关内旱饥，赦天下。

〔目〕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诏出御府金帛赎以还之。上尝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暗恶。’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

章故也。”至是，以连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丰谷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是所愿也。”所在有雨，民大悦。

【纲】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请入朝。

【目】 初，突厥颉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纥等叛，遣突利讨之。败还，拘而捽之，突利由是怨，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方强，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困穷如是！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将如此！卿曹不惜苦谏，以辅不逮。”

【纲】 六月，祖孝孙奏唐雅乐。

【目】 初，上皇命祖孝孙定雅乐，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声，作唐雅乐。至是，奏之。上曰：“礼乐者，圣人缘物以设教，治之隆替，岂由于此？”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闻者悲泣，岂可谓治不在乐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为公奏之，公岂悲乎？”魏徵曰：“乐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纲】 畿内蝗。

【目】 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纲】 秋九月，诏非大瑞不得表闻。

【目】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乃诏：“自今大瑞听表闻，余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

【纲】 出宫女三千余人。

【目】 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言：“往年虽出宫人，无用者尚多，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命简出之，前后三千余人。

【纲】 冬十月，杀瀛州刺史卢祖尚。

【目】 上以卢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镇抚交阯。祖尚既谢而复悔之，以疾辞。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之为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青州长史魏愷使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责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上怒甚，亦为之霁威。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

徵来，匿怀中；徵奏事故久，鹞竟死怀中。

〔纲〕 十一月，以王珪为侍中。

〔目〕 故事：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至是，上谓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正以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杂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怨。此乃亡国之政，炀帝之世是也。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后又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惟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上又尝谓珪曰：“开皇中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上尝问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对曰：“汉世尚经术，宰相多用儒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上闲居与珪语，有美人侍侧，指示珪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纳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然弃其

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

〔纲〕 诏举堪县令者。

〔目〕 上曰：“为朕养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纲〕 诏自今奴告主者斩之。

〔目〕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谋反不能独为，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斩之。”

〔纲〕 己丑，三年，春正月，耕藉东郊。

〔纲〕 二月，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仆射，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目〕 上谓玄龄、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比闻听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当奏者，乃关仆射。”

上又尝谓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颉相隋，公平识治体，随之兴亡，系颉存没。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玄龄明达史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也。二人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载之。”

或告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上以徵不避嫌疑，让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诏。”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愿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上曰：“忠、良有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

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舜明目达聪，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饕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最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谨终如始，则善矣。”

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侍御史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谏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不当！然察其情，终非阿私。且万纪比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非竭诚徇国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释不问。

〔纲〕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宫。

〔纲〕 六月，以马周为监察御史。

〔目〕 荏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会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学，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问之，何对曰：“此臣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见，与语，甚悦，除监察御史。以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纲〕 冬十一月，以荀悦汉纪赐凉州都督李大亮。

〔目〕 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讽使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悦，手诏褒美，赐以荀悦汉纪。

〔纲〕 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诸军讨突厥。

目 代州都督张公瑾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上以颉利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命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公瑾为副。拔野古、仆骨等酋长并率众来降，于是复以李世勣、柴绍、薛万彻为诸道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纲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目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矣。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纲 闰月，蛮酋谢元深等来朝。

目 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作王会图以示后，从之。

纲 濮州刺史庞相寿有罪，免。

目 相寿坐赃免，上以其秦府旧人，复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则为善者惧矣！”上悦，谓相寿曰：“我昔为一府主；今为天下主，不得独私故人。”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纲 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袭破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遁走。

纲 以温彦博为中书令，戴胄参预朝政，萧瑀参议朝政。

【纲】 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帝为天可汗，许之。

【目】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纲】 蔡公杜如晦卒。

【目】 如晦疾笃，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及卒，上语及，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纲】 夏四月，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突厥颉利可汗以献。

【目】 颉利败走，往依沙钵罗设苏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苏尼失执颉利，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取之以献，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遂空。上御楼受俘，馆之太仆。上皇闻之，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为农民。”颜师古请“真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宜因其离散，各署君

长，使不相臣属，则国分势敌，不能抗衡中国矣！仍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于塞下，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魏徵以为：“戎狄，弱则请服，强则叛乱，若留之中国，数年之后，蕃滋倍多，必为腹心之疾。西晋之乱，前事之明鉴也！宜纵之使还故土便。”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以穷来归，奈何弃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地为四州；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云中二都督府以统其众。以突利为顺州都督。初，颉利族人思摩，无宠于颉利。颉利之亡，亲近者皆离散，独思摩不去，竟与俱擒。上以颉利为右卫大将军，苏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余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纲〕 林邑遣使入贡。

〔目〕 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上曰：“好战者亡，如炀帝、颉利皆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

〔纲〕 六月，修洛阳宫。

〔目〕 给事中张玄素上书曰：“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也。且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罢

之。后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

【纲】 秋七月，敕百司：“诏敕未便者皆执奏。”

【目】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一日万机，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则惟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诤，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纲】 以李纲为太子少师，萧瑀为太子少傅。

【纲】 以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

【目】 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磧口，以赈之。太亮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劳费，未见有益。况河西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纲〕 以李靖为右仆射。

〔目〕 靖性沉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似不能言。

〔纲〕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目〕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皆附于背”，故有是命。

〔纲〕 大有年。

〔目〕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汤、武皆承大乱之后，身致太平；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

元年，关东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帝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议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朕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斗粟三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纲〕 辛卯，五年，秋八月，杀大理丞张蕴古。

〔目〕 河内人李好德有心疾，为妖言，大理丞张蕴古按之。奏：“好德实被疾，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相州人，而奸德兄厚德为其刺史，故蕴古阿意纵之。”上怒，斩之。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复奏乃行刑。”

〔纲〕 九月，修洛阳宫。

〔目〕 上欲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凋弊，营造不已，劳费难堪！”上甚嘉之。既而竟

命将作大匠窦璡修之。璡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怒，遽命毁之，免璡官。

〔纲〕 冬十月，诏议封建。

〔目〕 初，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瑀对曰：“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令群臣议之。魏徵以为：“京畿税少，多资畿外，若尽以封建，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李百药以为：“勋戚子孙皆有民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足扶京室；为置官僚，皆省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代无虞。”于是诏：“宗室勋贤，宜令作镇藩部，貽厥子孙；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纲〕 十二月，制自今决死刑者皆覆奏；决日，彻乐减膳。

〔目〕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盖欲思之详熟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断狱者，惟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古者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于是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

上尝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

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纲】 康国求内附。

【目】 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

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纲】 壬辰，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群臣请封禅，不许。

【目】 初，群臣表请，上曰：“卿等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请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国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谷未丰邪？符瑞未至邪？”对曰：“今虽有此六者，然户口未复，仓廩尚虚，车驾东巡，供顿劳费。又伊、洛以东，灌莽极目，而远夷君长皆当扈从；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虚弱

也。况赏赉不费，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明年群臣复以为请，上喻以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乃止。

〔纲〕 三月，如九成宫。

〔目〕 上幸九成宫避暑，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太安宫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车驾独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凉处也，温清之礼，臣窃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计已成，不可复止，愿速示返期，以解众惑。仍亟增修太安，以称中外之望。”

〔纲〕 以长乐公主嫁长孙冲。

〔目〕 长乐公主将出，降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奈何资送公主反倍于长主乎！”上入告皇后。后叹曰：“妾数闻陛下称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纲〕 夏四月，邹公张公谨卒。

目 公瑾卒，上出次发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犹父子也，情发于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纲 秋闰七月，宴近臣于丹霞殿。

目 上宴近臣于丹霞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应而复谏，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上谓王珪曰：“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唯允，臣不如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

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纲〕 九月，如庆善宫。

〔目〕 庆善宫，上生时故宅也，因宴，赋诗，被之管弦，命曰功成庆善乐，使童子八佾为九功之舞，大宴会，与破阵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与坐者争长，毆任城王道宗目几眇。上不怩而罢，谓敬德曰：“朕欲与卿等共保富贵，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黠、彭苴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惧而自戢。

〔纲〕 冬，以陈叔达为礼部尚书。

〔目〕 帝谓叔达曰：“卿武德中有谗言，故相报。”对曰：“臣见隋室父子相残以亡，当日之言，非为陛下，乃社稷之计耳！”

〔纲〕 癸巳，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门，奏七德、九功舞。

〔目〕 更名破阵乐曰七德舞。太常卿萧瑀以为：“形容未尽，请并写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朝臣或尝北面事之，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乎！”瑀谢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纲〕 王珪罢，以魏徵为侍中。

目 上与侍臣论安危之本。温彦博曰：“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欣然纳之。

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有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君臣相亲如一体耳。”

上谓侍臣曰：“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龙逢忠谏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龙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纲 造浑天仪。

目 直太史李淳风以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更请造浑天黄道仪。至是奏之。

纲 秋九月，山东四十余州水，遣使赈之。

【纲】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目】 先是上亲录系囚，见应死者，悯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至是，皆如期自诣朝堂，上皆赦之。

【纲】 冬十一月，以长孙无忌为司空。

【目】 无忌固辞，上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不才，虽亲不用；如有才，虽仇不弃。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纲】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

【目】 上从上皇宴故汉未央宫。上皇命颉利可汗起舞，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觞上寿，曰：“此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上皇大悦。

【纲】 赐太子庶子王志宁、孔颖达等金帛。

【目】 帝谓志宁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纲】 削工部尚书段纶阶。

【目】 纶奏征巧匠，上令试之。纶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国事。今先造戏具，岂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纶阶。

【纲】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目】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淹滞，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纲】 秋七月，山东、河南大水。

【纲】 冬十月，营大明宫。

【目】 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纲】 以李靖为特进。

【目】 靖以疾逊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为一代楷模，故不相违。”及拜特进，俟疾小瘳，间三二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纲〕吐蕃遣使入贡。

〔纲〕聘郑氏为充华，既而罢之。

〔目〕帝聘郑仁基女为充华，册使将发，魏徵闻其尝许嫁士人陆爽，遽上表谏。帝大惊，自责，命停册使。房玄龄等奏许嫁无显状，爽亦表言初无此议。帝谓徵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陈，何也？”对曰：“彼以陛下为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尔。”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纲〕以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

〔目〕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陛下择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则谁复敢言者！”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

〔纲〕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月，葬猷陵。

〔纲〕十一月，以萧瑀为特进，参预政事。

〔目〕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不可以利

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臣也！”因赐璠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纲〕 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为诸州都督。

〔目〕 诸王之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咽不能止。

魏王泰为相州都督，不之官。以上泰好文学，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泰有宠于上，或言诸大臣多轻之。上怒，召诸大臣让之曰：“隋文帝时，大臣皆为诸王所顿蹶，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邪！”房玄龄等皆谢。魏徵正色曰：“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朕以私爱忘公义，及闻公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王珪尝奏：“三品以上道遇亲王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轻我子邪！”魏徵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上曰：“人命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不为公辈之主乎！”对曰：“自圉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珪奏。

〔纲〕 夏六月，皇后长孙氏崩。

〔目〕 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抚视庶孽，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无不爱戴。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扬，

何患无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请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

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无大故，不可弃也。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保全之，慎勿处之权要。妾生无益于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可也。更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则妾死不恨矣！”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至是，宫司奏之，上览之悲恻，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玄龄使复其位。

纲 秋，禁上书告讦者。

目 上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讦人罪之。”

纲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目 帝为文刻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不藏金玉，当使子孙奉以为法。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视之。徵熟视之曰：“臣昏眊不能见。”上指示之，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毁观。

〔纲〕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

〔目〕 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诸公匡其不逮耳。”

〔纲〕 黜治书侍御史权万纪。

〔目〕 万纪上言：“宣、饶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才，而专言银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纲〕 更命统军、别将为折冲、果毅都尉。

〔目〕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输之库，征行给之。二十为兵，六十而免。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每岁季冬，折冲都尉帅以教战，当给马者官予直。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远疏、近数，皆一月而更。

纲鉴易知录卷四四

唐纪

太宗文武皇帝

〔纲〕 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飞山宫。

〔纲〕 定律令。

〔目〕 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

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玄龄等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乃失入无辜，失出获罪，是以吏各自免，

竟就深文，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上又尝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吏得为奸。自今变法，宜详慎之。”

〔纲〕 二月，幸洛阳宫。

〔目〕 上至显仁宫，官吏以阙储侍，被谴。魏徵谏曰：“陛下以储侍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馔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至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纲〕 三月，以王珪为魏王泰师。

〔目〕 上谓泰曰：“汝事珪，当如事我。”泰见珪，辄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

〔纲〕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目〕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珪曰：“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笄，行盥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

〔纲〕 诏议封禅礼。

〔目〕 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纲〕 秋七月，谷、洛溢，诏百官极言过失。

〔目〕 大雨，谷、洛溢、入洛阻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余人。诏：“水所毁宫，少加修缮，才令可居。废明德宫玄圃院，以其材给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极言朕过。”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营缮不休，器服华侈。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百姓愁怨，国未有不亡者。人主当修之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蓄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所亲行也，岂今日而难之乎！欲为长久之计，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陛下宠遇诸王过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县令，今重内官而轻州县，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称

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抑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则可以无为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在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竭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纲〕 冬十月，猎洛阻苑。

目 上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

纲 以武氏为才人。

目 故荆州都督武士贇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

纲 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赠隋尧君素蒲州刺史。

目 诏曰：“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可赠蒲州刺史。”

纲 闰月，帝还宫。

纲 宴五品以上于东宫。

目 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谬，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则远矣；人心悦服则不逮也。”上曰：“何也？”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为，亦何以异于往年邪？”对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勉强从之，而犹有难色也。”上曰：“其事可得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

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亶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纲】 夏五月，永兴公虞世南卒。

【目】 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世南尝献圣德论，上赐诏曰：“卿论朕太高，朕何敢当！然卿适睹其始，未睹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纲】 冬十二月，以马周为中书舍人。

【目】 周有机辨，岑文本常称：“马君论事，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烦，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增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纲】 以霍王元轨为徐州刺史。

【目】 元轨好读书，恭谨自守，举措不妄。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人问玄平王所长，玄平曰：“无长。”问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见所长，至于霍王，无所短，何以称其长哉！”

【纲】 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龄太子少师。

目 房玄龄为太子少师。太子欲拜之，玄龄不敢谒见而归，时人美其有让。

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

上尝问侍臣：“创业与守成熟难？”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纲 永宁公王珪卒。

目 珪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三品以上当立家庙，珪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纲 二月，以尉迟敬德为鄜州都督。

目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而抚之。上又尝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谢曰：“臣妻虽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乃止。

纲 夏五月，旱。诏五品以上言事。

【目】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一，以为“顷年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佚，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此恐非兴邦之言也。”上深奖叹，报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仍录付史官。”

【纲】 冬十一月，以杨师道为中书令，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纲】 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

【目】 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上试之，验，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辄碎，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者，性至坚，物莫能伤，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如言，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纲】 以侯君集为交河大总管，将兵击高昌。

【纲】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诣国子监。

【目】 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诸生帛有差。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经以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

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颖达与诸儒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纲】 夏五月，侯君集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

【纲】 冬十一月，诏李淳风考定戊寅历。

【纲】 以太常卿韦挺为封禅使。

【目】 百官复请封禅，诏许之也。

【纲】 十二月，以张玄素为银青光禄大夫。

【目】 上闻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尝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玄素深以为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乎！”孙伏伽亦尝为令史，及贵，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纲】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纲】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吕才刊定阴阳杂书。

目 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刊定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宅经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庾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曰：“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陌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盖以朝市变迁，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近代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穷达寿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辟踊之际，择地选时以希富贵。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弔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圻，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识者以为确论。

纲 五月，有星孛于太微，诏罢封禅。

纲 起复于志宁为太子詹事。

目 詹事于志宁遭母丧，起复旧职。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好翬、卫之乐，宠昵宦官；役使司驭不许分番；私引突厥入宫。志宁上书切谏；太子大怒，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杀之。二人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苦块，竟不忍杀。

〔纲〕 遣职方郎中陈太德使高丽。

〔目〕 太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遂得游历。见中国人随末从军没于高丽者，因问亲戚存没，太德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随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太德归言于上，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纲〕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为兵部尚书。

〔目〕 并州长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因有是命。

〔纲〕 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目〕 泰好学，司马苏勔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门庭如市。至是，上之。

〔纲〕 夏六月，诏太子用库物，有司勿为限制。

〔纲〕 秋七月，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纲〕 九月，以魏徵为太子太师。

目 初，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征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谢，上手诏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何事过谢！”会上问侍臣以国家急务，褚遂良曰：“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此为最急。”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故遂良对及之。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乃以徵为太子太师。徵以疾辞，上曰：“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徵乃受诏。

房玄龄、高士庆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是则当助成之，非则当请罢之；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纲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之。

目 初，高昌既平，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调人屯戍，破产办装，死亡者众。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愿择高昌子弟，使君其国，永为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上弗听。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纲】 冬十月，郢公宇文士及卒。

【目】 上尝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至是卒，谥曰纵。

【纲】 许以新兴公主嫁薛延陀。

【目】 上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房玄龄对曰：“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先是契苾何力归省其母于凉州，会契苾部落皆欲归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执之以降。何力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因割左耳以自誓。上闻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铁石，必不叛我。”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具言其状。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使薛延陀，许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

【纲】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郑公魏徵卒。

【目】 魏徵寝疾，上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陪葬昭陵。上自制碑文，书石，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纲】 图功臣于凌烟阁。

目 上命图画功臣长孙无忌、赵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等于凌烟阁。

纲 夏四月，太子承乾谋反，废为庶人；立晋王治为皇太子，贬魏王泰为东莱郡王。

目 太子承乾喜声色畋猎，所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宠，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太子畏其逼，阴养刺客竒王承基等，谋杀之。吏部尚书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之反，太子大然之。驸马都尉杜荷谓之曰：“天文有变，当速发，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兹可以得志。”会承基坐事系狱，当死。上变，告太子谋反。敕大理、中书、门下参鞠之，反形已具。上谓侍臣曰：“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诏废承乾为庶人，幽之。君集、荷等皆伏诛。

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乃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时年十六。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乃降泰爵东莱郡王，幽之北苑。

纲 以太子太保萧瑀、詹事李世勣，同中书、门下三品。

目 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瑀、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太亮、王志宁、马周、苏勣、高季辅、张行成、褚遂良皆为僚属。

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又尝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

上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穡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上疑太子柔弱，密谓长孙无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上乃止。谓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法不可私。汉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简诛之，此不可以不戒！”

上谓群臣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也。”

〔纲〕 六月，薛延陀来纳币，诏绝其昏。

〔纲〕 秋七月，贬杜正伦为交州都督。

【目】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庶子杜正伦曰：“吾儿果不可教，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承乾表闻，上责正伦，正伦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及承乾败，正伦左迁交州。

【纲】 踏魏徵碑。

【目】初，魏徵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徵阿党。又有言徵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

【纲】 房玄龄等上高祖、今上实录。

【目】上尝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纪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矣！”上又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朕之心异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观国史，盖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耳！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或有饰非护短，史官不免刑诛，则莫不顺旨全身，千载何所信乎！”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直书其事。

【纲】 九月，新罗乞兵伐高丽，遣使谕之。

目 新罗遣使言百济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赍玺书谕之。盖苏文不奉诏。使还，上曰：“盖苏文弑君，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宴，四夷耆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远征小夷，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也。”李世勣劝上伐之。上遂欲自征高丽，遂良复谏曰：“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一、二猛将四五万众，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诸王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臣之所甚忧也。”群臣亦多谏者，上皆不听。

纲 徙故太子承乾于黔州，顺阳王泰于均州。

纲 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万彻为右卫大将军。

目 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

纲 秋七月，以刘洎为侍中，岑文本、马周为中书令。

目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贵重，所以忧惧。”语贺客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上文学辩敏，群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

虚襟以纳其说，犹恐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损心，多语损气，愿为社稷自爱。”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志气，非此为劳。今闻谗言，虚怀以改。”

〔纲〕 九月，以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目〕 上尝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无忌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谏说。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敏于决断，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纲〕 冬十月，帝如洛阳，命房玄龄留守。十一月，以张亮、李世勣为行军大总管，诏亲征高丽。

目 十一月，上至洛阳。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以张亮为平壤大总管，帅兵四万，舰五百，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李世勣为辽东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降胡趋辽东，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今问其罪，所过营顿，无为劳费”。

纲 十二月，武阳公李大亮卒。

目 大亮恭俭忠谨，每直宿必坐寐达旦。房玄龄每称其有王陵、周勃之节，至是，副玄龄守京师。卒，遗表请罢高丽之师。谥曰懿。

纲 故太子承乾卒。

纲 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发洛阳。

纲 封比干墓。

目 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五户洒扫。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纲 三月，至定州。诏皇太子监国。发定州。

纲 夏四月，诸军至玄菟、新城。

纲 李世勣拔盖牟城。

纲 五月，张亮拔卑沙城。

纲 帝渡辽，拔辽东城。

纲 进攻白岩城，六月，降之。

纲 进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于城下。

目 车驾至安市城，攻之。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兵十五万救安市。上命李世勣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自山北出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为奇兵，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延寿等见世勣布阵，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兵御之，而阵已乱。会有龙门薛仁贵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延寿、惠真帅众请降。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驻蹕山，刻石纪功焉。驿书报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为将如此，何如？”

【纲】 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诏班师。

【目】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敕班师。

【纲】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复立所仆碑。

【目】 凡征高丽，拔十城，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三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徵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纲】 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还京师。

【纲】 秋八月，遣李世勣击薛延陀，降之。敕勒诸部遣使请吏。

【目】 回纥等十一姓各遣使归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纳之。诏曰：“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万户，请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勒石于灵州。

【纲】 冬十月，贬萧瑀为商州刺史。

【目】 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房玄龄等朋党不忠，但未反耳。”上不听，瑀内不自得，因自请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贬商州刺史。

【纲】 十二月，帝生日，罢宴乐。

【目】 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欢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

【纲】 幸房玄龄第。

【目】 房玄龄尝以微谴归第，褚遂良谏曰：“玄龄翼赞圣功，冒死决策，选贤立政，勤力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弃。若以其衰老，亦当退之以礼。”上然之，因幸芙蓉园。玄龄敕子弟汛扫门庭，曰：“乘輿且至！”有顷，上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

【纲】 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诏以来年仲春有事于泰山。

【纲】 以生进达、李世勣为行军大总管，伐高丽。

【纲】 夏四月，作翠微宫。

【目】 初，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

【纲】 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

【纲】 五月，如翠微宫。

【目】 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初，昌龄与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黜之，上问其故。师旦曰：“二人文体轻薄，终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纲】 以李缙为洛州刺史。

【目】 初，上以缙为户部尚书。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自京师来者，上问：“玄龄何言？”对曰：“玄龄但云李缙美髭鬓。”上遽改除洛州刺史。

【纲】 秋七月，作玉华宫。

【纲】 八月，诏停封禅。

【目】 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河北水灾故也。

【纲】 骨利王遣使入贡。

【目】 骨利王于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胛适熟，日已复出矣。

〔纲〕 立皇子明为曹王。

〔目〕 曹王明母杨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徵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纲〕 冬十一月，徙顺阳王泰为濮王。

〔纲〕 十二月，遣阿史那社尔等击龟兹。

纲鉴易知录卷四五

唐纪

太宗文武皇帝

〔纲〕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范以赐太子。

〔目〕 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讠、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然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即位已来，不善多矣，顾弘济苍生，肇造区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纲〕 中书令马周卒。

〔纲〕 遣薛万彻伐高丽。

〔纲〕 结骨俟利发入朝。

〔目〕 结骨人皆长大，赤发绿睛；自古未通中国，至是，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来朝。请除一官，诏以为坚昆都督。是时四夷君长争入献见，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上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纲〕 如玉华宫。

〔目〕 上营玉华宫，务为俭约，惟寝殿覆瓦，余皆茅茨，然所费已巨亿计。充容徐惠上疏曰：“今东征高丽，西讨鱼兹，营缮相继，服玩华靡。夫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珍玩技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纲〕 三月，故随后萧氏卒。

〔纲〕 夏五月，宋公萧瑀卒。

〔纲〕 杀华州刺史李君羨。

目 太白屡昼见，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以武卫将军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称封邑皆有“武”字，出为华州刺史。御史复奏君羨谋不轨，上遂诛之。上尝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宫中，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纲 司空、梁公房玄龄卒。

目 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征赴玉华宫，肩輿入殿，相对流涕，因留宫下，候问不绝。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惟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之肝脑涂地，独不足愆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迓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卒，谥曰文昭。

纲 秋九月，以褚遂良为中书令。

【纲】 冬十月，帝还宫。

【纲】 十二月，阿史那社尔击龟兹，执其王布失毕。

【纲】 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诏太子听政。夏四月，如翠微宫。

【纲】 五月，以李世勣为叠州都督。

【目】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乃左迁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纲】 卫公李靖卒。

【纲】 帝崩，长孙无忌、褚遂良受遗诏辅太子。还宫发丧，罢辽东兵。

【目】 上苦病增剧，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上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太子仁孝，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仍令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秘不发丧。无忌等请太子先还，大行御马舆继至，发丧，宣遗诏，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纲】 以于志宁、张行成为侍中，高季辅为中书令。

〔纲〕 六月，太子即位。

〔目〕 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闾，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尝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惟二人应死。”上悦。上尝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上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上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邪！”有洛阳人李泰弘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杀之。无忌、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纲〕 秋八月，地震。

〔纲〕 葬昭陵。

〔目〕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象，列于北司马门内。

〔纲〕 九月，以李勣为左仆射。

〔纲〕 冬十二月，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

高宗皇帝

〔纲〕 庚戌，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为皇后。

〔纲〕 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同三品。

〔纲〕 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三品。

〔纲〕 秋七月，立陈王忠为皇太子。

〔目〕 王皇后无子，其舅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微贱，劝后请立为太子；上从之。

〔纲〕 冬十一月，濮阳王泰卒。

〔纲〕 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骑常侍房遗爱及高阳公主谋反，伏诛，遂杀荆王元景、吴王恪，流宇文节于岭表。

〔目〕 初，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与浮屠辩机等数人私通。事觉，怨望，遂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礼祥。遗爱亦与驸马都尉薛万彻、柴令武，谋奉荆王元景为主以举事。至是，公主谋黜遗爱兄遗直封爵，使人诬告遗直罪。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吴王恪有文武才，素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无忌固争而

止，遂与无忌相恶，无忌欲因事诛之。遗爱因言与恪同谋，冀得免死。于是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恪且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宇文节、江夏王道宗、执矢思力并坐与遗爱交通，流岭表。道宗素与无忌及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罢玄龄配飨。

〔纲〕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为昭仪。

〔目〕 初，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泣。后闻之，阴令长发，纳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屈体事后；后数称其美，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譖之，上皆不纳。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遍赠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预焉。

〔纲〕 夏闰四月，帝在万年宫，夜大水。

〔目〕 上在万年宫，夜，大雨，山水冲玄武门；卫士皆走。郎将薛仁贵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门桃大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漂溺三千余人。

〔纲〕 六月，恒州大水。

〔目〕 漂溺五千余家。

〔纲〕 冬十月，筑长安外郭。

〔目〕 雍州参军薛景宣上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王志宁等以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上曰：“景宣虽狂妄，若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上尝出畋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为则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必不漏。”上悦，为之罢猎。

引驾卢文操盗左藏物，上命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顾侍臣曰：“此真谏议也。”

上尝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纲〕 大稔。

〔纲〕 以长孙无忌子三人为朝散大夫。

〔目〕 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恐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长孙无忌第，酣饮极

欢，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他语，上与昭仪皆不悦而罢。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纲】 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纲】 秋七月，贬柳奭为荣州刺史。

【目】 初，武昭仪诬王后与其母为厌胜，禁不得入宫，因并贬奭。

【纲】 以李义府为中书侍郎。

【目】 中书舍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义府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恐宰臣异议。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叩阁表请。上悦，留之，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昭仪矣。

【纲】 八月，以裴行俭为西州长史。

【目】 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以国家之祸必由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

【纲】 九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

目 上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无忌等入，上曰：“武昭仪有子，欲立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子，先帝为陛下娶之。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废也。”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请择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万代之后，谓陛下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韩瑗因泣涕极谏，上不纳。瑗又上疏曰：“姐已倾殷，褒姒灭周，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黷圣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庙不血食矣！”来济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汉成以婢为后，卒使社稷倾沦。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纳。

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昭仪令左右以闻。贬遂良为潭州都督。其后韩瑗上疏为遂良讼冤曰：“遂良体国忘家，损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罪斥去，内外咸嗟！愿鉴无辜，稍宽非罪。”上不听。

纲 冬十月，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

目 百官朝后于肃仪门。故后王氏、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对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得再见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断去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姬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后数见王、萧为祟，如死时状，故多在洛阳，不敢归长安。

纲 以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

目 义府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狡险忌刻，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纲 丙辰，显庆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

目 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许敬宗奏曰：“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悲宗庙之福。”于是遂废忠而立弘。忠既废，官属无敢见者；右庶子李安仁独候见，涕泣拜辞而去。

纲 二月，赠武士彠司徒，赐爵周国公。

纲 秋七月，贬王义方为莱州司户。

目 李义府特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丞毕正义枉法黜之，将纳为妾。事觉，义府逼正义自缢以灭口。上知而不问。侍御史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

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曰：“义府擅杀六品寺丞；就云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乃三叱，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以义方毁辱大臣，贬之。

【纲】 九月，括州暴风，海溢。

【纲】 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李义府兼中书令。

【纲】 夏五月，帝始隔日视事。

【纲】 秋八月，贬韩瑗、来济、褚遂良皆为远州刺史。

【目】 许敬宗、李义府诬奏韩瑗、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为外援。遂皆坐，贬瑗振州、济台州、遂良爱州、柳奭象州。

【纲】 以许敬宗为侍中，杜正伦为中书令。

【纲】 冬十月，以洛阳宫为东都。

【纲】 以刘祥道为黄门侍郎，知选事。

〔纲〕 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

〔目〕 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贯。而义府贪冒无厌，卖官鬻狱，其门如市。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由是有隙，讼于上前。上两责之。

〔纲〕 鄂公尉迟敬德卒。

〔纲〕 爱州刺史褚遂良卒。

〔纲〕 己未，四年，夏四月，以王志宁同三品，许圜师参知政事。

〔纲〕 削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官封，黔州安置。

〔目〕 武后以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以王志宁中立不言，亦不悦。令许敬宗伺其隙而陷之。会人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罪，敕敬宗与侍中辛茂将鞠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谋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将若之何？朕决不忍加刑于无忌。”敬宗对曰：“汉文帝，汉之贤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杀人，帝使公卿哭而杀之，后世不以为非。今无忌谋移社稷，其罪与昭不可同年而语。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诏削无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王志宁亦其党也。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

【纲】 六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目】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于是士卒以军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纲】 秋七月，杀长孙无忌、柳奭、韩瑗。

【目】 七月，诏御史追柳奭、韩瑗枷锁诣京师，敬宗又遣袁公瑜诣黔州，再鞫长孙无忌，逼令自杀。诏斩瑗、奭。瑗已死，发验而还。

【纲】 贬高履行为永州刺史，于志宁为荣州刺史。

【纲】 庚申；五年，夏四月，作合璧宫。

【纲】 秋七月，废梁王忠为庶人。

【纲】 冬十月，初令皇后决百司奏事。

【目】 上初苦风眩，不能视百司奏事，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纲〕 辛酉，龙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书任雅相等征高丽。

〔纲〕 六月，徙潞王贤为沛王。

〔目〕 沛王贤闻王勃善属文，召为修撰。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檄周王鸡文。上见之，怒曰：“此乃交构之渐。”斥勃出沛府。

〔纲〕 铁勒犯边，诏武卫将军郑仁泰等将兵讨之。

〔纲〕 壬戌，二年，春三月，郑仁泰等败铁勒于天山。

〔目〕 铁勒九姓闻郑仁泰至，合众十余万以拒之，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请降，仁贵悉坑之。度磧北，击其余众，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先保天山，闻之，皆降。

〔纲〕 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死之。

〔目〕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

〔纲〕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义府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嶲州。

目 义府兼知选事，恃势卖官，怨^毒盈路，上从容戒之。义府勃然变色曰：“谁告陛下？”缓步而去。上不悦。义府又与术者微服出城，候望气色，或告义府阴有异图。鞫之有实，诏除名，流^嶲州。朝野称庆。

纲 蓬莱宫成。

目 门曰丹凤，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命故宫曰西内，新宫曰东内，亦曰大明宫云。

纲 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诏以三年正月封禅。

纲 冬十二月，杀同三品上官仪，刘祥道罢，梁王忠赐死。

目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动为所制，不胜其忿。会宦者王伏胜，发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为厌禱事，上密召上官仪议之。仪因言：“后专恣，请废之。”上即命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上羞缩不忍，乃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与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仪下狱，及伏胜皆死，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朝士流贬者甚众。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纲 乙丑，二年，冬十月，车驾发东都，十二月，至泰山。

目 上发东都，至濮阳，左相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幸其宅，问所以能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纲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禅社首。

纲 车驾还过曲阜，祠孔子。

目 赠太师，祭以少牢。

纲 至亳州，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

目 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

纲 李义府卒。

目 自义府之贬，朝士日忧其复入；至是，众心乃安。

〔纲〕 夏四月，车驾还京师。五月，铸乾封泉宝钱。

〔纲〕 秋七月，以刘仁轨为右相。

〔目〕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遭风失船，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鞠之。义府谓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失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上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及为大司寇，异式惧，不自安，仁轨沥觞告之曰：“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既知政事，荐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

〔纲〕 九月，刘祥道卒。

〔目〕 子齐贤嗣，齐贤为人方正，上甚重之，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从猎苑中，因言晋州产佳鹞，请使齐贤捕之。上曰：“刘齐贤岂捕鹞者邪！”

〔纲〕 冬十二月，以李勣为辽东大总管，伐高丽。

〔纲〕 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

〔目〕 有司进耒耜，加以雕饰。上曰：“耒耜农夫所执，岂宜如此之丽！”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纲】 戊辰，总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见于五车。

【目】 彗星见，上避正殿，减膳，彻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星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罪小夷！且高丽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彗寻灭。

【纲】 秋七月，李勣拔平壤，高丽王藏降，高丽悉平。

【目】 薛仁贵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攻扶余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必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遂拔扶余城。

侍御史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上问：“诸将孰贤？”言忠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勣等进攻太行城，拔之，诸军皆会，进至鸭绿栅，破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降，高丽悉平。

【纲】 冬十二月，置安东都护府。

【纲】 京师、山东、江、淮旱，饥。

【纲】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

【目】 承庆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

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时渭南尉刘延祐，弱冠，政事为畿县最，李勣谓曰：“足下春秋甫迯，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纲〕 秋九月，大风，海溢。

〔纲〕 冬十一月，李勣卒。

〔目〕 上尝谓侍臣曰：“朕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勣寢疾，谓弟弼曰：“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此诸子，今以付汝，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

勣为将，有谋善断，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瞀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闺门雍睦而严。其姊尝病，勣亲为作粥，风回，爇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顾姊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之。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

人。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卒，谥贞武，孙敬业嗣。

【纲】 定铨注法。

【目】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司刑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祚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有刘晓者，上疏论之曰：“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书判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书判借人者众矣。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纲】 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关中旱，饥。闰月，皇后以旱请避位，不许。

【纲】 壬申，三年，秋八月，许敬宗卒。

【纲】 冬十一月，以邢文伟为右史，王及善为左千牛卫将军。

【目】 太子弘罕接宫臣，典膳丞邢文伟辄减所供膳，上书谏，太子纳之。上闻之曰：“直士也。”擢为右史。太子

因宴集，命宫臣掷倒，次至右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掷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谢之。上闻之，赐及善缣百匹，寻迁左千牛卫将军。

【纲】 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为周国公。

【纲】 秋八月，帝称天皇，后称天后。

【纲】 九月，追复长孙无忌官爵。

【目】 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听陪葬昭陵。

【纲】 大酺。

【目】 大酺，上御翔鸾阁观之。分音乐为东西朋，使雍王贤主东朋，周王显主西朋，角胜为乐，郝处俊谏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当推梨让枣，相亲如一。今分二朋，递相夸竞，非所以崇礼义，劝敦睦也。”上瞿然，曰：“卿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止之。

【纲】 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蚕。

【目】 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时上苦风眩，议使天后摄政。郝处俊谏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元万顷、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时密令参决表奏，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纲〕 夏四月，太子弘薨，谥孝敬皇帝，立雍王贤为太子。

〔目〕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违旨。天后怒。太子薨，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诏追谥为孝敬皇帝。

〔纲〕 秋八月，以戴至德、刘仁轨为左右仆射，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同三品。

〔目〕 刘仁轨、戴至德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许之，至德必据理难诘，未尝与夺，实有冤结者，密为奏辨。由是时誉皆归仁轨。或问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上闻之，深重之。

有老嫗欲诣仁轨陈牒，误诣至德，至德览之未终，嫗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时人称其长者。

文瓘时兼大理卿，囚闻改官，皆恸哭。文瓘性严正，诸奏议，多所纠驳，上甚委之。

〔纲〕 吐蕃寇鄯州。

〔纲〕 丙子，仪凤元年，秋九月，以狄仁杰为侍御史。

〔目〕 将军权善才、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奏：“罪不当死。”上曰：“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怒，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张释之有言：‘设有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处之？’今以一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见释之于地下也。”上怒解，遂贷之。仍擢仁杰为侍御史。

初，仁杰为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当使绝域。崇质母老且病，仁杰曰：“彼母如此，岂可复使之有万里之忧！”诣长史藺仁基，请代之行。仁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协，因相谓曰：“吾辈岂可不自愧乎！”遂相与辑睦。

〔纲〕 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藉田。

〔纲〕 夏四月，河南、北旱。

〔纲〕 秋八月，徙周王显为英王。

【纲】 命刘仁轨镇洮河军。

【纲】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皇后于光顺门。

【纲】 以李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

【目】 刘仁轨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将帅才，荐之使守西边。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乃以敬玄代仁轨，大发兵讨吐蕃。

【纲】 夏五月，幸九成宫。

【目】 山中雨寒，从兵有冻死者。

【纲】 秋九月，还京帅。

【纲】 李敬玄与吐蕃战，败绩。

【目】 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副总管刘审礼深入，败没，敬玄按兵不救，狼狈还走，收余众还鄯州。

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

赞婆迎之。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或欲严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知方略，故陆机著论辩亡，无救河梁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古之名将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礼，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自苏定方征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请开蓄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纲鉴易知录卷四六

唐纪

高宗皇帝

〔纲〕 己卯，调露元年，春正月，幸东都。司农卿韦弘机免。

〔纲〕 夏四月，命太子贤监国。

〔目〕 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

〔纲〕 冬十月，单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纲〕 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平之。

〔纲〕 秋八月，贬李敬玄为衡州刺史。

〔纲〕 废太子贤为庶人，立英王哲为皇太子。

〔纲〕 辛巳，开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妇于麟德殿。

〔纲〕 三月，以刘仁轨为太子少傅。

〔目〕 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嘉名也。”乃止。

匪舒又为上造镜殿，上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主，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别去。

〔纲〕 秋七月，征处士田游岩为太子洗马。

〔目〕 游岩隐居泰山，上东封，尝幸其庐。征为洗马，无所规益。右卫副率薛稷以书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峻节，傲唐、虞之圣主，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何以塞圣主调护之寄乎？”游岩不能答。

〔纲〕 冬十月，徙故太子贤于巴州。

〔纲〕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

〔纲〕 夏四月，关中饥，上幸东都。

〔纲〕 闻喜宪公裴行俭卒。

〔目〕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行俭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赴水死，宾王反诛。行俭为将帅，所引偏裨，后多为名将。

〔纲〕 五月，洛水溢。关中旱，蝗。

〔纲〕 秋七月，作奉天宮。

〔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纳。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纲〕 冬十月，突厥骨笃禄寇并州，薛仁贵大破之。

〔目〕 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之。虜

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虜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矣，何给我也！”仁贵免冠示之面，虜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

〔纲〕 以娄帅德为河源军经略副使。

〔目〕 吐蕃寇河源，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骑郎将、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纲〕 癸未，弘道元年，秋七月，诏以来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诏罢之。

〔目〕 诏罢封嵩山，上疾甚故也。

〔纲〕 诏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兼东宫平章事。

〔纲〕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

〔目〕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而崩。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

〔纲〕 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刘景先为侍中。郭正一罢。

中宗皇帝 附武后

〔纲〕 甲申，中宗皇帝嗣圣元年。

〔纲〕 春正月，立妃韦氏为皇后。以韦弘敏同三品。二月，太后废帝为庐陵王，立豫王旦。

〔目〕 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废中宗为庐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立豫王旦为皇帝，妃刘氏为皇后，永平王成器为太子，废太孙重照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别殿，不得有所预，政事皆决于太后。

〔纲〕 太后以刘仁轨为西京留守。

〔纲〕 太后始御紫宸殿。

〔纲〕 三月，太后杀故太子贤。

〔纲〕 夏四月，太后迁帝于房州，又迁于均州。

〔纲〕 闰五月，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

【纲】 秋七月，温州大水。

【纲】 八月，葬乾陵。

【纲】 括州大水。

【纲】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目】 太后改元光宅，旗帜皆从金色，八品服碧，东都为神都，尚书省为文昌台，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分为左右肃政台，其余悉以义类改之。

【纲】 太后立武氏七庙。

【目】 武承嗣请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不从。追尊五代祖为公，妣为夫人；高曾祖考为王，妣皆为妃。

【纲】 英公李敬业起兵扬州，太后遣将军李孝逸击之。

【目】 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柳州司马英公李敬业及弟敬猷、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皆失职怨望，乃谋起兵。矫诏杀扬州长史，开府库，赦囚徒，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复称嗣圣元年，敬业

自称“匡复上将”。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隐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室；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见之，问“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将兵三十万以讨敬业，追削其祖考官爵，发冢斲棺，复姓徐氏。

〔纲〕 太后杀侍中裴炎，以蹇味道为内史，李景谌同平章事。

〔目〕 武承嗣与从父弟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屡劝太后因事诛之。太后谋于执政，裴炎固争。及李敬业举兵，太后问计于炎，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反政，则不讨自平矣。”承嗣因使监察御史崔善言炎有异图，太后命左肃政大夫蹇味道鞠之。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刘景先、胡元范明其不反，遂并下狱。以蹇味道检校内史，李景谌同平章事，斩裴炎于都亭，景先等流贬有差。

〔纲〕 李敬业取润州，李孝逸击杀之。

〔目〕 初，魏思温说李敬业曰：“明公以匡复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阻，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堂、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

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思温曰：“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蒸麦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欲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敬业不从，将兵攻取润州，闻李孝逸将至，回军拒之。

孝逸军至临淮，战不利。监军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举。今大军久留不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孝逸乃引军而前。元忠请先击敬猷，孝逸从之，引兵击敬猷，敬猷走。敬业勒兵阻溪拒守，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轻骑走。孝逸追之，其将王那相斩敬业等首来降。

〔纲〕 乙酉，二年，春正月，帝在均州。

〔纲〕 三月，太后迁帝于房州。

〔纲〕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举。

〔纲〕 秋七月，太后以僧怀义为白马寺主。

〔目〕 怀义得幸于太后，太后以为白马寺主。出入乘御马，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怀义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诸涂，令从者殴之，几死。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使入宫营造。补阙王求礼表：“请阉之，庶不乱宫闈。”表寝不出。

【纲】 丙戌，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太后归政于豫王旦，寻复称制。

【目】 太后诏复政事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辞；太后复临朝称制。

【纲】 三月，太后置铜匱，受密奏。

【目】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有告密者，给马供给，使诣行在所。农夫樵人皆得召见，或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有鱼保家者，请铸铜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窍，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尝为徐敬业作兵器，遂伏诛。

胡人索元礼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性殊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千百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养无赖数百人，意所欲陷，则使数处俱告之，辞状俱同。既下狱，则以威刑胁之，无不诬服。又造告密罗织经一卷，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其讯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号。中外畏之，甚于虎狼。

【纲】 夏六月，太后以岑长倩为内史，苏良嗣、韦待价为左、右相，韦思谦为纳言。

【目】 良嗣为相，遇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颊。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

【纲】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丰。

【目】 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涌出，太后改新丰为庆山县。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言：“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疠赘生，地气不和而埴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伏惟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祸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岭外。

【纲】 太后以狄仁杰为冬官侍郎。

【纲】 丁亥，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夏四月，太后以苏良嗣为西京留守。

【目】 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仪休相鲁，犹能拔葵去织妇，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纲】 太后杀同三品刘祎之。

【目】 祜之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或诬祜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祜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怒，赐死。祜之初下狱，睿宗为之上疏申理，亲友皆贺之，祜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临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谢表，立成数纸。

【纲】 冬十月，太后罢御史监军。

【目】 太后欲遣韦待价击吐蕃，韦方质奏请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皆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纲】 戊子，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二月，太后毁乾元殿作明堂。

【纲】 夏五月，太后加号圣母神皇。

【目】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普业”。使人献之，曰：“获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宝图”。诏当拜洛，受图告谢于郊；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宗戚并会神都，先加尊号。

【纲】 六月，河南巡抚大使狄仁杰奏焚淫祠。

目 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纲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贞举兵匡复，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杀唐宗室。

目 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及元嘉子黄公撰、元轨子江都王绪、虢王凤子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藹、贞子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及太后受图，召宗室朝明堂，诸王递相惊曰：“神皇欲因此尽收宗室诛之。”撰诈为皇帝玺书，分告诸王，令各起兵。

冲募兵得五千余人，起博州，先击武水，荃令马玄素闭门拒守。冲因风纵火，焚其南门；风回军却，众惧而散。冲还走博州，为门者所杀。太后遣将军丘神勣击之，至博州，冲已死。

越王贞亦举兵于豫州，太后遣将军曲崇裕等讨之，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贞发属县兵得五千人，拒战而溃，遂自杀。初，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贞之将起兵也，遣使告寿州刺史赵瓌，瓌妻常乐长公主，谓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诸王先帝之子，不舍生取义，欲向须邪！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

及贞败，太后欲悉诛诸王，命监察御史苏珣按之。无验，太后召诘之，珣抗论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

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撰、常乐公主于东都，迫使自杀，亲党皆诛。

时狄仁杰为豫州刺史。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当籍没者五千口，仁杰密奏：“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丰州。道过宁州，宁州父老迎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后行。

张光辅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仁杰曰：“明公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光辅归，奏之，左迁仁杰复州刺史。

霍王元轨、江都王绪、东莞公融、济州刺史薛蛟、蛟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皆坐与二王通谋，为太后所杀。

〔纲〕 太后拜洛受图。明堂成，作天堂。

〔纲〕 己丑，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太后大飨万象神宫。

〔纲〕 秋九月，太后以僧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讨突厥。

〔纲〕 闰月，太后杀同平章事魏玄同。

【目】 魏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素恶玄同，诬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赐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见自陈。玄同叹曰：“人杀鬼杀，等耳，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彭州长史刘易从，为徐敬真所引，就州诛之。易从为人，仁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竟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

【纲】 冬十月，太后杀郑王璠等六人。

【目】 初，太后问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意婉切，其论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乐化，不宜有乱臣贼子，自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滋广，愚臣顽昧，初谓皆实，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无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枉于疏网者。臣闻阴惨者刑也，阳舒者德也；圣人法天，天亦助圣。今又阴雨，臣恐过在狱官，陛下何不悉引狱囚，自诘其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咸服，岂非至德克明哉！”

【纲】 十一月，太后享万象神宫，始用周正。

【纲】 太后自名墨，改诏曰“制”。

〔纲〕 除唐宗室属籍。

〔纲〕 庚寅，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

〔目〕 贡士殿试自此始。补阙薛谦光上疏曰：“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难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史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之赏罚而已。”

〔纲〕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于和州，以侯思止、王弘义为侍御史。

〔目〕 醴泉人侯思止，素诡譎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贞与舒王元名谋反，元名废徙和州，贞亦族灭。思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太后悦，从之。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立尽。又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太后擢为殿中侍御史。或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弘义按之。安仁不服，弘义即枷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时法官竞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为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约有犯徐司法杖者，众共斥之。迨官满，不杖一人，职事亦修。及为司刑丞，酷吏所诬构者，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乃以所列状上，日知果直。

【纲】 太后杀南安王颢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贤二子。

【目】 唐之宗室，于是殆尽，其幼弱者亦流岭南。

【纲】 九月，武氏改国号曰周。称皇帝，以豫王旦为皇嗣，改姓武氏。

【目】 侍御史傅游艺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太后可之。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土护兄孙攸暨等十二人皆为郡王。以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常与密议天下事。

〔纲〕 冬十月，周以徐有功为侍御史。

〔目〕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为酷吏所陷，当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周兴奏有功故出反囚，当斩，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寻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闻者相贺。

〔纲〕 辛卯，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兴于岭南。

〔目〕 初，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以罪诛，或告右丞周兴与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鞠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瓮，如兴法，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服罪。法当死，原之，流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所杀各数千人，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寻亦为太后所杀。

〔纲〕 秋九月，周以武攸宁为纳言，狄仁杰同平章事。

〔目〕 太后谓仁杰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太后深叹美之。

〔纲〕 周杀其同平章事格辅元、右相岑长倩、纳言欧阳通。

〔目〕 先是，凤阁舍人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格辅元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由是大忤诸武意，皆坐诛。来俊臣教长倩子引欧阳通，讯之，不服，诈为款，并杀之。太后诏庆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不从。庆之屡求见，太后怒，命凤阁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门，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

〔纲〕 壬辰，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周武氏引见存抚使所举人。

〔目〕 初，太后遣使存抚四方。至是，引见其所举人，无问贤愚，悉皆擢用，高者试给、舍，次郎、御史、遗补、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擢椎侍御史，盥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太后虽滥以禄位收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纲〕 周以郭霸为监察御史。

〔目〕 郭霸以谄谀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

〔纲〕 周贬狄仁杰、魏元忠为县令。

〔目〕 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左丞卢献、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俊臣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教仁杰引平章事杨执柔，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为如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之。仁杰裂衾帛书冤状，置绵衣中，谓德寿曰：“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许之。仁杰子得书，持之称变，以闻。太后以问俊臣，俊臣乃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上之。

初，平章事乐思晦亦为俊臣等所杀，男未十岁，没入司农。至是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见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皆贬县令：仁杰彭泽，元忠涪陵。流行本、嗣真于岭南。

〔纲〕 夏五月，禁天下屠杀采捕。

〔目〕 时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饥死者甚众。拾遗张德生男，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肅怀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纲〕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罢，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目〕 先是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侄之亲，何如父子？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太后矍然，遂罢承嗣政事。承嗣亦毁昭德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劳，汝勿言也。”

〔纲〕 周流其御史严善思于驩州。

〔目〕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之。补阙朱敬则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

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开告端，以禁异议。然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纲〕 冬十月，周武氏杀豫王妃刘氏。

〔目〕 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潜皇嗣妃刘氏及德妃窦氏为厌咒。太后杀之，瘞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谏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妃母庞氏，因请夜祠祷而发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为当斩，其子希璠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罪当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寝。太后召有功，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少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庞氏得减死，有功亦除名。

〔纲〕 周制宰相撰时政记，月送史馆。

〔纲〕 癸巳，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周以娄师德同平章事。

〔目〕 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兄弟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

也；而汝拭之，则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耳。”

〔纲〕 周杀其尚方监裴匪躬。

〔目〕 匪躬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太后闻之，令舆入宫，使医内五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纲〕 甲午，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秋八月，周以杜景俭同平章事。

〔目〕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纲〕 九月，周贬来俊臣为同州参军，流王弘义于琼州。

〔纲〕 周贬其内史李昭德为南宾尉。

〔纲〕 冬十一月，周明堂火。

目 太后命怀义作天堂，日役万人，费以亿计，府藏为空。怀义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谋，固请按之。太后命流其党，怀义不问。又命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张于天津桥南。侍御医沈南璆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乃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皆尽，风裂血像为数百段。太后讳之，命更造明堂、天堂。怀义内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阴使人毆杀之。

以明堂火，制求直言。获嘉主簿刘知几表陈四事。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焉。

纲 乙未，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冬十一月，周安平王武攸绪弃官隐嵩山。

目 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赐服器皆置不用，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纲 丙申，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周新明堂成。

纲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杰为魏州刺史。

〔纲〕 周以姚元崇为夏官侍郎。

〔目〕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

〔纲〕 周以徐有功为殿中侍御史。

〔目〕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远近闻者无不相贺。宗城潘好礼著论，称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不以贵贱死生易其操履。设客问曰：“徐公于今，谁与为比？”主人曰：“四海至广，人物至多，或匿迹韬光，仆不敢诬，若所闻见，则一人而已，当于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张释之？”主人曰：“释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张公逢汉文之时，天下无事，守法而已，岂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属惟新之运，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几陷囹圄，数挂网罗，岂不难哉！”客曰：“使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见徐公用法平允，谓可置司刑；仆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岂直司刑而已哉！”

〔纲〕 十一月，周以张昌宗为散骑常侍，张易之为司卫少卿。

〔目〕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荐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太后；常傅朱粉，衣锦绣，赏赐不可胜纪。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其门庭，争执鞭笞，谓张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纲鉴易知录卷四七

唐纪

中宗皇帝 附武后

〔纲〕 丁酉，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纲〕 夏四月，周以王及善为内史。

〔目〕 王及善已致仕，会契丹作乱，起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留为内史。

〔纲〕 六月，周来俊臣伏诛。

〔目〕 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自言才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之，俊臣遂诬昭德谋反，下狱。又欲罗告诸武及太平公主与皇嗣、庐陵王、南北牙同反。诸武及太平公主共

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吉瑒曰：“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弃市，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争啖其肉。士民相贺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纲〕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

〔纲〕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为肃政中丞。

〔纲〕 冬闰十月，以狄仁杰同平章事。

〔纲〕 戊戌，十五年，春三月，帝还东都。

〔目〕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义为一体，臣备位宰相，岂得有所不预知乎！”因劝太后召还庐陵王，太后意稍寤。

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鸚鵡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吉珽与张易之、昌宗为控鹤监供奉，珽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天下侧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惧，问计。珽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劝立庐陵王以慰人望！如此，岂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乘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乃托言庐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诣行在。承嗣怏怏，遂发病死。

【纲】 秋八月，周以狄仁杰兼纳言。

【目】 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举其子光嗣，拜地官员外郎，已而称职。太后喜曰：“卿足继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学多通，仁杰重之。行冲数规谏仁杰，且曰：“凡为家者必有储蓄脯醢以适口，参朮以攻疾。仆窃计明公之门，珍味多矣，行冲请备药物之末。”仁杰笑曰：“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

【纲】 九月，突厥陷赵州，周刺史高睿死之。

【纲】 周武氏以帝为皇太子、河北道元帅，狄仁杰副之，以讨默啜。

【纲】 周以苏味道同平章事。

【目】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棱”。

【纲】 冬十月，周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

目 时河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虜退，惧诛，往往亡匿。仁杰上疏曰：“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此为大事。诸为突厥、契丹胁从之人，皆是计逼情危，且图噍死。今且潜窜山泽，露宿草行，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制从之。仁杰于是抚慰百姓，河北遂安。

纲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纲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为相王。

纲 己亥，十六年，春正月，帝在东宫。

纲 秋八月，周纳言娄师德卒。

目 师德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之。太后尝问仁杰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是以重之。

纲 冬十一月，周贬吉瑱为安固尉。

目 太后以瑱有干略，以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瑱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瑱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

由是不悦，曰：“珽在朕前，犹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珽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闻之，无多言！昔太宗有马，肥逸无能制者。朕为宫女，进言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树，三匕首。鞭之不服则树其首，树之不服则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珽惶恐，谢。诸武因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臣永辞阙庭，愿陈一言。”太后问之，珽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珽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如何。”

〔纲〕 十二月，周以狄仁杰为内史。

〔纲〕 庚子，十七年，春正月，帝在东宫。

〔纲〕 夏六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杰卒。

〔目〕 太后信重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巾坠，马惊不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鞅而系之。屡以老疾乞骸骨，不许。每入见，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有张柬之者，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暉等数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中宗复位，赠司空，睿宗时追封梁国公。

〔纲〕 冬十月，周复以正月为岁首。

〔纲〕 辛丑，十八年，春正月，帝在东宫。

〔目〕 是岁，武邑人苏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壮，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禅位东宫，使临宸极，亦何异陛下之身哉！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余孙无尺寸之土，此非长久之计也。”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纲〕 三月，雨雪。

〔目〕 苏味道以雪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

时又有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颺言曰：“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

【纲】 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目】 迥秀母本微贱，妻叱媵婢，母闻之，迥秀即时出之。或问“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养亲；今乃违忤颜色，安敢留也！”

【纲】 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晔为天官侍郎。

【目】 天官侍郎崔玄晔，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晔曰：“闻卿改官，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

【纲】 周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

【纲】 壬寅，十九年，春正月，帝在东宫。

【目】 是岁，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以何颜见唐家之宗庙哉！今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纲〕 周设武举。

〔纲〕 秋九月朔，日食，不尽如钩。

〔纲〕 冬十二月，周以张嘉贞为监察御史。

〔目〕 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之；嘉贞为之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及还，太后善之，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因召嘉贞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

〔纲〕 癸卯，二十年，春正月，帝在东宫。

〔纲〕 夏闰四月，周改文昌台为中台。

〔纲〕 秋九月朔，日食既。

〔纲〕 周贬魏元忠为高要尉，流张说于岭南。

〔目〕 初元忠为洛州长史，张易之奴暴乱都市，元忠杖杀之。及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为雍州长史，问宰相：“谁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对。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闲吏事，不如季昶。”太后默

然而止。元忠又尝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诸张深恶之，乃谮元忠尝言：“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太后怒，下元忠狱。

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太后召说入，凤阁舍人宋璟谓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张廷珪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昌宗从旁迫趣说，使速言。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说曰：“易之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太后曰：“说反复，宜并系治之。”他日，更引问说，对如前。

朱敬则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竟贬元忠高要尉，流说岭表。元忠入辞，言曰：“臣老，向岭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儿，终为乱阶。”

殿中侍御史王峻复奏申理元忠，宋璟谓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复冒威怒，得无狼狈乎！”峻曰：“魏公以忠获罪，峻为义所激，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太后尝命朝贵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惮璟，欲悦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郑晷谓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

当谓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举坐悚惕。时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璟独不为之礼。诸张积怒，尝欲中伤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纲】 甲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东宫。

【纲】 周平章事朱敬则致仕。

【目】 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纲】 夏四月，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

【纲】 周以姚元崇为春官尚书。

【纲】 秋七月，周以杨再思为内史。

【目】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尝因宴集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剪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曰：“不然，乃莲花似六郎耳。”

【纲】 周贬戴令言为长社令。

目 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足狐赋以讥杨再思，出为长社令。

纲 九月，周以姚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

目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纲 十二月，周以阳峤为右台侍御史。

目 桓彦范、袁恕己共荐阳峤为御史。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

纲 乙巳，神龙元年，春正月，张柬之等举兵讨武氏之乱，张易之、昌宗伏诛。帝复位，大赦。

目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暉与中台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太帝也。”柬之曰：“今太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太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遂与定谋。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彦范、暉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羽林将

军，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参之，易之等乃安。

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都，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彦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

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暉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柬之、玄晔、彦范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斩关而入，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多祚等对曰：“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太后见太子曰：“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在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于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监国，明日，太后传位于太子。中宗复位，大赦，惟易之党不原。

〔纲〕 迁太后于上阳宫，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纲〕 以张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晔为内史，敬暉、桓彦范为纳言，李多祚等进官、赐爵有差。

〔纲〕 二月，复国号曰唐。流贬周宰相韦承庆、房融、崔神庆于岭南。

〔纲〕 以杨再思同三品。

〔纲〕 姚元之为亳州刺史。

目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同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元之曰：“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遂出为亳州刺史。

纲 复立韦氏为皇后，赠后父玄贞上洛王。

目 上之迁房陵也，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至是，上每临朝则后必施帷帐坐于殿上，预闻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彦范上表曰：“书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先是，胡僧慧范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至是，复出入宫掖，彦范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纲 以武三思为司空。

目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刘幽求亦谓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仪女婉儿者，没入掖庭，辩慧能文，明习吏事。太后爱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儿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与三思双陆，而自为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不听。上遂以三思为司空，同三品。

【纲】 三月，征武攸绪为太子宾客。

【纲】 以安车征武攸绪，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纲】 夏五月，赐敬暉等五人王爵，罢其政事。

【目】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谋告三思；三思引为中书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郑愷谄事二张，坐贬，亡入东都，谒三思，初见，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愷曰：“愷始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后乃喜大王之得愷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此愷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惧，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三思与韦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封敬暉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暉为博陵王，皆罢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复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纲】 以宋璟为黄门侍郎。

【目】 上嘉宋璟忠直，累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得尚预朝政！独不见产、祿之事乎！”

纲 以杨元琰为卫尉卿。

目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暉闻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独免。

纲 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

纲 洛水溢。

纲 秋七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纲 冬十一月，群臣上皇帝、皇后尊号。

纲 皇太后武氏崩。

目 太后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一，遗制去帝号。上居谅阴，以中书令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

纲 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乐公主各开府置官属。

纲 二月，制僧慧范、道士史崇恩等并加五品阶。

〔纲〕 置十道巡察使。

〔纲〕 三月，杀附马都尉王同皎。

〔目〕 初，宋之问及弟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谋杀三思，废皇后。皆坐斩；之问、之逊并除京官。

〔纲〕 大置员外官。

〔目〕 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尉袁楚客以书责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择师傅而辅之，一失也；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崇长缙衣，借势纳赂，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四失也；有司选贤，皆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进宦者，殆满千人，六失也；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窃盗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谁正之哉！”元忠得书，愧谢而已。

〔纲〕 夏五月，葬则天皇后于乾陵。

〔纲〕 六月，贬敬暉、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为远州司马。

〔目〕 武三思使郑愔告敬暉等与王同皎通谋，贬暉崖州、彦范泷州、柬之新州、恕己寰州、玄暉白州司马，员外长任，削其勋封。

〔纲〕 秋七月，立卫王重俊为皇太子。

〔纲〕 敬暉、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为武三思所杀。

〔目〕 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为，请族诛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隐奏称：“暉等未经推鞠，不可遽就诛夷。”乃长流暉于琼州，彦范于瀼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环州，玄暉于古州。崔湜说三思遣使矫制杀之。三思问谁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为五王所恶，贬官，乃荐之。三思使摄侍御史，奉使岭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执彦范、暉、恕己，皆杀之。利用还，擢拜御史中丞。

三思既杀五王，势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时宗楚客、宗晋卿、纪处讷、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逊、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纲〕 冬十月，车驾还西京。

【纲】十一月，以窦从一为雍州刺史。

【目】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础，雍州司户李元纁判归僧寺。从一惧，命改判。元纁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此判无动！”从一不能夺。

【纲】丁未，景龙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诛武三思、武崇训，兵溃而死。

【目】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驸马武崇训又教安乐公主请废太子。太子积不能平，与李多祚等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太子与多祚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之。上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等，余众皆溃，太子亦为左右所杀。

【纲】贬魏元忠为务川尉，道卒。

【目】元忠以武三思擅权，意常愤郁。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胁以自随；太子死，升为乱兵所杀。元忠扬言曰：“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但惜太子陨没耳。”宗楚客等共诬元忠，云“与太子通谋，请夷三族”。制不许，乃贬务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纲】戊申，二年，春二月，赦。

目 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侍中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迦叶志忠奏：“昔神尧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阵乐；则天未受命，天下歌妩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谨上桑条韦歌十二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太常卿郑愔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赏。

纲 三月，朔方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

目 初，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减镇兵数万人。仁愿建城，不置塞门守具。或问之，仁愿曰：“兵贵进取。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避之心也！”其后堂元楷为总管，始筑塞门。人以是重仁愿而轻元楷。

纲 夏四月，置修文馆学士。

目 置修文馆学士，选公卿善为文者李峤等二十余人为之。陪侍游宴，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谏之士莫得进矣。

纲 秋七月，以张仁愿同三品。

纲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目 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曰：“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故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今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爱女之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使战士不尽力，朝士不尽忠，人既散矣，独提所爱，何所归乎！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矣。若以造寺必为理体，养人不足经邦，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惜之。”疏奏，不省。

纲 冬十一月，安乐公主适武延秀。

目 武崇训之弟延秀，美资仪，善歌舞，公主悦之。崇训死，遂以延秀尚焉。

纲 征武攸绪入朝。

目 召武攸绪于嵩山。敕礼官于两仪殿设位，行问道之礼，令攸绪以山服见，不名不拜。攸绪至，趋立辞见班中，再拜而退。屡加宠锡，皆辞不受；亲贵谒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纲 以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纲 己酉，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

目 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上每与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国子司业郭山恇独歌鹿鸣、蟋蟀。明日，赐山恇敕，嘉美之。又尝宴侍臣，使各为回波辞，谏议大夫李景伯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上不悦。萧至忠曰：“此真谏官也。”

纲 三月，以韦巨源、杨再思为左右仆射、同三品，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韦嗣立同三品，崔湜、赵彦昭同平章事。

目 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至生边患。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崔湜通于上官昭容，故引以为相。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

纲 夏五月，流郑愔于吉州，贬崔湜江州司马。

目 崔湜、郑愔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藉，选法大坏。御史靳恒、李尚隐对仗弹之，下狱，流贬远州。

纲 庚戌，四年，夏五月，宴近臣。

目 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钦明素以儒学著名，卢藏用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纲〕 六月，皇后韦氏杀帝于神龙殿，以裴谈、张锡同三品，张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温王重茂。

〔目〕 许州参军燕钦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楚客图危社稷。”上面诘之。钦融抗言不挠，楚客矫制扑杀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党始惧。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乐公主亦欲后临朝，以己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餠中进毒，中宗崩。

韦氏秘不发丧，召宰相入禁中，征诸府兵屯京城；以裴谈、张锡同三品，张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宗楚客曰：“相王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遂率诸宰相表请罢相王政事。乃发丧，皇后摄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叶静能与诸韦劝后遵武后故事，以韦氏子弟领南北军。楚客等上书称韦氏宜革唐命，谋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

〔纲〕 临淄王隆基起兵讨韦氏，并其党皆伏诛。隆基为平王，以钟绍京，刘幽求参知机务，李日知同三品，萧至忠等贬官有差。

〔目〕 相王子临淄王隆基罢潞州别驾，在京师阴聚才勇之士，密谋匡复。会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谋告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暉、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折冲麻嗣宗谋先事诛之。会韦播数擄捶万骑，万骑皆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自效。或谓隆基当启相王，隆基曰：“我曹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万一不从，将败大计。”遂不启。微服与

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时不可失！”于是福顺直入羽林营，斩诸韦典兵者以徇，曰：“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听命。

隆基勒兵入玄武门，诸卫兵皆应之。斩韦后及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晓，内外皆定。隆基乃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辅少童。

闭城门，收捕诸韦亲党及宗楚客、晋卿、纪处讷、赵履温、张嘉福、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皆斩之。尸韦后于市，诸韦襁褓儿无免者。

封隆基为平王，押左右厢万骑，赐崇曠爵立节王。以绍京守中书侍郎，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武氏宗属，诛窜殆尽。以李日知、钟绍京并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将军。诸宰相萧至忠等，贬官有差。

〔纲〕 相王旦即位，废重茂复为温王。

〔纲〕 立平王隆基为皇太子。

〔目〕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危则先有功；

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刘幽求曰：“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语德，无可疑者。”上从之。

〔纲〕 加太平公主实封万户。

〔目〕 公主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独爱幸；及诛张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尝与之议政。宰相进退系其一言，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其门如市。

〔纲〕 秋七月，追复故太子重俊位号及敬暉、桓彦范、崔玄暉、张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纲〕 以宋璟同三品。

〔目〕 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纪纲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纲〕 八月，罢斜封官。

〔纲〕 冬十月，以薛讷为幽州经略节度大使。

〔纲〕 十一月，以姚元之为中书令。

〔纲〕 葬定陵。

〔目〕 朝议以韦后有罪，不应祔葬，乃追谥故英王妃赵氏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纲〕 许公苏瓌卒。

〔目〕 制起复瓌子颀为工部侍郎，颀固辞。上使李日知谕旨，日知还奏曰：“臣见其哀毁，不敢发言。”上乃听其终制。

〔纲〕 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为女官。

〔目〕 以上二女为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欲为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悝上疏切谏，上虽不能从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后改号金仙、玉真公主。

〔纲〕 以宋璟为吏部尚书，姚元之为兵部尚书。

〔纲〕 贬祝钦明、郭山恠为诸州长史。

〔目〕 侍御史倪若水奏弹钦明、山恠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时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

睿宗皇帝

〔纲〕 辛亥，睿宗皇帝景云二年。

〔纲〕 春二月，命太子临国，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幽王守礼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可立”。每覘伺其所为，纤悉必闻于上。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结党，欲危太子，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乃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宋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长孙，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幽王皆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奸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早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悦。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幽王守礼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监国。

〔纲〕 复斜封官。

〔目〕 殿中侍御史崔莅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议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众口沸腾，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以为言，上然之。制诸斜封官，并量材叙用。

【纲】 贬姚元之为申州刺史，宋璟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目】 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璟之谋，大怒，以让太子。太子惧，奏二人离间姑、兄，故有是命。

【纲】 夏五月，召太平公主还京师。

【纲】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纲】 冬十一月，召司马承祯至京师，寻许还山。

【目】 上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数术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纲】 壬子，太极元年，春正月，以萧至忠为刑部尚书。

【目】 萧至忠自托于太平公主，公主引为尚书。华州长史蒋钦绪，其妹夫也，谓之曰：“如子之才，何忧不达？勿为非分妄求！”至忠不应。钦绪退而叹曰：“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马而去。

【纲】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纲】 八月，帝传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为太上皇。

【目】 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公主及其党皆以为不可。太子闻之，固辞。上曰：“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辞。太平公主劝上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

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决之。大赦，改元。

【纲】 立妃王氏为皇后。

【纲】 流刘幽求于封州。

【目】 初，河内人王琚预于王同皎之谋，上之为太子也，琚至长安见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廉内。”琚曰：“何谓殿下？今独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见，与语，琚曰：“韦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诛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琚窃忧之。”上引与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不言为患日深，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岂顾小节！”上悦。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是

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仆射刘幽求与羽林将军张晔谋，使言于上曰：“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轨，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上以为然。晔泄其谋，上大惧，遽列上其状。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张晔于圭州。

【纲】 冬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致仕。

【目】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谓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谓汝能撩李日知瞋，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将弃汝矣。”遂释之。吏皆感悦，无敢犯者。

纲鉴易知录卷四八

唐纪

玄宗明皇帝

〔纲〕 癸丑，玄宗明皇帝开元元年，春二月，御楼观灯，大酺。

〔目〕 开门然灯，大酺合乐。上皇与上御门楼临观，以夜继昼，凡月余。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以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为欢，今乃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圣德美风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赏之。晋陵尉杨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纵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择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诚能爱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之业，将何远哉！”上览而善之。

〔纲〕 以高丽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纲】 夏五月，罢修太明宫。

【目】 修太明宫未毕，敕以农务方勤，罢之。

【纲】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

【纲】 秋七月，太平公主谋逆，赐死；萧至忠、岑羲、窦怀贞、崔湜伏诛。

【目】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薛稷、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以进。中书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上皇矣。”上以为然，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问、王守一及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以兵三百余人入虔化门，召至忠、羲斩之，怀贞自缢死，戮其尸。

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诏诛窦怀贞等，无他也。上皇乃下诰：“自今军国政刑，一取皇帝处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赐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崔湜与右丞卢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岭南。寻以湜与逆谋，追赐死。

初，太平公主与湜等谋废立，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曰：“废长立少，已为不顺；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上既诛怀贞等，召象先谓曰：“岁寒知松柏，信哉！”时穷治公主枝党，象先密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尝自言，时无知者。

【纲】 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

【目】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董、岑功赏之。是后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纲】 以张说为中书令。八月，以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纲】 罢诸道按察使。

【纲】 冬十月，引见京畿县令。

【目】 引见京畿县令，戒以惠养黎元之意。

【纲】 讲武于骊山。

【目】 上幸新丰，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

说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而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将军李邕遽宣敕斩之。上寻罢邕官，废弃终身。时二大臣得罪，诸军震慑失次，惟薛讷、解琬二军不动，上遣轻骑召之，皆不得入其陈。上深叹美之。

【纲】 以姚元之同三品。

【目】 上欲以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问为谁，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头首服，即召元之诣行在，拜以为相。

上励精为治，每事访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再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几，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以烦朕邪！”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

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略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向之用人，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今君侯登用未几，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元之纳其言。

新兴王晋坐太平公主逆党伏诛，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抃步从，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元之曰：“乘布之

俦也。”擢为尚书郎。

【纲】 十二月，改官名。

【目】 仆射为丞相，中书为紫微省，门下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

【纲】 以姚崇为紫微令，张说为相州刺史。

【目】 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崇既为相，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遂左迁说为相州刺史。

【纲】 刘幽求罢，以卢怀慎同平章事。

【纲】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目】 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纲】 以卢怀慎检校黄门监。

〔纲〕 置左右教坊。

〔目〕 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宫女数百人，自教之，谓之“皇帝梨园弟子”。

〔纲〕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应。

〔目〕 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史册，从之。

〔纲〕 复置十道按察使。

〔纲〕 夏五月，魏知古罢。

〔目〕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荐之，以至为相。崇意轻之，请知古知东都选事，遣吏部尚书宋璟于门下过官；知古衔之。崇二子分司东都，有所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上问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对曰：“臣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问：“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常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知古竟罢为工部尚书。

〔纲〕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为诸州刺史。

【目】 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上兄也。岐王范、薛王业，上弟也。邕王守礼，从兄也。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业尝疾，上亲为煮药，火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饮此而愈，须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尝及时政，妄结交；上愈信重之，故谗间无自而入。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领岐州，成义领邕州，守礼领虢州，范领济州，业领同州，到官但领大纲，州务皆委上佐。是后，诸王领州者并准此。

【纲】 秋七月，焚珠玉锦绣于殿前。

【目】 上以风俗侈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绵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纲】 作兴庆宫。

【目】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许之，仍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西曰：“花萼相辉”，南曰“勤政务本”。

【纲】 八月，以武后鼎铭颁告中外。

【目】 太子宾客薛谦光，以武后鼎铭有云“上天降鉴，方建隆基”，为上受命之符，献之。姚崇表贺，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纲〕 敕诸州修常平仓法。

〔纲〕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为鄮王，嗣谦为皇太子。

〔目〕 上长子嗣真，母曰刘华妃。次子嗣谦，母曰赵丽妃；丽妃以倡进，有宠，故立之。

〔纲〕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卢怀慎为黄门监。

〔目〕 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姚崇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澣曰：“我为相，可比何人？”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何如？”澣曰：“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怀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纲〕 夏四月，山东大蝗。

〔目〕 山东蝗，民不敢杀，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瘞之。议者以为蝗多，除不可尽，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臣请当之。”

〔纲〕 秋九月，置侍读官。

〔纲〕 丙辰，四年，春正月，以鄆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

〔目〕 二王皆不出阊，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

〔纲〕 以倪若水为注州刺史。

〔目〕 上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值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伐之，望其行尘，久之，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上尝遣宦官诣江南取鸂鶒、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烦扰。若水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水陆传送，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为贱人而贵鸟乎！”上手敕谢之，纵散其鸟。

〔纲〕 山东复大蝗。

〔目〕 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拒不从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闻，由是不至大饥。

〔纲〕 召新除县令，试理人策。

目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试理人策。惟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纲 夏六月，太上皇崩。冬十月，葬桥陵。

目 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卒。

目 怀慎疾亟，上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上深纳之。既薨，家无余蓄，惟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纲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为西京留守。

目 姚崇无居第，寓居圜极寺，以病谒告，上遣使问之，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称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谋。”或不称旨，则曰：“何不与姚崇议之！”

崇子彝、昱，颇受赂遗，为时所讥。又崇所亲信主书赵海受赂，事觉。崇由是请避位，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遣内侍杨思勳迎之。璟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涂不与思勳交言。思勳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璟。

纲 闰月，姚崇、源乾曜罢，以宋璟为黄门监，苏颋同平章事。

目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犯颜正谏，上甚敬惮。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傲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璟与颀相得甚厚，璟每论事则颀助之。璟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若献可替否，则黄门过其父矣。”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

广州请为璟立遗爱碑。璟请禁之，以革谄谀之风，于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璇献所为文，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谄谀；文章若高，宜从举选，不可别奏。”

纲 罢十道按察使。

〔纲〕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庙四室坏。行幸东都。

〔目〕 上将幸东都，会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殿。以问宋璟、苏頲，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灾异为戒；愿且停之。”姚崇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朽腐而坏，适与行会，何足异也！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耳。”上大喜，从之。遂幸东都。

〔纲〕 秋九月，复旧官名。令史官随宰相入侍，群臣对仗奏事。

〔目〕 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监察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史官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互相弹奏，于是多以险诋相倾。宋璟欲复贞观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纲〕 十二月，诏访逸书。

〔纲〕 戊午，六年，春正月，禁恶钱。

〔纲〕 征嵩山处士卢鸿为谏议大夫，不受。

【纲】 夏四月，敕度郑铎、郭仙舟为道士。

【目】 河南参军郑铎、朱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从所好。”度为道士。

【纲】 秋八月，令州县岁十二月行乡饮酒礼。

【纲】 冬十一月，帝还西京。

【纲】 己未，七年，夏五月朔，日食。

【目】 上素服以俟变，彻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以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

【纲】 秋九月，徙宋王宪为宁王。

【纲】 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苏颋罢。

【目】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将还，多迁官；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璟又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人多怨之者。会天旱，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

故？”对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故不得不出尔。”上心以为然。时江、淮间恶钱尤甚，璩使监察御史萧隐之括之。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于是贬隐之官，罢璩、颋，弛钱禁，而恶钱复行矣。

【纲】 夏五月，复置十道按察使。

【纲】 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目】 乾曜上言：“刑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沉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上从之。于是出者百余人。嘉贞吏事强敏，刚躁自用。引进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静、崔训与论政事。四人颇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纲】 六月，漶、谷溢。

【目】 漂溺几二千人。

【纲】 辛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

【纲】 二月，以宇文融为劝农使。

【目】 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简括。”源乾曜赞成之。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谪徙边

州。”以融充使，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使者竞为刻急，州县承风劳扰，百姓苦之。阻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贬。州县希旨，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如之。

〔纲〕 夏六月，罢中都。

〔目〕 蒲州刺史陆象先政尚宽简，吏民有罪，晓谕遣之。尝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苟清其源，何忧不治！”

〔纲〕 秋九月，梁文献公姚崇卒。以张说同三品。

〔纲〕 冬十一月，安州别驾刘子玄卒。

〔目〕 子玄即知几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后说修史见之，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纲〕 壬戌，十年，春正月，幸东都。

〔纲〕 夏五月，伊、汝水溢。

〔目〕 漂溺数千家。

〔纲〕 六月，博州河决。

〔纲〕 秋，安南乱，遣内侍杨思勳讨平之。

〔纲〕 始募兵充宿卫。

〔目〕 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亡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自此始矣。

〔纲〕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诏潞州给复五年；以并州为太原府，置北都。

〔纲〕 二月，张嘉贞罢。

〔目〕 张说与嘉贞不平，会嘉贞弟嘉祐赃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于外，遂左迁幽州刺史。初，广州都督裴奂先下狱，上与宰相议其罪。嘉贞请杖之，说曰：“刑不上大夫，为其近君，且所以养廉耻也。盖士可杀不可辱。臣向巡北边，闻姜皎杖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隶待之！往事，不可返，岂宜复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论事之深也！”说曰：“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辈矣！此言非为佗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嘉贞无以应。

〔纲〕 三月，帝至西京。

〔纲〕 夏五月，置丽正书院。

〔目〕 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使。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无益，徒费，欲奏罢之。说曰：“自古帝王于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

〔纲〕 冬，始置长从宿卫。

〔目〕 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役使。

〔纲〕 十二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纲〕 甲子，十二年，夏五月，停按察使。

〔纲〕 复以宇文融为劝农使。

〔目〕 制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宜收租，毋得差科、征役，租调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县，议定赋役。

〔纲〕 六月，制选台阁名臣为诸州刺史。

〔目〕 以上山东旱，命选台阁名臣出为刺史。初，张说引崔沔为中书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侍郎，令之贰也，岂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异同，说因是出之。

〔纲〕 秋七月，以杨思勳为辅国大将军。

〔目〕 溪州蛮覃行璋反，以思勳为招讨使，击擒之，故有是命。

〔纲〕 废皇后王氏。

〔纲〕 八月，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目〕 融为御史中丞，乘驿周流天下，事无大小，州县先上劝农使，然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撻，然后处决。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岁终所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官，由是有宠。议者多言烦扰，上令百寮议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户部侍郎杨珣独抗议，以为：“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未几，出为华州刺史。

〔纲〕 冬十一月，帝如东都。

〔纲〕 群臣请封禅。

〔目〕 时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而源乾曜不欲为之，由是与说不平。

〔纲〕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户部侍郎。

〔目〕 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

〔纲〕 更命长从宿卫为戢骑。

〔目〕 总十二万人，分隶十二卫、六番。

〔纲〕 选诸司长官为诸州刺史。

〔目〕 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百官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自书十韵诗赐之。左丞杨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贬睦州别驾。

〔纲〕 夏四月，更集仙殿为集贤殿。

〔目〕 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今与卿曹合

宴，宜更名曰集贤。”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

【纲】 秋九月，禁奏祥瑞。

【纲】 冬十月，作水运浑天成。

【纲】 十一月，封泰山。

【目】 车驾发东都，百官、四夷从行。有司辇载供具，数百里不绝。上备法驾，至山足，御马登山。与宰相及祠官俱登，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于是亲礼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帐殿，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

【纲】 以王毛仲为开府仪同三司。

【目】 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王毛仲为闲廐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上之东封，以数万匹从，别色为群，望之如云锦。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

【纲】 车驾还，幸孔子宅。

【纲】 至宋州。

〔目〕 宴从官于宋州。上谓张说曰：“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崔沔供帐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谏。且曰：‘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直良史矣。”顾谓刺史寇泚曰：“比亦屡有以酒馔不丰诉于朕者，知卿不借誉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由是以丘为尚书左丞，沔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

〔纲〕 十二月，帝还东都。

〔纲〕 分吏部为十铨，亲决试判。

〔目〕 上疑吏部选试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请分为十铨。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掌之。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左庶子吴兢表言：“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汉之贤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上虽不即从，明年复故。

〔纲〕 大有年。

〔纲〕 丙寅，十四年，夏四月，以李元纘同平章事。张说罢。

〔纲〕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纲〕 八月，魏州河溢。

纲 以杜暹同平章事。

纲 丁卯，十五年，夏五月，夏至，赐贵近丝，人一缞。

目 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以知女功。至是，以其丝赐贵近。

纲 秋七月，冀州河溢。

纲 许文宪公苏颋卒。

纲 冬十月，帝还西京。

纲 戊辰，十六年，春二月，以张说兼集贤院学士。

目 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

纲 改戢骑为羽林飞骑。

纲 冬，以萧嵩同平章事。

纲 己巳，十七年，春三月，限明经、进士及第每岁毋过百人。

目 国子祭酒杨珣奏：“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丧。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又奏：“主司帖试名经，不求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上甚然之。

纲 夏五月，复置按察使。

纲 秋八月，以帝生日为千秋节。

目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丞相源乾曜、张说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移社就之。

纲 工部尚书张嘉贞卒。

目 嘉贞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曰：“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

纲 贬宇文融为汝州刺史。

目 融以治财赋得幸，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信安王祜以军功有宠，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弹之。祜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

融坐贬。既而国用不足，上复思之。会有飞状告融赃贿隐没官钱事，坐流崖州，道卒。然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之。

〔纲〕 庚午，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为侍中。

〔纲〕 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选胜行乐。

〔纲〕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

〔目〕 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非负谴者，有升无降；庸愚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

〔纲〕 六月，以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帅十八总管讨奚、契丹。

〔目〕 浚即陕王嗣升，更封改名也。契丹可突王弑其王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领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奂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张说谓人曰：“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纲〕 冬十月，是岁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纲】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赐死。

【目】 初，毛仲以严察干力有宠，百官附之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谢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为汝召客。”明日，诏宰相与诸达官谓之。日中璟乃至，先执酒，西向拜谢，饮不尽卮，遽称腹痛而归。其刚直之操，老而弥笃如此。

毛仲骄恣日甚，龙武将军葛福顺倚其势，多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悦。时上宠任宦官，杨思勳、高力士尤贵幸，毛仲视之若无人。毛仲妻产子，三日，上命力士赐之甚厚，且授儿五品官。毛仲抱儿示力士曰：“此岂不堪作三品邪！”力士归，奏之，上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党惊惧为变，贬毛仲、福顺等于远州，追赐毛仲死。自是宦官势盛，力士尤为上所宠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决，势倾内外。

【纲】 以诗、书赐吐蕃。

【目】 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曰：“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遂与之。

【纲】 上躬耕于兴庆宫侧。

【纲】 三月，置太公庙。

【目】 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纲】 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裴光庭卒。

【纲】 以韩休同平章事。

【目】 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荐散骑常侍王丘，丘让于韩休。嵩言之，上以为相。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始嵩以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宴乐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纲】 夏六月，制选人有才行者，委吏部，临时擢用。

【目】 时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

【纲】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归东都。

【纲】 萧嵩、韩休罢。

【纲】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复张九龄同平章事。

【目】 休数与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厌卿，卿何为遽去？”对曰：“陛下未厌臣，故臣得从容引去；或已厌臣，首领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为之动容，乃皆以为丞相，罢政事。时九龄居母丧，自韶州入见，求终丧；不许。

【纲】 分天下为十五道，置采访使。

【目】 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

纲鉴易知录卷四九

唐纪

玄宗明皇帝

〔纲〕 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东都。

〔纲〕 二月，秦州地震。

〔纲〕 夏五月，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同三品。

〔目〕 张九龄请不禁铸钱，敕百官议之。裴耀卿等曰：“一启此门，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秘书监崔沔曰：“若税铜折役，计估度庸，则官冶可成，而私铸无利矣。且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后足用乎！”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赏劝，贫不可以威禁。若许私铸，贫者必不能为之；臣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时武惠妃宠倾后宫，生寿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妃德之，阴为内助。

〔纲〕 上芟麦于苑中。

〔目〕 上种麦苑中，帅太子以下亲往芟之，谓曰：“此所以荐宗庙，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艰难耳。”

〔纲〕 以方士张果为银青光禄大夫。

〔目〕 初，张果自言有神仙术，尧时为侍中，多往来恒山中。相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玺书迎入禁中。以为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厚赐遣归。后卒，好事者以为尸解；上由是颇信神仙。

〔纲〕 冬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王。

〔目〕 上美守珪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对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才破契丹，即以为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乃以为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赏赉甚厚。

〔纲〕 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楼酺宴。

〔目〕 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终亩。上御五凤楼酺宴，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所部音乐集楼

下，较胜负。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芳。上曰：“怀州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德秀性介洁质朴，士大夫服其高。

【纲】 三月，张瑄、张琇杀殿中侍御史杨汪以复父仇；敕杖杀之。

【目】 初，汪既杀张宙素，宙素二子瑄、琇皆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汪同谋者，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坏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怜之，为作哀谏，敛钱葬之。

【纲】 冬十二月，册寿王妃杨氏。

【纲】 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更名璿。

【目】 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珣。

【纲】 三月，敕礼部侍郎掌贡举。

【目】 旧制，考功员外郎掌贡举。有进士陵侮之，议者以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敕委礼部侍郎。

【纲】 夏四月，张守珪使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败绩。

目 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败绩，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欲灭奚、契丹，奈何杀禄山！”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龄固争曰：“失律丧师，不可不诛。且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禄山本营州杂胡，初名阿荦山。母再适安氏，冒其姓。后其部落破散，遂与安氏子思顺逃来。狡黠善揣人情，守珪爱之，养以为子。又有史容王者，与禄山同里闾，亦以骁勇闻。守珪奏为果毅，累迁将军，后入奏事，上与语，悦之，赐名思明。

纲 秋八月，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

目 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鉴录，上之；赐书褒美。

纲 冬十月，帝还西京。

目 上过陕州，以刺史卢奂有异政，题赞于听事而去。

纲 十一月，赐朔方节度使生仙客爵陇西县公。

目 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

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曰：“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欲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乃赐仙客爵，食实封三百户。

纲 裴耀卿、张九龄罢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书令，生仙客同三品。

目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之。

上之在藩也，赵丽妃生太子瑛，皇甫德仪生鄂王瑶，刘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寿王瑁，丽妃等爱皆弛。太子与瑶、琚以母失职，有怨望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诉于上，上大怒，欲皆废之。九龄曰：“陛下享国长久，子孙蕃昌，天下之人，方以为庆。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恭世子，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林甫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上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宫奴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上为之动色，故讫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

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炅素不学，尝读“伏腊”为“伏猎”。中书侍郎严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积前事，以耀卿、九龄阿党；并拜丞相罢政事。而以林甫为中书令，生仙客同三品，领节度如故。贬挺之为洺州刺史。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也。

九龄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权，明谓诸谏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璿尝上书言事，黜为下邳令。自是谏争路绝矣。

仙客既为林甫所引进，专给唯诺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纲〕 丁丑，二十年，春正月，置玄学博士。

〔目〕 每岁依明经举。

〔纲〕 二月，立明经问义，进士试经法。

〔目〕 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令；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试大经十帖。”

【纲】 夏四月，杀监察御史周子谅，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目】 子谅弹生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戢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灊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谅，九龄所荐也。”乃贬九龄荆州长史。

【纲】 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而杀之。

【目】 杨洄又谮太子、鄂王、光王潜构异谋，上召宰相谋之。李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预。”上意乃决。使宦官宣制于宫中，废为庶人，寻赐死。

【纲】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鹊来巢。赐李林甫爵晋国公，生仙客豳国公。

【目】 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狱院由来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贺。上归功宰辅，故有是命。

【纲】 冬十一月，开府仪同三司、广平文贞公宋璟卒。

【纲】 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县、里皆置学。

【纲】 夏六月，立忠王玙为太子，改名亨。

【目】 李林甫数劝上立春王瑛。上以忠王玢年长，孝谨、好学，意欲立之，犹豫不决。常忽忽不乐。高力士请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但推长而立，谁复敢争！”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立玢为太子，更名亨。

【纲】 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目】 先是，祀先圣、先师，周公南向，孔子东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释奠用宫悬。”赠弟子为公、侯、伯。

【纲】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

【目】 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乎？”

【纲】 冬十一月，是岁户、口之数。

【目】 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三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

【纲】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赈饥法。

【目】 制曰：“承前饥馑，皆待奏报，然后开仓。道路悠远，何救悬绝！自今委州县及采访使给讫奏闻。”

〔纲〕 夏闰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目〕 上梦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遣使求，得之于鰲屋。迎至兴庆宫。

〔纲〕 秋七月，洛水溢。

〔目〕 溺死者千余人。

〔纲〕 八月，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

〔目〕 禄山倾巧，善事人，人多誉之。上左右至平卢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又赂采访使张利贞，利贞盛称之。上乃以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

〔纲〕 壬午，天宝元年，春正月，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

〔目〕 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治龟兹城；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治北庭都护府；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朔方节度捍御突厥，治灵州；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治太原府；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陇右节度备御吐蕃，治鄯州；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治益州；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治广州；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开

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矣。

〔纲〕 群臣请加尊号。

〔目〕 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得之。群臣上表，以“宝符潜应年号，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

〔纲〕 二月，改官名。

〔目〕 侍中、中书令为左、右相，丞相改为仆射；丞、北都皆为京，州为郡，刺史为太守。

〔纲〕 以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目〕 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也。

〔纲〕 三月，以韦坚为江、淮租庸转运使。

〔目〕 坚，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运，岁增巨万，上以为能，故擢任之。王锷亦以善治租赋为户部员外郎。

〔纲〕 以卢绚、严挺之为员外詹事。

目 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而阴陷之。世谓林甫“口有蜜，腹有剑”。上尝陈乐于勤政楼下，垂帘观之。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绚子弟谓曰：“交、广藉才，上欲以尊君为之，若惮远行，则当左迁；姑以宾、詹分务东洛，何如？”绚惧，请之，乃除华州刺史。未几，诬其有疾，除员外詹事。

上又尝问林甫：“严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时为绛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谕以“上意甚厚，盖称疾求还，可以见上”。挺之从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医药。”上叹咤久之；亦以为员外詹事。

纲 秋七月，生仙客卒，以李适之为左相。

纲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禄山入朝。

目 安禄山入朝；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禄山奏言：“去秋萱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馆。”从之。

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时选人集者以万计，遥、晋卿以御史中丞张倚得幸于上，擢其子奭为首。禄山言于上，上召入面试之，奭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贬。

【纲】 甲申，三载，春正月，改“年”曰“载”。

【纲】 二月，以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目】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称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宽亦顺旨称誉其美。由是禄山之宠益固。

【纲】 冬，初令百姓十八为中，二十三成丁。

【纲】 乙酉，四载，春正月，帝闻空中神语。

【目】 上谓宰臣曰：“朕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炼药成，置坛上，及夜欲收，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群臣表贺。

【纲】 秋七月，册寿王妃韦氏。八月，以杨太真为贵妃。

【目】 初，武惠妃薨，后宫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至是册为贵妃；赠其父玄琰兵部尚书，以从兄钊为殿中少监，钊为驸马都尉，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杨钊者，贵妃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从军于蜀，至长安，见诸妹，引之见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参军。

【纲】 九月，以韦坚为刑部尚书，杨慎矜为租庸转运使。

〔纲〕 安禄山讨奚、契丹，破之。

〔纲〕 冬，安禄山奏立李靖、李勣庙。

〔目〕 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勣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享之日，庙梁产芝。”

〔纲〕 以王锬为京畿采访使。

〔目〕 初，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锬知上旨，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上以锬为能富国，益厚遇之。中外叹怨。至是，以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

〔纲〕 丙戌，五载，春正月，贬韦坚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为播州太守。

〔目〕 李适之性疏率，李林甫尝谓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也。”他日，适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谓适之曰：“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适之由是束手，而与韦坚益亲，林甫愈恶之。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异日为己祸，欲动摇之。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尝为忠王友，时破吐蕃，入献

捷，见林甫专权，劝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杨慎矜密伺其所为。会正月望夜，太子出游，与坚相见，坚又与惟明会于景龙观。慎矜遂告坚与惟明谋立太子。收下狱，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皆贬之。太子表请与妃离昏。

【纲】 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

【目】 忠嗣始在朔方、河东，每互市，高估马价，诸胡闻之，争以马求市，由是胡马少，唐兵益壮。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

【纲】 夏四月，李适之罢。

【目】 韦坚等既贬，适之惧，自求散地，罢政事。初，适之与林甫有隙。适之领兵部尚书，林甫使人发兵部铨曹奸利事，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京兆尹萧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囚讯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吏闻之大惧，引入皆自诬服，顷刻狱成。

始太子文学薛嶷荐温才，上召见，顾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狱吏。炅荐温于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罗希奭者，为吏深刻，林甫引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纲】 秋七月，加岭南经略使张九章三品，以王翼为户部侍郎。

目 杨贵妃方有宠，中外争献珍玩。九章、翼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为户部侍郎。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尝以妒悍不逊，送归钰第。上遂不食，及夜，高力士奏请迎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后复以忤旨遣归。吉温因宦官言于上曰：“陛下何爱宫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赐以御膳。妃对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惟发者父母所与。”乃剪发一縑而献之。上遽召还，宠待益深。

纲 冬，杀骁卫兵曹柳勣、赞善大夫杜有邻。

目 有邻女为太子良娣，其长女为勣妻。勣喜结交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皆与定交。勣与妻族不协，欲陷之，为飞语告有邻妄称图讖，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林甫令吉温鞠之，乃勣首谋。遂与有邻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

纲 丁亥，六载，春正月，杀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韦坚等，王琚、李适之自杀。

目 江华司马王琚，性豪侈，与李邕皆自谓耆旧，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恶其负材使气，欲因事除之。别遣罗希奭按邕与裴敦复，皆杖死。邕才艺出众，卢藏用常语之曰：“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赐皇甫惟明、韦坚等死。希奭所过，杀迁谪者，李适之仰药，琚自缢。

〔纲〕 以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目〕 禄山体肥，腹垂过膝。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其在上前，应对敏给，杂以诙谐，上尝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止有赤心耳！”上悦。

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向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

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请为贵妃儿。上与贵妃共坐，禄山先拜贵妃。上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上悦。

〔纲〕 冬十月，将军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陇右节度使，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

〔目〕 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翰本突骑施别部酋长，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为忠嗣所重。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翰先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复来。

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意不快。

将军董延光请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杀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过期不克，言忠嗣沮挠军计，上怒。敕征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上闻哥舒翰名，召见，悦之，以为陇右节度使。翰之入朝也，或劝多赍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三司奏忠嗣罪当死，翰力陈其冤，上感悟，贬忠嗣汉阳太守。

纲 十二月，以天下岁贡赐李林甫。

目 命百官阅岁贡物于尚书省，悉以车载赐林甫。上或时不视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林甫子岫为将作监，颇以盈满为惧，尝从林甫游后园，指役夫言曰：“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如此，将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处，驺从不过数人。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何处。

纲 以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目】 仙芝，本高丽人，从军安西。骁勇善骑射，累官四镇节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讨之不克。制仙芝为行营节度使，讨之。仙芝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上以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军事。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

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治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纲】 戊子，七载，夏四月，以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

【目】 力士承恩岁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直谓之爷。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然性和谨少过，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

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厌巡幸，乃增近道粟赋及和余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谓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

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纲〕 五月，赐安禄山铁券。

〔纲〕 以杨钊判度支事。

〔目〕 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一岁中领十五使，恩幸日隆。

〔纲〕 冬十一月，以贵妃姊为国夫人。

〔纲〕 己丑，八载，春二月，帅群臣观左藏，赐杨钊金紫。

〔目〕 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钊请令梟变为轻货，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上由是视金帛如粪壤，赏赐无限。

〔纲〕 夏五月，停折冲府上下鱼书。

〔目〕 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鱼，朝廷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自募置戢骑，府兵日坏，死亡不补，器械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戢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

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接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无武备矣。

【纲】 庚寅，九载，春二月，以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

【目】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纲】 夏五月，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

【目】 唐将帅封王自此始。

【纲】 秋八月，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纲】 冬十月，安禄山入朝。

【纲】 赐杨钊名国忠。

【纲】 辛卯，十载，春正月，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

【目】 命有司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禄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诸杨与之游宴。禄山生日，上及杨妃赐予甚厚。后三日，召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襦褌，裹之，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

闻，问故，左右以贵妃洗禄儿对。上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纲〕 以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

〔目〕 禄山领河东，奏户部郎中吉温为副使，知留后，以大理司直张通儒为判官，委以军事。

林甫与禄山语，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禄山惊服。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与坐于中书厅，抚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禄山忻荷，言无不尽，谓林甫为“十郎”。既归范阳，刘骆谷每自长安来，必问：“十郎何言？”得美言则喜；或但云“语安太夫，须好检校！”即反手据床曰：“噫嘻，我死矣！”

禄山既兼领三镇，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讖，劝之作乱。禄山以尚、庄、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贞、阿史那承庆为爪牙。

〔纲〕 秋八月，武库火。

〔纲〕 冬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

〔纲〕 壬辰，十一载，春三月，改吏、兵、刑部为文、武、宪部。

〔纲〕 夏，户部侍郎京兆尹王铎伏诛。

〔目〕 铎权宠日盛，领二十余使。宅旁为使院，文案盈积，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虽李林甫亦畏避之。铎弟户部郎中焯，凶险不法，召术士任海川，问：“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惧，亡匿。铎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杀之。事发，铎赐自尽，焯杖死于朝堂。

〔纲〕 以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

〔纲〕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目〕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纲〕 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

〔目〕 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裁决机务，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之，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

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

【纲】 以吉温为御史中丞。

【目】 杨国忠荐之也。温诣范阳辞安禄山，禄山令其子庆绪送至境。温至长安，凡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

【纲】 癸巳，十二载，春正月，杨国忠注选人于都堂。

【目】 故事，兵、吏部尚书知政事者，选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过门下省审，自春及夏，乃毕。至是，国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阙。召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皆集尚书都堂，唱注一日而毕，曰：“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其间资格差谬甚众，无敢言者。于是门下不复过官，侍郎但掌试判而已。

【纲】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目】 杨国忠说安禄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诣阙，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证成之。时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孙皆流岭南、黔中；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

【纲】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

【目】 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国忠欲厚结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节度。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纲】 冬十月，以中书舍人宋昱知选事。

【目】 前进士刘乃遗昱书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亦九载。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间，何古今迟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观其利口，则不若嗇夫，何暇论圣贤之事业乎！”

【纲】 甲午，十三载，春正月，安禄山入朝。

【目】 是时杨国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上使召之，禄山即至。见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禄山必反，上不听。

【纲】 加安禄山左仆射。

目 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张洎草制。杨国忠曰：“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上乃以禄山为仆射。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以后，始召文士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迹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洎，皆翰林院供奉。

纲 二月，以杨国忠为司空。

纲 三月，安禄山归范阳。

目 禄山辞归范阳。上解御衣以赐之，禄山惊喜。恐杨国忠奏留之，疾驱出关。乘船而下，昼夜兼行，日数百里。

初，上令高力士饯禄山，还，上问：“禄山慰意乎？”对曰：“观其意怏怏，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国忠。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洎兄弟告之也。”上怒，贬均、洎官。

纲 夏六月朔，日食，不尽如钩。

纲 剑南留后李宓击南诏，败没。

目 宓击南诏，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

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纲〕 秋八月，陈希烈罢，以韦见素同平章事。

纲鉴易知录卷五十

唐纪

玄宗明皇帝

〔纲〕 乙未，十四载，春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从之。

〔目〕 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

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翔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事遂寢。

〔纲〕 哥舒翰入朝。

〔纲〕 秋七月，安禄山表请献马，遣中使谕止之。

〔纲〕 冬十月，帝如华清宫。

〔纲〕 十一月，安禄山反，遣封常清如东京募兵以御之。

〔目〕 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屡言禄山且反，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示诸将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于是发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万，反于范阳。命贾循守范阳，吕知诲守平卢，高秀岩守大同；大阅誓众，引兵而南。时承平久，百姓不识兵革，河北州县望风瓦解。

上闻禄山已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得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上以为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请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度河，计日取禄山之首献阙下！”上悦。以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

〔纲〕 帝还京师，安庆宗伏诛，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纲】 十二月，以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屯陕。

【目】 以荣王琬为元帅，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仙芝以五万人发京师，遣宦者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

【纲】 禄山陷荥阳，杀其太守崔无波。

【纲】 封常清与贼战于武牢，败绩，禄山遂陷东京。留守李憺、御史中丞卢奕死之。

【纲】 高仙芝退保潼关，河南多陷。

【纲】 制太子监国。

【目】 上议亲征，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逆贼横发，朕当亲征，且使太子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使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

【纲】 平原太守颜真卿起兵讨贼。

【目】 初，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廩；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将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问道奏之。上始闻河北郡县皆从贼，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召募勇士，旬日至万

余人，谕以举兵讨禄山，继以涕泣，士皆感愤。

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不受代；禄山使张献诚将兵万人围饶阳。

【纲】 杀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为副元帅。

【目】 边令诚数以事干仙芝，仙芝不从。令诚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陝地数百里，又盗减粮赐。”上大怒，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与禄山不协，召见，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

【纲】 禄山遣兵寇振武，郭子仪使兵马使李光弼、仆固怀恩击破之。进围云中，拔马邑。

【纲】 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诸郡皆应之。

【目】 禄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与长史袁履谦往迎之。禄山辄赐杲卿金紫，质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将李钦凑将数千人守井陘口，以备西军。杲卿归途中，指其衣谓履谦曰：“何为着此？”履谦悟其意，乃阴与杲卿谋起兵讨禄山。至是，将起兵，会从弟真卿自平原遣甥卢迺潜告杲卿，欲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杲卿以禄山命召李钦凑，使帅众受犒；醉而斩之，悉散井陘之众。贼将高邈、何千年适至，皆擒之。杲卿用千年策，张献诚解围遁去。杲卿乃使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

晁卿又密使人入渔阳招贾循，郟城人马燧说循曰：“禄山负恩悖逆，终归夷灭。公若以范阳归国，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犹豫不时发。别将生润容知之，以告禄山，禄山召循，杀之。马燧亡入西山，隐者徐遇匿之，得免。

禄山欲攻潼关，至新安，闻河北有变而还。

【纲】 丙申，十五载，春正月，安禄山僭号。

【目】 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

【纲】 以李随为河南节度使，许远为睢阳太守。

【纲】 贼将史思明陷常山，颜杲卿死之。复陷九郡，进围饶阳。

【目】 杲卿起兵才八日，守备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业，承业拥兵不救。杲卿昼夜拒战，粮尽矢竭；城遂陷。贼执杲卿及袁履谦等送洛阳。杲卿至洛阳，禄山数之曰：“我奏汝为判官，不数年超至太守，何负于汝而反？”杲卿骂曰：“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禄山大怒，并履谦缚而刷之。二人比死，骂不绝口。颜氏死者三十余人。

思明既克常山，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

〔纲〕 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

〔目〕 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仪荐光弼以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

〔纲〕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执贼将安思义。遂与史思明战，大破之。

〔纲〕 真源令张巡起兵雍丘讨贼。

〔目〕 先是，谯郡太守杨万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张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巡至真源，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乐从者数千人；巡选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与贾贲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县降贼，引精兵攻雍丘；贲出战，败死。巡力战却贼，因兼领贲众。潮复与贼将李怀仙等四万余众奄至城下。巡使千人乘城；自帅千人，分数队，开门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贼陈，人马辟易，贼遂退。明日，复进，蚁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贼不得上。积六十余日，大小三百余战，带甲而食，裹疮复战，贼遂败走，军声大振。

〔纲〕 以李光弼为河北节度使。

〔纲〕 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真卿击魏郡，拔之。

〔目〕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为郡人乞师于真卿曰：“公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今清河，公之西邻，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贍北军。昔讨默啜，兵甲皆贮其库。窃计财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诚资以士卒，抚而有之，以二郡为腹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练，何暇及邻！然子之请兵，欲何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也，亦以观大贤之名义耳。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辞定色，仆何敢遽言所为乎！”真卿奇之，欲与之兵。众以为萼年少，轻虑，必无所成，真卿不得已辞之。

萼就馆，复为书说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顺，奉粟帛器械以资军，公乃不纳而疑之。仆回辕之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系托，将为公西面之强敌，公能无悔乎？”真卿大惊，遽诣其馆，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执手别。因问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为乎？”萼曰：“闻朝廷遣程千里将兵十万出崞口，贼据险拒之，不得前。今当引兵先击魏郡，执其守将；分兵开崞口，以出千里之师，因讨汲、邺以北至于幽陵；然后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真卿曰：“善！”命参军李择交等将其兵，会清河、博平兵五千人军于堂邑。禄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战，大败，遂克魏郡，军声大振。

〔纲〕 以贺兰进明为河北招讨使。

目 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真卿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将步骑五千渡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真卿不以为嫌，复以堂邑之功让之；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

纲 夏四月，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九门，败之，进拔赵郡。

纲 五月，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嘉山，大破之，复河北十余郡。

目 郭子仪、李光弼还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踵其后。子仪选骁骑更战，三日，贼疲，乃退。禄山复使蔡希德将步骑二万人北就思明，又使生斑玠发范阳等郡兵，合五万余人。子仪至恒阳，深沟高垒以待之；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战于嘉山，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多为官军所获，贼众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诘之曰：“汝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万全何在？”尚、庄惧，数日不敢见。田乾真说禄山曰：“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尚、庄皆佐命元勋，一旦绝之，诸将谁不内惧！”禄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纲 六月，哥舒翰与贼战于灵宝，大败，贼遂入关。

目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召乱，莫不切齿。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募万人屯灊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灊上军隶潼关，召乾运斩之，国忠益惧。

会有告贼将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遣使趣翰进兵复陕、洛。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利在坚守。况贼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国忠疑翰谋已，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关，遇贼于灵宝西原。乾祐先据险，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乾祐遣精骑自后击之，官军大败；后军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独翰与麾下百余骑走入关。乾祐进攻潼关，克之。虢将火拔归仁等执翰，降贼，俱送洛阻。禄山问翰曰：“汝常轻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禄山以翰为司空。谓归仁不忠，斩之。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

纲 帝出奔蜀。

目 哥舒翰麾下告急，上始惧，召宰相谋之。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以崔光远为西京留守。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

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上至咸阳望贤宫，日向中，上犹未食，民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

有父老郭从谨进言曰：“祿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夜将半，乃至金城县。

〔纲〕 次于马嵬，杨国忠及贵妃杨氏伏诛。

〔目〕 明日，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李辅国以告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追杀之，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韩国、秦国夫人。上闻喧哗，出门慰劳，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头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观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谢罪，军士皆呼万岁，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国忠妻子及蹙

国夫人走陈仓，县令薛景仙诛之。

〔纲〕 发马嵬，留太子东讨贼。

〔目〕 明日，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将吏皆在蜀，不可往。”谔曰：“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众以为然，上乃从之。父老遮道请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须臾聚至数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马欲西。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鞚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殿下不如收西北边之兵，召郭、李举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何必区区温清为儿女之恋乎！”广平王俶亦劝太子留。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驰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谕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使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传位太子，太子不受。

〔纲〕 帝至扶风。

〔目〕 上至扶风，士卒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上命陈之于庭，召将士谕之曰：“朕昏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卿等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茆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

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贰！”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

〔纲〕 太子至平凉。

〔纲〕 帝至河池，以崔圆同平章事。

〔纲〕 陈仓令薛景仙杀贼将，克扶风而守之。

〔纲〕 贼将孙孝哲陷长安。

〔目〕 禄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关，凡十日，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杀妃、主、皇孙数十人，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陈希烈以晚节失恩，怨上，与张均、张洎等皆降于贼。禄山以希烈、洎为相，自余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贼势大炽。既陷长安，贼将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纲〕 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刘正臣袭范阳，不克。

〔目〕 郭子仪、李光弼闻潼关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甫守常山。刘正臣将袭范阳，未至，史思明击败之。

〔纲〕 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

目 上之发长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阳，谓高力士曰：“朝臣谁当来，谁不来？”对曰：“张均、张洎受恩最深，且连戚里，是必先来。时论皆谓房瑄宜为相，陛下不用，又禄山尝荐之，恐或不来。”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问均兄弟，对曰：“臣帅与偕来，逗留不进；观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顾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以瑄为相。陈希烈罢相，上许以洎代之，洎拜谢。既而不用，故洎怀怏怏。

纲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灵武，尊帝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目 初，太子至平凉，朔方留后杜鸿渐、水陆运使魏少游、判官崔漪、卢简、李涵相与谋曰：“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乃使涵奉笺于太子。会河西司马裴冕至平凉，亦劝太子之朔方。鸿渐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以兴复之计。少游盛治宫室，帟帐皆仿禁中，饮膳备水陆。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不许。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即位于灵武，尊帝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时文武官不满三十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武人骄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奏弹之，系于有司。上特原之，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纲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诸王分总天下节制。”

纲 上皇至巴西。以崔涣同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

纲 李泌至灵武。

目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闻。玄宗欲官之，不可；使与太子为布衣交。杨国忠恶之，奏徙蕲春，后隐居颍阳。上自马嵬遣使召之，谒见于灵武。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上欲以泌为右相，泌固辞曰：“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纲 上皇至成都。

纲 令狐潮围雍丘，张巡击走之。

目 令狐潮攻雍丘。潮与张巡有旧，于城下相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围守四十余日，朝廷声问不通。潮闻上皇已幸蜀，复以书招巡。大将六人，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士心益劝。

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潮益兵围之。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潮相闻，语未绝，贼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疑其木人，使谍问之，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

然其如天道何！”巡谓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未几，出战，擒贼将十四人，斩首百余级。贼乃夜遁。自是，数击破贼军。分别其众，凡胡兵悉斩之；胁从者皆令归业。旬日间，民去贼来归者万余户。

〔纲〕 以颜真卿为工部尚书。

〔目〕 初，真卿闻李光弼下井陘，即敛军还平原。及闻郭、李西入，始复区处河北军事。以蜡丸达表于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领使如故，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

〔纲〕 八月，以郭子仪为灵武长史，李光弼为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

〔目〕 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间兵五千赴太原。其后上谓李泌曰：“今子仪、光弼已为宰相，若克西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亦惜之以遗子孙而不反矣。为今计，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纲〕 回纥、吐蕃遣使请助讨贼。

〔纲〕 上皇以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

目 贺兰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以为租庸使。

纲 上皇遣使奉册宝如灵武。

目 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及玉册诣灵武传位。

纲 禄山取长安乐工、犀、象诣洛阳。

目 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继以鼓吹、胡乐、散乐、杂戏；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而悦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阳。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贼皆露刃睨之。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禄山怒，支解之。

禄山闻向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民间骚然，益思唐室。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至是，四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纲】 九月，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长史。

【目】 建宁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为元帅。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岂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广平王俶为元帅，诸将皆属。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上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纲】 同罗叛，遣郭子仪发兵讨破之。

【纲】 遣使征兵回纥。

【纲】 帝如彭原。

【目】 李泌劝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将至，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贍军。”上从之。

至彭原，廨舍隘狭，上与张良娣博打子，声闻于外。李泌言诸军奏报停壅，上乃潜令刻干树鸡为子，不欲有

声。良娣以是怨泌。

〔纲〕 宝册至自成都。

〔目〕 韦见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宝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群臣固请，上不许，寘于别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礼。

上以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素闻房瑄名，虚心待之。瑄见上言时事，辞情慷慨，上为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瑄。瑄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诸将拱手避之。

上皇赐张良娣七宝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赏战功。”上遽从之。建宁王倓泣于廊下，上惊，问之，对曰：“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

上又谓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何如？”对曰：“陛下在灵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良娣由是恶泌及倓。

上尝从容与泌语及李林甫，欲敕诸将克长安日，发其冢，焚骨扬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仇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仇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悦，曰：“此贼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对曰：“臣岂不知此！顾以上皇春秋高，闻陛下此敕，必以为用韦妃之故。万一感愤成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也。”言未毕，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纲〕 制谏官言事勿白宰相。

〔纲〕 冬十月朔，日食既。

〔纲〕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目〕 琦作榷盐法，用以饶。

〔纲〕 以房瑄为招讨节度等使，与贼战于陈濠斜，败绩。

〔目〕 房瑄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命瑄以为御史大夫，瑄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瑄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瑄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疏之。

瑄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瑄请以李愬为司马，刘稭为参谋，悉以戎务委之。曰：“贼曳落河虽多，安能当我刘稭！”二人皆书生，不闲军旅。遇贼将安守忠于威阻之陈濠斜。瑄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纵火焚之，人畜大乱，死伤四万余人。上大怒。李泌为之营救，上乃宥之，待瑄如

初。

纲 史思明攻陷河北诸郡，饶阳裨将张兴死之。

目 史思明陷河间、景城，又使其将攻平原，颜真卿力不敌，弃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进围信都，乌承恩以城降。

饶阳裨将张兴，力举千钧，性复明辨；贼攻饶阳，弥年不能下。及诸郡皆陷，思明并力围之，外救俱绝，城陷。擒兴，谓曰：“将军真壮士，能与我共富贵乎？”兴曰：“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愿一言而死。”思明曰：“试言之。”兴曰：“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报德，乃兴兵指阙，涂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从贼，求富贵耳，讎如燕巢于幕，岂能久安！何如乘间取贼，转祸为福，长享富贵，不亦美乎！”思明怒，锯杀之，骂不绝口，以至于死。思明还博陵。

纲 回纥遣葛逻支将兵入援。十一月，与郭子仪合击回纥，破之。

纲 十二月，安禄山遣兵陷颍川，执太守薛愿、长史庞坚，杀之。

目 上问李泌：“今敌强如此，何时事定？”对曰：“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上曰：“何故？”对曰：“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繫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

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

张良娣与李辅国相表里，皆恶泌。建宁王倓谓泌曰：“先生举倓于上，得展臣子之效，无以报德，请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愿王置之。”倓不从。

〔纲〕 张巡移军宁陵，与贼将杨朝宗战，大破之。

〔纲〕 于闐王胜将兵入援。

〔目〕 胜闻乱，使弟曜摄国事，自将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为殿中监。

纲鉴易知录卷五一

唐纪

肃宗皇帝

〔纲〕 丁酉，二载，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圆赴彭原。

〔纲〕 安庆绪杀禄山。

〔目〕 禄山自起兵以来，目渐昏，至是不复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动加箠，或时杀之。严庄虽贵用事，亦不免箠，阉竖李猪儿被箠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庆恩，欲以代庆绪。庆绪惧，庄谓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时不可失。”庆绪从之。又谓猪儿曰：“汝不行大事，死无日矣！”猪儿亦许诺。庄与庆绪夜持兵立帐外，猪儿执刀直入帐中，斫禄山腹，遂死。庄宣言禄山疾亟，立庆绪为太子，袭伪号，然后发丧。

〔纲〕 杀建宁王俊。

〔目〕 李辅国本飞龙小儿，粗闲书计，上委信之。辅国外恭谨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阴附之。建宁王俊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二人譖之曰：“俊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上怒，赐俊死。于是广平王俶内惧，谋去辅国及良娣。李泌曰：“王不见建宁之祸乎？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委曲顺之，亦何能为！”

〔纲〕 帝如保定。

〔纲〕 贼将尹子奇寇睢阳。张巡入睢阳，与许远拒却之。

〔目〕 安庆绪以子奇为河南节度使。子奇以兵十三万趣睢阳，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巡有兵三千人，与远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贼悉众逼城，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贼将六十余人，杀士卒二万余，众气自倍。远谓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自是之后，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划，一出于巡；贼遂夜遁。

〔纲〕 郭子仪平河东，贼将崔乾祐败走。

〔纲〕 二月，帝至凤翔。

〔目〕 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

者，日夜不绝。李泌请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众并塞东北，取范阳。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

【纲】 庆绪使史思明守范阳。

【目】 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先是安禄山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

【纲】 三月，韦见素、裴冕罢，征苗晋卿为左相。

【纲】 上皇遣中使祭始兴文献公张九龄。

【目】 上皇思张九龄之先见，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纲】 尹子奇复寇睢阳，张巡击走之。

【目】 尹子奇复引兵攻睢阳。张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力战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将士皆激励请奋。巡乃椎牛飧士，尽军出战。贼望见兵少，笑之。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阵，贼乃大溃。明日，贼又合军至城下，巡出战，昼夜数十合，屡摧其锋，而贼攻围益急，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戒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解甲休息。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剡蒿为矢，中者喜

谓巡矢尽，走白子查，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中其左目，几获之，子查乃走。

纲 夏四月，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与贼战于清沟，败绩。

目 初，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军武功，贼安守忠等攻之。兵马使郭英义战不利，思礼退军扶风，贼游兵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凤翔大骇。上以子仪为司空、副元帅。子仪将兵赴凤翔，贼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等伏兵击之，杀伤略尽。安守忠伪遁，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大溃。子仪退保武功。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听临事注名，有至开府、特进、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是，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纲 房琯罢，以张镐同平章事。

目 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琯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刘秩、李揖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因是大招权利。御史劾之，罢为太子少师。以镐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数百人为道场于内，镐谏曰：“帝王当修德以弭乱，未闻饭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纲 贬郭子仪为左仆射。

目 子仪诣阙请自贬，以为左仆射。

纲 秋七月，尹子奇复寇睢阳。

目 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城中食尽，将士人廩米日一合，杂以茶纸、树皮为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进明爱霁云勇壮，具食延之，霁云泣曰：“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啣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皆为泣下。霁云去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将步骑三千人，且战且行，至城下，大战，坏贼营，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城中将吏知无救，皆恸哭。贼围益急。

初，房琯为相，恶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而以许叔冀为之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纲 九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收复西京。

目 上劳飧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发凤翔。俶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谓俶为兄。至长安城西，陈于香积寺北泔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

后军。贼将十万陈于其北，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陈；贼军齐进，官军却。李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贼伏精骑于陈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尽杀之。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贼遂大溃。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等皆遁。大军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至是，吐护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吐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吐护惊跃下马答拜，曰：“当为殿下径取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浚水之东。军、民、胡虜见俶拜者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夏之主！”上闻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众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俶留长安，镇抚三日，引大军东出。

〔纲〕 遣使请上皇还京师。

〔目〕 捷书至凤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人子之职。”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师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饮酒，同榻而寝。泌曰：“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上曰：“朕与先生久同忧虑，今方同乐，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谓也？”对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异日议之。”对曰：“陛

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朕而办杀卿邪！”对曰：“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得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从卿北伐之谋乎！”对曰：“非也，乃建宁耳。”曰：“建宁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大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对曰：“若有此心，广平当怨之。广平每与臣言其冤，辄流涕呜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将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亦废死。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当书绅。”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潜之，故泌言及之。泌复固请归山，上曰：“俟将发此议之。”其后成都使还，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纲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阳，张巡、许远死之。

目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

百人。贼登城，将士病，不能战。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城遂陷，巡、远俱被执。子奇问曰：“闻君每战皆裂齿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贼，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挟视之，所余才三四。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杀。巡且死，颜色不乱。生致许远于洛阳。

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陈，令本将各以其意教之。人或问其故，巡曰：“今与胡虏战，云合乌散，变态不恒，数步之间，势有同异。临期应猝，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事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故吾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习，人自为战，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推诚待人，无所疑虑；临危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且檄谯郡太守闾丘晓救之；晓不受命。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矣。镐召晓，杖杀之。

纲 广平王俶、郭子仪等收复东京。

目 张通儒等收余众走保陕，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使严庄将之，就通儒以拒官军。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走。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庆绪帅其党走河北；杀所获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而去。许远死于偃师。

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意犹未厌，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纲】李泌归衡山。

【目】泌求归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听归衡山。敕郡县为筑室于山中，给三品料。

【纲】帝发凤翔，遣韦见素奉迎上皇。

【纲】严庄来降，以为司农卿。

【纲】陈留人杀尹子奇，举城降。

【纲】帝入西京。上皇发蜀郡。

【纲】安庆绪走保邺郡。

【纲】以甄济为秘书郎，苏源明知制诰。

【目】初，汲郡甄济有操行，隐居青岩山，安禄山为采访使，奏掌书记。济察禄山有异志，诈得风疾，异归家。禄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济引首待刃；希德以实病白禄山，乃免。后庆绪亦使强昇至洛阳，会官军平东京，济起，诣军门上谒。俶遣诣京师，上命馆之于三司，令受贼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济为秘书郎。

国子司业苏源明亦称病不受禄山官，上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

【纲】十二月，上皇还西京。

【目】上皇至凤翔，命悉以兵甲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

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发行宫，上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上皇入御含元殿，慰抚百官；乃诣长乐殿谢九庙主，恸哭久之；即日出居兴庆宫。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纲】立广平王俶为楚王。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进阶赐爵有差。

【纲】追赠死节之士。

【目】李愬、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皆加追赠官，其子孙、战亡之家，给复三载。

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为之作传，表上之，曰：“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也。救不至而食尽，既尽而及人，岂其素志哉！设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人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众议由是始息。

【纲】复郡名、官名。

〔纲〕 以良娣张氏为淑妃。

〔纲〕 史思明、高秀岩各以所部来降。

〔目〕 安庆绪忌思明之强，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往征兵，因密图之。承庆、守忠以五千劲骑自随，至范阳，思明引入内厅乐饮，别遣人收其甲兵。囚承庆等，遣其将婁子昆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上大喜，以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宣慰，使将所部兵讨庆绪。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

〔纲〕 制陷贼官以六等定罪。

〔目〕 诸陷贼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贬。斩达奚珣等十八人，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上欲免张均、张洎死，上皇不可，上叩头流涕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若不能活均、洎死，何面目见说于九泉。”上皇曰：“洎，为汝长流岭南；均为贼毁吾家事，决不可活。”上泣而从命。

〔纲〕 戊戌，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号，帝复上上皇尊号。

〔纲〕 二月，以李辅国兼太仆射。

〔目〕 辅国依附张淑妃，势倾朝野。

〔纲〕 贼将能元皓举所部来降。

〔纲〕 大赦，改元。

〔目〕 尽免百姓今载租、庸，复以载为年。

〔纲〕 三月，徙楚王俶为成王。立淑妃张氏为皇后。

〔纲〕 夏五月，停采访使，改黜陟使为观察使。

〔纲〕 张镐罢。

〔目〕 镐闻史思明请降，上言：“思明凶险，因乱窃位，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又言：“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必变，请征入宿卫。”上以镐为不切事机，罢为荊州防御使。

〔纲〕 立成王俶为皇太子，更名豫。

〔目〕 张后生兴王伾，才数岁，欲以为嗣，上疑未决，从容谓知制诰李揆曰：“成王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上意始决。

〔纲〕 崔圆、李麟罢，以王玙同平章事。

〔纲〕 赠颜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

〔纲〕 六月，立太一坛。

〔纲〕 史思明反，杀范阳副使乌承恩。

〔目〕 李光弼以史思明终当叛乱，而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阴使图之。又劝上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令共图思明。上从之。承恩多以私财募部曲，又数衣妇人服诣诸将说诱之，思明闻而疑之。会承恩入京师，上使内侍李思敬与俱宣慰范阳。谋泄，思明执承恩，索其装囊，得铁券及光弼牒，思明遂杀承恩，因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谕思明曰：“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思明表求诛光弼。

〔纲〕 秋七月，初铸大钱。

〔目〕 铸当十大钱，文曰“乾元重宝”。

〔纲〕 郭子仪、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仪为中书令，光弼为侍中。

〔纲〕 命郭子仪等九节度讨安庆绪，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

目 安庆绪之初至邺也，犹据七郡，兵粮丰备，专以缮台沼、酣饮为事。上命朔方郭子仪及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讨之；又命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帅，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

纲 冬十月，郭子仪等拔卫州，遂围邺城。

纲 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副使。

目 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因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纲 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称燕王。

纲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卒于军。

纲 二月，月食既。

目 先是百官请加皇后尊号，上以问中书舍人李揆，对曰：“自古皇后无尊号，惟韦后有之，岂足为法！”上惊曰：“庸人几误我！”会月食，事遂寝。后与李辅国相表里，干预政事，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

【纲】 三月，九节度之兵溃于相州。

【目】 郭子仪等九节度围邺城，庆绪坚守以待思明。而官军无统御，进退无所禀；城久不下，上下解体。思明引大军直抵城下，刻日决战。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炆先战，杀伤相半；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子仪断河阻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有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诸道兵溃归。

【纲】 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

【纲】 苗晋卿、王玙罢，以李岷、李揆、吕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纲】 以郭子仪为东畿等道元帅。

【纲】 夏四月，史思明僭号。

【纲】 制停口敕处分。

【目】 初，李辅国自上在灵武，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及还京师，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辅国关白，口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或推断未毕，辅国一时纵之，莫敢违者。李揆见之，执子弟礼，谓之“五父”。及李岷为相，于上前叩头，论制敕应出中书，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悟，制：“停口敕处

分。诸务各归有司。或有追摄，须经台府。”辅国由是忌岷。

【纲】 五月，贬李岷为蜀州刺史。

【纲】 秋七月，召郭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

【目】 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给之曰：“我钱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光弼以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纲】 以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

【纲】 赐仆固怀恩爵太宁郡王。

【目】 怀恩从郭子仪为前锋，勇冠三军，前后战功居多，故赏之。

【纲】 八月，更铸大钱。

【纲】 冬十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河阳，大败之。

【目】 史思明至汴州，节度使许叔冀与战不胜，遂降之。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至洛阳，牒河南尹帅吏民避

贼，而帅军士诣河阳。光弼夜至河阳，按阅守备，部分士卒，无不严办。

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遂引兵攻河阳，使骑将刘龙仙挑战，慢骂光弼。光弼顾诸将曰：“谁能取彼？”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裨将白孝德请挺身取之。光弼壮其志，因问所须。对曰：“愿选五十骑为后继，而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光弼抚其背而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乱流而进。半涉，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对曰：“观其揽辔安闲，是以知之。”龙仙易之，慢骂如初。孝德瞋目大呼，运矛跃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斩之以归。

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繫其驹而出之，思明马见之，悉浮渡河，尽驱入城。

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庭暉、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之战。降，则与之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返。”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必可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庭暉才勇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思明复攻河阳，时光弼屯中戢。贼将周摠攻之，光弼以短刀置靴中，曰：“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

贼手，万一不利，诸君死敌，我自到，不令诸君独死也。”郝廷玉、仆固怀恩更前决战，诸将齐进致死，呼声动天地，贼众大溃，思明及瑒皆遁去。

【纲】 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

【纲】 夏闰四月，以王思礼为司空。

【纲】 五月，以苗晋卿行侍中。

【纲】 晋卿练达吏事，而谨身固位，时人比之胡广。

【纲】 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

【纲】 六月，敕小钱一当十，其重轮者当三十。

【目】 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钱七千，人相食。乃敕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者当三十。

【纲】 秋七月，李辅国迁太上皇于西内。

【目】 上皇爱兴庆宫，自蜀归即居之。陈玄礼，高力士侍卫。上皇多御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于楼下置酒食赐之，又尝召将军郭英义等上楼赐宴。李辅国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玄

礼、力士谋不利于陛下。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有何不可。”上泣不应。会上不豫，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西内。”上皇惊，几坠马。遂如西内。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帅百寮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高力士流巫州，陈玄礼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其后上稍悔寤，恶辅国，欲诛之，畏其握兵，竟不能决。

〔纲〕 命郭子仪出镇邠州。

〔纲〕 制：“郭子仪统诸道兵取范阳，定河北。”不果行。

〔目〕 制下旬日，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纲〕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败绩。河阳、怀州皆陷。

〔目〕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急击之，可破也。”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之，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光弼一裁之以法，怀恩不悦，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出师，光弼不得已，将兵会朝恩等攻洛阳。陈于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进可退；若陈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

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军大败。走保闻喜，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纲〕 贬李揆为袁州长史，以萧华同平章事。

〔纲〕 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

〔目〕 史思明猜忍好杀，群下人不自保。朝义，其长子也，无宠。爱少子朝清，使守范阳。常欲杀朝义立朝清为后。既破李光弼，欲乘胜西入关，使朝义袭陕，自将大军继之。朝义数进兵，皆败。思明诟怒，欲斩之。朝义忧惧，召思明宿卫将曹将军者与之谋，遂以兵入，射思明，杀之。朝义即伪位，使人至范阳杀朝清。

〔纲〕 贬李光弼为开府仪同三司。

〔纲〕 夏四月，复以李光弼为太尉，统八道行营，镇临淮。

〔纲〕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见。

〔纲〕 八月，加李辅国兵部尚书。

〔目〕 辅国求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孚何！”辅国乃讽仆射裴冕等使荐己。冕曰：“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上大悦；辅国衔之。

【纲】 九月，置道场于三殿。

【目】 上以天成地平节，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

【纲】 制去尊号及年号，以建子月为岁首。

【纲】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举一人自代。

【纲】 冬建子月，受朝贺，如正旦仪。

【纲】 以元载为度支、盐铁、转运等使。

【纲】 上朝太上皇于西内。

【目】 先是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不敢诣西内，至是始往朝。

【纲】 壬寅，宝应元年，春建卯月，河东军乱，杀其节度使邓景山。

【目】 初，管崇嗣代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为政宽弛。上以邓景山代之。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

弟请代之，亦不许；请入一马以赎罪，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杀景山。上以景山抚御失所，以致乱，遣使慰谕以安之。诸将请以兵马使辛云京为节度使，从之。

〔纲〕 行营兵杀都统李国贞、节度使荔非元礼。

〔纲〕 绛州粮赐不充，朔方行营都统李国贞屡以状闻；朝廷未报，军中咨怨。又以国贞治军严，突将王元振因谋作乱，帅众执国贞，杀之。镇西、北庭行营兵亦杀其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帅，朝廷因而授之。

〔纲〕 建辰月，赐郭子仪爵汾阳王，知诸道行营。

〔目〕 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诸道行营，发京师粟帛数万以给绛军。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谓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子仪至军，王元振自以为功。子仪曰：“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党四十人，皆杀之。辛云京闻之，亦按诛杀邓景山者数十人。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纲〕 萧华罢，以元载同平章事，领度支、转运使如故。

〔纲〕 夏建巳月，楚州得宝玉十三枚。

纲 太上皇崩。

目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寝疾，闻上皇登遐，疾转剧，乃命太子监国。

纲 复以建寅为正月。

纲 帝崩，李辅国杀皇后张氏。

目 初，张后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更有隙。内射生使程元振党于辅国。上疾笃，后召太子谓曰：“辅国久典禁兵，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诛，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系，选宦官授甲，以诛辅国。元振知其谋，密告辅国。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勒兵收系，迁后于别殿。明日，上崩。辅国等杀后并系及竇王侗。

纲 太子即位。

纲 辅国引太子素服与宰相见，遂即位，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内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号为“尚父”而不名，事无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辅国亦晏然处之。

纲 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纲 敕大小钱皆当一。

〔纲〕 六月，进李辅国爵博陆王。

〔纲〕 秋七月，郭子仪入朝。

〔目〕 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子仪不自安，奏请解副元帅、节度使。遂留京师。

〔纲〕 以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

〔纲〕 九月，以来瑱同平章事。

〔纲〕 贬裴冕为施州刺史。

〔目〕 回纥举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讨史朝义。大败之，取东京及河阳，贼将薛嵩、张忠志以州降。

〔目〕 上遣中使刘清潭使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回纥登里可汗起兵至三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状，京师大骇。初，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妻登里。上令怀恩往见之，为言唐家恩信不可负。可汗悦，自陕州大阳津渡河，与诸道俱进。制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加仆固怀恩同平章事，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

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为前锋，郭英义、鱼朝恩为殿，李抱玉自河阳入；李光弼自陈留入，会于洛阳，陈于横水。怀恩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贼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之，官军击之不动；镇西节度使马璘单骑奋击，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获伪中书令许叔冀。怀恩留回纥营河阳，使其子瑒帅步骑万余逐朝义，至郑州，再战皆捷。汴州降。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朝义自濮州北渡河，怀恩追败之于卫州。贼将田承嗣等将兵四万与朝义合，复来拒战，仆固瑒击破之。于是朝义邺郡节度使薛嵩以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五州降辛云京。怀恩皆令复位。由是抱玉、云京各表怀恩有贰心，朝廷宜密为备。

纲 盗杀李辅国。

目 上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权，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夜遣盗入其室，窃辅国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仍赠太傅。

纲 十一月，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

纲 以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

纲 诸军围史朝义于莫州。

纲鉴易知录卷五二

唐纪

代宗皇帝

【纲】 癸卯，代宗皇帝广德元年，春正月，以刘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纲】 流来瑱于播州，杀之。

【目】 初，来瑱在襄阳，程元振有所请托，不从。及为相，元振潜瑱言涉不顺，与贼合谋。坐削官爵，流播州，赐死。由是藩镇皆切齿于元振。

【纲】 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史朝义，传首京师。

【目】 史朝义屡出战，皆败。田承嗣说朝义令往幽州发兵，朝义从之。承嗣即以城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请降，朝义至，不得入。独与胡骑数百东奔，欲入奚、契丹，怀仙遣兵追及之；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

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

〔纲〕 以薛嵩、田承嗣、李怀仙为河北诸镇节度使。

〔目〕 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纲〕 回纥归国。

〔纲〕 以梁崇义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

〔纲〕 三月，葬泰陵、乔陵。

〔纲〕 夏四月，敕议举孝廉。

〔目〕 礼部侍郎杨綰上疏曰：“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括，从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侥幸，又令举人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让，何可得也！”请置孝廉科，令县令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占一经，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罢归。其道举亦非理

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上命诸司通议，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纲 秋九月，遣使征仆固怀恩入朝，不至。

目 初，仆固怀恩受诏，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恐其合谋袭军府，闭城自守，亦不犒师。怀恩怒，具表其状，不报。中使骆奉仙至太原，云京厚结之，使言怀恩反状已露。怀恩亦奏请诛云京、奉仙，诏和解之。

怀恩自以兵兴已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喻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怒殊深，上书自讼曰：“臣罪有六：昔回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二女远嫁，为国和亲，三也；身与男瑒，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抚安反侧，五也；说喻回纥，使赴急难，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思得一奉天颜，又以来瑱之死，深畏中官谗口，虚受陛下诛夷。臣奏奉仙，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任弥深。窃闻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与骠骑议之，远近无不疑阻。倘不纳愚恳，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惟陛下图之。”上遣裴遵庆诣怀恩喻旨，讽令入朝。怀恩竟不奉诏。

纲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陕州。吐蕃入长安，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击之，吐蕃遁去。

目 自安祿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留兵单弱，数年之间，胡虏蚕食，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十月，虜至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副之，出镇咸阳以御之。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骑而行，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三十余万众渡渭。子仪使判官王廷昌入奏，请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见。吐蕃渡便桥，上仓猝不知所为，出幸陕州，官吏六军逃散。子仪遽自咸阳归长安。吐蕃入长安，纵兵焚掠，长安中萧然一空。子仪引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谓王廷昌曰：“六军逃溃，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廷昌径入商州抚谕之。诸将方纵兵暴掠，闻子仪至，皆大喜听命。得四千人，军势稍振。子仪乃泣谕将士以共雪国耻，取长安，皆感激受约束。子仪使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全绪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张旗帜，夜则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惧，百姓又给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至矣！”吐蕃惶骇，悉众遁去。诏以子仪为西京留守。

纲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归田里。

目 骠骑大将军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齿，莫敢言。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阙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闈，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庭，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

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庙，安社稷，独斩程元振首，驰告天下，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请阖门寸斩以谢陛下。”上犹以元振尝有保护功，削官爵，放归田里。

〔纲〕 十二月，上还长安。

〔目〕 车驾发陕州，左丞颜真卿请上先谒陵庙，然后还宫，元载不从，真卿怒曰：“朝廷岂堪相公再坏邪！”载由是衔之。上至长安，郭子仪帅百官诸军奉迎，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纲〕 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禁兵。

〔纲〕 苗晋卿、裴遵庆罢，以李岷同平章事。

〔纲〕 甲辰，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于溱州。

〔纲〕 立雍王适为皇太子。

〔纲〕 以魏博为天雄军。

〔纲〕 仆固怀恩反，寇太原。

目 怀恩谋取太原；辛云京觉之，乘城设备。怀恩使其子瑒攻之，大败而还。

纲 以郭子仪为河中节度等使。

目 上谓子仪曰：“怀恩父子负罪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乃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怀恩将士闻之，皆曰：“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

纲 仆固瑒为其下所杀。怀恩走云州。

目 仆固瑒围榆次，其将焦暉、白玉攻杀之。怀恩闻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语汝勿反，国家待汝不薄，今众心既变，祸必及我，将如之何！”怀恩不对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怀恩疾走，得免，遂与麾下三百渡河，北走云州。都虞候张维岳闻怀恩去，乘传至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暉、白玉而窃其功，以告子仪。子仪奏维岳杀瑒，传首诣阙。群臣入贺，上惨然不悦，曰：“朕信不及人，致勋臣颠越，深用为愧，又何贺焉！”命辇怀恩母至长安，给待优厚，月余，以寿终；以礼葬之，功臣皆感叹。子仪如汾州，怀恩之众数万悉归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

纲 刘晏、李岷罢。以王缙、杜鸿渐同平章事。

纲 三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

目 自丧乱以来，注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泮，迂险劳费。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内米斗千钱，百姓捋穗以给禁军，官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注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害，令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内。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纲 秋七月，税青苗钱，给百官俸。

纲 临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目 上之幸陕也，李光弼竟迁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数遣中使存问之。吐蕃退，除光弼东都留守；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上迎其母至长安，厚加供给，使其弟光进掌禁兵，遇之加厚。

光弼治军严整，指顾号令，诸将莫敢仰视，谋定而后战，能以少制众，与郭子仪齐名。及在徐州，拥兵不朝，诸将田神功等不复禀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诏以王缙都统诸道行营。

纲 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诏郭子仪出镇奉天。

目 怀恩至灵武，收合散亡，其众复振。上厚抚其家。下诏曰：“怀恩勋劳，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之义，情实如初。但当诣阙，更勿有疑。”怀恩竟不从，遂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入寇，京师震骇。会郭子仪自河中入朝，诏子仪出镇奉天。召问方略，对曰：“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无能为也。”

〔纲〕 冬十月，怀恩逼奉天。郭子仪出兵，怀恩退。

〔目〕 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诸将请战，郭子仪曰：“虏深入，利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必以吾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既而夜出，陈于乾陵之南，虏始以子仪为无备，欲袭之，忽见大军，惊愕，遂不战而退。

〔纲〕 十二月，加郭子仪尚书令，不受。

〔目〕 子仪以太宗为此官，近皇太子亦为之，不敢当。遂不受，还镇河中。

〔纲〕 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为泽潞节度副使。

〔目〕 抱真以山东有变，上党为兵冲，而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赡军，乃籍民每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比二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廩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步兵为诸道最。

〔纲〕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

〔纲〕 旱。

〔纲〕 夏四月，以裴谔为左司郎中。

目 河东租庸使裴谡入奏事，上问：“榷酤之利，岁入几何？”谡不对。复问，对曰：“臣自河东来，所过见菽粟未种，农夫怨愁，臣以为陛下见臣，必先问人之疾苦，乃责臣以营利，臣是以未敢对也。”上谢之，拜左司郎中。

纲 剑南节度使严武卒。

目 武三镇剑南，厚赋敛，穷奢侈，专杀戮，母数戒之，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纲 畿内麦稔。

目 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从之。

纲 平卢将李怀玉逐其节度使侯希逸，诏以怀玉为留后，赐名正己。

目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好游畋，营塔寺。兵马使李怀玉得众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军职。希逸宿于城外，军士闭门，奉怀玉为帅。希逸奔滑州，召还京师。以郑王邕为节度使，怀玉知留后，赐名正己。时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相卫薛嵩、卢龙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

【纲】 秋九月，置百高座，讲仁王经。

【目】 内出仁王经二宝舆，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导以音乐卤簿，百官迎，从至资圣、西明寺讲之。

【纲】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杂虜入寇，怀恩道死。召郭子仪屯泾阳。冬十月，回纥受盟而还，吐蕃夜遁。

【目】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项趣同州，吐谷浑、奴刺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

子仪奏：“请使诸道节度各出兵以阨其冲要。”上从之。诸道多不时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而后救邪！”即日就道。

怀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将范志诚领其众。怀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为国大患，上犹为之隐，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

吐蕃十万至奉天，京师闻之，始罢百高座讲；召郭子仪使屯泾阳。会大雨旬日，虜不能进，大掠而去。十月，复讲经。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纥，复相与入寇，合兵围泾阳，子仪严备不战。时二虜闻怀恩死，已争长，不相睦。子仪使牙将李光瓚说回纥，欲与共击吐蕃。回纥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见乎？”光瓚还报，子仪曰：“今众寡不敌，

难以力胜。昔与回纥契约甚厚，不若挺身说之，可不战而下也。”诸将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耳。”郭晞扣马谏曰：“大人，国之元帅，奈何以身为虏饵！”子仪曰：“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不然，则身没而家全。”以鞭击其手曰：“去！”遂与数骑出，使人传呼曰：“令公来！”回纥大惊。太师药葛罗执弓注矢立于阵前。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诸酋长相顾曰：“是也！”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前执药葛罗手，让之曰：“汝回纥有大功于唐，唐之报汝亦不薄，奈何负约，深入吾地，弃前功，结后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怀恩叛君弃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来，听汝杀之，我之将士必致死与汝战矣。”药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捐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来。今皆不然，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子仪因说之曰：“吐蕃无道，所掠之财不可胜载，马牛杂畜长数百里，此天之赐汝也。全师而继好，破敌以取富，为汝之计，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药葛罗曰：“吾为怀恩所误，负公诚深，今请为公尽力以谢过。然怀恩之子，可敦兄弟也，愿勿杀之。”子仪许之。回纥观者为两翼，稍前，子仪麾下亦进，子仪挥手却之，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药葛罗使子仪先执酒为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隕阵前，家族灭绝。”杯至药葛罗，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诸酋长大喜曰：“军中巫言，此行安稳，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遂与定约而还。吐蕃闻之，夜遁。

〔纲〕 闰月，郭子仪还河中。

〔目〕 子仪在河中，以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纲〕 丙午，太历元午，春正月，敕复补国子学生。

目 自安、史之乱，国子监室堂颓坏，军士多借居之。祭酒萧昕上言：“学校不可遂废。”故有是诏。

纲 二月，贬颜真卿为峡州别驾。

目 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论事，皆先白宰相，然后奏闻。”真卿上疏曰：“谏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门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群臣犹莫敢尽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陛下倘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载以为诽谤，贬之。

纲 以马璘兼邠宁节度使。

目 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兼领邠宁。璘以段秀实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璘欲死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璘善其议，竟杀之。璘处事或不中理，秀实争之。璘或怒甚，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璘摄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实谢之。自是事皆咨秀实而后行，声称甚美。

纲 秋八月，以鱼朝恩判国子监事。

目 命鱼朝恩判国子监。中书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不听，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执易升高座，讲“鼎折足”，以讥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纲 冬十月，上生日，诸道节度使上寿。

目 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钱二十四万。常袞上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

纲 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仪入朝。

目 上礼重子仪，常谓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暧尚升平公主，尝与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为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暧数十。

纲 秋七月，鱼朝恩作章敬寺。

目 鱼朝恩以赐庄为章敬寺，以资太后冥福，穷壮极丽，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卫州进士高郢上书曰：“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无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且古之明主，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徇左右之过计，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不报。

【纲】 冬十二月，郭子仪入朝。

【目】 时盗发子仪父冢，捕之，不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入朝，朝廷疑其为变；及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子仪禁无故军中走马。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诉，子仪叱遣之。明日，以事语僚佐而叹息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纲】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纲】 夏四月，征李泌于衡山。

【目】 泌既至，复赐金紫，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上时过之，除拜方镇、给、舍以上，军国大事皆与之议。欲以泌为相，泌固辞。

【纲】 秋七月，内出孟兰盆，赐章敬寺。

【目】 内出孟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于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

【纲】 八月，以王璠领河东节度使。

【纲】 冬十二月，以马璘为泾原节度使。

【纲】 己酉，四年，春正月，郭子仪入朝。

【目】 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告子仪曰：“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将士请束甲以从者三百人，子仪曰：“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乃从家僮数人而往。朝恩惊问其故。子仪以所闻告，且曰：“恐烦公经营耳。”朝恩抚膺流涕曰：“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纲】 夏五月，以仆固怀恩女嫁回纥。

【纲】 六月，郭子仪徙镇邠州。

【目】 子仪迁邠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虫。

【纲】 冬十月，杜鸿渐卒。

【目】 鸿渐病甚，令僧削发，遗令为塔以葬。

【纲】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目】 元载以冕老病，易制，故举以为相。受命之际，蹈舞仆地，未几而卒。

〔纲〕 庚戌，五年，春三月，鱼朝恩伏诛。

〔目〕 朝恩专典禁兵，势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为期；朝廷政事有不预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闻之，不怿。元载乘间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上令载为方略。朝恩入朝，常使射生将周皓将百人自卫，又使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于外以为援；载皆以重赂结之。徙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实内温以自助也。温至京师，载留之，因与温、皓密谋诛朝恩。既定计，白上。上曰：“善图之，勿反受祸！”上以寒食宴贵近于禁中。宴罢，朝恩将出，上责其异图，皓与左右缢杀之，以尸还其家，赐钱以葬。

〔纲〕 以杨綰为国子祭酒，徐浩为吏部侍郎。

〔目〕 元载既诛鱼朝恩，上宠任益厚，载遂志气骄溢；自谓有文武才略，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吏部侍郎杨綰典选平允，性介直，不附载。岭南节度使徐浩贪佞，倾南方珍货以赂载。载以綰为国子祭酒，引浩代之。

载有丈人来从载求官，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丈人不悦，行至幽州，私发书视之，无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试谒，判官闻有载书，大惊，立白节度使，遣大校以箱受书，馆之上舍，赠绢千匹。其威权动人如此。

〔纲〕 秋七月，以李泌为江西观察判官。

〔目〕 上悉知元载所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独见，深戒之；载犹不悛，上由是稍恶之。载以李泌有宠于上，忌之。会江西观察使魏少游求参佐，上谓泌曰：“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

信报卿，可束装来。”乃以泌为江西判官，且属少游使善待之。

〔纲〕 辛亥，六年，秋八月，以李栖筠为御史大夫。

〔目〕 元载所拟官多非法，恐为有司所驳，奏：凡别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上亦从之。然益厌其所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腹心，渐收载权。内出制书，以栖筠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载由是稍绌。

〔纲〕 壬子，七年，秋七月，卢龙将吏杀其节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诏以朱泚代之。

〔纲〕 癸丑，八年，秋九月，召郇模入见。

〔目〕 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辫发，持竹筐箒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愿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若言无所取，请以席裹尸，贮筐中，弃于野。”京兆以闻。上召见，赐新衣，馆于客省。其言“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也；“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也。

〔纲〕 冬十月，吐蕃寇泾、邠，郭子仪遣浑瑊拒却之。

〔目〕 吐蕃寇泾、邠，浑瑊将步骑五千战于宜禄。宿将史抗等不用命；官军大败。马璘亦败，为虏所隔。段秀实发城中兵出，陈东原，吐蕃稍却。璘乃得还。郭子仪谓诸将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朔方兵精闻天下，今为虏败，何以雪耻？”浑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则，再见任。”子仪赦其罪，使将兵趣朝那。虏欲掠汧、

陇。盐州刺史李国臣曰：“虜乘胜必犯郊畿，我掩其后，虜必返顾。”乃引兵趣秦原，鸣鼓而西。虜闻之，至百城，返，浑瑊邀之于隘，尽复得其所掠；马璘亦出精兵袭虜辎重，杀数千人，虜遂遁去。

〔纲〕 元载奏请城原州。

〔目〕 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言于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并图地形献之。会田神功入朝，上问之，对曰：“行军料敌，宿将所难，陛下奈何用一书生语，欲举国从之乎！”载寻得罪，事遂寝。

〔纲〕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仪入朝。

〔纲〕 秋九月，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

〔目〕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上喜，为筑第京师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诸将请还，泚曰：“死则舆尸而前！”至京师，宴犒甚盛。泚请留阙下，以弟滔知留后；许之。

〔纲〕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纲〕 郭子仪入朝。

〔目〕 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以为言。子仪谓曰：“兵兴以来，方镇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从之；盖疑之也。今子仪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闻者皆服。

〔纲〕 田承嗣陷洛、卫州。

〔纲〕 夏四月，敕贬田承嗣，发诸道兵讨之。

〔目〕 初，李宝臣、李正己皆为田承嗣所轻。及承嗣拒命，宝臣、正己皆表讨之；于是贬承嗣永州刺史，命诸道进兵讨之。时朱滔方恭顺，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其北，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以诸道兵四合，惧，请束身归朝。宝臣与朱滔攻沧州，不克。承嗣将卢子期攻磁州，城几陷；宝臣与昭义节度使李承昭共击，擒子期送京师，斩之。

〔纲〕 冬十月，李正己按兵不进。李宝臣袭卢龙军。

〔目〕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礼而遣之，籍境内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以与正己，曰：“承嗣老矣，溘死无日，诸子不肖，今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师乎！”正己遂按兵不进。于是诸道兵皆不敢进。上嘉李宝臣之功，遣中使马承愆赉诏劳之；宝臣遗之百缣，承愆诟詈，掷出道中。王武俊说宝臣曰：“今公在军中新

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知范阳宝臣乡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倡入幽、燕”，密令瘞宝臣境内，使望气者言彼有王气，宝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说之曰：“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而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宝臣喜，谓事合符谶，遂与承嗣通谋。选精骑二千，夜袭卢龙军，滔不虞有变，战败，走免。承嗣闻之，引军南还，使谓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惧而退。

纲 十一月，田承嗣将吴希光以瀛州降。

纲 丙辰，十一年，冬十二月，泾原节度使马璘卒。

纲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诛元载，贬王缙为括州刺史。

目 元载、王缙俱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诛之，独与元舅金吾大将军吴凑谋之。会有告载、缙夜醮图不轨者，上命凑收之。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赐自尽。刘晏谓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从，宜更禀进止。”涵等从之。上乃诛载而贬缙。载妻子皆伏诛，有司籍载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遣中使发载祖父墓，斫棺弃尸，毁其庙主。

纲 夏四月，以杨绾、常衮同平章事。

目 绾性清简俭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乾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撤之。

初，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薄其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至是，绾、袞乃奏增之。

开元中，诏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谓之堂封。及载、缙为相，日赐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辞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时人讥袞，以为“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纲 秋七月，司徒、文简公杨绾卒。

目 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也！”

纲 以颜真卿为刑部尚书。

纲 九月，以段秀实为泾原节度使。

目 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纲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盐。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盐多败。户部侍郎韩滉奏雨不害盐，仍有瑞盐。上疑其不然，遣谏议大夫蒋镇往视之。京兆尹黎乾奏秋霖损稼，滉奏乾言不实；上命御史按视，还奏，“所损凡三万余顷”。渭南令刘澡附滉，称县境不损；御史赵让奏与澡同。上曰：“霖雨溥博，岂得渭南独无！”更命御史朱敖视之，损三千余顷。上叹息久之，曰：“县令，字人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贬澡南浦尉，让洺州司户，而下问滉。蒋镇还奏“瑞盐如滉言”，仍上表贺，请置神祠。上从之，赐号宝应灵庆池，时人丑之。

纲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敕毁白渠碾碓。

目 敕毁白渠支流碾碓以溉田。升平公主有二碓，请存之。上曰：“吾欲利苍生，汝识吾意，当为众先。”公主即日毁之。

纲 夏六月，陇右献猫鼠同乳。

目 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衮帅百官贺。中书舍人崔祐甫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选事，数以公事与常衮争，衮由是恶之。

纲 冬十二月，郭子仪入朝。

目 子仪入朝，命判官杜黄裳主留务。李怀光阴谋代子仪，矫为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察其诈，以诘怀光；怀光伏罪。于是诸将之难制者，黄裳矫子仪之命，皆出之于外，军府乃安。

子仪尝以副使张晁刚率轻己，孔目官吴曜因而构之。奏晁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子仪不听，奏贬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于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纲 以路嗣恭为兵部尚书。

目 上召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曰：“与卿别八年，乃能除此贼。不然，几不见卿。”对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盘，径尺。当议罪之。”泌曰：“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为兵部尚书。

纲鉴易知录卷五三

唐纪

代宗皇帝

〔纲〕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为澧州刺史。

〔目〕 常衮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

〔纲〕 二月，田承嗣卒。

〔目〕 以其侄悦为魏博留后。

〔纲〕 三月，淮西将李希烈逐其节度使李忠臣，诏以希烈为留后。

【纲】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目】 上崩，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德宗即位，动遵礼法，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纲】 闰月，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

【纲】 贬常衮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目】 时郭子仪、朱泚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衮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贬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以衮为欺罔，贬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闻者震悚。时上居谅阴，委政祐甫，所言皆听。而群臣丧服，竟从衮议。

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官爵冗滥。元、王秉政，贿赂公行。及衮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祐甫欲收时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祐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纲】 诏罢四方贡献，又罢梨园。

【纲】 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

目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仪之隶人犯禁，金吾将军裴谔奏之。或谓曰：“君独不为郭公地乎？”谔曰：“此乃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纲 诏天下毋得奏祥瑞。纵驯象，出宫女。

目 涿州上庆云图，上曰：“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献。”

先是，外国累献驯象，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豸、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濞遣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纲 以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

目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还问所得颇少，则以为轻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赂遗，重载而归。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赐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缣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于山谷，虽与之莫敢受。

纲 以马燧为河东节度使。

〔纲〕 以刘晏判度支。

〔目〕 初，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大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涇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纲〕 六月，诏：“冤滞听诣三司使及挝登闻鼓。”

〔纲〕 遣使慰劳淄青将士。

〔目〕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纲〕 秋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

〔目〕 安、史乱后，法度堕弛，将相宦官竞治第舍，各穷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毁其尤者。

〔纲〕 以张涉为右散骑常侍。

〔目〕 上之在东宫也，国子博士张涉为侍读，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为翰林学士，亲重无

比。至是，以为散骑常侍，学士如故。

〔纲〕 八月，以杨炎、乔琳同平章事。

〔目〕 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道州司马用之。琳，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既而祐甫病，不视事。

〔纲〕 沈既济上选举议。

〔目〕 议曰：“选举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劳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臣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察而举之，加以谴黜，则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

〔纲〕 冬十月，吐蕃、南诏入寇，遣神策都将李晟等击破之。

〔纲〕 葬元陵。

〔纲〕 十一月，乔琳罢。

〔目〕 琳以衰老耳聋，论议疏阔，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纲〕 十二月，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纲〕 诏财赋皆归左藏。

〔目〕 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使，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量数奉入。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从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纲〕 遣关播招抚湖南盗贼。

〔目〕 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播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已下诏求贤，又遣使搜访矣。”对曰：“此唯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德宗皇帝

〔纲〕 庚申，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两税法。

【目】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下户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无四五。至是，杨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诏两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纲】罢转运、租庸、盐铁等使，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纲】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纲】以段秀实为司农卿。

【目】崔祐甫有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讎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炎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访之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秀实以为：“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征秀实为司农卿。使李怀光兼泾原，既而渠竟不成。

【纲】以朱泚为泾原节度使。

【目】杨炎欲城原州，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其将士怒曰：“吾属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

乎！”又以怀光严刻，皆惧。别驾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复求段秀实或朱泚为帅。诏以泚代怀光。

【纲】 三月，张涉坐赃，放归田里。

【纲】 以韩洄判度支，杜祐权江、淮转运使。

【纲】 夏四月，上生日，不受献。

【纲】 六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纲】 筑奉天城。

【目】 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上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纲】 秋七月，杀忠州刺史刘晏。

【目】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炎症成之，上密遣中使缢杀之，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乱，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贲，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覘报四方物价，不数日皆达，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

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晏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句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丰歉之状以告，丰则贵余，歉则贱糶，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而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不待困弊、流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户口蕃息。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非晏所统亦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官收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注、河、澶，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用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

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羨余，船益脆薄，漕运遂废。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

纲 冬十月，贬薛邕为连山尉。

目 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征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寓发之，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薛邕继以赃败，宦官、武将皆曰：“南牙文臣，赃至臣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纲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子惟岳自称留后。

目 李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惟岳，以其年少暗弱，豫诛诸将之难制者数十人。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诈为宝臣表，请继袭，不许；乃发丧，自称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又不许。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悦请继袭。至是，悦屡为惟岳请，上亦不许；或曰：“不与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竟不许。

田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正己发兵万人屯曹州，悦亦完聚，与崇义、惟岳相应，河南士民骚然惊骇。诏以永平节度使李勣为都统，备之。

〔纲〕 以杨炎、卢杞同平章事。

〔目〕 杞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候，子仪悉屏侍妾。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杨炎既杀刘晏，朝野侧目，李正己累表请晏罪。炎惧，遣腹心分诣诸道，密谕以“晏昔尝请立独孤后，上自杀之。”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擢杞为相，不专任炎矣。炎素轻杞无学，多托疾不与会食；杞亦恨之。

杞阴狡，欲起势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龄为集贤直学士，亲任之。

〔纲〕 发京西兵戍关东。

〔目〕 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戍关东。上御望春楼宴劳之，神策将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旋之日，相与为欢。苟未捷，毋饮酒。’故不敢奉诏。”及行，有司缘道设酒食，独惠元所部瓶罌不发。上深叹美，赐书劳之。

〔纲〕 夏五月，田悦举兵寇邢、洺。

目 田悦、李正己、李惟岳定计，连兵拒命。悦欲阻山为境，曰：“邢、洺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马使康愷将兵八千人围邢州，自将兵数万围临洺。邢州刺史李共、临洺将张仝坚壁拒守。

纲 六月，以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梁崇义拒命。诏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督诸道兵讨之。

纲 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卒。

目 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注州，公私物过注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辨，颌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尝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为名臣者甚众。

纲 秋七月，杨炎罢，以张镒同平章事。

纲 诏马燧、李抱真、李晟讨田悦，战于临洺，大破之。

目 田悦攻临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尽。张仝饰其爱女，使出拜将士曰：“诸军守战甚苦，仝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哭曰：“愿尽死力，不敢言赏。”李抱真告急于朝，诏马燧及神策兵马使李晟将兵讨

悦，又诏朱滔讨惟岳。燧等军至临洛，悦悉众力战，悦兵大败，悦夜遁，邢州围亦解。

【纲】平虜节度使李正己卒，子纳自领军务。与李惟岳遣兵救田悦。

【纲】八月，李希烈与梁崇义战，大破之，崇义死，传首京师。

【纲】九月，以张孝忠为成德军节度使。

【纲】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目】初，希烈请讨梁崇义，上亟称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希烈既得襄阻，遂据之。上乃思承言，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承单骑赴镇，至襄阻，希烈迫胁万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

【纲】冬十月，杀左仆射杨炎。

【目】初，萧嵩家庙临曲江，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杨炎为相，立庙复直其地。炎恶京兆尹严郢，卢杞欲陷炎，引以为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东都，卖以为官廨，郢按之，以为有羨利。吏议以为：“监主自盗，当绞。”杞因言：“嵩庙地有王气，故玄宗徙之；炎有异志，故取以建庙。”遂贬崖州司马；遣中使护送，缢杀之。

【纲】 徐州刺史李洎以州降。

【目】 徐州刺史李洎，正己之从父兄也。举州归国；遣巡官崔程奉表诣阙，乞领徐、海、沂观察使，且曰：“今海、沂皆为李纳所有。洎与其刺史王涉、马万通有约，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程先白张镒。卢杞怒，不从其请。以洎为招谕使。

【纲】 十一月，刘洽、唐朝臣等，大破晁、魏兵于徐州。

【纲】 壬戌，三年，春正月，马燧等大破田悦等于洹水，博、洺州降。

【纲】 朱滔、张孝忠与李惟岳战，大败之，赵州降。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杀惟岳，传首京师。

【纲】 二月，以张孝忠为易、定、沧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使，以德、棣隶幽州。

【目】 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为易、定、沧州节度使，武俊、日知为恒冀、深赵团练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为节度使，又失赵、定，不悦。复有诏令武俊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田悦闻之，遣判官王佑说朱滔救魏博。滔大喜，即遣佑归报。又遣王郢说王武俊共救田悦，武俊亦喜，许诺，相与刻日举兵南向。

【纲】 三月，以李洎兼徐、海、沂观察使。

【目】 刘洽攻李纳于濮州，克其外城。纳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说之，纳遣判官房说入见。会中使宋凤朝称纳势穷蹙，不可舍，上乃囚说等，纳遂归郓州，复与田悦等合。朝廷以纳势未衰，始以洎兼徐、海、沂观察使，而海、沂已为纳所据，洎竟无所得。

【纲】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发兵救田悦，寇赵州。诏李怀光讨之。

【纲】 括富商钱。

【目】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上从之。判度支杜祐大索长安中，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

【纲】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目】 李抱真、马燧数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挠，久无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归。李晟说燧曰：“李尚书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田昂请入朝，燧奏以洺州隶抱真。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

〔纲〕 召朱泚入朝，以张镒兼凤翔节度使。

〔目〕 朱滔遣人以蜡书遗朱泚，欲与同反；马燧获之，并使者送长安，泚不之知。上驿召泚至，示之，泚顿首请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长安，赐赆甚厚，以安其意。

上以幽州兵在凤翔，思得重臣代之。卢杞忌张镒忠直，为上所重，欲出之，乃对曰：“凤翔将校皆高班，非宰相无以镇抚，臣请自行。”上俯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顾镒曰：“无以易卿。”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因再拜受命。

上初即位，崔祐甫为相，务崇宽大，当时以为有贞观之风；及杞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纲〕 六月，李怀光击朱滔、王武俊于愜山，败绩。

〔目〕 朱滔、王武俊军至魏州，田悦具牛酒出迎。滔营于愜山，李怀光军亦至，马燧等盛军容迎之。滔以为袭己，遽出陈；怀光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燧请且休士观衅，怀光曰：“时不可失。”遂击滔，滔军崩沮；怀光按辔观之，有喜色。武俊引骑横冲之，怀光军分为二；滔引兵继之，官军大败，溺死者不可胜数。燧等与诸军涉水而西，保魏县以拒滔。滔等亦引兵营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纲〕 冬十月，以曹王皋为江西节度使。

〔纲〕 以关播同平章事。

〔目〕 卢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荐播儒厚，可镇风俗；遂以为相。政事皆决于杞，播但敛衽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谓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复言。

〔纲〕 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皆自称王。

〔纲〕 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

〔纲〕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诏遣颜真卿宣慰之。

〔目〕 李元平者，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关播奇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以汝州近许，擢元平为别驾，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数百人往应募，继遣其将李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应之于内，缚元平驰去。元平见希烈恐惧，便溺污地。希烈骂之曰：“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遣别将取尉氏，围郑州，东都震骇。

初，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真卿谓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问计于杞，杞对曰：“诚得儒雅重臣，为陈祸福，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

真卿乘驿至东都，留守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至汴，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环绕慢骂，拔刀拟之；真卿色不变。遂留不遣。

朱滔等各遣使诣希烈劝进，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见推，不谋而同，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希烈不悦。他日，又与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统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曹诱胁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见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谢之。

〔纲〕 夏四月，初税间架、除陌钱法。

〔目〕 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奏行二法：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者，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赏钱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纲〕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诏发泾原等道兵救之。

目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陆贄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贄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人者，邦之本。财者，人之心。心伤则其本伤，本伤则枝叶颠瘁矣。”

又论关_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_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_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故禄_山窃倒持之柄，一举滔天。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深入，先帝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追想及此，岂不寒心！今朔_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倘有贼臣啖寇，黠虏颯边，未审陛下何以御之！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势苟危，则舟中敌国。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乎！今关_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中，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臣愿追还神策六军、节将子弟，明赦泾、陇、邠、宁，更不征发，仍罢间架等税，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则人心不摇，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纲 冬十月，泾原兵过京师，作乱，上如奉天。朱泚反，据长安。

目 上发泾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城。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发至涇水，诏京兆尹王翊犒师，惟粝食菜饭；众怒，蹙而覆之，曰：“吾辈将死于

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太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上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杀之。遂入城，百姓骇走。

初，京城招募使白志贞募禁兵，东征死亡者皆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乃与太子、诸王、公主自苑北门出，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翰林学士姜公辅叩马言曰：“朱泚尝为泾帅，废处京师，心常怏怏。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上曰：“无及矣！”夜至咸阳，饭数匕而过。群臣皆不知乘舆所之。卢杞、关播、白志贞、王翊、陆贽等追及于咸阳。

贼登含元殿，灌噪，争入府库运金帛。姚令言曰：“今众无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间居私第，请相与奉之。”众许诺。乃遣骑迎朱泚入宫，居白华殿，自称权知六军。百官出见泚，或劝迎乘舆，泚不悦。源休以使回纥还，赏薄，怨朝廷，入见泚，为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

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将军浑瑊继至。瑊素有威望，众心恃之，稍安。检校司空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皆郁郁不得志，至是，与工部侍郎蒋镇皆为泚用。

泚以司农卿段秀实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骑召之。不纳，骑士逾垣入，劫之。秀实乃谓子弟曰：“吾当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见泚，说之曰：“犒师不丰，有司之过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开谕将士，示以祸福，奉迎乘舆，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悦。

上征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为乱兵所立，且来攻城，宜早修守备”。卢杞切齿言曰：“朱泚忠贞，群臣莫及，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为然。又闻群臣劝泚奉迎，乃诏诸道援兵至者皆营于三十里外。姜公辅谏曰：“今宿卫军寡，有备无患。若泚奉迎，何惮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

【纲】 司农卿段秀实谋诛朱泚，不克，死之。

【目】 秀实与将军刘海滨、泾原将吏何明礼、岐灵岳谋诛朱泚，迎乘輿，未发。泚遣韩旻将锐兵三千，声言迎驾，实袭奉天。秀实谓灵岳曰：“事急矣！”使灵岳诈为姚令言符，令旻且还。窃其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还。泚、令言大惊；灵岳独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泚，中其额，溅血洒地。海滨不敢进，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脱走。秀实知事不成，谓泚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海滨捕得，见杀。明礼从泚攻奉天，复谋杀泚，亦死。上闻秀实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纲】 凤翔将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降于朱泚。

【纲】 朱泚僭号。

【目】 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以姚令言、李忠臣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蒋镇、樊系、张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为皇太弟。休劝泚诛翦宗室以绝人望，杀凡七十七人。系为泚撰册文，即成，仰药而死。泚寻改国号

汉。

〔纲〕 李希烈陷襄城。

〔纲〕 李怀光帅众赴长安。

〔纲〕 以萧复、刘从一、姜公辅同平章事。

〔纲〕 泚犯奉天，诏韩游瓌、浑瑊拒之。

〔目〕 泚自将逼奉天。邠宁留后韩游瓌将兵拒泚，遇于醴泉。遂引兵还，泚亦随至。浑瑊与游瓌血战竟日，贼乃退。造攻具，毁佛寺以为梯冲。游瓌曰：“寺材皆干薪，但具火以待之。”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区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诛，逆将继乱，兵连祸结，行及三年。非常之虞，亿兆同虑。惟陛下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御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所谓群臣之罪，岂徒言欤！臣又闻之，天所视听，皆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频频，刑网稍密，物力竭耗，人心惊疑。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

则既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而已。”

〔纲〕 将军高重捷及泚兵战，死。

〔目〕 将军高重捷与泚骁将李日月战于梁山，破之；乘胜逐北，贼伏兵掩之，斩其首而去。上哭之尽哀，结蒲为首而葬之，泚见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为身而葬之。日月亦战死于城下；归其尸。其母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败，独日月之母不坐。

〔纲〕 十一月，李晟将兵入援。浑瑊击朱泚，破走之，奉天围解。

〔目〕 李晟闻上幸奉天，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诏以为行营节度使。泚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间，夜缒人于城外，采芫菁根而进之。李怀光以兵五万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马燧遣其司马王权及子汇将兵五千人屯中渭桥。泚党所据，惟长安城。出战屡败，泚以为忧，乃急攻奉天，造云梯，高广数丈，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恟惧。浑瑊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时士卒冻馁，又乏甲冑，瑊抚谕之，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瑊中流矢，进战不辍。会云梯辗地道，轮陷，不能前却，火从地出，须臾灰烬，贼乃引退。于是三门出兵，太子督战，贼徒大败。

李怀光引兵西，先遣兵马使张韶赍蜡表，间行至奉天，值贼方攻城，驱使填堑，得间入城。上大喜，城中欢声如雷。怀光亦败泚兵于醴泉，泚遂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泚退，从臣皆贺。注潞兵马使

贾隐林进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未艾也！”上甚称之。

【纲】李怀光至奉天，诏引军还取长安。

【目】李怀光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杞闻之惧，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入朝，留连累日，使贼得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杨惠元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赴难，破泚解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上问陆贄以当今切务。贄上疏曰：“当今急务，在于密察群情而已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未之有也。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当变故危疑之际乎！顷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知，知事不实，此群情之所甚恶也。夫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迹归心，孰与为乱！”疏奏旬日，无所施行。

贄又上疏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

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陛下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故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乱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不堤防，缘推诚信不疑，所以反致患者。谏官论事，例自矜衔，归过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听涂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所以近来不多对人，非倦于接纳也。”贻以书对曰：“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且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者，斯言过矣。夫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上施之则下报。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为悔也！夫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颂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以为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也。谏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且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而不从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而不纳其诚。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

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上颇采用其言。

【纲】 十二月，贬卢杞、白志贞、赵赞为远州司马。

【目】 李怀光顿兵不进，上表暴扬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贬为司马。

【纲】 以陆贄为考功郎中。

【目】 贄辞曰：“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纲鉴易知录卷五四

唐纪

德宗皇帝

〔纲〕 甲子，兴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目〕 陆贄言于上曰：“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谢天下，使书诏之辞无所避忌，则反侧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

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今兹德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然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小子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由昧省己，遂用兴戎，远近骚然，众庶劳止。天谴于上而朕

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祖宗，下负蒸庶，痛心覩貌，罪实在予，自今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官军未到以前，并从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盐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后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纲〕 王武俊、田悦、李纳上表谢罪。

〔纲〕 李希烈僭号。

〔目〕 李希烈自恃兵强，遂谋称帝，遣人问仪于颜真卿，真卿曰：“老夫尝为礼官，所记惟诸侯朝天子礼耳！”希烈遂称大楚皇帝，以其党郑贲、孙广、李绥、李元平为宰相。遣其将辛景臻谓颜真卿曰：“不能屈节，当自焚！”积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趋赴火，景臻遽止之。

〔纲〕 置琼林大盈库于行宫。

〔目〕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谏曰：“天子与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撓废公

方，崇聚私货，效匹夫之藏，以诱奸聚怨乎！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譟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安乐不与之同利乎！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凡在一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每获珍华，先给军赏，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小储而成大储，损小宝而固大宝也。”上即命去其榜。

【纲】 以萧复为江、淮等道宣慰、安抚使。

【目】 萧复尝言于上曰：“宦官为监军，恃恩纵横。此属但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上不悦。又尝言：“陛下践祚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黷乱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命复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抚使，实疏之也。

【纲】 二月，赠段秀实太尉，谥忠烈。

【纲】 李晟还军东渭桥。

【目】 李怀光有异志，又恶李晟独当一面，恐其成功；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晟与怀光会于咸阳西。怀光密与朱泚通谋，事迹颇露，李晟屡奏，恐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从之。

【纲】 加李怀光太尉，赐铁券。

目 李晟以为：“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铤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将兵以防未然。”上欲亲总禁兵幸咸阳，趣诸将进讨。或谓怀光曰：“此汉祖游云梦之策也！”怀光大惧，反谋益甚。诏加怀光太尉，赐铁券，遣使谕旨。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辞气甚悖。

怀光潜与朱泚通谋，其养子石演芬遣客诣行在告之。事觉，怀光召演芬责之曰：“我以尔为子，奈何负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安得不负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异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怀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义士也！”以刀断其喉而去。

纲 李怀光反，帝奔梁州。

目 上以怀光附贼，将幸梁州，山南节度使严震遣大将张用诚将兵五千迎卫。用诚为怀光所诱，阴与之通谋。会震继遣牙将马勛奉表，上语之故。勛诣梁州，取震符召用诚，壮士自后擒之，送震杖杀之。

李怀光袭夺李建徽、杨惠元军，杀惠元，建徽走免。怀光又与韩游瓌书，约使为变，游瓌奏之。

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为内应。升鸾诣浑瑊自言，瑊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颜守奉天。休颜徇于军中曰：“怀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怀光遣其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将精骑趣南山邀车驾，至整屋，相谓曰：“彼使我为不臣，我以追不及报

之，不过不使我将耳。”帅众而东，纵之剽掠。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以追不及还报，怀光皆黜之。

【纲】 加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目】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谓将佐曰：“长安，宗庙所在，天下根本，若诸将皆从行，谁当灭贼者！”乃治城隍，缮甲兵，为复京城之计。是时怀光、朱泚连兵，声势甚盛；晟以孤军处其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激将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

【纲】 三月，魏博兵马使田绪杀其节度使田悦，权知军事。

【目】 田悦用兵数败，其下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孙也，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兵马使田绪，承嗣之子也，凶险多过失，悦杖而拘之。悦以归国，撤警备，绪遂与左右杀悦，于是将士皆归绪；因请命于巢父，巢父命绪权知军府。朱滔遣人说绪，许以本道节度使；绪送款于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诣绪，许以赴援。绪召将佐议之，幕僚曾穆、卢南史曰：“用兵虽尚威武，亦本仁义，然后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杀掠，今虽盛强，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从人为反逆乎！不若归命朝廷。天子方蒙尘于外，闻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绪从之，遣使奉表诣行在。

【纲】 李怀光奔河中。

【目】 始，怀光方强，朱泚与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及怀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赐以诏书，且征其兵。

怀光惭怒，内忧麾下为变，外恐李晟袭之，遂烧营东走。至河中，或劝守将吕鸣岳焚桥拒之，鸣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纳之。

〔纲〕 车驾至梁州。

〔目〕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陆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献瓜果者，赐之钱帛可也。”上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贄曰：“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今之员外、试官，虽则授无费禄，然而突铍锋、排患难、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以授之，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上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小大之事，必与贄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然贄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上心庇之。贄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车驾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贫，盗贼之余，户口减半。严震百方以聚财赋，民不至困穷，而供亿无乏。

〔纲〕 凤翔节度使李楚琳遣使诣行在。

〔目〕 初，奉天围解，李楚琳遣使入贡，上不得已除凤翔节度使，而心恶之。使者数辈至，上皆不引见。欲以浑瑊代之，陆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

吏，岂尽无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胁从之流，安敢归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优诏存慰之。

上又问贽：“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论说贼势，语多张皇，察其事情，颇似窥覘。若不追寻，恐成奸计。”贽上奏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欲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用万机，有独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荅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判，构成祸灾。愿陛下以覆辙为戒，天下幸甚。”

〔纲〕 夏四月，以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

〔纲〕 加李晟诸道副元帅。

〔目〕 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泚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

〔纲〕 以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纲】 姜公辅罢为左庶子。

【目】 上长女唐安公主薨，上欲为造塔，厚葬之。姜公辅表谏，以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俭薄，以副军须之急。”上谓陆贽曰：“造塔小费，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贽上奏曰：“凡论事者当问理之是非，岂计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际，主圣臣贤，而虑事之微，日至万数。然则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谓谏争为指过，则剖心之主，不宜见罪于哲王；以谏争为取名，则匪躬之臣，不应垂训于圣典。”上意犹怒，罢公辅为左庶子。

【纲】 以贾耽为工部尚书。

【目】 先是，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耽内牒怀中，颜色不变；宴罢，召泽告之，且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自图节钺，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天子所命，则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纲】 韩游瓌引兵会浑瑊于奉天。

【纲】 李抱真会王武俊于南宫。

【目】 朱滔攻贝州百余日，马寔攻魏州亦逾四旬，皆不能下。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被害，倘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进临常山，明公

欲保其宗族，得乎！崆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朱泚不日梟夷，釜輿反正，诸将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悦，从之。军于南宫东南，抱真自临洺引兵会之。两军尚相疑，抱真以数骑诣武俊营；命行军司马卢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举，系天下安危，若其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惟子，励将士以雪讎耻亦惟子。”言终，遂行。见武俊，叙国家祸难，天子播迁，持武俊哭，流涕纵横。武俊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遂与武俊约为兄弟，誓同灭贼。抱真退入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

【纲】 五月，韩滉遣使贡献。

【目】 山南地热，上以军士未有春服，亦自御夹衣。至是，盐铁判官王绍以江、淮缁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滉又遣幕僚何士干献绫罗四十担于行在，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时关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滉为人强力严毅，自奉俭素，夫人常衣绢裙，破，然后易。

【纲】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贝州。

【纲】 六月，李晟等收复京城。朱泚亡走，其将韩旻斩之以降。

【目】 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召诸将谓曰：“贼重兵皆聚苑中，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乃牒浑瑊、骆元光等，领兵刻期集于城下。李晟移军于光泰门外，方筑垒，泚兵大至。晟纵兵击之，贼败走。明日，晟

使兵马使李演、王佖将骑兵，史万顷将步兵，直抵苑墙。晟先开墙二百余步，贼栅断之。万顷帅众拔栅而入，佖、演继之，贼众大溃，诸军分道并入，贼不能支，皆溃。张光晟劝泚出亡，泚乃与姚令言帅余众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泚，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

晟遣掌书记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览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朱泚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余骑。田希鉴闭城拒之，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泚独与亲兵北走；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将梁庭芬射泚坠坑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传首行在。诏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上命陆贄草诏赐浑瑊，使访求奉天所失内人。贄上奏曰：“今臣盗始平，疲瘵之民，疮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访妇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诏，而遣中使求之。

〔纲〕 以李晟为司徒、中书令，浑瑊为侍中，骆元光等迁官有差。

〔纲〕 上发梁州。

〔目〕 上问陆贄：“今至凤翔，诸军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则事同胁执，以言乎除

乱则不武，以言乎务理则不诚，用是时巡，后将安入！义者或谓之权，臣窃未喻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今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此古今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征授一官，彼将奔走不暇，安敢复劳诛鉏哉！”

【纲】 秋七月，遣给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怀光杀之。

【纲】 车驾还长安。

【目】 李晟谒见上于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伏路左请罪。上驻马慰抚，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马。至宫，每闲日，辄宴勋臣，李晟为之首，浑瑊次之，诸将相又次之。

【纲】 征李泌为左散骑常侍。

【目】 李泌为杭州刺史，征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属目。上问河中为忧？泌曰：“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惟河虫，不足忧也。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窜伏河中，不日必为帐下所梟矣。”

初，上发吐蕃以讨朱泚，许以安西、北庭之地与之；及泚诛，吐蕃来求地，上欲与之。泌曰：“安西、北庭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讎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何功之有！”上遂不与之。

〔纲〕 八月，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

〔目〕 李希烈闻希清伏诛，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使者曰：“自太梁来。”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敕邪！”遂缢杀之。

〔纲〕 以李晟为凤翔、陇右节度等使，进爵西平王。

〔纲〕 遣浑瑊等讨李怀光军于同州。

〔目〕 上命浑瑊、骆元光讨怀光，怀光遣其将徐庭光军长春宫以拒之，瑊等数战不利。时度支用度不给，议者多请赦怀光，上不许。

〔纲〕 马燧讨李怀光，取晋、慈、隰州。以浑瑊为河中节度使，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

〔纲〕 冬十月，以窦文场、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兵马使。

〔纲〕 十一月，加韩滉同平章事。

〔目〕 议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贡献不绝。镇抚江东，盗贼不起。所以修城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臣敢

保其无他。”上曰：“外议汹汹，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梟为郎，不敢归省，正以谤语沸腾故也。”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湿。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湿，乃为朝廷计也。”上曰：“如何？”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东米斗千钱，仓廩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而谕韩梟使之归覲，令湿速运粮储，此朝廷大计也。”上即下泌章，令梟归覲，而谕之曰：“卿父比有谤言，朕不复信。关东乏粮，宜速致之。”梟至，湿感悦，即日发米百万斛，听梟留五日即还朝，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陈少游闻之，即贡米二十万斛。

会刘洸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惧，发疾，卒。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韩湿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惧而止。上闻之喜，谓李泌曰：“湿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遂加湿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湿入贡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劳问相继，恩遇始深矣。

纲 马燧取绛州。

纲 乙丑，贞元元年，春正月，赠颜真卿司徒，谥文忠。

纲 以卢杞为澧州别驾。

目 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谓人曰：“吾必再入。”未几，上果欲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奏：“杞极恶穷

凶，何可复用！”上不听。补阙陈京、赵霁等亦争之，上谓宰相：“与杞小州。”乃以杞为澧州别驾。上谓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窃议，比陛下于桓、灵；今承德音，乃尧、舜之不逮也！”上悦。杞竟卒于澧州。

【纲】 三月，马燧叛李怀光兵于陶城。夏四月，燧及浑瑊又破怀光兵于长春宫。

【目】 马燧败怀光兵于陶城，斩首万余级；分兵会浑瑊，逼河中。破怀光兵于长春宫南，遂围宫城。

时连年旱、蝗，资粮匱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提防，忽惊东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土宇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观我强弱，必起窥觐，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哉！”马燧入朝，奏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

【纲】 六月，朱滔死，以刘怱为幽州节度使。

【纲】 秋七月，陕虢军乱，杀其节度使张劝，诏以李泌为都防御转运使。

【纲】 八月，马燧取长春宫，遂及诸军平河中。李怀光缢死。

【目】 马燧与诸将谋曰：“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然其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遂径造城下，呼其守将徐庭光，庭光帅将士罗拜城上。燧曰：“汝曹徇国立功四十余年，何忽为灭族之计！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众不对。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吾！”将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怀光所为，汝曹无罪。第坚守勿出。”皆曰：“诺。”燧等遂进逼河中，怀光举火，诸营不应。

骆元光使入招庭光；庭光骂辱之。及燧还，乃开门降。燧以数骑入城慰抚之，其众大呼曰：“吾辈复为王人矣！”浑瑊谓僚佐曰：“始吾谓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

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皆易其号为“太平”字；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

初，怀光之解奉天围也，上以其子璠为监察御史。及怀光屯咸阳不进，璠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臣闻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诛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惊曰：“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陕，上谓之曰：“朕所以欲全怀光，诚惜璠也。卿至陕，试为朕招之。”对曰：“陛下未幸梁、洋，怀光犹可降也。今虽请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璠固贤者，必与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则亦无足贵也。”及怀光死，璠亦自杀。

朔方将生名俊断怀光首出降。燧自辞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湓城尽得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郃、蒲矣。

纲 加马燧兼侍中。

纲 赦怀光一子，收葬其尸。罢讨淮西兵。

目 上问陆贽：“今复有何事当区处者？”贽以河中既平，虑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请乘胜讨淮西者。李希烈必诱谕其所部及新附诸帅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复诛伐。”如此，则四方负罪者孰不自疑，建中之忧行将复起。乃上奏曰：“陛下悔过降号，闻者涕泣，故诸将效死，叛夫请罪，逆泚、怀光相继泉殒。曩以百万之师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帅之悖臣礼，拒天诛，图活而不图王，又明矣。今叛帅革面，复修臣礼，然其深言密议固亦未尽坦然，必当聚心而谋，倾耳而听，观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与事符，则迁善之心渐固；僭事与言背，则虑祸之态复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陛下但敕诸镇各守封疆，彼既气夺算穷，不有人祸，则有鬼诛。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谓欤！”诏以“李怀光尝有功，宥其一男，归其尸使收葬。诸道与淮西连接者，非被侵軼，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一无所问。”

纲 以张延赏为左仆射。

目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营妓以还。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而返之，晟遂与延赏有隙。至是，上召延赏入

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以延赏为左仆射。

【纲】 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

【目】 造少与韩会、卢车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让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奏罢水陆度支、转运等使，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师。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礼部，造判户、工部；造与户部侍郎元琬善，使判诸道盐、铁、榷酒，韩滉奏论其过失，罢之。

【纲】 夏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以降，以仙奇为节度使。

【目】 希烈兵势日蹙，会有疾，仙奇使医毒杀之；因屠其家，举众来降。诏以为淮西节度使。

【纲】 秋七月，陈仙奇为其将吴少诚所杀，以少诚为留后。

【纲】 吐蕃入寇，诏浑瑊、骆元光屯咸阳。

【纲】 九月，置十六卫上将军。

【目】 初，上与常侍李泌议复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农隙教战。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州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行者近

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生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诱戍卒，使以所赍缿帛寄于府库，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戍卒还者什无二三。然未尝有外叛内侮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向使府兵之法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复也。

【纲】李晟遣兵击吐蕃于汧城，败之。

【目】尚结赞败走，谓其人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入凤翔境，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而退。

【纲】冬十一月，韩滉、刘玄佐、曲环俱入朝。

【目】先是关中文廩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奏之。上喜，谓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谨，兵民率皆瘦黑，及麦熟，市有醉者，人以为瑞。然人乍饱食，死者甚众。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滉遂入朝，过注，时宣武节度使刘玄佐久未入朝。滉与约为兄弟，请拜其母；其母喜，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时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办耳！”滉曰：“滉力可及。”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滉留

太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惊服，遂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

〔纲〕 十二月，以韩滉兼度支、盐铁、转运等使。

〔纲〕 李晟入朝。

〔目〕 工部侍郎张彧，李晟之婿也。晟在凤翔，以女嫁幕客崔枢，礼重之过于彧；彧怒，遂附于张延赏。上忌晟功名，会吐蕃有离间之言，延赏等腾谤于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悉遣子弟诣长安，表请为僧，不许。入朝，称疾，恳辞方镇，亦不许。韩滉素与晟善，上命滉谕旨，使与延赏释怨。引延赏诣晟第谢，因饮尽欢；晟表荐延赏为相。

〔纲〕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张延赏同平章事。

〔目〕 李晟为其子请婚于延赏，不许。晟谓人曰：“武夫性快，释怨于杯酒间，则不复贮胸中矣；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故，吾得无惧哉！”

〔纲〕 刘滋罢，以柳浑同平章事。

〔纲〕 二月，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

〔纲〕 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韩滉卒。

目 澁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尝有故人子谒之，澁考其能，一无所长，然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因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

纲 三月，以李晟为太尉。

目 初，吐蕃尚结赞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燧信其言，为之请于朝。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张延赏与晟有隙，数言和亲便。上亦素恨回纥，欲与吐蕃击之，遂从燧、延赏计。

延赏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宜留辅朕，自择代者。”晟荐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为凤翔尹，加晟太尉，罢镇。

晟在凤翔，尝谓僚佐曰：“魏徵好直谏，余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勋德所宜也。”晟敛容曰：“司马失言矣。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为臣哉！”叔度惭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顾问，极言无隐；而性沉密，未尝泄于人。

纲 夏五月，以浑瑊为会盟使。

目 崔瀚见尚结赞，责以负约。尚结赞曰：“破朱泚，未获赏，是以来耳。公欲修好，固所愿也。然浑侍中信用厚闻于异域，请必使之主盟。”遂遣瑊与盟，许盟于平凉。

〔纲〕 闰月，省州县官。

〔纲〕 浑瑊与吐蕃盟于平凉，吐蕃劫盟。

〔目〕 浑瑊之发长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为猜疑。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称诏示之曰：“李太尉谓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闻之泣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瓌屯洛口，以为瑊援。将盟，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瑊等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虏纵兵追击，唐将卒死者数百人。元光成陈以待之，虏骑乃还。

是日上视朝，谓诸将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皆顿首谢。是夕，韩游瓌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镇。”上大惊，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邪！”上欲出幸，大臣谏而止。

〔纲〕 六月，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

〔目〕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获马燧之侄奂，谓曰：“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

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今蒙侍中力，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遣奩与宦官俱文珍等归。上由是恶燧，罢其副元帅、节度使，以为司徒，侍中。张延赏惭惧谢病。

【纲】 以李泌同平章事。

【目】 泌初视事，与李晟等俱入见。上谓泌曰：“朕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讎，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对曰：“臣素奉道，不与人为讎。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有善者，率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臣今日亦愿与陛下为约，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愿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间有谗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反仄，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上以为然。晟、燧皆起，泣谢。上因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

【纲】 以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目】 自良从马燧入朝，上欲使镇太原。自良固辞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体，然北门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

【纲】 复所省州县官。

【纲】 秋七月，以李升为詹事。

【纲】 募戍卒屯田京西。

【纲】 张延赏卒。

【纲】 八月，柳浑罢为左散骑常侍。

【目】 初，浑与张延赏议事，数异同，延赏使人谢曰：“相公节言，则重位可久矣。”浑曰：“为吾谢张公，柳浑头可断，舌不可禁。”由是交恶。上好文雅缙藉，而浑质直无威仪，时发俚语。上不悦。罢之。

【纲】 幽郃国大长公主，流李升于岭南。

【目】 公主，肃宗女也，适萧升。女为太子妃，恩礼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谨，李升等数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升等岭表，切责太子；太子惧，请与妃离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废之而立侄！且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不爱家族乎？”对曰：“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独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而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

耳！”泌曰：“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睹兹事。且其时先帝常怀危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承乾谋反事觉，太宗使朝臣数十人鞠之，事状显白，然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肃宗急而建宁冤，则愿陛下深戒其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矣。若果有其迹，愿陛下如贞观之法，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子孙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乃百代所当戒，此又可法乎！幸赖陛下语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泌归，太子遣人谢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药，如何？”泌曰：“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泌拜贺，因曰：“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慰喻，不许。

〔纲〕 九月，回纥求和亲，许之。

〔纲〕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纲〕 十二月，大稔，诏和籾粟麦。

目 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不为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如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上命复其家。

纲鉴易知录卷五五

唐纪

德宗皇帝

〔纲〕 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诸道税外钱帛输太盈库。

〔纲〕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军。

〔目〕 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军。

〔纲〕 六月，征阳城为谏议大夫。

〔目〕 城，夏县人，以学行著闻，隐居柳谷，李泌荐之。

〔纲〕 冬十月，回纥来迎公主，仍请改号回鹘。

〔纲〕 十一月，册回鹘长寿天亲可汗，以咸安公主归之。

〔纲〕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晋、窦参同平章事。

〔目〕 李泌此陈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因从容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上曰：“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墜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政、刑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荐窦参通敏，可兼度支盐铁；董晋方正，可处门下。上皆以为不可。泌疾甚，复荐二人，上遂相之。

参为人刚果峭直，无学术，多权数，敏奏事，诸相出，参独居后，以奏度支事为辞，实专大政，多引亲党置要地，使为耳目；董晋充位而已。然晋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尝泄于人，子弟或问之，晋曰：“欲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所谋议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纲〕 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邺侯李泌卒。

〔目〕 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纲〕 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陆贄为兵部侍郎，解内职。

目 竇参恶之也。

纲 壬申，八年，夏四月，赐谏议大夫吴通玄死，贬竇参为柳州别驾。

目 竇参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申恐陆贄进用，阳与谏议大夫吴通玄作谤书以倾贄。上察知之，贬参，赐通玄死。

纲 以赵憬、陆贄同平章事。

目 陆贄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诏行之。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不得实才。”上密谕贄：“自今除孜，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则往日之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甚矣。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诵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然则则天举用之法，虽伤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简之规，则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诏不行。

纲 平卢节度使李纳卒。

目 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纲】 秋七月，以司农少卿裴延龄判度支事。

【目】 陆贽请以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延龄，贽言：“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恐伤圣鉴。”上不从。

【纲】 天下四十余州大水。

【目】 溺死者三万余人。

【纲】 八月，遣使宣抚诸道。

【目】 陆贽以大水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且今遣使巡抚，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乎！”上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也。”贽曰：“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饑敌，穆公犹救其饥，而况帝王怀柔万邦，惟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乃遣中书舍人奚陟等宣抚诸道。

【纲】 九月，减江、淮运米，令京兆边镇和籴。

【纲】 冬十一月，贬姜公辅为吉州别驾。

目 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贄求迁。贄密语之曰：“闻**窦相**奏拟，上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贄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贬公辅，遣中使责参。

纲 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税茶。

目 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又奏：“税钱别贮，俟有水旱，代民田税。”自是岁收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纲 三月，贬**窦参**为**驩州**司马，寻赐死。

目 初，**窦参**恶**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注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贄**曰：“**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为辞。参之贪纵，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遽加重辟，骇动不细。”乃更贬参**驩州**司马。时宦官恨参尤深，谤毁不已，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

纲 夏五月，以**赵憬**为门下侍郎，与**贾耽**、**卢迈**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诏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

目 **贾耽**、**陆贄**、**赵憬**、**卢邁**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乃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纲〕 置欠负秬剩染练库。

〔纲〕 八月，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纲〕 甲戌，十年，夏六月，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卒。

〔纲〕 冬十二月，陆贄罢为太子宾客。

〔目〕 陆贄为相，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匱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以所拟超越，不从。贄曰：“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怨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人知复用，谁不增修！如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间，长从摈弃，则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念乱，或起于兹矣。”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用；一经谴责，终身不收；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贄又谏曰：“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选用，理如循环。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飭以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上不听。

上欲修神龙寺，裴延龄奏：“回州有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又奏：“简阅左藏，于粪土中得银十三万两，杂货百万有余。请入杂库以供别支。”太府少卿韦少华抗表称：“皆月申见在之物，请加推验。”上不许。延龄由是恣为诡譎，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群臣畏之，莫敢言，惟盐铁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钊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贽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

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之，故延龄益得以为言，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遂罢贽为太子宾客。

〔纲〕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贬陆贽为忠州别驾。

〔目〕 裴延龄谮李充、张滂、李钊党于陆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军士诉“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贬贽为忠州别驾，充、滂、钊皆为诸州长史。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之。而城方与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

以屑意。及陆贄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城即帅拾遗王仲舒、补阙熊执易、崔郃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贄等无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为营救，乃解，令宰相谕遣之。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闕，趣往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等。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时朝夕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数延龄过恶，欲密论之，使繁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纲〕 秋七月，以阳城为国子司业。

〔目〕 坐言裴延龄故也。

〔纲〕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卒。

〔纲〕 丙子，十二年，以窦文场、霍仙鸣为护军中尉。

〔目〕 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纲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降麻，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之，谓纲曰：“宰相不能违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纲〕 以严绶为刑部员外郎。

目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羨余”，其实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宣歙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

纲 秋八月，赵憬卒。

纲 九月，裴延龄卒。

目 中外相贺，上独悼惜之。

纲 冬十月，以崔损、赵宗儒同平章事。

目 损尝为裴延龄所荐，故用之。

纲 十一月，以韦渠牟为谏议大夫。

目 上自陆贄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礼部尚书李齐运、司农卿李贺、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

纲 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为宫市使。

【目】 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纲】 以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

【纲】 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赵宗儒罢，以郑余庆同平章事。

【纲】 九月，以于颀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纲】 吴少诚叛，侵寿州。

【纲】 贬阳城为道州刺史。

【目】 太学生薛约师事司业阳城，坐言事，徙连州，城送之效外；贬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诘让，城自署其考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城自系狱。判官大惊，驰谒之，城不复归。判官辞去，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乃载妻子行，中道逸去。

【纲】 己卯，十五年，秋八月，诏削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

〔纲〕 冬十二月，中书令、咸宁王浑瑊卒。

〔纲〕 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韩全义为蔡州招讨使。

〔纲〕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目〕 义成监军薛盈珍有宠，欲夺节度使姚南仲军政。南仲不从，由是有隙。屡毁南仲于上，上疑之。征盈珍入朝，南仲亦请入朝待罪。上召见，问曰：“盈珍扰卿邪？”对曰：“盈珍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辈，何可胜数！虽使羊、杜复生，亦不能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机密。

〔纲〕 五月，王昶奏贬元洪为吉州长史。

〔目〕 山南东道节度使王昶因讨淮西，大募战士，缮甲厉兵，聚敛货财，有据汉南之志。诬邓州刺史元洪赃罪，上为之流端州，昶复奏洪责太重，上复以洪为吉州长史。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之；比敕下，昶怒已解，复奏留为判官。上一一从之。

〔纲〕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卒。

〔纲〕 以张愔为徐州团练使。

目 张愔表求旄节，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祐兼徐泗濠节度使，使讨之。前锋济淮而败，祐不敢进。朝廷不得已，除愔团练使，后名其军曰武宁，以愔为节度使。

纲 以李藩为秘书郎。

目 初，张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阴图代之，疾驱至府。幕僚李藩曰：“仆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来欲何为！不速去，当奏之。”兼错愕，径归。及是，兼诬奏藩摇动军情，上大怒，密诏杜祐杀之。祐素重藩，出诏示之；藩神色不变。祐曰：“吾已密论，用百口保君矣。”上犹疑之，召藩诣长安，望见其仪度安雅，乃曰：“此岂为恶者邪！”即除秘书郎。

纲 秋七月，吴少诚袭韩全义于五楼，全义大败，走保陈州。

纲 九月，贬郑余庆为郴州司马。

目 余庆与户部侍郎王颀素善，颀所奏事，余庆多劝上从之。上以为朋比，贬之。

纲 以齐抗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赦吴少诚，复其官爵。

纲 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

〔纲〕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纲〕 齐抗罢。

〔纲〕 冬十月，崔损卒。

〔纲〕 十二月，以高郢、郑珣瑜同平章事。

〔纲〕 贬韩愈为阳山令。

〔目〕 京兆尹李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监察御史韩愈言：“京畿百姓穷困，今年税物征未得者，请俟来年。”遂坐贬。

〔纲〕 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

〔目〕 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诡譎多诈，自言读书知治道，太子尝与诸侍读论及宫市事，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伾相依附。因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

淮、程昱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

顺宗皇帝

纲 乙酉，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目 正月朔，诸王亲戚入贺，太子独以疾不能来，上涕泣悲欢，由是得疾。帝崩，仓猝召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等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纲等从而和之，议始定。太子知人心忧疑，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粗安。明日，即位。时顺宗以风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生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

纲 以韦执谊同平章事。

目 王叔文专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纲 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王叔文为翰林学士。

目 伾寝陋、吴语，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为散骑常侍，仍待诏翰林；叔文为学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采听谋

议，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恂然自得，以为伊、周、管、葛复出也，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序。其门昼夜车马如市。

【纲】 大赦，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

【目】 先是，盐铁月进羨余经入益少，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或张井上，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上在东宫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纲】 以王伾为翰林学士。

【纲】 追陆贄、阳城赴京师，未至，卒。

【目】 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谴逐者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陆贄、阳城赴京师。二人皆未闻追诏而卒。

贄之秉政也，贬李吉甫为明州长史，及贄贬，吉甫徙刺忠州。贄门人以为忧，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礼事之。贄遂与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西川节度使韦皋屡表请以贄自代，不从。

【纲】 以杜佑为度友等使。王叔文为副使。

【目】 先是叔文与其党谋，得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又惧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

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佐主其名，而自除为副以专之。叔文不以簿书为意，日夜与其党屏人窃语，人莫测其所为。

纲 立广陵王纯为皇太子。

目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启上召学士郑纲等入草制。时生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纲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乃立淳为太子，更名纯。百官睹太子仪表，大喜，相贺，有感泣者，而叔文独有忧色。

先是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留滞台阁，十年不迁，及其婿韦执谊为相，始迁太常卿。黄裳劝执谊帅群臣请太子监国，执谊惊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启口议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得以一官相买乎！”拂衣起出。至是执谊恐太子不悦，故以陆质为侍读，使潜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质惧而出。质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纲 贾耽、郑珣瑜病，不视事。

纲 夏六月，韦皋表请太子监国。

目 韦皋上表曰：“陛下哀毁成疾，请权令太子亲监庶政，俟皇躬痊愈，复归春宫。”又上太子笺曰：“圣上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堕紊纪纲。树置心腹，恐危家邦，愿殿

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俄而荆南裴均、河东严绶笈表继至，意与梟同，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

【纲】 秋七月，太子监国。以杜黄裳、袁滋同平章事，郑珣瑜、高郢罢。

【纲】 八月，帝传位于太子，自号太上皇。贬王伾为开州司马，叔文为渝州司户。

【目】 伾寻病死，明年赐叔文死。

【纲】 太子即位。

【目】 宪宗初即位，升平公主献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荆南献毛龟，上曰：“朕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勿复以闻。珍禽奇兽，亦毋得献。”

【纲】 南康忠武王韦皋卒。

【纲】 以袁滋为西川节度使。

【目】 西川节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表求节钺，朝廷不许。以滋为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

【纲】 朗州江涨。

目 流万余家。

纲 以郑余庆同平章事。

纲 始令史官撰日历。

目 从监修国史韦执谊之请也。

纲 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为诸州刺史。

纲 冬十月，贾耽卒。

纲 葬崇陵。

纲 贬韦执谊为崖州司户。

纲 贬袁滋为吉州刺史。

目 刘辟不受征，阻兵自守；滋畏其强，不敢进。上怒，贬之。

纲 以武元衡为御史中丞。

【纲】再贬韩泰等及陈谏、凌准、程异为诸州司马。

【纲】十二月，以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韦丹为东川节度使。

【目】上以初即位，力未能讨刘辟，故因而授之。谏议大夫韦丹上疏曰：“今释辟不诛，明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上善其言。以丹镇东川。

【纲】以郑纲同平章事。

宪宗皇帝

【纲】丙戌，宪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纲】刘辟反，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兵讨之。

【目】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梓州，推官林蕴力谏辟，辟怒，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曰：“忠烈士也！”乃黜之。

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戇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

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乃削辟官爵，诏崇文与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严砺讨之。

时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诏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匙筋者，崇文斩以徇，刘辟陷梓州，执东川节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辟归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

初，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服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未尝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然后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上尝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垂拱无为，何为而可？”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则谁不尽力！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当时，取讥后世，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之。

〔纲〕 夏四月，以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

〔目〕 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纲】 策试制举之士。

【目】 于是元稹、独孤郁、白居易、萧俛、沈传师出焉。

【纲】 以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

【目】 杜佑请解盐铁，举巽自代。自刘晏之后，居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纲】 以元稹、独孤郁、萧俛为拾遗。

【目】 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竟为忠谏；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窃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厚赏之。故当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陛下践祚，今已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犹且弥年不得召见，而况疏远之臣乎！”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又劝上以亾、文为戒，早择修正之士，辅导诸子。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纲】 郑余庆罢。

【纲】 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纲】 六月，高崇文破鹿头关，连战皆捷。

【纲】 秋七月，葬丰陵。

【纲】 八月，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卒。

【目】 师古薨，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师古异母弟师道以为帅，奉表京师。杜黄裳请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刘辟未平，以师道为留后。

【纲】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刘辟，送京师，斩之。

【目】 高崇文又败刘辟之众于鹿头关。河东将阿跌光颜将兵会崇文于行营，愆期一日，惧诛，欲深入自赎，军于鹿头之西，断其粮道，于是绵江、鹿头诸将皆以城降。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克之。辟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惊，秋毫无犯。槛辟送京师，斩其大将邢泚，余无所问。命军府事，一遵韦南康故事，从容指捩，一境皆平。

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

杜黄裳建议征蜀，指授方略，皆悬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贺，上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辟至长安，并族党悉诛之。

【纲】 征少室山人李渤为左拾遗。

【目】 渤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辄附奏陈论。

【纲】 冬十月，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纲】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

【纲】 回鹘入贡。

【目】 始以摩尼偕来，置寺处之。

【纲】 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黄裳罢为河中节度使。

【目】 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修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

【纲】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目 吉甫谓中书舍人裴洎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洎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纲 夏四月，李錡反，制削官爵属籍，发诸道兵讨之。

目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镇海节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錡实无行意，屡迁行期；称疾，请至岁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錡计穷，遂谋反。杀留后王澹、大将赵琦，使人杀所部五州刺史。制削錡官爵属籍。遣淮南节度使王锬统诸道兵以讨之。

纲 以武元衡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为邠宁节度使。

目 高崇文在蜀期年，谓监军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岂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故有是命。

纲 镇海兵马使张子良执李錡，送京师，斩之。

目 有司籍其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洎、李绛言：“錡割剥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从之。

【纲】 以白居易为翰林学士。

【目】 居易作乐府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故有是命。

【纲】 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

【纲】 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

【目】 生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湜，翰林学士王涯之甥也，涯与裴洎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罢洎，贬贯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马，于陵岭南节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

【纲】 以裴均为右仆射，卢坦为庶子。

【目】 均素附宦官。尝入朝，逾位而立；御史中丞卢坦揖而退之，均不从。坦曰：“昔姚南仲为仆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权幸者。”坦寻改右庶子。

【纲】 秋七月，以卢坦为宣歙观察使。

【目】 坦到官，值岁饥，谷价日增。或请抑之，坦曰：“宣歙谷少，仰食四方；若价贱，则商船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辏，民赖以生。

〔纲〕 以裴洎同平章事。

〔目〕 上虽以李吉甫故罢洎学士，然宠信弥厚，故未几复擢为相。尝谓之曰：“以太宗、玄宗犹借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洎亦竭诚辅佐。上尝问洎：“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洎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洎厚遇之。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洎曰：“公才不称此官。洎不敢以私害公。”先朝执政，多恶谏官言时政得失，洎独赏之。

〔纲〕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遣使宣慰赈恤。

〔目〕 宣慰使郑敬等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调救百姓，则不计费，卿等宜识此意。”

〔纲〕 郑纲罢，以李藩同平章事。

〔目〕 藩给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更连素纸，藩曰：“如此，乃状也，何名批敕！”裴洎荐藩有宰相器。上以纲循默，罢之，擢藩为相。藩知无不言，上甚重之。

〔纲〕 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

〔目〕 子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

〔纲〕 闰月，立邓王宁为皇太子。

〔纲〕 夏四月，起复卢从史为金吾大将军。

〔目〕 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从则兴师讨之，以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李绛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今承宗又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诏。又河北诸镇事体正同，必不自安，阴相党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恐未可轻议也。”中尉吐突承璀自请将兵讨之。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父丧，朝廷久未起复；从史惧，因承璀进说，请以本军讨承宗。诏起复金吾大将军。

〔纲〕 秋七月，贬杨凭为临贺尉。

〔目〕 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贪污僭侈，贬临贺尉。凭亲友无敢送者，栎阳尉徐晦独至蓝田与别。权德舆谓之曰：“君送杨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对曰：“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岂得不与之别！借如明公他日为逸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舆嗟叹，称之于朝。后数日，李夷简奏为监察御史，谓之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纲〕 九月，王承宗表献德、棣二州，诏以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节度使，领德、棣二州。承宗袭昌朝，执之以归。

〔纲〕 冬十月，削夺王承宗官爵，发兵讨之。以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

十一月，彰义节度使吴少诚卒。

初，吴少诚宠其大将吴少阳，名以从弟，出入如至亲。少诚病，少阳杀其子自摄副使、知军事。少诚死，少阳遂自为留后。

纲鉴易知录卷五六

唐纪

宪宗皇帝

〔纲〕 庚寅，五年，春正月，卢龙节度使刘济将兵讨王承宗，拔饶阳、束鹿。

〔纲〕 吐突承璀讨王承宗，战不利。

〔纲〕 贬元稹为江陵士曹。

〔目〕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俸，召还。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入，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之。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上不听。

〔纲〕 三月，以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纲】吐突承璀诱卢从史执送京师，以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

【目】卢从史阴与王承宗通谋，上甚患之。会从史遣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洎引与语，为言君臣之义，微动其心，翊元遂输诚，言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洎令翊元还本军经营，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款要。洎言于上曰：“从史必为乱，今与承璀对营而不设备，失今不取，后虽兴大兵，未可以岁月平也。”上许之。承璀乃召从史入营与博，伏壮士擒缚之，驰诣京师。昭义士卒闻之，皆甲以出，乌重胤当军门叱之曰：“天子有诏，从者赏，违者斩！”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为昭义帅；李绛以为不可，请授重胤河阳。上乃以重胤镇河阳，而徙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贬从史为驩州司马。

【纲】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复其官爵，加刘济中书令。

【纲】九月，罢吐突承璀为军器使。

【纲】以权德舆同平章事。

【目】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纲】冬十一月，裴洎罢为兵部尚书。

【纲】十二月，以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

目 元膺尝欲夜登城，门已锁，守者不为开，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中谁辨真伪，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还。明日，擢为重职。

纲 以李绛为中书舍人。

目 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白居易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绛谓曰：“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上尝欲近猎苑中，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

绛尝面陈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上作色曰：“卿言太过！”绛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纲 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纲 二月，李藩罢为太子詹事。

目 上尝与宰相语及神仙，李藩对曰：“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

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

〔纲〕 以李绛为户部侍郎。

〔目〕 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问绛：“故事，户部皆进羨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羨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纲〕 夏四月，以卢坦判度支。

〔纲〕 秋九月，梁悦报仇杀人，杖而流之。

〔目〕 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晁，自诣县请罪。敕：“复讎，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宜令都省集义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曰：“律无复讎之条，非阙文也。盖不许，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之，则人将倚法专杀，而无以禁止其端。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义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讎者，事发，具事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于是杖悦一百，流循州。

〔纲〕 冬十二月，以李绛同平章事。

目 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上多直绛而从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绛曰：“汉文帝时，兵革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库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绀真宰相也。”

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绀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曰：“绀言是也。”

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今惠泽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绀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王颀入对，亦劝上峻刑。上谓宰相曰：“王颀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纲 太子宁卒。

纲 大稔。

目 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

纲 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

目 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而出之，义方入谢，因言：“绛私其同年许季同，以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义方之官。

纲 夏四月，以崔群为中书舍人。

目 上嘉翰林学士崔群谏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联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之为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遂不奉诏。

纲 五月，诏蠲淮、浙租赋。

目 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纲 秋七月，立遂王恒为皇太子。

【纲】 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

【目】 魏博牙内兵马使田兴，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季安病，军政废乱，夫人元氏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时年十一；召兴为都知兵马使。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曰：“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上意以吉甫议为然。绛曰：“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何足烦天兵哉！”上曰：“善。”

【纲】 冬十月，魏博兵马使田兴请吏奉贡，诏以兴为节度使。

【目】 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众皆愤怒。田兴晨入府，士卒大噪，环拜请为留后。兴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兴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监军以闻。上亟召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绛曰：“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

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守谦亦为之言，上竟遣中使张忠顺如魏。绛复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犹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后，绛曰：“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无以深慰其心。”上从之。忠顺未还，制命已至，兴感恩流涕，士众鼓舞。

【纲】十一月，遣知制诰裴度宣慰魏博。

【目】李绛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来归，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宦官以为太多，上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如此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十一月，遣知制诰裴度宣慰魏博，颁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郛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之，终夕不倦。

【纲】癸巳，八年，春正月，权德舆罢。

【纲】赐田兴名弘正。

【纲】征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纲】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绛罢为礼部尚书。

【目】上尝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祐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以为然。

又尝问逢：“人言外间朋党太盛，何也？”李逢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盖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以此目之，则天下之贤人君子无能免者，此东汉之所以亡也。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逢屡以疾辞位，至是遂罢。

【纲】 以吐突承璀为神策中尉。

【目】 初，上欲相逢，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至是，召还承璀，复以为左神策中尉。

【纲】 夏六月，以张弘靖同平章事。

【纲】 秋闰七月，彭义节度使吴少阳卒。

【目】 少阳死，其子元济匿丧，自领军务。

【纲】 以乌重胤为汝州刺史。

【纲】 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韦贯之同平章事。

【纲】 乙未，十年，春正月，吴元济反。制削其官爵，发兵讨之。

【目】 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东畿。制削其官爵，发十六道兵讨之。

【纲】 三月，以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目】 王叔文之党，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亦恶之，皆以为远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锡母老为上言。上曰：“为人子不自谨，贻亲忧，此则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忠切。”禹锡得改连州。

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曰：“梓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矩、绳墨度材视制，指麾众工，各趋其事，不胜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则独名其功。犹相天下者，立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万国既理，而谈者独称伊、傅、周、召，其百官执事之勤劳不得纪焉。或者不知体要，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又作种树郭橐驼传曰：“橐驼善种树，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之，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故不我若也！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亦犹是已。’”

【纲】 田弘正遣其子布将兵助讨淮西。

〔纲〕 盗焚河阴转运院。

〔目〕 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吴元济，上不从。师道使大将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实以援元济也。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因劫东都，焚宫阙，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遣攻河阴转运院，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二万余斛。人情惶惧，多请罢兵，上不许。

〔纲〕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营。

〔目〕 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既而光颜数败贼军，上以度为知人。知制诰韩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

〔纲〕 六月，盗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击裴度，伤首。

〔目〕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师道客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资给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将尹少卿奏事，且诣中书为元济游说。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书诋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贼自暗中射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击裴度，伤首，坠沟中。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王士则告承宗遣卒张晏所为，捕得，鞫之，晏等具服。张弘靖以

为疑，上竟诛之，而师道客潜遁去。

纲 以裴度同平章事。

目 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郢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遂以度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愈急。

纲 秋七月，灵武节度使李光进卒。

目 光进与弟光颜友善，光颜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后，光进乃娶，光颜使其妻奉管钥，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反之曰：“新妇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纲 八月，李师道遣兵袭东都。捕得，伏诛。

目 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潜内兵数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发兵围之；贼众突出，望山而遁。东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趯勇**，谓之“山棚”。元膺设重购以捕贼。数日，有山棚遇贼，走召其侪，引官军共围获之。按验，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捕获，伏诛。元膺鞫圆净党与，始知杀武元衡者乃师道也，元膺密以闻，上业已讨王承宗，不复穷治。

【纲】 九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

【目】 弘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时李光颜战最力，弘欲结之，举大梁城索得一美妇人，容色绝世，遣使遗之。光颜乃大飧将士，谓使者曰：“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赠使者，并妓返之，曰：“为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死无贰矣！”

【纲】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张弘靖罢为河东节度使。

【目】 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上欲许之，弘靖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为之止，弘靖乃求罢，从之。

【纲】 制削王承宗官爵，发兵讨之。

【纲】 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三月，皇太后崩。

【纲】 夏四月，以司农卿皇甫镈判度支。

【目】 镈始以聚敛得幸。

【纲】 五月，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凌云柵。

纲 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大败于铁城。

纲 秋七月，贬高霞寓，以袁滋为唐邓节度使。

纲 八月，韦贯之罢为吏部侍郎。

纲 葬庄宪皇后。

纲 九月，饶州大水。

目 漂失四千七百余户。

纲 冬十一月，以柳公绰为京兆尹。

目 公绰初赴府，有神策小将跃马冲其前导，公绰驻马，杖杀之。明日，入对，上怒诘之，对曰：“京兆为辇毂师表，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命，非独慢臣也。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上曰：“何不奏？”对曰：“臣职当杖之，不当奏。”上退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纲 十二月，义成节度使湓镠与王承宗战，大败。

纲 以王涯同平章事。

〔纲〕 贬袁滋，以李愬为唐邓节度使。

〔目〕 袁滋至唐州，元济围其新兴栅，滋卑辞以请之，元济由是不复以滋为意。朝廷知之，贬滋抚州刺史，以李愬代之。

〔纲〕 丁酉，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栅降。

〔目〕 李愬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步骑二千给之。愬遣大将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愬许之。士良无惧色，愬命释其缚。士良请尽死以报德。愬署为捉生将。士良言于愬曰：“吴秀琳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擒之，则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归。秀琳果以栅降。愬引兵入据其城。其将李宥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于是军气复振。

〔纲〕 夏四月，淮西郾城降。

〔目〕 官军逼郾城。李光颜败其兵三万，杀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数栅，元济以董昌龄为郾城令，而质其母。其母谓昌龄曰：“顺死贤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而吾生，是戮吾也。”会官军绝郾城归路，昌龄乃举城降，光颜入据之。元济闻之，甚惧，时董重质守洄曲，元济悉发亲近及守城卒诣重质以拒官军。

〔纲〕 五月，罢河北行营。

目 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胜取恒冀，如拾芥耳！”上从之。罢河北行营。

纲 李愬擒淮西将李祐。

目 愬厚待吴秀琳，与谋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无能为也。”祐有勇略，守兴桥栅，时帅士卒刈麦于张柴村，愬召厢虞候史用诚，以三百骑伏林中，诱而擒之以归。将士争请杀之；愬释缚，待以客礼。时时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预闻。诸将恐祐为变，多谏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牒愬，称得贼谍者，言祐为贼内应。愬恐谤先达于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岂天不欲平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乃械祐送京师，先密奏曰：“若杀祐，则无以成功。”诏以还愬。愬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除散兵马使。

纲 秋七月，以孔戣为岭南节度使。

目 先是，明州岁贡蚶、蛤，水陆递夫劳费，华州刺史孔戣奏罢之。至是，岭南择帅，宰相奏拟数人，上皆不用，曰：“顷有谏进蚶、蛤者，可与也。”乃以戣为岭南节度使。

纲 以裴度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讨使。

目 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度独无言。上问之，度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今请自往督战。且元济势实窘迫，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

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从之。度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将行，言于上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御通化门送之。

【纲】 九月，以崔群同平章事，李逢吉罢。

【纲】 李愬攻吴房，入其外城。

【目】 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而还。

【纲】 冬十月，李愬夜袭蔡州，擒吴元济，槛送京师。

【目】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书记郑澼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愬乃命祐及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锋，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据其栅。命士卒少休，复夜引兵出；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时大风雪，人马冻死者相望。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四鼓，愬至，无一人知者。祐、忠义夙其城以先登，壮士从之；

杀守门卒，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不信，起，听于庭，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愬攻牙城，烧其南门，门坏，执元济，槛送京师，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诸镇兵相继来降。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

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计细，若矜小务，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愬俭于奉己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

〔纲〕 以李鄴同平章事。

〔纲〕 裴度入蔡州。

〔目〕 裴度建彰义节，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愬具囊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

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还军文城。

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彭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纲〕 十一月，上御门受俘，斩吴元济。

〔纲〕 赐李愬爵凉国公，韩弘等迁官有差。

〔目〕 愬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曰：“愬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晟、浑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纲〕 以李祐为神武将军。

〔纲〕 十二月，赐裴度爵晋国公，复入知政事。

〔纲〕 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师道奉表纳质，并献三州。

〔目〕 淮西既平，李师道忧惧。幕僚李公度说之，使遣子入侍，并献沂、海、密三州以自赎。从之。上遣左散骑常侍李逊诣郢州宣慰。

【纲】 二月，修麟德殿，浚龙首池，起承晖殿。

【目】 上命六军修麟德殿。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言之。上怒，贬奉国等。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

【纲】 李廌罢为户部尚书。

【目】 初，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墉为节度使，性刚严，与承璀互相敬惮，故未尝相失。承璀归，引廌为相。廌耻由宦官进。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固辞相位，至是罢。

【纲】 以李夷简同平章事。

【纲】 夏四月，王承宗纳质请吏，复献二州。诏复其官爵。

【目】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韩愈曰：“元济就擒，承宗破胆矣，愿得奉丞相书往说之，可不烦兵而服。”愈白度，为书遣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弘正为之请，上许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图印至京师。

幽州大将谭忠亦说刘总曰：“自元和以来，刘辟、李錡、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阻兵冯险，自以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为也。然顾盼之间，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诛也。况今天子神圣威武，苦身焦思，缩衣节

食，以养战士，此志岂须臾忘天下哉！今国兵骛骛北来，赵人已献城十二，忠深为公忧之。”总泣曰：“闻先生言，吾心定矣。”遂专意归朝廷。

【纲】 五月，以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

【目】 李逖察师道非实诚，归言于上曰：“师道顽愚反复，恐必须用兵。”既而师道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上怒，决意讨之。五月，以光颜镇滑州，谋讨师道也。

【纲】 秋七月，以李勣为武宁节度使。

【纲】 诏诸道发兵讨李师道。

【纲】 李夷简罢为淮西节度使。

【目】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简自谓才不及度，求出镇，故有是命。

【纲】 八月，王涯罢。

【纲】 以皇甫镈、程异同平章事。

【目】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判度支皇甫镈、盐铁使程异晓其意，数进羨余，由是有宠。又以厚赂结吐突承璀，

上遂以为相。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道负贩者亦嗤之。

裴度耻与小人同列，求退，不许。乃上疏曰：“饒、昱皆钱谷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骇笑。臣若不退，天下谓臣无耻。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由是饒益无所惮。

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过。

其后上语宰相曰：“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纲〕 冬十一月，以柳泌为台州刺史。

〔目〕 上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镈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泌言：“天台多灵草，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以泌权知台州刺史。谏官争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纲〕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师，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目 先是，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上从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韩愈上表谏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言：“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乃贬潮州刺史。

自战国之世，老、庄与儒者争衡，更相是非。至汉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晋、宋以来，日益繁炽，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独愈恶其蠹财惑众，力排之，尝作原道篇行于世云。

纲 二月，平卢都将刘悟执李师道，斩之。

目 田弘正、李愬屡败平卢兵。李师道发民治城堞，役及妇人，民惧且怨。都知兵马使刘悟将兵万余人屯阻谷以拒官军，务为宽惠，使士卒人人自便，军中号曰刘父。或谓师道曰：“悟专收众心，恐有他志。”师道潜遣二使赍帖授行营副使张漉，令斩悟。漉素与悟善，怀帖示之。悟召诸将谓曰：“悟与公等不顾死亡以抗官军，诚无负于司空。今司空信谗，来取悟首。悟死，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诛者独司空一人，今军势日蹙，吾曹何为随之族灭？”

欲与诸公还入郢州，奉行天子之命，岂徒免危亡，富贵可图也。”有后应者，皆立斩之。众惧，皆曰：“惟都头命！”乃令士卒皆饱食执兵，夜半，听鼓，三声绝，即行。天未明，至城下，子城门已洞开，悟勒兵捕师道与二子，斩之。慰谕军民。函师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矣。裴度纂述懿、郾用兵以来帝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纲〕 以刘悟为义成节度使。

〔纲〕 夏四月，诏诸道支郡兵马，并令刺史领之。

〔目〕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曰：“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故有是诏。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处之得宜故也。

〔纲〕 程异卒。

〔纲〕 裴度罢为河东节度使。

〔目〕 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镈之党挤之，诏度以平章事镇河东。

鑄专以掎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鑄自诉于上，上曰：“卿欲报怨邪！”鑄乃不敢言。

史馆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迕；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易乎！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则太平未可期也。”

〔纲〕 秋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

〔纲〕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目〕 楚与皇甫鑄同年进士，故鑄引以为相。

〔纲〕 八月，以韩弘为司徒兼中书令，张弘靖为宣武节度使。

〔纲〕 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入朝。

〔纲〕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还镇。

〔纲〕 冬十月，贬裴潏为江陵令。

目 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漐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殫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伎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五藏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饵一年，则真伪可辨矣。”上怒，贬漐。

纲 崔群罢为湖南观察使。

目 初，帝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上寻罢群。

纲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闰月，太子即位。

目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恠为太子，上不许。太子忧之，密问计于其舅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

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谦与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杀瑾及恠。

〔纲〕 贬皇甫镈为崖州司户，以萧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纲〕 柳泌伏诛，贬李道古为循州司马。

〔纲〕 尊贵妃郭氏为皇太后。

〔目〕 后，郭暖之女也，为广陵王妃。宪宗即位，群臣累表请立为后；宪宗以妃宗门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不许。至是，乃尊为皇太后。

〔纲〕 二月，赦天下。

〔纲〕 以柳公权为翰林侍书学士。

〔目〕 上见公权书迹，爱之，问之曰：“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

〔纲〕 夏五月，以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

【目】 江陵士曹元稹，与监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荐之，上以为知制诰；朝论鄙之。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

【纲】 六月，葬景陵。

【纲】 以崔群为吏部侍郎。

【纲】 秋七月，令狐楚罢。

【纲】 八月，浚鱼藻池。

【纲】 以崔植同平章事。

【纲】 九月，大宴。

【纲】 冬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诏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

【纲】 幸华清宫。



網鑒易知錄

下

〔清〕吳乘杈等 輯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纲鉴易知录
下

〔清〕吴乘权等 辑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孕育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经典著作。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在浩瀚的优秀文化海洋里，哪些是最基本的，哪些是最经典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应该知晓、阅读的基本书是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最应该拥有并收藏的经典是什么？

多年来，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本，推出的《史记》、《资治通鉴》等白文普及本图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编辑部推出“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本套文库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经典。入选本文库的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是经史子集中的顶峰，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如列“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如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四书五经”等。第二是精品。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多年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了大批由国内一流学者精心校勘整理的传统典籍。本套丛书或以中华书局原整理本为底本，或约请著名学者精加整理，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性，堪称质量上乘的版本。第三是方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阅读方便。众所周知，古代图书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书名，即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本书保留了古籍整理图书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_____），书名下加双下划线（_____）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

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错读。另外，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删除了原整理本中的古注、校勘记及不便当代读者阅读的部分。可以说，本套丛书是方便现代读者阅读经典巨著的较好的白文普及本。

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文库提出批评建议，以便于我们加以改进，将这套旨在为中国人提供基本书的文库编辑好，出版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8年12月

出版说明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了编年体通史的先例，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但是这部294卷的巨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仍有两点不便，一是篇幅太大，一般读者少有心力仔细读完全篇；二是像正史一样按卷开列，史实与议论混合，缺乏层次感，同样不利于一般性阅读。

南宋时朱熹意识到《资治通鉴》的这些弱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用提纲挈领的话表明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看法，这称为纲，再用简略的叙事说明事件或人物的原委，这称为目。纲目体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层次清晰，线索一贯，便于读者整体把握。另外也因其仿效《春秋》的“经”“传”分体，暗含了历史评判功能，为儒学正统教育体系所接受认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历朝历代均有文人学者仿效这一体裁编纂的历史读物。

从宋初到明末，积累了700年的历史事实和相关著作又有进行整理统合的需要，民间也有了对于这种概括时段更长的通史读物的需求，于是清朝的文人学士编出了一部后来风行数百年不衰的纲目体通史读物，这就是《纲鉴易知录》。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依据则是朱国标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明纪钞略》。这样时间跨度就足够长远，并且用纲目体分出层次，在特定正统观指导下形成连续一贯的编年时间线索，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明代的明晰易读的中国通史了。

《纲鉴易知录》沿袭了传统史书编纂的一般体例，即按照确定好的体例编排好史料大纲，在“纲”下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而不过多地议论阐发，能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框架，线索分明。同时编者注意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串联整体，不会显得单调枯燥。而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这对于已有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基础，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知识印象。《纲鉴易知录》等传统通史读物，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纲鉴易知录》刊行之后即受到广泛的好评，风行天下，有多种版本存世。此次出版，我们选择了错误较少的扫叶山房石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并参考了中华书局1959年繁体字本，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有吴存礼“序”、“先儒姓氏”、“发凡”，文中也有“书法”、“发明”、“广义”以及眉批和繁琐的注释，都是为了适应清代学子的学习而作的，今天看来，不仅观念陈旧，还有不少错误，已经远远不适合当代读者的需要，更会干扰对本书正文的阅读，因此此次整理时一并删去。

众所周知，古代历史著作中存在的大量人名、地名和书名，阅读中稍不小心就会造成误解和费解，而有些专名即使专业读者也不容易辨别，因此本书采用了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_____），书名下加双下划线（_____）的做法，以便广大读者在阅读时能一目了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可以说，本书是帮助读者直接接触古人史实记录，快速了解清代之前中国通史全貌的较好的普及读物。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三月

目 录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出版说明](#)

[纲鉴易知录卷五七](#)

[唐纪](#)

[穆宗皇帝](#)

[敬宗皇帝](#)

[文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八](#)

[唐纪](#)

[文宗皇帝](#)

[武宗皇帝](#)

[宣宗皇帝](#)

[懿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五九](#)

[唐纪](#)

[僖宗皇帝](#)

[昭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十](#)

[唐纪](#)

[昭宗皇帝](#)

[昭宣帝](#)

[五代_后梁纪](#)

[太祖皇帝](#)

[梁主瑱](#)

[纲鉴易知录卷六一](#)

[后唐纪](#)

[庄宗皇帝](#)

[明宗皇帝](#)

[闵帝](#)

[废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二](#)

[后晋纪](#)

[高祖皇帝](#)

[出帝](#)

[后汉纪](#)

[高祖皇帝](#)

[隐帝](#)

[后周纪](#)

[太祖皇帝](#)

[世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三](#)

[后周纪](#)

[世宗皇帝](#)

[恭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四](#)

[宋纪](#)

[太祖神德皇帝](#)

[太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五](#)

[宋纪](#)

[太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六](#)

[宋纪](#)

[真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七](#)

[宋纪](#)

[真宗皇帝](#)

[仁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八](#)

[宋纪](#)

[仁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六九](#)

[宋纪](#)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十](#)

[宋纪](#)

[神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十一](#)

[宋纪](#)

[神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十二](#)

[宋纪](#)

[神宗皇帝](#)

[哲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三](#)

宋纪

[哲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四](#)

宋纪

[哲宗皇帝](#)

[徽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五](#)

宋纪

[徽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六](#)

[宋纪](#)

[徽宗皇帝](#)

[钦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七](#)

[宋纪](#)

[钦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八](#)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七九](#)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十](#)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一](#)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二](#)

[南宋纪](#)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三](#)

[南宋纪](#)

[孝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四](#)

[南宋纪](#)

[光宗皇帝](#)

[宁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五](#)

[南宋纪](#)

[宁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六](#)

[南宋纪](#)

[理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七](#)

[南宋纪](#)

[理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八](#)

[南宋纪](#)

[理宗皇帝](#)

[度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八九](#)

[南宋纪](#)

[恭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九十](#)

[南宋纪](#)

[端宗皇帝](#)

[帝昀](#)

[元纪](#)

[世祖文武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九一](#)

[元纪](#)

[成宗皇帝](#)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泰定皇帝](#)

[明宗皇帝](#)

[纲鉴易知录卷九二](#)

[元纪](#)

[文宗皇帝](#)

[顺帝](#)

[明鉴易知录卷一](#)

[明纪](#)

[太祖高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二](#)

[明纪](#)

[太祖高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三](#)

[明纪](#)

[建文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四](#)

[明纪](#)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五](#)

[明纪](#)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

[英宗睿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六](#)

[明纪](#)

[英宗睿皇帝](#)

[宪宗纯皇帝](#)

[孝宗敬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七](#)

[明纪](#)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八](#)

[明纪](#)

[世宗肃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九](#)

[明纪](#)

[世宗肃皇帝](#)

[穆宗庄皇帝](#)

[神宗显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十](#)

[明纪](#)

[神宗显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十一](#)

[明纪](#)

[神宗显皇帝](#)

[光宗贞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十二](#)

[明纪](#)

[熹宗哲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十三](#)

[明纪](#)

[熹宗哲皇帝](#)

[怀宗端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十四](#)

[明纪](#)

[怀宗端皇帝](#)

[明鉴易知录卷十五](#)

[明纪](#)

[怀宗端皇帝](#)

[返回总目录](#)

纲鉴易知录卷五七

唐纪

穆宗皇帝

〔纲〕 辛丑，穆宗皇帝长庆元年，春正月，诏河北诸道各均定两税。

〔纲〕 萧俛罢。

〔纲〕 段文昌罢，以杜元颖同平章事。

〔纲〕 以王播为盐铁使。

〔纲〕 卢龙节度使刘总弃官为僧，以张弘靖代之。

〔纲〕 夏四月，贬钱徽、李宗闵为远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

目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及榜出，二人所属皆不预，而郑覃弟郎、裴度子撰、宗闵婿苏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皆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以为然。上乃命覆试，黜朗等十人而贬徽等。或劝徽奏二人属书，上必寤，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纲 秋七月，卢龙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

目 幕僚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杖之，不服。雍白弘靖，系治之。是夕，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囚弘靖，杀雍等，迎朱克融为留后。众以判官张彻长者，不杀。彻骂曰：“汝何敢反？行且族灭！”众共杀之。

纲 贬张弘靖为吉州刺史。

纲 成德兵马使王庭湊杀节度使田弘正，起复田布为魏博节度使，讨之。

目 初，田弘正自魏博徙镇成德，自以久与镇人战，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卫，请度支供其粮赐。户部侍郎崔俊，刚褊无远虑，恐开事例，不肯给。弘正不得已，遣魏兵归。都知兵马使王庭湊，果悍阴狡，潜谋作乱，以魏兵故，不敢发。及魏兵去，夜结牙兵杀弘正，自称留后。

魏博节度使李愬闻变，素服流涕，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圣化，安宁富乐者，田公之力也。今镇人不道，辄敢害之，是轻魏以为无人也。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报之？”众皆恸哭。深州刺史生元翼，成德良将也，愬使以宝剑、玉带遗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剑、带徇于军，报曰：“愿尽死！”会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复田布为魏博节度使，讨之。

【纲】 诏诸道讨王庭湊，以生元翼为深冀节度使。庭湊围深州。

【纲】 九月，诏两税皆输布、丝、纩。

【目】 自定两税法以来，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三倍其初。户部尚书杨於陵言：“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今税百姓钱藏之公府。又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入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又积于富家，流入四夷。如此，则钱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轻！今宜使天下输税课者皆用谷、帛，广铸钱而禁滞积及出塞者，则钱日滋矣。”从之。

【纲】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目】 播为相，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纲】 以裴度为镇州行营都招讨使。

〔纲〕 以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

〔目〕 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逆贼，祇乱山东；禁阓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阓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觉寤制断无以驱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于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之顾。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表三上，上虽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罢弘简枢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纲〕 十二月，深州行营节度使杜叔良讨王庭湊，大败。诏以李光颜代之。

〔纲〕 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

〔纲〕 壬寅，二年，春正月，魏博将史宪诚杀节度使田布，诏以宪诚为节度使。

〔纲〕 二月，以王庭湊为成德节度使，遣兵部侍郎韩愈宣慰其军。

〔目〕 庭湊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之，皆以乏粮不能进，虽李光颜亦闭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为成德节度使，而遣韩愈宣慰其军。诏愈至境，更观事势，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往。至镇，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馆，甲士罗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曹所为，非庭湊心。”愈厉声曰：“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节钺，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健儿语邪！”甲士前曰：“先太师为国击走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

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汝曹尚能记先太师则善矣。夫逆顺之为祸福岂远邪！自禄山、思明以来，至元济、师道，其子孙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子孙孩提，皆为美官；王承元以此军归朝廷，弱冠建节；刘悟、李祐，皆为节度使；汝曹亦闻之乎！”庭湊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谓愈曰：“侍郎来，欲何为？”愈曰：“神策诸将如生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耳！尚书何为围之不置？”庭湊曰：“即当出之。”因与愈宴礼而归之。未几，元翼将十骑突围出深州。

〔纲〕 崔植罢，以元稹同平章事。

〔纲〕 以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目〕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劝上雪王庭湊而罢兵。以度为司空，平章事、东都留守。谏官争上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目〕 以李昕为河东节度使。

〔目〕 初，昕为羽林将军，有良马，上为太子，遣左右讽求之，昕以职总亲军，不敢献。及河东缺帅，上曰：“李昕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用之。

〔纲〕 三月，诏留裴度辅政。

〔纲〕 王播罢。

〔纲〕 夏四月，诏免江州逃户欠钱。

〔纲〕 六月，裴度罢为右仆射，元稹罢为同州刺史。

〔纲〕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纲〕 冬十一月，太后幸华清宫，上畋于骊山。

〔纲〕 十二月，立景王湛为皇太子。

〔纲〕 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生僧孺同平章事。

〔目〕 户部侍郎生僧孺素为上所厚。至是，遂以为相。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纲〕 夏四月，以郑叔为岭南节度使。

〔目〕 翼城人郑注，巧谄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李愬饵其药颇验，署为牙推，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请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见守澄，守澄不得

已见之，坐语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见之晚。守澄入知枢密，掣注以西；荐于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与之谋议，人莫能窥其迹。始则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其门矣。工部尚书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注通于守澄以求节镇；遂得岭南。

【纲】 五月，以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目】 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纲】 六月，以韩愈为京兆尹。

【目】 愈为京兆，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

【纲】 秋八月，以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

【目】 李逢吉恶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纲】 九月，复以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目】 李逢吉结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学士李绅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绅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可之。会绅与京兆尹韩愈争台参，文移往来，辞语不逊；

逢吉奏二人不协，以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愈、绅入谢，上问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纲】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目】 上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疏曰：“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获。既而疾作，命太子监国。是夕上崩，敬宗即位。

【纲】 二月，贬李绅为端州司马。

【纲】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为皇太后。

【纲】 幸中和殿击球。

【目】 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

【纲】 三月，以刘栖楚为起居舍人；不拜。

【目】 上视朝每晏，左拾遗刘栖楚进言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响闻闕外。上命中使宣慰令归。寻擢栖楚为起居舍人，栖楚辞疾不拜。

〔纲〕 夏四月，以李虞为拾遗。

〔目〕 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虞、刘栖楚等八人，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目之为“八关、十六子。”

〔纲〕 五月，以李程、窦易直同平章事。

〔纲〕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纲〕 夏绥节度使李祐进马百五十匹，却之。

〔目〕 侍御史温造弹祐违敕进奉，请论如法，诏释之。祐谓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纲〕 冬十月，赐韦处厚锦彩银器。

〔目〕 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赐。

〔纲〕 十一月，葬光陵。

〔纲〕 十二月，以刘栖楚为谏议大夫。

敬宗皇帝

〔纲〕 乙巳，敬宗皇帝宝历元年，春正月，赦。

〔目〕 先是鄆令崔发闻五坊人殴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台狱。是日，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气绝；数刻始苏，诏复击之。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曳中人，中人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夷藩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亦上言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上皆不听。李逢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纲〕 生僧孺罢为武昌节度使。

〔目〕 生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素表求出。乃升鄂岳为武昌军，以僧孺为节度使。僧孺过襄阳，节度使柳公绰服褊鞞候于馆舍。将佐曰：“襄阳地望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奇章公甫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纲】 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宸六箴。

【目】 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德裕献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谏，以讽侮弃说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上优诏答之。

【纲】 秋七月，盐铁使王播进羨余绢百万匹。

【纲】 造竞渡船。

【目】 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计用转运半年之费。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纲】 八月，昭义节度使刘悟卒。

【纲】 冬十二月，幸骊山温汤。

【目】 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而为犬戎所杀；秦始皇幸骊山而国亡；玄宗幸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幸温汤，还，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纲】 十二月，以刘从谏为昭义留后。

〔纲〕 以李逢为太子少师分司。

〔目〕 仆射李逢好直谏，李逢吉恶之。至是，以逢有足疾，出之东都。

〔纲〕 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

〔目〕 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数遣使劳问，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冈。张叔舆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

度至京师，复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书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复白已得之，度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纲〕 三月，罢修东都。

〔目〕 上欲幸东都，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已使按修宫阙。裴度从容言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然自多难以来，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罢之。

〔纲〕 秋九月，李程罢为河东节度使。

〔纲〕 冬十一月，李逢吉罢。

〔纲〕 十二月，宦官刘克明等弑帝于室内，立绛王悟。王守澄等讨克明，杀悟，立江王涵。

〔目〕 上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军将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灭，克明等弑帝于室内。

克明矫称上旨，命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又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明日，江王即位，更名昞，是为文宗。

〔纲〕 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以韦处厚同平章事。

〔纲〕 出宫人，放鹰、犬，省冗食，罢别贮、宣索。

〔目〕 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事者，出三千余人。放五坊鹰、犬。省教坊、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近岁别贮钱谷，悉归之有司。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世，每月视朝不过一二，上始复旧制，每奇日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待制宫旧虽设之，未尝召对，至

是屡蒙延问。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

【纲】 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韦处厚请避位，不许。

【目】 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已定，寻复中变。韦处厚于延英极论之，因请避位；上再三慰劳之。

【纲】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葬庄陵。

【纲】 戊申，二年，春三月，亲策制举人。

【目】 自元和中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其祸，其略曰：“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曰：“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又曰：“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恃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忧其所宜忧！”又曰：“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

考官散骑常侍冯宿等见黄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论器然称屈。李郃曰：“刘黄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曰：“黄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黄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况臣所对不及黄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黄直。”不报。

〔纲〕 冬十二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卒。

〔纲〕 以路隋同平章事。

〔纲〕 己酉，三年，秋八月，以李宗闵同平章事。

〔目〕 征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宗闵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闵同平章事。宗闵恶德裕逼己，出之澶州。

〔纲〕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纱縠绫罗。

〔目〕 上性俭素，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驸马韦处仁着夹罗巾，上谓曰：“朕慕卿门地清素，故有选尚。如此巾服，听其它贵戚为之，卿不须尔。”

〔纲〕 冬十一月，禁献奇巧及织纤丽布帛。

【纲】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生僧孺同平章事。

【目】 李宗闵引僧孺为相，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纲】 夏六月，以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

【目】 度以老疾辞位，故有是命。仍诏三五日一入中书。

【纲】 秋七月，以宋申锡同平章事。

【目】 上患宦官强盛，元和、宝历逆党犹在；而中尉王守澄尤专横。尝密与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逼。上以申锡沉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宰相。

【纲】 九月，以裴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目】 初，裴度往淮西，奏李宗闵为判官，由是渐获进用。至是，怨度荐李德裕，因其谢病，出之。

【纲】 冬十月，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目】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

事者，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踰月，皆若身尝涉历。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纲〕 辛亥，五年，春三月，贬漳王溁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

〔目〕 上与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璠泄其谋，王守澄、郑注知之，使人诬告申锡谋立漳王。上怒，漳王、申锡皆坐贬，申锡竟卒于贬所。

〔纲〕 夏五月，李德裕索南诏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纲〕 秋九月，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来降，不受。

〔目〕 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生僧孺以为不可，上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吐蕃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纲〕 壬子，六年，冬十月，立鲁王永为太子。

〔纲〕 十二月，生僧孺罢为淮南节度使。

〔目〕 西川监军王踐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

策。僧孺内不自安。会上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请罢。乃出镇淮南。

〔纲〕 以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目〕 初，李宗闵与德裕有隙，及德裕还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为相。宗闵百方沮之不能，深以为忧。京兆尹杜悛谓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则可以平宿憾矣！”宗闵曰：“更思其次。”悛曰：“不则用为御史大夫。”宗闵曰：“可矣。”悛乃诣德裕，告之。德裕惊喜泣下，寄谢重沓。宗闵复与给事中杨虞卿谋之，事遂中止。

〔纲〕 癸丑，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目〕 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他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

〔纲〕 夏六月，以郑覃为御史大夫。

〔目〕 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侪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侪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侪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幸甚。”后旬

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纲〕 李宗闵罢。

〔纲〕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纲〕 八月，诏诸王出阁，停进士试诗赋。

〔目〕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罢诗赋。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疑忌宗室，不令出阁；议者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天宝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泚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能听其年高属疏者出阁，又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于是下诏并停诗赋。然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纲〕 加卢龙节度使杨志诚右仆射。

〔目〕 初，以志诚为吏部尚书，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诚仆射，别遣使慰谕之。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

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曰：“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戎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养之，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猝，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入所以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请罢府兵，武夫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尾大中干，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燃矣！盖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其置府立卫乎！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又作战论，曰：“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温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良弓、健马无有也。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镇之师，低首仰给。咸阳西北，戎夷大屯，赤地尽取，始能应费，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责实之过，其败二也；小胜则张皇邀赏，贵极富溢则不肯搜奇出死以勤于我！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跳身而来，回视刀锯，气色甚安，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自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此不专任之过，其败五也。今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以为万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纲】 九月，以郑注为右神策判官。

【纲】 冬十二月，上有疾。

【目】 上始得风疾，不能言。王守澄荐郑注，上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然上自是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纲】 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读学士。

【目】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上见之，大悦，欲以为谏官，寘之翰林。李德裕以为不可，上曰：“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不怩而罢。仲言及注皆恶德裕，以宗閔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閔以敌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兴元。是日，以仲言为侍读，寻改名迺。

【纲】 令进士复试诗赋。

【纲】 以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目】 德裕见上，请留京师故也。

【纲】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卒，子元逵自知留后。

目 元逵改父所为，事朝廷甚谨。

纲 以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

目 李宗闵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诏复以德裕镇浙西。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纲 以王璠为尚书左丞。

纲 乙卯，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纲 浚曲江及昆明池。

目 郑注言秦地有灾，宜兴役以禳之也。

纲 夏四月，以李德裕为宾客分司。

纲 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目 注举李歙自代曰：“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歙之诚，乃事君而尽节。”人皆哂之。

【纲】 路隋罢为镇海节度使。

【纲】 以贾餗同平章事。

【目】 餗性褊躁轻率，与李德裕有隙，而善于宗闵、郑注，故上用之。

【纲】 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

【纲】 五月，以仇士良为神策中尉。

【目】 初，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不能堪。李训、郑注揣知上意，数以微言动上。上意其可与谋大事，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言无不从，声势烜赫。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

【纲】 六月，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目】 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郑注素恶京兆尹杨虞卿，与李训共构之，云此语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狱。注求为两省官，李宗闵不许，注毁之于上。会宗闵救虞卿，上怒，叱出，贬之。虞卿亦贬虔州司马，而以李固言为相。训、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宠任日隆。连逐三相，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

目 注之初得幸，上尝问翰林学士李珣曰：“卿知有郑注乎？”对曰：“臣岂不知。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臣忝在近密，安敢与此人交通！”至是以注为工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珣贬江州。时注、训所恶，皆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

纲 陈弘志伏诛。

纲 李固言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

目 初，注求镇凤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镇兴元，而以注为凤翔帅。李训虽因注得进，及势位俱盛，心颇忌注，托以中外协势以诛宦官，故出注于凤翔，其实俟既诛宦官，并图注也。

纲 以舒元舆、李训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杀王守澄。

目 训、注请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赐鸩杀之。训、注本因守澄以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纲 加裴度兼中书令。

目 李训所奖拔，率皆狂险之士，然亦时取天下重望以顺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

地，训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纲 十一月，李训、舒元舆、郑注等谋诛宦官，不克。以郑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杀训、注、元舆及王涯、贾餗等。

目 始郑注与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为亲兵。奏请入护王守澄葬，仍请令内臣尽集送之，因令亲兵杀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乃以郭行余镇邠宁，王璠镇河东，使多募壮士为部曲，以罗立言知京兆府事，韩约为金吾卫大将军，及与御史中丞李孝本谋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舆与其谋，他人莫知也。

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韩约奏：“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帅百官称贺。训、元舆劝上往观，以承天贶，上许之。先命宰相视之，训还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顾仇士良帅诸宦者往视之。宦者既去，训召行余、璠受敕。时二人部曲数百，皆执兵立丹凤门外，训召之入。士良等至，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风吹幕起，执兵者甚众。士良等惊走，诣上告变。训呼金吾卫士上殿，宦者即举软舆迎上，决殿后罽毼，疾趋北出。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三百，李孝本帅御史台从人二百，皆登殿纵击，宦官死伤者十余人。训知事不济，走马而出。王涯、贾餗、舒元舆还中书，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讨贼。杀金吾吏卒千六百余人，擒舒元舆、王涯、王璠、罗立言等，皆系两军。

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曰：“王涯等谋反系狱。”命左右仆射令狐楚、郑

覃参决机务。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泛，仇士良等不悦，由是不得为相，而以郑覃、李石同平章事。擒获贾餗、李孝本。李训为人所杀，传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训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舆、孝本徇于两市，腰斩于独柳之下，亲属皆死。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中尉，上不豫知也。

郑注将兵至扶风，知训已败，复还凤翔。监军伏甲斩之，灭其家，僚属皆死。右军获韩约，斩之。士良等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自是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郑覃、李石曰：“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宦者稍屈，搢绅赖之。

〔纲〕 十二月，诏六道巡边使还京师。

〔目〕 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训、郑注因遣分诣盐、灵等道巡边，诏六道使杀之。会训败，六道得诏，皆废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训、注之谋，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尽杀之！”乘驿疾驱而入。京城讹言寇至，民惊走，诸司奔散，郑覃、李石在中书，覃谓石曰：“耳目颇异，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今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且果有祸乱，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视文案，沛然自若。

〔纲〕 以薛元赏为京兆尹。

目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以薛元赏代之。元赏尝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辨甚喧，元赏使覘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纪纲四海，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土良召之，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至矣。”乃杖杀之，而白服以见土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土良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纲 丙辰，开成元年，春二月，加刘从谏检校司徒。

目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国荣宠，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遂诬以反逆，横被杀伤。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土良等惧，乃加从谏检校司徒。从谏复表让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土良等罪恶，土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纲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目 固言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以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违！”覃曰：“若宰相尽同，则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与宰相语，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与宰相论诗，覃曰：“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

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璽笃于经术，上甚重之。上尝欲置诗学士，李珣曰：“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上谓宰相曰：“荐人勿问亲疏。朕闻窦易直为相，未尝用亲故，若亲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为至公也。”

〔纲〕 闰月，以李昕为河中节度使。

〔目〕 上尝叹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昕为可以然。”

〔纲〕 秋七月，以魏謩为补阙。

〔目〕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拾遗魏謩上疏曰：“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兴物论，臣窃惜之。”上即出之。擢謩为补阙，谓曰：“朕选市女子，以赐诸王耳。怜孝本女孤露，故收养宫中。謩于疑似之间皆能尽言，可谓爱我，不忝厥祖矣！”

后謩为起居舍人，上就取记注观之，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朕向尝观之。”对曰：“此向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讳避，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又尝命謩献其祖文贞公笏，郑璽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纲鉴易知录卷五八

唐纪

文宗皇帝

〔纲〕 丁巳，二年，春三月，彗星出。

〔纲〕 夏四月，以柳公权为谏议大夫。

〔目〕 上对中书舍人柳公权等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时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上曰：“朕知舍人不应复为谏议，以卿有诤臣风采，须屈卿为之。”故有是命。

〔纲〕 以陈夷行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太子侍读韦温罢。

目 温晨诣东宫，日中乃得见，因谏曰：“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不宜专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辞侍读。

纲 冬十月，国子监石经成。

纲 李固言罢。

纲 戊午，三年，春正月，盗射伤李石。

纲 以杨嗣复、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罢为荆南节度使。

目 李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官恣横，忘身殉国，故纪纲粗立。仇土良深恶之，潜遣盗杀之，不果。石惧，辞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从之。

纲 以李宗闵为杭州刺史。

纲 夏五月，禁诸道言祥瑞。

目 太和之末，杜悛镇凤翔时，有诏沙汰僧尼。会有五色云见于岐山，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悛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悛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监军不悦，画图献之。及郑注代悛，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遂有甘露之变。及悛判度支，

河中奏驺虞见，百官称贺，上谓憬曰：“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对曰：“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诏：“诸道有瑞，皆勿以闻。”

〔纲〕 冬十月，太子承卒。

〔纲〕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书令、晋文忠公裴度卒。

〔目〕 度镇河东，以疾求归东都，诏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师，不能入见，劳赐旁午。至是薨，上怪度无遗表，问其家，得半稿，以储嗣未定为忧，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远达四夷，四夷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纲〕 夏五月，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

〔纲〕 以姚勳检校礼部郎中。

〔目〕 上以盐铁推官姚勳能鞠疑狱，命权知职方员外郎，右丞韦温奏：“郎官朝廷清选，不宜以赏能吏。”上乃以勳检校礼部郎中，仍充旧职。杨嗣复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则天下之事孰为陛下理之！恐似衰晋之风。”然上素重温，终不夺其所守。

纲 秋七月，以崔卹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立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目 杨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嗣，上谋于宰相，李珣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为皇太子。上伤太子之死，旧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纲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颍王灏为皇太弟，废太子成美为陈王。

目 上疾甚，欲命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矫诏立灏为太弟。以成美冲幼，复封陈王。

纲 帝崩，太弟杀陈王成美，遂即位。

纲 夏五月，杨嗣复罢，以崔珙同平章事。

纲 秋八月，葬章陵。

纲 李珣罢。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目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杨嗣复、李珣相继罢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人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纲 冬十一月，以李中敏为婺州刺史。

目 内谒者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云：“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刺史。

武宗皇帝

纲 辛酉，武宗皇帝会昌元年，春三月，以陈夷行同平章事。

纲 杀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贬杨嗣复、李珣远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马。

目 刘弘逸、薛季稜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复、珣既罢，士良屡譖弘逸等，劝上除之。于是赐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诛嗣复及珣。杜悰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德裕乃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愿开延英赐对。遂入，泣涕极言。上乃追还二使，更贬嗣复等。

纲 夏六月，诏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目 诏：“臣下言人罪恶，并应请付御史台按问，毋得乞留中，以杜谗邪。”

纲 上受法箴于赵归真。

纲 秋九月，以生僧孺为太子太师。

目 先是僧孺镇襄阳，汉水溢，坏民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

纲 冬十一月，崔郸罢。

纲 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绶同平章事。

纲 以柳公权为太子詹事。

目 散骑常侍柳公权素与李德裕善，崔珙奏为集贤学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迁之。

纲 夏五月，陈夷行罢。秋七月，以李让夷同平章事。

纲 八月，以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目 上闻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弟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故有是命。

纲 癸亥，三年，春二月，崔珙罢。

纲 三月，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目 李德裕言：“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自为吐蕃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以并力西边，凭陵近甸。臣到西蜀，空壁来归，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奖忠魂，各另褒赠。”故有是命。

纲 夏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薨，其子蘧自为留后；诏诸道发兵讨之。

目 初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遂与朝廷相猜恨。及疾病，与幕客张谷等谋效河北诸镇，以弟之子蘧为都知兵

马使。至是薨，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宰相谏官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腹心，一军素称忠义。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授从谏，使其跋扈，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若又因而授之，则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其山东三州，委两镇攻之；贼平之日，将士并当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挠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上命德裕草诏赐元逵、弘敬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上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诏，令专御回鹘。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德裕又以分司宾客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不宜寘之东都，奏以为湖州刺史。制削夺从谏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为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讨。

〔纲〕 以崔铉同平章事。

〔纲〕 筑望仙观于禁中。

【纲】 六月，内侍监仇士良致仕。

【目】 上外尊宠士良，内实忌之。士良颇觉，遂以老病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异，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纲】 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

【目】 诏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鹘，镇、魏早平泽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囊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纲】 甲子，四年，春三月，以赵归真为道门教授先生。

【纲】 夏六月，诏削仇士良官爵，籍其家。

【纲】 秋七月，以杜悛同平章事。

【目】 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敕监军选而献之。监军请节度使杜悛，不从。监军怒，表其状。左右因请敕悛同选，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悛得大臣体，朕甚愧之！”遽敕勿选，召悛入相，劳之曰：“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纲】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谊斩刘稹以降。

【目】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兵马使李土贵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邢州将裴回请降于王元逵。洺州守将王钊、磁州守将安玉闻之，皆请降于何弘敬。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必梟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说刘稹以兵授谊，束身归朝。稹许之，遂杀稹，灭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王室。室以状闻，宰相入贺，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对曰：“刘稹驽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乃诏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雄至潞州，尽执郭谊、王协等送京师，皆斩之。

【纲】 加李德裕太尉，赐爵卫国公。

【目】 加李德裕太尉、卫国公，德裕辞，上曰：“恨无官赏卿耳！”

初，德裕以比年将帅出兵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有战陈，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视事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乎！且李载义为国家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纲】 冬十一月，贬生僧孺为循州长史，流李宗闵于封州。

【目】 李德裕言于上曰：“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上遂贬僧孺等。

【纲】 乙丑，五年，夏五月，杜悰、崔铉罢，以李回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

【纲】 冬十月，以道士刘玄静为崇玄馆学士。

【目】 玄静固辞还山，许之。

【纲】 十二月，贬韦弘质为某官。

【目】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爱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专，上亦不悦。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言宰相权重，不

应更领三司钱谷。德裕奏曰：“制置职业，人主之柄。弘质受人教导，所谓贱人图柄臣，非所宜言。”弘质贬官，由是众怒愈甚。

〔纲〕 诏罢来年正旦朝会。

〔目〕 初，上饵方士金丹，性加燥急，喜怒不常。问李德裕以外事，对曰：“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惊惧。天下既平，愿陛下以宽理之，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天下幸甚。”上自秋来，已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至是，诏罢正旦朝会。

〔纲〕 丙寅，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目〕 初，宪宗纳李筠妾郑氏，生光王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及上疾笃，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诏以皇子冲幼，立怡为皇太叔，更名忱，令权勾当军国政事。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摄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册，既罢，上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

〔纲〕 夏四月，尊帝母郑氏为皇太后。

〔纲〕 李德裕罢为荆南节度使。

目 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

纲 赵归真等伏诛。五月，诏上京增置八寺，复度僧、尼。

纲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纲 六月，定太庙为九代十一室。

纲 秋八月，葬端陵。

纲 以生僧孺为衡州长史，李宗闵为郴州司马。

目 僧孺、宗闵及崔璘、杨嗣复、李珣等五相，皆武宗所贬逐，至是，同日北迁。宗闵未行而卒。

纲 九月，郑肃罢，以卢商同平章事。

纲 以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目 初，景让母郑氏，姓严明，早寡，家贫。子幼，每自教之。宅后墙陷，得钱盈船，母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学问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景让宦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弟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挹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

自有公道，岂可效人求关节乎！”

〔纲〕 冬十月，上受三洞法箓。

宣宗皇帝

〔纲〕 丁卯，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

〔目〕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势，敏中竭力排之，使其党讼德裕罪，故有是命。

〔纲〕 卢商罢。以崔元式、韦琮同平章事。

〔纲〕 闰月，敕复废寺。

〔纲〕 夏六月，以令狐绹为考功郎中、知制诰。

〔纲〕 秋八月，李回罢。

〔纲〕 冬十二月，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纲〕 戊辰，二年，春正月，贬丁柔立为南阳尉。

目 初，李德裕执政，有荐工柔立清直可任谏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为右补阙，上疏讼德裕冤。坐阿附，贬。

纲 二月，以令狐綯为翰林学士。

目 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綯，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纲 夏五月，崔元式罢，以周墀、马植同平章事。

目 初，墀为义成节度使，辟韦澳为判官，及为相，谓澳曰：“何以相助？”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澳曰：“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墀深然之。

纲 秋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

纲 冬十一月，韦琮罢。

纲 己巳，三年，春正月，以韦宙为御史。

目 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仍擢其子宙为御史。

〔纲〕 夏四月，周墀罢为东川节度使。

〔目〕 墀谏上开边，忤旨，遂罢。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上深感悟，加检校右仆射。

〔纲〕 以崔弦、魏扶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克复河、湟。

〔纲〕 冬闰十一月，加顺宗、宪宗谥号。

〔目〕 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曰：“宪宗尝有志复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纲〕 李德裕卒。

〔纲〕 庚午，四年，夏四月，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纲〕 六月，魏扶卒，以崔龟丛同平章事。

【纲】 秋九月，贬孔温裕为柳州司马。

【目】 党项为边患，发兵讨之，连年无功；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之。温裕，戮之子也。既而戮弟子吏部侍郎温业亦求补外，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纲】 冬十月，以令狐绹同平章事。

【纲】 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目】 时上春秋已高，尚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謩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导，臣窃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

【纲】 冬十一月，崔胤从罢。

【纲】 壬申，六年，夏六月，以毕诚为邠宁节度使。

【目】 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毕诚论边事，诚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不意颇、牧近在禁庭。卿其为朕行乎！”诚欣然奉命。

【纲】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毕诚招谕党项，降之。

〔纲〕 十二月，复禁私度僧尼。

〔纲〕 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罢元会。

〔纲〕 秋九月，以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

〔目〕 有敕使过硤石，怒饼黑，鞭驿吏见血；少逸以闻。上责敕使，谪配恭陵。其后，上召翰林学士韦澳，屏左右问之曰：“近日内侍权势如何？”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庭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上又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纲〕 冬十月，以李行言为海州刺史。

〔目〕 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如何？”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匿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取帖示之。

〔纲〕 乙亥，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为怀州刺史。

目 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十数，聚于佛寺，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闾，上手笔除君奭。

上聪察强记，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尝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州县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

纲 秋七月，崔铉罢为淮南节度使。

纲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为盐铁转运使。

纲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郑朗同平章事。

纲 夏五月，以韦澳为京兆尹。

纲 六月，裴休罢为宣武节度使。

目 初，上命休极言时事，休请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休不敢复言。以疾辞位，从之。

纲 冬十一月，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纲】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韦澳为河阳节度使。

【目】 澳尝奏事，上欲以澳判户部，以“心力衰耗，难处繁剧”为辞，上不悦。及归，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与宰相金议，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遂出镇河阳。

【纲】 二月，魏謩罢为西川节度使。

【目】 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尝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上为之止。謩为相，每议事，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謩绰有祖风，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而出之。

【纲】 秋七月，以萧邺同平章事。冬十月，郑朗罢。

【纲】 遣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

【目】 上好神仙，迎轩辕集至长安，问曰：“长生可学乎？”对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天遐福，何处更求长生！”留数月，求还山，乃遣之。

【纲】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刘瑒同平章事。

〔纲〕 二月，崔慎由罢。

〔目〕 上欲御楼肆赦，令狐绹曰：“御楼所费甚广，事须有名，且赦不可数。”上不悦，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储宫，四海属望。若举此礼，虽郊祀亦可，况于御楼！”时上饵方士药，已觉燥渴，疑忌方深，闻之，俛首不复言。旬日，慎由罢相。

〔纲〕 夏四月，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纲〕 五月，刘瑑卒。

〔纲〕 秋七月，河南、北、淮南大水。

〔纲〕 冬十月，以于延陵为建州刺史。

〔目〕 延陵入谢，上曰：“建州去京师几何？”对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此阶前则万里也，卿知之乎？”

令狐绹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绹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问

緇，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访问，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谓有权！”时方寒，緇汗透重裘。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再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緇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纲〕 十二月，以蔣仲同平章事。

〔目〕 仲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傲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傲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曰：“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仲不谕。寻拜相。

〔纲〕 己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郢王湣即位。

〔目〕 初，上长子郢王温无宠，爱第三子夔王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上饵李玄伯等药，疽发于背，宰相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王归长等三人，使立之。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将出，左军副使兀元实谓曰：“圣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见圣人而出乎？”宗实感悟，复入，至寝殿，上已崩。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迎郢王立为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更名湣。取

归长等杀之。太子即位，是为懿宗。

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太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纲〕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纲〕 李玄伯等伏诛。

〔纲〕 冬十一月，萧邺罢。十二月，以杜审权同平章事。

〔纲〕 令狐绹罢，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懿宗皇帝

〔纲〕 庚辰，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东贼裘甫作乱。

〔目〕 初，裘甫攻陷象山，观察使郑祗德遣兵讨之，大败；甫遂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万人。

〔纲〕 葬贞陵。

〔纲〕 三月，以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发诸道兵讨裘甫，破之。

〔纲〕 夏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师，斩之。

〔目〕 诸将还越，式大置酒。诸将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陈，今幸得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谕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尽行，无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乱耳。”“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敌且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纲〕 秋九月，以白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纲〕 冬十月，追复李德裕官爵，赠左仆射。

〔纲〕 夏侯孜罢，以毕诚同平章事。

〔纲〕 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罢，以杜悰同平章事。

〔纲〕 壬午，三年，春正月，蔣伸罢。

〔纲〕 夏四月，置戒坛，度僧尼。

〔纲〕 秋七月，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纲〕 癸未，四年，夏四月，毕诚罢为兵部尚书。

〔纲〕 五月，以杨收同平章事。杜审权罢。

〔纲〕 六月，杜悰罢，以曹确同平章事。

〔纲〕 秋八月，以吴德应为馆驿使。

〔目〕 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臣代之。”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左拾遗刘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

〔纲〕 冬十月，以令狐滢为詹事司直。

〔目〕 初，以令狐滢为左拾遗。拾遗刘蛻上言：“滢专家无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权。”起居郎张云言：“滢父緇用李涿为安南，致南蛮至今为梗，由滢纳贿，陷父于恶。緇执政时，人号滢‘白衣宰相’。”滢亦引避，故有是命。

〔纲〕 甲申，五年，春三月，彗星出。

目 彗出于娄，长三尺。司天监奏：“按星经，是名含誉，瑞星也，主大喜。请宣示中外，于是编诸史策。”从之。

纲 夏四月，以萧寘同平章事。

纲 冬十一月，夏侯孜罢，以路岩同平章事。

纲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为宣歙观察使。

目 宦官多闽人，宣猷为福建观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塋，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时人谓之“敕使墓户”。

纲 三月，萧寘卒。夏四月，以高瓌同平章事。

纲 六月，高瓌卒，以徐商同平章事。

纲 丙戌，七年，冬十月，杨收罢。

纲 丁亥，八年，秋七月，以于琮同平章事。

纲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乱，判官庞勋将之。冬十月，陷宿州、徐州，囚观察使崔彦曾。十一月，诏遣康承训发诸道兵讨之。十二月，贼陷濠州、和州，攻泗州，不克。

目 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勣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佺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勣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不能御。朝廷屡敕崔彦曾慰抚之。彦曾遣使谕以敕意，道路相望。勣至徐城，乃言于众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灭族！与其自投网罗，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汤蹈火，岂徒脱祸，富贵可求也。”众皆呼跃称善。遂于递中申状，乞停尹勣等职任。

彦曾命都虞候元密等将三千人讨勣，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顿兵不进，欲俟贼入馆，乃击之。贼闻知之，夜遁。官军引退。贼至符离，宿州戍卒出战，望风奔溃，贼遂攻城，陷之。贼知彭城无备，还聚彭城。彦曾始选城中丁壮为守备，内外震恐，无复固志。贼至，城陷，囚彦曾，杀尹勣等。即日城中愿从者万余人。

诏以将军康承训为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戴可师为南、北面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讨之。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帅以自随，诏许之。

勣以李圆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将吴迥代攻，昼夜不息。十二月，贼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承训军新兴，兵才万人，以众寡不敌，退屯宋州。勣乃遣其将攻陷濉州，杀刺史高锡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贼入城，贼遂大掠。

泗州援绝粮尽，辛诩以浙西军至楚州，贼水陆布兵，锁断淮流。诩募敢死士数十人，先以四舟乘风直进，死

战，斧断其锁，帅众扬旗鼓噪而前。贼见其势猛锐，避之，遂得入城。

〔纲〕 己丑，十年，春二月，康承训大败贼将王弘立于鹿塘。

〔纲〕 夏四月，庞勋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与官军战，大败。

〔纲〕 马举救泗州，杀贼将王弘立，泗州围解。

〔纲〕 六月，徐商罢，以刘瞻同平章事。

〔纲〕 秋八月，贼将张玄稔以宿州降。引兵进平徐州。

〔纲〕 冬十月，以张玄稔为骁卫大将军；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杜慆为义成节度使；朱邪赤心为太回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辛谠为亳州刺史。

〔纲〕 庚寅，十一年，春正月，贬康承训为恩州司马。

〔纲〕 三月，曹确罢，夏四月，以韦保衡同平章事。

〔纲〕 秋九月，贬刘瞻为驩州司户，温璋为振州司马。

目 刘瞻罢为荆南节度使。温璋贬振州司马，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仰药卒。韦保衡又与路岩共譖刘瞻，云与医官通谋，投毒药；贬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草制曰：“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岩谓畋曰：“侍郎乃表荐刘相也！”坐贬梧州刺史。岩素与瞻论议不协，既贬，犹不快，阅十道图，以驩州去长安万里，再贬之。

纲 冬十一月，以王铎同平章事。

纲 十二月，以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纲 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岩罢。

纲 五月，上幸安国寺。

纲 以刘邺同平章事。

纲 壬辰，十三年，春二月，王琮罢，以赵隐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以李璋为宣歙观察使。

目 初，韦保衡欲以其党裴条为郎官，惮左丞李璋方严，恐其不授，乃先遣人达意。璋曰：“朝廷迁除，不应见问。”保衡怒，出之。

〔纲〕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师。

〔目〕 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及至京师，仪卫之盛，过于郊祀。

〔纲〕 六月，王铎罢。

〔纲〕 秋七月，帝崩，普王伾即位。

〔目〕 上疾大渐，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上少子普王伾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时年十二，是为僖宗。

〔纲〕 八月，关东、河南大水。

〔纲〕 九月，贬韦保衡为贺州刺史，寻赐死。

〔纲〕 冬十月，以萧仿同平章事。

〔纲〕 十一月，贬路岩为新州刺史。

纲鉴易知录卷五九

唐纪

僖宗皇帝

〔纲〕 甲午，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关东旱、饥。

〔纲〕 赐路岩死。

〔纲〕 二月，葬简陵。

〔纲〕 赵隐罢。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

〔纲〕 以刘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目〕 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还长安，两市人率钱顾百戏迎之。瞻闻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

南迁，刘邺附于圭、路，共短之。至是，邺惧。延瞻，置酒。瞻归而薨，人以为邺鸩之也。

【纲】 以崔彦昭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刘邺罢，以郑畋、卢携同平章事。

【纲】 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乱。

【目】 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岁，王仙芝聚众数千人，起于长垣。

【纲】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为中尉。

【目】 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上专事游戏，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纳贿除官，不复关白。

【纲】 夏五月，萧仿卒。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

【纲】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黄巢聚众应之。

【目】 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曹州。冤句人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与仙芝共

贩私盐。至是，聚众应之，攻掠州县，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纲 秋七月，大蝗。

目 飞蝗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贺。

纲 冬十二月，以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

目 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请帅兵讨贼，故有是命。

纲 丙申，三年，春三月，崔彦昭罢，以王铎同平章事。

纲 夏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纲 秋七月，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纲 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讨王仙芝。

纲 丁酉，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纲 黄巢陷郢州。

【纲】 秋七月，王仙芝、黄巢围宋州。

【纲】 戊戌，五年，春正月，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诏以为招讨使，张自勉副之。

【纲】 大同军乱，杀防御使段文楚，推李克用为留后。

【目】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时河南盗贼蜂起，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贵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会代北荐饥，漕运不继，防御使段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于是尽忠夜执文楚系狱。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众且万人。尽忠送符印，请克用为留后，而杀文楚，克用遂入府视事。表求救命，朝廷不许。国昌上言：“请速除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朝廷乃以卢简方为防御使。诏国昌语克用，令迎候如常仪，除克用官，必令称愜。

【纲】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斩之。

【纲】 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陷沂、濮，掠宋、注。

【纲】 夏四月，以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国昌不奉诏。

目 朝廷以克用据云中，以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制书，毁之，杀监军，与克用合兵，进击宁武及岢岚军。

纲 五月，郑畋、卢携罢。

纲 以豆卢瑑、崔沆同平章事。

目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囊贮钱自随，行施匀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纲 六月，以高骈为镇海节度使。

目 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西川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郾人，乃徙骈镇浙西。

纲 秋七月，黄巢寇宣州，入浙东。

纲 九月，李蔚罢，以郑从谠同平章事。

纲 冬十二月，黄巢陷福州。

【纲】 曹师雄寇掠二浙。

【目】 王仙芝余党曹师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镜都将董昌等将兵讨之。临安人钱鏐以骁勇事昌，为兵马使。

【纲】 己亥，六年，春正月，高骈遣将分道击黄巢，大破之。巢趣广南。

【纲】 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遣使如南诏。

【目】 初，辛谠遣贾宏等使南诏，相继道死。时谠已病风痺，召摄巡官徐云虔，执其手曰：“遣使入南诏，而相继物故，吾子既仕，则思徇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痺不能拜耳。”因呜咽流涕。云虔曰：“士为知己死，敢不承命！”谠喜，厚其资装而遣之。

云虔至善阐城，骠信见之与抗礼，使人谓曰：“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考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骠信待云虔甚厚，授以木夹遣还，然犹未肯奉表称贡。

【纲】 夏四月，以王铎为行营招讨都统。

〔纲〕 秋七月，黄巢陷广州。

〔目〕 黄巢上表求广州节度使；朝廷不许，巢遂急攻广州，陷之。执节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

高骈奏：“请遣兵马使张璠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自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铎以兵三万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险。”不许。

〔纲〕 冬十月，以高骈为淮南节度使。

〔纲〕 黄巢陷潭州。

〔目〕 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乃自桂州编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攻陷之。

〔纲〕 王铎罢，以卢携同平章事。

〔纲〕 庚子，广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晋阳。

〔纲〕 二月，杀左拾遗侯昌业。

〔目〕 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

至内侍省，赐死。

上善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纲〕 三月，以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

〔纲〕 夏六月，黄巢陷宣州。

〔纲〕 秋七月，黄巢渡江。

〔纲〕 李可举讨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讨李国昌，败之。国昌、克用亡走达靼。

〔纲〕 黄巢渡淮。

〔纲〕 冬十一月，黄巢陷东都。

〔纲〕 十二月，黄巢入潼关。

〔纲〕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卢携自杀。

目 田令孜闻巢已入关，恐天子责己，乃归罪于携，贬为宾客分司，而荐徽、澈为相。携仰药死。

纲 黄巢入长安，上走兴元。

目 凤翔、博野援兵至渭桥，见新军衣裘温鲜，大怒，掠之，更为巢乡导以趋长安。既入城，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洺、晷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之知。

上趋骆谷，凤翔节度使郑畋谒于道次，请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迹巨寇，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卿可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

纲 黄巢僭号。

目 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遂入宫，自称大齐皇帝，改元金统。以其将尚让为大尉。

巢将骊山朱温屯东渭桥。温少孤贫，与兄存、昱依萧县刘崇家，崇数笞辱之，崇母独怜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

纲 凤翔节度使郑畋合邻道兵讨贼。

纲 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出兵收复京师。

〔纲〕 义成节度使王处存举兵入援。

〔纲〕 黄巢遣朱温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与战，大破之，遂入援。

〔纲〕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目〕 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遣兵奉迎，请幸成都。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纲〕 以萧遘同平章事。

〔纲〕 以乐朋龟为翰林学士。

〔目〕 裴澈自贼中奔诣行在。时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遗乐朋龟谒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为翰林学士。兵部郎中张浚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贵饮酒，浚耻于众中拜之，乃先谒令孜谢酒。及宾客毕集，令孜言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异流，尝蒙不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于隐处谢酒则又不可。”浚惭惧无所容。

〔纲〕 二月，以王铎同平章事。

〔纲〕 加高骈东面都统。

〔目〕 上遣使趣骈讨黄巢，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

纲 三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营都统。

纲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目 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绛州，刺史瞿稹谓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乃俱还代州。募兵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监军陈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过人，为众所服；请奏天子赦其罪，召以为帅，则代北之人一麾响应，贼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迎之，克用帅达靺诸部万人赴之。

纲 郑畋传檄天下，合兵讨贼。

纲 夏五月，高骈移檄讨贼，出屯东塘。

目 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城邑将空之兆。骈恶之，乃移檄四方，云将入讨黄巢，发兵八万，舟二千艘，出屯东塘。诸将数请行期，骈托风涛为阻，竟不发。

纲 六月，以郑畋为司空、同平章事，都统如故。

纲 秋七月，以韦昭度同平章事。

纲 杀左拾遗孟昭图。

目 上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遗孟昭图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若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复之期，尚劳宸虑。”疏入，令孜屏不奏，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夔峡津，闻者气塞。

纲 八月，星光交流如织，或大如杯碗。

纲 寿州人王绪作乱，陷光州。

目 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有众万余人。蔡州刺史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重邽、重知，皆以材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信用之。

纲 九月，高骈罢兵还府。

目 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骈以兄事宝，及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骈留东塘百余日，诏屡趣之，骈上表托以宝将为后患，复罢兵还府。其实无赴难心，但欲襁雉集之异耳。

纲 以董昌为杭州刺史。

目 高骈召董昌至广陵，钱镠说昌曰：“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去之。”昌从之，自石镜引兵入据杭州；周宝表

为杭州刺史。

〔纲〕 冬十月，裴澈罢，郑畋赴行在。

〔纲〕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

〔纲〕 二月，朱温据回州。

〔纲〕 以郑畋为司空、同平章事。

〔纲〕 夏四月，王铎以诸道兵逼长安。

〔纲〕 秋九月，朱温以华州降，王铎以为回华节度使。

〔目〕 朱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遂举州降。

〔纲〕 冬十月，以朱温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纲〕 十一月，李克用将沙陀趣河中。

〔目〕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谋于都监杨复光，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素有徇国之志；所以不

来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若以朝旨喻郑公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喻郑从谏。克用遂将沙陀万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以数百骑过晋阳城下别从谏，从谏厚赠之。

〔纲〕 十二月，以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目〕 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皆衣黑，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

〔纲〕 癸卯，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黄巢，收复长安。

〔目〕 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將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黄巢军战于渭南，一日三捷；义成、义武等诸军继之，贼众大奔。克用等入京师，巢焚宫室遁去。诏克用同平章事。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兵势最强，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

〔纲〕 六月，黄巢取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降之，合兵围陈州。

〔纲〕 秋七月，以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

〔纲〕 郑畋罢为太子太保。以裴澈同平章事。

〔纲〕 甲辰，四年，夏四月，李克用会许、注、徐、兖之军于陈州，黄巢退走。

【纲】 五月，黄巢趣注州，李克用等追击，大破之。尚让帅众降，巢收余众奔瓷州。

【纲】 李克用至注州，朱全忠袭之，克用走还。

【纲】 六月，尚让败黄巢于瑕丘，贼党斩巢以降。

【目】 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巢众殆尽，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沙陀军夺之，并斩言以献。

【纲】 秋七月，时溥献黄巢首。

【纲】 李克用表乞讨朱全忠，诏谕解之。

【目】 李克用还晋阳，大治甲兵，奉表自陈为朱全忠所图，将佐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乞遣使按问，发兵讨之。朝廷方务姑息，得表，大恐，但优诏和解之。克用终郁郁不平。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受矣！

【纲】 八月，进李克用爵为陇西郡王。

【纲】 冬十一月，田令孜杀内常侍曹知慝。

【目】 初，宦者曹知慝有胆略。黄巢陷长安，知慝集壮士据嵯峨山。数遣人变服夜入长安攻贼营，贼惊疑不自

安。朝廷闻而嘉之，就除内常侍。田令孜恶之，矫诏使邠宁节度使王行瑜袭杀之。令孜由是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时语左右而流涕。

〔纲〕 乙巳，光启元年，春正月，诏招抚秦宗权。

〔目〕 黄巢虽平，宗权复炽，寇掠焚翦，其残暴又甚于巢。上将还长安，畏宗权为患，诏招抚之。

〔纲〕 车驾发成都。

〔纲〕 王绪陷江、潼二州。

〔目〕 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江、潼，然皆不能守也。

〔纲〕 三月，车驾至京师。

〔纲〕 秦宗权僭号，诏以时溥为行营都统，讨之。

〔纲〕 夏四月，田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

〔目〕 先是，安邑、解县两池皆隶盐铁，中和以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之。令孜奏复旧制，自兼两池使，收其

利以贍军。重荣论诉不已，令孜乃徙重荣为泰宁节度使，以王处存代之，仍诏李克用以河东兵援处存赴镇。重荣自以有复京城功，为令孜所摈，不肯之兖州，累表数令孜十罪；令孜结郃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纲】 秋八月，王绪前锋将擒绪，奉王潮为将军。

【目】 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从，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乎！”绪怒，命斩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众皆自危。行到南安，潮说其前锋将，伏壮士篁竹中，擒绪，反缚以徇。遂奉潮为将军，引兵围泉州。

【纲】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进逼京城，上奔凤翔。

【目】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聚结诸胡，议攻汴州，报曰：“待吾先灭全忠，还扫鼠辈如秋叶耳！”重荣曰：“待公自关东还，吾为虏矣！不若先除君侧之恶，退擒全忠易矣。”时朱玫、李昌符亦阴附于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与全忠相表里，欲共灭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汉兵十五万，决以来年济河，北讨二镇。不近京城，保无惊扰。还灭全忠，以雪讎耻。”上遣使者谕释，冠盖相望。

令孜遣玫、昌符将本军及神策等军合三万人屯沙苑，以讨王重荣。重荣发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

之。十一月，与重荣俱壁沙苑，表请诛令孜及玫、昌符；诏知解之，克用不听。十二月，合战，玫、昌符大败，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凤翔。

〔纲〕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宝鸡。

〔目〕 李克用还军河中，与王重荣同表请上还宫，因罪状田令孜，请诛之。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时令孜弄权，再致播迁，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且惮蒲、晋之强，更与之合。

〔纲〕 朱玫、李昌符追逼车驾，上复走入大散关。

〔目〕 玫攻散关，不克。襄王焜，肃宗之玄孙也，为玫所得，与之俱还凤翔。克用还太原，重荣与玫、昌符表请诛田令孜。

〔纲〕 二月，至兴元。

〔纲〕 三月，以孔纬、杜让能同平章事。

〔纲〕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焜权监军国事，还京师。以郑昌图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兴州，诏神策都将李茂贞拒之。

【纲】 八月，王潮陷泉州。

【纲】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焜称帝，改元。

【纲】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纲】 十二月，王行瑜还长安，斩朱玫。焜奔河中，王重荣杀之，传首行在。

【目】 中尉杨复恭传檄关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静难节度使赏之。”王行瑜战数败，与其下谋曰：“今无功，归亦死；曷若与汝曹斩玫首，定京城，迎大驾，取邠宁节钺乎？”遂引兵归长安，擒玫斩之。裴澈、郑昌图奉襄王奔河中；重荣执焜，杀之，传首行在。

【纲】 田令孜自为西川监军。

【纲】 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为静难军节度使，李茂贞领武定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纲】 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

【纲】 二月，流田令孜于端州。

【目】 令孜依陈敬瑄，竟不行。

〔纲〕 代北节度使李国昌卒。

〔纲〕 三月，车驾至凤翔。

〔纲〕 夏六月，以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南尹。

〔目〕 初，东都荐经寇乱，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由是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陈，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全义明察，人不能欺，而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使助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比户丰实，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

〔纲〕 秋九月，以张浚同平章事。

〔纲〕 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

〔纲〕 二月，以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纲〕 帝至长安。

〔纲〕 三月朔，日食既。

〔纲〕 立寿王杰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目〕 上疾大渐，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是日，下诏，立杰为皇太弟。中尉刘季述遣兵迎杰。上崩，遗制太弟即位，更名敏，以韦昭度摄冢宰。

昭宗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纲〕 冬十月，葬靖陵。

〔纲〕 十二月，蔡将申从执秦宗权以降。

昭宗皇帝

〔纲〕 己酉，昭宗皇帝龙纪元年，春正月，以刘崇望同平章事。

〔纲〕 二月，秦宗权伏诛。

【纲】 三月，进朱全忠爵东平郡王。

【纲】 夏六月，以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纲】 冬十一月，上更名晔。

【纲】 庚戌，太顺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云州。

【目】 克用将兵攻云州，克其东城。防御使赫连铎求救于卢龙，李匡威将兵三万赴之。克用引还。

【纲】 夏四月，诏削夺李克用官爵属籍，以张浚为招讨制置使，会诸道兵讨之。

【目】 赫连铎、李匡威请讨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终为国患，臣请与河北三镇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为统帅。”

初，张浚因杨复恭以进，复恭中废，更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复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浚与复恭有隙，特亲倚之；浚亦以功名为己任，每自比谢安、裴度。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天下，必是人也。”浚闻而衔之。

及全忠请讨克用，上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议之，以为不可者十六七。浚欲倚外势以挤复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为也。臣常虑其与河朔相表里，致朝廷不能制。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此千载一时也。但乞陛下

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纬曰：“浚言是也。”上曰：“克用有兴复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谓我何？”纬曰：“陛下所言，一时之体也；张浚所言，万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协，僴俛从之，曰：“兹事付卿二人，无貽朕羞！”乃以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使，孙揆副之。

〔纲〕 昭义军乱，杀留后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围之。诏以孙揆领昭义节度使。

〔纲〕 六月，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节度使。

〔纲〕 秋八月，李克用执招讨副使孙揆以归，杀之。

〔目〕 张浚恐昭义遂为注人所据，使孙揆将兵二千趣潞州。八月，发晋州，李存孝闻之，以三百骑伏于长子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韩归范献于克用。克用欲以揆为河东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败而死，分也，岂能复事镇使邪！”克用怒，命锯之，不能入。揆骂曰：“死狗奴！锯人当用板夹，汝岂知邪！”乃以板夹而锯之，至死，骂不绝声。

〔纲〕 九月，朱全忠遣兵围泽州，李克用养子存孝与战，破之，复取潞州。

〔纲〕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养子嗣源击走之。

〔纲〕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军于赵城。官军溃，张浚、韩建遁还。

〔纲〕 辛亥，二年，春正月，孔纬、张浚罢，以崔昭纬、徐彦若同平章事。贬孔纬、张浚远州刺史。复李克用官爵。

〔纲〕 二月，加李克用中书令，贬张浚绶州司户。

〔目〕 张浚奔华州依韩建，与孔纬密求援于朱全忠。全忠表讼其冤，朝廷不得已，并听自便。

〔纲〕 夏四月，彗星见，赦天下。

〔目〕 彗星出三台，入太微，长十丈余。

〔纲〕 冬十月，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

〔纲〕 壬子，景福元年，春三月，以郑延昌同平章事。

〔纲〕 夏六月，杨行密击孙儒，斩之，遂归扬州。

〔纲〕 秋八月，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

〔目〕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纲〕 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柳玭为泸州刺史。

〔目〕 柳氏自公綽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玭为御史大夫，上欲以为相，宦官恶之，故出之于外。玭尝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材，人未之信，小有疵颡，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纲〕 夏五月，王潮取福州。

〔纲〕 秋七月，杨行密克庐州。

〔目〕 先是庐州刺史蔡僖发杨行密父坟墓，遣使求救于朱全忠。全忠恶其反复，牒报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将兵讨僖。至是，克而斩之。左右请发僖父母冢，行密曰：“此僖之罪也，吾何为效之！”

〔纲〕 九月，以钱鏐为镇海节度使。

〔纲〕 以韦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以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

〔目〕 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陇、秦十五州之地。

〔纲〕 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

〔纲〕 十一月，以王行瑜为太师，号“尚父”，赐铁券。

〔纲〕 甲寅，乾宁元年，春二月，以郑鏐同平章事。

〔目〕 鏐好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上以为有所蕴，手注班簿，命以为相，闻者大惊。堂吏往告之，鏐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更无人，未至郑鏐！”吏曰：“特出圣意。”鏐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贺客至，鏐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让不获，乃视事。

〔纲〕 夏五月，郑延昌罢，六月，以李溪同平章事，寻罢之。秋七月，郑鏐致仕，以徐彦若同平章事。

〔纲〕 八月，杨复恭等伏诛。

〔目〕 李茂贞献复恭与杨守亮书，诉致仕之由，云：“承天门乃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勿贡献。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才得尊位，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

〔纲〕 以刘隐为封州刺史。

〔纲〕 乙卯，二年，春正月，以陆希声同平章事。二月，复以李溪同平章事，三月罢。

纲 以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

纲 崔胤罢，以王搏同平章事。

纲 杨行密取濠州。

目 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李氏子，生八年矣，养以为子，其长子渥憎之。行密谓其将徐温曰：“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温名之曰知造。知造勤孝过诸子，温爱之，及长，喜书善射，识度英伟。行密谓温曰：“知造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

纲 夏四月，陆希声罢。

纲 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

目 建锋以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纲 五月，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举兵犯阙，杀韦昭度、李溪。

目 初，王行瑜求为尚书令，不得，怨朝廷。王珂、王珙争河中，行瑜及韩建，李茂贞皆为珙请，不能得，耻之。行瑜、茂贞、建各将精骑兵数千人入朝，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隳紊朝政，韦昭度讨西川失策，李溪作相不合众心，请诛之。”上未之许，行瑜等辄杀之。请除王珙河中，上许之。三帅皆还本镇。

纲 秋七月，以崔胤同平章事。

纲 制削夺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为招讨使，讨之。

目 诏李克用讨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勳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状貌，抚之曰：“儿方为国之栋梁，他日宜尽忠于吾家。”

纲 崔昭纬罢，冬十月，以孙偓同平章事。

纲 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诛。

纲 十二月，进李克用爵晋王。

纲 李克用还晋阳。

纲 丙辰，三年，夏四月，河涨。

纲 武安军乱，杀刘建锋，推马殷为留后。

纲 秋七月，崔胤罢，八月，以朱朴同平章事。

纲 九月，以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

纲 以崔胤、崔远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以钱鏐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纲 以刘隐为清海行军司马。

纲 丁巳，四年，春正月，立德王裕为皇太子。冬十月，立淑妃何氏为皇后。

纲 十二月，威武节度使王潮卒。

目 王潮以弟审知为观察副使，有过，犹加捶挞，审知无怨色。潮寝疾，舍其子而命审知知军府事。

纲 戊午，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节度使。

纲 以马殷知武安留后。秋九月，以王审知为威武节度使。

纲 己未，二年，春正月，崔胤罢，以陆扈同平章事。

纲 秋九月，以李茂贞为凤翔、彰义节度使。

〔纲〕 庚申，三年，夏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杀司空、同平章事王搏。

〔目〕 王搏明达有度量，时称良相。上素疾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横，崔胤日与上谋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结藩镇以相倾。搏恐其致乱，从容言于上曰：“宦官擅权之弊，其势未可猝除，宜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胤闻之，潜搏“为道弼辈外应”，上疑之。及胤罢相，意搏排己，恨之。遗朱全忠书，使表论之。上不得已，召胤复相之。贬搏崖州司户，流道弼驩州，务修爱州，皆赐自尽。于是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

〔纲〕 秋九月，以徐彦若为清海节度使。

〔纲〕 崔远罢，以裴贄同平章事。

〔纲〕 冬十一月，中尉刘季述幽上于少阳院而立太子裕。

〔目〕 自宋道弼，景务修死，宦官皆惧。中尉刘季述、王仲先、枢密王彦范、薛齐偓等阴相与谋立太子。至是，上猎苑中，夜醉归，手杀黄门、侍女数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门不开。季述帅禁兵千人，破门而入，具得其状。出谓崔胤曰：“主上所为如此，岂可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为社稷大计，非不顺也。”胤不敢违。季述召百官，陈兵殿庭，作胤等状，请太子监国，胤及百官皆署之。将士大呼入思政殿，上惊起，季述等出状白之，曰：“此非臣等所为，皆南司众情，不可遏也。”即扶上与何后同辇，嫔御才十余人，适少阳院。季述以银树画地数上罪数十，乃手锁其门，镉铁固之，穴墙以通饮食。季述迎太子入宫，矫诏立之。

崔胤密致书朱全忠，使兴兵图反正。季述遣其养子希度诣全忠，许以唐社稷输之。全忠犹豫未决，副使李振独曰：“王室有难，霸者之资也。公为唐桓、文，安危所属。宦竖囚废天子，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亲吏蒋玄晖如京师，与崔胤谋之。

纲 辛酉，天复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挥使孙德昭等讨刘季述等，皆伏诛。上复于位，黜太子裕为德王。

目 神策指挥使孙德昭自季述等废立，常愤惋不平。崔胤闻之，遣判官石晋说之曰：“今反者独季述、仲先尔，公诚能诛此二人，迎上皇复位，则富贵穷一时，忠义流千古；苟狐疑不决，则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爱死。”遂结右军都将董彦弼、周承诲，谋以除夜伏兵安福门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斩之。崔胤迎上御长乐门楼，帅百官称贺。周承诲擒刘季述、王彦范继至，方诘责，已为乱槌所毙。薛齐偓赴井死，出而斩之。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为德王。赐德昭姓名李继昭，承诲姓名李继诲，彦弼亦赐姓，皆以使相留宿卫，时人谓之“三使相”。上宠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纲 进朱全忠爵为东平王，李茂贞为岐王。

纲 以韩全海、张彦弘为中尉，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目 崔胤、陆扆上言：“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军，扆主右军，则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继昭等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

便。”于是复以宦者为中尉。胤以宦官终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会李茂贞入朝，胤讽茂贞留兵宿卫，以假子继筠将之。谏议大夫韩偓以为不可，胤不从。

〔纲〕 二月，以王溥、裴枢同平章事。

〔纲〕 夏五月，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节度使。

〔纲〕 李茂贞入朝。

〔目〕 茂贞至京师，韩全诲深与相结，崔胤始惧，益厚朱全忠而与茂贞为仇敌矣。

〔纲〕 六月，解崔胤盐铁使。

〔目〕 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宦官侧目，胤欲尽除之。上独召翰林学士韩偓问之，对曰：“今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有善则奖，有罪则惩，则咸自安矣。此曹任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胤复请尽诛宦官，宦官得胤密谋，日夜谋所以去胤者。时胤领三司，韩全诲等教禁军对上喧闹，诉胤减损冬衣；上不得已，解胤盐铁使。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胤知谋泄，事急，遗全忠书，称被密诏，

令全忠以兵迎车驾。

【纲】 冬十月，朱全忠举兵发大梁。

【纲】 十一月，韩全诲等劫帝如凤翔，朱全忠取华州。

【目】 韩全诲等闻全忠将至，令李继诲、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请幸凤翔。全忠至河中，表请车驾幸东都，京师大骇。全诲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阻，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拔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不得已，与后、妃、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而出。

李茂贞出迎，上下马慰接之。还入凤翔。

全忠议引兵还，张浚说之曰：“韩建，茂贞之党，不取之，必为后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单骑迎谒，全忠以建为忠武节度使，以兵送之。

【纲】 朱全忠引兵至凤翔城东而还。

【目】 朱全忠至长安，宰相帅百官班迎。至凤翔，军于城东。李茂贞登城谓曰：“天子避灾，非臣下无礼；谗人误公至此。”全忠报曰：“韩全诲劫迁天子，今来问罪，迎扈还宫。岐王若不预谋，何烦陈谕！”上屡诏全忠还镇，全忠乃拜表奉辞，移兵趣邠州。节度使李继徽请降，复姓名杨崇本。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李克用遣李嗣昭将五千

骑趣晋州，与注兵战于平阳北，破之。

〔纲〕 以卢光启参知机务，崔胤、裴枢罢。

〔纲〕 十二月，清海节度使徐彦若卒。

〔目〕 彦若遗表荐刘隐权留后。

纲鉴易知录卷六十

唐纪

昭宗皇帝

〔纲〕 壬戌，二年，春正月，以韦贻范同平章事。

〔纲〕 三月，注兵围晋阳。

〔目〕 朱全忠还河中，遣氏叔琮、朱友宁攻河东，围晋阳。李克用召诸将议走保云州，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王勿为此谋，摇人心。”克用乃止。会大疫，注兵引还。

克用以贮粮、缮兵、修城利害问于幕府，掌书记李袭吉曰：“国富不在仓储，兵强不由众寡，霸国无贫主，强将无弱兵。愿大王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如此，则国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

克用以封疆日蹙，忧形于色，存勳进言曰：“朱氏穷凶极暴，人怨神怒，今其极也，殆将毙矣！吾家代袭忠

贞，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奈何轻为沮丧，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悦。

刘夫人无子。克用宠姬曹氏生存勳，幼警敏，有勇略，刘夫人待曹氏加厚。

纲 以杨行密为行营都统，赐爵吴王。

纲 夏四月，卢光启罢。

纲 五月，朱全忠至东渭桥。

目 崔胤诣河中，泣诉于朱全忠，请以时迎奉。全忠与之宴，胤亲执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将兵五万发河中。

纲 韦贻范罢。

纲 进钱镠爵为越王。

纲 以苏检同平章事。

纲 朱全忠围凤翔。

目 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不与岐王角胜也。”

【纲】 秋八月，起复韦贻范同平章事。

【目】 贻范之为相也，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上命韩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之，上命罢草。明日，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韩侍郎不肯草麻。茂贞入见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学士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茂贞不悦而出，语人曰：“我实不知书生礼数，为贻范所误。”贻范乃止。至是，竟起复贻范，使姚洎草制。贻范不让，即表谢，明日视事。

【纲】 冬十月，韦贻范卒。

【纲】 癸亥，三年，春正月，李茂贞杀韩全海等，帝幸朱全忠营。遂发凤翔，复以崔胤为司空、同平章事。

【目】 李茂贞独见上，请诛全海等，与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收全海等斩之。又斩李继筠、继海、彦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范、仇承坦为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枢密使。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诛九十人。车驾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顿首流涕。上亦泣，亲解玉带以赐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伦将兵扈从。驾至兴平，崔胤帅百官迎谒，复以为相，领三司如故。

【纲】 车驾至长安，大诛宦官，以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

【目】 车驾入长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预政，倾危国家；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内诸司使，其事务尽

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全忠遂以兵驱第五可范已下数百人，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诛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

纲 二月，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进爵梁王，崔胤为司徒兼侍中。

纲 贬韩偓为濮州司马。

目 上尝谓偓曰：“崔胤虽忠，然颇用机数。”对曰：“凡为天下者，万国皆属之耳目，安可以机数欺之！莫若推诚直致，虽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也。”上欲用偓为相，偓荐赵崇、王赞自代。胤恶其分己权，使朱全忠白上曰：“赵崇轻薄，王赞不才，韩偓何得妄荐！”上不得已贬偓。上与泣别，偓曰：“是人非复向来之比，臣得贬死为幸，不忍见篡弑之辱！”

纲 梁王全忠辞归镇。

纲 以裴枢同平章事。

纲 秋八月，进王建爵为蜀王。

纲 冬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为留后。

目 时天子微弱，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输不绝。

纲 李茂贞、李继徽举兵逼京畿。

目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执节度使杨崇本妻于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谓李茂贞曰：“唐室将灭，父忍坐视之乎！”遂相与连兵侵逼京畿，复姓名李继徽。全忠恐其复有劫迁之谋，乃发兵屯河中。

纲 十一月，以独孤损同平章事，裴贄罢。

纲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杀崔胤，以崔远、柳璨同平章事。

目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诛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贞，威震天下，遂有篡夺之志。胤惧，与全忠外虽亲厚，私心渐异。至是，全忠欲迁天子都洛，恐胤立异，密表胤等专权乱国，请并其党郑元规等诛之。诏皆贬之，而以裴枢、独孤损分判六军、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谅杀胤及元规等数人。

纲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请迁都。上发长安，二月，至陕。

目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将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阻。”时上御延喜楼。及下，裴枢已促百官东行。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上遂发长安，全忠以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遂墟。上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曰：“勿呼万岁，朕不

复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纣王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视。二月，至陝，全忠来朝，上延入寢室，见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妇，委身全忠矣！”

〔纲〕 三月，梁王全忠赴洛阳。

〔纲〕 遣间使以密诏告难于四方。

〔目〕 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率藩镇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全忠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复通矣！”

〔纲〕 夏四月，上至洛阳。

〔纲〕 更封钱鏐为吴王。

〔纲〕 五月，梁王全忠还镇。

〔纲〕 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合兵讨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纲〕 秋八月，全忠弑帝于椒殿，太子柷即位。

目 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何后终日沉饮，或相对悲泣。时李茂贞等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全忠方西讨，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蒋玄晖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图之。玄晖遣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门，杀宫人裴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单衣绕柱走，太追弑之。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柷。于柩前即位，时年十三。全忠闻之，阳惊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杀友恭、叔琮。友恭临刑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全忠遂辞赴镇。

纲 冬十二月，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

昭宣帝

纲 乙丑，昭宣帝天佑二年。

纲 春二月，朱全忠杀德王裕等九人。

目 全忠使蒋玄晖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缢杀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纲 葬和陵。

纲 三月，以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纲】 独孤损、裴枢、崔远并罢，以张文蔚、杨涉同平章事。

【目】 涉为人和厚恭谨，闻当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以为汝累。”

【纲】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长竟天。

【纲】 六月，杀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扈、王溥等三十余人。

【目】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因言于全忠曰：“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贬独孤损、裴枢、崔远、陆扈、王溥、赵崇、王赞等官有差。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以为浮薄，贬之。六月朔，聚枢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振自注至洛，朝臣必有窜逐者，时谓之“鸱枭”。

【纲】 秋八月，征前礼部员外司空图诣阙，寻放还山。

【目】 初，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征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复下诏曰：“养高钓名，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

〔纲〕 冬十一月，吴王杨行密卒，子渥代为淮南节度使。

〔纲〕 以梁王全忠为相国，封魏王，加九锡；全忠不受。

〔纲〕 十二月，朱全忠弑太后何氏，杀蒋玄晖、柳璨、张廷范。

〔目〕 初，柳璨与玄晖、廷范相结，为全忠谋禅代事。何太后使宫人达意，求传禅之后，子母生全。王殷、赵殷衡潜玄晖，云“与璨、廷范与太后夜宴，焚香为誓，兴复唐祚。”全忠信之，诛玄晖，令殷等弑太后于积善堂，斩柳璨于上东门，车裂廷范于都市。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右唐二十一帝，共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 后梁纪

太祖皇帝

〔纲〕 丁卯，四年，春正月，淮南牙将张颢、徐温作乱。

〔目〕 杨渥骄侈日甚，居丧，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或单骑出游，从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颢、温潜谋作乱。一日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尔！”因数渥所亲信十余人之罪，曳下，击杀之，谓之“兵谏”。

〔纲〕 三月，唐遣使奉册宝如梁。

〔目〕 帝下诏禅位于梁。遣宰相张文蔚、杨涉及薛贻矩、苏循、张策、赵光逢等奉玉册、传国宝，帅百官备法驾诣大梁。杨涉子直史馆凝式言于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

〔纲〕 夏四月，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

〔目〕 仁恭骄侈贪暴，以太安山四面悬绝，筑馆其上，极壮丽。实以美女，与方士炼药其中。有爱妾罗氏，其子

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击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太安，城几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攻太安，虜仁恭以归，囚于别室。守光弟守奇奔河东。

〔纲〕 梁王全忠更名昱，称皇帝。奉唐帝为济阴王。

〔目〕 张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昱，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读册宝已，降，帅百官舞蹈称贺。梁王与之宴，举酒劳之曰：“此皆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惭，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盛称功德，宜应天顺人。

梁王复与宗戚饮博宫中，其兄全昱谓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无灭吾族乎！”梁主不怩而罢。

奉唐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使甲士守之。

〔纲〕 梁以汴州为东都、开封府，洛阳为西都，长安为太安府、佑国军。

〔纲〕 梁以马殷为楚王。

〔纲〕 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纲〕 淮南、西川移檄兴复唐室。

目 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祐”，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蜀王建与杨渥移檄诸道，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卒无应者。建乃谋称帝，遗晋王书云：“请各帝一方。”晋王复书不许，曰：“誓于此生，靡敢失节。”

纲 岐王李茂贞开府。

目 茂贞治军宽简，无纪律。兵羸地蹙，不敢称帝，但开岐王府，置百官，宫殿、号令皆拟帝者。

纲 契丹遣使如梁。

目 是岁，契丹耶律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王与之连和，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尽欢，约共击梁。或劝晋王擒之，王曰：“讎敌未灭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赠遗之。阿保机既归而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纲 梁以钱鏐为吴越王。

目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鏐举兵讨梁，谓：“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鏐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纲 梁以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

目 依政进士梁震，唐末登第。归蜀，过江陵，高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素不慕荣宦，明公不以为愚，必欲使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许之。震终身止称“前进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

纲 梁主封其兄全昱为广王。

目 全昱不乐在京师，常居岷山故里，三子皆封王。

纲 梁礼部尚书苏循等致仕。

目 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朝夕望为相。梁主薄其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于梁主曰：“苏循，唐之鸣泉，卖国求利，不可以立于维新之朝。”诏循等十五人并勒致仕，楷斥归田里。

纲 秋七月，梁以刘守光为卢龙节度使。

纲 九月，蜀王王建称帝。

纲 戊辰，春正月，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勳立。

目 晋王病笃。命其弟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存勳为嗣，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尔曹善教导之。”又谓克宁等曰：“以亚子累汝！”亚子，存勳小名也。言终而卒。存勳袭位。

〔纲〕 二月，梁主晁弑济阴王。

〔纲〕 夏五月，晋王攻梁夹寨，破之，潞州围解。

〔目〕 李思安攻潞州，久不下。晋王与诸将谋曰：“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先王尔，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乃大阅士卒，以丁会为都招讨使，帅周德威等发晋阳。五月朔，晋王伏兵三垂冈下，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候，将士尚未起，晋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南走，死亡将士万计，委弃资械山积。梁主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尔！”

〔纲〕 晋王归晋阳。

〔目〕 晋王归晋阳，休兵行赏。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税，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

〔纲〕 淮南张颢、徐温弑其节度使杨渥，温复攻颢，杀之。

〔纲〕 秋七月，淮南将吏推杨隆演为节度使。

〔纲〕 己巳，春正月，梁迁都洛阳。

〔纲〕 淮南徐温自领升州刺史。

〔目〕 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刺史，留广陵，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造为升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

〔纲〕 夏四月，梁以王审知为闽王。

〔目〕 审知俭约，常跣麻履，府舍卑陋，未尝营葺。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

〔纲〕 秋七月，梁以刘守光为燕王。

〔纲〕 庚午，春二月，岐王承制，加杨隆演嗣吴王。

〔纲〕 夏四月，梁宋州献瑞麦。

〔目〕 梁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献瑞麦，一茎三穗，梁主曰：“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诏除本县令名，遣使诘责友谅，以惠王友能代之。

〔纲〕 辛未，春正月，朔，日食。

纲 三月，梁清海节度使刘隐卒，弟岌知留后。

纲 秋八月，燕王刘守光称帝。

纲 冬十月，晋遣李承勋使于燕。

目 晋王闻刘守光称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当问其鼎矣。”张承业请遣使致贺以骄之，晋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往，用邻藩通使之礼。燕典客欲使称臣庭见，承勋曰：“吾受命于唐朝，为太原少尹，燕王岂得而臣之乎！”守光怒，囚之，数日，竟不能屈。

纲 十一月，幽州参军冯道奔晋。

目 刘守光攻赵易、定，道以为未可，系狱。得免，亡奔晋，张承业荐之晋王，以为掌书记。

纲 刘守光寇易、定，晋遣兵救之。

纲 壬申，春正月，晋师及镇、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败，走还。

纲 夏五月，梁主至洛阳。

目 梁主至洛阳，疾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谓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

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

〔纲〕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昱而自立。

〔目〕 梁主长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爱之，常留守东都。次郢王友珪，其母娼也，为控鹤指挥使，无宠。次均王友贞，为东都指挥使。初，张后严整多智，梁主敬惮之。后殂，梁主恣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友文妇王氏色美，尤宠之，欲以友文为太子。友珪心不平。

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后事。友珪妇张氏知之，密告友珪。珪与统军韩勣合谋，以牙兵杂控鹤士中，夜斩关入，至寝殿，梁主惊起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梁主腹，刃出于背。以败毡裹之，瘞于寝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命友贞杀友文。矫诏称：“友文谋逆，赖友珪忠孝，将兵诛之，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韩勣为友珪谋，多出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乃发丧即位。

〔纲〕 秋七月，梁以杨师厚为天雄节度使。

〔纲〕 梁遣兵击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降晋。

〔纲〕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晋王救河中，梁兵败走。

梁主瑱

〔纲〕 癸酉，春二月，梁均王友贞起兵讨贼。友珪伏诛，友贞立于大梁，更名瑱。友谦复归梁。

〔目〕 友珪遽为荒淫，内外愤怒。驸马都尉赵岩，太祖之婿也；龙虎统军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岩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贞密与之谋诛友珪，岩曰：“此事成败，在杨令公。得其一言谕禁军，吾事立办。”均王乃遣腹心说师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属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师厚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阴与袁象先谋。岩归洛阳，亦与象先定计。象先等帅禁兵数千人突入宫中。友珪令冯廷谔先杀妻，次杀己，廷谔亦自刭。均王即位于大梁，更名瑱。加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遣使招抚朱友谦，友谦复称藩。

〔纲〕 夏四月，晋师逼幽州。拔平、营州。

〔纲〕 六月，梁赐高季昌爵渤海王。

〔纲〕 冬十一月，晋王入幽州，执刘仁恭及守光以归。

〔纲〕 甲戌，春正月，刘仁恭、刘守光伏诛。

目 晋王以练纸刘仁恭父子，凯歌入于晋阳，献于太庙，自临斩刘守光。械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后斩之。

纲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纲 秋八月，蜀以毛文锡判枢密院。

目 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灌江陵。文锡谏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蜀主乃止。

纲 乙亥，春正月，梁分天雄为两镇。夏四月，魏人降晋。六月，晋王入魏。

纲 秋七月，梁刘鄩引兵袭晋阳，不至，还守莩城。

目 刘鄩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袭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鄩军数日不出，遣骑覘之，时见旗帜循堞往来，晋王曰：“吾闻刘鄩用兵，一步百计，此必诈也。”更使覘之，乃缚刍为人，执旗乘驴在城上尔。晋王曰：“鄩长于袭人，短于决战，计彼行才及山下。”亟发骑兵追之。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城中知之，勒兵为备。鄩粮尽，又闻晋有备，追兵在后，众惧，将溃，鄩谕止之。

周德威闻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鄩知临清有蓄积，欲据之以绝晋粮道。德威争追至南宮，擒其斥候

者，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诘朝，略郛营而过，入临清。郛引军趋贝州，军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军于葦县，塹而守之。晋王营葦西三十里，一日数战。

晋王爱元行钦骁健，从李嗣源求之，赐姓名曰李绍荣。王复欲求高行周，重于发言，密使人以官禄啖之，行周辞曰：“代州养壮士，亦为大王尔，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代州脱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忍负之。”乃止。

〔纲〕 八月，梁刘郛攻镇、定营，晋击败之。

〔纲〕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乱，伏诛。

〔目〕 梁德妃张氏卒，将葬，友敬使腹心数人匿于寝殿；梁主觉之，召宿卫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诛之。由是疏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妃兄弟汉鼎、汉杰、从兄弟汉伦、汉融。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离间旧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称疾不预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纲〕 丙子，春正月，梁以李愚为左拾遗。

〔目〕 梁主闻李愚学行，召为左拾遗，充崇政院直学士。衡王友谅贵重，李振等见皆拜之，愚独长揖，梁主让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犹拜之，卿长揖可乎？”对曰：“陛下以家人礼见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无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罢。

【纲】 秋九月，晋王还晋阳。

【目】 王性孝，虽经营河北，而数还晋阳省曹夫人，岁再三焉。

【纲】 冬十二月，晋以张瓘为麟州刺史。

【目】 张承业治家甚严，有侄为盗，杀贩牛者，承业斩之。晋王以其侄瓘为麟州刺史，承业谓曰：“汝本为贼，惯为不法，今若不悛，死无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贪暴。

【纲】 契丹称帝改元。

【目】 契丹主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晋王方经营河北，欲结契丹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阿保机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阿保机召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蕝荒田。由是汉人安业，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功焉。顷之，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归省母，遂复入契丹，阿保机待之益厚。至是，以为相。延徽寄书于晋王曰：“非求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尔。”因以老母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纲〕 晋王如魏州。

〔纲〕 丁丑，春二月，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其防御使李存矩，亡奔契丹。

〔纲〕 三月，契丹陷新州，晋师攻之，不克。

〔纲〕 契丹围幽州，夏四月，晋王遣李嗣源将兵救之。

〔目〕 契丹乘胜进围幽州，卢文进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晋王与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谋于诸将，独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存审、宝以为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不若俟其还而击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月，命嗣源将兵先进，宝以镇、定之兵继之。

〔纲〕 五月，吴徐温徙治升州。

〔纲〕 秋八月，刘岩称越帝于广州。

〔纲〕 晋师击契丹，败之，幽州围解。

〔纲〕 冬十月，晋王还晋阳。

目 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收市兵马，征租行法不宽贵戚，由是军民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蒲博及给赐伶人，而承业靳之。王乃置酒库中，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指钱欲赐之，承业曰：“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也，承业不敢以为私礼。”王不悦，语侵之，承业怒曰：“仆老敕使尔！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不过财尽人散，一无所成尔。”王怒，顾李绍荣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诛注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头谢，请承业痛饮以分其过，承业不肯。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特进，已笞之矣。”明日，与王俱至承业第谢之。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固辞不受，但称唐官终身。

卢质嗜酒轻傲，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士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

纲 十一月，晋王如魏州。

纲 戊寅，春正月，晋师掠梁濮、郢而还。

目 梁敬翔上疏曰：“国家连年丧师，疆土日蹙。陛下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宜询访黎老，别求异策；不然，忧未艾也。”疏奏，赵、张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纲〕 夏六月，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纲〕 秋七月，吴以徐知诰为淮南行军副使，辅政。

〔目〕 吴徐温入朝于广陵，以知诰为行军副使，知谏权润州团练事。温还金陵，庶政皆决于知诰。知诰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蠲逋税，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归心，宿将悦服。以宋齐丘为谋主。

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请蠲丁口钱，余税悉输谷帛，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益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知诰夜引齐丘于水亭屏语，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以铁筋画灰为字，随以匙灭去之，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

〔纲〕 八月，晋王大举伐梁。

〔目〕 晋王谋大举伐梁，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李嗣源及王处直遣将各将步骑万人，及诸部落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州，军于麻家渡。梁贺瓌、谢彦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战。

晋王好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危窘者数四，赖李绍荣力战，得免。赵王镠及王处直皆遣使致书曰：“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奈何自轻如此！”王笑谓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将出，李存重扣马泣谏曰：“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先登陷阵，存重之职也。”王为之揽辔而还。他日，伺存重不在，策马急出，以数百骑抵梁营，谢彦章伏精甲五千，围王数十重，王力战，仅得出，始以存重之言为忠。

【纲】 冬十一月，越改国号汉。

【纲】 十二月，晋王与梁战于胡柳陂，周德威败死。晋王收兵复战，大破梁军。

【纲】 己卯，春三月，晋以郭崇韬为中门副使。

【目】 孟知祥荐教练使雁门郭崇韬能治剧，王以为中门副使。崇韬倜傥有智略，临事敢决，王宠待日隆。知祥称疾辞位，崇韬专典机密。

【纲】 夏四月，吴王隆演建国改元。

【纲】 秋七月，吴越攻吴常州，吴人与战，破之。

【目】 吴越王鏐遣钱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徐温帅诸将拒之，战于无锡。吴越兵败，杀其将何逢，传瓘遁去。

温募生获叛将陈绍者赏钱百万，获之。绍勇而多谋，温复使之典兵。初，吴将曹筠亦奔吴越，温厚遇其妻子，

遣间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过也。”及是役，笄复奔吴。温自数昔日不用笄言者三，而不问其罪，归其田宅，复其军职。笄内愧而卒。

吴越王鏐见何逢马，悲不自胜，故将士心附之。鏐自少在军中，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敲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盘中，比老不倦。

【纲】 晋王以冯道掌书记。

【纲】 八月，吴与吴越连和。

【纲】 冬十二月，吴团结民兵。

【目】 吴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簿卢枢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纲】 庚辰，夏五月，吴宣王隆演卒，弟溥立。

【目】 王疾，温自金陵入朝，议当为嗣者。或曰：“蜀先主谓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当在诛张颢之初，岂至今日邪！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敢妄言者斩！”乃以王命迎丹阳公溥监国。王殂，溥即位。

〔纲〕 辛巳，春正月，晋得传国宝。

〔目〕 蜀主、吴王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因泣。既而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

黄巢之破长安也，魏州僧得传国宝，至是，以为常玉，将鬻之。或识之，曰：“传国宝也。”乃诣行台献之，将佐皆奉觞称贺。张承业闻之，亟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拊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讎，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奈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晋阻，邑邑成疾，不复起。

〔纲〕 秋七月，晋以苏循为节度副使。

〔目〕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朱友谦遣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命循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深恶之。

〔**綱**〕 壬午，冬十一月，唐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卒。

〔**目**〕 曹太夫人诣其第，为之行服，如子侄之礼。晋王闻之，亦不食者累日。

右后梁二主，共十七年。

纲鉴易知录卷六一

后唐纪

庄宗皇帝

- 〔纲〕 癸未，夏四月，晋王存勖称皇帝于魏州，国号唐。
- 〔纲〕 唐以豆卢革、卢程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
- 〔纲〕 闰月，唐遣李嗣源袭梁郢州，取之。以嗣源为节度使。
- 〔纲〕 秋七月，唐卢程罢。
- 〔纲〕 八月，梁以段凝为招讨使，遣王彦章、张汉杰攻郢州。
- 〔纲〕 梁将康延孝奔唐。

目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来奔，唐主解锦袍玉带赐之，以为招讨指挥使。问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主既暗懦，赵、张擅权。段凝智勇俱无，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彦威寇镇、定，王彦章攻郢州，段凝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帅精骑五千自郢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唐主大悦。

纲 冬十月，唐主救郢州。梁师败绩，王彦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杀。唐遂灭梁。

目 唐主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深以为忧。召郭崇韬问之，对曰：“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决河自固，恃此不复为备。凝非将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郢州合势，长驱入注，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

王彦章将攻郢州，李嗣源遣从珂逆战，败其前锋，彦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郢州告捷，足壮吾气。”济河至郢州，中夜进军，以李嗣源为前锋，遇梁兵，一战败之，追至中都，围之。梁兵溃，追击，破之。彦章走，将军李绍奇追之，彦章重伤，马蹶，遂擒之，并擒张汉杰等二百余人，斩首数千级。

唐主惜彦章之材，欲用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将，与皇帝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穷，死自其分，纵皇帝怜而生我，我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岂有朝为梁将，暮为唐臣！此我所不为也。”

康延孝请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此去大梁至近，无险，方陈兼程，信

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请陛下以大军徐进，臣愿以千骑前驱。”唐主从之。令下，诸军踊跃。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发中都。以王彦章终不为用，斩之。

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将降。梁主闻彦章就擒，唐军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为。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梁主谓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断吾首。”麟泣曰：“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不敢奉此诏。”梁主曰：“卿欲卖我邪？”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与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杀。

梁主为人温恭俭约，无荒淫之失；但宠信赵、张，使擅威福，疏弃敬、李旧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

李嗣源军行五日，至大梁，王瓚开门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门，嗣源迎贺，唐主喜不自胜，手引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诏漆朱友贞首，函之，藏于太社。

纲 梁段凝降唐。

纲 敬翔、李振、赵岩、张汉杰等伏诛，夷其族。

纲 唐毁梁宗庙，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

纲 唐以郭崇韬守侍中。

纲 梁河南尹张宗奭入朝于唐。

【目】宗奭来朝，复名全义。唐主欲发梁太祖墓，斲棺焚尸，全义言：“朱温虽国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无可加，屠灭其家，足以为报，乞免焚斲，以存圣恩。”唐主从之，但铲其阙室，削封树而已。

【纲】唐加李嗣源中书令。

【纲】楚王殷遣使入贡于唐。

【纲】吴遣使如唐。

【纲】吴贬钟泰章为饶州刺史。

【目】吴人有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市官马者，徐知诰遣王稔代之。以泰章为饶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陈彦谦诘之三，不对。或问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寿州，去淮数里，步骑五千，苟有他志，岂王稔单骑能代之乎！我义不负国，虽黜为县令亦行，况刺史乎！何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

【纲】彗星见。

【纲】十一月，唐以李绍钦为泰宁节度使。

【目】绍钦因伶人景进纳货于宫掖，故是有命。

唐主幼善音律，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优名谓之“李天下”。尝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谁呼邪！”唐主悦，厚赐之。诸伶出入宫掖，侮弄搢绅，群臣愤疾，莫敢出气。

【纲】唐以赵光胤、韦说同平章事，豆卢革判租庸，兼盐铁转运使。

【目】唐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入朝。

【纲】十二月，唐迁都洛阻。

【目】从张全义之请也。

【纲】甲申，春正月，岐王茂贞遣使入贡于唐。

【纲】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目】郭崇韬颇受馈遗，所亲谏之，崇韬曰：“吾禄赐巨万，岂藉外财！但以伪梁之季，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之旧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及将祀南郊，崇韬献钱十万缗。先是，宦官劝唐主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赐。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及是乏劳军钱，崇韬言于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赐有司。”唐

主默然久之，曰：“晋阻自有储积，可令租庸掣取。”于是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纲】 唐以李茂贞为秦王。

【纲】 唐立夫人刘氏为后。

【目】 郭崇韬位兼将相，权侔人主，性刚急，遇事辄发，嬖幸佻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韬扼腕不能制。先是，唐主欲以刘夫人为皇后，而有正妃韩夫人在，太后素恶刘夫人，崇韬亦屡谏，唐主以是不果。于是所亲说崇韬曰：“公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则伶官辈不能为患矣。”崇韬从之，与宰相帅百官共奏，请立之。

【纲】 三月，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

【纲】 唐以李存贤为卢龙节度使。

【目】 初，唐主尝与存贤手搏，存贤不尽其技，唐主曰：“汝能胜我，当授藩镇。”存贤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贤镇幽州，曰：“手搏之约，吾不食言矣。”

【纲】 夏四月，唐遣客省使李严如蜀。

【目】 唐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严还言：“王衍童騃荒纵，不亲政务，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唐主然之。

【纲】唐秦王李茂贞卒。

【纲】五月，唐以李继^勣为凤翔节度使。

【纲】秋八月，唐以孔谦为租庸使。

【目】谦重敛急征，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赐号“丰财赡国功臣”。

【纲】冬十二月，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御之。

【纲】乙酉，春二月，唐以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纲】三月，唐黜李从珂为突骑指挥使。

【目】唐主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信伶官之谗，颇疏忌宿将。李嗣源家在太原，表从珂为北京内牙指挥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从珂为突骑指挥使，帅数百人戍石门镇。

【纲】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目】唐主哀毁，五日方食。

〔纲〕 八月，唐主杀其河南令罗贯。

〔目〕 贯性强直，为郭崇韬所知，用为河南令。为政不避权豪，伶宦请托，一不报，皆以示崇韬，崇韬奏之，由是伶宦切齿。张全义亦恶之，遣婢诉于刘后，后与伶宦共毁之，唐主含怒未发。会往视坤陵，道泞，桥坏。怒，下贯狱，明日传诏杀之。崇韬谏曰：“贯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桥道不修，卿言无罪。是党也！”崇韬曰：“陛下以万乘之尊，怒一县令，使天子谓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听。贯竟死，暴尸府门，远近冤之。

〔纲〕 九月，唐遣魏王继岌及郭崇韬将兵伐蜀。

〔目〕 唐主与宰相议伐蜀，以继岌充西川行营都统，郭崇韬充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兴充招讨使，李继岌充转运使，李令德、李绍琛、张筠、毛璋、董璋、李严皆为列将，将兵六万伐蜀。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并参预军机。

〔纲〕 冬十一月，唐师灭蜀，蜀主王衍降。

〔目〕 郭崇韬入散关，倍道而进，蜀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印节迎降，崇韬曰：“平蜀必矣。”

蜀主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绍琛昼夜兼行趣利州，继岌至兴州，蜀诸城镇皆望风款附。

高季兴常欲取三峡，畏蜀将张武，不敢进。至是，乘唐兵势，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武以铁锁断江路，季兴遣勇士乘舟斫之。会风大起，舟挂于锁，不能进退，季兴轻舟遁去。

崇韬遗王宗弼书，为陈利害；宗弼弃城归成都。李绍琛进至绵州，蜀断绵江浮梁，水深，无舟楫，绍琛与李严乘马浮度江，从兵得济者仅千人，溺死者亦千人，遂入鹿头关，据汉州。宗弼遣使劳军，且以蜀主书遗李严曰：“公来吾即降。”严驰入成都，蜀主遣兵部侍郎欧阳彬奉降书以迎继岌、崇韬。继岌至成都，李严引蜀主出降。大军入成都，崇韬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师至是凡七十日。

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知其不为吾福。”

〔纲〕 十二月中，闽主王审知卒，子延翰立。

〔纲〕 唐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

〔纲〕 闰月，唐遣宦者马彦珪使蜀军。

〔目〕 郭崇韬素疾宦者，宦官皆切齿。时蜀中盗贼群起，崇韬恐大军既去，更为后患，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以是淹留未还。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韬不出迎，延嗣怒。李从袭曰：“近闻郭廷诲白其父，请表己为蜀帅。诸将皆郭氏之党，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变，吾属不知委骨何地矣。”延嗣归，具以语刘后。后泣诉于唐主，

请早救继岌。唐主复遣宦官马彦珪驰诣成都。彦珪说刘后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

〔纲〕 楚铸铅铁钱。

〔纲〕 丙戌，春正月，唐魏王继岌杀郭崇韬。

〔目〕 魏王继岌将发成都，马彦珪至，以皇后教示继岌，李从袭等相与巧陈利害，继岌从之。召崇韬计事，从者李环挝碎其首，并杀其子廷诲、廷信。

〔纲〕 二月，唐邺都乱，遣李绍荣招谕之。

〔纲〕 唐李绍荣攻邺都，不克。

〔纲〕 唐遣李嗣源将亲军讨邺都。

〔纲〕 唐讨邺兵劫李嗣源入邺都。

〔目〕 李嗣源至邺都城西南，下令，诘旦攻城。是夜，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帅众大噪，焚营。嗣源叱而问之，对曰：“将士从主上十年，百战以得天下。今贝州戍卒思归，主上不赦，从马数卒喧竞，遽欲尽诛其众。我辈初无叛心，但畏死耳。今欲与城中合势，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谕之，不从。遂拔白刃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击之，皆溃。赵在礼帅诸校迎拜嗣源，泣谢曰：“将士辈负令公，敢不惟命是

听！”嗣源诡说在礼曰：“凡举大事，须藉兵力。今外兵流散无所归，我为公出收之。”在礼乃听嗣源、绍真出城，宿魏县，散兵稍有至者。

〔纲〕 唐李嗣源奔相州。

〔目〕 李嗣源之为乱兵所逼也，李绍荣有众万人，营于城南，嗣源遣人召之，欲与共攻乱者。绍荣疑，不应。及嗣源入邺，遂引兵去。嗣源在魏县，众不满百，李绍真所将镇兵五千归之，由是后稍振。

嗣源欲归藩待罪，中门使安重诲曰：“公为元帅，不幸为凶人所劫；李绍荣不战而退，归朝必以公借口。公若归藩，则为据地邀君，适足以实谗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诣阙，面见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马坊使康福，得马数千匹，始能成军。

〔纲〕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目〕 李绍荣退保卫州，奏李嗣源已叛，与贼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数辈，皆为绍荣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惧。

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公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康义诚曰：“主上无道，军民怨望，公从众则生，守节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李从珂将所部兵趣镇州，与虞候将王建立合，倍道从嗣源。嗣源分三百骑使石

敬瑭将之前驱，李从珂为殿，军势大盛。李绍荣至洛阳，劝唐主幸关东招抚，唐主从之。

【纲】 唐主如关东，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还。

【目】 唐主发洛阳，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输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嗣源入大梁。唐主至万胜镇，闻嗣源已据大梁，诸军离叛，神色沮丧，登高叹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唐主至石桥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

【纲】 夏四月，唐伶人郭从谦弑其主存勖。李嗣源入洛阳。

【目】 四月朔，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帅所部兵攻兴教门。唐主方食，闻变，帅卫兵击之。乱兵焚兴教门，缘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俄而唐主为流矢所中，须臾遂殂，左右皆散，鹰坊人善友敛乐器覆尸而焚之。是日，李嗣源至罍子谷，闻之，恸哭，谓诸将曰：“主上素得士心，正为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将安归乎！”乃入洛阳，止于私第，禁焚掠，拾庄宗骨于灰烬之中而殡之。是日，豆卢革帅百官上笺劝进，嗣源不许。

【纲】 唐李嗣源监国。

【目】 百官三笺请嗣源监国，嗣源乃许之。

【纲】 唐以安重诲为枢密使，张延朗为副使。

纲 唐张居翰罢，以孔循为枢密使。

纲 唐魏王继岌至长安，自杀。

纲 唐主嗣源立。

目 有司议即位礼。李绍真、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何谓国号？”对曰：“先帝赐姓于唐，为唐复讎，故称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监国曰：“吾年十三事献祖，献祖以吾宗属，视吾犹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经纶攻战，未尝不预。武皇之基业，则吾之基业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异国乎！”李琪曰：“若改国号，则先帝遂为路人，梓宫安所托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旧君，吾曹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继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礼。”众从之。监国服斩衰，于柩前即位，百官缟素。既而御衮冕受册，百官吉服称贺。

纲 唐以郑珣、任圜同平章事。

纲 唐初令百官转对。

目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转对奏事。

纲 唐以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

目 唐主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请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以道、凤为之。

纲 秋七月，契丹阿保机死。

纲 九月，契丹德光立。

目 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故立之。

纲 冬十月，王延翰自称闽王。

纲 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奔唐。

目 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帅其众十万归唐。

纲 十二月，闽王延稟弑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钧。

明宗皇帝

纲 丁亥，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目 初，唐主诏：“朕二名不连称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纲 唐以冯道、崔协同平章事。

目 安重诲以孔循知朝士行能，多听其言。时议置相，循已荐郑珣，又荐崔协。而任圜欲用李琪；珣素恶琪，故循力沮之，谓重诲曰：“李琪非无文学，但不廉耳。”他日议于唐主前，圜曰：“重诲未悉朝中人物，为人所卖。协虽名家，识字甚少。臣既以不学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协，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辈审之。吾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竞，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称疾不朝者数日。重诲谓圜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员，可乎？”圜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取蛄蜣之转也。”循与重诲日短琪而誉协，竟以道、协同平章事。

纲 唐主以其子从厚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纲 二月，唐主以婿石敬瑭为六军诸卫副使。

纲 唐郭从谦伏诛，夷其族。

纲 夏五月，唐任圜罢。

纲 唐以马殷为楚国主。

目 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以姚彦章、许德勋为丞相。

纲 冬十月，吴丞相徐温卒。

纲 唐以石敬瑭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纲 十一月，吴王杨溥称帝。

纲 十二月，唐以周玄豹为光禄卿，致仕。

目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矣，无所复询。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争问吉凶。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非所以靖国家也。”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帛而已。

纲 有年。

纲 戊子，春三月，唐以孔循为东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唐收曲税。

纲 八月，唐以王延钧为闽王。

【纲】 冬十二月，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卒。

【目】 吴立其子从诲代之。

【纲】 己丑，春三月，楚王殷以其子希声知政事，总诸军。

【纲】 夏四月，唐以赵凤同平章事。

【纲】 秋七月，唐以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纲】 有年。

【目】 唐主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陘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逮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唐主深以为然。又问道：“今岁虽丰，百姓瞻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民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纲】 冬十月，吴加徐知诰兼中书令。

【纲】 庚寅，春三月，唐立淑妃曹氏为后。

【纲】 秋八月，唐以张延朗为三司使。

【纲】 唐立子从荣为秦王，从厚为宋王。

【纲】 九月，唐以范延光为枢密使。

【纲】 冬十一月，楚武穆王马殷卒，子希声嗣。

【目】 殷遗命诸子，兄弟相继。及卒，希声袭位，去建国之制。希声居丧无戚容，葬殷之日，顿食鸡臠数盘，其臣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食蒸豚，何代无贤！”

【纲】 辛卯，春二月，唐以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

【纲】 吴以宋齐丘为右仆射，致仕。

【目】 吴徐知诰欲以宋齐丘为相，齐丘自以资望素浅，欲以退让为高，谒归洪州葬父，因入九华山应天寺，启求隐居；吴王下诏征之，不至。知诰遣其子景通入山敦谕，齐丘始还，除右仆射，致仕。

【纲】 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纲〕 夏四月，唐杀其太子太师致仕安重诲。

〔纲〕 秋九月，唐敕解纵五坊鹰隼。

〔目〕 敕解纵鹰隼，内外无得更进。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鸟兽。”唐主曰：“不然。朕昔尝从武皇猎，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遣骑取之，比得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纲〕 冬十一月，吴以其中书令徐知诰镇金陵，徐景通为司徒，辅政。

〔目〕 知诰表请归老金陵。以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金陵，总录朝政；以其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辅政。以王令谋、宋齐丘为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使以佐景通。知诰作礼贤院于府舍，聚图书，延士大夫，与孙晟、陈觉议时事。

〔纲〕 壬辰，春二月，唐初刻九经版，印卖之。

〔纲〕 三月，吴越武肃王钱鏐卒，子元瓘嗣。

〔目〕 鏐寢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懦，谁可为帅者？”众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鏐乃悉出印钥授传瓘，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卒年八十一。传瓘更名元瓘。

【纲】 秋七月，唐武安节度使马希声卒，八月，弟希范嗣。

【纲】 唐以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纲】 吴徐知诰广金陵城。

【纲】 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论事，唐主优诏答之。

【目】 澄上疏曰：“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蝥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问；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唐主优诏奖之。

【纲】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目】 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瑩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唐主语之曰：“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吾见庄宗好为诗，将家子又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从荣为人鹰视，轻佻峻急；既参朝政，骄纵不法。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其妻永宁公主与从荣异母，素相憎疾，故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常思外补以避之。会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择河东帅，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皆曰：“今帅臣可往者独石敬瑭、康义诚耳。”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非石太尉不可，遂以敬瑭镇河东。敬瑭至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远，帑藏委瓌。

【纲】 癸巳，春正月，闽王王延钧称帝，更名璘。

【纲】 唐以孟知祥为蜀王。

【纲】 三月，唐立子从珂为潞王，从益为许王。

【纲】 吴徐知诰营宫城于金陵。

【目】 宋齐丘劝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

【纲】 秋七月，唐以钱元瓘为吴王。

【纲】 冬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从荣作乱，伏诛。

【纲】 唐主亶殂。

【目】 明宗性不猜忌，与物无竞，登极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较于五代，粗为小康。

【纲】 十二月，唐主从厚立。

目 唐主自终易月之制，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李愚私谓同列曰：“位高贵重，事亦堪忧。”孟知祥闻明宗殂，亦谓僚佐曰：“宋王幼弱，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乱可坐而俟也。”

闵帝

纲 甲午，春正月，唐以高从诲为南平王，马希范为楚王，钱元瓘为吴越王。

纲 蜀主孟知祥称帝。

纲 唐以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从珂举兵凤翔，唐遣兵讨之，官军降溃。

纲 唐潞王从珂至长安，唐主以康义诚为招讨使，将兵拒之。杀马军指挥使朱洪实。

目 从珂至长安，副留守刘遂雍迎谒。都监王景从等奔还，中外大骇。唐主不知所为，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让之。枢密使朱弘昭、冯赟大惧。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康义诚欲悉以宿卫兵迎降为己功，因请自行，唐主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请以禁军固守洛阳，曰：“如此，彼亦未敢径前，然后徐图进取，可以万全。”义诚怒曰：“洪实欲反邪？”洪实曰：“公自欲反，乃谓谁反！”其声渐厉。唐主闻，召而讯之，竟不能辨，遂斩洪实。军士益愤。

【纲】 唐潞王从珂至陕，诸将及康义诚皆降。

【纲】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卫州，杀其从骑。

【目】 初，唐主密与慕容迁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及是，以五十骑出门，谓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冯道入朝，及端门，闻变，乃归。至天宫寺，召百官。中书舍人卢昱至，冯道曰：“劝进文书，宜速具草。”昱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昱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矣。”

从珂自陕而东。四月，唐主至卫州东数里，遇石敬瑭；大喜，问以大计。敬瑭闻康义诚叛去，俯首长叹数四。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尽杀唐主左右及从骑，独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阳。

【纲】 唐潞王从珂入洛阳，废其主从厚为鄂王而自立。

【目】 从珂至蒋桥，百官班迎，冯道等皆上笺劝进。从珂入谒太后、太妃，诣西宫伏梓宫恸哭，自陈诣阙之由。明日，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以潞王知军国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纲】 唐主从珂弑鄂王从厚于卫州，磁州刺史宋令询死之。

【目】 卫州刺史王弘贇迁闵帝于州廨，唐主从珂遣弘贇之子蛮往鸩之。闵帝不饮，蛮缢杀之。

閔帝之在卫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询遣使问起居，闻其遇害，恸哭半日，自经死。

【纲】 唐康义诚伏诛，夷其族。

【纲】 五月，唐以韩昭胤为枢密史，刘延朗为副史。

【纲】 唐复以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纲】 唐以冯道为匡国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

【纲】 秋七月，唐以卢文纪、姚顛同平章事。

【目】 唐主欲命相，问所亲信，皆以尚书左丞姚顛、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对。论其才行，互有优劣。唐主不能决，乃寘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箸挟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纲】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纲】 八月，唐诏蠲逋租三百三十八万。

【纲】 冬十一月，吴徐知诰召其子景通还金陵，留景迁江都辅政。

废帝

〔纲〕 乙未，冬十月，阩李佖弑其主璠而立福王继鹏，更名昶。

〔纲〕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纲〕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从诲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法，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从诲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谓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乃捐去玩好，以经史自娱，省刑薄赋，境内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遂固请退居。从诲不能留，乃为之筑室于土洲。震披鹤氅，自称荆台隐士，每诣府，跨黄牛至听事。从诲时过其家，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

〔纲〕 吴加徐知诰大元帅，封齐王，备殊礼。

〔纲〕 十二月，唐以冯道为司空。

〔目〕 时久无正拜三公者，朝议拟其职事；卢文纪欲令掌祭祀扫除，道闻之曰：“司空，扫除职也，吾何惮焉。”既而文纪自知不可，乃止。

【纲】 丙申，春正月，唐以吕琦为御史中丞。

【目】 唐主以千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上寿毕，辞归晋阳。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军费，人皆知其有异志。

端明殿学士李崧谓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若与契丹和亲，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崧曰：“此吾志也。”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徇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变。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责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遂以琦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

【纲】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敬瑭拒命，唐发兵讨之。

【目】 初，石敬瑭欲尝唐主之意，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镇；唐主与执政议从其请，移镇郢州。李崧、吕琦等皆力谏，以为不可。五月，薛文遇独直，唐主与之议，文遇曰：“群臣各为身谋，安肯尽言！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唐主曰：“卿言殊豁吾意。”即命学士草制，徙敬瑭镇天平。制出，两班相顾失色。

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节与公主所言

乎？我安能束手死于道路！”判官赵莹劝敬塘赴郢州，刘知远曰：“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桑维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邪？然则以河东复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爱婿，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塘意遂决。表唐主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夺敬塘官爵。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杨光远为副先锋，将兵讨之。

【纲】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

【目】 敬塘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塘不从。表至，契丹主大喜，复书许侯仲秋倾国赴援。

【纲】 八月，唐张敬达攻晋阳，不克。

【纲】 九月，契丹德光将兵救石敬瑭，唐兵大败，契丹围之。唐主自将次怀州。

【目】 契丹主将五万骑，至晋阳，陈于虎北口。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合战，敬塘遣刘知远出兵助之。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以步兵陈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轻骑三千直犯其陈。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冲唐兵

断而为二，纵兵乘之，唐兵大败。敬达等收余众保晋安，契丹亦引兵归虎北口。敬塘出见契丹主。引兵会围晋安寨，敬达等遣使告败。唐主大惧，下诏亲征。发洛阳，遣符彦饶将兵赴潞州，为大军后援。

唐主至河阳，心惮北行，卢文纪希旨，言“国家根本在河南。河阳，天下津要，车驾宜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战，苟不能解围，进亦未晚。”张延朗曰：“文纪言是也。”唐主议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与翰林学士和凝等皆曰：“赵延寿父德钧以卢龙兵来赴难，宜遣延寿会之。”乃遣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唐主至怀州，以晋安为忧，日夕酣饮悲歌。群臣或劝其北行，则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纲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为晋皇帝，敬瑭割幽、蓟等十六州以赂之。

目 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来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策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筑坛即位。割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

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以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桑维翰为翰林学士、权知枢密使事，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纲 唐将杨光远杀招讨使张敬达，降于契丹。

目 晋安被围数月，刍粮俱竭，援兵竟不至。张敬达性刚，时谓之“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敬达降于契

丹，敬达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俟之。必若力尽势穷，诸君斩我出降，未为晚也。”光远目审琦，欲斩敬达，审琦未忍。诸将旦集，光远斩敬达首，帅诸将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敬达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

〔纲〕 晋以赵莹、桑维翰同平章事。

〔纲〕 契丹以晋主南下，破唐兵于团柏。唐主还河阳，赵德钧降契丹。

〔纲〕 晋主发潞州，契丹北还。

〔目〕 晋主将发上党，契丹主举酒属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悚；汝宜自引汉兵南下，我令太相温将五千骑卫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闻，有急则下山救汝；若洛阻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别曰：“世世子孙勿相忘。”又曰：“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

〔纲〕 唐主还洛阳。

〔纲〕 晋主至河阳，节度使裴从简迎降。

〔纲〕 唐主从珂自焚死，晋主入洛阳。

〔目〕 唐主议复向河阳，将校皆已飞状迎晋主。唐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

楼自焚。是日晚，晋主入洛阳。

【纲】 十二月，晋追废唐主从珂为庶人，以冯道同平章事。

【纲】 晋以周瓌为三司使；不拜。

【目】 瓌辞曰：“臣自知才不称职，宁以避事见弃，犹胜冒宠获辜。”许之。

【纲】 唐安远节度使卢文进奔吴。

【目】 文进闻晋主为契丹所立，弃镇奔吴。所过镇戍召其主将告之，故皆拜辞而退。

右后唐四主，共十三年。

纲鉴易知录卷六二

后晋纪

高祖皇帝

〔纲〕 丁酉，正春月，晋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枢密使，桑维翰兼枢密使。

〔目〕 时晋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殫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晋主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廩，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

〔纲〕 吴徐知诰建齐国于金陵。

〔目〕 徐知诰始建太庙、社稷，改金陵为江宁府，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为内枢使。

〔纲〕 夏四月，晋迁都汴州。

目 天雄范延光聚卒缮兵，将作乱。会晋主谋徙都大梁，桑维翰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诏托以洛阻漕运有阙，东巡汴州。

纲 吴徐知诰更名诰。

纲 五月，吴与契丹通使修好。

纲 六月，晋范延光举兵反，遣杨光远等讨之。

纲 晋以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张洎为左拾遗。

纲 秋七月，吴徐诰称帝，国号唐。奉吴主为让皇。

目 吴主下诏禅位于齐。齐王诰即帝位于金陵，国号唐。遣丞相玠奉册诣吴主，称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尊号曰高尚思玄弘古让皇。立王后宋氏为皇后，以景通为吴王，更名璟。

纲 契丹改号辽。

目 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

【纲】 戊戌，春二月，晋诏求直言。

【目】 左散骑常侍张允上驳赦论，以为：“帝王遇天灾，多肆赦，谓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狱遇赦，则曲者幸免，直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所以弭灾也。”诏褒之。

晋主乐闻谏言，诏百官各上封事，置详定院以考之，无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数月，应诏者无十人，复降御札趣之。

河南奏修洛阳宫。谏议大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所费虽寡，犹多于孝文之露台。请俟海内平宁，营之未晚。”诏褒纳之。

【纲】 夏五月，唐主造迁故吴主于润州。

【纲】 秋八月，晋上尊号契丹。

【目】 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以冯道、左仆射刘昫为册礼使，契丹主大悦。晋主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晋主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

【纲】 九月，范延光复降于晋，晋以为天平节度使。

【纲】 冬十月，契丹加晋主尊号。

【纲】 晋停兵部尚书王叔官。

【目】 晋主遣叔使契丹谢尊号，叔耻之，谓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乃辞以老疾。晋主怒，停叔官。

【纲】 十一月，晋范延光致仕。

【纲】 故吴主杨溥卒。

【纲】 己亥，春正月，唐主徐知诰复姓李氏，更名昱。

【纲】 三月，晋加刘知远、杜重威同平章事。

【目】 知远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无大功，耻与之同制，制下数日，杜门不受。晋主怒，谓赵莹曰：“知远坚拒制命！可落军权，令归私第。”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余万所攻，危于朝露，非知远心如金石，岂能成大业！奈何以小过弃之！窃恐此语外闻，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晋主意乃解，命和凝诣知远第谕旨；知远惶恐，起受命。

【纲】 夏四月，晋废枢密院。

【纲】 秋七月，晋以桑维翰为彰德节度使。

目 杨光远疏平章事桑维翰迁除不公，与民争利；晋主不得已，出维翰镇相州。

纲 闽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称藩于晋。

纲 八月，晋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

目 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道。晋主尝访以军谋，对曰：“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晋主然之，宠遇无比。

纲 冬十二月，晋禁造佛寺。

纲 庚子，秋七月，晋西京留守杨光远杀太子太师范延光。

目 延光请归河阳私第，许之。延光重载而行。光远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敌国，宜早除之！”不许。请敕延光居西京，从之。光远使其子承贵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杀。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尔父子何得如此？”承贵以白刃驱延光，挤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晋主知其故，惮光远之强，不敢诘。

纲 晋以杨光远为平卢节度使。

目 光远入朝，帝欲徙之他镇，谓光远曰：“围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赏，今当各除一州以荣之。”因以其将校数人为刺史。徙光远镇青州。

〔纲〕 辛丑，夏四月，唐遣使如晋。

〔目〕 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如晋，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许。

自黄巢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纲〕 六月，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执契丹使者，上表请伐契丹。

〔目〕 重荣耻臣契丹，见其使者必箕踞慢骂。六月，重荣执契丹使拽刺，上表数千言，大抵斥晋主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又为书遗朝贵及移藩镇，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晋主患之。

时邺都留守刘知远在大梁，泰宁节度使桑维翰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负也。今重荣恃勇轻敌，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议者以岁输缗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祸结，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过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又，邺都富盛，国家藩屏，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晋主谓使者曰：“朕比日以来，烦懣不决，今见卿奏，如醉醒矣。”

【纲】 秋七月，晋以刘知远为北京留守。

【目】 晋主忱安重荣跋扈，以知远为北京留守。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尝牧马犯僧田，僧执而笞之。知远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谕赠遗，众心大悦。

【纲】 八月，晋以杜重威为御营使。

【目】 冯道、李崧屡荐重威以为御营使，代刘知远，知远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黜货，民多逃亡，尝出过市，谓左右曰：“人言我驱尽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纲】 晋主如邺都。

【纲】 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卒，子弘佐嗣。

【纲】 冬十月，闽王曦称帝。

【纲】 十二月，汉主龚更名葵。

【目】 汉主龚寝疾，有胡僧谓龚名不利；龚乃自造“葵”字名之，义取“飞龙在天”，读若俨。

【纲】 壬寅，春正月，晋以杜重威为顺德节度使。

目 晋改镇州成德军为恒州顺德军，以杜重威为节度使。重威表王瑜为副使，瑜为之重敛于民，恒人不胜其苦。

纲 夏四月，汉主夔殂，子玠立。

纲 五月，唐以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纲 六月，晋主敬瑄殂，兄子齐王重贵立。

目 初，刘知远遣亲将郭威，以诏指招纳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契丹遣使来让。晋主忧悒成疾。一旦，冯道独对。晋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者抱置道怀中，盖欲道辅立之。六月，晋主殂，道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齐王重贵为嗣。是日，即位。延广始用事，禁人偶语。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刘知远入辅政，晋主重贵寝之，知远由是怨。

纲 秋七月，晋以景延广为侍卫都指挥使。

出帝

纲 癸卯，春二月，晋主还东京。

【目】 晋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晋主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晋主谓契丹将入寇，还东京，然犹与契丹问遗相往来，无虚月。

【纲】 唐主晁殂。

【目】 唐主饵方士丹，浸成躁急。群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论辩中理者，亦敛容谢之。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瞋、饱喜，何论太平！”凡所赐予皆不受。唐主疽发背，疾亟，太医吴廷裕遣亲信召齐王璟入侍疾。唐主谓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发丧，下制以齐王监国。

【纲】 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殷。

【目】 王延政称帝，以潘承祐为吏部尚书，杨思恭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

【纲】 晋以桑维翰为侍中。

【纲】 唐主璟立。

〔纲〕 汉晋王弘熙弑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纲〕 秋九月，晋执契丹回图使乔荣，既而归之。

〔目〕 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广说晋主囚荣于狱。凡契丹贩易在晋境者，尽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负，乃释荣，慰赐而归之。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

〔纲〕 冬十月，晋主立其叔母冯氏为后。

〔纲〕 十二月，晋杨光远诱契丹入寇。

〔纲〕 唐以宋齐丘为耆阳公，遣归九华。

〔目〕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中书令宋齐丘树党，倾之。宗泣诉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齐丘。齐丘忿怼，表乞归九华旧隐；唐主知其诈，一表即从之，仍赐号九华先生，封耆阳公。齐丘乃治大第于耆阳，服御将吏，皆如王公，而愤色尤甚。

〔纲〕 甲辰，春正月，契丹陷晋贝州，权知州事吴峦败死。晋遣兵御之。

〔纲〕 唐主敕齐王景遂参决庶政，既而罢之。

目 唐主决欲传位于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巳等因之欲隔绝中外以擅权，请敕“齐王景遂参决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白事，余非召对不得见。”唐主从之，国人大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论，不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阁泣谏，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于宫中作高楼，召侍臣观之，众皆欢笑。萧俨曰：“恨楼下无井。”唐主问其故。对曰：“以此不及景阳楼耳。”唐主怒，贬为舒州观察使。

纲 晋主自将次澶州，遣刘知远、杜威、张彦泽将兵御契丹。

纲 二月，契丹度河。晋主自将，及遣李守贞等分道击之，契丹败走。

纲 晋诏刘知远击契丹，知远屯乐平不进。

纲 三月，闽指挥使朱文进弑其主曦而自立。

纲 夏四月，晋主还大梁，以景延广为西京留守。

纲 晋太尉、侍中冯道罢，以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

目 道虽为首相，依违两可，无所操决。或谓晋主曰：“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

耳。”乃以为匡国节度使。或谓晋主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遂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

〔纲〕 秋八月，晋以刘知远为行营都统，杜威为招讨使，督十三节度以备契丹。

〔目〕 契丹之入寇也，晋主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不至，晋主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至是，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

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山河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穡，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

〔纲〕 朱文进称藩于晋，晋以为闽国王。冬十二月，殷遣兵讨朱文进，唐遣兵攻殷。

〔纲〕 闰月，闽人讨杀朱文进，传首建州。

〔纲〕 契丹复入寇。

〔纲〕 乙巳，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还，晋主自将追之。

〔纲〕 殷改国号曰闽。

纲 二月，晋主至澶州，诸将引军北上。

纲 契丹陷晋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目 契丹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晋刺史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门，州兵不得还。赵延寿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寿语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骄色，何哉？沈斌弓折矢尽，宁为国家死耳，终不效公所为！”明日，城陷，斌自杀。

纲 晋以冯玉为枢密使。

纲 闽人及唐人战，闽人败绩。

纲 三月，契丹还军南下，晋都排陈使符彦卿等击之，契丹败走。夏四月，晋主还大梁。

纲 秋八月，晋加冯玉同平章事。

纲 唐兵拔建州，闽主延政出降。

纲 晋以杜重威为天雄节度使。

纲 晋桑维翰罢。

〔纲〕 丙午，春正月，唐以宋齐丘为太傅。

〔纲〕 冬十月，晋遣杜重威将兵伐契丹。

〔纲〕 十一月，契丹大举入寇。十二月，晋将王清战死，杜重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执晋主重贵以归。杀桑维翰，囚景延广。

〔目〕 契丹主大举入寇，趣恒州。杜重威等闻之，将自冀、贝而南。张彦泽时在恒州，引兵会之，言契丹可破之状。重威等乃复趣恒州，以彦泽为前锋，与契丹夹滹沱而军。

开封尹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求见言事。晋主方在苑中调鹰，辞不见。又诣执政言之，执政不以为然。退谓所亲曰：“晋氏不血食矣！”

晋主诏以高行周、符彦卿共戍澶州，景延广戍河阳，指挥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重威许诺，遣清与宋彦筠俱进。清战甚锐，契丹小却，诸将请以大军继之，威不许。彦筠败走，清独帅麾下力战，至暮不息。契丹以新兵继之，清及士众尽死。

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军中食尽。重威与李守贞、宋彦筠谋降契丹。威潜遣腹心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给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重威喜，遂定降计。威命军士释甲，军士皆恸哭，声振原野。

契丹主引兵南，杜重威将降兵以从。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取大梁。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津。晋主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入禁中计事，欲诏刘知远发兵入援。明日，彦泽自封丘门斩关而入，城中大扰。晋主召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面缚待罪。”彦泽迁晋主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见者流涕。

彦泽杀桑维翰，以带加颈，白契丹主，云其自经。契丹主命厚抚其家。遣兵趣河阳捕景延广，延广伏地请死，乃锁之。

右后晋二主，共十一年。

后汉纪

高祖皇帝

〔纲〕 丁未，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杀张彦泽。景延广自杀。

〔纲〕 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徙之黄龙府。

〔纲〕 契丹以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晋诸藩镇皆降。

〔纲〕 契丹纵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钱帛。

〔目〕 赵延寿请给上国兵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弊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昫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人不聊生，由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纲〕 晋刘知远遣使奉表于契丹。

【目】 初，晋主忌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以为北面行营都统。知远因之广募士卒，又得吐谷浑财畜，由是富强，步骑至五万人。晋主与契丹结怨，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契丹屡深入，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入注，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将王峻奉表称臣于契丹。

【纲】 二月，晋刘知远称帝于晋阳。

【目】 河东将佐劝知远称尊号，以号令四方，知远不许。闻晋主北迁，声言欲出兵并陘，迎归晋阳。命指挥使史弘肇集诸军告以出师之期，军士皆曰：“今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争呼万岁不已。郭威与都押衙杨邠入说知远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则反受其咎矣。”知远从之，遂即位。自言未忍改晋国，又恶开运之名，乃重称天福十二年。

【纲】 晋主知远自将迎故晋主重贵至寿阳而还。

【纲】 晋主知远还晋阳。

【目】 知远还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请悉出宫中所有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知远从之，中外大悦。

【纲】 三月，契丹德光发大梁。

【目】 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诸军、吏卒从者皆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谓宣徽使高勛曰：“吾在上国，以射猎为乐，至此令人悒悒。今得归，死无恨矣！”

【纲】 晋主知远以其弟崇为太原尹。

【纲】 夏四月，晋以刘信、史弘肇为侍卫指挥使，杨邠为枢密使，郭威为副使，王章为三司使。

【纲】 晋以苏逢吉、苏禹珪同平章事。

【纲】 契丹耶律德光死于杀狐林。

【目】 契丹主至临城，得疾，至杀狐林而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羴”。契丹主丧至国，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

【纲】 五月，晋以刘崇为北都留守。

【纲】 楚文昭王希范卒，弟希广嗣。

【纲】 六月，晋主知远入洛阳。

【纲】 吴越忠献王弘佐卒，弟弘侗嗣。

【纲】 晋主知远入大梁，诸镇多降，始改国号曰汉。

【目】 知远发洛阳，枢密院使魏仁浦自契丹逃归，郭威问以兵数及故事，仁浦强记精敏，威由是亲任之。知远至大梁，晋之藩镇相继来降，复以汴州为东京，改国号曰汉。仍称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晋也。”

【纲】 秋七月，汉以杜重威为归德节度使，重威拒命，汉发兵讨之。

【纲】 汉以窦贞固、李溍同平章事。

【纲】 冬十月，汉主如澶、魏劳军，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纲】 十二月，汉主还大梁。

【纲】 吴越统军使胡思进废其君弘侒而立其弟弘俶。

【纲】 戊申，春正月，汉主更名曷。

【纲】 汉以冯道为太师。

【纲】 汉主曷殂，杜重威伏诛，周王承祐立。

目 汉主大渐，召苏逢吉、杨郃、史弘肇、郭威入受顾命，曰：“承祐幼弱，后事托在卿辈。”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发丧。下诏称：“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谤议摇众。”皆斩之，磔尸于市，市人争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为周王，有顷，发丧。周王即位，时年十八。

纲 汉以王景崇为凤翔巡检司。

纲 三月，汉征凤翔兵诣阙，行至长安，军校赵思綰据城作乱。

纲 汉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反。

纲 夏四月，汉以杨郃同平章事，郭威为枢密使。

纲 汉遣郭从义讨赵思綰，白文珂、王峻讨李守贞。

纲 六月，汉王景崇叛降于蜀。

纲 八月，汉河东节度使刘崇表募兵备契丹。

纲 汉以郭威为西面招慰安抚使。

目 汉自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拒命，继遣诸将讨之，久无功，汉主患之，欲遣重臣临督。以郭威为西面军前

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节度。威问策于冯道，道曰：“守贞自谓旧将，为士卒所附，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则夺其所恃矣。”威从之，由是众心始附于威。

〔纲〕 郭威督诸将围李守贞于河中。

〔纲〕 冬十月，汉赵晖围王景崇于凤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纲〕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后。

隐帝

〔纲〕 己酉，夏四月，太白昼见。

〔纲〕 秋七月，汉郭从义诱赵思绾杀之。

〔纲〕 汉郭威克河中，李守贞自杀。

〔目〕 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贞与妻子自焚。威入城，阅守贞文书，得朝臣藩镇交通书，词意悖逆，欲奏之，秘书郎王溥谏曰：“魑魅乘夜争出，见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从之。

〔纲〕 八月，汉郭威以白文珂为西京留守。

目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贪鄙，专事聚敛。郭威自河中还，过洛阳，守恩肩舆出迎。威怒，不见，即以头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犹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视事于府矣。”守恩狼狈而归，见家属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问。

纲 九月，汉加郭威侍中。威请加恩将相藩镇，从之。

目 威至大梁，入见，劳赐甚厚。辞曰：“臣将兵在外，凡镇安京师，供亿兵食，皆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独膺此赐！请遍赏之。”乃遍赐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侍卫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诸大臣议，以“执政既溥加恩，恐藩镇缺望”，亦遍加恩有差。

纲 冬十月，契丹寇河北，汉遣郭威督诸将御之。

纲 十二月，汉赵晖攻凤翔，王景崇自杀。

纲 庚戌，春二月，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卒。

目 汝州吏民诣阙上书，以审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垄；许之。州人为立祠，岁时享之。冯道曰：“吾尝为刘君僚佐，观其为政，无以逾人，非能减其租赋，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爱之心以行之耳。此亦众人所能为，但众人不为而刘君独为之，故汝人爱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为，何患得民不如刘君哉！”

纲 夏四月，汉以郭威为邺都留守，枢密使如故。

目 汉朝以契丹入寇，议以郭威镇邺都，使督诸将备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领枢密使，苏逢吉以为故事无之，弘肇曰：“领枢密使则可以便宜从事，诸军畏服，号令行矣。”汉主从之。弘肇怨逢吉异议，逢吉曰：“以内制外，顺也；今反以外制内，其可乎！”既而朝贵会饮，弘肇举大觥属威，厉声曰：“昨日廷议，一何同异！”逢吉与杨邠亦举觥曰：“是国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厉声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曰：“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自是将相始有隙。

纲 汉以郭荣为贵州刺史。

目 荣本姓柴，父守礼，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时养以为子。

纲 五月，郭威赴邺。

纲 闰月，汉大风。

目 汉宫中数有怪，大风发屋拔木，吹掷门扉一十余步而落。汉主召司天监赵延义问以禳祈之术，对曰：“王者欲弭灾异，莫如修德。”汉主曰：“何谓修德？”对曰：“请读贞观政要而法之。”

纲 冬十一月，汉主承祐杀其枢密使杨邠、侍卫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杀郭威，不克；威举兵反，遂杀其主承祐。

目 汉主自即位以来，杨邈总机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卫，王章掌财赋，国家粗安。汉主左右嬖幸浸用事，太后亲戚亦干朝政，邈等屡裁抑之。汉主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左右因潜之曰：“邈等专恣，终当为乱。”苏逢吉与弘肇有隙，屡以言激太后弟李业等，汉主遂与业谋诛邈等。弘肇与邈、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杀之。

汉主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令镇宁李洪义杀弘肇党步军指挥使王殷，又令行营指挥使郭崇威、曹威杀郭威及监军王峻。

孟业至澶州，洪义不敢发；殷囚业，以诏示郭威。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诸将，告以邈等冤死及有密诏之状，且曰：“吾与诸公，披荆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今诸公已死，吾何心独生！君辈当奉行诏书，取吾首以报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公入朝自诉，荡涤鼠辈以清朝廷。”威乃留其养子荣镇邺都，命崇威前驱，自将大军继之。

威至封丘，人情惶惧，汉主遣慕容彦超等将兵御之。屯七里店，汉主自出劳军。既陈，慕容彦超引轻骑直前奋击，郭威与李荣帅骑兵拒之。彦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余人，于是诸军夺气，稍稍降于北军。彦超遂与十余骑奔还，汉主独与从官数十人宿于七里寨。旦日，回辔至赵村，追兵已至，汉主下马入民家，为乱兵所弑。

威至，自迎春门入，归私第。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威犹拜之，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纲 汉迎武宁节度使刘赧于徐州。

目 郭威帅百官起居太后，奏请早立嗣君。太后诰曰：“河东节度使崇、忠武节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宁节度使赞、开封尹勋，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议择所宜。”赞，崇之子也，高祖爱之，养视如子。郭威、王峻入见太后，请以勋为嗣。太后曰：“勋久羸疾不能起。”于是郭威与峻议立赞。帅百官表请太后诰，遣太师冯道及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诣徐州奉迎。

威之讨三叛也，见诏书，处分军事皆合机宜，问“谁为之？”使者以范质对。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诰令，具仪注，苍黄之中，讨论撰定，皆得其宜。

纲 汉太后临朝。汉以王峻为枢密使，王殷为侍卫都指挥使。

纲 契丹入寇，屠内丘，陷饶阳，汉遣郭威将兵击之。

纲 汉以范质为枢密副使。

纲 马希萼陷潭州，杀楚王希广而自立。

纲 汉刘赞发徐州。

纲 汉郭威至澶州，自立而还。王峻、王殷遣兵拒刘赞，以太后诰废为湘阴公，令郭威监国。

目 威至澶州。将发，将士数千人忽大噪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或裂黄旗

以被威体，共挟抱之，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笺，请奉汉宗庙，事太后为母。下书抚谕太梁士民，勿有忧疑。至七里店，窦贞固帅百官出迎，拜谒，劝进。

贇至宋州，王峻、王殷闻澶州军变，遣郭崇威将七百骑往拒之。郭威召冯道先归。太后诿废贇为湘阴公，以侍中监国，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进。

右后汉二主，共四年。

后周纪

太祖皇帝

〔纲〕 辛亥，春正月，郭威称皇帝，国号周。

〔纲〕 汉河东节度使刘崇表请湘阴公归晋阳。

〔目〕 初，崇闻隐帝遇害，欲起兵南向，闻迎立湘阴公，乃止，曰：“吾儿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骧阴说崇曰：“观郭公之心，终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据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后还镇，则郭公不敢动矣；不然，且为所卖。”崇怒曰：“腐儒，欲离间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斩之。及赧废，崇乃遣使请赧归晋阳。周主报曰：“湘阴公比在宋州，今方取归，必令得所，公勿以为忧。”

〔纲〕 周以王殷为邺都留守。

〔纲〕 周主威弑汉湘阴公赧于宋州，汉刘崇称帝于晋阳。

〔目〕 刘崇即位于晋阳，仍用乾祐年号。闻湘阴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为李骧立祠，岁时祭之。

【纲】 周罢四方贡献珍食，诏百官上封事。

【目】 周主谓王峻曰：“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诏悉罢之。又诏曰：“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以苏逢吉之第赐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辞而不处。

【纲】 二月，周主以其养子荃为镇宁节度使。

【纲】 周主毁汉宫宝器。

【目】 周主悉出汉宫中宝玉器，碎之于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

【纲】 夏四月，周以王峻、范质、李谷同平章事。

【目】 初，周主讨河中，已为人望所属；李谷时为转运使，周主数以微言讽之，谷但以人臣尽节为对，周主以是贤之。即位，首用为相。时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谷沉毅有器略，议论慷慨，善譬喻以开主意。

【纲】 壬子，春二月，唐设科举，既而罢之。

【目】 唐主好文学，故韩熙载、冯延巳、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于诸国为盛，然未尝设

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贡举。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之。

【纲】 三月，唐以冯延巳、孙晟同平章事。

【目】 唐以延巳、晟为相。既宣制，户部尚书常梦锡众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轻延巳，谓人曰：“金杯玉碗，乃贮狗矢乎！”延巳言于唐主曰：“陛下躬亲庶务，故宰相不得尽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复自览之。

【纲】 夏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谒孔子祠，拜其墓。

【目】 周主谒孔子祠，将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当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禁樵采。访孔子、颜渊之后，以为曲阜令及主簿。

【纲】 冬十月，武平留后刘言遣兵攻潭州，唐节度使边镐弃城走，言遂取湖南。

【目】 唐武安节度使边镐，不合众心。吉水人欧阳广上书，言“镐非将帅才，必丧湖南。”不报。仍使镐经略朗州，自朗来者，多言刘言忠顺，镐不为备。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谓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边镐抚御无方，士民不附，可一战擒也。”言乃以逵及周行逢、何敬真、潘叔嗣、张文表等十人皆为指挥使，部分发兵。行逢能谋，文表善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须成功，情款甚昵。十月，逵等将兵分道趣长沙，攻潭州，镐弃城走。唐将守湖南者，相继遁去。刘言尽复马氏岭北故地。

〔纲〕 刘言奉表于周。

〔纲〕 唐冯延己、孙晟罢，削边镐官爵，流饶州。

〔目〕 初，镐从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获皆全之，建人谓之“边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谓之“边菩萨”。既而政无纲纪，惟日设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谓之“边和尚”矣。冯延己、孙晟上表请罪；皆释之。晟陈情不已，乃与延己皆罢。唐主思欧阳广之言，拜本县令。

〔纲〕 癸酉，春正月，周以刘言为武平节度使。

〔纲〕 周罢户部营田务，除租牛课。

〔目〕 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得牛万计，以给农民，使岁输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谷亦以为言，敕悉罢之，以其民隶州县；田、庐、牛、具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周主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纲〕 三月，周主以郭荣为开封尹，封晋王。

〔纲〕 夏六月，周九经版成。

〔目〕 初，唐明宗之世，令国子监较正九经，刻版印卖。至是，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是时蜀毋昭裔，亦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亦盛。

〔纲〕 秋八月，唐复置科举。

世宗皇帝

〔纲〕 甲寅。

〔纲〕 春正月，周以晋王荣判内外兵马事。

〔目〕 初，周主疾作，群臣希得见，中外恐惧。闻晋王典兵，人心稍安。

〔纲〕 周主疾笃，诏晋王荣听政。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纲〕 周主威殂，晋王荣立。

〔纲〕 二月，北汉主以契丹兵击周，周昭义节度使李筠逆战，败绩。

【纲】 三月，周主自将与汉战于高平，汉兵败绩。周将樊爱能、何徽等伏诛。

【目】 世宗欲自将御汉兵，群臣皆谏，冯道固争之，世宗不悦，惟王溥劝行，乃命冯道奉梓宫赴山陵。遂发大梁，至怀州，兼行速进，进宿泽州东北。北汉主军高平南。明日，世宗介马临陈督战，合战未几，周右军将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降北汉。世宗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我太祖皇帝时为宿卫将，谓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乃将二千人进战，太祖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一当百，北汉兵披靡。时南风甚盛，周兵争奋，北汉兵大败。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爱能、徽闻捷，与士卒稍稍复还。明日，休兵高平。北汉主帅百余骑昼夜北走，仅得入晋阳。世宗收爱能、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辈非不能战，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张永德称我太祖之智勇，世宗擢为殿前都虞候。

【纲】 周太师、中书令、瀛王冯道卒。

【目】 道少以孝谨知名，唐庄宗世始贵显，自是累朝不离将、相、公、师之位。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尝著长乐老叙，自叙累朝荣遇之状，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纲】 周立后符氏。

【目】 初，符彦卿有女，适李守贞之子崇训，相者言其贵当为天下母。守贞喜曰：“吾妇犹母天下，况我乎！”反

意遂决。及败，崇训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帟下，崇训仓猝求之不获，遂自刳。乱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乱兵曰：“吾父与郭公为昆弟，汝曹勿无礼！”太祖遣使归之于彦卿，既而为世宗娶之。至是，立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决，世宗甚重之。

〔纲〕 夏五月，周主攻晋阳，不克，引军还。

〔纲〕 秋七月，周以魏仁浦为枢密使。

〔纲〕 冬十月，周简阅诸军，募壮士以补宿卫。

〔纲〕 十一月，北汉主旻殂，子钧立。

纲鉴易知录卷六三

后周纪

世宗皇帝

〔纲〕 乙卯，春正月，周制举令、录法。

〔目〕 初令翰林学士、两省举令、录；除官之日，仍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并当连坐。

〔纲〕 夏四月，周以王朴为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目〕 世宗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

比部郎中王朴献策曰：“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

所为而已。进贤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诚信，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去奢节用，以丰其财；时使薄敛，以阜其民。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在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壤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世宗欣然纳之。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世宗重之，以为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纲〕 秋九月，周始铸钱。

〔目〕 世宗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铸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敕立监采铜铸钱，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输官受直；过期，匿五斤以上罪死。谓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纲〕 冬十一月，周遣李谷督诸军伐唐。

目 周以李谷为淮南前军部署，王彦超副之，督侍卫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

纲 唐遣兵拒周师于寿州，周师击败之。

目 唐主以刘彦贞为部署，将兵二万趣寿州。皇甫暉、姚凤将兵三万屯定远。召镇南节度使宋齐丘还金陵，谋国难。周李谷等为浮梁，自正阻济淮，王彦超败唐兵二千余人于寿州城下。

纲 丙辰，春正月，周主自将伐唐，大败唐兵，斩其将刘彦贞。

纲 二月，周主命我太祖将兵袭唐滁州。克之，擒其将皇甫暉、姚凤。

目 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视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袭清流关。皇甫暉等惊走入滁州，断桥自守，太祖跃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为其主，愿容成列而战。”太祖笑而许之。暉整众而出，太祖突陈击暉，擒之。并擒姚凤，遂克滁州。

时宣祖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引兵夜至，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

世宗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帑藏，太祖遣亲吏取藏中绢。仪曰：“公初克城时，虽倾藏取之，无伤也。今既籍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仪。

初，永兴节度使刘词，遗表荐其幕僚蓟人赵普，至是，范质以为滁州判官，太祖与语，悦之。时获盗百余人，皆应死，普请先讯鞫然后决，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太祖威名日盛，每临陈，必以繁缨饰马，铠仗鲜明。或曰：“如此，为敌所识。”太祖曰：“吾固欲其识之耳。”

〔纲〕 三月，唐遣司空孙晟奉表于周。

〔纲〕 唐主以其弟齐王景达为元帅，将兵拒周师。

〔纲〕 夏四月，唐兵攻六合，我太祖击破之。

〔目〕 唐齐王景达将兵济江，距六合二十余里，设栅不进。诸将欲击之，我太祖曰：“吾众不满二千，若往击之，彼必见吾众寡矣；不如俟其来而击之，破之必矣！”居数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奋击，大破之，杀获近五千人，溺死甚众，于是唐之精卒尽矣。是战也，将士有不致力者，太祖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遍阅其笠有剑迹者数十人，皆斩之，由是部兵莫敢不尽死。

〔纲〕 周主还大梁，留李重进围寿州。

〔纲〕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

〔纲〕 冬十月，周立二税起征限。

目 世宗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时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民间便之。

纲 周以我太祖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目 太祖表赵普为节度推官。

纲 十一月，周杀唐使者司空孙晟。

目 唐使者孙晟从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时召见，饮以醇酒，问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无二心。”命都承旨曹翰与之饮酒，从容问以唐虚实，晟终不言。翰乃谓曰：“有敕，赐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谨以死报国。”乃就刑。并从者百余人皆杀之。

纲 周召华山隐士陈抟诣阙，寻遣还山。

目 世宗召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乃遣还山，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

纲 丁巳，春正月，唐遣兵救寿州，周师击破之。

纲 三月，周主复如寿州，大破唐兵，唐元帅景达奔还。

纲 唐寿州监军周廷构以城降周，唐节度使刘仁贍死之。周以寿州为忠正军，徙治下蔡。

目 世宗耀兵于寿春城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贍病甚，不知人，监军使周廷构等作仁贍表，舁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卧不能起，世宗慰劳赐赆，复令入城养疾。徙寿州治下蔡。又制曰：“刘仁贍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其以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是日卒，世宗复以清淮军为忠正军，以旌仁贍之节。

纲 周主之父光禄卿致仕柴守礼犯法，周主不问。

目 守礼及当时将相王溥、王晏、韩令坤之父游处，恃势恣横，洛人畏之，谓之“十阿父”。世宗既为太祖嗣，人无敢言守礼子者，但以元舅处之，优其俸给，未尝至太梁。尝以小忿杀人，有司不敢诘，世宗知而不问。

纲 夏四月，周主还太梁。

纲 六月，周以王祚为颍州团练使。

目 祚，溥之父也。溥为宰相，祚有宾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为起。”

纲 秋九月，周以竈僮为中书舍人。

目 仪上疏请令有司讨论礼仪，考正钟律，作通礼、正乐。又以为“为政之本，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轻用名器，始为辅弼，即兼三公、仆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则以趋竞为心；既得之也，则以容默为事。乞令宰相各举所知，且令以本官权知政事。期岁之间，察其职业，若果能堪称，其官已高，则除平章事。未高，则稍更迁官，权知如故。若有不称，则罢其政事，责其举者。又累朝屡诏，听民广耕，止输旧税；及其既种，则有司履亩而增之，故民皆疑惧，而田不加辟。夫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则田无不广，田广则谷多，谷多则藏之民犹藏之官也。”世宗善之。伾，仪之弟也。

纲 冬十一月，周主自将伐唐，攻濠、泗州。

纲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周主遣击唐兵，至楚州，大破之。

纲 唐濠州降周，周主进兵攻楚州，遣兵取扬、泰州。

纲 唐团练使郭廷谓欲以濠州降周，命参军李延邹草降表。延邹责以忠义，廷谓以兵临之，延邹掷笔曰：“大丈夫终不负国为叛臣作降表！”廷谓斩之，举城降。周世宗时攻楚州，遣指挥使武守琦将骑数百取扬州。世宗闻泰州亦无备，遣兵袭取之。

纲 戊午，春正月，周主克唐楚州，唐防御使张彦卿死之。

〔纲〕 二月，周主至扬州。

〔纲〕 三月，唐以太弟景遂为晋王，燕王弘冀为太子。

〔纲〕 周主临江，遣水军击唐兵，破之。唐主遣使尽献江北地，周主罢兵引还。

〔目〕 世宗如迎銮镇，屡至江口，遣水军击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耻降号称藩，乃遣陈觉奉表，请传位于太子弘冀，使听命于中国。时淮南惟庐、舒、蕲、黄未下，觉见周兵之盛，白世宗，请遣人度江取表，献四州之地，画江为境，以求息兵，辞指甚哀。世宗曰：“朕本兴师止取江北，今尔主能举国内附，朕复何求！”赐唐主书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慰纳之。唐主奉表称“唐国主”，请献江北四州，岁输贡物数十万。于是江北悉平。世宗赐唐主书，谕以“今当罢兵，不必传位。”

〔纲〕 夏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号，奉周正朔。

〔目〕 唐主避周讳，更名景。下令去帝号，称国王，去年号，用周正朔。平章事冯延己、严续、枢密使陈觉皆罢。

初，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说唐主，由是有宠。尝笑烈祖齷齪，曰：“安陆所丧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岂如今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击球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己等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梦锡曰：“奸臣似忠，陛下不悟，

国必亡矣！”及是，延己之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公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

〔纲〕 秋八月，南汉主晟殂，子铎立。

〔纲〕 周遣阁门使曹彬如吴越。

〔目〕 周遣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还，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世宗曰：“向之奉使者，乞匄无厌，使四方轻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遗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纲〕 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内田租。

〔目〕 世宗留心农事，尝刻木为农夫、蚕妇，置之殿庭。欲均定天下租税，先以元稹均田图赐诸道。至是，诏散骑常侍艾颢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

〔纲〕 十一月，唐放其太傅宋齐丘于九华山。

恭帝

〔纲〕 己未，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准，定大乐。

〔纲〕 二月，周淮南饥。

〔目〕 淮南饥，世宗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之解哉！安在责其必偿也！”

〔纲〕 三月，周枢密使王朴卒。

〔目〕 朴刚锐明敏，智略过人。及卒，世宗临其丧，以玉钺卓地，恸哭数四，不能自止。

〔纲〕 夏四月，周主自将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还。

〔目〕 世宗以北鄙未复，下诏亲征，命亲军都虞候韩通等将水陆军先发。四月，通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栅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车驾至沧州，即日帅步骑数万直趣契丹之境，非道所从，民间皆不之知。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诏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我太祖为水路都部署，自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至独流口，溯流而西，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辉以城降。自是水路渐隘，乃登陆而西，宿于野次。我太祖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莫州刺史刘楚信皆举城降。五月朔，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于是关南悉平。

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曰：“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悦。是日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发，据固安。自至安阳水，命作桥，会日暮，还宿瓦桥，是夕不豫而止。

契丹主遣使命北汉发兵挠周边，闻周师还，乃罢。孙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钦献之，斩于军市。以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

命李重进将兵出土门击北汉，韩令坤戍霸州，陈思让戍雄州，遂还。重进败北汉兵于百井。车驾至大梁，往还适六十日。

〔纲〕 六月，唐泉州遣使入贡于周；不受。

〔目〕 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入贡，请置进奏院于京师。诏报之曰：“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纲〕 唐城金陵。

〔目〕 唐遣钟谠入贡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备乎？”对曰：“既臣事大国，不改复尔！”世宗曰：“不然，向时则为讎敌，今日则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归语汝主，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谠归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

少者益之。

〔纲〕 周主立其子宗训为梁王。

〔目〕 初，宰相屡请王诸皇子，世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独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训为梁王，生七年矣。

〔纲〕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我太祖为殿前都点检。

〔目〕 世宗欲相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者，岂尽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质皆参知枢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

仁浦为人谦谨，世宗性严急，近职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归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又以吴延祚为枢密使，韩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我太祖兼殿前都点检。

世宗尝问相于兵部尚书张昭，昭荐李溘，世宗愕然曰：“溘轻薄无大臣体，卿荐之何也？”对曰：“陛下所责者，细行也；臣所举者，大节也。昔张彦泽虐杀不辜，溘累疏以为‘不杀必为国患’。汉隐帝之世，溘亦上疏请解先帝兵权。夫国家安危未形，而能见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溘终不可置之中书。”溘喜诙谐，不修边幅，与弟澆甚友爱而多谗浪，无长幼体，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学士王著，幕府旧僚，屡欲相之，亦以其嗜酒无检而罢。

【纲】 周主荣殂，梁王宗训立。

【目】 世宗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谓曰：“王薨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薨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世宗殂。

世宗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发奸擿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赏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然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寻亦悔之。末年浸宽，登遐之日，远迹哀慕焉。梁王宗训即皇帝位。

【纲】 秋七月，周以我太祖领归德军节度使。

右后周三主，共十年。

纲鉴易知录卷六四

宋纪

太祖神德皇帝

〔纲〕 庚申，春正月，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皇帝，国号宋。废周主宗训为郑王，周侍卫副都指挥使韩通死之。

〔目〕 匡胤涿州人，四世祖朏，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检校司徒岳州防御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及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仕周，补东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挥使，掌军政，凡六年，数从世宗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归之。世宗尝于文书囊中得木，长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时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训立，加检校太尉，领归德节度使。时主少国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

显德六年，冬十一月，镇、定二州言：“北汉会契丹兵入寇。”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御之。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都下讙言：“将以出军之日，册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廷晏然不知。癸卯，大军继出。军校苗训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指示匡胤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聚谋曰：“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处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义及归德掌书记赵普。匡义、普部分都将环列待旦，遣牙队军使郭延赞驰骑入京，报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二人皆素归心匡胤者。

甲辰黎明，将士逼匡胤寝所，匡义、普入帐中白之。匡胤时被酒卧，欠伸徐起，将校已露刃列庭曰：“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匡胤未及对，黄袍已加身矣。众即罗拜呼万岁，掖之上马，还注。匡胤揽辔曰：“汝等贪富贵，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皆下马曰：“愿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贯也。”皆应曰：“诺。”遂肃队而行。乙巳，入注，先遣楚昭辅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见执政谕意。

时早朝未罢，闻变，范质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

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自禁中遑遽而归，谋帅众御之。军校王彦昇逐焉，通驰入其第，未及闾门，为彦昇所害，妻子俱死。

匡胤进登明德门，命甲士归营，而自退居公署。将士拥范质等至，匡胤见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环挺剑厉声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质等相顾不知所为。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亦拜，遂请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召百官至。晡时班定，犹未有禅诏，翰林承旨陶穀出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之西宫。大赦，改元。以所领归德军在宋州，国因号宋。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华山隐士陈抟闻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几，镇州报北汉兵引还。

纲 宋赠周韩通为中书令。

目 宋主赠通以旌其忠，仍诏以礼葬之。欲加王彦昇擅杀之罪；群臣以建国之始，乞贯之。宋主犹怒，故终身不得节钺。

纲 宋论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纲 宋遣使分赈诸州。

纲 宋主以其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赵普为枢密直学士。

纲 宋立太庙，追帝其祖考。

【纲】 宋主视学。

【目】 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书于孔贤座端，令群臣分撰余赞，屡临幸焉。常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

【纲】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为太后。

【目】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陈桥之变，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宋主再拜曰：“谨受教。”

【纲】 宋以范质、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吴廷祚为枢密使。

【目】 旧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议大政；其进拟差除，但入执状画可，降出奉行而已。质等自以周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宋主英睿，乃请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书字以志。宋主从之，坐论之礼遂废。

【纲】 夏四月，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会北汉伐宋；宋遣兵击之。

【目】 宋遣使加筠中书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宾佐切谏，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画像悬于壁，涕泣

不已，宾佐惶骇。北汉主钧闻之，乃以蜡书结筠同举兵。筠长子守节泣谏，筠不听。遂起兵，令幕府为檄，数宋主罪。执监军周光逊等送于北汉以求济师，又遣人杀泽州刺史张福，据其城。

从事闾丘仲卿说筠曰：“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以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筠不能用。

北汉主自帅兵赴筠，筠迎谒于太平驿，言受周太祖恩，不敢爱死。北汉主与周世讎，不悦其说，因使其宣徽使卢赞监其军。筠见汉兵弱少，而赞又来监，心甚悔，谋多不协，乃留守节守潞而自引众南向。北汉主闻赞与筠异，复遣其平章事卫融和解之。

宋主遣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分道击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败筠兵于长平。

纲 五月，宋主自将围泽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目 宋主自帅大众讨筠。山路险峻多石，宋主先于马上负数石，将士因争负之，即日平为大道，遂与守信等会，大败筠众于泽州南，杀卢赞。筠走保泽州，宋主列栅围之。六月，宋将马全义帅敢死士数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获卫融，融请死。宋主怒，以铁槌击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释之，以为太府卿。

北汉主惧，引师归。宋主进攻潞州，守节以城降，宋主释其罪，以为单州团练使。

【纲】 秋七月，宋主还，以赵普为枢密副使。

【纲】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勳嗣。

【纲】 冬十月，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谋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将击之，重进自焚死。

【目】 重进，周太祖之甥，与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权，常心惮宋主。宋主立，加重进中书令，移镇青州。重进心不自安，阴怀异志。及李筠举兵，重进遣亲吏翟守珣往潞阴结筠。守珣素识宋主，乃潜诣京师求见。宋主问曰：“我欲赐重进铁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进终无归顺之志。”宋主厚赐守珣，令说重进缓其谋，无令二凶并作，分我兵势。守珣归，劝重进未可轻发，重进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陈思诲赐之铁券，重进欲治装，随思诲朝注，左右沮之，犹豫不决。又自以周室懿亲，恐不得全，遂拘思诲，治城缮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闻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偓等分道讨之。赵普劝宋主自行。十月，宋主发注，十一月至广陵，即日拔之。城将陷，左右欲杀思诲，重进曰：“吾将举族赴火死，杀此何益。”即尽室自焚，思诲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谋者数百人。

【纲】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扬州。十二月，宋主还注。

【纲】 宋以窦仪为翰林学士。

目 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失贬官，宋主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使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竇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当谕以朕意，勉令就职。”即日复入翰林。宋主尝召仪草制，至苑门，仪见宋主岸帻跣足而坐，却立不肯进，宋主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宋主敛容谢之，自是对近臣未尝不冠带。

纲 辛酉，春二月，唐徙都洪州。

纲 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目 后疾，宋主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且问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余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尔。若固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夫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顾谓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藏之金匱，命谨密宫人掌之；遂殂。

纲 秋七月，宋罢其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目 石守信、王审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卫兵。普数以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之深邪！”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能自由尔。”宋主悟。

一日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宋主曰：“是不难知，此位谁不欲为。”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复有异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贵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谢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乞罢典兵。宋主从之，以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宿卫就镇，赐赉甚厚，唯守信兼职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

【纲】 宋主以其弟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兴元尹。

【纲】 八月，唐主景昶，子煜立于金陵。

【目】 景昶议东还，以疾卒于南都，太子煜时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户部尚书冯谧奉父遗表于宋，愿追尊帝号，宋主许之。煜初名从嘉，聪悟好学，善属文，工书画，明音律。

【纲】 壬戌，春正月，宋广东京城。

目 宋主既广注城，且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以韩重赧董其役。营缮既毕，宋主坐寝殿，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谓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纲 二月，宋初诏常参官转对。

目 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指陈时政得失。事关急切者，许非时上章。

纲 宋令大辟，诸州不得专决。

目 宋主谓宰臣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邪！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详覆之。”

纲 冬十月，宋以赵普为枢密使。

纲 宋主匡胤迁郑王宗训于房州。

纲 武平节度使周行逢卒，子保叔嗣。

纲 十一月，荆南节度使高保勳卒，兄子继冲嗣。

纲 十二月，湖南将张文表袭潭州，据之。

目 初，周行逢病，亟召将校属其子保权曰：“吾部内凶很者诛之略尽，惟张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乱，诸君善佐吾儿，无失土宇。必不得已，当举族归朝，无令陷于虎口。”及保权嗣位，文表闻之，怒曰：“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会保权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阳，文表遂驱之以袭潭州。知留后廖简素易文表，不设备。文表兵径入府中，简方燕客醉，被杀，文表遂据潭州。又将取朗陵，以灭周氏。保权遣杨师璠击之，且求援于宋。

纲 癸亥，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目 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宋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宋主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因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

纲 宋遣慕容延钊、李处耘假道荆南讨张文表。二月，周保权执文表诛之。处耘袭江陵，高继冲以荆南降。

纲 延钊进克潭州，周保权遣兵逆战，败走，延钊遂入郛，执保权以归。

纲 宋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入朝。

目 宋主欲使彦卿典兵，赵普屡谏，不听。宣己出，复怀入，从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彦卿厚，岂忍相负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寝。

【纲】 夏四月，宋初置诸州通判。

【目】 诏设通判于诸州，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大州或置二员。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得自奏事，不属诸藩。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用赵普之言也。

【纲】 宋初以常参官知县事。

【目】 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故特选常参官强干者往莅之，自是遂著为令。

【纲】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庙，毁白起像。

【目】 宋主历观武成王庙两庑，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岂宜受享！”命去之。

【纲】 八月，宋侵北汉，取乐平；契丹救之，不及。

【目】 宋将王全斌攻取北汉乐平，诏以为平晋军。

【纲】 宋杀其殿前都虞候张瑄。

【目】 初，宋主为周将，瑄隶帐下，尝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复苏。及宋主即位，擢典禁兵。会殿前都虞候阙，宋主曰：“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瑄不能统制。”即命瑄为之，迁嘉州防御使。时军校史珪、石汉卿

以数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琼轻侮之，二人因譖琼养部曲百余人，擅威福。宋主召琼面讯之，不伏。宋主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树击其首，血流气绝，乃曳出下吏。琼自知不免，解所系带以遗母，即自杀。宋主旋闻琼家无余财，甚悔，责汉卿，厚恤其家。

〔纲〕 九月，宋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

〔纲〕 北汉以契丹攻宋平晋军，宋将郭进救却之。

〔目〕 进从征泽潞，迁洛州防御使，充西山巡检，御下严毅。宋主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自西山诣进，诬讼进不法事，宋主诘知其情，送进，令杀之。会北汉来伐，进语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贯汝罪，汝能掩杀敌兵，当即荐汝；如败，可自投河东。”其人踊跃赴战，大致克捷，进即以闻，乞还其职，宋主从之。

〔纲〕 甲子，春正月，宋范质、王溥、魏仁浦罢，以赵普同平章事。

〔目〕 普既相，以天下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宋主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宋主立风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约光义矣。”已而光义至，设重茵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至，宋主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

特试卿耳。”

宋主又尝以幽、燕地图示普，问进取之策。普曰：“图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谓深虑矣。”

普尝荐某人为某官，宋主不许；明日复奏，亦不许，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牍，复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宋主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宋主怒曰：“朕固不与迁，卿若之何？”普曰：“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随之。宋主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刚毅果断类如此。然多忌克，屡以微时所不足者为言。宋主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敢言。

〔纲〕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

〔目〕 宋主以赵普独相，欲置副而难其名称，问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事。”乃以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吕余庆并以本官参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预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砖位，敕尾署衔降宰相，月俸杂给半之，未欲与普齐也。

〔纲〕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为贵州防御使。

〔目〕 故事，皇子出阁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杀其礼。

〔纲〕 秋七月，宋颁刑统。

〔纲〕 九月，宋攻南汉郴州，克之。

〔目〕 宋潘美、尹崇珂帅兵攻南汉郴州，克之，获其内侍韩延业。宋主访其国政，延业具言其主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又赋敛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输一钱。宋主惊骇曰：“吾当救此一方民！”时方谋下蜀，未遑也。

〔纲〕 冬十一月，宋范质卒。

〔目〕 质遗命其子勿请溢立碑。宋主弟光义尝称之曰：“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

〔纲〕 蜀约北汉侵宋，宋遣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目〕 初，宋主欲谋伐蜀，以张暉为凤州团练使，暉尽得蜀虚实、险易以闻，宋主大悦。已而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说知枢密院事王昭远曰：“公素无勋业，一旦位至枢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时论！莫若通好并州，令发兵南下，我自黄花、子午谷出兵应之，使中原表里受敌，则关右之地可抚而有。”昭远然其言，劝蜀主遣赵彦韬等，以蜡书间行约北汉济河同举兵。至注，彦韬潜取其书以献宋主。宋主得书笑曰：“西讨有名矣。”乃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光义、崔彦进副之，王仁贍、曹彬为都监，将步骑六万分道伐蜀。且谓全斌曰：“凡克城寨，

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财帛分给将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全斌及彦进等由夔州进，光义及彬等由归州进。蜀主闻之，以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李进副之，帅兵拒宋。命左仆射李昊饯于郊，昭远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敌，取中原如反掌耳。”手执铁如意指麾军事，自比诸葛亮。

〔纲〕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兴州，擒其招讨使韩保正，蜀兵大溃。

〔纲〕 宋将刘光义、曹彬克蜀夔州，蜀宁江制置使高彦俦死之。

〔纲〕 宋命判太常寺和岷定雅乐。

〔纲〕 乙丑，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剑门，克之，获其都统王昭远。

〔纲〕 宋刘光义、曹彬取蜀五州。

〔目〕 光义克蜀万、施、开、忠四州。遂州知州陈愈以城降。时诸将所过咸欲屠戮以逞，独曹彬禁止之，故峡路兵始终秋毫无犯。

〔纲〕 蜀太子玄喆将兵御宋，至绵州遁还。王全斌进次魏城，蜀主昶降。

目 蜀主闻昭远败，大惧，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统之。李廷珪、张惠安等为之副，趋剑门以御宋师。玄喆素不习武，廷珪、惠安皆庸懦无识，至绵州，闻已失剑门，遂遁还东川。蜀主皇骇，已而全斌进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请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刘光义等亦引兵来会。

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为之，蜀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师自发注至受降，凡六十六日。

初，全斌之伐蜀也，属注京大雪，宋主设毡帷于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纲 三月，宋两川军乱。

目 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贍等在蜀，昼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女子，夺财物，蜀人苦之。曹彬屡请旋师，全斌等不从。既而宋主诏发蜀兵赴注，并优给装钱，全斌等擅减其数，仍纵部曲侵扰之。蜀兵愤怒，思乱。三月，蜀兵行至绵州，遂作乱，劫属邑，众至十余万，获蜀文州刺史全师雄，推以为帅，率众攻彭州，据之，自称“兴蜀大王”，两川民争应之。全斌等退保成都。

纲 宋初置诸路转运使。

目 自唐天宝以来，藩镇屯重兵，租税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镇益强，率令

部曲主场务，厚敛以入己，而输贡有数。宋主素知其弊，赵普乞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注都，无得占留。每藩镇帅缺，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

【纲】 夏六月，宋赐孟昶爵秦国公，寻卒。

【目】 蜀主昶举族与官属至注，率子弟素服待罪阙下。宋主御崇元殿，备礼见之，赐赉甚厚，拜昶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子玄喆为太宁军节度使。昶寻卒，昶母李氏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尔。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数日亦死。宋主闻而伤之。宋主尝见昶宝装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纲】 秋八月，宋选诸道兵入补禁卫。

【纲】 宋置封桩库。

【目】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为内库储之，号封桩，凡岁终用度之余皆入之，以为军旅饥馑之备。宋主尝谕近臣曰：“石晋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万，遣使谋于彼，倘肯以地归于我，则以此酬之；不然朕当散滞财，募勇士，以图攻取也。”寻又凿大池于京城南，号进武池，选精卒习战池中，宋主常临视之。

〔纲〕 丙寅，夏闰五月，宋求遗书。

〔纲〕 冬十一月，宋竦仪卒。

〔目〕 初，宋主将改元，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宫人入内，宋主见其镜背有识“乾德四年铸”者，召仪问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尝有此号。”宋主大悦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者。

〔纲〕 十二月，宋两川平。

〔纲〕 鞞鞞入贡于宋。

〔纲〕 丁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征还，贬官有差。以曹彬为宣徽南院使。

〔目〕 宋主自闻蜀兵乱，凡使者至，各令陈王全斌等不法事，因尽得其状，乃皆征还。以其初立功，不欲属吏，但令中书问状。全斌等具伏黷货杀降之罪，遂责降全斌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昭化节度留后，王仁贍右卫大将军。以刘光义等廉谨，并进爵秩。复召吕余庆参知政事。

仁贍等历诋诸将，冀以自免，独曰“清廉畏慎，不负陛下者，曹彬一人尔。”彬之还也，橐中惟图书衣衾，又能戢下，于是赏彬特优。彬入谢曰：“诸将皆获罪，臣不敢奉诏。”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惩劝，国之常典，

可无逊。”

〔纲〕 二月，宋以沈义伦为枢密副使。

〔目〕 义伦为西川转运使，随军入蜀，独居佛寺蔬食，有以珍异献者，皆却之。及归，篋中惟书数卷而已。宋主尝问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监军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职也。”固问之，曰：“义伦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纲〕 三月，五星聚奎。

〔目〕 周显德中，窦俨与卢多逊、杨徽之同为谏官，俨善步星历，尝谓徽之等曰：“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遗见之，俨不与也。”卒如其言。

〔纲〕 戊辰，春二月，宋主立宋氏为后。

〔目〕 宋主元配贺氏早卒，建隆初册继室王氏为后，乾德元年殂，至是立宋氏为后。后，左卫上将军偓之女也。

〔纲〕 三月，宋覆试贡士。

〔目〕 知贡举王裕上进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谓左右曰：“闻穀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因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悉委中书覆试。”

〔纲〕 夏六月，宋以董遵诲为通远军使。

〔目〕 遵诲父宗本，仕汉为随州刺史，宋主微时往依焉。遵诲冯藉父势，常侮之。一日谓宋主曰：“每见城上有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俄化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对。他日论兵，遵诲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辞宗本去。及即位，遵诲被召，伏地请死。宋主谕之曰：“卿尚记曩日紫云、黑蛇之事乎？”遵诲再拜呼万岁。俄而部下卒诉其不法十余事，遵诲惶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过赏功，岂念旧恶邪。”至是以夏州近边，授通远军使。遵诲至镇，召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众皆感悦。后数月，复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夷落以定。

〔纲〕 秋七月，北汉主钧殂，养子继恩立。

〔纲〕 八月，宋遣李继勋将兵伐北汉。

〔纲〕 九月，北汉司空郭无为弑其主继恩，而立其弟继元。

〔纲〕 宋李继勋败北汉兵于铜锅河，进薄太原。

〔纲〕 冬十月，宋贬雷德骧为商州司户参军。

〔目〕 德骧判大理寺，寺之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赵普，增减刑名。德骧愤惋，求见宋主，面白其事。未及引对，

即直诣进武殿奏，辞气俱厉，并言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宋主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击折其上腭二齿，命左右曳出之，诏处以极刑。既而怒解，止，以阑入之罪黜之。

〔纲〕十一月，契丹救北汉，宋李继勋引还，北汉遂入宋晋、绛州。

〔纲〕宋主享太庙，翌日郊。

〔目〕初，宋主入太庙，见其所陈筩豆、簠簋，问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礼器对。宋主曰：“吾祖宗宁识此。”亟命撤去，进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礼不可废也。”命复设之。判太常寺和峴请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盘，从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庙，礼毕加恩肆赦，以为常制。

〔纲〕己巳，春二月，契丹弑其主兀律于怀州。

〔纲〕宋主自将击北汉，三月，围太原。

〔纲〕契丹耶律贤立。

〔纲〕夏四月，契丹复救北汉，宋韩重赉等击败之。

〔纲〕闰五月，宋主引还。

【纲】 冬十月，宋罢王彦超等节度使。

【目】 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及诸藩镇入朝，宋主宴于后苑，酒酣，从容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彦超谕意，即前奏曰：“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安远节度使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竟自陈攻战阒阒及历履艰苦。宋主曰：“此异代事，何足论！”明日皆罢镇，奉朝请。

【纲】 庚午，春正月，宋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

【目】 昭素酸枣人，有学行，宋主召见便殿，年已七十余，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宋主爱其言，书于屏几。

【纲】 秋七月，宋省州县官，增其俸。

【目】 诏曰：“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诸州县宜以户口为率，差减其员，旧奉月增给五千。”

【纲】 九月，宋遣潘美将兵伐南汉。冬十月，克贺、昭等州。

【纲】 十二月，南汉将李承渥帅兵拒宋；潘美进击，大败之，遂拔韶州。

〔纲〕 辛未，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汉兵于马径，遂克广州。南汉主**铎**降。

〔纲〕 宋加潘美山南东道节度使。

〔纲〕 夏六月，宋诛南汉宦者**龚澄枢**、**李托**，赐**刘铎**爵**恩赦侯**。

〔目〕 **铎**至**注**，宋主遣**吕余庆**问**铎**反覆之罪，**铎**归罪**龚澄枢**、**李托**。明日，宋主命大理卿**高继申**引**澄枢**、**托**斩于**千秋门外**，释**铎**罪，封**恩赦侯**。

铎体质丰硕，眉目俱竦，有口辩，性绝巧。尝以珠结鞍勒为戏龙之状，极其精妙，以献，宋主谓左右曰：“**铎**好工巧，习以成性，倘能移于治国，岂至灭亡哉！”

铎在国时，多置鸩毒臣下。一日从宋主幸**进武池**，从官未集，**铎**先至，赐以卮酒，**铎**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业，违拒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诛。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铎**酒自饮，而别酌以赐**铎**。**铎**大惭谢。

〔纲〕 宋御史中丞**刘温叟**卒。

〔目〕 **温叟**为中丞十二年，屡求解职，宋主难其代，不许，至是卒。**温叟**重厚清介，好古执礼。一日晚过**明德门**西关前，宋主方与中黄门数人登楼，**温叟**知之，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且言“人主非时登楼，则下必希望恩

赏。臣所以呵导而过，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宋主善之。

纲 冬十一月，唐贬国号曰江南，遣使朝宋。

目 唐主因南汉亡，惧甚，使其弟从善上表于宋，乞去国号，改印文为“江南国主”，且请赐诏呼名。宋主许之。

先是，唐主以银五万两遗赵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辞。宋主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弗测。”及从善来朝，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唐君臣皆惊骇，服宋主之伟度。

纲 壬申，春二月，江南主杀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目 初，仁肇密陈：“淮南戍兵少，宋前以灭蜀，今又取岭南，道远师疲，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径渡，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御之，势不能敌。兵起日，请以臣叛闻于北朝。事成，国享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江南主不听。

宋忌仁肇威名，赂其侍者，窃取仁肇画像悬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使者归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纲】 夏五月，大雨，河决；宋主出宫人。

【纲】 秋九月，宋以辛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

【目】 宋主问赵普以文臣有武干者，普以左补阙辛仲甫对，宋主遂用之，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也。”

【纲】 癸酉，春三月，郑王郭宗训卒，宋人葬之，谥曰周恭帝。

【纲】 宋初殿试贡士。

【目】 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有进士徐士廉诉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择终场下第，并已举者，亲御讲武殿，给纸笔别试，得进士诸科百二十五人；皆赐及第，且赐钱二十万以张宴会。责昉为太常少卿。殿试遂为永制。

【纲】 夏五月，宋行开宝通礼。

【目】 初，宋主命李昉、刘温叟重定开元礼，附以国朝制度损益，为书二百卷，号通礼，至是行之。

【纲】 秋八月，宋赵普免。

【目】 普独相十年，为政颇专，尝以私怨诬冯瓌、李美、李穡，以赃论死，廷臣多忌之。

宋主尝幸其第，会吴越遣使致书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庑下，未及发而宋主至，仓卒不暇屏。宋主顾问：“何物？”普以实对。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

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注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冒称普市，货鬻都下。三司使赵玘以闻，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为救解，得止。卢多逊与普不协，数因入对短普，宋主滋不悦。

初，雷德骧之贬商州也，知州奚屿希普意，奏德骧怨望，坐削籍，流灵武。其子有邻意普害之，击登闻鼓，诉中书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鞫实。始疑普，诏吕余庆、薛居正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普不自安，求罢政，遂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以有邻为秘书省正字，召德骧为秘书丞。

普至河阳，上表自诉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宋主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时吕余庆以疾解职，宋主以薛居正、沈义伦同平章事。余庆，宋主霸府元僚，赵普、李处耘先进用，余庆恬然不以介意，及处耘与普得罪，余庆悉为明辨，时称长者。

〔纲〕 宋主封其弟光义为晋王，班宰相上。

〔目〕 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纲】 冬十二月，宋起复卢多逊参知政事。

【目】 多逊敏给任数，谋多奇中，以翰林学士判史馆。宋主好读书，每取书馆中，多逊预戒吏令必白己，知所取书，因通夕阅览。及召对，宋主问书中事，应答无滞，同列皆服，拜参知政事。未几，以父丧去位，诏起复之。多逊父亿有高识，恶其子所为，曰：“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我得早死，不见其败，幸也！”

【纲】 甲戌，秋九月，宋遣曹彬将兵伐江南。

【目】 宋主欲伐江南而无名，遣知制诰李穆谕江南主入朝。江南主欲从之，其门下侍郎陈乔、内史舍人张洎皆劝其主无入朝，江南主遂称疾固辞，而遣使求封册。宋主不许，命梁迥复使讽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还，宋主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将兵十万以伐之。

自王全斌平蜀，多杀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辞，宋主诫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烦急击也。”又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且以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

彬自荆南发战舰东下，江南屯戍皆谓每岁宋所遣巡兵，但闭壁自守，奉牛酒犒师。寻觉异于他日，池州将戈彦弃城走。彬入池州，败江南兵于铜陵，进次采石矶。

【纲】 冬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将郑彦华等拒战，败走。

目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举进士不第，因谋归宋，乃渔钓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载丝绳其中，维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数往返，得其江之广狭。因诣注上书，言江南可取状，请造浮梁以济师。宋主然之，以为右赞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縆自荆渚而下。或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乃先试于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帅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督水军万人，都虞候林真领步军万人，同逆宋师。彦华以战舰鸣鼓溯流而上，急趋浮梁；潘美麾兵击败之。真以所部接战，彦华不能救，亦败。

纲 宋始修日历。

目 史馆修撰扈蒙请修日历，宋主从之。命宰辅日录时政送史馆，仍以卢多逊专其职。

纲 乙亥，宋太祖神德皇帝开宝八年，春二月，曹彬大败江南兵于秦淮，进围金陵。

目 彬连破江南兵于白鹭洲、新林港，遣田钦祚攻溧水，江南统军使李雄谓诸子曰：“吾必死于国难，尔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没于陈，钦祚遂克溧水。彬大军进次秦淮，江南兵水陆十万陈于城下。时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姜提骁果数万人，战胜攻取，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渡乎！”遂涉水，大军随之，江南兵大败。马军都虞候李汉琼率所部取巨舰，实以葭苇，乘风纵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关城，守陴者争遁，溺死千计。

纲 夏四月，彗星见东方。

【纲】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铉来乞缓师，不许。

【目】 江南都虞候刘澄以润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学士承旨徐铉求缓师。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宋主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铉不能对而还。逾月，江南主复遣铉乞缓师，以全一邦之命。铉见宋主，论辩不已，宋主按剑怒曰：“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邪！”铉惶恐辞归。

【纲】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门下侍郎陈乔死之。

【目】 彬遣人谓江南主曰：“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归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为之所。”江南主不听。一日，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君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彬即称愈；又明日，城陷。

初，陈乔、张洎约同死社稷，然洎实无死志，至是乔径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国亡，愿加显戮以谢国人。”江南主曰：“此乃历数，卿死无益也。”乔曰：“纵不杀臣，臣何面目以见士人乎！”遂自缢死。

勤政殿学士锺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门，亦举族死之。

江南主率臣僚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煜遂与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赴注京。

彬自出师至凯旋，士众畏服，无敢轻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捷至，群臣称贺。宋主泣曰：“宇县分割，民受其祸，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刃者，实可哀也。”命出米十万赈恤之。

〔纲〕 丙子，九年，春正月，曹彬振旅而还。诏赐李煜爵违命侯。

〔目〕 彬俘江南主李煜还汴；帝御明德门，令煜君臣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封煜违命侯。帝责张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蜡丸书示之。洎谢曰：“书实臣所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为太子中允。

〔纲〕 二月，以曹彬为枢密使。

〔目〕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潘美预以为贺，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极品乎！”美曰：“何谓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还，帝谓曰：“本授卿使相，然刘继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视彬微笑，帝诘之，美以实对，帝亦大笑，乃赐彬钱五十万。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未几，乃拜枢密使。

〔纲〕 吴越王俶来朝。

〔目〕 帝谓吴越使者曰：“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一相见，以慰延想，即当复还。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至是，俶与妻孙氏、子惟浚入朝。帝赐礼贤宅以居，亲幸宴之，赏赉甚厚。留两月遣

还，赐以一黄袱，封识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观。”及启之，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惧。

〔纲〕 三月，以子德芳为贵州团练使。

〔纲〕 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

〔目〕 帝以江表底定，方内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礼。一月，如西京，次巩县，遂拜安陵，至洛阳。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谓曰：“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观太平天子仪卫。”有泣下者。祭毕，大赦。

〔纲〕 还宫。

〔目〕 帝欲留都洛阳，群臣咸谏，弗听。晋王光义言其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光义问其故，帝曰：“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光义曰：“在德不在险。”力请还汴。帝不得已，从之，因叹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纲〕 曹翰屠江州，杀江南守将胡则。

〔目〕 江南州郡皆降，独江州指挥使胡则，杀刺史谢彦实集众固守。曹翰围之四月余，则力屈被执，翰杀之，因纵兵悉取货财，而屠其民。

〔纲〕 秋八月，遣侍卫都指挥使党进率兵伐汉。九月，败汉兵于太原，契丹救之。

【纲】 帝幸晋王光义第。

【目】 帝友爱光义，数幸其第，恩礼甚厚。光义尝有疾，亲为灼艾，光义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对近臣言：“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纲】 冬十月，帝崩，晋王光义即位。

【目】 癸丑，帝崩。甲寅，晋王即位，号宋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

帝享年五十，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天子容易为邪！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永康公主常衣贴绣铺翠襦，帝曰：“汝服此，众必相效。”禁之。主一日劝帝以黄金饰肩舆，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饰以金银，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

初，颇好猎，一日逐兔，马蹶坠地，因引佩刀刺马杀之。既而悔曰：“吾为天下主，轻事田猎，又何罪马哉！”自是不复猎。

尤注意刑辟，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邪！”故定为折杖法，以递减流徒杖笞之刑。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惟赃吏弃市，则未尝赏。

【纲】 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

【纲】 以卢多逊同平章事，楚昭辅为枢密使。

【纲】 十二月，大赦，改元。

【纲】 诏群臣论列者即时引对。

【纲】 初诏诸道转运使纠察官吏。

【纲】 罢河东兵。

太宗皇帝

【纲】 丁丑，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赐礼部进士吕蒙正等及第。

【目】 初，太祖幸洛阳，张齐贤以布衣献策条陈十事，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其余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还，语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可使辅汝为相也。”是时，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失于抡择，寘于下第；帝不悦，故一榜自吕蒙正以下尽赐及第。

【纲】 二月，帝更名晟。

〔纲〕 夏四月，葬永昌陵。

〔纲〕 秋九月，容州初贡珠。

〔纲〕 冬十月，初榷酒酤。

〔纲〕 十一月朔，日食既。

〔纲〕 戊寅，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目〕 初置三馆于长庆门北，谓之西馆。帝临幸，恶其陋，命有司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至是成，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贮焉，凡八万卷。

〔纲〕 夏五月，吴越王俶以其地来归，诏封俶为淮海国王。

〔纲〕 秋七月，以孔宜袭封文宣公。

〔目〕 宜知星子县回，献所为文。帝召问孔子世嗣，遂命袭封。宜因言历代以圣人之后，不预庸调。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诏特复其家。

〔纲〕 冬十月，置内藏库。

目 帝幸左藏库，语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心，何其过也。”诏改为内藏库，并以封桩库属焉。

纲 己酉，四年，春正月，以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

纲 新浑仪成。

目 司天监生张思训本唐李淳风、梁令瓚之法，创式以献，制于禁中，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运，比旧制尤为精妙。命置文明殿东南鼓楼，擢思训为浑仪丞。

纲 二月，帝自将伐汉。

目 帝欲以齐王廷美掌留务。开封判官吕端言于廷美曰：“上栉风沐雨以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若掌留务，非所宜也。”廷美遂请行，帝许之，以沈伦为东京留守，王仁贍为大内都部署。

纲 二月，契丹救汉，都部署郭进邀击于白马岭，大败之。

纲 夏四月，帝至太原，督诸军围城。五月，汉主继元降，诏赐爵彭城郡公。

目 潘美等屡败汉兵，进筑长连城，围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汉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城中大惧。帝至，督战益急，城无完堞。帝虑城陷杀伤者众，诏谕继元降。继元率官属缟衣纱帽待罪城台下，帝释之，封彭城郡公。帝作

平晋诗，命从臣和。

〔纲〕 徙太原民于并州。

〔目〕 诏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

〔纲〕 帝发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围幽州。秋七月，与契丹耶律休哥大战于高粱河；败绩，乃还。

〔纲〕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杀。

〔目〕 初，德昭从帝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有谋立德昭者，帝闻不悦。及还，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谥曰懿。

〔纲〕 九月，以杨业为代州刺史。

〔目〕 业本汉建雄节度使刘继业，帝克太原，闻其勇，召见，复杨姓。以其老于边事，拜代州刺史。业善战，号“杨无敌”。

〔纲〕 冬十月，进封齐王廷美为秦王。

目 论平汉功也。文武诸臣，进秩有差。

纲 庚辰，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目 从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纲 三月，卫公刘铨卒。

目 铨有口辩，帝之将伐北汉也，宴近臣于禁中，铨进言曰：“朝廷威灵及远，四方僭伪之主，今日尽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纲 杨业败契丹于雁门，杀其将萧咄李。

目 契丹兵十万寇雁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至雁门北口，南向击之。契丹兵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自是契丹畏业，每望见旌旗即引去。主将多嫉之，或潜上谤书，帝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纲 冬十月，契丹寇瓦桥关。十一月，帝自将御之，次于大名，契丹军退，乃还。

目 契丹主贤围瓦桥关，耶律休哥帅精骑渡水而战，宋军大败，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将御之。时关南诸将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诸将复战于莫州，败绩。会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陈其未可，乃诏曹翰部署诸将而还。

帝既还京，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张齐贤上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場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军，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则边鄙宁，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又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尧、舜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衽而至矣。”

纲鉴易知录卷六五

宋纪

太宗皇帝

〔纲〕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兴元尹德芳卒。

〔纲〕 夏六月，薛居正卒。

〔目〕 居正辅相十八年，宽简不苛察，众论贤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归遂卒。帝亲临其丧，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无行，帝存问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颇改节否？不克负荷先业，奈何？”惟吉伏丧侧，惧赧不敢起。自是，尽革故态，读书，亲贤士，修饬为善。其后帝数委以大藩，所至称治。

〔纲〕 秋九月，罢左拾遗田锡。

〔目〕 时卢多逊专政，群臣章奏必先白多逊，然后敢通。又必于阊门署状，云“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锡貽

书多逊，乞免署状，多逊不悦，出锡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锡因入辞，直进封事，言朝廷大体者四。其一：乞修德以来远，宜罢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降记言动，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愿择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辟西苑，广御池，而尚书省湫隘，郎官无本局，尚书无听事，九寺、三监寓天街之两廊，贡院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邪！愿别修省寺，用列职官。其四言：按狱官令枷、杻、钳、锁皆有定式，今以铁为枷，于法所无，去之可也。帝览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

〔纲〕 以赵普为司徒，兼侍中。

〔目〕 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谓普初无立上意；普郁郁不得志。会晋邸旧僚柴禹锡、赵镒、杨守一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帝疑，以问普，普因言“原备枢轴，以察奸变。”且自陈曰：“臣忝旧臣，为权幸所沮。”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及前朝上表自诉等事。帝发金匱，得誓书，及览普前表，因召见，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

〔纲〕 以石熙载为枢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辅罢。

〔纲〕 女真遣使入贡。

〔纲〕 壬午，七年，春三月，罢秦王廷美为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锡为枢密副使。

目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为乱，遂罢廷美开封尹。以上变，进禹锡枢密副使，杨守一枢密都承旨，赵镗东上阁门使。初，昭宪太后遗命太祖传位于帝，意欲帝传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开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称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歿，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对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廷美遂得罪。

纲 以窦偃、郭贄参知政事。

目 初帝尹开封，偃为判官，以推官贾琰佞谀，于坐叱之曰：“贾氏子巧言令色，岂不愧于心哉！”众皆失色。帝因重偃之直，至是谓偃曰：“赏卿之叱贾琰也。”

纲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卢多逊于崖州。

目 赵普复相，多逊不自安，普屡讽令引退，而多逊贪固权位，不能决。会普廉得多逊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责授兵部尚书，越二日下御史狱，命翰林承旨李昉等杂治之。多逊具状：“累遣中书守堂官赵白以机事密告廷美。且云：‘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报多逊云：‘承旨言，正会我意。’因遗之弓箭，多逊受之。”狱上，诏文武集议，王溥等奏：“廷美、多逊诅咒怨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诏削夺多逊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属期亲于远裔。赵白、樊德明等悉斩于都门外。廷美勒归私第。

纲 沈伦罢。

【纲】 五月，贬秦王廷美为涪陵县公，安置房州。

【目】 赵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讽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而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诏降封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贬宁国司马。

【纲】 定难留后李继捧入朝，献银、夏、绥、宥四州。六月，继捧弟继迁叛走地斤泽。

【目】 夏州自李思恭以来，未尝亲朝中国，至是继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赐赉甚厚。继捧陈其诸父、昆弟多相怱怨，乞纳其境内夏、绥、银、宥四州，留京居之。帝为遣使如夏州护缙麻已上亲赴阙，以曹光实为四州都巡检使。

时继捧族弟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继迁留居银州，闻使至，乃诈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地斤泽，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从者日众。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

【纲】 秋九月，契丹耶律贤死，子隆绪立。

【纲】 冬十一月，以李继捧为彰德节度使。

【目】 帝尝问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纲】 癸未，八年，春正月，罢枢密使曹彬，以王显、弭德超为枢密副使。

【目】 酒坊使弭德超有宠于帝，觊代曹彬之位，乃自镇州乘传以急变闻，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将为不利。”且诬以事为征，帝信之。郭贄极言救解，不听，遂出彬为天平节度使，而以显、德超并为副使。

【纲】 二月，以宋琪参知政事。

【纲】 三月，宴进士于琼林苑。

【目】 帝亲试礼部贡士于讲武殿，始分三甲，锡宴于琼林苑，宠之以诗，遂为定制。

【纲】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琼州。

【目】 德超以不得枢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诟王显、柴禹锡曰：“我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线许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实耻之！”言颇侵帝。显奏之，诏鞫问，德超具伏，遂夺官秩，禁锢琼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诬，待之加厚。

【纲】 六月，以王显为枢密使。

【目】 帝语显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乱失学，今典机务，无暇博览群书，能熟读军戒三篇，亦可免于面墙。”因取赐之。

〔纲〕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参知政事。八月，石熙载罢。

〔纲〕 冬十月，以姚坦为益王府翊善。

〔目〕 王，帝第五子元杰也。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众皆褒美，坦独俯首。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满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时帝亦为假山未成，闻之亟毁焉。王每有过失，坦辄尽言规正。左右教王称疾，帝忧甚，召乳母问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姚坦检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选端士辅王为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岂解此也，必尔辈教之。”杖乳母于后园，召坦慰谕之。

〔纲〕 赵普罢。

〔目〕 普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帝作诗饯之，赐宴长春殿。普奉诗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帝为之动容。翌日，帝谓宰相曰：“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欲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堕泪。”宋琪对曰：“昨普至中书，执御诗涕泣，谓臣曰：‘此生余年，无阶上答，庶希来世，得效犬马力。’臣昨闻普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可谓两全。”

〔纲〕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签书枢密院事。

〔目〕 昉初与卢多逊善，多逊屡谮昉，人或以告，昉曰：“卢与我厚，不当尔。”帝尝语及多逊事，昉颇为解释。

帝曰：“多逊居常毁卿不直一钱。”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与琪并相。

帝又谓蒙正曰：“古所谓君臣道合者，情无间耳。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言或未中，亦当金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参政邪？”蒙正佯为不知而过之。同列不能平，诘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为愈。”时人服其量。

【纲】 以吕文仲为翰林侍读，王著为侍书。

【目】 帝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每暇日则问文仲以经义，著以笔法。

【纲】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遗书。

【目】 时三馆所贮遗帙尚多，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由是四方之书间出矣。

【纲】 涪陵公廷美以忧卒。

【目】 廷美至房州，忧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谥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为刺史。

【纲】 李穆卒。

【目】 帝临其丧，哭谓侍臣曰：“穆操履纯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尔沦没，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纲】 夏四月，群臣请封禅，许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灾。六月，诏求直言，罢封禅。

【目】 帝既诏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学士扈蒙等详定仪注矣；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灾，诏求直言，遂罢封禅。

知睦州田锡上疏，略曰：“给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补遗不举其职，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谋远之事。”又言：“时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业自多。然临御九年，四方虽宁，而刑罚未甚措，水旱未甚调，陛下谓之太平，谁敢不谓之太平！陛下谓之至理，谁敢不谓之至理！”又言：“宰相若贤，当信而用之；宰相非贤，当择而任之。何以置之为具臣，而疑之若众人也。”

【纲】 冬十月，华山隐士陈抟入朝。

【目】 帝之即位也，召抟入见，待之甚厚，至是复至。帝谓宰臣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书。宋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抟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以闻，帝益重

之，赐号盩夷先生。还华山，寻卒。

【纲】 知夏州尹宪袭李继迁，破走之。

【纲】 十二月，立妃李氏为皇后。

【纲】 赐京师大酺三日。

【纲】 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继迁诱杀都巡检使曹光实，遂袭银州据之。

【纲】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将兵讨李继迁。

【纲】 夏四月，江南饥。

【纲】 宴群臣于后苑。

【目】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谓之曰：“春风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赋诗。”至是召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命群臣赋诗。因习射水心殿。赏花曲宴自此始。

【纲】 征田仁朗还。五月，副将王侁击李继迁走之，银、麟、夏州蕃内附。

〔纲〕 秋九月，废楚王元佐为庶人。

〔目〕 元佐，帝长子，少聪警，貌类帝，帝钟爱之。廷美迁房州，元佐尝力救。及廷美死，遂发狂疾，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疾少间，帝为赦天下。会重九，诏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预。及诸王宴归，暮过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独不预，是弃我也。”因发愤被酒，夜纵火焚其宫。帝大怒，废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请留之京师；帝许之，召还，居于南宮。

〔纲〕 遣使如高丽。

〔目〕 时议伐契丹，以高丽与之接壤，数为所侵，命韩国华赍诏谕令发兵西会。高丽迁延未即奉诏，国华屡移檄督之；得报发兵，乃还。

〔纲〕 冬十二月，宋琪、柴禹锡免。

〔纲〕 丙戌，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进、潘美等为都部署，将兵伐契丹。

〔目〕 初，贺怀浦将兵屯三交，好议边事，与其子知雄州令图言：“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燕、蓟。”帝信之，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都部署，崔彦进副之；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副之，出雄州；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副之，出雁门。

纲 李至罢。

纲 二月，李继迁降契丹。

目 契丹以为定难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

纲 三月，曹彬取涿州。

纲 田重进败契丹兵于飞狐。

纲 潘美取寰、朔、应、云州。

纲 夏四月，田重进取蔚州。

纲 五月，曹彬引兵退，与契丹耶律休哥战于岐沟，败绩。

纲 契丹复陷蔚、寰州。

纲 潘美副将杨业进兵击契丹，败绩，转战至陈家谷，死之。契丹复陷云、应、朔诸城。

纲 六月，以辛仲甫参知政事。

〔纲〕 秋七月，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

〔纲〕 以张齐贤知代州。

〔目〕 帝以杨业死，访近臣可知代州者。时齐贤以言事颇忤帝意，因请行，乃命与潘美同领缘边兵马。

〔纲〕 八月，以王沔、张宏为枢密副使。

〔纲〕 冬十二月，契丹隆绪大举入寇，瀛州部署刘廷让与战，败绩。契丹诱执知雄州贺令图，遂掠邢、深、德州。

〔纲〕 张齐贤败契丹于代州。

〔目〕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卢汉赧畏懦，保壁自固。齐贤选厢军二千出御之，誓众感慨，无不一当百，契丹少却。先是，齐贤遣使约潘美以并师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出至百井，得密诏，云‘东路王师败衄，并之全军不许出战’，已还州矣。”

时契丹兵塞川，齐贤曰：“敌知美来而不知美退。”乃闭美使室中。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帜然刍。契丹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镫砦掩击，大败之，斩首数百，获马二千，器械无算。

【纲】 丁亥，四年，夏四月，张宏免，以赵昌言为枢密副使。

【纲】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亲耕籍田，赦。

【纲】 二月，改补阙、拾遗为司谏、正言。

【目】 旧制，台谏有名而不得行其职，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纲】 李昉罢。

【目】 布衣翟颢，性险诞，与知制诰胡旦狎，旦为作大言，使颢上之，且改颢名曰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也。于是颢击登闻鼓，讼“昉居宰相位，当北方有事之时，不为边备，徒知赋诗宴乐”。帝由是厌昉，遂罢为右仆射。

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谨，每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才可取，必正色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其故，昉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

【纲】 以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同平章事。

【目】 帝欲相吕蒙正，以其新进，藉赵普旧德为之表率。会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为太保，兼侍中。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其不可，帝嘉其无隐，故与普并命。普开国元

老，蒙正以后进历官一纪，进同相位，普雅重之。

〔纲〕 以王沔参知政事，张宏为枢密副使，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五月，作秘阁。

〔目〕 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分三馆书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帝谓至曰：“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与李昉、王化基观书阁下，帝必遣使赐宴，且命三馆学士皆预焉。

〔纲〕 以李继捧为定难节度使，赐名赵保忠。

〔目〕 李继迁侵扰日甚，赵普复请命继捧镇夏州。帝召见，加赐而遣之，且谓曰：“若继迁归款，当授以官也。”

〔纲〕 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有罪，赐死。

〔目〕 利用以幻术得幸，骄恣不法，居处服御僭拟乘舆。赵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复力请诛之。帝曰：“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诛之，已而复遣使贷之。使至新安，马旋泞而踣，及出泞易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闻者快之。

〔纲〕 秋八月，邈王钱俶卒。

目 俶薨，辍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谥忠懿，命中使护丧葬洛阳。自鏐至俶，世有吴越，而俶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者四十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者三十五年。既以地归朝，四徙大国，善始令终，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

纲 九月，契丹复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

纲 己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迁其民于燕。

目 时契丹屡寇边，诏群臣上备戎策。张洎言：“中国御戎，惟恃险阻。今自飞狐以东皆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战，此又分兵之过也。请于沿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鼎峙而守，仍命亲王出临魏府以控其要，则契丹虽有精兵，岂敢越而南侵。制敌之方，尽于此矣。”宋琪言：“兵，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选使通好，弭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为言，帝喜纳之。

纲 自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目 诏录系囚，遣使分诸路决狱。

纲 秋七月，以张齐贤为枢密副使，张逊签书枢密院事。

目 齐贤复入枢密，赵普荐之也。

〔纲〕彗星出东井。八月，赦。

〔目〕司天言“妖星为灭契丹之象”。赵普上疏谓“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减膳，大赦。

〔纲〕作开宝寺塔。

〔目〕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费亿万计，逾八年始成。知制诰田锡尝上疏云：“众谓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帝亦不怒。

〔纲〕都巡检使尹继伦袭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败之。

〔目〕朝廷闻契丹复至，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粮馈数千乘，趋威虏。休哥闻之，帅精骑数万邀诸途。北面都巡检使尹继伦适领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顾而南，继伦曰：“寇蔑视我耳。彼捷还，则乘胜而驱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当卷兵衔枚以蹶之。彼锐气前趋，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令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蹶其后，行数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方阵于前以待，继伦从后急击，杀契丹一大将，众皆惊溃。休哥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臂，创甚，乘善马先遁，余众引去。契丹为之夺气，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以继伦黑面，故云。

〔纲〕 大旱。

〔目〕 自秋徂冬不雨。田锡上言：“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悦，出锡知陈州。

〔纲〕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赵普罢。

〔纲〕 夏四月，诏贷江州义门陈兢粟。

〔目〕 兢，陈宣都王叔明之后，九世同居，长幼凡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时旌其门，开宝初免徭役。至兢子侄益众，常苦乏食，知州康戡言于朝，诏本州每岁贷粟二千石。

〔纲〕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继迁为夏王。

〔纲〕 辛卯，二年，春，旱、蝗。

〔目〕 时连岁旱、蝗，是年尤甚，禱雩无应，帝手诏宰相曰：“朕将自焚以答天谴。”翌日，大雨，蝗尽死。

〔纲〕 闰二月，辛仲甫罢。

纲 夏四月，以张齐贤、陈恕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

目 初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帝嘉之。及早、蝗，帝召近臣问以得失，众以“天数”对。准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顷之，复召准，问以不平状。准曰：“愿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准乃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之，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问沔，沔顿首谢。于是切责沔，而以准为可大任，遂有是命。

纲 张宏罢。

纲 五月，以谢泌为左司谏。

目 上修正殿，颇施彩绘。泌为右正言，因对陈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垩，赐泌金紫，拜左司谏。泌入谢曰：“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尽诚。如唐末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乱！”帝动容久之。

纲 置诸路提刑官。

纲 六月，忠武节度使、韩公潘美卒。

纲 秋七月，李继迁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

〔纲〕 八月，置审刑院。

〔目〕 帝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乃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知院事。置详议官六员，凡狱上奏，先达院印讫，付大理刑部断覆以闻，乃下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

〔纲〕 九月，王沔、陈恕、吕蒙正罢。

〔目〕 吕蒙正为丞相，以宽简居位，政事多决于沔。沔听察敏辩，有适时材，然性苛刻少诚，谒见者必啖以甘言，既而进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与张齐贤、陈恕不协，及二人参知政事，沔不自安，虑僚属有以中书旧事告齐贤、恕者。会司谏王禹偁言：“宰相枢密不得于本厅见客，许于都堂延接，以杜私请。”沔喜，即奏行之。司谏谢泌以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驳之，帝追还前诏，沔遂罢。

时帝怒户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闻，密以语之，觐其修举。知古诉于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

度支判官宋沆伏阁奏疏，请立太子，词意狂率。帝怒，贬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罢蒙正为吏部尚书。

时三日之间，连罢三相，因有奏毁者，帝语之曰：“蒙正有大臣体，沔甚明敏。”毁者惭而止。

〔纲〕 以李昉、张齐贤同平章事，贾黄中、李沆参知政事。

〔目〕 初，黄中再典贡部，多拔寒畯，及掌吏部，选除拟精当。沆尝侍宴，上目送之曰：“风度端凝，真贵人

也。”至是并拜。

〔纲〕 王显免，以张逊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

〔纲〕 冬十月，赵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为西平王。

〔纲〕 女真请伐契丹，不许。

〔纲〕 十一月，以毕士安为翰林学士。

〔目〕 先是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以献，帝嘉之，赐诗二章，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令榜于厅额，曰：“永为翰林美事。”于是知制诰范杲献玉堂记，请备其职。帝恶其躁竞，出知濠州，乃以士安为学士。执政欲用谏议大夫张洎，帝曰：“洎文学、资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纲〕 壬辰，三年，夏六月，置常平仓于京师。

〔目〕 先是旱，大蝗，诏遣使决诸州狱。五月，雨，蝗尽殪。至是京畿谷贱，帝遣使增价籴贮之，俟岁饥则减价粜，名曰“常平仓”，遂为永制。

〔纲〕 秋七月，赵普卒。

目 普卒，年七十一。帝闻之震悼，谓近臣曰：“普能断大事，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

普性深沉，有岸谷。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劝以读书，遂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篋，取书诵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卒，家人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纲 召终南隐士种放，不至。

目 放，洛人，沉默好学，隐居终南，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资以养母。母亦能乐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图，尝裂佛经以制帐帷。所著有蒙书及嗣禹说。转运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诏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乃称疾不起。其母尽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居穷僻，人迹罕至。帝嘉其节，命有司时加存问。

纲 癸巳，四年，春二月，置审官院。

目 初，帝虑中外官吏清浊混淆，命官考课，号磨勘院，至是改为审官院，掌审京朝官；其幕职州县官，别置考课院主之。

纲 青神民王小波作乱。

目 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注京，后任事者竞起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狭

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益余贱贩贵以规利。晁裪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杀县令齐元振，剖其腹，实之以钱，恶其诛求无厌也。贼党由是愈炽，旁邑响应。

【纲】 三月，以何承矩为河北屯田制置使。

【纲】 夏五月，以钱若水为翰林学士。

【目】 帝谓侍臣曰：“学士之职，亲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纓朱拖紫，足以为荣矣，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纲】 六月，张齐贤罢，以吕端参知政事。

【纲】 以向敏中、张咏同知银台、通进司。

【目】 二司旧隶枢密院，至是始以敏中、咏同知司事，隶门下，主视章奏案牍，以稽出入，盖给事中之职也。

【纲】 张逊、寇准免，以柴禹锡知枢密院事，刘昌言同知院事。

【目】 逊素与准不协。一日，准与温仲舒并辔晚归，有狂民迎马首呼万岁，街使王宾与逊雅相厚，因奏民迎准拜

呼万岁。淮自辨云：“实与仲舒同行，而逊令宾独奏臣。”因互发其私，帝恶之，乃左降逊为右领军卫将军，出淮知青州。淮既罢，帝念之不置，语左右曰：“寇淮在青州乐乎？”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因对曰：“陛下思淮不少忘；闻淮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纲〕 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决澶州。

〔纲〕 李昉、贾黄中、李沆、温仲舒罢。

〔纲〕 以吕蒙正同平章事，苏易简、赵昌言参知政事，赵镕、向敏中同知枢密院事。

〔目〕 蒙正尝因召对论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讨，盖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则天下之人燬亡尽矣。”蒙正对曰：“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帝然之。

易简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宾友。旧制，欲授台辅，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后正位。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因亟言时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复有款接意，但正色责吏事而已，易简悔之。

时西北用兵，枢机之任，专主谋议。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边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纲〕 闰月，以陈恕为三司总计使。

目 时复置三司使，而罢盐铁、户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县为十道，曰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浙东、西、广南。以京东为左计，西为右计。恕为总计使，魏羽为左计使，董俨为右计使，中分十道以隶焉，而各道则署判官以领其事，凡涉计度者三使通议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难以经久。”帝不听。

纲 十二月，王小波死，其党李顺陷蜀邛州永康军。

纲 甲午，五年，春正月，李顺陷成都；以宦者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讨之。

纲 赵保吉寇灵州，以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讨之。

纲 三月，李继隆入夏州，执赵保忠赴京师。

纲 夏四月，削赵保吉姓名，堕夏州城。

纲 置起居院。

目 右谏议大夫张昺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备修日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请以所撰先进御，后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始此。

纲 五月，王继恩复成都，获李顺诛之，其党张馀复陷嘉、戎诸州。

【纲】 秋八月，以王继恩为宣政使。

【目】 中书以继恩讨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读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预政。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帝怒，深责之，乃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以授之。

【纲】 以张咏知益州。

【目】 王继恩、上官正、宿翰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其下恣横剽掠，余寇势复张大。咏至，勉正等亲行，临发举酒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家厚恩，此行当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

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其为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万人，无半月之食，咏知民间旧苦盐贵，而廩有余积，乃下其估，听民以米易盐。未逾月，得米数十万斛。咏度有二岁备，乃奏罢陕西粮运。帝闻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无忧矣！”

【纲】 九月，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进封寿王。

【目】 帝在位久，储贰未定，冯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复言者。寇准自青州召还，入见，帝

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意既以为可，愿即决定。”遂以元侃为开封尹，进封寿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纲〕 以寇准参知政事。

〔纲〕 冬十二月，以陈恕为盐铁使。

〔目〕 总计使果不便，乃罢之。复以三司、两京、十道归三部，各置使，以恕为盐铁使。恕有心计，厘去宿弊，帝深器之，亲题殿柱曰“真盐铁陈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诘让；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复进，恣执前论，终不易，帝亦多从之。

〔纲〕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观灯于乾元楼。

〔目〕 帝以上元御乾元门楼观灯赐宴，见京师繁盛，谕近臣曰：“五代之际，生灵凋丧，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赐，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吕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愿陛下亲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帝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纲〕 刘昌言免，以钱若水同知枢密院事。

〔纲〕 二月，四川都监宿翰获张馥于嘉州，蜀盗平。

〔纲〕 夏四月，吕蒙正、柴禹锡、苏易简罢。

〔目〕 帝尝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可责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许。他日三问，三以其人对。帝怒曰：“卿何执邪！”蒙正对曰：“臣非执，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因称其人可使，余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动。帝退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即而卒用其人，果称职。至是罢相，判河南。

〔纲〕 以吕端同平章事，张洎参知政事，赵镗知枢密院事。

〔目〕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帝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用之。端持重，识大体，时同列奏对多异议，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札戒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参酌，乃得闻奏。”端愈谦让不敢当。

洎博涉经史，善持论，为翰林学士。帝尝谓近臣曰：“张洎富有文艺，至今尚苦学，江东士人之冠也。”甚见宠遇。洎初为寇准官属，甚恭谨。每为准规画，准心伏，以兄事之，极荐其才，遂与准同列，奉之愈谨，政事一决于准，无所参预，惟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

〔纲〕 开宝皇后宋氏崩，贬翰林学士王禹偁知滁州。

〔目〕 后疾甚，迁于故燕国长公主第，崩，权殡普济佛舍，谥曰孝章皇后，群臣不成服。禹偁对客言：“后尝母

仪天下，当遵旧礼。”帝不悦，坐谤讪，责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不为流俗所容，故屡见斥。

〔纲〕 六月，以李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奉诏。

〔纲〕 秋八月，立元侃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目〕 太子既立，庙见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寇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语后嫔，宫中皆前庆；帝喜，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以李至、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诏太子以师傅礼事之。太子每见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当，上表辞谢，帝不许。

〔纲〕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龄参知政事。

〔纲〕 以太祖孙惟吉为阆州观察使。

〔目〕 惟吉，魏王德昭长子也。太祖崩时，惟吉才六岁，帝即位，犹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兴国八年始出居东宫，未几授左骁卫大将军，至是授阆州观察使，凡邸第供亿车服赐与，皆与诸王埒。

〔纲〕 夏四月，遣李继隆等分道讨李继迁。

〔纲〕 秋七月，寇准罢。

目 是岁郊祀，中外官皆进秩，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及不相知者即序进之。广州通判冯拯上疏极陈准擅权，且条上除拜不平数事；帝不怿。张洎揣知帝嫉准，惧一旦同罢，乃奏准诽谤；帝益不悦。会广东转运使康戩上言：“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故准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帝怒，召端等责之。端对曰：“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及准入对，帝语及拯事，准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因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罢知邓州。

纲 八月，李继隆副将范廷召遇李继迁于乌白池，击败之，继隆不见虏而还。

纲 九月，秦、晋诸州地震。

纲 大有年。

纲 丁酉，三年，春正月，张洎罢。

纲 以温仲舒、王化基参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

纲 葬孝章皇后。

纲 分天下州、军为十五路。

目 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福建、川陕、广南东、西，凡十五路，各置转运使。

纲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目 帝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继恩召吕端，端知有变，即给继恩入书阁，锁闭之。亟入宫，后问曰：“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宁殿即位，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焉。

纲 夏四月，尊皇后为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参知政事。

纲 五月，李昌龄有罪，贬忠武行军司马。

目 讨谋立楚王之罪，贬昌龄为司马；降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长流寻州。

纲 立郭氏为皇后。

纲 六月，追复涪王廷美为秦王，复封兄元佐为楚王。

纲 钱若水请罢，许之。

目 初，太宗以刘昌言罢，问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吕蒙正罢，又曰：“望复位目穿矣。”若水因叹曰：“上待辅臣如此，盖无秉节高迈，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之者耳。”即欲移疾，会西边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请解枢务，章再上，乃罢为集贤院学士。若水入谢便殿，帝问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书舍人王旦对，帝曰：“此固朕所属也。”

纲 秋八月，赵镒、李惟清罢，以曹彬为枢密使，向敏中、夏侯峤为副使。

纲 冬十月，葬永熙陵。

纲 十二月，追尊太宗贤妃李氏为皇太后。

纲 李继迁请降，以为定难节度使，复姓名赵保吉。

纲鉴易知录卷六六

宋纪

真宗皇帝

〔纲〕 戊戌，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见，诏求直言。

〔目〕 彗出营室北，吕端言：“应在齐、鲁分。”帝曰：“朕以天下为忧，岂直一方邪！”诏求直言，避殿减膳。时田锡自知集贤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继迁不合与夏州，又不合呼之为赵保吉，乃时政舛误之大者。”又言“枢密公事，宰相不得预闻，中书政事，枢密不得预议，以致兵谋未精，国计未善。”帝嘉纳之。

〔纲〕 夏四月，遣使按诸路逋负，悉除之。

〔目〕 除天下逋欠一千余万，释系狱者三千余人，用三司判官王钦若之言也。

〔纲〕 冬十月，吕端、李至、温仲舒、夏侯峤罢。

目 端器量宽恕，知大体，帝深重之。每见其入对，肃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仪瓌大，宫庭陞峻，特令梓人为纳陛。至是，以疾罢。

纲 以张齐贤、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参知政事，杨砺、宋湜为枢密副使。

目 齐贤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负。尝为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无挠，则近之矣。”

帝尝问沆治道所宜先，沆对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沆曰：“如梅询、曾致尧辈是矣。”帝又语及“唐人树党，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如卢杞蒙蔽德宗，李泌以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虽曰难辨，久之自败。”一夕内出手诏，欲以刘美人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帝尝谓沆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纲 己亥，二年，春闰三月，旱，求直言。

目 转运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践祚以来，彗星一见，时雨再愆。彗星见者，兵之象也。时雨愆者，泽未流也。宜重农以积粟，简卒以省费，专将帅之任以安边，慎守令之选以惠民，舍此数事，虽有智者不能为计矣。”

【纲】 夏六月，枢密使兼侍中鲁公曹彬卒。

【目】 彬疾，帝临问，因询以契丹事宜，彬对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经营和好。”帝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又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臣子璨、珪，材器皆堪为将。”帝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珪。”及卒，帝哭之恸，赠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彬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居官俸入，给宗族，无余积。君子谓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为宋良将第一。

【纲】 秋七月，以王显为枢密使。

【纲】 以吕文仲等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曷为侍讲学士。

【目】 初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设直庐于秘阁，以杨徽之、夏侯峤及文仲为侍读学士，曷为侍讲学士，更直召对询访，或至中夕。寻诏曷与杜镐、舒雅、孙奭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

【纲】 冬十月，契丹隆绪入寇，都部署康保裔与战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将御契丹，次于大名。

【纲】 庚子，三年，春正月，契丹引还，范廷召追败之。帝至自大名。

【纲】 二月，王显罢，以周莹、王继英知枢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

目 初，旦为翰林学士，尝奏事退，帝自送之，曰：“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纲 夏四月，太子太保吕端卒。

纲 冬十一月，张齐贤免。

目 齐贤与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会，齐贤被酒失仪，遂坐免。

纲 辛丑，四年，春二月，诏群臣子弟补京官者试一经。

纲 三月，以吕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化基罢。以王旦参知政事，冯拯、陈尧叟同知枢密院事。

纲 夏四月，以王钦若参知政事。

纲 颁九经于州县学校。

纲 秋八月，以张齐贤为泾原诸路经略使。

目 帝以赵保吉虽入贡，而钞劫益甚，乃遣齐贤行边。齐贤言：“灵武孤城，必难固守，徒使军民六七万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兴军何亮复上安边书，言“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决不可舍之以资戎狄”。帝不能决，诏群臣议弃守之宜。杨亿言“弃之便”。辅臣咸以“灵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

吉未死，灵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帝不从，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将步骑六万援灵州。齐贤又请募江南丁壮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动摇，抑使南方之人远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纲】 九月，赵保吉反，陷清远军。

【纲】 壬寅，五年，春三月，赵保吉陷灵州，知州事裴济死之。

【目】 济知灵州，谋辑八镇，兴屯田之科，民甚赖之。保吉大集蕃部来攻，济被围饷绝，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济死焉。保吉以州为西平府，居之。帝得报，悔不用李沆之言，诏王超屯永兴军。

【纲】 夏六月，周莹罢。

【纲】 秋九月，召种放为左司谏，直昭文馆。

【目】 张齐贤言放孝行纯至，简朴退静，可厉风俗。下诏召之，放乃诣京师，对于崇政殿，赐坐，询以民政边事。放对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谦让不对。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放固让，不许，赐予甚厚，时召对焉。明年请暂还山，许之，迁起居舍人。放既还，后数朝京师，东封、西祀无不预。禄赐既丰，颇饰舆服，置田长安，强市争讼，时议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条上其不法事，极其丑诋，会赦而止。杜镐尝因宴餞赋诗，诵北山移文以讥之，放不之愧。

〔纲〕 冬十月，向敏中免。

〔纲〕 癸卯，六年，夏四月，复以张咏知益州。

〔目〕 帝以咏前在蜀，治政优异，复自永兴徙知益州。民闻咏再至，皆鼓舞相庆。咏威惠并行，政绩益著，下诏褒美，且令巡抚使传谕咏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矣。”

〔纲〕 六月，以寇准为三司使，陈恕罢。

〔目〕 恕久领三司。帝初即位，尝命条具中外钱谷，恕久不进，屡诏趣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馆殿之职，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恕荐准焉。准至三司，检寻恕前后改创之事类为册，及其所出榜，别用新板，躬至恕第请判押；恕亦不让，一一押之，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贯。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余年，强力干事，胥吏畏服。

〔纲〕 秋九月，吕蒙正罢。

〔纲〕 冬十二月，右谏议大夫田锡卒。

〔目〕 锡居谏署，直言时政得失，每指斥将相备位，无所筹谋，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谏，臣职也，岂可藏副示后以卖直邪。”及卒，帝谓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疏已至

矣。”嗟惜久之。

纲 赵保吉陷西凉，杀丁惟清，潘罗支会蕃部击败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目 环、庆边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诏抚之。帝乃诏德明，令审图去就。知镇戎军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其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矣。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南为郡县，此其时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报。

纲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师地震。

纲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

纲 秋七月，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目 时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访，或至盱食，王旦叹曰：“我辈安得坐见太平，优游无事邪！”沆曰：“强敌外患，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

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帝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工谓与寇准善，准屡荐其才于沆，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

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当思吾言。”

沆尝言：“居重位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所谓‘庸人扰之’是已。”沆常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

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居位慎密，不求声誉，遵法度，识大体，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治第封丘门内，厅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则已宽矣。”

及卒，帝惊恻，谓左右曰：“沆忠良纯厚，始终如一，岂意不享遐寿邪！”赠太尉、中书令，谥文靖。

纲 以毕士安参知政事。

纲 八月，以毕士安、寇准同平章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冯拯、陈尧叟签书枢密院事。

目 初，士安既拜参知政事，入谢，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问“谁可与卿同进者？”对曰：“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臣所不如。”帝曰：“闻其好刚使气。”对曰：“准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戎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宜用也。”帝曰：“然。当藉卿宿德镇之。”准既相，守正疾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士安每为申辨，帝始不疑。

〔纲〕 闰九月，契丹隆绪大举入寇。

〔纲〕 冬十月，契丹来议和，遣阁门祗候曹利用报之。

〔纲〕 置龙图阁。

〔目〕 奉太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与宗正所进属籍；并置待制学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则置一阁。

〔纲〕 十一月，契丹进寇澶州，帝自将御之。

〔目〕 契丹陷德清军，逼冀州，遂抵澶州。边书告急，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帝闻之大骇，以问准。对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无还。”

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时以虏寇深入，中外震骇，王钦若临江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也，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者，曰：“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斩也！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胜深入，天下可复保邪！”帝意乃决。时欲择大臣镇大名，准荐钦若，遂诏判天雄军。盖准以钦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纲〕 李继隆军射杀契丹将萧挾览。

〔目〕 契丹围澶州，李继隆整军御之。会有自虏中回者，言挾览谋以迟明袭寨，继隆伏兵分据要害。顷之，控弦暴至，挾览躬出阵前督战；继隆将张环守床子弩，弩撼机发，射杀之。挾览有机勇，所领皆锐兵，既死，虏大挫衄。

〔纲〕 以王旦为东京留守。

〔纲〕 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请盟而退。

〔目〕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谋告者，帝意稍惑，召准问之。准曰：“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虏乘其后，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曰：“寇准言是。”准又曰：“机不可失，宜趣驾。”帝乃晨发。

至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甚盛，众请驻蹕。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高琼亦固以请，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益怖骇。帝悉以军事付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诏士卒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

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知制誥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契丹遣其臣韩杞持书与曹利用俱来请盟，利用言契丹欲得关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邀求，朕当决战；若欲金帛，朝廷之体，固亦无伤。”准不欲赂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薊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帝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尚未许，会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乃许其成。复遣曹利用如契丹军，议岁币。帝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准闻之，召利用至幄谓曰：“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契丹军，竟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约而还。契丹遣其阉门使工振持誓书来，以兄礼事帝，引兵北归。

〔纲〕 帝至自澶州。

〔纲〕 乙巳，二年，春正月，大赦。

〔目〕 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罢诸路行营，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二。诏缘边毋出境掠夺，得契丹马牛悉纵还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民得安业，皆毕土安之谋也。

〔纲〕 夏四月，王钦若罢，以冯拯参知政事。

〔目〕 钦若与寇准不协，累表愿解政事，特置资政殿学士授之。

【纲】 秋七月，增置制举六科。

【目】 贤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为六科：“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凡六科。诏中书门下试察其才，具名闻奏，临轩亲策之。”

【纲】 归币于契丹。

【目】 自是岁以为常。

【纲】 八月，以向敏中知延州。

【目】 先是赵德明以父有遗命，遣使乞归顺，诏以敏中为缘边安抚使，受其降。至是，以德明誓约未定，徙敏中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经略。

【纲】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毕士安卒。

【目】 帝谓辅臣曰：“士安饬躬畏谨，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没，深可悼惜。”王旦等对曰：“士安官至辅相，而四方无田园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真不负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叹，赐其家白金五千两，谥文简。

【纲】 十一月，契丹遣使来聘。

〔纲〕 丙午，三年，春二月，罢寇淮知陕州。

〔目〕 淮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进，淮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职耳。”自澶渊还，颇矜其功。

帝待淮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淮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淮，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淮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知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淮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顾淮浸衰，竟罢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

初，张咏在成都，闻淮入相，谓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耳。”及淮知陕，咏适自成都还，淮送之郊，问曰：“何以教淮？”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淮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也。”

未几，移淮知天雄军，契丹使过大名谓淮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淮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淮不可耳。”

〔纲〕 以王旦同平章事，赵安仁参知政事。以王钦若、陈尧叟知枢密院事，韩崇训、马知节签书院事。

〔纲〕 置诸州常平仓。

〔纲〕 冬十月，赵德明请降，诏以为定难节度使。

〔纲〕 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城辽西为中京。

〔纲〕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纲〕 五月，增孔子守莹户。

〔纲〕 秋八月，权三司使丁谓上景德会计录。

〔纲〕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大赦，改元。

〔目〕 帝自闻王钦若言，深以澶州之盟为辱，常怏怏不乐。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邪？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论以圣意，宜无不可。”钦若乃乘间为旦言，旦颛勉从之。帝尚犹豫，会幸秘园，骤问直学士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邪？”镐老儒，不测上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意

乃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樽酒曰：“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封，则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异议。

正月乙丑，帝谓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将半，朕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呪。适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緘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皆再拜称贺。

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进，帝再拜受之，亲置輿中，导至道场，授陈尧叟启封，复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洪范、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淨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訖，盛以金匱，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

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符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纲〕 三月，诏议封禅。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禅大礼使。

〔纲〕 六月，得天书于泰山。群臣上帝尊号。

〔纲〕 作玉清昭应宫。

【纲】 冬十月，帝封泰山，禅社首。大赦。

【纲】 十一月，帝过曲阜，谒孔子，加谥玄圣文宣王。

【纲】 还宫。

【目】 帝还，群臣争颂功德，惟进士孙籍献书，言：“封禅，帝王之盛事，愿陛下谨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知制诰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势，常患恬于逸安，而忽于兢畏。愿毋以告成为恃。”帝皆纳之。

【纲】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为左武卫将军。

【目】 先是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赵氏，授以丹术及小钁神剑。盖司命真君，是为圣祖。”宦者刘承珪以闻，赐捷名中正，得对龙图阁。既东封，加圣祖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纲】 夏四月，升州大火，陕西旱、蝗。

【纲】 三司使丁谓上封禅祥瑞图。

【目】 丁谓上封禅祥瑞图，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禅之后，士大夫争奏符瑞，献赞颂。崔立独言：“水发徐、兖，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骄矜也。而中外多上云雾草木之瑞，此何足为治道言哉！”不省。

〔纲〕 庚戌，三年，春二月，赎吕端第赐其家。

〔目〕 端诸子多不同处，旧第已质于人。帝闻之，出内库钱赎还之，令其聚居。端长子葢言负人息钱甚多，帝别赐内库金帛，俾偿之。葢弟荀与西京差遣，仍令内侍省置簿为掌馱课，给其家。王旦曰：“陛下推思旧臣，始终委曲至矣。”

〔纲〕 秋，旱、蝗。

〔纲〕 九月，内侍江守恩有罪，诛。

〔目〕 守恩擅取民麦穗，杖杀军士，狱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献卿抗章论救，坐贬。帝尝谓辅臣曰：“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深以为戒，故于班秩赐予不使过分，有罪未尝矜贷。”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为龟鉴。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纲〕 冬十二月，夏州饥。

〔目〕 西夏管内饥，赵德明表求粟百万，朝议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纳款，而敢渝誓，请降诏责之。王旦曰：“第诏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其遣众来取。’”德明得诏惭曰：“朝廷有人。”

〔纲〕 辛亥，四年，帝祭后土于汾阴，大赦。

目 先是群臣上表请祀汾阴，帝从之，以王旦兼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陈尧叟为经度使。正月，奉天书发京师，是月至宝鼎县，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建宝鼎县为庆成军，大宴群臣于穆清宫而还。

初，将祀汾阴，会岁旱，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陈不可者十，且曰：“陛下才毕东封，又议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谨之意。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飨之乎！”时群臣争奏祥瑞，奭复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夫‘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从。

纲 三月，召陕州隐士魏野，不至。

目 野不求闻达，居陝之东郊，为诗精苦。帝自汾阴还，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图其所居观之。

纲 帝过西京，遂谒诸陵。夏四月，还宫。

纲 太子太师吕蒙正卒。

纲 壬子，五年，夏四月，复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目 时旧相出镇，不以吏事为意，惟敏中尽心民事，帝由是有复用之意。及东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镇静，人情帖然，遂复拜相。

纲 五月，赐杭州隐士林逋粟帛。

目 逋力学，善诗，不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结庐杭州西湖之孤山。帝闻其名，赐以粟帛。

纲 秋八月，作会灵观。

纲 九月，罢参知政事赵安仁。

目 初，议立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帝不悦。他日，与王钦若从容论方今大臣谁为长者，钦若欲排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安仁昔为沈伦所知，常欲报之。”帝默然，未几罢。安仁虽贵，简俭若贫素，喜诲诱后进，时以重德推焉。

纲 以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丁谓参知政事，马知节为枢密副使。

目 时天下义安，王钦若、丁谓导帝以封祀，眷遇日隆。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而谓附会之，与陈彭年、刘承珪等搜讲坠典，大修宫观。以林特有心计，使为三司使以干财利。五人交通，纵迹诡秘，时号“五鬼”。王旦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识，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钦若状貌短小，颈有附疣，时目为“癭相”。性倾巧，敢为矫诞。知苻以众方竞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也。”

〔纲〕 冬十月，帝言圣祖降于延恩殿。

〔目〕 帝语辅臣曰：“朕梦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玄朗授汝天书，今令再见汝。’翌日，复梦神人传圣祖言。吾座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先闻异香，顷之，圣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圣祖，皆就坐。圣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即离座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称贺。诏告天下，肆赦加恩。闰月，上圣祖及圣母尊号。

〔纲〕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应宫使。

〔纲〕 作景灵宫。

〔纲〕 改孔子谥。

〔目〕 以“玄”字犯圣祖讳，改“玄圣”为“至圣”。

〔纲〕 十二月，立德妃刘氏为皇后。

〔目〕 后父通为虎捷都指挥使，从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

携之至京师，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进位德妃，专宠后宫。郭氏崩，帝欲立之，翰林学士李迪言“妃起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从。欲得杨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谓曰：“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他学士焉。后既立，以无宗族，更以姜为兄，改其姓为刘。闻李迪之谏，大恨之。后性警敏，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帝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援引故实以对。帝深重之，由是渐干外政。

〔纲〕 癸丑，六年，春正月，禁内臣出使干预公事。

〔纲〕 秋七月，除农器税。

〔目〕 知宾州吕夷简请免税河北农器。帝曰：“务穡劝农，古之道也，岂独河北哉！”诏诸路并除之。

〔纲〕 冬十二月，献天书于朝元殿。

〔目〕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本，遂诏扶侍使赵安仁等奉献天书于朝元殿。

〔纲〕 甲寅，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谒老子于太清宫。

〔目〕 先是，诏亲谒太清宫，命王旦兼大礼使，丁谓兼奉祀经度制置使，陈彭年副之，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孙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邪？”帝曰：“东封、祀汾、谒陵寝、享老子，非始于明

皇。且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而非之。”作解疑论以示群臣。是月，奉天书发京师，遂朝谒太清宫。

纲 以应天府为南京。

目 国初因五代之旧，以太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后以太祖旧藩归德军在宋州，改宋州为应天府，至是建为南京。作鸿庆宫，以奉太祖、太宗圣像。

纲 二月，还宫，大赦。

纲 夏六月，王钦若、陈尧叟、马知节免。

目 知节素恶钦若之为人，议论未尝少屈。钦若每奏事，必怀数奏，但出一二，匿其余，退则以己意称上旨行之。知节尝于帝前顾钦若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钦若不悦。会泸州都巡检王怀信等上平蛮功，钦若久不决，既而擅超擢之；知节因面诋其短，争于帝前。帝召王旦质之。旦至，钦若犹哓不已，知节流涕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叱钦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狱。旦从容曰：“钦若等当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或闻外国，无以威远。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难忍。”月余，始罢钦若、知节并及尧叟。

纲 司空张齐贤卒。

〔纲〕 以寇准为枢密使。

〔纲〕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为枢密副使。八月，以向敏中兼景灵宫使。

〔纲〕 冬十二月朔，司天监奏日食，不应。

〔目〕 群臣表贺。

〔纲〕 乙卯，八年，春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将军，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

〔纲〕 夏四月，寇准罢。

〔目〕 准以三司使林特附会邪险，恶之，每事沮抑。帝方宠特，闻之不悦，谓王旦曰：“准刚忿如昔。”旦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准竟以是罢。

初，准数短旦于帝，而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由是益贤旦。

中书有事送枢密院，违诏格，准以上闻。旦被责，拜谢，堂吏皆坐罚。不逾月，枢密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尝吏欣然呈旦，旦令送还枢密而已。准大惭谢。

及罢，准托人语旦，求为使相。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也。”准深憾之。已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准入见，谢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荐者，准愧叹，以为不可及。

【纲】 以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

【纲】 朝元殿火。

【纲】 秋九月，王嗣宗罢。

【纲】 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张咏卒。

【目】 咏临卒上疏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工谓诬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工氏之门以谢谓。”帝叹其忠，谥忠定。

【纲】 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

【目】 初，汉张鲁子自汉川徙居信州龙虎山，世以鬼道惑众，正随其后也。至是，召赴阙，赐号。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

〔纲〕 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张旻为枢密副使。

〔目〕 先是旻为马军副都指挥使，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欲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捕谋者则震惊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帝从其言，兵果无他。帝语左右曰：“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纲〕 夏六月，畿内蝗。

〔目〕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献，因以示大臣。明日执政遂袖死蝗进曰：“蝗尽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旦曰：“蝗出为灾。灾弭，幸也，又何贺。”固称不可。后数日二府方奏事，飞蝗忽蔽天，帝顾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邪！”

〔纲〕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败吐蕃于伏羌砦。

〔目〕 瑋在秦州，屡请益兵。帝不悦，问李迪“边将谁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窥关中，故请益兵为备，非怯也。”乃诏发关内羨兵赴瑋。未几，唃廝囉与宗哥族联结入寇；使谍者声言以某日下秦州会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动，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帐，斩首千余级。自是唃廝囉势蹙，退保碛中不出。

〔纲〕 九月，丁谓、陈尧叟免，以陈彭年、王曾、张知白参知政事，任中正为枢密副使。

目 彭年初入翰林为学士，尝谒王旦，旦辞不见。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览曰：“是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已而彭年附王钦若、丁谓，朝廷典礼，无不参预，帝甚宠遇。及升内阁，而李宗谔卒，杨亿罢，彭年独任，事务丛委，形神皆耗，举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记其名者。

纲 罢诸营建。

目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过甚，蝗旱之灾，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遂罢诸营造，禁天下贡瑞物。诏民能赈贫者，官之。未几得雨，青州飞蝗多赴海死。

纲鉴易知录卷六七

宋纪

真宗皇帝

〔纲〕 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陈彭年卒。

〔目〕 彭年敏给强记，尤好刑名之学，性奸谄，时号“九尾狐”。张齐贤谓人曰：“彭年在位，必乱国政。”或疑齐贤过甚，后乃服其知人。

〔纲〕 三月，以王曾兼会灵观使，曾辞不受。

〔目〕 王钦若方挟符瑞以固宠位，阴排异己者。会有诏以曾为会灵观使，曾以推钦若，帝不悦，谓曾曰：“大臣宜傅会国事，何遽自异邪！”曾顿首曰：“君从谏谓明，臣尽忠谓义。陛下不知臣弩病，使待罪宰府，臣知义而已，不知异也。”

〔纲〕 夏五月，以王旦为太尉、侍中，参决军国重事。旦固辞，许之。

〔纲〕 秋七月，王旦罢。

〔目〕 旦疾甚，引对滋福殿，力求避位，帝悯其形瘁，许之。复问曰：“卿万一有不讳，朕以天下付之谁乎？”旦谢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固问之，旦举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帝曰：“准性刚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纲〕 八月，以王钦若同平章事。

〔目〕 帝久欲相钦若，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乃止。及旦罢，钦若遂相。钦若语人曰：“为王子明，迟我十年作宰相。”

〔纲〕 九月，王曾罢。

〔目〕 曾既不受会灵观使，上意不怿，王钦若数譖之。会曾市贺皇后家旧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门。贺氏诉于朝，遂罢曾政事。王旦在告，闻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勋业甚大，顾予不得见尔。”或请其故，曰：“王君昨让观使，虽拂上旨，而辞直气和，了无所惧。且始被进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进对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

〔纲〕 以李迪参知政事，马知节知枢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纲〕 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

〔目〕 旦为首相，会天下无事，慎守祖宗法度，无所变改。帝久益信，言无不从，凡大臣有所奏请，必问曰：“王旦以为如何？”

旦与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

居家宾客满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日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以观其所长，密籍其名荐之，人未尝知。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敏中从容为旦言之，旦曰：“旦处安得有毁人者。”及议知制诰，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当静以待之；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

薛奎发运江、淮，辞旦，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叹曰：“真宰相之言也。”

内臣刘承珪以忠谨得幸，既病，求节度使。帝谓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求为枢密使，此其阶也。”遂止。自是内臣不过留后。旦任事久，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辨；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

至是疾笃，帝临问，亲调药并薯蕷粥赐之。及薨，痛悼不已。旦遗令削发披缁以敛，盖悔其不谏“天书”之失也。诸子欲奉遗令，杨亿以为不可，乃止。

〔纲〕 戊午，二年，夏闰四月，马知节罢。六月，以曹利用知枢密院事。

〔纲〕 彗星出北斗。

〔纲〕 秋八月，立子受益为皇太子，更名祚，赦。

〔目〕 受益，司寝李氏所生，皇后养以为子，与杨淑妃同抚育之。祥符九年，封寿春郡王，就学于资善堂，以张士逊、崔遵度为王友。未几进封升王，至是立为皇太子。

〔纲〕 冬十二月，张知白罢。

〔纲〕 乙未，三年，春三月，得天书于乾佑山。夏六月，王钦若有罪，免；以寇准同平章事。

〔目〕 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时寇准判永兴军，以闻，诏迎入禁中。中外皆识其诈，帝独信之。谕德鲁宗道言：“奸臣诞妄，以惑圣听。”知河阳孙奭言：“乞斩朱能，以谢天下。”皆不听。准由是得召用矣。时钦若恩礼衰，商州捕得道士谿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钦若坐与之出入，遂免，以准代相。准之始召也，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倘入见，即发乾佑天书之诈，斯为次也；最

下则再入中书耳。”准不怍。

【纲】 以工谓参知政事。

【目】 谓因准称誉得致通显，虽同列，而事之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徐起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大惭恨，遂成雠隙。

【纲】 秋八月，大会道、释于太安殿。

【纲】 冬十一月，帝谒景灵宫，享太庙，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目】 自是每三岁行礼，宫庙、圜丘必同举，为永制。向敏中、寇准并加仆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尝除左仆射，意敏中应甚喜，贺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谢客，门阒悄然，响其庖中，亦寂无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

【纲】 十二月，以曹利用、工谓为枢密使，任中正、周起为副使。

【纲】 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签书枢密院事。

【目】 瑋沉勇有谋，驭军严明，自少捍御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计用兵，所向克捷。善抚士卒，绥怀边人，羌戎畏怀之。

〔纲〕 二月，帝有疾，不视朝。

〔纲〕 三月，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景灵宫使向敏中卒。

〔纲〕 夏四月，有两月并见西南。

〔纲〕 六月，寇准罢。

〔目〕 时帝得风疾，事多决于皇后，寇准、李迪以为忧。一日准请问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准被酒，漏言，谓闻之曰：“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李迪曰：“太子监国，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谓力谏准，请罢其政事。帝不记与准有成言，竟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纲〕 秋七月，以李迪、丁谓同平章事，冯拯为枢密使。

〔纲〕 贬寇准知相州。

〔目〕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尝卧宦者周怀政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怀政，东宫官也，出告寇准。已而事泄，准罢，丁谓等因疏斥之，使不得亲近。怀政忧惧不自安，阴谋奉帝为太上皇，而传位太子，罢皇后预政，杀丁谓而复相准。客省使杨崇勋等以其谋告谓，谓即微服夜乘犊车，挟崇勋诣曹利用议。明日以闻，诏命曹瑋讯之；怀

政具服。帝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诛怀政。道与皇后谋，并发朱能天书妖妄事，遂贬准为太常卿，知相州。

〔纲〕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周起、曹玮罢。

〔纲〕 贬寇准为道州司马。

〔目〕 时遣使捕朱能，能拥众叛，未几众溃，自杀。准坐是，再贬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时，对宾客言笑自若，初无廊庙之贵者。自罢相三绌，皆非帝意。岁余，帝问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见寇准？”群臣畏道威，莫敢对。

〔纲〕 九月，帝疾瘳。

〔纲〕 冬十一月，李迪、工谓罢，翌日谓复留视事。罢翰林学士刘筠。

〔目〕 工谓擅权用事，至除吏不以闻，迪愤然谓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幸为自安计邪！”会议二府皆进秩兼东宫官，迪以为不可。谓又欲引林特为枢副，迪复沮之。谓积怒。既而谓加门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书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无兼左丞者，及入对长春殿，内出制书置榻前，帝谓辅臣曰：“此卿等兼东宫官制也。”迪进曰：“东宫官属不当增置，臣不敢受命。工谓罔上弄权，私林特、钱惟演而嫉寇准。特子杀人，事寝不治；准无罪远谪；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预朝政；曹利用、冯拯相为朋党。臣愿与谓俱罢，付

御史台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迁迪知郢州，谓知河南府。明日，谓入谢，帝诘所争状，谓对曰：“非臣敢争，乃迪罢臣尔。愿复留。”遂自出传口诏，复入中书视事。

时刘筠已草迪、谓同罢制，既而谓复留，命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学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侧目，不敢与揖。谓既复位，益擅权专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请补外，遂知庐州。筠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亿齐名，时号“杨、刘”。

〔纲〕 诏太子参议朝政。

〔目〕 诏：“自今军国大事，取旨如故，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太子固让不允，遂开资善堂亲政，皇后裁决于内，而丁谓用事，中外以为忧。王曾谓钱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矣。”惟演乘间言之，后深纳焉。

〔纲〕 以冯拯同平章事。

〔纲〕 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张士逊为枢密副使。

〔纲〕 冬十一月，贬王钦若为司农卿，分司南京。

〔目〕 钦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医京师。丁谓使人给之曰：“上甚思一见君也。”钦若信之，即舆疾至京。谓因

言：“钦若擅去官守，无人臣礼。”命御史就第按问，钦若惶恐伏罪，故贬。

纲 壬戌，乾兴元年，春二月，帝崩。遗诏皇后权处分军国事。太子祜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赦。

目 王曾奉遗诏入殿庐草制，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两府议太后临朝仪，曾请如东汉故事，太后与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右，垂帘听政。工谓欲擅权，不欲同列与闻机政，潜结入内押班雷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云：“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祸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势专恣，而谓权倾中外，众莫敢抗，独曾正色立朝，时倚为重。

纲 夏四月，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

目 帝临崩，惟言寇准、李迪可托。工谓怨准，而太后憾迪尝谏立己，遂诬以朋党，贬之。连坐者甚众，曹瑋亦谪知莱州。初议窜逐，王曾疑责太重，谓熟视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盖曾尝以第舍假准，曾遂不复争。学士呈制草，谓改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帝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致沉剧。”且使人迫迪行。或语谓曰：“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谓曰：“异日诸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谓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赍敕就赐，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示将诛戮状。至道州，众皆皇恐，不知所为。准方与郡官宴饮，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授敕。准拜于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

〔纲〕 六月，内侍雷允恭伏诛，丁谓、任中正免。

〔目〕 谓为山陵使，允恭为都监判，司天监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但恐下有石与水耳。”允恭曰：“上无子，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动经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允恭素骄横，人不敢违，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轻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孙，何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与山陵使议可否。”允恭出与谓言，谓唯唯。遂命夏守恩领工徒数万穿地，土石相半，继之以水，众议日喧，奏请待命。谓恚允恭，依违不决。内侍毛昌达自陵下还，以其事闻。诏问谓，谓始请遣使按视。既而咸请复用旧地，乃诏遣王曾复视，曾还，请独对，因言：“谓包藏祸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大惊，怒甚，欲并诛谓。冯拯进曰：“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诛允恭等。任中正进曰：“谓被先帝顾托，虽有罪，请如律议功。”曾曰：“谓以不忠得罪宗庙，尚可议邪！”乃降授谓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罢中正出知郢州。

〔纲〕 秋七月朔，日食几尽。

〔纲〕 以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使。

〔目〕 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中理。多所拔荐，尤恶侥幸。帝尝问曾曰：“比臣僚请对多求进者。”曾对曰：“惟陛下抑奔竞，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

初，真宗封岱祀汾，两过洛阳，皆幸吕蒙正第，问曰：“卿诸子孰可用？”蒙正对曰：“臣诸子皆不足用，侄夷简宰相材也。”夷简由是进用，累擢知开封府，严辨有声，真宗识其姓名于屏风，将大任之，不果。

宗道尝为右正言，论列无所畏避，真宗书殿壁曰“鲁直”，盖思念之也。

〔纲〕 丁谓有罪，贬崖州司户参军。

〔目〕 初女道士刘德妙常以巫师出入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鞫问之。德妙具言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谓又作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语涉妖诞。遂贬谓崖州司户参军。谓赴崖州，道出雷州，寇准使人以一蒸羊逆诸境上。谓欲见准，准固辞之。准闻家僮谋欲报仇，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候谓行远乃已。

〔纲〕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听政。

〔纲〕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书殉。

〔纲〕 十一月，钱惟演罢。

〔目〕 初，惟演见丁谓当国，权势熏灼，因附之，与为婚姻，寇准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枢密题名，独削去准姓氏，云“逆准不书”。御史中丞蔡齐言于帝曰：“寇准忠义闻天下，社稷之臣也，岂可为奸党所诬哉！”帝遽令磨去

之。谓得罪，惟演虑将及己，因挤谓以自解。冯拯以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乃太后姻家，不可与机政，以废祖宗之法，请罢之。乃以保大节度使知河阳府。逾年入朝，意图执政，御史鞠咏上疏论之，太后遣内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犹顾望不行，咏语右司谏刘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庭毁之。”惟演始亟去。

〔纲〕 以张知白为枢密副使。

〔纲〕 给兖州学田。

〔目〕 判国子监孙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至数百人。臣虽以俸贍之，然常不给，乞给田十顷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始此。

〔纲〕 帝初御经筵。

〔目〕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乃请御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奭、直学士冯元讲论语。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帝在经筵，或左右瞻瞩及容体不正，奭即拱立不讲，帝为竦然改听。

仁宗皇帝

〔纲〕 癸亥，仁宗皇帝天圣元年，秋九月，冯拯罢。

目 拯气貌严重，而乏风节，议论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俭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罢。

纲 以王钦若同平章事。

目 钦若再相，以帝初临政，谓百官叙进皆有常法，为图以献，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纲 闰月，故相寇准卒于雷州。

目 诏许归葬西京。

纲 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务。

目 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纲 甲子，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监奏日食，不应。

目 中书奉表称贺。

纲 秋八月，帝临国子监，谒孔子。

【纲】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目】 后，平卢节度使崇之孙女。时张美人有宠，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虽立而颇见疏。

【纲】 乙丑，三年，冬十月，以晏殊为枢密副使。

【纲】 十一月，王钦若卒。

【目】 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同恶，时人目为‘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纲】 十二月，以张知白同平章事，张旻为枢密使。

【目】 太后微时尝寓旻家，旻事之甚谨，后德之，故自河阳召还长枢府。晏殊言：“旻无勋劳，徒以恩幸被宠，天下已有非才之议，奈何复用为枢密使也！”后不悦。旻寻更名耆。

【纲】 丙寅，四年，夏六月，大水。

【目】 京师大雨，平地水数尺，坏民舍，压死数百人。京东、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减膳，肆赦，蠲民租，抚流民。方水之作也，宰执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变甚异，乃臣等燮理无状，岂可退安私室。”亟请入见，陈所以备御之道。同列有先归者，皆愧服焉。

【纲】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群臣朝太后于会庆殿。

【纲】 晏殊罢，以夏竦为枢密副使。

【目】 殊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击之，折齿，为御史所论，出知宣州，寻改应天。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坏，殊始兴建，为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风节，每感激论天下事，殊深器之。

竦明敏博学，文章典雅，材术过人，但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倾侧，世以奸邪目之。

【纲】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纲】 秋九月，以程琳为御史中丞。

【目】 张知白最器琳，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琳上疏请罢诸土木营造，蠲被灾郡县逋租，帝嘉纳之。未几除知开封府。

【纲】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张知白卒。

【目】 知白为相，慎名器，抑傲幸，每以盛满为戒；虽贵显，清约如寒士。卒，谥文节。

【纲】 三月，以张士逊同平章事，姜遵、范雍为枢密副使。

【纲】 夏五月，赵德明使其子元昊袭回鹘甘州，取之。

【目】 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圆面高准，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德明虽臣事中国及契丹，然于本国则称帝，至是以元昊袭破回鹘，夺甘州，遂立为皇太子。

【纲】 秋八月，水。

【纲】 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罢。

【纲】 二月，参知政事鲁宗道卒。

【目】 太后临朝，宗道屡有献替。后尝问“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请立刘氏七庙，后问诸辅臣，众不敢对。宗道独进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乃止。后尝与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辇先行，宗道以夫死从子之义争之，后遽命辇后乘舆。宗道刚正嫉恶，遇事敢言，贵戚用事者皆惮之，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也。卒，谥简肃。

【纲】 张士逊罢。

【目】 士逊之相，曹利用荐之也。利用凭宠自恣，而士逊依违其间，时人目之为“和鼓”。利用既斥，士逊亦罢。

〔纲〕 以吕夷简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参知政事，陈尧佐为枢密副使。

〔目〕 初奎知开封府时，真宗数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谏曰：“今天下诚无事，然宴乐无度，大臣数被酒失仪，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参政，入谢，帝曰：“先帝常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谕辅臣曰：“臣事君鲜有克终者。”奎对曰：“保终之道，匪独臣下然也。”因历数唐开元、天宝时事以闻，帝然之。

〔纲〕 复制举诸科。

〔目〕 诏复贤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应选者；增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

〔纲〕 三月，给契丹流民田。

〔目〕 契丹饥，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诏给以唐、邓州闲田，仍令所过给食。

〔纲〕 夏六月，玉清昭应宫灾，罢王曾知兖州。

〔目〕 初太后受册，将御大安殿，曾执不可；及长宁节上寿，又执不可；皆供帐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曾以首相罢，出知兖州。

【纲】 秋八月，以陈尧佐、王曙参知政事，夏竦为枢密副使。

【纲】 冬十月，京师地震。

【纲】 十一月，出秘阁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目】 时帝每以岁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寿于会宁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阁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今顾与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亏君体，损主威，非所以垂法后世也。”疏入，不报。既而又疏请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纲】 庚午，八年，秋九月，姜遵卒，以赵稹为枢密副使。

【目】 时政出宫掖，稹厚结刘美家婢以干进用。命未下，有驰告者，稹问：“东头，西头？”盖意在中书也，闻者以为笑谈。

【纲】 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绪死，子宗真立，其母萧耨斤治国事。

【纲】 秋七月，遣龙图阁待制孔道辅等使契丹。

【目】 契丹来告哀，帝遣道辅及王随等充贺册及吊祭等使。初，道辅使契丹，契丹燕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赧然径出，虏使主客者邀还坐，且令谢。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侮慢先

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何谢为！”至是益加礼重。道辅，孔子四十五世孙也。

〔纲〕 冬十月，罢翰林学士宋绶。

〔目〕 时太后专政，而帝未始独对群臣，绶请令群臣对前殿，非军国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书上，忤太后意，出知应天府。

〔纲〕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张士逊同平章事。

〔纲〕 真宗宸妃李氏卒。

〔目〕 李氏，杭州人，实生帝，太后既取帝为己子，与杨太妃保护之，李氏默然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以是帝虽春秋长，不自知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顺容进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复独立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简对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皆当预也。”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邪！”夷简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后悟，乃以一品礼殡于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不道及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

〔纲〕 秋七月，王曙罢。八月，以晏殊参知政事，杨崇勋为枢密副使。

【纲】 宫中火，诏群臣言阙失。

【纲】 九月，复作受命宝。

【纲】 冬十一月，夏王赵德明卒，子元昊嗣。

【纲】 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见于东北。

【目】 光芒长二尺，司天言含誉星见，然观者皆以为彗。

【纲】 太后有事于太庙。

【目】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庙，薛奎力谏，且曰：“必御此，若何为拜！”后不听，服仪天冠袞衣初献，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礼毕，群臣上太后尊号。

【纲】 帝耕藉田。

【目】 命宰相张士逊撰谒太庙及躬耕藉田记。检讨宋祁言：“皇太后谒庙，非后世法。”乃止撰藉田记。

【纲】 三月，皇太后刘氏崩，尊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帝始亲政。

目 后称制十一年，至是后崩，谥曰庄献明肃。旧制后皆二谥，称制加四谥，自此始。遵太后遗诰，尊太妃为皇太后。帝始亲政，罢创修寺观，裁抑侥幸。召宋绶、范仲淹而黜内侍罗崇勋等，中外大悦。刘太后爱帝如己出，帝亦尽孝，故始终无毫发间隙。及帝亲庶务，言者多追诋太后时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闻也。”遂下诏戒飭中外，毋得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

纲 夏四月，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槩、晏殊罢。

目 帝与吕夷简谋，以张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罢之，夷简以为然。帝退，以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夷简亦罢。制下，夷简方押班，闻唱名，大骇，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阎文应调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倾之。

纲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随参知政事，李諮为枢密副使，王德用签书枢密院事。

目 迪自太后崩，召还，未几复相。

德用初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内降补军吏者，德用曰：“补吏，军政也，不可与。”太后固欲与之，德用卒不奉诏。至是，帝阅太后阁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为可大用，遂拜签枢。

纲 追尊母宸妃李氏为皇太后。

目 左右有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号恸累日，下诏自责，追尊为皇太后，谥庄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启视之，妃以水银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刘氏加厚。

纲 秋七月，旱、蝗，诏求直言。

纲 冬十月，张士逊、杨崇勋免，以吕夷简同平章事，宋绶参知政事，王曙为枢密使，王德用、蔡齐为副使。

纲 十一月，赠寇准中书令。

目 复莱国公，谥忠愍。

纲 薛奎罢。

目 奎以疾罢，逾年卒。奎谋议正直，或志不伸，归辄叹吒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尔。”尤能知人，范仲淹、庞籍、明镐自为吏部选人，皆以公辅许之，卒如其言。

纲 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

目 言者谓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坏。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故诏：“自今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

〔纲〕 废皇后郭氏，谪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

〔目〕 时尚美人、杨美人俱得幸，数与皇后忿争。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语，后不胜忿，批其颊；帝自起救之，误批帝颈。帝大怒，内侍阎文应因与帝谋废后，且劝以爪痕示执政。帝以示吕夷简，告之故。夷简有憾于后，遂主废黜之议。帝犹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陛下颈乎！”帝意遂决。

夷简先敕有司毋得受台谏章奏，乃诏称皇后愿入道，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台谏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孙祖德、宋庠、刘涣、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十人，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废。愿赐对，尽所言。”殿门阖，不为通。道辅扣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臣言！”寻有诏，令夷简谕以皇后当废状。道辅等至中书语夷简曰：“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夷简曰：“废后有汉、唐故事。”道辅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夷简不能答。即奏言“伏闕请对，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辅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罚金。道辅鯁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许之。签书河阳判官富弼言：“朝廷一举而两失，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等。”不听。

〔纲〕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说书。

〔目〕 侍讲学士孙奭年老乞外，因荐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等自代。遂置说书，日轮二人祇候。昌朝

诵说明白，帝多所质问。

【纲】 秋七月，赵元昊反，寇环、庆。

【纲】 八月，有星孛于张、翼。

【目】 帝以星变避殿，减膳。寻诏净妃郭氏出居瑶华宫，美人尚氏入道，杨氏安置别宅。

【纲】 王曙卒，以王曾为枢密使。

【纲】 九月，立曹氏为皇后。

【目】 后，彬之孙女也。御史里行孙沔请终庄献丧制而后行，秘书丞余靖亦以为言，不报。

【纲】 乙亥，二年，春正月，作迹英、延义二阁。

【目】 孙奭尝上无逸图，帝命施于讲读阁，至是又诏蔡襄写无逸篇于阁屏。

【纲】 贬御史里行孙沔监永州酒务。

【目】 沔上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凡在缙绅，尽怀缄默。乞少霁天威，用存国体。”疏入，责知衡山县。

洒未知有责命，复上书曰：“深宫之中，侍左右者，刀锯之余；悦耳目者，艳冶之色。宸禁昼严，乘輿天远，未见款召名臣，清问外事，询祖宗之纪纲，质朝廷之得失，徒修简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愿推择大臣，讲求古道，极论精思，品藻贤哲。逐刺史、县令老懦、贪残之辈，以利于民。罢公卿、大夫谄佞、诡诞之士，以肃于朝。简掖庭之幽旷，以求锡羨之庆。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书奏，再责监永州酒务。

〔纲〕 二月，育宗室允让子宗实于宫中。

〔目〕 宗实，太宗之曾孙，商王元份之孙，江宁节度使允让之子也。帝未有储嗣，取入宫，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纲〕 李迪罢。

〔纲〕 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齐、盛度参知政事，王随、李沆知枢密院事，王德用、韩亿同知院事。

〔纲〕 命集贤校理李照重定雅乐。

〔纲〕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诏宦内侍文应于岭南。

〔目〕 后居瑶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和答之，辞意凄惋，帝亦悔焉。尝密遣人召之，后辞曰：“若再见召，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文应以尝譖后，惧其复立。属后小疾，帝遣文应挟医诊视，数日，言后暴

崩。中外疑文应进毒，而不得其实。帝深悼之，追复后号，以礼敛葬，而停谥册祔庙之礼。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文应之罪，窜之岭南，死于道。

〔纲〕 诏录五代及诸国后。

〔目〕 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未至，论不当求诸伪国后，坐罢。馆阁校勘欧阳修贻书责中丞杜衍曰：“主簿于台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台门之阙，已用言事见罢，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今斥介而他举，亦必择贤。夫贤者固好辩，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衍不能用。

〔纲〕 丙子，三年，夏五月，贬知开封府范仲淹及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于外。诏戒群臣越职言事。

〔目〕 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进曰：“洛阻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阻。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以问夷简，夷简对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弊，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对益切，由是落职，知饶州。

集贤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讥刺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尔，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请改前命。”疏入，坐落职，监筠州酒税。

馆阁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臣不可苟免。”夷简怒，斥监郢州酒税。

馆阁校勘欧阳修贻书责司谏高若讷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怒，上其书，修坐贬夷陵令。

时朝士畏宰相，无敢送仲淹者，独龙图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饮饯之。或以诮质，质曰：“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仲淹、靖、洙、修而讥若讷，都人相传写，粥书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韩缜希夷简旨，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者，从之。

〔纲〕 冬十月，契丹初殿试进士。

〔纲〕 十一月，皇太后杨氏崩。

〔纲〕 李沆卒，以王德用知枢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

〔纲〕 丁丑，四年，夏四月，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罢。

目 初，夷简事曾甚谨，曾力荐为相。及曾复入中书，位反居下。而夷简任事久，多所专决，曾不能堪，议论间有异同，遂力求罢。帝疑之，问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时外传夷简纳赂，曾因及之。帝以问夷简，夷简乞置对，遂交论帝前，而曾语亦有失实者，求去益力，夷简亦乞罢。时曾与蔡齐善，而夷简善宋绶，惟盛度不得志于二人，而性猜险，每有所议，依违其间。及是，帝问度曰：“曾、夷简力求退，何也？”度对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帝从之。曾荐齐，夷简荐绶；于是四人俱罢，而度独留。

纲 以王随、陈尧佐同平章事，韩亿、程琳、石中立参知政事，盛度知枢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

纲 冬十二月，地震。

目 京师及并、代、圻州皆震，而并、代、圻尤甚，坏民庐舍，压死者二万二千余人，伤者五千六百人。

纲 戊寅，宝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

目 时有众星西北流，雷发不时。下诏求直言，大理评事苏舜欽言：“臣观国史，见祖宗日日视朝，旰食方罢。今陛下春秋鼎盛，实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亲也。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之时，府库匱竭，敛科无虚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诚国大忧。愿陛下因此灾变，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鉴物，勤听断，舍燕安，放优谐近习之纤人，亲刚明鲠直之良士，以思永图。”疏入，诏复日御前殿。

纲 三月，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免。

目 随为相无所建明，而数与尧佐、亿、中立争事。会灾异屡见，右司谏韩琦言：“随、尧佐、中立非辅弼才，亿不当以子纲为众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谏垣前后凡七十余疏。

纲 以张士逊、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参知政事，王博文、陈执中同知枢密院事。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张观同知枢密院事。

纲 冬十月，赵元昊称帝于夏州。

纲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目 赠侍中，谥文正。曾性资端厚，在朝廷进止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进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尝谓曾曰：“明扬士类，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尔。”曾曰：“恩欲归己，怨将谁归邪？”仲淹服其言。

纲 十二月，京师地震。

纲 以夏竦为泾原、秦、凤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安抚使，经略夏州。

纲 己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实边。

纲 五月，罢王德用，以夏守赉知枢密院事。

【目】 赵元昊反，德用请自将讨之，不许。德用状貌雄毅，面黑，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言者论其貌类艺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遂罢。言者犹不已，遂降知随州。家人惶惧，而德用举止言笑自若，惟不接宾客而已。

【纲】 六月，削赵元昊赐姓、官爵。

【纲】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罢。

【纲】 以王巖知枢密院事，宋庠参知政事。

【纲】 夏人寇保安军，巡检指挥使狄查击败之。

【目】 查初以善骑射为骑御散直，从西征，战安远诸砦，皆克捷。临敌，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至是元昊寇保安军，钤辖卢守勲使查击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见，问以方略，会贼寇渭州，命图形以进。

纲鉴易知录卷六八

宋纪

仁宗皇帝

〔纲〕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目〕 先是司天杨惟德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许。至是知谏院富弼请“罢宴、彻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岂不为朝廷羞。”既而闻契丹罢宴，帝深悔之。

〔纲〕 元昊寇延州，副总管刘平、石元孙战没。二月，贬范雍知安州。

〔纲〕 以夏守赉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内侍王守忠为都钤辖。

〔纲〕 除越职言事之禁。

【纲】 命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

【目】 初，琦使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安抚陕西。琦言：“范雍节制无状，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当族。”帝从之，召仲淹知永兴军。

【纲】 三月，王麟、陈执中、张观免。

【目】 天圣中，麟使河北，过真定，时曹瑋为总管，麟见之，瑋谓曰：“君异日当柄用，愿留意边防。”麟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尝使人觐赵元昊，状貌异常，他日必为边患。”麟未以为然。比再入枢密，元昊果反。帝数问边事，麟不能对。及刘平败，议刺乡兵久未决，帝怒，遂与执中、观同免，麟始叹瑋之明识。

【纲】 以晏殊、宋绶知枢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纲】 夏五月，张士逊致仕，以吕夷简同平章事。

【纲】 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赟、王守忠还。

【纲】 元昊陷塞门诸砦。

【目】 执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远、承平砦。时著作佐郎张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为“宜屯重兵河东，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兴州巢穴之守必虚，我师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

道也。”宰臣吕夷简见之，谓知枢密院宋绶曰：“大科得人矣。”

〔纲〕 六月，以夏守赉同知枢密院事。秋八月，守赉罢，以杜衍同知枢密院事。

〔纲〕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目〕 延州诸砦多失守，仲淹请自行，诏兼知延州。仲淹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敌众寡，使更出御。敌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也。仲淹以民远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府、同、华州中下户租税就输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余十之三，他所减不与。诏以为康定军。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

〔纲〕 九月，李若谷罢，以宋绶、晁宗慝参知政事。以晏殊为枢密使，王贻永、杜衍、郑戡为副使。

〔纲〕 元昊寇三川诸砦，环庆副总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目〕 元昊之寇三川也，韩琦使任福等领兵七千声言巡边，部分诸将，夜趋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族，焚其积聚而还。

〔纲〕 鄜州将种世衡城青涧。

目 时塞门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屡来争，世衡且战且城。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辞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卒得泉以济。城成，赐名晝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开营田，募商贾，通货利，城遂富实。

纲 冬十二月，宋绶卒。

纲 铸当十钱。

纲 辛巳，庆历元年，春正月，诏鄜、延、泾原会兵讨李元昊，不果行。

纲 元昊遣人至延州议和，范仲淹以书谕之。

目 元昊遣高延德还延州，与范仲淹约和。仲淹自为书遗元昊，反覆戒谕，令去帝号尽臣节，以报累朝厚待之恩。韩琦闻之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而自行边。

纲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与战于好水川，败死。贬韩琦知秦州。

目 韩琦行边至高平，元昊果遣众寇渭州，薄怀远城，琦乃趋镇戎军，尽出其兵，又募勇士万八千人，命环庆副总管任福将之，以耿傅参军事，泾原都监桑怪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福。将行，琦令福并兵自怀

远趋德胜砦，至羊牧隆城，出敌之后，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粮饷便；度势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路。戒之再三，且曰：“苟违节制，有功亦斩！”

福引轻骑数千趋怀远捺龙川，遇镇戎西路巡检常鼎、刘肃与敌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敌弃马羊橐驼佯北，桑怪引骑趋之，福踵其后。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薄暮，与怪合军屯好水川，观、英屯笼绾川，相距五里，约翌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不还，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远，刍饷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

时元昊自将精兵十万营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诘旦，福与怪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诸将方知坠敌计，势不可留，遂前格战。怪于道傍得数银泥合，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悬哨家鸽百余，自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怪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突之。自辰至午，阵动，众欲据胜地，忽夏人阵中树鲍老旗，怪等莫测。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坠崖壑相覆压，怪、肃战死。敌分兵数千断官军后，福力战，身被十余矢。有小校刘进劝福自免，福曰：“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挥四刃铁筒，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子怀亮亦死之。英、珪、傅皆死，士卒死者万三百人。惟观以兵千余保民垣，会暮，敌引去，得还。关右大震。

奏至，帝震悼，为之旰食。夏速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

纲 三月，贬仲淹知耀州。

目 元昊答仲淹书，语多不逊，仲淹对来使焚之。朝议以仲淹不当擅通书，又不当擅焚之。宋庠请斩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纳，盖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户部员外郎，徙知耀州。

纲 夏四月，以陈执中同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

目 时夏竦判永兴军，执中知军事议多异同，故分命竦屯鄜州，执中屯泾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兵变。元昊命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其见轻侮如此。

纲 五月，宋庠、郑戩罢。

纲 以王举正参知政事，任中师、任布为枢密副使。

纲 秋八月，元昊陷圭州。冬十月，夏竦、陈执中免。

纲 分陕西为四路，以韩琦、王洙、范仲淹、庞籍兼经略安抚招讨使。

目 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各置使。时琦知秦州，洙知渭州，仲淹知庆州，籍知延州，诏分领之。

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尽，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万无壁垒，皆散处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将狄青将万人筑招安砦于桥子谷旁，以断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袭取承平砦，王信筑龙安砦。悉复所亡地，筑十一城，

延民以安。

初，元昊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导。事寻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诸羌皆受命，自是为中国用。羌人亲爱之，呼为“龙图老子”。

仲淹以庆州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其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版筑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顺城也。贼觉，以三万骑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成，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盗益少。

仲淹在边，纯佑年方冠，与将卒错处，钩深摘隐，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无失，所向有功矣。

纲 壬午，二年，春二月，置义勇保捷军。

目 诏选河北诸州强壮者为军，刺手背为“义勇”字。各营于其州给以俸廩，分番训练，不愿者释之。寻又刺陕西秦凤路义勇为保捷军。

纲 三月，显宗薨。

纲 契丹来求关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诰富弼报之。

目 契丹主有南侵意，会元昊反，欲乘衅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来致

书取故地。帝唯许增岁币，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吕夷简择报聘者。夷简不悦弼，因荐之。弼得命，即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帝为动色。进弼枢密直学士，弼辞曰：“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纲〕 五月，以太名府为北京。

〔纲〕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纲〕 秋七月，任布罢。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

〔纲〕 富弼还，复如契丹。

〔目〕 弼至契丹，见契丹主宗真言曰：“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尔。”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

曰：“塞雁门者，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虽然，吾祖宗故地当见还也。”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既退，刘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币，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尝言：‘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辞尔。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谓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当共奏使两主意通。”

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复陈其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尔。”弼曰：“结昏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还曰：“俟卿再至，当择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弼还，具以白帝。

帝复使弼持和亲、增币二议及誓书往契丹，且命受口传之辞于政府。既行，次乐羞，谓副使张茂实曰：“吾为使而不见国书，脱书辞与口传异，吾事败矣。”启视，果不同。驰还都，以晡时入见，曰：“政府故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国事何！”帝以问晏殊，殊曰：“吕夷简决不为此，诚恐误尔。”弼曰：“晏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易书而行。

〔纲〕 九月，暨契丹平。

目 弼至，契丹不复议昏，专欲增币，且曰：“南朝既增我岁币，其遗我之辞当曰‘献’。”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则为‘纳’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币遗我，是惧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币，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而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乃留增币誓书，而使其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刘六符，持誓书与弼偕来，且议“献纳”二字。弼至，入对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气折矣，可勿许也。”帝用晏殊议，竟以“纳”字许之。于是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送至白沟，自是通好如故。

纲 元昊寇镇戎军，副总管葛怀敏会兵御之，败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纲 冬十一月，以韩琦、范仲淹、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

目 初，翰林学士王尧臣，体量安抚陕西归，上疏论兵，因言：“韩琦、范仲淹皆忠义智勇，不当置之散地。”及葛怀敏败死，中外震惧，帝思尧臣之言，乃复置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置府泾州，益屯兵三万，以琦、仲淹、籍分领之。复以尧臣为体量安抚使，以文彦博帅秦州，滕宗谅帅庆州，张亢帅渭州。尧臣复言：“琦等既为陕西四路招讨等使，则四路当禀节制，不当复带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禀不一。”于是诸路并罢经略使。

琦与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辄犯边境。边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纲】 征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

【目】 复，晋州平陆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国子直讲石介尝师事之，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纲】 以富弼为翰林学士，辞不拜。

【目】 弼始受命使契丹，闻一女卒；再往，闻一男生，皆不顾。得家书未尝发，辄焚之，曰：“徒乱人意。”于是帝复申枢密直学士之命，弼辞。又除翰林学士，弼恳辞曰：“增岁币，非臣本意，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安敢受赏乎！”

【纲】 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书请和。

【纲】 二月，立四门学。

【纲】 三月，以吕夷简为司徒，同议军国大事。

【目】 先是，夷简感风眩，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疾稍愈，命数日一至中书，裁决可否。夷简力辞，帝降手

诏曰：“古谓髡可疗疾，今剪以赐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见，敕乘马至殿门，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夷简辞避久之，诏给扶，毋拜。乃罢相，改授司徒，同议军国大事。

纲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弼固辞，不拜。

纲 召夏竦为枢密使。

纲 以欧阳修、王素、蔡襄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

目 增置谏官，以修等为之。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尔。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滃滃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退，群邪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修乃进朋党论，以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

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纲〕 夏四月，以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

〔纲〕 夏竦至京师，罢之，以杜衍为枢密使。

〔目〕 初召竦，谏官欧阳修、蔡襄等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兼之挟诈任数，奸邪倾险。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宸亦言：“竦经略西师，无功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因对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宸前引裾毕其说，帝乃悟。会竦已至国门，言者论益力，即日诏竦归镇；拜杜衍为枢密使。竦亦自请还节钺，徙知亳州。竦至亳上书万言自辨，乃徙判并州。

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窃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

国子监直讲石介，笃学尚志，乐善嫉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会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泰、余靖并为谏官，夏竦既拜，复夺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有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

脱。”其言大奸，盖斥速也。诗且出，孙复闻之曰：“介祸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谓韩琦曰：“为此鬼怪辈坏事也。”

〔纲〕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祷于西太乙宫，是日雨。

〔纲〕 吕夷简罢。

〔目〕 先是陕西转运使孙洙上书，言自夷简当国，黜忠良，废直道，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柔而易制者升为心腹，奸而可使者保为羽翼，是张禹不独生于汉，而李林甫之复见于今也。”书上，帝不之罪。夷简见书谓人曰：“元规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尔！”至是蔡襄复言：“夷简被病以来，两府大臣并笏受事于门，贪尚权势，病不知止。”乃罢同议军国大事，未几以太尉致仕。

〔纲〕 秋七月，王举正罢。八月，以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

〔目〕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仲淹以当世事，又为之开天章阁，召辅臣条对。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悉采用之。

帝以平治责成辅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纲〕 以韩琦为陕西宣抚使。

〔纲〕 九月，任中师罢。

〔纲〕 冬十月，以张^鼎之、王素等为都转运按察使。

〔目〕 先是知谏院欧阳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乞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无状皆以朱书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书之，岁具以闻。”诏从之。富弼、范仲淹复请诏中书、枢密通选逐路转运按察使，即委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皆罢之。于是^鼎之等首被兹选，^鼎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东，施昌言河东，李绚京西。

仲淹之选监司也，取班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罢之。

〔纲〕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东地震。

〔纲〕 甲申，四年，春正月，帝复御经筵。

〔目〕 自元昊反，罢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言：“帝王治经与品庶异，不独玩空文、占古语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复进见，是以为先王遗籍可以讲无事之朝，不足赞有为之世，臣愚以为过矣。”又献劝讲箴，帝嘉纳之，于是复命曾公亮等讲读经史。尝谓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学，多所发明；朕虽盛暑，亦未尝倦，但恐卿等劳尔。”

【纲】 三月，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

【目】 时范仲淹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帝从之，乃诏天下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纲】 夏四月，作太学。五月，帝谒孔子。

【目】 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诏以锡庆院为太学，置内舍生二百人。讲殿既备，帝谒孔子，故事止肃揖，帝特再拜。赐直讲孙复五品服。

初，海陵人胡瑗为湖州教授，训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率先，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时方尚词赋，泐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及兴太学，诏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式。

【纲】元昊复遣使来上表。

【纲】六月，以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目】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及陕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仲淹亦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籍籍，由是谤毁稍行。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弼与仲淹恐惧不自安，适闻契丹伐夏，遂请行边。

【纲】秋七月，大封宗室。

【纲】八月，以富弼为河北宣抚使。

【目】从弼请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请外，得濮州通判。

【纲】许公吕夷简卒。

【目】谥文靖。自庄献太后临朝，十余年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及西夏用师，契丹求地，夷简选将命使，二边以宁。独成郭后之废，逐孔道辅、范仲淹于外，时论少之；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之

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故当国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而帝眷倚不衰。

【纲】 九月，晏殊罢。

【目】 殊刚简清俭，博学洽闻，文章赡丽，为世推重。

【纲】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

【目】 衍务裁侥幸，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纲】 冬十一月，诏戒朋党相讦。

【纲】 契丹以云州为西京。

【纲】 十二月，册元昊为夏国王。

【纲】 乙酉，五年，春正月，罢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

【目】 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

怨。衍婿苏舜钦，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祠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钦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之。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俱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钦名，同席被斥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举网尽矣。”舜钦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许，会谏官钱明逸论“仲淹、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陈执中复潜衍庇二人。帝不悦，遂并黜之。衍罢知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郢州。衍清介有大节，其去也君子惜之。

〔纲〕 三月，罢枢密副使韩琦。

〔目〕 范仲淹、富弼罢去，琦不能独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不报。琦乃请外，遂出知扬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窃为陛下惜之。”群邪益忌修，因傅致修罪，左迁知滁州。

知庆州尹洙，博学有识度，以为自唐以来文格卑弱，至柳开始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与穆修复振起之，为文简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为练习。未几卒。

〔纲〕 罢科举新法。

〔目〕 范仲淹既去，执政以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为不便。且言：“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帝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前所更令悉罢之。

〔纲〕 夏五月，章得象罢。

〔纲〕 以陈执中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吴育参知政事，丁度为枢密副使。

〔纲〕 冬十一月，罢京东安抚使富弼。

〔目〕 滁州狂人孔直温谋反，伏诛。搜其家，得石介书。时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诈死，乃弼遣介结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为内应，请发介棺验之。”诏下兖州访介存亡，杜衍以鬲族保介必死，提刑吕居简亦言“无故发棺，何以示后”始获免，遂罢弼安抚使，贬孙复监虔州税，介子孙羁管他州。

〔纲〕 丙戌，六年，秋八月，以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

〔纲〕 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诏求直言。三月，贾昌朝、吴育免。

〔纲〕 以夏竦同平章事，寻改授枢密使。

目 速制下，谏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则政事修。速前在关中与首相陈执中议论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纲 以文彦博参知政事，高若讷为枢密副使。

纲 帝祷于西太乙宫，是日雨。

目 帝出祷雨于太乙宫，日方炎赫，帝却盖不御，及还而雨大浹。

纲 冬十一月，贝州卒王则据城反。以明镐为河北安抚使。

纲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纲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副之。闰月，执王则，槛送京师，诛之。以彦博同平章事。

纲 夏元昊卒。

目 年四十六。子諲祚方期岁，没藏氏所生也，养于母族讹庞。讹庞因以三大将分治国政，谥元昊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尊没藏氏为皇太后。

【纲】 三月，诏众臣言时政阙失。

【目】 帝幸龙图、天章阁，以手诏问辅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时政阙失，皆给笔札，令即坐以对。时陈执中不学少文，固辞不对，宋庠亦请至中书合议条奏，乃听两府归而上之。翰林学士张方平方锁院草制，夜半与所条对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员，慎磨勘，择将帅四事。帝览奏惊异，诘旦更赐手札问诏所不及者，方平复上备边、恤刑二事。

【纲】 夏四月，册諒祚为夏国王。

【目】 夏遣使来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议者请因諒祚幼弱，母族专国，以节钺啖其三大将，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势，可以得志。陕西安抚使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不如因而抚之。”帝乃遣使册諒祚为夏国王，议者深惜朝廷之失机会。

【纲】 罢工度为观文殿学士，以明镐参知政事。

【目】 度以与夏竦议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观文殿学士以授之。度性淳质，在翰林十五年，数论天下事，未尝及私，帝雅重之。文彦博数推镐贝州之功，且荐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纲】 五月，无云而震。夏竦免，以宋庠为枢密使，庞籍参知政事。

【目】 殿中侍御史何郯论竦奸邪，不可任枢要。会京师一日无云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张方平

至，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纲〕 六月，明镐卒。

〔纲〕 河北、京东大水。

〔纲〕 冬十月，以美人张氏为贵妃。

〔纲〕 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彗星见。

〔纲〕 夏五月，加知壹州富弼礼部侍郎，辞不受。

〔目〕 河北、京东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廩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麦。及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帝闻，遣使褒劳，加拜礼部侍郎。弼曰：“救灾，守臣职也。”固辞不受。

〔纲〕 帝幸后苑观刈麦。

〔目〕 帝御宝岐殿观之，谓辅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岁以种麦，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纲〕 六月，以贾昌朝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

〔目〕 帝以昌朝旧学，特置观文殿大学士以宠之，仍兼判尚书都省。诏：“自今非尝为相者毋得除。”后昌朝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入见，召赴迺英阁讲乾卦，帝曰：“将相侍讲，天下盛事。”昌朝顿首谢。

〔纲〕 秋八月，陈执中罢。

〔纲〕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讷参知政事，庞籍为枢密使，梁适为副使。

〔目〕 庠初执政，遇事辄分别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资忠厚，尝曰：“逆诈恃明，残人矜才，吾终身不为也。”

〔纲〕 汰诸路兵。

〔纲〕 九月，广源州蛮依智高反，寇邕州。

〔纲〕 罢武举。

〔纲〕 庚寅，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纲〕 冬十一月，诏外戚毋得任二府。

〔目〕 时张贵妃宠冠后庭，尧佐其伯父也，骤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与知谏院包拯、吴奎等力争之，中丞王举正又留百官班廷论，故有是诏，且罢尧佐宣徽、景灵二使。

〔纲〕 闰月，诏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乐。

〔纲〕 辛卯，三年，春三月，宋庠免，以刘沆参知政事。

〔纲〕 夏六月，诏州郡勿献瑞物。

〔目〕 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之异焉足尚哉！”免孝标罪，而戒州郡勿复献。

〔纲〕 冬十月，以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贬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为英州别驾，文彦博免。

〔目〕 尧佐复除宣徽使，知河阳。命下，介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独抗言之。帝谓曰：“除拟本出中书。”介遂劾文彦博知益州日造闲金奇锦，缘阁侍通宫掖，以得执政。今显用尧佐，益自固结。请罢之而相富弼。语甚切直，帝怒，即其奏不视，且曰：“将远窜。”介徐读疏毕，曰：“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

谪。”帝急召执政示之曰：“企论事是其职，至以彦博由妃嫔致宰相，此何言也？进用冢司，岂应得预，而乃荐弼！”时彦博在帝前，企责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彦博拜谢不已，帝怒益甚，梁适叱企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趋进救之，贬春州别驾。王举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罢彦博知许州。吴奎亦以企党出知密州。帝虑企或道死，有杀直臣名，命中使护之。由是企直声闻天下，然彦博事之有无，卒莫能辨。

【纲】 夏竦卒。以庞籍同平章事，高若讷为枢密使，梁适参知政事，王尧臣为枢密副使。

【纲】 壬辰，四年，夏五月，资政殿学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目】 赠兵部尚书，谥文正。仲淹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其卒也哀号如父。

【纲】 侬智高陷邕、横诸州，遂围广州；诏钤辖陈曙等发兵讨之。

【纲】 以狄青为枢密副使。

【目】 初，尹洙与青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累进马军副都指挥使。青起行伍，十余年而显贵，面涅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之，青指其面目：“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台谏王举正等谏其不可，帝不听。

【纲】 秋七月，依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孙洸为广南安抚使。

【纲】 以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依智高。

【目】 智高寇扰日甚，帝以为忧。智高移书行营求邕、桂节度使，帝将受其降，梁适曰：“若尔，则岭表非朝廷有矣。”会狄青上表请行，遂以为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谏官韩绛言青武人，不宜专任。帝以问庞籍，籍力赞青可用，且言：“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岭南诸军皆受青节度。

【纲】 冬十月，以胡瑗为国子监直讲。

【目】 瑗既居太学，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不问可知为瑗弟子也。时与孙复同为直讲，复教养不及瑗而治经过之。然二人论见多不合，常相避不见。

【纲】 依智高陷宾州，复入于邕。

【纲】 十二月，狄青勒兵宾州；陈曙兵败，青斩之以徇。

【目】 青行军立行伍，明约束，野宿皆成营栅。至广南，合孙洸、余靖之兵进次宾州，戒诸将无得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西钤辖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兵八千击贼，溃于昆仑关，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

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眙，诸将股栗，莫敢仰视。

纲 癸巳，五年，春正月，狄查夜度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广南平。

目 查既诛陈曙，因按兵止营，令军休十日，众莫测；贼覘者还言军未即进。查明日即整兵，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为殿，夕次昆仑关。黎明，整大将旗鼓，诸将环立帐前，待令乃发，而查已微服与先锋度关，趣诸将会食关外。贼方觉，悉出逆战。查执白旗麾蕃落骑兵，从左右翼击之，纵横开合，部伍不乱。贼不知所为，大败，走，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生擒贼五百余，死者万计。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迟明，查按兵入城，斂尸筑京观于城北隅，时贼尸有衣金龙衣者，众谓智高已死，欲以上闻。查曰：“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广南悉平，捷至，帝喜曰：“查破贼，庞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适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诏余靖经制广西，追捕智高，而召查、沔还朝。后二年，靖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会智高已死于大理，函首至京师。

纲 夏五月，高若讷罢，以狄查为枢密使，孙沔为副使。

纲 以孙抃为御史中丞。

目 韩绛奏抃非纠绳才，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

风采，捷给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若然，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视事。未几，抃举吴中复为监察御史，抃未始识其面，或问之，抃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荐识面台官邪。”

纲 秋七月，庞籍罢。八月，以陈执中、梁适同平章事。

纲鉴易知录卷六九

宋纪

仁宗皇帝

【纲】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贵妃张氏卒，追册为温成皇后。二月，孙沔罢。

【目】 贵妃卒，帝忧悼甚，追册为皇后，知制诰王洙阴与内侍石全斌附会，欲令孙沔读册，帝从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读册则可，以枢密副使读册则不可。”遂求罢，乃知杭州。

【纲】 京师疫。

【目】 内出犀角二，令太医和药以疗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请留供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立命碎之。

【纲】 以田况为枢密副使。

【纲】 三月，王贻永罢，以王德用为枢密使。

【目】 贻永尚真宗女郑国公主，自以祖宗来无外姻辅政者，恒惧宠禄过盛，故于枢府十五年，能远权势，帝由是益加尊礼；至是，以疾罢。

德用时以太子太师致仕，会乾元节上寿，立班廷中，契丹使语译者曰：“黑王相公乃复起邪！”帝闻之，遂拜枢使。

【纲】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纲】 秋七月，以程戡参知政事。

【纲】 梁适免。八月，以刘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温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庙。

【纲】 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后世愿为衍圣公。

【目】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孙，袭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无择言“祖谥不可加后嗣”，乃诏改封，仍令世袭。

【纲】 夏四月，以赵抃为殿中侍御史。

【目】 抃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为小人虽小过，当

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诬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时吴充、鞠真卿、马遵、吴中复等，皆以直言居外，欧阳修、贾黯复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纷纷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由是充等悉得召还。

〔纲〕 六月，陈执中免。

〔目〕 知谏院范镇论执中无学术，非宰相器。孙抃复论奏执中过失，执中竟免。然执中在中书八年，人莫敢于私。

〔纲〕 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

〔目〕 帝尝问置相于王素，素对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曰：“如是则富弼耳。”至是，彦博与弼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及宣制，士大夫相庆于朝，帝遣小黄门觜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贺。会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与射于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纲〕 以张昞为御史中丞。

〔目〕 昞指切时政，无所避畏，帝谓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昞对曰：“臣仰托圣主致位侍从，是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养望者多，而赤心谋国者少，窃以为陛下乃孤立耳。”帝为感动。

【纲】 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

【纲】 冬十二月，修六塔河。

【目】 时河决大名、馆陶，殿中丞李仲昌请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陇故道，以披其势，富弼是其策。诏发三十万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举河渠。翰林学士欧阳修三上疏，力谏其不可行，帝不听。

【纲】 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彦博等宿卫禁中。二月，帝疾瘳。

【纲】 闰三月，以王尧臣参知政事，程戡为枢密副使。

【纲】 以唐介知谏院。

【目】 御史吴中复请召还唐介，文彦博因言于帝曰：“介顷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乃召介知谏院，时称彦博长者。

【纲】 夏四月，河决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纲】 五月，罢知谏院范镇。

【目】 帝性宽仁，言事者竞为激讦，镇独务引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则未尝言。及帝暴疾，文彦博因

请帝建储，帝许之，会疾瘳而止。至是镇奋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也。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庙、社稷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贤者，优其礼秩而试以政事，俟有圣嗣，复遣还邸。”章累上，不报。执政论之曰：“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因复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凡见帝面陈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谓曰：“朕知卿忠，当更俟二、三年。”镇前后章凡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皆白，朝廷知不可夺，乃罢知谏院，改纠察在京刑狱。时并州通判司马光亦言建储事，且劝镇以死争之。翰林学士欧阳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等皆上疏力请，于是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相继劝帝早定大计，皆不见听。

〔纲〕 六月，大水，社稷坛坏。诏求直言。

〔纲〕 彗出紫微垣。

〔纲〕 秋八月，罢狄查判陈州，以韩琦为枢密使。

〔目〕 查在枢府，每出入，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至塞马足不得行；又其家数有光怪。会大水，查避于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翰林学士欧阳修言：“查掌国机密，而得军情，非国家之利。”知制诰刘敞出知扬州，陛辞，

亦言：“陛下幸爱晷，不如出之以全其终。”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陈州。

【纲】 冬十一月，王德用罢，以贾昌朝为枢密使。

【目】 德用将家子，习知军中情伪，善以恩抚下，故多得士心，虽屡临边境，未尝亲矢石，督攻战，而名闻四夷，闾阎妇女、小儿亦呼为“黑王相公”。

【纲】 十一月，刘沆免，以曾公亮参知政事。

【纲】 以包拯知开封府。

【目】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以其笑比黄河清。童穉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纲】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目】 衍临终作遗疏，略曰：“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语不及私，谥正献。

【纲】 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

目 帝切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张方平尝言：“文章之变与政通。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驱扇浮薄，重亏雅俗，非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虽下诏揭示，而士习不改。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凡为时所推誉者皆被黜。榜出，浇薄之士俟修晨朝聚噪于马首，街司逻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场屋之习遂为之变。

纲 二月，护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目 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数有功。尝有持狄梁公画像及告身诣青献之，以为青之远祖。青谢之曰：“一时遭际，安敢自附梁公。”厚赠其人而遣之。卒谥武襄。

纲 秋八月，诏诸州置广惠仓。

目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粥之。至是韩琦请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谓之“广惠仓”。

纲 冬十二月，诏间岁一举士，置明经科。

纲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彦博、贾昌朝罢。

目 彦博以老求罢，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国公。知谏院陈旭等恐昌朝遂代为相，乃率僚属上言昌朝交通女谒，昌朝竟出判许州。

纲 以韩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为枢密使，张昞为副使。

纲 以包拯为御史中丞。

目 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兵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非才备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

纲 秋八月，王尧臣卒。

纲 己亥，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目 知制诰刘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群阴之长，故日食则伐鼓于社，所以责上公，退群阴。今反祠而请之，是屈天子之礼，从诸侯之制，抑阳扶阴，降尊贬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义也。”

纲 夏四月，封周世宗后柴咏为崇义公。

目 给田十顷，以奉周祀，从著作佐郎何鬲请也。

〔纲〕 秋七月，放宫人。

〔纲〕 田况罢。

〔纲〕 冬十一月，汝南王允让卒，追封濮王。

〔目〕 允让天资浑厚，内宽外庄，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学者，勉进之以善；若不率教，则劝戒之；至不变，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谥安懿，以其子宗实育宫中，故恤典有加。

〔纲〕 召河南处士邵雍，不至。

〔目〕 雍，河南人，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数年。既而逾河、汾，涉淮、濮，周流齐、鲁、宋、郑，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于陈抟，源流最远。之才摄共城令，雍时居母忧于苏门山，躬爨以养父，之才叩门来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雍曰：“简策迹外，未有适也。”之才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雍再拜愿受业，之才遂授以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雍由是探赜索隐，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群居燕

笑终日，不为甚异，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荐雍遗逸，授将作主簿，后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

〔纲〕 庚子，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孙抃为枢密副使。

〔纲〕 五月，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

〔目〕 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调知鄞县，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欧阳修荐为谏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复言于朝，召为群牧判官，改度支判官。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其大要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职，闻者莫不喜悦。

〔纲〕 六月，契丹新置国子监。

【纲】 欧阳修等上新唐书。

【目】 先是帝以刘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浅陋，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举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修撰纪、志、表，祁撰传。

【纲】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为枢密使。以张昇、孙抃参知政事，欧阳修、陈旭、赵概为枢密副使。

【纲】 辛丑，六年，春三月，起复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辞，许之。

【目】 弼以母丧去位，诏为罢春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帝虚位五起之，弼固请终制，且曰：“起复，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许之。

【纲】 夏四月，陈旭罢。

【纲】 以包拯为枢密副使。

【纲】 六月朔，日食。

【目】 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昭，周遍华夏，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帝从之。

〔纲〕 以司马光知谏院。

〔目〕 光入对，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对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

光复以三札子上，其一论“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谓；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兹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

其二论“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慎选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

其三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

又进五规：曰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今内臣不过去御坐数步，君臣对问之言皆可听闻，恐漏泄机事，非便。”帝皆嘉纳之，诏：“自今止令御药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

【纲】 以王安石知制诰。

【目】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阍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遗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径除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矣。

【纲】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张昞为枢密使，胡宿为副使。

【目】 宿为人清慎忠实，临事不妄发，既发亦不可回止。其当重任，尤能顾惜大体。群臣多务更张革弊，宿曰：“变法，古人所难，不务守祖宗成法而徒纷纷，无益于治也。”

【纲】 闰月，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目】 王介、苏轼、苏辙皆在举中。辙对切直，胡宿力请黜之，帝不许，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弃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韩琦曰：“此人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

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遵为之词。

【纲】 以欧阻修参知政事。

【目】 时韩琦为丞相，法令典故问曾公亮，文学之事问修，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修以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取视之，不复求诸有司。

【纲】 冬十月，起复宗实知宗正寺，固辞不拜。

【目】 群臣以储位未建为忧，言者虽切，而帝未之允。司马光上疏曰：“向者臣进豫建太子之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晦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对，以光、晦二疏进读，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惶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曰：“宗实。”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

宗实天性笃孝，好读书，不为燕嬉褻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时居濮王丧，乃起复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宗实固辞，乞终丧。帝复以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帝曰：“然。”

〔纲〕 壬寅，七年，春三月，孙抃罢，以赵概参知政事，吴奎为枢密副使。

〔纲〕 夏四月，枢密副使包拯卒。

〔目〕 拯性峭直耿介，与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干谒一切绝之，然恶吏苛刻，务敦厚，于人未尝不恕。其饮食服用喜俭朴，虽贵，如布衣时。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纲〕 秋八月，立宗实为皇子，赐名曙；九月，进封巨鹿郡公。

〔目〕 宗实既终丧，韩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从之。琦至中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诏，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请对，曰：“海内望此举久矣，果出自圣意乎？”帝曰：“朕意决矣。”珪再拜贺，始退而草诏。诏下，宗实复称疾固辞，章十余上。记室周孟阳请其故，宗实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今已有此迹，设固辞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然无患乎！”宗实始悟。司马光言于帝曰：“皇子辞不赏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之，宜必入。”帝从之，宗实遂受命。将入宫，戒其舍人曰：“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因肩舆赴召，良贱不满三十人，行李萧然，唯书数厨而已。中外相贺。

〔纲〕 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巨鹿公曙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赦。

〔纲〕 帝有疾，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

目 帝得暴疾，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乃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宰臣日奏事。后性慈俭，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上，一一能记纲要。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简樞，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肃然。

纲 立皇后高氏。

纲 五月，以富弼为枢密使。

纲 秋七月，帝疾瘳。

目 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内外汹惧。知谏院吕晦上书两宫，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然两宫犹未释然。

一日，韩琦、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尔，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进曰：“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间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复曰：“先帝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先帝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后默然久之。琦进曰：“臣等在外，圣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其责。”后惊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闻者莫不流汗。

后数日，琦独见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

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见百官，琦因请乘輿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纲 冬十月，葬永昭陵。

英宗皇帝

纲 甲辰，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还政于帝。加韩琦尚书右仆射。

目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帘还政，乃取十余事禀帝，帝裁决悉当，琦即诣太后覆奏，后每事称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当居深宫耳。”遂起。琦即厉声命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后衣也。帝亲政，加琦右仆射。

纲 秋八月，内侍任守忠有罪，窜蕲州。

目 初，庄献太后临朝，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请謁，权宠过盛，累迁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以未有储嗣，属意于帝，守忠建议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构两宫。知谏院司马光论守忠离间之罪，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吕诲亦上疏论之。帝纳其言，翌日，韩琦出空头敕一道，欧阳修已签，赵概难之，修曰：“第书

之，韩公必自有说。”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当死！”遂责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与之，即日押行，琦意以为少缓则中变也。其党史昭锡等悉窜南方，中外快之。

〔纲〕 诏日开经筵。

〔目〕 重阳节当罢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经筵。近以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后盛暑、盛寒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闲，日御讲筵。”从之。

〔纲〕 九月，复武举。

〔纲〕 冬十一月，刺陕西民为义勇军。

〔目〕 韩琦言：“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东、北、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制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刺手背以为义勇，甚便。”乃命徐亿等往籍陕西主户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万六千余人，人赐钱二千；民情惊扰，而纪律疏略，不可用。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力谏，不听。光至中书与韩琦辨，琦曰：“兵贵先声，遼在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贵先声，为其无实也，独可欺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于民，未敢以为然。”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用以运粮戍边，反掌间

耳。”琦不从，竟为陕西之患。

【纲】 十二月，吴奎罢，以王曩为枢密副使。

【纲】 以内侍为陕西诸路钤辖。

【纲】 乙巳，二年，春二月，罢三司使蔡襄。

【目】 帝自濮邸立为皇子，闻近臣中有异议；人疑为襄。及即位，数问“襄何如人”？韩琦等为救解，帝意不回，襄请罢，遂命出知杭州。

【纲】 王曩卒。

【纲】 夏四月，诏议崇奉濮王典礼。

【目】 初，知谏院司马光以帝必将追隆所生，尝因奏事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既而韩琦等言：“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请下有司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用宜称情。”帝令“须大祥后议之”。至是，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发，司马光独奋笔立议，略云：“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秦、汉以来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

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童年齡未衰，深惟宗庙之重，于宗室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宸端冕，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谥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为宜称。”于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为按，议上。中书奏：“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丧服大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请下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议。”而太后手诏诘责执政，帝乃诏曰：“如闻集议不一，权宜罢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

〔纲〕 五月，以陈旭为枢密副使。

〔纲〕 秋七月，富弼、张昞罢。

〔目〕 嘉祐中，韩琦与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与枢密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合议者，琦未尝询弼，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弼大惊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可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如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愈不怿。帝亲政，加弼户部尚书，弼辞曰：“制词：‘取嘉祐中尝议建储推恩。’此特丝发之劳，何足加赏。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闻所以为报，可谓倒置。”再奏，不听，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遂以使相、郑国公判扬州。未几徙判汝州。

晁请老，帝曰：“太尉勤劳王家，讵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进见毋蹈舞。司马光亦疏晁忠谨清直，请留于朝，而晁求去益力，乃判许州。

〔纲〕 以文彦博为枢密使，吕公弼为副使。

〔目〕 彦博自河南入觐，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彦博悚然对曰：“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意，皇太后协赞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时臣方在外，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臣无预焉。”因避谢不敢当。帝曰：“暂烦卿西行，即召还矣。”乃改判永兴军，遂召为枢密使。

〔纲〕 八月，京师大水，诏求直言。

〔目〕 京师大雨，平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人民畜产，不可胜计。帝下诏责躬求言。司马光上疏，略云：“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离，积尸成丘；今夏疫疠大作，弥数千里，秋收未获，暴雨大至，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中，升为天子，惟以一后数公主托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太后欢心，长公主数人屏居闲宫，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台谏，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当以圣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纳之。

〔纲〕 丙午，三年，春正月，翰林学士范镇罢。

〔目〕 韩琦求去，镇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鲁”为辞，帝不悦。镇遂请外，罢知陈州。时论或谓镇以议濮王追崇事忤欧阳修，修为帝言“镇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镇之出，修为之也。

〔纲〕 契丹复改国号曰辽。

〔纲〕 诏称濮王为亲，立园庙。谪侍御史吕晦等于州县。

〔目〕 濮王崇奉之议久而未定，侍御史吕晦、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引义固争，以为王珪议是，乞从之。章七上而不报，遂劾韩琦专权导谏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又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而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乞皆贬黜。”不报。

时中书亦上言：“请明诏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今所欲定者正名号耳，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既而皇太后手诏中书：“宜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帝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王子宗濮为濮国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讳。

时论以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谦让，皆中书之谋也。于是吕晦等以所论奏不见听用，缴纳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阎门以告还之。晦力辞台职，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帝以问执政，琦、修等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

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迁恽知蕲州，纯仁通判安州，太防知休宁县。

时赵鼎、赵瞻、傅尧俞使契丹还，以尝与吕晦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贬；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尧俞，独进除侍御史。尧俞曰：“晦等已逐，臣义不当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

知制诰韩维及司马光皆上疏乞留恽等，不报；遂请与俱贬，亦不许。侍读吕公著言：“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诘言者，何以风天下！”帝不听。公著乞补外，乃出知蔡州。

恽等既出，濮议亦寢。

〔纲〕 三月，彗星见西方。

〔目〕 如太白，长丈有五尺；又孛于毕，如月。

〔纲〕 夏四月，胡宿罢，以郭逵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人寇边，环庆经略使蔡挺击走之。

〔纲〕 秋九月，诏宰臣举馆职。

〔目〕 帝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多言不进贤，何也？”欧阳修曰：“近年进贤路狭。往时进士五人以上，

皆得试馆职；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辅相。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无复得试。往时大臣荐举即召试，今止令上簿，候阙人乃试。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所谓进贤路狭也。”帝嘉纳之。因命韩琦等四人举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试。琦等以人多难之，帝曰：“苟贤，岂患多也。”乃先召试十人，余须后试。时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官，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故为之语曰：“宁登羸，不为卿；宁抱槩，不为监。”

〔纲〕 冬十月，以郭逵为陕西四路宣抚使。

〔纲〕 诏礼部三岁一贡举。

〔纲〕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瑛为皇太子，大赦。

〔目〕 时帝久疾，韩琦入问起居，因进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颌之。琦请帝亲笔指麾，帝乃书曰：“立大王为皇太子。”琦曰：“必颙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颙王瑛”。琦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至福宁殿草制，帝凭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复进笔请书其名，帝力疾书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亦不能不动也。”

〔纲〕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纲〕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吴奎为枢密副使，以韩琦为司空兼侍中。

〔纲〕 二月，立皇后向氏。

〔目〕 后，太尉敏中之曾孙，定国留后经之女，帝为颍王时纳焉，至是册为后。

〔纲〕 始命公主行见舅姑礼。

〔纲〕 三月，欧阳修罢。

〔目〕 修既以议濮王典礼为吕诲所诋，惟蒋之奇以修为是。及诲等斥，而修荐之奇为御史，众因目为奸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会修妇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诬修以帷薄不根之谤，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所从来，皆辞穷；乃黜思永知黄州，之奇监道州酒税。修因力求退，乃以观文殿学士知亳州。

〔纲〕 以吴奎参知政事。

〔目〕 奎入谢，进治说三篇。又尝言：“帝王所职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则自治矣。”帝因言：“尧时四凶犹在朝。”奎曰：“四凶虽在，不能惑尧之聪明。圣人以天下为度，未有显过，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纲〕 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固辞，不许。

【目】 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焉？”光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西汉制诰可也。且卿能（举）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职。

【纲】 闰月，以王安石知江宁府。

【目】 终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尝起，韩维、吕公著兄弟更称扬之。帝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维迁庶子，又荐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谓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赴，颇以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吴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非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纲纪。”帝不听，命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

【纲】 夏四月，以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纲】 秋八月，葬永厚陵。

【纲】 京师地震。

【纲】 九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罢司空侍中韩琦。

【目】 琦执政三朝，或言其专，帝颇不悦。曾公亮因力荐安石，觐以间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为镇

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帝不答。

琦早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居相位，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矣。”琦叹曰：“是何言邪！人臣当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

〔纲〕 吴奎、陈升之罢。

〔纲〕 以吕公弼为枢密使，张方平、赵抃参知政事，韩绛、邵亢为枢密副使。

〔目〕 抃自知成都召知谏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将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为疑。帝曰：“吾赖其言耳。苟欲用之，无伤也。”及入谢，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治简易，亦称是乎？”遂拜参知政事。抃感顾知遇，朝政有未便者必密启闻，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纲〕 复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冬十月，张方平罢。

〔纲〕 青涧守将种谔，袭虜夏监军崑名山，遂复绥州。

〔纲〕 十一月，夏人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诏韩琦经略陕西，窜种谔于随州。

目 种暿既受崑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诈为会议，诱知保安军杨定等杀之，边衅复起。朝议以暿生事，欲弃绥诛暿。陕西宣抚主管机宜文字赵昺言：“虜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举族来归，当何处以处？”又移书执政，请存绥以张兵势，规度大理河川建堡，画稼穡之地三十里以处降者。不从，乃命琦判永兴军，经略陕西。琦初言绥不当取，及定等被杀，复言绥不可弃。枢密以初议诘之，琦具论其故，卒存绥州。时言者交论种暿，乃下吏，贬其官，安置随州。

纲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纲鉴易知录卷七十

宋纪

神宗皇帝

〔纲〕 戊申，神宗皇帝熙宁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目〕 帝不受朝，诏宰相极言阙失。帝尝谓文彦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又谓彦博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

〔纲〕 赵概罢。

〔目〕 概秉心和平，与人无怨恶，在官如不能言，然阴以利物者为多，时议比之刘宽、娄师德。以老求罢。

〔纲〕 以唐介参知政事。

〔纲〕 夏四月，诏王安石越次入对。

〔目〕 安石受命，历七月始至京师，诏越次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安石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

一日御讲度，群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纲〕 六月，河决恩、冀、瀛州。

〔纲〕 秋七月，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

〔纲〕 京师地震。

〔目〕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师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纲〕 九月，初封太祖曾孙从式为安定郡王。

〔目〕 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顾无以称，乃下诏封太祖诸孙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绝。同知太常礼院刘放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传天下于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天子置后。若崇德昭、德芳之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著矣。”帝从之。遂有是命。从式，德芳之孙也。

〔纲〕 冬十一月，郊。

〔目〕 执政以河朔早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袞辞堂馔，时以为袞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纲〕 十二月，邵立罢。

〔纲〕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参知政事。

〔目〕 初，弼自汝州入觐，诏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

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皆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弼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力辞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赐甲第；悉辞之，乃诏以左仆射同平章事。

时帝以灾变避殿，减膳撤乐，王安石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及入对，又曰：“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慝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更变。”介退谓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帝曰：“然则卿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纲 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

目 王安石言：“置泉府之官，以权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帝纳其说。

安石犹恐帝不能决意任之，乃复言：“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帝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领其事。

初，泉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安石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苏辙并为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又以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简正中书五房。凡有奏请，朝臣以为不便者布必上疏条析，以坚帝意，使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亚于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

安石与刘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且曰：“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安石遂与之绝。

纲 夏四月，河决，地震，旱。

【纲】 参知政事唐介卒。

【目】 介简伉敢言，居政府数与王安石争辩，而安石强解，帝主其说，介不胜其愤，遂疽发背而卒。谥忠肃。

【纲】 以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

【纲】 罢知开封府滕甫。

【目】 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知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帝以为名言，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甫在帝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肺腑。帝知其诚，尽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皆问之，甫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会议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极力排甫，出知郢州。

【纲】 遣使察农田水利赋役于天下。

【目】 从三司条例司之请，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纲】 置卖盐场于永兴军，罢通商法。

目 官自鬻之，从薛向之请也。

纲 五月，罢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

目 獬权开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与王安石议新法不合；公辅言滕甫不宜去，薛向变法当黜。安石恶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应天府，公辅知江宁府。

纲 六月，罢御史中丞吕诲。

目 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对，学士司马光亦将诣经筵，相遇并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即位，所与图治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顾可缓邪！”

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还其章疏。诲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

晦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晦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晦三居言职，始论陈旭，次论欧阳修。最后论王安石。凡三见黜，人推其鲠直。

王安石嫌吕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知开封府公著为中丞以逼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许。公著言于帝曰：“惟人君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则不为邪说所乱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纲〕 秋七月，行均输法。

〔目〕 条例司言：“诸路上供，岁有常数，年丰可以多致，而不能赢馥；年歉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江、浙、荆、淮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而制其有无，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专行于六路，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者虑其为扰，多言非便，帝不听。

薛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苏辙言：“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廩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纳其言，然均输法亦迄不能就。

〔纲〕 八月，罢判国子监范纯仁。

【目】初，纯仁自陕西转运副使召还，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

时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俨欲事功急就，必为愆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安石使谕之曰：“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是以利诱我也。言不用，万钟何加焉！”遂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宜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

【纲】以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

【目】初，颢举进士，再调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凡孤茕残废，使无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其善恶。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振野。用荐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

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题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人主。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纲〕 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

〔目〕 辙与吕惠卿论多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求遗利，辙以书抵王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之罪，陈升之止之，乃以为河南府推官。

〔纲〕 九月，行青苗法。

〔目〕 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廩有余粮。至是，条例司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钱例，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旧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于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诏曰：“可。”乃出内库缗钱百万，余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为青苗矣。

初，王安石既与吕惠卿议定，出示苏辙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烦矣。”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

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与之议，于是决意行焉。

〔纲〕 以吕惠卿为崇政殿说书。

〔目〕 王安石荐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谏曰：“惠卿俭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生，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从心。”帝曰：“惠卿进对明辩，亦似美才。”光对曰：“惠卿诚文学辩捷，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帝默然。光又贻书安石曰：“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不悦。

〔纲〕 冬十月，富弼罢。

〔目〕 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俭孝敬，好善疾恶，常言：“君子与小人并

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待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纲〕 以陈升之同平章事。

〔目〕 升之既相，帝问司马光曰：“近相升之，外议云何？”对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不能临大节不可夺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对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纲〕 城绥州。

〔目〕 初，夏主秉常寇秦州，复上誓表，请纳安远、塞门二砦以乞绥州，诏将许之，鄜延宣抚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与绥。”朝议以为然，赐以誓诏。逵命机宜文字赵昺等如夏，昺以夏人渝盟，请城绥州不以易二砦，从之，改名绥德城。

〔纲〕 十一月，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

〔目〕 初，陈升之欲傅会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论盈廷，引升之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即相，乃时为小异，阳若不与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

可称司，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荐绛共事。安石每奏事，绛必曰：“臣见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为助。

〔纲〕 十二月，下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秀州狱，贬为忠正节度副使。

〔目〕 初，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尝辞一人所馈润笔物，不获，取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而恶之。及安石得政，乃讽监司求无择罪。会知明州苗振以贪闻，御史王子韶使两浙廉其状，因迎安石意，遂连无择在杭州贪贿。时无择知通进银台司，自京师速赴秀州狱，巧诋无所得，遂诬以他事，调为忠正军节度副使。无择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被诬放弃，士论惜之。

〔纲〕 增置宫观官。

〔目〕 帝以监司郡守有老不任职者，则与闲局，王安石亦欲以处异议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及诸州宫观官使，不限员。

〔纲〕 以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寻辞归。

〔目〕 载，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书谒范仲淹，仲淹谓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之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程、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与程颢、程颐论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举进士，调云岩

令，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劝酬之，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访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谋之，吕公著荐载有古学，召见，问治道。载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校书。一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几移疾，屏居南山下。

〔纲〕 庚戌，三年，春正月，罢判尚书省张方平。

〔目〕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为不可。方平寻以丧去，服阕，以观文殿学士判尚书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陈州。及陛辞，极论新法之害，帝为之怵然。未几召为宣徽北院使，留京师，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复出判应天府。

〔纲〕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王安石称疾不朝，诏谕起之。

〔目〕 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曰：“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令乡户及坊郭户，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勒，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来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迹之疑哉。乞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依常平旧法施

行。”帝袖其疏以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困难琦奏曰：“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振贫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帝谕执政罢青苗法，赵抃请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马光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抗章自辩，帝为巽辞谢之，且命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安石，安石入谢，因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朋比，欲败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纷纷也。”帝以为然。安石乃起视事，持新法益坚。以琦奏付条例司，令曾布疏驳，刊石颁之天下。琦申辩愈切，且论安石妄引周礼以惑上听，皆不报。

纲 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目 光素与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贻书开陈再三，又与吕惠卿辩论于经筵，安石不乐。帝欲大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蒞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论，此消长之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帟，赵卒夺气，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帟也。”

及安石称疾不出，帝乃以光为枢密副使。光辞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

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十年之外，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常平又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谓之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光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可言者。”会安石复起视事，乃下诏允光辞，收还敕诰。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封还诏旨者再，帝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镇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乞解其职，许之。

【纲】 解韩琦河北安抚使。

【目】 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从之。

【纲】 三月，始以策试进士。

【目】 初，同知贡举吕公著在贡院中密奏言：“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访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试进士，遂专用策，赐叶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时直史馆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答进士策献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绌之。

【纲】 置刑法科。

【纲】 贬知审官院孙觉知广德军。

【目】 帝初即位，觉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知通州召还，累改知审官院。时吕惠卿用事，帝问于觉，觉对曰：“惠卿辩而有才，过于人数等，特以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除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荳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荳时，况国用专取具于泉府，则豕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青苗钱，有追呼抑配之扰。安石遣觉行视虚实，觉言：“民实不愿与官相交，望赐寝罢。”遂坐奉诏反覆，贬知广德军。

【纲】 夏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知颍州。

【目】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主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会帝使公著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积怒公著，诬其言“韩琦欲因人心如赵鞅兴晋阻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贬知颍州。

【纲】 赵抃罢。

目 安石持新法益坚，抻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余辈，骚动天下。安石强辩自用，诋公论为流俗，违众罔民，顺非文过。近者，台谏侍从多以言不听而去，司马光除枢密不肯拜。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奏入，恳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抻长厚清修，为政善因俗施教，宽猛不同，以惠利为本，韩琦称为人中表仪，己不及也。

纲 以韩绛参知政事。

纲 以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

目 定少受学于王安石，举进士，为秀州判官。孙觉荐之朝，召至京师。知谏院李觴见之，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觴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立荐对。帝问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言：“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寘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封还制书。诏谕数四，颂等执奏不已；并坐累格诏命，落知制诰。天下谓之“三舍人”。

纲 罢临察御史里行程颙、张戢、右正言李觴，以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

目 题言：“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侥幸小有事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题诣中书议，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题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之。”安石为之愧屈。

戡与台官王子韶论新法不便，乞召还孙觉、吕公著。戡又上疏论王安石乱法，曾公亮、陈升之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李定以邪谄窃台谏，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戡曰：“戡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陈升之从傍解之，戡曰：“公亦不得为无罪。”升之有愧色。

堂上言：“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亲密谕意，堂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诘安石，安石请令堂具官吏主名；堂以非谏官体，不奉诏。

安石既积怒言者，而题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罢，乃罢堂通判滑州，戡知公安县，子韶知上元县。安石素善题，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但出为京西路提刑。题固辞，乃改签书镇宁节度判官。数日之间，台谏一空。安石以外议纷纷，请以姻家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帝从之。

纲 五月，诏罢制条例归中书，以吕惠卿兼判司农寺。

纲 辽立贤良科。

〔纲〕 分审官东、西院。六月，罢知谏院胡宗愈。

〔目〕 旧制，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至是帝与王安石议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以夺枢密之权，且沮文彦博也。彦博言于帝曰：“若是则臣无由与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听。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恶之，手诏“宗愈潜伏奸意，中伤善良”，罢通判真州。

监察御史陈荐言：“李定顷为泾县主簿，闻母仇氏死，匿不为服。”定自辩实不知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辞官。曾公亮谓“当行追服”，王安石力主之。罢荐御史，而改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直复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且论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罢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说书，乃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

〔纲〕 以朱寿昌通判河中府。

〔目〕 寿昌父巽守京兆时，妾刘有娠而出，生寿昌，数岁乃还父家，母子不相闻者五十年。寿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饮食罕御酒肉，与人言辄流涕。及知广州军，与家人诀，弃官入秦，誓不见母不还。行次同州得焉，刘氏时年七十余矣。京兆守臣钱明逸以闻，诏寿昌赴阙。时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及寿昌至，但付审官院折资，通判河中府。居数岁，其母卒，寿昌居丧几丧明，天下称其孝。

〔纲〕 秋七月，罢吕公弼知太原府，以冯京为枢密副使。

目 公弼以王安石变法，数劝其务安静，安石不悦。公弼具疏将论之，从孙嘉问窃其稿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罢公弼知太原府。吕氏号嘉问为“家贼”。

京为御史中丞，言：“薛向总利权无绩效，近者复除天章阁待制，于侍从为最亲，非向人材所堪处。”帝不悦，以语安石，安石请改用京，帝从之，以为枢密副使。

纲 出直史馆苏轼通判杭州。

目 轼自直史馆议贡举与帝合，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轼对曰：“陛下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时之来，然后应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悦，命权开封推官，将困之以事。

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尝以新法不便，上疏极论，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

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_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时王安石赞帝以独断专任，轼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唵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安石滋不悦，使侍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纲 八月，夏人寇环、庆州，以韩绛为陕西宣抚使。

纲 九月，以曾布为崇政殿说书，判司农寺。

目 王安石常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遭父丧去职，安石遂荐布代之。布资序浅，人尤不服，寻罢。

山阴陆佃尝受经于安石，至是应举入京师。安石问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

民。”安石惊曰：“何乃尔？吾与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谓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即而承之还，谎言民无不便，佃说遂不行。

〔纲〕 以刘庠知开封府。

〔目〕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见之。或以为言，庠曰：“安石自执政，未尝一事合人情，往将何语邪！”卒不往，而上疏极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与大臣协心济治乎！”庠对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纲〕 曾公亮罢。

〔目〕 公亮初嫉韩琦，故荐王安石以间之。及同辅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张庶事，一切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尝遣其子孝宽参其谋，至帝前略无所异，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观使。苏轼尝从容责其不能救正变更，公亮曰：“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阿附己，于是听其罢相。

〔纲〕 以冯京参知政事，吴充为枢密副使。

〔纲〕 策贤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

目 诏举贤良，帝亲策之。太原判官吕陶对曰：“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策，帝顾王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帝觉之，使冯京竟读，称其言有理。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策凡九千余言，力论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策为异等。安石怒，启帝御批，罢文仲还故官。齐恢、孙固封还御批。范镇上疏言：“臣所荐孔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不听。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纲 罢翰林学士司马光。

目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执政，凡忤其意如苏轼辈者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后亦毁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纲 冬十月，陈升之罢。

纲 贬秦凤经略使李师中知舒州。

目 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下师中议，师中以为不便，诏师中罢帅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乞假官钱为本。韶奏秦凤经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货给之，命韶领市易事。师中言：“韶所指田，乃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

于古澶，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亡。”王安石主韶议，为削师中职，徙知舒州。寻进韶太子中允。

初，师中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贵其先识。

〔纲〕 翰林学士范镇致仕。

〔目〕 镇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反为之罢舍人，逐台谏。王韶上书肆欲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及不用苏轼则掩其过，不悦孔文仲则遣之归仕，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圣鉴乎！”因复极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乃自草制极诋之，遂以户部侍郎致仕。镇表谢，略曰：“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心腹，以养中和之福。”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镇愀然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息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纲〕 十二月，改诸路更戍法。

〔纲〕 立保甲法。

〔目〕 于是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为盗，郡县不敢以闻。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

曰：“非止困其财力，夺其农时，是以法驱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为大盗，其兆已见。纵未能尽罢，愿裁损下户以纾之。”主者指拱辰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报国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户得免。

〔纲〕 以韩绛、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参知政事。

〔纲〕 行募役法。

〔目〕 司马光言：“上等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时休息；今使岁出钱，是常无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单丁、女户从来无役；今尽使之出钱，是鳏寡孤独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之所不得私为也。今有司立法，惟钱是求，岁丰则民贱糴其谷，岁凶则伐桑枣、杀牛、卖田得钱以输，民何以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矣！”帝不听。

纲鉴易知录卷七一

宋纪

神宗皇帝

〔纲〕 辛亥，四年，春正月，韩绛使种谔袭夏人，败之，遂城啰兀。

〔纲〕 粥广惠仓田。

〔目〕 广惠仓田，本绝户业以赈济者也。王安石请粥之，以为河北东、西、陕西、京东四路青苗本钱，诏从之。

〔纲〕 二月，更定科举法，专以经义、论策试士。

〔目〕 初，上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言于帝曰：“进士科试诗赋，亦多得人。然士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言：“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律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

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其殿试则专以策。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

【纲】 三月，夏人陷抚宁诸城。诏安置种谔于潭州。韩绛免。

【纲】 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

【目】 陈留知县姜潜，到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即移疾去。

山阴知县陈舜俞上书极论新法，谪监南康军盐酒税。至是，复上书言：“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识者笑之。

【纲】 夏四月，以司马光判西京留台。

【目】 光在永兴，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台，不报。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晦，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

逃！”久之，乃从其请。光既归洛，自是绝口不复论新法。

【纲】 以邓绾为侍御史，判司农寺。

【目】 初，绾通判宁州，知王安石得君专政，乃条上时事数十，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愿勿移以浮议而坚行之。”复贻安石书，极其佞谀。由是安石力荐于帝，遂驿召对，帝问：“议王安石、吕惠卿否？”绾对曰：“不识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贤人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或问：“君今当作何官？”绾曰：“不失为馆职。”“得无为谏官乎？”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他笑骂，好官还我为之！”寻同知谏院。时新法皆出司农，曾布不能独任其事，安石欲藉绾以威众，故有是命。

【纲】 五月，右谏议大夫吕晦卒。

【目】 晦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药剂，浸成风痺，遂艰行步，非只惮蹠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盖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纲】 罢知开封府韩维。

【目】 保甲法行，维时知开封，上言：“诸县团结保甲，乡民惊扰，至有截指断腕以避丁者，乞候农隙排定。”帝

以问安石，安石对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理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对曰：“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且省财费。惟陛下果断，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变河东、北、陕西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恶维。

帝欲命维为御史中丞，维以兄绛居政府，力辞。安石因言：“维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请。”会文彦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剧，当除韩维佐卿。”明日维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请外郡，乃出知襄州。

〔纲〕 六月，知蔡州欧阳修致仕。

〔目〕 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袁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帝欲复召执政，王安石力诋之，乃徙蔡州，至是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师致仕。

〔纲〕 贬富弼官，徙知汝州。

〔目〕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谓：“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举官赵济劾弼沮格诏旨，邓绾乞付有司鞠治，乃落弼使相，以左仆射移判汝州。弼行过应天，谓判府张方平曰：“人固难知也。”方平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方平顷知皇祐贡举，或称其文学，辟以考较，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尝与语。”弼有愧色，盖弼亦素喜安石也。

【纲】 秋七月，贬御史中丞杨绘知郑州，监察御史里行刘挚监衡州盐仓。

【目】 时贤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绘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晦年五十有八，欧阳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闻而深恶之。

挚为安石所器，拜监察御史里行。始就职，即奏言：“陛下有劝农之志，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此风浸成，汉、唐党祸必起矣。”因陈率钱助役十害。绘又言助役之难行者有五。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谏院张璪取绘、挚所论助役十害、五难行之事，作十难以诘之，璪辞不为。曾布请为之，既作十难，且劾绘、挚欺诞怀向背；诏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挚奋然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即条对所难以伸其说，不报。

明日，复上疏曰：“陛下夙夜励精以亲庶政，天下未致于安且治者，谁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已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摇动，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则下至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轻用名器，淆混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侠少佞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凡政府谋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掾属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与闻，反在其后；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门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侧之兵未安，三边疮痍，流溃未定，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耗。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窜挚岭外，帝不许，诏贬绘知郑州，谪挚监衡州盐

仓。璩亦落职。

〔纲〕 八月，以王雱为崇政殿说书。

〔目〕 雱，安石子也。为人慄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举进士，调旌德尉。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版鬻于市，遂传达于帝，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

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且言不诛异议者则法不行。安石一日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为人所沮，故与程君议之。”雱大言曰：“梟韩琦、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颢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雱不乐。

〔纲〕 命王韶主洮、河安抚司事。

〔纲〕 冬十月，以鲜于侁为利州转运副使。

〔目〕 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州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时为判官，争之曰：“利州民贫地瘠，半此可矣。”瑜不从，遂各为奏。帝是侁议，谕司农曾布，使颁以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举常平。侁既为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哉！”苏轼称侁上不害

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

【纲】立太学生三舍法。

【目】帝垂意儒学，因言者论太学假锡庆院西北廊甚湫隘，乃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广太学。增直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为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以次升舍。

【纲】壬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逻卒，察谤时政者。

【纲】二月，以蔡挺为枢密副使。

【目】挺知涇州，甲兵整习，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譎智深险，在位岁久，郁郁不得志，寓意词曲，有“玉关人老”之句，中使至，使优伶歌之，传达禁中。帝闻而愠之，故若是命。

【纲】三月，判汝州富弼致仕。

【目】弼至汝州两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遂请老，复授司空、使相，使致仕。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

〔纲〕 行市易法。

〔目〕 自王韶倡为缘边市易之说，王安石善之，以为与汉平准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泽魏继宗议，以内藏库钱帛置市易务于京师。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者，则度其田宅或金帛为抵当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以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

〔纲〕 夏五月，行保马法。

〔目〕 王安石建保甲养马之法，文彦博、吴充以为不便，安石持论益坚。乃诏曾布等上其条约，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先行于开封府及陕西五路。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死，保户独偿；社户马死，社户半偿之。其后遂遍行于诸路。

〔纲〕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许。

〔纲〕 秋闰七月，以章惇为湖北察访使。

〔目〕 时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言“峡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附”。辰州布衣张翹，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诏中书检正官章惇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纲】 八月，王韶击吐蕃。败之，遂城武胜。

【目】 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钱，未尝辄费官本。”文彦博曰：“工师造屋，初必小计，冀人易于动工。及既兴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坏岂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计，自有忖度，岂为工师所欺也！”彦博不复敢言。由是韶进讨，辄肆欺诞，朝廷不与计财。

【纲】 观文殿学士致仕欧阳修卒。

【目】 是岁有诏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平生与人，尽言无隐，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怨诽益众。自五代以来，文体卑弱。修游随州，得唐韩愈遗稿，读而心慕之，苦心探赜，坐忘寝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学者翕然师尊之。谥文忠。

【纲】 贬唐垆为潮州别驾。

【目】 垆尝上书言：“秦二世制于赵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强。”帝悦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王安石尤喜之，荐使对，赐进士出身，为崇文校书。安石复令邓绾举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将用为谏官，安石疑其轻脱，将背己立名，不除职，以本官同知谏院，非故事也。

垆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论时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请对，帝令谕以他日，垆伏地不

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进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下一陈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听札子！”安石迟迟，坰诃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进。坰大声宣读，凡六十条，大抵言“安石专作威福，曾布表里擅权，天下但知惮安石，不复知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且读且目珪，珪惭惧，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陈经，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璪、李定为安石爪牙；张商英乃安石鹰犬。”至诋安石为李林甫、卢杞。帝屡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慑。读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卫士相顾失色，阉门纠其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

〔纲〕 颁方田均税法。

〔目〕 帝患田赋不均，诏司农重定方田及均税法，颁之天下。令既具，乃以巨野县尉王曷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纲〕 九月，少华山崩。

〔纲〕 冬十二月，以陈升之为枢密使。

〔纲〕 癸丑，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目〕 获木征妻子。

【纲】 三月，置经义局。

【目】 训诗、书、周礼义，以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颢预其事，安石不可。

【纲】 夏四月，文彦博罢。

【目】 彦博久居枢密，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为帝极言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彦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徙大名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纲】 置律学。

【目】 诏士之莅官，以法从事。今所习非所学，宜置律学，命官、举人皆得入学习律令。

【纲】 六月，知南康军周敦颐卒。

【目】 敦颐，道州营道人。初因舅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调南安司理，有囚，法当不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颐力与辩，逵不听，敦颐委手版，将弃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逡悟，囚得释。调桂阳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知南康军，年五十七而卒。

敦颐博学力行，着太极图、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于学者。

为南安司理时，通判程珦以其学为知道，使二子颢、颐往受业。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颢尝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因见敦颐。敦颐留与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程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邪？”其善开发人类此。

即至南康，即筑室于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学者称为濂溪先生。

〔纲〕 大蝗。

〔纲〕 秋九月，初策武举之士。

〔纲〕 吐蕃木征复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洮、叠四城。帝御殿受贺。

〔纲〕 收免行钱。

〔纲〕 冬十月，章惇击南江蛮，平之。置沅州。

〔纲〕 行折二钱。

〔纲〕 甲寅，七年，春三月，辽使人来议疆事，遣太常少卿刘忱报之。

〔目〕 辽以河东路沿边增修戍垒，起铺舍，侵入蔚、应、朔三州界内，使林牙萧禧来言，乞行毁撤，别立界至。禧归，帝面谕以“三州地界，俟遣官与北朝官即境上议之”。遂诏忱如辽。辽遣枢密副使萧素会忱于代州境上。

诏下枢密院议，且手诏判相州韩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兴军曾公亮条代北事宜以闻。琦言：“臣观近年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复燕之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丽朝贡，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三也；创保甲，四也；筑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契丹素为敌国，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农，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为免役法，置市易务，次第取钱，新制日下，更改无常，而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弼、彦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虏为忧，故深指时事云。

〔纲〕 大旱，诏求直言。夏四月，权罢新法；雨。

〔目〕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忧形于色，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不免。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朕所以恐惧者，正谓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翰林学士韩维言：“陛下损膳避殿，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变。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帝即命维草诏行之。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为安石所奖拔，感其知己，思欲尽忠。及满秩入京，安石问以所闻，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安石不答。久之，监安上门。会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闕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且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呼相贺。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

〔纲〕 下监安上门郑侠狱，复行新法。

〔目〕 辅臣入贺雨。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

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

【纲】吐蕃木征围河州，王韶击降之。

【纲】王安石免。以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

【目】安石执政六年，更法度，开边疆，老成正士，废黜殆尽，僂慧少年，超擢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专。太皇太后尝乘闲语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帝曰：“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时帝弟岐王颙在侧，因进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败坏天下邪？汝自为之！”颙泣曰：“何至是邪！”皆不乐而罢。久之，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郑侠疏进，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请益坚，乃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韩绛代己而惠卿佐之，帝从其请。二人守其成规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

【纲】初榷蜀茶。

【纲】五月，罢制科。

【纲】三司使曾布、提举市易司吕嘉问免。

〔纲〕 六月，作浑仪、浮漏成。

〔纲〕 秋七月，立手实法。

〔目〕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吕惠卿用其弟曲阳尉和卿计，创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诏从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于鸡豚亦遍钞之，民不聊生。

〔纲〕 冬十月，置三司会计司。

〔纲〕 十二月，以王韶为枢密副使。

〔纲〕 乙卯，八年，春正月，蔡挺罢。

〔纲〕 窜郑侠于英州，罢参知政事冯京，放秘阁校理王安国于田里。

〔目〕 侠上疏论吕惠卿朋奸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传为两轴，题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与之暗合者，各以其类，复为书献之，且荐冯京可相。惠卿奏为谤讪，令中丞邓綰、知制诰邓润甫治之，遂编管侠于汀州。

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侠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

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

京在政府，常与惠卿争辨，而王安石弟安国素与侠善。侍御史张璪承惠卿旨，劾京与侠交通有迹。时侠已行，惠卿遂令奉礼郎舒亶往捕，遇于陈州，搜其篋，得所录名臣谏疏，有言新法事及亲朋书尺，悉按姓名治之。狱成，惠卿欲致侠以死，帝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罢政，出知亳州。安国夺秘阁校理，放归田里。

初，安国仕西京国子教授，秩满至京师。帝以安石故，特召对，问曰：“汉文帝何如主？”安国对曰：“三代以后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改制耳。”安国对曰：“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致秦祚不传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愿专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帝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安国对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帝不悦，由是止授崇文院校书，寻改秘阁校理。安国屡以新法之弊力谏安石，又尝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衔之。

纲 二月，复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目 初，吕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骤至执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复用，遂欲迎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安石闻而怨之。时韩绛颀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且数与惠卿争论，度不能制，密

请帝复用安石，帝从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进，七日至注京。

〔纲〕 二月，辽人复来议疆事，遣知制诰沈括报之。

〔目〕 刘忱与萧素议不能决，虏初指蔚、朔、应三州分水岭土垄为界，及忱与之行视，无土垄，乃但云以分水岭为界。凡山皆有分水，虏意至时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辽主复遣萧禧来致图书，以忱等迁延为言。乃命韩缜代忱等与辽使议。缜与禧争辩或至夜分，禧执分水岭之说不变，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诰沈括报聘。括诣枢密院阅故牍，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分界，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表论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乃赐括白金千两，使行。

括至辽，辽相杨益戒与议，不能屈，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竟不可夺，乃还。括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淳庞，人情向背，为使契丹图，上之。

〔纲〕 夏四月，以吴充为枢密使。

〔纲〕 闰月，陈升之罢。

〔纲〕 六月，王安石上三经新义，诏颁于学宫。

目 王安石等以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上进，帝谓之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遂颁于学宫，号曰三经新义。加安石左仆射，吕惠卿给事中，王雱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新命，惠卿劝帝许之，由是王、吕之怨益深。新义既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又黜春秋之书，不列学宫，至诋之为断烂朝报。安石又以字学久不讲，后罢居金陵，作字说二十四卷以进，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云。

纲 司徒、侍中、魏公韩琦卒。

目 琦卒前一夕，大星陨州治，析马皆惊。帝自为碑文，载琦大节，篆其首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赠尚书令，谥忠献。后追封魏王。

纲 秋七月，诏韩缜如河东，割地以畀辽。

目 辽使争议疆事不决。帝问于安石，安石劝帝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于是诏于分水岭为界，缜乃去。至是，遣天章阁待制韩缜如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

纲 八月，韩绛免。

纲 冬十月，吕惠卿有罪，免。

目 御史蔡承禧论惠卿奸恶，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邓綰亦欲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复深憾惠卿，遂讽綰发惠卿兄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共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竟罢，出知陈州。綰又论三司使章惇协济惠卿之奸，出知湖州。

纲 彗星见。诏求直言。罢手实法。

目 彗出轸。诏求直言，赦天下，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邓綰言“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鬻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诏罢手实法。

纲 十一月，交趾大举入寇，陷钦、廉州。

纲 十二月，以元绛参知政事，曾孝宽签书枢密院事。

目 绛在翰林，谄事王安石，而安石尝德曾公亮之助己，欲引公亮子孝宽于政地以报之，由是二人同升。

纲 罢直学士院陈襄。

目 襄，福州侯官人。举进士，历知仙居、河阳县，留意教化，进县子弟于学。判府富弼奇之，及弼相，荐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论青苗之害，曰：“臣观制置司所议，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则称贷以取利，是特管夷

吾、商鞅之术。望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罢韩绛以杜大臣争利而进者。”不听，乃请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屡欲出之，帝不许。三迁直学士院，帝尝访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等三十三人对。安石益恶之，撻其书诏小失，讽御史劾之，遂知陈州。

纲鉴易知录卷七二

宋纪

神宗皇帝

〔纲〕 丙辰，九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苏緘死之。

〔目〕 交人围邕，知州苏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义不死贼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纵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义，无一人从贼者。于是交人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馀口。事闻，诏赠緘奉国节度使，谥曰忠勇。

〔纲〕 章惇招降五溪蛮，遂城下溪州。

〔纲〕 二月，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

〔目〕 王安石闻欽、廉陷，不悦，会得交人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

怒，自草敕榜诋之，而以天章阁待制赵昺为招讨使，宦者李宪为副，将兵讨之。既而昺与李宪议事不合，帝因问昺“孰可代宪”？昺言：“逵老于边事，愿以为使，而已副之。”帝从其言，仍诏占城、占腊合击交阯。

〔纲〕 秋七月，御史中丞邓綰有罪，免。

〔目〕 吕惠卿既出守陈，而张若济之狱久不成，王雱令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取邓綰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帝以状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患疽发背死。帝颇厌安石所为，綰虑安石去失势，乃上书言宜录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帝以语安石，安石曰：“綰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之！”帝以綰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纲〕 八月，罢粥祠庙。

〔目〕 司农粥祠庙于民，应天府阙伯、微子庙皆在粥中，判官刘摯叹曰：“一至于此！”往见判府张方平曰：“独不能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托摯为奏，曰：“阙伯迁商丘主祀炎火，为国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开国此地，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孤城死败，能捍大患。今若令承买，小人规利，冗褻浚慢，何所不为，岁收微细，实伤国体，乞留此三庙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牒尾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神庙皆得罢粥。

〔纲〕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

〔目〕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帝益厌之，乃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吕惠卿所误也。

充子安持虽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为，数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无与，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变革，乞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及荐孙觉、李昉、程颢等数十人。

光自洛贻书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充不能用。吕惠卿告安石罪，发其私书有“无使上知”，及“勿令齐年知”之语。京与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为欺而贤京，故召用之。

〔纲〕 十二月，郭逵败交趾兵于富良江，李乾德降。

〔纲〕 诏宦者李宪节制秦凤、熙河诸军。

〔纲〕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目〕 韶与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远略，归曲朝廷，帝亦不悦。数以母老乞归，乃出知洪州。

〔纲〕 秋七月，河决澶州。

〔纲〕 九月，河南邵雍卒。

〔目〕 雍天性高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温厚，不见圭角。时新法行，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或贻书访之。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邪！”程颢尝与雍议论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颢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马光、张载、颢、颐晨夕侯之，卒年六十七。颢为铭墓，称雍之学纯一不杂，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所著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传于世。元祐中赐谥康节。

〔纲〕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卒。

〔目〕 载自崇文归，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尝须臾息也。敝衣疏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弊也。故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吕大防荐之，召同知太常礼院。以疾归而卒，世称横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铭行于世。程颐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善养气之论同功。”

〔纲〕 戊午，元圭元年，春闰正月，曾孝宽罢，以孙固同知枢密院事。

〔目〕 初，固与王安石议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见，召用之。

〔纲〕 秋九月，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枢密院事。

〔目〕 公著在翰林，帝尝以释、老之事语之。公著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默然。向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为陕西转运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资用浩繁，向未尝乏供给。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从中主之，虽御史有言不听也，故益得展奋，由文俗吏得大用。

〔纲〕 冬，复置大理狱。

〔纲〕 己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颢判武学，既而罢之。

〔目〕 颢自知扶沟县召判武学，命下数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学术迂阔，趋向僻异，且新法之初，首为异论”，复罢之。吕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无论议？陛下兼包，岂悉记录。而小人贼害，指目未已，如颢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时有论列，皆辞意忠厚，不失臣子之体。兼所除武学，亦未为仕宦要津，而小人断断必以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纳，颢竟归故官。

〔纲〕 夏五月，元绛罢，以蔡确参知政事。

〔目〕 确善观人主意，与时上下。以王安石荐再调监察御史，因为之用，知帝已厌安石，即论安石乘马入宣德门，与卫士竞，以贾直。

文彦博言浚川杷非浚河之具。帝遣知制诰熊本行视，以文彦博言为是。确遂论本附彦博，本坐罢，确因代其职，改知谏院，判司农事。觊欲得台端，因论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按狱失实，润甫、均皆罢，而确得中丞，犹领司农。会太学生虞蕃讼博士受贿，确深探其狱，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及元绛子耆宁以下皆逮系，遂劾绛为子有所属，请出知亳州，确遂代其位。

确自谏院为参知政事，皆以起狱夺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骂，而确自以为得计也。

吴充数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确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代为相，一遵何约束。今陛下所自建立，岂容一人挟怨而坏之！”法遂不变。

〔纲〕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目〕 帝事太后极诚孝，后亦慈爱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谒；帝以后春秋高，数请召弟佺入见，久之乃许。及见，少顷，后谓佺曰：“此非汝所当得留。”趣遣出焉。帝尝有意于燕、薊，已与大臣定议，乃诣太后白其事。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

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纲〕 下知湖州苏轼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目〕 轼自徐徙湖，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益于国。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轼赴台狱，诏定与知谏院张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杂治之。定等媒孽以为诽谤时事，锻炼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违豫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据至于诗，其过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谨受教。”吴充申救甚力，帝亦怜之，会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从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禄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贯之。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王珪复举轼咏桧诗，曰“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以为不臣。帝曰：“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轼遂得轻比。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选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摯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帝不从，但贬轼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弟辙及选皆坐谪贬，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初，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以王安石、吕惠卿当国，正人不得立朝，叹曰：“吾有荐举之权，而所列非贤，耻也。”遂举刘摯、李常、苏轼、苏辙、刘邠、范祖禹等。及知扬州，会轼自湖赴狱，亲朋皆绝与交，道出广陵，侁往见之，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文字书问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

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至是以举吏，果谪主管西京御史台。

〔纲〕 庚申，三年，春正月，以章惇参知政事。三月，吴充罢。

〔纲〕 夏六月，诏中书详定官制。诏秘书监刘几等定雅乐。

〔纲〕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诏群臣直言阙失。

〔目〕 王安石弟安礼应诏上疏曰：“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恶，不遵诸道，乘权射利者，用力殫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枉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者。”帝览疏嘉叹，谕之曰：“王珪欲使卿条具，朕尝谓不应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虽泰、华在前弗之见，近习蔽其君何以异此，卿当益自信。”遂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

〔纲〕 九月，定百官寄禄格。

〔目〕 官制成，下诏行之，凡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寄禄。议者又欲罢枢密院归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遂止。帝尝谓执政曰：“官制将行，欲新旧人两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相顾失色，珪忧甚，不知所出，确曰：“上久欲收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之，因荐俞允帅庆，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

至。已而光果不召。

【纲】 以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副使，向寻免。

【纲】 辛酉，四年，春正月，冯京罢，以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院事。

【目】 京再执政，初与王安石不合，后为吕惠卿所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京为名执政，不愧科名云。

【纲】 三月，童惇有罪，免，以张璪参知政事。

【目】 朱服为御史，惇密使客达意于服，为服所白。惇父兪又强占民田，民遮诉惇，惇系之开封。事并闻，遂免知蔡州。

【纲】 夏四月，筑河堤，自大名至于瀛州。

【目】 河复大决澶州小吴埽，诏都水监丞李立之经画以闻。立之言：“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东西隄五十九埽。”诏从之。

【纲】 五月，立晋程婴、公孙杵臼庙于绛州。

目 报其存赵孤也。追赠婴成信侯，柩曰忠智侯。

纲 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诏李宪会陕西、河东五路之师讨之。

目 知庆州俞允知帝有用兵意，屡请西伐，又言：“谍报云：‘夏将李清本秦人，说秉常以河南地来归，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诛清，夺秉常政而幽之。’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也。”帝然之，遂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大举征夏，而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对。谔至，大言曰：“夏国无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来尔！”帝壮之，乃决意西伐。

方议出师，孙固谏曰：“举兵易，解祸难，不可。”帝曰：“夏有衅不取，则为辽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请声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长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说尔。”固曰：“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则士大夫孰可为用！”帝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帝谕以“无其人”。吕公著进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既无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听，竟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湟，分道并进。

纲 冬十一月，高遵裕等兵溃，李宪不至灵州而还。

纲 壬戌，五年，春正月，贬高遵裕等官，以李宪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

纲 夏四月，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纲〕 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童惺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灌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

〔目〕 官制成，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

确既相，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书：“确，小人，不宜大用。”帝不从。

帝尝语辅臣有无人才之叹，宗孟率尔对曰：“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帝不语，直视久之，曰：“灌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惭惧，无以为容。

时李宪乞再举伐夏，帝以访辅臣。王珪对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矣。”安礼曰：“钞不可噉，必变而为钱，钱又变为刍粟。今距出征之期才两月，安能集事？”帝曰：“李宪以为已有备，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独无意乎？唐平淮蔡，惟裴度谋议与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朕甚耻之！”安礼曰：“淮西三州尔，有裴度之谋，李光颜、李愬之将，然犹引天下之兵力，历岁而后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宪才非度匹，诸将非有光颜、愬辈，臣惧无以副圣志也。”

〔纲〕 以曾巩为中书舍人。

〔目〕 巩能文章，为欧阳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至是命为中书舍人。时自三省百职

事，选授一新，除书日至十数人，人举其职，于训辞典约而尽。未几卒。吕公著尝言于帝曰：“玃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纲〕 吕公著罢。

〔纲〕 秋八月，诏岁以四孟月朝献景灵宫。

〔目〕 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观，乃作十一殿于景灵宫，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并图形于两庑。凡执政官除拜，赴宫恭谢。其后南郊，先诣宫行荐享礼，并如太庙。

〔纲〕 给事中徐禧护兵城永乐。

〔目〕 种谔西讨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尽城横山，下瞰平夏，使虏不得绝磧为寇。谔遂上其策于朝，且言兴功当自银州始。帝以为然，遣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往鄜延议之。禧至鄜延，上言：“银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阨，请先城永乐。”永乐依山无水泉，种谔极言其不可。帝从禧议，乃诏禧护诸将往城之，而命括移府并塞，总兵为援，陕西转运判官李稷主馈饷。禧以谔跋扈，奏留谔守延州，自率诸将往筑，十四日而成。距故银州治二十五里，赐名银州砦。禧等退还米脂，以兵万人属曲珍守之。

〔纲〕 九月，夏人陷永乐，徐禧等败死。

目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数千骑来攻。曲珍使报禧，禧遂与李舜举、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乐，夏人倾国而至。禧兵陈于城下，夏人纵铁骑渡河。珍白禧曰：“此铁鹞子军也。当其半济击之，乃可以逞；得地，则其锋不可当也。”禧不从。铁骑既济，震荡冲突，大众继之；珍锐卒败，奔还，夏人乘之，珍众大溃。珍收余众入城，夏人围之，且据其水砦，珍城中乏水已数日，渴死者十六七。括与李宪援兵及馈饷，皆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谔怨禧，不遣救师。会夜半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城遂陷，禧、舜举、稷皆为乱兵所害，惟珍走免，将较死者数百人，丧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还。

自熙宁以来用兵，得夏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谷银绢不可胜计。事闻，帝临朝痛悼，为之不食，赠禧等官，而贬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降珍为皇城使。自是帝始知边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无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礼谏曰：“禧志大才疏，必误国事。”帝不听。及败，帝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

纲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兰州，贬李宪为熙河都总管。

纲 夏四月，辽大雪。

目 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

纲 闰六月，司徒、韩公富弼卒。

目 遗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上误聪明，浸成祸患。今上自辅臣，下自多士，畏祸图利，习成敝风。去年永乐之役，兵民死亡者数十万，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穷，岂讳过耻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天地至仁，宁与羌夷较胜负！愿休兵息民，使关、陝之间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团保甲，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不若寝罢，以绥怀之。臣之所陈急于济事，若夫要道，则在圣心所存，与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尔。”弼早有公弼之望，名闻夷狄，辽使每至，必问其出处安否。临事周悉，不万全不发。当其敢言，奋不顾身，忠义之性，老而弥笃。家居一纪，斯须未尝忘朝廷。讣闻，赠太尉，谥文忠。

纲 秋七月，孙固罢，以韩缜知枢密院事，安焘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礼、李清臣为尚书左、右丞。

纲 冬十一月，太师文彦博致仕。

目 彦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辅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两镇节度使。将行，赐燕琼林苑，两遣中使遗诗祖道，当世荣之。至是请老，以太师致仕。

彦博之在河南也，与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乐，尚齿不尚官。洛阳多名园古刹，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都人常随观之。已而图形妙觉僧舍，谓之洛阳耆英会。司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善故事与焉。

纲 甲子，七年，夏五月，诏以孟軻配食孔子。

目 先是判国子监常秩，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尊孔子为帝。下两制礼官详议，以为非是而止。知郢州曾孝宽复请加封孟子，乃诏封为邹国公，至是复诏孟子与颜子并配孔子。又追封荀况为兰陵伯，扬雄为成都伯，韩愈为昌黎伯，从祀庙庭。

纲 秋七月，王安礼罢。

纲 冬十二月，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

目 初，光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以进，英宗悦之，命续其事，就崇文殿开局，许自选官属，得借龙图、天章、三馆秘阁书籍，给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光遂与刘攽、刘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赐名资治通鉴，制序文赐之。会光出知永兴军，以衰病乞间，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崇福宫，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光于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较计毫厘，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五代。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合三百五十四卷，历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诏以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纲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诏立延安郡王侂为皇太子，赐名煦，皇太后权同听政。

目 帝疾甚，群臣请立皇太子，及请皇太后高氏权同听政，许之。三月，甲午朔，立侂为皇太子，赐名煦。先是岐王颢、嘉王颢日问起居，太后既垂帘，命二王毋辄入。

初，太子之未立也，职方员外郎邢恕与蔡确成谋，密语太后之侄高公绘、公纪曰：“上疾不可讳，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论，岐、嘉皆贤王也。”公绘惊曰：“此何言！君欲祸吾家邪！”恕知计不行，反宣言太后属意岐王，而与王珪表里；导确约珪入问疾，阳钩致珪语，使知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须珪小持异，则执而诛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义立延安，恕益无所施。及太子已立，犹与确自谓有定策功，传播其语于朝。

〔纲〕 帝崩，太子即位，赦。

〔目〕 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

〔纲〕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

〔目〕 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听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无状者，戒中外无苛敛，宽民间保户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预知也。蔡确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从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复遵裕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先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而行，彻旦不能寐，自是惊悸，驯致大故。祸由遵裕，得免刑诛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乎！”确悚栗而退。

〔纲〕 罢免行钱。

〔纲〕 司马光自洛入临。夏五月，诏求直言。

目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女子亦知其为君实也。神宗崩，光欲入临，避嫌不敢，时程颢在洛，劝光行，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惧，亟还。太后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为政所当先。光请开言路。诏榜朝堂，于是上封事者千数。

纲 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至卒。

目 颢尝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祸，岂可独罪王安石也。”至是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资性过人，充养有道，纯粹之气，盎于面背，同人交友，从之岁久，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深有意经济，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纲 王珪卒。

目 珪以文学见推流辈，然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谄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

纲 以蔡确、韩缜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童惛知枢密院事。

纲 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目 诏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既而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众议少止。

纲 六月，赐楚州孝子徐积粟帛。

目 积事亲孝，旦夕必冠带定省。从胡瑗学，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饮水，虽瑗遗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终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则避而不践。中年屏居穷里，而四方事无不知。尝借人书，经夕还之，借者给言书中有金叶，积卖衣偿之，不与辩。后以近臣荐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使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君子犹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诸君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君子犹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诸君何不为君子？”闻者敬服。及卒，赐谥节孝。

【纲】 秋七月，以吕公著为尚书左丞。

【目】 公著知扬州，被召侍读。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定者，一一举行之，民欢呼鼓舞称便。

【纲】 罢保甲法。

【纲】 冬十一月，复以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

【目】 熙宁末，侁已尝为京东转运使，至是复用之。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罢莱芜、利国两铁冶，又奏海盐依河北通商，民大悦。

【纲】 葬永裕陵。

【纲】 罢方田法。

【纲】 十二月，罢市易法，贬吕嘉问知淮阳军。

【纲】 罢保马法。

〔纲〕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贬知随州。

〔目〕恕博通经籍，能文章，从程颐学，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吴充皆重之。然天资诡诈冒进，与蔡确谋立岐王颢，事既不成，会王珪卒，恕与确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吴充有异议，赖确拥护而止，自以为功。至是，复为高公绘草奏，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计。太后怒，黜知随州。

哲宗皇帝

〔纲〕丙寅，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闰二月，蔡确有罪，免。

〔目〕右司谏王覿上疏言：“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数十上。会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摯、左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连章论确罪，太后不忍斥之，但罢政，出知陈州。

〔纲〕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目〕时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西伐之议未决，光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曰：“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既而诏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辽人闻之，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

隙！”

【纲】 以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以李常为户部尚书。

【纲】 章惇有罪，免，以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

【目】 惇与司马光争辩役法于太后帘前，其语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给事中王岩叟、侍御史刘摯等交章论燾附惇，不当躡迁，至封还诰命；燾亦力辞，乃诏仍同知院事。

【纲】 罢青苗法。

【纲】 三月，罢免役法。

【目】 司马光请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皆如旧制，其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于是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以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光复请直降敕命，委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顾代。

苏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

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邪！”光谢之。

范纯仁谓光曰：“差役当熟讲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光深谢之。

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顾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纲 范子渊有罪，贬知峡州。

目 子渊在熙、圭间，提举修堤开河，糜费巨万，而功用卒不成，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算。至是御史吕陶劾其罪，黜知峡州。中书舍人苏轼草制词有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时以为至言。

纲 夏四月，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

目 颐，颢弟也。年十八上书仁宗，欲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至是司马

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郎。及入对，改崇政殿说书。颐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陛下春秋方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

〔纲〕 韩缜免。

〔纲〕 王安石卒。

〔目〕 安石性强伎，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然议论奇高，能以辨博济其说，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故神宗排众论，力倚任之。及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诘。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议纷起，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安石每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又尝曰：“新法始终以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君实也。”

〔纲〕 以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纲〕 诏起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

目 彦博致仕居洛，司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辅。太后将用为三省长官，言者以为不可，乃命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班宰相上，恩礼甚渥。彦博年八十一矣。

纲 诏举经明行修之士。

目 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必坐举主，毋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惟惧玷缺外闻，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纲 五月，以韩维为门下侍郎。

目 神宗崩，维自提举嵩山崇福宫入临，太后手诏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力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竭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几起知陈州，召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至是拜门下侍郎。

纲 命程颐等修定学制。

目 太学自蔡确起大狱，连引朝士，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凝密，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御史中丞刘摯以为言，至是命程颐、孙觉、顾临同太学长贰看详修定条制。颐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试之

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醵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

〔纲〕 六月，放邓綰、李定于滁州。

〔纲〕 置春秋博士。

〔纲〕 吕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目〕 惠卿见正人汇进，知不容于时，恳求散地。右司谏苏辙、王黼历数其奸，请投畀四裔以御魑魅；中丞刘摯复列其五罪。于是贬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贬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

时惠卿、章惇、吕嘉问、邓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皆已斥外，言者论之不己，范纯仁言于太后曰：“录人之过，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诏：“前朝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言者勿复弹劾。”惠卿党稍安。或谓吕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貽后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邪。”

〔纲〕 秋七月，立十科举士法。

〔目〕 司马光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

备。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乞设行义纯固，可为师表；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知勇过人，可备将帅；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学问该博，可备顾问；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练习法令，能断请谏：凡十科举士。应侍从以上，每岁于十科举三人，中书置籍记之。有事须材，执政按籍视其所举科，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告命，仍具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诏从之。

【纲】 夏主秉常卒，子乾顺立。

【纲】 九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河内公司马光卒。

【目】 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语如梦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恸，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年六十八。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及如陕葬，送者如哭私亲。四方皆画像以祀。

子康居丧，因寝地得腹疾，召医李积于窾，乡民闻之告积曰：“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积至，则康疾不可为矣。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陟、盗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为民害者，划革略尽。或谓光曰：“熙、圭旧臣多俭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遂改之不疑。

〔纲〕 以苏轼为翰林学士。

〔目〕 轼自登州召还，十月之间，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经筵进读未尝不反复开导，辄有所启悟。尝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太后问曰：“卿前为何官？”对曰：“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对曰：“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对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卫尉丞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轼不能从。

〔纲〕 张璪免。

〔纲〕 冬十月，改封孔子后为奉圣公。

〔目〕 鸿胪卿孔宗翰言：“孔子后世袭公爵，本为侍祠；今乃兼领他官，不在故郡，于名为不正。乞自今袭封之人，使终身在乡里。”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不预他职。添给田百顷，供祭祀外，许均贍族人。赐国子监书，立学官以诲其子弟。宗翰，道辅子也。

〔纲〕 十一月，以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摯为尚书右丞。

纲鉴易知录卷七三

宋纪

哲宗皇帝

〔纲〕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

〔目〕 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以上，非安石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惟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辄上第，故科举益弊。吕公著当国，始请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虫、蕤、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

〔纲〕 夏四月，诏文彦博十日一议事都堂。

〔纲〕 以处士陈师道为徐州教授。

〔目〕 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博学善文，家贫或经日不炊，晏如也。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

说，遂绝意进取。至是，以苏轼荐，授是职。

〔纲〕 复制科。

〔纲〕 李清臣免。

〔目〕 时厘正熙、圭之政，清臣固争，以为不可。遂罢知河阳府。

〔纲〕 五月，以刘摯、王存为尚书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罢门下侍郎韩维。

〔目〕 维处东省逾年，有忌之者密为谗愬，诏分司南京。王存抗声帘前曰：“韩维得罪，莫知其端，臣切为朝廷惜之！”乃还维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纲〕 八月，罢崇政殿说书程颐。

〔目〕 颐在经筵，以礼法自持，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于是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愤不能平，劾轼“试馆职，策问谤讟”。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右司谏王翬言：“轼命辞失轻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纯仁亦言轼无罪，遂置不问。

会帝患疮疹不出，颺诣宰臣问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颺言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给事中颺临，遂连章力诋颺不宜在经筵，乃罢颺出管勾西京国子监。

时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咸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颺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尚等为辅；朔党以刘摯、梁燾、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是时熙、圭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而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相訾议。惟吕大防秦人，戆直无党；范祖禹师司马光，不立党。既而帝闻之，以问胡宗愈，宗愈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息矣。”因著君子无党论以进。

〔纲〕 罢右司谏贾易。

〔目〕 时程颺、苏轼交恶，其党互相攻讦。易因劾吕陶党轼兄弟，语侵文彦博、范纯仁。太后怒，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言颇直，惟诋大臣太甚，不可处谏列耳。”乃止，罢知怀州。公著退，语同列曰：“谏官所言，未论得失。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有导谏惑上心者，正赖左右力谏，不可使人主轻厌言者。”吕大防、刘摯、王存私顾而叹曰：“吕公可谓仁者之勇。”

〔纲〕 戊辰，三年，春正月，复置广惠仓。

【纲】 夏四月，以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

【目】 公著以老，恳辞位；乃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国初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军国事者四人，公著与父夷简居其二，世羨其荣。

时熙、圭用事之臣虽去，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鸿胪丞常安民贻公著书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为不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谓庆流万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窜移沦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今怨忿已积，一发其害必大，可不为大忧乎！”公著得书，默然。

【纲】 以吕大防、范纯仁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孙固、刘摯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

【目】 大防朴厚蠢直，纯仁务以博大开上意，忠厚革士风。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复尽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时党论方起，纯仁虑之。会右谏议大夫王黼以胡宗愈进君子无党论，恶之，因疏宗愈不可执政。太后大怒，纯

仁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太后意未解，纯仁曰：“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同庆历柄任，各举所知，当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共相庆曰：‘一网打尽矣！’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上之。然竟出魏知润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纲〕 冬闰十二月，蜀公范镇卒。

〔纲〕 己巳，四年，春二月，东平公吕公著卒。

〔目〕 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空复逝。”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赠太师，封申国公，谥正献。

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简重清洁，盖天禀然。其识虑深敏，量宏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采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可回夺。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权衡之称物。”尤能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王安石博辨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其敬服如此。

〔纲〕 三月，胡宗愈免。

【纲】 夏四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目】 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旧明法最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进士上，非是。乃诏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

初，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章。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才、敦厚风俗也。”至是遂罢之。未几，诏御试举人，仍试赋、诗、论三题。

【纲】 五月，以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

【目】 祖禹初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王安石尤爱重之，祖禹终不往谒。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妇翁吕公著当国，引嫌辞职；再改著作郎兼侍讲。会夏暑，权罢讲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谏议大夫，寻加礼部侍郎。

闻禁中觅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上疏劝进德爱身，又乞太皇太后保护圣躬，

言甚切至。太后谓曰：“乳媪之说，外间虚传也。”祖禹对曰：“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纲〕 安置蔡确于新州。

〔目〕 确失势日久，遂怀怨望。在安州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与确有隙，上之，以为皆涉讥讪，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武后事以斥东朝，语尤切害。于是台谏言确怨谤，乞正其罪。执政议置确于法，范纯仁、王存独以为不可，力争之。文彦博欲贬确岭峽，纯仁闻之，谓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贬确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确至新州，未几卒。

〔纲〕 六月，范纯仁、王存罢。

〔目〕 吕大防言：“蔡确党盛，不可不治。”纯仁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因论纯仁党确，纯仁亦力求罢政，乃出知颍昌府。存，确所举也，故亦出知蔡州。

〔纲〕 以赵瞻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许将为尚书左、右丞。

〔纲〕 秋七月，安燾罢。

〔纲〕 冬十一月，以孙固知枢密院事，刘摯、傅尧俞为门下、中书侍郎。

〔纲〕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来归永乐之俘，诏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目〕 夏人来归永乐所获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诏以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砦还之；夏得地益骄。

〔纲〕 文彦博致仕。

〔目〕 彦博复居政府，无岁不求去。会殿中侍御史贾易言：“彦博至和建储之议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彦博益求罢，乃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备礼册命，宴饯于玉津园。

先是辽使耶律永昌来聘，苏轼馆之。与永昌入觐，见彦博于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总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异人也。”

〔纲〕 三月，赵瞻卒，以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苏颂为尚书左丞。

〔纲〕 夏四月，孙固卒。

〔目〕 固宅心诚粹，不喜骄亢，与人居久而益信，故更历夷险而不为人所疾害。傅尧俞言：“司马公之清节，孙公之淳德，盖所谓不言而信者也。”世以为确论。

〔纲〕 秋八月，召邓润甫为翰林学士承旨，罢御史中丞梁燾、谏议大夫刘安世、朱光庭。

〔目〕 初，润甫以母丧终制，除吏部尚书，梁燾权给事中，驳之，改知亳州。至是，复以承旨召。燾为中丞，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右谏议大夫朱光庭交章论“润甫出入王、吕党中，始终反覆，今之进用，实系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又言：“润甫尝为蔡确制，称确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罢黜。”累疏不报。燾等因力请外，乃出燾知郑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举崇福宫。时刘摈上疏请暂出润甫留燾等，苏辙亦三疏论之，皆不报。

自司马光卒后，王安石之徒，多为飞语，以摇在位。大臣为自全计，吕大防、范纯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后疑不决。辙复上疏曰：“先帝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众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众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纲〕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刘摈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尚书右丞，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

〔目〕 辙除命既下，右司谏杨康国奏曰：“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很好胜，则与安石无异。”不报。

岩叟居言职五年，正谏无隐。及拜签枢入谢，因进曰：“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愿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复进言于帝曰：“陛下今日圣学，当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非谓一夫能然，盖其类应之者众，上下蔽蒙，不觉养成祸胎尔！”又曰：“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误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则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两宫深然之。

〔纲〕 夏五月朔，日食。

〔纲〕 六月，浙西水。

〔纲〕 翰林学士承旨苏轼罢。

〔目〕 初，轼以论事为众所忌，赵挺之、王黼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几，召还，侍御史贾易复劾轼元丰末在扬州闻先帝厌代作诗，及草吕惠卿制，皆诽谤先帝，无人臣礼。御史中丞赵君锡亦继言之。太后怒，罢易知宣州，君锡知郑州。吕大防请并轼两罢，乃出轼知颍州，寻改知扬州。

〔纲〕 冬十一月，罢刘摯知郢州。

〔目〕 摯性峭直，有气节，不为利诱威怵。与吕大防同位，国家大事多决于大防，惟进退士大夫实执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恶，竟为朋谗奇中，遂与大防有隙。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皆附大防。章惇诸子故与摯子游，

塾亦间与之接，雍、畏谓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觐后福。遂罢塾知郢州。给事中朱光庭驳之曰：“塾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言者以光庭为党，亦罢知亳州。

〔纲〕 中书侍郎傅尧俞卒。

〔目〕 尧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设城府，人不忍欺。论事君前，略无回隐，退与人言，不复有惊异色。素与王安石善。熙宁初，自知庐州入京，时方行新法，安石谓之曰：“举朝纷纷，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处君。”尧俞曰：“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马光尝谓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见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为难耳。”及卒，太后谓辅臣曰：“傅侍郎清直一节，始终不变，金玉君子也。方倚以为相。遽至是乎！”谥献肃。

〔纲〕 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颐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既而罢之。

〔目〕 颐服阙，三省拟除馆职，判检院。苏辙进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后纳之，遂差管勾崇福宫。颐亦恳辞，讫不就职。范祖禹言：“颐经术行义，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岂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习朝廷事体则有之，宁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劝讲，必有补圣明。”不听。

〔纲〕 夏四月，始备六礼，立皇后孟氏。

〔目〕 后，涇州人，马军都虞候元之孙。帝年益壮，太皇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入宫。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

皆爱之，教以女仪。至是，太皇太后谕执政曰：“孟氏女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命学士草制。又以近世礼仪简略，诏翰林、台谏、给、舍与礼官，议册后六礼以进。遂命吕大防兼六礼使，帝御文德殿册为皇后。太皇太后语帝曰：“得贤内助，非细事也。”既而叹曰：“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

〔纲〕 五月，王岩叟罢。

〔纲〕 六月，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燾、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院事。

〔纲〕 秋八月，陕西地震。

〔纲〕 九月，召苏轼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纲〕 癸酉，八年，春三月，苏颂、范百禄罢。

〔纲〕 夏六月，梁燾罢。

〔目〕 燾以疾罢。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为意，尝作荐士录，具载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时而发，但不向人开耳。”燾笑曰：“燾出入侍从，致位执政，八年之间，所荐用之不尽，负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访人材。燾具奏：“访人才可大任者，陛下当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图任旧人中坚正纯厚有人望

者，不牵左右好恶之言以移圣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纲】 秋七月，以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目】 纯仁入谢，太后谓曰：“或谓卿必先引用王黼、彭汝砺，卿宜与吕大防一心。”对曰：“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望陛下加察。”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论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燾、吕惠卿；不报。及纯仁视事，吕大防欲引畏为谏议大夫以自助，纯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相公邪？”苏辙即从旁诵其弹文，纯仁初不知也，已而竟迁畏礼部侍郎。

【纲】 八月，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

【纲】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目】 太皇太后不豫。吕大防、范纯仁等问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赐社饭，曰：“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寻崩。太后临朝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力行故事，抑绝外家私恩，人以为女中尧、舜。

【纲】 冬十月，帝始亲政，诏内侍刘瑗等复入内给事。

【目】 太后既崩，中外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上疏

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为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愚，则恬然无事。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时苏轼方具疏将谏，及见祖禹奏，曰：“经世之文也。”遂附名同进而毁己草。疏入，不报。会有旨召内侍刘瑗等十人复职，祖禹又谏曰：“陛下亲政以来，未闻访一贤臣，而所召乃先内侍，四海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不可。”弗听。

〔纲〕 十二月，范纯仁乞罢政，不许。

〔目〕 初，太皇太后寝疾，召纯仁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垂帘时，惟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惟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纯仁泣曰：“敢不尽忠！”及帝亲政，纯仁乞避位。帝语吕大防曰：“纯仁有时望，不宜去，可为朕留之。”时群小力排太后时事，纯仁奏曰：“太皇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鉴，议者不恤国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肃垂帘时事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纳。

〔纲〕 复章惇、吕惠卿官，贬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知成德军。

〔目〕 吕大防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帝即召对，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帝深纳之，遂复惇、惠卿官。安世谏以为不

可，出知成德军。

〔纲〕 甲戌，绍圣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目〕 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故有是命。范纯仁以时用大臣，皆从中出，言于帝曰：“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帝不纳。

〔纲〕 葬宣仁圣烈皇后。

〔纲〕 三月朔，日食。

〔目〕 不尽如钩。

〔纲〕 吕大防罢。

〔纲〕 策进士。罢门下侍郎苏辙。

〔目〕 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其意盖继元祐之政也。

苏辙谏曰：“伏见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匱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帝览奏，大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

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邓润甫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竟落辙职，出知汝州。

及进士对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遂拔毕渐为第一。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

纲 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

纲 夏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

纲 贬苏轼知英州。

〔纲〕 诏改元。

〔目〕 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顺天意。帝从之，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于是天下晓然知帝意所向矣。

〔纲〕 罢翰林学士范祖禹。

〔目〕 时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悦。祖禹遂乞郡，乃知陕州。祖禹在迹英，守经据正，献纳尤多。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侧，命子弟侍，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义理明白，苏轼称为讲官第一。

〔纲〕 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罢。

〔目〕 惇之被召也，通判陈瓘从众道谒之。惇闻瓘名，邀与同载，询当世之务。瓘因问惇曰：“天子待公为政，敢问何先？”惇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势无急于此。”瓘曰：“公误矣。果尔，将失天下望。”惇厉声曰：“光不务绩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为今之计，惟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悦。

帝既相惇，纯仁请去益力，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

〔纲〕 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以林奩为中书舍人。

〔目〕 章惇尝言：“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奩可。”会奩赴成都过阙，惇欲使典书诰，逞毒于元祐诸臣，且许以为执政，奩久不得志，请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贬黜之制，皆奩为之，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名节矣！”

〔纲〕 复免役法。

〔纲〕 以蔡卞为国史修撰。

〔纲〕 闰月，罢十科举士法。

〔纲〕 以安燾为门下侍郎。

〔纲〕 贬吏部尚书彭汝砺知江州。

〔目〕 言者谓其附会刘摯也。汝砺将行，帝问所欲言，对曰：“陛下今所复者，其政不能无是非，其人不能无贤不肖；政惟其是则无不善，人惟其贤则无不得矣。”至郡数月而卒。

〔纲〕 五月，诏进士专习经义。

〔纲〕 罢制举，置宏词科。

〔纲〕 刘奉世罢。

〔目〕 奉世，敞之子也。为人简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内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疾，正须安处之。”以童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军。

〔纲〕 邓润甫卒。

〔纲〕 以黄履为御史中丞。

〔目〕 元圭末，履为中丞，与蔡确、童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时谓之“四凶”，为刘安世所论而出。至是，惇复引用，俾报复仇怨，元祐正臣，无一得免者矣。

〔纲〕 六月，除字说之禁。

〔纲〕 以曾布同知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燾等官，诏谕天下。

目 黄履、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等交章论司马光等变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请发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问汪将，将对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夺光、公著赠谥，仆所立碑，夺王岩叟赠官；贬太昉为秘书监，瑩为光禄卿，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

初，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悦，复与为异。惇既贬司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进曰：“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乃下诏曰：“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其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

初，朋党论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议，朕皆记之。”又曰：“苏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由是颂获免，而燾止谪提举舒州灵仙观。

纲 八月，罢广惠仓。

纲 复免行钱。

纲 冬十月，以吕惠卿知大名府。

目 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纳之。及惠卿至京，请对，见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计卒不施而

去，时论快之。

【纲】 十二月，重修神宗实录成，安置范祖禹等于远州。

【目】 蔡卞进神宗实录，于是祖禹及赵彦若、黄庭坚等并坐诋诬，降官，安置永、澧、黔州；迁卞为翰林学士。初，礼部侍郎陆佃预修实录，数与祖禹等争辨，大要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至是佃亦落职。言者又以吕大防监修神宗实录，徙安州居住。

【纲】 乙亥，二年，春二月，复保甲法。

【纲】 夏四月，置律学博士。

【纲】 冬十月，郑雍罢，以许将、蔡卞为尚书左、右丞。

【纲】 赠蔡确太师，谥忠怀。

【纲】 贬监察御史常安民监滁州酒税。

【目】 时蔡京深结中官裴彦臣，安民因论之，谓“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是时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测，独安民首发之。

至是复论章惇颺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怒。御史董敦逸论安民党于苏轼兄弟。会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监滁州酒税；安燾救之，不克。

〔纲〕 左司谏张商英有罪免。

〔纲〕 十一月，安燾罢。

〔纲〕 贬范纯仁知随州。

〔目〕 时吕大防等窜居远州。会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数十人当终身勿徙。纯仁闻之忧愤，欲申理，所亲劝其勿触怒，万一远斥，非高年所宜。纯仁曰：“事至于此，无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系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然生、李之祸，数十年沦胥不解，岂可尚遵前轨！愿断自渊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观文殿大学士，徙知随州。

〔纲〕 丙子，三年，春正月，韩忠彦罢。

〔纲〕 二月，女真伐纥石烈部阿疏，阿疏奔辽。

〔纲〕 秋七月，窜范祖禹于贺州，刘安世于英州。

〔目〕 时刘婕妤专宠内庭，章惇、蔡京摭祖禹、安世元祐中谏乳媪事，以为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构造诬谤之

罪，谪授昭、新州别驾，贺、英州安置。

〔纲〕 九月，废皇后孟氏。

〔目〕 刘婕妤同后朝太后于隆祐宫，或撤婕妤座，恚，不复朝，泣诉于帝。会后女福庆公主疾，后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宫中相传，厌魅之端作矣。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法端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宫妾三十人，榜掠备至。狱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录罪人。敦逸秉笔疑未下，内侍郝随等以言胁之。敦逸畏祸，乃以奏牍上。诏废后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出居瑶华宫。时章惇欲诬宣仁后有废立计，以后逮事宣仁；又阴附刘婕妤，欲请建为后，遂与郝随构成是狱，天下冤之。

〔纲〕 冬十月，雷，大雨雹。

〔纲〕 以龚原为国子司业。

〔目〕 原少师王安石，安石之改学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为尽力。及为司业，遂请以安石所撰字说、洪范传及王雱论语、孟子义刊板传学者。故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其弊自原始。

〔纲〕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纲〕 二月，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官。

〔纲〕 复罢春秋科。

〔纲〕 流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燾、范纯仁等于岭南，贬韩维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目〕 三省言：“吕大防等为臣不忠，罪与司马光等不异，顷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生死异罪，无以垂示万世。”遂贬大防、刘摯、苏辙、梁燾、范纯仁，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刘奉世安置柳州；韩维落职致仕，再谪均州安置；王觐、韩川、孙升、吕陶、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顾临、范纯粹、孔文仲、王钦臣、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姚緌、吴安诗、秦观十七人远州居住；王敏落职，致仕；张耒、晁补之、贾易并监当官；朱光庭、孙觉、赵高、李之纯、杜纯、李周并追夺官秩。叶濠当制，文极丑诋，闻者切齿。时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圭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苏轼自惠州徙昌化军，范祖禹自贺州徙宾州，刘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纯仁时因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或谓近名，纯仁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之爱君，有怀不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诸子欲以与司马光议役法不同为请，冀得免行，纯仁曰：“吾用君实荐，以致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无愧于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闻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纯仁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

〔纲〕 降太师致仕文彦博为太子少保。

〔纲〕 闰月，以曾布知枢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黄履为尚书左、右丞。

目 布初附章惇，觊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极其称美，复赞绍述甚力；惇忌之，处于枢府，由是稍不相能。时章惇、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欲举汉、唐故事，诛戮党人。帝以问蔣，蔣对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来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纲 三月，诏中书舍人蹇序辰等编类司马光等章疏。

目 章惇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惇志不快。于是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言：“司马光等变乱典刑，改废法度，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藏之，岁久必致沦弃。愿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请即命序辰及直学士院徐铨编类。由是缙绅之士，无得脱祸者矣。卞党薛昂、林自，又乞毁司马光资治通鉴板；太学博士陈瓘因策士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昂、自议沮，得免。

纲 夏五月，潞公文彦博卒。

目 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平居接物谦下，尊德乐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谅，临事果断，有大臣之风。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复太师，谥忠烈。

纲 秋八月，彗星见西方。

〔纲〕 冬十月，以邢恕为御史中丞，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

〔纲〕 十一月，梁焘卒于化州。

〔纲〕 编管程颐于涪州。

〔目〕 颐时放归田里。帝一日与辅臣语及元祐政事，曰：“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于是言者论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削籍窜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

〔纲〕 复立市易务。

〔目〕 十二月，刘摯卒于新州。

纲鉴易知录卷七四

宋纪

哲宗皇帝

〔纲〕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玺于咸阻。

〔目〕 咸阳县民段义，于刘银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上之。诏蔡京等辨验，京以为秦玺。遂命曰“天授传国受命宝”。帝御大庆殿受宝，行朝会礼，诏赐义绢二百匹，授右班殿直。

〔纲〕 三月，下文彦博子及甫于回文馆狱，遂锢刘摯、梁焘子孙于岭南。以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安惇为御史中丞。

〔纲〕 章惇、蔡卞请追废宣仁圣烈皇后，不果行。

〔目〕 惇、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等谋，且结内侍郝随为助，媒蘖宣仁尝欲危帝之事。至是，惇，

主自作诏书，请废宣仁为庶人。皇太后方寝，闻之，遽起谓帝曰：“吾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惶、主奏，就烛焚之。郝随知之，密语惶、主。明日，惶、主再具状，坚请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寝。

〔纲〕 夏四月，林希免。

〔纲〕 秋七月，再窜范祖禹、刘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寻卒。

〔目〕 初，章惇怨范祖禹、刘安世尤深，必欲置诸死地。至是，讽蔡京并陷二人以罪，诏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

安世至贬所，章惇将必置之死，擢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之。判官承意疾驰，未至梅三十里，呕血而死，安世获免。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遇事则别白是非，不少借隐。长于劝讲，论谏不啻数十万言，开陈治道，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虽贾谊、陆贽不是过也。

〔纲〕 京师地震。

〔纲〕 己卯，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贤妃刘氏为皇后。窜右正言邹浩于新州。

目 妃多材艺，有盛宠。既构废孟后，章惇与内侍郝随、刘友端相结，请妃正位中宫。时帝未有储嗣，会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造以数论事，帝亲擢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报而刘后立。造上疏言：“贤妃与孟后争宠，而孟后废。今乃立之，殊累圣德。乞追停册礼。”帝曰：“此祖宗故事，岂独朕邪！”盖指真宗立刘德妃也。造对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变色，持其章踌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诋其狂妄，除名勒停，羁管新州。尚书右丞黄履进曰：“造以亲被拔擢之故，敢犯颜纳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将视以为戒，谁复为陛下论得失乎！幸与善地。”不听。

初，阻翟田画议论慷慨，与造以气节相激厉。刘后立，画谓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绝交矣！”造既得罪，画迎诸途。造出涕，画正色责之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愿君毋以此举自满，士所当为者，未止此也。”造茫然自失，谢曰：“君赠我厚矣！”造之将论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虽有亲，然移孝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造南迁，人莫敢顾，回敛交游钱与造治装，往来经理，且慰安其母。逻者以闻，逮诣诏狱，众为之惧，回居之晏如。御史诘之，回曰：“实尝预谋，不敢欺也。”因诵造所上章，凡二千言。狱上，除名停废，回即徒步出都门。行数十里，其子追及，问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诞者，尝三以书劝造论孟后事，造不报。及造废，诞作玉山主人对客问，以讥造不能力谏孟后之废，而俟朝廷过举乃言，为“不知几”云。

纲 御史中丞邢恕免。

纲 闰月，黄履罢。

〔纲〕 置看详诉理局。

〔目〕 安愷言：“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鬯、圭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断施行。”蔡卞劝童愷置局，命中书舍人塞序辰及安愷看详。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会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愷之谣。

〔纲〕 子茂卒。

〔纲〕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即位，太后权同听政，赦。

〔目〕 帝崩，无子，皇太后向氏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童愷抗声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似。”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莫难如此分别。”愷复曰：“以长则申王佖当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则端王佖，当立。”愷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童愷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于是愷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许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纲〕 尊皇后刘氏为元符皇后。

〔纲〕 二月，立皇后王氏。

【纲】 以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黄履为尚书右丞。

【目】 忠彦入对，陈四事，曰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纳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见收用。

【纲】 三月，诏求直言。

【目】 以四月朔日当食，诏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鷟上书曰：“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童惺，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赏缪罚滥，佞人徜徉，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有反覆卖国，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夫四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明命，大运乾刚，大明邪正，则天意解矣。”帝览而善之，以为相州教授。

【纲】 召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

【目】 韩忠彦等荐之也。御史中丞安惺言：“邹浩复用，虑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独敢言，何为不可复用！”惺惧而退。陈瓘言：“陛下欲开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惺乃诳惑主听，规骋其私，若明

示好恶，当自惶始。”遂出惶知潭州。

〔纲〕 诏许刘摯、梁燾归葬，录其子孙。

〔纲〕 夏四月朔，日食。

〔纲〕 以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枢密院事。

〔纲〕 复范纯仁等官，徙苏轼等于内郡。

〔目〕 纯仁时在永州，遣中使赐以茶药，谕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之？”纯仁顿首谢。徙居邓州；在道，拜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制词有曰：“岂惟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纯仁闻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既又遣中使趣入觐。纯仁乞归养疾，帝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且曰：“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

轼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复提举玉局观，未几，卒于常州。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谏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忌恶，不得久居朝耳。

〔纲〕 五月，诏复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皇后。

目 初，哲宗尝悔废后事，叹曰：“童惇坏我名节。”至是太后将复后位，会布衣何文正上书言之，遂降是诏。自瑶华宫还居禁中。

纲 蔡卞有罪免。

目 主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凡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帝亲札付外行之；童惇虽巨奸，然犹在其术中。至是，龚去论惇、主之恶，未报，而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张庭坚等极论主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谢天下。乃出知江宁，台谏论之不已，遂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纲 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摯等三十三人官。

纲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目 陈瓘论其矫诬定策之罪也。

纲 秋七月，太后罢听政。

纲 八月，葬永泰陵。

纲 九月，童惇有罪免。

目 惇为相，专图复怨，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责，由是正人无一得免死者；屡兴大狱，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灵輿陷淖中，逾宿而行。台谏圭稷、陈次升、龚夬、陈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纲 冬十月，复以程颐判西京国子监。

目 颐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焘深疑之。颐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惟吾所欲尔。”未几，致仕。

纲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目 惇既罢知越州，陈瓘等以为责轻，复论“惇在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其惨刻如此。看详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讽谕，迎合绍述之意，傅致语言，指为谤讪，遂使朝廷纷纷不已。考之公论，宜正典刑。”于是二人并除名，放归田里，而贬惇武昌节度副使。居潭州。

纲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扬州。

目 中丞圭稷论京奸状，帝未纳，台谏陈瓘、江公望等相继言之，帝亦不听。稷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复力论之，始出知永兴军，言者不已，乃职居杭州。

右司谏陈祐复论林希绍圣初党附权要，词命丑诋之罪。乃削端明殿学士，徙知扬州。

【纲】以韩忠彦、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

【目】布初附章惇，凡惇所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与乖异。及帝即位，锐意图治，延进忠鯁，布因力排绍圣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学士肇引嫌出知陈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当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主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所谓端人吉士，继迹去朝，所进以为辅佐、侍从、台谏，往往皆前日事惇、主者，一旦势异今日，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思之可为恸哭。异时惇、主纵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虑乎！”布不能从。

【纲】十一月，诏改元。

【目】时议以元祐、绍圣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诏改明年元为建中靖国，由是邪正杂进矣。

【纲】以安燾知枢密院事。黄履免。

【纲】置春秋博士。

【纲】以范纯礼为尚书右丞。

徽宗皇帝

〔纲〕 辛巳，徽宗皇帝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气亘天。

〔目〕 是夕，有赤气起东北，亘西南，中涵白气；将散，复有黑浸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岁之始，而赤气起于暮夜之幽。日为阳，夜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夷狄窃发之证也。天心仁爱，以灾异为警戒。愿陛下进忠良，绌邪佞，正名分，击奸恶，使小人无得生犯上之心，则灾异可变为休祥矣。”

〔纲〕 高平公范纯仁卒。

〔目〕 纯仁疾革，口占遗表，劝帝清心寡欲，约己便民，绝朋党之论，察邪正之归，毋轻议边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诬谤。且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者也。”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尝曰：“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

〔纲〕 皇太后向氏崩。

〔纲〕 追尊太妃陈氏为钦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目 陈氏，帝生母也。

纲 辽耶律洪基死，孙延禧立。

纲 二月，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

目 任伯雨论：“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承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志。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章入上，未报。会台谏陈瓘、陈次升等复极论之，乃贬惇为雷州司户参军。

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后徙睦州，卒。

纲 三月，罢权给事中任伯雨。

目 伯雨初为右正言，半岁之间，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时曾布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觉之，徙为度支员外郎。

〔纲〕 夏六月，罢尚书右丞范纯礼。

〔目〕 时韩忠彦虽首相，而曾布专政，渐进绍述之说，讽中丞赵挺之排击元祐诸臣。纯礼从容言于帝曰：“迺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圭而非元祐，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以藉口，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纯礼沉毅刚正，曾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选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选怒。会选馆辽使，纯礼主宴，选诬其辄斥御名，遂罢知颍昌府。

〔纲〕 罢左司谏江公望。

〔目〕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绍述之意，辅政非其人，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骚然。神考与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钩斩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圭、绍圣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陛下改元诏旨，亦称思建皇极，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尝以示范纯礼，纯礼赞之，乞褒迁公望以劝来者。会蔡王府相告，有不逊语及于王，公望乞勿以无根之言加诸至亲，遂坐罢。

〔纲〕 秋七月，安燾罢，以蒋之奇知枢密院事，章燾同知院事，陆佃为尚书右丞。

〔纲〕 冬十月，李清臣免。

〔纲〕 罢权给事中陈瓘。

〔目〕 瓘议论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藉口，未尝及人暧昧之过。及权给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将即真。瓘语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饵也。若受其荐进，复有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愧矣。吾有一书论其过，将投之以决去就，汝其书之，旦持入省。”布使数人邀相见，甫就席，遽出书，布大怒，争辩移时，至箕踞谗语。瓘色不变，徐起言曰：“适所论者国事，是非有公议，公未可遽失待士礼。”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纲〕 十一月，以陆佃、温益为尚书左、右丞。

〔纲〕 复召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

〔目〕 供奉官童贯，性巧媚，善择人主微指先事顺承，以故得幸。及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蔡京与之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障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于帝所，由是帝属意用京。左阶道录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学博士范致虚与之厚，因荐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众口一辞誉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会韩忠彦与曾布交恶，布谋引京自助，乃召为翰林学士承旨。

〔纲〕 再诏改元。

〔目〕 曾布主于绍述，请改明年元为崇宁，帝从之。

【纲】 以邓洵武为给事中兼侍讲。

【目】 洵武为起居郎，尝因对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为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乃作爱莫助之图以献。其图如史记年表，列旁行七重，别为左右，左曰元圭，右曰元祐。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重，左序绍述者，执政中惟温益一人，余不过三四，若赵挺之、范致虚、王能重、钱遒之属而已。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咸在以百数。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请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谓非相此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与臣见异，臣安敢与议！”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请相蔡京而籍异论者。于是善人皆不见容，而帝决意相京矣。乃进洵武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读。

【纲】 罢礼部尚书丰稷，复蔡卞、邢恕、吕嘉问、安惇、蹇序辰等官。

【纲】 壬午，崇宁元年，春正月，河东地震。

【纲】 三月，命宦者童贯制御器于苏、杭州。

【目】 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诸色匠，日役数千。而材物所须，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纲〕 夏五月，罢韩忠彦知大名府。

〔目〕 忠彦为相，召还流人，进用忠谏之士，张庭坚、陈瓘、邹浩、龚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陈君锡、张舜民等皆居台谏，翕然称为得人。然与曾布不协，至是，左司谏吴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论忠彦变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罢知大名府。

〔纲〕 复追贬司马光等四十四人官。

〔纲〕 诏籍元祐、元符党人，陆佃罢。

〔目〕 诏元祐并元符末今来责降人，除韩忠彦曾任宰相，安燾曾任执政，王翬、圭稷见任侍从官外，苏辙、范纯礼、刘奉世等凡五十余人，并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又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

佃与曾布比，而持论近恕，每欲参用元祐人才，尝曰：“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辅养之，须其安平；苟为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会御史请更惩元祐余党，佃言于帝曰：“不宜穷治。”乃下诏云：“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论佃名在党籍，不欲穷治，正恐自及耳。遂罢知亳州，卒。

〔纲〕 以许将、温益为门下、中书侍郎，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

【纲】 闰六月，曾布免。

【目】 布与蔡京素有隙，议事多不合。会布拟婿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亲，布忿然争辨，久之，声色俱厉。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礼！”帝不悦。殿中侍御史钱适言布援元祐之奸党，挤绍圣之忠贤。于是布请罢，出知润州。

【纲】 秋七月，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目】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曰：“敢不尽死！”

【纲】 焚元祐法，置讲议司于都省。

【纲】 章窳罢。

【纲】 复罢春秋博士。

【纲】 八月，诏天下兴学贡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纲】 以赵挺之、张商英为尚书左、右丞。

〔纲〕 复令进士兼试律。

〔纲〕 复绍圣役法。

〔纲〕 九月，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目〕 时元祐、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徙者略尽，蔡京犹未惬意，乃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摯、范纯仁、韩忠彦、王珪、梁燾、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燾、陆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孙觉、鲜于侁、贾易、邹浩等，余官程颐、秦观、张耒、晁补之、黄庭坚、孔平仲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京等复请下诏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宁、绍圣之政者，付中书定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邓考甫以下五百余人邪等，降责有差。又诏降责人不得同州居住。

〔纲〕 冬十月，蔣之奇罢。

〔纲〕 复废元祐皇后孟氏，贬韩忠彦等官，窜丰稷、陈瓘等于远州。

〔目〕 时元符皇后阎宦者郝随讽蔡京再废元祐皇后，京未得间。既而昌州判官冯澂上书论复后为非，于是御史中丞钱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膺连章论“韩忠彦等乘一布衣诳言，复瑶华之废后，掠流俗之虚美。当时物议固已汹

涵，乃至疏遯小臣诣阙上书，忠义激切，则天下公议从可知矣。望询考大臣，断以大义，无牵于流俗非正之论以累圣朝”。京与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皆主台臣之说，帝不得已，从之。诏罢元祐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且治元符末议复后号者，降宰臣韩忠彦、曾布官，追贬李清臣雷州司户参军，黄履祁州团练副使，安置翰林学士曾肇、御史中丞圭稷、谏臣陈瓘、龚夬等十七人于远州。擢冯澼鸿胪寺主簿。

纲 以蔡卞知枢密院事。

纲 十二月，追谥哲宗子茂为献愍太子，窜邹浩于昭州。

目 初，邹浩召自新州入对，帝首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已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在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箴，则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党伪为浩疏，有“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以为己出，欺人可矣，詎可以欺天乎”之语。帝诏暴其事，遂追册茂为太子，而窜浩于昭州。

纲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远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台谏之论已，悉陷以党事，同日贬窜。

纲 温益卒。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刘氏为皇太后。

纲 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至阙下。

〔纲〕 夏四月，诏毁司马光等景灵宫绘像。

〔目〕 司马光及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摯、范百禄、梁燾、郑雍、赵瞻、王岩叟凡十人。时又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

〔纲〕 以赵挺之为中书侍郎，张商英、吴居厚为尚书左、右丞，安惇同知枢密院事。

〔纲〕 除故直秘阁程颐名。

〔目〕 言者希蔡京意，论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专以诡异，聋瞽愚俗”。乃追毁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严加觉察。范致虚又言：“颐以邪说讹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经为之羽翼，乞下河南，尽逐学徒。”颐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纲〕 诏童贯监洮西军。六月，贯及安抚王厚复湟州，贬韩忠彦等官有差。

〔纲〕 秋八月，张商英罢。

〔纲〕 九月，令州县立党人碑。

〔目〕 蔡京又自书奸党为大碑，颁于郡县，令监司长吏厅皆刻石。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

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纲】 甲申，三年，春正月，铸当十大钱。

【纲】 命方士魏汉津定乐，铸九鼎。

【纲】 二月，令天下阡冶金银悉输内藏。

【纲】 夏六月，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

【纲】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目】 辟雍初成，诏：“荆国公王安石，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轲。”吏部尚书何执中请开学殿，使都人纵观。

【纲】 置书画算学。

【纲】 重定党人，刻石朝堂。

【纲】 秋七月，复行方田法。

【纲】 八月，许将罢。九月，以赵挺之、吴居厚为门下、中书侍郎，张康国、邓洵武为尚书左、右丞。

【纲】 以胡师文为户部侍郎。

【纲】 冬十二月，复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纲】 是岁，大蝗。

【纲】 安惲卒。

【纲】 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罢。

【目】 卞居心倾邪，一意妇翁王安石所行为至当。以兄京晚达，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时有不合。至是京请以童贯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误边计。京于帝前诋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纲】 以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

【纲】 二月，以张康国知枢密院事，刘逵同知院事，何执中为尚书左丞。

【纲】 闰月，铸夹锡铁钱。

纲 三月，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纲 夏五月，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

纲 六月，赵挺之罢。

纲 秋七月，置四辅郡。

目 右司谏姚祐请置辅郡，以拱大畿。诏以颍昌府为南辅；升襄邑县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各屯兵二万，重其资给。盖蔡京欲兵权归己故也。

纲 还上书流人。

纲 八月，新乐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贺于大庆殿。

目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宫，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宫行酌献礼。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宝鼎，东曰牡鼎，东北曰苍鼎，东南曰冈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时制新乐亦成，赐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属。九月，帝受贺于大庆殿，加号魏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帝之幸九成宫也，酌献至北方宝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为北方致乱之兆。

纲 诏徙元祐党人于近地。

〔纲〕 冬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

〔目〕 先是苏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给事蔡京所，京窳其父子名姓于童贯军籍中，皆得官。帝颇垂意花石，京讽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乃命勔领应奉局及纲事，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岩剔藪，幽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粥卖子女以供其须。戡山攀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辄州县，道路以目。

〔纲〕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长竟天。

〔纲〕 以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

〔纲〕 诏求直言，毁党人碑，复谪者仕籍。

〔目〕 帝以星变，避殿损膳，刘逵请碎元祐党人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帝从之，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石刻。翌日，蔡京见之，厉声曰：“石可毁，名不可灭也。”寻以太白昼见，赦除党人一切之禁，诏崇宁以来左降者，无问存没，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

【纲】 二月，蔡京有罪免。

【目】 京怀奸植党，托绍述之名，纷更法制，贬斥群贤，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时天下久平，京因睹帑庾盈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及彗星见，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罢之，而免京为中太乙宫使，留京师。

【纲】 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目】 挺之与刘逵同心辅政，然挺之多知，虑后患，每建白务开其端，而使逵毕其说。初，蔡京兴边事，用兵累年。至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衅端一开，兵连祸结，生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之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时执政皆京党，但唯笑而已。

【纲】 三月，罢求直言。

【纲】 许夏人平。

【纲】 秋七月朔，日当食，不亏。冬十二月朔，日当食，不亏。群臣称贺。

【纲】 刘逵罢。

目 蔡京令其党进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为之。今一切皆罢，恐非绍述之意。”帝惑其说，复有用京之心。于是京党御史余深、石公弼论逵专恣，反覆引用邪党，出知亳州。

纲 丁亥，太观元年，春正月，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吴居厚罢，以何执中为中书侍郎，邓洵武、梁子美为尚书左、右丞。三月，赵挺之罢，以何执中、邓洵武为门下、中书侍郎。梁子美、朱谔为尚书左、右丞。

纲 以蔡攸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

纲 立八行取士科。

目 八行者：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试，补太学上舍。知台州李谔文以徐中行应，中行闻之，尽毁其所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问之，中行曰：“人而无行与禽兽等，使吾得以八行应科目，则彼之不被举者非人类欤？”

纲 夏五月，以蔡薨为给事中。

目 薨以诸生试策，揣蔡京且复用，即对曰：“熙、圭之德业足以配天，不幸继之以元祐；绍圣之绩述足以永赖，不幸继之以靖国。”于是擢为第一，以所对颁天下。甫解褐，即除秘书正字，未逾年至侍从，前此未有也。

纲 邓洵武免。六月，以梁子美为中书侍郎。

〔纲〕 朱谔卒。

〔纲〕 秋八月，以徐处仁为尚书右丞，林摅同知枢密院事。处仁寻罢。

〔纲〕 九月，故直秘阁程颐卒。

〔目〕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为诸儒倡。著易春秋传。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而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尤著。世称颐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

绚力学不倦，颐每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仕终太常博士。

吁，颐称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力焉。”仕终较书郎。

良佐学问该赡，事有未澈，则颡有泚。尝与颐别，一年复来见，颐问所进，对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曰：“是子可谓博学切问而近思者。”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在程门号“四先生”。仕终监西京竹木场。

酢，初与兄醜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及程颢兴扶沟学，酢尽弃故所习

而学焉。仕终知濠州。

绎，家世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即发愤为学，遂以文名。会颐自涪还河南，绎往受业，颐称其颖悟，尝曰：“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晒，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业，仕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邪等人，编管饶州，卒。

大均，大防之弟，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尤喜讲明井田兵制，谓治道必自此始。张载每叹其勇为不可及。仕终陕西转运从事。

大临，大均之弟，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矫俗。仕终秘书省正字。

纲 冬闰十月，以林摅为尚书左丞，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

纲 流太庙斋郎方轸于岭南。

目 轸上书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专以绍述熙、圭之说为自媒之计。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帅臣监司，无非其门人亲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义之士投匭者无日无之；京分为邪等，黥配编置，不齿仕籍，则谁肯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鸟为献，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乱。臣以为京必反也，请诛京。”诏

宣示京，京请下辇狱，竟流岭南。

〔纲〕 十二月，黄河清。

〔目〕 乾宁军言：“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

〔纲〕 戊子，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宝于太庆殿，赦。

〔目〕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龟纽献者，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诏名镇国宝。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宝以合秦制天子六玺之数，与受命、镇国，通曰八宝。

〔纲〕 二月，以叶梦得为翰林学士。

〔目〕 梦得初用，蔡京荐为礼部员外郎。京罢相，赵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复反前政。梦得入对，因言：“事不过可、不可二者而已。以为可而出于陛下，则前日不应废；以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则今日不可复。今徒以大臣进退为可否，无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悦，以为起居郎，遂进学士。

〔纲〕 夏五月，童贯复洮州，诏加贯检校司空。

〔纲〕 秋八月，梁子美罢。九月，以林摅为中书侍郎，余深为尚书左丞。

綱 皇后王氏崩。

綱 冬十二月，詔以孔伋从祀孔子庙。

纲鉴易知录卷七五

宋纪

徽宗皇帝

〔纲〕 己丑，三年，春三月，谪右正言陈禾监信州酒税。

〔目〕 时童贯权益张，与黄经臣胥用事，中丞卢航表里为奸，缙绅侧目。陈禾曰：“此国家安危之本也。”遂上书劾贯、经臣怙宠弄权之罪，愿亟窜之远方。论奏未终，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请毕其说，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切，帝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贯等相率前诉，谓国家极治，安得如此不详语邪！”遂奏禾狂妄，谪监信州酒税。

〔纲〕 夏四月，林摅有罪，免。

【目】 集萑庐唱贡士，遽当传姓名，不识“甄盎”字，帝笑曰：“卿误邪？”遽不谢，而语诋同列。御史论其寡学，倨傲不恭，失人臣礼，黜知滁州。久之，自扬州徙大名，道过阙，为帝言：“顷使辽，见其国中携贰，若兼而有之，势无不可。”盖欲报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纲】 以郑居中知枢密院事，管师仁同知院事，余深为中书侍郎，薛昂、刘正夫为尚书左、右丞。

【纲】 五月，流孟翊于远州。

【目】 孟翊献所画卦象，谓宋将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改官名，变庶事以厌之。帝不乐，诏窜之远方。

【纲】 六月，管师仁罢。

【纲】 蔡京有罪，免。

【目】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张克公劾京罪恶，章数十上，京遂罢为太乙宫使。时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亲幸，深以京为非，每奏天文，必指陈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为之恐，故罢京。

【纲】 以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目】 执中一意谨事蔡京，遂代为首相。太学生陈朝老诣阙上书曰：“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执中，中外黯然失望。执中虽不敢若京之蠹国害民，然碌碌常质，初无过人。天下败坏至此，如人一身脏腑受疹已深，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执中夤缘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经体赞元，是犹以蚤负山，多见其不胜任也。”疏奏，不省。

纲 冬十一月，诏蔡京以太师致仕，留京师。

纲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为门下侍郎，张商英为中书侍郎，侯蒙同知枢密院事。

目 蔡京既免，商英自峡州起知杭州，过阙，赐对，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务以去大害，兴大利。今诚一一举行，则尽绍述之美。”遂留居政府。

帝尝从容问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对曰：“使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

纲 夏五月，立词学兼茂科。

纲 彗出奎、娄，诏直言阙失。贬蔡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纲 余深罢。

纲 六月，以张商英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目 蔡京久盗国柄，中外怨疾，见商英能立异同，更称为贤，帝因人望而相之。时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见，明日雨。帝喜，因大书“商霖”二字赐之。

纲 薛昂免。秋八月以吴居厚、刘正夫为门下、中书侍郎，侯蒙、邓洵仁为尚书左、右丞。

纲 冬十月，立贵妃郑氏为皇后。

纲 郑居中罢，以吴居厚知枢密院事。

纲 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枢密院事。

纲 秋八月，张商英罢。

目 商英为政持平，谓蔡京虽名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劝帝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时称商英忠直。初，何执中与蔡京同相，凡营立皆预议，至是恶商英出己上，与郑居中日夜醢织其短。会商英与郭天信往来，事觉，居中因讽中丞张克公论之，遂罢政出知河南府，寻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纲 九月，王襄免。

〔纲〕 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及童贯使辽。

〔目〕 童贯既得志于西羌，遂谓辽亦可图，因请使辽以觐之。乃以郑允中充贺辽主生辰使，而以贯副之。或言：“以宦官为上介，国无人乎？”帝曰：“契丹闻贯破羌，故欲见之，因使觐其国，策之善者也。”遂行。

〔纲〕 冬十月，羈管陈瓘于台州。

〔目〕 瓘以忤蔡京窜彬州，瓘子正汇在杭，讼京有动摇东宫迹，杭守蔡薏执送京师，阴告京，俾为计。事下开封府，并逮治瓘。尹李孝寿逼使证其妄，瓘曰：“正汇闻京将不利社稷，传于道路，瓘岂得预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则情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合其说，又义所不为。京之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之于谏省，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内侍黄经臣莅鞫，闻其词，失声太息，谓曰：“主上正欲得实，但如言以对可也。”狱具，正汇犹以所告失实流海上，瓘安置通州。

瓘尝撰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瓘又徙台州。何执中起迁人石铨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铨至，执瓘至庭，大陈狱具，将胁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岂被制旨邪！”铨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尧集尔。”瓘曰：“然则何用许？使君知尊尧所以立名乎？盖以神考为尧，主上为舜，尊尧何得为罪！时相学术短浅，为人所愚，君所得几何，乃亦不畏公议干犯名分乎！”铨惭，揖瓘使退。执中怒，罢铨。瓘平生论京兄弟，皆披摭其处心，发露其情愿，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

【纲】童贯以辽李良嗣来：命为秘书丞，赐姓赵。

【目】燕人马植本辽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童贯使辽，道卢沟，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燕之策，因得见贯。贯与语，大奇之，载与俱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植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议者谓：“祖宗以来，虽有此道，以其地接诸蕃，禁商贾舟船不得行，百有余年矣；一旦启之，惧非中国之利。”不听。帝召问之，植对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燕之议自此始。

【纲】壬辰，二年，春二月，复蔡京太师，赐第京师。

【纲】夏五月，诏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议事。

【目】京患言者议己，乃作御笔密进，而丐帝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纪以行，至有不类帝书者，群下亦莫敢言。由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纲】六月，以余深为门下侍郎。

【纲】秋九月，更定官名。

纲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太庆殿，赦。

纲 以何执中为少傅。

纲 十二月，加童贯太尉。

纲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安石子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子庙。

纲 以何执中为太宰。

纲 吴居厚罢，以郑居中知枢密院事。

纲 二月，太后刘氏自杀。

纲 夏四月，邓洵仁罢。

纲 以薛昂为尚书右丞。

纲 闰月，改公主为帝姬。

纲 秋八月，以何执中为少师。

〔纲〕 九月，赐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任昔号通妙先生。

〔目〕 濮人王老志，初为小吏，遇异人授以丹，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为人言休咎，多验。太仆卿王亶以名闻，时帝方向道术，乃召至京师，馆于葵京第。尝缄书一封至帝所，启视乃昔岁中秋与乔、刘二妃燕好之语也。由是益信之，号为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者，卒应者什八九，其门如市。逾年而死。

洪州人王任昔，初隐于嵩山，自言遇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来事。京荐之，帝召见，赐号冲隐处士，进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兴，而任昔恩宠浸加，朝臣戚里，夤缘关通。

〔纲〕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诏百官。

〔纲〕 十二月，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

〔纲〕 女真阿骨打自称都勃极烈。

〔目〕 初辽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钓鱼，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鱼头宴，辽主命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辞不能，但端立直视。辽主喻之再二，终不从。他日，辽主密谕北院枢密使萧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貽后患。”奉先曰：“彼僇人，不知礼义，且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心。设有异志，蕞尔小国，亦何能为！”辽主乃止。阿骨打归，疑辽主知其异志，且以辽主淫酗，不恤国政，遂称兵先并旁近族。至是，节度使乌雅东死，阿骨打袭位为都勃极烈。都勃极烈者，官长也。辽使阿息保往谓之曰：“何故不告

丧？”阿骨打曰：“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

〔纲〕 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辽，取宁江州。

〔纲〕 十一月，辽遣都统萧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战于混同江，辽军大败。

〔目〕 辽主闻宁江州陷，乃以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萧挾不也副之，帅兵屯出店河。阿骨打帅众来御，未至混同江，会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与辽兵遇。会大风起，尘埃蔽天，阿骨打乘风奋击，辽兵溃，将士多死，其获免者十有七人。辽人尝言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

〔纲〕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

〔目〕 阿骨打既屡胜辽，其弟吴乞买率将佐劝其称帝，阿骨打遂于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更名旻。以吴乞买为谥班勃极烈，撒改斜也为国论勃极烈。其国语谓金为按出虎，谓尊大为谥班，谓国相为国论。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乌古乃之孙也。

〔纲〕 二月，立定王桓为皇太子，赦。

〔纲〕 以童贯领六路边事。

〔纲〕 秋八月，有星流出于柳。

〔目〕 其光照地，色赤黄，有尾。占者以为天子宗庙有喜，国家建造宫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贺。

〔纲〕 安置太子詹事陈邦光于池州。

〔目〕 蔡京献太子以太食国琉璃酒器，罗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闻以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具，荡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闻邦光实激太子，讽言者斥逐之。

〔纲〕 九月，金取辽黄龙府。

〔目〕 金主攻黄龙府，次混同江，无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导前，乘赭白马径涉。曰：“视吾鞭所指而行。”诸军随之以济，遂克黄龙府。遣萧辞刺还辽，曰：“若归我叛人阿疏，即当班师。”

〔纲〕 丙申，六年，春正月，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

〔目〕 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阶道策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赐号通真达灵先生，为改温州为应道军。灵素本无所能，惟稍习五雷法，招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

〔纲〕 闰月，立道学。

〔纲〕 二月，作上清宝箓宫成。

〔纲〕 夏四月，何执中罢。诏蔡京三日一朝，总治三省事。

〔纲〕 五月，以郑居中为少保太宰，刘正夫为少宰，邓洵武知枢密院事。秋八月，以侯蒙为中书侍郎，薛昂为尚书左丞。

〔纲〕 九月，帝诣玉清和阳宫，上玉帝徽号，赦。

〔目〕 帝奉玉册玉宝如玉清和阳宫，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

〔纲〕 冬十月，以白时中为尚书右丞。十二月，刘正夫罢。

〔纲〕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宝箓宫，命林灵素讲道经。

〔目〕 时道士皆有俸，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凡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贫下之人多买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饷餐，而衬施钱三百，谓之“千道会”。且令士庶入听灵素讲经，帝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

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媒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

〔纲〕 夏四月，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纲〕 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

〔纲〕 帝言天神降于坤宁殿。

〔纲〕 作万岁山。

〔目〕 初，帝以未得嗣子为念。道士刘混康以法箓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师西北隅地协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冈阜，已而后宫生子渐多，帝甚喜，始信道教。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东筑山，以像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

〔纲〕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宝成。

〔目〕 于闾上美玉，逾二尺，帝命制宝，号曰“定命宝”，合前八宝为九宝，以定命宝为首。

〔纲〕 以王黼为尚书左丞。

〔纲〕 二月，遣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约夹攻辽。

目 建隆中，女真尝自其国之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故道犹存。至是有汉人高药师者，泛海来言女真建国，屡破辽师。登州守臣王师中以闻，诏蔡京、童贯共议。命师中募人同药师等赍市马诏以往；不能达而还。帝乃复委童贯选人使之，遂使武义大夫马政同药师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闻贵朝攻破契丹五十余城，欲与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许，后当遣使来议。”通金好自此始。

纲 秋七月，以郑居中为少傅，余深为少保。八月，以童贯为太保。

纲 九月，掖庭大火。

纲 薛昂罢，以白时中、王黼为门下、中书侍郎，冯熙载、范致虚为尚书左、右丞。郑居中罢。

纲 闰月，立周恭帝后。

纲 冬十二月，辽大饥，人相食。

纲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人来聘。遣马政报之，不至而复。

目 金主遣渤海人李善庆等持国书同马政来修好；诏蔡京等谕以夹攻辽之意。遣政同赵有开赍诏与善庆等渡海报聘。行至登州，有开死，会谍者言辽已封金主为帝，乃诏政勿行，止遣平海军校呼庆送善庆等归金。金主遣庆归，且语之曰：“归见皇帝，果欲结好，早示国书；若仍用诏，决难从也。”

【纲】 以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二月，以邓洵武为少保。三月，以冯熙载为中书侍郎，范致虚、张邦昌为尚书左、右丞。

【纲】 夏五月，京师大水。

【目】 京师茶肆佣，晨兴见大犬蹲榻傍，近视之，则龙也，军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历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余丈。起居郎李纲言：“国家都注百五十余年矣，未尝有此异。夫变不虚生，必有感召之，灾非易御，必有消复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诏贬纲一官，与县去。

【纲】 六月，夏人来，诏童贯罢兵。秋七月，以贯为太傅。

【纲】 八月，范致虚罢。

【目】 时朝廷欲用师契丹，致虚言“边隙一开，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谓其怀异，会母丧，去位。

【纲】 九月，幸蔡京第。

【纲】 加蔡攸开府仪同三司。

【目】 攸有宠于帝，进见无时，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攸、黼着短衫窄袴，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谑浪语，以献笑取悦。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领殿中监，宠信倾其父。攸尝言于帝曰：“所

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帝深纳之，因令苑囿皆仿江、浙为白屋，不施五采，多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异兽，动数千百，以实其中。都下每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若山林陂泽之间，识者以为不祥之兆。

〔纲〕 冬十一月，以张邦昌、王安中为尚书左、右丞。

〔纲〕 十二月，帝数微行。窜秘书省正字曹辅于郴州。

〔目〕 帝自政和以来，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传之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曹辅上疏谏曰：“陛下厌居法宫，时乘小辇出入廛陌郊垌，极游乐而后返。臣不意陛下当宗社付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与民，本以人合，合则为腹心，离则为楚、越，畔服之际，在于斯须，甚可畏也。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虽神灵垂护，然亦损威伤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审问。余深曰：“辅小官，何敢论大事！”辅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阳顾张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应以“不知”。辅曰：“兹事，虽里巷小民无不知；相公当国，独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从辅受词。辅操笔曰：“区区之心，一无所求，爱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遂编管郴州。初辅将有言，知必获罪，召子绉来付以家事，乃闭户草疏；及贬，怡然就道。

〔纲〕 召杨时为秘书郎。

目 时，南剑将乐人。初举进士第，闻程颢兄弟讲孔、孟绝学于河、洛，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颢卒，又师事程颐于洛，盖年四十矣。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后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鱼山先生。会蔡京客张翥言于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败，宜亟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京问其人，翥以时对，京因荐之。会路允迪自高丽还，言高丽国王问鱼山先生安在，乃召为秘书郎。

纲 庚子，二年，春正月，罢道学。

纲 林灵素有罪，放归田里。

目 灵素初与道士王允诚共为神怪之事，后忌其相轧，毒杀允诚，遂专用事。及都城水，帝遣灵素厌胜，方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槌将击之，走而免，帝始厌之。然横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于帝。帝怒，以灵素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命下而灵素已死。

纲 二月，遣赵良嗣使金。

纲 夏六月，诏蔡京致仕。

目 京专政日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子攸权势既与父相轧，浮薄者复间焉，由是父子各立门户，遂为

仇敌。攸别居赐第，一日诣京，京正与客语，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为诊视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不合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辞去。客窃窥见，以问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儿欲以为吾疾而罢我耳。”阅数日，果以太师、鲁国公致仕，仍朝朔望。

【纲】 秋八月，金人来议攻辽及岁币，遣马政报之。

【目】 赵良嗣谓金主曰：“燕本汉地，欲夹攻辽，使金取中京太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许之，遂议岁币。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约金兵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宋兵自白沟夹攻，不然不能从。因遣勃董偕良嗣还，以致其言。帝使马政报聘，书云：“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远承示书，致罚契丹，当如来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之数，同于辽。”

【纲】 以余深为少傅。

【纲】 冬十月，加内侍梁师成太尉。

【目】 时帝留意礼文符瑞之事，师成善逢迎，希恩宠，帝命处殿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时天下禁诵苏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以翰墨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门下，往往遭点污。多置书画卷轴于外舍，邀宾客纵观，得其题识合意者辄密加汲引，执政、侍从可阶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称为恩府

先生，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所领职局至数十百，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布衣朱梦说上书论宦寺权太重，诏编管于池州。

〔纲〕 睦州人方腊作乱。

〔目〕 睦州清溪民方腊，世居县揭村，托左道以惑众。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太学生邓肃进诗讽谏，帝不听，放肃归田里，勔益横。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诡秘事相扇怵。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金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至数万。

〔纲〕 十一月，余深罢，以王黼为少保太宰。

〔纲〕 十二月、方腊陷睦、歙、杭州，诏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发兵讨之。

〔纲〕 真腊入贡。

〔纲〕 辛丑，三年，春正月，邓洵武卒。

〔纲〕 童贯承诏罢苏、杭应奉局、花石纲。

〔纲〕 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

〔目〕 衢守彭汝方被执，骂贼而死，贼屠其城。

〔纲〕 二月方腊陷处州。

〔纲〕 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目〕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改婴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覘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纲〕 方腊寇秀州，官军败之。

〔纲〕 辽都统耶律余睹叛降金。

〔纲〕 夏四月，童贯合兵击方腊，破之，执腊以归。

〔目〕 二月，童贯、谭稹前锋水陆并进，腊乃宵遁，还清溪帮源洞。诸将刘延庆、辛兴宗、王渊等相继至，尽复所陷城。四月，贯等合兵击腊于帮源洞。腊众尚二十万，与官军力战而败，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莫知所入。王渊

裨将韩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并取腊妻子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杀贼七万余人，其党皆溃。腊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余里。

〔纲〕 五月，以郑居中领枢密院事。

〔纲〕 大蝗。

〔纲〕 安置御史中丞陈过庭于黄州。

〔目〕 过庭以睦寇窃发，尝上言：“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窜二人则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交结权近，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正典刑以谢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责黄州安置。

〔纲〕 秋七月，黑眚见于禁中。

〔目〕 元圭末，尝有物大如席，夜见寝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见，哲宗崩。至大观间，渐昼见。政和以来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声，其形仅丈余，仿佛如龟，黑气蒙之，不大了了，气之所及，腥血四洒。又或变人形，或为驴，昼夜出无时，多在掖庭及内殿，习以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阳府畿内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则掠小儿食之，后虽白昼入人家为患，所至喧然不安，谓之“黑汉”。有力者夜执枪自卫，亦有托以作过者，二年乃息。

纲 八月，加童贯太师，封楚国公。

纲 方腊伏诛。

纲 九月，以王黼为少傅，郑居中为少师。

纲 诏宦者李彦括民田于京东、西路。

纲 冬十月，诏童贯复领陕西、两河宣抚使。

纲 十一月，冯熙载罢。以张邦昌为中书侍郎，王安中、李邦彦为尚书左、右丞。

纲 金侵辽中京。

纲 壬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为少保。

纲 金克辽中京，辽耶律延禧杀其子晋王敖卢干走云中。

纲 二月，管句太平观陈瑾卒。

目 或问游酢以当今可以济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识知，陈了翁其人也。”刘安世尝因瑾

病，使人勉以医药自辅，曰：“天下将有赖于公，当力加保养，以待时用。”至是，卒于楚州。

【纲】 三月，金袭辽军，延禧走夹山。

【纲】 辽燕京留守李处温等以耶律淳称帝，遥废其主延禧为湘阴王。

【纲】 金克辽西京。

【纲】 诏童贯、蔡攸等勒兵巡边，以应金。

【目】 朝廷既与金约夹攻辽，以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郑居中力陈不可，谓京曰：“公为大臣，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庙算。”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居中曰：“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由是议寝。及金数败辽兵，童贯乃复乞举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可也”。时睦寇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独言曰：“中国与辽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间，彼之所以开边慢我者多矣。今而不取燕、云，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帝遂决意治兵。会闻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贯，勒兵十五万巡北边以应金。

【纲】 夏五月，童贯进兵击辽，败绩，退保雄州，诏班师。贬都统制种师道为右卫将军，致仕。

【目】 贯至高阳关，命都统制种师道护诸将进兵。师道谏曰：“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

其室焉，无乃不可乎！”贯不听。耶律淳闻之，遣耶律太石、萧王御之。师道次白沟，辽人噪而前，师道前军统制杨可世败绩，师道退师雄州。帝闻兵败而惧，诏班师。辽使来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贯不能对。种师道复请许之和，贯不纳，而密劾师道助贼，王黼怒，责授师道右卫将军，致仕。

〔纲〕 六月，以王黼为少师。

〔纲〕 辽耶律淳死，其妻萧氏称太后，主国事。李处温伏诛。

〔纲〕 秋七月，诏童贯、蔡攸再举伐辽，以刘延庆为都统制。

〔纲〕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目〕 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邻，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大恶之，除昭名，编管海州。

〔纲〕 金遣使来，命赵良嗣报之。

〔纲〕 辽将郭药师以涿、易二州来降。

【纲】 冬十月，刘延庆及郭药师进兵攻辽。药师袭燕，败绩，延庆兵溃。

【纲】 以蔡攸为少傅，判燕山府。

【纲】 十一月，金人来议燕地。十二月，遣赵良嗣复如金，求营、平、滦三州。

【纲】 金克辽燕京，耶律淳妻萧氏奔天德。

【纲】 万岁山成，更名曰艮岳。

【纲】 癸卯，五年，春正月，金遣使来，赵良嗣复如金。

【纲】 良嗣至燕，与金主议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滦等州，则并燕京不与。”因以答书先示良嗣。良嗣读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税当输本朝”。良嗣因曰：“租税随地，岂有与其地而不与其租税者。”粘没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则当归我。大国熟计，若不早见与，请速退涿、易之师，无留我疆。”于是遣李靖与良嗣偕来。靖既入对，遂见王黼。黼谓靖曰：“租税，非约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银绢充之。靖复请去年岁币，帝亦特许之，仍命良嗣与靖偕使。

【纲】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药师同知府事。

【目】 朝廷以金人将归燕，谋帅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请行，王黼赞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药师同知府事。

诏药师入朝，礼遇甚厚，赐以甲第、姬妾，命贵戚大臣更互设宴。又召对于后苑延春殿，药师拜庭下，泣言：“臣在虏中，闻赵皇如在天上，不谓今日得望龙颜。”帝深褒称之，委以守燕。对曰：“愿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绝燕人之望。药师变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赐。药师出谕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辈力也。”即剪盆分给之。

【纲】 金以辽平州为南京，命张穀留守。

【纲】 二月，以李邦彦、赵野为尚书左、右丞。

【纲】 三月，遣使如金。

【目】 赵良嗣至燕，谓金主曰：“本朝徇大国多矣，岂平、漆一事不能相从邪？”金主曰：“平、漆欲作边镇，不可得也。”辽议租税，金主曰：“燕租六百万，止取一百万。不然，还我涿、易旧疆，我且提兵按边。”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尔，岂无曲直邪！”且言御笔许十万至二十万，不敢擅增，乃令良嗣归报。金主谓之曰：“过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时左企弓尝以诗献金主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约，要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书递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请复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许辽人旧岁币四十万之外，每岁更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金主大喜，遂遣银朮可持誓书草来，许以燕京及六州来归，而山后诸州，及西北一带接连山、川，不在许与之限。帝曲意从之，遣卢益、赵良嗣等持誓书往。金人又求粮，良嗣许以二十万

石。

【纲】 夏四月，金人来归燕及涿、易、檀、顺、景、蓟之地，诏童贯、蔡攸班师。

【纲】 金袭辽延禧于青冢，获其子女、族属、从臣以归。延禧邀战，败绩，走云内。

【纲】 五月，以杨时为迺英殿说书。

【目】 时入对，言于帝曰：“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主，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又言：“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甞胜军之势。”又言：“都城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各异心，缓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帝首肯之，除迺英说书。

【纲】 以王黼为太傅，总治三省事；郑居中为太保，蔡攸为少师。进封童贯为徐豫国公。居中辞不拜。

【纲】 辽延禧奔夏，都统萧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称帝。

【纲】 金遣使如夏。

〔纲〕 六月，金张毅以平州来归。

〔目〕 金驱辽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东徙，燕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过平州，遂入城言于张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于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诸将领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公若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兴复，先责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诛之，尽归燕民，使复其业，而以平州归宋，则宋无不接纳，平州遂为藩镇矣。即后日金人加兵，内用营、平之军，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惧焉？”毅又访于翰林学士李石，亦以为然。毅乃遣张谦帅五百余骑传留守令，召左企弓等，数以十罪，皆缢杀之。毅乃称保大三年，榜谕燕人复业，恒产为常胜军所占者悉还之。燕民既得归，大悦。

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党至燕京，说王安中曰：“平州形势之地，张毅总练之才，足以御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弼党与至注以闻。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羁縻之，而度促毅内附，毅乃遣张钧、张敦固持书来请降，王黼劝帝纳之。赵良嗣谏曰：“国家新与金盟，如此，必失其欢，后不可悔。”不听。

〔纲〕 郑居中卒，以蔡攸领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童贯致仕，以内侍谭稹为两河、燕山路宣抚使。

〔纲〕 禁元祐学术。

〔纲〕 中书言“福建印造司马光等文集”，诏令毁板，凡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寻又诏：“苏轼、黄庭坚

等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只语，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

〔纲〕 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吴乞买立。

〔纲〕 冬十月，诏建平州为泰宁军，以张毅为节度使。

〔目〕 金人闻毅叛，遣闾母将三千骑来讨。毅率兵拒之于营州，闾母以兵少，不交锋而退，毅遂妄以大捷闻朝廷。拜毅节度使，犒赏银绢数万。

〔纲〕 十一月，幸王黼第观芝。

〔纲〕 金人袭平州，张毅奔燕山，平州人杀金使以拒守。

〔目〕 闾母无功而退，金主复使斡离不督闾母攻平州。会张毅闻朝廷犒赐将至，喜而远迎，斡离不乘其无备袭之，与毅战于城东；毅败，宵奔燕山，王安中纳而匿之。平州都统张忠嗣及张敦固出降金，金遣使与敦固入谕城中，城中人杀其使者，立敦固为都统，闭门固守。

〔纲〕 诏杀张毅，函首以畀金。

〔目〕 金人以纳叛来责，朝廷初不欲发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类毅者斩其首与之。金曰：“非毅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缢杀之，函其首，并毅二子送于金，于是燕降将及常胜军士皆泣下。郭药师

曰：“金人欲穀即与，若求药师亦将与之乎！”安中惧，因力求罢，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将卒皆解体，而金人遂用此兴师矣。

纲鉴易知录卷七六

宋纪

徽宗皇帝

- 〔纲〕 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称藩于金，金以边地畀之。
- 〔纲〕 三月，金人来索粮，不与。
- 〔纲〕 闰月，京师、河东、陕西地震。
- 〔纲〕 夏四月，起复李邦彦为尚书左丞。
- 〔纲〕 六月，金人陷平州。
- 〔纲〕 秋八月，谭稹罢，复以童贯领枢密院事，两河、燕山路宣抚使。

【纲】 九月，以白时中为太宰，李邦彦为少宰，赵野、宇文粹中为尚书左、右丞，蔡懋同知枢密院事。

【纲】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纲】 十二月，诏蔡京复领三省事。

【纲】 河北、山东盗起。

【纲】 都城有女子生髭，诏度为道士。

【目】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长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诏为道士。又有卖青果男子，孕而诞子。

【纲】 乙巳，七年，春正月，辽延禧如党项。二月，至应州，金将娄室获之以归。

【纲】 辽耶律太石称帝于起儿漫。

【纲】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

【纲】 复元圭官制。

〔纲〕 六月，封宦者童贯为广阳郡王。

〔纲〕 前宝文阁待制刘安世卒。

〔目〕 安世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连贬窜，极远恶地无不历之，至是卒。安世少从学于司马光，平居坐不倾倚，书不草率，不好声色货利，忠孝正直，皆取则于光。除谏官，在职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诤，或逢盛怒，则执简却立，俟威少霁，复前抗辞，旁列者见之，蓄缩耸汗。年既老，群贤凋丧略尽，岿然独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师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贤，求得小吏吴默常趋走前后者，使持书啖以即大用。默劝为子孙计，安世笑谢曰：“吾若为子孙计，不至是矣。”还其书，不答。苏轼尝评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铁汉。”

〔纲〕 秋八月，金吴乞买废辽延禧为海滨王。

〔纲〕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目〕 时又有都城东门外鬻菜夫，至宣德门下，忽若迷罔，释荷担向门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道，尚宜速改也。”逻卒捕之，下开封狱。一夕方省，则不知向者所为，乃于狱中尽之。

〔纲〕 冬十月，金将粘没喝、斡离不分道入寇。

〔纲〕 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目 察为金贺正使，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胁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摔之伏地，愈植立，反复论辨不屈，遂遇害。察，尧俞从孙也，十八登进士，蔡京尝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无所可否，及仓猝徇义，闻者莫不壮之，后谥忠肃。

纲 召种师道为两河制置使。

纲 十二月，童贯自太原逃归。金粘没喝陷朔、代州，遂围太原。

目 先是，金人遣使来，许割蔚、应州及飞狐、灵丘县，帝信之，遣童贯往受地。至太原，闻粘没喝自云中南下，贯乃使马扩、辛兴宗往，使谕以交割地事。扩至，粘没喝曰：“尔尚欲此两州两县邪？汝家别削数城来，可赎罪也！汝辈可即去。”扩还报，请贯速作备御，贯不从。既而粘没喝遣王介儒、撒离拇持书至太原，责以渝盟纳叛等事，词语甚倨。贯问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离拇曰：“兵已兴，何告为！宜速割河东、河北，以太河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报国也。”贯闻之气褫，不知所为，即欲假赴阙禀议为名，遁还京师。知太原府张孝纯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当会诸路将士极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摇，是以河东与金也。河东既失，河北岂可保邪！愿少留，共图报国。兼太原地险城坚，人亦习战，未必金便能克也。”贯怒，叱之曰：“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必欲留贯，置帅臣何为？”遂行。孝纯叹曰：“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怯，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粘没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检使李翼力战，被执，骂贼死。粘没喝遂进围太原，孝纯悉力固守。

【纲】 金鞬离不入檀、蓟州，郭药师以燕山叛降金，金尽陷燕山州县。

【纲】 诏内侍梁方平帅卫士守黎阻。

【纲】 以皇太子为开封牧。

【目】 帝以金师日迫为忧。蔡攸探知帝意欲内禅，引给事中吴敏入对，宰执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举兵犯顺，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时东幸计已定，命李棣先出守金陵，敏退诣都堂言曰：“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宰执以为言，棣遂罢行，而以太子为开封牧。

【纲】 诏天下勤王，许臣庶直言极谏，罢道官及行幸诸局。

【目】 初，宇文虚中为童贯参议官，虚中以庙谟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上书极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边策议，皆不报。及金人南下，贯与虚中还朝，帝谓虚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势若此，奈何！”虚中对曰：“今日宜先降诏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则备御之事，将帅可以任之。”帝即命虚中草诏，帝览之曰：“今日不吝改过，可便施行。”虚中又请出宫人、罢道官及太晟府行幸局暨诸局务。

【纲】 召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将兵入援。

【纲】 以吴敏为门下侍郎。

目 帝东幸之意益决，太常少卿李纲谓敏曰：“建牧之议，岂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敌势猖獗，非传太子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敏曰：“监国可乎？”纲曰：“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上聪明仁恕，公曷不为上言之。”翌日，敏入对，具以纲言白帝。帝即召纲入议，纲刺血上疏曰：“皇太子监国，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帝意遂决。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彦，语敏、纲所言；遂拜敏门下侍郎，草诏传位。

纲 帝传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

纲 以李纲为兵部侍郎。

目 纲上书言：“方今中国势弱，君子道消，法度纪纲，荡然无统。陛下履位之初，当上应天心，下顺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召对延和殿，时金议割地，纲言：“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帝嘉纳之，拜兵部侍郎。

纲 立皇后朱氏。

纲 以耿南仲签书枢密院事。

纲 遣给事中李邺使金。

目 告内禅，且请修好。邺至庆源府。榦离不欲还，郭药师曰：“南朝未必有备，不如姑行。”从之。

纲 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蔡京等六人。

目 时天下皆知蔡京等误国，而用事者多受其荐引，莫肯为帝明言之。东率诸生上书曰：“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钦宗皇帝

纲 丙午，钦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诏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目 自金人犯边，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阴沮抑之，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语。

纲 梁方平之师溃于黎阳，金人遂渡河。

目 金榦离不陷相、浚二州。时方平帅禁旅屯于黎阳河北岸，金将迪古补奄至，方平奔溃。河南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烧桥而遁，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帅兵二万退保滑州，亦望风迎溃，官军在河南者无一人御敌。金人遂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渡也。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遂陷滑州。

纲 以吴敏知枢密院事，李棣同知院事。

纲 窜王黼于永州；赐李彦死，并籍其家；放朱勔归田里。黼至雍丘，盗杀之。

纲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镇江。

目 帝闻鞬离不济河，即下诏亲征，以蔡攸为太上皇帝行宫使，宇文粹中为副使，奉上皇东行以避敌。庚午，上皇如亳州，于是百官多潜遁。初，童贯在陕西募长大少年，号胜捷军，几万人，以为亲军，及自太原还京，适上皇南幸，贯即以是军自随。上皇过浮桥，卫士攀望号恸，贯惟恐行不速，使亲军射之，中矢而踣者百余人，道路流涕。蔡京亦尽室南行，为自全之计。辛巳，上皇至镇江。

纲 以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京师戒严。

目 宰执议请帝出幸襄、邓以避敌锋。行营参谋官李纲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时中谓都城不可守，纲曰：“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计，当整饬军马，固结人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帝问：“谁可将者？”纲曰：“白时中、李邦彦等虽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勃然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纲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僥使治兵，愿以死报。”乃以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纲为帝力陈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庙、朝廷毁于贼手。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奈何轻举以蹈明皇之覆辙乎！”会内侍奏中宫已行，帝色变，

仓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纲泣拜，以死邀之，帝顾纲曰：“朕今为卿留。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致疏虞。”纲惶恐受命。宰臣犹请出幸不已，帝从之。纲趋朝，则禁卫擐甲，乘輿已驾矣。纲急呼禁卫曰：“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皆曰：“愿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子妻孥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輿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帝感悟而止，禁卫六军闻之无不悦者，皆拜伏呼万岁。乃命纲兼行营使，以便宜从事。纲治守战之具，不数日而毕。

纲 白时中免，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赵野为门下侍郎，王孝迪为中书侍郎，蔡懋为尚书左丞。

纲 遣使督诸道兵入援。

纲 金鞞离不围京师，李纲力战御之。金人来议和，诏出内帑及括借士民金帛与之，遣康王构及少宰张邦昌往为质。

目 癸酉，鞞离不军抵汴城，据牟驼冈。帝召群臣议之，李邦彦力请割地求和，李纲以为击之便。帝竟从邦彦计，命虞部员外郎郑望之及高世则使其军，未至，遇金使吴孝民来，因与偕还。是夜，金人攻宣泽门，李纲御之，斩获百余人，金人知有备，又闻道君已内禅，乃退。

甲戌，孝民入见，问纳张榘事，令执送童贯、谭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计。今少帝与金别立誓书结好，仍遣亲王、宰相诣军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纲请行，帝不许，而命李棣。纲曰：“安危在此

一举，臣恐李榘怯懦，误国事也。”不听，遂命榘使金军。榘至，斡离不谓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赵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议和，当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段百万匹；尊金帝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在汴者；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而以宰相、亲王为质，送大军过河，乃退尔。”因出事目一纸付榘，遣还。榘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与金使萧三宝奴、耶律忠、王訥等偕来。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药师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阳等门，李纲亲督战，募壮士缒城而下，自卯至酉，斩其酋长十余，杀其众数千人，亘灌力战而死。丙子，榘至，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帝乃括借都城金、银及倡优家财，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而民间已空。李纲言：“金人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则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帝默然。纲不能夺，因求去。帝慰谕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图之。”纲退，则誓书已成，称“伯太金国皇帝，侄太宋皇帝”，金币、割地、遣质、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书先往，并持三镇地图示之。

庚辰，以张邦昌为计议使，奉康王构往金军为质以求成。初，邦昌与邦彦等力主和议，不意身自为质，及行，乃邀帝署御批，无变割地议，帝不许。康王与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达金营。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韦贤妃所生也。

纲 以唐恪同知枢密院事。

〔纲〕 都统制马忠败金人于顺天门。

〔目〕 金游骑大掠于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适至，击金人，败之于顺天门外。金师遂收敛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达。

〔纲〕 以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如金粘没喝军。种师道帅师入援；以师道同知枢密院事，统四方勤王兵。

〔目〕 师道至洛，闻斡离不已屯东城下，或止师道，言“贼势方锐，愿少驻汜水以谋万全”。师道曰：“吾兵少，若迟回不进，形见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进，彼安能测我虚实？都人知吾来，士气自振，何忧贼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遂抵京西，趋汴水南，径逼敌营。金人惧，徙砦稍北，敛游骑，但守垒駞冈，增垒自卫。

时师道年高，天下称为老种。帝闻其至，甚喜，开安上门，命李纲迎劳。师道入见，帝问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对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能善其归乎！”帝曰：“业以讲好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枢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四方勤王兵及前后军，以姚平仲为都统制。师道时被病，命毋拜，许肩舆入朝。金使王沔在廷颀颀，望见师道，拜跪稍如礼。帝顾笑曰：“彼为卿故。”师道请“缓给金币于金，俟彼情归，扼而歼诸河，计之上也”。李邦彦不从。

〔纲〕 以杨时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目 时言：“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贯为三路大帅，弃军逃归，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不忠之戒。自贯握兵二十余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日；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遂有是命。

纲 贬梁师成为彰化节度副使，寻赐死。

纲 二月，都统制姚平仲将兵夜袭金营，不克而遁。

目 时朝廷日输金币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师渐至，李纲言：“金人贪婪无厌，凶悖日甚，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彼以孤军入重地，犹虎豹自投陷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必与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一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帝深然之，约日举事。种氏、姚氏皆素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帅熙河兵入援，虑功名独归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战，有怨言。”帝闻之以语李纲，纲主其议，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帝日遣使趣师道战，师道欲俟其弟师中至，因奏言“过春分乃可击”。时相距才八日，帝以为缓；平仲请先期击之。二月朔，平仲帅步骑万人，夜斫敌营，欲生擒鞬离不及取康王以归。夜半，帝遣中使谕李纲曰：“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援之。”平仲方发，金候吏觉之，鞬离不遣兵迎击。平仲兵败，惧诛，亡去。李纲率诸将出救，遂与金人战于葦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师道复言：“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贼遁矣。”李邦彦等畏懦，皆不果用。

纲 罢李纲以谢金人。

目 斡离不召诸使者诘责用兵违誓之故。张邦昌恐惧涕泣，康王不为动，金人异之，乃使王訏来致责，且请更以他王为质。訏至，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姚平仲尔，非朝廷意也。”因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

时宇文虚中闻注京急，驰归，收合散卒，得东南兵二万人，以便宜起李邈领之，令驻于注、河。会姚平仲失利，援兵西来者皆溃，虚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营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虚中承命，慨然而往。

纲 太学生陈东上书，请复用李纲，诏以纲为尚书右丞、京城防御使。

纲 东等千余人上书于宣德门，言“李纲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棣之徒，庸缪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纲，中外相庆，而邦彦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缘沮败。罢纲，非特堕邦彦等计中，又堕虏计中也。乞复用纲而斥邦彦等，且以阍外付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举，不可不谨。”书奏，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帝乃复纲右丞，充京城四壁防御使。既而都人又言：“愿见种师道。”诏趋师道入城弹压。师道乘车而至，众褰帘视之，曰：“果我公也。”相麾声喏而散。吴敏奏东为士学录，东力辞以归。

纲 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

纲 更以肃王枢为质于金，康王构还。

目 宇文虚中冒锋镝至金营，次日，金遣王訥随虚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彦、吴敏、李纲并驸马曹晟等，与金银骡马之类，且欲御笔书定三镇界，方退军。明日，帝命肃王往代质，康王、张邦昌还。

纲 以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蔡懋罢。

纲 诏割三镇地以畀金，金斡离不引兵北去，京师解严。

目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辄施矢石，将士积愤。及李纲复用，下令能杀敌者厚赏，众无不奋跃。金人惧，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虚中复奉诏如金，许割三镇地；斡离不得诏，遂不俟金币数足，遣韩光裔来告辞，退师北去，肃王从之，京师解严。

种师道请乘其半济击之，帝不许。师道曰：“异日必为国患。”御史中丞吕好问进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不听。

纲 李邦彦免。

目 邦彦无所建明，惟阿顺趋诏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

纲 以张邦昌为太宰，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李棣为尚书左、右丞。

纲 宇文粹中罢。

【纲】 姚古、种师中及府州将折彦质以兵入援。

【目】 姚古、种师中及府州帅折彦质各以兵勤王，凡十余万人，至汴城下，而鞬离不已退。李纲请诏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间可击则击；而三省乃令护送出之，勿轻动以启衅。时大臣政令矛盾，故迄无成功。

【纲】 种师道罢。

【目】 中丞许翰言：“师道名将，沉毅有谋，不可使解兵柄。”帝谓其老难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汉宣帝老赵充国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来，以老将收功者难一二数。师道智虑未衰，虽老，可用也。”帝不纳。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系，当令一大创，使失利去，则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将来再举，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师邀击之。”帝亦不听。

【纲】 以杨时兼国子祭酒。

【目】 时知无不言，然不见听。及太学生留李纲、种师道，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因召对，时言：“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帝曰：“无以逾卿。”遂用之。

【纲】 金粘没喝入威胜军，陷隆德府。

【目】 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诸县，独城中以张孝纯固守不下。平阳府叛卒导金兵入南北关，粘没喝叹曰：“关险

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矣！”既过，知威胜军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张确死之；进屯泽州。

〔纲〕 贬蔡京为秘书监，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蔡攸为大中大夫。

〔纲〕 梁方平伏诛。

〔纲〕 王孝迪罢。

〔纲〕 以聂昌为东南发运使，未行而罢。

〔目〕 初上皇南幸，童贯、高俅等以兵扈从。既行，闻都城受围，乃止东南邮传及勤王之师。道路籍籍，言贯等为变，朝议以户部尚书聂昌为发运使，往图之。李纲曰：“使昌所图果成，震惊太上，此忧在陛下；万一不果，是数人者挟太上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将何以处之？莫若罢聂昌之行，请于太上，去此数人，自可不劳而定。”帝从之。

〔纲〕 金粘没喝还云中，留军围太原。

〔纲〕 三月，张邦昌、李棣免。

〔纲〕 以徐处仁为太宰，唐恪为中书侍郎，何臬为尚书右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

目 帝召处仁问割三镇是否，处仁言“不当弃”，与吴敏议合，敏荐处仁可相，遂拜太宰。时进见者多论宣和间事，恪言于帝曰：“革弊当以渐，宜择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顾大体，至毛举前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之心哉！京、攸、贯、黼之徒，既从窜斥，姑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白太上，请下一诏，与天下共弃之，谁曰不可？”帝曰：“卿论甚善，为朕作诏书，以此意布告在位。”

纲 宇文虚中免。

纲 诏种师道屯滑州，姚古、种师中援三镇。古复隆德府、威胜军，师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还。

目 诏：“金人要盟，终不可保。今粘没喝深入，南陷隆德，先败元约，朕夙夜追咎，已黜罢原主和议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于是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谕使，驻滑州；姚古为河北制置使，种师中副之。古总兵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间，两镇皆固守不下，师中因进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复隆德、威胜，扼南北关。

纲 诏李纲迎太上皇于南京。

目 时用事者言太上将复辟于镇江，人情危骇。既而太上还至南京，以书问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吴敏、李纲。或虑太上意不可测，纲曰：“此无他，不过欲知朝廷事尔。”纲往，具道皇帝圣孝思慕，请陛下蚤还京师。太上因及行宫止递角等事，纲曰：“当时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诘问之诏，辄忧惧不食。臣窃譬

之，家长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从宜措置，长者但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苟诛及细故，则为子弟者何所逃其责邪！陛下回銮，臣谓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问细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遂垂名青史。”纲遂具道太上意，帝始释然。

纲 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师。

目 太上将至，宰执进迎奉仪注，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车驾乃进。李纲言：“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自诚明推之，可至于尧、舜，自疑暗推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不以尧、舜之道辅陛下，乃暗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适见左司谏陈公辅，乃为李纲结士民伏阙者，乞下御史置对。”上愕然。纲曰：“臣与南仲所论国事也，南仲乃为此言，臣何敢复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纲 立子谿为皇太子。

纲 以耿南仲为门下侍郎，赵野免。

纲 以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

纲 复以诗赋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说。

纲 召河南尹焞至京师，赐号和靖处士，遣还。

纲 焯，洛人，师事程颐，绍圣初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焯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焯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焯归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聚徒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师道荐焯德行，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遣还。户部尚书梅执礼及侍郎邵溥、中丞吕好问、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焯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报。

纲 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犹从祀庙庭。国子祭酒杨时致仕。

目 时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象，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疏上，诏罢安石配享，降居从祀之列。

时诸生习用王氏学以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杨时目为邪说，群谗籍籍。于是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澂上疏诋时，乃罢时祭酒，诏改给事中。时力辞，遂以徽猷阁待制致仕。

时居谏垣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排和议，论三镇不可弃云。

〔纲〕 诏种师中、姚古进军太原。师中与金人战于杀熊岭，败绩，死之；古军溃。

〔目〕 太原围不解，诏种师中由井陘，与姚古犄角。师中进次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等县，留屯真定。时粘没喝避暑还云中，留兵分就畜牧，觐者以为将遁，告于朝，许翰信之，数遣使趣师中出战，责以逗挠。师中叹曰：“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即日办严，约姚古及张灏俱进，而輜重赏犒之物皆不暇从行。师中抵寿阳之石坑，为金将完颜活女所袭，五战三胜；回趋榆次，至杀熊岭，去太原百里。姚古将兵至威胜，统制焦安节妄传粘没喝将至，故古与灏皆失期不至。师中兵饥甚，敌知之，悉众攻右军，右军溃，而前军亦奔，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赏赉不及，皆愤怒散去，所留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师中老成持重，为时名将，既死，诸军无不夺气。金乘胜进兵迎古，遇于盘陀，古兵溃，退保隆德。事闻，李纲召安节斩之，安置古于广州，而赠师中少师。

〔纲〕 六月，诏谏官极论阙失。

〔目〕 右正言崔鶊上疏曰：“谏议大夫冯灏，近上章言：‘熙宁、元丰之间，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灏尚敢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蔡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驭卒伍，有一异论，累及学官。其苛鞫多士固已密矣，而灏犹以为太学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安石目为流俗，一切逐去；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门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绍述之论以欺人主，使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才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京之术破坏天下已极，尚忍使其余蠹再破坏邪！京奸

邪之计大类王荃，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

【纲】 召种师道还，以李纲为两河宣抚使。

【目】 京师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李纲独以为忧，数上备边御敌之策，不见听用。每有谋议，复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师中败溃，种师道以病丐归，南仲等请弃三镇，纲言不可，乃以纲为宣抚使，刘昺副之，以代师道；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纲言：“臣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因拜辞，不许。或谓纲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尔。公不起，上怒且不测，奈何！”许翰复书“杜邮”二字以遗纲，纲不得已受命，帝手书裴度传以赐之。宣抚司兵仅万二千人，纲请银绢钱各百万，仅得二十万。庶事皆未集，纲乞展行期，御批以为迁延拒命，趣召数四。纲入对，帝曰：“卿为朕巡边，便可还朝。”纲曰：“臣之行，无复还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后，无有沮难，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为，即当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上为感动。陛辞，又为上道唐恪、聂昌之奸，任之必误国，言甚激切。

【纲】 路允迪免。

【纲】 谪左司谏陈公辅监合州酒税。

【目】 公辅居职敢言，耿南仲指为李纲之党，公辅因自列，且辞位。复言：“李纲书生，不知军旅，遣援太原，

乃为大臣所陷，后必败事。”时宰怒其言，斥监合州酒务。

〔纲〕 天狗星陨。

〔纲〕 彗出紫微垣。

〔纲〕 秋七月，窜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贯、赵良嗣伏诛。

〔纲〕 李纲至怀州，诸军溃于太原。

〔目〕 纲留河阳十余日，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造战车，期兵集大举，而朝廷降诏罢所起兵。纲上疏言：“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尽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东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疏上，不报，趣赴太原。纲乃遣解潜屯威胜军，刘韜屯辽州，幕官王以宁与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屯汾州，范琼屯南北关，皆去太原五驿，约三道并进。时诸将皆承受御画，事皆专达，进退自如，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多不遵命。于是刘韜兵先进，金人并力御之，韜兵溃。潜与敌遇于关南，亦大败。思正等领兵十七万，与张灏夜袭金娄室军于文水，小捷，明日战，复大败，死者数万人。可求师溃于子夏山。于是威胜军、隆德府、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

〔纲〕 八月，复以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召李纲还。

目 纲以张灏等违节制而败，又上疏极论节制不专之弊，且言：“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荐为宣抚判官，方欲会合亲率击虏，会以议和止纲进兵；纲亦求罢，遂代还。

纲 金粘没喝、斡离不复分道入寇。

纲 徐处仁、吴敏、许翰罢，以唐恪为少宰，何梲为中书侍郎，陈过庭为尚书左丞，聂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签书院事。

纲 九月，金粘没喝陷太原，副都总管王禀等死之。

目 粘没喝乘胜急攻太原，知府张孝纯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纯被执，既又释而用之。副都总管王禀负原庙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转运韩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张克戡毕力扞御，城破犹巷战，不克，乃南向拜，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

纲 蔡攸、朱勔伏诛。

纲 以王寓为尚书左丞。

纲 罢李纲知扬州，谪中书舍人刘珏、胡安国于远州。

目 安国初为太学博士，蔡京恶其异己，坐事除名，张商英相始得复官。帝即位，召赴京师，入对，言：“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语甚剀切，日昃始退。耿南仲闻其言而恶之，力间于帝，帝不为动。中丞许翰入见，帝谓曰：“卿识胡安国否？”翰对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遂除中书舍人。

及言者论李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罢知扬州。舍人刘珣当制，谓纲勇于报国，吏部侍郎冯澂言珣为纲游说，珣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且论澂越职论事，耿南仲大怒，何臬从而挤之，遂出知通州。

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可言也。”人服其论。

纲 罢西南勤王兵。

目 金师日逼，南道总管张叔夜，陕西制置使钱盖，各统兵赴阙。唐恪、耿南仲专主和议，函檄止诸军勿前，遣给事中黄諤由海道使金以请和。

纲 金鞬离不陷真定，都钤辖刘遵死之。

目 种师闵及金鞬离不战于井陘，败绩，鞬离不遂入天威军，犯真定。遵率众昼夜搏战，久之城陷，遵巷战，麾下稍稍散亡，遵顾其弟曰：“我大将也，可受贼戮乎！”因挺刃欲夺门出，不果，自缢死。知府李邈被执北去。

【纲】 冬十月，安置李纲于建昌军。

【纲】 金遣使来。

【纲】 罢御史中丞吕好问。

【目】 金人复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讲解。金人佯许，而攻略自如。诸将以和议故，皆闭壁不出。好问乃请“亟集沧、澧、邢、相之戍以遏奔冲，而列勤王之师于畿邑以卫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骇，廷臣狐疑相顾，犹以和议为辞。好问率台属劾大臣“畏懦误国”，坐贬知袁州；帝闵其忠，下迁吏部侍郎。

【纲】 召种师道还，寻卒。

【目】 师道次河阳，遇王汭，揣敌必大举，亟上疏请幸长安以避其锋。大臣以为怯，召还，以范讷代之。师道寻卒，谥曰忠宪。

【纲】 十一月，诏百官议三镇弃守。

【目】 先是遣王云使金军，许以三镇赋入之数，至是云还言：“金人必欲得三镇，不然则进兵取注都。”中外震骇，诏集从官于尚书省议割三镇。百官多请割与以纾国祸，何梲曰：“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且金人无信，割亦来，不割亦来。”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梲论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则并其民弃

之，为民父母而弃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纲 金粘没喝陷河东诸州郡；李回、折彦质师溃，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诏冯澼使金军请和。

纲 下哀痛诏，征兵于四方。

纲 诏王云副康王构使金军，许割三镇。至磁州，州人杀云，构还次相州。

目 云固请康王往使，诏云以资政殿学士副王使斡离不军，许割三镇。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泽迎谒曰：“肃王一去不返，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复去何益，愿勿行！”先是，王云奉使过磁、相，劝两郡撤近城民舍，运粟入堡，为清野之计，民怨之。及是次磁，会康王出谒嘉应神祠，云在后，民遮道谏王勿北去，厉声指云曰：“真奸贼也！”执云杀之。

时斡离不军济河，游奕日至磁城下踪迹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彦亟以帛书请王如相，服囊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劳伯彦曰：“他日见上，当首以京兆荐公。”由是受知。议者以为是役云不死，王必至金，无复还理。

相州汤阴人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刘旸宣抚真定，募敢战士，飞舆焉，屡擒剧贼。至是，因刘浩以见，王以为承信郎。

【纲】 何桌罢。以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孙傅为尚书右丞。

【纲】 以郭京为成忠郎，选六甲兵以御金。

【纲】 遣耿南仲、聂昌使金军，许尽割两河地。昌为绛人所杀，南仲奔相州。

【目】 斡离不亦遣使来议割两河地，帝许之，命耿南仲如河北斡离不军。聂昌如河东粘没喝军。昌行至绛，钐辖赵子清麾众杀昌，抉其目而齑之。南仲与金使王訥偕行，至卫州，卫乡兵欲杀訥，訥脱去，南仲遂奔相州，以帝旨谕康王起河北兵入卫京师，因联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纲】 以孙傅同知枢密院事，曹辅签书院事。

【纲】 以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会兵入援。

【纲】 金人入怀州，知州事霍安国等死之。

【纲】 金斡离不、粘没喝围京城，要帝出盟。

【目】 斡离不自真定趋注，仅二十日至城下。粘没喝自河阳来会，使刘晏来要帝出盟。时西南两道援兵，为唐恪、耿南仲遣还，于是四方无一人至者。城中惟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乃以万人分作五军，备缓急救护，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领之，以五万七千人分四壁守御。

纲 李回免。

纲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将兵勤王。

目 叔夜闻召，即日自将中军，令子伯奩将前军，仲雄将后军，合三万余人与金游兵转战而前。至都下，帝御南熏门见之，军容甚整。入对，言“贼锋甚锐，愿如明皇之避禄山，暂诣襄阳，以图幸雍”。帝不答。

纲 复元圭三省官名。

纲 以何臬为门下侍郎。

纲 闰月，唐恪免，以何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纲 冯澂至自金军，以为尚书左丞。

纲 诏张叔夜签书枢密院事，将兵入城。

纲 诏康王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目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为大元帅，俾率天下兵入援。”何

梟以为然，密草诏稿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任、刘定等四人，遣持蜡诏如相州，拜王为兵马大元帅，陈遘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使尽起河北兵速入卫。任至相州，于顶发中出诏，王读之呜咽，军民感动。

〔纲〕彗星出，长竟天。

〔纲〕郭京出御金军，败走，京城陷；帝如金营请降。

〔目〕金人攻通津、宣化门，何梟数趣郭京出师，京徙期再三。至是，京尽令守御人下城，毋得窃窥，因大启宣化门出攻金师。京与张叔夜坐城楼上，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兵败，退走，堕死于护龙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京白叔夜曰：“须自下作法。”因下城引余众南遁。金兵遂登城，四壁兵皆溃，京城遂陷。帝闻城陷，恸哭曰：“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何梟欲亲率都民巷战，金人宣言议和退师，乃止。帝闻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梟及济王栩使其军以请成。粘没喝、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无也。今之所议，期在割地而已。”梟还，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惊忧而疾，必欲之出，朕当亲往。”遂如粘没喝军，奉表请降。梟喜和议成，既归都堂，作会饮酒，谈笑终日。

〔纲〕十二月，康王构帅师入卫，次于东平。

〔目〕康王开大元帅府于相州，有兵万人，分为五军而进。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泽以二千人与金人力战，破其

三十余砮，履冰渡河见王曰：“京城受围日久，入援不可缓。”王纳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扬祖以三千人至，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会帝遣曹辅赍蜡诏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动”。汪伯彦等皆信之，宗泽独曰：“金人狡谲，是欲款我师尔。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伯彦难之，劝王遣泽先行。王乃命泽趋澶渊，自是泽不得预帅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彦请移军东平，从之。

纲 帝至自金营，遣使如两河割地以畀金。

目 帝还宫，士庶及太学生迎谒，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误我父子。”观者无不流涕。金遣使来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以陈过庭、折彦质等为割地使，如河东、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欧阳珣等二十人持诏而往。珣尝上书，极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复抗论：“当与力战。战败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战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时宰怒欲杀珣，乃以珣为将作监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恸哭谓城上人曰：“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吾已办死来矣，汝等宜勉为忠义报国！”金人怒，报送燕，焚死之。

纲 范致虚会师入援，至邓州，师溃。

纲鉴易知录卷七七

宋纪

钦宗皇帝

【纲】 丁未，二年，春正月，诏两河民降金民，不从。

【目】 陈过庭至两河，民坚守不奉诏。至是，复诏两河民开门出降，民犹不肯。

【纲】 帝命太子监国，复如金军。

【目】 金人索金、银急，且再邀帝至营。帝有难色。何梲、李若水以为无虞，劝帝行。帝乃命孙傅辅太子监国，而与梲、若水等复如金营。唐恪闻之，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闾门宣赞舍人吴革亦白梲曰：“天文帝座甚倾，车驾若出，必堕虏计。”梲不听。

【纲】 河东割地使刘昫自经于金军。

目 𨔵至金营，金人使仆射韩正馆之僧舍，谓𨔵曰：“国相知君，今用君矣。”𨔵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为也。”正曰：“军中议立异姓，欲以君为正代。与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贵。”𨔵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归，书片纸曰：“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亲信持归，报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缢。金人叹其忠，瘞之寺西冈上，遍题窗壁以识其处。凡八十日，乃就斂，颜色如生。

纲 副元帅宗泽大败金人于卫州。

目 泽自大名至开德，与金人十三战，皆捷，遂以书劝康王檄诸道兵会京城。又移书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范訥，知兴仁府曾榘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泽为狂，不答。泽遂以孤军进至卫南，先驱云：“前有敌营”，泽挥众直前，与战，败之，转战而东。敌益生兵至，泽将王孝忠战死，前后皆敌垒，泽下令曰：“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无不一当百，斩首数千；金人大败，退却数十里。泽计敌众势必复来，乃暮徙其营。金人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复出兵。泽出其不意，遣兵过大河袭击，败之。

纲 辽耶律大石建都于虎思。

纲 大风霾，云雾四塞。

纲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军。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目 帝自如金营，都人日出迎驾，而粘没喝留不遣。太学生徐撄上书请帝还宫，金人取而杀之。

吴乞买得帝降表，遂废帝及太上皇帝为庶人。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请复立赵氏，不许。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吴玠、吏部尚书莫侏入城，令推立异姓堪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孙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国尔。若立异姓，吾当死之。”京城巡检范琼逼上皇与太后御犊车出宫。郕王楷及诸妃、公主、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行，独元祐皇后孟氏以废居私第获免。

初金人檄开封尹徐秉哲，尽取诸王、皇孙、妃、主，凡得三千余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联属而往。

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诋金人为狗辈。金人曳若水出，击之，败面，气结仆地。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孙傅留太子不遣。吴玠、莫侏督胁甚急，范琼恐变生，以危言誓卫士，遂拥皇后、太子共车而出。傅曰：“吾为太子傅，当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时雍，从太子出；百官军吏奔随太子号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声震天。至南熏门，范琼力止傅，金守门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预？”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当死从。”遂宿门下以待命。若水在金营旬日，粘没喝召问立异姓状，若水因骂之为剧贼。粘没喝令拥之去，若水反顾，骂益甚。谓其仆曰：“我为国死，职尔，奈并累若属何！”又骂不绝口，监军挝破其唇，嚙血骂愈切，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金人相与言曰：“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纲 金人大括金帛，杀户部尚书梅执礼等。

〔纲〕 康王构次于济州。

〔目〕 王有众八万，分屯济、濮诸州。金人遣甲士及中书舍人张征赉蜡诏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帅而还京。王问计于左右，后军统制张俊曰：“此金人诈谋尔。今大王居外，此天授，岂可徒往！”因请进兵，王遂如济州。既而金人谋以五千骑取康王，吕好问闻之，遣人以书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击则邀击之；不然，即宜远避。”

〔纲〕 金人议立异姓，执孙傅、张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桧。

〔目〕 吴玠、莫俸复召百官议立异姓，众莫敢出声。王时雍问于玠、俸、二人得言敌意在张邦昌，时雍未以为然。适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至自金营，众问金人意所主，齐愈取片纸书“张邦昌”三字示之。时雍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议状，张叔夜不肯署状，金人执叔夜及孙傅置军中。粘没喝召叔夜给之曰：“孙傅不立异姓，已杀之；公年老人家，岂可与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国恩，义当与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义之。太常寺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学，不书名。唐恪书名，饮药而死。已而时雍复集百官诣秘书省，俾范琼谕众以立邦昌意，众唯唯。时雍先署状以率百官，御史马伸独奋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容坐视！”乃与御史吴玠约中丞秦桧共为议状，愿复嗣君以安四方，且论邦昌当上皇时蠹国乱政，以致社稷倾危。金人怒，执桧去。

〔纲〕 三月，金立张邦昌为楚帝。閤门宣赞舍人吴革率众讨邦昌，不克而死。

〔目〕 金人奉册宝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山即位，号大楚。閤门宣赞舍人吴革，耻屈节异姓，率内亲事官数百

人，皆先杀其妻孥，焚所居，举义金水门外。范琼诈与合谋，令悉弃兵仗，乃从后袭之，杀百余人，捕莖，并其子杀之。是日风霾，日晕无光。百官惨沮，邦昌亦变色，唯王时雍、吴玠、莫俦、范琼等欣然以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权字。

纲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目 榦离丕胁上皇、太后与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及康王母韦贤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没喝以帝、后、太子、妃嫔、宗室及何桌、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由郑州去，而归冯澲、曹辅、孙覿、汪藻、郭仲荀等于张邦昌。邦昌率百官遥辞二帝于南薰门，众恸哭，有仆绝者。京师为之一空。

宗泽在卫，闻二帝北行，即提军趋滑，走黎阳，至大名，欲径渡河，据金人归路，邀还二帝，而勤王之兵卒无至者，遂不果。

纲 张邦昌号哲宗废后孟氏曰宋太后。

目 吕好问谓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问曰：“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处，宜寓直殿庐。车驾未还，下文书不当称圣旨。为今计者，当迎元祐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具书，请邦昌速奉迎康王，极陈逆顺利害。邦昌读其书，气沮，乃尊元

祐皇后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而遣人至济州访康王。

〔纲〕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目〕 吕好问谓邦昌曰：“天命人心皆归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则功无在相公右者。若抚机不发，他人声罪致讨，悔可追邪！”邦昌乃复遣谢克家往奉迎。王时雍曰：“骑虎者势不得下，所宜熟虑。他日噬脐，悔无及矣！”邦昌不听。克家至济州劝进，王不许，张俊曰：“大王，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当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蒋思愈等持书诣济州，自陈：“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尔，非敢有他也。”王复书与之，而谕宗泽等，以为“邦昌受伪命之人，义当诛讨；然虑事出权宜，未可轻动，合移师近都，按甲观变”。泽复书谓：“邦昌篡乱，踪迹已无可疑。今二圣、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讨，兴复社稷，不可不断。”好问亦遣人来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

邦昌又遣谢克家及王舅忠州防御使韦渊，奉太宋受命宝诣济州，复以手书号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帘听政，以俟复辟。克家等至济州，王恸哭受之，命克家还京办仪物。

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书告中外，俾王嗣统，其略曰：“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济州父老诣军门，言“州四旁望见城中火光属天，请即皇帝位”。会宗泽及权应天府朱胜非来言：“南京，艺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王遂决意趋应天府。

既发济州，酈延副总管刘光世自陕州来会，王以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西道都总管王襄、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皆以师来会。

王至应天，邦昌来见，伏地恸哭请死，王抚慰之。王时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劝进者益众。王命筑坛于府门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坛受命。毕，恸哭，遥谢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是日元祐皇后在东京撤帘。

〔纲〕 遥上靖康帝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尊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太后，遥尊韦氏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为皇后。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

〔纲〕 耿南仲免，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目〕 纲再贬宁江，金兵复至，渊圣悟和议之非，召纲为开封尹。行次长沙，被命即帅湖南勤王师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趋赴行在所。中丞颜岐、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咸沮之，帝皆不听。汪伯彦、黄潜善自谓有攀附之劳，拟必为相，及召纲于外，二人不悦，遂与纲忤。纲行至太平，上疏曰：“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英则用心刚，足以莅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哲则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愿陛下以汉之高、光，唐之太宗，国朝之艺祖、太宗为法。”

〔纲〕 冯澥免，以吕好问为尚书右丞。

目 元祐太后遣好问奉手书诣应天，帝劳之曰：“宗庙获全，卿之力也。”除尚书右丞。后李纲以群臣在围城中不能执节，欲悉按其罪。好问曰：“王业艰难，政宜含垢，绳以峻法，惧者众矣。”纲乃止。

纲 窜李邦彦、吴敏、蔡懋、李棡、宇文虚中、耿南仲、郑望之、李邕等于远州。

纲 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等官。

纲 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自杀于金军。

目 叔夜即北迁，道中惟时饮水，义不食其粟。至白沟，御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扼吭而死。朝廷闻叔夜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文。

纲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绛、慈、隰诸州。

目 金娄宿以重兵压河中，权府事郝仲连力战，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杀其家人，已而城陷，与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纲 以宗泽知襄阳府。

目 泽见帝应天，陈兴复大计。帝欲留泽，黄潜善等沮之，故出。

纲 安置监察御史张所于江州。

目 靖康中，所以蜡书冒围募河北兵，士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院能拔而用之。”应募者十七万人，由是所声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视陵寝，所还上言曰：“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误用奸臣之谋，始割三镇，继割两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无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则可藉以守，否则两河兵民无所系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请帝亟还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一意于边防，五也。夫国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与将相之贤不肖，而不在乎都之迁与不迁也。诚使兵弱而将士不肖，虽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会所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帝留之，乃罢所言职，安置江州。

纲 六月，李纲至行在，固辞相位，不许。

目 纲至，入见，涕泗交集，帝为动容。纲力辞相位，帝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其勿辞。”纲顿首泣谢。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夷，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至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天下形势，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三曰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议僭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五

曰议伪命，谓“国家更大变，鲜有仗节死义之十，而受伪官者不可胜数。昔肅宗平贼，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厉士风”。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七曰议守，谓“敌情狡狴，势必复来，宜于尚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中书，则朝廷尊”。九曰议久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翌日，班纲议于朝，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

纲 以黄潜善为门下侍郎。

纲 安置张邦昌于潭州，贬放其党有差。

目 李纲以僭逆、伪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溥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乃不得已，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断之。夫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时执政中有议不同者，帝召黄潜善等语之，潜善主邦昌甚力，帝顾吕好问曰：“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何如？”好问附潜善，持两端。纲言：“邦昌僭逆，岂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

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帝颇感动。汪伯彦乃曰：“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纲奏，责授邦昌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时雍、徐秉哲、吴玠、莫俦、李擢、孙翬于高、梅、永、全、柳、归州，而颜博文、王绍以下论罪有差。

纲 赠李若水、霍安国、刘昫官，诏诸路访死节之臣以闻。

纲 以李纲兼御营使。

目 纲既受命，拜谢，有旨兼充御营使。入对，言曰：“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谓规模也。至于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两路，国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恒、代、太原、泽、潞、汾、晋，河北所失者真定、怀、卫、浚，其余诸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危迫无告，必且愤怒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之方镇，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帝善其言，问谁可任者，纲荐张所、傅亮。亮，西人，习古兵法。纲与语，谓可为大将，因奏用之。

纲 子虘生，大赦。

纲 还元祐党籍及元符上书人官爵。

纲 以汪伯彦知枢密院事。

纲 遣宣义郎傅雱使金军，通问二帝。

目 初，黄潜善白遣雱为祈请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为通问使，俱未行。李纲上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邀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从之，遂命纲草表，付雱以往，且致书于粘没喝。

纲 立沿河、江、淮帅府。

纲 以张焘同知枢密院事，兼提举户部财用。

目 初，焘为计度都转运使，帝为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焘飞轂踵道，建议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帝即位，以为户部尚书。至是，除同知枢密院事，兼提举户部财用。

焘建言：“三河之民，怨敌深入骨髓，恨不殀殄其类以报国家之仇。请因唐人泽潞步兵雄边子弟遗意，募民联

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谓之巡社。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甲长以上免身役，所结五百人以上，借补官有差。”论者以其法精详，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诏集为书行之，隶安抚司。

纲 吕好问罢知宣州。

目 侍御史王宾论“奸问尝污伪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号之初，奸问募人赍帛书道京师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劝进。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奸问自惭，力求去，且言“邦昌僭号之时，臣若闭门洁身，实不为难，徒以世被国恩，所以受贤者之责，冒围赍书于陛下”。疏入，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以恩封东莱郡侯。

纲 以宗泽为东京留守。泽累表请帝还京师，不报。

目 泽在襄阳，闻黄潜善复倡和议，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至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瞻播赦文于河之东西，陟之蒲、解。’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臣虽弩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帝览其言而壮之。及开封尹阙，李纲言：“绥复旧都，非泽不可。”乃以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汹汹。泽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诛舍贼者数人，下令曰：“为盗者，赃无轻重悉从军法。”由是盗贼屏息。因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屡出师以挫敌，上疏请帝还京师。时真定、怀、卫间敌兵甚盛，方密修战具，

为入攻之计，涿以为忧。乃渡河约诸将，共议事宜，以图收复，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造战车千二百乘，又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尚河鳞次为连珠砦，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涿节制。涿又开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御之具既备，累表请帝还京，而帝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不报。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涿一见奇之，曰：“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人而还，升飞为统制而谓之曰：“尔智勇材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飞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涿是其言，飞由此知名。

〔纲〕 金鞬离不卒。

〔纲〕 诏诸路募兵买马，劝民出财。

〔目〕 李纲言：“熙、圭间，内外禁旅五十九万。今禁旅单弱，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师于西北，若得数十万，付诸将以时练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为急务。”于是诏陕西、河北、京东、西路募兵十万，更番入卫；河北西路括买官民马，劝民出财助国。纲又言：“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请以战车之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

〔纲〕 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

目 所招徕豪杰，擢王彦为都统制。时岳飞上书言：“勤王之师日集，宜乘敌怠而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坐越职言事夺官。归诣所，所以飞为中军统领，问之曰：“尔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奕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飞武经郎。

纲 秋七月，以王瓌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

纲 以许翰为尚书右丞。

纲 右谏议大夫宋齐愈以罪弃市。

目 齐愈附黄潜善、汪伯彦，上疏论李纲募兵、买马、括财三事之非，不报。章拟再上，其乡人嫌齐愈者，窃其草示纲。时方论僭逆附伪之非，而齐愈实书郡昌姓名以示众者，于是逮齐愈于狱。齐愈引伏，遂命戮于东市。

纲 以范致虚知邓州。

目 李纲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矣。”帝乃谕两京以还都之意，读者感泣。

既而有诏欲幸东南避敌，纲极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蹕，乃还注都，策无出于此者。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帝乃许幸南阳，以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缮宫室，输钱谷以实之。而汪伯彦、黄潜善阴主扬州之议。或谓纲曰：“外论汹汹，咸谓东幸已决。”纲曰：“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

纲 元祐太后如扬州。

目 帝从汪伯彦、黄潜善言，将幸扬州以避敌。诏副都指挥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官及卫士家属皆从，遣使诣注京迎奉太庙神主赴行在。

纲 阁门宣赞舍人曹勋以上皇手书至自金。

目 上皇在燕山，谓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绢半臂，亲书其领中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又论勋曰：“如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康王夫人邢氏，闻勋南还，亦脱所御金环，使内侍持付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

早相见也。”勋遂间行至南京，以御衣进。帝泣以示辅臣。勋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

纲 八月，以李纲、黄潜善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

目 纲尝侍帝，论及靖康时事，帝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至终夜不寐。然卒至播迁，何也？”纲对曰：“人主之职在知人。进君子，退小人，则大功可成；否则衡石程书无益也。”因勉帝以明恕尽人言，恭俭足国用，英果断大事。帝嘉纳之。纲所论谏，其言切直，帝初无不容纳；至是惑于黄潜善、汪伯彦之言，常留中不报。

纲 更号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纲 召河东经制副使傅亮还行在。罢李纲提举洞霄宫。

目 傅亮军行十余日，黄潜善等以为逗遛，令东京留守宗泽节制亮军，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误国事。李纲为之请，潜善等不以为然。纲言：“招抚、经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今黄潜善、汪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议而后行，而二人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纲言：“圣意必欲罢亮，乞付黄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里。”纲退而亮竟罢。纲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争细事，胡乃尔？”纲言：“方今人材，将帅为急，恐非小事。臣昨议迁幸，与潜善、伯彦异，宜为所嫉。然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愿陛下以宗社为心，

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议。臣虽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辞而退。或曰：“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如谗者何？”纲曰：“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进退之节，患祸非所恤也！”会侍御史张浚劾纲以私意杀宋齐愈，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潜善、伯彦等复力排纲，请帝去之，遂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浚论纲不已，乃落职，止提举洞霄宫。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纲罢，而招抚、经制司废，车驾遂东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金兵益炽，关辅残毁，而中原盗贼蜂起矣。

纲 杀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

目 东自丹阳召至，未得对，会李纲罢，乃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不报。又上疏请帝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车驾宜还京师勿幸金陵；又不报。

会抚州布衣欧阳澈徒步诣行在，伏阙上书，极诋用事大臣。潜善遽以语激怒帝，言“若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书独下潜善所，府尹孟庾召东议事。东请食而行，手书区处家事，字书如平时，已，乃授其从者曰：“我死，尔归，致此于吾亲。”食已，如厕，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顷之，东具冠带出，别同邸，乃与澈同斩于市。四明李猷赎尸瘞之。东初未识纲，特以国故，为之死，识与不识皆为流涕。

纲 许翰罢。

目 李纲罢，翰言：“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罢纲，臣留无益。”力求去，帝不许。及陈东见杀，翰谓所亲曰：“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于市，吾在朝堂可乎？”乃为东、澈著哀辞，而八上章求罢，遂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纲 封子聿为魏国公。

纲 安置河北招抚使张所于岭南。

纲 都统制王彦等渡河，败金人于新乡，进次太行。金人围之，彦兵溃，走保共城。

目 彦率岳飞等十一将，部七千人渡江，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复新乡。明日，战于侯兆川，飞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会食尽，诣彦壁乞粮，彦不许。飞乃引兵益北，与金人战于太行山，擒其将拓跋耶鸟。居数日，又与敌遇，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其将黑风大王，金人败走。飞知彦不悦己，遂率所部复归宗泽，泽复以为统制。

彦以屡胜，因傅州郡。金人以为大军至，率骑数万薄彦垒，围之数匝。彦以众寡不敌，溃围出走，诸将败去。彦独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结两河豪杰围再举。金人购求彦急，彦虑变，夜寝屡迁。其部曲觉之，相率刺面作“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无他意。彦益感励，抚爱士卒，与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众十余万，绵亘数百里，皆受彦约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领，俾以大兵破彦垒。首领

跪而泣曰：“王都统砦坚如铁石，未易图也。”金人乃间遣骑兵挠彦粮道，彦勒兵待之，斩获甚众。

〔纲〕 张邦昌伏诛。

〔纲〕 金尽陷河北州郡。

〔纲〕 冬十一月，帝如扬州。

〔目〕 先是黄潜善、汪伯彦力主幸东南，许景衡亦言：“建康天险可据。”帝从之，诏淮、浙沿海诸州，增修城壁，招训民兵，以备海道。又命扬州守臣吕颐浩缮修城池。至是，谍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诏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宗泽上疏谏曰：“京师，天下腹心，不可弃也。昔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劝幸金陵；陈尧叟闾中人，劝幸成都；惟寇准毅然请亲征，卒用成功。”因条上五事，其一言黄潜善、汪伯彦赞南幸之非。泽前后建议，辄为汪、黄所抑，二人每见泽奏至，皆笑以为狂。于是帝决意幸扬州。十月朔，帝登舟。

时两河虽多陷于金，而其民怀朝廷恩，所在结为红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金人稍稍引去，及闻帝南幸，无不解体。泽复上疏言：“欲遣亘勳、王彦各统大军尽平贼垒，望陛下早还京阙。臣之此举，可保万全。或奸谋蔽欺，未即还阙，愿陛下从臣措画，勿使奸臣沮抑，以误社稷大计！陈师鞠旅，尽扫胡尘，然后奉迎銮舆还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民。”帝优诏答之。

〔纲〕 十一月，窜李纲于鄂州。

目 寻责授单州团练使，安置于万安军。

纲 遣朝奉郎王伦使金。

目 伦，且之族孙也，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至是，选能专对者使金问二帝起居，乃假伦刑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合门舍人朱弁副之。至云中，见粘没喝议事。时金方大举南下，伦邀说百端，粘没喝不听。

先是渊圣自云中徙燕山，始与太上皇相见，居于愍忠寺。至是，并迁于霫郡。霫，古溪国也，在燕山北千里。

纲 以张焘为中书侍郎，颜岐、许景衡为尚书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枢密院事。

纲 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留守孙昭远走死，河东经制使王瓌引兵遁罽。

纲鉴易知录卷七八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 戊申，高宗皇帝建炎二年，春正月，金人陷邓州，范致虚出奔，安抚使刘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纲〕 金将兀朮犯东京，宗泽败之。

〔纲〕 金兀朮自郑抵白沙，去汴京密迩，都人震恐。僚属入问计，宗泽乃对客围棋，笑曰：“何事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乃选精锐数千，使绕出敌后，伏其归路。金人方与衍战，伏兵起，前后夹击之，金人果败。

粘没喝据西京，与泽相持。泽遣部将阎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帅兵趋郑，遇敌大战，兵败，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泽捕景良，斩之。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持书来招泽，泽皆斩之。刘衍还，金人复入澧，泽部将张栻往救之。栻至澧，众寡不敌，或请少避之，栻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公！”力战而死。泽闻栻急，遣王宣往

援，已不及，因与金人大战，破走之。泽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复犯东京。

泽得金将辽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缚，问金之虚实，得其详，遂决大举之计。召诸将谓曰：“汝等有忠义心，当协谋剿敌，期还二圣，以立大功。”言讫泣下，诸将皆听命。金人屡战不利，悉引去。宗泽复上疏请帝还京，曰：“臣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则天下之民何依戴？”不报。泽威声日著，敌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纲〕 金人破永兴军，经略使唐重死之。

〔纲〕 窜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目〕 时所在盗起，汪伯彦、黄潜善匿不以闻。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误国；帝怒，除名，编管南雄州。

〔纲〕 以刘豫知济南府。

〔目〕 豫，景州人，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弃官避地真州，张焘荐之，起知济南。时盗起山东，豫不愿行，请易东南一郡，执政不许，豫忿而去。

〔纲〕 二月，金人陷淮宁，知府向子韶死之。

〔目〕 金人昼夜攻城，子韶率军民固守，遣人诣宗泽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骂不屈，遂为所杀，

阖门皆遇害。事闻，赐谥忠毅。淮宁初陷时，杨时闻之，曰：“子韶必死矣！”盖知其素守云。

〔纲〕 金粘没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进复之，诏以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

〔纲〕 夏西月，金兀朮复入西京，翟进击走之。

〔纲〕 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罢。

〔目〕 帝初即位，除时工部侍郎，陛对，言“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兴学为务”，除兼侍讲。以老求去，遂提举洞霄宫。时在东〔郡〕〔都〕，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

〔纲〕 以信王棣为河外兵马都元帅。五月，下诏还京师，不果。

〔目〕 时宗泽招抚群盗聚城下，又募兵储粮，召诸将约日渡河，诸将皆掩泣听命。泽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业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寝为贼所占，今年寒食节未有祭享之地，而西河、二京、陕右、淮甸，百万生灵，陷于涂炭。乃欲南幸河外，盖奸邪之臣一为贼虏方便之计，二为奸邪亲属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备，人气已勇锐，望陛下毋沮万民敌忾之气，而循东晋既覆之辙。”奏至，或言信王棣有渡河入汴之谋，帝乃降诏择日还京。

〔纲〕 许景衡罢。

〔目〕 时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请问极谏，黄潜善、汪伯彦以为异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议为景衡罪，罢之。景衡行至瓜洲，得喝疾卒，谥忠简。景衡得程颐之学，志虑忠纯，议论不与时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许景衡尔。”

〔纲〕 定诗赋、经义试士法。

〔目〕 元祐中科举以经义、诗赋兼取，绍圣以来罢试诗赋，至是命参酌元祐科举条制，定试士法。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习经义人止习一经，解试、省试并计数各取，通定高下，殿试仍对策三道。故事，廷试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

〔纲〕 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丞。以宇文虚中充金国祈请使。虚中降金。

〔纲〕 诏御营统制韩世忠会宗泽以御金，王彦引兵屯滑州。

〔目〕 时得报虜分道渡河，诏世忠与泽率所部迎敌。泽闻王彦聚兵太行山，欲大举趋太原，泽即以彦为忠州防御使，制置河北军事。恐彦孤军不可独进，召彦计事。彦悉召诸寨指授方略，以俟会合，乃以万余人先发，金人以重兵蹙其后，而不敢击。既至注，泽令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彦遂屯滑州之沙店。泽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州，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马扩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杨进、王

善、丁进等各以所领兵分路并进。既渡河，则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愿陛下早还京师，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中兴之业，必可立致。”疏入，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

纲 秋七月，东京留守宗泽卒，以杜充代之。

目 泽前后请帝还京，二十余奏，每为黄潜善、汪伯彦所抑。潜善、伯彦又疑泽为变，以郭仲荀为副留守以察之。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愤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号恸。讣闻，赠观文殿学士，谥忠简。

泽子颢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请以颢继父任；时已命杜充代泽，不许。充酷而无谋，至注，悉反泽所为，于是豪杰离心，降盗聚城下者复去剽掠矣。

纲 八月，贬殿中侍御史马伸监濮州酒税，卒于道。

目 伸自湖南还，上疏言黄潜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事，乞速罢二人政柄，别选贤者，共图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卫尉少卿，伸辞不拜，录其疏申御史台，且言：“臣论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诬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诏：“伸言事不实，送吏部。”责监濮州酒税，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闻者冤之。

伸学于程颐，勇于为义，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

行也。”

〔纲〕 以赵子砥知台州。

〔目〕 子砥自燕山遁归，命辅臣问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吾国与金，势不两立。昔契丹主和议，女真主用兵，十余年间竟灭契丹。今复蹈其辙，譬人畏虎，以肉馁之，食尽，终于噬人。若设陷阱以待之，然后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纲〕 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徙之韩州。

〔目〕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见金太祖庙，遂见金主于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为昏德公，渊圣皇帝为重昏侯。未几，徙之韩州。命晋康郡王孝塞等九百余人至韩州同处，惟秦桧不与徙，依挾懶以居，挾懶亦厚待之。

〔纲〕 九月，郭三益卒。

〔纲〕 金将讹里朵袭破信王榛于五马山砦，遂会粘没喝入寇。

〔纲〕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目〕 侍御史张浚请先定六宫所居地，诏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宫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刘正彥为扈从都副统制。

【纲】 知濮州杨粹中袭破金粘没喝军。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

【目】 粘没喝、讹里朵合兵围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杨粹中固守，命将姚端夜捣其营，粘没喝跣足走，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执，竟不屈而死。

【纲】 金人寇晋宁军，知军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纲】 十二月，刘豫叛降金。

【目】 挾懶围济南，刘豫遣子麟御却之。挾懶遣人啖豫以利，豫怨前忿，遂杀济南骁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缢城纳款。

【纲】 金讹里朵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纲】 以黄潜善、汪伯彦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颜岐、朱胜非为门下、中书侍郎，卢益同知枢密院事。

【纲】 金粘没喝陷袭庆府。

【目】 军士有欲发孔子墓者，粘没喝问其通事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粘没喝曰：“大圣人墓安可发！”遂杀军士。

〔纲〕 以礼部侍郎张浚参赞御营军事。

〔目〕 浚极言金人必来，请豫为备，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过计而笑之，命浚参赞军事，与吕颐浩教习河北兵民。

〔纲〕 己酉，三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致仕。

〔目〕 彦以所部兵马付东京留守司而率亲兵趋行在，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延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大举北伐。言辞愤激。二人大怒，遂请降旨免对，彦遂称疾致仕。

〔纲〕 金粘没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复死之。

〔目〕 金人围城，复与子倚率军民力战，外援不至，城陷。复谓粘没喝曰：“死守者我也，愿杀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没喝欲降之，复嫚骂求死，阖门百口皆被杀。

〔纲〕 韩世忠会兵救濮州，至洙阳，兵溃。金粘没喝遂入淮、泗。

〔纲〕 二月，诏刘光世将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溃，走还，金粘没喝遂陷天长军。帝奔镇江。

〔目〕 粘没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胜而南，陷天长军。内侍邝询报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骑，驰至瓜州镇，得小舟渡江，惟护圣军卒数人及王渊、张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至镇江。时汪伯彦、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屠克

勤说法罢，会食，堂吏大呼曰：“驾已行矣！”二人相顾仓皇，乃戎服策马南驰，居民争门而出，死者相枕藉，无不怨愤。司农卿黄钊至江上，军士以为黄潜善，骂之曰：“误国误民，皆汝之罪！”钊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断矣。是日，金将马五帅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闻帝已南行，乃追至扬子桥。时事起仓卒，朝廷仪物皆委弃，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庙神主以行，出城未数里，回望城中烟焰烛天。陵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纲〕 帝如杭州，以吕颐浩签书枢密院事，守镇江。

〔目〕 帝至镇江，宿于府治，翌日，召从臣问去留。吏部尚书吕颐浩乞留蹕以为江北声援，群臣皆以为然。王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帝意遂决。以颐浩为江、淮制置使，与行在五军制置使刘光世驻镇江，又以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江宁。是夕发镇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胜非节制平江、秀州军马，张浚副之，留王渊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时吕颐浩从行，即拜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以兵二千还屯京口。又命张俊以兵八千守吴江。

〔纲〕 金娄室陷晋宁军，徐徽言死之。

〔目〕 娄室破晋宁军，徽言据子城拒战，因溃围走，被擒，使之拜，不拜，临之以兵，不动，命折可求谕使降；徽言大骂，娄室杀之。统制孙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闻，赠徽言晋州观察使，谥忠壮。

〔纲〕 帝至杭州，赦。

【目】 帝驻蹕杭州，即州治为行宫。下诏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惟李纲不赦，更不放还，盖用黄潜善计，罪纲以谢金也。

和州防御使马扩应诏上书言：“前日之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今愿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抚淮甸，破金贼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是为中策。驻蹕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倚长江为可恃，幸金贼之不来，犹豫迁延，候至秋冬，金贼再举，驱虏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后又悔，是为无策。”扩累数千言，皆切事机。

【纲】 金人焚扬州而去。

【纲】 黄潜善、汪伯彦以罪免。

【目】 潜善、伯彦自知不为众所容，联疏求退。中丞张澄论：“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尘，天下怨怼，乞加罪斥。”乃罢潜善知江宁府，伯彦知洪州。

【纲】 以叶梦得、张澄为尚书左、右丞。

【纲】 三月，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命张浚驻平江。

〔纲〕 叶梦得罢，以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以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置使。

〔纲〕 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作乱，杀王渊及内侍康履等，劫帝传位于魏国公昀，请隆祐太后临朝。

〔目〕 苗傅自负世将，以王渊骤迁显职，心不平之，而刘正彦亦以招降剧盗，功大赏薄怨上，二人因相结。时内侍康履等恃恩用事，妄作威福，凌忽诸将，诸将嫉之。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言于正彦。正彦曰：“会当共除之。”及王渊入枢府，傅等疑其由内侍以进，遂与世修谋先斩渊然后杀宦者。

议既定，时以刘光世为殿前都指挥使，百官入听宣制，傅、正彦令世修伏兵城北桥下，俟渊退朝，即猝下马，诬以结宦者谋反，正彦手斩渊，即与傅拥兵至行宫，执康履等斩之。帝谕傅等归营，傅等逼帝传位皇太子，请隆祐太后同听政。太后出，见傅等谕之曰：“今强敌在前，吾以一妇人抱三岁儿决事，何以令天下？敌国闻之，岂不转加轻侮！”傅等不从。后顾朱胜非曰：“今日政须大臣果决，相公可无一言？”胜非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适语臣云：‘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此语可为后图之绪。”帝乃即坐上作诏，禅位于皇子，而请太后同听政。宣诏毕，傅等麾其军退，于是皇子昀即位，太后垂帘决事。尊帝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宁寺为睿圣宫，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

〔纲〕 张浚、吕颐浩会兵讨贼。

目 改元赦书至平江，张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传檄，浚恸哭，召东野及提刑赵哲谋起兵讨之。

时傅令张俊以三百人赴秦凤，而以余兵属他将。俊知其伪，拒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见俊语故，相持而泣，且谕俊以将起兵问罪。

赦至江宁，吕颐浩曰：“是必有兵变。”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且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即遣人寓书于浚。浚以颐浩有威望，能断大事，乃答书约共起兵，且告刘光世于镇江，令以兵来会。

颐浩得浚书，上疏请复辟，遂以兵发江宁。

会韩世忠自盐城由海道将赴行在，至常熟，张浚闻之曰：“世忠来，事济矣。”因白浚，以书招之。世忠得书，以酒酹地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至平江，见浚恸哭，曰：“今日之事，世忠愿与张俊任之，公无忧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将士，众皆感愤。于是令世忠帅兵赴阙，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则恐有他变。宜趋秀州，据粮道，以俟大军之至。”

世忠发平江，至秀州，称病不行，而大修战具。傅等闻之始惧，乃遣苗瑀、马柔吉将重兵扼临平。颐浩将至平江，浚乘轻舟迓之，既而刘光世兵亦至。浚、颐浩等发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还即尊位。傅等闻之，忧恐不知所

为。朱胜非谓之曰：“勤王之师未进者，使是间自反正耳；不然，下诏率百官六军请帝还宫，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帅百官朝于睿圣宫，帝慰劳之。

〔纲〕 金以刘豫知东平府。

〔纲〕 夏四月，帝复位，召张浚知枢密院事。

〔纲〕 吕颐浩、张浚败贼将苗翊于临平，苗傅、刘正彦夜遁，颐浩、浚入杭州。

〔目〕 吕颐浩、张浚军次秀州，颐浩谕诸将曰：“今虽反正，而贼犹握兵居内。事若不济，必反以恶名加我，翟义、徐敬业可监也。”进次临平。苗翊、马柔吉负山阻水为阵，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韩世忠舍舟力战，张俊、刘光世继之，翊众少却。世忠复舍马操戈而前，翊遂败走。勤王兵入北关，傅、正彦拥精兵二千夜开涌金门以走，将南趋闽中。颐浩、浚入城，世忠手执王世修以属吏。颐浩、浚入见，伏地涕泣待罪。帝问劳再三，握世忠手恸哭曰：“中军统制吴湛佐逆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诛乎？”世忠即谒湛，握手与语，折其中指，与王世修俱斩于市；逆党皆贬。

〔纲〕 朱胜非、颜峻、王孝迪、张澄、路允迪、卢益免。

〔纲〕 以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邴为尚书右丞，郑穀签书枢密院事。

〔纲〕 重正三省官名。

〔目〕 从吕颐浩之言，诏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尚书左、右丞，三省始合为一。

〔纲〕 以李邴参知政事。

〔纲〕 帝如江宁。

〔纲〕 册魏国公奭为皇太子。

〔纲〕 五月，以张浚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便宜黜陟。

〔目〕 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蜀，则东南不可保”。因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宣抚处置使，听便宜黜陟，置幕府于秦州。初，浚宣抚川、陕之议未决，监登闻检院江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浚大悦。

〔纲〕 以滕康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遣徽猷阁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目】粘没喝还云中，讹里朵还燕山。帝遣皓如金，遗粘没喝书，愿去尊号，用金正朔，比于藩臣。皓至云中，粘没喝迫皓使仕刘豫，皓曰：“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狗鼠间，愿就鼎镬无悔！”粘没喝怒，将杀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剑士，为皓跪请，得流递冷山。

【纲】韩世忠获苗傅、刘正彦，送行在诛之。

【纲】六月，大霖雨，诏郎官以上言阙政。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目】时久雨恒阴，吕颐浩、张浚皆谢罪求去。诏郎官以上言阙政，司勋员外郎赵鼎上疏曰：“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国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材。至崇宁初蔡京托绍述之名，尽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犹配享神宗，而京之党未除，时政之缺，莫大于此。”帝从之，遂罢安石配享。

寻下诏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经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难之远图，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过之意”。中丞张守上疏曰：“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帝、母后穹庐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浆之味；服细暖之衣，则思二帝、母后穷边绝塞之寒苦；操予夺之柄，则思二帝、母后语言动作受制于人；享嫔御之适，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使？令对臣下之朝，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尊礼？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圣心不倦，而天不为之顺助者，万无是理也。今罪己之诏数下，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耳。”

〔纲〕 金兀朮大举入寇。

〔目〕 帝以金人复来，乃遣工部尚书崔纵使金，并通问二帝。纵至金，首以大义责金人，请还二帝。金人怒，徙之穷荒，纵不少屈，竟死焉。

〔纲〕 秋七月，太子奭卒。

〔纲〕 郑穀卒。以王綯参知政事，周望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御营司提举范瑄有罪，伏诛。张浚发建康。

〔目〕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迁，多瑄之谋，又乘时剽掠，左右张邦昌，为之从卫。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无礼，且乞贷苗、刘等死。帝畏其威，以为御营司提举一行事务。张浚将赴川、陕，与枢密检详文字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令张俊以千兵渡江，若备他盗者，使皆甲而来，因招瑄、俊及刘光世赴都堂议事，为设食。食已，诸公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瑄觉，取黄纸趋前，举以麾瑄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寺置对。”瑄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卫以俊兵送狱。光世出抚其众，数瑄在围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诛止瑄尔，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军也。”众皆投刃曰“诺”，有旨，分隶御营五军。瑄下狱，具伏，赐死，子弟皆流岭南。瑄既诛，张浚乃发建康。

〔纲〕 升杭州为临安府。

〔纲〕 诏李邴、滕康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纲〕 以杜充同知枢密院事。

〔纲〕 广州教授林勋上本政书。

〔目〕 勋上本政书十三篇，言“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羨者，而杂组钱谷以为什一之税。每十六夫为一井，每井赋二兵、马一匹，蚕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其说甚备，书奏，诏以为桂州节度掌书记。其后朱熹甚爱其书，陈亮亦曰：“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之为井田之学者无以加矣。”

〔纲〕 八月，李邴罢，以刘珣权知三者、枢密院事。

〔纲〕 遣使致书于金，金人不答。

〔目〕 时闻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纵未得前，帝求可使缓师者，乃遣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及修武郎宋汝为使金师以请和，致书于粘没喝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悞悞然，惟冀闾下之见哀而赦已。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纲 闰月，以吕颐浩、杜充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

纲 罢起居郎胡寅。

目 寅上疏曰：“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复归覲宫阙，展省陵寝，偷安岁月，略无扞御。及虏骑乘虚，匹马南渡，一向畏缩，惟务远逃。军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计也。”因进七策：一，罢和议而修战略；二，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三，务实效，去虚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选宗室之贤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纪纲以立国体。书凡数千言。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于外。

纲 诏杜充、韩世忠、刘光世分屯江东以备金。

纲 帝如临安。

纲 九月，金人陷南京。

纲 诏周望守平江。

纲 以张守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命刘光世移屯江州。

〔纲〕 遣直龙图阁张邵使金，金人囚之。

〔目〕 邵至潍州见挾懶，命邵拜，邵曰：“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无拜礼。”且具书言：“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天未厌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刘豫，复穷兵不已，曲有在矣。”挾懶怒，取国书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

〔纲〕 金禁民汉服。杀故知真定府李邈。

〔目〕 金下令禁民汉服，又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邈故为真定帅，被执三年，金人欲使知沧州，邈笑不答。及髡发令下，邈愤诋之，虏挝击其口，犹吮血嚙之，遂遇害。邈将死，颜色不变，南向拜讫就死，燕人为之流涕。后事闻，谥曰忠壮。

〔纲〕 冬十月，帝至临安，留七日，复如越州。

〔纲〕 张浚治兵于兴元以图中原。

〔目〕 浚至兴元上疏言：“汉中实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谨积粟理财，心待巡幸。”于是辟刘子羽参议军事，承制以赵开为随军转运使，专总四川财赋。

开见浚曰：“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尚存赢余，而贪猾认为己有，共相隐匿；惟不恤怨詈，断而

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浚锐意兴复，委任不疑。时浚荷重寄，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贲，悉取办于丕。丕悉智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货财常有余。

初，陕西都统制曲端欲斩节制使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与敌屡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威武大将军、宣抚司都统制，军士欢声如雷。子羽又荐泾原都监吴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为统制，璘掌帐前亲兵。

〔纲〕 金人趋江西，刘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江西州、军多陷。

〔纲〕 知徐州赵立将兵勤王，败金人于淮阴。

〔目〕 立闻诏诸路以兵勤王，乃将兵三万趋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闻立弃徐州将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阴。立麾下劝立不如还保徐州，立奋怒，嚼其齿曰：“回顾者斩！”于是率众径进，与金人遇，转战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贯两颊，口不能言，以手指挥诸军前，歇定方拔出之。议者谓自燕山之役，南北战争，未有如此之鏖战者。

〔纲〕 以范宗尹参知政事，赵鼎为御史中丞。

〔目〕 二人皆尝建议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经营中原，当自关始。经营关，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

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

纲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杨邦乂死之。

目 时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诛杀，且无制敌之方。及兀朮与李成合兵攻乌江，充闭门不出，统制岳飞泣谏请视师，充不从。兀朮遂乘充无备，进兵取和州、无为军，王善迎降，遂由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统制陈淬及飞帅师迎战，王瓌以军先遁，淬败死，诸将皆溃，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李榘迎降。

充渡江保真州，兀朮遣人说之曰：“若降，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充遂还建康，与榘、邦光率官属迓金师，拜兀朮于马首。通判杨邦乂独不肯屈膝，以血大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兀朮使人诱以官，终不屈，大骂求死，遂杀之。充至金，粘没喝薄其为人，久之乃得仕。

纲 帝奔明州。

目 帝闻杜充败，谓吕颐浩曰：“事迫矣，若何！”颐浩遂进航海之策，其言曰：“敌兵多骑，必不能乘舟袭我，江、浙地热，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纲 韩世忠自镇江退守江阴。十二月，金兀朮陷临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纲】 江、淮统制岳飞败金人于广德。

【目】 飞率所部自建康蹶金人于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金将王权；俘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义，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破之。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秋毫无犯。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也。”争降附之。

【纲】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张俊使统制杨沂中迎战于高桥，败之。

【纲】 庚戌，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袭帝于海，帝走温州。

【目】 是月朔，西风大作，金师乘之，复攻明州。张俊、刘洪道坐城楼遣兵掩击，杀伤大半；金人奔北，死于江者无数，夜拔砦退屯余姚，而遣人请济师于兀朮。兀朮遣兵与阿里蒲卢浑复攻明州。张俊惧，帅师趋台州，刘洪道亦遁，金师入城，屠其民。帝闻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镇。金人闻帝在章安，以舟师追三百余里，弗及，提领海舟张公裕引大舶击却之，金人引还。帝发章安，如温州，泊于港口。

【纲】 金娄室陷陕州，知府李彦仙死之。

【目】 彦仙在陕，益为战守备，遣统领邵兴复虢州。金将乌鲁来攻，彦仙败之。娄室闻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彦仙又大败之，娄室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并力来攻，自遣人求兵于张浚，已而娄室果率折可求等众十万来，分其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气如常，数出兵与战。既而食尽，告急于浚；浚

檄曲端以泾原兵援之。端素嫉彦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陕，则全据大河，且窥蜀矣。”乃出师至长安，道阻不得进。彦仙日与金战，娄室奇其才，诱啖百端，彦仙悉斩其使。力尽城陷，彦仙投河死；其属官居民无一人降者，娄室怒，尽屠之。

〔纲〕 滕康、刘珣免。二月，以卢益、李回权知三省枢密院事。

〔纲〕 金兀朮引兵北还。

〔纲〕 金人入东京。

〔纲〕 周望弃军走太湖，金人大掠平江。

〔纲〕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目〕 帝谓辅臣曰：“太后爱朕，不啻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卢益等奉迎于虔州。

〔纲〕 夏四月，张浚引兵入卫，闻金军退，乃还。

〔纲〕 帝还越州。

目 帝发温州，至越州，下诏亲征，巡幸浙西。寻升越州为绍兴府。

纲 韩世忠邀击金兀朮于江中，大败之，走建康。复引兵袭世忠，世忠败绩，兀朮遂趋江北。

目 初，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欲俟兀朮师还击之。及兀朮由秀趋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师镇江以待之。金师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济江，乃遣使通问，且约战期，世忠许之，因谓诸将曰：“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敌必登之以覘我虚实。”乃遣苏德将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庙下岸侧，戒之曰：“闻江中鼓声则岸兵先入，庙兵继出，以合击之。”及敌至，果有五骑趋庙，庙兵先鼓而出，获两骑，其三骑则振策以驰。驰者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而免，诘诸获者则兀朮也。既而接战江中，凡数十合，世忠妻梁氏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俘获甚众，虏兀朮之婿龙虎大王。

兀朮惧，请尽归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许。复益以名马，又不许。遂自镇江溯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出金师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达旦。将至黄天荡，兀朮窘甚，或曰：“老鹳河故道今虽湮塞，若凿之可通秦淮。”兀朮从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趋建康。岳飞以骑三百，步兵三千，邀击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复自龙湾出江中，趋淮西。

会挾懶自潍州遣孛董太一引兵来援，兀朮乃复引还，欲北渡，世忠与之相持于黄天荡。太一军江北，兀朮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豫以铁细贯大钩授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细一细则曳一舟沉之，兀朮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朮语塞。又数日，

求再会，而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驰去。见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谓其下曰：“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乃募人献破海舟之策，于是闽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则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及天霁风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绝流击之；海舟无风不能动，兀朮令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师遂大溃，焚溺死者不可胜数，世忠仅以身免，奔还镇江。兀朮遂济江，屯于六合县。

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复渡江矣。

纲 迁赵鼎为翰林学士，鼎辞不拜。吕颐浩免。

目 初，御营使本以行幸总齐军政，而宰相兼领之，遂专兵柄，枢府几无所预。颐浩在位尤颀恣，中丞赵鼎尝疏论之。及闻韩世忠败金人，颐浩请帝幸浙西，下诏亲征。帝将从之，赵鼎以为不可轻举，颐浩恶鼎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乃上疏论颐浩过失，凡千余言。颐浩因求去，诏以颐浩倡义勤王，宜从优礼，乃罢为镇南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而复命鼎为中丞，谕之曰：“朕每闻前朝忠谏之臣，恨不之识，今于卿见之。”

纲 五月，以范宗尹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张守参知政事，赵鼎签书枢密院事。

纲 岳飞袭金人于静安，败之。

目 兀朮既济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执李旼、陈邦光等，自静安渡宣化而去；旼道死，邦光归于刘豫。岳飞邀击金人于静安镇，大败之。

纲 六月，张浚罢其都统制曲端。

纲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国城。

目 金将立刘豫，乃徙二帝于五国城，去上京东北千里。徙此逾月，太上皇后郑氏崩。洪皓自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栗、面等献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实。

纲 八月，以谢克家参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

纲 金人围楚州。

纲 九月，金立刘豫为齐帝。

目 金遣高庆裔及知制诰韩昉备玺绶宝册，立刘豫为太齐皇帝，世修子礼，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改明年为皇昌元年。

纲 诏刘光世督诸军救楚州；光世不进，镇抚使赵立死之，楚州陷。

【纲】 张浚使都统制刘錡帅五路之兵与金娄室大战于富平，败绩，浚退军秦州。

【目】 兀朮引兵趋陕西，浚闻其将至，檄召熙河刘錡、秦凤孙偓、泾原刘锜、环庆赵哲四经略及吴玠之兵，合四十万人，马七万匹，以錡为统帅，迎敌决战。王彦谏曰：“陕西五路兵将，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从。刘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东南事方急，不得不为是耳。”吴玠、郭浩皆曰：“敌锋方锐，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亦不从。遂行，次于富平县。刘錡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军皆曰：“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娄室引兵骤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进薄诸营。錡等与之力战，刘锜身率将士薄敌陈，杀获颇多，胜负未分，而敌铁骑直击赵哲军，他将不及援，哲因离所部，其将较望见尘起，遂惊遁，诸将皆溃。敌乘胜而进，关陝大震。浚时驻邠州督战，既败，退保秦州，召赵哲斩之，而安置刘錡于盩州，令诸将各还本路，上书待罪，帝手诏慰勉之。自是关陝不可复，论者咎浚之轻师失律焉。

【纲】 冬十月，金人纵秦桧还。

【目】 桧从二帝至燕，金主以桧赐挾懶，为其任用。挾懶信之。及南侵，以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挾懶攻楚州，桧与妻王氏自军中趋涟水军，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见宰执，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与何梟、孙傅等同被拘执，而桧独还，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挾懶，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范

宗尹及李回二人素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桧入对，首奏所草与挾懶求和书，帝谓辅臣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礼部尚书。先是，朝廷虽数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则自桧始。盖桧首倡和议，故挾懶阴纵之使还也。

〔纲〕 以李回同知枢密院事。

〔纲〕 十一月，赵鼎罢。

〔目〕 上欲以副都统辛企宗为节度使，鼎言企宗非军功，持不下；帝不乐，遂罢鼎提举洞霄宫。

〔纲〕 以富直柔签书枢密院事。

〔纲〕 金人复陷泾原诸州、军。

〔纲〕 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

〔纲〕 张浚军兴州，遣吴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纲〕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总管刘惟辅死之。金娄室卒。

〔目〕 金人掠熙河，惟辅击败之，杀五千余人；已而复至，惟辅顾熙河尚有积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为金人所执，摔以去，惟辅曰：“死犬！斩即斩，吾头岂汝摔也！”顾坐上客曰：“国家不负汝，一旦遽降敌邪！”即闭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杀。

〔纲〕 定差役法。

〔目〕 帝在河朔亲见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其人，一充役法，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讲议，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为一保，十大保为一都，内选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盗贼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长。若品官，则一品限田五十顷，至九品五顷。免差子孙，荫尽则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经省试者，许募人充役。军丁女户及孤弱悉免。

纲鉴易知录卷七九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 辛亥，绍兴元年，春正月，以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岳飞副之。

〔目〕 时孔彦舟据武陵，张用据襄、汉。李成据江、淮、湖、湘十余郡，尤悍强，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久围江州。朝廷患之，以俊为招讨使。俊请岳飞同讨，许之。

〔纲〕 李成陷江州。

〔目〕 未几，复陷筠州。

〔纲〕 谢克家罢。二月，以秦桧参知政事。

【纲】 三月，张俊、岳飞大败李成于楼子庄，群盗皆遁。

【纲】 武功大夫张荣击败金兵于兴化，挾懶北遁。

【目】 荣本梁山泺渔人，聚舟数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时尝借补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荣袭据通州，联舟入兴化缩头湖，作水寨以守。金挾懶在泰州，谋再渡江，欲先破营寨，荣率舟师与之遇，见金战舰不多，余皆小舟，时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击之。金人不得骋，舟中自乱，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胜计，俘馘五千余人。挾懶收余众奔还楚州，退屯宿迁，寻北去。荣告捷于朝，遂以荣知泰州。

【纲】 张浚军阆州，分诸将守川、陕。

【纲】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纲】 刘光世复楚州。

【纲】 五月，作“大宋中兴”玉宝。

【纲】 张俊追败李成于黄梅，成奔刘豫。岳飞招张用，降之。

【目】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蕪州黄梅县，大败之，其众数万皆溃，成北走，降刘豫。用复寇江西。岳飞与用俱相人，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遂帅众降，江、淮悉平。张俊奏飞功第一，诏进

飞右军都统制，屯洪州，弹压盗贼。

【纲】 六月，张浚以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

【纲】 秋七月，封太祖后令话为安定郡王。

【目】 先是下诏曰：“太祖创业垂统，德被万世。神宗初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举，有司具上应袭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孙令话为安定郡王，自后袭封不绝。

【纲】 范宗尹免。

【纲】 八月，张浚杀前威武大将军曲端。

【目】 浚既败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还，稍复其官，徙阆州，将复用之。吴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从而间之，玠复书“曲端谋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尝作诗题柱曰：“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谓其指斥乘舆。浚乃送端于葭州狱。有武臣康随者，尝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随深憾之。及浚以随提点夔路刑狱，端闻之曰：“吾其死矣。”随至，命狱吏繫维端，以纸糊其口，燔之以火。端干渴求饮，与之酒，九窍流血而死。陕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军士怅恨，有叛去者。

【纲】 以李回参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枢密院事。

〔纲〕 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目〕 范宗尹既去，桧欲得其位，因扬言曰：“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或问：“何不言？”桧曰：“今无相，不可行也。”帝闻，乃有是命。

〔纲〕 诏赠程颐直龙图阁。

〔纲〕 以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纲〕 复修日历。

〔目〕 翰林学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馆，故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谓之日历，所以备言，垂一世之典。苟旷三十年之久，漫无一字，何以示来世？”帝从之，即以命藻。

〔纲〕 长星见，诏求直言。

〔纲〕 冬十一月，李回罢。

〔纲〕 王德歼邵晷之众于崇明沙，获晷送行在。

〔目〕 晷寇宣州，进围太平，刘光世招降之，寻复叛去，聚其党于崇明沙，将犯江阴。光世令都统制王德讨之。

德执旗麾兵，拔栅以入，晝众大溃，翌日余党复索战，谍言贼将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返奔，贼众歼焉。晝自缚请命，德献诸行在，余党悉平。

〔纲〕 以孟庾参知政事。

〔纲〕 金兀朮寇和尚原，吴玠及其弟璘大败之，兀朮遁。

〔目〕 玠自富平之败，收散卒保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屯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

金将没立自凤翔，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金人大败遁去。没立方攻箛箐关，玠复遣将击破之。两军终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胜，及与玠战辄败，愤甚，谋必取玠。于是，兀朮会诸帅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相拒，进薄和尚原。玠与弟璘选劲弩，命诸将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裨垒以待之。敌至伏发，遂大乱。玠因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朮中二流矢，仅以身免，亟髻其须髯而遁。

初，金人之至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谋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诸将

歃血盟，勉以忠义，皆感泣，愿尽死力，故能成功。

〔纲〕 初置见钱关子。

〔目〕 时命张浚屯婺州，有司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给军食。商人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于是州县以关子充余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输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

〔纲〕 以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韩世忠副之。

〔目〕 初建人范汝为作乱，破建阳。命辛企宗讨之，不克，其势益炽。乃命庾为宣抚使，世忠副之，发大军由温台路入闽。汝为闻大军将至，亟入据建州。

〔纲〕 富直柔罢。

〔纲〕 十二月，金以陕西地畀刘豫。

〔纲〕 壬子，二年，春正月，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

〔纲〕 韩世忠拔建州，范汝为自焚死。

目 世忠闻汝为入建州，曰：“建居闽岭上流，贼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万，水陆并进，直抵凤凰山，五日破之，汝为自焚死。世忠初欲尽诛建民，李纲自福州驰见世忠曰：“建民多无辜。”世忠乃令军士驻城上，听民自相别，农给牛谷，商贾弛征禁，胁从者汰遣，独取附贼者诛之。民感更生，家为立祠。捷闻，帝曰：“虽古名将何以加！”世忠因进讨江西、湖、广诸盗。

纲 帝如临安。

纲 二月，以李纲为湖、广宣抚使。

纲 帝初御讲殿。

纲 三月，河南镇抚使翟兴为其下所杀，诏以其子瑑代之。

目 刘豫将迁汴，以兴屯伊阳山，惮之，遣蒋颐持书诱兴以王爵；兴斩颐而焚其书。豫复阴啖兴裨将杨伟以利，伟遂杀兴，携其首奔豫。兴在河南累年，军少乏食，而能激以忠义，士莫不自奋，金人畏之，诸陵得不侵犯。诏以其子瑑嗣职。

纲 夏四月，以翟汝文参知政事。

纲 诏吕颐浩都统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

目 颺浩屡请出师，身自督军北向，乃命颺浩开府镇江。颺浩辟文武士七十余人，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崔增、赵延寿二军从行，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王瓌、杨沂中等皆隶焉。

纲 刘豫徙居注。

目 豫至注，尊其祖考为帝，置于宋太庙。是日暴风卷旗，屋瓦皆振，士民大惧。时河、淮、山东、陕西皆屯金军，刘麟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太子府军，分置河南、注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赋敛烦苛，民不聊生。

纲 岳飞追曹成，大败之，成走邵州。

目 盗曹成初陷道州，复陷贺州，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岳飞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遁。飞追至贺州，力战，大破之，成乃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人，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部将张宪、徐庆、王贵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首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庆自邵、道，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讨，成走入邵州。

纲 五月，以权邦彦签书枢密院事。

纲 育太祖后子偁之子伯琮于宫中，赐名瑗。

目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后，范宗尹尝造膝请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知内外宗正事，令广选太祖后，将育宫中。会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圣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仁宗感悟其说，召英宗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书奏，帝读之大感叹，至是，选秦王德芳后朝奉大夫子偃之子伯琮入宫，命张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后吴才人亦请于帝，乃复取秉义郎子彦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后也。寻以伯琮为和州防御使，赐名瑗。

纲 吕颐浩前军将赵延寿叛，颐浩次于常州，王德追延寿至建平，诛之。

纲 张浚以刘子羽知兴元府。

纲 韩世忠招曹成，降之。

目 世忠既平范汝为，旋师永嘉，若将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为岳飞所追，乃率众降。得战士八万，遣诣行在。

【纲】 六月，以李横为襄、郢镇抚使。

【纲】 颁戒石铭于州县。

【目】 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州县，令刻石。文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纲】 翟汝文罢。

【目】 汝文虽为桧所荐，然性刚，不为桧屈，至对案相诟，目桧为金人奸细，故不得久居位。

【纲】 秋八月，召朱胜非兼侍读，罢给事中胡安国及程瑀等二十人。

【目】 帝初即位，召安国为给事中，黄潜善恶之，遂罢。潜善去，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安国因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其言以为：“保国必先定计，定计必先建都，建都择地必先设险，分土必先制国，制国以守必先恤民。夫国之有民，犹人之有元气，不可不恤也。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经，必先核实，而后赏罚当；赏罚当，而后号令行，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顾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决事也；养气，所以制敌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宽隐，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毕矣。”论入，改给事中。入对，以疾力求去，帝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言：“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帝善之，命兼侍读，专讲春秋。

先是秦桧欲倾吕颐浩而专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国尝闻游酢论桧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桧贤于张浚诸人。及颐浩自常州还，憾桧欲去之，问计于席益，益曰：“目为党可也。今党魁胡安国在琐闼，宜先去之。”会颐浩荐知绍兴府朱胜非代己都督，帝从之。命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驯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虏，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帝为罢都督之命，改兼侍读，安国复持录黄不下，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既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颐浩劝帝降旨，落职提举仙都观。秦桧三上章留之，不报。侍御史江躋、左司谏吴表臣论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于是与张焘、程瑀、胡世将、刘一止、林待聘、楼炤等二十余人皆坐桧党，并落职罢官，台省为之一空。

〔纲〕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

〔纲〕 秦桧免，榜其罪于朝堂。

〔目〕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与秦桧善，及桧执政，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诡，言于帝曰：“秦桧尝语臣：‘中国之人，唯当著衣啖饭，共图中兴。’臣时心服其言。桧又自谓：‘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今为相设施止是。愿陛下以臣所言，问桧所行。”桧闻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国罢，桧留之，不报，

遂求去。吕颐浩讽侍御史黄龟年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乃罢桧相，仍榜朝堂，示不复用。初桧所陈二策，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帝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桧语乃塞，至是帝召直学士院綦密礼语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礼即以帝意载于制辞，播告中外，人始知桧之奸。

〔纲〕 彗星见，赦，求直言。

〔纲〕 九月，韩世忠大败刘忠于蕲阳，忠走降刘豫。

〔目〕 世忠自豫章移师长沙，刘忠有众数万，据白面山，营栅相望，世忠至，与贼对垒，奕棋张饮，坚壁不动，众莫能测。一夕与苏格联骑穿贼营，候者诘问，世忠先得贼军号，随声应之，周览以出。喜曰：“此天赐也。”夜伏精兵二千于山下，与诸将拔营而进。贼方迎战，伏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盖，传呼如雷，贼回顾惊溃，世忠麾将士夹击，大破之；忠走降豫。

〔纲〕 王伦还自金。

〔目〕 伦既被留，久困怀归，乃倡为和议，粘没喝纵之归报。伦至，入对，言金人情伪甚悉，帝优奖之。时方议讨刘豫，和议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尧为通问使，复如金。

〔纲〕 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纲 以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

目 张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转运，擢吴玠为大将。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者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朝廷疑浚杀赵哲、曲端为无辜，任子羽、开、玠为非是，乃以似为副使；浚始不安。

纲 冬十一月，李纲至潭州，湖南群盗平。

纲 十二月。罢湖、广宣抚使李纲。

目 纲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东南，制馭西北，当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会吕颐浩言纲纵暴无善状，而谏官徐俯、刘斐亦劾纲，遂罢提举崇福宫。

纲 召张浚知枢密院事。

纲 癸丑，三年，春正月。李横举兵伐金，复颍昌府。

纲 横屡败刘豫及金兵，诏以横为襄阳府、邓、随、郢州宣抚使。

纲 金人陷金州，王彦走石泉。

目 王彦守金州，金撒离喝攻之，彦以三千人迎敌而败，退保石泉，撒离喝遂乘胜而进。

纲 三月，刘子羽、吴玠兵溃于饶风关。金人入兴元；子羽、玠还击，破之。

目 金人长驱趋洋、汉。刘子羽闻王彦败，亟命田晟守饶风关，而遣人召吴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至饶风，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尔来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敌乃更募死士，由间道自祖溪关入，绕出玠后，乘高以阬饶风，诸军不支，遂溃。敌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军山。玠难之，遂退保兴元之西县；子羽亦焚兴元，退保大安之三泉县。撒离喝遂入兴元，至金牛镇。四川大震。

子羽从兵不满三百，与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遗玠书诀别。玠得书未有行意，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矣！”玠乃间道会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复往守仙人关，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宽平有水，乃筑壁垒，方成而金人已至，距营十数里。子羽据胡床坐垒口，诸将泣告曰：“此非待制坐处。”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敌寻亦引去。时张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遗书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

撒离喝既至凤翔，遣十人持书招子羽，子羽皆斩之，而纵其一还，曰：“为我语贼，欲来即来，吾有死尔，何可招也。”

初，子羽闻有金兵，预徙梁、泮之积，及金人深入，馈饷不继，杀马及西河所金军士以食，而子羽、玠复腹背要击之，死伤十五六，疫病且作，乃引众还。子羽、玠因出师掩其后，金人堕溪涧死者不可胜计，尽弃輜重而走，余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还兴元。

金人始谋，本谓玠在西边，故涉险东来，不虞玠驰至，虽入三州，而得不偿失。

纲 权邦彦卒。以庶益参知政事，徐俯签书枢密院事。

纲 三月，李横传檄收复东京，刘豫以金人来战于全^州，横师败绩，颍昌复陷。

纲 夏四月，杨太僭号大圣天王，诏统制王^玠会兵讨之。

纲 以韩肖胄签书枢密院事，遣使金。

纲 王彦复金州。

纲 诏李横等班师还镇，禁边兵侵齐。

纲 六月，岳飞讨江、广群盗，悉平之。

目 时虔、吉盗连兵寇掠江、广诸州，帝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

麾兵即马上擒之，余党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惊之故，密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帝许焉，虔人感其德，绘像祠人。及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纲〕 秋九月，吕颐浩免。以刘光世、韩世忠为江东、两淮宣抚使，王玠、岳飞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诸州。

〔纲〕 冬十月，李成寇襄、邓，李横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纲〕 十一月，复元祐十科取士法。

〔纲〕 金兀朮陷和尚原。

〔纲〕 甲寅，四年，春二月，席益罢。

〔纲〕 三月，吴玠、吴玠与金兀朮战于仙人关，大败之。

〔目〕 先是玠守和尚原，馈饷不继，玠虑金人必复深入，且其地去蜀远，乃命玠别营垒于仙人关右之地，名曰杀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刘夔帅步骑十万破和尚原，进攻仙人关，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守杀金平，以当其冲；玠自武阶路入援，冒围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会于仙人关。

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金军分为二，兀朮阵于东，韩常

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绕右萦，随急而后战。

数日，玠大出兵，统领王善、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堂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

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来。刘夔乃刘豫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乃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矣。

纲 以赵鼎参知政事。

纲 张浚至临安，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居之福州。

目 浚虽被召，以刘子羽等军败，秘其事未行。已而诏王似、卢法原赴镇，浚及子羽、王庶、刘錫等俱赴行在。浚至临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丧师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职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刘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诏以王似为川、陕宣抚使，卢法原、吴玠副之。法原寻卒。

纲 夏四月，徐俯罢。

纲 五月，以岳飞兼荆南制置使。

目 时杨太与刘豫通，欲顺流而下。李成既据襄阳，又欲自江西陆行趋浙，与太会。帝命飞为之备。朱胜非

言：“襄阳，国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飞亦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语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除飞兼荆南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

〔纲〕 秋七月，以胡松年签书枢密院事。

〔纲〕 岳飞复襄阳等六郡。

〔纲〕 八月，以赵鼎知枢密院事，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

〔目〕 鼎为朱胜非所忌，除鼎枢密都督，鼎条奏便宜，复为胜非所抑，乃上疏言：“顷者陛下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浚则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则小人不安其分，谓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时蜀士至于鬻金募人，诣阙讼之，以无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为国立事者，每以浚为戒。今臣无浚之功，当此重责，去朝廷远，恐好恶是非，行复纷纷于聪明之下矣。望闵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宽陛下西顾之忧。”

〔纲〕 遣吏部员外郎魏良臣使金。

〔纲〕 杨太败官军于鼎江，诏岳飞移兵讨之。

目 王瓌遣忠锐统制崔增等讨太于鼎江，师败皆没。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将许筌战没，官军死者甚众。于是授飞清远军节度使，代王瓌讨太。飞时年三十二，中兴诸将建节未有如飞之年少者。

纲 九月，朱胜非罢。

纲 刘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纲 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目 时边报骤至，举朝震恐。鼎将赴川、陕，陛辞，帝曰：“卿岂可远去，当遂相朕。”制下，朝士相庆。

纲 以沈与求参知政事。

纲 冬十月，诏韩世忠进屯扬州。

纲 召张浚于福州。

目 初，浚至福州，虑金、齐必并力窥东南，而朝廷已议讲解，因上疏极言其状。至是帝思其言，会赵鼎劝帝亲征，帝从之。喻樗谓鼎曰：“六龙临江，兵气百倍，然公自度此举果出万全乎？或姑试一掷也？”鼎曰：“中国累年退避不振，敌情益骄，义不可更屈，故赞上行耳。若事之济否，则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则当思归路耳。张德远有重望，若使宣抚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诸道兵赴阙，则其来路即朝廷归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

召浚，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

【纲】 韩世忠大败金人于大仪，追至淮而还。

【目】 世忠至扬州，使统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以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魏良臣使金过之，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平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眈吾鞭所向。”于是移军向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中，金前将军聂儿孛董问官军动息，具以所见对。孛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挾不野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官军迭进。世忠令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不野等二百余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击败金人于天长之鹁口桥。解元至承州北门遇敌，设水军夹河阵，一日十三战，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俘获甚多。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者甚众。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厥功不细。”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

【纲】 帝自将御金，次于平江。

【目】 金、齐之兵日迫，群臣劝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张浚曰：“避将安之？惟进御乃可耳。”赵鼎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为二圣在远，屈己请和，而彼复肆侵陵。朕当亲总六师，临江决战。”沈与求复力赞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敌志益骄。今圣断亲征，将士必奋，成功可必。臣愿效区区以图报国。”于是以孟庾为行

宫留守，命百司不预军旅之务者从便避兵。以张俊为浙西、江东宣抚使，王玠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诣江上会诸将议进兵，刘光世诣军建康，后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讽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为他人任患！”韩世忠亦曰：“赵丞相真敢为者。”鼎闻之，恐上意中变，乘间言：“陛下养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长江之险不可复恃矣。”帝遂发临安，刘錫、杨存中以禁兵扈从。

韩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决战。鼎曰：“敌之远来，利在速战，遽与争锋，非策也。且逆豫犹遣其子，岂可烦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还，云“北兵大集”，然后知鼎之有先见也。

〔纲〕 十一月，诏暴刘豫罪逆于六师。

〔纲〕 以张浚知枢密院事，视师江上。

〔目〕 浚至，见赵鼎，执其手曰：“此行举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复命浚知枢密院事，以其尽忠竭节诏谕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视师。时挾懶、兀朮拥兵十万，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以节度之。

〔纲〕 十二月，金人围庐州，岳飞使生梟救之；金兵败走。

〔纲〕 魏良臣还自金。

〔纲〕 金兵自淮引还。

〔目〕 挾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墩镇，为韩世忠所扼，以书币约战。世忠遣麾下王愈及两伶人以橘茗报之，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朮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朮色变，遂有归意。会雨雪，馈道不通，野无所掠，杀马而食，蕃、汉军皆怨，又闻金主晟病笃，乃夜引还。兀朮等既去，刘麟、刘猷不能独留，亦弃輜重遁。

帝谓赵鼎曰：“近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之有。”或问鼎曰：“金人倾国来攻，众皆汹惧，公独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敌众虽盛，然以刘豫邀而来，非其本心，战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

鼎奏：“金人遁归，尤当博采群言，为善后之计。”于是诏前宰执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上疏曰：“议者或以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苟不大修守备，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谓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若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耗损，何以图敌！唯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

其守备之宜，则料理淮甸、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当以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众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则藩篱之势成。守备之宜，莫大于是。

然后可议攻战之利，分责诸路大帅，因利乘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之利，莫大于是。

若夫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蹕之所。东南形势，无如建康。旧都未复，莫若权于建康驻蹕，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固营壁，使粗成规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当先也。

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忘宋，特制于强敌，不能自归。天威震惊，必有愿为内应者，宜优加抚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所当先也。”

又曰：“臣窃观陛下临御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余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以退，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补于国，而陛下亦安取此！”

大概近年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国势益弱，取此之由。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加，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见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场，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至维扬，则河北、河东、关陝失矣；自维扬退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敌骑南牧，将复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

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

夫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讎之邦鲜复遣使。今金人造衅之深，知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貲，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况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臣愿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二者既定，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为之。俟吾之政事修，仓廩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决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间耳。”疏奏，帝赐诏褒谕。

纲鉴易知录卷八十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 乙卯，五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召张浚还。

【目】 命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太平，张俊屯建康。浚尝以其军从上行，至是始军于外。

【纲】 金主吴乞买卒，兄之孙亶立。

【纲】 二月，帝如临安。

【纲】 以赵鼎、张浚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

目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将并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处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将背戾矣。”寻命浚如江上议边防。

纲 作太庙于临安。

目 侍御史张致远言：“创建太庙，甚失兴复大计。”殿中侍御史张绚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不报。

纲 闰月，胡松年罢。

纲 三月，张浚视师潭州。

目 浚以建康东南都会，而洞庭据上流，恐杨太滋蔓为害，请乘其急讨之。至醴陵，释邑囚数百，皆太谍者，给以文榜，俾招谕诸砦，皆驩呼而去，于是相率来降。

纲 夏四月，封周后柴叔夏为崇义公。

纲 上皇卒于金。

目 年五十四。遗言欲归葬内地，金主亶不许。时兵部侍郎司马朴与奉使朱弁在燕山，闻之，共议制服。弁欲先请，朴曰：“为臣子闻君父子丧，当致其哀，尚何请！设请而不许，奈何？”遂服斩衰，朝夕哭，金人义之而不

责。洪皓在冷山闻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词激烈，闻者挥涕。

纲 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卒。

目 时奉祠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胡宏、罗从彦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从彦，南剑人，初为博罗主簿，闻时得程氏之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从彦徒步往学，见时三日，即惊汗浹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既卒業归。筑室山中，绝意仕进，学者称为豫章先生。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豫章一人而已”。

延平李侗，初从从彦学，从彦令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退居山中，谢绝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后学，答问不倦，常曰：“学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自见。”学者称为延平先生。朱熹尝从侗受学，每称侗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无甚可否，及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纲 五月，遣忠训郎何夔使金，罢中书舍人胡寅。

目 寅上疏言：“女真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质二帝，涂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甲寅，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见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领，因讲和而能

息兵者，谁欤？但见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继失险矣。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质，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不悟也，天下其谓自是改图矣，何为复出此谬计邪！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则前效可考矣。适观何夔之事，恐和说复行，国论倾危，士气沮丧，所系不细。”疏入，诏褒谕之。会张浚奏言：“使事兵家机权，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未可遽绝。”乃遣夔行。夔因乞外，知邵州。

〔纲〕 以孟庾知枢密院事。

〔纲〕 封瑗为建国公，就学资善堂。

〔目〕 赵鼎请以行宫新作书院为资善堂，命建国公听读，且荐徽猷阁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朝论二人极天下之选。帝命瑗见之，皆设拜。后岳飞诣资善堂见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寻以伯玖为和州防御使，赐名璩。

〔纲〕 六月，岳飞大破杨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目〕 飞奉命讨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谕之。其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战，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归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

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至潭州，席益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之；飞上其功，迁武功大夫。

会朝旨召张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敌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全琮、刘洸来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遣去。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

太夙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急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太技穷，赴水死。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请降，众凡二十余万。果八日，而捷书至潭。浚叹曰：“岳侯，神算也！”黄诚斩杨太首，挟钟子仪、周伦诣浚降，湖、湘悉平。

初，太恃其险，官军自陆袭则入湖，水攻之则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讖云。

纲 秋七月，孟庾罢。

【纲】 冬十月，张浚还自潭州。

【目】 湖、湘平，浚奏遣岳飞屯荆、襄以图中原，乃自鄂、岳转淮东，会诸将议防秋之宜。帝赐诏趣归，及至，劳问曰：“卿暑行甚劳，群寇就招抚，成朕不杀之仁，卿之功也。”召对便殿，浚进中兴备览四十一篇，帝嘉叹，置之座隅。

【纲】 十一月，征和靖处士尹焘于涪州。

【目】 初，金人陷洛，焘阖门被害，焘死复苏，门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刘豫聘之，不从；以兵恐之，焘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拜受之。因止于涪，辟三畏斋以居，州人不识其面。至是，范冲举以自代。

【纲】 以李纲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

【目】 张浚荐其忠也。

【纲】 金伐蒙古。

【目】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为蒙兀部，亦号蒙骨斯。其人劲悍善战，夜中能视，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万户胡沙虎将兵击之。

【纲】 丙辰，六年，春二月，以折彦质签书枢密院事。

纲 韩世忠围淮阳，金兀朮救之，世忠还。

目 世忠闻刘豫聚兵淮阳，即引军渡淮，旁符离而北，至其城下，为贼所围，奋戈溃围而出，不遗一镞。呼延通与金将牙合孛堇搏战，扼其吭而擒之，乘锐掩击。金人败去，遂进兵围淮阳。兀朮与刘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张俊，俊以世忠有见吞意，不从。世忠勒阵向敌，遣人语之曰：“锦衣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敌果至，杀其导战二人，遂引去。世忠复还楚州，淮阳之民从而归者以万计。

纲 沈与求罢。

纲 张浚会诸将于镇江，遣张俊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

目 张浚每称二人可倚大事，故并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亲织箔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励。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遂为重镇。

纲 夏四月，起复岳飞为京湖宣抚副使。

目 飞以母丧扶柩还庐山，累表乞终制，不许。

纲 六月，张浚抚师淮上，遣刘光世屯庐州，岳飞屯襄阳，杨沂中屯泗州。

目 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沂中领精骑以佐张俊；飞屯襄阳，以图中原。且谓飞曰：“此君素志也。”

纲 秋七月，以陈公辅为左司谏。

目 公辅召还，为吏部员外郎，言：“今日之祸，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詎肯仗节死义，岂非王安石学术坏之邪！安石政事坏人才，学术坏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史、汉载成败安危，存亡理乱，为世龟鉴，安石使学者不读史、汉。扬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剧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冯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难以存身。’使公卿皆师安石之言，宜其无气节忠义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谏，赐三品服。

纲 八月，以秦桧为行营留守，孟庾副之，并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

目 张浚奏：“东南形势莫重于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僻在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会谍报刘豫将南寇，赵鼎议幸平江，帝从之。遂命桧、庾留守，并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桧自被斥，会与金议和，稍复其官，知温州、绍兴府。又以张浚荐，授醴泉观使，兼侍读，至是渐用事。

纲 岳飞复蔡州。

目 飞累战皆捷，遣生梟复镇汝军，杨再兴复河南长水县。张浚曰：“飞措画甚大，今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响应者。”已而忠义杜梁兴等果归之。飞复及伪齐李成、孔彦舟连战，至蔡州，克其城。

纲 九月，帝如平江。

纲 岳飞遣兵败刘豫之众于唐州。上疏请进军恢复中原，帝不许，飞乃还鄂。

纲 冬十月，刘豫使刘麟、刘猊分道寇淮西，杨沂中等大败猊于藕塘，追麟至南寿春而还。

目 刘豫闻张浚会诸将于江上，榜其罪逆，将进兵讨之；告急于金，请先出师南侵，而乞师救援。金主亶召诸将、相议之，蒲卢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开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进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愈无休期。从其请则豫收其利，败则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师，尝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许之！”金主遂不许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阳以观衅。于是豫金乡兵三十万，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寿春以犯合肥；猊率东路兵，由紫荆山出涡口以犯定远；孔彦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时张浚、杨沂中、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分屯诸州，而沿江上下无兵，赵鼎深以为忧，移书张浚，欲令浚与沂中同保合肥。浚以为然，乃遣沂中、张宗颜等分道御之，且令沂中趋濠州以与张浚合。

及刘麟进逼合肥，赵鼎曰：“今贼渡淮，当急遣张浚合光世之军尽扫淮南之寇，然后议去留。”帝善之，然虑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飞尽以兵东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还保江。浚上言：“若诸将渡江则无淮

南，而长江之险与贼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可保乎！今正当合兵掩击，可保必胜；若一有退意，则大事去矣。且岳飞一动，襄、汉有警，何所恃乎！愿朝廷勿专制于中，使诸将有所观望也。”帝手书报浚曰：“非卿识高虑远，何以及此。”由是异议乃息。

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庐州，将趋采石，淮西大震。浚闻之，令吕祉驰往光世军，谕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不得已，复还庐州，与沂中、俊等相应。

刘猊军至淮东，为韩世忠所沮，乃引趋定远。刘麟从淮西系三浮桥而渡，次于濠、寿之间，张俊以兵拒之。猊率众犯定远，欲趋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进御，与猊前锋遇于越家坊，败之。猊恐孤军深入为王师所袭，乃欲趋合肥与麟合而后进。至藕塘，沂中复遇之。猊据山列阵，矢下如雨。沂中急击之，使统制吴锡率劲卒五千突入其军；猊众溃乱，沂中纵大军乘之，而自以精骑冲其胁，大呼曰：“贼破矣！”贼众错愕骇视。张宗颜自泗来，乘背击之，张俊大军复与战于李家湾，贼众大败，横尸满野。猊以首抵谋主李愷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即与数骑遁去。麟在顺昌，闻猊败，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势追麟，至南寿春而还。孔彥舟亦解光州围而去，北方大恐。金人闻豫败，来诘其状，始有废豫之意。

〔纲〕 十二月，张浚还自镇江。

〔纲〕 韩世忠败金人于淮阻。

〔纲〕 赵鼎罢。

〔目〕 初，张浚在江上，遣参议军事吕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帝谓鼎曰：“他日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既而浚因论事，语意微侵鼎。鼎言：“臣初与浚如兄弟，因吕祉离间，遂尔睽异。今浚成功，当使展尽底蕴。浚当留，臣当去。”帝曰：“俟浚还议之。”及浚还，鼎与折彦质请帝回蹕临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则不起。三岁之间，陛下一再临江，士气百倍，乞乘胜攻河南，而车驾幸建康。”又言：“刘光世骄惰不战，请罢其军政。”鼎言：“得河南固易尔，能保金人不内侵乎！且光世累世为将，将卒多出其门，无故而罢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悦，而帝多从浚议。鼎求退益力，遂罢知绍兴府。

鼎与浚为相，政事先后及人才所当召用者，条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时之望，人号为“小元祐”。帝尝亲书“忠正德文”四字及尚书赐之，曰：“书载君臣相戒饬之言，所以赐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顿首谢。

〔纲〕 折彦质罢，以张守参知政事。

〔纲〕 陈公辅乞禁程氏学，诏从之。

〔目〕 公辅上疏言：“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诏士大夫之

学，宜也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时方召尹焯，焯，颍门人也，公辅之意，盖有所指云。

【纲】 丁巳，七年，春正月，以陈与义参知政事，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

【纲】 以张浚兼枢密使。

【纲】 何夔还自金，始闻上皇及太后之丧，帝成服。

【目】 何夔还，始知道君皇帝、宁德皇后郑氏相继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请遵以日易月之制。知严州胡寅上疏：“请服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终服，张浚言：“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泪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诏，告谕群臣，外朝勉从所请，宫中仍行三年之丧。

【纲】 以秦桧为枢密使。

【纲】 三月，遣王伦如金。

【目】 诏以伦为奉迎梓宫使。陛辞，帝命谓挾懶曰：“河南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

【纲】 三月，帝如建康。以吕祉参谋都督府军事，张宗元为参议官；以沈与求知枢密院事。遥尊宣和皇后韦氏为皇太后。

〔纲〕 刘光世免，张浚命吕祉节制其军。

〔纲〕 夏四月，岳飞乞终丧，遂还庐山。张浚以张宗元监其军。

〔目〕 飞自鄂入见，拜太尉，继除宣抚使，以王德、郾琼兵隶之。帝诏德、琼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飞见帝，数论恢复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彼得以休息观衅耳。臣愿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豫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西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逆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曰：“有臣如此，朕复何忧！”复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议，忌之，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而请诏飞诣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郾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俊、杨沂中如何？”飞曰：“张宣抚，飞之旧帅也，其人暴而寡谋；沂中视德等耳，亦岂能御此军哉！”浚颀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军为念哉！”飞既与浚忤，即日上章乞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山，庐母墓侧。浚怒，遂以张宗元权宜抚判官，监其军。

〔纲〕 五月，召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至而罢。

目 张浚荐安国，帝召之，将行，闻陈公辅乞禁程颐之学，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著书立言，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仍照馆阁哀其遗书，羽翼六经，使邪说者不得作，而道术定矣。”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安国辞，遂复与祠。

纲 六月，沈与求卒。

纲 岳飞奉诏入朝，遂遣还镇。

目 累诏趣飞还职，飞不得已，趋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张宗元还，言“将和士悦，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至镇，奏言：“此者寝间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因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

纲 秋八月，以张浚为淮西宣抚使。

纲 召淮西副统制酈琼赴行在。琼以众叛降刘豫，执吕祉杀之。

纲 九月，张浚免，罢都督府。

目 浚总中外之政，凡事从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对，必言讎耻之大，帝未尝不改容涕洟，事无巨细，必以咨浚。及郾琼叛，吕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问谁可代者，且曰：“秦桧何如？”浚曰：“近与共事，方知其暗。”帝曰：“然则用赵鼎尔。”浚曰：“得之矣。”桧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亦罢。

纲 以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纲 冬十月，安置张浚于永州。

目 浚既去位，言者论之不己，欲远窜之。会赵鼎乞降诏安抚淮西，帝曰：“俟行遣张浚，朕当下罪己之诏。”鼎言浚已落职，帝曰：“浚罪当远窜。”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过自不相掩。”已而内批出浚谪岭南，鼎留不下，诘旦约同列救解。帝怒未释，鼎力恳曰：“浚罪不过失策尔。凡人计虑，岂不欲万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后有奇谋秘计，谁复敢言者！此事自关朝廷，非独私浚也。”张守亦以为言，帝意解，遂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纲闻之，驰奏曰：“浚措置失当，诚为有罪，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不报。

纲 闰月，以尹焞为崇政殿说书。

目 初，焞被召，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命漕臣至涪亲遣。”焞始就道。会陈公辅攻程氏之学，焞至九江，遂留不进。张浚言：“焞拒刘豫之节，且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

复以疾辞。帝曰：“焯可谓恬退矣。”趣召入见，命为秘书郎，兼说书。

【纲】张浚弃盱眙还建康。

【纲】金人袭注，执刘豫，废为蜀王，立行台尚书省于注。韩世忠、岳飞请伐金，收复中原。不报。

【纲】十二月，王伦还自金，寻复遣之。

【目】伦还入对，言：“金人许还梓宫及太后，且许归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从我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逾五日，复遣伦奉迎梓宫于金。

【纲】戊午，八年，春正月，张守罢。

【目】帝议还临安，张守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赵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纲】二月，胡安国进春秋传，诏加安国宝文阁直学士。

【目】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宫，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乃传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乎此。”因潜心二十余年，著春秋传以成其志。

至是，上之，帝谓：“深得圣人之旨。”诏进一官，命未下而卒，赐谥文定。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斯民。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其身。虽数以罪去，爱君忧国，远而弥笃。风度凝远，视天下万物无一足婴其心。自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谢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

〔纲〕 帝定都临安。

〔目〕 帝自建康至临安，自是始定都矣。

〔纲〕 三月，以刘大中参知政事，王庶为枢密副使。

〔纲〕 以秦桧为尚书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目〕 初，张浚尝与赵鼎论人才，浚极称桧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辈无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桧在枢密，一惟鼎言是从。鼎由是深信之，言桧可大任于帝，而不知为桧所卖也。桧既相，制下，朝士相贺，独吏部侍郎晏敦复在忧色，曰：“奸人相矣！”闻者皆以其言为过。

〔纲〕 陈与义罢。

〔纲〕 夏四月，诏王庶视师江、淮。

【目】 庶至淮上，遂移张俊下张宗颜军淮西、巨师古屯太平州，分韩世忠二军屯天长、泗州，缓急为声援；以刘锜军驻镇江，以固根本。

【纲】 五月，王伦偕金使来。

【纲】 伦至会宁，见金主，首谢废刘豫，次致使指。会挾懒自河南还，言于金主，请以废齐旧地与宋。金主命群臣议，蒲卢虎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遂遣伦及其太原少尹乌陵思谋、太常少卿石庆来议事。

【纲】 六月，赐衍圣公孔玠衢州田。

【纲】 秋七月，彗星见。

【纲】 王伦复如金。

【纲】 八月，金始颁行官制。

【纲】 金以会宁为上京，临潢府为北京。

【目】 会宁即海古地，金之旧土，初称内地，至是升为上京会宁府。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而东京辽阳、西京大同、南京大兴、中京太定府则仍旧云。

〔纲〕 冬十月，罢参知政事刘大中。

〔目〕 大中与赵鼎不主和议，秦桧忌之，荐萧振为侍御。振入台，即劾大中，罢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
也。”振亦谓人曰：“赵丞相不待论，当自为去就矣。”

〔纲〕 赵鼎罢。

〔目〕 初，中书舍人潘良贵，以户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贵罪，中丞常同为之辨，帝欲并逐
同。鼎奏子諲虽无罪，而同与良贵不宜逐，帝不从。命下，给事中张致远谓：“不应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书
黄。帝怒，顾鼎曰：“固知致远必缴驳。”鼎问：“何也？”帝曰：“与诸人善。”盖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乐鼎。秦桧
继留身奏事，及出，鼎问：“帝何言？”桧曰：“上无他，恐丞相不乐耳。”鼎乃引疾求罢，且言：“臣议论出处与刘大
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绍兴府。入辞，言于帝曰：“臣去后，必有以孝悌之说胁制陛下者。”将行，桧率
执政钱之，鼎不为礼，一揖而去，桧益憾之。鼎自再相，无所施为。或以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当
静以养之，若复攻砭，必损元气矣。”后王庶入对，帝曰：“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征，皆能决胜。又镇
抚建康，回銮无虞，他人所不及。”

〔纲〕 以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

〔目〕 先是宰执入见，秦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以论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

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复进前说。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决和议。然犹以群臣为患，中书舍人句龙如渊为桧谋曰：“相公为天下大计，而邪说横起，盍不择人为台谏，使尽击去，则事定矣。”桧大喜，即擢如渊为中丞，劾异议者，卒成其志。

【纲】 金以张通古为河南诏谕使，来言归河南、陕西之地。

【目】 先是王伦使金，从赵鼎受使指，鼎言：“问礼数，则答以君臣之分已定；问地界，则答以大河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从，则已。”伦受命而行。至是伦还，有“诏谕江南”之名，帝叹息谓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报，赵鼎岂可去邪！”

初，秦桧主和议，命韩世忠移屯镇江，世忠言：“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因力论和议之非，且请单骑诣阙面奏。帝不许。及张通古来，以诏谕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从，愿举兵决战。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且言：“金人欲以刘豫相待，举国士大夫尽为陪臣，恐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不报。

【纲】 十一月，以孙近参知政事。

【纲】 罢直学士院曾开。诏群臣议和金得失，贬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监广州都盐仓。

【目】 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开当草国书，辨视体制非是，论之，不听，遂请罢，改兼侍讲。秦桧以温言慰之

曰：“主上虚执政以待。”开曰：“儒者所争在义，苟为非义，高爵厚禄弗顾也。愿闻所以事敌之礼。”桧曰：“若高丽之于本朝耳。”开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开所闻也！”复引古谊折之。桧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也。”开又诣都堂问：“计果安出？”桧曰：“圣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桧，但欲济国事耳。”

然犹虑群言，乃诏：“金国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受和。在朝侍从、台谏，其详思条奏和好得失。”于是开与从官张焘、晏敦复、魏玘、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实、馆职胡程、朱松、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冯时中、许忻、赵雍皆极言不可和。

提举洞霄宫李纲亦上疏言：“朝廷使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往还屡矣。今伦之归，与虏使偕，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在远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虏为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颁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我赂，广其数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金人变诈不测，贪憐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必继有号召，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骑入觐，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赋税，或腴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疏入，不省。

胡铨抗疏言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臣无识，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陛下奈

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以无礼，如刘豫也哉！今伦之议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讎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政，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呜呼！参赞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邪！臣窃谓桧、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书上，桧以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昭州。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桧迫于公论，翌日改铨监广州都盐仓。

宜兴进士吴师古，铨其书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陈刚中以启事贺铨之谪。师古坐流袁州，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皆死焉。晏敦复谓人曰：“顷言桧奸，诸君不以为然。今方专国，便敢尔，他日何所不致邪！”

〔纲〕 王庶罢。

〔纲〕 十二月，以李光参知政事。

〔纲〕 以韩肖胄签书枢密院事。

〔纲〕 己未，九年，春正月，大赦。

〔目〕 以金国通和，大赦江南新复州军。直学士院楼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开悔祸之期，而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张浚在永州，上疏言：“燕、云之举，其鉴不远。虏自宣和以来，挟诈反复，倾我国家，盖非可结以恩信者。借令虏中有故，上下纷杂，天属尽归，河南遂复，我必德其厚赐，谨守信誓，数年之后，人情益解，士气渐消；彼或内变既平，指瑕造衅，肆无厌之欲，发难从之请，其将何辞以对！顾事理可忧，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积意兵政，将士渐孚，一旦北面事虏，听其号令，小大将帅，孰不解体！盖自尧、舜以来，人主奄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可以削平祸难者也。”前后凡五上疏，皆不报。

岳飞在鄂州，闻金将归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貽后世讥。”秦桧衔之。及赦至鄂，飞又上疏力陈和议之非，至有“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讎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之语。疏入，桧益怒，遂成齟齬。

和议成，例加爵赏，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力辞，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誉之，飞乃受命。

吴璘在熙州，其幕客拟为贺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诚天下庆。璘等叨窃，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何也！”

〔纲〕 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土儂，兵部侍郎张奩诣河南修奉陵寝。

〔目〕 初，史馆校勘范如圭以书责秦桧，力谏和议忘讎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及金人归河南地，桧方自以为功，如圭入对言：“两京之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还，何以慰神灵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闻此言！”即日遣土儂等往。桧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谒告去。

〔纲〕 以尹焞提举万寿观兼侍讲；辞不拜。

〔目〕 先是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焞自代。帝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宗政殿说书，至是改命。焞以和议为非，固辞不拜。

〔纲〕 以王伦为东京留守。

〔纲〕 以吴玠为四川宣抚使。

〔目〕 玠与金人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和议之成，帝以玠功高，授开府仪

同三司、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手札以赐。至则玠病甚，扶掖受命。

【纲】 三月，王伦至汴，金人归河南、陕西之地。

【纲】 以楼炤签书枢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谕陕西。

【目】 炤至凤翔，承制以杨政为熙河经略使，吴玠为秦凤经略使，屯内地以保置；郭浩为邠延经略使，屯延安以守陕。炤倚秦桧势，妄自尊大，且好货，失将士心。

【纲】 罢权吏部尚书晏敦复。

【目】 和议之初，敦复力诋屈己之非，秦桧使人诟之曰：“公若曲从，两府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以身计而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复言。”桧卒不能屈，权吏部甫踰月，罢知衢州。

【纲】 五月，李世辅自夏来归，赐名显忠。

【纲】 夏主乾顺卒，子仁孝立。

【纲】 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吴玠卒。

【目】 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

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请受，虽身为大将，卒伍最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卒年四十七，赠少师，谥武安。自富平之败，金人专意图蜀，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纲】 土褒、张焘还自河南，出焘知成都府。

【目】 张焘奏疏曰：“金人之祸，上及山陵，虽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复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复讎之大事！”帝问：“诸陵寝何如？”焘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贼”！帝黯然。秦桧患之，出焘知成都府。

【纲】 秋七月，以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

【目】 世将精神明悟，闲习吏治。初除宣抚，诸将皆贺，世将语之曰：“世将不习骑射，不知虏情，朝廷所以遣来者，袭国家故事，以文臣为制将尔。军事一无改吴宣抚之规，各推诚心，共济国事可也。”诸将皆拜谢。

【纲】 金宋王蒲卢虎等谋反，伏诛。

【纲】 王伦如金，金人执之。

【目】 兀朮言于金主曰：“挾懒、蒲卢虎主割河南与宋，必有阴谋。今宋使在注，勿令逾境。”伦闻之，即遣介具言于朝。会孟庾至注，伦即解留钥，将使指赴金国议事。行至中山，会挾懒等反，金人执之，乃遣副使蓝公佐还，

议岁贡、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东、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伦拘于河间以待报命之至。时皇后邢氏崩于五国城，金人秘之。

〔纲〕 金以挾懶、杜充为行台左、右丞相。八月，挾懶以谋反诛。

〔纲〕 冬十二月，李光罢。

〔目〕 光初谓可因和为自治之计，故署榜不辞。及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始极言“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光复折桧于帝前曰：“桧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光遂求去。

〔纲〕 蒙古袭败金人于海岭。

纲鉴易知录卷八一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 庚申，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将等使金。

【纲】 观文殿大学士、陇西公李纲卒。

【目】 纲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赠少师，谥忠定。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使者至金，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

【纲】 夏四月，韩肖胄罢。

【纲】 五月，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复陷河南、陕西州郡。

目 秦桧以其言不讎，甚惧，谓给事中冯檣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浚，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檣入见曰：“金人长驱犯顺，势必兴师，如张浚者且须以戎机付之。”帝正色曰：“宁至覆国，不用此人。”桧闻之喜。

纲 诏吴玠同节制陕西诸军。六月，玠败金人于扶风，复其城，撒离喝走凤翔。

纲 东京副留守刘锜大败金人于顺昌，兀朮走注。

目 初，锜赴东京，至涡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闻金人败盟南下，锜与将佐舍舟陆行，至顺昌城下，谍报东京已陷，因与知府陈规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乃寘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于是军士皆奋。时守备一无可恃，锜于城上躬自督励，取刘豫时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遂围城。锜募壮士五百，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敌众大乱，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兵老婆湾。

兀朮在注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锜遣耿训约战，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且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时大暑，敌远来疲弊，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锜士气闲暇，军皆番休。方晨气清凉，按兵不动；敌力疲气索，乃出接战，敌大败，兀朮拔营去，车旗器甲积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为强者，十损七八，遂还注。

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损燕以南弃之。”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心，分路追讨，则兀朮可擒，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纲〕 岳飞遣兵败金人于京西。

〔目〕 帝赐飞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杨再兴、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阗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讎之意。”飞将李宝、牛皋，相继败金人于京西。

〔纲〕 楼炤罢。

〔纲〕 遣使谕岳飞班师。

〔纲〕 闰月，金人寇涇州，经略使田晟破走之。

〔纲〕 岳飞收复河南州郡。

〔纲〕 韩世忠遣兵复海州。

〔目〕 世忠使王胜等复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军，胜不受。世忠每出军，必戒以秋毫无犯，军之所过，耕夫皆荷锄而观。

【纲】 张俊使王德复宿州。金人弃亳而遁，俊入亳，遽还寿春。

【目】 俊遣统制王德复宿州，金守将马秦降，宿州平。德乘胜趋亳州，与俊会于城父。时酈琼与葛王乌禄在亳，闻德至，曰：“夜叉未易当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请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胜进取。”俊不从而还寿春。初，德以十六骑径入隆德府，缚金守臣姚太师献于朝，钦宗问状，姚对曰：“臣就缚时，止见夜叉耳。”由是人呼为“王夜叉”。

【纲】 安置赵鼎于潮州。

【目】 秦桧恶鼎居越偏己，徙知泉州，又讽司谏谢祖信等论鼎尝受张邦昌伪命，遂夺节提举洞霄宫。鼎自泉还，复上书言时政。桧忌其复用，又讽中丞王次翁论其乾没都督府钱十七万缗，谪官居兴化军。次翁及右谏议大夫何铸论之不己，乃贬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

【纲】 秋七月，以王次翁参知政事。

【目】 秦桧荐次翁为中丞，故凡可以为桧地者无不力为之。及金人败盟，帝下诏罪状兀朮，次翁惧桧得罪，因奏曰：“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而排黜异党，纷纷累月不能定。愿陛下以为至戒！”帝深然之。桧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据其位，公论不能撼摇矣。

【纲】 岳飞击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镇，大破之。遣使修治诸陵。

【目】 飞留大军于颍昌，命诸将分道出战，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兀朮大惧，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云与金人战数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子马万五千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飞军奋击，遂大破之。兀朮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因复益兵而前，飞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飞谓子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朮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卒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朮婿夏金吾。飞又使梁兴会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败金人于垣曲，又败之于沁水，遂复怀、卫州，断金人山东、河北之道。金人大恐。

飞进军朱仙镇，距注京四十五里，与兀朮对垒而阵，遣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朮还注。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纲】 以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

【纲】 岳飞奉诏班师还鄂，河南州郡复陷于金。

【目】 两河豪杰李通等帅众归飞，由是金人动息，山川险要，飞皆得其实。中原尽磁、相、泽、潞、晋、绛、

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兀朮欲金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应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将乌陵思谋，素骁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待岳家军来即降。”金将王镇、崔庆、李颢、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飞。龙虎大王之将乞查等亦密受飞旗榜，自其国来降。韩瑩亦欲以众五万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方指日渡河，而秦桧欲画淮以北与金和，讽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上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连诏还。”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愤惋泣下，东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还。民遮马痛哭，诉曰：“我等迎官军，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声振野。飞留五日以待民徙。从而南者如市，飞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初，兀朮败于朱仙，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

及飞还，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复府、州皆复为金有。飞至鄂，力请解兵柄，不许。已而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纲】 八月，贬秘阁修撰张九成等官。

【目】 九成等皆言和议非计，秦桧恶之，乃贬九成知邵州，喻樾知怀宁县，陈刚中知安远县，凌景夏知辰州，樊光远闾州学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户参军。

九成从杨时学，绍兴初举进士，对策直言无隐。及为刑部侍郎，会金人议和，九成言于赵鼎曰：“金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耳。”因陈十事，云彼诚能从吾所言则与之和，使权在朝廷。鼎罢相，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苟安耳！”桧曰：“立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问以和议，九成对曰：“敌情多诈，不可不察。”桧尤恶之。

【纲】 杨沂中军溃于宿州，走还泗，金人屠宿州。

【纲】 九月，遣使谕韩世忠罢兵还镇。

【纲】 冬十月，金撒离喝陷庆阳，河东经略使王忠植死之。

【目】 忠植本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以复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东经略安抚使。及撒离喝犯庆阳，知府宋万年拒守，胡世将檄忠植以所部救庆阳。行次延安，叛将赵惟清执忠植诣撒离喝，撒离喝使甲士引至庆阳城下谕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义也，为虏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撒离喝怒诘之，忠植披襟曰：“当速杀我！”遂遇害。万年以城降。后赠忠植奉国军节度使，谥义节。

【纲】 临安火。

【纲】 十一月，金封孔子后璠为衍圣公。

【纲】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军于中原。

【目】 金既取河南，犹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其衣；若遇出师，始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俱有之，皆筑垒于村落间。

【纲】 辛酉，十一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寿春，入庐州，诏张俊等将兵救之。二月，王德复和州。

【目】 兀朮自败后，留屯京、亳以谋再举。及闻秦桧召诸军还，乃攻陷寿春，遂渡淮入庐州。诏张俊、杨沂中帅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寻诏韩世忠引兵往援。时兀朮自合肥趋历阳，游骑至江，张俊议分军守南岸，王德请急击之，即渡采石，俊督军继之，宿江中。德曰：“明旦当会食历阳。”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关。既而德又败韩瑩于含山县东，又败兀朮于昭关，复含山及昭关。

【纲】 杨沂中、刘锜败金兀朮于柘皋，遂复庐州。

【目】 刘锜自太平渡江，与张俊、杨沂中会，而庐州已陷，锜乃与关师古据东关之险以遏敌，引兵出清溪，两战

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于用骑，因驻师。锜进兵，与兀朮夹石梁河而阵。河通巢湖，广二丈，锜命曳薪叠桥，须臾而成，遣甲士数队，逾桥卧枪而坐。遣人会合张俊、杨沂中之师。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师中、张子盖诸军俱至，惟俊后期。锜与诸将分军为三，并进渡河以击之。师中欲俟俊至，德曰：“事当机会，复何待！”即与锜上马先迎敌，沂中继之。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沂中曰：“虏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万人持长斧如墙而进，虏遂大败。德与锜等追之，又败（之）于东山。虏望见，惊曰：“此顺昌旗帜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将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万计。既而兀朮复亲帅兵逆战于店步，沂中等又败之，乘胜逐北，遂复庐州。

纲 金主亲祀孔子。

纲 三月，张俊、杨沂中、刘锜奉诏班师。金人陷濠州，俊使沂中救之，败绩。

纲 岳飞帅兵救濠州，不及，还次舒州。

纲 金兀朮渡淮北去。

纲 孙近罢。

纲 夏四月，以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

纲 罢三宣抚司。五月，诏张俊、岳飞如楚州阅军。

【纲】 六月，进秦桧为尚书左仆射。秋七月，以范回参知政事。

【纲】 罢淮北宣抚判官刘锜。

【目】 锜自顺昌之捷，骤贵，张俊、杨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飞不赴援，刘锜战不力。”秦桧信之，遂罢锜兵，命锜知荆南府。

【纲】 八月，罢知温州王居正。

【目】 居正立朝，累与秦桧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学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桧犹忌之，讽中丞何铸劾居正为赵鼎汲引，欺世盗名；夺职奉祠。

居正之学，根据六经，杨时器之，出所著三经义解示居正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励，首尾十载，为诗、书、周礼辨学三十九卷，与时书同进。二书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

【纲】 罢岳飞奉朝请。

【目】 飞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尝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兀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遂讽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谏议大夫万俟卨交章论飞：“奉旨援淮西，暂至

舒、蕲而不进，比与张俊按兵淮上，欲弃山阳而不守。”乃罢为万寿观使，奉朝请。

〔纲〕 九月，吴璘等收复陕西诸州，诏班师还镇。

〔目〕 吴璘进兵拔秦州，闻金统军胡盖与习不祝合兵五万屯刘家圈，请于胡世将击之。世将问：“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世将善之。诸将窃议曰：“吾军其殁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耳。得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遂进次剡家湾。时胡盖、习不祝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谓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胡盖出麇战，璘以叠阵法更迭战，轻裘驻马啗麾之，士殊死斗，金人大败，降者万人。胡盖走保腊家城，璘围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议，以驿书诏班师。

时璘拔秦州，其势方张，陕西、河东首领争来附，而杨政拔陇州，郭浩复华州入陕州矣。诏至，璘即自腊家城引兵还河池，浩还延安，政还巩，世将惟浩叹而已。

〔纲〕 莫将还自金。

〔纲〕 冬十月，诏以魏良臣为金国稟议使。

〔纲〕 秦桧矫诏下岳飞于大理狱。

〔目〕 秦桧必欲杀飞，乃与张俊谋，密诱飞部曲能告飞事者，优与重赏，卒无应者。俊闻飞尝欲斩统制王贵，又尝杖之，乃诱贵告飞；贵不肯，俊因劫以私事，贵惧而从之。桧又闻飞统制王俊善告讐，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张宪所抑；使人谕之，王俊许诺。于是桧谋以张宪、王贵、王俊，皆飞部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以及飞父子，庶帝不疑。

俊时在镇江，乃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还飞兵柄”。令告王贵，使贵执宪赴镇江行枢密府。宪未至，俊预为狱以待之。俊亲行鞫炼，使宪自诬，谓得飞子云手书，命宪营还兵计。宪被掠无完肤，竟不伏。俊手自具狱成，告桧，械宪至临安，下大理寺狱。

桧奏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桧矫诏召飞父子，使者至飞第，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与云就狱。桧命中丞何铸、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桧。桧曰：“此上意也。”铸曰：“铸岂区区为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桧语塞，乃改命谏议大夫万俟卨。卨素与飞有怨，遂诬飞令于鹏、孙革致书张宪、王贵，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云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逗留事为言。卨喜白桧，卨又使鹏、革等证飞受诏逗留，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大理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皆言飞无辜。判宗正寺土侏请以百口保飞无他，且曰：“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皆不听。韩世忠心不平，诣桧诘其实，桧

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纲】 韩世忠罢。

【目】 世忠深以和议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抗疏言秦桧误国之罪。桧讽言官论之，帝不听，而世忠连疏乞罢，遂罢为醴泉观使，封福国公。世忠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纵游西湖以自乐，澹然若未尝有权位者。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纲】 十一月，范同罢。

【纲】 和议成，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奉表称臣于金。

【目】 兀朮以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与魏良臣偕来，议以淮水为界，求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仍许归梓宫、太后。帝悉从其请，命铸往使，铸至汴，见兀朮，遂如会宁。

【纲】 遣使割唐、邓、商、秦之地以界金。

【纲】 秦桧杀故少保、枢密副使、武昌公岳飞。

【目】 岁己暮，而飞狱不成，一日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矣。年三十九。云与张宪皆弃市，于鹏等从坐者六人。籍飞家赀，徙之岭南。于是薛仁辅、李若朴、何彦猷皆被黜。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大理狱死。凡傅成其

狱者皆进秩。

洪皓在金，以蜡书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及闻其死，诸酋酌酒相贺。”

飞事亲孝，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驩，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为飞营第，飞辞曰：“金虏未灭，何以家为！”或谓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飞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飞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是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尝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熏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朮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

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纲〕 壬戌，十二年，春二月，进封建国公瑗为普安郡王。

〔纲〕 封崇国公璩为恩平郡王。

〔纲〕 诏诸州修学宫。

〔纲〕 何铸还自金。

〔目〕 初，萧毅至临安，帝曰：“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信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及何铸、曹勋往，帝召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曰：‘慈亲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铸至金，首以太后为请。金主曰：“先朝业已如此，岂可辄改。”曹勋再三恳请，金主乃许之。遂遣铸还，许归徽宗及郑后、邢后之丧，与帝母韦氏。

〔纲〕 三月，放齐安王土儂于建州。

〔纲〕 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卒，以郑刚中代之。

〔纲〕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来册帝。

〔纲〕 六月，何铸罢。

纲 秋八月，以万俟卨参知政事。

纲 金人归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郑氏及懿节皇后邢氏之丧。

纲 皇太后韦氏至自金。

纲 九月，以孟忠厚为枢密使。

纲 大赦，加秦桧太师，封魏国公。

纲 遣使如金。

纲 冬十月，攒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于永固陵，以懿节皇后祔。

纲 以程克俊签书枢密院事。

纲 进封秦桧为秦、魏两国公；辞不拜。

纲 十一月，张俊免。

目 初，俊赞秦桧成和议，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及和议定，诸将罢，而俊无去意，故桧讽台臣江邈论

之。遂罢为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纲】 刘光世卒。

【目】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早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不逮远矣。

【纲】 徽猷阁待制致仕尹焞卒。

【目】 焞质直弘毅，实体力行，程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纲】 诏秘书少监秦熈修日历。

【目】 秦桧无子，取妻兄王焕孽子焞养之。南省擢为第一，桧以为嫌。进士陈诚之策，专主和议，乃以为首；焞次之，历官秘书少监。桧自知不为士论所与，乃以焞领国史。自桧再相，凡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因以太后北还为己功，自领其事，使著作郎王杨英、周执羔上之。

【纲】 孟忠厚罢。

【目】 忠厚始以外戚贵显，然能避权势，不以私干朝廷。秦桧，忠厚之僚婿也，未尝亲附。至是，桧讽台谏，引故事外戚不预政，罢之。

〔纲〕 癸亥，十三年，春正月，作太学。

〔纲〕 二月，作景灵宫。

〔纲〕 夏闰四月，立贵妃吴氏为皇后。

〔目〕 后，开封人，年十四选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习书史，善翰墨，宠遇日隆，累进贵妃。帝怜邢氏在金，虚中宫以待其还。至是，秦桧累表请立后，皇太后亦以为言，帝从之。

〔纲〕 王次翁罢。六月，程克俊罢。

〔纲〕 秋七月，行人洪皓、张邵、朱弁还自金。

〔目〕 自建炎以来，奉使如金被囚者三十余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议成许归。已而金人遣七骑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

皓居冷山，距会宁二百里，屡因谍者密奏敌情，且力言和议非计，乞兴师进击。尝求韦太后书，遣李徽持归，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宁否几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每遇贵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尽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还，入对内殿，求郡养母。帝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可舍朕去邪！”皓退，见秦桧，语连日不止，曰：“张和公金人所惮，乃不得用，钱塘暂居。为景灵宫、太庙，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

原意乎！”桧不悛。遂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复以论事忤桧，出知饶州。

邵被囚祚山逾年，送刘豫使用之。邵见豫，长揖而已，又呼豫为殿院，责以君臣大义，词气俱厉。豫怒，械于狱。久之，复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从者皆莫知所之。金复徙之会宁。及还，入见，除秘书修撰，主管祐神观。司谏詹大方论其使事无成，改台州崇道观。

弁副王伦使金，既就馆，守之以兵。久之，金将议和，当遣一人受书还，欲弁与伦探策决去留。弁曰：“吾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觐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成两国之好，蚤伸四海之养于两宫，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伦将归，弁谓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金人迫弁仕刘豫，且诎之曰：“此南归之渐。”弁曰：“豫，国贼，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绝其饷遗以困之。弁忍饥待尽，誓不为屈；金人感动，致礼如初。久之，复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书诀洪皓曰：“杀行人，非细事，吾曹遭之，命也！要当舍生以全义耳。”及还，入见便殿，弁谢，且曰：“陛下与金人讲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此皆知时知几之明。然时运而往，或难固执，几动用变，宜鉴未兆。金人以黠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若时与几，陛下既知于始，愿图厥终。”帝曰：“善。”秦桧恶其言，奏以初补官易宣教郎直秘阁而卒。

〔纲〕 帝书六经，刻石于太学。

【纲】 冬十二月，金人来聘。

【纲】 复置三馆。

【目】 上谓宰执曰：“人才须素养。太宗置三馆养天下之士，至仁庙人才辈出为用。今日若不兴学校，将来安得人才用邪！”

【纲】 甲子，十四年，春正月，乐平水斗。

【目】 乐平县何冲里，田陇数十百顷，田中水，类为物所吸，聚为一，直行，高平地数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数尺，夭矫如长虹，声如雷，穿墙毁楼。二水斗于杉墩，且前，且却，约十余刻乃解，各复故。

【纲】 二月，万俟卨罢，以楼炤签书枢密院事。

【纲】 三月，帝谒孔子庙，遂视学。

【目】 国学大成殿成，司业高闾表请帝视学，从之。止辇于殿门外，步趋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礼部侍郎秦熈执经，高闾讲易泰卦。胡宏见其表，移书责之曰：“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

也。而柄臣乃也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为大恩，罔下目睹，忘讎灭理，北面敌国，以苟晏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从而为之辞，欺罔孰甚焉！”宏，安国子也。

〔纲〕 夏四月，初禁野史。

〔目〕 从秦桧请也。后著作郎林杲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说，请禁绝之。”复下诏申禁之。

〔纲〕 五月，楼炤罢，以李文会签书枢密院事。

〔纲〕 闽、浙大水。

〔目〕 内侍右武大夫白锺，从皇太后北归者，因闽、浙大水，宣言：“变理乖盭，洪皓名闻华、夷，顾不用！”锺馆客张伯麟，尝题太学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秦桧怒之，俱坐诽谤，刺配锺于万安军，伯麟于吉阳军，罢皓提举江州太平观。

〔纲〕 秋九月，徙赵鼎于吉阳军。

〔目〕 鼎在潮五年，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有问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请正建国公皇子之号，桧言：“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终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桢意，劾鼎与其党范冲邪谋密计，转相扇惑，以徼无妄之福。盖指皇子，而冲尝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阳。鼎谢表有曰：“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忱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桢见曰：“此老倔强犹昔。”

【纲】 冬十月，何若请黜程颐之学。

【目】 右正言何若指程颐、张载遗书为专门曲学，请戒内外师儒之官，力加禁绝。秦桢从之。

【纲】 十二月，李文会免，以杨愿签书枢密院事。

【目】 愿为中丞，迎合桢意以举劾，人号之为“肉简牌”。至是，论文会，遂代其位。

【纲】 王伦为金所杀。

【目】 金欲以伦为平州路转运使，伦曰：“奉命而来，非降也。”金胁以威，遣使来趣，伦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缢杀之。

【纲】 乙丑，十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庆殿受朝。

【纲】 夏四月朔，彗出东方，大赦。

〔纲〕 六月朔，日食。

〔纲〕 帝幸秦桧第。

〔纲〕 秋七月，放张浚于连州。

〔目〕 浚因星变，欲力论时事，以其母辻氏年高，言之必被祸。辻氏知之，诵其父感绍圣初制策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浚意遂决，即上疏言：“当今时势，如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迟则祸大而难决，疾则祸轻而易治。惟陛下谋之于心，断之以独，谨察情伪，豫备仓卒，庶几社稷安全。不然，后将噬脐。”事下三省。秦桧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贬连州居住，寻徙永州。桧必欲杀浚，以其死党张栻知潭州，与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

〔纲〕 冬十月，杨愿罢，以李若谷签书枢密院事。

〔纲〕 丙寅，十六年，春正月，行藉田礼。

〔目〕 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桧大喜，乞诏付史馆。于是修弥文以饰治具，如乡饮、耕藉之类。节节备举，为苟安于杭之计。自此不复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闻矣。

〔纲〕 秋九月，金刘豫死。

〔纲〕 丁卯，十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参知政事，何若签书枢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罢。三月，以段拂参知政事。何若罢。夏四月，以汪勃签书枢密院事。

〔纲〕 五月，安置提举江州太平观洪皓于英州。

〔纲〕 秋八月，故相赵鼎卒于吉阳军。

〔目〕 鼎潜居深处，门人故吏皆不敢通问，惟广西帅张宗元时馈糲米。会降旨“赵鼎、李光，遇赦永不检举”，且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语其子浚曰：“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且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天下闻而悲之。

鼎为相，专以固本为先，以为本固而后敌可图，讎可复。惜其见忌于桧，赍志以没。然中兴贤相，鼎为称首。

〔纲〕 九月，罢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

〔纲〕 冬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目〕 初，挾懶既诛，其子胜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蒙古益强，兀朮讨之，连年不能克，乃与之以议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册其酋熬罗勃极烈为蒙辅国王；不受，自号大蒙

古国。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蒙酋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

【纲】 戊辰，十八年，春二月，段拙罢。三月，以秦熺知枢密院事。

【纲】 夏四月，秦熺罢为观文殿学士兼侍读，位次右仆射。

【纲】 五月，放浙东副总管李显忠于台州。

【目】 显忠熟知西边山川险易，因上恢复策。秦桧恶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纲】 秋七月，宽诸郡杂税。

【纲】 八月，汪勃罢，以詹大方签书枢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

【纲】 冬十月，以余尧弼签书枢密院事。

【纲】 金兀朮卒。

【纲】 十一月，窜胡铨于海南。

【纲】 十二月，金以完颜亮为右丞相。

〔纲〕 己巳，十九年，冬十二月，金完颜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纲〕 庚午，二十年，春正月，殿司军士施全刺秦桧，不克，桧杀之。

〔目〕 桧趋朝，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挟刃于道，遮桧肩舆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桧亲鞫之，全对曰：“举天下皆欲杀虏人，汝独不肯，故我欲杀汝也。”诏磔于市。自是桧每出，列五十兵持长挺以自卫。

〔纲〕 三月，以余尧弼参和政事，巫伋签书枢密院事。遣尧弼使金。

〔纲〕 下李光子孟坚于大理狱，流之峡州。责降徽猷阁直学士胡寅等官有差。

〔目〕 光在琼，尝作私史，其仲子孟坚为所亲陆升之言之，升之讪其事。秦桧命两浙转运副使曹泳究实，泳言“孟坚省记父光所作小史，语涉讥谤”。送大理寺，狱成，诏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编管峡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贵、宗颖、张焘、许忻、贺允中、吴元许八人皆缘坐，责降有差。有太常主簿吴元美作夏二子传，指蚊、蝇也。其乡人告之，以为讥毁大臣。且言：“元美与李光交，故其亭号潜光。”桧大怒，窜之容州。

〔纲〕 夏四月，金主亮大杀其宗室。

〔纲〕 冬十月，金主亮杀其左副元帅撒离喝等，夷其族。

〔纲〕 秦桧有疾，诏执政赴桧第议事。

〔纲〕 辛未，二十一年，春正月，金置国子监。

〔纲〕 二月，以巫伋为金国祈请使。

〔目〕 伋至金，首请迎靖康帝归国，金主曰：“不知归后何处顿放？”伋唯唯而退。

〔纲〕 三月，金主大营宫室于燕。

〔目〕 金主稍习经史，慕中国朝著之尊，密有迁都意，遂下诏求直言，而上书者多谓“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应天地之中”，与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张浩、右丞相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筑燕京宫室，一依汴京制度。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后毁，务极华丽。

〔纲〕 秋八月，太傅、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咸平王韩世忠卒。

〔目〕 世忠解兵罢政，卧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子彦直、彦质、彦古，皆以才见用。

〔纲〕 冬十一月，余尧弼罢。

〔纲〕 壬申，二十二年，夏四月，巫伋罢，以章复签书枢密院事。秋九月，章复罢。冬十月，以宋朴签书枢密院事。

纲鉴易知录卷八二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 癸酉，二十三年，春三月，金迁都于燕。

〔目〕 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备法驾，下诏改元。以燕，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注京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称会宁府。又改中京大定府为北京，而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如旧。

〔纲〕 冬，宋朴罢，以史才签书枢密院事。

〔纲〕 甲戌，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纲〕 夏六月，史才罢，以魏师逊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张俊卒。

【目】 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帝于诸将中眷注特厚。然忌刘锜，附秦桧杀岳飞，为世所鄙薄焉。

【纲】 以敷文阁待制秦垧修撰实录院。

【纲】 冬十一月，魏师逊罢，以施巨参知政事，郑仲熊签书枢密院事。加秦熺少傅，封嘉国公。

【纲】 乙亥，二十五年，夏四月，施巨罢。

【纲】 六月，郑仲熊罢，以汤思退签书枢密院事。

【纲】 改岳州为纯州，岳阳军为华阳军。

【目】 或言“岳州乃岳飞驻军之地，又与其姓同，乞改之。”盖以媚秦桧也。岳州人谓：“飞驻军乃鄂州，于我州何与而改之？”

【纲】 金注京火。

【纲】 秋八月，下赵鼎子汾等于大理狱。

目 秦桧于一德格天阁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必欲杀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运判张常先笺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诗言于朝，其词连逮者数十家，将诬以不轨而尽去之。会汪召锡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居汀州。桧乃讽殿中侍御史徐嘉论赵汾与令衿饮别厚赐必有奸谋。诏送汾、令衿大理鞫问，使汾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狱成，而桧病不能书矣。

纲 以董德元参知政事。

纲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

目 皓居英州九年，始复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卒后一日，秦桧死。皓久在北庭，为金人所敬。既归，金人至，必问“皓为何官，居何地？”不幸为桧所忌，不死于敌国，而死于谗慝，闻者悼之。

纲 进封秦桧为建康郡王，加其子熿少师，并致仕。是夕，桧死。

目 桧病，帝幸其第问焉，无一语，惟流涕而已。熿奏请：“代居相位者为谁？”帝曰：“此事卿不当与。”帝还宫，命沈虚中草桧及熿制，并令致仕。是夕，桧卒，赠申王，谥忠献。

桧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误国，忘讎戮伦，包藏祸心，劫制君父，郡国事惟申省，无至上前者。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俾帝自怒，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晚年残忍尤甚，屡兴大狱。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桧每事与帝争胜，其势渐不可制。桧

既死，帝谓杨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桧逆谋矣。”

〔纲〕 黜秦桧姻党。十一月，释赵汾及李孟坚、王之奇等自便。

〔纲〕 以魏良臣参知政事。

〔纲〕 十二月，复张浚、胡寅、张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铨于近州。

〔纲〕 丙子，二十六年，春正月，追复赵鼎、郑刚中等官。

〔纲〕 二月，魏良臣罢。

〔纲〕 三月，罢宰相兼枢密使。

〔纲〕 以万俟卨参知政事。

〔纲〕 窜东平进士梁勛于远州。

〔目〕 勛上书言：“金人必举兵，宜为之备。”帝怒，编管勛于千里外州军，而下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存亡而渝定义邪？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

【纲】 夏五月，以沈该、万俟卨为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汤思退知枢密院事。

【目】 初，秦桧病笃，召董德元、汤思退至卧内，属以后事，各赠黄金千两。德元虑桧以为自外，不敢辞；思退虑桧以为期其死，不敢受。帝闻思退不受，以为非桧党，遂信任之。

【纲】 六月，以程克俊参知政事。

【纲】 靖康帝卒于金。

【纲】 秋七月，彗出井，诏求直言。

【纲】 八月，程克俊罢，以张纲参知政事。

【目】 纲初为给事中，以秦桧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余年。尝书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其笃守如此。

【纲】 九月，以陈诚之同知枢密院事。

【纲】 冬十月，复安置观文殿大学士张浚于永州。

【目】 浚去国二十年，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焉。金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而秦桧惧其正论害

己，必欲杀之。桧死，乃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时丧母将归葬，会星变求直言，浚虑虏数年间，势必求衅用兵，而吾方溺于宴安，谓虏可信，莫为之备。沈该、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厌天下望。自以大臣义同休戚，不敢以居丧为嫌，乃上疏极言。沈该、万俟卨、汤思退谓“敌未有衅，而浚乃若祸在年岁间者”，皆笑其狂。台谏汤鹏举、凌哲等论浚“名在罪籍，唱异议以动国是，若使归蜀，恐或远方生患”。复安置永州。

〔纲〕 丁丑，二十七年，春二月，以汤鹏举参知政事。

〔纲〕 三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汤鹏举知枢密院事。九月张纲罢，以陈康伯参知政事。冬，汤鹏举免。

〔纲〕 戊寅，二十八年，春二月，以陈诚之知枢密院事，王纶同知院事。

〔纲〕 秋七月，金以李通参知政事。

〔纲〕 九月，以王刚中为四川制置使。

〔目〕 初，刚中言：“夷狄之情，强则犯边，弱则请盟。今勿计其强弱，而先择将帅，搜士卒，实边储，备军械，加我数年，国势富强，彼请盟则为汉文帝，犯边则为唐太宗。”上壮其言，会西蜀谋帅，帝曰：“无如王刚中矣。”遂有是命。

〔纲〕 冬十月，金营注宫。

〔纲〕 己卯，二十九年，春二月，金籍诸路兵，造战具。

〔纲〕 夏五月，贬礼部侍郎孙道夫知绵州。

〔目〕 道夫使金还，具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夺之位，兴兵岂问有名！”汤思退、沈该不以为然。道夫每对帝，辄言武事，该疑其引用张浚，忌之，故贬。

〔纲〕 六月，陈诚之罢，沈该免。秋七月，以贺允中参知政事。

〔纲〕 八月，召监潭州南岳庙朱熹，不至。

〔目〕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饶州，疾亟，属熹曰：“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禀学焉。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及举进士，为泉州同安县主簿，罢归。闻延平李侗学于罗从彦，得伊洛之正，徒步往从之。其学大要穷理致知，反躬践实，而以居敬为主。筑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学之士从之者如市。上闻其贤，故召之，熹卒不至。

宪，安国从子，生而静恹，不妄笑语。绍兴中与勉之同入太学，时禁伊洛之学，宪与勉之求得程颐书，潜钞默诵，夜以继日。闻涪陵谿定受易学于颐，二人往从受业，久未有得，定曰：“心为物渍，故不有见，惟学乃可明

耳。”宥悟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旦揖诸生归崇安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从游日众，号籍溪先生。仕终秘书省正字。朱熹尝言从宥及勉之、子翬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得其学为多。

勉之从谿定、刘安世、杨时受学，卒業乃还崇安，结草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惟与宥、子翬日相往来讲论，学者踵至，勉之随其才器为说圣贤之道，因以女妻熹，门人号曰白水先生。

子翬，轸仲子，以父死国难，痛愤致疾，弃兴化通判，隐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与宥、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他所与游，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远者朱熹而已。熹初从子翬游，子翬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学者称为屏山先生。

〔纲〕 九月，以汤思退、陈康伯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

〔纲〕 皇太后韦氏崩。

〔纲〕 冬十月，以王纶知枢密院事。

〔纲〕 庚辰，三十年，春正月，以叶义问同知枢密院事。

〔纲〕 二月，以普安郡王瑗为皇子，更名瑋，进封建王。

目 初，帝知瑗之贤，欲立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迟回久之。及后崩，帝问吏部尚书张焘以方今大计，对曰：“储嗣者，国之本也。天下大计，无逾于此。今两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怀此久矣，开春当议典礼。”焘顿首谢。至是，利州提点刑狱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间名臣奏章，凡二十六篇，合为一书，囊封以献，请断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加恩平郡王璩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称皇侄。

纲 夏六月，王纶罢。秋七月，以叶义问知枢密院事，朱倬参知政事。

目 倬初以张浚荐，自宜兴簿入对，时方以刘豫为忧，倬策其必败。帝大喜，而秦桧恶之，出为越州教授。桧死，倬知惠州，陛辞，因言前事，帝问：“卿何久淹如此？”倬言：“为桧所扼。”帝愀然慰谕，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独知。”遂累擢至中丞，论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纲 八月，贺允中致仕。

纲 九月，以李宝为浙西副总管。

目 宝尝陷金，拔身自海道来归，至是召对，询以北事，历历如数，乃授官，令于平江督海舟捍御。

纲 冬十二月，汤思退有罪，免。

目 侍御史陈俊卿论思退“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秦桧父子恩也。

宜寘之宪典”。遂奉祠。

〔纲〕 初行会子。

〔目〕 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初行于两浙，遂通行诸州。

〔纲〕 辛巳，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

〔纲〕 风、雷、大雨雪。

〔目〕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鲁隐公时大雨，震电，继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谨而书之。今一夕之间，二异交至，阴盛也。今臣下无奸萌，戚属无乖刺，而又无女谒之私，意者殆为夷狄乎？愿陛下饬大臣，当谨于备边也。”

〔纲〕 二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以取士。

〔目〕 礼部侍郎金安节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业难兼济，后进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

〔纲〕 三月，以杨椿参知政事。

〔纲〕 以陈康伯、朱倬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

〔纲〕 以吴拱知襄阳府。

〔目〕 先是陈康伯以金人必败盟，请早为之备。及闻金人决败盟，乃召杨存中及三衙帅至都堂议举兵，又诏侍从台谏集议。康伯传上旨曰：“今日更不论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时上意雅欲视师，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退避策，中外妄传幸闽、蜀，人情汹汹。朱倬无一语。康伯奏曰：“金敌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意自倍。愿分三衙禁旅助襄、汉，待其先发应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统制吴拱知襄阳，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

〔纲〕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来求汉、淮之地，始闻靖康帝之丧。

〔目〕 金主亮尝密隐画工于奉使中，俾写临安湖山以归，为屏，而图己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员外郎王全来贺天中节。亮谓全曰：“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来此，朕将亲诘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则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盖欲激怒以为南侵之名也。又谓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闻。”全至临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诋帝，帝谓全曰：“闻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复曰：“赵桓今已死矣。”帝始闻渊圣崩，遽起发哀而罢，诏持

斩衰三年。

〔纲〕 以吴璘为四川宣抚使。

〔纲〕 六月，以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扬州。

〔纲〕 金主亮迁都于注。

〔纲〕 秋七月，金大括马于诸路。

〔纲〕 金主大杀宋、辽宗室之在其国者。

〔纲〕 八月，宿迁人魏胜起兵复海州，诏以胜知州事。

〔目〕 胜多智勇，应募为弓箭手，居山阻，及金人籍诸路民为兵，胜跃曰：“此其时也！”聚义士三百，北渡淮，取涟水军，宣布朝廷德意，不杀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胜，胜迎击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闭门固守。胜令城外多张旗帜，举烟火为疑兵，又使人向诸城门谕以金人弃信背盟，无名兴兵，及本朝宽大之意，城中人闻即开门，独文富与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胜杀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

〔纲〕 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单氏，九月，遂大举入寇。

目 徒单后闻亮欲南侵，数以言谏之。亮不悦，寻弑之。遂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九月，亮戎服乘马，具装启行，妃嫔皆从，众六十万，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将自清河口入淮东。远近大震。

纲 以黄祖舜同知枢密院事。

纲 金人犯黄生堡，吴璘等败之，遂复秦、陇、洮三州。

纲 刘锜遣兵复泗州。

纲 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复太名，遣使入朝。

目 友直幼从父佐游，志复中原，闻金主亮渝盟，乃结豪杰谓之曰：“权所以济事，权归于正，何害于理？”即矫制自称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以其徒王任为副使，遍谕州县勤王。未几，得众数万，制为十三军，置统制官以统之。进攻太名，一鼓而克。抚定众庶，谕以绍兴年号，遣人入朝奏事。未几，自寿春来归，诏以为忠义都统制。

纲 冬十月，金人围海州；魏胜、李宝合击，大败之。

纲 金人渡淮，刘锜进军楚州以拒之。

纲 金人立曹国公乌禄为帝于辽阳，更名雍。

【目】金东京留守乌禄，许王讹里朵之子，太祖之孙也。性仁孝，沉静明达，众心归之。会故吏六斤自注还，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将遣使害宗室兄弟矣。”乌禄惧，谋于其勇兴元少尹李石，石劝乌禄先杀副留守高存福。乌禄遂御宣政殿即位，改元太定，下诏暴扬亮罪恶数十事。

【纲】刘锜将王权军溃于昭关，锜引还扬州。金主亮入庐州。

【纲】帝亲征，诏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虞允文参谋军事。

【目】帝闻王权败，召杨存中至内殿议御敌之策，因命存中就陈康伯议欲航海避敌。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闻之，已自宽。明日，康伯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越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诏曰：“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诏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帝意既坚，康伯乃请下诏亲征，帝从之。以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寻以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

【纲】王权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

【纲】李宝大破金人于陈家岛，杀其将完颜郑家。

【纲】金人陷扬州，刘锜遣兵拒于皂角林，大败之。

【纲】十一月，召张浚判建康府。

目 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疏，极言浚忠荃。帝悟，乃诏复官，判建康。浚至岳阳，买舟，冒风雪而行。时金兵充斥，浚遇东来者，云：“敌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涨天，慎毋轻进！”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径进，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

纲 编管王权于琼州，以李显忠代将其军。

纲 金人侵瓜洲，叶义问使中军统制刘汜御之，败绩，义问走建康。

纲 虞允文大败金军于采石。金主亮趋扬州。

目 亮筑台江上，自披金甲登台，杀黑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济者与黄金一两。亮置黄旗、红旗于岸上，以号令进止。

时叶义问命虞允文往芜湖趣李显忠交王权军，且犒师。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官军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权败兵也。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立召诸将，勉以忠义，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众曰：“今既有主，请死战。”或谓允文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其一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大呼，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之间，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军。军小却，允文入阵中，抚统制时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

出，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以海鱗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劲弩尾击追射，大败之。

金兵还和州，会报曹国公已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叹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诸将帅谋北还，率其军趋扬州。

〔纲〕 刘锜罢，以成闵、李显忠、吴拱为两淮、京湖三路招讨使。

〔目〕 显忠至采石，虞允文语之曰：“敌入扬州，必与瓜州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公能分兵相助乎？”显忠分万六千与之，允文遂还京口。时敌屯重兵濠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塞瓜洲口。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集京口，凡二十万。允文命张深守濠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下蜀为援。且谒刘锜问疾，锜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以疾笃召还，提举万寿观。诏以闵等为招讨使，闵淮东，显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纲〕 金主亮为其下所杀。

〔目〕 亮至瓜洲，居于金山寺。虞允文与杨存中临江按试，命战士踏军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亮笑曰：“纸船耳。”有一将跪奏：“南军有备，不可轻，愿驻扬州，徐图进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诸将约以三日济江，否则尽杀之。军士危惧，欲亡归，乃决计于都统制耶律元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

擒矣！比闻辽阻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元宜然之。诘旦，元宜等帅诸将以众薄亮营，遂杀之。元宜自为左领军副大都督，使人杀太子光英于注，退军三十里，遣人持檄诣镇江军议和。未几，金军皆北还。

【纲】 十二月，成闵、李显忠收复两淮州郡。

【纲】 帝如建康。

【目】 张浚至建康，即具行宫仪物，请车驾临幸，帝从之。帝至建康，张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莫不以手加额。浚起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为重。

【纲】 金主雍入燕。

【纲】 壬午，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山东人耿京起兵复东平，遣其将辛弃疾来朝。

【目】 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山东忠义耿京据东平，自称天平节度使，以齐州历城人辛弃疾掌书记。弃疾劝京来归，京遣弃疾奉表诣行在。帝大喜，厚赉之，以京知东平府。

【纲】 金主雍遣使来聘。

〔纲〕 二月，以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

〔目〕 允文还朝，帝慰藉嘉叹，谓陈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辞，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帝以为然。允文至蜀，遂与吴玠经略中原。

〔纲〕 帝还临安。

〔纲〕 闰月，吴玠复大散关，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宝鸡。

〔纲〕 杨椿罢。

〔纲〕 太尉、威武节度使刘锜卒。

〔目〕 锜以刘汜败，发怒呕血数升，至是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武穆。锜慷慨深毅，有儒将风。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锜姓名者斩，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名姓以对，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亮曰：“吾自当之！”惜锜以疾不能成功，愤恨而没。

〔纲〕 耿京将张安国杀京以降金。辛弃疾还，执安国送临安，斩之。

〔纲〕 遣起居舍人洪迈使金。

目 金高忠建至临安，议遣使报聘，且贺即位。工部侍郎张闳，请“严遣使之命，正敌国之礼，彼或不从，则有战耳。如是，则中国之威可以复振”。帝然之，遂遣洪迈充贺登极使。迈行，书用敌国礼。帝手札赐迈曰：“祖宗陵寝隔阔三十年，不得以时洒扫祭祀，心实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正复屈己，亦何所惜！”迈奏言：“山东之兵未解，则两国之好不成。”至燕，金阊门见国书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见之仪，必欲用旧礼。迈执不可，金锁使馆，三日水浆不通。及见金人，语不逊，欲留迈，张浩不可，乃遣还。迈，皓季子也。

纲 夏四月，以汪澈参知政事。

纲 金人复攻海州，镇江都统张子盖及魏胜大败之。

纲 金追废亮为海陵炆王。

纲 五月，立建王瑋为皇太子，更名奩。

目 初，金亮南侵，两淮失守，朝臣多劝帝退避。建王瑋不胜其愤，及帝下诏亲征，瑋请率师为前驱。直讲史浩闻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将兵。”因为草奏请扈跸以供子职。帝亦欲瑋遍识诸将，遂命从幸金陵。及还临安，帝欲逊位，陈康伯密赞大议，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圣意，遂草立太子诏以进，帝从之。瑋既立，更名奩。

纲 罢三招讨司。

〔纲〕 六月，追封子偃为秀王。

〔纲〕 朱倬罢。

〔纲〕 帝传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帝，皇后称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

〔纲〕 帝朝太上皇于德寿宫。

〔纲〕 以龙大渊为枢密副都承旨，曾鞬干办皇城司。

〔纲〕 诏中外臣庶陈时政阙失。

〔目〕 监南岳庙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必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孑然无一毫可恃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励，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纲〕 秋七月，召张浚入朝，以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

〔纲〕 帝手书召浚入见，浚至，帝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赐之坐，浚从容言：“人生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讎自服。”帝竦然曰：“当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国公，宣抚江淮。

浚见帝英武，力陈和议之非，劝帝坚意以图恢复。欲遣舟师自海道捣山东，命诸将出师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学士史浩，以潜邸旧臣，时预枢密议，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两淮而守江，于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守之气，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悦，遂与有隙。凡浚所规画，浩必沮之，竟无成功。

〔纲〕 追复岳飞官，以礼改葬。

〔目〕 官其孙六人。

〔纲〕 八月，以史浩参知政事。九月，罢川陕宣谕使虞允文。

〔纲〕 浩上言：“官军西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若兵宿于外，去川口远，则敌必袭之。朝廷遂欲弃三路。允文上言：“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郡，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罍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虑。”于是允文罢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对，言今日有八可战，且以笏画地，陈弃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误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纲〕 冬十月，叶义问罢，以张焘同知枢密院事。

【纲】十一月，金以仆散忠义为都元帅，纥石烈志宁副之。

【目】金主以宋不称臣，乃诏忠义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军，复令志宁驻军淮阳。忠义将行，金主谕之曰：“宋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忠义至注，简阅士卒，分屯要害。

【纲】十二月，诏宰相复兼枢密使。

【纲】诏吴玠班师。

孝宗皇帝

【纲】癸未，孝宗皇帝隆兴元年，春正月，置武举十科。

【纲】吴玠还河池，金人遂陷新复十三州、军。

【目】玠得诏，僚属交谏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引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玠知朝论主和，乃曰：“玠岂不知此！顾主上初政，玠握重兵在远，有诏，玠何敢违？”遂退师还河池。金人乘其后，玠军亡失者三万三千，部将数十人，连营痛哭，声振原野。于是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复十三州三军，皆复为金取。

【纲】以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纲〕 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

〔目〕 浚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请帝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壖，以为吴璘声援。帝见俊卿，问浚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浚开府江、淮，参佐皆一时之选，栻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及入奏事，因进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异之。

〔纲〕 二月，黄祖舜罢。

〔纲〕 三月，以张焘参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

〔目〕 初，次膺为右正言，力谏和议，为秦桧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为中丞，次膺每以名实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闵之贪饕，汤思退之朋比，叶义问之奸罔，皆被论罢。每章疏一出，天下魁之。渡江已后，直言之臣，称次膺为首。

〔纲〕 金人以书来求海、泗、唐、邳、商州之地及岁币。

〔纲〕 张焘罢。

【纲】 夏四月，张浚使李显忠、邵宏渊分道伐金。

【目】 帝锐意恢复。张浚入见，乞即日降诏幸建康。帝以问史浩，浩对曰：“先为备守，是为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悦听浅谋之士，时兴不教之师，寇退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取快一时，含冤万世。”及退，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辩论于殿上，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机会，且谓“金人秋必为边患，当乘其未发攻之”。帝然其言，乃议出师渡淮。三省、枢密院不预闻。会显忠、宏渊亦献捣虹县、灵壁之策，帝命先图二城。浚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

【纲】 五月，史浩免。

【目】 省中忽见邵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奏言：“张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不得复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论浩怀奸误国等八罪，遂罢浩知绍兴府。

【纲】 李显忠复灵壁，遂会邵宏渊复虹县，金将士多降。

【目】 显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沟，金右翟都统萧琦用拐子马来拒。显忠与之力战，遂复灵壁。显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归附者接踵。宏渊围虹久不下，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金守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会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不协。未几，萧琦复降于显忠。

【纲】 张浚渡江，李显忠大败金人，复宿州。

目 显忠兵傅宿州城，金人来拒，显忠大败其众，追奔二十余里。宏渊至，谓显忠曰：“招抚真关西将军也。”显忠闭营休士，为攻城计，宏渊等不从，显忠引麾下杨椿上城开北门，不逾时拔其城，宏渊等殿后趣之，遂复宿州，中原震动。捷闻，帝手书劳张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既而宏渊欲发仓库犒卒，显忠不可，移军出城，止以见钱犒士，士皆不悦。诏以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副之。

纲 帝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

纲 以辛次膺参知政事，洪遵同知枢密院事。

纲 李显忠、邵宏渊之师溃于符离。

目 纥石烈志宁自睢阳引兵攻宿州，李显忠击却之。金字撒复自注率步骑十万来攻宿州，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宏渊按兵不动，显忠独以所部力战，俄而敌大至，显忠用克敌弓射却之。宏渊顾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人心遂摇，无复斗志。诸将以显忠、宏渊不协，各遁去。宏渊又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偁我兵不返，恐不测生变。”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势不可孤立，叹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挠如此！”遂夜引还，至符离，师大溃。是举所丧军资器械殆尽，幸而金不复南。

时张浚在盱眙，显忠往见浚，纳印待罪。浚以刘宝为镇江诸军都统制，乃渡淮入泗州抚将士，遂还扬州，上疏自劾。

〔纲〕 六月，汪澈罢，以周葵参知政事。

〔纲〕 贬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安置李显忠于筠州。

〔目〕 初，宦师之还，士大夫主和者皆议浚之非。帝赐浚书曰：“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浚乃大饬守备。帝复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为之君，心腹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动辄掣肘，陛下将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览奏，谓桮曰：“朕待魏公有加，虽乞去之章日上，朕决不许。”帝对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尝斥其名。至是帝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召汤思退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而下诏罪己。于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进、枢密使，充宣抚，治扬州。显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渊仍前建康都统制。后朝廷知其故，复显忠太尉、奉祠。

〔纲〕 辛次膺罢。

〔纲〕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虽上亲擢，天下皆知臣荐其贤。汤思退召将至，亦知臣尝疏其奸。”遂罢，奉祠。陛辞，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与思退理难同列。”帝曰：“有谓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办。思退固不足道，窃恐有误国家尔。”

〔纲〕 秋七月，以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纲〕 八月，复以张浚都督江、淮军马。

【纲】 金人复以书来求地及岁币，诏淮西安抚干办官卢仲贤报之。

【目】 纥石烈志宁以书贻三省、密院云：“故疆、岁币如旧及称臣、还中原归正人，即止兵；不然，当俟农隙往战。”帝以付张浚，浚言：“金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汤思退，秦桧党也，急于求和。陈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谓：“敌意欲和，则我军民得以休息，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而图之，是万全之计也。”工部侍郎张圜独曰：“彼欲和，畏我邪？爱我邪？直款我耳！”力陈六害不可许。帝意亦然，姑随宜应之。乃遣卢仲贤持报书如金师云：“海、泗、唐、邳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后，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岁币，固非所较，第西淮凋瘵之余，恐未如数。”仲贤陛辞，帝敕以勿许四郡，而思退等命许之。张浚奏“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听。既而命廷臣议金师所言四事，其说不一。帝曰：“四州、岁币可与，名分、归正人不可从也。”

【纲】 冬十月，立贤妃夏氏为皇后。

【纲】 十一月，卢仲贤还，有罪除名。遣审议官胡昉如金军。

【目】 仲贤至宿州，仆散忠义惧之以威，仲贤惶恐，言归当禀命，遂以忠义遗三省、密院书来，上其画定四事：一欲通书称叔侄，二欲得唐、邳、海、泗四州，三欲岁币银绢之数如旧，四欲归彼叛臣及归正人。仲贤还，帝大悔。张浚遣子栻入奏仲贤辱国无状，帝怒，遂下大理，问其擅许四州之罪，夺三官，寻除名窜郴州。

汤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国通问使，龙大渊副之，许割弃四州，求减岁币之半。初，王之望为都督府参赞军事，不

欲战，请入朝，因奏“移攻战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而应之”。思退悦其言，故奏遣之。会右正言陈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复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四郡也。若岁币，则俟得陵寝然后与，庶为有名，今议未决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国不止于仲贤。愿先驰一介往，俟议决然后行，未晚也。”遂以胡昉为金国通问所审议官。张浚亦力言金未可与和，请帝幸建康以图进兵。帝乃手诏王之望等并一行礼物并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谕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当迫使人罢和议矣。

〔纲〕 诏廷臣集议和金得失，召张浚还。

〔目〕 陈康伯等以和金未决，乞召张浚归国特垂咨访，仍命侍从台谏集议，帝从之。群臣多欲从金人所请，张浚及湖北、京西宣谕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铨、监察御史阎安中上疏力争，以为不可与和。汤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事，岂同戏剧！”帝意遂定。浚在道闻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桧主和，阴怀他志，卒成逆亮之祸。桧之大罪未正于朝，致使其党复出为恶。臣闻立大事者以人心为本，今内外之议未决，而遣使之诏已下，失中原将士四海倾慕之心，他日谁复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难以复收，而况于天则不顺，于义则不安，窃为陛下忧之！”不听。

〔纲〕 以朱熹为武学博士，既而罢之。

〔目〕 熹应诏入对，言“君父之讎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讎，非守无以制胜”。时相汤思退方倡

和议，不悦，除武学博士，后与洪适论不合而归。

纲 十二月，陈康伯罢，以汤思退、张浚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浚仍都督江、淮军马。

纲鉴易知录卷八三

南宋纪

孝宗皇帝

〔纲〕 甲申，二年，春正月，金人执胡昉，寻遣还。

〔目〕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执之。帝闻昉被执，谓浚曰：“和议不成，天也。自此事当归一矣。”诏王之望以币还。既而仆散忠义以书进金主，金主览之，曰：“行人何罪？即遣还。边事令元帅府从宜措画。”

〔纲〕 三月，张浚视师江、淮，金军退。

〔目〕 汤思退阴谋去浚，令王之望等驿奏：“兵少粮乏，楼橹器械未备。”又言“委四万众以守泗州，非计”。帝惑之。会户部侍郎钱端礼言：“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乃诏浚行视江、淮。时浚所招徕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陈敏统

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筑城堡。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金人方屯重兵为虚声胁和，有“克日决战”之语，乃闻浚复视师，亟撤兵归。于是淮北之来归者日不绝，山东豪杰悉愿受节度。浚以萧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谋，欲令尽领降众，且以檄谕契丹，约为应援；金人益惧。

〔纲〕 夏四月，罢张浚判福州。

〔目〕 汤思退讽右正言尹穉论浚跋扈，且费国不赀。浚乃请解督府，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师、保信节度使判福州。左司谏陈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属，不当使去国”，皆坐罢。

〔纲〕 秋七月，洪遵罢。

〔纲〕 撤两淮边备。

〔纲〕 八月，少师、保信节度使、魏公张浚卒。

〔目〕 浚既去，朝廷遂决弃地求和之议。浚犹上疏言尹穉奸邪，必误国事，且劝帝务学亲贤。或劝浚勿以时事为言，浚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居重任，今虽去国，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为辞；如若等言，是诚何心哉！”闻者耸然。行次金王，得疾，手书付二子栻、枬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数日而薨。赠太保。后帝思浚忠，加赠太师，谥忠献。

纲 以贺允中知枢密院事。

纲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目 汤思退奏遣杞如金议和，书称：“侄太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岁币二十万。”帝面谕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杞陛辞，奏曰：“臣将旨出疆，岂敢不勉！万一无厌，愿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铨言：“虏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舆榘；舆榘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而后为快。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不听。

纲 九月，以王之望参知政事。

纲 诏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思退辞不行。

纲 冬十月，贺允中罢。

纲 诏辅臣晚对便殿。

目 诏曰：“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际，意有未尽。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陈，宜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庶可坐论，得尽所闻，期跻于治。”

纲 金兵复渡淮。十一月，魏胜拒战于淮阳，败绩，死之，楚州陷。

目 汤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阴遣孙造谕敌以重兵胁和。金仆散忠义等遂议渡淮，与纥石烈志宁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统制刘宝弃城遁。时胜奉诏专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诈称欲运粮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胜欲御之，刘宝戒以方议和，不可。金兵轶境，胜帅诸兵拒于淮阳，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徒单克宁帅生兵至，胜与力战，矢尽，依土阜为阵，谓士卒曰：“我当死此，得脱者归报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骑兵为殿，至淮阴东十八里，中矢坠马死，楚州遂陷。

纲 以杨存中都督江、淮军马。

纲 汤思退以罪窜永州。

目 言者论其主和误国之罪，遂落职，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论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误国，钩致敌人之罪，乞斩三人以谢天下，并窜其党洪适等，而用陈康伯、胡铨、陈良翰、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济大计。思退行至信州，闻之，忧悸而死。

纲 复以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钱端礼签书枢密院事，虞允文同签书院事。

纲 周葵罢。十二月，以钱端礼参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枢密院事，王刚中签书院事。

纲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召杨存中还。

纲 二月，陈康伯卒。

纲 三月，以虞允文参知政事，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

纲 魏杞还自金，始正敌国礼。

目 金馆伴张恭愈以国书称“大宋”，胁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金君臣环听拱竦。金主许损岁币，不发归正人，命元帅府罢兵分戍。杞卒正敌国礼而还，帝慰藉甚厚。

纲 夏六月，王刚中卒，以洪适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八月，立邓王愔为皇太子，大赦。

纲 虞允文罢，以洪适参知政事，叶颙签书枢密院事。

纲 钱端礼罢。

纲 九月，以汪澈知枢密院事。

纲 冬十二月，以洪适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汪澈为枢密使，叶颙参知政事。

〔纲〕 丙戌，二年，春三月，洪适罢。

〔纲〕 以魏杞同知枢密院。夏四月，汪澈罢。

〔纲〕 五月，叶颙罢，以魏杞参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枢密院事，蔣芾签书院事。

〔纲〕 秋八月，林安宅免。

〔纲〕 冬十一月，宁远、昭庆节度使杨存中卒。

〔纲〕 十二月，以叶颙知枢密院事。

〔纲〕 以叶颙、魏杞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蔣芾参知政事，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

〔目〕 先是帝犹鞠戏，又将游猎白石。俊卿上疏力谏，至引汉桓、灵，唐敬、穆以为戒。后数日入对，帝迎谓曰：“前日之奏，备见忠说，朕决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纲〕 置制国用司，以宰相领之。

〔目〕 议者言：“近以宰相兼枢密使，盖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财谷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领三司使。”于是诏：“自今宰相可带制国用使，参知政事带同知。”

【纲】 丁亥，三年，春二月，出龙太渊为浙东总管，曾觌为福建总管。

【纲】 以虞允文知枢密院事。

【纲】 三月，秀王夫人张氏卒。

【纲】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抚使、新安王吴玠卒。

【目】 玠刚勇，喜大节，略苛细，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声亚于玠。卒赠太师，谥武顺。

上皇尝问胜敌之术于玠，玠对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上皇曰：“此孙武子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玠选诸将率以功，有荐才者，玠曰：“兵官非尝试难知其才。以小善进之则侥幸者获志，而边人宿将之心怠矣。”寻以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

【纲】 六月，皇后夏氏崩。

【纲】 秋七月，太子愔卒。

【纲】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吐颡、魏杞免。

【纲】 以陈俊卿参知政事，刘珙同知枢密院事。

目 珙自湖南召还，初入见，首论：“独断虽英主之能事，然必合众智而质之以至公，然后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无不成。若弃金谋，徇私见，而有独御区宇之心，则适所以蔽四达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将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议者。”又论羨余和余之弊，帝皆嘉纳之，授翰林学士。复上言：“世儒多病汉高帝不悦学，轻儒生。臣以为汉高帝所不悦者，特腐儒俗学耳。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陈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帝称善，遂拜枢副。珙因荐张栻、汪应辰、陈良翰学行于帝。

纲 戊子，四年，春二月，以蔣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以王炎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八月，刘珙罢。

目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诏按视两淮城壁，琪擅令扬州增筑新城，扬民言不便；琪乞罢琪，忤帝意，遂罢琪。陈俊卿言琪正直有才，愿留之，不听。

纲 冬十月，起复蔣为尚书左仆射，以陈俊卿为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董辞，许之。

纲 大阅于茅滩。

目 帝亲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为三阵。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师骞呼，犒賚有加。

纲 十二月，召建宁布衣魏掞之，以为太学录。

目 揆之师胡宪，与朱熹游。诸司荐其学行，召赴行在。入对，帝曰：“治道以何为要？”揆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为要。”诏除太学录。时将释奠孔子，揆之请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不听。又言：“太学之教宜以德行为先；今一以空言浮说取之，非是。”其它政事有系安危治乱之机者，无不抗疏尽言，至三四，皆不见省，遂罢为台州教授。寻以病卒，闻者惜之。

纲 己丑，五年，春正月，措置两淮屯田。

目 陈俊卿以两淮备御未设，民无固志，万一寇至，仓猝渡兵，恐不及事。请于扬州、和州各屯三万人，预为守计。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日，给以两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诸将渡江则使之城守，以备缓急，且以阴制州兵颉颃之患。其两淮诸郡守臣，但当择才，不当复论文武，计资历；损以财赋，许辟官吏，略其小过，责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后决战，使民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帝意亦以为然，诏即行之。然竟为众论所持，俊卿寻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纲 二月，以梁克家签书枢密院事。

纲 罢制国用司。

纲 以王炎参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还，以炎代之。

纲 夏五月，帝不视朝，六月始视朝。

目 以射弩弦断伤目故也。陈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骑射者，盖志图恢复耳。诚能任智谋之士以为腹心，仗武猛之将以为爪牙，明赏罚以鼓士气，恢信义以怀归附，则英声义烈不出于尊俎之间，而敌人固已逡巡震慑于千万里之远，尚何待区区驰射于百步之间哉！”

纲 以虞允文为枢密使。

纲 秋八月，以陈俊卿、虞允文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纲 俊卿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之选。奖廉退，抑奔竞，或才可用而资历浅者则密荐于帝，未尝语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

允文为相，亦以人才为急，尝籍为三等，有所见闻即记之，号材馆录，故所用皆知名士。

纲 庚寅，六年，夏四月，罢吏部尚书汪应辰。

目 应辰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贵人皆侧目。上皇方陂石池，以水银浮金鳧鱼于上，帝过之，上皇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帝怒曰：“汪应辰力言朕建房廊与民争利，乃自贩水银邪？”时赐发运使史正志缗钱二百万，为均输和籴之用，应辰三上疏论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银实非买应辰家也。

纲 五月，陈俊卿罢。

目 虞允文建议遣使如金，以陵寝为请。俊卿以为未可，允文请不已。帝手札谕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然大事须万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误国事。”帝意方乡允文，俊卿以论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辞，犹劝帝远佞亲贤，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轻遣。

纲 闰月，以起居郎范成大为金国祈请使。

目 求陵寝地及更定受书礼，盖泛使也。绍兴中，金使者至，捧书升殿北面立榻前跪进，帝降榻受书，以授内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陈康伯令伴使取书以进。及汤思退当国，复循绍兴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为请。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辞意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国共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邪？”左右以笏擿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庭纷然，其太子允恭欲杀成大，或劝止之，竟得全节而归。其复书略去：“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旧。緘音遽至，指巩、洛以为言。既云废祀，欲伸追远之怀；止可奉迁，即俟克期之报。至若未归之旅櫜，亦当并发于行涂。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于尊卑之分何如？顾信誓之诚安在！”于是二事皆无成功。

初，议遣使祈请陵寝，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起居郎张栻入对，帝曰：“卿知敌国事乎？”栻对曰：“不知也。”帝曰：“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虽未知，境内之事则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窃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匱，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复奏曰：“臣窃谓陵寝隔绝，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辞以讨之，又不能正名以绝之，乃欲卑辞厚礼以求于彼，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或犹以为忧者，盖见我未有必胜之形故也。夫

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讎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以内修外攘、进战退守通为一事，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帝深纳之。

【纲】 以梁克家参知政事。

【纲】 冬十一月，遣中书舍人赵雄如金。

【目】 遣雄如金贺生辰，别函书请陵寝及更受书之礼；金主不许。雄辞归，金主谓雄曰：“汝国何舍钦宗灵柩而请巩、洛山陵？如不欲钦宗之柩，我当为尔国葬之。”

【纲】 辛卯，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号。

【目】 帝寻谕辅臣曰：“前日奉上册宝，上皇圣意甚悦。翌日过宫侍宴，邦家非常之庆，汉、唐所无也。”又曰：“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

【纲】 帝作敬天图。

【目】 帝谓辅臣曰：“无逸一篇，享国长久，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书所载敬天事，编为两图，朝夕观贤，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图’。”虞允文对云：“惟陛下尽躬行之实，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验。”帝深然之。

【纲】 二月，立恭王惇为皇太子，大赦。进封庆王愷为魏王。

【目】 庄文太子卒，庆王愷以次当立。帝以恭王惇英武类己，越次立之，而进封愷为魏王，判宁国府。帝谓辅臣曰：“古人以教子为重，其事备见于文王世子。须当多置僚属，博选忠良，使左右前后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无益也。”寻以王士朋、陈良翰为太子詹事，刘焯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

【纲】 三月，金葬钦宗皇帝于巩、洛之原。

【纲】 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未拜而罢。

【目】 说妻吴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说因攀缘亲属，擢拜枢府，命下，朝论哗然，然未有敢诵言攻之者。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独上疏切谏，且诣朝堂责虞允文曰：“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允文惭愤不堪。栻复奏：“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寝。

【纲】 夏四月，诏皇太子领临安尹。

【纲】 五月，起复刘珙为荆襄宣抚使，珙固辞不起。

【目】 珙凡六疏辞之，引经据礼，词甚切至，最后言曰：“三年通丧，先王因人情而节文之，三代以来，未之有

改，至于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说，此固已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诤者，曰：‘鲁公伯禽有为之也。’今以陛下威灵，边陲幸无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亦又为汉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诏臣，则有曰：‘义当体国’，其敢噤无一言以塞明诏！”

乃手疏别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实而不露其形者，无所为而不成；无其实而先示其形者，无所为而不败。今德未加修，贤不得用，赋敛日重，民不聊生。将帅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饥寒穷苦而生怨谤。凡吾所以自治而为恢复之实者，大抵阔略如此，而乃外招归正之人，内移禁卫之卒，规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势适足以速祸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气也。诚使朝廷设施得宜，元气充实，则犁庭扫穴，在反掌间耳，何荆襄之足虑？如其不然，则荆襄虽得臣辈百人悉以经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复之功未易可图，而意外立至之忧将有不可胜言者，惟陛下图之！”帝纳其言，为寝前诏。

〔纲〕 秋七月，加王炎枢密使。

〔纲〕 壬辰，八年，春二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惟虞允文、梁克家为之，并兼枢密使。

〔纲〕 罢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

〔目〕 宰相阴主张说，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仅一年，召对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宰相、近习皆惮之。

〔纲〕 复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罢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目〕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论说不可执政，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诏，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帝诏翰林学士王[■]草制，权给事中姚宪书行，而罢四人。都人作四贤诗以纪之。

〔纲〕 以曾怀参知政事，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以曾翥为武泰节度使。

〔纲〕 罢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

〔目〕 帝命选谏官，允文以李彦颖、林光朝、王质对，三人皆鲠亮有文学，为时所推重。帝不报，而用曾翥所荐者。允文、梁克家争之，不从。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抚使，进封雍国公。

〔纲〕 癸巳，九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罢，以张说同知枢密院事，沈复、郑闻签书院事。

〔纲〕 冬十月，梁克家罢。以曾怀为右丞相，郑闻参知政事，张说知枢密院事，沈复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复罢，以姚宪签书枢密院事。

〔纲〕 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抚使、雍公虞允文卒。

纲 夏四月，以姚宓参知政事，叶衡签书枢密院事。六月宓罢，以衡代之。

纲 秋八月，张说免。

纲 以杨倓签书枢密院事。

纲 冬十月，郑闻卒。

纲 十一月，以龚茂良参知政事。杨倓罢。

纲 曾怀罢，以叶衡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纲 十二月，以李彦颖签书枢密院事。以沈复为四川宣抚使。

纲 乙未，二年，夏六月，以沈复同知枢密院事，罢四川宣抚使。

纲 秋八月，以左司谏汤邦彦为金国申议使。九月，叶衡罢。

纲 赠赵鼎太傅，追封丰国公。

纲 闰月，以李彦颖参知政事，王淮签书枢密院事。

〔纲〕 丙申，三年，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设学养士。

〔纲〕 六月，召朱熹为秘书郎，不至。

〔目〕 先是陈俊卿、刘珙荐熹为枢密院编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录之，帝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观。”至是，龚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书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顾乃冒进擢之宠，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辞不至。会复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史浩复荐熹知南康军，再辞，不许。至南康，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间诣郡学，引士子与之讲论。访唐李渤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

〔纲〕 汤邦彦有罪，流新州。

〔纲〕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枢密院事，赵雄签书院事。

〔纲〕 冬十月，立贵妃谢氏为皇后。

〔纲〕 丁酉，四年，春二月，帝谒孔子，遂临太学。

〔纲〕 秋七月，罢王雱从祀孔子。

〔纲〕 戊戌，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谢廓然请禁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

目 未几，秘书郎赵彦中复疏言：“科举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说，以浮言游词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经圣贤为师可矣，而别为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弊，人才日偷。望诏执事，使明知圣朝好恶所在，以变士风。”帝从之。

纲 三月，李彦颖罢。

纲 以史浩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王淮知枢密院事，赵雄参知政事。

纲 夏四月，以陈俊卿判建康府。

目 时曾翥、王抃、甘晷三人盘结擅政，进退大臣，权震中外，士大夫争附之。俊卿自兴化赴建康，过阙，入对，因极言三人招权纳贿，荐进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国十年，见都城谷贱人安，惟士大夫风俗大变。”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翥、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才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坏朝廷纪纲，废有司法度，败天下风俗，累陛下圣德。”帝感其言。

纲 以范成大参知政事，六月罢。以钱良臣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太尉、提举万寿观李显忠卒。

目 显忠生而神奇，立功异域，父子破家殉国。志复中原，见忤秦桧，屡遭废黜；符离之役，又为邵宏渊所忌，竟无成功。帝尝奇其状貌魁伟，令绘像阁下。卒，谥忠襄。

纲 冬十一月，史浩罢，以赵雄为右丞相，王淮为枢密使，钱良臣参知政事。

纲 己亥，六年，夏旱，诏求直言。

目 知南康军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盖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盗陛下之权，窃陛下之柄，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臣恐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知之。”帝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谕赵雄令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帝以为然，诏以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

纲 庚子，七年，春二月，魏王愷卒。

纲 右文殿修撰张栻卒。

目 栻病且死，犹手疏劝帝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卒年四十八，帝闻之，嗟叹不已。朱熹与黄榦书曰：“吾道益孤矣。”

栻颖悟夙成，父浚深爱之。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长师胡宏，宏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称之，曰：“圣门有人矣。”栻益自奋励，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

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辄有所随顺。帝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帝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其远小人尤严。为都司日，肩舆出，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栻急掩其臆楛。觌惭，手不得下。

所至郡，暇日召诸生告语。民以事至庭，必随事开晓，具为条教，大抵以正礼俗、明伦纪为先。斥异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

栻闻道甚蚤。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栻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录、诸葛武侯传、经世纪年行于世。尝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矣。”学者称为鹵轩先生。

〔纲〕 夏五月，以周必大参知政事，谢廓然签书枢密院事。

〔目〕 必大为翰林学士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及拜参政，帝谓之曰：“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必大对曰：“大臣自应互相可否，自秦桧当国，执政不敢措一辞，后遂以为当然。陛下虚心无我，人臣乃欲自是乎？虽小事不敢有隐，则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纲〕 冬十二月，资政殿学士致仕胡铨卒。

〔纲〕 辛丑，八年，秋七月，著作郎吕祖谦卒。

〔目〕 祖谦，夷简五世孙也。自其祖好问始居婺州。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而友张栻、朱熹。学以关、洛为宗，旁稽载籍，心平气和，不立崖异，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言，忽觉平时忿懣，涣然冰释。朱熹常言：“学如伯翥，方是能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为后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读书记、大事记皆未成书，考定古周易、书说、阡范、官箴、辨志录、皇朝文鉴行于世。学者称为东莱先生。

〔纲〕 八月，赵雄罢。

〔纲〕 以王淮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谢廓然同知枢密院事。

目 淮既相，问太子侍读杨万里曰：“宰相先务何事？”万里曰：“人才。”淮因问其人，万里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八人。

纲 九月，钱良臣罢。

纲 以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冬十二月，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目 浙东大饥，王淮荐熹，即日单车就道。召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因及时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纳之。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米已辏集。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是引去，所部肃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革之。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帝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淮言：“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宜进职以旌之。”乃进熹直徽猷阁。

熹言：“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货，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止收秬米三升，以故一乡四十五里间，虽遇歉年，民不缺食。”诏下其法于诸路。其法以十家为甲，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则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其逃军及无行之士，与有税粮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岁以下者不预。置籍以货之，其以湿恶不实还者有罚。

〔纲〕 壬寅，九年，夏六月，谢麀然卒。

〔纲〕 秋七月，以李彦颖参知政事。

〔纲〕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

〔纲〕 以朱熹为江西提刑，熹辞不拜。

〔目〕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为其民所讼，熹按得其实，而仲友与王淮同里，且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论之，淮匿其章不以闻。熹论益力，章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辞不拜，遂乞奉祠。

〔纲〕 癸卯，十年，春正月，以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李彦颖罢。

〔纲〕 以黄洽为御史中丞。

〔目〕 洽为中丞，尽言无隐。然所论列，未尝据摭细故。尝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轻听亦至于失人，是故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其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其无误。”帝深然之。洽为人质直端重，有大臣体。常言：“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报哉！”

〔纲〕 夏六月，监察御史陈贾请禁道学。

目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于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说，淮又以大府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因面对，首论曰：“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邪？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盖指熹也。帝从之，由是“道学”之名，贻祸于世。

后直学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学为陈贾所攻，言于帝曰：“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出。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责实，听言观行，人情庶不坏于疑似。”帝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

纲 秋八月，以施师点、黄洽参知政事。

纲 丙午，十三年，夏五月，宴讲臣于秘书省。

目 以进读陆贽奏议终篇，赐侍读萧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马。帝召宰执赐酒，从容语曰：“自古人主读书，少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诗，如隋、陈之君，竟亦何补？唐德宗岂不知书，然所行不至，与陆贽论事，

皆使中人传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诘难犹恐未尽，传旨安能尽邪！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惟其若此，误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为戒。”

〔纲〕 赐处士郭雍号颐正先生。

〔目〕 雍之先，洛阳人，父忠孝，师事程颐，著《易说》，号兼山先生。雍传其学，通世务，隐居峡州。乾道中守臣荐于朝，召不起。帝稔其贤，每对辅臣称道之，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至是赐号颐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问，雍所欲言，备录来上。时雍年八十三矣。

〔纲〕 秋闰七月，以留正签书枢密院事。

〔纲〕 八月，日月五星聚轸。

〔纲〕 冬十一月，梁克家罢。

〔纲〕 丁未，十四年，春二月，以周必大为右丞相，施师点知枢密院事。

〔纲〕 秋八月，以留正参知政事。

〔纲〕 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罢朝侍疾，赦。

【纲】 太上皇崩，遗诰太上皇后改称皇太后。帝致丧三年。

【目】 太上皇崩，帝号恸辟踊，逾二日不进膳。谓王淮等曰：“晋孝武、魏孝文实行三年丧服，何妨听政？司马光通鉴所载甚详。”淮对曰：“晋武虽有此意，后来在宫中止用深衣练冠。”帝曰：“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其美，光所以讥之。自我作古，何害？”于是诏曰：“大行太上皇帝，奄弃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请帝还内听政，不许。

【纲】 十一月，诏皇太子参决庶务。

【目】 左谕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一付众议而后定。”又曰：“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乞俟祔庙之后，便行恳辞，以彰殿下令德。”

【纲】 十二月，大理寺奏狱空。

【纲】 戊申，十五年，春正月，复置补阙拾遗官。

【目】 未几，左补阙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补阙、拾遗为名，专主规正人主，不任纠劾。今所奏乃类弹击，甚非设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纲〕 施师点罢，以黄洽知枢密院事，萧燧参知政事。

〔纲〕 三月，葬永思陵。

〔纲〕 夏五月，王淮罢。

〔纲〕 六月，以朱熹为兵部郎官，未上而罢。贬侍郎林栗知泉州。

〔目〕 王淮罢，周必大荐熹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对，首言：“陛下居虚明应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中。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阂；果人欲邪，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彻，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

兵部侍郎林栗与熹论易、西铭不合，遂论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直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是岂张载、程颐之学教之然也！望

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帝谓栗言过当，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论，乃命熹依旧江西提刑。会胡晋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宝文阁，奉祠而去。

〔纲〕 秋七月，恩平王璩卒。

〔目〕 帝友爱甚至，每召璩内宴，呼以官而不名，赐予无算，卒，追封信王。

〔纲〕 冬十二月，以朱熹为崇政殿说书，熹辞不至。

〔目〕 熹既归，投匭进封事，言大本急务：“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用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惫精劳心不可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乃以秘阁修撰奉祠。

〔纲〕 己酉，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孙璟立。

〔目〕 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孙原王麻达葛判大兴尹，又以为右丞相，更名璟，使亲见朝廷议论，习知政事之体。至是即位，追号雍曰世宗，允恭曰显宗，母徒单氏为太后。

世宗在金诸帝中最为贤主，即位五载，南北讲和，与民休息，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刑

部断死罪岁或十七人，国人号称“小尧舜”。

〔纲〕 黄洽罢。

〔纲〕 以周必大、留正为左、右丞相，王藺参知政事，葛邲同知枢密院事。

〔目〕 帝自高宗崩，即欲传位太子，尝谕必大曰：“礼莫重于事宗庙，而孟享多以病分诣；孝莫大于执丧，而不得日至德寿宫，朕将退休矣。”因密赐绍兴传位亲札于必大，命预草诏，专以奉几筵、侍东朝为意，而进必大为丞相。

〔纲〕 萧燧罢。

〔纲〕 二月，帝传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为寿皇圣帝，皇后为寿成皇后，皇太后为寿圣皇太后，大赦。

〔纲〕 立皇后李氏。

〔目〕 后，安阻人，庆远节度使道之之女也。道帅湖北，闻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诸女拜之。坦见后惊，不敢受拜，曰：“此女当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为恭王妃。生嘉王扩。性妒悍，尝诉帝左右于高宗及寿皇，高宗不怪，谓皇后曰：“是妇将种，吾为皇甫坦所误。”寿皇亦屡训敕，令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后疑其说出于太后，憾之。至是，立为后。

〔纲〕 三月，废补阙、拾遗官。

〔纲〕 夏五月，以王藺知枢密院事。

〔纲〕 周必大罢。

〔目〕 初，何澹与必太厚，为司业久不迁，留正奏迁之，澹由是憾必太而德正。为谏议大夫，首上疏攻必太，罢之。必太纯笃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纲鉴易知录卷八四

南宋纪

光宗皇帝

〔纲〕 庚戌，光宗皇帝绍熙元年，春正月朔，帝朝寿皇于重华宫。

〔纲〕 二月，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乞禁讥议道学者。

〔目〕 光祖入对言：“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圭之邪说，疏弃正士，招徕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崇、观而下，尚复何言？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逮臣复来则朋党已成，而忠谏者获罪矣。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逐者纷纷，往往推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至于洁

身以退，亦曰愤懑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谤讪。臣欲息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冀圣心豁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论由此而明，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家之事由此而理，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胜，展转反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税驾之所。”帝下其章，读者至于流涕，何澹见之，数日恍惚无措。

是年，廷试举人，婺州进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谓道学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设为此名一网去之，圣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学为讳，将何以立国哉！”帝嘉叹，擢为第三，由是道学之讥少沮。

〔纲〕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

〔目〕 伯圭，寿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长子也。伯圭谦谨，不以近属自居，每入见，帝行家人礼，宴私隆洽，伯圭执臣礼愈恭。

〔纲〕 秋七月，以留正为左丞相，王藺为枢密使，葛邲参知政事，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罢，以葛邲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参知政事。

〔纲〕 辛亥，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庙，后杀贵妃黄氏。翌日郊，大风雨，不卒事而还。帝有疾。

〔目〕 初，帝欲诛宦者，近习惧，遂谋离间三宫，帝疑之，不能自解。会帝得心疾，寿皇构得良药，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诉于皇后曰：“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观药实有，心衔之。顷

之，内宴，后讲立嘉王扩为太子，寿皇不许。后曰：“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寿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寿皇。

一日，帝浣手宫中，睹宫人手白，悦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启之，则宫人两手也。后又以黄贵妃有宠，因帝祭太庙，宿斋宫，后杀贵妃以暴卒闻。翌日，合祭天地，风雨大作，黄坛烛尽灭，不能成礼而罢。

帝既闻贵妃卒，又值此变，震惧增疾，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后益骄恣。寿皇闻帝疾亟，往南内视之；且责后，后怨愈深。

〔纲〕 壬子，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群臣请朝重华宫，不果行。

〔目〕 帝自有疾，重华温清之礼，以及诞辰节序，屡以寿皇传旨而免。既而帝神思浸清，宰辅百官下至韦布之士，以过宫为请者甚众；至有扣头引裾，号泣而谏者。帝开悟，有翻然凤驾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为忧。

〔纲〕 夏四月，以丘密为四川制置使。

〔目〕 初，留正帅蜀，虑吴氏世将，谋去之，不果。至是议更蜀帅，正言：“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遂以户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辞，奏曰：“臣入蜀后，吴挺脱至死亡，兵权不可复付其子，臣请得以便宜抚定诸军。”许之。

〔纲〕 六月，以陈_騊同知枢密院事。

〔目〕 騊疏三十条，如宫闱之分不严则权柄移，内谒之渐不杜则明断息，谋台谏于当路则私党植，咨将帅于近习则贿赂行，不求说论则过失彰，不谨旧章则取舍错，宴饮不时则精神昏，赐予不节则财用竭，皆切于时病。

〔纲〕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华宫。

〔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兵部尚书罗_点、给事中_{尤袤}等上疏请帝朝重华宫，不从。吏部尚书赵_{汝愚}入对，往复规谏，帝意乃悟。汝愚又属嗣_{秀王伯圭}调护，于是两宫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华宫，皇后继至，从容竟日而还，都人大悦。

〔纲〕 是岁，诸路大水。

〔纲〕 癸丑，四年，春三月，以_{葛邲}为右丞相，_{陈騊}参知政事，_{胡晋臣}知枢密院事，_{赵汝愚}同知院事。

〔纲〕 夏五月，赐礼部进士_{陈亮}及第。

〔目〕 亮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时豪俊，志存经济。隆兴初，上中兴五论，不报。退居婺之永康，益力学著书，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也！”盖以地下于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回，诣阙上书，极言时事，因言钱塘非驻蹕之所。寿皇赫然震动，召令上殿，将擢用之。曾_觐闻而欲见焉，亮耻之，逾垣

而逃。魏不悦，大臣亦恶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堯皇欲官亮，亮闻而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归。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眇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上，以涵养为正，晬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盖指朱熹、吕祖谦也。

至是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于堯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为京邑之美观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御笔擢为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上，一夕卒。

〔纲〕 利州安抚使吴挺卒，丘寮使总领财赋杨辅等权总其军。

〔纲〕 六月，胡晋臣卒。

〔目〕 帝自有疾不视朝，晋臣与留正同心辅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陈，以温请定省为先，次及亲君子，远小人，抑侥幸，消朋党，启沃剴切，弥缝缜密，人无知者。

〔纲〕 秋七月，以赵汝愚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同知院事。

〔纲〕 九月，群臣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冬十一月始朝。

〔目〕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华宫。会九月重阳节，群臣连章请帝过宫，不听。中书舍人陈傅良上疏力谏。给事中谢深甫言：“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之爱陛下，亦犹陛下之忧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帝感悟，趣命驾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进，引帝裾，请毋入，因至屏后，后叱之。傅良痛哭于庭，后益怒，遂传旨罢还内。傅良下殿径行，诏改秘阁修撰，不受。于是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等皆上疏请朝，不从。十月，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书重华宫，乞会庆节勿降旨免朝。及会庆节，帝复称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罢黜。嘉王府翊善黄裳请诛内侍杨舜卿，彭龟年请逐陈源以谢天下。太学生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书请朝重华宫，皆不报。十一月，彦逾复力谏，帝始往朝。

〔纲〕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纯祐立。

〔目〕 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尊孔子为文宣帝。然权臣擅国，兵政衰弱。子纯祐立，改元天庆，号仁孝曰仁宗。

〔纲〕 以朱熹知潭州。

〔目〕 使者自金还，言金人问“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纲〕 甲寅，五年，春正月，寿皇有疾。

【纲】 葛邲罢。

【目】 邲为相，专守祖宗法度，荐进人才，博采古论，惟恐其人闻之。常曰：“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其实践如此。

【纲】 金购求遗书。

【纲】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园，群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

【目】 自寿皇不豫，群臣请帝省视，皆不报，而与皇后幸玉津园。兵部尚书罗点请先过重华，且曰：“陛下为寿皇子，四十余年无一间言，止缘初郊违豫，寿皇尝至南内督过，左右之人自此谗间，遂生忧疑。乃若深居不出，久亏子道，众口谤讟，祸患将作，不可以不虑。”帝曰：“卿等可为朕调护之。”侍讲黄裳对曰：“父子之亲，何俟调护！”点曰：“陛下一出，即当释然。”帝犹未许。点乃率讲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尝不思寿皇。”点曰：“陛下久阙定省，虽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龟年连三疏请对，不报。属帝视朝，龟年不离班位，伏地扣额，血流渍髀。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龟年奏：“今日无大于过宫。”余端礼因曰：“扣额龙墀，曲致忠恳，臣子至此，岂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犹不往。

寿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请者相继。帝将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复辞以疾。于是群臣请斥罢者百余人，诏不许。起居郎兼中书舍人陈傅良，请以亲王、执政一人充重华宫使。台谏交章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离间之罪，请

逐之。

【纲】 五月，寿皇疾大渐，诏嘉王扩问疾重华宫。

【目】 陈傅良以帝不往重华宫，乃缴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执进谏，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谏。罗点进曰：“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群臣随帝入至福宁殿，内侍阖门，恸哭而出。明日，帝召罗点入对，点言：“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陛下赦而不诛，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辄入宫禁乎？”点引宰辛毗事以谢。彭龟年、黄裳、沈有开奏：“乞令嘉王诣重华宫问疾。”许之，王至宫，寿皇为之感动。

【纲】 六月，寿皇崩，帝称疾不出。留正等诣寿圣皇太后代行丧礼。

【目】 寿皇崩，年六十八。赵汝愚以闻，因请诣重华宫成礼，帝许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诣重华宫发丧。将成服，留正与汝愚议，介少傅吴玠请寿圣皇太后垂帘暂主丧事，太后不许，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然丧不可以无主，祝文称‘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寿皇之母也，请设行祭礼。”太后许之。

【纲】 尊寿圣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寿成皇后为皇太后。

【纲】 秋七月，留正请建太子，不许，遂称疾而遁。

目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正从之，率宰执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不报。越六日又请，御劄付丞相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正得之大惧，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国门，上表请老。

初，正始议帝以疾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设议内禅，太子可即位；而赵汝愚请以太皇太后旨禅位嘉王。正谓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与汝愚异，遂以肩舆五鼓逃去。

纲 太皇太后诏嘉王扩成服即位，尊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

目 留正既去，人心益摇，会帝临朝，忽仆于地，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内禅之议益决。属工部尚书赵彦逾结殿帅郭晁，而与左选郎官叶适、左司郎中徐谊谋可以白内禅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阁门事韩侂胄。侂胄，琦五世孙，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内侍张宗尹以奏太后，不获命，逡巡将退。内侍关礼见而问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礼令少俟，入见太后而泣，太后问故，且云：“侂胄安在？”礼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顺则可，令谕好为之。”礼报侂胄，侂胄复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语陈騏、余端礼，亟命郭晁等夜以兵分卫南北内。时将禫祭，翌日甲子，群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诣梓宫前，太后垂帘，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执丧，臣等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闲’之旨，取太皇太后处分。”太后曰：“即有御笔，相公当奉行。”汝愚袖出所拟太后指挥以进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后览毕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谕皇子即位。皇子固辞曰：“恐负不孝名！”汝愚奏：“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于何地？”众扶皇子入素

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诣几筵奠哭尽哀，遂衰服出就重华殿东庑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讫，行坛祭礼，寻诏：“即以寝殿为泰安宫，以奉上皇。”民心悦怿，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纲 立皇后韩氏。

目 后，琦六世孙，父曰同卿，侂冑则其季父也。被选入宫，能顺适两宫意，遂归嘉王邸，至是立为后。

纲 以赵汝愚兼权参知政事。

纲 召留正赴都堂视事。

目 帝手札遣使召正还。侍御史张叔樁请议正弃国之罚，乃徙叔樁为吏部侍郎，而正复相。

纲 以赵汝愚为右丞相。汝愚辞，遂以为枢密使。以陈騂知枢密院事，罗点签书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

纲 加殿前都指挥使郭晔武康节度使，知阁门事韩侂冑汝州防御使。

目 韩侂冑欲推定策功，赵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晔节钺，但迁侂冑防御使。侂冑大失望，然以传导诏旨，浸见亲幸，时时乘间窃弄威福。知临安府徐谊告汝愚曰：“侂冑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不听。汝愚欲推叶适之功，适辞曰：“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及闻侂冑失望，言于汝愚：“侂冑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遂力求补外。

〔纲〕 贬内侍陈源等十人。

〔纲〕 八月，召朱熹至，以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目〕 先是黄裳为嘉王府翊善，上谕之曰：“嘉王进学，皆卿之功。”裳谢曰：“若欲进德修业，追迹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上问为谁，裳以熹对。彭龟年为嘉王府直讲，因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王问：“此谁之说？”对曰：“朱熹说也。”自后每讲必问熹说如何？至是，赵汝愚首荐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经筵。

熹在道闻泰安朝礼尚缺，近习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将一新庶政，所宜爱惜名器，若使幸门一开，其弊不可复塞。至于博延儒臣，专意讲学，必求所以深得亲懽者，为建极导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纲者，为防微虑远之图。”不报，且辞新命，不许。及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今反不能无疑于逆顺之际，窃为陛下忧之。尤有可诤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亲之心，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尝求位之心，以尽负罪引慝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礼，始终不越乎此，而大伦可正，大本可立矣。”时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熹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求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

【纲】 增置讲读官。

【纲】 内批罢左丞相留正。

【目】 韩侂胄浸谋预政，数诣都堂，正使省吏谕之曰：“此非知_同日往来之地。”侂胄怒而退。会正与汝愚议攒宫不合，侂胄因间之于帝，遂以手诏罢正出知建康府。正谨法度，惜名器，毫发不可干以私，与周必大俱以相业称。

【纲】 以赵汝愚为右丞相。

【目】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韩侂胄不以告，及来谒，因不见之，侂胄惭忿。罗点谓汝愚曰：“公误矣！”汝愚悟，乃见之，侂胄终不悛。

【纲】 九月，罗点卒。

【目】 点孝友端介，不为矫激之行。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点曰：“当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亦何取战！”时给事中黄裳亦卒，赵汝愚泣谓帝曰：“黄裳、罗点相继沦谢，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纲】 以京镗签书枢密院事。

【纲】 冬十月，内批以谢深甫为御史中丞，刘德秀为监察御史，罢右正言黄度。

目 韩侂胄日夜谋去赵汝愚，知阁门事刘敞亦以不得预内禅，心怀不平，因谓侂胄曰：“赵相欲专大功，君岂惟不得节钺，将恐不免岭海之行！”侂胄愕然，问计，敞曰：“惟有用台谏耳。”侂胄问：“若何而可？”敞曰：“御笔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内批拜给事中谢深甫为中丞。

会汝愚请令近臣荐御史，侂胄密以其党刘德秀属深甫，遂以内批用之。由是刘三杰、李洙等牵连以进，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忧其害政，每因进对，为帝切言之。复疏白汝愚，当以厚赏酬侂胄之劳，勿使预政。汝愚为人疏，谓其易制，不以为虑。

黄度将上疏论侂胄之奸，侂胄觉之，以御笔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权，天下所由以乱。今侂胄假御笔逐谏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国之利也。”固辞，奉祠归养。

纲 闰月，内批罢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

目 熹每进讲，务积诚意以感动帝心，以平日所论著敷陈开析，坦然明白，可举而行。讲毕，有可以开益帝德者罄竭无隐，帝亦虚心嘉纳焉。至是，以黄度之去，因讲毕奏疏，极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臣，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中外咸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矣”。疏入，侂胄大怒，使优人峨冠阔袖象大儒戏于帝前，因乘间言熹迂阔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赵汝愚袖御笔见帝，且见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罢去，不许。越一日，侂胄使其党封内批付熹，熹即附奏谢，遂行。中书舍人陈傅良封还录黄，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驩、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登闻鼓院游仲

鸿交章留熹，皆不报。傅良、光祖亦坐罢。工部侍郎黄艾，因侍讲问逐熹之骤，帝曰：“始除熹经筵耳，今乃事事欲与闻。”艾力辨其故，帝不听。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进讲者七，知无不言，既去，侂冑益无所忌惮矣。

〔纲〕 十一月，以韩侂冑兼枢密都承旨。

〔纲〕 诏行孝宗皇帝丧三年。葬永阜陵。

〔纲〕 十二月，内批罢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进韩侂冑一官。

〔目〕 侂冑权势日重，龟年上疏条奏其奸，请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谓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难。”于是龟年、侂冑俱请祠，帝欲两罢其职，陈騤进曰：“以阉门去经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内批龟年与郡，侂冑进一官，与在京宫观。给事中林大中、中书舍人楼钥缴奏，以为非是，不听，由是侂冑益横。

〔纲〕 陈騤罢，以余端礼知枢密院事，京镗参知政事，郑侂同知枢密院事。

〔目〕 騤与赵汝愚素不协，未尝同堂语。及争彭龟年事，韩侂冑语人曰：“彭侍郎不贪好官，固也，元枢亦欲为好人邪？”故罢之，而引京镗居政府以间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无所倚信。

【纲】 以赵彦逾为四川制置使。

【目】 工部尚书赵彦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赵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帅，大怒，遂与韩侂胄合，因陛辞，疏廷臣姓名于帝，指为汝愚之党。且曰：“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宁宗皇帝

【纲】 乙卯，宁宗皇帝庆元元年，春正月，白虹贯日。以李沐为右正言。二月，罢右丞相赵汝愚。

【目】 韩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谋于京镗。镗曰：“彼宗姓也，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侂胄然之。以秘书监李沐尝有怨于汝愚，引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谢深甫等论：“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罢免，不当加以书殿隆名、帅藩重寄，乞令奉祠请咎。”命提举洞霄宫。直学士院郑湜草制词，有曰：“顷我家之多难，赖硕辅之精忠，持危定倾，安社稷以为悦，任公竭节，利国家无不为。”坐无贬词，亦免官。

兵部侍郎童颖侍经帷，帝曰：“谏官有言赵汝愚者，卿等谓何？”同列漫无可否，颖奏言：“天地变迁，人情危疑，加以敌人嫚侮，国势未安，未可轻退大臣，愿降诏宣谕汝愚，毋听其去。”国子祭酒李祥言：“去岁国遭大戚，中外汹汹，留正弃宰相而去，官僚几欲解散，军民皆将为乱，两宫隔绝，国丧无主。汝愚以枢臣独不避殒身灭族之祸，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后世其谓何？”知临安

府徐谊素为汝愚所器，凡有政务，多咨访之。谊随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尝劝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奸，侂冑尤怨之。及是，与国子博士杨简亦抗论留汝愚，李洙劾为党，皆斥之。

纲 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吕祖俭于韶州。

目 祖俭上书诉赵汝愚之忠，并论朱熹老儒，彭龟年旧学，李祥老成，不当罢斥，语侵韩侂冑。有旨：“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或谓侂冑曰：“自赵丞相去，天下已切齿，今又投祖俭瘴乡，不幸或死，则怨益重。”侂冑始改送吉州。祖俭尝曰：“因世变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变而意气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纲 以余端礼为右丞相，郑侨参知政事，京镗知枢密院事，谢深甫签书院事。

纲 流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

目 宏中与周端朝、张榘、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伏阙上书，言：“近者谏官李洙论罢赵汝愚，陛下独不念去岁之事乎？人情惊疑，变在朝夕，是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洙，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立枢府，本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异议乎？章颢、李祥、杨简发于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馆之士，拂膺愤怨，李洙自知邪正不两立，思欲尽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判，则靖康已然之验，何堪再见于今日邪？伏愿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简之非

党，灼李迺之回邪，甯迺以谢天下，还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诏：“宏中等罔乱上书，扇摇国是，悉送五百里外编管。”

〔纲〕 六月，右正言刘德秀乞考核邪正真伪，遂罢国子司业汪逵等。

〔目〕 自程颢、程颐传孔、孟千载之学，其徒杨时传之罗从彦，从彦传之李侗。朱熹师侗，致知力行，其学大振，流俗丑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学”之名，阴以攻诋。及韩侂胄用事，士大夫宗为清议所摈者，乃教以凡相与异者，皆道学之人也，阴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为言：“以道学目之，则有何罪？当名曰伪学。”盖谓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洁好修者皆伪耳。由是有伪学之目，善类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无过于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规复，首务核实，凡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诏下其章。由是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皆罢。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执政，亦上疏言：“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子，不必自相标榜。”诏榜于朝堂。

〔纲〕 加韩侂胄保宁节度使。

〔纲〕 冬十一月，甯故相赵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目〕 韩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监察御史胡纆上言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

梦为符，因条奏其十不逊，且及徐谊。诏责汝愚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谊惠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谓诸子曰：“观侂冑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钱鞏承侂冑密谕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闻而冤之。

〔纲〕 丙辰，二年，春正月，以余端礼、京镗为左、右丞相，谢深甫参知政事，郑侨知枢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纲〕 二月，以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

〔目〕 翥与刘德秀同知贡举，奏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

〔纲〕 夏四月，余端礼罢。

〔纲〕 以何澹参知政事，叶翥签书枢密院事。罢礼部侍郎倪思。

〔目〕 初，翥要思列疏论伪学，思不从，韩侂冑遂荐翥而罢思。

〔纲〕 秋七月，罢殿中侍御史黄黼。

〔目〕 中书舍人汪义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伪学之党皆名士，欲尽除之。太皇太后闻而非之，帝乃诏台谏、给、

舍：“论奏不必更及旧事，务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诏下，韩侂胄及其党皆怒，刘德秀遂与御史张伯垓、姚愈等上疏力争，以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旧事”为“不必专及旧事”。自是侂胄与其党攻治之志愈急矣。

黄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恶而任其贤，使才者不失其职，而不才者无所憾。故仁宗尝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此皇极之道也。”遂罢黼而以姚愈代之。

〔纲〕 八月，禁用伪学之党。

〔目〕 太常少卿胡纆上书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赖二三大臣台谏，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恶隕命，群邪屏迹。自御笔存救偏建中之说，或者误认天意，急于奉承，倡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以冀幸其它日不相报复。往者建中靖国之事，可以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诏：“伪学之党，宰执权住进拟。”自是学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论伪学之祸，乞鉴元祐调停之说，杜其根源，遂有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会乡试，漕司前期取家状，必令书“系不是伪学”五字。抚州推官柴中行，独申漕司云：“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未审是与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士论壮之。

〔纲〕 冬十月，召陈贾为兵部侍郎。

〔目〕 以其尝击朱熹也。

〔纲〕 十二月，削秘阁修撰朱熹官，窜处士蔡元定于道州。

〔目〕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丞相赵汝愚之冤。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著决之，遇迓之同人，熹默然，取稿焚之，遂上奏力辞职名。诏仍充秘阁修撰。时台谏皆韩侂胄所引，汹汹争欲以熹为奇货，然无敢先发者。胡纮未达时，尝谒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及是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改太常少卿，不果。

有沈继祖者，为小官时尝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御史。纮以疏草授之，继祖遂诬论熹十罪，且言：“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潜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诏熹落职罢祠，窜元定于道州。

元定生而颖异，父发博览群书，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义。既长，辨析益精。登建阳西山绝顶，忍饥啖荠以读书。闻熹名，往师之。熹叩其学，惊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与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闻者，必以语元定焉。尤袤、杨万里交荐于朝，召之不起。会伪学党禁之论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闻贬，不辞家即就道。熹与从游者百余人餞别萧寺中，坐客兴叹，有泣下者。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喟然曰：“交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众谓宜缓行，元定曰：“获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屦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为流血，无几微见言面。至舂陵，远近来学者日众，州士子莫不趋席下以

听讲说。爱元定者谓宜谢生徒，元定曰：“彼以学来，何忍拒之；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著洪范解、大衍详说、律吕新书行于世，学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尝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每诸生请疑，必令先质元定，而后为之折衷。

〔纲〕 丁巳，三年，春正月，郑侨罢。

〔纲〕 夏闰六月，贬留正为光禄卿，居之邵州。

〔目〕 朝散大夫刘三杰免丧入见，论留正共引伪学之罪。侂大喜，即日降旨除三杰右正言，正坐贬邵州居住。

〔纲〕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吴氏崩。

〔纲〕 十二月，籍伪学，罢吏部侍郎黄由。

〔目〕 知绵州王沂上疏：“乞置伪学之籍，仍自今曾受伪学举荐、关升，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间慢差遣。”从之。于是伪学逆党得罪著籍者，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为之首，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谏、赵汝谈、陈岷、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颢、周南、吴柔胜、李埴、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皇甫斌、

危仲任、张致远、杨宏中、周端朝、张衡、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凡五十九人。黄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党与，不必置籍以示不广。”殿中侍御史张岩劾由阿附，罢之，而擢洙为利州路转运判官。

〔纲〕 戊午，四年，春正月，以吐蠢同知枢密院事。

〔纲〕 夏五月，加韩侂胄少傅，封豫国公。

〔纲〕 诏严伪学之禁。

〔纲〕 秋七月，吐蠢罢。八月，以谢深甫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同知院事。

〔目〕 及之为吏部尚书，谄事韩侂胄无所不至。居二年不迁，见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迟之失，不觉屈膝；侂胄惻然怜之，故有是命。侂胄尝值生辰，群公上寿，既毕集，及之适后至，阍人掩关拒之。及之大窘，会门闾未及闭，遂俯偻而入。当时有“由窋尚书，屈膝执政”之语，传以为笑。

〔纲〕 育太祖十世孙与愿于宫中，赐名昀。

〔目〕 帝未有嗣，京镗等请择宗室子育之。诏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孙与愿于宫中，年六岁矣，寻赐名昀，封卫国公。

〔纲〕 以赵师霁为工部侍郎。

目 师霁附韩侂胄得知临安府，侂胄生日，百官争贡珍异，师霁最后至，出小合曰：“愿献少果核侑觞。”启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缀大珠百余颗，众惭沮。侂胄有爱妾张、谭、王、陈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献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遗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应也。师霁闻之，亟市北珠制十冠以献。十人者喜，为求迁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尝与众客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草舍曰：“此真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耳。”俄闻犬噪丛薄，视之，乃师霁也。侂胄大笑，闻者莫不鄙之。

纲 己未，五年，春正月，夺前起居舍人彭龟年等官。

纲 二月，放主管玉虚观刘光祖于房州。

目 光祖撰涪州学记，谓“学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以学为弃物。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议大夫张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愤怀奸，欺世罔上”。诏落职房州居住。

纲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寿康宫。

纲 九月，加韩侂胄少师，封平原郡王。

纲 是岁，诸州大水。

纲 庚申，六年，春闰二月，以京镗、谢深甫为左、右丞相，何澹知枢密院事。

〔纲〕 三月，故秘阁修撰朱熹卒。

〔目〕 熹家贫，故诸生自远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非其道义，一介不取也。时攻伪学日急，士之绳趋步尺，稍以儒自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熹所著，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仪礼经传通解。其门人不可胜计，最知名者：黄榦、李燾、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蔡沈、辅广。

榦之言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不过数人，而能传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统，至熹而始著。”众以为知言。榦初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书授榦，与之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编礼著书，讲论经理，朝夕不倦。卒赠朝奉郎。

燾初见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燾因以“弘”名其斋。凡诸生未达者，熹先令访燾，俟有所发，乃从而折衷之，诸生畏服。燾尝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居家讲道，学者宗之。卒赠直华文阁。

澹从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熹嘉其笃志，谓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传者，二三君也。”澹自少用力于敬，平居不异常人，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著春秋集注、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终直宝章阁。

淳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谓曰：“此非圣贤事业也。”因授以近思录，淳读之，遂尽弃其业而学焉。及熹至淳，淳请受教，为学益力。熹语人曰：“吾南来喜得陈淳。”由是所闻皆切要语。及熹没，淳追思之，痛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终安溪主簿。

方子端敬纯笃。初见熹，熹谓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方子遂以“果”名其斋。尝曰：“吾于问学虽未能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耳。”

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广淳谨勤恪，尝著四书纂疏、诗传童子问，以发明师旨。

沈，元定子也，著书传。

纲 夏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

纲 许及之罢。

纲 秋七月，以陈自强签书枢密院事。

纲 八月，太上皇崩。

纲 京镗卒。

纲 九月，处士吕祖泰上书请诛韩侂胄，诏配祖泰于钦州牢城。

目 祖泰，祖俭从弟也。性疏达，尚气谊，论世事无所忌讳。先是祖俭以言事贬，祖泰语其友曰：“自吾兄之贬，诸人箝口。我虽无位，义必以言报国。当少须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俭卒，祖泰乃击登闻鼓，上书论韩侂胄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其略曰：“道学，自古所恃以为国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功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不知悟邪？陈自强，侂胄童稚之师，躡致宰辅；陛下旧学之臣彭龟年等，今安在邪？苏师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韩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师旦以潜邸随龙，筠以皇后亲属，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潜邸时果识师旦乎？椒房之亲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愿亟诛侂胄、师旦、筠，而逐罢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尔，事将不测。”书出，中外大骇。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狎友，惧曰：“人知我素与游，其谓我与闻乎？”乃独奏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之远方。”乃杖祖泰一百，

配钦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无惧色。监察御史林采言伪习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遂贬必大为少保。

〔纲〕 冬十月，加韩侂胄太傅。

〔纲〕 十一月，皇后韩氏崩。

〔纲〕 十二月，葬永崇陵。

纲鉴易知录卷八五

南宋纪

宁宗皇帝

〔纲〕 辛酉，嘉泰元年，春二月，临安大火。

〔纲〕 秋七月，何澹罢。

〔目〕 时吴挺子曦为殿前副都指挥使，自以世守西蜀，为国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贿赂宰辅，规图帅蜀；未及略澹。韩侂直已许之，澹持不可。侂直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伪学，汲引至此，今顾立异邪！”遂罢奉祠。

〔纲〕 以陈自强参知政事，张釜签书枢密院事。

〔纲〕 以吴曦为兴州都统制。

目 曦至兴州，因潜副都统制王太节罢之，由是兵权悉归于曦，异志遂成矣。

纲 八月，张釜罢。

纲 以张岩参知政事，程松同知枢密院事。

目 皆附韩侂胄者。松谄侂胄尤甚，自知钱塘县，不二年，为谏议大夫，满岁未迁，殊怏怏。乃市一妾献之，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答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耳。”侂胄怜之，遂除同知枢密院事。

纲 乃蛮袭西辽，灭之。

目 西辽王直鲁古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直鲁古寻死，辽祀始绝。

纲 壬戌，二年，春正月，以苏师旦兼枢密都承旨。

纲 二月，弛伪学党禁，复诸贬谪者官。

目 伪学之祸，虽本于韩侂胄欲去异己以快所私，然实京镗创谋，而何澹、刘德秀、胡纆成之。及镗死，三人亦罢，侂胄厌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议。会张孝伯谓侂胄曰：“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藉田令陈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谓侂胄勿为己甚，侂胄然之。于是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党人见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诸人，咸先后复官自便。又削荐牍中“不系伪学”一节，俾勿复有言。时朱熹没已逾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贬

秩致仕；诏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复少傅，正复少保。

【纲】 秋八月，以袁说友同知枢密院事。冬十一月，以陈自强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参知政事。

【纲】 十二月，立贵妃杨氏为皇后。

【目】 时后为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以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权术，而曹美人柔顺，劝帝立曹氏。帝不从，竟立后，由是后与侂胄有怨矣。

【纲】 加韩侂胄太师。

【纲】 是岁大蝗。

【纲】 癸亥，三年，春正月，谢深甫罢。张岩罢。

【纲】 帝视太学。

【纲】 以袁说友参知政事，傅伯寿签书枢密院事。伯寿辞不拜。二月，以费士寅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五月，以陈自强为右丞相。

目 时侂胄专权，凡所欲为，宰执惕息，不敢为异，自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为，宰执不预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举小吏一二人，谓之“月课”。又有泛论君德、时事，皆取其陈熟缓慢，略无撻拂者言之。或问之，则愧谢曰：“聊以塞责尔。”加以苞苴盛行，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若干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自强每称侂胄为恩主、恩父，苏师旦为叔，堂吏史达祖为兄。侂胄奸宄专政，自强表里之功为多。

纲 以许及之知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造战舰，八月，增置襄阳骑军。

纲 九月，袁说友罢。冬十月，以费士寅参知政事，张孝伯同知枢密院事。

纲 甲子，四年，春正月，韩侂胄定义伐金。

目 金为北鄙阻鞑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仓空匮，国势日弱。有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复之议遂起。聚财募卒，出封椿库黄金万两，以待赏功，命吴曦练兵西蜀。既而安圭守臣厉仲方，言淮北流民咸愿归附；而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见，言金国必乱亡，愿属元老大臣备兵为仓猝应变之计。侂胄大喜。郑挺、邓友龙等又附和其说，侂胄用师之意益锐矣。

纲 三月，临安大火，诏百官陈时政阙失。

【纲】 夏四月，讵及之罢。以张孝伯参知政事，钱象祖同知枢密院事。

【纲】 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

【目】 先已赐谥武穆，至是韩侂胄欲风厉诸将，乃追封飞。寻封刘光世为郈王，赠宇文虚中少保。

【纲】 秋八月，张孝伯罢。

【纲】 冬十月，以张岩参知政事。十二月，诏宰相兼国用使。

【目】 韩侂胄议恢复，陈自强请尊孝宗典故，创国用司，总核内外财赋。遂以自强兼国用使，费士寅、张岩同知国用事。掊克民财，州郡骚动。

【纲】 乙丑，开禧元年，春三月，费士寅罢。

【纲】 太白昼见。

【纲】 夏四月，以钱象祖参知政事，刘德秀签书枢密院事。

【纲】 以皇甫斌知襄阳府。

目 寻以斌为京西、北路招抚副使。

纲 窜武学生华岳于建宁。

目 岳上书，谏朝廷未宜用兵启边衅，且乞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编管建宁。

纲 五月，金以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

纲 秋七月，诏韩侂胄平章军国事。

纲 以苏师旦为安远节度使，领阁门事。

纲 八月，金罢河南宣抚司。

纲 以郭倪知扬州。

目 寻兼山东、京东招抚使。

纲 九月，刘德秀罢。

纲 遣使如金。

纲 以丘密为江、淮宣抚使，密辞不拜。

目 初，韩侂胄以北伐之议示密，密曰：“中原沦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战危，若首倡非常之举，兵交，胜负未可知，则首事之祸，其谁任之？”侂胄不纳。至是命密宣抚江、淮，密手书切谏曰：“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警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词矣。”因力辞不拜，侂胄不悦。

纲 丙寅，二年，春二月，寿慈宫火。

纲 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副之。

目 松移兴元，东军三万属焉。曦进屯河池，西军六万属焉。仍听节制财赋，按劾计司，曦由是益得自专，松无所关与。松始至，欲以执政礼见曦，责庭参；曦闻之，及境而还。松用东、西军一千八百自卫，曦抽摘以去，松亦不悟。寻诏曦兼陕西、河东招抚使。

纲 钱象祖罢。

纲 夏四月，以薛叔似为京、湖宣抚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

纲 追夺秦桧王爵，改谥缪丑。

〔纲〕 金复命仆散揆会兵河南。

〔纲〕 吴曦反，献阶、成、和、凤四州于金以求封。

〔目〕 曦既得志，与其从弟戢及徐景望、赵富、米修之、董镇共为反谋，阴遣其客姚淮源献阶、成、和、凤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纲〕 郭侂遣兵复泗州。五月，下诏伐金。

〔目〕 韩侂胄闻已得泗州，乃议降诏，略曰：“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蠢兹丑虏，犹托要盟，腴生灵之资，奉溪壑之欲。此非出于得己，彼乃谓之当然。军入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庭而敢为桀骜，泊行李之继遣，复嫚词之见加。含垢纳污，在人情而已极；声罪致讨，属胡运之交倾。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直学士院李璧之词也。

〔纲〕 郭侂遣兵攻宿州，大败。

〔目〕 时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亦败。

〔纲〕 皇甫斌败绩于唐州。

- 目 时江州都统王太节攻蔡州，亦不克而溃。
- 纲 诏以宗室均为沂王栖嗣，赐名贵和。
- 纲 六月，邓友龙免，以丘密为两淮宣抚使。
- 纲 秋七月，苏师旦有罪，安置韶州。
- 纲 以张岩知枢密院事，李璧参知政事。
- 纲 夏李安全废其主纯佑而自立。
- 纲 冬十月，金仆散揆分兵入寇。
- 纲 金人围楚州。
- 纲 十一月，以丘密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
- 纲 金人陷京西州军，招抚使赵淳焚樊城而遁。
- 纲 金仆散揆陷安丰军，遂围和州。

目 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测淮水，惟八叠滩可涉，即遣奥屯驤扬兵下蔡，声言欲渡，守将何汝励、姚公佐以为诚然，悉众屯花靛以备之。揆乃遣寨不等潜师渡八叠，驻于南岸。官军不虞其至，遂皆溃走，揆遂下安丰军。进围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扬诸州之冲。乃整军列骑，张旗帜于沿江上下，于是江南大震。

纲 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吴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

纲 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败绩。倪弃扬州走。

纲 金人入大散关，吴曦还兴州。

目 时兴州都统制毋思以重兵守关，金人绕出关后，思孤军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金完颜纲以金主命，立曦为蜀王，曦密受之，遂还兴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烛地如昼。翌日，曦召幕属谕意，谓“东南失守，车驾幸四明，今宜从权济事”。王翼、杨骀之抗言曰：“如此，则相公忠孝八十年门户，一朝扫地矣。”曦曰：“吾意已决。”即遣任辛奉表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于金。

纲 丘密遣使如金军议和，金仆散揆还军下蔡。

目 韩侂胄以师出屡败，悔其前谋，谕密募人持书币赴敌营议和。密乃遣刘祐持书于揆，愿讲好息兵；揆不从。密复遣使相继以往，因许还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岁币。揆始许之，自和州退屯下蔡。

纲 薛叔似免。

纲 以毕再遇权山东、京东招抚司。

目 时诸将用兵皆败，惟再遇数有功。金人常以水柜取胜，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冑，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昧爽，鸣鼓，金人惊视，亟放水柜。后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败。又尝引金人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为败走。金人乘胜追逐，马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马死者不可胜计。又尝与金人对垒，度金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复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

纲 程松自兴元逃归。

纲 蒙古奇渥温铁木真称帝于斡难河。

纲 先是金主遣卫王允济往靖州受铁木真之贡，允济奇其状貌，归言于金主，请以事除之，金主不许。铁木真闻而憾之。

纲 蒙古灭乃蛮。

纲 丁卯，三年，春正月，罢丘密，以张岩督视江、淮军马。

目 时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书金帅以成前议，且言金人指韩侂胄为元谋，若移书，宜暂免系銜。侂胄大怒，罢密。

纲 以陈自强兼枢密使。

纲 吴曦自称蜀王。权大安军杨震仲死之。

目 曦召随军转运使安丙为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脱，徒死无益，乃阳与而阴图之。曦又召权大安军杨震仲，震仲不屈，饮药而死。其它如陈咸自髡其发，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传、邓性甫等悉弃官去。

纲 二月，以知建康府叶适兼江、淮制置使。

纲 金平章政事仆散揆卒于下蔡。

目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颜宗浩行省事于注。至是，揆卒。揆为政多惠，人乐为用。

纲 四川转运使安丙诛吴曦，传首临安。

目 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谋讨曦，乃阴与曦将张林、朱邦宁及忠义士朱福等深相结。眉州人程梦锡知之，以告转运使安丙。丙时称疾，不视事，乃属梦锡以书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会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亦结军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谋诛曦。好义欲奉安丙

主事，使坤辰来邀巨源与会。巨源往与约，还报丙，丙大喜，始出视事。君玉与白子申共草密诏。二月乙亥，未明，好义帅其徒七十四人入伪宫。巨源持诏乘马，自称奉使，入内户。曦启户欲逸，李贵即前斫其首，驰告丙。宣诏，军民拜舞，声动天地，持曦首抚定城中，市不易肆。尽收曦党杀之。

先是韩侂胄闻曦反，大惧，召知镇江府宇文绍节问计。绍节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讨贼。”侂胄乃密以书谕丙云：“若能图曦报国，即当不次推赏。”书未达而诛曦，露布已闻，朝廷大喜。传曦首至临安，诏诛曦妻子，夺曦父挺官爵，迁曦祖璘子孙出蜀，存璘庙祀。

〔纲〕 以方信孺为国信所参议官，如金军。

〔目〕 韩侂胄募可以报使金帅府者，近臣荐信孺可使，自萧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开衅自我，金人若问首谋，当以何词答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为奉使金国通谢国信所参议官，持张岩书以行。

〔纲〕 三月，安丙使兴州将李好义等复西和、阶、成、凤州及大散关。

〔纲〕 夏四月，程松以罪窜澧州。

〔纲〕 以钱象祖参知政事。

〔纲〕 金人复陷大散关。

【纲】 五月，太皇太后谢氏崩。

【纲】 李好义袭秦州，与金将术虎高琪战，败绩。

【目】 好义还，为吴曦将王喜所毒而卒。朝廷虑喜为变，授节度使，移荆鄂都统制。

【纲】 六月，安丙杀宣抚司参议官杨巨源。

【目】 初，吴曦诛，奖谕诏至兴州，巨源谓人曰“诏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报王喜授节度使，而巨源授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谓安丙曰：“巨源谋乱。”丙令喜鞠其党，皆抵罪。时巨源方与金人战于夙州之长桥而败，丙密使兴元都统制彭箠收巨源，械送夙州狱，至大安龙尾滩，丙使将校樊世显杀之。忠义之士闻者，莫不扼腕流涕。

【纲】 秋七月，大旱，蝗。

【目】 蝗飞蔽天，食浙西豆粟皆尽。诏郡邑赈恤之。

【纲】 九月，贬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军。

【目】 信孺至濠州，纥石烈子仁下之于狱，露刃环守之，绝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归币，可也；缚送首谋，自古无之；称藩、割地，则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还邪？”信孺曰：“吾将命出国门时，

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注见完颜宗浩，宗浩坚持五说。信孺辨对不少屈，宗浩不能诘，授以报书曰：“和与战，俟再至决之。”信孺还，朝廷以林拱辰为通谢使，与信孺持国书誓草，及许通谢百万缗。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书来，有诛戮禁锢之语；信孺不为动。宗浩遣信孺还，复书于张岩曰：“若斩元谋奸臣，函首以献，及添岁币五万两匹，犒师银一千万两，方可议和好。”信孺还，致其书。韩侂胄问之，信孺言：“敌所欲者五事：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索归正人，四犒军银，五不敢言。”侂胄固问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师头耳！”侂胄大怒，夺信孺三官，临江军居住。

信孺三使金师，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虽未即和，然已有成说。及贬，欲再遣使，顾在廷无可者，近臣以王柎荐，乃命假右司郎中，持书北行。柎，伦之孙也。

纲 冬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诛韩侂胄于玉津园。诏暴侂胄罪恶于中外。

自兵兴以来，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犹未已，中外忧惧。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史弥远入对，因力陈危迫之势，请诛侂胄以安邦。皇后杨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荣王^玠具疏言：“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从旁力赞之，帝犹未许；后请命其兄杨次山择群臣可任者与共图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语弥远。弥远得密旨，先白钱象祖，象祖许之，象祖以告李璧。弥远自怀中出御批，罢韩侂胄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罢右丞相，日下出国门。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护。象祖欲奏审，璧谓“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庙前，震呵止之，从者皆散，震以兵拥侂胄至玉津园侧，殛杀之。弥远、象祖以诛侂胄闻，遂下诏暴侂胄罪恶于中外，论功，进弥远为礼部尚书，加震福州观察使。

侂胄专政十四年，宰执、侍从、台谏、藩阍，皆其门庖之人，天子孤立上，威行宫省，权震宇内。及籍其家，多乘舆服御之饰，其僭紊极矣。

〔纲〕 治韩侂胄党，窜陈自强于永州，斩苏师旦，流郭倪等于岭南，贬李璧等官。

〔纲〕 以卫泾签书枢密院事。

〔纲〕 立荣王玠为皇太子，更名戢。

〔纲〕 十二月，罢山东、京东、西路招抚司。

〔纲〕 以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卫泾、雷孝友参知政事，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林大中签书院事。

〔目〕 初，韩侂胄欲内交于太中，太中不许，而上章极论其奸，因辞官屏居，时事不挂于口。侂胄当国，或劝其通书以免祸，太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祸可惧而免邪？”不听，凡十二年而复起。

〔纲〕 戊辰，嘉定元年，春正月，以史弥远知枢密院事。

〔纲〕 王柎还自注。三月，以韩侂胄、苏师旦首畀金。

〔目〕 柎至注，金主遣柎持书，求函韩侂胄首以赎淮南。柎还，言于朝，诏百官议。吏部尚书楼钥曰：“和议重

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遂命临安府斲棺取首，梟之西淮，仍谕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
冑及师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师，以易淮、陕侵地。

〔纲〕 复秦桧爵、谥。

〔纲〕 临安大火。

〔纲〕 夏六月，金人来归太散关及濠州。

〔目〕 王柟以韩侂冑、苏师旦首至金，金主璟遂命完颜匡等罢兵，更元帅府为枢密院，遣使来归太散关及濠州。

〔纲〕 卫泾罢。林大中卒。

〔纲〕 秋七月，召丘密同知枢密院事，未至卒。

〔目〕 密仪状魁杰，机神英悟，尝慷慨曰：“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其忠义盖天性也。

〔纲〕 八月，以娄机同知枢密院事，楼钥签书院事。

〔目〕 钥持论坚正，忤韩侂冑意，奉祠累年。

杻初为太常少卿，侂冑开边，杻曰：“恢复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难得，财力未裕，万一兵连祸结，奈何？”邓友龙曰：“不逐此人则异议无所回。”遂斥外。及入枢府，时干戈甫定，信使往来，杻裨赞之功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进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怨。

〔纲〕 金遣使来，和议成。

〔纲〕 冬十月，以钱象祖、史弥远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院事，楼钥同知院事，娄机参知政事。

〔纲〕 金主璟卒，卫王永济立。

〔目〕 永济，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无子，疏忌宗室，以永济柔弱，鲜智能，故爱之，欲传位焉。金主殂，元妃本氏、黄门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颜匡等定策，奉永济即位。

〔纲〕 赠赵汝愚太师，沂国公。

〔纲〕 钱象祖罢。

〔纲〕 己巳，二年，春正月，以楼钥参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枢密院事，宇文绍节签书院事。

〔纲〕 夏五月，起复右丞相史弥远。

〔纲〕 蒙古入灵州，夏主安全降。

〔纲〕 冬十二月，畏吾儿国降于蒙古。

〔目〕 畏吾儿，唐之高昌也。

〔纲〕 庚午，三年，冬十二月，娄机罢。

〔目〕 机立朝能正言，好称奖人才，不遗寸长，访问贤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实，以备采取。至是以老罢。

〔纲〕 蒙古侵金。

〔目〕 金主永济嗣位，有诏至蒙古，传言当拜受。蒙古主问金使曰：“新君为谁？”使曰：“卫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为之邪？何以拜为！”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永济怒，欲俟蒙古入贡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数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势渐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传说边事。

〔纲〕 辛未，四年，春三月，临安大火。

〔纲〕 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许。

【纲】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瑛立。

【纲】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弃城遁，金西北诸州皆降蒙古。

【纲】 闰九月，金兵御蒙古，败绩于会河，蒙古遂入居庸关，大掠而去。

【纲】 壬申，五年，秋七月，雷雨，太庙屋坏。

【目】 权直学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观经籍史传所志，自非甚无道之世，未闻雷霆之惊及于宗庙者。夫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庙者，国家至严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诸至严之地，其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变异，则必应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尝仅举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损膳之外，咸无闻焉。或者固已妄议陛下务为应天之文，而不究其实矣。臣愿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诸庶政，勉进君德，毋以豢养安逸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异召和之本，庶几善祥日应，咎征日消矣。”

【纲】 癸酉，六年，春正月，宇文绍节卒。三月，楼钥罢。

【纲】 故辽人耶律留哥取金辽东州郡，自立为辽王。

【纲】 夏四月，以章良能参知政事。

【纲】 五月，金主永济复以纥石烈胡沙虎为右副元帅，秋八月，胡沙虎弑永济而立昇王珣，自为太师、尚书令、

都元帅，封泽王。

〔纲〕 冬十月，蒙古大败金将术虎高琪于怀来，进围燕。高琪还，杀胡沙虎，金主以高琪为左副元帅。

〔纲〕 甲戌，七年，春正月，章良能卒。

〔纲〕 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济之女归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纲〕 五月，金主珣徙都注。秋七月，蒙古复围燕。

〔目〕 金主以国蹙兵弱，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乃迁都于注。蒙古主闻之，怒曰：“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憾，特以解和为款我之计耳。”复图南侵，遣兵围燕京。

〔纲〕 罢金岁币。

〔目〕 时金人屡遣使来督岁币，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请绝之，其略曰：“女真以鞑鞑侵陵，徙巢于注，此吾国之至忧也。盖鞑鞑之图灭女真，犹猎师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猎必从之。既能越三关之阻以攻燕，岂不能绝黄河一带之水以趋注。使鞑鞑遂能如刘聪、石勒之盗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则奸雄必将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当乘虏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幸虏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也。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

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则用之女真，强敌更生，则施之强敌，此苟安之计也。陛下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张，人心日奋，虽强敌骤兴，不能为我患；以苟安为志向，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当事变方兴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微臣区区，窃所深虑。”反复数千言，帝纳之，遂罢金国岁币。

【纲】 以郑昭先签书枢密院事。

【纲】 乙亥，八年，春二月，雷孝友罢。

【纲】 三月，金主遣兵救燕，与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溃。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颜承晖自杀，蒙古遂入燕。

【纲】 秋七月，以郑昭先参知政事，曾从龙签书枢密院事。

【纲】 冬十一月，以真德秀为江东转运副使。

【目】 德秀朝辞，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国家之于金虏，盖万世必报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处，而以勾践望后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诚能以待敌之礼而遇天下之豪杰，以遗虏之费而厉天下之甲兵，人心奋张，士气自倍，何惮于此虏而犹事之哉！且重于绝虏者，畏召怨而启衅也。然能不召怨于亡虏，而不能不启衅于新敌，权其利害，孰重孰轻？臣愿陛下勉勾践之良图，惩绍兴之失策，则王业兴隆可冀矣。”二曰比邻之道不可轻，言：“鞑靼及山东之盗，苟得志而邻于吾，莫大之忧也。愿朝廷毋轻二贼，日夜讲其攻

守之策，以逆杜窥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谋不可恃，言：“今之议者，大抵以金虏之存亡，为我欣戚。闻危蹙之报，则冀其非实；得安静之耗，则幸其必然；是犹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障盗贼也。愿陛下励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经，毋以虏存为喜，虏亡为畏，则大势举矣。”四曰导谏之言不可听，言：“今边事方殷，正君臣戒惧之日。而荐绅大夫工为谏说，或以五福足恃为言。夫乾象告愆，迹日尤甚，其可恃讖纬不经之说，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鉴天人之相因，察谏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庆也。”五曰至公之论不可忽，言：“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痞鬲，不可以为人，公论湮郁，不可以为国。深惟今日，实公论屈伸之机。朝廷之上，若以言者为爱君，为报国，无猜忌之意，而有听用之诚，则公论自此愈伸。若以言者为沮事，为徼名，无听用之诚，而有猜忌之意，则公论自此复屈。夫公论伸屈，乃治乱存亡之所由分，故臣于篇终，反复极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纲〕 丙子，九年，春二月，东、西两川地大震。

〔目〕 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纲〕 夏四月，辽王留哥降蒙古。

〔纲〕 丁丑，十年，春二月，金尚书省请罢府州学生廩给，金主不许。

〔目〕 尚书省以军储不继，请罢州府学生廩给。金主曰：“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犹未尝废，况今日乎！其令仍旧给之。”

〔纲〕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诏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赵方、李珣、董居谊饬兵御之。

〔纲〕 五月，赵方遣统制扈再兴、钤辖孟宗政等救枣阳，金人败走。

〔纲〕 太白经天。

〔纲〕 秋七月，李全率众来归。诏李珣等节制京东忠义军。

〔纲〕 八月，金以河南为中京。

〔纲〕 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袭金青、莒州，取之。

〔纲〕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以李全为京东路总管。

〔纲〕 夏五月，金中都经略副使贾瑀杀苗道润，道润将张柔讨之，至紫荆关，遇蒙古，与战，被执，遂降蒙古。

〔目〕 道润素与瑀有隙，一日从数骑出，瑀伏甲射杀之。张柔檄召道润部曲，告以复讎之意，众皆罗拜，推柔为长。柔方会兵趣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关；柔遇之，遂战于狼牙岭，柔马跌，为蒙古兵士所执。至军前，见主帅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帅，我亦帅也。大丈夫死即死，终不偷生为他人屈！”明安壮而释之。其溃卒稍稍来集，明安恐柔为变，质其二亲于燕京。柔叹曰：“吾受国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顾忠孝不两立，姑为二亲屈。”遂降，蒙古以柔为河北都元帅。

〔纲〕 秋八月，蒙古木华黎攻取金河东诸州郡，金元帅乌古论德升等死之。

〔目〕 木华黎围太原，环之数匝，金元帅乌古论德升力拒之。城破，德升至府署，谓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数年，不幸力穷。”乃自缢而死。行省参政李革守平阳，兵少援绝，城陷。或谓革“宜上马突围出”，革叹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见天子！汝辈可去矣。”遂自杀。节度使完颜讹出虎守汾州，元帅右监军纳合蒲剌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战而死。

〔纲〕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来求和，不纳。遂使其太子守绪会兵入寇。

〔纲〕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金人复寇西和、成、凤州，入黄牛堡，吴政拒战，死之。

〔纲〕 金人复大举围枣阳，赵方使知随州许国等率师攻唐、邓以救之。

〔目〕 完颜讹可围枣阳，方计其空巢穴而来，若捣其虚，则枣阳之围自解。乃命国及扈再兴引兵三万余，分二道出攻唐、邓二州，又命其子范监军，葵为后殿。

〔纲〕 以曾从龙同知枢密院事，任希夷签书院事。

〔目〕 希夷尝从朱熹学，笃信力行，为礼部尚书。以朱熹、张栻、吕祖谦皆已赐谥，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为百代绝学之倡，尚未赠谥，乃上言乞定义赐谥，朝廷从之。

【纲】 三月，以郑昭先知枢密院事，曾从龙参知政事。

【纲】 夏四月，曾从龙罢。

【纲】 复以安丙为四川宣抚使。

【目】 兴元卒张福等作乱。四川大震。张方、魏了翁移书宰执，谓“安丙不起，则贼未即平，蜀未可定。虽贼亦曰：‘须安相公作宣抚使，事乃定耳。’”会诏丙为宣抚，知兴元府、利州路安抚使，民心始安。

【纲】 六月，安丙讨张福，诛之。

【纲】 孟宗政、扈再兴合击金人于枣阳，大败之，追至邓州而还。

【纲】 冬十二月，赵方使扈再兴、许国、孟宗政帅师分道伐金。

【目】 方以金人屡败，必将同时并攻，当先发以制之。乃遣再兴等帅师六万，分三道而进，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溃其保甲，毁其城砦，空其资粮而已。”

【纲】 庚辰，十三年，秋八月，太子询卒。

〔纲〕 安丙遣兵会夏人伐金。

〔目〕 丙遣夏人书，定义同举伐金，约以夏兵野战，我师攻城。遂命利州统制王仕信帅师赴熙、秦、巩、凤翔，委工焞节制，且传檄招谕陕西五路官吏军民。

〔纲〕 九月，夏人围金巩州，官军会之，不克而还。

〔纲〕 冬十一月，蒙古耶律楚材进庚午元历。

〔目〕 楚材，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金尚书右丞履之子。贞祐三年，为中都行省员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尝访辽宗室，召楚材谓之曰：“辽、金世讎，吾为汝报之矣。”楚材对曰：“臣祖父以来，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讎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处左右备访问。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邃于太玄。时从征西域，以金大明历不应，制庚午元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后行。

〔纲〕 辛巳，十四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贵和为皇子，更名竑。

〔目〕 帝以国本未立，命选太祖十世孙年十五岁以上者，教育宫中，如高宗择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贵和为皇子，以贵诚为秉义郎。贵诚初名与莒，燕懿王德昭之后，希璠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绍兴山阴县。

初，庆元人余天锡为史弥远府童子师，性谨愿，弥远器重之。弥远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储嗣，而沂靖惠王近属

亦未有嗣，欲借沂王置后为名，阴择宗室中可立者，以备皇子之选。会天锡告还乡秋试，弥远密语之曰：“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天锡渡浙，舟抵越西门，会天大雨，过全保长家避雨，保长知其为丞相客，具鸡黍甚肃。须臾有二子侍立，天锡异而问之，保长曰：“此吾外孙赵与莒、与芮也。日者尝言二儿后当极贵。”天锡因忆弥远言，及还临安，以告之。弥远命召二子来。保长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党送之，且诧其遇。及见，弥远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复归。保长大惭。逾年，弥远忽谓天锡曰：“二子可复来乎？”天锡召之，保长辞谢不遣。弥远乃使天锡密谕保长曰：“二子，长者最贵，宜还抚于其父家。”遂载至临安。及贵和立为皇子，乃补与莒秉义郎，赐名贵诚，年十七矣。

〔纲〕 秋八月，任希夷罢，以宣绘同知枢密院事，俞应符签书院事。

〔纲〕 京湖制置大使赵方卒。

〔目〕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当立一日纪纲。”及卒，人皆思之。方少从张栻学，初知耒阳县，告其守史弥远曰：“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邢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人以为名言。方守襄、汉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许国之忠，应变之略，隐然有樽俎折冲之风，故金人扰边，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独全。能用名人，如陈戢、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扈再兴、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诚擢任，致其死力，卒为名将。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无北顾之忧。

〔纲〕 九月，立宗室贵诚为沂王后。

目 贵诚凝重寡言，洁修好学，每朝参待漏，他人或笑语，贵诚独俨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见者敛容。弥远益异之，至是立为沂靖惠王后。

纲 冬十一月，四川宣抚使安丙卒，诏以崔与之_之为四川制置使，尽护蜀军。

目 丙在四川，以攻为守，威功甚著，朝廷赖之。及卒，诏与之_之尽护西蜀之师。与之_之开诚布公，拊循将士，人人悦服，军政复立。

纲 十二月，郑昭先罢。

纲 壬子，十五年，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宝”于大庆殿，大赦。

目 初，镇江都统翟朝宗得玺于金师，献于朝。既而赵拱又得玉印，文与玺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庆贺礼，大赦。贾涉遗书弥远，谓：“天意隐而难知，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弥远不悻。

纲 夏五月，进封子竑为济国公，以贵诚为邵州防御使。

目 竑好鼓琴，史弥远买美人善鼓琴者纳诸竑而厚抚其家，使闻竑动息。美人知书慧黠，竑嬖之。时杨皇后专国政，弥远用事久，宰执、侍从、台谏、藩阍，皆所引荐，莫敢谁何，权势熏灼。竑心不能平，尝书杨后及弥远之事于几上，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尝指宫壁舆地图琼、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尝呼弥远

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则恩州也。弥远闻之，大惧，思以处竝，而竝不知。

真德秀时兼宫教，谏竝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矣，否则深可虑也！”竝不听。一日，弥远为其父造饭僧净慈寺，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登慧日阁，屏人语曰：“皇子不堪负荷，闻后沂邳者甚贤，今欲择讲官，君其善训导之，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弥远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语泄，吾与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宪王府学教授。

清之日教贵诚为文，又购高宗御书，俾习之。清之谒弥远，即示以贵诚诗文翰墨，誉之不容口。弥远尝问清之曰：“吾闻皇侄之贤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贤，更仆不能数，然一言以断之，曰‘不凡’。”弥远颌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坚。乃日媒藁竝之失言于帝，颺帝废竝立贵诚，而帝不悟其意。

纲 六月，俞应符卒。

纲 秋八月，长星见西方。

目 蒙古耶律楚材谓其主曰：“女真将易主矣。”

纲 九月，以宣绘参知政事，程卓同知枢密院事，薛拯签书院事。

纲 冬十二月，以李全为保宁节度使、京东、河北镇抚副使。

【目】 初，全有战功，史弥远欲加全官，贾涉止之，及加节钺，涉叹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

【纲】 蒙古铁木真入西域，屠蔑里城，灭回回国，大掠忻都而还。

【目】 蒙古主入西域，围塔里寒寨，拔之。进薄回回国，其主委国而去。蒙古主遂进次于忻都国铁门关。侍卫见一兽，鹿形马尾，绿色而独角，能为人言，谓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问耶律楚材，对曰：“此兽名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盖上天恶杀，遣之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还。

【纲】 癸未，十六年，春三月，蒙古木华黎死于解州。

【目】 木华黎自河中帅师还，至解州而卒。木华黎雄勇善谋，与博尔术、博儿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其主，号为拨里班曲律，犹华言四杰也。四人之子孙皆领宿卫，号四怯薛，出官则为辅相焉。

【纲】 夏五月，蒙古初置达鲁花赤，监治郡县。

【目】 蒙古主以西域渐平，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达鲁花赤，犹华言掌印官也。

【纲】 六月，程卓卒。淮东制置使贾涉卒。

〔纲〕 冬十二月，以许国为淮东制置使。

〔目〕 初，淮西都统许国奉祠家居，欲倾贾涉而代之，数言李全必反。涉卒，会召国入对，国疏“全奸谋益深，反状已著，非有豪杰，不能消弥”，盖自鬻也。遂易国文阶为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闻者惊愕。淮东参幕徐晞稷雅意开阖，及闻国用，乃注释国疏以寄全，全不乐。

〔纲〕 金主珣卒，子守绪立。

〔纲〕 蒙古攻夏，夏主遵顼传国于其子德旺。

〔纲〕 甲申，十七年，春三月，召崔与之为礼部尚书，以郑损为四川制置使。与之辞，不拜。

〔纲〕 秋闰八月，帝崩。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子贵诚，更名昀。尊皇后为皇太后，同听政。封皇子竑为济王，出居湖州。

〔目〕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弥远遣郑清之往沂王府，告贵诚以将立之意，贵诚默不应。清之曰：“丞相以清之从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语，则清之将何以答丞相？”贵诚始拱手徐言曰：“绍兴老母在。”清之以告弥远，益相与叹其不凡。

壬辰，帝疾笃。弥远称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闰月丁酉，帝崩。弥远遣皇后兄子谷、五，以废立事白

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岂敢擅变！”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终不许。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即于禁中遣快行宣眈，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万岁巷皇子，苟误，则汝皆处斩！”眈入宫见后，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弥远引眈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竑。竑至，则眈已即位矣。遂称诏，以竑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尊杨皇后曰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诏遵孝宗故事，宫中自服三年丧。寻进封竑为济王，出居湖州。

〔纲〕 九月，诏傅伯成为显谟阁学士，杨简为宝谟阁学士，辞不至。

〔目〕 史弥远欲收众望，劝帝褒表老儒。遂诏傅伯成、杨简及柴中行俱奉朝请。伯成、简辞不至。

〔纲〕 以真德秀直学士院，魏了翁为起居郎。

〔目〕 初以德秀兼侍读，寻又以德秀直学士院，召魏了翁为起居郎。德秀之为起居舍人兼宫讲也，言事不避权贵，且倦倦于复讎，知弥远欲以爵禄縻天下士，慨然谓刘燾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有不肯为从官者。”遂力请外。至是自知潭州召还，入对，劝帝容受直言，召用贤臣，固结人心为本；帝开纳之。

了翁当开禧初，以武学博士召试学士院。对策，谏开边事，御史徐榘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亲老，出知嘉定府。寻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燾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及为潼川转运判官，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定谥，示学者趋向，朝廷从之。

綱 追封希璪为荣王，以其子与芮袭封奉祀。

綱 冬，以葛洪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鉴易知录卷八六

南宋纪

理宗皇帝

纲 乙酉，理宗皇帝宝庆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谋立济王竑；竑讨平之。史弥远矫诏杀竑，追贬为巴陵郡公。

纲 湖州人潘壬，与其从兄甫、弟丙，以史弥远废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谋立济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败，阳与之期日，遣兵应接，而实无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众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惧事泄，乃以其党杂贩盐盗千余人，结束如全军状，扬言自山东来，夜入州城，求济王。王闻变，匿水窦中，壬寻得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王身。王号泣不从，壬等强之，王不得已，乃与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乎？”众许诺。遂发军资库金帛、会子犒军。知州谢周卿，率官属入贺。壬等伪为李全榜揭于门，数史弥远废立罪，且曰：“今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人皆耸动，比明视之，则皆太湖渔人及巡尉兵卒耳。

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帅州兵讨壬，壬变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弥远惧甚，急召殿司将彭壬帅师赴之，至则事平矣。壬至楚，将渡淮，为小校明亮所获，送临安斩之。弥远忌竑，诈言竑有疾，令余天锡召医入湖州视之。天锡至，谕旨逼竑缢于州治，以疾薨闻。寻诏追贬为巴陵郡公，改湖州为安吉州。

起居郎魏了翁、（金部）（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言竑之冤。及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真德秀入对，因曰：“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人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霁川之变，非济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捕讨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诏有司，讨论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兴灭继绝，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济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谓此事处置尽善，臣未敢以为然。观舜所以处象，则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当以二帝、三王为师。”帝曰：“一时仓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愿陛下进德修学，以掩前失。”

纲 二月，李全作乱，焚楚州，许国走死。以徐晞稷为制置使，抚之。

目 许国至镇，李全妻杨氏郊迓，国辞不见；杨氏惭而归。国既视事，痛抑北军，有与南军竞者，无曲直，偏坐之，犒赏十损八九。全自青州还楚州，上谒，国端坐纳全拜，不为止。全退，怒，自计曰：“彼所争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爱焉！”更折节为礼。因会集间，出劄白事，国见其细故，判从之，全即席再拜谢。自是动息必请，得请必拜，国大喜，语家人曰：“吾折伏此虏矣！”全往青州，遂遣刘庆福还楚为乱。至是，国晨起视事，忽露刃充庭，国厉声曰：“不得无礼！”矢已及颡，流血蔽面而走。乱兵悉害其家，大纵火焚官寺。亲兵数十人翼国登城楼，缢城走。明日，国缢于途。

事闻，史弥远惧激他变，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尝倅楚守海，得全欢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抚全。全闻国死，白青州还楚，佯责庆福不能弹压，致忠义之哄，斩数人，上表待罪；朝廷不问。晞稷至楚，全及门，下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贼众乃悦。

〔纲〕 三月，葬永茂陵。

〔纲〕 夏四月，太后以疾罢听政。

〔纲〕 五月，李全袭彭义斌于恩州，义斌败之。

〔目〕 许国既死，李全牒彭义斌于山东，曰：“许国谋反，已伏诛矣，尔军并听我节制。”义斌大骂曰：“逆贼！背国厚恩，擅杀制使，我必报此讎！”乃斩赍牒人，南向告天誓众。见者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东平，不克。乃攻恩州，义斌出兵与战，全败走。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曰：“不诀逆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进据涟、海以蹙之，断其南路，此贼必擒。贼平之后，收复一京、三府，然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襄阳骑士战国南，神州可复也。”盱眙四总管亦各遣使致书乞助讨贼，知扬州赵范亦以为言，史弥远令谕范毋出位专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复以书力论之，弥远不听。

〔纲〕 六月，加史弥远太师，封魏国公。

〔纲〕 彭义斌围东平，严实请和。秋七月，义斌徇真定，实以蒙古兵来袭，义斌死之。京东州县尽陷。

〔纲〕 窜大理评事胡梦昱于象州。

〔目〕 梦昱上书言济王不当废，引晋太子申生、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为证，言甚切直。史弥远讽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纲〕 赠张九成官爵，录程颐后。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兴明道之功，赠太师，追封崇国公。九成研思经学，多所训解，然早与学佛者游，故议论多偏。寻又诏求程颐后，得四世孙源，以为藉田令。

〔纲〕 以梁成大为监察御史，罢直学士院真德秀、〔金部〕（考功）员外郎洪咨夔。

〔目〕 时论济王事者众，史弥远患之。成大以知县秩满待选，谄事弥远家干者万昕。昕一日言真德秀当逐。成大曰：“某若入台，必能办此事。”昕为达其语，遂擢御史，成大因与莫泽、李知孝共为弥远鹰犬，凡忤弥远意者，三人必相继击之。于是给事中王暨等，驳德秀所主济王赠典，莫泽等继劾之，遂命提举玉隆宫。咨夔亦言济王冤，成大等复交劾之，镌二秩。由是名人贤士，排斥殆尽，人目成大、知孝、与泽为“三凶”，且谓成大为“成犬”。

〔纲〕 冬十一月，以薛拯参知政事，葛洪签书枢密院事。

〔纲〕 以李知孝为右正言。

〔纲〕 贬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罢真德秀祠禄。

〔纲〕 胡梦昱贬时，魏了翁出关饯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异论，将击之，弥远犹畏公议，外示优礼，改权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辞，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德秀奏劄诋诬。诏了翁落职，靖州居住；德秀落焕章阁待制，罢祠。梁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识者笑之。

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归浦城，修读书记，语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

〔纲〕 丙戌，二年，春正月，赠陆九龄等官，赐谥。录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后。

〔目〕 诏赠陆九龄直秘阁，谥文达；沈焕直华文阁，谥端宪。录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子孙官各有差。九龄，抚州金溪人。幼颖悟端重，秦桧当国，程氏学废，九龄独尊其说，举进士，调兴国教授，严规矩，劝绥引翼，士类兴起。改全州教授，卒。张栻尝与讲学，期以任道之重。吕祖谦尝称之曰：“所志者大，所据者实。”

九渊，九龄弟，生而颖异。与其兄自相师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学规，有小过，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闻其大槩而得其为人。后以将作监丞奉祠还乡，学者称为象山先生。

九渊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其著书，九渊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及知荆门市，政行令修，民俗为变。卒，谥曰文安。

九渊尝与朱熹会于鹅湖，辩论多不合，及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学问渊粹，人称为梭山先生。

九渊门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杨简、沈焕、舒璘。燮，端粹专静，为国子祭酒，延见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闻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敬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简，笃学力行，为政设施，皆可为后世法。所著礼书行于时。焕，定海人，乾道中为太学录，以所躬行者淑诸人。同僚忌其立异，或劝其“姑营职，道未可行也。”焕曰：“道与职有二乎？”适私试发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为讪己，请黜之，遂为高邮军教授，终于舒州通判。璘，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者无愧，始可以言学。”璘，刻苦磨厉，改过迁善，从张栻及九龄游。及闻朱熹、吕祖谦讲学于婺，徒步往谒之。乾道中为徽州教授，作诗礼讲解，仕终宜州通判。

〔纲〕 二月，建昭勋崇德阁。

〔纲〕 三月，蒙古围李全于青州。

目 全粮援路绝，与兄福谋，福曰：“二人俱死，无益也。汝身系南北轻重，我当死守孤城；汝问道南归，提兵赴援，可寻生路。”全曰：“数十万勍敌，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归。”于是全留晷，福还楚。

纲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忧卒，弟子戡立。

纲 八月，卫泾卒。

纲 徐晞稷罢，以刘瑄为淮东制置使。

纲 冬十一月，盱眙忠义夏全作乱，逐刘瑄，以众降金。

纲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姚勣为淮东制置使。

纲 赠朱熹太师、信国公。

目 熹先谥曰文。至是，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治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逾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对，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绍定中改封徽国公。

纲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纲】 六月，楚州忠义李福作乱，逐姚朏。诏以统制杨绍云兼淮东制置使，改楚州为淮安军。

【纲】 蒙古铁木真灭夏，以夏主戡归。

【目】 时诸将争掠子女财帛，耶律楚材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士病疫，唯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万人。

【纲】 秋七月，张林等归淮安，讨李福，斩之。

【纲】 八月，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东、淮南，全自青州复入淮安，杀张林。

【纲】 冬十二月，蒙古铁木真死于六盘山，少子拖雷监国。

【目】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庙号太祖。凡四子：长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战，早死；二曰察合台，性慎密，为众所畏；三曰窝阔台；四曰拖雷。铁木真死，拖雷监国。

【目】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陈寅死之。

【目】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谓妻杜氏曰：“若速自为计。”杜厉声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饮药自杀，二子及妇俱死母傍，寅敛而焚之，乃自伏剑死。宾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纲〕 戊子，绍定元年，春三月，金将完颜陈和尚大败蒙古兵于大昌原。

〔目〕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将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大败蒙古八千之众，士气皆倍，盖自有蒙古之难二十年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关中。

〔纲〕 冬十二月，以薛拯知枢密院事，袁绍同知院事，郑清之签书院事，葛洪参知政事。

〔纲〕 己丑，二年，秋八月，蒙古窝阔台立。

〔纲〕 庚寅，三年，春三月，复起赵范、赵葵节制镇江、滁州军马。

〔纲〕 夏五月，以李全为彰化、保康节度使、京东镇抚使；全不受命，遂罢知扬州翟朝宗。

〔目〕 全自还楚，即厚募人为兵，不限南北。全知东南利舟楫，谋习水战，米商至，悉并舟余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时时试舟于射阳湖及海洋。复以粮少为辞，遣海舟自苏州洋入平江、嘉兴告余，实欲习海道以觐畿甸。且欲销朝廷兵备，乃遣军士穆椿潜入京师皇城纵火，焚御前军器库，于是先朝兵甲尽丧。及全棗麦舟过盐城，知扬州翟朝宗麾尉兵夺之。全怒，以捕盗为名，水陆数万，径捣盐城；戍将陈益、楼强、知县陈遇皆遁，全入城据之。留郑祥、董友守盐城，而自提兵还楚州，以状白于朝曰：“遣兵捕盗，过盐城，县令自弃城遁去，虑军民惊扰，不免入城安众。”朝廷乃授全节钺，令释兵，命制

置司干官往谕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儿，啼则与果。”不受制命。朝廷为罢朝宗，命通判赵璘去摄州事。赵范、赵葵深以全必反为虑，累疏力言之，史弥远不纳。

【纲】 冬十月，以赵善湘为江淮制置使。

【目】 李全反谋益急，执政多不以为意，独郑清之深忧之，力劝帝讨全。帝乃以赵善湘制置江淮，许便宜从事，然犹有内图进讨，外用调停之说，惟赵范、赵葵兄弟力请进兵讨之。

【纲】 十二月，李全寇扬州，赵范、赵葵会师击败之。

【纲】 以郑清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立皇后谢氏。

【目】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孙也。生而黧黑，翳一目。父渠伯早世，产业破坏，后躬亲汲饪。帝即位，议择中宫，杨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选谢氏女。谢氏独后在室，兄弟欲纳入宫，诸父樞伯不可，曰：“即奉诏纳女，当厚奉资装，异时不过一老宫婢，事奚益？”会元夕，县有鹊来巢灯山，众以为后妃之祥，樞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肤蜕莹白如玉，医又药去翳，遂与贾涉女同入宫。贾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左右亦相窃语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夺。贾妃专宠后宫，后处之裕如，不以介怀，太后益贤之，帝礼遇日加。

〔纲〕 辛卯，四年，春正月，赵范、赵葵大败李全于扬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纲〕 夏五月，赵范、赵葵等收复淮安。

〔纲〕 秋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

〔纲〕 九月，太庙火。冬十二月，新作太庙。

〔纲〕 壬辰，五年，春正月，以孟珙为京西兵马铃辖，屯枣阳。

〔目〕 初，珙父宗政知枣阳，招唐、邓、蔡州壮士三万余人，号忠顺军，命江海统之，众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军为三，众皆帖然。珙又创平堰于枣阳，自城至军西十八里，由八垒河轻渐水侧，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万顷，立十庄、三辖，使军民分屯，边储丰足。珙又命忠顺军家自畜马，官给白粟，马益蕃息。至是以母忧起复，驻扎枣阳。

〔纲〕 以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

〔纲〕 蒙古窝阔台自白坡渡河，次郑州，使其将速不台围金汴京。

〔纲〕 金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引军援汴，及蒙古拖雷战于三峰，大败，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死之。

〔纲〕 金遣曹王讹可₁为质于蒙古，请和。夏四月，蒙古退军河、洛。

〔纲〕 秋七月，以陈贵谊₁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蒙古国安用₁降金，金封为尧王₁，行东京尚书省事，赐姓名完颜用安₁。

〔纲〕 闰九月，彗出于角。

〔纲〕 冬十月，金盱眙守将以城来归，诏改为昭信军。

〔纲〕 蒙古拖雷₁死。

〔目〕 拖雷生六子：长蒙哥₁，次术儿哥₁，三忽睹都₁，四忽必烈₁，五旭烈₁，六阿里不哥₁。

〔纲〕 十二月，皇太后杨氏崩。

〔纲〕 蒙古遣使来议伐金，许之。

〔目〕 蒙古再遣王檝₁来京湖议夹攻金。史嵩之₁以闻，朝廷皆以为可遂复讎之举，独赵范₁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不可不鉴。”帝不从，命嵩之₁报使许之。嵩之₁乃遣邹伸之₁往报，蒙古许俟成功，以河南地来归。

【纲】 金主守绪出奔河北，蒙古速不台复围汴。

【纲】 癸巳，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绪济河，使完颜白撒攻卫州，与蒙古兵战，大败，金主走归德。白撒伏诛。

【纲】 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作乱，以梁王从恪监国而幽之，自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以城降蒙古。

【纲】 夏四月，金崔立执其主之后妃及梁王从恪等送蒙古军。蒙古速不台杀从恪等，以后妃北还。

【纲】 六月，蒙古取洛阳，金中京留守强伸死之。

【纲】 金主守绪走蔡州。

【纲】 蒙古以孔元措袭封衍圣公。

【纲】 秋八月，史嵩之以兵会蒙古将塔察儿伐金。

【纲】 九月，金人来乞粮，不许。

【目】 金使完颜阿虎带来乞粮，将行，金主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飭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今乘我疲弊来攻，彼为谋亦浅矣。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意晓之。”阿虎带至，朝廷

不许。

【纲】 蒙古塔察儿围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帅师会之。

【纲】 封史弥远为会稽郡王，奉朝请。弥远寻卒。

【目】 弥远以疾求解政。诏“弥远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宜加优礼。”于是封会稽郡王，奉朝请。越八日而卒。弥远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专且久，权倾内外。初欲反韩侂胄所为，故收召贤才老成，布于朝廷。及济王不得其死，论者纷起，遂专任俭壬，以居台谏，一时君子贬斥殆尽。帝德其立己，惟言是从，故恩宠终其身。

【纲】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目】 时成大权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既而台臣交劾刑部尚书兼给事中莫泽贪淫恃害，工部尚书李知孝侵欲亡仄，皆罢之。盖三人皆党附史弥远，排斥诸贤；而成大尤心术峻岨，凡可贼害忠良者，率攘臂为之，虽知孝亦鄙其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与成大同传耳！”卒皆贬死，天下快之。

【纲】 诏改元。

【目】 史弥远卒，帝始亲政，励精求治。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收召贤才，擢之朝廷。下诏改明年纪元端平。

〔纲〕 曾从龙、宣绘免。

〔纲〕 以洪咨夔、王遂为监察御史。

〔目〕 帝亲政五日，即召咨夔为礼部员外郎。入对，帝问以今日急务，咨夔言：“进君子，退小人，开诚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与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纳之。翌日，与王遂并拜御史。咨夔谓遂曰：“朝无台谏久矣，要当极本原而先论之。”因上疏乞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资政殿学士袁韶仇视善类，谄附史弥远；诏夺韶祠禄。又论赵善湘、郑损、陈戢纳赂史弥远，怙势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汉人心，罪状显著；诏善湘有讨李全功，特寝免。戢、损皆落职。

〔纲〕 十二月，薛极免。

〔目〕 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附史弥远，最亲用事，时人谓之“四木”。

〔纲〕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绪传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绪及其尚书右丞完颜忽斜虎死之，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

〔纲〕 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蒙古以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纲〕 三月，以贾贵妃弟似道为藉田令。

目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荫补嘉兴司仓，帝以贵妃故，累擢藉田令。恃宠不检，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时，语左右白：“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使京尹史岩之戒之，岩之对曰：“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才可大用也。”

纲 夏四月，献金俘于太庙，论功行赏有差。

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获金俘囚张天纲、完颜好海等献于临安。四月丙戌，备礼告于太庙，加孟珙带御器械，江海以下论功行赏有差。知临安府薛瑄问天纲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瑄叱之。明日，奏其语，帝召天纲问曰：“汝真不畏死邪？”天纲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听。初，有司令天纲具状，必欲书金主为“虜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闻者怜之，后莫知其所终。

监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不报。洪咨夔亦言：“残金虽灭，邻国方强，亦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帝嘉纳之。

纲 五月，赐黄榦、李燿、李道传等谥，录其子。

目 诏：“榦、燿、道传及陈宓、楼昉、徐瑄、胡梦昱等，阨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其赐谥复官，

录用其子。”

〔纲〕 六月，以曾从龙参知政事，乔行简知枢密院事，郑性之签书院事。

〔纲〕 诏复故济王竑官爵。

〔纲〕 赵范、赵葵请复三京，诏知庐州全子才会兵趋注，金故将李伯渊等诛崔立以降。

〔目〕 范、葵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朝臣多以为未可，独郑清之力主其说。乃命赵范移司黄州，刻日进兵。范参议官邱岳曰：“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邪！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得之当勤馈饷，后必悔之。”范不听。史嵩之亦言荆襄方尔饥馑，未可兴师。杜杲复陈守境之利，出师之害。乔行简时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大有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师出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而今将乏卒寡，财匮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愿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皆不听。而诏知庐州全子才会淮西兵万人赴注。

时注京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为崔立所侮，谋杀之，及闻子才军至，伯渊以书约降，而阳与立谋备御之策。六月，伯渊烧封丘门，约立视火，仓猝中就马上抱立，刺杀之，遂以城降。

〔纲〕 赵葵帅师会全子才于注。秋七月，葵将杨谊等入洛阳。

〔目〕 全子才次于注，赵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万趋注以会之。葵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注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邪？”子才以粮饷未集对，葵督促益急，乃檄钤辖范用吉等提兵万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徐敏子为监军，先命西上，又命杨谊以庐州强弩军万五千继之，各给五日粮。七月，徐敏子启行，遣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趋洛阳。迪至城下，城中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迪与敏子遂帅众入城。蒙古闻之，复引兵南下。

〔纲〕 八月，朱扬祖还自河南。

〔目〕 先是遣太常簿朱扬祖诣河南省谒八陵，至是还，扬祖以八陵图上进。帝问诸陵相去几何及陵前涧水新复，扬祖悉以对。帝忍涕太息久之。

〔纲〕 蒙古复引兵至洛阳城下，杨谊军溃，赵葵、全子才遂弃注而归。

〔目〕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军食已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杨谊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杨谊仓卒无备，师遂大溃，谊仅以身免。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阳城立寨，敏子与战，胜负相当。士卒乏粮，因杀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师。赵葵、全子才在注，亦以史嵩之之不致馈，粮用不继；所复州郡率皆空城，无兵食可因，遂皆引师南还。赵范以入洛之师败绩，上表劾葵、子才轻遣偏师，赵楷、刘子澄参赞失计，师

退无律，致后阵覆败。诏葵、子才削一秩，余贬秩有差。郑澧之力辞解政，不许。乔行简上言：“三京挠败之余，事与前异，但当益修战守之备。”帝嘉纳之。

【纲】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赵范代之。

【纲】 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

【目】 帝因民望召还二人。德秀入对，帝迎谓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德秀以大学衍义上进，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天厌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续休命，中原终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难测，臣实忧之。”了翁入对，言事剴切，反复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纳之。

【纲】 冬十月，陈贵谊卒。

【纲】 诏真德秀进讲大学衍义。

【纲】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来。

【目】 蒙古使王檝来言曰：“何为而败盟也？”自是河、淮之间，无宁日矣。

【纲】 安南入贡。

〔纲〕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董为蒙古通好使。

〔纲〕 诏孟珙屯黄州。

〔目〕 珙留襄阳，招中原精锐之士万五千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邓间，以备蒙古，名镇北军。诏以珙为襄阳都统制，入对，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时暂黄州驻劄。朝辞，帝问恢复，珙对曰：“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以俟机会。”帝问和议，珙对曰：“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赐赆甚厚。珙至黄，增陴浚隍，搜访军实，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以居之，厚加赈贷。又虑军民杂处，因高阜为齐安、镇安二砦，以居诸军。

〔纲〕 三月，以真德秀参知政事，陈卓同签书枢密院事。夏五月，德秀卒。

〔目〕 德秀拜参知政事时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宫。逾旬而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忠。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将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文士诵其文，想见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甚言。由是中外交颂，史弥远忌之，辄摈不用，而声闻愈彰。及归朝将大用，则既衰矣。然自韩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正学遂明于后世，德秀之力为多。

〔纲〕 六月，葛洪免，召崔与之参知政事，不至。

〔目〕 与之自成都乞归广州，每有除命，皆力辞不起。及拜广东安抚，会摧锋军士作乱，与之肩輿登城，叛兵望

之，俯伏听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弥切，召参大政，与之力辞，帝乃遣使趣之，且访以政事之当行罢者，人才之当用舍者。与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实存者，次也；用人之道，无逾于此。”帝嘉纳之，召命益力。与之控辞至十三疏，不许。

【纲】 蒙古主使其子阔端等分道入寇。

【目】 蒙古主命子阔端、将塔海等侵蜀，忒木戡及张柔等侵汉口，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侄蒙哥征西域，唐古鲁火赤伐高丽。

【纲】 冬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

【目】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后二十余疏，皆当世急务。帝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合谋排摈之，且言了翁知兵体。乃命出视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陛辞，御书唐严武诗及“鹤山书院”四大字赐之。了翁开幕府于江州，以吴潜为参谋官，赵善瀚、马光祖为参议官。

【纲】 曾从龙卒，以余嵘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蒙古阔端入沔州，杀知州事高稼，进围青野原，利州统制曹友闻将兵救却之。

【纲】 丙申，三年，春正月，蒙古将忒木戡寇江陵。

目 统制李复明死之。

纲 二月，召魏了翁还签书枢密院事，固辞不拜。

目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谋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复以建督为非，召之还，而帝不悟。于是了翁固辞求去。

纲 以陈戢为沿江制置使，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

纲 三月，襄阳将王旻等作乱，以城降蒙古。

纲 赵范在襄阳，以北军将王旻、季伯渊、樊文彬、黄国弼等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防，一切废弛。既而南北军交争，范失于抚驭，于是旻、伯渊焚襄阳城郭、仓库，相继降于蒙古。诏削赵范三官，仍旧职任。

纲 夏四月，魏了翁罢。

目 了翁乞归田里，不允，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时殿中侍御史李韶讼曰：“了翁刻志问学，几四十年，忠言谏论，载在国史。比者枢庭之诏，未几改镇，改镇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国家人才，烨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愿亟召还，处以台辅。”不报。

纲 下诏罪己。

目 时师屡为蒙古所败，襄、汉、淮、蜀日事兵争，帝悔前事，命学士吴泳草诏罪己。泳以监察御史王万忠伉有大志，精于边防，以诏意访之。万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边民生意如发，宜以振厉奋发，兴感人心。”因为条具沿边事宜。泳从其言，草诏上进，其略有曰：“数年之间，多难已甚，属讎金之浸灭，而蒙古之与邻。速合谋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势。心之忧矣，脐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今方施令发政，以为绥辑之图，补卒搜乘，以严守御之备，想疮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纲 五月，以赵葵为淮东制置使。

纲 秋七月，陈卓罢，以郑性之参知政事，李鸣复签书枢密院事。

纲 八月，赵范有罪免。

纲 蒙古陷枣阳军、德安府。

目 初，蒙古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杨惟中见之，以兄事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太祖见枢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阔端南侵，俾枢从。至是破枣阳，武木戩欲坑土人，枢力与辨，得脱死者数十人。继拔德安，得赵复。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既被获，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枢止与共宿，譬说百端，曰：“徒死无益，随吾而北，可保无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学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学经，而枢亦初得睹程、朱性理之

书。

〔纲〕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电。郑清之、乔行简免。召崔与之_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复辞不至。

〔纲〕 曹友闻与蒙古战于阳平关，败绩，死之。蒙古阔端遂入成都。

〔纲〕 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刘锐等死之。

〔目〕 阔端兵离成都入文州，知州刘锐、通判赵汝向乘城固守，昼夜搏战。逾月，援兵不至，锐度不免，集其家人，尽饮以药，皆死。家素有礼法，幼子才六岁，饮药时犹下拜受之，左右感动。城破，锐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向被执，裔杀之，军民同死者数万。

〔纲〕 封陈日叟为安南王。

〔纲〕 十一月，以乔行简为左丞相兼枢密使。

〔纲〕 蒙古兵入淮西，诏史嵩之、赵葵、陈戢分道拒之。

〔纲〕 孟珙引兵败蒙古忒木戢于江陵。

〔纲〕 蒙古将察罕寇真州，知州事邱岳败之。

纲 复成都。

纲鉴易知录卷八七

南宋纪

理宗皇帝

- 〔纲〕 丁酉，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埴同知枢密院事，宣抚四川。
- 〔纲〕 二月，以郑性之知枢密院事，邹应龙签书院事，李宗勉同签书院事。李鸣复罢。
- 〔纲〕 诏经筵进讲朱熹通鉴纲目。
- 〔纲〕 三月，资政殿学士魏了翁卒。
- 〔纲〕 夏五月，临安大火。
- 〔目〕 临安大火，自巳至酉，烧民庐五十三万。士民上书咸诉济王之冤，进士潘枋对策亦以为言，并及史弥远。

侍御史蒋峴，弥远之党也，上疏谓：“火灾天数，何预故王？”遂劾方大琮、王迈、刘克庄等鼓扇异论，并斥犝性同逆贼，语涉不顺，请皆论以汉法。自是群臣无敢复言济王冤矣。

〔纲〕 六月，邹应龙罢。秋八月，以李鸣复参知政事，李宗勉签书枢密院事。

〔纲〕 蒙古校儒士于诸路。

〔目〕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请校试之，乃命税课使刘中、杨奂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请一衡量，立钞法，定均输，庶政略备，民稍苏息。

〔纲〕 冬十月，蒙古寇安圭，知军事杜杲力战御之，蒙古引还。

〔目〕 蒙古口温不花攻黄州，孟珙帅师救却之。遂攻安圭。杜杲缮完守御，蒙古以火炮焚楼橹，杲随陷随补完。蒙古令拔都鲁斫牌杈木。拔都鲁者，皆死因为之，攻城以自赎。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鲁多伤而退。会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突围入城，合力捍御，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圭人，魁梧勇悍，尝鬻薪城中，赵葵见其遗屨长尺有咫，异而访之，值文德出猎，暮负虎鹿各一而归，召置帐下，遂累功劳，超擢军职。

〔纲〕 戊戌，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锡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二月，以史嵩之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置司鄂州。

〔纲〕 夏六月，李埴卒。

〔纲〕 秋七月，以赵以去同知枢密院事。

〔纲〕 九月，蒙古围庐州，杜杲败走之。

〔目〕 蒙古察罕帅兵号八十万围庐州，期破庐后造舟巢湖以窥江左。于壕外筑土城六十里，穿两壕，攻具皆数倍于攻安圭时。杜杲极力守御，蒙古筑坝高于城楼，杲以油灌草，即坝下炼之，皆为煨烬。又于串楼内立雁翅七层，俄炮中坝上，众惊，杲乘胜出战，蒙古败走，杲追蹶数十里。又练舟师扼淮河，遣其子庶监吕文德、聂斌伏精锐于要害；蒙古不能进，遂引师北归。诏加杲淮西制置使。

〔纲〕 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复郢州、荆门军。

〔纲〕 蒙古建太极书院于燕京。

〔目〕 时濂溪周子之学未至于河朔，杨惟中用师于蜀、湖、京、汉，得名士数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京。师还，与姚枢谋建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度者为道学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学。

【纲】 己亥，三年，春正月，以乔行简为少傅、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视江淮、四川、京湖军马。

【目】 嵩之既相，一时正人多以不合逐去。时三相当国，论者谓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然宗勉清谨守法，犹号为贤。

【纲】 以余天锡参知政事，游倡签书枢密院事。

【纲】 三月，孟珙复襄阳。

【目】 珙遣兵及蒙古三战皆捷，遂复樊城，襄阳，因上奏曰：“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继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练兵集谋，此不争之争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卫军，襄、郢降人置先锋军。

【纲】 冬十二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崔与之卒。

【目】 与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风，与张九龄齐名异代。赠少师，封南海郡公，谥清献。

【纲】 孟珙遣兵御蒙古于蜀口，遂复夔州。

纲 以陈埙为国子司业。

目 埙，史弥远之甥也，绍定中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王德，从天下之公论以新庶政”，盖指贾贵妃及弥远也。弥远召谓曰：“何为好名？”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请外。弥远卒，乃召还，历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业，诸生相庆以为得师。

纲 庚子，四年，春正月，彗见萱室。

纲 临安大饥。

纲 蒙古张柔等分道入寇。

纲 二月，以孟珙为四川宣抚使，珙遂大兴屯田。

目 珙条具上疏事宜，逐拜四川安抚使，知夔州。珙至镇，招集散民为宁武军，以降人回鹘爱里八都鲁为飞鹞军。寻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秬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又创南阻、竹林两书院，以处襄、汉、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权施州建始县，庭芝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而战。珙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纲 夏四月，召史嵩之还。

〔纲〕 以杜杲为沿江制置使。

〔纲〕 秋九月，乔行简罢。寻卒。

〔纲〕 冬闰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倡知枢密院事，徐荣叟签书院事，范钟参知政事。

〔纲〕 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诏加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封爵，与朱熹并从祀孔子庙庭；黜王安石从祀。

〔目〕 诏曰：“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颐汝南伯、载郟伯、颢河南伯、颐伊阳伯。

〔纲〕 三月，赵以夫罢。

〔纲〕 秋八月，求遗书。

〔纲〕 冬十一月，蒙古主窝阔台卒，第六后乃马真氏称制。

目 窝阔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庙号太宗。初，蒙古主有旨以孙失烈门为嗣。至是六皇后召耶律楚材问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遗诏，幸遵行之。”后不从，遂称制于和林。失烈门，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

纲 成都将田世显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陈隆之死之。

目 塔海部汪世显等复入蜀，进围成都，隆之守弥旬，誓与城存亡。部将田世显潜送款于蒙古，乘夜开门，北兵突入，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槛送隆之至汉州，命谕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尔，勿降也！”遂见杀。汉州兵三千出战，城破，尽为蒙古所屠。

纲 十二月，余天锡卒。

纲 蒙古使月里麻思等来，至淮上，守将囚之。

纲 壬寅，二年，春正月，游侣罢。

纲 以范钟知枢密院事，赵葵同知院事，别之杰签书院事。

纲 以徐荣叟参知政事。

纲 蒙古复寇蜀，孟珙分兵御之。

〔纲〕 蒙古也可那颜、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趋三川，遂攻泸州。孟珙遣一军屯江陵及郢州，一军屯沙市，一军自江陵出襄与诸军会，又遣一军屯涪州。且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权开州梁栋以之粮还司，珙曰：“是弃城也！”斩以徇。由是诸将禀命惟谨。

〔纲〕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枢弃官隐于苏门。

〔目〕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货赂，以枢为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辞职去，携家往辉州之苏门，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刊小学、四书并诸经传注以惠学者，读者鸣琴，若将终身。

〔纲〕 夏五月，赵葵罢。

〔纲〕 六月，徐荣叟罢。以别之杰同知枢密院事，高定子签书院事，杜范同签书院事。定子寻罢。

〔纲〕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扬、滁、和州。

〔纲〕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纲〕 十二月，别之杰罢。

〔纲〕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为四川制置使。

〔目〕 初，玠家贫落魄，无行，亡命走扬州，上谒赵葵，葵壮之，留置幕府，俾帅舟师溯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东制置副使。入对言：“方今指即戎之士为粗人，斥为‘唵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则必到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不寻常，可独当一面。”乃授四川宣谕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庆府。

时蜀地残破，两川无复纪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法度，蜀日益坏。玠至，大更弊政，遴选守宰。筑招贤馆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厌接，随其材而任之。遂于利、阆城大获山以护蜀口，蓬州城营山，渠州城大良坪，嘉定城旧治，涪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为垒，棋布星列，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民始有安土之心。

〔纲〕 三月，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忧卒。

〔目〕 乃马真氏称制，奥都剌合蛮专政用事，权倾中外，后至以御宝空纸使自书填。楚材谏不听，愤悒成疾而卒。或谮之曰：“楚材为相二十年，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视之，惟琴玩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

楚材天资英迈，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为势屈，每陈国家利病，生民休戚，辞色恳切。蒙古太宗尝曰：“汝

又欲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兴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减一事。”人以为名言。至顺初，赠太师，追封广宁王，谥文正。

〔纲〕 余玠城钓鱼山，徙合州治之。

〔目〕 播州冉璘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隐居蛮中，前后阍帅辟召，皆坚辞不至。闻玠贤，自诣府上谒，玠待以上客。璘、璞居数月，无所言，玠疑之，乃更开别馆以处之，且日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堽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请见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璘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浅士。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己。”遂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璘权发遣合州，璞权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钓鱼城成，蜀始可守。

〔纲〕 甲辰，四年，春正月，以李鸣复参知政事，杜范同知枢密院事，刘伯正签书院事。范固辞，遂与鸣复俱罢。

〔目〕 初，范为殿中侍御史，尝论郑清之、李鸣复之过，不行，即弃官去。至是不屑与鸣复共政，上疏辞位而去。帝遣使召还，太学诸生亦上书留范而斥鸣复，并斥史嵩之。嵩之讽谏议大夫刘晋之并论罢二人。

〔纲〕 三月，以金渊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六月，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

〔纲〕 以吕文德为淮西招抚使。

〔纲〕 秋九月，诏起复史嵩之；将作监徐元杰、太学生黄恺伯等上书论之，不报。

〔目〕 先是，黄涛、刘应起、徐霖等俱上书论嵩之深奸擅权，帝不听，而论者益众。及其父弥忠疾亟，嵩之谒告，许之；翌日弥忠卒，诏嵩之起复。徐元杰上疏曰：“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自闻嵩之有起复之使，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訾，特为陛下爱惜民彝而已。”疏出，嵩之憾之，帝不听。

于是太学生黄恺伯等百四十四人上书曰：“嵩之心术回邪，踪迹诡秘。曩者开督府，以和议堕将士心，以厚货窃宰相位，罗天下之小人为私党，夺天下之利权私室。蓄谋积虑，险不可测，在朝廷一日则贻一日之祸，一岁则贻一岁之忧，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牵引，弥缝贵戚，买属貂珣，转移上心，衷私御笔，必得起复之礼，然后从容就道，初不见其忧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为无父之国矣。以法绳之，虽置之铤钺犹不足谢天下，况复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襄等三十四人皆上书切谏，亦不报。时范钟、刘伯正领相事，恶京学生言事，谓皆游士鼓倡之，

讽京尹赵与箠尽削游士之籍。

【纲】 冬十月，以刘汉弼为左司谏。

【目】 史嵩之久擅国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于是谏议大夫刘晋之、侍御史王瓚、监察御史龚基先、胡清献皆罢去，以汉弼为左司谏。汉弼首赞帝曰：“拔去阴邪，庶可转危而安；否则是非不两立，邪正不并进，陛下虽欲收召善类，不可得矣。”帝嘉纳之。

【纲】 十一月，诏史嵩之终丧。

【目】 徐元杰复上疏论：“嵩之起复，士论纷然，乞许其举执政自代。”帝曰：“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元杰对曰：“正论乃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谏刘汉弼亦上言愿听嵩之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会嵩之亦自知不为众论所容，上疏乞终制，帝乃许之。

【纲】 十二月，以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

【目】 范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谓“政事当常出于中书，毋使旁蹊得窃威福”。曰肃宫闈，谓“当严内外之限，使官府一体”。曰择人才，谓“常随其所长用之，而久于职，毋徒守迁转之常格”。曰惜名器，谓“如文臣贴职，武臣闾卫，不当为徇私市恩之地”。曰节财用，谓“常自人主一身始，自宫掖始，自贵近始。考对桩国用出入之数，而补室其罅漏；求盐筴楮币变更之日，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国本，以安人心”。

〔纲〕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目〕 珙至江陵，登城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鋒直到三汉，无限隔，乃修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渠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民不知役。因绘图上之。

〔纲〕 乙巳，五年，春正月，刘伯正罢，以李性传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四月，右丞相兼枢密使杜范卒。

〔纲〕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目〕 史嵩之既去，元老旧德次第收召，杜范既入相，复延元杰议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当侍立，先一日谒范钟归，是夕热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学诸生相继伏阙上言：“昔小人倾君子者，不过使之死于蛮烟瘴雨之乡；今蛮烟瘴雨不在岭海而在朝廷。”诏会临安府鞠治常所给使之_人，狱迄无成。刘汉弼亦每以奸邪未尽屏汰为虑，未几以肿疾暴死，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有三人复叩闾上书讼冤。诏给元杰、汉弼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恤其家。时杜范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汉弼相继暴死，时谓诸公皆中毒，堂食无敢下筯者。

初，嵩之从子璟卿尝上书谏嵩之曰：“久开督府，所成何功？东南民力困于征输，州县匱于应办，诚恐祸起萧

墙，危如朝露。为今上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无何，璟暴卒，相传亦嵩之致毒云。

〔纲〕 冬十一月，以陈戡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十二月，以游偁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赵葵知枢密院事，李性传同知院事。性传寻罢。

〔纲〕 丙午，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范钟罢。

〔纲〕 夏六月，以陈戡参知政事。

〔纲〕 秋七月，蒙古主贵由立。

〔纲〕 九月，宁武节度使、汉东公孟珙卒。以贾似道为京湖制置使。

〔目〕 珙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在军中，参佐、部曲论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言折衷，众志皆愜。谒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抚接。名位虽重，惟建旗鼓、临将士，面色凛然，无敢涕唾者；退同扫地焚香，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远货色，绝滋味，尤邃于易学。累赠太师，追封吉国公，谥忠襄。

〔纲〕 冬十二月，诏史嵩之致仕。

〔纲〕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纲〕 丁未，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签书枢密院事，吴潜同签书院事。

〔纲〕 游侣罢，以郑清之为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

〔纲〕 以赵葵为枢密使，督视江淮、京湖军马。陈戢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

〔纲〕 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贵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称制。

〔目〕 贵由年四十三卒，庙号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门听政，诸王大臣皆不服。

〔纲〕 秋七月，王伯大罢。

〔纲〕 己酉，九年，春闰二月，以郑清之为太师、左丞相，赵葵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应徭、谢方叔参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枢密院事。夏五月，陈戢罢。冬十一月，应徭罢。十二月，以吴潜同知枢密院事，徐清叟签书院事。史宅之卒。

〔纲〕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贾似道为两淮制置大使，李曾伯为京湖制置使。

【纲】 赵葵罢。

【目】 言者论葵非由科目进，且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葵因力辞，其表有云：“霍光不学无术，每思张戢之语以自惭。后稷所读何书，敢以赵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观使，兼侍读；复固辞，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

【纲】 冬，余玠出兵至兴元而还。

【目】 玠帅蜀，慷慨自许，数年之间，边境稍息，浸以骄恣。而郑清之再相，因从舆其进兵，于是一意出师，虽有小捷，至兴元遇蒙古将汪德臣、郑鼎，无功而还。

【纲】 辛亥，十一年，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

【目】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汹汹，至是诸王木哥及大将兀良合台等咸会议所立。时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听，共推蒙哥即位于阔帖兀阿兰之地，追尊其考拖雷为帝，庙号睿宗。失烈门及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诸王有异同者并羁縻之，取主谋者诛之；遂颁便宜事于国中，罢不急之役，凡诸王、大臣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政始归一。兀良合台，速不台之子也。

【纲】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总治漠南。开府金莲川。

目 诏凡军民在漠南者听忽必烈总之，遂开府于金莲川。时姚枢隐居苏门，忽必烈遣赵璧召之。枢至，大喜，待以客礼，枢乃为书数千言上之，首陈帝王之道，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动必召问，枢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财赋皆在汉地，王若尽有之，则天子何为？后必有间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权，凡事付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从之。

纲 冬十一月，郑清之卒。

纲 以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

纲 以徐清叟参知政事，董槐签书枢密院事。

纲 蒙古忽必烈置经略司于汴，分兵屯田。

目 忽必烈从姚枢之请，置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战，退则耕。

纲 蒙古号西域僧那摩为国师。

纲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蒙古主蒙哥徙诸王子边，杀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窜失烈门于没脱赤。

〔纲〕 夏六月，闽、浙大水。

〔纲〕 蒙古分汉地封宗属。

〔目〕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于汴京、关中自择其一。姚枢曰：“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不若关中。”忽必烈遂请于蒙古主，蒙古主曰：“关中户寡，河南怀孟地狭民伙，可取自益。”由是尽有关中、河南之地。

〔纲〕 癸丑，宝祐元年，春正月，诏以与芮子祺为皇子，封永嘉郡王。

〔目〕 帝在位岁久，无子，群臣屡以为言，至是乃下诏以母弟嗣荣王与芮子孜为皇子，赐名祺，封永嘉郡王，明年进封忠王。

〔纲〕 夏五月，召余玠还。六月，以余晦为四川宣谕使。

〔目〕 初利州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不受节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班声如雷，江水为沸，旗帜精明，舟中皆战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赏。夔退谓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诛夔，独患其握重兵居外，谋于亲将杨成。成曰：“今纵弗诛，养成其势，后一举足，西蜀危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计事，潜以成代领其众；夔才离营，而新将以单骑入矣。夔至，玠斩之。

会戎州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弊，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

关不纳。而世安素结丞相谢方叔子姓，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世安乃与玠抗，玠郁郁不乐。

玠专制西蜀，凡有奏疏，词气不谨，帝不能平。会徐清叟入对，语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子礼，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岂以玠握大权，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资政殿学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为宣谕使。

〔纲〕 秋七月，资政殿学士余玠暴卒。

〔纲〕 八月，以余晦为四川制置使。

〔纲〕 甲寅，二年，夏六月，诏籍余玠家财。

〔目〕 侍御史吴燧等论故蜀帅余玠聚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孙尽窃帑庾之积以归。诏簿录玠家财以犒师、赈边。如孙遂认钱三千万，征之累年始足。

〔纲〕 加贾似道同知枢密院事。

〔纲〕 召余晦还。闰月，以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置司夔州。

〔目〕 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毙余玠，乃陛下大有为之机也。

今以素无行检、轻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之无人矣。乞收回所除内批。”帝不听。及晦在蜀屡败，边事日急，帝乃召晦还。董槐上疏请行，且请顿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荆、蜀辅车之势。帝以槐言事无隐，方向用之，不许，而以李曾伯代晦。

〔纲〕 秋九月，杀利州西路安抚使王惟忠。

〔目〕 惟忠以余晦镇蜀，心轻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来也。”晦怒，诬奏惟忠潜通北国。诏下大理狱，勘官陈大方燬成其事，遂斩于市；血上流而色不变，且谓大方曰：“吾死诉于天！”未几，大方亦死。

〔纲〕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宪为京兆宣抚使。

〔目〕 希宪，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笃好经书，一日方读孟子，闻召，因怀以进。忽必烈问其说，希宪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忽必烈善之，目为“廉孟子”。又一日，与诸贵人较射，连发三中，众惊叹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以京兆分地置宣抚司，命希宪为使。京兆控制陇、蜀、诸王贵藩分布左右，民杂戎、羌，尤号难治；希宪讲求民病，抑强扶弱，境内大安。

〔纲〕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罢元夕张灯。

〔纲〕 二月，蒙古忽必烈征许衡为京兆提学。

目 衡，怀庆河内人，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师大奇之，谓衡父母曰：“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过人者，吾非其师也。”遂辞去。稍长，嗜学如饥渴，然遭世乱，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得书疏义。避难徂徕山，得易王弼说，夜思昼诵，言动必揆诸义。既而乱少定，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程、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慨然以道自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娶、嫁必征于礼，以倡其乡人，学者浸盛。衡尝语之曰：“进学之序，必当弃前日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因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是时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嘉幸，于是郡县皆建学，民大化之。

纲 三月，以王桢签书枢密院。

纲 雨土。

纲 夏五月，四川地震，闽、浙大水。

纲 六月，以工大全为右司谏。

目 大全，镇江人，面蓝色，为戚里婢婿，夤缘宦妃及内侍卢允升、董宋臣遂得宠于帝，自萧山尉累拜右司谏。时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太昌与大全同除，人目为“三不吠犬”。

纲 罢监察御史洪天锡，秋七月，谢方叔、徐清叟免。

〔纲〕 八月，王桎罢。

〔纲〕 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签书枢密院事，蔡抗同签书院事。

〔纲〕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择之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庆。

〔纲〕 夏四月，加贾似道参知政事。

〔纲〕 五月，赐礼部进士文天祥及第。

〔目〕 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纲〕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诏罢槐提举洞霄宫。窜太学生陈宜中等于远州。

〔目〕 槐自以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国家者无不为。时帝年浸高，操柄独断，群臣无当意者，渐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谄事内嬖，窃弄威权，帝弗觉悟。大全尝遣客私于槐，槐曰：“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幸为谢丁君。”大全度槐终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对，极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台檄调隅兵百余人，露刃围槐第，驱迫之出，而罢相之制始下，物论殊骇。三学生屡上书言之，乃诏槐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大全既逐槐，益恣横用事，道路以目，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

曾唯、刘黻、陈宗六人上书攻之。太全怒，使御史吴玘劾之，削其籍，编管远州，立碑三学，戒诸生勿得妄议国政，士论翕然，称宜中等号为“六君子”。

〔纲〕 秋七月，以程元凤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蔡抗参加政事，张璠签书枢密院事。

〔纲〕 九月，监察御史朱燿乞汰冗吏，不报。

〔目〕 燿言：“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日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边郡则有科降支移，内地则欠经常纳解。欲宽民力，必汰冗员。”帝嘉之而不能用。

〔纲〕 冬十一月，以张璠同知枢密院事，丁大全签书院事，马天骥同签书院事。

〔目〕 时阎妃怙宠，大全、天骥用事，有无名子书八字于朝门曰：“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纲〕 蔡抗罢。

〔纲〕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贾似道知枢密院事。召吴渊参知政事；渊未至卒。

〔纲〕 蒙古罢忽必烈开府，命阿兰答儿行省事于京兆。

目 或谗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兰答儿行省事于京兆，刘太平佐之。忽必烈闻之不乐，姚枢曰：“帝，君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及忽必烈见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

纲 夏六月，马天骥罢。

纲 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纲 冬，张璠卒，以林存签书枢密院事。

纲 戊午，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参知政事。

纲 二月，以马光祖为京湖制置使。

目 光祖为沿江制置，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至是移镇江陵，以汪立信、吕文德、王登、王鉴为参议官。

纲 夏四月，程元凤罢，以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纲 秋九月，蒙古主蒙哥入剑门；冬十一月，陷鹅顶堡诸城。

纲 林存罢。以贾似道为枢密使、两淮宣抚使。

【纲】 十二月，诏马光祖等进军归、峡州以援蜀。

【目】 诏光祖移司峡州六郡，镇抚向土壁移司绍庆，土壁遂进师归州，与光祖迎战房州，蒙古少却。

【纲】 蒙古主蒙哥入阆州，守将杨大渊以城降。

【纲】 己未，开庆元年，春正月，以贾似道为京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

【纲】 二月，蒙古主蒙哥围合州，王坚力战御之。

【纲】 三月，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泽战于嘉陵江，败绩。

【纲】 以朱熠参知政事，饶虎臣同知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余众解围北还。

【目】 王坚固守，蒙古主督诸军攻之。屡战不克，前锋将汪德臣选兵夜登外城，坚率兵逆战。迟明，德臣单骑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既，几为飞石所中，因得疾死。会天大雨，攻城梯折，后军不克进，俱退。蒙古主亦卒于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诸王、大臣用二驴蒙以绘槽，负之北行。合州围解，捷闻，诏加坚宁远军节度使。

【纲】 八月，蒙古忽必烈将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围鄂州。

【纲】 以戴庆炆签书枢密院事。

【纲】 蒙古陷临江，知军事陈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纲】 诏诸路出师以御蒙古，大出内府银币犒师。

【纲】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纲】 以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

【目】 潜既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由近年奸臣^俭壬，设为虚议，迷国误君，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章鉴、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倾心附丽，躐跻要途。萧泰来等，群小噂沓，国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实其爪牙，而任台臣，甘为搏击，奸党盘据，血脉贯穿，以欺陛下，致危乱。望令炎等与祠，铸等羈管州军。”帝不听。

【纲】 即拜贾似道右丞相兼枢密使，军汉阳以援鄂。

【纲】 以赵葵为江东、西宣抚使。

〔纲〕 十一月，诏贾似道移军黄州。

〔纲〕 闰月以吕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

〔纲〕 贾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还，鄂州围解。

〔目〕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惧，乃密遣宋京诣蒙古营，请称臣纳币；忽必烈不许。会合州守臣王坚使阮思聪走鄂，以蒙古主讞闻。似道再遣京往，请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忽必烈亦闻阿蓝答儿等谋立阿里不哥，乃许之，遂拔砮而去，遣张杰、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纲〕 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趋湖北，潭州围解。

〔纲〕 庚申，景定元年，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至鄂州引还，贾似道使夏贵等杀其殿卒于新生砮。

〔纲〕 三月，贾似道奏诸路大捷，召似道还朝。

〔目〕 似道匿议和称臣、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殿兵，上表言：“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纲〕 白气如匹练亘天。

〔纲〕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目〕 忽必烈北还，时诸王合丹莫哥、塔察儿俱会于开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劝进，惟阿里不哥不至。廉希宪、赵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统。

〔目〕 蒙古召窦默、许衡至开平。

〔目〕 默，肥乡人，金末避乱转徙，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蒙古主在潜邸，尝召之，默变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见之，微服踵其后，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问以治道，默首以纲常为对，且曰：“失此，则无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礼，久之南还。至是，复与衡同召。

〔纲〕 吴潜罢。

〔目〕 初，贾似道在汉阳，以潜移之黄州，为欲杀己，衔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禛为太子，潜密奏云：“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帝遂积怒潜，似道因陈建储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奏，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钧乞为济王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钧正字，奸谋叵测。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帝从之，遂罢潜奉祠。

【纲】 加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将士进官有差。

【目】 似道既至，诏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奖眷甚至。诸将士悉进官：吕文德检校少傅，高达宁江军承宣使，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夏贵知淮安州、兼京东招抚使，孙虎臣和州防御使，范文虎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转有差。初，似道恶达在军中尝侮己，言于帝，欲杀之，帝知其有功，不从，故论功以文德为第一，而达居其次。似道既相，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变更法制矣。

【纲】 蒙古初定官制。

【纲】 以饶虎臣参知政事，戴庆烜同知枢密院事，皮龙荣签书院事。

【纲】 蒙古以廉希宪为陕西、四川宣抚使。

【纲】 蒙古阿里不哥称帝于和林。

【纲】 五月，饶虎臣罢。

【纲】 戴庆烜卒，以沈炎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蒙古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

目 鶚，金正大元年进士第一人，历官尚书左右司郎中。金亡，将被杀，张柔闻其名救之，馆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对，甚礼重之。至是为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又荐李冶、李昶、王盘、徐世隆、高鸣为学士，复奏立十道提举学校官，蒙古主皆从之。

纲 荧惑入南斗。

目 留五十余日。

纲 六月，立忠王禕为皇太子。

目 帝家教甚严，太子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经史，将晡，复至榻前起居，问今日讲何经，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复剖析，又不通，则继以怒，明日须更覆讲，率为常例。

纲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来修好，贾似道幽之真州。

目 似道还朝，使其客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蒙古主既立，欲来修好，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来告即位，且征前日请和之议。似道恐经至谋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军营。经上表曰：“愿附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知唐俭之徒，款兵误国。”又数上书于帝及执政，极陈和战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皆不报。驿吏棘垣钥户，昼夜守逻，欲以动经；经不屈，但语其下曰：“死生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时、人事，宋祚殆不远矣！”蒙古遣详问官崔明道诣淮东制司访问经等所

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场来诘。淮东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报。

〔纲〕 以贾似道兼太子太师。

〔纲〕 冬十二月，蒙古号西僧八思巴为国师。

纲鉴易知录卷八八

南宋纪

理宗皇帝

目 辛酉，二年，春正月，诏皇太子释奠孔子；加张栻、吕祖谦伯爵，并从祀。

目 帝手诏曰：“虎闾齿胄，太子事也。此礼废久矣，如释奠、释菜之事，我朝俱未尝废，然享师敬道，又不可拘旧制，可令太子谒拜。”太子既还，上奏曰：“先圣之道，至我朝而后有以续孟氏之传。然诸说并驾，未知统一。迨朱熹、张栻、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人心一正，圣道大明。今熹已秩从祀，而栻、祖谦尚未奉明诏，臣窃望焉。”帝从之，遂封栻华阳伯，祖谦开封伯，并列从祀。

纲 二月，朱熠罢。夏四月，以皮龙荣参知政事，沈炎同知枢密院事，何梦然签书院事。

纲 以俞兴为四川制置使。

〔纲〕 蒙古听儒士被俘者赎为民。

〔纲〕 五月，蒙古以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

〔纲〕 蒙古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皆辞不拜。

〔纲〕 六月，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以泸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参谋官许彪孙死之。

〔目〕 初，贾似道之出督也，尝憾高达、曹世雄之轻己，令吕文德摭其罪，逼世雄死，达亦废弃。整闻之惧，会俞兴帅蜀，整素与兴有隙，而似道方会计边费，兴遣吏下整，整诉于朝不得达，心益不安，遂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于蒙古，蒙古以整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整，骁将也，蒙古既得之，由是尽得国事虚实，而似道不以为虞。整之将叛也，命制置司参谋官许彪孙草表，彪孙不屈，合门仰药死。

〔纲〕 秋七月，吴潜于循州。

〔纲〕 八月，俞兴讨刘整败绩，诏罢兴，以吕文德兼四川宣抚使。

〔纲〕 以江万里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贾似道杀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目 先是贾似道忌功，欲污蔑一时阉臣，且怨土璧尝侮己，讽侍御史孙附凤等劾罢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会计边费，于是赵葵、史岩之等皆坐侵盗掩匿，罢官征偿，而土璧所费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责偿。幕属方元善者，极意逢迎似道意，土璧坐是死，复拘其妻妾征之，潭人闻之有垂涕者。信州谢枋得，以赵葵檄给钱粟募民兵守御，及会计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抚。自偿万缗，余不能办。”乃上书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将取信于市人；二卵而弃乾城，岂可闻于邻国！”遂得免征余者。似道又忌王坚，出知和州；坚郁郁而卒。

纲 冬十月，沈炎罢。

纲 蒙古主忽必烈击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败走之。

纲 十二月，以何梦然参知政事，马光祖知枢密院事、兼知临安府。江万里罢。

纲 壬戌，三年，春正月，赐贾似道第宅、家庙。

纲 吕文德复泸州。

目 刘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泸州；诏改为江安军。

纲 蒙古修孔子庙。二月，皮龙荣罢。

纲 临安饥。

【目】 诏赈恤贫民。时马光祖知荣王与芮府有积粟，三往见之，王以他辞；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见焉。光祖厉声曰：“天下谁不知储君为大王子！今民饥欲死，不以此时收人心乎！”王以廩虚辞，光祖探怀中出片纸曰：“某庄、某仓若干。”王语塞，遂许以三十万。光祖遣吏分给，活饥民甚众。

【纲】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以京东来归。诏封璫为齐郡王，复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杀王文统。

【目】 璫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归之志。至是召其子彦简于开平，修筑济南、益都等城壁，遂以涟、海三城来归，献京东郡县，请赎父过。诏授璫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改涟水为安东州。蒙古王文统使其子蕊通好于璫，事觉被诛。

【纲】 以孙府凤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五月，马光祖罢。

【纲】 蒙古史天泽围李璫于济南。六月，遣提刑青阳梦炎将兵救之，不至而还。

【纲】 封陈光昺为安南王。

【纲】 故相吴潜暴卒于循州。

〔纲〕 以杨栋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八月，蒙古陷济南，李璫死之。蒙古以董文炳为山东经略使。

〔纲〕 九月，蒙古以阿朮为征南都元帅。

〔纲〕 冬十月，以杨陈签书枢密院事，吐梦鼎同签书院事。

〔纲〕 蒙古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专理财赋。

〔纲〕 十一月，鞞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纲〕 癸亥，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枢为中书左丞。

〔纲〕 二月，诏买公田，置官领之。罢翰林学士徐经孙。

〔目〕 贾似道以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思有以变法而未得其说。知临守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献买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毖、张希颜上疏言：“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廩兵，则和籴所宜广图；既未免于和籴，则楮币未容缩造。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计顷，以品格计数，下两浙、江东、西和籴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六七百万石之米，

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定，一事行而五利兴矣。”帝从之，诏买公田，置官田所，以刘良贵提领，通判陈豈为简阅，副之。

良贵请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独徐经孙条具其害，似道讽御史舒有开劾之，罢归。经孙尝举陈茂濂，至是为公田官，分司嘉兴，闻经孙去国，曰：“我不可以负徐公！”亦谢事，终身不起。

未几帝手诏曰：“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似道愤然上疏求去，复讽何梦然、陈尧道、曹孝庆抗章留之，且劝帝下诏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视事，似道复具陈其制，帝悉从之。

〔纲〕 三月，蒙古始建太庙。

〔纲〕 夏六月，论买公田功，进知临安府刘良贵等官。

〔纲〕 秋七月，置榷场于樊城。

〔目〕 刘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吕文德耳，然可以利诱也，请还以玉带馈之，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蒙古从之，至鄂请于文德，文德许之。蒙古使曰：“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每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货物。”文德不许。或谓文德曰：“榷场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为请于朝，开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壁。蒙古又筑堡于白鹤，由是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阳城外，兵威益炽。文德弟文焕知为蒙古所卖，以书谏止；文德始悟，然事已无及，惟自咎尔。

〔纲〕 蒙古以廉希宪为中书平章政事，商挺参知政事。

〔纲〕 甲子，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诸路。

〔纲〕 何梦然罢。夏五月，以杨栋参知政事，叶梦鼎同知枢密院事，姚希得同签书院事。

〔纲〕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书乞罢公田，贾似道力求去位，诏勉留之。

〔目〕 彗星出柳，光烛天，长数十丈，自四更见东方，日高始灭。诏避殿、减膳，许中外直言。台谏士庶皆上书，以为公田不便，民间愁怨所致，于是似道上书力辩，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公田之说，公私兼济，所以决意行之。今业已成矣，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由是公论顿沮。

〔纲〕 黥配临安府学生叶李等于远州。

〔目〕 叶李、萧规应诏上书，诋贾似道专权，害民误国。似道命刘良贵摺摭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规于汀州。

〔纲〕 蒙古阿里不哥自归于上都，蒙古主释不治，其党不鲁花等伏诛。

〔纲〕 杨栋免。

【纲】 八月，蒙古以刘秉忠为太保，参领中书省事。

【纲】 蒙古入都于燕。

【目】 刘秉忠请定都于燕，蒙古主从之，诏营城池及宫室，仍号为中都。

【纲】 九月，窜建宁府教授谢枋得于兴国军。

【目】 枋得考试宣城及建康，摘贾似道政事为问，且言：“权奸擅国，敌兵必至，赵氏必亡。”漕使陆景思上其稿于似道，于是左司谏舒有开劾枋得怨望腾谤，大不敬；诏窜之。

【纲】 作银关。

【目】 贾似道以物贵由于楮贱，楮贱由于楮多，乃更造银关，每一，准十八界会之三，自制其印如“贾”字状行之，出奉宸库珍货，收币会于官，废十七界会不用。银关行，物益贵，楮益贱。

【纲】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度宗皇帝

【纲】 乙丑，度宗皇帝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以姚希得参知政事，江万里同知枢密院事，王爚签书院事。

〔纲〕 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贾似道太师，封魏国公。

〔目〕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径弃官还越，而密令吕文德诈报蒙古兵攻下沅急，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诏起之，似道乃至。

〔纲〕 闰五月，以江万里参知政事，王爚同知枢密院事，马廷鸾签书院事。

〔纲〕 秋八月，蒙古以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冬十月，命许衡议省事，衡辞，不许。

〔目〕 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事，召许衡于怀孟，俾议中书省事，衡至，以疾辞，蒙古主不许。安童亲候其馆，与语良久，既还，念之不释者累日。

〔纲〕 十一月，以留梦炎签书枢密院事。

〔纲〕 丙寅，二年，春正月，江万里罢。

〔目〕 贾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因举笏谢万里曰：“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谋逐万里。万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资政殿大学士奉祠。

〔纲〕 夏四月，姚希得、王燾罢。

〔纲〕 五月，以王燾参知政事，留梦炎同知枢密院事，包恢签书院事。

〔目〕 恢所至，以严为治，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政声赫然。理宗朝，尝因轮对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闭而食者，外戚近习耳。”

〔纲〕 秋七月，蒙古以张德辉参议中书省事。

〔目〕 初，德辉在史天泽幕下，蒙古主在藩邸闻之，召见，问曰：“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皆武弁世爵，虽用一二儒臣，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然则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辉又尝与元裕上谒，请蒙古主为儒教太宗师，蒙古主悦而受之。既即位以为河东南、北路宣抚使，遂入议政。

〔纲〕 丁卯，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目〕 后，会稽人，理宗母慈宪夫人侄孙也。宝祐中，父昭孙没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宫，问曰：“尔父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对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异之，语大臣曰：“全氏女言辞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纳为太子妃。

〔纲〕 帝释菜于孔子，以颜回、曾参、孔伋、孟轲配，列邵雍、司马光于从祀。

〔目〕 又升颛孙师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

〔纲〕 蒙古许衡谢病还怀孟。

〔目〕 衡陈时务四事，书至万余言，且谓：“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以责难陈善，乃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约以大学‘修身’为之本。”蒙古主嘉纳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书，至是始听归怀孟。

〔纲〕 二月，以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目〕 似道上疏乞归养，帝命大臣侍从传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赐日十数至，特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赐第西湖之葛岭，使迎养其中。似道于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书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馆官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而已。似道虽深居简出，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罢殆尽。吏争纳赂求美职，图为帅阉、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一时贪风大肆。兵丧于外，匿不以闻，民怨于下，诛责无艺，莫敢言者。

〔纲〕 三月，以程元凤为右丞相，枢密使，叶梦鼎参知政事，王爚知枢密院事，常挺签书院事。元凤、爚寻罢。

〔纲〕 夏六月，以马光祖参知政事。

【纲】 秋八月，进封嗣荣王与芮为福王。

【纲】 以叶梦鼎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固辞，不许。

【目】 利州路转运使王价子勰求遗泽，梦鼎以为合与，似道以恩不出己，罢省部吏数人。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即求去。似道母责似道曰：“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求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为官不得不如此。”会太学诸生亦上书言似道专权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梦鼎请去益力，帝不许。

【纲】 冬十二月，以吕文焕知襄阳府。

【纲】 蒙古阿朮、刘整谋入寇，遂城白河口。

【目】 刘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阳，吾故物，由弃弗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蒙古主从之，诏征诸路兵，命阿朮与整经略襄阳。

阿朮驻马虎头山，顾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以断宋饷道，襄阳可图也。”遂城其地。吕文焕大惧，遣人以蜡书告文德，文德怒且骂曰：“汝曹妄言邀功赏，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坚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议者窃笑之。

〔纲〕 戊辰，四年，春正月，留楚炎罢。

〔纲〕 夏四月，夺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谢方叔官爵。

〔目〕 方叔以尝为东宫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鹤、金丹一炉献帝。似道疑其观望再相，讽谏官赵顺孙等论其“不当诱人主为声色之好”，欲谪之远郡。吕文德请以己官赎方叔罪，乃止夺官爵。

〔纲〕 秋九月，蒙古阿朮、刘整围襄阳。

〔目〕 刘整与阿朮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遂筑圜城以逼襄阳。

〔纲〕 冬十一月，堂挺卒。

〔纲〕 行义役法。

〔纲〕 十二月，包恢罢。

〔纲〕 己巳，五年，春正月，以李庭芝为两淮制置大使。

〔目〕 兼知扬州。时扬州新遭火，公私萧然，庭芝大筑城壁，募淮南流民二万余人以实之，号武锐军。修学振

饥，民德之如父母。

【纲】叶梦鼎上疏乞致仕，不待报而去。

【目】梦鼎扼于贾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上疏乞致仕，单车宵遁。诏判福州，梦鼎不拜。

【纲】以马廷鸾、江万里参知政事。

【纲】蒙古遣史天泽益兵围襄阳。

【目】蒙古括诸路兵以益襄阳之师，遣史天泽往经画之。天泽至，筑长围，起万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岷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以立久驻必取之基。

【纲】二月，蒙古行新字，加号西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

【纲】三月，蒙古军围樊，遂城鹿门，京湖都统张世杰将兵拒之，战于赤滩圃，败绩。

【目】世杰，柔之从子，从柔戍戡，有罪来奔，阮思顺见而奇之，言于吕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统制。

【纲】以江万里、马廷鸾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光祖知枢密院事。夏五月，光祖罢。

【纲】 秋七月，夏贵袭蒙古阿朮于新城，败绩。

【纲】 冬十二月，吕文德卒。以范文虎为殿前副都指挥使。

【目】 文德以许蒙古置榷场为恨，每曰：“误国家者，我也。”因疽发背，乞致仕；诏授少师，封卫国公，卒。贾似道以其婿范文虎总禁兵。

【纲】 庚午，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

【纲】 起复孙虎臣为淮东安抚副使。

【纲】 江万里罢。

【纲】 蒙古廉希宪罢。

【目】 蒙古主尝令希宪受帝师戒，希宪对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纲】 以陈宗礼签书枢密院事，赵顺孙同签书院事。

【目】 宫中饮宴，名曰排当。理宗朝，排当之礼多内侍自为之，一有排当，则必有私事密启。帝即位益盛，至出

内帑为之。宗礼为给事中，尝上疏言：“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侵羨余，则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费几州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乐！请禁绝之。”不报。

〔纲〕 蒙古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正事。

〔纲〕 二月，蒙古以许衡为中书左丞，衡固辞，不许。

〔目〕 时阿合马势倾中外，其子忽辛有同签枢密院之命，衡执奏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虑其反邪？”衡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蒙古主以语阿合马，由是怨衡，亟荐衡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屡入辞免，蒙古主不许。

〔纲〕 夏四月，罢直学士院文天祥。

〔目〕 贾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坚，命学士降诏。天祥当制，时内制相承，必先呈稿于相，天祥不从。似道意不满，讽别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职，迁秘书监，似道使台官张志立劾罢之。

〔纲〕 秋八月，诏贾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目〕 时襄、樊围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吐氏及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

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帝问曰：“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他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

【纲】 冬十月，诏范文虎总中外诸军救襄阳。

【纲】 十一月，蒙古城万山。

【纲】 十二月，陈宗礼卒。

【纲】 辛未，七年，春二月，大饥。

【目】 是岁淮、浙、江西皆饥，命官赈贷。知抚州黄震，大书“闭泉者籍，强余者斩”！不抑米价，劝分有方，全活甚众。

【纲】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诸路。

【纲】 六月，范文虎帅师至鹿门而遁，李庭芝自劾请代，不许。

【纲】 蒙古以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目】 衡上疏论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诸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蒙古主不许，且命举自代者。衡奏

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乃拜衡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即燕京南城旧枢密院设学。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请征其弟子王桎、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如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善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纲〕 冬十一月，蒙古改国号曰元。

〔目〕 取易“乾元”之义，从太保刘秉忠请也。

〔纲〕 壬申，八年，春正月，元罢尚书者。

〔纲〕 夏五月，李庭芝使统制张顺、张贵将兵救襄阳，与元军战，败绩，皆死之。

〔目〕 襄阳被围五年，援兵不至，吕文焕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积粟，所乏者盐、薪、布帛尔。至是，诏李庭芝移屯郢州。庭芝闻知襄阳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轻舟百艘。出重赏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三千人。求将，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号贵曰“矮张”，顺曰“竹园张”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

汉水方生，乘顺流发舟百艘，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元

兵布舟蔽江，无隙可入。颺等乘锐断铁纆，攒楫数百，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锋。黎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绝援，闻颺等至，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则颺也，身中四创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之。贵入襄阳，文焕固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不得度。二人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刻日既定，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泊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纆，破围冒进，元兵皆辟易。既出险地，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纷披；贵兵以为郢兵来会，喜跃而进，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元军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报，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与战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见阿朮于柜门关。阿朮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元令降卒四人舁贵尸至襄阳城下，曰：“识矮张都统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祔葬颺冢，立双庙祀之。

纲 六月，窜资政殿大学士皮龙荣于衡州，道卒。

目 龙荣，旧官僚也，知贾似道忌之，家居杜门不预人事。一日，帝偶问“龙荣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阴讽湖南提刑李雷应诬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龙荣恐不为雷应所容，未至，饮药卒。

纲 以章鉴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秋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还宫。贾似道去位，诏出贵嫔胡氏为尼，似道乃还。

【目】 祀明堂，似道为大礼使。礼成，幸景灵宫，将还，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得无不可？”显祖给曰：“平章已允。”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固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似道始还。

【纲】 冬十一月，马廷鸾罢。

【目】 廷鸾扼于贾似道，力辞相位，乃授观文殿大学士，知饶州。入辞，帝恻怛久之，曰：“丞相勉为朕留。”廷鸾对曰：“臣死亡无日，恐不得再见君父。然国事方殷，强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国家利害，群臣不知；军前胜负，列阍不知，陛下与元老大臣，惟怀永图，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纲】 十二月，召叶梦鼎入相，固辞不至。

【目】 诏加梦鼎少傅，入相。梦鼎引疾力辞，使者相继促行，扶病至嵯县，疏奏：“愿上厉精寡欲，规当国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径还。使者以祸福告，梦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万无可回之理。”贾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纲】 癸酉，九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将范天顺、牛富死之。

目 樊城被围四年，范天顺、生富力战不为衄，富又数射书襄阳城中，期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未几，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献新炮法，乃进攻樊，破外郭，张弘范为流矢中其肘，束创见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陆攻樊则襄出舟师求救，终不可取。若截江道，断救兵，水陆夹攻，则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从之。

初，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文焕植木江中，戢以铁绳，上造浮桥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为固。至是阿朮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绳，燔其桥，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锐师薄樊城，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即所守处缢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民居烧绝街道，富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纲 二月，吕文焕以襄阳叛降元。

目 襄阳久困援绝，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告急于朝，贾似道累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复申请之，事下公卿杂议，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帅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帝从之。未几，阿里海涯帅总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阳，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阿里海涯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谕文焕诏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文焕乃出降，且陈攻郢之策，请己为前锋。阿朮入襄阳，阿里海涯遂阶文焕朝燕，元主以文焕为襄汉大都督。事闻，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屡请行边，陛下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

【纲】 三月，诏城渣口。

【目】 刘整故吏罗鉴自北复还，上整书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渣口、桃源，河、淮要冲，宜先城其地，屯山东军以图进取。帝亟诏淮东制司往渣口，择利地筑城备之。

【纲】 元主立其子真金为太子。

【目】 真金，蒙古主之长子，初封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刘秉忠荐中山王恂以辅之，蒙古主以为太子赞善。真金问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尝闻许衡言：‘人心犹印板然，板本不差，虽摹千万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纸无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为皇太子。

【纲】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为京湖制置使，赵溍为沿江制置使。

【纲】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职任如故。窜俞兴子大忠于循州。

【目】 给事中陈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斩之。”贾似道不许，止降一官。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文虎闻难怯战，仅从薄罚，犹子天顺守节不屈，犹可少赎其愆。兴奴隶庸材，务复私怨，激叛刘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挟多资为父行贿，且自希进；今虽寸斩，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则人心兴起，事功可图。”诏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纲〕 秋七月，元许衡乞罢，许之。

〔目〕 阿合马等屡毁汉法，诸生廩食或不继，衡请还怀孟。元主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元主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乃听衡还。刘秉忠、姚枢及磐、默等复请以赞善王恂摄学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庶几衡之规矩不致废坠；从之。

〔纲〕 九月，以章鉴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同签书院事。

〔纲〕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贵为准东、西制置使，陈奕为沿江制置使。

〔纲〕 甲戌，十年，春正月，贾似道母死，诏以卤簿葬之。遂起复似道入朝。

〔纲〕 元以伯颜为中书左丞相。

〔目〕 伯颜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尝入奏事，蒙古主见其貌伟言厉，曰：“此非诸侯王臣。”遂留与议国政，自右丞进左相。

〔纲〕 二月，赵顺孙罢。

〔纲〕 秋七月，帝崩，子嘉国公显即位，太后临朝称制。

目 帝崩，年五十三。贾似道入宫议所立，众以建国公昷长，当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国公昷，时年四岁矣。谢太后临朝称诏，号帝庙曰度宗。

纲 封兄昷为吉王，弟昷为信王。

纲 诏贾似道独班起居。

纲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纲 罢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目 立信移书贾似道，谓“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月，缓急倒施，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大臣忠良有干用者，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运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衔璧舆榱之礼，请备以俟。”似道得书，大怒，抵之

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盖立信一目微眇云。寻中以危法，废斥之。

纲 以朱禔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

纲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目 水涌安吉、临安、余杭，民溺死者无算。

纲 元以博罗欢为中书右丞。

纲 元太保刘秉忠卒。

目 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终日澹然，不异平昔。至是卒。元主惊悼，谓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也。”赠太傅、赵国公，谥文贞。

纲 元史天泽、伯颜大举入寇。天泽有疾而还。

目 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东而还，与阿里海涯同请南侵，且曰：“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时不再来。”刘整亦言：“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以水军乘胜长驱，则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泽、姚枢复上言：“如求大将，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诏，数宋贾似道背盟拘执信使之罪，命天泽、伯颜总诸道兵，与

阿朮、阿里海涯、吕文焕行中书省于荆湖，博罗欢、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行枢密院于淮西，兵凡二十万。天泽至郢，病笃，召还，诸军并听伯颜节制。

〔纲〕 九月，元吕文焕以伯颜趋郢州，刘整以博罗欢趋淮西。

〔纲〕 冬十月，元伯颜攻郢州，张世杰力战御之。伯颜遂潜兵入汉；屠沙洋，陷新郢，守将边居谊死之。

〔纲〕 十一月，以陆秀夫参议淮东制置司事。

〔目〕 李庭芝在淮南，闻秀夫名，辟置幕下，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东为第一，号“小朝廷”。秀夫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问，宾主交欢，秀夫独敛焉无一语。或时宴集府中，矜庄终日，未尝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

〔纲〕 以王爚、章鉴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爚固辞，不许。

〔纲〕 十二月，元伯颜攻阳逻堡，夏贵帅师拒之。伯颜使阿朮袭青山砦，遂渡江。

〔纲〕 元伯颜拔阳逻堡，夏贵弃师还，伯颜遂会阿朮趋郢州。

〔纲〕 朱禔孙将兵救郢，不至而还。

纲 鄂州降元，伯颜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引兵东下。

纲 诏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开府临安。似道以孙虎臣总统诸军。

目 鄂既破，朝廷大惧。三学生及群臣上疏，以为非师相亲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开都督府于临安，以黄万石等参赞军事。

纲 诏天下勤王。

纲 以高达为湖北制置使。

纲 陈奕以黄州叛降元。

纲 李庭芝遣兵入援。

纲鉴易知录卷八九

南宋纪

恭宗皇帝

〔纲〕 乙亥，帝显德祐元年，春正月，葬永绍陵。

〔纲〕 以陈宜中同知枢密院事。

〔纲〕 以吕师夔参赞都督府军事。师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纲〕 元中书左丞刘整死于无为军。

〔纲〕 知安庆府范文虎叛降元。

〔目〕 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军，伯颜使阿朮以舟师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药死。伯颜继至，承制

授文虎两浙大都督。

【纲】 贾似道出师，次于芜湖。二月，夏贵引兵会之。

【纲】 似道畏刘整，不敢发，及闻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师，抽诸路精兵十三万人以行，金帛辎重之舟，舳舻相衔百有余里。命宰执小事专决，大事则关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亲信韩震为殿帅，总禁兵。进次于芜湖，遣人通吕师夔以议和。未几，夏贵引兵来会，袖中出一编书示似道曰：“宋历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

【纲】 以汪立信为江、淮招讨使，募兵御元。

【目】 贾似道至江上，以立信为端明殿学士、江、淮招讨使，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立信受诏，即日上道，以妻子托其爱将金明，执其手曰：“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遂行。与似道遇于芜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问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溃，而四面皆北军。立信知事不可成，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终为国一死，但徒死无益耳！”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

【纲】 贾似道复请和于元，伯颜不许。

【目】 似道自芜湖遣还元俘曾安抚，且以荔子、黄柑遗伯颜，复使宋京如元军，请称臣、奉岁币如开庆约。阿朮

谓伯颜曰：“宋人无信，惟当进兵。”伯颜乃令囊加歹来，答书曰：“未渡江时，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内属，欲和则当来面议也。”似道不答。囊加歹归报，京亦还。

【纲】 以黄万石为江西制置使。

【纲】 元陷池州，权守赵昺发死之。

【目】 池守王起宗闻元军渡江，弃官去，通判赵昺发摄州事。昺发缮壁聚粮，为固守计。元游骑至李王河，都统张林屡讽之降，昺发忿气填膺，瞠目视林，林不敢复言。已而林帅兵巡江阴，遣人纳款，而阳助昺发为守，守兵皆归于林。昺发知事不济，乃置酒，会亲友与诀，谓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曰：“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昺发笑曰：“此岂妇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请先君死。”昺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货与弟至仆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昺发晨起，书几上曰：“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遂与雍氏同缢死于丛容堂。林开门降，伯颜入城，问“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对，深叹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闻，赠华文阁待制，谥文节，雍氏赠顺义夫人。

【纲】 元主封其子那木罕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

【目】 元太宗长孙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来，日寻干戈。至是诏封那木罕为北平王，率诸王兵镇守，而安童总省院之政。

【纲】元平章军国重事史天泽卒。

【目】天泽至真定，病笃，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语不及他。元主闻讣震悼，赠太尉，谥忠武，追封镇阳王。

【纲】孙虎臣、夏贵之师溃于江上，贾似道奔扬州，元尽陷江、淮州、军。

【目】贾似道以精锐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将后军鲁港。贵尝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无所逃罪，又忌虎臣新进出己上，殊无斗志。会伯颜令军中作大楫数十，采薪刍置其上，阳言欲焚舟，诸军但昼夜严备，而战心少懈。伯颜分步骑夹岸而进，麾战舰合势冲虎臣军。时阿朮与虎臣对阵，伯颜命举巨炮击虎臣中坚；虎臣军动，阿朮以划船数千艘乘风直进，呼声动天地。虎臣前锋将姜才方接战，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众见之，灌曰：“步帅遁矣！”军遂乱。

夏贵不战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错愕失措，遽鸣钲收军。舳舻簸荡，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将校，帅轻锐横击深入，诸军回棹前走，伯颜以步骑左右掩之，杀溺死者不可胜计，水为之赤，军资器械尽为元所获。

似道夜驻珠金沙，召贵计事。顷之，虎臣至，抚膺哭曰：“吾兵无一人用命者。”贵微笑曰：“吾尝血战当之矣。”似道曰：“计将安出？”贵曰：“诸军已胆落，吾何以战！师相惟有入扬州招溃兵，迎驾海上，吾当以死守淮西

耳。”遂解舟去。似道乃与虎臣单舸奔还扬州。明日，溃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扬旗招之，皆莫应，有为恶语嫚骂之者。于是镇江、宁国、隆兴、江阴守臣皆弃城遁，太平、和州、无为军俱相继降元。

纲 元陷饶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万里死之。

目 元军略饶州，知州唐震发州民城守。时元遣使来取降款，通判万道回阴使所部敛白金、牛、酒备降礼，微讽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负国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杀元使者。已而元军登陴，众皆散。震入坐府中，元军执牍使署降，震掷笔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与家人俱死。

初，江万里闻襄、樊破，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为，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既而元军执其弟知南剑州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继投沼中，积尸如叠。翌日，万里尸独浮出水上，从者敛葬之。事闻，赠震华文阁待制，谥忠介；万里太傅、益国公，谥文忠。

纲 行宫留守赵溍弃建康而遁。

纲 贾似道上书请迁都。王爚去位。

目 似道至扬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驾，上书请迁都。太皇太后不许，殿帅韩震复以为请，诏下公卿杂议。王爚请坚辞，未决，以己不能与大计，乞罢政，不待报径去。已而宗学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庆元则于平江，事势

危急，则航海幸闽。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惊扰无益！”乃止。

【纲】 张世杰将兵入卫，遂复饶州。

【目】 时方危急，征诸将勤王，多不至，惟世杰来，上下叹异。陈宜中疑世杰归自元，易其所部军。

【纲】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目】 勤王诏至赣，天祥奉之涕泣，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山蛮，有众万人，遂入卫。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抑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客僚佐语及时事，辄抚几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为之感动。

【纲】 湖南提刑李芑遣兵入援。

【目】 芑性刚直，忤贾似道，贬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发壮士三千人，使将将之勤王。

【纲】 以陈宜中知枢密院事，曾渊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签书院事，倪普同签书院事。

【纲】 遣元行人郝经还，经至燕卒。

【目】 元主复使经弟行枢密院都事廬等来问经所在，诏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经道病，元主敕尚医近侍迎劳，

至燕卒，谥文忠。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撰续后汉书及易、春秋外传诸书。从者皆通于学，书佐荀宗道后亦至国子祭酒。

纲 贾似道有罪，免。

目 陈宜中初附似道，得骤登政府。及堂吏翁应龙自军中以都督府印还，宜中问似道所在，应龙以不知对。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诛似道，以正误国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诏授似道醴泉观使，罢平章、都督。凡似道诸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给还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放还诸窜谪人。

纲 右丞相章鉴遁。

纲 端明殿学士、江淮招讨使汪立信卒于军。

目 立信闻贾似道师溃，江、汉守臣望风降遁，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僚与诀，手自为表，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属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后元军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颜，请戮其孥，伯颜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

纲 元博罗欢入涟、海州。

【纲】 三月，陈宜中杀殿前都指挥使韩震。

【目】 或言震谋劫帝迁都。陈宜中欲示非贾似道党，乃召震计事，伏壮士，袖铁椎击杀之。震部曲百余人大哄而出，射火箭入宫，斫嘉会门。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纲】 元伯颜入建康。

【目】 建康都统徐旺荣迎伯颜入城居之。时江东大疫，居民乏食，伯颜开仓赈之，且遣医治疾，民大悦。会元主有诏：“以时方暑，不利行师，俟秋再举。”伯颜上言曰：“百年逋敌，已扼其吭，少尔迟回，奔播海岛，遗后悔矣！”元主从之，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朮分兵驻扬州，与博罗欢、塔出绝宋淮南之援。伯颜分兵四出，知广德军令狐榘以城降元。

【纲】 诏谕元吕文焕、陈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

【纲】 以王燾、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纲】 削章鉴官，放归田里。

【目】 鉴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还，罢相予祠。韩震之死，鉴明其无他，为御史王应龙所劾，削其官，放归田里。鉴居位号宽厚，与人多许可，时目为“满朝欢”。

〔纲〕 复吴潜、向士璧官，贬窜贾似道党人有差。

〔目〕 御史陈过、潘文卿请窜贾似道，并治其党与。诏刺配翁应龙于吉阳军，罢廖莹中、王庭、刘良贵、陈伯太、董朴等官。

〔纲〕 元军入常州。

〔目〕 知常州赵与鉴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

〔纲〕 知平江府潜说友叛降元。

〔纲〕 诏张世杰总都督府诸军。世杰分道出兵以拒元。

〔目〕 世杰遣其将阎顺、李存进军广德，谢洪永进军平江，李山进军常州。顺遂复广德军。

〔纲〕 有二星斗于中天，一星陨。

〔纲〕 趣五郡镇抚使吕文福将兵入卫，文福杀使者，叛入江州。

〔纲〕 临安戒严，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弃位而遁；诏戒禁之。

目 元兵既近，临安戒严，于是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数十人皆遁，朝中为之萧然。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院事倪普，讽台谏劾己，章未上，亟出关遁。太皇太后闻之，诏榜朝堂云：“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求国言。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然不能禁也。

纲 元礼部尚书廉希贤等来至独松关，守将张濡杀之。

目 元主遣礼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范奉国书来至建康。希贤请兵自卫，伯颜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贤固请，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颜仍下令诸将各守营垒，勿得妄有侵掠。希贤等至独松关，张濡部曲杀忠范，执希贤送临安，希贤病创死。濡，俊之曾孙也。朝廷使人移书元军，言杀使之事乃边将，太后及嗣君实不知，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伯颜曰：“彼为诈计，视我虚实耳。当择人同往，观其事体，令彼速降。”乃遣议事官张羽同使人还临安，羽至平江被杀。

纲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纲 以陈合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禔孙、高达以城降，荆南州军皆陷。

〔纲〕 以高斯得签书枢密院事。

〔纲〕 以福王与芮为浙东安抚大使，开府绍兴。

〔纲〕 元阿朮寇扬州，李庭芝遣守将苗再成、姜才帅兵御之，败绩。

〔纲〕 加李庭芝参知政事。

〔纲〕 五月，刘师勇复常州。

〔纲〕 赐婺州处士何基、王柏赠谥。

〔目〕 基少师事黄榦，榦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得闻渊源之懿。赵汝腾、蔡抗、杨栋相继荐于朝，诏与州学教授，基固辞。柏年三十始知为学之源，捐去俗学，勇于求道。从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质实坚苦自励，凡六经、四书，及濂、洛、关、闽之书，皆有著述。至是，诏谥基曰文定，赠柏承事郎。

〔纲〕 以张珩为四川制置副使。

〔纲〕 籍吕文焕、陈姿、范文虎家。

〔纲〕 诏张世杰等四道出兵以御元。

〔目〕 时知庆远府仇子真、淮东兵马钤辖阮克己各将兵入卫，诏与世杰、张彦分道出击元军。台谏请命大臣监护，事下公卿杂议，久而不决。陈文龙上言：“书云‘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筑某堡，而我以文相逊，以迹相疑，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行徐步之仪也。请诏大臣无滋虚议。”不报。

〔纲〕 六月朔，日食既，昼晦如夜。

〔纲〕 成都安抚使咎万寿以嘉定诸城叛降元。

〔纲〕 以王爚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留梦炎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纲〕 加李庭芝知枢密院事。

〔纲〕 秋七月，张世杰与元阿朮战焦山下，世杰败绩，奔鬪山。

〔目〕 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大出舟师万余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为方，碇江中流，非有号令毋得发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烧而走也。”遂遣健卒善楫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阿朮居中，合势进战，继以火矢，篷橈俱焚，烟焰蔽江；诸军死战，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张弘范、董文炳复以锐卒横冲，世

杰不复能军，奔圖山，阿朮、弘范追之，获白鹞子七百余艘。师勇还常州，虎臣还真州。世杰请济师，不报。

〔纲〕 放贾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目〕 似道既免，三学生及台谏、侍从皆上疏乞诛似道，太皇太后不许。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为夏贵、孙虎臣所误，乞保余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归越，以终丧制；似道留扬不还。王燾复论：“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诏切责。”似道得诏，乃还绍兴府，绍兴守臣闭城不纳。王燾复言于太后曰：“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播绅茅草，不知几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谢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闻似道至，率众为露布逐之；复诏徙于建宁府。斩翁应龙，籍其家。廖莹中、王庭除名，流之岭南，皆自杀。

于是御史孙嵘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罚轻，乞斩之以正法，方回复上疏论似道佻、诈、贪、淫、褊、骄、吝、专、忍、谬十罪，太皇太后犹不听。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贤无比之林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于莛、擗。其总权罔上，卖国召兵，专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众怒，仅谪建宁。夫建宁实朱熹讲道之闾里，虽三尺童子亦知向方，闻似道名，咸欲啖唾，况见其面乎！乞远投荒昧，以御魑魅。”遂诏责授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监押之贬所。

会稽县尉郑虎臣，以其父尝为似道所配，欲报之，欣然请行。似道时寓建宁之开元寺，侍妾尚数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轿盖，暴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备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吴潜南行所题字，虎臣呼似道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惭不能对。至泉州洛阳桥，遇吐李自漳州放还，见

于客邸，李赋词赠之，似道俯首谢焉。

〔纲〕 复皮龙荣官。

〔纲〕 陈宜中去位，诏罢王燾为醴泉观使，召宜中于温州。

〔目〕 初，张世杰之将出师也，王燾谓“二相宜一人督师吴门，否则臣虽老无能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辞”。会世杰败于焦山，燾复言曰：“事无重于兵。今二相并建都督，庙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岂不知吴门去京不远，而必为此请者，盖大敌在境，非陛下自将，则大臣开督。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臣既不得其职，又不得其言，乞罢平章。”太后不许。

既而京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言宜中擅权，其略以为“赵溍、赵与鉴皆弃城遁，宜中乃借使过之说以报私恩。令狐璩、潜说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谗而沮挠之。贾似道丧师辱国，阳请致罚而阴佑之。元兵薄国门，勤王之师，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当出督，而畏缩犹豫，第令集议而不行。吕师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臣恐误国将不止于一似道也”。

初，宜中书多专决，不关白燾，或谓京学之论，实燾嫉之。书上，宜中径去，遣使四辈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临安狱，而手诏曰：“给、舍之奏，谓燾与宜中必难久处。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辞气不平，诚有如人言者，

可罢燾平章军国重事，以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是岁，卒。燾清修刚劲，不阿权势。及为相，属国势危亡，乃不能协谋以济大事，士论惜之。

〔纲〕 元以伯颜为右丞相，阿朮为左丞相。

〔目〕 元主召伯颜还至上都，面陈形势，乞即进兵，遂拜右丞相。伯颜辞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后。”乃进阿朮左丞相，仍诏伯颜直趋临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万户宋都戡及吕师夔、李恒等取江西。

〔纲〕 以陈文龙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八月，以李芑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目〕 天祥至临安，上疏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即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统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蕪、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时议以为迂阔，不报，命知平江府。

〔纲〕 元以廉希宪行省事于江陵。

【纲】 九月，元兵陷泰州，孙虎臣自杀。

【纲】 冬十月，诏张世杰、刘师勇总出戍兵。

【纲】 以留梦炎、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纲】 元阿里海涯围潭州，李董力战御之。

【目】 李董至潭，元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城中守卒不满三千，董结峒蛮为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及元兵至，董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董日以忠义勉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辄杀之以徇。

【纲】 监押官郑虎臣杀贾似道于漳州。

【目】 似道舟次南剑州黯淡滩，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后许我以不死，候有诏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绵庵，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遂拘其子与妾于别馆，即厕上拉其胸杀之。陈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毙于狱。

【纲】 元阿朮围扬州，李庭芝力战御之。

【目】 阿朮攻扬，久而无功，乃筑长围困之，城中食尽，死者枕藉满道，而庭芝之志益坚。会伯颜至湾头，遂议

深入。

【纲】元伯颜渡江，分兵东下。

【纲】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纲】十一月，以陈文龙同知枢密院事，黄镛同签书院事。

【纲】元将阿剌罕陷广德军四安镇，召文天祥入卫。

【目】阿剌罕破银树东坝，戍将赵淮死之，遂陷广德军四安镇。陈宜中仓皇发临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为兵，号武定军，召文天祥于平江。

【纲】元将宋都戢、李恒等陷江西州、军，都统密佑逆战于抚州，死之。

【纲】元伯颜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嵩、通判陈照、都统王安节死之。

【目】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姚嵩、陈照、刘师勇、王安节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民煎膏取油以作炮，焚其牌戢，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嵩等守志益坚。伯颜乃叱帐前诸军奋勇争先，四面并进；城遂破，嵩死之。照与安节犹巷战，或谓照曰：“城东北门未合，可走。”照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颜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

不屈，亦死。师勇以八骑突围走平江。豈，盍得之子。安节，坚之子也。

〔纲〕 以谢枋得为江西招谕使，知信州。

〔目〕 初，枋得闻淮西、江东、西州郡守将皆吕氏部曲，故争降附，自以与吕师夔善，乃应诏上书，以一族保师夔可信，乞分沿江诸屯兵，以师夔为镇抚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见文焕与议。朝廷乃以枋得为沿江察访使以往，会文焕北还，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纲〕 元军破独松关，守将张濡遁。

〔目〕 独松既破，邻邑望风皆遁，朝廷大惧。时勤王师尚三四万人，文天祥与世杰议，以为“淮东坚壁，闽、广全城，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则令淮帅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世杰大喜。陈宜中白太后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议遂止。濡既遁，后为廉希贤之子所杀。

〔纲〕 元董文炳入江阴军。

〔纲〕 左丞相留梦炎遁。

〔纲〕 十二月，诏许贾似道归葬，返其田庐。

〔纲〕 以吴坚签书枢密院事。

〔纲〕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军请平，伯颜不许。

〔目〕 陈宜中遣柳岳奉书如元军前，称“廉尚书之死，乃盗杀之，非朝廷意，乞班师修好”。岳见伯颜于无锡，泣请曰：“嗣君幼冲，在衰经中，自古礼不伐丧。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尔。”伯颜曰：“汝国执戮我行人，故我兴师。钱氏纳土，李氏出降，皆汝国之法也。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互偕岳还。

〔纲〕 以陈文龙参知政事，谢堂同知枢密院事。

〔纲〕 元伯颜入平江。

〔纲〕 复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邮，民杀之。

〔目〕 陈宜中因柳岳还，复奏遣宗正少卿陆秀夫及吕师孟等同囊加互使元军，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且敕吕文焕令通好罢兵。秀夫等见伯颜于平江，伯颜不许，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为小国，太后从之。直学士院高应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刘裒然为之。岳等至高邮嵇家庄，为嵇耸所杀。

〔纲〕 以文天祥签书枢密院事。

〔纲〕 黄万石叛降元，都统米立死之。

立初从陈奕守黄州，奕降，立溃围出，万石署之帐前。元军略江西，立迎战于江坊，兵败，被执不降，系狱。至是万石举军降元，元行省遣万石谕立曰：“吾官衔一牙牌书不尽，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陈上生擒合死之人，与投拜者不同。”万石再三谕之，不屈，遂遇害。

纲 丙子，二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镇抚大使、知州事李董死之。湖南州、军皆陷。

目 阿里海涯督战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诸将泣请曰：“事急矣，吾属为国死可也，如民何！”董骂曰：“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复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蚁附而上。

知衡州尹谷时寓城中，知事不可为，乃为二子行冠礼。或曰：“此何时，行此迂阔事！”谷曰：“正欲令儿曹冠带见先人于地下尔！”既毕礼，与其家人自焚。董命酒酹之，因留宾佐会饮。夜传令，犹手书“尽忠”字为号，饮达旦，诸宾佐出，参议杨震赴园池死。董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忠伏地叩头，辞以不能。董固命之，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遍刃之。董亦引颈受刃。忠纵火焚其居，还家杀其妻子，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相望。

元旦，守将吴继明、刘孝忠以城降。由是湖南州郡皆降于元。宝庆通判曾如骥，亦不屈而死。事闻，赠董端明

殿大学士，谥忠节。

【纲】 陈文龙、黄镛遁。

【纲】 以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楙参知政事。

【目】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纲】 诸关兵皆溃。

【目】 知嘉兴府刘汉杰以城降元。元兵围安吉州，知州赵良淳与提刑徐道隆同守。时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卫，道绝不通，乃由太湖经武康、临安县境勤王。范文虎致书诱良淳降，良淳焚书，斩其使，元兵至，良淳率众城守，夜就芟舍陴上，不归。既而戍将吴国定开门纳元兵，良淳命车归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闭阁自经。元兵追道隆，及之，一军尽没，道隆见执，守者少怠，赴水死。

【纲】 遣监察御史刘岳奉表称臣于元。

【目】 陆秀夫还，言伯颜不肯从伯侄之称。太后命用臣礼，陈宜中难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称臣，非所较也。”遂遣岳奉表称臣，上尊号，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尝，且约伯颜会长安镇以输平。

【纲】 常楙遁，以夏士林签书枢密院事，士林亦遁。

〔纲〕 进封吉王昱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为广王，判泉州。

〔目〕 初，召文天祥知临安府，天祥辞不拜，请以福王、秀王判临安系民望，身为少尹，以死卫宗庙；又乞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俱不许。至是宗亲复请，太后从之。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淑妃弟亮节、俞充容弟如珪，提举二王府事。

〔纲〕 陈宜中请迁都，不果行。

〔纲〕 元伯颜军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玺以降。右丞相陈宜中夜遁。

〔目〕 伯颜至长安镇，陈宜中违约，不往议事。伯颜乃进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师皆会。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已帅众背城一战。宜中不许，白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以降。伯颜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议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玺表赴上都。应奎既行，是夜宜中遁归于温州之清澳。

〔纲〕 张世杰、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目〕 世杰、师勇及苏刘义以不战而降，遂去。世杰次于定海，元石国英使都统主彪说世杰降，世杰大怒、断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师勇至海上，见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

〔纲〕 吴坚、文天祥如元军，伯颜执天祥，遣坚还。

目 杨应奎还，言伯颜欲执政面议。太后乃以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吴坚偕往；天祥辞不拜，遂行。因说伯颜曰：“北朝若以宋为与国，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朝全兵以还，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伯颜以北诏为辞，顾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遣坚还。天祥怒，数请归，曰：“我之此来，为两国大事，何故留我！”伯颜曰：“勿怒，君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令忙兀台、唆都馆伴羁縻之。

纲 驸马都尉杨镇等奉益王、广王走婺州。

目 杨淑妃、秀王与櫜从行。

纲 以家铉翁签书枢密院事，贾馥庆同签书院事。

纲 元吕师夔寇江东，谢枋得迎战，败绩。

目 枋得与元战于安仁，矢尽而败，遂奔建宁山中，妻子皆被执。

纲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颜遣人入临安，封府库，收图籍符印。

目 伯颜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鹏飞取太皇太后手诏及三省、枢密院檄，谕州郡降附。执政皆署，家铉翁独不肯，鹏飞命缚之。铉翁曰：“中书无缚执政之理，归私第以待

命可也。”乃止。

伯颜进屯湖州市，复令吕文焕及范文虎等慰谕太皇太后。文焕因入内上表谢而出，有曰：“兹衔北命，来抗南师，视以犬马，报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颜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张弘范、唆都等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

【纲】 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刘昂同签书枢密院事，与吴坚、谢堂、家铉翁并充祈谢使，如元。谢堂逃归。

【纲】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目】 伯颜尝引天祥与吴坚等同坐。天祥面斥贾余庆卖国，且责伯颜失信。吕文焕从旁谕解之，天祥并斥文焕及其侄师孟：“父子兄弟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乃合族为逆，尚何言！”文焕等惭恚，伯颜遂拘天祥，随祈请使北行。

【纲】 浙江潮三日不至。

【目】 时元军分驻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纲】 元伯颜使范文虎追益王、广王不及，执杨镇还临安。二王遂走温州。

【纲】 夏贵以淮西叛降元，知镇巢军洪福死之。

【纲】 三月，元伯颜入临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与芮等北去。

【目】 帝与太后肩舆出宫。太皇太后以疾留内。与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国夫人黄氏并杨震、谢堂、高应松、庶僚刘褒然、三学生等皆行。太学生徐应戢与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纲】 文天祥自镇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目】 天祥至镇江，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阨少隙，不能合从耳。”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挥淮东诸将，以通、泰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扬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扬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命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淮东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遗李庭芝，遣使四出结约。

初，天祥未至真时，扬有脱归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来说降也，使再成亟杀之。再成不忍，给天祥出相城垒，以制司文示之，闭之门外。久之，复遣二路分觐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二路分与天祥语，见其忠义，亦不忍杀，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扬。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曰：“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

急！”众相顾吐舌。天祥乃变姓名，由通州泛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纲】 元以阿剌罕、董文炳行省事于临安。

【目】 伯颜北还、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经略闽、浙，以忙兀台镇浙西，唆都镇浙东。会江西都元帅宋都戢言宋二王在闽、广聚兵将攻江西，乃遣塔出移军，与李恒、吕师夔会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县，以追二王。

【纲】 闰月，陈宜中等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开府福州，起兵兴复。

【目】 陆秀夫、苏刘义等闻二王走温州，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宜中来谒，复召张世杰于定海，世杰亦以所部兵来。温之江心寺，旧有高宗南奔时御座，众相率哭座下，奉益王为都元帅，广王副之。发兵除吏，以秀王与樛为福建察访使，先入闽中，抚谕士民，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会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还临安，宜中等沉其兵江中，遂入闽。时黄万石降元，以尝为福建漕使，欲取全闽为己功。江、建诸州方谋从万石送款，闻二王至，复闭门以拒万石。南剑守臣林起鳌遣军逐之，万石败走，其将士多来归，兵势稍振。

【纲】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将兵夜捣元军，不克。

【目】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与才涕泣誓将士出夺之，将士皆感泣。乃尽散金帛犒兵，以四万人夜捣瓜洲，战三时，众拥帝避去。才追战至浦子市，夜，犹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宁死，岂作降将军邪！”真州苗再成亦谋夺驾，不克。

【纲】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遥上帝尊号，尊度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同听政。

【目】 改元景炎。遥上帝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升福州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为垂拱殿，便厅为延和殿，王刚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声出府中，众皆惊仆。

【纲】 进封广王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直学士院，苏刘义主管殿前司。

【纲】 召李庭芝为右丞相，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

【纲】 诏江西制置使赵溍、招谕使吴浚等分道出师，兴复帝室。

【目】 诏以赵溍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进兵饶州；李世逵、方兴等进兵浙东；吴浚为江西招谕使，邹凤副之；毛统由海道至淮，约兵会合。仍诏傅卓、翟国秀等分道出兵。时枋得败走，已不能军。

【纲】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纲】 元主忽必烈废德祐帝为瀛国公。

【纲】 元以伯颜同知枢密院事。

〔纲〕 罢直学士院陆秀夫。

〔纲〕 元将唆都陷衢州，江东、西、湖南、北宣抚大使留梦炎降。

〔纲〕 六月，元军入广州。

〔纲〕 秋七月，文天祥开府南剑州，经略江西。

〔纲〕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扬州守将朱焕、泰州裨将孙贵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东尽陷。

〔目〕 临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诏谕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谓使者曰：“奉诏守城，未闻以诏谕降也。”既而阿朮复遣使者持元主诏招庭芝，庭芝开壁纳使者，斩之，焚其诏于壁上。

会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焕守扬，而自与姜才将兵七千趋泰州，将东入海。庭芝既行，焕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杀步卒千余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围之，且驱其妻子至陴下招降。会姜才疽发背，不能战，泰州裨将孙贵，胡惟孝开北门纳元军。庭芝赴莲池中，水浅不死，遂与姜才俱被执。至扬州，阿朮责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愤骂不已，然犹爱其才勇，未忍杀之。朱焕请曰：“扬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皆庭芝与才所为，不杀之何俟！”阿朮乃皆杀之。扬民闻者莫不泣下。

〔纲〕 八月，元军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纲〕 元人以太皇太后谢氏北去。

〔纲〕 九月，元军分道寇闽、广。

〔目〕 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师出明州，塔出及吕师夔、李恒等以骑兵出江西。

〔纲〕 东莞民熊飞起兵，会赵溍复韶、广州。

〔纲〕 冬十月，文天祥帅师次于汀州。

〔目〕 天祥遣赵时赏等将一军趋赣以取宁都，吴浚将一军取雩都，刘洙等皆自江西起兵来会。

〔纲〕 元吕师夔等将兵度梅岭，遂入韶州，熊飞死之。

〔目〕 赵溍使飞及曾逢龙御元军于南雄，逢龙败死，飞走韶州。元军围之，守将刘自立以城降，飞率兵巷战，兵败，赴水死。

〔纲〕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处州，秀王与檠等逆战于瑞安，败绩，死之。

〔纲〕 元军入建宁府、邵武军。

【纲】 陈宜中、张世杰奉帝航海。

【目】 北兵既逼，陈宜中、张世杰备海舟，奉帝及卫王、杨太妃等登舟。时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淮兵万人，与北舟相遇，值天雾晦冥不辨，舟得以进。

【纲】 帝至泉州，招抚使蒲寿庚作乱，帝走潮州。十二月，寿庚以泉州叛降元。

【纲】 元人入兴化军，知军事陈文龙死之。

【目】 王刚中既降，遣使至兴化军，文龙斩之，而发民固守。使部将林华伺元兵于境上，华反导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孙开门降。执文龙，欲降之，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龙不食死。

【纲】 元阿里海涯破静江，坑其民，都统马璘死之。广西州郡皆陷。

【纲】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请降于元。

纲鉴易知录卷九十

南宋纪

端宗皇帝

〔纲〕 丁丑，端宗皇帝景炎二年，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江守黄去疾及吴浚降元。

〔纲〕 元命道士张宗演领江南道教。

〔纲〕 二月，元军入广州，遂陷广东诸郡。

〔纲〕 文天祥诛吴浚。

〔目〕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说天祥降，天祥责以大义，斩之。

〔纲〕 元军引还，留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王积翁副之。

目 时北方有警，元主召诸将班师，凡诸将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统之。

纲 元以西僧杨珽真加总摄江南释教。

纲 三月，文天祥复梅州。

纲 元将李雄杀潜说友。

纲 陈瓚起兵复兴化军。

纲 夏四月，广东制置使张镇孙复广州。五月，张世杰复潮州。

纲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目 吉、赣兵皆会之，遂复会昌县。

纲 六月，文天祥败元军于雩都。秋七月，使赵时赏等分道复吉、赣诸县，遂围赣州。

纲 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于泉州，传檄诸路，遂复邵武军。

目 世杰以元军既退，自将淮兵讨蒲寿庚。时江、漳诸路剧盗陈吊眼及许夫人所统诸峒、畚军皆会，兵势稍

振。寿庚闭城自守。世杰遂传檄诸路，陈瓚起家丁、民义五百人应世杰，世杰遣将复邵武军。

【纲】 八月，元李恒袭文天祥于兴国县。天祥兵溃，走循州，诸将巩信、赵时赏等皆死之。

【目】 李恒遣兵援赣，而自将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战钟步，不利。时邹戢聚兵数万于永圭，天祥引兵就之，会戢兵先溃，恒追天祥至方石岭，及之。巩信以短兵接战，恒骇其以寡敌众，疑有伏，敛兵不进。信坐巨石，余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动，恒从间道就视之，创被体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尽溃。时赵时赏坐肩舆后，元军问为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虏人识认，有曰：“此赵督参时赏也。”天祥由是得与杜浒、邹戢乘骑逸去，至循州，散兵颇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将皆被执。时赏至隆兴，奋骂不屈。有系累至者，辄麾去，云：“小小金厅官耳。执之何为！”得脱者甚众。临刑，刘洙颇自辨，时赏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执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属于燕，二子死于道。

【纲】 九月，帝迁潮州之浅湾。

【纲】 元将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岭。

【目】 元主诏塔出与李恒、吕师夔等以步卒入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合追二王。

【纲】 张世杰攻泉州，不克。元复陷邵武军，遂入福州。

【纲】 冬十月，以陆秀夫同签书枢密院事。

【纲】 秀夫之谪，张世杰让陈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还行朝。时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独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泪，衣尽湿，左右无不悲恻者。

【纲】 元 唆都破兴化军，屠其民，陈瓚死之。

【目】 唆都至兴化，瓚闭城拒守。唆都临城谕之，矢石雨下，乃造云梯、炮石，攻破其城，巷战终日。获瓚，车裂之。屠其民，血流有声。

【纲】 十一月，元 塔出会兵陷广州。

【纲】 元将刘深袭浅湾，帝奔井澳。

【目】 深攻浅湾，张世杰战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纲】 十二月，帝有疾。

【目】 帝至井澳，颶风坏舟，帝溺，几不救，遂得惊疾。旬余，诸兵士稍集，死者过半。

- 【纲】 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陈宜中逃之占城。
- 【目】 帝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陈宜中请先往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返。
- 【纲】 戊寅，三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与芮为平原郡公。
- 【纲】 元军入重庆，张珩死之，西川州县皆陷。
- 【纲】 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
- 【纲】 三月，文天祥收兵，复出丽江浦。
- 【目】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趋之。行收兵，出海丰县，遂次于丽江浦。
- 【纲】 都统凌震复广州。
- 【纲】 帝迁碣洲。
- 【纲】 曾渊子至自雷州，以为参知政事、广西宣谕使。
- 【目】 渊子起兵据雷州，元军谕降不听，进兵攻之。渊子奔碣洲，遂有是命。

【纲】 夏四月，帝崩，卫王即位。

【目】 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陆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年八岁矣。方登坛，礼毕，御辇所向，有龙掣空而上。既入宫，云阴不见，改元祥兴。升涵洲为翔龙县。上帝庙号曰端宗。太妃仍同听政。

陈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还朝，宜中竟不至。时世杰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述作，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纲】 六月，帝迁新会之厓山。

【目】 时六军所泊，居雷、化、犬牙处，而厓山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镇戍，张世杰以为天险，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驻。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行宫正殿曰慈元，杨太妃居之。升广州为祥兴府。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罢。

【纲】 元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副之，将兵入闽、广。

【纲】 秋八月，有星陨于广南。

目 有星堕广州南，初陨色红，大如箕，中爆裂为五，既坠地，声如鸣鼓，一时顷止。

纲 加文天祥少保、信国公，张世杰越国公。

目 天祥闻帝即位，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乞入朝；优诏不许，而加官爵。会军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没，诏起复之。天祥长子复亡，家属皆尽。

纲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

纲 冬十一月，凌震弃广州遁。

纲 元张弘范袭执文天祥于五坡岭。

目 天祥屯潮阳，邹戢、刘子俊皆集师会之，遂讨剧盗陈懿、刘兴于潮。兴死；懿遁，以海舟导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帅麾下走海丰，先锋将张弘正追之。天祥方饭五坡岭，弘正兵突至，众不及战，天祥遂被执，吞脑子不死，邹戢自刭。刘子俊自诡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争真伪，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范释其缚，以客礼之。天祥固请死，弘范不许，处之舟中，求族属被俘者悉还之。

纲 十二月，元西僧杨珪真加发绍兴诸陵。

目 杨珪真加利宋攒宫金玉，发诸陵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诸陵骨，杂牛马枯骼为镇南浮

屠。会稽人唐珏独痛愤，乃货家具行贷，得百金，为酒食，阴召诸恶少，泣曰：“尔辈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纪年一字为号，自思陵以下，随号收殓。”众如珏言，夜往取遗骸，葬兰亭山后，又移宋故宫冬青树植其上以识，闻者悲之。

帝昺

〔纲〕 己卯，帝昺祥兴二年，春正月，元张弘范袭厓山，张世杰力战御之。

〔目〕 弘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获斥候将，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谓世杰曰：“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之？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中，士卒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遂焚行朝草芾，结大舶千余，作一字阵，碇海中，中舳外舻，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间为死计，人皆危之。厓山北浅，舟胶不可进。弘范由山东转而南，入大洋，与世杰之师相遇，薄之，且出骑兵断官军汲路。世杰舟坚不能动，弘范乃舟载茅茨，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世杰战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不爇，弘范无如之何。

时世杰有甥韩在元军中，弘范三使韩招世杰，世杰不从，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义不可移尔！”因历数古忠臣以答之。弘范乃命文天祥为书招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

弘范复遣人语厓山士民曰：“汝陈丞相已去，文丞相已执，汝复欲何为？”士民亦无叛者。弘范又以舟师据海口，世杰兵士茹干粮，十余日，下掬海水饮之，水咸，饮即呕泄，兵士大困。世杰帅苏刘义、方兴等旦夕大战。既而李恒自广州以师来会，弘范命恒守厓山北。

纲 二月，张世杰与元张弘范战于厓山。世杰兵溃，陆秀夫负帝赴海死之。世杰复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目 都统张达夜袭元军，败还。弘范乃四分其军，自将一军，相去里许，令诸将曰：“宋舟西舫厓山，潮至必东遁，急攻之。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时黑气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杰以淮兵殊死战。至午，潮上，元军乐作，世杰以为且懈，不设备。弘范以舟攻其南，世杰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复战，俄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大溃，翟国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军薄中军，会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六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余舟尚八百，尽为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因得帝尸及诏书之宝。

世杰行收兵，遇杨太妃，欲奉以求赵氏后。杨太后始闻帝崩，抚膺大恸曰：“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世杰将趋占城，土豪强之还广东，乃回舟舫南恩之海陵山，散溃稍集。谋入广，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柁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

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邪！”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诸将函其骨，葬潮居里。苏刘义出海洋，为其下所杀。

〔纲〕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目〕 厓山之破，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罗等召见于枢密院，欲使拜，天祥长揖不屈。博罗曰：“自古有以宗庙土地与人而复逃者乎？”天祥曰：“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军前，寻被拘执。已而有贼臣献国，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耳。”博罗曰：“弃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懿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博罗语塞，忽曰：“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长子，德祐亲兄，不可谓不正；登极于德祐去位之后，不可谓篡；陈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博罗等皆无辞，但以“无受命”为解。天祥曰：“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博罗怒曰：“尔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罗欲杀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

范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乃囚之。

右南宋九帝，共一百五十三年。合两宋一十八帝，共三百二十年。

元纪

世祖文武皇帝

〔纲〕 庚辰，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春正月，都元帅张弘范卒。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遣使穷河源。

〔纲〕 秋七月，以郝禎、耿仁为左丞。

〔目〕 阿合马贪横益肆，援引二人，骤升同列，交为蒙蔽，掊敛日急，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言者。

〔纲〕 八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致仕。

〔目〕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请以其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便侍养，且遣使谕之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

【纲】 翰林学士承旨姚枢卒。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以阿剌罕为右丞相。复大发兵击日本。

【纲】 十一月，行授时历。

【纲】 平章政事廉希宪卒。

【目】 太德间赠太师、恒阳王，谥公正。伯颜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为名言。

【纲】 十二月，昭文馆大学士窦默卒。

【目】 默为人乐易，平居未尝出一言方人物。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人谓可比汲黯。帝尝曰：“朕求贤三十年，得一窦汉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可谓全人矣。”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

【纲】 辛巳，十八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

【目】 后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与有力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乐。帝曰：“江南平，自

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尔何独不乐？”后曰：“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母子及见此则幸矣。”帝以宋府库物置殿庭，召后视之，后一视而反。帝问后何欲，后曰：“宋人贮蓄以贻子孙，子孙不能守而归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习风土，后屡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纲】 三月，许衡卒。

【目】 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宁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献如仪，既撤而卒，年七十二。衡尝语其子曰：“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勿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后赠司徒，封魏国公，谥文正。

【纲】 帝如上都。

【纲】 秋七月，阿剌罕卒于军。八月，诸将弃师于海岛而还。

【纲】 闰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焚毁道书。

【目】 帝方信桑门之惑，诏枢密副使张易参校道书。言：“惟道德经为老子所著，余皆后人伪撰。”诏悉焚之。

【纲】 十二月，以瓮吉剌带为右丞相，阿合马为左丞相。

〔纲〕 壬午，十九年，春二月，帝如上都。

〔纲〕 三月，益都千户王著杀阿合马于阙下。

〔纲〕 夏四月，瓮吉剌带罢，以和礼霍孙为右丞相。

〔纲〕 诏戮阿合马尸，遂穷治其党。

〔目〕 阿合马死，帝犹不深知其奸，及询枢密副使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命发冢，剖其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食之，四民聚观称快，并诛其子忽辛等四人。寻令中书悉罢黜其党与。又以郝裨、耿仁党恶尤甚，命剖裨棺，戮其尸，下耿仁于狱，诛之。

〔纲〕 以张雄飞为参知政事。

〔纲〕 秋八月，帝还上都。

〔纲〕 九月，俱蓝国入贡。

〔纲〕 遣使括云南金。

【纲】 诏诸路岁举儒吏各一人。

【目】 中书省掾史有阙，选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令史转用之，令史则取诸路岁贡之数。仍诏：“诸路岁贡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经史者。”

【纲】 冬十月，复以耶律铸为左丞相。

【纲】 以宋衍圣公孔洙为国子祭酒，提举浙东学校。

【目】 孔子后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孙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孙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阙，洙逊于居曲阜者。帝曰：“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遂命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

【纲】 十二月，杀宋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

【目】 时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众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朝廷疑之，遂撒蓑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为天祥，乃召天祥入，谕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当以汝为相矣。”天祥曰：“天祥为宋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帝犹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赞从其请，遂诏杀之于都城之柴市。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

天祥为人丰下，两目炯然。博学善论事，作文未尝起草。尤长于诗，居狱四年，忠义之气，一著于诗歌，累数十百篇。至是兵马司籍所存上之，观者无不流涕悲恻。有得其一履者，亦宝藏之。寻有义士张毅甫者，负其骨归葬吉州，适家人自广东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为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开督府置僚属，一时知名者四十余人，而遥请号令，称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数。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纲】 以孔散为平章政事。

【纲】 征处士刘因为右赞善大夫，寻辞归。

【目】 因，容城人，天资绝人，日记千百言，过目成诵。初为经学，究训诂注释之说，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书，一见即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论其学之所长，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爱诸葛亮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不忽本荐之，诏征之，至，擢右赞善大夫。寻以继母老辞归，俸给一无所受。

【纲】 诏御史台得自选其属。

【目】 初，御史唯用汉人，至是崔彧请参取蒙古人用之。又言：“台察之选，正由中书，宁无偏党之弊！今宜令本台得自选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专恣而忌台察之言者，上议欲以行台隶行省，诏廷臣杂议。兵部尚书董文用

曰：“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虎也。今虎名仅存而纲纪犹不振，更加抑之，则风采萧然，无复可望矣。此不可行也。”从之。

〔纲〕 始海运。

〔纲〕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立弘吉刺氏为皇后。

〔目〕 时帝春秋高，后颇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以奏事焉。

初，弘吉刺之族，从太祖起兵有功，寻立其女为后，遂与约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诸后，多其族焉。

〔纲〕 诏停燕南河北、山东租赋。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复命高丽王璿及阿答海发兵击日本。

〔纲〕 夏四月，罢采民间女子。

〔纲〕 六月，增给官吏俸。

【纲】 冬十月，帝还大都。

【纲】 耶律铸有罪免。

【纲】 甲申，二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号。

【目】 时议欲肆赦，张雄飞谏曰：“古人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赦，不平之政也。圣明之世，岂宜数赦！”上纳之，遂止下轻刑之诏。

【纲】 二月，迁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秋七月，诏镇南王脱欢假道安南击占城。

【纲】 八月，帝还大都。

【纲】 九月，京师地震。

【纲】 冬十一月，和礼霍孙、张雄飞等罢，复以安童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史枢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并参知政事。

【纲】 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谢氏卒于燕。

【纲】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以阿必失合为平章政事。

【纲】 二月，立规措所。

【纲】 帝如上都。

【纲】 复以瓮吉剌带为左丞相。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一月，卢世荣伏诛。

【纲】 十二月，太子真金卒。

【目】 太子初从姚枢、窦默学，仁孝恭俭，尤优礼大臣，一时在师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则布衣节行之士。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闻四方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之休戚者，多奏罢之，中外归心焉。江南行省以岁课羨钞四十七万贯来献，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能自奉乎！”尽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谕之以“毋读蒙古书，须习汉人文字”。行台治书侍御史王恽进承华事略二十篇，太子览之，至汉成帝不绝驰道，唐肃宗改服绛纱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礼，亦当如

是。”又至邢峙止齐太子食邪蒿，顾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邪？”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当然。”太子善其说，令诸子博观其书。时帝春秋高，南台御史上书请内禅，太子闻之惧。台臣寝其章不敢闻，而阿合马之党答即古、阿散等请收百司吏案，钩考天下钱谷，欲因以发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谋奸矣。”遂语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夺其谋。帝震怒曰：“汝等无罪邪？”丞相进曰：“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而为此举，实动摇人心耳。”太子益忧惧不自安。寻卒，年四十三。

〔纲〕 集僧四万，作资戒会。

〔纲〕 丙戌，二十三年，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人才。

〔目〕 先是文海为集贤直学士，言省院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台、按察司无之。江南风俗，南人所谙，亦宜参用之。至是，遂诏文海仍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闻赵孟蒧、叶李名，密谕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复荐宋宗室赵孟戢及张伯淳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用之。

〔纲〕 帝如上都。

〔纲〕 秋七月，免左丞相瓮吉剌带、平章政事阿必失合。

〔纲〕 冬十月，帝还大都。

〔纲〕 丁亥，二十四年，春二月，以麦朮督工为平章政事。

〔纲〕 闰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铁木儿并为平章政事，阿鲁浑萨里为右丞，叶李为左丞，马绍参知政事。初置国子监，以耶律有尚为祭酒。

〔纲〕 设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

〔目〕 时江南诸县，各置教谕二人，又用廷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统诸路、府、州，县学祭祀、钱粮之事。未几，复从桑哥等言，钩考江西学田所入羨余，贮之集贤院，以给有才艺之士。

〔纲〕 帝如上都。

〔纲〕 三月，行至元钞。

〔纲〕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征宋江西招谕使、知信州谢枋得，辞不至。

〔目〕 初，枋得遁入建阳。时程文海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丧，遗书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某自今无意人间事矣。‘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李左车犹能言之，况稍知诗书，颇识义理者乎！某之至愚极暗，决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梦炎亦力荐之于上，枋得复遗书梦炎，言：“江南无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

吕飴甥、程婴、柱白、厮养卒，亦不可得。”辩论凡数千百言，卒不行。

【纲】 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置征理司。冬十月，遣使钩考诸路钱谷。

【目】 初，桑哥摘委六部钩考百司仓库财谷，复以为不专其任，遂置征理司以主之。行台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宰相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货殖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师不遣，奏请杀之者六，帝皆不允。

【纲】 遣瀛国公赵显学佛于吐蕃。

【纲】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以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将兵镇和林。

【纲】 以伯答儿为中书平章政事。

〔纲〕 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执宋谢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纲〕 初，天祐见时方求才，欲荐枋得为功。遣使诱枋得入城，与之言，坐而不对，或嫚言无礼。天祐不能堪，乃让曰：“封疆之臣，当死封疆，安仁之败何不死？”枋得曰：“程婴、公孙杵臼二人皆忠于赵，一存孤，一死节。王莽篡汉，龚胜饿死。司马子长云‘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参政岂足如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四月朔至燕，问太后攢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疾甚，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护骸骨归葬信州。枋得天资严厉，雅负奇气，风岸孤峭，不能与世轩轻。而以天时人事，推宋必亡于二十年后。每论乐毅、申包胥、张良、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为任，贵富贱贫一不动其中。

初，枋得之北行也，贫苦已甚，衣结履穿，人有尝德之者，赐以金帛，辞不受。又为诗别其门人故友，时以为“读其辞，见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顽夫廉，懦夫立”云。

〔纲〕 五月，以忻都为尚书左丞，何荣祖参知政事，张天祐为中书参知政事。

〔纲〕 冬闰十月，帝还大都。

〔纲〕 十二月，帝幸太圣寿万安寺。

纲 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河北十七郡蝗。

纲 秋八月朔，日食。

纲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纲 帝还大都。

纲 冬十一月，安童罢。

纲 大水。

纲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鲁浑萨里、叶李以罪免。

纲 二月。罢征理司。

纲 以完泽为尚书右丞相，丕忽木平章政事。

纲 帝如上都。

【纲】 夏五月，逮西僧杨珽真加下狱，寻释之。

【目】 杨珽真加发宋诸陵及其大臣冢墓，攘取金宝珠玉无算，私庇平民之不输赋者二万三千户，田土称是，及受美女宝物之献，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盗官物，遣使逮问，追治之，籍其妻孥、田亩。台者诸臣皆言：“宜诛之以谢天下。”帝不听，命释之，给还其所籍。

【纲】 复征刘因为集贤学士，辞不至。

【目】 因以疾固辞。帝闻之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遂不强致之。

【纲】 下桑哥狱，逮其党要束木诛之。

【纲】 罢尚书省，命右丞相完泽等并入中书。

【纲】 秋七月，桑哥伏诛。

【纲】 九月，以咱喜鲁工为平章政事。冬十月，以雪雪的丘为平章政事。

【纲】 壬辰，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兴并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将兵击瓜哇。

纲 三月，麦朮督工罢，以铁哥、刺真并为平章政事。

纲 帝如上都。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甘麻刺为晋王，镇北边。

纲 癸巳，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童卒。

纲 二月，以杨珽真加子暗普为江浙行省左丞。

纲 帝如上都。

纲 夏四月，刘因卒。

纲 秋七月，以月赤察儿知枢密院事。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彗出紫微垣。

目 帝忧之，夜召丕忽木入禁中，问所以销天变之道。丕忽木曰：“风雨自天而至，人则栋宇以待之；江河为

地之限，人则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则为之，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怒，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惧修省。’诗曰：‘敬天之怒。’三代圣王，克谨天戒，鲜有不终。汉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频岁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祸，海内又安。此前代之龟鉴也，愿陛下法之。”因诵文帝日食求言诏，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复诵之。”遂论说至四鼓乃罢。

纲 以伯颜为平章政事。

纲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纲 葬起鞏谷。

纲 夏四月，皇孙铁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曰皇太后。

纲 五月，以玉昔帖木耳为太师，伯颜为太傅，月赤察儿为太保。六月，复以帖木耳为平章政事。

纲 赐宋使臣家铉翁号处士，遣还乡。

目 初，世祖欲官铉翁，不受，遂安置河间，以春秋教授弟子，数为诸生谈及宋兴亡之故，辄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诏赐号处士，放还乡里，锡予金币，皆不受。寻卒。

纲 秋七月，诏中外崇奉孔子。

〔纲〕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目〕 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弃天下，陛下巡游不以时，无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犹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不在勤远略也。宜趣还京师。”帝悟，遂还。

〔纲〕 十一月，以何瑋为参知政事，伯颜察儿参议省事。

〔纲〕 十二月，太傅知枢密院事伯颜卒。

〔目〕 伯颜深沉有谋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如将一人，诸将仰之若神明。还朝，未尝言功。卒赠太师，追封淮安王，谥忠武。

纲鉴易知录卷九一

元纪

成宗皇帝

〔纲〕 乙未，成宗皇帝元贞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

〔纲〕 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致仕。

〔目〕 上以其在先朝言无所隐，厚赐遣之。初，世祖尝问梦炎、叶李优劣于赵孟戟，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梦炎优于李邪？梦炎为宋状元，至宰相，当贾似道误国，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

〔纲〕 三月，安南入贡。

〔纲〕 夏闰四月，兰州河清。

目 上下三百余里，凡三日。

纲 六月，陕西旱，饥。

纲 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立皇后伯岳吾氏。

纲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不忽木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段贞为平章政事。

纲 三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丁酉，太德元年，春正月，以也先帖木儿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

纲 太后幸五台山。

目 初为太后建寺于五台山，至是成。太后将临幸之，监察御史李元礼上疏言：“五台山创建寺宇，工役俱兴，供亿烦重，民不聊生。伏闻太后临幸五台，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骑从经过，不无蹂躏，一也。亲劳圣体，经冒风日，往复数千里，山川之险，万一调养失宜，悔将何及！二也。天子举动，必书简册以贻万世，书而不法，将焉用之？三也。财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调度，百倍曩时，而又劳民伤财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为教，虽穷天下珍玩供养不为喜，虽无一物为献亦不怒。今太后欲为兆民祈福，而先劳圣体，使天子

旷定省之礼，五也。伏望回轸中道，端处深宫，上以循先皇后之懿范，次以尽圣天子之孝诚，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则不祈福而福自至矣。”台臣不敢以闻。其后侍御史万僧与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礼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谓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泽、丕忽木鞠之。完泽曰：“往吾亦尝以此谏，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盖先帝尝许为之，非汝所知也。’”丕忽木曰：“他御史惧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礼，可赏也。”完泽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罢万僧，复元礼职。

〔纲〕 秋七月，昬星出奎。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以吴元珪为吏部尚书。

〔目〕 时选曹铨注，多有私其乡人者，元珪曰：“此风不可长。”自视事，请谒悉皆谢绝。

〔纲〕 禁诸王驸马夺民田。

〔纲〕 戊戌，二年，春二月，以张九思、梁德珪并为平章政事。

〔目〕 初，太子真金卒，朝议欲罢詹事院，九思时为詹事丞，抗言曰：“皇孙宗社人心所属，詹事正所以辅成道德者，奈何罢之！”寻进拜中书左丞。

德珪一名梁谠都刺，世祖时参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师地震，世祖怪州郡报囚之数过多，德珪曰：“当国者急于征索，蔓延收系，以致此尔。”帝悟，为赦中外逋负，寻拜右丞。

〔纲〕 帝如上都。

〔纲〕 夏五月，以何荣祖为平章政事。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定岁课三十取一。命廉访司岁举廉干者各二人。

〔纲〕 彗星见。

〔目〕 出子孙星下。

〔纲〕 己亥，三年，春正月，遣使问民疾苦。

〔纲〕 以哈剌哈孙为左丞相。

〔纲〕 二月，帝如上都。

〔纲〕 命何荣祖等更定律令。

目 帝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书成上之，且言：“臣所择者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帝曰：“古今异宜，不必相沿。”诏元老大臣聚听之，未及颁行而荣祖卒。

纲 秋九月，帝还太都。

纲 冬十二月，以阿鲁浑萨里为平章政事。

纲 命兄子海山镇漠北。

目 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长子。帝以宁远王阔阔出总兵北边，怠于备御，命海山即军中代之。

纲 庚子，四年，春二月，皇太后弘吉刺氏崩。

目 后有贤德，事昭睿顺圣皇后执妇道甚谨。及尊为太后，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谥徽仁裕圣皇后。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夏四月，以不兰奚为平章政事。

纲 五月，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不忽木卒。

〔纲〕 秋闰八月，帝还大都。

〔纲〕 辛丑，五年，秋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纲〕 九月，禁酒。

〔纲〕 壬寅，六年，春正月，诏收富民护持玺书。

〔目〕 帝诏台臣曰：“闻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贫者流徙，卿等亦闻之否？”对曰：“富民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

〔纲〕 二月，帝有疾。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太庙寝殿灾。

〔纲〕 冬十月，帝还大都。

〔纲〕 癸卯，七年，春二月，以阿老瓦丁、木八剌沙并为平章政事。

〔纲〕 汰诸司冗员。

〔目〕 定中书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员，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定为八府。

〔纲〕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纲〕 复以铁哥为平章政事。

〔纲〕 帝如上都。

〔纲〕 兰溪处士金履祥卒。

〔目〕 履祥少从学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门，二人盖得朱熹之传者。宋将亡，遂绝意进取，屏居金华山中。尝以刘恕外纪，记司马氏通鉴以前事不本于经，舛谬不可信，乃断自尚书，旁采子、史损益之，作通鉴前编。他如论、孟、大学诸经传及礼乐书，各有注疏，授其门人许谦以传。当时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克于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仁山先生，至正中赐谥文安。

〔纲〕 夏闰五月，右丞相完泽卒。

〔纲〕 秋七月，以哈刺哈孙为右丞相，阿忽台为左丞相。

纲 八月，地震。

目 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坏庐舍万八百区，人民压死不可胜计。诏问致灾之由，齐履谦言：“地为阴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则地为之不宁。弭之之道，大臣当反躬责己，去专制之威，以答天变，不可徒为祈禳也。”时帝寝疾，宰臣及中宫专政，故履谦言及之。而集贤大学士陈天祥亦上书极陈阴阳不和、天地不位，为时政之弊。言尤切直，执政者恶之，抑不以闻。天祥自被召起，且一岁，每以不得一见帝言，郁郁不自释，寻复谢病归。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复以木八剌沙为平章政事。

纲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纲 甲辰，八年，春正月，地震。

纲 二月，帝如上都。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立海山为怀宁王。

纲 乙巳，九年，春三月，帝如上都。陨霜杀桑。

〔纲〕 夏四月，大同地震。

〔目〕 有声如雷，坏官民庐舍五千余间，压死二千余人。

〔纲〕 六月，立子德寿为皇太子。

〔纲〕 秋七月，命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居怀州。

〔目〕 答刺麻八剌次子，海山母弟也。

〔纲〕 以段贞、八都马辛并为平章政事。

〔纲〕 八月，给曲阜林庙洒扫户。

〔纲〕 贾胡献宝珠。

〔目〕 西域贾人有献珍宝求售者，议以六十万锭酬其直。省臣有谓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谓押忽大珠也，六十万酬之不为过矣。”文问：“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万人不渴，则诚宝也。若一宝止济一人，则用已微矣。吾之所谓宝者，米粟是也，有之则百姓安，无则天下乱，以功用较之，岂不愈于彼乎！”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太子德寿卒。

〔纲〕 丙午，十年，春闰正月，以彻里、阿散并为平章政事。

〔纲〕 二月，帝如上都。冬十一月，帝还大都。十二月，有疾。

〔纲〕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难答及诸王明里帖木儿入朝。

〔纲〕 帝崩。

〔纲〕 左丞相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临朝，以安西王摄政。右丞相哈剌哈孙遣使迎怀宁王海山于漠北，及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

〔目〕 后以己尝谋出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居怀州，至是恐其兄怀宁王立，必报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师，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赛典赤、八都马辛、伯颜及诸王明里帖木儿阴左右之，谋断海山归路，奉皇后垂帘听政，立安西王辅之。时右丞相哈剌哈孙收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疾，守宿掖门，内旨日数至，皆不听。众欲害之，未敢发。怀宁王适遣康里脱脱计事京师，哈剌哈孙令急还报，复遣使南迎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

〔纲〕 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至自怀州，诛阿忽台等，执阿难答归于上都。

〔纲〕 夏五月，怀宁王海山至上都，废皇后伯岳吾氏居东安，杀之。诛安西王阿难答及诸王明里帖木儿。遂即位，大赦。

〔纲〕 追尊考曰顺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为皇太后。加哈刺哈孙、朵儿朵海并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为左丞相，床兀儿、乞台普济、明里不花并平章政事。

〔纲〕 六月，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以床兀儿、不兰奚并为平章政事。

〔纲〕 秋七月，封秃剌为越王，左迁右丞相哈刺哈孙为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儿为和林右丞相，进爵淇阳王。

〔纲〕 以塔刺海为右丞相，塔思不花为左丞相，塔失海牙、教化、法忽鲁丁别不花并平章政事。

〔纲〕 制加孔子号曰大成。

〔目〕 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为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纲〕 八月，赐诸王孝经。

目 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命刻板摹印，诸王以下咸赐之。

纲 以塔海为平章政事。

纲 九月，帝至自上都。

纲 冬十二月，征处士萧戢为太子右谕德。

目 戢，陕西奉元人，初出为府史，语当道不合，即引退。力学三十年，不求进。乡人有暮行遇盗，诡曰：“我萧先生也。”盗惊愕释去。世祖时辟为陕西儒学提举，不赴。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集贤侍读学士，皆不赴。至是征拜太子右谕德，扶病至京师，入觐东宫，书酒诰为献，以朝廷时尚酒也。寻以病请解职，或问之，则曰：“礼，东宫东面，师傅西面，此礼今可行乎？”俄擢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依前右谕德。疾作，固辞而归。卒，谥贞敏。

武宗皇帝

纲 戊申，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目 初，阿沙不花见帝容色日悴，乘间进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万金之身不知爱，而惟麴蘖是耽，妃嫔

是好，是犹两斧伐孤树，未有不颠仆者。陛下纵不自爱，独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悦，曰：“非卿孰为朕言！”因命进酒。阿沙不花顿首谢曰：“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左右皆贺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寻以太子请，复入中书，既又赐爵康国公。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以脱脱木儿为平章政事。

【纲】 夏六月，陇西、云南地大震。

【纲】 加宦者李邦宁大司徒兼左丞相。

【目】 邦宁在宋，为小黄门，初从瀛国公入见世祖，留给事内庭。至是，帝欲以为浙江平章，辞曰：“臣以阉腐余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闻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帝大悦，加大司徒，遥授左丞相，仍领太医院事。

【纲】 秋七月，以答思不花为右丞相，乞台普济为左丞相。

【纲】 八月，诸路水、旱、蝗。

【目】 江淮民采草根树皮为食，而河南、山东有父食其子者。诏凡遣使赈贷之处，差税并蠲除之。既而省臣

言：“夏秋之间，巩昌地震，归德暴风，济宁、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荡析。江浙饥荒之余，疫病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离其妻，哭声震野，所不忍闻。是皆臣等不才，猥当大任，以致政事乖违，阴阳失序，愿退位以避贤路。”帝曰：“灾害事有由来，非尔等所致也，但当慎所行尔。”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以西僧教瓦斑为翰林学士承旨。

〔纲〕 十一月，以乞台普济为右丞相，脱脱左丞相。

〔纲〕 闰月，太傅哈剌哈孙卒。

〔纲〕 诏有司赎饥民所鬻子女。

〔纲〕 以赤因帖木儿为平章政事。

〔纲〕 己酉，二年，春正月，帝如上都。

〔纲〕 秋八月，复置尚书省，以乞台普济为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忙哥铁木儿为左丞、王罌参知政事。

〔纲〕 置太子右卫率府。

〔目〕 命右丞相脱虎脱、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领府事，取河南蒙古军万人隶之。王约曰：“左卫率府，旧制有之，今置右府何为？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储宫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给宿卫士。约谓詹事完泽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惊疑。主上闻之奈何？”完泽愧曰：“实虑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陕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约不为署行，语之曰：“太子，潜龙也，当勿用之时，为飞龙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谕群下曰：“事未经王彦博议者，勿启。”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一月，以阿散为尚书左丞相，行中书平章政事。

〔纲〕 庚戌，三年，春正月，征李孟入见，以为平章政事、同知枢密院事。

〔目〕 初，孟既逃去。有谮于帝者曰：“内难初定时，孟尝劝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内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乐？”太子从容起谢曰：“赖天地、祖宗神灵，神器有归。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欢者，李道复之功居多。适思之，不自知其变于色也。”帝即命搜访之，得于许昌陞山。召见，谓宰臣曰：“此皇祖妣命为朕宾师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书平章事、集贤大学士、同知枢密院事。

〔纲〕 立皇后弘吉刺氏。

【纲】 二月，宁王阔阔出谋反，流于高丽。以乐实为尚书左丞相。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夏五月，荆、襄大水，山崩。

【纲】 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

【纲】 皇太子罢尚书省，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罌，流忙哥铁木儿于海南。

【目】 皇太子以脱虎脱等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凡误国者，欲悉按诛之。延庆使杨朵儿只谏曰：“为政而首尚杀，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诛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脱虎脱等既正典刑，而党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罗铁木儿、阔里吉思、乌马尔等奸贪害政；今中书方欲用为各省平章、参政等官，宜加罢黜。”从之。

【纲】 以铁木迭儿为右丞相，完泽、李孟并平章政事。

【纲】 召先朝旧臣程鹏飞等十五人。

【目】 召先朝谙知政务老臣程鹏飞、董士选、李谦、张驴、陈天祥、尚文、刘正、郝天挺、董士珍、萧戢、刘敏

虫、王思廉、韩从益、赵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诣阙，同议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谦至首陈九事，正陈八事，皆欲朝廷守成宪，开贤路，重名爵，节财用，兴学校，定律令，举切时弊。

〔纲〕 二月，罢康里脱脱为江浙行省左丞相。

〔纲〕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纲〕 宁夏地裂。

〔纲〕 遣宦者李邦宁释奠于孔子。

〔目〕 邦宁既受命行礼，方就位，忽大风起，殿上及两庑烛尽灭，烛台底铁戟入地尺许无不拔者。邦宁悚息伏地，诸执事者皆伏，良久风息，乃成礼。邦宁因惭悔累日。

初，帝在东宫，邦宁知三宝奴等畏帝英明，乘间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悦，曰：“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邦宁惭惧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请诛之，帝曰：“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加邦宁开府仪同三司，为集贤院大学士，寻卒。

〔纲〕 秋闰七月，赐李孟爵秦国公。

〔目〕 孟感帝知遇，颇以国事为己任。见当时赐予太广，名爵太滥，风俗太侈，僭拟无章，每劝帝言：“人君之

柄在刑与赏，刑不足惩，赏不足劝，何以为治！”帝在怀州，深见吏弊，既即位，欲痛划除之。孟曰：“吏亦当有贤者，在激厉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与此曹气类不合，而曲为保护如此，真长者之言也。”尝谓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书。”赐爵秦国公，图其像，命词臣赞之。每入见，称曰道复而不名。

【纲】 增国子生为三百人。

【目】 初，帝命李孟领国子学，谕之曰：“国学，人材所自出。卿宜数课诸生，勉其德业。”至是，又谕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国学，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亲定国子生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帝从之，诏：“自今勿限资给，果材而贤，虽白身亦任用之。”

【纲】 冬十一月，复以阿散为平章政事。

仁宗皇帝

【纲】 壬子，仁宗皇帝皇庆元年，春正月，制进翰林、国史院秩。

【目】 帝谕省臣曰：“翰林、集贤儒臣，须朕自选用，毋辄拟奏。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盖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是万世公论。”于是升翰林、国史院秩从一品，寻敕博选中外才学之士居之。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以阿散为左丞相，张驴为平章政事。

【纲】 六月，敕左右勿侥幸乞加官。

【目】 时朝廷封拜繁多，群臣无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后相继。于是诫左右勤职业，勿妄侥幸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时，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袭，王公师保，接迹于朝。比者虽令追印裁罢，曾未经岁，又复纷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则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杰；名器滥，则虽日拜卿相，而人不劝矣。”又言：“国初设官，在内须三日月，在外须三周岁，考其殿、最，以为黜、陟。比者省、院、台、部之臣，久者一二岁，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间而屡迁数易者。奔走往来之不暇，何暇宣风布化，参理机务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阙选授，其余内外大小官属，必候任满，方许超迁，庶免朝除夕改，启幸长奸之弊。”

【纲】 秋七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李孟罢，以张珪为平章政事。

【目】 帝欲以伶人曹咬住为礼部尚书，珪曰：“伶人为宗伯，何以示后世！”力谏止之。

〔纲〕 癸丑，二年，春二月，铁木迭儿罢，以秃忽鲁为右丞相。立皇后弘吉刺氏。

〔纲〕 彗出东井。

〔目〕 丞相秃忽鲁言：“频年亢旱，民黎艰食，而又陨霜雨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燮理不职所致，乞罢黜以答天谴。”帝曰：“事岂关汝，其勿复言。”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以乌伯都剌为平章政事。

〔纲〕 六月，京师地再震。

〔纲〕 诏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并从祀孔子庙庭。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一月，初诏行科举。

〔目〕 初，世祖时，议定科举新制，未及行。至是，中书省臣复以为言，乃命定其条制。诏天下三岁一开科，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各命题。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纲 京师大旱疫。

目 帝问弭灾之道，翰林学士程钜去举汤禱桑林事以对，帝叹曰：“此实朕之责也，赤子何罪！”

纲 甲寅，延祐元年，春正月，诏求遗逸。

纲 二月，秃忽鲁罢，以阿散为右丞相，赵世延参知政事。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夏六月，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阶。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地震。

纲 九月，复以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阿散为左丞相。

纲 冬，诏吏坐赃罪者黥其面。

纲 十二月，复以李孟为平章政事。

纲 复以齐履谦为国子司业。

【目】 初，履谦与吴澄俱在国学。既罢去，学制稍废。至是，复以履谦为司业，乃酌旧制，议立升斋积分之法，每季考其学行，以次第升。既升上斋，逾再岁始与私试。辞理俱优者一分，辞平理优者为半分，岁终积至八分者为高等。礼部、集贤岁选六人以贡。帝从其议。

【纲】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纲】 三月，初赐进士护都查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纲】 张驴罢。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成纪县山移。

【目】 是夜，疾风电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没民居。监察御史马祖嵩言：“山不动之物，今而动焉，由在野有当用不用之贤，在官有当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纲】 加宦官续元晖昭文馆大学士。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以赵世延为御史中丞。冬十月，以郭贯为参知政事。

【纲】 十一月，彗见紫微垣，赦。

〔纲〕 立武宗子和世**戟**为周王，出镇云南。

〔目〕 初，武宗既立帝为太子，后丞相**三宝奴**复劝立和世**戟**。召康里**脱脱**言之，**脱脱**曰：“太弟曩定宗社，居东宫已久，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宝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异日能保叔授其侄乎？”**脱脱**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至是议立太子，丞相**铁木迭儿**欲微宠，请立皇子**硕德八剌**，又与太后幸臣**失烈门**潜王于两宫，遂封为周王，遣出镇云南。

〔纲〕 诏免江浙等三省自实田租二年。

〔纲〕 丙辰，三年，春三月，帝如上都。平章政事**张珪**谢病归。

〔纲〕 太史令**郭守敬**卒。

〔目〕 **守敬**之学，长于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学自负，每见**守敬**制度精巧，深叹服之。

〔纲〕 夏五月，以伯**铁木儿**、**萧拜住**并为平章政事。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以**赵孟戟**为翰林学士承旨。

目 帝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至是，拜翰林学士承旨。有间之者，言国史不宜令孟戢与。帝曰：“子昂，世祖所简拔，朕置之馆阁，使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嗷嗷何也？”复厚赐之。

纲 十一月，周王和世戢逃居漠北。

纲 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纲 丁巳，四年，春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夏四月，不雨。

目 帝尝夜坐，谓侍臣曰：“雨旸不时，奈何？”萧拜住曰：“宰相之过也。”帝曰：“卿不在中书邪？”拜住惶愧。顷之，帝露香祷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进，帝曰：“朕为民祈雨，何避焉！”

纲 五月，以赤因铁木儿、阿卜海牙并为平章政事。六月，铁木迭儿罢，以阿散为右丞相。以乌伯都剌复为平章政事。秋七月，李孟罢，以王毅为平章政事。

纲 赐卫士钱帛。

目 帝出见卫士有弊衣者，驻马问之，对曰：“戍守边镇逾十五年，以故贫耳。”帝曰：“此辈久劳于外，留守臣未尝以闻，非朕亲见，何由知之！自今有类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赐之钱帛。

〔纲〕 八月，帝还大都。

〔目〕 帝在御已久，犹居东宫，而饮酒无度。监察御史马祖常上书言：“天子承天继统，当极保爱。玉食之御，犹审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义。大内正衙，朝贺之地，虽陛下不忘东宫之旧，窃虑起民间观听之疑。且国家百年，朝仪尚阙，诚使群臣奏对之际，御史执简，史官执笔，则虽有怀奸利乞官赏者，不敢出诸其口。乞令中书集议，或三日、二日，常出视朝，则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纲〕 九月，以伯答沙为右丞相，阿散复为左丞相。

〔目〕 初，阿散奏事毕，帝问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对曰：“奉行诏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尝奉行朕旨！虽祖宗遗训，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则民知畏避，免于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并兴，求治难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臣；阿散，西域人，不厌人望。”因恳辞。遂以宣徽使伯答沙为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纲〕 岭北地震三日。

〔纲〕 戊午，五年，春二月，写金字佛经。

〔纲〕 夏四月，以千奴、史弼并为平章政事。

〔纲〕 帝如上都。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九月，以亦列赤为平章政事。

〔纲〕 己未，六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以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

〔目〕 铁木迭儿家居未逾年，复夤缘起为太子太师。中外闻之，莫不惊骇。时御史中丞赵世延论其不法数十事，并内外台劾其不可辅导东宫者又四十余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听。

〔纲〕 扬州火。

〔纲〕 六月，山东、淮南诸路大水。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诏太子参决朝政。

〔纲〕 庚申，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

纲 伯答沙罢。

纲 太后以铁木迭儿为右丞相。

目 帝崩方四日，铁木迭儿遂以太后命，复入中书。后数日，参议省事乞失监有罪应杖，太后又欲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轻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失烈门复以太后命，请迁转朝官。太子曰：“此岂除官时邪？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之后，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纲 二月，太子以黑驴、赵世荣并为平章政事。

纲 铁木迭儿杀前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

纲 三月，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加铁木迭儿太师。

纲 夺李孟封爵，左迁为集贤侍讲学士。

目 铁木迭儿以孟初不附己，谗构于上，尽夺其前后封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迁为集贤侍读学士；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谓铁木迭儿子八尔吉思曰：“尔辈谓孟不肯为是官，今何如？”由是无敢言者。

纲 以拜住为平章政事。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近臣献七宝带，却之。

【目】 有献七宝带者，因近臣以进，帝曰：“朕登大位，不闻卿等进贤而为人献带，是以带诱朕也。其还之。”

【纲】 阿散罢，以拜住为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并平章政事。

【纲】 平章政事黑驴、御史大夫秃秃哈等谋逆，伏诛。

【纲】 以铁木儿脱为平章政事，六月，以康里脱脱为御史大夫。秋七月，乃剌忽罢，以廉恂为平章政事。

【纲】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赵世延狱。

【目】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为四川平章，铁木迭儿犹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属其党诬告之，逮世延置对。既遇赦，犹锻炼成狱，请置极典。诏以经赦，置不问。铁木迭儿更以他事罔上，系之于狱，逼令自裁，世延终无屈。

【纲】 冬十月，帝还大都。

【纲】 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庙。

目 帝将以四时躬享太庙，命礼官与中书翰林集议其礼。制曰：“此追远报本之道也，毋以朕劳于对越，而有所损焉。”至是，以恭谢太庙，乃备法驾，服袞冕以行礼。于仁宗室，辄歔歔流涕，左右莫不感恻。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时亲享，岁以为常。礼毕，还宫，鼓吹交作，万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至有感泣者。

纲 河南饥。

目 帝问其故，群臣皆莫对。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尽职，致阴阳不和，灾害荐至。自今宜各务勤恪以应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纲 诏上书言事者得专达。

英宗皇帝

纲 辛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罢元夕张灯于禁中。

目 帝欲以元夕张灯，禁中为鳌山。时张养浩以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谏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宫掖之严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赐养浩尚服、金织帛，以旌其直。

纲 二月，杀监察御史观音保等。

目 时敕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以岁饥，且东作方兴，上章极谏。帝怒，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珪、谦亨，流奴儿干地。

纲 三月，帝如上都。以铁失为御史大夫，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纲 夏四月，迁武宗子图帖睦尔于琼州。

纲 六月，以只儿哈郎为平章政事。

纲 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立皇后亦启烈氏。

纲 壬戌，二年，春正月，敕有司恤孔氏子孙贫乏者。

纲 二月，以钦察、买闾并为平章政事。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秋八月，铁木迭儿卒。

〔纲〕 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

〔纲〕 九月，京师地震。

〔纲〕 冬十月，以拜住为右丞相。

〔纲〕 复以张珪为平章政事。

〔纲〕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约、吴元珪、韩从益商议中书省事。吴澄为翰林直学士。

〔目〕 时约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务，尊礼老臣，传诏复起约等，俾以其禄家居，每日一至中书省议事，至治之政，多所参酌。澄，延祐初诏起为集贤直学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住荐，起为翰林直学士。

〔纲〕 出赵世延于狱。

〔纲〕 二月，敕写金字藏经。

〔目〕 时方书金字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学士吴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谕。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输回之说，不过谓为善者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与日月齐光；为恶者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与沙虫同类；其徒遂创为荐拔之论，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自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其几，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

世。”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夏六月，大风拔木。

〔纲〕 奉元行宫正殿灾。

〔目〕 帝语群臣曰：“世皇建此宫室，至朕而毁，实朕不能图治之故也。”尝御大安阁，见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绵，重加补缀，嗟叹良久，谓侍臣曰：“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乃如此，朕焉敢顷刻忘之！”

〔纲〕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铁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目〕 初，铁木迭儿既夺爵籍产，铁失等以奸党不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宁，命作佛事；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之。既而惧诛者复阴诱群僧，言国当有厄，非作佛事大赦，无以禳之，拜住叱曰：“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党闻之，益惧，乃生异谋。至是，帝自上都南还，驻蹕南坡。是夕，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诸王安梯不花等谋逆，铁失先与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杀右丞相拜住，而铁失直犯禁幄，手弑帝于卧所。时年二十一。

〔纲〕 诸王安梯不花等奉玺绶迎晋王也孙铁木儿于北边。九月，晋王即位于龙居河，赦。

〔纲〕 以也先铁木儿为右丞相，倒刺沙为平章政事，铁失知枢密院事。

〔纲〕 冬十月，铁失、也先铁木儿等伏诛。以乌伯都剌为平章政事。

〔纲〕 十一月，帝至大都。

〔纲〕 追尊考晋王为皇帝，母弘吉刺氏为皇后。

泰定皇帝

〔纲〕 甲子，泰定皇帝泰定元年，春正月，以乃蛮台为平章政事。召图帖睦尔于琼州。

〔纲〕 二月，开经筵。

〔目〕 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王结等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

〔纲〕 立皇后八不罕氏。立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大风地震。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封图帖睦尔为怀王，徙云南王王禛为梁王。

【纲】 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怀王图帖睦尔出居健康。

【纲】 三月，帝如上都。

【纲】 夏四月，革大臣兼领军务。

【目】 参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领军务，前古所无，铁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以知枢密院事，皆领卫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谋。乞军卫之职勿以大臣领之，庶勋旧之家得以保全。”从之，仍赐币帛以旌其直。

【纲】 秋九月，帝还大都。冬十二月，以塔失铁木儿为右丞相。

【纲】 丙寅，三年，春二月，以察乃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

【纲】 秋七月，帝还大都。

【纲】 丁卯，四年，春正月，帝如上都。

【纲】 春四月，旱、蝗。民饥。

〔纲〕 秋八月，山崩，地震。

〔纲〕 闰九月，帝还大都。

〔纲〕 戊辰，致和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等居守。

〔纲〕 徙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

〔纲〕 秋七月，帝崩于上都。

〔纲〕 八月，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谋逆，执中书省御史台臣乌伯都刺等下之狱，遂遣使迎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

〔纲〕 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遣梁王王禕、右丞相塔失帖木儿将兵分道讨燕帖木儿。

〔纲〕 怀王图帖睦尔入京师。

〔目〕 以明里董阿、阔阔台、速速并为平章政事，曹立为右丞，伯颜为御史大夫，赵世延为御史中丞，高昌王铁木儿补化知枢密院事。

〔纲〕 九月，图帖睦尔杀平章政事乌伯都刺，流左丞朵朵等于远州。

〔纲〕 图帖睦尔袭帝位。

〔纲〕 图帖睦尔既至，燕帖木儿以为扰攘之际，不正大位不足以系天下之志。图帖睦尔以其兄周王和世㝓在漠北，欲虚位俟之，燕帖木儿曰：“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图帖睦尔曰：“必不得已，当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历。诏天下曰：“谨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让之心。”大赦。封燕帖木儿为太平王、右丞相、知枢密院，加伯颜太尉。

〔纲〕 冬十月，图帖睦尔兵陷上都，梁王王禕遁走，辽王脱脱死之。

〔纲〕 十一月，图帖睦尔迁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东安州。遣使迎周王和世㝓于漠北。

明宗皇帝

〔纲〕 己巳，春正月，周王和世㝓称帝于和宁之北。

〔纲〕 二月，图帖睦尔立其妃弘吉刺氏为皇后。

〔纲〕 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并为皇后。

〔纲〕 三月，图帖睦尔遣燕帖木儿奉皇帝宝赴漠北。夏四月，周王以燕帖木儿为太师。

〔纲〕 周王遣使立图帖睦尔为太子。以彻里帖木儿为平章政事。

〔纲〕 秋七月，太白经天。

〔纲〕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图帖睦尔入见。庚寅，王暴卒。

〔纲〕 图帖睦尔以伯颜为左丞相，钦察台、阿儿思兰海牙、赵世延并为平章政事。

〔纲〕 图帖睦尔复袭位于上都，大赦。

〔纲〕 冬十二月，以西僧肇真吃刺思为帝师。

〔目〕 帝师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国子祭酒孛鲁拙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

纲鉴易知录卷九二

元纪

文宗皇帝

- 〔纲〕 庚午，文宗皇帝至顺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质班为郕王。
- 〔纲〕 以阿卜海牙为平章政事。以伯颜知枢密院事。罢置左丞相。
- 〔纲〕 夏五月，帝如上都。
- 〔纲〕 以亦列赤为平章政事。秋闰七月，赵世延罢。
- 〔纲〕 诏加孔子父母及颜回、曾参、孔伋、孟轲、程颢、程颐封爵。
- 〔目〕 孔子父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颜氏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

邹国亚圣公，程颢豫国公，颐洛国公。

〔纲〕 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诏以汉董仲舒从祀孔子庙。

〔纲〕 辛未，二年，春二月，以伯撒里为平章政事。

〔纲〕 夏五月，帝如上都。

〔纲〕 六月，翰林学士吴澄卒。

〔目〕 澄，泰定间谢病归临川，四方从学者，恒数百人。著书至将终不辍，有易、春秋、礼记纂言及校定皇极经世书、大戴礼等书。卒赠临川郡公，谥文正。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诏皇子古剌答纳出居燕帖木儿家。

〔纲〕 冬十一月，诏养燕帖木儿之子塔刺海为子。

〔纲〕 壬申，三年，夏五月，帝如上都。

〔纲〕 秋八月，京师、陇西地震。

〔纲〕 帝崩于上都。

〔纲〕 冬十月，郕王懿璘质班即位。

〔目〕 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师。帝崩，燕帖木儿请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从，命立王，时年甫七岁。首司庶务，咸启皇后取进止。

〔纲〕 以撒迪为平章政事。十一月，尊皇后为皇太后。

〔纲〕 郕王薨。

〔纲〕 太后遣右丞阔里吉思迎妥欢帖睦尔于静江。

〔目〕 明宗子妥欢帖睦尔居广西之静江。郕王薨，燕帖木儿复请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欢帖睦尔在广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长子，于理当立。”乃遣阔里吉思往迎之。

顺帝

〔纲〕 癸酉，四年，春三月，燕帖木儿死。

〔纲〕 夏五月，京师地震。

〔纲〕 六月，妥欢帖睦尔即位于上都。

〔目〕 初，妥欢帖睦尔至自静江，百官具卤簿迎于良乡。燕帖木儿既见，并马徐行，具陈迎立之意。妥欢帖睦尔幼，且畏之，一无所答。燕帖木儿疑其意不可测，故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其立则天下乱，用是议未能决，迁延者数月，至是，燕帖木儿死，皇太后乃与大臣定议立之，且约后当传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纲〕 以伯颜为太师、右丞相，撒敦为太傅、左丞相。

〔目〕 时有阿鲁辉帖木儿者，明宗亲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必负恶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宫中，每事决于宰相而已，无所专焉。

〔纲〕 秋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

〔纲〕 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谢病归。

〔纲〕 冬十月，封撒敦荣王，唐其势袭封太平王。

【纲】 十一月，封伯颜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纲】 甲戌，顺帝元统二年，春正月，注梁雨血。

【纲】 阿卜海牙罢，以脱别台为平章政事。

【纲】 三月，天雨毛。

【目】 彰德路天雨毛，如线而缘。民谣云：“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纲】 水、旱、疫、民饥。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秋八月，赦。是日京师地震，鸡鸣山崩。

【目】 以湖广、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诸路旱、蝗、民饥，太白屡昼见经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师地震，鸡鸣山崩，陷为池，方百里，人死者众。

【纲】 帝还大都。

〔纲〕 乙亥，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目〕 帝将畋于柳林，御史台臣谏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县之民，供给繁劳，农务方兴，而驰骋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变，奈宗庙社稷何！”遂止。

〔纲〕 夏五月，帝如上都。

〔纲〕 六月，唐其势反，伏诛。秋七月，伯颜弑皇后伯牙吾氏。

〔目〕 时撒敦已死，伯颜独秉政，唐其势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颜何人而位吾上！”遂与其叔父句容郡王苍磷苍里潜蓄异心，谋立诸王晃火帖木儿。郯王撒撒秃发其谋。六月晦，唐其势伏兵东郊，率勇士突入宫；伯颜及完者帖木儿等掩捕，获唐其势及其弟塔刺海，诛之。苍里走晃火帖木儿所，阿鲁浑察执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儿自杀。

初，唐其势事败被擒，攀折殿槛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斩之，血溅后衣。伯颜奏并执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乃迁出宫。伯颜寻杀之于开平民舍。

〔纲〕 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一月，以阿吉剌为平章政事。

〔纲〕 诏罢科举。

〔目〕 初，彻里帖木儿为江浙平章，会科举，驿请试官，供张甚盛，心颇不平。及复入中书，首议罢科举，及论学校庄田租可给宿卫士衣粮，动当国者以发其机，又欲损太庙四祭为一。于是御史吕思诚等列其罪状劾之，不报，皆辞职去，而思诚出为广西佾事。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玺，参政许有壬力争之，伯颜怒曰：“汝讽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曰：“太师擢彻里帖木儿在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邪？”伯颜意稍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才人缺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有壬曰：“科举未行时，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伯颜曰：“举子中可任用者惟参政尔。”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辈皆可任大事；如欧阳玄之文章，亦岂易及！”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学。”有壬曰：“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颜曰：“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二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科举于选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颜心然其言，而议已定，不可中辍，乃温言慰解之。翊日，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祸不敢辞。治书侍御史溥化谓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桥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移疾不出。

〔纲〕 十二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纲〕 丙子，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迈来的为皇后。

〔纲〕 夏四月，以帖木儿不花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丁丑，三年，春三月，立皇后弘吉刺氏。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民讹言采童男、女。

〔纲〕 彗星见。

〔目〕 凡六十有三日，自昴房历一十五宿而灭。

〔纲〕 秋八月，京师地屡震。

〔纲〕 冬十月，金华处士许谦卒。

〔目〕 谦受业金履祥之门。履祥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醯盐既加，则酸咸顿变。子来见我三日矣，而犹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于子邪？”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妙。履祥既没，谦益肆充阐，多所自得。自谓：“吾非有大过人者，惟为学之功无间断尔。”平生制行甚严，而所以应世者，不胶于古，不流于俗，屏迹入华山，四方之士不远百里而来受业。其教人至诚淳悉，内外殚尽，独不教人以科举之文，曰：“此义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闾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义，章凡数十上，郡以遗逸应诏，有司请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称为白云先生，卒谥文懿。

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歿，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同时休宁陈栝、婺源胡一桂，皆以讲明道学见重于时云。

〔纲〕 戊寅，四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目〕 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状有小儿、环玦、狮、豹等物之形。

〔纲〕 秋八月，京师地震。帝还大都。

〔纲〕 己卯，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一月，诏以伯颜为大丞相。

〔纲〕 伯颜矫诏杀郯王彻彻笃。

〔目〕 伯颜构陷郯王，奏赐死；带未允，辄传旨杀之。又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为之不平。

〔纲〕 庚辰，六年，春二月，伯颜有罪，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寻窜南恩州，道死。

〔目〕 伯颜既诛唐其势，独秉国钧，遂专权自恣，渐有异谋，帝患之。伯颜欲以所养弟之子脱脱宿卫，侦帝起

居，惧涉物议，乃以知枢密院汪家奴、翰林学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实属意脱脱。故脱脱政令日修，卫士拱听约束。伯颜自领诸卫精兵，以燕者不花为屏蔽，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颜而已。

脱脱深忧之，私请于父马札儿台曰：“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亦以为然。脱脱复质于师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尔，余复何顾焉！”一日，见帝，乘闲自陈忘家徇国之意，帝犹未之信。时帝前后左右皆伯颜之党，独世杰班、阿鲁为帝腹心，乃遣二人与脱脱游，日以忠义之言相与往复辩论，益悉其心靡他，遂闻于帝，帝始信之无疑。

及伯颜擅贬宣让、威顺二王，帝不胜其忿，决意逐之。一日泣语脱脱，脱脱亦泣下。遂与世杰班等谋，欲候伯颜入朝擒之，戒卫士，严宫门出入，螭坳皆为置兵。伯颜见之大惊，召脱脱责之，对曰：“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尔。”然遂疑脱脱，亦增兵自卫。

至是伯颜以所领兵卫请帝出田，脱脱劝帝称疾不往；伯颜固请，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脱脱遂与阿鲁等合谋，悉拘京城门钥，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月可察儿率三十骑抵营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杨瑀、范汇入，草诏数伯颜罪状，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奏乞陛辞，不许。既而帝以伯颜罪重罚轻，复降诏安置南恩州阳春县，行次江西隆兴驿，病死。

纲 以马札儿台为太师、右丞相，塔失海牙为太傅、知枢密院事，探马赤为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为平章政

事，脱脱知枢密院。

〔纲〕 彗星见。

〔纲〕 夏五月，帝如上都。

〔纲〕 六月，诏废文宗庙主，迁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于东安州，寻崩。放燕帖古思于高丽，杀诸途。

〔目〕 诏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俭愿，俾皇考出封云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时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知天理人伦所在，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立为皇太子，而乃当躬迓之际，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又私图传子，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随降殒罚。叔婶不荅失里，怙其势焰，舍长嫡而立次幼，奄复不年。诸王大臣，以贤以长，扶朕践祚，赖天之灵，权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极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义。其命太常撤去图帖睦尔在庙之主；不荅失里削太皇太后之号，徙东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诸高丽。当时贼臣月鲁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

时监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庙主，婶母亦削鸿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宾，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识，义当矜闵。伏望陛下迎归太后母子，以尽骨肉之义。”书奏，不报。未几，太后崩于东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马札儿台罢，以脱脱为右丞相，铁木儿不花为左丞相。

【纲】 十二月，诏复行科举。

【目】 时科举既辍，翰林学士承旨巛巛从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帝采其论，诏复行之。

【纲】 辛巳，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以铁木儿塔识为平章政事。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壬午，二年，夏四月，帝如上都。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京师地震。

【纲】 癸未，三年，春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

目 初，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历之间，屡诏修之，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为总裁官，修之。或欲如晋书例，以宋为世纪，而辽、金为载纪。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尝称臣于金，以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说，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士论，非不知宋为正统，然终以元承金，金承辽之故疑之，各持论不决。诏辽、金、宋各为史。凡再阅岁书成，上之，发凡举例论赞表奏，多玄属笔焉。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亲祀太庙。

目 帝行礼至宁宗室，问曰：“朕，宁宗兄也，理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宁宗虽弟，其为帝时陛下为臣。春秋时鲁僖公，闵公兄也，闵公先为君，宗庙之祭，未闻僖公不拜。陛下当拜。”乃拜之。

纲 十二月，以别儿怯不花为左丞相，铁木儿不花罢。

纲 征清江处士杜本，不至。

目 本在武宗时尝被召至京师，即归隐武夷山中。文宗闻其名，征之，不起。至是脱脱荐之，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称疾固辞。

既又征处士完者图、执礼哈郎、董立、李孝光、张枢，枢辞不至。诏以完者图、执礼哈郎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优，右丞相铁木儿塔识曰：“隐士无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隐士，区区名爵，何足吝惜！”识者诵之。

〔纲〕 甲申，四年，春正月，以贺惟一为平章政事。

〔纲〕 三月，以纳麟为平章政事。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脱脱罢，以阿鲁图为右丞相。

〔纲〕 秋七月，温州地震、海溢。

〔纲〕 八月，帝还大都。

〔纲〕 乙酉，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巛巛卒。

〔目〕 初，巛巛知经筵，日劝帝就学。帝欲宠以师礼，固辞不可。帝尝欲观画，巛巛取比干图以进。一日，帝览

宋徽宗画称善，巛巛进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一事谓何？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凡为人主，贵能为君，他非所尚也。”其随事规谏，皆类此。尝谓人曰：“天下事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备位经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故于时政得失，有当匡救者未尝缄默。至是卒。

【纲】 秋七月，以巩上班为平章政事。

【纲】 八月，帝还大都。

【纲】 九月，遣使巡行天下。

【目】 时诸道奉使者皆与台谏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台中丞定定、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纠举无所避，凡兴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纠劾凡百四十三人。都人称天爵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时相罢去。

【纲】 丙戌，六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盗窃太庙神主。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二月，阿鲁图罢。

【纲】 丁亥，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目】 是日大寒而风，朝官仆者六人。

【纲】 二月，山东地震。

【目】 坏城郭，有声如雷。三月，东平又震，河水动摇。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六月，复以太平为平章政事。

【纲】 秋九月，帝还大都。

【纲】 铁木儿塔识卒，以朵儿只为左丞相。

【纲】 冬十月，沿江兵起。

【纲】 十一月，诏选台阁名臣出为守令。

【纲】 戊子，八年，春三月，帝临国子学。

目 赐衍圣公银印，陞秩从二品。定弟子员出身，及省亲、奔丧等制。

纲 帝如上都。

纲 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奎章阁侍书学士致仕虞集卒。

目 谥文靖。集性孝友，学博洽而究极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纶之妙，一寓诸文，颇有宋庆历、乾、淳风烈。

纲 冬十一月，台州方国珍兵起。

纲 以太不花、忽都不花并为平章政事。

纲 己丑，九年，夏四月，以钦察台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

纲 枣阳童子暴长。

目 枣阳民张氏妇生男，甫及周岁，暴长四尺许，容貌异常，蟠腹拥肿，见人嬉笑，如世俗所画布袋和尚云。

纲 秋七月，朵儿只、太平俱罢，以脱脱为右丞相。

纲 八月，以伯颜为平章政事。

纲 庚寅，十年，春正月，以搠思监为平章政事。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目 大如月，震声如雷。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方国珍攻温州。

纲 辛卯，十一年，夏四月，诏修河防。左迁工部尚书成遵为河间盐运使，以贾鲁为总治河防使。

目 初黄河决，脱脱集群臣廷议，言人人殊，惟漕运使贾鲁以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

兴，害不能已。”于是遣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 鲁行 视河，议其疏塞之方以闻。遵等自济、濮、注梁、大名，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测岸以究水之浅深，博采兴论，以谓“河之故道，断不可复”。且曰：“山东连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此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时脱脱先入鲁言，及闻遵等议，怒曰：“汝谓民将反邪？”自辰至酉，论辨终莫能入。明日，执政谓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公勿多言，幸为西河之议。”遵曰：“腕可断，议不可易！”遂出遵河间盐运使。诏开黄河故道，命鲁以工部尚书充河防使，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自黄陵、南达 白茅，放于黄、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阳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兴工凡五阅月，诸埽堤成，河复故道。超授鲁集贤大学士，赐脱脱世袭“苍刺罕”之号，其余迁赉有差。

先是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南达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兵起。

〔纲〕 帝如上都。

〔纲〕 五月，颍州 刘福通、萧县 李二、罗田 徐寿辉等兵起。

〔目〕 先是四方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有韩山童者，颍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平。至是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颍州 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谎言“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遂同起兵，以红巾为号。县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及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惟福通党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枢密院忒赤以兵击之。

福通既破颍州，遂据朱皋，攻罗山、上蔡、真阳、确山诸县，寻犯舞阳、叶县，陷汝宁府及光、息二州，众至十万。

萧县李二，号“芝麻李”，亦以烧香聚众，与其党赵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据之。罗田徐寿辉与倪文俊、邹普胜等聚众举兵，亦以红巾为号。攻陷蕲水县及黄州路。

〔纲〕 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饶、信等雨黍。

〔目〕 信州及邵武雨黍，饶州、建宁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纲〕 徐寿辉称帝于蕲水。

〔纲〕 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

〔纲〕 壬辰，十二年，春正月，徐寿辉兵破汉阳诸郡，威顺王宽彻普化等弃城走。二月，破江州，总管李黼死之。

〔纲〕 以月鲁不花为平章政事。

【纲】 定远郭子兴等兵起，破濠州。

【目】 子兴见汝、颍兵起，列郡骚动，遂与其党孙德崖等举兵，自称元帅，攻拔濠州据之。彻里不花率兵欲复濠城，惮不敢进，惟日掠良民为盗以徼赏。由是民益恟恟不安，其豪杰咸投入城以自保。

【纲】 三月，徐寿辉破袁、瑞、饶、信、徽等州。

【纲】 诏省台官兼用南人。

【目】 自世祖以后，台省之职，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复旧制，诏：“南人有才学者，并许用之。”

【纲】 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与方国珍战于澄江，死之。

【目】 先是国珍入海烧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大司农达识帖木迩招降之。至是，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师北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劫其党入海，泰不华遣义士王大用往谕，国珍拘留不遣。其戚党陈仲达往来议降，泰不华具舟，张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触沙不行。垂与国珍遇，呼仲达申前议，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觉其心异，手斩之，即前薄贼船，奋击之；贼群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华瞋目叱之，夺刀杀贼，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事闻，追赠江浙平章，封魏国公，谥忠介。

【纲】 陇西地震。

目 凡百余日，城郭颓圯，陵谷变迁，定西、会州尤甚，会州公宇墙崩，获弩五百余，长者丈余，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为安定州，会州为会宁州。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

纲 五月，徙瀛国公子赵完普等于沙州。

目 御史彻彻帖木儿等言：“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徙和尚完普及亲属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从之。

纲 秋七月，徐寿辉兵袭杭州，江浙参知政事樊执敬战死，董搏霄率兵复之，遂复徽州。

纲 八月，方国珍攻台州，浙东元帅也忒迷失击走之。

纲 右丞相脱脱将诸军击李二于徐州，大破之，屠其城。

纲 帝还大都。

纲 冬十月，霍山崩。

目 前三日山如雷鸣，禽兽惊散，殒石数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击赵普胜，战于湖口，兵败，死之。

赵均用入濠州，据之。

癸巳，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为右丞。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泰州张土诚兵起于高邮，自称诚王，知府李齐死之。

土诚，白驹场亭民，及其弟土德、土信举兵陷泰州，遂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诏赦之，使至，不得入，贼给言：“请李知府来乃受命。”淮南行省强齐往，至则下齐于狱。齐虽辩说百端，而土诚本无降意。土诚呼齐使跪，齐叱曰：“吾膝如铁，岂为贼屈。”土诚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刖之。时论大科三魁，若李黼、秦不华及齐皆不负所学云。

六月，立于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赦。

秋九月，帝还大都。

冬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等会兵击徐寿辉于蕲水，破之。

【纲】 哈麻进西番僧于帝。

【目】 僧教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习之。诏以西番僧为司徒、伽璘真为大元国师，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谓之“供养”。尝谓帝曰：“陛下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子，惟淫戏是乐。帝诸弟八郎者，与哈麻妹婿秃鲁帖木儿及老的沙等十人，号“倚纳”，皆有宠，在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所处室曰“皆即兀该”，犹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秽外闻。皇太子既长，深疾二僧等所为，欲去之，未能也。

【纲】 郭子兴引兵入滁州。

【目】 时子兴患赵均用之专，乃领所部万人入据滁州城，称王。

【纲】 甲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目】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绘画，三日乃解。

【纲】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帝还大都。

【纲】 九月，命右丞相脱脱督诸军击张士诚。

〔纲〕 冬十二月，以定住为左丞相，琐南班、哈麻并为平章政事。

〔纲〕 诏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总其军。

〔纲〕 帝制龙舟于内苑。

〔目〕 帝自制船式，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

又自制宫漏，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匱，藏壶其中，运水上下。匱上设三圣殿，匱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木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县钟，一县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鸣钟、钲时，狮凤在侧者，皆自翔舞。匱之东西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意，皆前所未有。

帝既怠于政治，惟事游宴，以宫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龙笛、头管、小鼓、箏、戢、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每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与。

〔纲〕 乙未，十五年，春二月，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宋帝。

〔纲〕 三月，窜脱脱于云南。

【纲】 蓟州雨血。

【纲】 帝如上都。

【纲】 夏四月，以定住为右丞相，哈麻为左丞相，桑哥失里为平章政事，雪雪为御史大夫。

【纲】 六月，明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阻渡江取太平路。

【目】 时四方割据称雄者众，战争无虚日，兵乱岁饥，民不聊生。壬辰春，明太祖皇帝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纳英贤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阻，恩威日著，豪杰归心。至是谋渡江取金陵，患无舟楫，而巢湖水寨军帅俞通海等率众万余、船千艘来降。太祖顾谓诸将曰：“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遂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引舟东下，首克生渚矶，遂进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习率父老出迎，安因献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长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纲】 冬十一月，苍失八都鲁击宋刘福通军，破之。十二月，遂围亳，福通以其主韩林儿走安丰。

【纲】 元哈麻矫诏杀右丞相脱脱。

纲 丙申，十六年，春正月，元哈麻、雪雪有罪，伏诛。

纲 天完主徐寿辉据汉阳。

纲 二月，张士诚入平江，据之。

纲 三月，明太祖帅师克金陵，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目 诸军水陆并进，至江宁镇，攻陈兆先营，破之。进围集庆，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战，力不能支，死于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谕曰：“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尔宜各安职业，毋恐。”于是民大悦，更相庆慰。遂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分遣诸将取镇江、广德，皆下之。

纲 方国珍降于元。

纲 是月，有两日相荡。

纲 夏六月，彰德李实如黄瓜。

目 先是童谣云：“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纲 秋八月，彗星见。

目 彗出张宿，色青白，指西南，长尺余，至十二月朔始灭。

纲 冬十月，星陨太名。化为石。

目 从东南流，芒尾如曳箕，堕地有声，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为石，青黑色，形如狗头，其断处若新割者。

纲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纲 三月，明太祖兵克常州。

目 先是徐达攻常州，进薄城下，张士诚遣其弟士德以数万众来援，达伏兵擒之，由是士诚气沮，乃奉书请和，愿输粮犒军。太祖复书，数其开衅召兵之罪，且许其归我使臣将校，即当班师。士诚得书，不报，达请益兵围之，遂下其城。

纲 夏五月，元以搠思监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

纲 明太祖取宁国等路。

目 徐达、常遇春率兵取宁国，攻之久不下。太祖乃亲往督师，既至，守将杨仲英开门请降，百户张文贵杀其妻妾自刎而死。寻遣诸将取江阴、徽州、池州，皆下之。

〔纲〕 六月，有龙斗于乐清江。

〔纲〕 秋七月，元大都昼雾。

〔纲〕 八月，张士诚降于元，元以为太尉。明太祖取扬州。

〔纲〕 九月，天完将陈友谅袭杀倪文俊。

〔目〕 友谅，沔阳渔人子，尝为县吏，不乐。会寿辉、文俊兵起，慨然往从之，遂为文俊簿书掾，寻亦领兵为元帅。及文俊专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谋杀寿辉，不果，奔黄州，友谅因乘衅袭杀之，遂并其军，自称平章。

〔纲〕 冬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

〔纲〕 十二月，天完将明玉珍据成都。

〔目〕 玉珍，随州人。初闻徐寿辉兵起，乃集乡兵屯于青山，结栅自固，未几，降于寿辉。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据成都，蜀中郡县皆附之。

〔纲〕 元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卒。

〔纲〕 戊戌，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将陈友谅破安庆，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死之。

〔目〕 先是阙固守安庆，友谅引军薄城下，阙遣兵扼之。俄而饶寇攻西门，友谅兵乘东门，既登城，阙简死士奋击，败之。至是，池州赵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饶兵军南门，四面蚁集。阙徒步提戈，为士卒先；分遣部将督三门之兵，自以孤军血战，斩首无算，而阙亦被十余创。日中，城陷，火起，阙知不可为，乃引刀自刭，堕清水塘中死。妻蒋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时死者，守臣韩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从贼，焚死者以千计。

〔纲〕 三月，宋毛贵破济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抃霄与战，死之。

〔目〕 济南城陷，贵入据之。时抃霄方驻于南皮之魏家庄，诏遣使拜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贵兵猝至，而营垒犹未完，诸将曰：“贼至，当如何？”抃霄曰：“当以死报国！”因拔剑督战，贼突前摔抃霄，刺杀之，无血，惟见白气冲天。是日其弟昂霄亦死。

〔纲〕 太同路夜闻空中有声。

〔目〕 初，黑气蔽西方，有声如雷。顷之，东北方有云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见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声。

〔纲〕 夏四月，天完将陈友谅破隆兴。

【纲】 五月，宋刘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韩林儿居之。

【纲】 山东地裂。

【纲】 六月，宋将关先生兵破辽州，遂大掠塞外诸郡。

【纲】 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监有罪免，以纽的该为左丞相。

【纲】 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

【目】 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将精兵十万往征，拔之。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命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厚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

太祖既抚定宁越，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集诸将谕之曰：“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政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尔等从吾言，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矣。”

【纲】 宋关先生兵破上都，焚宫关。

纲 太白经天。

纲 己亥，十九年，春三月，元方国珍遣使以温、台、庆元三郡附于明太祖。

目 先是太祖遣使往庆元招谕方国珍，国珍与其下谋曰：“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遂遣使奉书币，以温、台、广元三郡来献，且以次子关为质。太祖曰：“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盟誓变而为交质，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信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何自怀疑而以质子为哉？”乃厚赐关而遣之。国珍既又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纲 夏四月，赵均用杀宋毛贵，其党续继祖执均用杀之。

纲 六月，天完将陈友谅攻信州，元江东廉访使伯颜不花的斤往救，死之。

纲 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儿克汴梁，宋刘福通以其主韩林儿复走安圭。

纲 九月，明太祖兵取衢、处州。

目 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书省，召儒士许元、叶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肇、童冀、吴

履、张启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至是克处州，又有荐耆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书币征之，至建康。比入见，甚喜，赐坐，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深见尊宠。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时朱文忠守金华，复荐王祜、王天锡至，皆用之。

〔纲〕 冬十二月，天完将陈友谅徙其主徐寿辉都江州，自称汉王。

〔纲〕 庚子，二十年，春三月，彗见东方。

〔纲〕 夏五月，汉主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遂自称帝。

〔纲〕 辛丑，二十一年，秋八月，明太祖帅师伐汉，拔江州，汉主友谅走武昌。

〔目〕 先是友谅引兵犯金陵，败溃，奔还。寻遣其将张定边陷安庆府，太祖乃下令诸将曰：“陈友谅贼杀其主，僭称大号，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庆。观其所为，不灭不已。尔等其厉士卒以从。”徐达进曰：“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刘基曰：“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时也。”遂督诸帅，率舟师，乘风溯流而上。遂克安庆，长驱向江州，分舟师为两翼，夹击友谅，大破之；友谅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谅伪相胡廷瑞见江州已破，遣使诣军中请降，太祖遂至隆兴。建昌王溥、饶州吴宏、袁州欧普祥各率众来见，宁州陈龙及吉安孙本立、曾万中皆来降，乃改隆兴路为洪都府。

〔纲〕 冬十一月，黄河清。

目 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纲 大饥。

纲 壬寅，二十二年，春二月，彗星见。

目 未几，长星复见于虚、危之间，其形如练，长数十丈。

纲 三月，明玉珍破云南，夏五月，自称陇蜀王。

纲 六月，彗出紫微垣。

纲 癸卯，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称帝于成都。

纲 二月，张士诚将吕珍入安丰，杀宋刘福通等，据其城。明太祖率兵击走之。

纲 三月，彗见东方。

纲 秋七月，汉主友谅围洪都，明太祖帅诸将讨之，大战于鄱阳湖。友谅败死，子理立。

目 初，友谅忿其疆场日蹙，乃作大舰，来攻洪都。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以兵围城，

其气甚盛。兵戴竹盾御矢石攻城，城且坏，守将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城坏复完。已而德胜中流矢死，内外阻绝，音问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亲帅诸将，发舟师二十万，进次湖口。

友谅闻援兵至，即解围，东出，与明师遇鄱阳湖之康郎山。戊子，徐达、常遇春等诸将击败其前军，军威大振。明日，诸军接战，至晡，东北风起，燔其水寨舟数百艘。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皆焚死。

辛卯，复联舟大战，自辰至午，敌兵大败，友谅夺气。其将张定边欲挟之退保鞋山，为我师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战。是夕，明舟渡浅，泊于左蠡，与友谅相持者三日。

八月壬戌，友谅计穷，冒死突出，将奔还武昌；太祖麾诸将邀击之，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颊而死。擒其太子善儿，其平章陈瑄以下悉以楼船军马来降。

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其尸及其子理径趋武昌，复立理为帝，改元德寿。既而明太祖复进兵围之。

〔纲〕 张士诚自称吴王。元遣使征粮，不与。

〔纲〕 冬十月，山东赤气千里。

〔纲〕 甲辰，二十四年，春正月，明太祖建国号曰吴。二月，自将伐汉，汉主陈理降，湖广、江西悉平。

〔目〕 时李善长、徐达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屡表劝进，不允。乃于是月朔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以李善长为右

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谕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

二月，以武昌围久不下，乃亲往视师，督诸将击之，擒其元帅张必先。既而遣其降将罗复仁入城，谕陈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诣军门请降。凡府库储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饥困，命给粟赈之。于是湖广、江西诸郡县相继皆降。

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即命毁之。

〔纲〕 三月，明太祖定官制。

〔纲〕 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纲〕 夏五月，大都雨雹。

〔目〕 长尺许，或曰龙须也。命拾而祀之。

【纲】 秋七月，元皇后弘吉刺氏崩。

【纲】 九月，元以方国珍为淮南左丞相。

【纲】 冬十二月，元立奇氏为皇后。

【纲】 丙午，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昱立。

【纲】 夏四月，明太祖兵取淮安诸路。

【纲】 五月，明太祖求遗书。

【目】 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回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后。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纲】 秋八月，元以陈有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纲】 九月，元以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

〔纲〕 明太祖取湖州诸路。

〔纲〕 冬十二月，明太祖立宗庙、社稷。

〔目〕 时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宫阙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国之所重，莫先宗庙、社稷，遂定议以明年为吴元年，命有司立庙社，建宫室。典营缮者，以宫室图进。见其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昔尧之时，茅茨上阶，采椽不斲，可谓极陋，然千古之上，称盛德者，必以尧为首。后世竞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乱由是起。吾常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宫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极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殿壁。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寻命协律郎冷谦考正宗庙雅乐音律及钟磬等器。既又定乐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纲〕 丁未，二十七年，春正月，絳州夜闻天鼓鸣，将旦，复鸣，其声如空中战斗者。

〔纲〕 三月，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目〕 先是，令有司每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其有兼通书律廉吏，亦得荐举，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至是，复下令曰：“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岁，学礼、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道：是以周官选举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艺，文武兼用，贤能并举，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者，察之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纲】 秋九月，明太祖兵克平江，执吴王张士诚以归。

【纲】 冬十月，明太祖命大将军徐达等帅师北定中原。

【目】 太祖既扫除群雄，抚有江南，乃遣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万，北伐以定中原，驰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

【纲】 明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颁戊申历。

【纲】 明太祖兵讨方国珍，降之。

【纲】 明太祖兵徇山东郡县，皆下之。

【目】 时徐达、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东，首克沂州，进取峒州及益都，于是莱州诸郡悉奉图籍来降。

山东既定，明年，达与遇春会诸将于临清，率马步舟师进克元都。元主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同议避兵北行，诏

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开建德门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孙买的里八剌而还，元亡。

元主驻应昌，二年殁，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宫北葬，谥曰惠宗。太祖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右元十帝共八十九年。

明鉴易知录卷一

明纪

太祖高皇帝

编 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吴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为帝后。

纪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闰三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

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东句容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世珍又徙钟离太平乡。母陈，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于元天历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烛天，里中人竞呼“朱家火”！及至，无有。三日洗儿，父出汲，有红罗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红罗障。少时常苦病，父欲度为僧。岁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贫不能殓，藁葬之。仲与太祖昇至山麓，绁绝，仲还取绁，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晓往视，土坟起，成高垄。地故属乡人刘继祖，继祖异之，归焉。

寻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觉寺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乃游江、淮，崎岖三载，仍还皇觉寺。

时汝、颍兵起，骚动濠州。定远人郭子兴据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进，日掠良民邀赏。太祖诣伽蓝卜问：避乱，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岂欲予倡义邪？”大吉。意遂决。以闰三月朔入濠州见郭子兴，子兴奇其状貌，与语，大悦之，取为亲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辄胜。子兴故抚宿州马公女为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

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赵均用、彭早住帅余党奔濠，子兴屈己下彭、赵，遂为所制。彭、赵据濠称王。

太祖虽在朔馆，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达、汤和等皆往归焉。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远，下滁阳。时彭、赵御下无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而独与徐达、汤和、吴良、吴顺、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太祖诱执其帅，于是营兵焚旧垒悉降，得壮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头，得八百余人。

定远缪大亨以义兵二万屯横涧山，太祖命花云夜袭破之，亨举众降，军声大振。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率众归附，太祖奇之，因问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倡仁义于远迹，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定也。”太祖大悦，俾兄弟皆居帷幄，预机密焉。

定远人李善长来谒，留幕下，掌书记，画馈饷，甚见亲信。

秋七月，太祖将兵进攻濠阳，克之，因驻师焉。朱文正、李文忠来归。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乱，与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国长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携文忠走乱军中，几不能存，至是闻太祖驻兵濠阳，皆来归。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与沐英皆赐姓朱。英，定远人，父母俱亡，太祖见而怜之，令高后育之为子。何世隆来降。

未逾月，彭早住、赵均用挟子兴往泗州，既而早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专，衔子兴，欲杀之。太祖赂其左右，子兴乃得帅所部归濠，称濠阳王。时太祖部兵数万人，悉归之，奉其号令。太祖威名日著，子兴二子阴置毒酒中欲害之，谋泄。及期太祖即与俱往，中途遽跃马起，仰天若有所见，因骂二子曰：“吾何负尔？适空中神人谓尔欲以酒毒我。”二子骇，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县胡大海来归，太祖一见语合，用为前锋。

十五年，春正月，濠师乏粮，诸将谋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惟和阳可图。”子兴使张天祐等将兵前行，与元兵遇，急击败之，追至小西门，汤和夺其桥而登，将士从之，遂据和阳。子兴属太祖总和阳兵，入抚定城中，诸将破和阳，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太祖恻然，召诸将谓曰：“诸军自濠来，多掠人妻女，军中无纪律，何以安众？”凡所得妇女悉还之，于是皆相携而去，人民大悦。三月，郭子兴卒，太祖并统其军。

虹县人邓愈来归。怀远人常遇春，刚毅多智勇，膂力绝人，年二十三，为群雄刘聚所得，遇春察其多钞掠，无远图，弃之来归。未至，假寐田间，梦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来！”适太祖骑从至，即乞归附，请为先锋。

太祖驻和阻久，谋渡江无舟楫，而巢湖水寨军帅俞通海、廖永安等，率众万余、船千艘来降，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吾事济矣！”六月，太祖率诸将渡江，乘风举帆，顷刻达生渚。太祖先抵采石矶，时元兵阵于矶上，舟距岸三丈许，未能卒登，常遇春飞舸至，太祖麾之，应声挺戈跃而上，守者披靡，诸军从之，遂拔采石。乘胜径攻太平，拔之。耆儒李习、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见太祖，谓李习曰：“龙姿凤质，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谓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对曰：“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资明公也！”太祖大悦，礼安甚厚，由是凡机密辄与议焉。

方山寨民兵元帅陈桢先，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寇太平城下，太祖亲督兵御之，命徐达等以奇兵出其后，设伏擒桢先，太祖释不杀，桢先诈曰：“生我何为？”太祖曰：“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胜则人附，败则附人。尔既以豪杰自负，岂不知生尔之故。”桢先曰：“然则欲吾军降乎？此易耳。”乃为书招其军，明日皆降。八月，诸军进克溧水，将攻集庆路。桢先之为书也，意其众未必从，阳为招词，阴实激之，不意其众遽降，自悔失计。及闻欲攻集庆，私谓部曲曰：“汝等攻集庆，毋力战，俟我得脱还，当与元兵合。”太祖闻其谋，召语之曰：“人各有心，从元从我，不相强也。”纵之还。诸军进攻集庆，桢先遂与元福寿合，拒战于秦淮。诸军失利，桢先来追袭，经葛仙乡，乡民兵百户卢德茂遣壮士五十人，衣青出迎，桢先不虞其图己，青衣兵自后攒槊杀之。桢先既死，其子兆先复集兵屯方山。

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诸将取集庆路，攻破陈兆先营，释兆先而用之，择其降兵骁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惧不自安，太祖觉其意，是夕令入宿卫，环上而寝，悉屏旧人于外，独留冯国用一人侍卧榻傍。太祖解甲，

安寝达旦，疑惧者始安。

进攻集庆，国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阵，败元兵于蒋山，直抵城下，诸军拔栅竞进，元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力战，死之，遂克集庆路。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纷扰，生民涂炭。吾率众至此，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旧业，无怀疑惧。”于是城中军民皆喜悦，更相庆慰。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太祖嘉福寿之忠，以礼葬之。

张士诚、康茂才来降。士诚，泰州白驹场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举兵陷泰州，据高邮，称诚王，时据平江来降。茂才，蕪州人，初结义旅，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迁宣慰使、都元帅，戍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众来附。

金陵既定，太祖欲发兵取镇江，虑诸将不戢士卒，为民患，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浮江东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尔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者罚无赦。”达等顿首受命。进兵攻镇江，克之，达等自仁和门入，号令严肃，城中晏然。

六月，命邓愈等将兵攻广德路，克之，改为广兴府。

秋七月，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遣使聘镇江秦从龙，既至，太祖亲迎之入，事无大小皆与谋。从龙尽言无隐，每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无知之者；太祖呼为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镇江府，谒孔子庙，分遣儒士告谕

乡邑劝农桑。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达、常遇春帅师攻宁国，久不下，太祖乃亲往督师，守将杨仲英开门降，其百户张文贵杀其妻子，自刎死。寻遣诸将取江阴、徽州、池州，皆下之。秋八月，张士诚降于元。九月，太祖取扬州。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为营田使，太祖谕之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圯，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故命尔此职。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纷扰，无益于民，则非付任之意！”

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州，命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吐仪、宋濂为五经师。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

太祖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谕诸将曰：“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为将者能以不杀为主，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

十九年，春三月，方国珍以三郡来附。国珍，台州人。戊子冬起兵，后降于元。至是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次子关为质。太祖曰：“既诚信来归，便当推诚相与，何以质为！”乃厚赐关而遣之。

秋九月，太祖兵取处州。冬十月，遣使征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及浦江宋濂，以胡大海荐也。时朱文忠守金华，亦荐王禕、许元、王天锡，太祖皆征召之。

十二月，天完将陈友谅称汉王。友谅，沔阳渔人子，尝为县吏，不乐。会徐寿辉兵起，慨然往从之。寿辉称帝于蕲水，国号天完，后据汉阳。至是，友谅徙寿辉都江州，自称王。

二十年，春三月，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建康，入见，太祖喜甚，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赐坐，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礼，命有司创礼贤馆处之。

基自幼聪明绝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至正初以春秋举进士，授高安县丞，累官江浙儒学副提举。元政乱，投劾去。尝建议剿方国珍，不用，安置绍兴。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基独纵饮不顾，大言曰：“此天子气也，十年后应在金陵，我当辅之。”时杭州犹全盛，皆大骇，以为狂，无知基者，惟西蜀赵天泽奇之，以为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趋建康，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嘉纳之，留基帷幄，预机密谋议。

夏五月，陈友谅攻太平，城陷，守将花云被获。贼缚云急，云怒骂曰：“贼奴！尔缚吾，吾生必灭尔？”遂奋跃大呼起，缚尽绝，夺守者刀，连杀五六人。贼怒，缚云丛射之，比死，骂贼不绝口。

方云之与贼战也，势甚急，妻郤氏生子焯方三岁，抱之泣，语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独生，然不可使花氏无后；儿在，若等善抚育之。”已闻云就缚，郤氏即赴水死。侍儿孙氏收郤瘞之，抱儿逃，汉军掠之。军中恶小儿啼，孙氏恐被害，以簪珥属渔家鞠之。汉败，孙氏脱身至渔家，窃儿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汉溃军夺舟，摔孙氏及儿投之江，江中得断木，附之入芦渚中，渚有莲实，孙氏取啖儿，凡七日不

死。忽夜半闻人语声，呼之，逢老父，号雷老，告之，遂与偕行达太祖所。孙氏抱儿拜泣，太祖亦泣，置儿于膝曰：“此将种也。”命赐雷老衣，忽不见。

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遂自称帝，国号汉。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帅师伐汉，拔江州，友谅挈妻子夜奔武昌。即而友谅伪相胡廷瑞见江州已破，遣使诣军请降，太祖遂至龙兴，改为洪都府。

二十三年，秋七月，陈友谅作大舰攻洪都，空国而来，以兵围城。守将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亲帅舟师二十万进次湖口；友谅闻之，即解围东出，与太祖兵遇鄱阳湖之康郎山。友谅联舟纵战，望之如山，太祖军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缩。

郭兴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敌，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东北风起，令诸将乘风纵火，焚其水寨舟百艘，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皆焚死。明日，复联舟大战，敌兵大败。友谅敛舟自守，不敢战，相持者三日。

友谅计穷，冒死突出，将奔还武昌，太祖麾诸将邀击之，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其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径趋武昌，复立理为帝。

初，鄱阳湖之战，太祖亦屡濒于危，一日被围莫解，指挥韩成请服太祖冠袍，对贼众投水中，围乃解。又一日，太祖方与友谅鏖战，刘基忽跃起大呼曰：“难星过，速更舟。”太祖急更之，旧舟已为敌炮碎矣。

先是有周顛者举措诡譎，人莫能识，每见太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厌之。至是征陈友谅，太祖问：“此行何如？”顛应声曰：“好。”从行至皖城，苦无风，问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行不三十里，果大风，倏忽达小孤，竟如其言。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长、徐达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屡表劝进，不允，乃于是月朔即吴王位。

陈理既还武昌，太祖复兵围之，久不下，乃亲往视师，遣其降将罗复仁入城谕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诣军门降。凡府库储蓄令理自取。城中饥困，命给粟赈之。于是湖广、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陈氏穷奢极侈，安得不亡！”即命毁之。

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即平江治宫室，立官属。士诚委政于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与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三人谋，三人者皆谄佞^怙邪，惟事蒙蔽。太祖闻之曰：“我无一事不经心，尚被人欺，张九四终岁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败者乎！”时有十七字谣曰：“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吐，一朝西风起，干瘪。”

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因谓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太祖议讨张士诚，李善长以为未可。徐达进曰：“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其所任骄将如李伯昱、吕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数，王、蔡、吐三参军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

定。”太祖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济矣。”秋八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集诸将佐谕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虏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垄，毋毁庐舍。闻士诚母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诸将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复召达、遇春曰：“尔等此行，用师孰先？”遇春曰：“逐枭者必覆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当直捣平江，平江既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诚起盐贩，与张天骥、潘原明辈皆相为手足。士诚穷蹙，天骥辈惧俱毙，必并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胜？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

冬十月，徐达师至湖州，士诚发兵来援，大败之，而守将李伯昇及张天骥遂举城降。朱文忠师下杭州，守将潘原明籍土地钱谷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无犯。一卒强入民家，磔以徇。

徐达既下湖州，会诸将进攻平江，士诚诸将多降。康茂才至尹山桥，遇士诚兵，击败之，遂进兵围其城。达、遇春等四面筑长围困之，城中震恐。

十二月，群臣咸请太祖定宫阙制度。太祖以国之所重，莫先宗庙、社稷，遂定议以明年为吴元年，命有司立庙、社，建宫室。

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夏六月，士诚被围既久，欲突围出，将奔常遇春营，遇春觉其至，严阵待之。遇春抚王弼背曰：“军中皆称尔

为猛将，能为我取此乎？”弼应声驰铁骑挥双刀往击之，敌小却；遇春率众乘之，遂大败其军，溺于沙盆之潭。土诚故有勇胜军，号“十条龙”，常银铠锦衣出入阵中，是日皆溺死。土诚马惊，堕水，几不救，肩舆入城。

逾三日，土信方在城楼上督战，忽飞炮碎其首而死。

秋九月，达、遇春率众渡桥进薄城下，土诚军大溃。诸将蚁附登城，城破，土诚收余兵二万，亲率之战于万寿寺东街，复败。土诚仓皇归，从者仅数骑。

初，土诚见兵败，谓其妻刘氏曰：“我败且死，若曹何为？”刘氏曰：“君勿忧，妾必不负君！”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积薪齐云楼下，驱其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刘氏自缢死。日暮，土诚距户经，旧将李伯昇决户抱解之。徐达令人慰谕之，反复数四，土诚瞑目不言，乃以旧盾舁至舟中，送建康。土诚卧舟中不食，至龙江，坚卧不肯起。舁至中书省，李善长问之不语；已而土诚言不逊，善长怒骂之，土诚竟自缢死。改平江曰苏州府，浙西、吴会皆平。

冬十月，太祖既扫除群雄，乃遣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万北伐以定中原，驰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颁戊申历。

太祖遣兵讨方国珍。初，国珍怀诈反复，云“俟克杭州即纳土”。及大兵克杭州，犹自据如故。至是太祖命汤和

等帅师讨国珍于庆元，国珍遁入海岛；太祖复命廖永忠帅师自海道会汤和等兵讨之。国珍惶惧，遂及其弟国珉、兄子明善率家来降。和送国珍于京师，浙东悉平。徐达、常遇春引兵徇山东郡县，皆下之。

是年，正月，李善长率群臣奉表劝进，上曰：“恐德薄不足以当尊。”善长曰：“天命已有归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长复固请，乃从之。

编 立妃马氏为皇后。

纪 上初渡江时，后尝谓上曰：“今豪杰并争，虽未知天命所归，以妾观之，惟以不杀人为本，人心所归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册立为皇后。上因谓侍臣曰：“昔光武劳冯异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朕念皇后起布衣，常仓卒自忍饥饿，怀糗饵食朕，比之豆粥、麦饭，其困尤甚。昔长孙皇后当隐太子构隙之际，内能尽孝，谨承诸妃，消释嫌疑。朕素为郭氏所疑，径情不恤，将士或以服用为献，后辄先献郭氏，慰悦其意；及欲危朕，后乃为宽解，卒免于患，尤难于长孙皇后也。朕或因服御诘怒小过，辄劝朕曰：‘王忘昔日之贫贱邪？’朕为惕然。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岂忍忘之！”罢朝，因以语后。后曰：“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妾安敢比长孙皇后，但愿陛下以尧、舜为法耳。”

编 立世子标为皇太子。

编 以李善长为左丞相，章溢为御史中丞。

编 命廷臣兼东宫官。

纪 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常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台省等官兼东宫官赞辅之，父子一体，君臣一心。”于是太子官属，以李善长、章溢、刘基等兼之。

编 二月，定郊社宗庙礼。

编 定卫所官军及将帅将兵之法。

纪 自京师及郡县皆立卫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领铃束，通以指挥使等官领之。有事征伐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将印于朝，官军各回本卫，大将军身还第。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专擅，自是征伐率以为常。

编 汤和等克福州，闽地悉平。

纪 先是帝命汤和、廖永忠等取闽，进兵延平，先遣使招谕元福州平章陈友定，不从，遂进攻之。参政文殊海牙开门出降，执友定械送京师。胡廷瑞等进兵克兴化，元江州路守将陈国珍纳款，于是郡县相继降附，福建悉平。

编 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

纪 仍遣使诣曲阜致祭。

编 诏衣冠悉如唐制。

编 命中书议役法。

纪 上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恐役及平民，乃命中书省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农隙用之。”

编 命选国子监生侍太子读书。

编 三月，以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两广。

编 命翰林儒臣修女诫。

纪 上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观历代宫闈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编 蕻州进竹簟，命却之。

纪 谕中书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无玩好之饰。今蕻州进竹簟，未有命而来献，天下闻风，争

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献。”

编 夏四月，命图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以示子孙。

编 禁宦官预政典兵。

编 六月，两广平。

编 秋七月，徐达、常遇春帅诸将入通州，元主避兵北行。

纪 达与遇春会诸将于临清，遂入通州。元主大惧，集后妃、太子议避兵北行，召群臣会议端明殿，元主徘徊叹息曰：“今日岂可复作徽、欽！”遂决计北徙，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开建德门由居庸北走如上都。

编 八月，徐达、常遇春克元都。

纪 达等进师取元都，至齐化门，将士填壕，登城而入。达登齐化门楼，执帖木儿不花、庆童等戮之，并获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玺一。封府库、图籍、宝物及故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寺护视。号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元翰林待制黄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总管郭允中等皆死之。学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国史也。”遂往见徐达，达寻以素归。

编 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往取山西。

编 漳州通判王袿上书。

纪 袿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为心，宽大以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汉室宽大，故开四百年之业。盖上天以生物为心，春夏长养，秋冬收藏，其间雷电霜雪，有时而薄击肃杀焉，然皆暂而不常；向使雷电霜雪无时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愿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纳之。时尚严厉，故袿以为言。

编 始置六部官。

纪 先是中书省惟设四部，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至是乃定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务。

编 诏以汴梁为北京，金陵为南京。

编 御史中丞刘基致仕。

纪 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长留守京师。中书都事李彬犯法，事觉。彬素附善长，善长请基缓其狱，基不听，驰奏，上竟杀彬，善长衔之。上还，善长愬之，会基有丧告归，许之。

编 放元宫人。

编 旁求隐逸之士。

纪 命学士詹回等十人，分行十道求之。

编 诏乘舆服御诸物毋饰金。

纪 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特命以铜为之。有司言：“费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编 冬十月，碎元水晶刻漏。

纪 司天监进元所置水晶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上览之，谓侍臣曰：“废万几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

编 诏御史大夫汤和、平章杨璟并从西征。

编 召刘基至京师。

纪 基至，赠其祖父爵永嘉郡公。欲授基爵，辞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功！显荣先人足矣。”

编 十一月，建大本堂。

纪 命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诸王。以起居注魏观侍太子说书。

编 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孔希大为曲阜知县。

纪 皆世袭。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书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

编 十二月，大将军徐达帅诸军取太原。

编 己酉，二年，春正月，诏免中原田租。

编 诏免江南田租。

编 副将军常遇春帅师取大同。

编 二月，大将军徐达师次河中，副将军常遇春、冯宗异渡河趋陕西。

编 诏修元史。

纪 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史所以劝惩，不可废。”乃诏左丞相李善长、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祜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等十六人同纂修。

编 亲耕藉田。

纪 上躬耕藉田于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内外命妇蚕于北郊，以为祭祀衣服。

编 三月，敕翰林为文无事浮藻。

纪 上谓詹同曰：“古人为文，以明道德，通世务，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忠义感激。近世文士，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编 大将军徐达克河中，遂会诸将进取陕西。

纪 大军至西安，营于长安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属迎降。达遂遣冯宗异取凤翔，元将李思齐奔临洮。

编 夏四月，淮安、宁国、镇江、扬州、台州各献瑞麦。

纪 一茎五穗、三穗者甚众，群臣贺，上曰：“朕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时，为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

编 大将军徐达至凤翔，遣冯宗异进攻临洮；李思齐举城降。

编 五月，大将军徐达师至萧关，下平凉。指挥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

编 元将张良臣以庆阳降。

编 六月，蓟北悉平，改元都为北平府。

纪 元也速复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军自凤翔还御之。复命李文忠为偏将军，副遇春自北平往开平，道三河，经鹿儿岭，败元将江文清于锦州，也速复以兵迎战，又败之；也速遁，遂帅兵进攻开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遂改元都为北平府。

编 秋七月，副将军常遇春卒于军。

纪 遇春还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将军李文忠代领其众，寻诏文忠自北平会师攻庆阳。

编 八月，大将军徐达克庆阳。

纪 六军列营庆阳城下，张良臣数出战，俱不利，粮饷乏绝，至煮人汁和泥咽之。其平章姚暉等开门纳降，达勒兵自北门入，良臣投井中，引出斩之，陕西悉平。达帅诸军还京师。

编 建功臣庙。

纪 庙成，叙功，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祯、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

编 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

纪 上曰：“朕观周礼，阉寺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涓，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腹心即腹心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

编 九月，诏以濠州为中都。

纪 上问群臣建都之地。或言关中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注梁亦宋旧京，或言北平宫室完备。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给力役悉资江南，建业长江天堑，足以立国，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诏以为中都。

编 冬十月，诏天下郡县皆立学。

纪 府设教授一，训导四，生员四十人；州设学正一，训导三，生员三十人；县设教谕一，训导二，生员二十

人。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编 庚戌，三年，春正月，帝命徐达等往征沙漠。

纪 元王保保为西北边患，上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浙西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都督冯胜为右副将军，御史大夫邓愈为左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将军，往征沙漠。上问诸将曰：“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尽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诸将皆曰：“保保之寇边者，以元主之犹在也；若以师直取元主，则保保失势，可不战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趋远，失缓急之宜，非计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吾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举而两得者，此是也。”诸将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编 二月，诏群臣亲老者许归养。

纪 上行后苑，见鹊巢卵翼之劳，喟然而叹，因有是命。

编 夏四月，以危素为翰林侍读学士，已，谪素居和州。

纪 素居弘文馆，一日上御东阁，闻履声橐橐，上问“为谁？”对曰：“老臣危素。”上曰：“是尔邪，朕将谓文天祥耳。”素惶惧顿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阙庙去？”遂有是谪。素逾年卒。

编 大将军徐达帅师出安定，与王保保战，大败之，保保奔和林。

纪 达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一日，达整众出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擒元诸王国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骆驼驴骡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出宁夏奔和林。

编 五月，左副将军李文忠克应昌，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等。帝谥元主曰顺帝。

纪 文忠与左丞赵庸师出野狐岭，擒元平章祝真，进败元太尉蛮子等于白海之骆驼山，遂次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文忠帅师趋应昌，未至百余里，获元骑问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应昌，围其城，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诸王，宋代玉玺金宝一十五，宣和殿玉图书一、玉册二，镇国玉带、玉斧各一，及驼马牛羊无算，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帅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捷闻，百官称贺，上命礼部榜示，凡经仕元者不与。又以庚申元主不战而奔，克知天命，谥曰顺帝。

编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

纪 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编 诏行大射礼。

【纪】 令太学生及天下郡县学生员皆习射。

【编】 诏定服色。

【纪】 礼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国家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尚赤为宜。”上从之。

【编】 册封诸王。

【纪】 诏曰：“诸子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棣为秦王，栢为晋王，棣为燕王，戢为周王，栢为楚王，榑为齐王，柱为潭王，戢为赵王，檀为鲁王，侄孙守谦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置相、傅、官属。

【编】 严宫闈之政，著为令。

【纪】 上以元末宫嫔女谒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宫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褻乱。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宫中嫔妇事，宫门之外不得与焉。宫费奏自尚宫，内使监覆之，始支部，违者死。私书出外者，罪如之。宫人疾，言其状，征药。群臣命妇节庆、朔望朝见中宫，无故不得入。人君无见外命妇礼。天子、亲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子女，进者勿受。

编 六月，李文忠遣人送元买的里八剌等及其宝册至京师。

纪 省臣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庙，宝册令百官具朝服进。上曰：“宝册贮之库，不必进也。古者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宪对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随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人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甚繁，家给人足，朕之祖先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乃赐买的里八剌第宅于龙山，封为崇礼侯。

编 颁平定沙漠诏于天下。

纪 是日百官表贺，上谕之曰：“当元之季，盗贼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非取天下于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奢，天下豪杰其得乘隙而起邪！”

编 秋九月，大明集礼书成，诏刊行之。

编 冬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等振旅还京师。

编 大封功臣。

明鉴易知录卷二

明纪

太祖高皇帝

〔编〕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命汤和等帅师伐夏。

〔纪〕 元至正十七年，随州人明玉珍起兵，从徐寿辉陷川蜀，寿辉令玉珍守之，玉珍寻自据成都，遂称帝，建国号曰夏。

二十六年，玉珍卒，子升嗣，甫十岁，母彭氏同听政。至是，升将吴友仁寇兴元，上命汤和、周德兴、廖永忠、杨璟、叶升等率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等率步骑由秦、陇趋成都。上谕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尝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礼，悯明升稚弱，不忍加兵，数遣使开谕，冀其觉悟；升乃惑于群议，反以兵犯吾兴元，不可不讨。今命卿等率水陆大军分道并进，首尾攻之。”诸将陛辞，上复密谕傅友德曰：“蜀人闻吾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师。彼谓地险，吾兵难至；若出其意

外，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兵贵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顿首受命。

【编】 三日，策试进士于奉天殿。

【纪】 始令进士释褐行释菜礼。

【编】 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

【纪】 祀帝王三十五。

【编】 夏四月，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右副将军，帅师伐蜀。

【纪】 上以汤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报，命亮祖帅师助之。

【编】 六月，吏部尚书詹回、礼部尚书陶凯作宴享九奏乐章。

【编】 廖永忠、汤和师至重庆，夏主明升降。

【纪】 永忠帅舟师自夔州乘胜抵重庆，沿江州县望风奔附。明升与右丞刘仁等大惧，仁劝明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势如此，纵往成都，不过延命旦夕，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灵于锋镝。”明升遂遣使诣永忠军，全城纳款。永忠以汤和军未至，辞不受。后数日，汤和至重庆，会永忠以兵驻朝天门外，是日明升面缚衔璧，奉表诣军门

降。和受璧，永忠解缚，遣指挥万德送明升等并降表于京师。朱亮祖兵亦至。

编 秋七月，傅友德兵围成都，克之。蜀地悉平。

编 八月，明升至京师，封为归义侯。

编 以刘基所上书付史馆。

纪 上手书问刘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广。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宽，遂恣诽谤。今天鸣八载，日中黑子迭见，卿宜条悉以闻。”基上言，以为“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上以其书付史馆。或有言杀运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当国，扫除俗弊，一二年后宽政可复也。”

编 冬十二月，赏平蜀将士。

纪 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两，彩缎二十表；杨璟、赵庸、朱亮祖不与赏。上亲制平西蜀文，纪傅、廖二将之功。

编 壬子，五年，春正月，遣大将军徐达等征沙漠。

纪 上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历代传国玺在元未获；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尔等分道征之。”于是令徐达、冯胜、李文忠等三路出师，其兵四十万。

编 冬十二月，敕中书命有司考课。

纪 敕考课必有学校、农桑之绩，违者降罚。已而莒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无课农、兴学之效，而长于督运，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遥主簿成乐，能恢辨商税。上曰：“恢辨是额外取民也。主簿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恢辨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讯责。

编 命仍祀孟子。

纪 初，国子监请释奠，命罢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

编 纵苑中禽兽。

纪 内使奏增饲虎肉，上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供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以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悉纵之。

编 癸丑，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给事中。

编 征孔克表为翰林修撰。

编 以举人张唯、王涟等为编修。

【纪】 唯、涟等入文华堂肄业，以太子赞善宋濂、正字桂彦良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定其优劣，赐白金、弓矢、鞍马，宠遇甚隆。一日，上问彦良曰：“法数行而数犯，奈何？”对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法以靖民则民劳而弗靖，德以靖民则民靖于德矣。”上曰：“卿，帝者师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敢当宋濂、刘基。”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

【编】 二月，诏暂罢科举，令有司察举贤才。

【纪】 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求天下贤才以资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词，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者甚众。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

【编】 夏四月，修昭鉴祖训录成。

【纪】 初，上命陶凯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可为观戒者，书成，赐名昭鉴祖训录，上亲为之叙，颁赐诸王。

【编】 以左丞相胡惟庸为右丞相。

【编】 夺诚意伯刘基禄。

【纪】 先是基言于帝曰：“温、处之间，有地名谈洋，僻绝岩险，民多负贩私监，萃逋逃之众，宜设巡司莅

之。”基又言：“郡县豪猾吏当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关白中书。时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适有旨逮豪猾吏，惟庸诬吏诬基善相地，以谈洋负山面海，有王气，欲图为祖墓，民弗与，则画建司之策以逐其家。遂为成案，奏上，请加重辟。帝不听，惟夺基禄而已。基入朝谢，遂留京师。

编 秋九月，诏禁对偶文辞。

纪 命翰林院儒臣择唐、宋名儒笺表可为法者，群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令中书省颁为式。

编 冬十月，更定大明律。

编 十一月，潞州进人参。

纪 上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进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之，每当耘耔割获之时，亲往观之，足以自适，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进葡萄酒。亦令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

编 甲寅，七年，春二月，诏修治阙里孔子庙。

纪 设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以训其族人。

编 夏五月，礼部尚书生遼奏请致斋之日，宰犊为膳；不许。

纪 遼奏：“古礼，凡大祀斋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上曰：“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遼曰：“周礼所定也。”上曰：“周礼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编 冬十月，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还。

纪 临行，上谕之曰：“尔本元君子孙，国亡就俘，曩即欲遣归，以尔年幼，道里辽远，恐不能达。今既长成，朕不忍令尔久客于此，故特遣还，见尔父母，以全骨肉之爱。”

编 十二月，陕州人献天书，斩之。

编 乙卯，八年，夏四月，诚意伯刘基卒。

纪 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谓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苍生何！”因忧愤成疾。后疾愈增，惟庸乃遣医视疾，饮基药二剂，有物积腹中如卷石，疾遂笃。至是，上遣使送还家，仅一月而卒，基刚毅慷慨，每遇急难，计画立就，上甚礼重，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温，吾子房也。”

编 甘露降。

纪 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上，有若明珠，采尝之，甘于饴。群臣咸歌诗颂德，上曰：“天道幽微难测，若特祥不

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逮，惟图修省，岂敢以此为已所致哉！”

编 丙辰，九年，春三月，诏免今年税粮。

编 秋闰九月，五星紊度，诏求直言。

纪 钦天监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诏求言。山西平遥训导吐居升上言曰：“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缓刑而结民心，亦未有不以专事刑罚而失民心，国祚长短，悉由于此。今议者曰：‘宋、元中叶之后，纪纲不振，专事姑息，以致亡灭。’陛下所以痛惩其弊而矫枉之者也。姑以当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出圣衷，致使治狱之吏，务求深刻以趋承上意，深刻者多获功，平允者多获罪，欲求治狱之平允，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其余以次仿徒、流律，又删定旧诸律条减宥有差；此渐见宽宥，全活者众，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蔼然布乎宇内矣。然法司之治狱，犹循旧弊，虽有宽宥之名，而无宽宥之实。所谓实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后刑之政，而后有圜圉空虚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岁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为士者以登仕版为荣，以罢职不叙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摭摭，务无遗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故所学或非其所闻，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学，泊乎居官，言动一跌，于法苟免诛戮，则必罹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率是为常，不少顾惜。然此亦岂人主

乐为之事哉？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细矣，而犯者日月相踵，岂下人之不惧哉？良由激浊扬清之不明，善恶贤愚之无别，议能之法既废，以致人不自厉，而为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之世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阻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贼人四大王突窜山谷，如狐如鼠，无窟可追，深山大壑，捕之数年，既无其方，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四千里之地，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难流于他所，朝廷许之复业而来归；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数而尽迁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臣恐自兹之后，北郡户口不复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谓大过，而足以召灾异者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录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备举八议之法，严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则超迁之，苛刻聚敛者则罢黜之，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后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后号称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盖天下之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谓天下趋于治也，犹坚冰之将泮也。冰之坚，非太阳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能使之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使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则必以簿书期会、狱讼、钱谷之不报为可恕，而流俗失世败坏为不可不问，而后正风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此守令未知所务之失也。风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风化，条举纲目，至于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讼狱为要务，虽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虚文末节而不暇举，此风宪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亲民之官；风宪，亲临守令之官，未知所务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于太学，太学正升诸司马，司马

辩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详如此。今使天下郡县生员升于太学，或未数月遽选入官者间亦有之。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选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贤者能有几人乎！凡此皆臣所谓求治太速之过也。

且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乡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术，姑以所闻于经、传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论之。诗曰：‘彼月而食，则维其常。’今且刑于月犹之可也，而且、月相刑，则且敢抗于且者，臣敢抗于君矣。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怨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书奏，帝怒，逮问，系死狱中。后无敢言者。

编 诏改中书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编 丁巳，十年，春二月，学士承旨宋濂致仕归。

编 夏五月，命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重事。诏监察御史巡按州县。

编 制内侍不许读书识字。

纪 有内侍以久侍内庭，从容言及政事；上即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谕群臣曰：“阉侍之人，朝夕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得预政事，今决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因敕内侍不许读书识字。

编 秋九月，置通政使司。

纪 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以曾秉正为之。

编 冬，都督金事濮真征高丽，被执，不屈，死之。

纪 真被执，高丽王爱其骁勇，欲降之，不从。王怒欲杀之，真曰：“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邪！”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惧，遣使入朝谢罪。上嘉真忠节，追封乐浪公，谥忠襄，其子瑜尚在襁褓，即封为西梁侯。

编 十一月，皇孙允熉生。

编 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关白中书省。

编 以李文焕、费震并为户部侍郎。

〔纪〕 上谕吏部曰：“朝廷悬爵禄以待士，资格者为常流设，非为贤才设。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当不次用之。”于是以西安府知府李文煥、宝钞提举费震俱为户部侍郎。

〔编〕 己未，十二年，春三月，东宫文学傅藻等编春秋本末成，上之。

〔编〕 冬十二月，贬右丞相汪广洋于海南，道卒。

〔纪〕 御史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无是事。上颇闻其实，因责广洋欺给，谪居海南，行次太平，上复遣使责之，广洋自缢死。

〔编〕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谋逆，伏诛。

〔纪〕 惟庸等谋逆，诳言所居第井中涌醴泉，邀上往观。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知其谋，走冲蹕道，勒马言状，气方勃，舌缺不能达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几折，尚指惟庸第，弗为痛缩。上悟，登城眺察，见惟庸第内兵甲伏屏帷间；即发兵掩捕，拷掠具伏，磔惟庸于市。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李玉等皆伏诛。上召云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监，赐葬钟山。

惟庸辞连李善长，群臣请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时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问。”宋濂、孙慎坐党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欲并诛之，皇后谏曰：“民间请一先生尚有始终，不忘待师之礼。宋濂亲教太子、诸王，岂宜若是愆。况濂致仕在家，当不知情。”上意解，濂得发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编 诏罢中书省。

纪 罢丞相等官，升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夏五月，诏免天下今年田租。

编 燕王之国北平。以葛诚为燕府长史。

编 辛酉，十四年，春三月，编赋役黄册。

编 秋七月，举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

编 九月，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帅师征云南。

纪 友德等帅师征云南，上谕之曰：“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尔等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师行，上饯于龙江，旌旗蔽江而上。友德师至湖广，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陈桓等帅兵五万，由四川永宁趋乌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趋贵州。

编 冬十二月，傅友德等师至普安，攻下之，遂进平曲靖。

纪 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精兵十余万屯曲靖，以拒明师。沐英谓友德曰：“彼谓我师疲于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进师。未至曲靖数里，忽大雾四塞，冲雾

而行，阻水，则已临白石江矣。顷之雾霁，达里麻望见大惊，仓皇失措。友德即欲济师，英曰：“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速战，然亟济恐为所扼。”乃整师临流，势若欲渡。达里麻悉精锐扼水，英别遣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出其后，鸣金鼓，树旗帜。达里麻急撤众御之，阵动，英乃拔剑督师济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长刀蒙盾，破其前军；敌气索，退数里而阵。明师毕济，友德麾兵进薄之，英纵铁骑捣其中坚，敌遂大败，生擒达里麻，横尸十余里，军声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蓝玉、沐英帅师趋云南，而自以众数万向乌撒，为郭英等声援。把匝刺瓦尔密闻达里麻败，弃城走，挈妻子入晋宁州忽纳砦，驱妻子俱赴滇池死。

编 蓝玉、沐英等师至云南，元右丞观甫保出降，云南遂平。

纪 玉等师至云南之板桥，观甫保出降，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敕众入城，秋毫无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图籍，抚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

编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天下朝覲官各举所知一人。

编 三月，置锦衣卫及镇抚司。

编 夏四月，黜廉州府巡检王德亨，流广平府吏王允道于海外。

纪 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银坑；黜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请如元时置铁冶都提举司辖之，岁可收铁百余万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编】 五月，遣使求经明行修之士，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

【纪】 广东儒士上治平策数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贤，责之。泰，江夏人，有学行，故不次擢用。

【编】 帝诣国子学行释菜礼。

【纪】 国学成，上将释菜，令诸儒议礼。议者曰：“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再拜。”上曰：“圣如孔子，岂可以职位论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庙将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敬礼先师之礼，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仪，从之。

【编】 帝亲录系囚。

【纪】 上录囚毕，命御史袁凯送东宫覆审，递减之。凯还复命，上问：“朕与东宫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大喜，悉从之。

【编】 秋八月，皇后马氏崩。

【纪】 后性恭俭，服澣濯之衣，每诫诸王妃、公主曰：“尔等生长富贵，当为天地惜物。”接妃嫔有恩，被宠生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诸王虽爱之甚笃，勉令务学，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责之。上常前殿决事，或震怒，还宫必问今日处何事？怒何人？因言：“陛下有众子，正好积德，不可纵怒杀人，致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孙之

福，国祚亦长久。”上每从之。至是病，不肯服药；上强之，终不肯，曰：“死生有命，虽扁鹊，何益！使服药而不瘳，陛下宁不以妾故而杀此诸医乎！”遂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终身不复立后。

编 九月，诏选高僧分侍诸王。

纪 有僧道衍者，姓姚名广孝，苏州人，幼出家，改名道衍，字斯道。好读书，工诗文，遇异人传术，能预知人休咎，及善术数之学。文皇在燕邸，广孝自请于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当奉白帽子与大王戴。”至是，燕王自求广孝于上，许之。

编 征耆儒鲍恂等至，并命为学士；固辞，寻放还。

纪 征崇德鲍恂、上海全思诚、吉安余铨、高邮张长年，既至，入见，年皆七十余，赐坐，顾问者久之，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恂等固辞，上曰：“免卿早朝，日晏而入。”恂等复以老疾辞，乃放还。

编 置殿、阁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

编 召方孝孺入见，复遣还。

纪 吴沈荐孝孺学行，召入见，上喜其举动端雅，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用之。”遣还乡。

编 设都察院，以詹徽、林驷为监察御史。

编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吴沈承制编敬天、忠君、孝亲三事为书，上之，赐名精诚录。

编 秋七月，遣御史录囚于诸省。

编 冬十月，刑部尚书开济以罪诛。

纪 先是济议法巧密，上曰：“竭泽而渔，害及鯈鲋；焚林而田，祸及麋麇。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济强敏综核，善深文，莫能自脱。尝鬻狱，借死囚脱代，狱吏发之，捶狱吏死。至是下济狱而死。

编 十二月，初令儒学岁贡生员。

编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以孔讷袭封衍圣公。

编 三月，颁行科举成式。

纪 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十二月，试论一，判语五，诏、诰、章、表内科一；十五日，试经史策五。礼部会试以二月，与乡试同，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

俱不许入试。

编 冬十月，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为监察御史。

编 十一月，以孔希文为曲阜世职知县。

编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并见。

编 太傅、魏国公徐达卒。

纪 达自北征还，即上将印。自去冬疾作，至是卒，年五十四。上痛悼不已。亲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中山。子四：长辉祖，袭封魏国公；次添福，勋卫；次增寿，左都督；次应绪，都督佥事。女四：长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编 会试天下贡士。

纪 取黄子澄第一，练子宁次之。殿试丁显第一，子宁次之，子澄又次之。

编 丙寅，十九年，春二月，置行人司。

编 秋七月，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师。

编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诏修阙里孔子庙。

编 二月，帝耕藉田。

编 诏焚锦衣卫刑具。

纪 上闻锦衣卫多以非法讯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系囚仍送刑部审理。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宥免，有司请并论前罪诛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乎！”

编 秋七月，有司请立武学，祀太公，不许。

纪 有司请立武学，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涂也，太公从祀帝王庙，罢其旧祀。”

编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御史凌汉为右都御史。

纪 汉鞫狱平恕，人有德汉者遇诸途，厚遗以金。汉曰：“子罪当尔，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为！”上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编 三月，廷试进士。

纪 赐任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阳人，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奉旨建坊自此始。

编 冬十月，以庶吉士解缙为监察御史，寻遣归。

纪 缙，吉水人，七岁能诗文，十八举于乡，连登进士，上亲选为庶吉士，特被宠眷。因上封事，凡万余言，其略曰：“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轻重，诚信有间，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时，辄有无及之叹。律以人伦为重，乃有给配夫妇之条，恐伤节义之礼。太常非俗乐可肄，官妓非人道所为，可以禁绝。释、老之壮者宜出之，使复人伦。经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资清高，而学问不充；善端间发，而心学无素。”上嘉其识，擢为监察御史。时都御史袁泰恣横，无敢言之者，缙历诋其奸状。上虑缙少涵养，将为众所倾，召其父谕之曰：“才之生甚难，而大器者晚成，其以尔子归，益进其学。”又谕缙曰：“后十年来朝，大用尔未晚也。”

编 以卓敬为给事中。

纪 时诸王服饰有拟太子者，敬乘间言于上曰：“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也。”

编 己巳，二十二年，春二月，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

编 二月，诏公侯各还其乡，赐赆有差。

纪 上以天下无事，悯诸将老，欲保之，故有是命，上论守成之道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车行于峻阪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编 庚午，二十三年，夏四月，除百官期年奔丧之制。

编 杀韩国公李善长。

纪 先是善长坐他累削禄，既又有以胡惟庸党言者，上亦未之究也。至是，会有星变，其占为大臣当灾。时帝大杀京民之怨逆者，善长请免其亲戚数人。上大怒，遂赐死。

编 诏求仙人张三丰不得，召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

纪 三丰不知何处人，洪武初入武当山修炼，寒暑一衲，时称为张邈邈。有问之者，终日不答一语。或与论经书，则津津不绝口。一啖数斗辄尽，辟谷数月亦自若。隆冬，斲卧雪中，道士丘玄清遇之，遂为弟子。至是上遣使求三丰不得，乃召丘玄清至，与语大悦，拜太常卿。

编 命刘基孙廌袭封诚意伯。

纪 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袭。既而忤胡惟庸，为所害，基子瑄为江西参政，又为惟庸党沈立木所胁，卒于官。及惟庸败，上悯思之，故有是命。

编 辛未，二十四年，春二月，改封豫王桂为代王，汉王模为肃王，卫王植为辽王。

编 冬十月，定生员巾服之制。

【纪】 上亲视，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

【编】 擢冯坚为金都御史。

【纪】 南圭典史冯坚上言九事，上奇之，超擢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

【编】 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薨，谥曰懿文。

【编】 秋七月，窜吴从权、张恒于极边。

【纪】 岢嵐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给由至京师，上问民间疾苦，皆对曰：“非职事，不知也。”上曰：“宋儒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诸生皆兼时务。圣贤之道，所以济世也，民情不知，则所教何事？其窜之极边，命刑部榜谕天下学校。”

【编】 九月，立嫡长孙允炆为皇太孙。

【纪】 太孙生而额颅稍偏，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帝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语乃佳。帝常有意易储，翰林学士刘三吾曰：“若然，置秦、晋二王何地？”帝乃止。

【编】 以修撰黄子澄兼少詹事，侍东宫讲读。

编 以方孝孺为汉中府教授。

纪 蜀献王闻孝孺贤，命世子受学，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编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凉国公蓝玉谋逆，伏诛。

纪 初，胡惟庸之叛，有称玉与其谋者，上以其功大，宥不问。后诸老将多没，乃擢为大将，总兵征伐，甚称上意。然玉素不学，性复狠愎，又恃功横暴。有讪其阴事者，上诘责之，玉不为意。至是，命为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当为太师也。”间奏事，上不从，玉惧，退语所亲曰：“上疑我矣。”乃谋反。

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恪、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诸武臣尝为玉部将者，玉乃遣亲信召之，晨夜会私宅谋议，集士卒及诸家奴，伏甲将为变。约束已定，为锦衣卫指挥蔣瑄所告。命群臣讯状具实，磔于市，夷三族。彻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蔓衍过于胡惟庸。

编 夏四月，太白经天。

编 秋九月，颁大成乐器于天下以祀孔子。

编 诏褒浦江义门郑氏。

纪 浦江郑氏，十世不异爨，长幼至千余人，田赋各有所司，凡出纳虽丝毫咸有文可覆，无敢私。诸妇惟事女工，不与家政。子孙孝谨，执亲丧，哀毁三年，不御酒肉。家畜两马，一出则一为之不食。家以田多，择为粮长，数以事入覲，上识之。后被人妄讐其家与权臣通财，时严通财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与不实，必死。其宗长郑灏与从弟湜两人争先就吏，上怜之曰：“我知郑门无是也，人诬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参政。上问灏治家所以长久之道，对曰：“守家法，不听妇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书严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闻，遂下诏褒异之。

编 甲戌，二十七年，秋九月，谪青州民江伯儿戍海南。

纪 青州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肉食之，不愈，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杀其三岁子祭之。有司以闻，上怒曰：“父子天伦至重，今贼杀其子，绝灭伦理！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遂逮伯儿，杖一百，谪戍海南。

编 寰宇通志成。

纪 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潘卫，西南距云南金齿，南距广东崖州，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宁卫，西北至陕西、甘肃。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五百里，四裔不与焉。

编 乙亥，二十八年，夏六月，诏禁黥、刺、戕、劓、阉割之刑。

编 秋七月，信国公汤和卒。

编 九月，皇明祖训成。

纪 上自为之序曰：“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朕与群雄并驱，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开导后人，著祖训一篇，立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眷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

编 丙子，二十九年，春三月，诏文庙从祀罢扬雄，进董仲舒。

编 冬十月晦，皇曾孙文奎生。

纪 太孙允炆长子也。上以十月数终，又生于晦日，命内庭勿贺。

编 丁丑，三十年，春三月，命儒臣覆阅会试下第卷。

纪 初，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安府纪善白信蹈充考试官，取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无与名者。三月殿试赐进士，以闽县陈戢为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为言。上大怒，命儒臣覆阅下第卷。或传三吾与信蹈至阅卷官所，属以卷之最陋者进呈。上验之，果为不堪文字，益怒，谓为胡、蓝二党，命刑部拷讯。三吾、信蹈、赞善司宪三人为蓝党，侍读张信、司直张谏、校书严叔载等皆为胡党，惟侍读戴彝不与焉。诏三吾谪戍边，余皆弃市。于

是覆阅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编 夏五月，大明律造成。

编 秋九月，诏天下每乡里各置木铎。

纪 上命户部令天下人民，每乡里各置木铎，选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时置一鼓，凡遇农桑时月，晨起击鼓会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责之，里老不劝督者罚。遇婚姻、死丧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赙给。

编 戊寅，三十一年，春三月，以齐泰为兵部尚书。

编 夏五月，上不豫。

编 闰月，帝崩，太孙允炆即位。

纪 帝崩，年七十一。遗诏止诸王入临、会葬。燕王入，将至淮安，齐泰言于帝，令人赍敕使还国；燕王不悦。

编 葬孝陵。

编 六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谥曰钦明启运峻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尊母吕氏为皇太后。

编 以塞义为吏部右侍郎，夏原吉为户部右侍郎。命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与参国事。

编 秋七月，以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直文渊阁。以董伦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仲为国子监博士。

编 逮周王戢至京，废为庶人。

纪 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报。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颇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帝患之，谋诸齐泰。泰与黄子澄首建削夺议，乃以事属泰、子澄。泰谓子澄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预备久，卒难图，宜先取周，剪燕手足，燕即可图矣。”乃命曹国公李景隆调兵卒至河南围之，执周王及其世子、妃嫔送京师，削爵为庶人，迁之云南。燕王见周王被执，且齐泰、黄子澄用事，遂简壮士为护卫，以句逃军为名，异人术士多就之。

初，道衍尝游嵩山佛寺，遇鄞人袁珙，珙相之曰：“宁馨胖和尚乃尔邪！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杀，他日刘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负。至是，荐珙相术于燕王。王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王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珙趋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燕王阳不省曰：“吾辈皆护卫校士也。”珙不对。乃召入详叩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既而密召入邸。

编 冬十月，荧惑守心。

纪 四川岳池教谕程济通术数，上书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议以济妄言，召入，将杀之，济曰：“陛

下幸囚臣，至期无兵，杀臣未晚也。”乃囚济于狱。

编 十一月，诏加魏国公徐辉祖太子太傅，与李景隆同掌六军以图燕。

纪 燕、齐有告变者，帝问黄子澄曰：“孰当先？”子澄曰：“燕王久称病，日事练兵，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此其机事已露，不可不急图之。”复召齐泰问曰：“今欲图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劲，奈何？”泰对曰：“今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悉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图也。”从之。乃以工部侍郎张晟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俾察燕王动静。徐辉祖，燕王妃同产兄也，时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见信用，诏加太子太傅，与李景隆同掌六军，协谋图燕。

明鉴易知录卷三

明纪

建文皇帝

编 己卯，建文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长史葛诚入奏事。

编 帝密问诚燕邸事，诚具以实告。遣诚还燕，使为内应。至则燕王察其色异，心疑之。

编 二月，尊皇考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皇妣常氏为孝康皇后。

编 对弟允熲为吴王，允戢为衡王，允𨔵为徐王。

编 立子文奎为皇太子。

编 燕王来朝。

纪 燕王入觐，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凤韶劾王不敬，帝曰：“至亲勿问。”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帝览奏，袖之，翼日语敬曰：“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杨广，非父子邪！”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

编 三月，燕王还国。

纪 燕王归国即托疾，久之，遂称笃。

编 夏四月，遣使执湘王柏，湘王自焚死。

纪 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护卫，诛其导恶指挥宗麟，废为庶人。又以湘王柏伪造钞及擅杀人，降敕切责，仍遣使以兵迫执之。湘王曰：“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辱仆隶手求生活乎！”遂阖宫自焚死。又以人告齐王榘阴事，诏至京，废为庶人，拘系之。幽代王桂于太回，废为庶人。未几，靖难兵起。

编 燕世子高煦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师，寻遣还。

纪 太祖小祥，燕王遣三子入临，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齐泰请并留之，黄子澄曰：“不可。疑而备之，殆也，不若遣还。”世子兄弟皆魏国公徐辉祖甥，辉祖察高煦有异志，密奏曰：“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帝以问辉祖弟增寿及驸马王宁，皆庇之，乃悉遣归国。

初，世子入京，燕王大忧悔，及归，喜曰：“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为多，帝曰：“吾悔不用耀祖之言！”

编 六月，下诏让燕，逮燕府官属。

纪 燕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燕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逮系至京，皆戮之。有诏责燕王，王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张曷、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长史葛诚密告曷、贵曰：“燕王本无恙。公等勿懈。”会燕王使其护卫百户邓庸诣阙奏事，齐泰请执讯之，具言王将举兵状，泰即发遣使往逮燕府官属，密令谢贵、张曷图燕，使约长史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以北平都指挥张信为燕王旧所信任，密敕之使执燕王。信受命，忧甚，不敢言。母疑问之，信以告，母惊曰：“不可。吾故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乃往燕邸请见，召入，拜于床下。王佯为风疾不能言，信曰：“殿下无尔也，有事当以告臣。”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语臣，上擒王矣，当就执；如有意，勿讳臣。”王见其诚，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谋事，适暴风雨，檐瓦堕，王心恶之，色不怿。道衍以为祥，王谩骂：“和尚妄，乌得祥！”道衍曰：“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王喜，遂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帅壮士八百人入卫。贵等以在城七卫并屯田军士围王城，又以木栅断端礼等门。未几，削爵及逮官属诏至。

编 秋七月，燕王棣杀北平左布政使张曷、都指挥使谢贵等，遂发兵反。

纪 谢贵、张曷督诸卫士，皆甲，围府第，索所逮诸官属，飞矢入府内。燕王与张玉、朱能等谋曰：“彼军士满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杀贵、曷，余无能为矣。”王曰：“是当以计取之。今奸臣遣使来逮官属，依所坐名收之。即令来使召贵、曷，付所逮者。贵、曷必来，来则擒之，一壮士力耳。”明日，王称疾愈，御东殿，官僚入贺。王先伏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遣人召贵、曷，不来，复遣官属内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王曳杖坐，赐宴行酒，出瓜数器，曰：“适有进新瓜者，与卿等尝之。”王自进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其命，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掷瓜于地。护卫军皆怒，前擒贵、曷，摔卢振、葛诚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遂曳贵、曷等，皆斩之。贵、曷诸从人在外者尚未知，见贵、曷移时不出，各稍稍散去；围王城将士闻贵、曷已被执，亦溃散。

明日，燕王誓师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属。以张玉、朱能、丘福为都指挥金事，拜卒金忠为燕纪善。王下令谕将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为奸臣谋害。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用率尔将士诛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辅成王。尔等其体予心。”

编 燕王棣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诏削燕王属籍。

纪 燕王上书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成帝业传之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计。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戢、榑、柏、桂、梗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悯，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分，骨肉至亲，恒思加慎，为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祸无辜，执臣奏事人，箠楚刺熬，备极苦毒，迫言臣谋

不轨，遂分宋忠、谢贵、张昺等于北平城内外围守臣府。已而护卫人执贵、昺，始知奸臣欺诈之谋。窃念臣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树，先翦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书奏，诏削燕王属籍。

编 燕张玉攻蓟州，都督指挥马宣死之。

纪 燕王以郭资守北平，出师次通州，指挥房胜以城降。张玉曰：“不先定蓟州，将为后患。”时都督指挥马宣严兵守蓟州，燕王命玉帅兵往攻。玉使人谕之，不下；环城攻之，宣帅众出战，败被执，骂不绝口，遂死之。指挥毛遂以蓟州降。

编 燕兵陷怀来，都指挥使余瑱、都督宋忠等皆死之。

纪 先是宋忠率兵三万屯开平，寻自开平率兵至居庸关，不敢进，退保怀来。时余瑱守居庸，燕王令指挥徐安、钟祥等击瑱，瑱且守且战，援兵不至，乃弃关走怀来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怀来，必争居庸，宜乘其未至击之。”诸将皆曰：“彼众我寡，难以争锋，击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当以智胜，难以力取。彼众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轻躁寡谋，很愎自用，乘其未定，击之必破矣。”遂率马步精锐八千，卷甲倍道而进。

先是宋忠给将士云：“尔等家在北平城中，皆为燕兵所杀，尸积道路。”欲以激怒将士。燕王令其家人张树旗帜

为先锋，众遥识旗帜，呼其父兄子弟相问劳，无恙，辄喜，谓：“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帅余众仓皇列阵未成，王麾师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挥孙泰先登，颇有斩获，燕王择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战，奋呼陷阵死。忠军大败，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忠匿于厕，搜获之，并执余瑱，皆不屈死。当时诸将校为燕师所俘者百余人，皆不肯降，发愤死。

燕兵既克怀来，山后诸州皆不守，而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往往降附矣。

编 命长兴侯耿炳文等帅师讨燕。

纪 时帝方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孺等讨论周官法度，以北兵为不足忧。黄子澄谓北兵素强，不早御之，恐河北遂失。乃以耿炳文佩大将军印，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帅师北伐。子澄又请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文、陈晖、平安等帅师并进。擢程济为翰林编修，充军师，护诸将北行。吴杰等各帅偏师步骑，号百万，数道并进，期直捣北平，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合给军饷。帝诫诸将士曰：“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编 八月，耿炳文与燕师战于真定，败绩，遣李景隆代将。

纪 炳文等率兵三十万至真定，徐凯率兵十万驻河间，潘忠驻莫州，杨松帅先锋九千人据雄县，约忠为应。张

玉往覘 炳文营还，报燕王曰：“炳文军无纪律，其上有败气，无能为。潘忠、杨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悦，躬擐甲胄，帅师至涿州。壬子，晡时，渡白沟河，谓诸将曰：“今日中秋，彼不备，饮酒为乐，此可破也。”夜半至雄县，缘城而上，松与麾下九千人皆战死。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众来援，谕诸将曰：“吾必生擒潘忠。”诸将未喻，遂命谭渊领兵千余，渡月样桥，伏水中，领军士数人伏路侧，望忠等接战，即举炮。既而忠等果至，王进兵逆击之，路旁炮举，水中伏兵起据桥；忠战败，趋桥不得，燕兵腹背夹击，遂生擒忠，余众多溺死。

燕王问诸将帅所向，玉曰：“当径趋真定，彼众新集，我军乘胜，可一鼓破之。”王曰：“善！”即趋真定。耿炳文部将张保来降，保言：“炳文兵三十万，先至者十三万分营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抚保，遣归诈言“保兵败被执，幸守者困得脱，窃马归。”又令言雄、莫败状，燕兵旦夕且至。诸将请曰：“今由间道，不令彼知，盖掩其不备，奈何遣保告之？”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虚实，故欲掩袭之。今知其半营河南北，则当令知我至，其南岸之众必移于北，并力拒战，一举可尽歼之，兼使知雄县、莫州之败以夺其气，兵法所谓‘先声后实’也。若径薄城下，北岸虽胜，南岸之众乘我战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劳师当彼逸力也。”

壬戌，燕王率三骑先至真定东门，突入其运粮车中，擒二人讯状，南岸营果北移。王率轻骑数十，绕出城西南，破其二营。炳文出城迎战，张玉、谭渊、马云、朱能等率众奋击，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击，横贯南阵，炳文大败，奔还。朱能与敢死士三十余骑，追奔至滹沱河东，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炳文阵，阵众披靡，自相蹂躏，死者无算，弃甲降者三千余人。骑士薛禄引槊中李坚，坠马，获之。甯忠、顾成及都指挥刘燧皆被执。燕王谓坚至亲，送北平，道卒。谓成先朝旧人，解其系，与语曰：“皇考之灵，以汝授我。”因语以

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护送北平，令辅世子居守。

炳文奔入真定，合门固守。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还北平。帝闻，怒曰：“老将也而摧锋，奈何！”黄子澄曰：“胜败常事，毋足虑。聚天下之兵，得五十万，四面攻北平，众寡不敌，必成擒矣。”曰：“孰堪将者？”子澄曰：“李景隆可。向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临行，赐景隆通天犀带，亲饯之江浒。复赐斧钺，俾专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炳文回。

编 九月，镇守辽东江阴侯吴高与耿𧇖、杨文帅师围永平。

编 李景隆师屯河间。燕王棣帅师援永平，吴高保退山海关；诏削高爵，徙广西。

纪 景隆乘传至德州，收集耿炳文败亡将卒，并调各路军马五十万，进营于河间。燕王闻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竖子耳，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未尝习兵见阵，辄予以五十万众，是自坑之也。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来攻城，回师击之，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诸将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众，以战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兵出在外，奇变随用，吾出非专为永平，直欲诱九江来就擒耳。吴高怯不能战，闻我来，必走，是我一举解永平围，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诫世子居守，曰：“景隆来，坚守毋战也。”

壬申，燕军援永平，诸将请守芦沟桥，王曰：“方欲使九江困于坚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师猝至永平，吴高不

能军，退保山海关。燕兵奔之，斩首数千级。王曰：“高虽怯，行事差密，杨文勇而无谋，去高，文不足虑也。”乃遣人贻二人书，盛誉高而诋文，帝闻之，削高爵，徙广西，独命文守辽东。

【编】 冬十月，燕兵袭大宁，执宁王权还北平。

【纪】 初，太祖诸子，燕王善战，宁王善谋。洪武中，燕王受命巡边，至大宁，与宁王相得甚欢。燕王既起兵，而朝廷疑宁王与燕合，削其三护卫。燕王闻之，喜曰：“此天赞我也，取大宁必矣。”乃为书贻宁王，而阴帅师兼程趋大宁，袭破其西门。燕王驻师城外，遂单骑入城会宁王，执手大恸，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宁王为草表谢，请赦。居数日，情好甚洽。燕王锐兵出伏城外，诸亲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阴结三卫渠长闾左思归士，皆喜，定约。燕王辞去，宁王出钱郊外，伏兵起，执宁王，诸骑士卒一呼皆集，遂拥宁王入关。燕兵益盛，于是宁府妃妾、世子皆携其宝货随宁王还北平。

【编】 李景隆进师攻北平。十一月，燕王棣兵至，击之，景隆败，走还德州。

【纪】 景隆闻燕兵攻大宁，帅师进渡芦沟桥，喜曰：“不守此桥，吾知其无能为矣！”遂薄城下，筑垒九门。景隆攻丽正门，几破，城中妇女并乘城，掷瓦砾，景隆令不严，骤退。北平守益坚，燕世子选勇士夜缒城砍营，南军扰乱，退营十里。惟都督瞿能奋勇，与其二子帅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锐不可当，后不继，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军至俱进。于是城中连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结，明日，不得登。

十一月，景隆移营向河西，先锋都督陈睥渡河而东。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阵于北河西，河水难渡，是日雪，默祷曰：“天若助予，则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师击败陈睥兵，睥众跳冰遁，冰乃解，溺死无算。燕王见景隆兵动，以奇兵左右夹击，连破七垒，逼景隆营。燕中军将张玉等列阵而进，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内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诸军始闻景隆走，乃弃兵粮，晨夜南奔。景隆还德州。

景隆既败，黄子澄等匿不以闻。帝曰：“外间近传军不利，果何如？”子澄曰：“闻交战数胜，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暂回德州，待来春更进。”子澄遂遣人密语景隆，隐其败，勿奏。

编 燕王棣复上书自理，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

编 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师。

纪 景隆之败，黄子澄既不以闻，且云屯德州合各处军马，期以明年春大举，故有是命。燕王谕诸将曰：“李九江集众德州，将谋来春大举，我欲诱之，以敝其众。今帅师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势必来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于奔命，冻馁逃散者必多，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诸将曰：“善。”遂帅师出紫荆关，攻广昌，守将杨宗以城降。

编 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

纪 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虽罢退，实筹画治兵如故。

编 蓟州镇抚曾浚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编 以练子宁为吏部左侍郎，茹璫为兵部尚书。

编 庚辰，二年，春正月，燕王棣帅师下蔚州，遂进攻大同。

纪 燕王进兵围蔚州，指挥王忠、李远以城降，遂进攻大同。李景隆帅师救大同，出紫荆关。燕王由居庸关入还北平。景隆军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十二三，委弃铠仗于道，不可胜纪。

编 夏四月，李景隆与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合军北伐，战于白沟河，败绩。

纪 景隆自德州进兵，过河间，前锋将至白沟河，英等过保定，期于白沟河合势同进。燕王帅诸将进驻固安，谓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无能为，惟恃其众耳。然众岂可恃也？人众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将帅不专，政令不一，甲兵粮饷，适足为吾资耳。尔等但秣马厉兵以待。”张玉请先往驻白沟以逸待劳，燕王从之。燕兵渡五马河，驻营苏家桥。燕王见兵刃有火光，如球击，金铁铮铮作声，弓弦皆鸣，喜曰：“此胜兆也。”

帝虑景隆轻敌，乃遣魏国公徐辉祖帅京军三万为殿，星驰会之。

己未，景隆及郭英、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百万，次于白沟河，列阵以待。景隆前锋都督平安伏精兵万骑邀击。燕王曰：“平安竖子，从吾出塞，识吾用兵，以故敢为先锋。今日吾先破之。”安骁勇善战，锋初交，安奋矛率

众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奋跃，所向披靡，杀伤燕兵甚众，燕兵遂却。燕有内官狗儿者，亦敢勇，率千户华聚力战河北岸，百户谷允入阵，得级七，燕王亲率兵夹击，杀数千人，都指挥何清被执，至夜深始各收军还。燕王从三骑殿后，迷失道，下马伏地视河流，辨东西，始知营，自上流仓猝渡河而北。

燕王既收军还营，夜秣马待战，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骑兵继之，马步十余万。黎明，燕军毕渡，瞿能率其子捣房宽阵，平安翼之；宽阵披靡，擒斩数百人。张玉等见宽败，有惧色，燕王曰：“胜负常事耳。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即麾精锐数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张玉等军齐进。燕王先以七骑驰击之，南军飞矢如注，射王马，凡三被创，三易之，马却阻于堤，几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堤，佯麾鞭若招后继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堤，而燕王复率众驰入阵，斩其骑数人。平安斩陈亨于阵，高煦见事急，帅精骑数千前与王合。日薄午，瞿能复引众跃而前，大呼灭燕，斩其骑百余人。越嶲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复引众赴之。会旋风起，折大将旄，南军相视而动，燕王乃以劲骑绕出其后，突入驰击，与高煦骑兵合杀瞿能父子于阵，平安与朱能战亦败，于是列阵大崩，奔走之声如雷。通渊与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营，乘风纵火，燔其营垒。郭英等溃而西，李景隆溃而南，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景隆单骑走德州。壬戌，燕王进攻德州。

编 五月，李景隆奔济南，燕兵入德州，济阳儒学教谕王省死之。

纪 燕兵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库，获粮百余万，自是兵食益饶。哨骑至济阳，执教谕王省，既而释之。省还，升明伦堂，集诸生曰：“此堂名‘明伦’。今日君臣之义何在？”遂大哭，诸生亦哭，以头触柱而死。

编 燕王棣帅兵围济南，参政铁铉等击却之，遂复德州。

纪 先是山东参政铁铉方督饷赴李景隆军，会景隆师溃东奔，铉与参军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溃亡守济南，相与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铉，燕王令诸将乘胜倍道而进。庚辰，至济南，景隆众尚十余万，仓猝出战，布阵未定，燕王帅精骑驰击之，景隆复大败，单骑走。于是燕兵列阵围之，铉督众悉力捍御。事闻，乃升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召李景隆还，以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右都督陈睭副之。

燕王围济南久不下，乃堰城外诸溪涧水灌城，城中人大惧，铉曰：“无恐，计且破之。”乃议令军中诈降，迎燕王人，约壮士悬铁板伏城上戢，王且入则下铁板，拔桥。计定，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请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为社稷忧。然东海之民，不习兵革，见大军压境，不识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谓聚而歼之。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入城，臣等具壶浆而迎。”燕王大喜，亟下令退军。王乘骏骑徐行，张盖率劲骑数人渡桥直至城下，城门开，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间，燕王比入门，门中人呼千岁，铁板亟下，伤燕王马首。王惊，易马而驰。济南人挽桥，桥则坚，燕王竟从桥逸去，复合兵围济南。铉令守陴者骂，燕王大怒，乃以炮击城，垂破；铉书高皇帝牌悬城上，燕兵不敢击。铉每出不意，募壮士突击燕兵，破之。燕王愤甚，计无所出，僧道衍进曰：“师老矣，请暂还北平以图后举。”于是撤围还北平，铉及盛庸等兵乘势追之，遂复德州，兵势大振。上即军中擢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封盛庸为历城侯。

编 九月，诏大将军盛庸总平燕师北伐。

〔纪〕 于是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

〔编〕 冬十月，燕王棣帅兵袭沧州，城陷，徐凯等屯沧州。

〔编〕 十二月，大将军盛庸、参军铁铉等及燕王棣战于东昌，大败之，杀燕将张玉，燕军奔还。

〔纪〕 燕王率兵至汶上，掠济宁，盛庸、铁铉蹶其后，营于东昌。乙卯，燕兵向东昌，庸与铉等背城而阵，具烈火器、毒弩以待。燕军至即鼓噪前薄，尽为火器所伤。会平安兵至，与庸军合，于是庸麾兵大战。燕王以精骑冲左掖，入中坚，庸军围燕王数重，朱能率蕃骑冲入，奋力死战，翼燕王出。张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阵救之，没于阵，庸军乘胜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复击杀者无算。

是役也，燕王数危甚，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至是奔北，燕王独以一骑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迫。适高煦领指挥华聚等至，击退庸兵而去。燕王闻张玉败没，乃痛哭曰：“胜负常事，不足虑；艰难之际，失此良辅，殊可悲恨！”师还，与诸将语，每及东昌事，曰：“自失张玉，吾至今寝食不安。”遂涕下不已。

〔编〕 辛巳，三年，春正月，诏复齐泰、黄子澄官，仍领军国事。

〔纪〕 东昌捷至，诏褒赏将士，召泰、子澄还朝，仍领军事。享太庙，告东昌之捷。

〔编〕 二月，燕王棣帅师南下。

纪 初，燕王师出，僧道衍曰：“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及自东昌还，道衍曰：“两日，昌也，自此全胜矣。”至是，燕王因激劝将吏，召募勇敢。以图进取。乙未，帅师南出。己酉，师至保定。

盛庸合诸军二十万驻德州，吴杰、平安出真定。燕王与诸将议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战易，攻城难。今盛庸聚德州，吴杰、平安驻真定，相为掎角，攻城未拔，顿师城下，必合势来援。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胜负未可决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余里，我军界其中，敌必出迎战；取其一军，余自胆破。”诸将曰：“军介两敌，使彼合势夹攻，吾腹背受敌，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败在呼吸间，虽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军东出。

编 三月，盛庸及燕兵战于夹河，败绩，庸走还德州。

纪 燕王师次滹沱河，盛庸军夹河为营，燕兵由陈家渡过河逆之。辛巳，庸军及燕兵遇于夹河，燕王以步骑万余薄庸阵，攻其左掖，庸军拥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军预作长纆，约六七尺，横贯铁钉于端，钉末有逆钩，令勇士直前掷之，直贯其盾，亟不得出，动则牵连。乘隙急攻之，庸军弃盾走，燕兵蹂阵而入，南军奔溃。壬午复战，相持不决，忽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沙砾击面，两军眯目，咫尺不见人。北军乘风大呼，纵左右翼横击之，庸军大败，弃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践溺死者不可胜计。庸走德州。燕王战罢还营，尘土满面，诸将不能识，闻语声始趋进见。

编 诏窜逐齐泰、黄子澄于外，籍其家以谢燕。

编 闰月，吴杰等及燕兵战于藁城，败绩。

纪 杰、平安自真定引军出滹沱河，距燕军七十里。燕王闻之，趣兵渡河，循河行二十里，与杰军遇于藁城，会日暮。明日，杰等列方阵于西南以待，燕王亲率骁骑循滹沱河绕出阵后，会大风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杰等师大溃。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斩首六万余级，追奔至真定城下，杰、安走入城。燕兵自白沟至藁城，三捷皆有风助之。

编 夏四月，燕王棣上书请召还吴杰等师，帝遣使赍书报之。

纪 燕王兵次于大名，闻齐泰、黄子澄皆窜逐，乃上书，称臣燕王棣，大略言：“比闻齐泰、黄子澄皆已窜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庆，而将士皆曰‘恐非诚心，姑以饵我。不然，吴杰、平安、盛庸之众当悉召还，而今犹集境上，是奸臣虽出，而其计实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释兵。惟陛下断而行之，毋为奸邪所蔽。”书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黄观，孝孺对曰：“诸军大集，燕兵久羁大名，暑雨为沴，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桥捣北平；彼顾巢穴归援，我以大军蹶其后，必成擒矣。今宜且輿报书，往返逾月，彼心懈而众离，我谋定而势合，机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诏赦燕王父子及诸将士罪，使归本国，勿预兵政，仍复王爵，永为藩辅。遣大理少卿薛崑赍往燕师。

崑赍诏至，燕王读之怒，问崑临行上何言？崑曰：“上言殿下旦释甲谒孝陵，暮即旋师。”燕王曰：“噫，是不可给三尺儿！”崑惶恐不能对。诸将请杀崑，燕王曰：“崑天子命使，毋妄言。”崑战栗，流汗被体。留数日，遣中使送

出境，语之曰：“归为老臣谢天子。天子素爱厚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此。臣不得已，为救死计耳。幸蒙诏罢兵，臣一家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存心狐疑，未有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惟陛下命之。”崑归至京，方孝孺私就问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语直而意诚。”又言其将士同心，南师虽众，骄惰寡谋，未见可胜，孝孺默然。崑入见帝，亦备述前意。帝语孝孺曰：“诚如崑言，曲在朝廷，齐、黄误我矣。”孝孺恶之曰：“此为燕游说也。”

编 五月，燕王棣遣都指挥李远烧南军积聚。

纪 燕师驻大名，吴杰、平安发兵断北平饷道，燕王遣指挥武胜复奏书于朝，大略言：“朝廷许罢兵，而盛庸等攻北绝粮饷，与诏旨背驰。”帝得书有罢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产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见宗庙神灵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罢兵邪？即兵一罢，散不可复聚，彼长驱犯阙，何以御之？今军声大振，计捷书当不远，愿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缚武胜下锦衣狱。燕王闻之，怒曰：“候命三月，今武胜见执，是其志不可回矣。彼军驻德州，资粮所给，皆道徐、沛，以轻骑数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来求战，吾严师待之，以逸待劳，可必胜。”诸将皆曰：“善。”乃遣李远等帅轻骑六千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与南师同，插柳枝于背为识。远等至济宁、谷城，尽焚军兴以来积聚。丘福、薛禄合兵攻济州，破其城，遂掠沙河、沛县。南军不之觉，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悉为所焚，军资器械俱为煨烬，河水尽热，漕运军士散走。京师大震，德州粮饷遂艰。

编 秋七月，遣张安遗燕世子高炽书。

【纪】方孝孺门人林嘉猷尝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黄俨素奸险，方曲事高燧。高燧与世子协守北平，高煦从燕王军，时时倾世子。而是时河北师老无功，德州饷道绝，孝孺乃言于上曰：“兵家贵间，燕父子兄弟可间而离也。世子诚见疑，王必北归，王归而我饷道通，事乃可济。”上善之，立命孝孺草书，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如燕遗世子，令归朝廷，许以王燕。世子得书不启封，遣人并安等送军前。中官黄俨者，比书至北平，则已先使人驰报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问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孙。”语未竟，世子所遣使以书及张安至，燕王启视，遽曰：“嗟乎，几杀吾子！”乃囚安等。

【编】冬十月，燕王棣还北平。

【编】十一月，遣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

【纪】殷尚太祖女宁国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临崩，帝与殷侍侧受顾命，太祖谓帝曰：“燕王不可忽。”顾语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出誓书及遗诏授之曰：“敢有违天者，为朕伐之！”言讫崩。至是燕兵渐逼，诸将多畏懦观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军士号四十万，命殷统之，驻淮上以阨燕师。既而燕王遗殷书以进香金陵为辞，殷答曰：“进香皇考有禁，遵者为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数语，词甚峻。燕王怒，决计趋金陵。

【编】十二月，燕师发北平。

编 壬午，四年，春正月，命魏国公徐辉祖帅京军往援山东。

编 燕兵陷东阿，吏目郑华死之。

编 燕兵入沛县，知县颜伯珪、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皆死之。

编 二月，燕王棣帅师南下。

编 平安及燕兵遇于淝河，战不利，退屯宿州。

纪 燕将金铭护北军渡河，期与燕王会于宿州。平安率马步兵四万蹙燕军，燕王亲率骑二万，持三日粮，至淝河，设伏兵，南军追至，伏发，南军还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骑走北岸，燕王以数十骑当之。平安裨将火耳灰者，故燕蕃骑指挥，素骁勇，被召入京师，遂隶平安麾下，持稍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许，燕王令胡骑指挥童信射其马蹶，遂获火耳灰者，其部曲哈三帖木儿亦勇，见火耳灰者被获，持稍突阵，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数骑走，燕王率兵追之，南军大败，骁将林帖木儿等被执。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释火耳灰者，令入宿卫，诸将以为言，不听。

编 燕兵陷萧县，知县陈恕死之。

编 夏四月，总兵何福、都督平安等师屯灵璧，燕兵攻破之，福遁走。安被执，遣诣北平。

纪 平安营于小河，燕兵据河北，燕王令陈文扼要处为桥，先渡步卒，輜重骑兵随之，遂分兵守桥。明日，总兵何福列阵十余里，张左右翼，缘河而东，燕王帅骑兵战，福麾步兵而前争所守桥。福帅后军来援，奋击破之，遂斩陈文于阵。平安转战，遇燕王于北坂，王急，几为安槊所及，马蹶不得前，燕蕃骑指挥王骥跃马入阵援，燕王得脱。南军夺桥而北，勇气百倍。徐辉祖军至，大战齐眉山，自午至酉，胜负相当。

是时南军再捷，燕骁将多败没，燕王不解甲者数日，南军相庆。

时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师不可无良将。”帝因召辉祖还，何福军声遂孤。燕遣轻骑截南军饷道，又令游骑扰其樵采；福乃下令移营灵壁就粮。时南军运粮五万，平安帅马步六万护之，燕王遣壮士万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林间，躬帅师迎战。福出壁与安合击，高煦帅众自林间突出，燕王还兵掩击其后，福等大败，尽丧其粮饷。福等入营坚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闻炮声三，即突围出师就粮于淮河。庚辰，燕军攻灵壁营，燕王帅诸将先登，军士蚁附而上。燕兵三震炮，福军误为己炮，急趋门，门塞不得出，营中纷扰，燕兵急攻之，遂破其营。福遁走，安等被执，参赞军务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见燕王，王曰：“淝河之战，公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养壮士。”释之，遣还北平。自是南军益衰矣。

编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将周景初举城叛降燕。

纪 燕王谒祖陵，泣曰：“横罹权奸，几不免矣，幸赖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来见，悉赐牛酒慰劳遣之。

编 燕兵渡淮，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

纪 燕师至淮，盛庸帅马步兵数万、战舰数千列营南岸。燕王令舫舟编筏，扬旗鼓噪，若将渡者，潜遣丘福、朱能、狗儿等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潜渡出庸后，渐近营，举炮，南军惊走。庸股栗不能上马，遂单舸脱去。燕兵尽得其战舰，渡淮驻南岸。樊士信死之。

编 燕兵陷盱眙、天长，进至扬州，守将崇刚，监察御史王彬死之。

编 燕兵至高邮，遂陷仪真。

编 诏天下勤王。

纪 仪真既破，北舟往来江上，旗鼓蔽天，燕王驻师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为自全计，求出守城，都城空虚。帝下诏罪己，遣使四出征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计缓之。遣人许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当至。长江天堑，北兵不闲舟楫，相与决战于江上，胜败未可知。”帝从之，乃以吕太后命，遣庆城郡主如燕师议和，以割地分南北为请。郡主，燕王从姊也。燕王见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问周、齐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还未复爵，齐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胜。郡主徐申割地议，燕王曰：“凡所以来，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后，谒孝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之罪，即还北平，祇奉藩辅，岂有他望。此议盖奸臣欲缓我师，俟远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辞归，燕王送之出曰：“为我谢天子。吾与之至亲，相爱无他意，幸不

终为奸臣所惑。更为我语诸弟妹，吾几不免，赖宗庙神灵得至此，相见有日矣。”郡主还，具言之。帝出语方孝孺，且问曰：“今奈何？”孝孺曰：“长江可当百万兵。江北船已遣人烧尽，北师岂能飞渡！”

编 宁波知府王璘、永清典史周缙募兵勤王。

编 六月，燕兵渡江，盛庸整众御之，师溃，庸单骑遁。

纪 燕兵至浦子口，盛庸诸将逆战，败之。会高煦引北骑至，燕王大喜，抚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燕王帅精骑直冲庸阵，庸军小却。帝遣都督僉事陈瑄帅舟师往援庸，瑄乃降燕。

乙卯，瑄具舟至江上来迎燕王，王乃誓师渡江。庸所驻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惊愕。师渐近岸，庸等整众以御。燕王麾诸将鼓噪先登，以精骑数百冲庸军，庸师溃，追奔数十里，庸单骑走，余将士皆降燕。

编 燕兵进屯金川门，谷王橧与李景隆开门降。

纪 燕诸将请径薄京城，燕王曰：“镇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来非便。先下镇江，则彼势益危矣。”乃令来降海舟悬黄帜往来江中，镇江城中望见惊曰：“海舟皆已降，吾将何为？”其守将童俊遂率众降。

帝闻江上海舟暨镇江皆降，甚忧郁，召方孝孺问计。孝孺即班中执李景隆，请诛之，曰：“坏陛下事者此贼也。”不听。孝孺请令诸王分守城门，乃命谷王橧、安王楹分守都城门，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璘、都督王佐往龙

潭，仍以割地请和为辞，观虚实以待援兵。景隆、璠至龙潭见燕王，伏地叩头而已，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计也。凡所以来，欲得奸臣耳。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谢罪阙下，谒孝陵归奉北藩，永祇臣节。”景隆、璠还报命，帝令景隆再如燕师，言罪人已窜逐，候执至来献，且令诸王与偕。既至，燕王见诸王相劳苦，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诸弟试谓斯言诚伪。”诸王曰：“大兄洞见矣。”燕王曰：“吾来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它。”遂宴诸王，遣归。

帝会群臣恸哭，或劝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请坚守京城以待援，万一不利，车驾幸蜀，收集士马以为后举。齐泰奔广德州，黄子澄奔苏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去乎！”长吁不已。

癸亥，燕王整兵而进，屯金川门，时谷王穗与李景隆守金川门，燕兵至，遂开门降。魏国公徐辉祖率师迎战，败绩。

编 大内火，帝逊国去。

纪 时朝廷文武俱迎降燕，帝闻金川门失守，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篋，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篋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篋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篋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吐希贤毅然曰：“臣名

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宜各从便。”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帝曰：“今后但以师弟称，不必拘主臣礼也。”约定，左右不离者三人，给运衣食者六人，余俱遥为应援。黎明，取道溧阳去。

编 燕王立为皇帝。

纪 诸王及文武臣诣燕王劝进，燕王固辞，诸王群臣顿首固请，燕王乃命驾谒孝陵毕，入城。燕王曰：“诸王群臣以为奉宗庙宜莫如子。宗庙事重，予不足称；今辞弗获，勉徇众志，诸王群臣各宜协心辅予不逮。”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

复周王戡、齐王榘封爵。

清宫三日，诸宫人、内官多诛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诘问宫人、内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认后尸应焉。乃出尸于煨烬中哭之，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读王景问葬礼当何如？景对曰：“当葬以天子之礼。”从之。

革去兴宗孝康皇帝庙号，仍旧谥号懿文皇太子。降封吴王允燿为广泽王，卫王允戡为怀恩王，徐王允楨为敷惠

王。寻复降允燿、戢为庶人，允戢改封匭宁王，后皆不得其死。

编 杀故文学博士方孝孺。

纪 上之发北平也，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首肯之。及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屈，系之狱。上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孝孺斩袞入见，悲恸彻殿陛。上谕之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授笔札，上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既死耳，诏不可草。”上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时年四十六，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编 杀故兵部尚书铁铉。

纪 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爇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问曰：“甘否？”铉厉声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上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导其尸使朝上，转展向外，终不可得。上大怒，令内侍用铁棒十余夹持之，使北面，笑曰：“尔今亦朝我邪！”语未毕，油沸蹙溅起丈余，诸内侍手糜烂，弃棒走，尸仍反背如故。上大惊，命葬之。铉年

三十七。

编 秋七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即位诏天下，大赦。

纪 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编 执黄子澄、齐泰至京，皆杀之，夷其族。

编 以夏原吉为户部尚书。

编 八月，杀故左金都御史景濂。

纪 初，燕师入，濂知帝出亡也，犹思兴复，诡自归附，上厚遇之，仍其官。濂自是恒伏利剑于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濂绯衣入。先是灵台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见濂独衣绯，疑之，朝毕出御门，濂奋跃而前，将犯驾，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濂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挟且骂，含血直啜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槎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见。后驾过长安门，索忽断，所械皮趋前数步，为犯驾状。上大惊，乃命烧之。已而上昼寝，梦濂仗剑追绕御座，觉曰：“濂犹为厉邪！”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编 杀故右副都御史练子宁。

【纪】子宁被缚至阙，语不逊，上大怒，命断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辅成王耳。”子宁手探舌血，大书地上“成王安在”四字，上益怒，命磔之，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

【编】九月，大封靖难功臣。

【编】以蹇义为吏部尚书。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直文渊阁。

【编】徙封谷王橧于长沙。

【编】以黄福为工部尚书。

【编】冬十月，宁王权来朝，徙封南昌。

【编】建文帝往滇。

【纪】初帝附舟至京口，过六合，陆行至襄阳，至是往滇。

明鉴易知录卷四

明纪

太宗文皇帝

编 癸未，太宗文皇帝永乐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至云南永嘉寺。

编 复代王桂、岷王榘封爵。

编 二月，诏以北平为北京。

纪 设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为顺天府。

编 命皇子高煦率兵备开平。

编 冬十月，赐贵州总兵官、镇远侯顾成银币。

【纪】 上谓侍臣曰：“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年丰、百姓安乐；至于外夷，但思以备之，必不欲自我扰之，以罢敝生民。成言‘今日惟安养中国，慎固边方’，甚合朕意，以是特嘉奖之。”

【编】 十一月，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

【编】 甲申，二年，春正月，召皇长子及高煦还京。

【编】 夏四月，立皇长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高燧为赵王。

【纪】 初，上议建储，武臣咸请立高煦，谓其有扈从功，惟文臣金忠以为不可。上密谕解缙，缙言：“立嫡以长。”复问黄淮，亦曰：“长嫡承流，万世正法。”上意遂决。

【编】 擢左善世道衍为太子少师。

【纪】 始复姓名姚广孝，上称为姚少师而不名。亦终不畜发娶妻，尝赐二宫人，亦不近。寻命广孝赈济苏、湖，往见其姊，姊拒之曰：“贵人何用至贫家为？”不纳。广孝乃易僧服往，姊坚不出。家人劝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广孝即连下拜，姊曰：“我安用尔许多拜！曾见做和尚不了底是个好人！”遂还户内，不复见。

【编】 六月，诏杖饶州儒士朱友季，焚其所著书。

【纪】 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献所著书，专毁濂、洛、关、闽之说。上览之，曰：“此儒者之贼也！”遣行人押

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

编 冬十月，山西蒲州河津县禹门渡黄河清。

编 直文渊阁解缙承制纂录韵书成，赐名文献大典。

编 十二月，李景隆伏诛。

纪 景隆僭逾不法，诸司连章劾奏其罪。上初宥景隆死，惟没其田庄，令杜门省愆。因奸人造图讖，谓“十八子当有天下”，乃执景隆下狱。景隆见上，大呼曰：“陛下非臣开门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曰：“幸是朕来，若他人来，汝亦开门邪？”景隆遂死于狱。

编 乙酉，三年，春正月，诏选新进士，就文渊阁入学。

纪 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才识英敏者，入文渊阁入学。于是选修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庶吉士周忱自陈年少，愿入学。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为二十九人，人歆其荣。

编 冬十月，以郑赐为礼部尚书，吕震为兵部尚书。

编 丙戌，四年，春二月，命赵王高燧居守北京。

编 帝诣太学谒孔子。

纪 上视太学，礼部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见先师，礼不可简。”乃服皮弁，行四拜礼。

编 建文帝至重庆之太竹善庆里。

编 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五月，结茅白龙山。

编 秋七月，命成国公朱能、新成侯张辅等帅师讨安南。

纪 先是安南国王陈日燿为其臣黎季S所弑，季S窜易姓名，上表诈称陈氏绝嗣，求权署国事，上从之。逾年，故安南王孙陈天平走至京师愬实，上遣人责之，季S卑辞表请还国，上遂命广西都督黄中等以兵送天平还。季S伏兵杀天平，中等引兵还。事闻，上大怒曰：“曩尔小丑，罪恶滔天，犹敢潜伏奸谋，肆毒如此。朕推诚容纳，乃为所欺，此而不诛，兵则奚用！”乃命朱能、张辅等帅兵分道进讨。

编 诏建北京宫殿。

编 冬十月，朱能有疾留龙州，张辅等入安南。

编 丁亥，五年，春正月，出学士解缙为广西布政。

编 夏四月，命皇长孙瞻基出阁就学。

纪 时年九岁，命太子太师姚广孝、翰林院待诏鲁瑄、宋礼等侍讲读，礼部郎中李继鼎说书，不置僚属。

编 五月，安南平。

纪 张辅等至安南，黎季S遁，辅军追败之，生擒季S及其子澄，余众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户三百十二万。

编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纪 后疾甚，上问有何言？对曰：“天下虽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陛下矜念之。妾不能报陛下恩，愿无骄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恸。

后恭勤妇道，高后深爱重。高后崩，哀毁动左右，蔬食三年。正位中宫，愈益敬谨，命妇入见，后谕之曰：“妻之事夫，岂止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朝夕侍皇上，未尝不以生民为言，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皇上所与共图治理者，公卿大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崩年四十六。太子、汉王、赵王皆后出。

编 九月，张辅等槛送黎季S等至京师，帝御承天门受俘。

编 戊子，六年，春三月，张辅等振旅还京师。

编 夏六月，建文帝白龙庵灾。

纪 程济出山募葺。

编 秋七月，论平安南功，封元功张辅等七人为公、侯、伯，余皆颁赏有差。

编 己丑，七年，春二月，帝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监国。

编 三月，帝至北京。

编 敕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巡视两淮。

纪 谦等奏：“颍州军民缺食，请发廩赈贷。”皇太子遣人驰谕之曰：“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从容启请待报。汲黯何如人也？即发廩赈之，勿缓！”

编 夏五月，建文帝还滇。

纪 先是上命太监郑和航海通西南诸国，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帝东行至善庆里，是月复还滇。

编 庚寅，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白龙庵。

纪 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密访建文帝，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处以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帝复结庵于白龙山，寻复舍白龙庵他去。

编 冬十月，帝还南京。

编 辛卯，九年，春二月，开浚会通河。

编 夏四月，建文帝至鹤庆山。

纪 先是，有司毁白龙庵。是月，建文帝至浪穹鹤庆山，其地颇佳，因募建一庵，名大喜。

编 六月，逮交趾参[政]（议）解缙至京，下之狱。

纪 先是缙入奏事，会上北巡，见皇太子而归。及上还京，赵王言：“缙瞰陛下远出，覲储君，无人臣礼。”上怒。时检讨王偁亦谪交趾，缙偕偁至广东娱嬉山水，且上言请役夫数万凿[漳]（赣）江以便往来。上大怒曰：“为臣受事，则引而避去，乃欲劳民如此！”遂逮缙并偁俱下狱。

编 诏遇民饥即行赈给。

【纪】 户部言赈北京、临城饥民三百余户，给粮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国家储蓄，上以供国，下以济民，故丰年则敛，凶年则散。隋开皇间旱饥，文帝不肯开仓赈济，末岁计所积，供可五十年。仓廩虽丰，民心不固，炀帝无道，遂至灭亡。前鉴具在，今后但遇水旱民饥即赈给之。”

【编】 冬十月，立皇长孙瞻基为皇太孙。

【编】 壬辰，十年，春三月，建文帝纳弟子应慧。

【编】 秋九月，杀浙江按察使周新。

【纪】 新，南海人，举乡荐为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京师称为“冷面寒铁”。出为云南按察使，改浙江。时锦衣卫指挥纪纲有宠，使千户往浙缉事，作威受赂，新推治之。千户脱走诉于纲，纲奏新专权，上命逮新至京。新见上，抗声曰：“臣奏诏擒奸恶耳，奈何罪臣！（生为直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杀之。已而悟其冤，问侍臣曰：“新何处人？”对曰：“广东。”上叹曰：“广东有此好人，枉杀之矣。”悼惜者久之。

【编】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帝巡幸北京。

【纪】 皇太孙从，命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太子监国。

【编】 夏五月，山东曹县献驹虞。

编 秋七月，封鞑靼太师阿鲁台为和宁王。

纪 先是阿鲁台遣使来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真、吐蕃诸部。上以问左右，多请许之，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乃不许阿鲁台之请。至是封为和宁王，赐金帛，仍居漠北。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怨阿鲁台，朝贡不至。

编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诏亲征瓦剌。

编 三月，车驾发北京。

纪 皇太孙从，上谓侍臣曰：“朕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今肃清沙漠，使躬历行阵，见将士劳苦，征伐不易。”又谓胡广、杨荣、金幼孜曰：“每日营中闲暇，尔等即以经史于长孙前讲说，文事武备，不可偏废。”

编 夏六月，帝帅师击瓦剌军，大败之，马哈木北遁。

纪 上帅师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遇敌三峡口，击走之。戊申，上发苍厓峡，次阡忽失温，马哈木以三万人来战，顿山巅不敢发。上遣铁骑挑之，敌奋而下，中军将安远侯柳升以神机炮毙其骑数百，上率铁骑乘之，马哈木遂大溃走。追至土刺河，生擒数十人，马哈木乘夜北遁，上遂下令班师。

编 秋八月，车驾还北京。

编 逮学士黄淮等下狱。

纪 上北征还，太子遣使迎车驾缓，且书奏失辞，上怒曰：“此辅导之咎也。”汉王高煦复谮之，遂逮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漣、芮喜、正字金回等。既而又获宥，淮等俱下狱。寻召士奇至前，亲问东宫事，士奇言：“太子孝敬诚至，凡所稽迟，皆臣等之罪。”乃特宥士奇复职。

编 榜葛刺国献麒麟。

编 冬十二月，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

纪 开馆于东华门外，书成，上亲为之序。

编 乙未，十三年，春二月，解缙死于狱。

编 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

编 冬十月，赐刑部主事刘宁妻安氏银币。

纪 有人纳银于瓜以馈宁者，宁妻安氏发之。诏褒宁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义，赐白金二百两，彩币八表里。

编 瓦剌马哈木贡马谢罪。

编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徙封赵王高燧于彰德，汉王高煦于青州。

编 冬十月，帝还南京。

纪 上将建北京宫殿，命群臣会议，于是文武群臣议奏曰：“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之都也。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人心协和，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天下幸甚。”

编 命丰城侯李彬镇交趾。

编 以翰林院修撰沈度为侍读学士。

纪 上爱度书法，称为“我朝王羲之”，命中书习其字。

编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橧谋逆，诏削爵为庶人。

纪 上以谷王橧开门迎降之故，待之加厚，改封长沙。橧阴养死士，造战船。随侍都督张兴密言于上，上未之信。会蜀王椿次子崇宁王悦罇得罪于父，逃橧所，橧诡众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闻之，上疏具言橧

谋逆之事。上叹曰：“朕何如待榑，乃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张兴尝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谕榑，令遣悦罽还蜀，且征榑，榑不意敕使猝至，乃就征。至京入见，上以蜀王章示之，榑伏地言“死罪死罪！”上不忍诛，削榑及其二子赋灼、赋爚爵为庶人。诛诸通谋者，张兴以先发榑谋，得不坐。

编 三月，汉王高煦有罪，徙居乐安。

纪 先是，封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万里！”及改青州，又不肯去，曰：“何为置我瘠土！”留居京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曰：“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吾得之岂偶然。”又益请两护卫，曰：“我英武岂不类秦王！”遂僭用天子车服。上在北京颇闻之，及还南京，以问杨士奇，对曰：“汉王始封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不行，今知朝廷将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处置，用全父子之恩。”上默然。后数日，上复得高煦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等事，大怒，召至诘之，繫之西华门内，将诛之，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徙封乐安，促即日行。上顾谓皇太子曰：“乐安去京甚近，如其作祸，可朝发而夕擒之。”

编 帝巡北京，命皇太子监国。

编 秋八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卒，以其子脱欢袭顺宁王。

编 冬十二月，建北京宫殿。

编 戊戌，十六年，夏五月，胡广卒。

【纪】 初，燕兵渡江时，解缙、胡广与周是修约，同死于难。既而缙使人觐广动静，广方问家人饲猪否？缙闻而笑曰：“一猪尚不肯舍，况肯舍性命。”盖初皆无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后缙、广同直文渊阁，上曰：“缙、广少同业，仕同官，缙业已有子，广宜妻之以女。”广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越数月，广妻果生女，遂订盟。既而缙遭谗死，举家徙边，广欲使女改适，女窃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觉而救之，血被两颊，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与之盟，终身不改。”越数年，解氏蒙宥归，女卒归解氏。

【编】 以吏科给事中陈遵为顺天府尹。

【编】 己亥，十七年，冬十二月，颁为善阴鹭、孝顺事实二书于天下学校。

【纪】 上命儒臣辑录古今载籍所记，为善阴鹭之事可以垂劝者，得百六十五人；孝顺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亲为之序。

【编】 庚子，十八年，秋八月，立东厂。

【纪】 命内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闻。

【编】 九月，北京宫殿成。

【编】 冬十月，建文帝入蜀。

编 十一月，皇太子赴北京。

纪 太子过邹县，会岁荒民饥，乃下马入民舍，见男女衣皆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会山东布政使石执中来迎，让之曰：“为民牧而视民穷如此，亦动念否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请，赐今年秋粮。”太子曰：“民饥且死，尚及征税邪？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地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执中请人给三斗，太子曰：“且与六斗。汝毋惧擅发，予见上，当自奏也。”太子至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犹能举麦舟济其父之故旧，况百姓吾赤子乎！”

编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帝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贺。大赦。

编 夏四月，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灾，诏求直言。

编 秋七月，建文帝入粤。

编 冬十月，阿鲁台入寇。

纪 上议北征，大臣皆言：“粮储未足，且频年出师无功，宜休养兵民”，上不悦，下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狱。

纪 壬寅，二十年，春三月，帝亲征阿鲁台。

【纪】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遂决意亲征，驾至鸡鸣山，阿鲁台闻之，夜遁。

【编】秋七月，帝至西凉亭，下令班师。

【纪】驾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来巡游之地也。上望其颓垣遗址，树林郁然，谓守臣曰：“元氏创此，将遗子孙为不朽之图，岂意有今日。书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为殷鉴矣！”因下令禁军士斩伐树木，遂班师。

【编】九月，车驾还京师。

【编】冬闰十二月，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称可汗。

【编】癸卯，二十一年，春二月，蜀王椿薨，谥曰猷。

【纪】王天性孝友，循礼执法，好学不倦，喜接士大夫，讲道问业，诸王中最称贤。

【编】建文帝入楚。

【编】夏五月，嵩山中护卫指挥孟贤等谋逆，伏诛。

【纪】先是上以疾，多不视朝，中外事悉启皇太子处分。太子每裁抑宦侍，黄俨、江保尤见疏斥。俨等素厚赵

王，流言传播，谓上属意赵王。由是孟贤遂起邪心，与羽林卫指挥彭旭等连结贵近，谋进毒于上；俟晏驾，即以兵劫内库兵仗符宝，执大臣伪撰遗诏，废皇太子而立赵王。布置已定，中护卫总旗王瑜知之，诣阙上变告。上大惊，急捕贼。既悉得，上御左顺门亲鞫之，召皇太子、赵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览所撰伪诏，震怒，顾赵王曰：“尔为之邪？”皇太子为之营解曰：“高燧必不预谋，此自下人所为耳。”遂止按诛贤等。

编 秋七月，帝复亲征阿鲁台。

纪 上闻阿鲁台将犯边，复亲征，次于宣府。

编 冬十月，帝至上庄堡，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众来降。

纪 初，上次沙城，阿失帖木儿率妻子来降，言阿鲁台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遁，不复有南意。至是，也先土干来降，上喜，谓诸将曰：“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乃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遂班师。

编 十一月，帝还京师。

编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鲁台寇大同。

纪 大同守将奏阿鲁台侵塞。遂大阅，议北征。

编 夏四月，诏命皇太子监国，帝发京师。

【纪】 大学士杨荣、金幼孜从。五月，师次清水源，阿鲁台远遁。上谓荣、幼孜曰：“朕夜梦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岂天属意兹寇乎？”荣、幼孜言：“宜承天意，赦其不臣之罪，班师还京。”上曰：“此朕志也。”

【编】 六月，帝下诏班师。

【纪】 师次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尘野草。阿鲁台遁走已久，前锋陈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无所遇，以粮尽还。英国公张辅奏：“愿假臣一月粮，率骑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北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乃诏旋师。

【编】 秋七月，帝崩于榆木川。

【纪】 师次苍崖，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渐，召张辅受遗命，传位皇太子。辛卯，上崩。

【编】 八月，梓宫至京师。

【纪】 杨荣等奉大行皇帝讣至京师，皇太子遣皇太孙赴开平迎梓宫，壬子，至京师。

【编】 出夏原吉、吴中、黄淮、杨溥、金问于狱。

编 太子高炽即位，大赦。

编 置公、孤官。

纪 太师、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皆从一品。上谕吏部尚书塞义曰：“此皇祖之制，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师傅，卿等勉之。”遂加义少保。

编 赦解缙妻子还乡，官其子祜亮为中书舍人。

纪 初，文皇尝手书塞义等十人授缙曰：“汝可疏其人品。”缙曰：“塞义天姿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有量，不远小人。刘儁虽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确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好恶颇端。宋礼戆直而苛，人怒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簿书之才，驱俗之心。”奏上，文皇以示上曰：“至刚朕已洞灼，余徐验之。”至是，上出缙奏示杨士奇曰：“今人率谓缙狂士，观所论评，皆有定见。”乃赦其家属，官其子祜亮。

编 九月，进塞义少傅，加杨士奇少保，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太子少保。

纪 赐义等银图书各一，其文曰“绳愆纠缪”。谕之曰：“卿等皆先帝旧臣，又事朕于东宫；今朕嗣位之初，赖卿等协心赞辅，凡政有阙失，群臣及卿等言之而朕未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

编 冬十月，建文帝下江南。

编 立妃张氏为皇后。

编 立皇太孙瞻基为皇太子。

编 封子瞻埈为郑王，瞻墉为越王，瞻垠为蕲王，瞻埜为襄王，瞻戢为荆王，瞻堧为淮王，瞻圻为滕王，瞻圻为梁王，瞻埏为卫王。

编 十一月，赦奸党族属，并放还家，给还田产。

纪 上谓侍臣曰：“方孝孺辈皆忠臣也，宜从宽典。”因下御札，谕礼部尚书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及功臣之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

编 逮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罢之。

纪 初，上监国时，仲成以言事忤旨，贬湖广按察副使。至是，命都察院逮治之。杨士奇上疏言：“向来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诏书不信。汉景帝为太子，召卫绾不赴，即位，进用绾，前史黜之。”上览疏喜，即有旨罢治仲成，而降敕奖谕士奇。

编 十二月，葬长陵。

仁宗昭皇帝

编 乙巳，仁宗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进大学士黄淮为少保兼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

编 建宏文阁。

纪 建宏文阁于思善门之左，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征苏州儒士陈继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学录，杨敬为翰林院编修训导，何澄为礼科给事中，皆直宏文阁。上亲举印授溥曰：“朕用卿等，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用此印封识以闻。”

编 三月，征权谨为学士。

纪 上闻前光禄寺署丞权谨孝行，曰：“忠孝之人，可任辅导。”遂驿召至，以为文华殿大学士。

编 赵王高燧之国彰德。

编 遣汉王高煦子瞻圻守皇陵。

纪 初，瞻圻恨父杀其母，屡发父过恶，文皇曰：“尔父子，何忍也！”及文皇北征晏驾，瞻圻在北京，凡朝廷

事，潜遣人驰报，一昼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数十人入京师潜伺，幸有变。上固知之，顾益厚遇。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后规报朝中事，且曰：“廷议旦夕发兵取乐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乎！穉子不足诛，发凤阳守皇陵。”

编 夏四时，诏免山东、淮、徐税粮之半。

纪 时有至自南京者，上问“所过地方何如？”对曰：“淮、徐、山东民多乏食，而有司征税方急。”上遂召杨士奇等，令草诏免之。士奇曰：“此事可令户部、工部与闻。”上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论。”乃令士奇书诏毕，即遣使赍行。上顾士奇曰：“卿今可语户、工二部，朕已悉免之矣。”左右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荒，宜有分别，庶不滥恩。”上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乃与民寸寸计较邪？”

编 命皇太子谒祭皇陵、孝陵，留南京监国。

编 出二敕二印，赐塞义、杨士奇。

纪 上明于星象，忽夜见星变，召士奇等语曰：“天命尽矣！”乃叹息而起。次日早朝罢，召义、士奇谕曰：“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赖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义、士奇亦流涕。上曰：“即吾去世后，谁复知吾三人同心一诚？”遂出二敕二印，一赐义，文曰“忠贞”；一赐士奇，曰“贞一”，

皆拜受而退。

【编】 五月，帝崩。

【纪】 上不豫，召蹇义、杨士奇、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遣中官海寿驰召皇太子于南京。翌日，上疾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遂崩。寿四十八。时皇太子未至，群臣请郑、襄二王监国。

【编】 建文帝自闽、粤还鹤庆山。

【纪】 建文帝自闽、粤还山，止程济从。闻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后往来亦少如意也。”

【编】 六月，太子瞻基即位。

【纪】 太子至自南京，遂即位。

【编】 秋七月，尊皇后曰皇太后。

【编】 立妃胡氏为皇后。

【编】 九月葬献陵。

宣宗章皇帝

编 丙午，宣宗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汉王高煦遣人献元宵灯。

纪 有言于上曰：“汉府遣所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上曰：“吾惟推诚以待之耳。”复书报谢。

编 二月，礼部进耕藉田仪注。

纪 上观之，谓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务农，所贵有实心耳。诚念创业艰难，爱恤苍生，使明德至治达于神明，则黍稷之荐不待亲耕矣。诚轻徭薄赋，贵农重谷，则人咸乐耕，不待劝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编 夏四月，吕震卒。以胡濙为礼部尚书。

编 五月，以户部左侍郎陈山为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礼部左侍郎张瑛兼华盖殿大学士，并入内闼预机务。

编 秋八月，汉王高煦反，帝自将讨擒之。

〔纪〕初，高煦既之国乐安，反谋未尝一日忘。及仁宗崩，上即位，赐高煦视他府特甚。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遂反，遣枚杲潜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辅系杲闻于朝。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反济南为应。乃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煊后军。诸子瞻盗、瞻域、瞻埜、瞻堦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指挥韦贤、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御史李浚，乐安人，弃其家，变姓名，间道诣京上变，言高煦刻日取济南，然后率兵犯阙。

丁卯，高煦遣百户陈刚进疏，斥言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并索诛之。上叹曰：“高煦果反！”议遣将讨高煦，杨荣力言不可，曰：“陛下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顾原吉，原吉曰：“兵贵神速，宜卷甲韬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若命将出师，恐不济。荣言是。”上意遂决。立召张辅谕亲征，辅对曰：“高煦鸩而寡谋，外戇中悞，今所拥非有能战者，愿假臣兵二万，擒逆贼献阙下。”上曰：“卿诚足办贼，顾朕新即位，小人或怀二心，行决矣。”

乙丑，敕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勿令贼南走。令指挥芮勋守居庸关，勿令北入胡。戊辰，命定国公徐景昌、彭城伯张昶守皇城，安卿伯张安、广宁伯刘瑞、汴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辅、郑王瞻埜、襄王瞻埜留守北京，塞义、杨士奇、夏原吉、杨乐、杨溥、吴中、胡濙、张本、顾佐扈从，丰城伯李贤、侍郎郭璘督军餉，阻武侯薛禄为先锋。辛未，车驾发京师，率大营五军将士以行。戊寅，获乐安归正人，给榜令还乐安谕众。

上赐书谕高煦曰：“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来，事以叔父，礼不少亏，何为而反邪？朕惟张敖失国，本之贯高；淮南受诛，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之以自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

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安。今六师压境，王能悔祸，即擒献倡谋者，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如初。王如执迷，或出兵拒敌，或婴城固守，图侥幸于万一，当率大军乘之，一战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以来献，王以何面目见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转祸为福，一反掌间耳，其审图之！”

辛巳，车驾至乐安，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复敕谕高煦，不报。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党逆者以祸福，于是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狼狈失据，密遣人诣御幄陈奏：“愿宽假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上许之。是夜，高煦尽取积岁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尽焚之。壬午，高煦将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宁一战以死，就擒辱矣！”高煦遂潜从间道衣白席藁出见上，顿首自陈。群臣请正典刑，不许。上令高煦为书，召诸子同归京师。

乙酉班师，命中官颈系高煦父子赴北京。庚寅，车驾至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山见上，言“宜乘胜移师向彰德，袭执赵王。则朝廷永安矣。”上召杨荣以山言谕之，荣对曰：“山言，国之大计。”遂召蹇义、夏原吉谕之，两人不敢异议。荣言：“请先遣敕赵王，诘其与高煦连谋之罪，而六师奄至，可擒也。”从之。荣遂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曰：“事须有实，天地鬼神岂可欺哉！且敕召以何为辞？”荣厉声曰：“此国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锦衣卫责所系汉府人状，云与赵连谋，何患无辞？”士奇曰：“锦衣卫责状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亲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无罪者当厚之，庶凡仰慰皇祖在天之灵。”荣不肯。时杨溥亦与士奇意合，上乃不复言移兵，车驾遂还京。

编 九月，帝至京师，废高煦为庶人，逆党王斌、朱煊等伏诛。

【纪】 时言者犹喋喋，请尽削赵护卫，且请召赵王拘之京，上皆不听。乃召杨士奇谕曰：“言者论赵王益多，如何？”对曰：“今日宗室惟赵王最亲，当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赵王最友爱，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爱，然当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群臣言章，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刘观赍以示之，使自处。容等至，赵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献护卫，且上表谢恩，而言者始息。

【编】 汉庶人高煦伏诛。

【纪】 庶人锁繫大内逍遥城，一日上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句上仆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乃积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

【编】 冬十月，复李时勉翰林侍读。

【纪】 洪熙中，时勉言事过激，仁宗怒，命武士扑以金瓜，断肋不死，系狱。至是，上面讯，释之，复召入翰林。

【编】 以张木为兵部尚书，陈祚、于谦并为监察御史。

【编】 秋八月，建文帝入蜀。

【编】 九月，诏浙江按察使林硕复职。

【纪】 硕振举宪法不少贷，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诏令诬之。上遣人逮硕至，亲问之，曰：“尔毋怖，但尽实对。”硕言：“臣往年为御史，尝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任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宫在彼者亦无乖忤，惟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问，今既明白，即驰驿还任，汝无他虑。”遂降敕切责裴可立曰：“归必不贷也。”硕初被逮，众皆危之，一见遽释，中外颂圣德焉。

【编】 冬十一月，皇子祈镇生。

【编】 以薛瑄为监察御史。

【编】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皇子祈镇为皇太子。

【编】 废皇后胡氏，立妃孙氏为皇后。

【纪】 先是上尝召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谕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贵妃生子。母以子贵，古亦有之，但中宫宜何如处置？”因举中宫过失数事。荣曰：“举此废之可也。”上曰：“废后有故事否？”义曰：“宋仁宗降郭后为仙妃。”上问“辅、原吉、士奇何无言？”士奇对曰：“臣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今中宫，母也，群臣，子也，子岂当议废母。”上问“辅、原吉云何？”二人依违其间曰：“此大事，容臣详议以闻。”上问：“此举得不贻外议否？”义曰：“自古所有，何得议之。”士奇曰：“宋仁宗废郭后，孔道辅、范仲淹率台谏十数人入谏，被黜。至今史册为贬，何谓无议？”既退，明旦，上复召问士奇、荣，士奇对曰：“汉光武废后，诏书曰：‘异常之

事，非国休福。’宋仁宗废后，后来甚悔。愿陛下慎之。”上不怿而罢。一日，独召土奇至文华殿，屏左右，谕曰：“若何处置为当？”土奇因问“中宫与贵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亲爱。中宫今病逾月矣，贵妃日往视，慰藉甚勤也。”土奇曰：“然则乘今有疾而导之辞让，则进退以礼，而恩眷不衰。”上颌之。数日，复召土奇曰：“尔前说甚善，中宫果欣然辞，贵妃坚不受，太后亦尚未听辞，然中宫辞甚力。”土奇曰：“若此则愿陛下待两宫当均一。昔宋仁宗废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议遂定，敕皇后退居别宫。册立孙氏为皇后。

编 夏六月，出左都御史刘观，以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

纪 上罢朝，谕：“朝臣贪浊，奈何？”杨士奇对曰：“贪风始永乐末，今更甚。”上问“何如？”对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杨荣曰：“当是时，惟方宾有贪名。”上即顾荣问：“今贪者谁甚？”对曰：“莫甚于刘观。”土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观去，谁代观者？”土奇曰：“通政使顾佐廉公有威。”荣曰：“佐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顾佐乃能如是。”乃命观巡阅河道，而以佐代之，寻下观狱。

编 冬十月，建文帝游汉中。

编 己酉，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

编 二月，江南守备襄城伯李隆献驹虞，群臣请表贺，不许。

【纪】 隆献驺虞二，云出滁州来安县石固山。礼部尚书胡濙等请上表贺，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驺虞之祥，于德弗类。”不许。

【编】 冬十一月，千户臧渣弃市。

【纪】 时有囚告左都御史顾佐枉法者，上怒，召杨士奇、杨荣谕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囚命法司穷治之，得千户臧渣杀无罪三人当死，教之诬告。上曰：“不诛之，佐何以行事！”立命臧渣于市。

【编】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户部尚书夏原吉卒。

【纪】 原吉天性宽平，人无识与不识皆称为君子长者。吕震尝在上前短原吉柔奸。震为子求官，上问原吉，原吉称震有守城功。陈瑄靖难初，欲杀原吉；原吉荐瑄才，总漕运。尝有从隶污所服织金赐衣，惧欲逃，原吉曰：“污可浣，何惧为？”吏坏所宝古砚，匿不敢见，原吉召吏谕曰：“物皆有坏，吾未尝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书押之，因风为墨所污，吏惧，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与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谨被污，上命易之。一时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尝夜阅文卷，抚案叹息，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问之，原吉曰：“此岁终大辟奏也。吾笔一下，死生决矣，是以惨沮而笔不忍下也！”尝与同列饮于他所，夜归值雪，过禁门，有欲不下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风焉。

【编】 秋八月，以况钟为苏州知府。

【纪】 钟，靖安人，始为吏胥，吕震荐其才，授仪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苏州等九大郡烦剧难治，特选钟等九人为知府，赐以玺书，假便宜行事，驰驿赴任。钟至苏，初视事，阳为木讷，胥有弊蠹，辄默识之。通判赵忱肆漫侮，钟亦不校，及期月，一旦宣敕，召府中胥悉前，大声言：“某日某事某窃贿若干，某日某亦如之。”群胥骇服，不敢辨，立杀六人肆诸市。复出属官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由是吏民震悚，苏人称之曰“况青天”。

【编】 冬十二月，含誉星见。

【编】 辛亥，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陕西。

【编】 逮江西巡按御史陈祚下狱。

【纪】 祚上疏劝上务帝王实学，退朝之暇，命儒臣讲说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上览疏怒曰：“朕不读书，大学且不识，岂堪作天下主乎！”命逮至京，并其家下锦衣卫狱，禁锢者五年。时上方以博综经史自负，祚之措词若上未尝学问者，故怒不可解。

【编】 秋七月，帝微行，夜至少傅杨士奇家。

【纪】 时上颇好微行，夜半从四骑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门立庭中，士奇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自轻！”上笑曰：“思见卿一言，故来耳。”遂屏左右语。既竟，士奇叩头曰：“车驾今夕俯临，外间必有知者，伏乞自此慎出，事变不测，当虑也。”驾还宫，明日遣太监范宏问“车驾临幸，曷不谢？”对曰：“至尊夜出，愚

臣迨今中心惴栗未已，岂敢言谢。”又数日，遣宏问“盗不微行乎？”对曰：“陛下恩泽岂能徧洽幽隐，万一有怨夫冤卒窥视窃发，诚不可无虑。”后旬余，锦衣卫获二盗，尝杀人，捕急，遂私约候驾之玉泉寺，挟弓矢伏道旁林丛中作乱。捕盗校尉变服如盗，入盗群，盗不疑，以谋告，遂为所获。上叹曰：“士奇爱我。”遣宏赐金绮。

编 冬十二月，大学士金幼孜卒。

编 壬子，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

编 夏六月，诏修各州县广济仓。

纪 巡按湖广御史朱鉴上言：“洪武间，郡县皆置东西南北四仓以贮官谷，令富民守之，遇水旱饥谨以贷贫民。今廩仓废弛，赎谷、罚金有司皆掩为己有，深负朝廷仁民之意。”上从其言，命违者从按察使、监察御史劾奏。

编 秋八月，诏释故城县丞陈铭罪，复其官。

纪 先是上闻内官奉使者多贪纵为民害。以太监刘宁清谨，命同御史驰往各郡，尽收所差内官资橐，并其人解京师。既还，道经故城，县丞陈铭闻有内官至，不问从来，辄奋前摔宁，手击之。御史奏丞无状，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时偏于所恶，姑宥之。”侍臣言：“纵赦之，亦不可使复任。”上曰：“朕既释之，彼当知所改过也。”

编 癸丑，八年，春正月，少保大学士黄淮致仕。

纪 淮辞归，上宴之于太液池，亲洒宸翰送之。

编 秋八月，南海诸国献麒麟者四。

编 景星见。

编 冬十一月，巡抚南直隶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济农仓之法。

纪 令诸县各设仓，择县官之廉公有威与民之贤者司其籍，每岁种蒔之际量给之，秋成还官。明年江南大旱，诸郡发济农米以赈贷，民不知饥。

编 甲寅，九年，夏五月，建文帝至吴江史彬家，程济从。

编 冬十二月，有僧自陈修寺祝延圣寿，诏斥之。

纪 上谓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寿。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国最久，其时岂有僧、道、神仙之说？秦皇、汉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验可见。世人不悟，可叹也！”

编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镇即位。

【纪】上不豫，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翌日上崩，太子即位。

【编】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封弟祁钰为郕王。

【编】命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杨溥复入阁参预机务。

【编】三月，建文帝往粤西。

【编】夏六月，葬景陵。

【编】秋七月，命司礼太监王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振矫制以隆庆右卫指挥佾事纪广为都督佾事。

【纪】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东宫，及即位，遂命掌司礼监，宠信之，呼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集京营及诸卫武职试骑射，殿最之。纪广者，尝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见亲昵，遂奏广第一，超擢之。宦官专政自此始。

太皇太后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被旨入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遗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上跪为之请，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

明鉴易知录卷五

明纪

英宗睿皇帝

编 丙辰，英宗皇帝正统元年，春正月，诏开经筵。

编 夏四月，始设提学。

编 秋八月，建文帝还至溧，卜筑旧日之浪穹。

编 冬十月，帝阅武于将台。

纪 命诸将骑射以三矢为率，受命者万骑，惟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赐之。观者皆曰：“往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今天子自来，顾一杯酒邪！”

编 丁巳，二年，春二月，诏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子庙庭。

编 夏六月，京师旱。

纪 时御巷小儿为土龙祷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成群呼噪，不知所起。

编 秋九月，召温州府知府何文渊为刑部右侍郎。

编 戊午，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复往粤西。

编 己未，四年，春三月，加苏州府知府况钟秩正三品。仍知府事。

纪 钟考满当代，军民诣阙留者数万人。诏升钟俸，令复任。杨士奇赠以诗云：“十年不愧赵清猷，七邑重逢张益州。”

编 庚申，五年，春三月，建文帝同寓僧诣思恩知州岑瑛，自称建文帝，僧及建文帝被执赴京师。

纪 建文帝好文章，能为诗歌，至是出亡盖三十九年矣。会有同寓僧者，窃帝诗，自谓建文帝，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骇，闻之藩司，因系僧，并及建文帝，飞章以闻。诏械入京师。程济从。

编 命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并直内阁机务。

纪 先是王振语杨士奇曰：“朝廷事赖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后当何如？”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曰：“先生安得为此言？吾辈老，无能效力，当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荣，荣曰：“彼厌吾辈，吾辈纵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某入阁，则吾辈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辈人，何伤也？”士奇是其言。

编 秋七月，少师、大学士杨荣卒。

编 九月，僧及建文帝至京师。

纪 命御史廷鞫之，僧称年九十余，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廉其状，僧实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论死，下锦衣狱。建文帝白其实，御史密以闻。阉吴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见亮辄曰：“汝非吴亮邪？”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手执壶据地狗舐之，乃云非是邪？”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视之，持其踵复哭，不能仰视，退而自经。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济闻之，叹曰：“今日方终臣职矣！”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编 辛酉，六年，夏四月，太监王振矫诏以工部郎中王佐为工部右侍郎。

【纪】 振既弄权，佐以谄媚超擢，与兵部侍郎徐晞极意逢迎之。佐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一日振问曰：“王侍郎何无须？”对曰：“老爷所无，儿安敢有！”闻者鄙之。

【编】 秋八月，召山东提学金事薛瑄为大理寺左少卿。

【纪】 初，王振问杨士奇曰：“吾乡人谁可大用者？”士奇荐瑄，乃有是召。瑄至京朝见，不谒振，振至闾下，问何不见薛少卿？二杨为谢，振知李贤素与瑄厚，召至闾下，令致己意。贤至朝房与瑄言，瑄曰：“厚德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复问。一日会议东阁，公卿见振皆拜，一人独立，振知其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衔之。

【编】 冬十月，作奉天、谨身、华盖三殿成。

【纪】 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虽宠，不得预外庭宴。是日上使人视王先生何为？振方大怒，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以闻，上为蹙然，乃命开东华中门，听振出入。振至问故，曰：“诏命也。”至门外，百官皆望风拜，振悦。

【编】 十一月，右副都御史吴讷乞致仕，许之。

【编】 壬戌，七年，夏六月，少保、工部尚书吴中卒。

【纪】 中以国子生累官至尚书。性贪鄙，其妻甚严正。一日迎诰，其妻呼子宣之问曰：“此诰词是主上自言邪？是翰林代草邪？”曰：“亦翰林代草耳。”叹曰：“翰林先生果不虚妄，吴中一篇诰文，止说他平生为人，何尝有‘清廉’二字！”中闻之虽恚，强笑容而已。

【编】 以礼部侍郎王直为吏部尚书。

【编】 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

【纪】 初，宣宗崩，上冲年践祚，事皆白太后然后行。委用三杨，政归台阁，每数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阁，问施行何事具以闻。或王振自断不付阁议者，必立召振责之。太后既崩，振益无所惮矣。

【编】 十二月，太监王振矫诏以徐晞为兵部尚书。

【编】 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鸱吻，诏求直言。下侍讲刘球狱，杀之。

【纪】 球素为王振所憾，锦衣指挥彭德清，球乡人也，往来振门用事，公卿率趋谒，球独不为礼，德清衔之。至是，球应诏上言十事，德清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刘侍讲疏之三章，盖诋公也。”振怒，欲置之死。会编修董璘自陈愿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语，乃逮璘及球俱下狱。振即令其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以计杀球。一夕五更，顺独携一校，推狱门入，球与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诉太祖、太宗！”校持刀断球颈，流血被体，屹立不动。

编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狱，寻除名放归田里。

纪 瑄素不为王振屈，振衔之。会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侄山欲夺之，妾持不可，妾因诬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问，已诬服；瑄辨其冤，屡驳还之。文谄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贿，故出人罪。廷鞫竟坐以死，下狱，瑄怡然曰：“辨冤获罪，死何愧焉！”在狱读易以自娱。初，瑄既论死，子淳等三人请一人代死，二人戍赎父罪；不许。将决，振老仆泣于爨下。振问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乡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会侍郎王隽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归田里。

编 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卒，子也先嗣。

纪 自脱欢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屡犯塞北，边境自此多事。

编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时勉于国子监门，寻释之。

纪 振尝诣监，衔时勉无加礼，令人廉其事，无所得。彝伦堂有古树，故许衡所植也，时勉嫌其阴翳妨诸生班列，稍使伐其旁枝，振遂诬以伐官木私家用，矫旨令荷校肆诸成均。监生石太用乞以身代，号哭奔走阙下，上疏求解者数千人。会昌伯孙继宗言于孙太后，太后为上言之，始知振所为也，命立释之。

纲 立妃钱氏为皇后。

编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学成，帝临视，祇谒先圣，行释奠礼。

纪 先是，太学犹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贤上言：“国家建都北京以来，所废弛者莫甚于太学，所创新者莫多于佛寺，举措如是，可谓舛矣！若重修太学，虽极壮丽，不过一佛寺之费。请及时修举，以致养贤及民之效。”从之，至是成。

编 三月，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卒。

编 夏四月，以翰林院学士陈循直文渊阁，与机务。

编 乙丑，十年，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张璠狱。

纪 璠善字民，顺天府丞王铎尝旌异之。有牧马官扰民，璠置于法。牧马官以谮王振，遂被逮，箠楚几死，谪戍边；并坐铎私举，下于理。

编 丙寅，十一年，春三月，贬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王谦为大理寺少卿，寻复命巡抚。

纪 谦抚梁、晋十余年，惧盈满，举参政孙原贞、王来自代。时王振方用事，谦每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又御史有姓名类谦者尝忤振，振意以为谦，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阙乞留，亲藩亦以“不可无谦”请，乃复命巡抚。

编 秋七月，少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漣卒。

编 丁卯，十二年，春正月，巡抚宣、太仆都御史罗亨信，奏请增置城卫以备边，不报。

纪 亨信上言：“瓦剌也先专候衅端图入寇，宜预于直北要害，增置城卫土城备之，不然恐贻大患。”奏闻，兵部尚书邝埜畏王振，不敢主议，遂寝不行。

编 以于谦为兵部侍郎。

编 以都督金事石亨为左参将，守万全。

编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修太兴隆寺。

纪 寺初名庆寿，在禁城西，金章宗建，王振言其敝，命役军民修之，费巨万，壮丽甲于京都，上临幸焉。

编 己巳，十四年，春二月，瓦剌也先遣使进马。

纪 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

先是也先遣人入贡，通事辈利其贿，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婚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

编 夏六月，谨身、奉先、华盖三殿复灾。

纪 丙辰夜，雷电大震，风雨骤作，谨身殿火起，延奉天、华盖二殿，奉天诸门皆毁。自王振擅权，灾异叠见，振略不警畏，很恣愈甚，且讳言天变。时浙江绍兴山移于平地，官不敢闻。又地动，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陕西二处山崩、山移，有声三日不绝，移三里，不敢详奏。黄河改往东流于海，淹没人家千余户。又振宅新起，未逾时一火而尽。南京宫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诏赦天下。

编 秋七月，瓦剌也先大举入寇，帝下诏亲征。

纪 也先图犯边，其势甚张，侍讲徐理语其友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归。皆重迁，有难色，理怒曰：“尔不急去，不欲作中国妇邪！”乃行。八日，也先大举入寇，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报日至，乃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御之。源等既行，王振劝上亲征，从之。

编 车驾发京师，命弟郕王祁钰居守。

纪 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举朝震惊。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师成国公朱勇率师以从，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学士曹鼐、张益等扈征。吏部尚书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阙恳留，不允。命太监金英辅郕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军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

编 八月，车驾至大同，下诏班师。

〔纪〕 师至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钦天监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纬示警，不可复前。若有疏虞，陷乘輿于草莽，谁执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于是井源等报败踵至，会暮复有黑云如伞罩营，雷雨大作，振恶之。会前军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势决不可行。”振始有还意。明日，班师。

〔编〕 车驾至土木，大军与瓦剌兵战，败绩，帝被拥以去。

〔纪〕 大同总兵郭登告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还至狼山，追骑且及。庚申，遣朱勇等率三万骑御之。勇进军鹞儿岭，敌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掠殆尽。

是日，驾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怀来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两未至，留待之。邝埜再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而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力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驻土木。旁无水泉，又当敌冲，辛酉欲行，敌已逼，不敢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饥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

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敌益增。壬戌，敌遣使持书来以和为言，上遂召曹鼐草敕与和，遣二通事与北使偕去。振急传令移营，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面攻围，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敌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被拥以去。张辅、邝埜、王佐、曹鼐、张益而下数百人皆死。

初，师既败，上乃下马盘膝面南坐，有一敌将索衣甲，不与，欲加害，其兄来曰：“此非凡人，举动自别。”拥出雷家站见也先之弟赛刊王。上问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赛刊王闻语大惊，驰见也先曰：“部下获一人甚异，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国二人问是否，二人见大惊，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太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问众何以为计？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赐我，不如杀之。”伯颜帖木儿大怒，呼也先为那颜，那颜者，华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摧其面曰“去”，因力言：“两军交战，人马必中刀箭，或践伤压死；今大明皇帝独不践压、中刀箭，而问那颜，问我等，无惊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赏，虽天有怒，推而弃之地下，而未尝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颜若遣使告中国迎返天子，那颜不有万世好男子名乎？”众皆曰“者”，犹华言“然”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颜帖木儿营，令护之。报至京师，皇太后遣使赍重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钱氏尽括宫中物佐之，诣也先营请还车驾，不报。

编 皇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

编 籍王振家，族诛之。

纪 帝之北狩也，护卫将军樊忠从帝旁，以所持槌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遂突围，杀数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请族诛振，振所亲马顺及王、毛二侍，一时被击死。都御史陈谏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从子山鹗于市，族属无少长皆斩。振家当京城内外凡数处，重堂辽阔，拟于宸居，器服绮丽，尚方不逮，玉盘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金银六十余库，币帛珠宝无算。

编 皇太后以王谦为兵部尚书。

编 也先拥帝至大同，寻复拥帝去。

纪 也先拥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帝。都督郭登闭门不纳，帝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谊，何外朕若此？”登遣人传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随侍校尉袁彬以头触门大呼，于是广宁伯刘安等括公私金银共万余两出迎驾，既献，复不应。

初，也先来索赂，郭登曰：“此给我耳，莫若以计代其谋，劫营夺驾入城，此为上策。”乃谋以壮士七十余人餉之食，令奋前执其弓刀，因拥帝还，会有沮者，既淹久，寇觉，惊扰而去。

也先拥帝道宣府，总兵杨洪闭城门不出。事闻，逮洪系诏狱。

帝出塞过猫儿庄、九十海子，历苏武庙、李陵碑至黑松林，也先营在焉。帝始入也先营，也先屡欲谋害，会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马，谋乃止，且加礼焉。袁彬侍左右，颇知书，性警敏。又有哈铭者，先随使臣吴良羁留在北，至是亦与彬同侍。又有卫沙狐狸者，亦随上至漠北，供薪水，劳苦备至。

编 皇太后命郕王即帝位，群臣奉表劝进。

纪 太后遣太监金英传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时议者以时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长

君以弭祸乱。于是文武群臣交章劝进。王再辞让，众请遵太后命，允之，遂择日行礼。

编 九月，也先遣使来。

纪 使言欲送帝还京师。使还，以金百两，银二百两，彩币二百匹赐也先。

编 郕王即皇帝位，遥尊帝为太上皇，诏赦天下，改明年为景泰元年。

编 也先复遣使致书。

纪 也先书辞悖慢，兵部尚书于谦见上泣言曰：“寇贼不道，势将长驱深入，不可不预为计。迺者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宜急遣官分设招募；京师九门，宜用都督统领。通州、霸上仓粮，不可捐弃以资寇，令在官者悉诣阙支，准为月粮之数，庶几两得。”上嘉纳之。

编 以陈循为户部尚书，高谷为工部尚书。

编 出杨洪、石亨于诏狱，命洪仍守宣府，亨总京师兵马。

纪 亨有威望，方面，巨躯，须垂至膝。初协守万全，坐不救乘舆，械系诏狱，至是以于谦言赦出之，使总京营兵马赎罪。

【编】冬十月，也先挟上皇与可汗脱脱不花寇紫荆关，京师戒严。

【纪】先是太监喜宁，故鞑靼也，土木之败降于也先，尽以中国虚实告之，为彼向导，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有备，不攻去。九日至广昌，破紫荆关。朝野汹汹，人无固志。侍讲徐理方有时名，亦锐意功业，太监金英召理问计，理曰：“验之星象、历数，天命已去，请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谦上疏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理妄言，当斩！”金英宣言于众曰：“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乃出榜告谕，固守之议始决。

谦闻寇迫关，思各处刍粟数万计，恐为敌资，急遣使焚之，然后奏闻。或请姑待报，谦曰：“寇在目前，若少缓彼将据之，适以资盗粮耳。独不见宋全驷凶事乎！”众皆是之。

【编】也先军围京师，石亨等击却之，也先北遁。

【纪】也先长驱至京城西北关外。命石亨等军于城北，于谦督其军都督孙镗军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渊参其军，皆背城而阵。以交趾旧将王通为都督，与御史杨善守城。谦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营德胜门，以示必死。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喜宁嗾也先遣使来议和，索大臣出迎驾。众莫敢出，乃以通政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庙。也先、伯颜帖木儿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复等见上皇进书敕，也先曰：“尔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谦、石亨来。”上皇谕复、荣曰：“彼无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辞归。

寇益四出剽掠，攻城益急。既而宣府杨洪援兵至，军声大振。时诸军二十二万列城下，寇见大军盛而严，不敢轻犯。

石亨出安定门，与其从子彪持巨斧突入敌中坚，所向披靡。敌却而西；亨追战城西，复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诱寇至彰义门，寇见彪兵少，逼之，亨率众乘之，寇败走。神机营都督范广以飞枪火箭杀伤甚众，于是也先气稍沮。于谦使谍知上皇移驾远，命石亨等夜举火大炮击其营，死者万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脱脱不花闻之，遂不敢入关，亦遁。

编 十一月，京师解严。杨洪等班师还京，封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谦固辞，不许。

编 伯颜帖木儿妻令侍女迎上皇驾；寻值圣节，也先上寿。

纪 上皇北至小黄河苏武庙，伯颜帖木儿妻阿剌刺阿哈刺令侍女设帐迎驾，宰羊递杯进膳。寻值圣节，也先上寿，进蟒衣貂裘，筵宴。哈铭、袁彬常宿御寝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两胁温足，一日晨起谓铭曰：“汝夜手压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与子陵共卧事，铭顿首。上皇夜出帐房，仰观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终当归也。”上皇使哈铭致意伯颜妻，令劝伯颜送还朝。妻曰：“我妇人，何能为？然官人洗濯，我待巾裼，亦当进一言。”铭时时设喻慰上皇勿忧或成疾。

编 十二月，尊皇太后孙氏曰上圣皇太后，生母吴氏曰皇太后，立妃汪氏为皇后。

景皇帝

编 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书至，索大臣来迎。

纪 上命公卿集议，廷臣因奏请遣官使北贺节，进冬衣。上谓必能识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惧，谢罪，事遂寝。

编 瓦剌兵入朔州，大同总兵郭登击走之。

纪 登以八百骑破寇数千，追奔四十里，夺回人口牛马军器以万计。捷闻，进封登定襄伯。

编 二月，叛臣喜宁伏诛。

纪 宁教也先扰边，且不欲送上皇还，上皇深恶之。宁又忌袁彬，诱彬出营，将杀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与上皇谋，遣宁传命入京，令军士高盘与俱，密书系盘髀间，令至宣府与总兵等官计擒之。既至，宣府参将杨俊出与宁饮城下，盘抱宁大呼，俊纵兵遂缚宁，送京诛之。也先闻宁诛，与赛刊王等分道入寇。

编 大同参将许贵请遣使与瓦剌修好，不许。

纪 贵请遣使贖币以款寇兵，而徐为讨伐计。于谦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挥季恮、指挥岳谦遣而寇骑已至关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遣而不获征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齧我，何似而可言和！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遂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弊，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可和。贵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当诛！”是时上任谦方专，疏既入，于是边将人人言战守，也先不得挟重相恫喝，抱空名不义之质，始谋归太上矣。

编 秋七月，也先遣其参政完者脱欢等赍书来请和，诏遣礼部右侍郎李实等赍敕报之。

纪 也先以和议不成，命其知枢密院阿剌为书，遣完者脱欢等五人至京师请和。礼部会议，尚书胡濙等奏奉迎上皇，上不允。次日上御文华殿，召文武群臣谕曰：“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而卿等屡以为言何也？”吏部尚书王直对曰：“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不怿曰：“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众不知所对。于谦从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上意始释曰：“从汝，从汝！”言已即退。

群臣出文华门，太监兴安传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乎？”众未答，王直面赤厉声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谁敢勿行者！”安语塞入复。时李实任礼科都给事中，上命安传旨欲遣之，对曰：“实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辞。”安入复命，遂以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充正使，罗绮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马显授指挥使为通事，赍玺书以行。时阁臣及府部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讲和，不及迎复上皇意，实等遂偕完者脱欢北行。

编 李实等辞归。

纪 实等至也先营，地名失八秃儿。既见，也先读玺书毕，乃引见上皇。上皇居伯颜帖木儿营，所居毡毳帐服，食饮皆膾酪，牛车一乘为移营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铭侍。实等见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为游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问太后、皇上、皇后俱无恙，又问二三大臣，上皇曰：“也先欲归我，卿归报朝廷善图之。”实等因问上皇，居此亦思旧所享锦衣玉食否？又问何以宠王振至此，致亡国？上皇曰：“朕不能烛奸，然振未败时，群臣无肯言者，今日皆归罪于我。”日暮，实等归宿也先营，酌酒相待。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国，我不敢慢；南朝若获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帝在此，吾辈无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来迎，竟不至，何也？”实等反复譬晓，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问，非奉迎也。若归亟遣大臣来。”实等遂辞归。

编 脱脱不花遣其平章皮儿马黑麻来请和，诏遣右都御史杨善等报之。

纪 李实未至京，会脱脱不花亦遣皮儿马黑麻来请和。右都御史杨善慨然请行，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乃遣善、荣等同皮儿马黑麻往。道遇实，实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书所无，可权以集事也。”实既还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状，奏请遣使奉迎，文武大臣上疏恳请遣使，皆不许。上问实也先讲和之意虚实，对曰：“论其和意，似有实情。”上曰：“待杨善归再议。”

编 八月，上皇还京师，帝送上皇居南宮。

纪 杨善等至也先营，也先见善等甚喜，善因请上皇还京，历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反复辩论数千百言。

也先问：“上皇还更临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问：“古尧、舜事如何？”善言：“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也先悦服。平章昂克问善：“欲迎复来何操？”善言：“若操贿来迎，后人以尔贪贿归上皇；今无所操而归，书之史册，后世皆称述。”也先然其言。伯颜帖木儿请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请上皇临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来迎，大臣至矣，不可无信。”乃引善见上皇。明日，也先设宴饯上皇于其营，善侍，也先与妻妾以次起为寿。也先令善坐，上皇曰：“从太师言坐。”善曰：“虽草野，不敢失君臣礼。”也先顾善曰：“中国有礼。”罢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颜帖木儿设宴饯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驾行，也先率众头目罗拜而别，伯颜送至野狐岭，恸哭良久始别去，仍命其部将率五百骑护送至京。既入塞，礼部议迎复议注未定，上皇先遣使诏谕避位，免群臣迎。

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门，上皇自东安门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宫，群臣就见而退，大赦天下。

编 冬十二月，礼部尚书胡濙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不许。

编 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

编 辛未，二年，春二月，上皇在南宫。

编 二月，命右金都御史王竑巡抚江、淮诸郡。

【纪】 时淮、徐大饥，死者相枕藉，山东、河南流民踵至。竝不待奏报，大发仓储赈之，近者日饲以粥，远者给米，被鬻者赎归其家。择医四十人，空庾六十区，处流民之病者，死则给以棺，为丛冢葬之。穷昼夜，竭精虑，事事穷理，有所委任，出于至诚，人人尽力。共用米一百六十余万石，全活数百万人，人述其行事为救荒录，世传焉。先是，上闻淮、徐大饥，惊曰：“奈何！”后得竝奏，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饥死我百姓矣。”

【编】 秋七月，诏择颜子、孟子后裔一人，并授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

【编】 冬十月，以李贤为兵部右侍郎。

【编】 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宫。

【编】 夏五月，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

【纪】 先是，上欲易储，语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顿首对曰：“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从，乃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陈循、王文等遂以太子为可易。时有广西涪州守备都指挥黄戢者，思明土知府戢庶兄也。戢老，子钊袭知府，戢欲谋夺之，与其子矫军门令征兵思明，率骁悍数千人夜驰入戢家，支解戢父子，纳瓮中，瘞后圃。总兵武毅知之，疏闻于朝。戢惧，乃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请易太子。上大喜曰：“万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议，且令释戢罪，予官都督。尚书胡濙、侍郎薛琦、邹榦会廷议，王直、王谦相顾错愕久之，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

名。”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戟奏是。”诏从之。

编 废皇后汪氏，立妃杭氏为皇后。

纪 后，太子生母也。

编 冬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阁，参预机务。

编 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宫。

编 吏都尚书何文渊罢。

纪 时言官劾文渊贪纵，下狱。文渊自言易储有功，诏书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传之子”，已所属对也。乃令致仕。

编 冬十月，以左谕德徐有贞为右佾都御史。

纪 有贞初名程，以倡南迁之议，为太监金英所叱，遂怀怅惘。陈循教之更名，无使内臣习知，庶朝廷忘其议而荐可行也。遂更名，乃有是命。

编 十一月，皇太子见济卒。

编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编 积雪恒阴，诏求直言。

编 夏四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应诏上书，不报。

纪 庄言：“上皇被留北庭，陛下屡降诏书，以銮輿未复为意。今幸上皇迎归，伏望笃亲亲之恩，时时朝见于南宮，或讲明家法，或论榷治道。仍令群臣亦得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则孝弟刑于国家，恩义通于神明，灾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系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以为上皇诸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近儒臣，诵读经书，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盖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继体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为此天下也。今陛下抚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所以系属天下之人心矣。”不报。

编 御史钟同上疏请复储。

纪 先是同尝因待漏与仪制郎中童纶论易储事，继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储位，宜复不宜缓。”闻者赧之。

编 五月，下礼部仪制郎中童纶、御史钟同于狱。

纪 纶上修德弭灾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尝亲受册封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群臣每月朔望及岁时节旦，朝见于延安门以极尊崇之道。而又复皇后于中宫，以正天下之母仪。复皇储于东宫，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奏，下锦衣狱鞫讯，体无完肤。钟回先亦有言，故并逮之。

编 以进士杨集为六安州知州。

纪 集上书于谦曰：“奸人黄戢进易储之说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计耳。公等国家柱石，乃恋官僚之赏，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脱章纶、钟回死狱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议何！”谦以示王文，文曰：“书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当进一级处之。”进士选知州始此。

编 谪给事中徐正戍铁岭卫。

纪 正密请召见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废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虑。宜出沂王于沂州；增高南城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上怒，谪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树，事叵测。”遂尽伐之。时盛暑，上皇常倚树憩息；及树伐，得其故，大惧。

编 乙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宫。

编 秋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庄、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回于阙。

【纪】 回死杖下，纶仍诏狱，谪庄定差驿丞。先是庄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见，上念及，命杖之。

【编】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编】 夏五月，帝遣太监兴安、舒良视少保于谦疾。

【纪】 谦以疾在告，上遣安、良视之，见谦自奉俭，相与叹息，因以闻。上为计所资用，一切上方给之，至辍尚膳醢酱、蔬菜以赐。驾幸万岁山，伐竹为沥，为和药丸，尤异数也。言官有言谦柄用过重者，兴安言：“只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皆默然。

英宗睿皇帝

【编】 丁丑，英宗皇帝天顺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迎上皇复位。

【纪】 先是，景帝不豫，以储位未定，中外忧惧。兵部尚书于谦日与廷臣疏请立东宫，盖谓复宪宗也。中外籍籍，谓大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白太后，迎取襄王世子。都御史萧维植同百官问安于左顺门外，太监兴安自内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为社稷计，徒问安邪？”维植集御史议曰：“今日兴安之言，若皆达其意否？”众曰：“皇储一立，无他虑矣。”众谓上皇子宜复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属，陈循知文意，独不言。李贤以问学士萧镃，镃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对众言曰：“今只请立东宫，安知朝廷之意在谁！”维植因举笔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

良”为“早择”，疏进。

时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遂与都督张戢、太监曹吉祥以南城复辟谋叩太常卿许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无能为矣，盍图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贞字也。亨、戢遂往来有贞家，有贞亦时时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会有贞宅，有贞曰：“如公所谋，南城亦知之乎？”亨、戢曰：“一日前已密达之。”有贞曰：“俟得申报乃可。”亨、戢去。至十六日既暮，复会有贞曰：“得报矣，计将安出？”有贞乃升屋步览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与密语。会有边吏报警，有贞曰：“宜乘此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谁不可者！”亨、戢然之。计定，仓皇出，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亨、戢往会吉祥及王骥、杨善、户部侍郎陈汝言，收诸门钥，夜四鼓开长天门，纳兵千人，宿卫士惊愕不知所为。时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贞曰：“事当济否？”有贞大言曰：“时至矣，勿退！”率众薄南宫，毁垣坏门而入。亨、戢等入见，上皇烛下独出，呼亨、戢曰：“尔等何为？”众俯伏，合声：“请陛下登位。”遂共掖上皇登舆以行。忽天色明霁，星月皎然，上皇顾问有贞等为谁？各自陈官职姓名。入大内，门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门者不敢御。遂升奉天殿，登御坐，鸣钟鼓，启诸门。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视朝，有贞号于众曰：“上皇复辟矣，趣入贺！”百官震骇，乃就班贺。景帝闻钟鼓声，大惊，问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明日上皇临朝，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编 诏逮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下狱。命副都御史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与机务，寻晋兵部尚书，兼职如故。

编 出前礼部郎中章纶于狱，擢为礼部侍郎。

纪 上以纶建议复储，出之狱，嗟叹良久，遂有是擢。

编 杀少保、兵部尚书于谦。

纪 先是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谦而得侯爵，心愧之，乃推谦功。诏予一子千户，谦固辞，且曰：“纵臣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闻，恚甚。亨从子彪贪暴，谦奏出之大同，亨益衔之。徐有贞尝因谦求祭酒，景帝召谦辟左右谕之曰：“有贞虽有才，然奸邪。”谦顿首退。有贞不知，亦恨谦。及上之复辟也，有贞喉言官以迎立外藩议劾王文，且诬谦：下狱，所司勘之无验。有贞曰：“虽无显迹，意有之。”法司萧维植等阿亨辈，乃以“意欲”二字成狱。奏上，上犹豫未忍曰：“于谦曾有功。”有贞直前曰：“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上意乃决，遂与王文及太监舒良、王诚、张永、王勤斩东市，妻子戍边。谦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或主和，谦辄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以故也先抱空质，上得还，然谦祸机亦萌此矣。谦死之日，阴霾翳天，行路嗟叹。都督范广勇而知义，为谦所任，亨恶之，并斩广。

编 论迎复功，封武清侯石亨为忠国公，都督张戢为太平侯，张戢为文安侯，都御史杨善为兴济伯，并世袭。

编 论随驾功，擢哈铭、袁彬并为锦衣卫指挥僉事。

编 召廖庄于定羌驿，赐还官。赠故御史钟同大理寺左丞，荫其子入太学。

编 二月，皇太后诏废景泰帝仍为郕王。寻薨。

纪 太后谕郕王归西内，废皇后汪氏为郕王妃。钦天监奏革除景泰年号，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旧书之。”郕王薨，祭葬礼悉如亲王，谥曰戾。

编 出左都御史萧维植于南京。召南京副都御史轩戢为刑部尚书，巡抚陕西；副都御史耿九畴为右都御史，掌院事。

编 三月，封直内阁兵部尚书徐有贞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

编 夏四月，复立元子见深为皇太子。

编 襄王瞻埜来朝。

纪 先是，土木之变，王两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摄天位，急发府库，募勇敢之士，务图迎复，仍乞训谕郕王尽心辅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宫中，上览之感叹，手敕取王入朝，礼待甚隆。王辞归，上送至午门。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顿首曰：“万方望治如饥渴，愿陛下省刑、薄敛。”上拱手谢曰：“敬受教。”

编 六月，逮徐有贞不狱。

【纪】曹吉祥、石亨憾有贞，嗾诸阉巧诋，数为巧语触上，上殊不为动。锦衣官门达复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诏执鞫之，降广东参政。既有以飞章谤国是者，其语复多侵亨、吉祥，于是复诉上，谓有贞实主使。逮归置狱，穷治锻炼无所不得，摘其诰词“纘禹神功”语为所自草，大不敬，无人臣礼，当死；以雷震奉天门，宥为黔首，谪戍云南金齿。有贞去，而曹、石益专横矣。

【编】以户部侍郎陈汝言为兵部尚书。

【纪】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谋夺门，故亨荐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里为奸。

【编】秋七月，谪内阁赞善岳正为广东钦州同知。

【纪】初正入直文渊阁，上尝召问曰：“卿何以辅朕？”正曰：“今内臣、武臣权过重。”上颔之。正退语曹钦、石彪，令谢兵归第。钦、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诣上垂泣，免冠请死，具道所由。上曰“无之”，乃召正责其漏言。正言：“固也。臣观二家必有背叛之灭，即今无可按之诛，臣欲全君臣共难情，故令早自为计。”上不悦。会承天门灾，上命正草诏罪己，历陈奸邪蒙蔽状。石亨见之怒，遂指为谤讪，因有是谪。陈汝言故恨正，复中以私事，戍肃州卫。

【编】九月，敕左顺阁者：“今后非有宣召，总兵官不得辄入。”

【纪】上颇知石亨等骄恣，然念其功。间屏人语大学士李贤，贤对曰：“权不可下移，惟独断乃可。”既又与贤语

及夺门功，贤曰：“迎驾则可，‘夺门’二字岂可传示后世！陛下顺天应人以复大位，门何必夺？且内府门宁当夺邪！当时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辞不与。”上惊问故，对曰：“景帝不起，群臣自当表请陛下复位。此名正言顺无可疑者，何至夺门！假事泄，此辈固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于何地？此辈藉陛下图富贵耳，岂有为社稷之心哉！”上大悟，浸疏之。

编 冬十一月，逮陈汝言下锦衣狱，籍其家。

纪 给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势乱法，赃私藉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陈籍汝言物于大内庑下，召大臣入视，且曰：“景泰间任于谦久，籍没无余物。汝言未期，得赂多若是邪！”时上怒甚，色变，石亨等皆俯首。自是上渐悟谦冤而恶亨等矣。

明鉴易知录卷六

明纪

英宗睿皇帝

〔编〕 戊寅，二年，春正月，皇太子出阁读书。

〔编〕 遣建庶人出居凤阳。

〔纪〕 庶人，建文君幼子也，入禁大内时方二岁，至是年五十六。上意欲宽之，谓李贤曰：“亲亲之义，实所不忍。”贤对曰：“陛下此一念，天下鬼神实临之，太祖在天之灵实临之，尧、舜之心不过如此。”左右或以为不可，上曰：“有天命在，任自为之。”遂遣居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在。庶人出禁，见牛、羊亦不识。未几庶人卒，懿文太子、建文君遂无后。

〔编〕 己卯，三年，秋八月，定远侯石彪有罪，下狱。

纪 彪性阴狡凶暴，出镇大同，素侮总兵官，总兵官因彪尝奏城威宁海子，遂为流言称彪有异志。上固疑彪，屡有功，屡召还。彪乃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五十人诣阙，乞留为镇守。上知其诈，下彪狱。词连石亨，上犹念亨功，宥之，惟罢其兵权，令以本籍归第。

编 庚辰，四年，春正月，石亨谋反，伏诛。

纪 初，亨见稍疏斥，怀怨望。尝往来大同，顾紫荆关谓左右曰：“若塞此关守之，据大同，京师何由得至？”一日退朝归私第，语锦衣指挥使卢旺、彦敬曰：“吾所居官，皆尔等所欲者。”旺、敬不知所谓，对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陈桥之变，史不称其篡。尔能助吾，吾官非尔官乎？”旺、敬股栗莫敢对。会瞽人童先出妖书，曰“惟有石人不动”，劝亨举事。亨谓其党曰：“大同土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异日以彪代李文佩镇朔将军印，专制大同，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占而困矣。”遂请以卢旺守里河。会孛来寇延绥，上命亨往御之。先又力劝亨，亨曰：“为此不难，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为之未晚也。”先曰：“时者难得而易失。”亨不听。先私谓所亲曰：“此岂可与成大事者！”会彪败，上犹念亨功，置不问，罢其兵，而亨之谋渐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变告亨谋反，逮治之，死狱中。斩彪于市，其党童先等俱坐死。

编 二月，诏令冒报迎驾功升官者，许自首改正。

纪 时法司奏石亨等冒功升官者，俱合查究。上召问李贤曰：“此事恐惊动人心。”贤对曰：“不若令其自首免

罪。”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功升职者四千余人，皆自首改正。

编 辛巳，五年，秋七月，太监曹吉祥及昭武伯曹钦反，杀恭顺伯吴瑾、都御史寇深。怀宁伯孙鏜、兵部尚书马昂率兵讨平之，吉祥、钦俱伏诛。

纪 方石亨之败也，上命由亨冒功以进者许自首革，吉祥念与亨同功，亨败已且不得独完，因日犒诸降丁金帛，倚为腹心。诸降丁亦念由吉祥冒功进，一旦不测，身且随后，相与为党。吉祥之客有冯益者，钦一日问曰：“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邪？”益曰：“君家魏武盖中官腾之后。”钦大喜，由是阴畜异志。锦衣百户曹福来曾役钦家，钦虑其泄，捶楚濒死。上闻，谕钦曰：“速改过，不悛，罪无赦！”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谕之，钦以故大惧。又锦衣指挥逮臬伺钦甚急，会李来寇甘、凉，上使孙鏜统京军往征之，马昂监其军，择庚子昧爽出师。于是钦与诸昆季其党都督伯颜也先数十人谋曰：“县官持我急，不发，我为石彪续矣！”遂分勒死士蕃、汉军五百人，约以是日昧爽朝门开则拥杀鏜、昂，夺门入，此时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为内应。

谋定，以其夕饮诸降丁酒，酒半夜可二鼓，鏜与吴瑾、广义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挥完者秃亮从钦席上亡走，见瑾、琮告变。瑾、琮趋告鏜，相与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门罅闻上。上止开门，缒入吉祥，锁系之，钦不知也，与弟铤、鏜、铎率蕃将伯颜也先至东长安门，门闭，钦知事泄，即召死士驰至逮臬门，臬出，杀之，恨臬为上伺己也。寇深素善钦，既乃与言官疏劾之，钦亦以此为恨，与铎驰入西朝房索深杀之。大学士李贤待朝东朝房，钦复驰索之，贤惊出被执，钦持臬头示贤曰：“今日直为此激变，非得已也。可为我草疏进上。”又执尚书王翱，贤乃就翱所索纸为草疏，同翱投入长安左门隙，门坚不启，钦火之。钦往来呼啸，拟贤刃者数，舍之驰去。叠索马昂，不

得，时已味爽矣。既而征西军稍集至二千人，孙镗曰：“不见长安门火邪？曹钦谋反，兵少，击杀者予金。”皆曰“诺。”工部尚书赵梁被甲跃马奋呼市中曰：“能杀贼者从我！”从者亦数百人。镗子东安门逐贼，军锐甚，贼众披靡。吴瑾将五骑出覘，贼猝与遇，力战死。镗子戢遇钦于道，奋砍中其膊，戢亦死，钦惧，夜窜归。镗督兵与战，马昂以精兵殿，会昌侯孙继宗兵又集，鏖战，军士奋呼而入。钦迫，投井死，遂屠其家，亲党同谋一时尽死。下吉祥都察院狱，明日磔于市。

编 壬午，六年，秋九月，皇太后孙氏崩。

编 太傅、吏部尚书致仕王直卒。

编 癸未，七年，春正月，以姚夔为礼部尚书。

编 追谥宣德废后胡氏为恭让章皇后。

纪 孙太后崩，钱皇后屡为上言胡后贤而无罪。其死也，人畏太后，敛葬皆不如礼，劝上复其位号。上从之。钱皇后素性孝谨，绝无妒忌。上北狩，每夜哀吁拜天，倦则卧地，因损一肢；哭泣太多，复损一目。上在南城每不快，后曲为慰解。复辟之后，待景皇后尤尽礼焉。

编 秋八月，少师、礼部尚书致仕胡濙卒。

编 下锦衣卫指挥佾事袁彬狱，寻释之，调南京锦衣卫。

纪 时都指挥门达有宠，自计得进言于御前者惟李贤与彬二人而已，谋排去之，乃使逻卒搆彬阴私数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谕之曰：“从汝逮问，只要一个活袁彬还我。”彬遂下狱。有彩漆军匠杨暄者，愤然不平，上疏论救，言“昔者驾留北庭，独彬以一校尉保护圣躬，备尝艰苦。今猝然付狱，乞御前审录，则死无憾。”并陈达不法三十余事，击登闻鼓以进。上令达逮问，达逼暄令供李贤主使，暄惧拷死于狱，乃佯诺曰：“此实李阁老教我，但我言于此无人证见，不若请多官廷鞫，我对众言之，彼乃无辞。”达信之，以闻，命中官会法司讯于午门，暄大言曰：“死则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鉴，此实门指挥教我扳指也。”达失色沮，彬得从轻调南京。

编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崩。

纪 上不豫，既而大渐，乃处分后事，命太监生玉执笔，口占，使书之，一曰东宫即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勿以嫔御殉葬，四曰殡敛器服从旧。书毕，命玉持付阁臣润色。李贤与学士陈文、彭时捧读惊惶，叹曰：“所言皆关大体，而止殉葬一事尤为盛德。”是月，上崩。

编 太子见深即位。

编 尊皇后曰慈懿皇太后，生母贵妃周氏曰皇太后。

编 时周贵妃传旨“钱后无子，不得称太后。宣德自有例。”彭时曰：“胡后上表让位，退居别宫，故正统初不

加尊号。今日名分固在，若推大孝之心，宜两宫同尊。”得允所请。李贤复议曰：“正宫宜加二字，不然无分别。”因定尊号，称皇后钱氏为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

编 葬裕陵。

编 锦衣卫都指挥门达有罪下狱，谪戍南丹卫。召袁彬还。

纪 言官劾达欺罔，始系狱。彬自南京召还，复职，适达遣戍南丹，彬钱送出城如礼，人以为难。

编 三月，加李贤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陈文吏部左侍郎，彭时吏部右侍郎。

编 夏五月，以马昆为户部尚书，王竑为兵部尚书。

编 六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致仕薛瑄卒。

编 冬十月，立妃王氏为皇后。

宪宗纯皇帝

编 乙酉，宪宗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诏释戍边陈循、江渊、俞士悦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谦子冕、谦婿朱骥各回原籍，给还家产。

【纪】 冕论父冤，上追复谦官，遣行人往祭其墓，复冕世袭千户。

【编】 夏四月，荆、襄流民刘千斤反。

【编】 秋八月，以彭时为兵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

【编】 丙戌，二年，春二月，重修阙里庙成，帝制文纪之。

【编】 起复大学士李贤，贤固辞，不许。

【纪】 贤以父丧去位，诏夺情起复。贤固乞终制，不许。命内侍林兴护送贤还乡视葬。

【编】 夏五月，李贤还京，命入闕视事。

【纪】 贤还京，复上疏乞终丧，不允，命入闕视事。修选罗伦上疏劾贤，谓“宋仁宗起复富弼，孝宗起复刘琪，二人皆不从，纲常伦理，所关甚大。”上恶伦狂妄，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编修尹直引文彦博待唐介故事，请贤留伦，贤曰：“潞公市恩，归怨朝廷，吾则不敢。”

【编】 襄阳贼刘千斤僭号于南漳，命抚宁伯朱永、尚书白圭督兵讨平之。

【编】 冬十二月，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李贤卒。

编 丁亥，三年，春三月，召商辂至京，复为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办事。

编 召罗伦还，复为翰林院修撰。

编 下刑部郎中彭韶狱，既而释之。

纪 周太后弟长宁伯彧与真定武强县民争田，命韶往勘之。韶至田所，环视之，归奏曰：“田本民有，虽其间地有多余，然岁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闲可以别给。且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则国安，岂可以民田给贵戚，重伤国本邪？”疏上，下韶锦衣卫狱；言官交章救之，得释。先是韶以论都御史张岐幸进事下狱，寻宥复职，至是复下狱，直声震一时。

编 秋七月，追封汉儒董仲舒为广川伯，宋儒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

编 以李秉为吏部尚书。

编 戊子，四年，春二月，固原土官满四据石城反；官军讨之，失利。

编 夏六月，慈懿皇太后钱氏崩。

纪 钱太后崩，命大臣议葬所。众相视，莫敢先发。大学士彭时曰：“此一定之礼，无可议者。梓宫当合葬裕陵，神主当祔庙。”礼部尚书姚夔曰：“此正礼也。”太监夏时曰：“慈懿无子，且有疾，宜别葬。”彭时曰：“太后母

仪天下近三十年，臣子岂忍议别葬！”已而上御文华殿，召内阁诸大臣面议，彭时曰：“合依礼而行，庶全圣孝。”上曰：“朕岂不知。但与太后有碍。”学士刘定之曰：“孝子从义不从令，虽圣母有言，亦不可从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圣母心，亦岂得为孝乎？”彭时曰：“陛下大孝当以先帝之心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终如一，今若安葬于左，而虚其右以待后来，则两全其美矣。”上感悟。明日，传谕：“卿等如前议行。”

编 秋八月，命都督同知刘玉充总兵官，右副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太监刘祥监军，帅京营兵四万讨满四。

编 冬十月，以商辂为兵部尚书仍兼学士。

编 十一月，刘玉、项忠等讨满四，擒之，余党悉平。

编 己丑，五年，春正月，吏部尚书李秉罢。

纪 秉素刚介，给事中萧彦庄受属诬劾之，遂致仕。

编 三月，命礼部左侍郎万安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

编 夏六月，以姚夔为吏部尚书。

编 庚寅，六年，秋七月，皇子祐槿生。

纪 纪妃所生也。初，妃有娠，万贵妃知而恚之，百方谋害，胎竟不堕。至是生，妃乳少，太监张敏使女侍以粉饵哺之。弥月，西内废后吴氏保抱惟谨，不使贵妃知之。

编 辛卯，七年，春正月，定漕米长运法。

编 冬十月，立皇子祐极为皇太子。

编 壬辰，八年，秋七月，陇州大风雨雹。

纪 雹有大如牛者五，长七八尺，六日方消。陇州北山吼三日，裂成沟，长半里。

编 癸巳，九年，春二月，吏部尚书姚夔卒。

编 以尹旻为吏部尚书。

编 命中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

纪 时上好宝玩，有言宣德间尝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获奇珍异货无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时项忠为兵部尚书，刘大夏为车驾司郎中。忠遣都吏往库中检旧案，大夏先入检得之，藏置他处，都吏检之不得，大夏亦秘不言。会言官交章谏，其事遂寝。后忠呼都吏诘之曰：“库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事，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

其有无哉！”忠耸然降位，揖而谢之，曰：“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

编 夏五月，以商辂为户部尚书，万安为礼部尚书，仍兼旧职。

编 冬十一月，帝谕大学士彭时编纂宋元纲目。

编 甲午，十年，冬十一月，复郕王帝号。

纪 上谕群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践祚，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属寝疾弥留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先帝寻知诬枉，深怀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复。朕嗣承大统，一纪于兹，敦念亲亲，用承先志。郕王宜复帝号，其上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编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卒。

编 命吏部侍郎刘翊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典机务。

编 皇太子祐极薨。

纪 皇太子薨，内官渐传西宫有一皇子六岁矣。万贵妃惊曰：“何独不令我知？”遂具服进贺，召皇子入昭德宫，徙纪氏于永寿宫。

编 夏六月，皇妃纪氏薨。

纪 妃薨日天色皆赤，人疑为万贵妃所鸩云。

编 冬十一月，立皇子祐楹为皇太子。

编 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孙燾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奉祠祀。

编 命增孔子庙筮豆、佾舞之数。

纪 国子监祭酒周宏谟言：“臣比言孔子封号、冕服、筮豆、佾舞等事，礼部尚书邹翰以谥号器数之加否不足为孔子重轻，请仍旧为宜。臣窃以孔子自唐开元封文宣王，被以衮冕，乐用宫县。当时衮冕虽通乎上下，而宫县者天子之乐也，乐既用天子之宫县，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礼乐矣。宋承五代衰弊之制，至徽宗始加冕为十二旒。元时孔子庙貌遍天下，而被天子衮冕，圣朝因之。则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礼，佾舞止用诸侯之乐。以礼论乐则乐不备，以乐论礼则礼为僭。乞敕廷臣议增筮豆为十二，佾数为八，则份数与冕服相称，礼明乐备，补前代缺略之典，备圣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从所言。其筮豆、佾舞俱如数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编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厂，命太监汪直调刺外事。

纪 直年少黠谄，上宠之。先是妖人李子龙以左道惑众，内使鲍石、郑忠敬信之，夤缘入内府，时引至万岁山观望，谋不轨。锦衣官校发其事，伏诛。自是上锐意欲知外事，乃选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余人，别置厂于灵济宫前，号西厂。永乐中尽戮建文诸臣，怀疑不自安，始设东厂主刺奸，至是名西厂，以别东厂也。纵直出入，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采以闻。

编 夏五月，罢西厂。

纪 汪直罗织人罪，数起大狱。任用锦衣百户韦瑛纵肆贪暴，臣民悚怵。大学士商辂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往者曹钦之反，皆逮臬有以激之。一旦祸兴，卒难消弭。望陛下断自宸衷，革去西厂，罢汪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罪。”疏入，上命去西厂，遣太监怀恩数直罪责之；谪韦瑛戍宣府。

编 六月，复西厂，命汪直仍刺事。

纪 御史戴缙言：“近年灾变洊臻，未闻大臣进何贤，退何不肖。惟太监汪直厘奸剔弊，允合公论，而止以官校韦瑛张皇行事，遂革西厂。伏望推诚任人，命两京大臣自陈去留，断自圣衷。”上悦。时缙九年不迁，以覬进，故颂直。其自陈一事尤直所喜，盖直常恶商辂、左都御史李宾，难于施行也。御史王亿言：“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天下闻而唾之。上以二人言，复西厂，直仍刺事。

【编】 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左都御史李宾并致仕，以王越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纪】 时越附汪直，喉御史冯瑾排诸大臣。辂既致仕，远等相继自陈去。

【编】 秋七月，以余子俊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编】 冬十一月，以冯瑾为大理寺丞，戴缙为尚宝司少卿。缙寻擢金都御史王亿为湖广按察副使。

【编】 戊戌，十四年，春二月，命皇太子出阁讲学。

【纪】 时东宫内官覃吉，温雅诚笃，知大体，通书史，议论方正，虽儒生不能过。辅东宫，悉道以正，暇则开说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农桑、军务以至宦者专权蠹国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贵，但得天下有贤主足矣！”上尝赐东宫五庄，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庄为？徒劳民伤财，为左右之利！”竟辞之。太子尝呼吉为“老伴”。一日，太子念蒿里经而吉适至，骇曰：“老伴来矣！”即以孝经自携。吉跪曰：“主得无念经乎？”曰：“否，读孝经耳。”其见畏如此。太子出讲，必使左右迎请；讲官讲毕，则语讲官云“先生吃茶”。左右不以为然，吉曰：“尊师重傅，礼当如此。”

【编】 夏六月，命太监汪直往辽东处置边务。

【编】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加吏部尚书尹旻太子太保。

编 夏六月，逮整饬辽东边务、兵部右侍郎马文升下锦衣狱。

纪 初，陈钺巡抚辽东，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约束不得动。汪直至辽东，钺戎服伏道左，文升独与直抗礼，左右多誉钺毁文升，钺又谮之。会给事中张良劾钺激变属部，逮至京。钺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农器不与交易，故屡寇边”。直遂奏文升“妄启边衅，擅禁农器”，乃遣直同刑部尚书林聪往讯。直缪致恭敬，深自结纳于聪。聪上报竟如直言，遂逮文升下狱，谪戍重庆。

编 秋七月，命汪直行边。

编 冬十月，辽东巡抚陈钺请讨海西，以抚宁侯朱永为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监之。

纪 直既至辽东，有头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贡，遇直于广宁，直诬以窥伺，掩杀之，出塞掩不备，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论功加汪直岁禄，临督十二团营，朱永进保国公，陈钺户部尚书。已而海西诸部，以复仇为辞，深入云阻、清河等堡，杀掠男妇，皆支解以徇。边将敛兵不出，钺隐匿不以闻。以太仆少卿王宗彝为金都御史，巡抚辽东。宗彝，故大学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饷辽东，阿汪直得骤进。

编 十二月，以陈钺为户部尚书，掌部事。

编 庚子，十六年，春三月，命太监汪直、保国公朱永、尚书王越率兵出塞袭敌于威宁，破之。

编 夏五月，以周洪谟为礼部尚书。

编 秋七月，逮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锦衣狱，既而释之。

纪 时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紘擒治不少贷。秦王奏紘欺灭亲藩，上怒，逮紘下狱。命籍其家，止得黄绢一匹，敝衣数件，上亲阅，嘉叹良久，诏释紘系，且赐钞万锭以旌其廉。调紘巡抚河南，汪直亦以事至，紘与抗礼，不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

编 以陈钺为兵部尚书。

编 冬十月，以国子监祭酒邱濬为礼部侍郎，仍掌监事。

编 辛丑，十七年，夏四月，命汪直监督威宁伯王越军务赴宣府，相度击贼事宜。

编 冬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大同，仍与汪直提督各路军马。

编 壬寅，十八年，春三月，复罢西厂。

纪 先是有盗越皇城入西内，东厂校尉缉获，太监尚铭以闻。上喜甚，厚赐赆。汪直闻，怒曰：“铭，吾所用，乃背吾独擅功。”思有以倾之。铭惧，潜以直构祸事达于上，上自直行后，李孜省用事，万安结昭德宫，颇揽权，恶直浸淫，上亦渐疏之。于是科道交章奏：“西厂苛察，非国体。”万安亦谓宜罢。刘翊不可。上竟罢西厂，中

外欣然，翊有惭色。

编 冬十二月，进吏部尚书万安太子太傅、华盖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刘翊太子太保、谨身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刘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编 癸卯，十九年，夏六月，调汪直南京御马监。

纪 直与总兵许宁不协，巡抚郭镗以闻，故有是命。

编 秋八月，汪直有罪罢。

纪 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上深纳其言，遂罢直；削越威宁伯，追夺诰券，编管安陆州；钺及戴缙革职为民。召还马文升，以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初，汪直用事久，势倾中外，天下凛凛。有中官阿丑，善诙谐，恒于上前作院本，颇有谏风。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状，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酒如故；又曰“驾至”，酗酒亦如故；曰：“汪太监来！”醉者惊迫帖然。旁一人曰：“驾至不惧而惧汪太监，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双斧，趋踰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将兵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王越、陈钺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宠衰矣。及其罢

斥，中外莫不快之。寻尚铭亦有罪黜，籍其家。韦瑛谪万全卫，寻伏诛。

编 冬十月，以僧录司继晓为左善世，惠昇为右善世。

编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师地震。

编 三月，命太监陈准提督东厂。

纪 准为人平恕清俭，蒞事之初，下令军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则有司之事也。”由是中外安之。

编 冬十月，建永昌寺，下刑部员外郎林俊、后府经历张黻狱。

纪 僧继晓始以淫贪欺诳楚府事败，走匿京师，夤缘梁芳等引入禁中。其术得售，尊为善世，赐美珠十余，金宝不可胜纪。乃言于上，发内库银数十万两，于西华门外拆毁民居，创建永昌寺。大臣谏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岁以来，灾异屡见，京师地震，陵寝动摇，鉴戒之昭，莫此为甚。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谨，人民流离，可以流涕。而僧继晓欺罔圣德，发内库银建永昌寺，以有用之财，供无益之费，工役不息，人怨日兴。臣谓不斩继晓，异日之祸未可言也。然纵之者，梁芳也。芳倾覆阴很，引用奸邪，排斥忠良，数年之间，假进贡买办为名，盗祖宗百余年之府库殆尽。家赀山积，尚铭不足多；所在风扰，汪直莫能过。饥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继晓之肉，而不敢以此言进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为陛下仁圣之累。”上览疏大怒，下俊锦衣卫狱，贬云南姚州。

判官张黻上言：“今三边未靖，四方灾旱，军民愁苦万状，凡有世道之忧者惟恐陛下不得尽闻。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则远近相传，以言为讳，岂朝廷之福哉！伏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气益张，谏论无隐。”上以黻回护林俊，贬云南师宗州知州。

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上疏曰：“迩闻刑部员外郎林俊陈言过直，干冒天威，后府经历张黻，为林俊陈情，亦蒙逮问。臣当以二人为戒，而复敢进言者，实为天下国家虑也。今都城内外佛寺不知有几千百区，滋又欲营建，迁移军民数千百家，计费帑银数十万两，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独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独张黻言之。今悉置之于法，人皆以言为讳，设再有奸邪误国，陛下何由知之？乞复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巩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

编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陨有声，诏求直言。

纪 工部主事张吉、中书舍人丁玘、进士敖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继晓等罪恶。疏入，俱留中，寻皆以他事谪之。孜省，江西人，尝为吏，坐赃，巡按御史杨守随逮问充军。孜省逃至京师，夤缘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随寻还朝，即劾孜省罪恶，不宜典郊庙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监，未几，擢礼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访察百官贤否，书小帖以所赐图书封进，其宠眷如此。

编 复林俊、张黻原职。

【纪】初，林俊之劾继晓下狱也，事且不测，独太监怀恩叩头语曰：“自古未闻有杀谏官者，臣不敢奉诏。”上大怒曰：“汝与林俊合谋讪我！”举所用御砚掷之。恩免冠号哭不起，曰：“臣不能复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东华门，使人谓镇抚司曰：“若等戕梁芳，合谋倾林俊，俊死若等不得独生！”俊狱得解。

时星变，黜传奉官，御马监太监王敏请于上，凡马房传奉不复动。恩怒曰：“星象示变，专为我辈内臣坏朝廷之法，外官何能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来坏之，他日天雷击汝矣！”敏郁郁而死。章瑾以进奉宝石授镇抚司，命怀恩传旨，恩曰：“镇抚掌天下刑狱，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传。上曰：“汝违我！”恩曰：“非敢违命，恐违法也。”上命覃昌传之。恩曰：“倘外廷有谏者，吾言尚可行也。”时尚书余子俊在兵部，恩语之曰：“第执奏，吾从中赞之。”子俊谢不敢，恩叹曰：“吾固知外廷之无人也！”时尚书王恕屡上疏切直，恩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

【编】三月，泰山屡震。

【纪】泰山凡大震者七次。时椒寝渐繁，上颇有易储意，而未宣露。钦天监奏言：“泰山震动，应在东宫。”上大惊，意遂已。

【编】秋九月，大学士刘翊致仕。

【编】丙午，二十二年，春三月，罢南京兵部尚书王恕。

【纪】先是，因星变，传奉官多革罢，既而夤缘复进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数改。”语多激切，忤上意，

遂令恕致仕。

编 秋七月，致仕大学士商辂卒。

纪 辂字弘载，淳安人，乡会殿试皆第一，奉敕纂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卒年七十三，谥文毅。

编 以马寅为山东布政使。

纪 寅在郎署三十年，为副使十六年，未尝以淹抑降志，尝语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客叹为名言。

编 冬十月，加大学士万安少师，刘吉少傅，彭华为礼部尚书，尹直为兵部尚书，并为太子少保。

编 丁未，二十三年，秋八月，帝崩。

纪 上不豫，命皇太子视朝于文华殿。己丑，上崩，年四十岁。

编 九月，太子祐楹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编 立妃张氏为皇后。

编 李孜省伏诛，僧继晓发原籍为民。

纪 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谪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继晓寻伏诛。

编 冬十月，召王恕为吏部尚书。

纪 初，太监怀恩以直道屏居凤阳，上素知之，至是召还。恩言大学士万安谀佞，王恕刚方，请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

编 十一月，谥生母淑妃纪氏为孝穆皇太后。

纪 上念吴后保抱之恩，命宫中进膳如太后礼。

编 大学士万安罢。

纪 先是安结万贵妃兄弟进妖僧继晓以固其宠，与李孜省结纳，表里奸弊，上在东宫稔闻其恶。至是于内中得一箠，皆房中术也，悉署曰“臣安进”。上遣怀恩持至闕下，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已而科道交章论之，遂命罢去。安在道，犹夜望三台星，冀复进用，寻卒。

编 礼部右侍郎邱濬进所著大学衍义补，擢礼部尚书。

〔纪〕 先是澹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治国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者，分类汇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学衍义补。至是书成，进之。上览之甚喜，批答曰：“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赐金币，遂进尚书，仍命礼部刊行。

〔编〕 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

〔编〕 戊申，孝宗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

〔编〕 文升陛见，赐大红织金衣一袭，盖上在东宫时，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奋励，知无不言。

〔编〕 闰正月，诏天下举异才。

〔编〕 二月，帝耕藉田。

〔纪〕 上耕藉田，宴群臣，教坊以杂伎承应，或出褻语。马文升厉色曰：“新天子当知稼穡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聪！”即斥去。

〔编〕 以刘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

编 三月，帝视学，释奠先师。

编 起用谪降主事张吉、王纯、中书舍人丁玘、进士敖毓元、李文祥。

纪 先是五人并以言事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国，必不变节辱身。今皆弃之岭、海之间，毒雾瘴气，与死为伍，情实可悯。乞取而置之风纪论思之地，则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旋求敢谏之士，不若先用已试之人。”上命吏部起用之。

编 加赠前少保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

编 初开经筵。

纪 少詹事杨守陈上开讲勤政疏，上嘉之，诏开经筵。讲毕，赐讲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编 冬十月，以耿裕为礼部尚书。

编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马文升为兵部尚书。

编 下御史汤鼐、寿州知州刘燧狱。

纪 先是万安、刘吉、尹直在政府，尝语鼐朝廷不欲开言路，鼐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官，鼐与李文

祥等以为小人退则君子进，虽刘吉在，不足虑也。吉使客徐鹏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鼃。鼃家寿州，知州刘墜与书言：“梦一人牵牛陷泽中，鼃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牵牛，象国姓，此国势滨危，赖鼃复安之兆也。”鼃大喜，出书示客。璋以劾之，谓其妖言诽谤，下锦衣狱。辞连庶吉士邹智。智身亲三木，仅余残喘，神色自若。议者欲处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辞疾，不为判案，获免，左迁石城吏目。大理寺评事夏戡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御史汤鼃等，皆以言获罪，实大学士刘吉误陛下，岂知刘吉之罪，不减万安、尹直乎？”疏奏，留中。戡谢病归。

编 夏五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

纪 王恕为尚书，得韶为贰，皆不避权贵，请谒路绝。

编 庚戌，三年，夏四月，定预备仓。

编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

纪 吏部侍郎彭韶言：“正近侍，慎宫爵，厚根本，减役钱。”上嘉纳之。礼部尚书耿裕率群臣条时政七事，上谓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宜节俭以为天下先。”又言：“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上采纳之。

编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书何乔新致仕。

【纪】 乔新执法不回，每重王恕，不平刘吉。吉衔之，嗾御史邹鲁诬奏乔新受戢遗，下狱鞠讯无验，遂致仕归。

【编】 以彭韶为刑部尚书。

【编】 秋八月，吏部尚书王恕上疏乞致仕，不许。

【纪】 恕时有建白，众议谓业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害；若谓已行不及改，则古之纳谏如流，岂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温诏留之。

【编】 九月，大学士刘吉罢。

【纪】 时上欲封张皇后弟伯爵，吉言必尽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恶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屡被弹章，仍进秩，人呼为“刘棉花”，谓其愈弹愈起也。

【编】 冬十月，命礼部尚书邱濬兼文渊阁大学士，典机务。

【编】 壬子，五年，春二月，立皇子厚照为皇太子。

【编】 右谕德王华上疏，请帝恒御经筵。

【纪】 略曰：“每岁经筵不过三四御，而日讲或间旬日始一行，则缉熙之功毋乃或间，虽圣德天健，自能乾乾不

息。而宋儒程颐所谓‘涵养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宦官宫妾之时少，始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纳之。

编 夏四月，大学士**邱濬**上疏言时政之弊。

纪 大略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勿流于异端**，**节财费勿至于耗国**，**公任用勿失于偏听**，**禁私谒以肃内政**，**明义理以绝奸佞**，**慎俭德以怀永图**，**勤政务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灾消异物**，**帝王之治可几也**。”因拟为二十二条，以为朝廷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之助，凡万余言。上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

编 冬十一月，诏停生员吏典开纳事例。

纪 王恕言：“**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而得乎！”上从之。

编 癸丑，六年，春三月，刑部尚书**彭韶**罢。

编 吏部尚书**王恕**致仕。

编 改礼部尚书耿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以礼部左侍郎倪岳为礼部尚书。

编 甲寅，七年，春二月，河决张秋。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协同都御史刘大夏往治之。下山东按察副使杨茂仁狱。

纪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余里，周览形势，上言：“河性湍悍，张秋乃下流襟喉，势难猝治，当于上流分导南下，再筑长堤以御横波，且防大名、山东之患，俟其循轨，而后决可塞也。”杨茂仁上疏言：“官多则民扰。治河既委刘大夏，又差李兴、陈锐，事权分而财力匮。乞将兴、锐取回，专委大夏。水阴也，其应为内官，为外寇，宜戒饬后戚，防御边患。”疏入，兴等奏茂仁为妖言，逮系锦衣卫狱；科道交章论救，乃谪长沙府同知。

编 秋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邱濬少保、户部尚书，刘健太子太保，并兼武英殿大学士。

编 冬十月，西域进狮子。

纪 倪岳言：“狮者外域之兽，真伪不可知。纵真，非中国宜畜；非真，无为外域所笑。”诏还之。

明鉴易知录卷七

明纪

孝宗敬皇帝

- 编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大学士邱濬卒。
- 编 命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李东阳、詹事兼侍讲学士谢迁参与机务。
- 编 张秋堤成，召刘大夏为户部右侍郎。
- 编 秋八月，设江西巡抚于南赣。
- 纪 时江、潼多盗，岭南奸民附之，故添设宪府于要地，以节制焉。
- 编 丙辰，九年春闰三月，谕德王华日讲文华殿。

【纪】 华讲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时内侍李广方贵幸，招权纳贿，华以讽上。上乐闻之，特命赐食。

【编】 夏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周经为户部尚书，礼部左侍郎徐琼为礼部尚书。

【编】 秋八月，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上疏谏烧炼、斋醮之事。

【纪】 溥等以内官李广、杨鹏引用刘良辅左道惑乱，乃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顺间，皆召儒士谘议政事，今朝参外不得一睹天颜。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系，不系于此则必系于彼，正士既疏则邪说乘间而入。近有以斋醮、烧炼进者，此乃异端惑世之术，圣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舆播迁，社稷倾覆。至若烧炼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药发致疾，其祸甚惨！矧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妖木异，四方奏报，殆无虚日。今望严早朝之节，复奏事之规，远邪佞之人，斥诬罔之说，太平之业可保矣。”上嘉纳之。

【编】 丁巳，十年，春三月，命内阁及翰林院官纂修大明会典。

【编】 帝罢游后苑。

【纪】 上屡游后苑，侍讲王鏊侍经筵，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上悟，纳之，召李广等戒之曰：“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竟罢游。

【编】 夏五月，京师风霾，各省地震，诏求直言。

〔纪〕 祠祭郎中王云凤上言纳忠言，罢左道斋醮、采办、传奉诸事。上嘉纳之。

〔编〕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进内_闕大学士徐溥少师兼太子太师，刘健少傅，李东阳、谢迁并太子少保，许进兵部尚书，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部尚书白昂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璟、工部尚书徐贯、左都御史闵珪并太子少傅。

〔编〕 皇太子出_闕讲学。

〔编〕 夏六月，有熊入京城，乾清宫灾。

〔纪〕 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马文升谓：“野兽入城，宜严武备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谓同列曰：“熊之为兆宜慎火。”未几，礼部毁，禁中亦火，乾清宫灾。或问孟春：“此占出自何书？”孟春曰：“予不晓占书，曾见宋纪，绍兴中，永嘉灾前数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则谓其倅赵允戢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烧官民舍十之七八。予忆此事，不料其亦验也。”

〔编〕 冬十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徐溥致仕。

〔编〕 太监李广有罪自杀。

〔纪〕 广以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会幼公主痘殇，太皇太后归罪于广；广惧，饮鸩死。上命搜广家，得纳贿簿

籍，中言“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上曰：“广食几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黄米，金也。白米，银也。”上怒，籍没之。

编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给事中杨廉上疏请讲大学衍义，从之。

编 冬十一月，宁王覲锡卒，上高王宸濠嗣。

纪 宸濠，宁康王覲锡庶子，初封上高王，至是覲锡卒，宸濠嗣为宁王。

编 庚申，十三年，夏五月，吏部尚书屠濬、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琮、刑部尚书白昂、工部尚书徐贯罢。

编 以右都御史佘钊为户部尚书，掌詹事府，礼部左侍郎傅瀚为礼部尚书，左都御史阎珪为刑部尚书，工部左侍郎曾鉴为工部尚书。

编 夏六月，召南京兵部尚书倪岳为吏部尚书，南京刑部尚书戴珊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书马文升少傅。

编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陕西地震。

纪 马文升上言：“祇畏变异，痛加修省。”劝上“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醮以省浪费，止传奉之官，禁奏计之地，将陕西织造絨戩内臣早取回京，以苏军民之困。”上嘉纳之。

编 秋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倪岳卒。

编 冬十月，以马文升为吏部尚书，刘大夏为兵部尚书。

编 壬戌，十五年，春二月，佶钟罢，以南京兵部尚书韩文为户部尚书。

编 夏四月，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纪 哲所至，恤民隐，作士风，表先贤祠墓。时天旱，种不入土。哲乃亲录系囚，出其所当原者数百人，翌日雨，是岁有秋。民有女奴自逃，其讎指为故杀，讼于官。狱既成，哲复讯，见其有冤色，使人密访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盗，因诬其所怨者，赂镇守，欲置于法。哲察其诬，出之。镇守怒，众亦以为疑，久之真盗得，始皆愧服。民为之谣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飞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无休歇。”

编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进刘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谢迁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并加太子太保，吴宽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

编 夏五月，京师大旱。

纪 刘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开陈所言弊端。大夏条上十事，上览奏，嘉纳之。上尝问大夏：“天下何时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对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行政，即召内阁并执政大臣面议行

之，但求顺理以致太平。”时刑部尚书阍珪持法忤旨，上与太夏语及之而怒，太夏曰：“人臣执法，不过效忠朝廷。珪所为，无足异！”上曰：“古亦有之乎？”对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执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执之过耳，老成人何可轻弃！”竟允珪请。

编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

编 秋七月，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吴宽卒。

编 乙丑，十八年，夏五月，帝崩。

纪 上不豫，召大学士刘健等受顾命。健等入，叩头榻下，上曰：“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东宫，今十五岁矣，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皆应曰：“诺。”上曰：“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须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健等皆叩头曰：“臣等敢不尽力！”诸臣出，翼日上崩。

编 太子厚照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编 秋九月，恒星昼见。

编 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

编 丙寅，武宗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天鸣地震。

编 命都御史杨一清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编 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

纪 瑾，陕西兴平人，故姓淡，景泰中自宫，为刘太监名下，因其姓。成化时领教坊见幸，弘治初擢茂陵司香，其后得侍东宫，以俳弄为上所悦。上即位，瑾朝夕与其党八人为狗马、鹰犬、歌舞、角抵以娱上，上狎焉。八人者，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其一瑾。瑾尤谄给，颇通古今，常慕王振之为人。至是渐用事。

编 夏四月，少师、吏部尚书马文升罢。以焦芳为吏部尚书。召南京兵部尚书张敷华为左都御史。

编 六月，雷震郊坛禁门、太庙脊兽、奉天殿鸱吻。

纪 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闻上与八人戏亡度，连疏请诛，略曰：“政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与闻；或众所拟议，竟行改易。若以臣言为是，则宣传赐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责。而往往留中不发，视之若无。臣等因循玩愒，窃禄苟容，既负先

帝，又负陛下。”语甚切直，不报。

编 秋七月，彗星见参、井，扫太微垣。

编 太白经天。

编 八月，立妃夏氏为皇后。

编 九月，兵部尚书刘大夏致仕。

编 以总督宣、大军务都御史刘宇为兵部尚书。

编 冬十月，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瑾矫诏罢大学士刘健、谢迁，杀内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等，下刑科给事中吴璠、山西道御史刘玉狱。

纪 户部尚书韩文具疏合九卿诸大臣上言：“伏睹近岁以来，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邱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浮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媿褻，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厌之欲以异圣德乎？伏望陛下将永成等缚送法司，以消祸萌。”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自求安置南京，而阁

议持不从。

时内司礼监太监王岳，亦东宫旧臣，素刚直，颇恶其侪所为，与司礼太监范亨、徐智等亦助韩文等密奏上，上允之，待明旦发旨捕瑾等下狱。而吏部尚书焦芳者，故与瑾善，遂以所谋泄之瑾。瑾等亦廉知岳等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趋上前，环跪哭曰：“微陛下恩，瑾等磔馁狗矣。”上色动。瑾辄进曰：“害瑾等者，王岳也。夫狗马鹰犬，岳买献否？而独咎瑾等。”上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马、鹰、兔，何损万几？今左班官敢哗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陛下所欲为，谁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邱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瑾夜传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阙则旨下。

刘健等知事不可为，各上疏求去。瑾矫诏勒健、迂致仕，惟李东阳独留，盖前阁议时，健尝推案哭，迂亦瞥瑾等不休，惟东阳稍缄默，故得独留。健、迂滨行，东阳祖道，歔歔，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为？使当日出一语，则与我辈同去耳！”东阳无以应。瑾寻矫诏追杀岳、亨于途，击折徐智臂，得免。

初，举朝必欲诛瑾，兵部尚书许进曰：“此属得疏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变。”既而果如进言。吴玘、刘玉俱上疏论刘瑾佞幸，弃逐顾命大臣。乞留刘健、谢迂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狱，斥为民。

瑾既得志，于是内揣合上意，外日以深文诛求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上喜，益谓瑾可委任矣。

编 以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纪】 芳潜通刘瑾党，瑾遂引芳入阁，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芳导之。

【编】 逮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下锦衣卫狱。

【纪】 初，刘健等致仕，给事中吕朏、刘戡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书林瀚闻而叹息。于是南京六科给事中戴铣等、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正国法，留保辅，托大臣以安社稷。刘瑾矫旨遣缇骑逮系锦衣卫狱，寻戡、朏及铣、彦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为民。

【编】 罢户部尚书韩文。

【纪】 刘瑾恨文，令人日伺其过。会有进纳内府折银者，内有假伪，瑾矫旨文不能防奸，落职闲住。滨归，瑾阴遣逻卒伺于途，文乘一骡宿野店而去。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聪、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编】 十二月，罢左都御史张敷华。

【编】 进李东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王鏊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以许进为吏部尚书，起屠瀟为左都御史。

【编】 谪兵部主事王守仁贵州龙场驿丞。

【纪】 守仁上疏言：“戴铣等职居司谏，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开忠谏之

路。乃今赫然下命，遽事拘囚，下民无知，妄生疑惧。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然莫敢为陛下讼言者，恐复以罪铄等者罪之，则无补国事，而徒增陛下之过举耳。臣恐自兹以往，虽有上关宗庙危疑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沍，万一遣去官校，督束过严，铄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然后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追收前旨，使铄等仍旧供职。”疏入，刘瑾怒，矫诏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既谪后，瑾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守仁至钱塘，虑不免，乃乘夜佯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遗诗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杨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入武夷山中，已而虑及其父华，卒赴驿。华时为南京吏部尚书，瑾勒令致仕。

编 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

纪 瑾时杂构戏玩娱上，候上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上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

编 丁卯，二年，春三月，刘瑾矫诏榜奸党于朝堂，颁示天下。

纪 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赖廷臣辅弼其不逮，岂意去岁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窃弄威福，颠倒是非，私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戴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盘、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戡、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铎、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任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倬、朱廷声、刘

玉、翰林倪宗正递相交通，反侧不安，因自陈休致。其敕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恶稔，追悔难及。”是日朝罢，令廷臣跪金水桥南听诏。

编 秋八月，进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编 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罢。

编 以杨廷和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

编 戊辰，三年，春三月，逮前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下狱。

纪 先是一清巡边，上疏陈战守之策，请开屯田数百里，省内运。奏上，报可。一清遂兴筑边墙，克期完工；而刘瑾憾一清，罢之，工亦止。至是，又恶其筑边糜费，下诏狱。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为国修边，可以为罪乎？”李东阳亦力救，乃得释。

编 夏四月，致仕吏部尚书王恕卒。

编 六月，执朝官三百余人下诏狱。

纪 时早朝，有遗书丹墀者，上命拾以进，则告刘瑾不法状也。瑾大怒，矫旨跪百官奉天门下，诸监立门东监之。时暑甚，僵偃十数人，命曳出，至暮，尽送下诏狱。明日，李东阳疏救，瑾微闻出内寺，乃得释。

编 逮前户部尚书韩文下锦衣卫狱。

编 秋八月，逮前兵部尚书刘大夏、南京刑部尚书潘蕃下狱，谪戍。

编 刘瑾矫诏以刘宇为吏部尚书，曹元为兵部尚书。

编 己巳，四年，春二月，勒原任大学士刘健、谢迁为民。

纪 先是诏举怀才抱德之士，以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应诏。刘瑾以四人皆迁乡人，而草诏由健，欲因而害之，矫旨下礼等镇抚司鞠之。吏部尚书刘宇阿瑾意，劾有司访举失实，镇抚词连健、迁，瑾持至内阁，欲籍其家。李东阻徐为劝解，得少释，焦芳抗声曰：“从轻处，亦当除名！”既而旨下，健、迁除名，礼等戍边，令余姚人从此毋选京朝官。

编 三月，以钱玘为户部尚书。

编 夏四月，大学士王鏊致仕。

编 五月，大学士焦芳以老病致仕。

编 六月，进吏部尚书刘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吏部左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

编 冬十二月，追夺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六百七十五人诰敕为民，充军。

编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编 夏四月，安化王戡反，起都御史杨一清，命太监张永提督讨之。

纪 一清与永西行，一日叹息，泣谓永曰：“藩宗乱易除，国家内乱不可测，奈何？”永曰：“何谓？”一清曰：“公岂一日忘情，顾无能为公画策者。”遂促席手书“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见瑾则不乐。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广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讨逆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试班师入京，诡言请上间语宁夏事，上必就公问，公于此时上戡伪檄，并述渠乱政凶狡，谋不轨，海内愁怨，天下乱将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诛瑾。瑾诛，柄用公，公益矫瑾行事，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即不济，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言出公，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且委曲，脱上不信，公顿首请死，愿死上前，即退，瑾必见杀，又涕泣顿首。得请即行事，毋缓顷刻，漏事机，祸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余生报主乎！”

编 刘宇罢。

纪 宇附刘瑾，排斥正人，知瑾将败，先乞身免。

编 秋八月，刘瑾伏诛。

〔纪〕 戢就擒。是月望日，张永至自宁夏献俘，上迎之东华门，赐宴。此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怀中，谓瑾变宁夏，心不自安，阴谋不轨状。永党张雄、张锐亦助之。上曰：“罢矣，且饮酒。”永曰：“离此一步，臣不复见陛下也。”上曰：“瑾且何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当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劝上亲至瑾第观变。时漏下三鼓，瑾方熟寝，禁兵排闥入，瑾披衣起，趋出户，被执就内狱。明日，降为奉御，闲住之凤阳，命廷臣议其罪。

初，上尚未有意诛瑾，瑾闻凤阳之命曰：“犹不失富太监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袭，袞袍八爪金龙四，盔甲三千，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狱；吏部尚书张彩送都察院狱。于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余条，上是之，命法司锦衣卫执瑾午门廷讯之。瑾大言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皆稍稍却。驸马都尉蔡震曰：“我国戚也。不出汝门，得问汝。”使人批瑾颊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卫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语塞。既上狱，上命“毋覆奏，凌迟之。”三日梟其首，诸被害人争买其肉啖之。瑾亲属皆论斩，张彩死狱中。大学士刘宰、曹元、前大学士焦芳、宝子编修刘仁、芳子侍读焦黄中、户部尚书刘玘、兵部侍郎陈震，并削籍为民。

〔编〕 封张永兄张富为泰安伯，弟张容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为镇安伯，马永成弟马山为平凉伯，谷大用弟谷大圻为永清伯。封义子朱德为永寿伯，给诰券，世袭。

〔纪〕 李东阳奏“旬月之间，二难交作，悉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编 命太监魏彬掌司礼监事。

纪 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上疏“请上还内宫，择宗室之贤者养于别宫，收召老臣刘健、谢迁、林瀚、王鏊、韩文等以修旧政。”又言：“刘瑾虽死，而权柄犹在宦竖，安知后无复有如瑾者。”词旨剴切，大忤左右，不报。御史张芹劾“大学士李东阳，刘瑾专权乱政之时，阿谀承顺，不能力争，及陛下任用得人，潜消内变，又攘以为功，冒膺恩荫，乞赐罢斥”，不听。时魏彬、马永成等擅执朝政，两河南北、楚、蜀盗遂起。

编 召杨一清为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进杨廷和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刘忠少傅，梁储少保，并武英殿大学士。

编 辛未，六年，夏四月，大学士刘忠致仕。

编 五月，致仕兵部尚书刘大夏卒。

编 江西、四川盗起。

纪 攻破州县，到处劫掠官民。流贼刘六、刘七、齐彦名等横行畿甸，京师戒严。

编 秋八月，命惠安伯张伟等统京营兵讨流贼。

编 流贼刘六、赵疯子等分寇河南、山东州县。

【纪】 张伟、都御史马中锡讨贼无功，逮下狱；伟革爵，中锡死狱中。

【编】 冬十月，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调宣府、大同边兵讨贼。流贼攻徐州，掠淮西。

【编】 十二月，赵凤子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

【编】 进礼部尚书费宏文渊阁大学士，以礼部左侍郎傅珪为礼部尚书。

【编】 壬申，七年，春正月，黄河清。

【编】 致仕少师、吏部尚书马文升卒。

【编】 夏五月，赵凤子被获，诛之。

【纪】 刘六等乘舟往来，至通州狼山遇飓风，舟覆，贼尽死。

【编】 冬十月，召大同游击江彬等入京师。

【纪】 彬，宣府人，骁勇狡险，时从宣府副总兵张俊征流贼于山东，惟杀掠良民以邀赏。班师入京，赂钱宁引入豹房，得见上。彬机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升左都督，冒国姓，为义儿，时时在上前讲说兵事，因请尽

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精兵入京操练。

时许泰、刘暉等皆有宠于上，号“外四家”，而彬尤甚，边卒纵横骄悍，都人苦之。上尝于西内练兵，令彬等率兵入习营阵，校骑射，上戎服临之，銃炮之声不绝禁中。千户周麒常叱之，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畏彬。

编 十一月，少师、大学士李东阳乞致仕，从之。

编 癸酉，八年，夏四月，宁王宸濠建阳春书院，僭号离宫。

纪 宸濠怀不轨，术士李自然妄称天命，谓宸濠当为天子。又招术士李日芳等，谓城东南隅有天子气，遂建书院当之。

编 六月，以王琼为兵部尚书。

编 冬十月，以钱宁掌锦衣卫事，赐姓朱。

纪 宁，镇安人。太监钱能镇守云南，宁幼鬻能家；能死，事刘瑾，因得见上。上甚悦之，尝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宁。宁内侍帝，外招权纳贿，诸大臣造谒恐后，小拂意即中害。时内臣张锐掌东厂，威势与宁埒，中外号曰“厂、卫”。

编 甲戌，九年，春二月，命掌詹事府礼部尚书靳贵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帝始微行。

纪 上微行黄花镇等处。近幸朱宁、张锐、张雄等日导上游畋、微行，不可谏止。

编 三月，宁王宸濠自称国主。

纪 妄传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宸濠欲令抚臣以下朝服见，抚臣俞速不可，又尝去其左右为恶者，濠深衔之。

编 乙亥，十年，春三月，大学士杨廷和罢。

编 夏四月，命少傅、吏部尚书杨一清兼武英殿大学士。以陆完为吏部尚书，王琼为兵部尚书，彭泽掌都察院事。

编 秋八月，以毛纪为礼部尚书。

编 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劾奏宁王宸濠罪。诏下兵部移文宁府，令钤束其下。

纪 时宸濠反迹已著，人莫敢言，世宁发愤上疏，略曰：“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闾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伏乞圣明，广集群议，简命才节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

职，假之以大权，销隙寝邪于无形。敕王自王其国，仰遵祖训，勿挠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颇惧，委过近属以自解。未几，宸濠奏：“胡世宁离间亲亲，妖言诽谤。”贿营内旨，逮系诏狱，寻谪戍。

编 以河南左布政孙燧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编 十一月，江西豕生象。

编 丙子，十一年，秋七月，致仕大学士李东阳卒。

编 八月，大学士杨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蒋冕兼文渊阁大学士。

编 冬十月，以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江、漳等处。

编 丁丑，十二年，夏四月，命礼部尚书毛纪兼东阁大学士，以毛澄为礼部尚书。

编 秋七月，召大学士杨廷和还京师。

编 南赣巡抚王守仁请提督军务，许之。

编 八月，帝出关游猎。

纪 先是江彬等屡导上出宫游戏近郊，因数言宣府乐，至是，遂出居庸关至宣府，临塞下。巡关御史张钦上疏谏，不报。彬为上营镇国府第于宣府，犖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时时入民家益索妇女以进，上乐之忘归。

编 九月，帝幸大同，猎阻和诸城。

纪 上时独乘一马，卤簿侍从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猎，天雨冰雹，军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陨之异。明日，驾赴大同。北寇数万骑犯阻和，掠应州；上命诸将击之，引去。

编 冬十月，帝还京师。

纪 南京吏科给事中孙懋上疏言：“都督江彬自进用以来，专事从谏导非，或游猎驰驱，或声色货利，凡可以蛊惑圣心者无所不至。今又导陛下出居庸关，既临宣府，又过大同，以致寇骑深入应州，使当日各镇之兵未集，强寇之众沓来，几何不蹈土木之辙哉！是彬在一日，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不报。上还京，封江彬平卤伯，许泰安边伯，冒应州功也。

编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纪 上郊祀毕，复出关游幸，太皇太后崩乃还京。

编 夏六月，帝复议北征。

【纪】宁夏塞有警，上议北征，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边；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行。令内阁草敕，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上疏力谏，不听。上御左顺门召梁储，面趋令草制，储对曰：“他可将顺，此制断不可草！”上大怒，挺剑起曰：“不草制齿此剑！”储免冠伏地泣谏曰：“臣逆命有罪，愿就死。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掷剑去，乃自称之，不复草制。彬亦罢副将军命。

【编】七月，帝北巡。

【纪】先是上既还京，辄思宣府乐，称曰“家里”。至是，复历宣府，至大同。大同巡抚都御史胡瓚乞回銮，不听。

【编】冬十月，帝幸榆林。

【纪】上自偏头关渡河幸榆林。江彬索金璧裘马数十万，南京礼部右侍郎杨廉、兵部尚书乔宇上疏谏止，不报。

【编】己卯，十四年，春二月，帝自榆林还京师。

【编】三月，帝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制下南巡。

【纪】上欲登岱宗，历徐、扬，至南京，临苏、浙，浮江、汉，祠武当，遍观中原。时宁王宸濠久畜异谋。制下，人情汹汹。翰林修撰舒芬等约群臣上疏乞留，俱会阙下，吏部尚书陆完迎谓曰：“主上闻直谏，辄引刀为刎

状。”宓意盖以阻言者也。于是舒芬疏先入，郎中黄巩、倪宗正、员外陆震联疏入，吏部郎中夏良胜、礼部郎中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疏继入，医士徐鍈以医谏，吏部郎中张衍庆、礼部郎中姜龙、兵部郎中孙凤、陆倕等率部僚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辂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后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鍈锦衣狱，命舒芬、张衍庆、姜龙、孙凤、陆倕等百有七人跪午门外五日，林大辂、周叙、余廷瓚等二十余人俱下狱。明日，黄巩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京师连日阴霾昼晦，禁中水自溢，高桥四尺许，桥下七铁柱齐折如斩。金吾卫指挥张英者，肉袒挟两囊土数升，当辇道哭谏，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满地，侍卫人缚送诏狱。问英囊土何为？曰：“恐污帝廷，洒土掩血耳。”殒命狱中。是日内旨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谪外任；黄巩等七人俱廷杖五十，徐鍈戍边；巩、震、良胜、潮俱削籍；林大辂、周叙、余廷瓚廷杖五十，降级外补。死杖下者员外陆震，主事刘校、何遵，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轼、刘璩、孟阳、李绍贤、季惠、王翰、刘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刘珏十余人。车驾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惮之。

编 夏六月，宁王宸濠反，都御史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死之。

纪 先是朝廷遣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戒饬宸濠。元等方行，而京师竟传以为且擒治。宁王宸濠侦卒林华者，即兼程逃归，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镇巡三司等官，闻报大惊。罢宴，遂密召奸党刘养正、刘吉等谋之。养正曰：“事急矣，明早镇巡三司官入谢宴，可就擒之，杀其不附己者，因而举事。”乃夜集鄱阳贼首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饬兵器以候。

待旦，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实入，以谋反告之，士实唯唯而已。寻各官入谢，拜毕，左右带甲露刃侍卫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宸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宸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曰：“孙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贼，敢擅杀邪！”顾燧语曰：“我欲先发，不听，今制于人，尚何言？”宸濠并缚之，讯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岂从汝反！”且缚且骂。宸濠喝校尉火信等拽燧、逵出惠民门外杀之。遂执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右布政胡濂、参政陈晁、刘斐、参议许效濂、黄宏、佾事顾凤、都指挥许清、白昂，并太监黄宏俱械锁下狱。思聪、黄宏不食死。

刘养正常言帝星明江、汉间，故属意宸濠。至是与李士实谋令参政季夔、佾事潘鹏、师夔持檄谕降诸郡县，左布政梁宸、廉使杨璋、副使唐锦为所胁，移咨府部，传檄远近，革正德年号，指斥乘舆。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闾廿四、吴十三等夺船顺流攻南康，知府陈霖等遁走；进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知府汪颖等亦遁，城俱陷。

编 提督南雄军务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讨宸濠。

纪 先是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作乱，兵部尚书王琼知宸濠且反，谓主事应典曰：“进贵乱小事，不足烦王守仁，但假此便宜敕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可也。”乃具题降敕，令守仁查处福州乱军，故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执，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

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守仁至圭城，知县顾佖告宸濠反，守仁易服潜至临江。知府戴德孺闻守仁至，喜，迎入城调度，守仁曰：“临江居大江之滨，与省会近，且当道路之冲，莫若抵吉安为宜。”遂行。庚辰，守仁飞报宸濠反，王琼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当有捷报耳！”

丁亥，守仁集兵粮，传檄四方诸郡县，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议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冲其锋，攻其有备，皆非计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后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捣其巢穴，俟彼还兵来援，然后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

编 秋七月，宸濠率兵出江西攻安庆，知府张文锦、都指挥杨锐、指挥崔文悉力御之。

纪 宸濠留其党宜春郡王拱樛同内官万锐等守南昌，自与拱樛、李士实、刘养正、闵廿四等六万人，号十万，以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载其妃媵、世子从，总一百四十余队出鄱阻，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戊戌，宸濠趋安庆，张文锦、杨锐、崔文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之，宸濠遂留攻安庆。时九江、南康既陷，远近震骇，三人凭孤城，以忠义激士誓众死守。佘事潘鹏，安庆人也，宸濠令鹏遣家属持书入城谕降，崔文手斩之，磔其尸投城下。宸濠令鹏至城下说之，文引弓欲射鹏，鹏走免，文锦即鹏家尽诛之。宸濠尽攻击之术，不能克。时朝廷闻宸濠反，乃收交通宸濠太监萧敬、秦用、卢明、都督钱宁、优人臧贤、尚书陆完等俱下狱，籍其家。后萧敬罚二万金得免，秦用、陆完谪戍边，馀死狱中。

编 提督南贛军务都御史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攻南昌，克之。宸濠解安庆围，还兵援江西。文定等率兵迎

击，大败之，遂擒宸濠，江西平。

【纪】 守仁率文定等起兵会于临江樟树镇，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徐珪引兵自袁州，邢珣引兵自赣州，通判胡尧元、童琦引兵自瑞州，通判谈储、推官王昉、徐文英、新淦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各以其兵至。

己酉，至丰城，众议所往。或谓“宁王经画旬馀始出，留备南昌必严，攻之恐难猝拔。今宁王攻安庆久不克，兵疲惫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与安庆夹攻之，必败。宁王败，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师越南昌下与宁王持江上，安庆之众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议其后绝我粮道，南康、九江又合势乘之，腹背受敌，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宁王久不克安庆，精锐皆出，守御必单弱，我兵新集气锐，南昌可克也。宁王闻我攻南昌，必解安庆围还兵自救。暨来，我师已克南昌，彼闻之自夺气。首尾牵制，此成擒矣。”乃令文定等各攻一门。十九日发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汛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又先期为榜，入谕城中居民，令各闭户自守，勿助乱，勿恐畏逃匿。遂舁攻具至城下，梯缒而登，城上虽设守御，闻风倒戈，城门有不闭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抚定之，擒拱樨及万锐等十余人，散遣胁从，城中始安。

时宸濠愤安庆不下，方自督兵填濠堑，期在必克。闻守仁率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实等劝宸濠勿还兵，舍安庆径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从，解安庆围，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万还援江西，宸濠自率大军继之。

二十二日谍报至江西，守仁乃集众议。或谓“宁王兵盛，凭其愤怒悉众而来，我援兵未集，势不能支，不若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顿坚城之下，兵孤援绝，将自溃矣。”守仁曰：“宁王兵力虽强，然所至徒恃焚掠，劫众以威。今进取不能，巢穴又覆，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矣。”是日抚州知府陈槐亦率兵至。

二十三日，谍报宸濠先锋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诸将率兵迎击之。令伍文定以正兵当其前，余恩继文定后，邢珣率兵绕出贼背，徐珪、戴德孺张两翼分击之。诸将各受命出。

二十四日，贼兵乘风鼓噪而前，逼黄家渡，气骄甚。文定、恩佯北致之，贼争进趋利，前后不相及，珣兵从后急击，横贯其阵，贼败走；文定、恩还兵乘之，珪、德孺兵合势夹击，贼不知所为，遂大溃，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千余级，溺水死者万计。贼气大沮，退保八字脑。是日建昌知府曾琦等率兵至。

守仁谓：“九江、南康不复，则道终梗，且湖广援兵不能达。”乃别遣陈槐率兵四百，合知府林械兵攻九江；曾琦率兵四百，合知府陈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赏将士，当先者千金，被伤者百金，使人尽发南康、九江兵至。明日，并力合战，官兵败死者数百人，文定急斩先却者以徇，身立炮銃间，火焚其须鬣不移足，士殊死战，兵复振，炮及宸濠舟，贼遂大败，擒斩二千余级，溺水死者甚众。

贼复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其金帛赏士。文定等乃为火攻之具，珣击其左，珪、德孺击其右，恩等分兵四伏，期火发兵合。

明日，宸濠朝群臣，执其不尽力者将斩之，争论未决，官兵四集奋击之，火及宸濠副舟，贼复大溃。宸濠与诸妃嫔泣别，妃嫔皆赴水死，将士执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并伪丞相、元帅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徐吉等数百人，擒斩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者约三万。曾琦、陈槐亦攻复九江、南康二郡。

将士执宸濠入江西，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宸濠见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国法在。”遂顿首不言。

初，宸濠谋反，妃娄氏泣谏不听，及被擒，于槛车中泣语人曰：“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守仁为求娄妃尸，葬之。

编 八月，帝下诏亲征。

纪 时王守仁擒宸濠捷书未至，诸将各献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亲征南游。太监张永等见钱宁、臧贤事败，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边将江彬、许泰、刘晖、张永、张忠等俱称将军，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上方出师，驻跸良乡，而守仁捷书至，且虑有沿途窃发，欲自献俘阙下。奏入，上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

编 九月，帝至南京。

纪 王守仁发南昌，将献俘阙下，张忠、江彬等谓当纵之鄱湖，俟上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屡遣人至广信止

之。守仁不得已，乘夜过玉山，械系宸濠等取道由浙江以进。张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谓永曰：“江西之民既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昔助宸濠为胁从，今将成土崩之势，然后兴兵定乱，不亦难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为群小在君侧，调护左右以默转圣躬，非为掩功来也。但皇上意将顺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急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于是守仁信其无他，以宸濠付之，乘夜渡浙江过越还江西。

编 命王守仁巡抚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司，赣州知府邢珣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

纪 初，江彬、张忠等谋欲夺功，诬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势败然后擒宸濠攘功。太监张永知其谋，语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为国，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至是永复命，先见上，备言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之意；彬等毁遂不入。张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无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龙江将进见，忠殊失意，又从中阻之。守仁乃纶巾野服入九华山。永闻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忠臣，今闻众欲争功，欲弃其官入山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乃有是命。

编 冬十二月，宸濠至南京。

纪 上欲自以为功，乃与诸近侍戎服整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既入，囚禁之。

编 庚辰，十五年，冬十月，帝自南京班师还京。

【纪】先是上以大将军钧帖，令巡抚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书。守仁节略前奏，入江彬、张忠等姓名于内上之。疏入，始议北旋。

【编】十二月，宸濠伏诛。

【纪】上至通州，赐宸濠死，燔其尸，馀党至京师磔诛之。独抑王守仁功未叙。

【编】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至京师。

【纪】江彬益骄横，其所部边卒桀骜不可制。

【编】加蒋冕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毛纪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以石珪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

【编】三月，帝崩。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等定义，奉遗诏迎立兴献王世子厚熹。

【纪】上寢疾豹房，既而大渐。丙寅，上崩。皇太后与杨廷和等定义，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乃为遗诏，遣太监谷大用、韦霖、张锦、寿宁侯张鹤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赍金符往安陆藩府，迎兴献王世子厚熹入继大统。

【编】江彬伏诛。

【纪】 初，上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杨廷和等议，恐彬为乱，秘不发丧，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上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恶，论磔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柜，银二千二百柜，金银珠玉珍宝首饰不可胜计，隐匿奏疏百余本。

【编】 夏四月，兴献王世子厚燠至京师，即位。

【纪】 诏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编】 命礼部会议崇祀兴献王典礼。

【纪】 礼部尚书毛澄请于大学士杨廷和，廷和出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为据，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澄会公卿台谏等官六十余人上议：“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以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笈称侄署名，而令崇仁主考兴献王，叔益王。”上览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再议。”

【编】 五月，葬康陵。

【编】 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梁储致仕。以袁宗皋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遣中官迎帝母兴献妃。以彭泽为兵部尚书。

编 召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编 秋七月，观政进士张璪上大礼疏。

纪 璪疏曰：“朝议谓陛下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兴献王惟生陛下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陛下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疏入，上遣司礼监官送至内闼。谕曰：“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尔曹何得误朕！”杨廷和曰：“书生焉知国体！”复持入，上熟览之，喜曰：“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

编 九月，兴献王妃至通州。

纪 帝母至通州，闻朝廷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谓从官曰：“尔曹已极宠荣，献王尊称胡犹未定？”因留通州不入。上闻之，涕泗不止，启慈圣皇太后，愿避位奉母归。群臣惶惧。

编 冬十月，兴献后至自通州。

纪 先是，杨廷和见追崇兴献之礼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曰：“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缙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称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违。”帝从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议意也。至是，兴献后自通州至京师，由大明中门入，上迎于阙内。廷和以追崇礼成，拟上慈寿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尊号，帝因遣司礼监谕廷和曰：“邵太后、兴献帝后亦各拟上尊号。”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礼成，庆宫闈，加之可也。”

编 十二月，除张璁南京刑部主事。

纪 先是帝下大礼，或问于礼部，时杨一清家居，遗书吏部尚书乔宇曰：“张生此论，圣人不易，恐终当从之。”宇不听。至是杨廷和衔璁，授意吏部除为南京主事。石珪语璁曰：“慎之，大礼说终当行也。”璁怏怏而去。

编 起林俊为工部尚书。

纪 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杨廷和寓书于俊以定国是，俊上疏曰：“孔子谓‘观过知仁’，陛下大礼未协，过于孝故耳。司马光有言：‘秦、汉而下，入继大统，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讥当时，貽笑后世。’陛下纯德，何忍袭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为工部尚书。

编 帝下御札谕加兴献帝、后以“皇”字。大学士杨廷和等乞罢归，不报。

〔纪〕 廷和等上言：“汉宣帝继孝昭后，追谥史皇孙、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继元帝，巨鹿、南顿君以上，立庙章陵而已；皆未尝追尊。今日兴献帝、后之加，较之前代尊称已极，若加‘皇’字，与慈寿孝庙并，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臣等不得辞其责。”吏部尚书乔宇等奏曰：“皇者正统大义，若加‘皇’字于本生之亲，则与正统溷而无别，揆之天理则不合，验之人心则不安，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也。”上曰：“慈寿皇太后懿旨有谕：‘今皇帝婚礼将行，其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皇太后。’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见不可争，乃俱求罢归，不报。

明鉴易知录卷八

明纪

世宗肃皇帝

编 壬午，世宗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毕，清宁宫小房灾。

纪 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上言：“火起风烈，此殆天意。况迫清宁后殿，岂兴献帝、后之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乎？”上乃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复加矣。

编 三月，上孝宗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曰庄肃皇后，圣祖母邵氏曰寿安皇太后，本生父曰兴献帝，母曰兴国太后。

编 秋九月，立妃陈氏为皇后。

编 冬十一月，寿安皇太后邵氏崩。

编 癸未，二年，春正月，五星聚于营室。

编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礼疏。

纪 萼大略言：“陛下入继大统，非为人后，当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并录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二疏以闻。下群臣集议。

编 秋九月，刑部尚书林俊致仕。冬十一月，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致仕。

编 甲申，三年，春三月，诏奉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编 夏五月，前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卒。

编 六月，以张璁、桂萼、方献夫为翰林院学士。少傅蒋冕致仕。以石珪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秋七月，逮学士圭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狱，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

纪 先是上命内阁拟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册文。至是上采张璁、桂萼议，谕大学士毛纪等去册文“本生”字，纪等力言不可。上召百官至左顺门敕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何孟春与尚书秦金、学士圭熙等及翰林、寺部、台谏诸臣，各上言，力争“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报。

戊寅，上朝罢，斋居文华殿，尚书金献民、徐文华倡言曰：“诸疏留中，必改孝宗为伯考，则太庙无考，正统有间矣。”孟春曰：“宪宗朝，尚书姚夔率百官伏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给事中张翀、王元正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孟春、献民、文华复相号召，于是秦金等凡二十有三人，圭熙等凡二十人，谢黄等凡十有六人，余翱等凡三十有九人，马理等凡十有二人，黄待显等凡三十有六人，余才等凡十有二人，陶滋等凡二十人，相世芳等凡二十有七人，赵儒等凡十有五人，毋德纯等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顺门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闻之，命司礼监谕退，不去。金献民曰：“辅臣尤宜力争。”礼部侍郎朱希周乃诣内闕告毛纪，纪与石瑄遂赴左顺门跪伏。上复遣司礼太监谕之退，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礼监录诸姓名，收系诸为首者圭熙、张翀、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等八人于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上大怒，遂命逮系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于狱，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姑令待罪，总二百有二十人。命拷讯圭熙等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

编 诏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曰圣母章圣皇太后。

纪 初，给事中陈洸言事忤旨，出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几致决，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谓始全父子之恩，无不感泣。”上悦，复以洸为给事中。逮系修撰杨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御史张愿等于诏狱，复扑之，谪杨慎、王元正、刘济戍边，何孟春调南京工部，毛纪罢。

编 八月，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贾咏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编 九月，诏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曰皇伯母。

编 乙酉，四年，春三月，建献皇帝庙。

编 冬十二月，席书上大礼集议。

纪 上命颁赐藩府及中外群臣，仍令各省刊布以传。

编 进费宏少师、谨身殿大学士，石珪、贾咏并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编 丙戌，五年，夏六月，进费宏华盖殿大学士，起杨一清少师、谨身殿大学士，石珪、贾咏并进少保。

编 秋九月，帝奉章圣皇太后谒见世庙。

编 丁亥，六年，春二月，少保、武英殿大学士石珪致仕，以少保席书为武英殿大学士，寻卒。

编 夏四月，大学士费宏致仕，以礼部右侍郎翟銮入阁办事。

编 以新建伯王守仁为兵部尚书，总制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

纪 初，田州土官岑猛反，总督两广都御史姚镆讨之，猛奔归顺州，知州岑璋诛之。已而猛党卢苏、王绶复

叛，御史石金诬奏：“鏐轻信寡谋，安攘无术。”上怒，落鏐职，命王守仁代之。

编 秋八月，进杨一清华盖殿大学士，以张璁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编 戊子，七年，夏五月，提督两广军务王守仁讨广西叛蛮，平之。

纪 捷闻，桂萼忌之，论守仁挟诈专兵。礼部尚书霍韬上疏曰：“伏遇圣明，特起王守仁抚剿田州。命下之日，臣窃为守仁计曰：前巡抚调三省兵若干万，军饷支费若干万，杀死疫死民兵若干万，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守仁乘此大坏极敝之后，虽合四省兵力，支银米数百万，剿平报捷，亦且曰天下大功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费斗粮，只宣扬圣德，遂令稽首来服。若八寨、断藤峡之贼，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广西在万山之中，土恶水迅，气习凶悍。八寨贼，洪武间所不能平，断藤峡贼，成化初仅得讨平，馀孽复炽。今守仁沉机不露，掩贼不备，一举荡平，百数十年虎豹窟穴，扫而清之，如拂尘然。臣是以叹服守仁能体陛下之仁，以怀绥思恩、田州向化之民；能体陛下之义，以讨服八寨、断藤峡梗化之贼。不以为功，反以为罪，可乎？守仁擒宸濠，奸臣许泰等欲掩其功，扬言守仁初与贼同谋，反谓宸濠金帛守仁满载以去，当时阁臣亦忌守仁之功，不为辨白。臣谓守仁江西之功不白，无以劝效忠之臣；广西之功不白，无以劝策勋之臣。守仁，大臣也，岂以功赏有无为重轻哉！第恐当时有功之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视此解体，则在外镇臣，遂无所激励矣。”疏奏，不报。

编 六月，明伦大典成，加张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纪〕 追夺议礼诸臣官，敕曰：“大学士杨廷和、廖主澂议，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礼，蔣冕、毛纪转相附和，林俊著论迎合。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为礼部，仍注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阙喧呼。朕不欲已甚，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之魁，法当僇市，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夺其生前官职；蔣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尔礼部揭示承天门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编〕 冬十月，皇后陈氏崩。闰月，立妃张氏为皇后。

〔编〕 己丑，八年，春二月，新建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卒于南安。

〔编〕 三月，前大理寺评事林希元上荒政丛言。

〔纪〕 其言曰：“救荒有二难：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有六急：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水，已死贫民急埋瘞，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权借官钱以糶粢，权兴工作以助赈，权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粢，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从之。

〔编〕 秋七月，以少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桂萼为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致仕。

编 庚寅，九年，秋八月，致仕大学士杨一清卒。

编 冬十月，改号孔子为先师，易像为主。十二月，桂萼致仕。

编 辛卯，十年，春正月，帝改张璁名孚敬，字懋恭，御书赐之。

编 诏三途并用。

纪 诏：“吏、礼二部循洪武十九年以后弘治十一年以前例，三途并用，务在得人，以称朕用贤之意。”

编 夏六月，以少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为武英殿大学士。

编 闰月，雷震午门西角楼。

编 张孚敬致仕。

编 秋九月，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时为武英殿大学士。

编 壬辰，十一年，春二月，进张孚敬华盖殿大学士。

编 秋七月，彗星见东井，东北行，历天津，扫太微垣。诏群臣修省。

编 八月，张孚敬致仕。

编 以汪𢦏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编 冬十月，下御史冯恩狱。

纪 恩上疏劾张孚敬、汪𢦏、方献夫曰：“张孚敬之奸久露，汪𢦏、方献夫之奸不测，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谓孚敬根本之彗也，𢦏腹心之彗也，献夫门庭之彗也。乞斩三奸以应更新之象。”上怒，下恩狱。

编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进张孚敬少师。方献夫致仕。

编 河南巡抚吴山献白鹿。

编 夏四月，应天巡抚陈轼献白兔。

编 秋九月，以张孚敬摄都察院事。

编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废皇后张氏，立德妃方氏为皇后。

编 乙未，十四年，春正月，庄肃皇后崩。

编 夏四月，张孚敬罢，召费宏入阁。

编 秋九月，汪𨔵罢。

编 丙申，十五年，秋九月，进李时少师、谨身殿大学士。

编 冬十一月，少师费宏卒。

编 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纪 时礼部选译字诸生，嵩至即受货贿，已而苞苴过多，更高其价。御史桑乔列其状，请罢黜之；嵩乃疏辨求免。给事中胡汝霖复劾其秽行既彰，招致论列，不得饰辞自明，以伤大体。帝乃令以后大臣被劾，宜自省修，勿得疏辨。嵩惧，益为恭谨以媚上。

编 进李时华盖殿大学士，以少傅、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夏言为武英殿大学士。

编 丁酉，十六年，夏五月，雷震谨身殿。

编 戊戌，十七年，秋八月，以礼部尚书掌詹事府顾鼎臣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九月，追尊太宗文皇帝为成祖，皇考献皇帝为睿宗。

【纪】初，通州致仕同知圭坊上言：“请复古礼，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集议，严嵩上言：“万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汉武迨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若称宗之礼，则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庙者，恐皇考有所不宁。”上悦。已而嵩复阿上旨，请尊文皇帝称祖，献皇帝称宗。上从之，乃尊文皇帝为成祖，献皇帝为睿宗，配上帝，诏天下。

【编】冬十二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李时卒。

【编】章圣皇太后蒋氏崩。

【编】己亥，十八年，春正月，立皇次子为皇太子。进夏言少师，顾鼎臣少保、武英殿大学士。

【编】二月，景云见。

【纪】夏言、顾鼎臣以闻，严嵩请上御朝受群臣贺，嵩乃作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上之；诏付史馆。

【编】诏诣承天府视显陵。

【编】车驾发京师。

【编】三月，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

纪 典真一名仲文，黄冈人，少为县掾，喜神仙方术。嘉靖初授辽东库大使，秩满至京师。时致一真人邵元节贵幸，会宫中黑眚见，元节治之无验，遂荐仲文代己，试宫中，稍能绝妖，上宠异之。至是扈驾南巡，至卫辉，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上以问仲文，对曰：“当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终不免，可谨护圣躬耳。”是夜行宫果灾，宫中死者无算，锦衣陆炳排闥入，负帝出，竟无恙。明日，敕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职，给诰印，许携其家于官。

编 夏四月，车驾至承天府。

纪 上至承天，居卿云宫。辛巳，诣纯德山，降辇稽首。甲申，享上帝于龙飞殿，奉皇考配。阅陵毕，诏告天下。壬辰，车驾发承天。

编 五月，帝还京。

编 以翟銮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编 庚子，十九年，春二月，京城黄雾四塞。

编 秋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

编 冬十月，大学士顾鼎臣卒。

编 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

纪 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编 辛丑，二十年，夏四月，九庙灾。

纪 时久旻不雨，是日初昏，阴雨骤至，大雷电以风，忽震火起仁庙，烈风嘘之，须臾毁其主，延及成祖主亦毁，遂及太祖昭穆群庙，惟献庙独存。

编 御史叶经劾严嵩罪，赦弗治。

纪 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表柚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复赂仪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题覆从之。东厂逻卒执其籍以闻，下法司问；受赂者皆戍边，嵩无恙。既而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熿与嫡孙怀熿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亦受之，为覆允。永寿庄怀王妃遣人击登闻鼓奏诉，于是御史叶经劾嵩贪状，乞赐敕正。嵩急归诚于上，上悯之，乃曰：“表柚、惟熿袭爵应否，行所司勘之。嵩安心任事，勿以介意。”

编 秋八月，昭圣皇太后崩。

编 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学士夏言罢。

编 进翟奎少傅、谨身殿大学士。

编 秋八月，以礼部尚书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仍掌部事。

纪 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汉臣等首论嵩奸污，不当乘君子之器。南京给事中王晔、御史陈绍等复论嵩并其子世蕃同恶相济，关通苞苴，动以千百计。嵩疏辨乞休，上优诏慰留之。

编 癸卯，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伏诛。

编 宫婢杨金英等谋弑帝，伏诛。

纪 上曰：“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朕晨起至醮，朝天宫七日。”醮之日，白鹤四十余翔空中，群臣贺。

编 夏四月，下给事中周怡狱。

纪 严嵩既入内阁，窃弄威权，内外百执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许诺然后上闻，于是副封苞苴，辐辏其户外。大学士翟銮位望先嵩而势实不竞，遂至不相能。周怡上疏论之，语多侵嵩。疏入，下怡狱。已而銮以二子幸第，削籍去。

编 秋九月，杀山东巡按御史叶经。

纪 初，经劾严嵩受表袖、惟燠赂，嵩衔之。及经监山东乡试，嵩摘试录中有讽上语，激帝怒，逮之至京，杖

阙下死。布政使陈儒以下皆远谪。自是，中外益侧目畏嵩矣。

编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冬十月，加秉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为少师。

纪 太回边卒获叛人王三，上曰：“叛恶就擒，固义勇之效力，实神鬼有以默戮之。”遂加仲文为少师，其少傅、少保如故。前此大臣，无兼总三孤如仲文者。

编 乙巳，二十四年，春三月，以严世蕃为尚宝司少卿。

编 秋七月，太庙成，布诏天下。

编 冬十一月，许赞削籍去。

编 十二月，复召夏言入阁。

纪 自严嵩入相，同事者多罢去，嵩独相；以太庙工成，加太子太师。后上微闻其横，厌之，于是诏起夏言。言至，尽复其原官，且加少师，位在嵩上，嵩甚恨之。是时嵩子世蕃为尚宝司少卿，通赂遗，且代输户转纳钱谷，多所朘削。言知之，欲以上闻。嵩惧甚，挈世蕃诣言求哀。言称疾不出，嵩赂其门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长跪泣谢，言遂置不发。嵩父子愈恨之。

【编】 丁未，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宝司少卿严世蕃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纪】 世蕃纳贿日盛，嵩惮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归；上特命驰驿往还，世蕃益横。

【编】 冬十一月，皇后方氏崩。

【编】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罢。

【纪】 严嵩既忌言，都督陆炳亦怨言持己，阴比嵩图之。会都御史曾铣议复河套，言主之，而嵩则极言其不可，语颇侵言。会澄城山崩裂，又京师大风，上疑言。以套议问嵩，嵩因诋言擅权自用。及退，复上疏劾铣开边启衅，言雷同误国，并自求去甚力。上温旨留嵩，而切责言。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礼部尚书费寔、左都御史屠倬皆谓言误国，上乃命缇骑捕铣至京，因尽夺言师、傅，俾以尚书致仕。

【编】 三月，杀都御史曾铣。

【纪】 铣既被逮，严嵩复令仇鸾讦之。刑部侍郎詹瀚等阿嵩意，谓铣行贿夏言，论斩，弃西市。

【编】 冬十月，杀大学士夏言。

【纪】 先是言既归，舟至丹阻，复就逮至京，上疏极陈为严嵩所陷，帝不听。刑部尚书喻茂坚等据曾铣律以请，

而谓言实当八议，所谓议贵议能者。上怒责茂坚等阿附言。值居庸报警，嵩复以开衅力持，竟坐与铄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

编 十二月，谪给事中厉汝进为典史。

纪 汝进劾严嵩及其子世蕃奸恶，谪为典史，寻以大计削籍。

编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书张治为文渊阁大学士，国子祭酒李本入阁办事。

编 三月，皇太子薨。

编 冬十月，以夏邦谏为吏部尚书。

编 庚戌，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鸾为宣、太总兵。

纪 以重赂严世蕃得之。

编 秋八月，俺答薄都城，谪司业赵贞吉于岭南。

纪 俺答入犯宣府，由薊州入古北口，转掠怀柔、顺义，遂逼通州。复自北河东渡，直薄京师。令人持书入朝，求入贡，言多悖慢。

上召严嵩及礼部尚书徐阶于西苑，曰：“事势至此，奈何？”嵩曰：“此穷寇乞食耳，毋足患。”上曰：“何以应之？”嵩无以对。乃命阶集群臣议，司业赵贞吉抗言其不可；上壮之，予金五万募战士，而敕中无督战语，不得统摄诸将，因谒嵩，嵩故与贞吉有隙，辞。贞吉怒，会通政赵文华趋入，谓曰：“公休矣，天下事当徐议之。”贞吉愈怒，骂曰：“汝权门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门者，嵩大恨。

已而贞吉单骑出城，遍谕诸营将，诸将皆感奋。仇鸾统大同军入援，肆掠畿甸，有诏勿问。俺答大掠金帛子女而还，鸾率诸镇兵尾之，俺答阨险不得出，乃稍弃余物，从东南行至昌平，猝与鸾兵遇，纵骑蹂躏，几获。鸾遂循古北口故道出塞，论功进鸾太保。嵩论贞吉狂诞，谪戍岭南。

编 杀兵部尚书丁汝夔。

纪 初，俺答薄都城，严嵩授汝夔计，谓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诸将固怯战，辄相谓曰：“有禁勿战。”故民间归罪汝夔，诏收之。嵩恐露前画，给曰：“毋虑，吾为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辨，论死，临刑大呼曰：“严嵩误我！”遂弃市。

编 冬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通州为三辅，置经略大臣。

编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杖锦衣卫经历沈炼于阙廷。

纪 初，俺答薄都城，求通贡，赵贞吉以为不可，炼在众中申贞吉指不休。吏部尚书夏邦谏目之曰：“何小吏

而言若是？”炼曰：“大吏不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储，而合勤王师邀击其惰归，必大捷。时严嵩数寝格边檄，不以上闻，故炼书奏不报。炼乃抗疏言：“严嵩受国重任，贪婪愚鄙，不闻谏诤方略，治国安边，惟与子世蕃为全家保妻子计。以朝廷之赏罚为己出，故人皆计嵩爱憎，不知朝廷恩威。”因历数其十大罪，请戮之以谢天下。诏以炼诋诬大臣，廷杖之，谪田保安。

编 三月，大计京官。

纪 严嵩授指吏部，中伤善类甚众。初，刑部郎中徐学诗以劾嵩父子被斥，至是削籍，并黜其兄中书舍人应圭。吏部奏上，上察其枉，留之，然亦不问。

编 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为狄道县典史。

纪 仇鸾密遣家丁时义结俺答义子脱脱，使贡马互市。俺答利货币，译书送总督苏祐，祐以闻，鸾与严嵩赞成之，上乃许。继盛上疏极言其不可。下内阁，嵩等议未决，鸾曰：“竖子不知兵，宜其易之。”密疏诋继盛阻挠边计，上意遂中变，诏逮继盛下锦衣卫狱，贬狄道县典史。

编 夏四月，开马市于大同。

编 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

编 二月，罢马市。

编 三月，以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徐阶为东阁大学士。

编 秋七月，俺答寇蓟州，仇鸾伏诛。

纪 俺答寇蓟州，时仇鸾患疽，请舆疾督战。诏兵部尚书赵锦收鸾大将军印绶，以总兵官陈时代之。鸾闻命，大恚而死。徐阶因奏鸾通敌误国，诏剖棺戮尸，全家斩于市，没其资产。

编 冬十月，谪御史王宗茂为平阳县丞。

纪 宗茂疏论严嵩负国大罪八，上谓其狂率，遂谪。

编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日食。

纪 巡按御史赵锦请罢严嵩以应天变；上怒，命逮锦系锦衣狱，久之削籍为民。

编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劾严嵩，坐绞，系狱。

纪 初，仇鸾既诛，上思继盛言，自贬所月余迁主事，随迁兵部武选司员外。至是，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惟严嵩。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外贼可除者，故臣

请诛贼嵩当在剿绝俺答之先。嵩之罪恶，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论之已详，然皆止言其贪污之小，而未尝发其僭窃之大。去年春雷久不声，占云‘大臣专政’，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如四方地震，与夫日月交食之变，其灾皆感应贼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觉，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聪明刚断，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虽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臣敢以嵩之专政叛君十大罪为陛下陈之：我太祖高皇帝诏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惟备顾问视制草，故载诸训，有曰：‘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陵迟，全家处死。’及嵩为辅臣，俨然以丞相自居，挟一人之权，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题覆，先面禀而后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络绎不绝，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驾罪于人。是嵩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而无丞相之责。坏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权者，人君所以统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谓曰‘我荐之也’；罚一人，则又号于众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也’。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窃君上之大权，二大罪也。人臣善则称君，过则归己。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传于人曰：‘上故无此意，我议而成之。’将圣谕及嵩所进揭帖刻板颁行，名曰嘉靖疏义，欲使天下后世谓陛下所行之善，尽出于彼而后己。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劳之义，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等群会而拟题？疏方上，满朝纷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锦衣卫经历沈炼劾嵩疏，发大学士李本拟旨，本即叩之世蕃，乃同赵文华自拟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权，世蕃复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纵奸子之僭窃，四大罪也。边事废坏，皆原于功罪赏罚之不明。嵩为辅臣，欲令孙冒功于两广，故置其表侄欧阻必进为总督，朋奸比党。将长孙严效忠冒征蛮功奏捷，遂升镇抚。效忠告病，严鹄袭代，加升锦衣千户。效忠、鹄，皆世蕃豢养乳臭子。冒朝廷之军功，五大罪也。仇鸾总兵甘肃，以贪虐论革，世蕃乃受鸾重贿，

荐为大将；后知陛下疑鸾，遂互相诽谤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鸾，而受贿引用鸾者嵩与世蕃也。进不肖蒙显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内深入，兵法击其惰归，嵩乃曰‘京、边不同势，败于边可掩，败于京不可掩，且俺答饱自退耳’，故工汝夔传令不战。及汝夔临刑，而后知为嵩所给。误国家之军机，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学诗以劾嵩、世蕃革任为民矣，又于考察京官之时，罢其兄中书舍人徐应圭。户科给事中厉汝进以劾嵩、世蕃降为典史矣，又于考察外官之时，逼吏部削汝进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励天下之人心，贼嵩窃之以中伤天下之善类。乱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权皆挠于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将官既纳贿于嵩，不得不剥削乎军士，有司既纳贿于嵩，不得不滥取于百姓。陛下虽累加抚恤，岂足以当嵩残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风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变。至嵩为辅臣，守法度者以为固滞，尚巧猾者以为通材，励节介者以为矫激，善奔走者以为练事；风俗之坏，未有甚于此者。坏天下之风俗，十大罪也。

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圣而若不知者，盖有五奸以济之。嵩侦知陛下之意向者，莫过于左右侍从，厚以贿结之，圣意所爱憎，嵩皆预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间谍，其奸一。通政司纳言之官，嵩令义子赵文华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阅而后进，早为弥缝。是陛下之纳言，乃嵩之鹰犬，其奸二。嵩既内外周密，所畏者厂、卫之缉访也。嵩则令世蕃笼络厂、卫，缔结姻亲。陛下试诘嵩所娶者谁女？立可见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厂、卫既已亲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进士初选时，非亲知不得与中书行人之选，知县、推官非通贿不得与给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隶，其奸四。科道虽入其牢笼，而部臣如徐学诗之类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将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网罗门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赖此五奸以济之，五奸一破，则十罪立见。陛下何不忍割一

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二王，令其面陈嵩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嵩威。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

疏奏，上怒其引用二王，命系锦衣狱诘讯主使者。继盛曰：“尽忠则己，岂必人主使乎！”又问引用二王故，继盛大言曰：“奸臣误国，非二王谁不畏嵩者！”狱具，杖百，送刑部。尚书何鳌受嵩意，欲坐以诈传亲王令旨。郎中史朝宾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恶，原无亲王令旨，三尺法岂可诬也！”嵩怒，降朝宾为高邮判官。侍郎王学益助成其说，竟坐绞，系狱。

编 三月，以严世蕃为工部左侍郎。

编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倭寇浙江，遣工部侍郎赵文华如浙。

纪 倭贼犯浙江，文华请祷海神以杀贼；遂遣如浙，陵轹官吏，搜括财物，公私苦之。

编 秋七月，命驸马都尉郭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书李默、礼部尚书王用宾、左都督陆炳、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礼部左侍郎闵如霖、吏礼右侍郎郭村、吴山并直西内撰玄文。

纪 景和以不谙玄理辞免，俄以金币赐玄修诸臣，犹及景和，景和自疏无功，辞，愿洗心涤虑，效马革裹尸之报。上怒曰：“景和故出不祥语，当拟怨讪律。”乃革爵，安置昆山。

编 乙卯，三十四年，春三月，以杨博为兵部尚书。

编 冬十月，杀兵部员外杨继盛。

纪 初，继盛自谪所累迁至武选司员外，常感激思报。妻张氏曰：“公休矣！一查困公几死，今相公嵩父子，百查也，公何以报为？”继盛不听。密具疏，疏成，斋三日乃上，遂得罪。

继盛每出朝审，诸内臣士庶夹道拥视，共指曰：“此天下义士！”又指其三木，窃叹曰：“奈何不以此囊嵩头！”司业王林诣嵩曰：“人言籍籍，谓继盛且不免，公不忧万世邪！”嵩曰：“吾行当救之。”令其子世蕃谋之其党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养虎自遗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决。

先是，倭犯江、浙，浙、闽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以玩寇殃民，逮至京师，下狱论死，嵩乃以经、天宠疏覆奏，附继盛于尾。上览之，谓江南酿寇遗患，遂下旨行刑。是岁论大辟当刑者凡百余人，诏决九人，而继盛与焉。

将刑，张氏疏言：“臣夫谏阻马市，预伐仇鸾，圣旨薄谪，旋因鸾败，首赐瀚雪，一岁四迁。臣夫衔恩图报，误闻市井之言，尚狃书生之见，妄有陈说。荷陛下不即加戮，俾从吏议。杖后入狱，割肉二斤，断筋二条，日夜笼箠，备诸苦楚。年荒家贫，臣纺绩供给。部臣两次请决，俱蒙特宥；今混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傥以罪不可赦，乞将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执戈矛御魑魅，为疆场效命之鬼，以报陛下。”奏入，为嵩所抑不得达。盖

杀谏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恶嵩父子矣。

编 丙辰，三十五年，春正月，赵文华自江南还京，擢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纪 文华与吏部尚书李默构隙，知默与嵩异，疏劾之，摘其部选策题有“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为谤讪。上怒，收系狱拷讯，竟死狱中。嵩德文华，遂有是擢。

编 三月，以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

编 夏五月，命赵文华以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视师江、淮。

编 秋八月，江、浙倭寇平。

编 冬十一月，加赵文华少保，胡宗宪右都御史。

编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奎天、华盖、谨身三殿灾。

编 秋八月，进徐阶少傅，李本太子太保。

编 冬十月，严嵩及其子世蕃杀前锦衣卫经历沈炼。

〔纪〕 初，炼既编保安，即子身至里，长老问知炼状，咸大喜，遣其子弟从学。炼稍与语忠义大节，乃争为炼骂嵩以快炼，炼亦大喜，尝束刍为偶人三，目为林甫、桧及嵩而射之。语稍稍闻，嵩父子衔之。而侍郎杨顺来为总督，故嵩党也，遣其私人经历金绍鲁、指挥罗铠走世蕃，告炼结死士，击剑习射，将以间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属巡按御史李凤毛，凤毛谬为谢曰：“有之，窃阴以解散其党矣。”凤毛得代归，而御史路楷来，又嵩党也，世蕃为酒寿楷，而使谓顺曰：“幸为我除吾疡。”楷至则与顺合策捕诸白莲教通叛者，窜炼名籍中，以叛闻。下兵部议，尚书许论不为申理，嵩竟杀之，籍其家。嵩乃予顺一子锦衣千户，楷迁太常卿。顺犹怏怏曰：“丞相犹有所不足乎？”谋之楷，复取炼二子杖杀之，并系其长子襄，顺、楷败乃得脱。

〔编〕 十二月，赵文华罢。

〔纪〕 文华既得宠眷，乃稍欲结知帝，不稟严嵩命。一日密进药酒方，言“授之仙，饮可不死，独臣与嵩知之。”上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华奏我！”嵩闻之，大惧且恨，立召文华问之曰：“若何所献？”对曰：“无有。”嵩取疏示之，文华惭，顿首谢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门者毋得为文华通。文华日忧惧，不知所出，从世蕃乞怜，为白夫人。夫人以其儿也，怜之，然嵩意终未嫌也。又文华初赂世蕃金丝幕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宝髻一，世蕃以为薄，恨之；乃为疏草使上，引疾归，帝从之。而是时上方修玄，以其疏中有病语，怒削其职，子戍边。

〔编〕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给事中吴时来、主事张翀、董传策并上疏劾严嵩及其子世蕃罪；下狱，廷杖，谪戍岭南。

编 夏四月，浙江总督胡宗宪献白鹿。

编 己未，三十八年，夏五月，杀山西总督侍郎王忬。

纪 严嵩以忬愍杨继盛死，衔之。忬子世贞又从继盛游，为之经纪其丧，吊以诗，嵩因深憾忬。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应，世蕃知之，益怒。会俺答犯大同。入潘家口，都御史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巡按山西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狱。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

编 冬十一月，以朱熹原籍婺源县子孙朱墅世袭五经博士。

编 庚申，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鄢懋卿总理天下盐运。

纪 懋卿益通贿无虚日，御史林润劾其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问。

编 冬十一月，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少傅、礼部尚书、恭诚伯陶仲文卒。

编 辛酉，四十年，春正月，万寿宫灾。

纪 命大学士徐阶、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

编 冬十二月，吏部尚书吴鹏罢。

纪 鹏，严嵩党也，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罢。嵩复荐所亲欧阳必进代之，未久亦勒归。

编 进礼部尚书袁炜太子太保，入阁参预机务。

纪 时上渐有疑嵩意，密谕徐阶举堪辅政者。阶密奏曰：“人君以论相为职，陛下断自宸衷，则窥伺阴阻之私自塞矣。”上从之，遂有是命。

编 壬戌，四十一年，春三月。万寿宫成。

纪 加大学士徐阶少师，任一子；袁炜少保；严嵩加禄百石而已。

编 夏五月，严嵩罢，其子世蕃下诏狱。以御史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纪 自徐学诗、王宗茂、杨继盛、沈炼、吴时来、张翀、董传策或死或戍，缙绅皆畏嵩不敢言。至是徐阶日亲用事，廷臣多知之，未发。

御史邹应龙欲具疏，一夕梦出猎，见一高山，射之不中，东有培垒楼，其下甚壮，楼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儿东楼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数其通贿赂行诸不法状，乞置于理，因及嵩植党蔽贤，溺爱恶子，且曰：“如臣言不实，愿斩臣首悬之藁竿以谢世蕃父子。”上览之心动，命嵩致仕，乘传去，而下世蕃于狱，擢应龙，嘉其敢言。

鄯懋卿等属法司量坐世蕃赃银八百两，拟罪上请，于是戍世蕃雷州卫，子鹓、鸿及其爪牙罗龙文、生信等分成边远卫，家人严年锢狱追赃。年最黠恶，即士大夫所呼为萼山先生者也。上犹以嵩故，特宥其孙鸿为民。嵩既去，上念之，谕徐阶曰：“严嵩已退，伊子已服罪，敢有再言如邹应龙者俱斩。”

编 六月，大理卿万寀、刑部侍郎鄯懋卿罢。

纪 御史郑洛劾寀、懋卿及太常少卿万虞龙皆朋比奸赃不职；寀、懋卿罢，虞龙降调。

编 秋八月，三殿成。

明鉴易知录卷九

明纪

世宗肃皇帝

〔编〕 癸亥，四十二年，春三月，以严讷为吏部尚书，李春芳为礼部尚书。

〔编〕 夏四月，严世蕃逃归。

〔纪〕 世蕃未达雷州，至南雄而返。罗龙文亦逃伍，潜往歙县，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当取应龙与徐老头泄此恨！”徐阶闻，厚为备。严嵩久之亦闻，惊曰：“儿误我多矣！”

初，阶之入政府也，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嵩愆夏言祸，亦颇自恭谨，惟世蕃多行无礼；阶既曲忍，嵩亦不知也。方应龙疏上，阶往谒，慰藉甚，嵩喜，顿首谢，世蕃亦尽出妻子为托。既归，其子密启曰：“大人受侮已极，此其时已。”阶伪骂曰：“吾非严氏不至此。负心为难，人将不食吾余！”嵩遣所亲探之，语如前。盖阶

亦知上犹眷恋，未能即割也。嵩既去，书问不绝，久之世蕃亦忘旧事，谓“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馆舍，阴贼弥甚。

编 甲子，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谕德张居正充裕王府讲官。

编 冬十月，复逮严世蕃下狱。

纪 先是御史林润既劾鄢懋卿罢去，知讎在必报。会袁州推官郭谏臣以公事过严嵩里，工匠千余方治园亭，其仆为督，谏臣至，箕踞不起，役人戏以瓦砾掷谏臣，亦不禁。谏臣遂具揭上之润。润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盗贼，多入逃军罗龙文之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事之。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疏入，诏以世蕃、龙文即付润逮捕至京。润下郭谏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粟祚捕龙文，自驻九江勒兵以待。

编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严嵩削籍，没其家，其子世蕃及罗龙文伏诛。

纪 初，林润闻命，驰至九江，郭谏臣白监司，尽散其工匠四千人，龙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润因谕袁州府详具严氏诸暴横状，得之，复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上怒，诏下法司讯状。已而徐阶具疏以闻，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上从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二人闻，

相抱哭；家人请写遗书谢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闻之，大快，各相约持酒至西市看行刑。已而籍嵩家，得银二百五万五千余两，其珍异充斥，逾于天府。

编 冬十二月，诏万寔、鄢懋卿并充军。

编 严嵩死。

编 丙寅，四十五年，春正月，帝不豫。

纪 先是方士王金、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陶世恩，伪造诸品仙方，以金石药进御，性燥热，帝服，稍稍火发，不能愈。至是谕徐阶欲幸承天拜显陵，取药服气，阶奏止之。

编 下户部主事海瑞狱。

纪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忻忻，谓焕然更始。无何而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大内，人以为薄于夫妇。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尽也。’谓民穷财尽，靡有孑遗也。然而内外臣工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陛下误为之，群臣误顺之。臣愚谓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长生也，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圣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方外士亦未见有历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

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至谓天赐仙桃、药丸怪妄尤甚。桃必采乃得，药必捣乃成，兹无因而至，有胫行邪？云天赐之，有手授邪？然则玄修之无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获，左右奸人揣逆圣意，投桃设药，以谩长生，理之所无，断可见已。陛下诚翻然悟悔，日旦视朝，与辅宰、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心数十年阿君之耻，置身皋、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熙物洽，熏为太和，陛下性中真药也。道与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寿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悬思服食不终之饵，凿想遥兴轻举之方，求之终身，不可得已。”疏奏，上大怒，命逮系瑞镇抚狱。

编 三月，以礼部尚书高拱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冬十二月，帝崩。

纪 上疾甚，自西苑还乾清宫，遂崩。大学士徐阶等启请皇子裕王主丧事，宣遗诏曰：“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疾，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诬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见监者即释复职。”

编 皇子裕王载坫即位。

编 释刑部主事海瑞于狱，擢为通政使。

穆宗庄皇帝

编 丁卯，穆宗皇帝隆庆元年，春正月，立妃陈氏为皇后。

编 诏录用先朝建言诸臣；杨继盛、沈炼等并复职、赠荫、谕祭。

编 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

编 进高拱少傅、武英殿大学士，谢病归。以礼部尚书陈以勤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二月，以礼部右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直内阁。

编 三月，葬永陵。方士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伏诛。

编 四月，进张居正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编 戊辰，二年，春正月，进大学士张居正少保。进陈以勤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召南京礼部尚书赵贞吉为讲官，掌詹事府。

编 二月，帝耕藉田。

编 三月，立皇子翊钧为皇太子。

编 科臣五星上疏言六事，诏廷杖、削籍。

纪 星上言六事：一曰养圣躬，长夜之饮不可不节；二曰勤圣学，经筵久辍，屡请未复；三曰勤视朝，总理万几，周知民隐；四曰速俞允，言涉圣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内庭者稽迟不允；五曰广听纳；六曰察谗譖。疏奏，上怒，命廷杖，削其籍。

编 秋七月，陕西民李良雨化为妇人。

编 冬十月，户部尚书刘体乾罢。

纪 先是内降户部采买珍珠金玉等项，尚书高耀即召商收买应命。及体乾为尚书。抗论财用阙乏，请停采买。疏至，文思房不肯收，令赍本吏领回。体乾复令赍往，吏被殴逐，将原本送内闾，未及进呈，忽内降著致仕去。

编 十一月，杖内监李芳，系狱禁锢之。

纪 芳数以直谏忤旨，同辈亦恨其正直，共短之，上命缇骑杖之，系狱待决。刑部尚书毛恺言：“‘刑人于市，与众弃之’，非惟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李芳供事内廷，罪状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无礼，第锢之。”

编 己巳，三年，夏五月，逮御史詹仰庇，杖一百，削籍为民。

纪 仰庇言：“陛下取户部银，尽以供造鳌山，修理宫苑，花栏、龙凤、秋千架、金玉器物之费，使群小因而

乾没，为圣德累不小。”上怒，命锦衣卫逮治，杖一百，削籍为民。大学士李春芳等疏救，不听。

编 六月，以海瑞为右金都御史，总理粮漕，巡抚应天等处。

编 秋七月，建极殿大学士徐阶致仕。诏起高拱为武英殿大学士。

编 八月，以赵贞吉为文渊阁大学士。

编 庚午，四年，春正月。太子太师陈以勤致仕。

编 冬十月，俺答来请盟，通贡市马。

纪 俺答孙把汉那吉率其仆阿力哥等来降，总督王崇古纳之。边吏哗曰：“此孤竖无足重轻，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货可居。俺答即急之，留而为市，谕以执送叛人赵全等，我归其孙；若其弗急，则我因而抚之，如汉质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黄台吉势不能尽有其众，然后以居耆、谷蠡秩置塞外，其与黄台吉构则两利而俱存之，弗构则以兵助之，外博兴灭扶危之名，而实收其用。”事闻，廷臣喧然以为不可，御史叶梦熊争之尤力。上曰：“慕义来降，宜加奖励。其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赐衣一袭。”

俺答妻恐中国杀其孙，日夜怨俺答，俺答亦自悔，遂拥众十万压境。崇古命百户赵崇德往谕以国恩，要其缚叛示信。俺答夫妇感且愧曰：“汉乃肯全吾孙，吾且啣臂盟，世世服属，何有于叛人。”遂定盟，通贡市马。

编 十二月，诏进王崇古少保、兵部尚书。

纪 俺答执赵全等来献，崇古遣那吉归，那吉感泣，誓不敢负中国。论功，进崇古少保、兵部尚书，赐蟒玉，世袭锦衣千户。

编 进大学士张居正吏部尚书、少傅，兼建极殿大学士。

编 辛未，五年，春三月，封俺答为顺义王。

编 夏四月，诏小吏得官本土。

纪 高拱言：“国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责者然耳。若仓库、驿递等官，官甚卑，家甚贫，一授远土，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归，其情可怜。近日教官得选本省地方，人以为便，乞照此例。”从之。

编 五月，少师李春芳致仕。

编 秋八月，诏以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孔子庙庭。

编 以高仪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

编 壬申，六年，春正月，进大学士张居正少师。以高仪为文渊阁大学士，以吏部左侍郎吕调阳为礼部尚书。

编 三月，皇太子出阁读书。

编 夏五月，帝崩。

纪 上不豫。己酉，大渐，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贵妃咸侍，东宫立于左。上困甚，太监冯保宣顾命曰：“朕嗣统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东宫幼冲，以属卿等，宜协辅，遵守祖制，则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

编 六月，太子翊钧即位。

纪 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高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拱与张居正俱负气不相下，居正乃结保自固。拱虑保专恣，与居正、高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保，乃与保谋去拱。

编 罢大学士高拱。

纪 是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张居正引疾。召诸大臣于会极门，促居正至，拱以为且逐冯保也。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属。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拱即日出朝门，乘一牛车去，而高仪未几亦以病卒，居正哀然首辅矣。

编 尊皇后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曰慈圣皇太后。

编 秋八月，帝御经筵。

纪 张居正请开经筵，复请更定常朝日期，御门听政，俱从之，上遂御文华殿日讲以为常。

编 冬十二月，张居正进帝鉴图说。

纪 上见居正捧册进，喜动颜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册，居正从旁指陈大义，上应如响，因即宣付史馆，赐居正银币。

一日，上御文华殿讲毕，览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居正因言：“陛下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也。”上称善。

神宗显皇帝

编 癸酉，神宗皇帝万历元年，春正月，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事。

编 张居正及冯保谋杀前大学士高拱，未遂而罢。

纪 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宫，见一无须男子伪作宦者状，袖有佩刀，趋走惶遽。左右执之，冯保立鞫之，

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总兵戚继光来。”保使密报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军，禁无妄指，可借以除高氏。”

先是大臣为戚帅三屯营南兵不遂，流落都下，为人巧捷便佞，一中贵昵之。至是，令称拱使，改籍武进县，即令厕卒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剑，剑首饰猫精异宝，送系厂中，入以闻，请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语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来刺，愿先首免罪，即官汝锦衣赏千金；不然，重榜掠死矣。”儒日与大臣狎款，即令诬拱家人为同谋。

狱具，保飞发五校械拱仆。而居正前疏传中外，口语籍籍，谓且逮拱。居正乃密谋于吏部尚书杨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狱。抑上神圣英锐，持公平察，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不怿。左都御史葛守礼语杨博：“过张公，必诤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礼曰：“輿望属公，谓公能不杀人媚人耳。大狱将起，公奈何以已告为解？”即共诣居正，居正曰：“东厂狱具矣。同谋人至，即疏处之耳。”守礼曰：“愿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应，博曰：“愿相公持公议。”居正愤然入内，取厂中揭帖投博曰：“是何与我？”揭帖有居正窜改四字曰“历历有据”，而居正忘之，守礼识居正字，笑而纳诸袖。居正觉曰：“彼理法不谙，我为易数字耳。”守礼曰：“机密重情，不即上闻，先政府邪？吾两人非为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谢曰：“何以教我？”博曰：“此须得一有力世家，与国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言于上，命冯保与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会审。

希孝诣杨博问计，博曰：“公第使善调校尉入狱，讯刀剑、口语所从来，杂高家仆稠众中，令别识，且问见高公何所？今在何地？则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调校尉密询大臣何自来？则来自保所，语尽出保口。校尉即告

大臣：“入宫谋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实，或免罪。”大臣哭曰：“始给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无恙，官且赏，岂知当实言！”高家仆速至，希孝杂诸校中，令物色，大臣不辨也。

及会审，风霾、大晦、雨雹，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厉声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顷之，天稍明，出大臣会问。故事，先杂治，大臣呼曰：“故许我富贵，何杂治也！”冯保即问曰：“谁主使者？”大臣曰：“尔使我，乃问也。”保气夺。又问：“尔言高相公何也？”曰：“汝教我，我则岂识高相公。”希孝复诘其蟒袴、刀剑，曰：“冯家仆辛儒所予。”保益惧，遂罢审。保密饮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密以拱行刺事上闻。

有殷内监者，年七十余，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为有此！”随顾保曰：“高胡子是正直人，张居正故怀伎刻，必杀之，我辈内官何须助彼。”保大沮，而内监张宏亦力言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拟罪，竟论大臣斩。

拱被居正吮乾，杜门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过新郑，率枉道他去。

【编】甲戌，二年，春正月，张居正进讲章。

【纪】居正上讲章疏略曰：“义理必时习而后能悦，学问必温故而后知新。臣谨将今岁所进讲章重复删定，大学一册，虞书一册，通鉴四册，进呈睿览。虽浅近之言，然亦行远登高之一助也。”

【编】三月，帝自驾迎仁圣皇太后过大内赏花。

【纪】 上语辅臣曰：“昨日禁中花盛开，侍母后赏宴甚欢。”盖指慈圣也。张居正奏曰：“仁圣太后处多时寂寞，惟陛下念之。”上即起还宫白慈圣，自驾往迎仁圣过大内赏花，传觞欢宴而罢。

【编】 秋九月，刑部请录囚。

【纪】 慈圣太后欲停之，上问张居正，对曰：“春生、秋杀，天道之常。陛下即位以来，停刑者再矣，粮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良民。”上为请太后，从之。

【编】 冬十二月，张居正率大臣上御屏。

【纪】 屏绘天下疆域及职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换。上命设于文华殿后，时加省览。

【编】 乙亥，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左侍郎张四维为礼部尚书，入东阁。

【纪】 张居正请增阁臣，许之，即日进四维为礼部尚书，入东阁。故事，入阁者止曰同某人办事，至是上手注“随元辅入阁办事”，四维恂恂若属吏矣。

【编】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御史刘台狱，夺职为民。

【纪】 台劾“大学士张居正专擅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张瀚为党，斥逐言官余懋学、傅应祜，罔上行私，横黷无厌。”居正怒甚，见上辞政曰：“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

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邪，则负国；竭公以事上邪，无以逃专擅之讥。”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诏：“下台狱，杖一百，远戍之。”时议籍籍，居正不自安，复具疏为解，免杖夺职为民，然心终恨之，后竟置之死。

编 冬十月，进张居正左柱国、太傅，加伯爵。

纪 敕曰：“先生亲受先朝顾命，辅朕冲年。今四海升平，实赖匡弼，精忠大勋，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圣佑尔子孙，与国咸休，钦哉！”居正固辞伯爵，许之。

编 丁丑，五年，夏五月，诏修慈庆、慈宁两宫，既而罢之。

纪 张居正言：“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请辍工。”从之。

编 秋九月，帝谕停刑。

纪 慈圣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张居正上言：“春生、秋杀，天道所以运行；雨露、霜雪，万物因之发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矣。且臣近详阅所开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愤，圣主明王不为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气，郁而不散，其上蒸为妖氛沴侵之变，下或致凶荒疫疠之疾，则其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请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后概免一年。”从之。

编 张居正以父丧欲去位，帝手诏慰留之。

编 冬十月，张居正复上疏乞终制，不允。杖谪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等。

纪 居正既父丧夺情，吉服视事，中行、用贤、穆、思孝交章劾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捻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刀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

是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时受杖，中行、用贤即日驱出国门，人不敢候视。许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讲，镌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藿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赠中行。镌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以赠用贤。

穆、思孝复加镣锁，且禁狱，越三日始签解发戍，为更惨毒。时邹元标观政刑部，愤甚，视四人杖毕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谪戍贵州都匀卫。

编 罢吏部尚书张瀚。

纪 先是瀚为南京工部尚书，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张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为德，希瀚报。夺情议起，遂邀中旨属瀚留居正，居正亦自为牍，风之使留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谓“政府奔丧，当以殊典恤之，宗伯事

也，何关吏部。”居正大不悦，于是有诏切责瀚，谓瀚奉谕不复，无人臣礼。瀚拊膺太息曰：“三纲沦矣！”居正益怒，嗾台省劾之，勒令致仕。

编 起复大学士张居正入直内阁。

纪 初居正在丧次，凡阁中事令吏赍奏就拟处分，手诏称元辅，称太师，称先生，皆尽古师臣之礼。至是，上召居正于平台，慰谕甚至，即日入直。

明鉴易知录卷十

明纪

神宗显皇帝

编 戊寅，六年，春正月，帝冠。

编 三月，立妃王氏为皇后。

纪 大婚礼成，上两宫徽号。

编 张居正乞归治葬，许之。

纪 居正辞朝，上劳谕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伤先生怀，是以忍而允所请。然先生虽行，国事尚宜留心。”乃赐银印，曰“帝赉忠良”，令得密封言事。

编 以礼部尚书马自强为文渊阁大学士，掌詹事府；礼部左侍郎申时行为东阁大学士。

编 夏六月，张居正还朝。

纪 上召见于文华西室，问沿途所见稼穡何如，民生何如，边事何如？居正对甚悉。上大悦，赐休沐十日。

编 秋八月，前少师高拱卒，复其官，予祭葬。

编 己卯，七年，春二月，帝患疹。

纪 慈圣太后命僧于戒坛设法度众，张居正上言：“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圣躬违豫，惟告谢郊庙、社稷，斯名正言顺，神人胥悦，何必开戒坛而后为福哉！”事遂寝。

编 二月，河工成。

纪 先是淮安有水患，河决入淮，水势不敌，淮、扬咸为巨浸，直逼泗州，患近寢陵。上以问张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可使。乃降玺书，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节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问出入，诸奉行不及事者下诏鞫治之。于是当事者日夜焦劳，盖逾年而堤成，转漕无患。

编 三月，帝疹愈。

编 夏四月，命铸大钱进内库，既而罢之。

纪 上以内库缺钱，赏赉不足，命部铸大钱以进。张居正上言：“先朝铸钱呈式，非供上用也。万历二年进钱一千万，其后岁半之，已非本意；若缺钱铸进，是以外府之储取供内府，大失旧制矣。”上从之，乃罢铸钱。

编 五月，封辽东总兵李成梁为宁远伯。

纪 张居正言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为一时冠，加以显秩，此鼓励将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馈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

编 秋七月，给事中顾九思等请罢浙、直织造内臣，从之。

纪 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灾，请罢织造内臣孙隆。上语张居正曰：“彼织帛且完，当俟来春罢之。”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宽一分则受一分之惠。灾地疲民，不堪催督，暂去之，俟稍稔可复也。”上从之。

编 冬十月，蓟、辽总督梁梦龙等击土蛮，走之。

纪 梦龙报土蛮大举入寇。张居正奏言：“臣谕边臣：‘如敌骑入，勿轻战，坚壁清野，野无所掠，彼将自阻。’请令梦龙驻永平，戚继光驻一片石，伺间邀击。”上善之。既而土蛮以四万骑犯前屯，梁梦龙、李成梁率兵击

却之。

编 庚辰，八年，夏五月，纂修大明会典。

编 冬十二月，张居正请修累朝宝训、实录进呈。

纪 居正请属儒臣以累朝宝训、实录分四十余则，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闈，曰教储贰，曰睦宗藩，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守法，曰敬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却贡献，曰慎赏赍，曰甘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饬武备，曰御寇盗。仍敕次第进呈，俟明年开讲，其诸司章奏切要者，即讲毕面裁。时上留意翰墨，居正以为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系，故有是请；上嘉纳之。

编 辛巳，九年，夏四月，张居正以给事中傅作舟疏进览。

纪 居正以作舟疏进览云：“今江北淮、凤及江南苏、松，连被灾伤，民多乏食，至以树皮充饥，或相聚为盗，大有可忧。”上曰：“淮、凤频年告灾，何也？”居正对曰：“此地从来多荒少熟。元末之乱，皆起于此，今当破格赈之。”上曰：“然。”居正又言：“江南、北旱，河南风灾，畿内不雨，势将蠲赈。惟陛下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如宫费及服御可减者减之，赏赍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缁黄，不如予吾赤子也。”上然之。

编 冬十一月，加张居正上柱国、太师，支伯爵俸。居正固辞，许之。

编 以宣、太巡抚右副都御史吴兑为都御史，总督蓟、辽。

编 壬午，十年，春三月，加蓟、辽总督都御史吴兑兵部尚书。

编 张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拟，从之。

编 夏六月，张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

纪 上以细务委张四维，大事即居正家平章。

编 进张居正太师。

编 命礼部尚书潘成、吏部左侍郎余有工入阁办事。

编 大学士张居正卒。

纪 上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俱赐金币，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溢文忠。

居正性深沉机警，多智数，及揽大政，登首辅，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劝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来海内肃清，治绩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刚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废辽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谀成风，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称“元辅”。居正卒，余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称“先太师”。方夺情时，威权震主，上虽虚己以听，而内顾不堪。

初，上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居正忽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惮之。及居正卒后蒙祸，人比之霍氏之驂乘。

编 发冯保南京闲住。

编 复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官。

纪 时潞王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以为言。上曰：“办此不难，年来廷臣无耻，尽献张、冯二家耳。”自此内中张先生称谓绝以为讳，而籍没之举亦胎于此。

编 冬十一月，以吴兑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编 癸未，十一年，春三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吴兑致仕。

编 户部请停买金珠，不报。

编 甲申，十二年，春正月，诏夺张居正封诰、赠谥，籍其家。其弟居易、子嗣修等俱远地充军。

纪 御史羊可弘追论居正罪恶，诏夺其官爵、赠谥；复从辽府次妃王氏奏请，籍没其家产。其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株连颇多，荆州骚动。上曰：“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斲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有司勘居正家属，其长子敬修不胜刑，自缢死。刑部尚书潘季驯上言：“居正家产奉旨抄没，国法已正，众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孙死亡相继，殊失罪人不孥之意。”上乃诏有司保全之。

编 冬十二月，以礼部尚书王锡爵为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左侍郎王家屏为东阁大学士。

编 四川巡抚雒遵奏采木之害。

编 乙酉，十三年，春正月，起前应天巡抚致仕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

编 夏五月，大旱。

纪 诏免灾伤地方本年钱粮。

编 六月，慈宁宫成。

纪 宫建于万历二年，极壮丽，以居慈圣皇太后。寻欲改造，因张居正疏谏而止。居正没，乃兴工，费财力巨

万。

编 丙戌，十四年，春正月，皇第三子生，进其母郑氏为贵妃。

编 贬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等为典史。

纪 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主鬯承祧，反令居下。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上怒，谪应麟广昌典史，璟调外任。上谓阁臣曰：“朕非为册封事责言官，恶彼疑朕立幼废长，故先揣摩上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我朝建储，自有成宪，朕岂敢以私意坏祖宗之法。”刑部主事孙如法上言：“恭妃诞育元嗣，五年未闻有进封之典，郑氏一生子，即有皇贵妃之封，此天下不能无疑也。”上怒谪如法朝阻典史。礼部左侍郎沈鲤请并封恭妃王氏，上谕待元子册立行。

编 二月，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请立东宫，不听。

纪 时行等疏言：“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汉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万历十年，元子诞生，诏告天下，于兹五年，正名定分宜在今日。本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宪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为皇太子，尚未周一岁也。成宪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睿龄渐长，阳德方亨，乞敕下礼部，速具仪注，择吉册立，以慰臣民之望。”上谕：“少俟二三年举行。”

编 三月，以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编 秋七月，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上疏请立建文帝祠祀，不报。

纪 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死葬西山，不得一盂麦饭，下同庶民。近奉明诏祀死事诸王，而建文独不祀，于德意未称。宜敕礼官议立祠祀。”不报。

编 丁亥，十五年，秋八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卒。

纪 卒年七十三。赠吏部尚书，谥忠介，加祭二坛，遣行人许子伟护丧至琼州，葬于滨涯山。瑞卒时，佾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帔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叹息泣下。启其篋，仅十余金。士大夫为具敛，百姓哭之，罢市者数日。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两岸无隙地，箪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绝。

编 戊子，十六年，春正月，命停讲贞观政要。

纪 上览贞观政要，谓辅臣曰：“唐太宗多有惭德，魏徵大节有亏。宜停讲，自后讲礼记。”

编 三月，国子监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年号，从之。

编 己丑，十七年，春三月，灵山吏目孙一谦卒。

纪 南京司狱孙一谦，麻城人。旧例，重囚米日一升，率为狱卒盗去，又散时强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又囚初入狱，不得钱则驱之湿秽地。一谦一切严禁，手一秤秤米计饭，按籍以次分给甚均，囚衣敝为澣濯补葺，终其官，囚无冻饿陵虐死者。兵部侍郎王用汲闻之，叹异，欲为之地，而一谦已满考，转灵山吏目去矣。一谦不之官，径归。未几，卒。

编 房山人史锦请开矿，命下抚按。

编 庚寅，十八年，春正月朔，帝御毓德宫，召阁臣申时行等入见。

纪 大学士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至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贺朔毕，进曰：“臣等久不瞻仰天颜，诸事未能面陈，今幸蒙召见，敢不倾吐。近来圣体常欲摄静，但一月间或三四次临朝，亦足慰群情之望。”上曰：“朕疾虽愈，行立不便。”时行请册立东宫，上曰：“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亦再三陈请，恐外廷有疑。但长子孱弱，俟其强健耳。”时行等言：“皇长子年已九龄，宜出阁读书，及时训教，乃能成德。”上曰：“朕知之。”命司礼监召皇长子、皇第三子至，上手引皇长子，向明端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言：“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复曰：“朕知之。”时行等乃出。

编 冬十月，两京九卿、科道交章请立东宫，诏切责之。

纪 群臣合辞请立太子。郑贵妃弟国泰特疏恳请，上谕曰：“皇子体弱，稍俟年月，长幼之序，岂有摇动。郑

妃尝请定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又来陈奏，朕不喜激聒，且看十四年至今，未有一日之不激聒者。此辈心怀无父，志欲求荣，顾于此时激朕加疾，离间父子，以成己卖直、图报之逆志耳！子乃朕子，岂肯越序更置！为臣者以言激之，其求荣乎？欲朕之疾剧乎？我朝戚臣，不敢干预国事，郑国泰出位妄奏，姑免罪。”

编 十一月，改谥故少保于谦曰忠肃。

编 辛卯，十九年，春正月，閤臣进累朝宝训、实录。

纪 加恩申时行太师，许国少师，王锡爵少傅，王家屏太子少保。

编 冬十月，大学士许国等合疏请建东宫。杖中书黄正宾，削给事中罗大纮籍。

纪 先是建储事既奉上旨，申时行与同官约，遵守稍需一岁，每诸司接见，亦以此告之，故是年自春及秋，曾无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备东宫仪仗，时行方在告，许国乃曰：“小臣尚以建储请，吾辈不一言可乎。”仓卒具疏，首列时行名以上。时行闻之，大愕，别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閤臣密揭皆留中，而是揭与诸疏同发，礼科罗大纮遂上疏论时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书黄正宾继之。上怒，杖正宾，削大纮籍。

编 十二月，以礼部尚书赵志皋、吏部左侍郎张位并为东閤大学士。

编 壬辰，二十年，春正月，礼科都给事李献可疏请皇长子出闕读书；削籍为民。

纪 献可既削籍，大学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还御批。上怒，家屏乞归，许之。吏部主事顾宪成、章嘉祜等言家屏忠爱，不宜废置，请召还。上怒，宪成削籍，嘉祜谪罗定州州判。

编 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学士王锡爵密疏请建东宫，不允。

纪 锡爵上言：“前者册典垂行，而辄为小臣激聒所阻。陛下亲发大信，定以二十一年举行，于是群器寂然，盖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无虞也。倘春令过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迟，今复何名而又缓？’伏乞降谕举行，使盛美皆归之独断，而天功无与于人谋。”上报云：“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锡爵复疏曰：“昔汉明帝取宫人贾氏子，命马皇后养之，唐玄宗取杨良媛子，命王皇后养之，宋真宗刘皇后取李宸妃之子为子。与其旷日持久，待将来未定之天，孰若酌古准今，成目下两全之美。臣谨遵谕，并拟传帖二道，以思采择，然尚望陛下三思臣言，俯从后议，以全恩义，服人心。”上竟用前谕。

编 冬十一月，诏皇长子、皇三子同行出闕礼。

纪 上御暖阁，召辅臣王锡爵，锡爵叩头力请建储，上允明年出闕听讲。寻又传谕，皇长子、皇三子龄岁相等，欲一并行出闕礼。锡爵复奏：“陛下有子而均爱之，固慈父一体之念。然自外廷而观，皇长子明年十三岁，皇

三子明年九岁，大抵皇子生十岁而入学，以皇长子之太迟，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后缓急之间，一不慎，而圣心又晦矣。”

编 甲午，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长子出阁讲学。

纪 礼部侍郎冯琦进仪注，上以未册立，免侍卫仪仗。

编 夏五月，吏部尚书陈有年罢，以孙丕扬为吏部尚书。

编 大学士王锡爵致仕。以沈一贯、陈于陛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编 谪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复削籍。

纪 先是宪成以请召还王家屏，削籍，寻起为吏部文选郎。至是复以言事被谪，给事中卢明陞、遂中立先后疏救。上益怒，宪成削籍，谪明陞、中立按察司知事。礼部郎中何乔远奏救宪成，谪广西布政司经历。

初，申时行性宽平，所斥必旋加拔擢。沈一贯既入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褻谥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其后更相倾轧，垂五十年。

编 乙未二十三年，秋七月，巡按直隶御史赵文炳劾吏部文选郎中蒋时馨罪，时馨削籍。

【纪】文炳劾时馨幸进鬻爵。下廷议，孙丕扬代时馨辨，时馨削籍。时馨贪黷，初知新喻，调嘉鱼，迁南京大理寺评事。故为敝衣冠，从邹元标讲学，历考功、文选二司。及被劾，请廷质，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吕，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谕德刘应秋、大理右少卿江东之等，诋光禄寺卿李三才，授赵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渎辨，逮故浙江海道丁此吕。蒋时馨既斥，丕扬谓衅由此吕，思孝以此吕建言不宜察，丕扬遂上此吕访单，贪婪赃迹，虽建言，无幸脱理。命逮下狱。丕扬遂与思孝交恶矣。

【编】丙申，二十四年，秋八月，大学士张位乞罢，不许。

【纪】时孙丕扬乞休，疏二十上，言“权官坐谋，鹰犬效力，义难再留”，以位党丁此吕、沈思孝也。上责丕扬无大臣体，宜协恭，毋相抵牾。

【编】闰月，吏部尚书孙丕扬、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罢。

【编】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从之。

【纪】命户部、锦衣卫各一，同仲春开采。给事中程绍工、杨应文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不听。

【编】命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佥事杨宗吾开矿汝南。

编 九月，詹事府录事曾长庆、锦衣卫百户吴应骥请山西夏邑开矿，府军后卫指挥王中允请查、沂等开矿，从之。

编 编富民为矿头。

编 冬十二月，遣太监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各开矿。

纪 先是奸人王君锡奏开易州矿，下户部议。尚书林材上言：“山冶之害，小则争掠，大则啸聚，盗之囿，寇之藪也。”遂逐君锡。及张位秉政，以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国，无病民，采之便”。上遂从其言，矿使之害，几遍天下。

编 丁酉，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况上进、给事中杨应文上言建昌采木之害，不报。

纪 上进、应文上言：“建昌采木人夫渡洑，触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毒流百姓。”不报。

编 二月，给督征天津等处店租内官关防。

编 夏四月，刑部侍郎吕坤上疏请收人心，不报。

纪 坤言：“洑、兰之绒，山西之绌，浙、直之段绢，积于无用；若服有定制，岁用千匹，而江南、山、陕之人心收。采木之害，饥渴瘴疫死者无论，一木初仆，千夫难移，遭险蹉跌死常百人；倘减其尺寸，少其数目，而

川、贵、湖广之人心收。矿税无利，勒民间纳银，民不能支，括库银代，岂开矿之初意哉！诚敕各省使臣严禁散砂，不许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赵承勋进获利之说而皇店开，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且冯保八店，为屋几何？而岁四千金，不夺市民，将安取乎？诚撤各店之内官，而畿内之人心收。”不报。

编 戊戌，二十六年，夏五月，吏科给事戴士衡、全椒知县樊玉衡，削籍谪戍。

纪 先是吕坤为山西按察，辑闰范图志，郑国泰重刻之，增刊后妃，首汉明德皇后，终郑贵妃。戴士衡指其书上言，谓“吕坤逢迎掖庭，语侵贵妃。”樊玉衡前疏皇长子册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等语，贵妃闻之，泣诉于上，二臣谪戍。

编 六月，命内监李敬采珠广东。

编 秋七月，户部给事包见捷上疏谏开矿，不报。

纪 见捷上言开矿之害：“陛下谓徒取诸山泽，在矿使实夺取之闾阎，搥击入山者十二载，虎狼出柙者半天下。”科臣赵完成、郝敬，道臣许闻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报。

编 夺保定巡抚李盛春等俸。

纪 以天津店税银解进迟延，故罚。

编 冬十月，下云南大理采石。

编 己亥，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马监高案榷京口，供用库官暨禄榷仪真。

编 二月，百户张宗仁请复浙江市舶。命太监刘成榷税浙江。

编 千户陈保请榷珠，命内监李凤采珠广州兼征市舶司税课。设福建市舶司。

编 夏五月，以光禄寺卿李三才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

编 谪户科给事包见捷为贵州布政司都事。

纪 见捷疏论矿、店滋蔓。又疏论临清税使扰民，必致生变。又疏辽左阡危，矿市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数内使切直，时论魁之。谪贵州布政司都事。未几，临清百姓变，殴税使马堂几死。见捷言若左券。

编 秋八月，逮荆州府推官华钰，贬荆州知府李商耕、荆门知州高则巽等。

纪 以税监陈奎诬劾也。初，奎由武昌抵荆州，商民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道府诸臣，身犯其冲，弹力防护，独华钰以公事至夷陵，奎疑之，又恶其禁革差官冠带，阻截可役书算，故受诬尤烈。又税课襄阳，商人聚徒鼓噪，李商耕治其参随，开镇荆门，增设税课；而荆门故非巨镇，往来商船颇少，诬知州高则巽阻挠，俱降调。

编 九月，户部进大珠、龙涎香。

编 庚子，二十八年，春正月，大学士沈一贯请皇长子冠婚，不报。

编 二月，命太监暨禄兼征凤阳、安庆、徽、庐、堂、镇税。

编 内监鲁坤开彰德、卫辉、怀庆、开封等矿洞。

编 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请停矿税，不报。

纪 三才疏言：“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扬州则鲁保；芦政，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陛下爱珠玉，人亦爱温饱。陛下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陛下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不报。

编 秋七月，巡按御史王立贤奏税监陈奎贪暴激变，不报。

纪 时陈奎道承天之金花滩，勒居民黄金，拷及妇人，并拘钟祥知县邹尧弼，远近大震。

编 八月，命内监邱乘云往征四川成都、龙安盐茶，重庆、马湖名木。

编 冬十月，谕内阁来春册储。下工科都给事王德完锦衣狱。

纪 德完上言：“臣入京数月，道路相传，中宫役使止数人，忧郁致疾，阽危不保，臣窃谓不然。第臣得风闻言事，若如所传，则宗社隐忧。臣羨袁盎却坐之事，祈陛下眷顾中宫，止辇虚受，臣死且不朽。”上怒，下锦衣卫狱讯其由。吏部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谕救，俱切责之。

编 辛丑，二十九年，春三月，武昌民变，逐陈奎。谪知府王禹声、知县邹尧弼为民。

纪 武昌民逐奎，奎列兵杀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骑三百余射死数人，伤二十余人。奎逾月不敢出，众执奎左右六人投之江，奎自焚公署门。事闻，谪禹声、尧弼为民。沈一贯论奎激变，不报。

编 夏四月，督理直隶仪真等税、御马监暨禄疏请宽恤。

纪 禄言：“臣征庐、凤、徽、安遗税，并沿江船税，各抚、按皆云重迭不敷，题请宽处，臣未敢凭。二项共二十万金，今征不满万，始信抚、按为可据，而原奏人无凭也。乞轸念民瘼，以实征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

数。”上从之。时榷使苛暴，独暨禄请宽恤，凡五上。

编 六月，杀苏州乱民葛成。

纪 太监孙隆采税浙、直，驻苏州，激变市人，杀其参随黄建节等数人。抚、按诘乱民，有葛成独引服，不及其余，下狱论死。

编 秋七月，大学士赵志皋卒。九月，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朱赆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编 冬十月，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

纪 先是沈一贯上言：“陛下大婚及时，故得圣子早。今皇长子大礼，必备其仪，推及真情，不如早谐伉俪。陛下孝奉圣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饴弄曾孙之为乐。乞令先皇长子大礼，明春秋递举诸皇子礼，子复生子，孙复生孙，坐见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动，谕即日行之。至是，上以典礼未备，欲改期册立，一贯封还圣谕，力言不可。上从之，乃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暨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诏告天下。

编 皇太子冠，福、瑞诸王俱冠。

编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东宫官属。

编 二月，册皇太子妃郭氏。

纪 上偶不豫，免贺，急召沈一贯入，谕以勉辅太子，并及罢矿税、起废、释禁诸事。翌日上安，诸事遂寝。停税谕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监田义谏曰：“谕已颁行，不可反汗。”上怒，几欲手刃义，义不为动。一贯恐，亟缴前谕，义唾之。始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约即日奉行，且颁天下，刑部谓弛狱须再请，亡何而旨格矣。

编 夏五月，礼部侍郎冯琦上言矿税之害，不报。

纪 饶州景德镇民变，税监潘相舍人激之也。相诬劾通判陈奇，逮下狱。云南税监杨荣肆虐激变，滇人不胜愤，火厂房，杀委官张安民。冯琦疏言：“矿税之害，滇以张安民故，火厂房矣；粤以李凤酿祸，欲剗刃其腹矣；陕以委官迫死县令，民汹汹不安矣；两淮以激变地方，劫毁官舍钱粮矣；辽左以余东蠹故，碎尸抄家矣；土崩瓦解，乱在旦夕，皇上能无动心乎？”不报。

应天大风，拔富家树成穴。鲁保诬以盗矿。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气不可凿，保不能夺。

编 秋九月，诏授扬州富民吴时修子弟各中书舍人。

纪 以时修献银十四万两也。

编 癸卯，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华奎与宗人华越等相讦，章下礼部。

纪 初，楚恭王隆庆初废疾薨，遗腹宫人胡氏，双生子华奎、华璧。或云内官郭纶以王妃族人如戡奴产子奎

儿，及弟如言妾尤金梅所出并入宫，长为华奎，次华璧。仪宾汪若泉尝讦奏，事下抚按，王妃坚持之，乃寢。华奎既嗣楚，华璧封宣化王。华越素强御，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详，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风痹，不能御内，乃令宫婢胡氏诈为身，临蓐时，抱妃兄王如言子为华奎，又抱妃族王如戡舍人王玉子为华璧，皆出于妻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礼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华越事易竟，华越奏王非恭王子，乱皇家世系，事难竟。楚王袭封二十年，何至今始发，而又发于女子骨肉之间？王论华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见出真情否？王假则华越当别论，王真则华越罪不胜诛。”沈一贯以亲王不当勘，但当体访。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祸且不测。非勘则楚王迹不白，各宗罪不定。”

时正域右宗人，而辅臣沈鲤又右正域。户部尚书赵世卿、仓场尚书谢杰、祭酒黄汝良皆谓王非假。一时阁部互相齟齬。给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护卫中人，修怨谋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劾御史于永清、姚文蔚，刺及沈一贯。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给事中钱梦皋各劾郭正域，梦皋并及沈鲤。上卒以王为真，而正域罢去。寻楚府东安王英燧、武冈王华增、江夏王华煊等请复勘假王，不听。时票楚事皆朱麋，二沈引嫌不出。

〔编〕 冬十一月，妖书事起，命锦衣严鞫之；皦生光自诬服，事得解。

〔纪〕 时有飞语，曰续忧危竝议，凡三百余言，谓东宫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寓后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麋，“麋”者，“更”也。内外官附麋者，文则戎政尚书王世扬、巡抚孙玮、总督李汶、御史张养志；武则锦衣都督王之禛、都督金事陈汝忠、锦衣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锦衣指挥金事郑国贤；又有陈矩朝夕帝前以为之主。沈一贯右

郑左王，规福避祸，他日必有靖难勤王之事。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其书一夕间自宫门迄于衢巷皆遍。厥明，举朝失色，莫敢言。朱赓得于私宅，以闻。上大怒，令厂、卫搜缉，务得造书主名，责项应祥、乔应甲回奏。

沈一贯请严迹之。或曰：“妖书似出清流之口，将以倾沈一贯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时有清流领袖之目，见忌一贯。已，乔应甲、项应祥各回奏“奸书谤人，无自名理”，不问。上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随令内竖以慰安太子语谕内阁。

时一贯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沈鲤门生也，鲤闻告密，语人曰：“此事何必张皇也？”一贯大不怿。

正域放归，待冻潞河之杨村，闻问不绝，一贯益侧目。给事钱梦皋直指正域并及沈鲤，御史康丕扬佐之，于是发卒围正域舟，捕其仆隶乳媪十三人，陈汝忠又获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康丕扬捕高僧达观、琴士钟澄、百户刘相、医人沈令誉下狱，考讯无所得。逻校且环逼鲤第，迫胁不堪。皇太子遣内监语内阁臣曰：“先生辈容我，乞全郭侍郎。”会都察院温纯上书讼之，陈矩亦力持之，鲤得安。

上命锦衣严鞫妖书，一贯、朱赓请宽疑狱。最后，锦衣百户崔德缉顺天黠生皦生光鞫之。生光性险贼，善胁人金，坐谴戍大同，赦归，终不悛，犹胁郑国泰家。方廷讯时，丕扬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生应元指天为誓，御史沈裕厉声折生光，从重论，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生光自诬服，叹曰：“朝廷得我结案，如一移口，诸君何处求生活乎？”刑部尚书萧大亨必欲穷究之，礼部侍郎李廷机、赵世卿告赓，谓即此可以具狱，赓以语一贯，事得稍解。

编 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皦生光磔于市。

纪 提督东厂司礼太监陈矩上妖书狱，移皦生光刑部论斩，上欲加等，以谋危社稷律论磔。矩素清直，妖书事保全善类为多。生光磔于市，妻子戍边。妖书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怜之。或谓妖书出武英殿中书舍人永嘉赵士禎，后士禎疾笃自言之，肉碎落如磔。

编 秋八月，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请停矿税，不报。

纪 时大雨，都城奔坏，世卿上言：“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可畏。矿税貂珣掘坟墓，奸子女。陛下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今将索元元于枯鱼之肆矣。”不报。

编 乙巳，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

纪 时主察当属吏部左侍郎杨时乔，沈一贯惮其方严，请以兵部尚书萧大亨主笔。疏上，上以时乔廉直，竟属之。时乔与都御史温纯力持公道，疏入，留中。

编 秋九月，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释矿税在狱承天诸生沈机等十二人。

纪 先是礼部侍郎冯琦上言：“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于矿。陛下欲通商而彼专欲困商，陛下欲爱民而彼必欲害民，陛下戒以勿信拨置而拨置愈多，陛下责以不报绎骚而绎骚更甚，陛下之心但欲裕国

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疏留中，至是乃有是诏。

编 丙午，三十四年，春正月，逮咸阻知县宋时隆下狱。

纪 时命停矿，税监梁永坚执以为咸阻、潼关委官不宜罢，益树党布虐。巡抚顾其志捕恶党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时隆取绒毡千五百，时隆不予，遂诬时隆劫税。阁臣申救，不听。

编 三月，云南矿务太监杨荣被杀。

纪 荣久于滇，恣行威福，杖毙数千人，掳掠指挥樊高明等，尽捕六卫官，人人自危。指挥贺世勋、韩光大倡众杀荣，焚其署，徒党辘重皆烬。事闻，上怒不食，曰：“荣不足惜，何纪纲顿至此！”罪其首事，罢中使不遣，以税课归四川税使邱乘云。世勋下狱死，光大戍边。

编 夏六月，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罢。

纪 吏科给事中陈良训、御史孙居相劾沈一贯奸贪；一贯连疏乞休，始允。鲤居位四载，尝列天戒、民穷十事，书之于牌，每入阁则拜祝之。或谗鲤为诅咒，上命取观之，曰：“此非诅咒语也。”妖书事起，危甚，赖上知其心，得无恙。及放归，得旨不如一贯之优，各赐金币，鲤半之。出都日，犹有谗其衣红袍阔边者，中官陈矩为解乃已。居相夺岁俸，良训调外。

编 丁未，三十五年，夏五月，以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南京礼部右侍郎吐向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复谕朱麋召旧辅王锡爵，辞不至。

纪 时顾宪成移书向高，言近日辅相，以摸棱为工，贤否混淆，引张禹、胡广为戒。廷机故出沈一贯门，人多疑之，给事中王元幹、御史陈宗契等交章劾廷机。廷机故清介，而攻之者诋为攀金奥援，御史叶未盛极辨之。廷机伏阙辞，不允，上下旨切责元幹等。

编 秋七月，撤陕西税监梁永还京。

编 贬参政姜士昌广西僉事。

纪 总督漕运李三才上言：“废弃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路，永弃不收。总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主威以锢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饰主过，负国负君，莫此为甚！”参政姜士昌赍表入京，奏别遗奸，录遗逸。遗奸，指王锡爵、沈一贯、朱麋。又曰：“古今称廉相，必称唐杨绾、杜黄裳，然二贤皆推贤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驱逐诸贤，竟以祸宋。”时李廷机有清名，故士昌规及之。麋、廷机上疏辨，降士昌广西僉事。御史宋寿论救，谪平定州判，加谪士昌兴安典史。

明鉴易知录卷十一

明纪

神宗显皇帝

编 戊申，三十六年，夏五月，谪礼部主事郑振先普安州判。

纪 振先劾辅臣朱麇、李廷机大罪十二，指沈一贯、麇、廷机为过去、现在、未来三身，布置接受，从风而靡。上以其诬诋，遂谪。

编 秋九月，起孙丕扬太子少保、吏部尚书。

编 冬十月，起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少卿，辞不至。

编 十一月，朱麇卒。

【纪】 廉性淳谨，同乡沈一贯当国，善调护，故妖书、楚狱祸不蔓延。廉卒，李廷机当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机决计不出。叶向高独相，而攻廷机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庙。乞放，凡五年，至万历四十年始得请，寒暑闭门无履迹。

【编】 以李化龙为兵部尚书。

【编】 己酉，三十七年，春正月，北敌在边讲赏。

【纪】 京民讹传警至，街市喧动，安定、德胜二门百姓争入城避难。大学士叶向高上言：“今日事本无实，但敌人窥伺，民心惊惶之状，亦可概见矣。薊镇去京师甚近，敌骑动辄数万，我边军皆饥寒穷困，势必不支，万一溃边而入，抵国门在呼吸间，安知今日之讹传，不为他日之实事！都下人民，以办役破家，谁肯效守？兵部、戎政两署，止李化龙一人，虽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但军务倥偬，难于肆应，况化龙抱病，岂能卧治。伏望陛下将所推兵部两侍郎先行检发，使缓急有人，不致临时失措。至户部库银止存八万两，即使尽发，所济几何？臣诚不知计之所出也。”

【编】 二月，御史郑继芳劾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元翰亦奏辨劾继芳，俱不报。

【纪】 初，给事中王绍徽善汤宾尹，营入阁甚急，尝语元翰曰：“公语言妙天下，即一札扬汤君，汤君且为公死，世间如汤君可恃也。”元翰辞焉。绍徽衔之，因喉继芳摭元翰贪婪不法事。元翰奏辨，且劾继芳为王锡爵等吐

气也。

编 夏四月，吏科纠擿去诸臣。

纪 初，工科给事中孙善继拜疏竟去，刘道隆继之，王元翰、顾天峻、李腾芳、陈治则各先后去；命削善继籍，道隆等各降秩。时南北科道互相攻诋，至不可问。

编 户科给事刘文炳请召邹元标，不报。

编 冬十二月，工部主事邵辅忠劾总督漕运李三才，工科给事中马从龙等疏救，俱不报。

纪 辅忠论三才结党遍天下，前图枚卜，今图总宪，四岳荐鱗，汉臣谏葑，天下之大可忧也。时三才需次内台，辅忠首劾之，继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给事中金在衡交章为三才辨，俱不报。三才负才名，初为山东藩臬，有声，民歌思之。抚淮十年，方税珙横甚，独能捕其爪牙，珙为之敛迹。三才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宪成信之，亦为游扬。三才尝宴宪成，止蔬果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至是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公论绌之。

编 蓟镇地陷，辽东地震，甘肃地震如雷。

编 江西、福建大水。

纪 溺死民人各十余万。

编 是岁山西大旱，山东旱、蝗，真定、保定等府大旱，赤地千里。

编 庚戌，三十八年，春正月，叶向高请补阁臣，又请东宫讲学，皆不报。

编 夏五月，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报。

纪 前吏部郎中顾宪成遗书叶向高，谓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醇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时给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给事中刘时俊、兵部郎中钱寀争之，纷如聚讼。

编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前大学士王锡爵卒。总督漕运李三才罢。

编 夏四月，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御史王绍徽、乔应甲等俱降调。

编 五月，给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上言京察尽归党人，不报。

纪 一桂、兆魁疏言：“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不报。

编 秋九月，皇贵妃王氏薨。

纪 妃虽生皇太子，失宠目眚，比疾笃，太子始知之，亟至，宫门尚闭，挾钥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恻，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须臾薨。

编 壬子，四十年，春二月，吏部尚书孙丕扬挂冠出都。

编 夏四月，大学士吐向高上疏乞休，不报。

编 秋九月，李廷机出都。

编 冬十月，吐向高请福王之国。

纪 报明年春举行。

编 癸丑，四十一年，春正月，礼部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不报。

编 二月，御史刘廷元劾光禄寺少卿于玉立依附东林，风波翻覆，宜显斥。不报。

编 夏六月，锦衣卫百户王日乾下狱。

【纪】 日乾讦奏：“奸人孔学与皇贵妃宫中内侍庞、刘诸人，请妖人王子诏诅咒皇太子，刻木像圣母、陛下，钉其目，又约赵思圣在东宫侍卫，带刀行刺。”语多涉郑贵妃、福王。叶向高语通政使具参疏，与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学皆京师无赖，涛张至此，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具在，法司其情立见，陛下第静俟，勿为所动，动则滋扰。”上初览日乾疏，震怒，及见揭意解，遂不问。东宫遣取閤揭，向高曰：“皇上既不问，则殿下亦无庸更览。”太子深然之。寻御史以他事劾日乾，下之狱，逾年而挺击之狱兴。

【编】 冬十月，礼科给事中刁诗教劾东林顾宪成。

【纪】 诗教上言：“今日之事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倡于顾宪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宪成自贤，玉立自奸，贤奸各还其人，而奔竞招摇，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诸曹，关通大内，操纵朝权，顾宪成而在，宁愿见之哉！”末刺及叶向高，向高奏辨。

【编】 以吏部左侍郎方从哲、礼部左侍郎吴道南并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编】 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慈圣皇太后李氏崩。

【编】 命各省税课减三分之一。

【编】 三月，福王常洵之国洛阳。

编 秋八月，大学士吐向高致仕。

编 乙卯，四十三年，夏五月，梃击事起，诏法司严刑鞫审，磔张差于市。

纪 是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棍撞入慈庆宫，打伤守门内官李鉴，直至前殿檐下，内官韩本用等执缚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闻，命法司提问。庚戌，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奏：“人犯供名张差，系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形似风狂，臣再三考讯，本犯呶呶称吃斋讨封等语。话非实情，词无伦次，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系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鞠重拟。”

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审张差，供“被李自强、李万仓烧差柴草，气愤，于四月内来京，欲赴朝声冤，从东进，不识门径，往西走适路遇男子二人，给曰‘尔无凭据，如何进？尔拏棍子一条，便可当作冤状’等语。差日夜气忿，矢志颠狂，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拏枣木棍一条，仍复进城，从东华门直至慈庆宫门首，打伤守门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棠言：“本月十一日散饭狱中，未至新犯张差，见其年壮力强，非风颠人，臣问‘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即置饭差前，差见饭低头，已而云‘不敢说’。臣乃麾吏书令去，止留二役扶问之，招称：‘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我跟走，初四到京。’问‘何人收留？’复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汝先冲一遭，撞见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等救得汝。”遂与我枣棍，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又招有柏

木棍、琉璃棍，棍多人众等情，其各犯姓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颠不狂，有心有胆。愿陛下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则其情立见矣。”

辛酉，户部郎中陆大受言：“青宫何地？男子何人？而横肆手棍，几惊储蹕。此乾坤何等时邪！北人好利轻生，有金钱以结其心则轻为人死，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张差业招一内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说一街道，何以不知其处？彼三老、三太互为表里，而所供霸州武举高顺宁等今竟匿于何所？变岂无因，警甚非小，乞陛下大振乾纲，务在首恶必得，邪谋永销，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谢天下。”疏中有“奸戚”二字，上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

御史过庭训为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其致颠始末，诸臣据为口实，以“风颠”二字定为铁案矣。

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先、朱瑞凤等再审张差，供称“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与我三舅、外父逼遣我来”等语。刑部行蓟州道提解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

给事中何士晋上言：“顷者张差持梃突入慈庆宫，事关宗社安危，陛下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计安？乃旬日以来，似犹泄泄，岂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无故而发大难之端邪？虽事涉宫闈，百宜慎重，然谋未成，机未露，犹可从容曲处；今形见势逼，业已至此，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明主可与忠言，此事宁无结局！”疏留中。阎臣促之，上谕曰：“朕自圣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极，哀慕不胜。方在静摄中，突有风颠奸徒张

差持挺闯入青宫，震惊皇太子，致朕惊惧，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国根本，岂不深爱，已传内宫添人守门防护。连日览卿等所奏，奸宄叵测，行径隐微，既有主使之入，即著三法司会同拟罪具奏。”是日，刑部据戚知州回文以上。

壬申，上再谕法司严刑鞫审，速正典刑。时语多涉戚臣郑国泰，国泰出揭自白。何士晋复奏：“陆太受疏内虽有‘身犯奸戚’等语，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释疑，计惟明告宫中，力求陛下，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立送法司考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国泰自具一疏告之陛下，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郑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帖服，永无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举，一惟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与使远遁，或阴毙张差使灭口，则疑复生疑，将成实事。惟有审处以消后祸。”不报。

癸酉，驾幸慈宁宫召见百官，辅臣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先后至，内侍引至圣母灵次行一拜三叩头礼，上西向倚左门柱设低座，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上宣谕曰：“昨忽有风颠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邪？适见刑部郎中赵会植所问招情，止将本内有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位。”寻执东宫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乃以手约皇太子体曰：“彼从六尺孤，养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别意，何不于彼时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飞至邪！”因命内侍传呼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谕曰：“朕诸孙俱已

长成，更有何说。”顾问皇太子：“尔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曰：“似此风颠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庭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问群臣曰：“尔等俱见否？”众俯伏谢，乃命诸臣同出。

甲戌，决张差于市。寻刑部审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从律论，应流；李自强、李万仓应答。从之。寻毙庞保、刘成于内庭，王之寀为科臣所纠，黜闲住。补何士晋于外。

编 秋八月，命内官吕贵暂提督浙江织造，江西税监潘相檄催福建、广东税课。

编 九月，江西湖口税廨火。大学士吴道南请罢湖口商税，不报。

编 丙辰，四十四年，夏四月，雷火焚通州税监张晔楼居。御史金汝谐请罢税使，不报。

编 秋八月，皇太子出阁讲学。

编 万寿节，加税监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湾张晔、天津马堂、四川邱乘云、南京刘朝用岁禄，赐吕贵绯鱼服。

编 丁巳，四十五年，春三月，京畿旱。

编 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职为民，户部郎中陆大受等被斥。

【纪】 时叶向高既去，方从哲为相，无所短长，吏部尚书郑继之、主察科臣徐绍吉、台臣韩浚佐之。初，之寀以倡争挺击一案为韩浚所纠，大受议论与之寀合，至是并罢。时上于奏疏概留中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其人自罢去，不待旨也。

于是台省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为刁诗教、韩浚、周永春，楚为官应震、吴亮嗣，浙为刘廷元、姚宗文，势甚张，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宾尹负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韩浚以问乡人给事中张华东，华东曰：“王之寀论甚正，何为重处之？”浚惊愕不语。

【编】 夏六月，江、浙旱、蝗。秋七月，山东、山西旱、蝗。

【编】 大学士吴道南罢。

【编】 九月，湖广飞蝗蔽天。

【编】 江西大水。

【编】 冬十一月，隆德殿、延禧宫灾。福建大水。

【编】 戊午，四十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

纪 夏四月，大清遣所部诣抚顺市，潜以兵踵至袭之，城陷，守将王命印死之，执游击李永芳，用汉字传檄清河，胁北关归顺。辽抚李维翰，趣总兵张承胤移师应援，大清兵佯退，明兵直前，遇伏，万骑突出，承胤及副将顾廷伯、游击梁汝贵等皆死之，一军尽没。京师震骇，命起旧将李如柏总辽镇兵，杜松屯山海关，征刘戡、柴国柱赴京调度。

编 以前辽抚杨镐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

编 闰月，日中有黑子相斗。五月朔，有黑气掩日，日无光。

编 秋七月，大清兵围清河，参将邹储贤、援辽游击张施死之。

纪 大清兵从鸦鹞关入围清河，储贤拒守，施请战，不许。大清兵冒版抉墙隳东北角登城，施战死，储贤遥见李永芳招降，大骂赴敌而死。自三岔河至孤山并遭焚毁，惟参将贺世贤于绥阳边外血战，斩首百五十四级。

编 赐经略杨镐尚方剑，谕饬诸边。

纪 镐至河东，绥阳、宽奠之兵已去，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等以徇。议徙宽奠民人于辽阳，会朝鲜王遣其议政府右参赞姜洪立等统兵万人从征，议乃止。

编 八月，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为辽东巡抚，设援辽饷司。

编 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趣经略辽东杨镐进兵。

纪 上以四方援辽兵马大集，杨镐奏报稽延，恐师老财匮，下廷议。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发红旗趣镐进兵。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知为败征。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廷等议，以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

编 二月，杨镐遣总兵官马林、杜松、李如柏、刘戡分道出师。

纪 镐誓师，分为四路：林率游击麻岩、丁碧、都司窦永承督北关金台失兵由靖安堡出边趋开原、铁岭，攻其北；松率都司刘遇节等由抚顺关出边趋沈阳，攻其西；如柏率参将贺世贤、李怀忠等由鸦鹘关出边趋清河，攻其南；戡率都司祖大定、乔一琦督朝鲜兵由晾马佃出边趋宽奠，攻其东。是月十九日出兵，值大雪，兵不前，师期泄。

编 三月，明师与太清兵战，败绩。

纪 杜松欲立首功，越五岭关，先期抵浑河，既渡遇伏，松血战突围，力竭而死，兵无存者。马林改由三岔堡出边抵二道关，闻松没，结营自固，太清兵乘胜来攻，林败，游击麻岩死之。刘戡独纵兵马家寨口，深入三百余里，克十余寨。太清兵诡作杜松兵，披其衣甲为向导，诱入重围，众溃，戡没于阵。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经略令撤回获全。是役也，杨镐军机不密，诸事宜泄，太清军处处为备，故败。文武将吏死者三百一十余员，军士死者四

万五千八百余人。事闻，京师大震。

编 召陕西总督杨应聘为兵部左侍郎，甘肃巡抚祁光宗为兵部右侍郎。起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往辽东宣慰军民。

编 征李如柏听勘，以如柏弟都督李如楨代将。谕经略杨镐戴罪视事。

编 诏以山东巡抚李长庚为户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出督辽饷，驻天津。

编 夏五月，大清兵入抚顺，以偏师躡铁岭抚安堡。

编 六月，大清兵由静安堡入，遂克开原。

纪 西部亦以三万骑由亮河入围镇西堡，于是沈阳、铁岭军民皆奔溃。

编 以熊廷弼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赐尚方剑，经略辽东。

编 起泰宁侯陈良弼总督京营，召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缙协理戎政，改差御史张铨按辽。

编 以科臣姚宗文查阅援辽兵马。

编 秋七月，大清兵由三岔堡入，攻铁岭，克之。

编 八月，逮前经略杨镐。

纪 铁岭既失，熊廷弼率八百人抵广宁，是月三日受代，上度廷弼已受事，乃遣缙骑速锡。

编 熊廷弼奏李如桢罪，请亟调李怀信代将。

编 是月，大清兵破金台关、白羊骨寨，北关遂亡。

编 命李怀信赴辽。命少詹事徐光启兼河南道御史，训练候调诸营。予薊、辽总督汪可受回籍。

编 释罪弁郭有光、刘孔胤、麻承恩往援辽。

编 冬十一月，大清兵入龙潭口，筑城抚顺边外。

编 庚申，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

编 五月，大清兵略地花岭。

编 帝不豫。

【纪】 召大学士方从哲于卧榻前，谕以：“东事告急，卿宜加意筹之。”

【编】 六月，大清兵深入至浑河，总兵贺世贤、柴国柱拒却之。

【编】 秋七月，帝崩。

【纪】 上疾大渐，召阁臣方从哲谕曰：“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致成痼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在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功在社稷，万世不泯。特谕卿知。”从哲出，皇太子不得入。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语东宫内侍王安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上意也。”安素忠直，东宫多赖其调护。是日上崩。

【编】 皇太子令停止矿税。

【纪】 收税内监张晔、马堂、胡宾、潘相、邱乘云等并撤回。

【编】 皇太子令发帑银一百万两解赴九边。

光宗贞皇帝

【编】 八月，太子常洛即位。

【纪】 诏以明年为泰昌元年。上宣大行皇帝遗命，欲尊郑贵妃为皇后，命查例。礼部尚书孙如游疏言：“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其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终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邪！王贵妃诞育陛下，恩典尚尔有待，乃令他人得母其子，恐九原不无怨恫也。郑贵妃贤而习于礼，处以非分，必非其心所乐。书之史册，传之后世，有悖典礼，且昭先帝之失，非所以为孝也。臣不敢奉遗命。”从之。

【编】 以汪应蛟为工部尚书，董从儒为工部右侍郎，邹元标为大理寺卿，刘光复为光禄寺丞，周日座、朱一桂并为太仆寺少卿，朱国祚为南京礼部尚书，冯从吾为尚宝司卿，李宗延为光禄寺少卿。

【编】 以袁应泰为辽东巡抚。

【编】 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刘一燾、韩爌并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编】 帝不豫。

【纪】 乙卯，上有疾，传谕礼部曰：“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丁巳，上力疾御门视事，圣容顿减。己未，内医崔文升下通利药，上一昼夜三四十起，支离床褥间。辛酉，上不视朝，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有“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之旨。乙丑，给事中杨涟上言：“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陛下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

宜清补，贼臣崔文升反投相伐之剂，其肉宁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陛下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邪？无心之误邪？有心则齏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陛下奈何置贼臣肘腋间哉！”

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世仪、御史郑宗周上书方从哲，请册立皇太子，且移居慈庆宫。庚午，上召阁部九卿至榻前谕曰：“选侍数产不育，止存一女。”随传皇长子出见，上又言：“皇五子亦无母，亦是选侍抚育。”传皇五子出见。辛未，上召诸臣于乾清宫，又谕速封选侍。甲戌，上再召诸臣于乾清宫，仍谕封皇贵妃。语未既，选侍披帔立呼皇长子入咄咄语，复趣之出，皇长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语。从哲等以册储原旨期宜改近，上因顾皇长子谕曰：“卿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辅臣以皇考山陵对，则自指曰：“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药进。遂进红丸。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诸臣出宫门外，谗少顷，中使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可灼及御医各官留。时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辅臣迎讯之，可灼具言：“上恐药力竭，复进一丸。”亟问复何状，可灼以如前对。

编 九月，帝崩。

纪 乙亥朔五鼓，内宣急召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矣。中外籍籍，以李可灼误下劫剂，恐有情弊。而方从哲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首争之，疏言：“先帝之脉，雄壮浮大，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逝乎！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殿下颁以赏格，臣谓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之议论也。夫轻用药之罪固大，而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疏入，乃改票罚俸一

年，而议者蜂起矣。

御史郑宗周疏请寸斩崔文升以谢九庙，于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吕维祺交章论崔文升、李可灼。给事中杨涟语尚书周嘉谟、李汝华曰：“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主，呼万岁以定危疑；随拥出宫，移住慈庆为是。”二臣然之，以语方从哲，涟遂先诸臣排闥入，阍竖挺乱下，涟厉声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小，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阍者却，诸臣乃入哭临毕，请见皇长子。皇长子为选侍阻于暖阁不得出。青宫旧侍王安给选侍抱持以出，诸臣即叩头呼万岁，遂共请诣文华殿。王安拥之行，阍臣刘一燾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内侍李进忠传选侍命召还皇长子者三，喝诸臣曰：“汝辈挟之何往！”涟叱之，共拥皇长子登舆至文华殿。群臣请即日登极，不允，谕初六日即位。复拥入慈庆宫，一燾奏曰：“今乾清宫未净，殿下请暂居此。”

丙子，尚书周嘉谟等合疏请选侍移宫。御史左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嫔妃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大行皇帝宾天，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即贵妃之请、许于先皇弥留之际，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则俯锡之名犹可；行于殿下，则尊闻之称有断断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断，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见于今。”

戊寅，选侍用李进忠谋邀皇长子同宫。杨涟遇进忠于宫门，问“选侍移宫何日？”进忠摇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宫，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说。”涟叱曰：“误矣！幸遇我。皇长子今非昨比，选侍移宫，异日封号自在；且皇

长子年长矣，若属得无惧乎！”进忠默然去。

己卯，选侍尚无移宫意，杨涟上言：“殿下登极已在明日矣，岂有天子偏处东宫之礼！先帝圣明，同符尧、舜，徒以郑贵妃保护为名，病体之所以沉痾，医药之所以乱投，人言籍籍，至今抱痛，安得不为寒心！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疏上，涟复往趣方从哲，从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涟曰：“天子无复返东宫理，选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顷刻缓者。”内侍曰：“独不念先帝旧宠乎？”涟怒曰：“国家事大，岂容姑息，且汝辈何敢如是！”声彻大内。皇长子使人谕涟出，命收诸侍李进忠、刘逊等，选侍移居仁寿殿。

编 庚辰，皇长子由校即位。

编 给事中惠世扬劾奏大学士方从哲。

纪 世扬上言：“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义执争，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无君当诛者一。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且以因缘近幸之故，欺抗先圣母。从哲独非人臣乎？及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美珠，夜半密约请封贵妃，封妃不得，占居乾清，是视登极为儿戏，而天子不如宫嫔也。无君当诛者二。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从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赵盾、许世子，何辞弑君之罪。无君当诛者三。”诏责以轻诋大臣，有伤国体。

编 御史冯三元疏论辽东经略熊廷弼。

纪 三元言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不罢，辽之存亡未可知也。

编 科臣姚宗文、御史顾慥等疏劾辽东经略熊廷弼。

纪 初，宗文为户部给事中，以父忧去职，谋起复不得，求廷弼代请，廷弼不从，由是怀怨。后夤缘得吏科，阅视辽东兵马，廷弼复不为礼。有辽人刘国缙者，以兵部主事赞画辽东军务，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者过半，廷弼闻于朝，国缙亦怨。两人相比倾廷弼。宗文还，即疏诋廷弼，又嗾其党顾慥、魏应嘉、郭巩等交章攻击，必欲去之；而御史张修德、科臣魏应科亦前后疏论廷弼。

编 诏熊廷弼回籍听勘。

纪 兵科杨涟疏言：“顷者传闻辽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掳，城堡日空，边疆日坏，经略熊廷弼以此日被人言矣。议经略者终难掩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载之幸安；咎在积衰难振，怅万全之无术。为廷弼者有二策焉：全副精力报效君父知遇之恩，一策也；如以封疆必不可支，病躯必不可起，当缴还敕书，求贤速代，又一策也。庙堂之上，常焦思远计，外料敌，内料己，求一的当之说。或循资，或破格，择一的当之人。宁议之而后用，毋用之而后议，东事其有瘳乎！”于是廷弼上疏自辨，前后凡数千言，并请敕冯三元、张修德往辽查勘辽事有无破坏，勿使后人代受其过。又疏缴还剑、敕。有旨：“熊廷弼解任，回籍听勘。”

编 冬十月，啾鸾宫灾。

纪 先是，御史贾继春上书辅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诸臣辅皇上为尧、舜。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爱妾，其子终身敬之不忘；先帝之于郑贵妃三十余年，天下侧目之隙，但以笃念皇祖，涣然冰释。何不辅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凉。纵云选侍原非淑德，夙有旧恨，此亦妇人女子之常态。先帝弥留之日，亲向诸臣谕以选侍产有幼女，歔歔情事，草木感伤，而况我辈臣子乎？伏愿闾下委曲调护，令李选侍得终天年，皇幼女不虑意外。”御史左光斗上言：“选侍既移宫之后，自当存大体，捐其小过；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是与国体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陛下正刘逊、李进忠法外，其余概从宽政。”疏入，上传谕内闾：“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传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暂居慈庆，选侍复差李进忠、刘逊等，命每日章奏文书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选侍于啾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李进忠等，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卿可传示遵行。”至是啾鸾宫灾，上谕选侍、皇妹俱无恙。

编 诏改万历四十八年为泰昌元年。

编 兵部尚书黄嘉善罢，命刑部尚书黄克纘摄兵部事，兼理戎政。

编 葬定陵。

编 以巡抚袁应泰经略辽东。

编 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往勘辽事。

纪 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复论熊廷弼，廷弼复疏辨，上谕内阁科道：“魏应嘉、冯三元、张修德与熊廷弼互相奏扰，就著魏应嘉等前往辽镇会同彼处抚、按勘明具奏。”兵科杨涟等言：“从来奉旨行勘，就令各地方抚、按官勘报，或遣官会勘，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就令勘得逼真，谁肯心服！乞收回成命，毋伤从来勘事之体。”上乃改命童蒙往。

编 征辅臣叶向高、朱国祚、史继偕、沈淮、何宗彦入阁。

编 特简礼部尚书孙如游入阁办事。

编 十二月，兵科都给事中杨涟疏请加恩李选侍及皇妹。

纪 涟上言：“臣初请李选侍移宫，盖以正体统而尊朝廷也。移宫之后，有倡言选侍徒跣踉跄欲自缢者，皇八妹失所遂投井者。事关他日不白之案，望陛下于皇弟、皇妹时时廛念，李选侍量加恩数，并祈传知内阁，以服中外之心。”疏入，上优诏答之。

编 大学士方从哲乞归，许之。

明鉴易知录卷十二

明纪

熹宗哲皇帝

编 辛酉，熹宗皇帝天启元年，春正月，兵科给事中杨涟予告回籍。

纪 涟以移宫一案，御史贾继春侵之，涟因乞归。

编 命吴宗达、黄立极、李标、钱谦益知诰敕。

编 闰二月，兵科朱童蒙勘辽还京。

纪 童蒙还奏略曰：“臣谨看得旧经略熊廷弼有挥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极其全力，固能担人之所不能担，聘其偏锋，亦能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才十余月，而辽阻颓塌之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奉集、沈阳三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曾几何时，而金汤鼎峙，恃以无恐，迄今民安于居，贾安于市，商旅安于途，使后之人因以为进

战退守之地。臣入辽阻，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愬，谓数万生灵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力在于此，其得谤亦在于此也。抑且督工修筑，刻期责报，缙绅子衿，役无割免，又束缚悍弁，斥逐庸吏，能无腾谤声乎！言官得之，风闻牘列入告。廷弼胜气相加，屡疏致辨，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廷弼功在存辽，臣会同督臣文球、经臣袁应泰、抚臣薛国用、按臣张铨据实奏闻。”有旨：“辽事会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该部仍议及时起用，以为劳臣任事者劝。”

编 是月辛酉，大清兵克沈阳，总兵贺世贤、尤世功等皆死之。

纪 大清兵攻沈阳，世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降人内应，城遂破，世贤、世功俱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石柱土官秦邦屏等皆力战而死。御史江秉谦上言：“自杨镐失律丧师，开、铁沦没，其情形危急，诚有百倍于此时者。乃熊廷弼受命田间，仓皇赴召，单骑出关，收拾余烬，城守经年，敌终不能躡入。何前此垂危之辽，敌不知其所攻？今此坚备之沈，我反失其所守？则廷弼之才识胆略，有大过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决不败坏至此。然昔之论廷弼者犹曰风闻，及查勘已明，而谗构复起。宁坏朝廷之封疆，必不肯消胸中之畛域；宁甘心以辽阻与仇敌，必不肯平气以议论宽劳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敌邪？”

编 以刘宗周为礼部主事，王之寀为刑部主事，高攀龙为光禄寺丞。

编 大清兵克辽阻，经略袁应泰、巡按御史张铨等皆死之。

纪 时应泰已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备甚设。戊辰，大清兵薄城，应泰身督兵出城迎战，军败，应泰退宿营中。己巳，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壕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明军，遂渡壕大呼而进。战良久，大清兵来益众，明兵败，望城而奔，杀、溺死者无算。

应泰乃入城，与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庚午，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城中降人内应，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应泰知事不济，叹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亟收拾余烬，为退守河西计，应泰死且不朽！”遂佩剑印自缢。铨亦以不屈死，守道何廷魁视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后死，监军崔儒秀自缢于都司堂上。事闻，赠应泰兵部尚书，予祭葬，官其一子。

编 夏四月，辽东巡抚薛国用以病免，以参议王化贞为巡抚。

编 辽东死节诸臣张铨、崔儒秀、何廷魁、尤世功、秦邦屏等，各赠官、恤荫有差。

编 立妃张氏为皇后。

编 诏征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赴京，御史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各降调，姚宗文革职为民。

编 命何宗彦入阁办事。进刘一燾、韩爌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编 秋七月，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以其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指挥使。

纪 客氏故定兴民侯二妻也，年十八进宫，又二年而嫜，生子国兴。至是客氏封夫人，授国兴锦衣指挥御史。刘兰疏谏，以为恩礼所加，权势归之。不报。

编 复命熊廷弼经略辽东。

纪 廷弼至京，赐敕书、尚方剑，起日赐大红麒麟一品服，复赐宴都城外。

编 以兵部尚书王象乾建节薊镇，行总督事。

编 辽东抚标练兵游击毛文龙克复镇江城堡。

编 八月，内侍魏忠贤矫杀前太监王安。

纪 忠贤初名进忠，肃宁人，少黠慧，无藉，好酒善啖，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识丁而有胆力，猜很自用。尝与年少赌博，不讎，走匿市肆中，诸少年追窘之，患甚，因而自宫。万历十七年，隶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孝和皇后，太孙生母也，忠贤夤入宫办膳，其介绍引进者魏朝。朝故属太监王安名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朝日誉忠贤，安善视之。朝初与太孙乳媪客氏私，忠贤亦通焉。光宗即位，册太孙为东宫，忠贤得充东宫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东宫暂居慈庆，杨涟疏参及忠贤，忠贤无措，泣求魏朝于王安，力营救之。忠贤深德朝，结为兄弟。而两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数月，一夕忠贤与朝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暖阁，醉詈而器，声达御前，时上已寝，漏将丙夜，俱跪御榻前听上命。

客氏久厌朝儂薄，而喜忠贤憨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与忠贤。忠贤卒矫旨发朝凤阳，缢杀之。自是得专客氏，而尾犬不掉之患成焉。

初，上之立也，王安与诸大臣同受顾命，见忠贤侵权，欲重惩之，奏之帝。会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宫，忠贤发安鞫问。安诘责令其自新，忠贤得释。客氏夤缘复入宫，将甘心于安焉。时安奉旨掌司礼监，辞未赴，王体乾即欲起攘之，因忠贤以危言动客氏，忠贤遂嗾给事霍继华劾安，客氏从中附和之，于是矫旨革安职，而以体乾掌司礼监。忠贤必欲杀安，遂以刘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为南海净军，勒令自裁。安既死，而忠贤益无所惮矣。忠贤暗文义，乃取旧司礼监李永贞入备赞画，李实、李明道、崔文升各司监局，探上意为奸，忠贤自掌东厂。

编 九月，葬庆陵。

纪 上以客氏保护圣躬，命户部择田二十顷，以为护坟香火之用。魏忠贤侍卫有功，命工部以陵工成叙录。御史王心一奏言：“梓宫未殡，先规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强入忠贤之勤劳。于礼为不顺，于事为失宜。忠臣爱君，必防其渐。”上怒，责之。

编 冬十月，降吏科给事中侯震旸于外。

纪 初，客氏已出宫，复召入，震旸奏曰：“陛下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迟其出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

也。中涓群小，炆灶借从，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婕宠而媾曹苴、王甫之祸，可为寒心！”上怒，降之。时御史王心一、倪思蕙等相继疏劾，皆谪降。

编 吏部尚书周嘉谟罢，大学士刘一燾回籍。

编 十一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为吏部尚书，刑部左侍郎邹元标为左都御史。

编 辽东经略熊廷弼驻劄右屯。

纪 廷弼奏言：“顷见兵部上疏，欲臣提兵出关，臣敢不出。惟是经略一出，观望非轻，西人视以为轻重，东敌视以为进退，兵将视以为勇怯。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以镇定人心，不知无一兵之经略出，更足摇动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已尽出关矣，此外无一卒一骑，不知枢臣与臣何项兵马出关？又不知臣驻广宁，抚臣应驻何地？乞敕兵部速议，无使担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门，为敌所笑。”既而出关，驻劄左屯。

编 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

纪 崇明性阴鸷，佯为恭顺，凡有征调，罔不应命。子奢寅有逆志。会以辽事急，征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请提兵三万赴援，遣其将樊龙、樊虎以兵至重庆。四川巡抚徐可求点核，汰其老弱发饷，饷复弗继，龙等遂鼓众反，杀可求。已而贼逼成都。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悉力捍御。贼围城久，岁且尽，会有俘民脱归者，言贼旦夕须旱船一决胜负。

编 壬戌，二年，春正月，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大破贼兵成都下，奢崇明及其子寅走。诏以燮元为四川巡抚。

纪 贼数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视之，有物如舟，高丈许，长五百尺，楼数重，簟葦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牛数百头运石毂行，旁翼两云楼，俯视城中。燮元曰：“此吕公车也，破之非驳石不可。”驳石者，巨木为杆柱，置轴柱间，转索运杆，千钧之石飞击如弹丸，贼舟不得近。燮元复募敢死士，以大炮击牛，中其当轭者，牛骇返走，乘势纵击，败之。

裨将刘养鲲言：“有诸生范祖文、邹尉陷贼中，遣孔之谭来约，贼将罗乾象欲自拔效用。”燮元即遣之谭复往，至则与乾象俱来。燮元方卧戍楼，呼与饮；乾象衷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寝达旦。乾象感激，誓以死报，许之，缒而出。后贼营举动，纤悉无不知者，乾象之力也。逾数日，又使牙将周斯盛诈降，诱其来，设伏待之。崇明果自至，伏起，获其从骑数人，崇明跳身免。乾象等内变，贼营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营走，乾象皆来归。成都围解，贼归重庆。事闻，以燮元为巡抚。

编 大清兵渡河。

纪 先是，王化贞上疏请战，廷议赐化贞尚方剑便宜行事；化贞遂令总兵刘渠移军振武，而广宁遂空矣。

编 二月，大清兵下广宁，监军高邦佐死之。

纪 大清兵至振武，总兵刘渠方集阵，先锋孙得功乃王化贞心腹将也，未战，遽呼曰：“兵败矣！”率所部走

降。渠略阵，马蹶被杀。西平守将罗一贯死之。得功入广宁谕军民降，封府库以待。化贞卧方起，参将江朝栋排闥入曰：“城中走空矣。”化贞股栗不知所为，索所坐马，已为左右窃去，仓皇乘朝栋马以行。及门，乱兵诃之曰：“尔不得出。”将缚之，朝栋后至，挥刀与斗，乃得出。

广宁既失，化贞所招敌骑大肆杀掠，难民西奔者十不存一二，弃老幼于途，蹂践死者相望。化贞从数十人走闾阻，适经略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贞向廷弼哭，廷弼曰：“公不召募敌骑，不撤广宁兵于振武，当无今日。此时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勿以资敌足矣！”乃整众西行。化贞与宁前道张应吾殿后，总督王象乾验放入关。

初，按臣方震孺在广宁，卧未起，闻抚臣走，亦单骑出奔，各道臣前后相继走，惟监军高邦佐沐浴衣冠望阙再拜，从容自缢，其仆高永从死焉。

编 诏辽东抚臣王化贞速问，经臣熊廷弼回籍听勘。

纪 御史谢文锦疏言：“熊廷弼控扼山海，调度三方，广宁原非辖外，而必欲驱之右屯。初因边报紧急移驻闾阻，分兵应援，未为失策，迨至军民奔溃，与抚臣并辔而西，不能只身死敌，恶得无罪！王化贞专制一方，初意敌骑外助，辽人内应，侥幸奇功，不觉堕计，乃复守备不设，浪兵催战，弃广宁而奔，罪更何辞！然臣窃叹经臣责任虽重，事权实轻，不幸与兵部相忤，系手缚足，展布无由，欲图固守而不可得。抚臣意气既锐，荧惑复多，又不幸有兵部为主，言听计从，虽欲不战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刑辟者，皆尚书张鹤鸣致之也。”有旨：“广宁失守，经、抚罪无所逃。王化贞速问，熊廷弼回籍听勘。”

编 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

编 三月，以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蓟、津、莱军务。

编 夏四月，会勘辽东经、抚熊廷弼与王化贞，并坐斩，诏从之。

纪 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会审熊廷弼、王化贞，狄成奏言：“王化贞全不知兵，用敌而反为敌用，用间而反为间用。叛逆如孙得功者，日侍左右而不悟。及敌骑尚在百里之外，而弃广宁如敝屣，安所逃罪，宜服上刑！熊廷弼才猷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辽存，去辽而辽亡，关系非小。及再起经略，即缴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于广宁矣。抵关以后，微有可观，使广宁告急之日，廷弼仗义誓师，收余烬以图恢复，反败为功，死且不朽。计不及此，一闻大兵既败，先奔榆关，即有盖世之气，亦不足赎丧师失地之罪矣！若引从前经略观之，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此之袁应泰反欠一死。如厚诛化贞而少宽廷弼，罪同罚异，非刑也，俱坐斩。”从之。

编 起杨涟为兵科都给事中。

编 礼部尚书孙慎行劾前大学士方从哲罪。

纪 慎行上言：“皇考宾天，缘医人进药不审，李可灼进红药两丸，乃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夫丸不知何药物，而乃敢突以进。春秋许世子进药于父，父卒，世子自伤与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书许世子弑君，然

则从哲宜何如处焉？臣谓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宜直书云‘方从哲连进红药两丸，须臾帝崩’，恐百口无能为天下万世解矣。乞将从哲速严两观之诛，李可灼严加拷问，置之极刑。”有旨：“会议具奏。”

编 五月，授毛文龙总兵官。

编 秋七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叛。以太常寺少卿王三善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

编 诏李可灼著法司究问，崔文升仍发遣南京。

纪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会议：“孙慎行疏论方从哲，‘弑逆’二字何忍加之？但李可灼进药之后，适会皇考宾天，台臣王安舜疏请严究，从哲先票罚俸，继票养病去，失之太轻。从哲已认罪，自请削夺，为法任咎矣，若李可灼，应拏解法司究问。至崔文升先进大黄凉药，及可灼进红丸又不详察，可否应与可灼并正典刑？”上曰：“李可灼本不知医，希图侥幸，委应重处。方从哲票拟太轻，然心迹自明，何可轻议。可灼著法司究问，崔文升仍发遣南京。此事纷纭多日，今处分已定，大小臣工不得再生事端。”

编 以李若珪、杨涟并为太仆寺少卿。

编 八月，左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并致仕。

【纪】 兵科给事中朱童蒙疏劾元标、从吾醮金讲学，比之妖贼；元标、从吾致仕归。

【编】 冬十月，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鄮、太仆寺卿满朝荐并谪归。

【纪】 震孟上言勤政讲学之实，中云：“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则左右近习无缘可以蒙蔽。”疏入，魏忠贤不下，郑鄮复疏趣之曰：“经御览而留中，则非止辇转圜之义；不经御览而留中，必有藏伏奥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权珰炆灶，相顾太息，无可如何矣！”忠贤深恶之，承上观剧，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场”语激怒上，时朝荐亦言之力，俱谪归。

【编】 十一月，以赵南星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顾秉谦、魏广微为大学士，入阁办事。

【编】 以杨述中为川、贵总督。

【编】 癸亥，三年，春正月，安邦彦复纠奢寅父子，与云南土司安效良等率众数万，并力攻陆广。

【纪】 先是贵抚王三善以仓储空虚，欲因粮于敌，又诸军视贼过易；前锋杨明楷率兵渡河列营三十里外，一军屯陆广，向大方奢社辉；一屯鸭池，向安邦彦巢穴。至是，贼攻陆广，明楷奋勇接战，众溃，溺水死者数千，明楷陷贼中。贼乘胜赴鸭池，我兵退屯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司苗仲见我军不利，复肆劫掠，自龙里至瓮城，尸横四十余里。

编 秋八月，诏开内操。

纪 开内操，钲鼓之声，喧阗宫禁。御史刘之凤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应升、黄尊素、宋师襄交章论之。尊素疏有“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等语，魏忠贤尤恶之，皆矫旨切责。

忠贤自杀王安后，益骄横，设内操万人，衷甲出入。内监王进尝试铙上前，铙炸伤进手，上几危。光宗选侍赵氏与客、魏不协，矫旨赐死，选侍尽出光宗所赐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缳而绝。裕妃张氏方妊，膺册封礼，客氏潜于上，绝饮食，闭襁道中，偶天雨，匍匐掬檐溜数口而绝。成妃李氏诞二公主而殇。先是冯贵人尝劝上罢内操，客、魏恶之，矫旨贵人诽谤赐死，成妃从容为上言之；乃矫旨革封，绝饮食。成妃故鉴裕妃饥死，密储食物壁间，数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为宫人。皇后张氏素精明，魏、客惮之。后方妊，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宫人，奉御无状，陨焉。又于上郊天之日，掩杀胡贵人，以暴疾闻。

编 冬十月，以杨涟为左佥都御史，协理院事。

编 贵州巡抚王三善自将兵六万击安邦彦，大败之，邦彦遁走。

纪 三善直趋大方，沿途杀贼，降者相继。

编 十一月，王三善入大方，奢社辉及其子安位乞降，总督杨述中许之。

【纪】 时三善以元凶未穷，当用剿为抚，而述中一意主抚，议遂不合。三善驻大方，日久食尽，述中弗为援。安邦彦日夜聚兵自益，令其党陈其愚诈降；三善轻信之，多与参赞军务，由是纤悉尽知。

【编】 甲子，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还贵州，为贼党陈其愚所杀。

【纪】 其愚从三善行，忽传其愚山后遇贼，三善勒马回视，其愚故纵辔冲三善堕地。三善知有变，将帅印付家人，属令护持先去，即抽袜中小刀自刎，颈皮已破，其愚下马夺其刀，贼蜂拥而至，三善骂贼不屈，贼割其首去。事闻，杨述中回籍听勘。既而监军御史傅宗龙获陈其愚，诛之。

【编】 三月，以蔡复一为川、贵总督，兼巡抚贵州，赐尚方剑。

【编】 荫魏忠贤弟侄一人锦衣百户。

【编】 夏五月，以许显纯掌北镇抚司理刑。

【编】 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纪】 涟言：“忠贤原一市井亡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既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他委，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大罪一也。刘一燾、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忠贤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

月宾天，进御、进药之间实有隐恨。执春秋讨贼之义者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顾于护党气毆圣母之人，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以赠其行。亲乱贼而讎忠义，大罪三也。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纪为司寇，执法如山，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交谗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淮交构，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点陪贰，致一时名贤不安位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陛下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也。然犹曰外廷之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陛下且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也。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贤以抗不附己，属其私此，矫旨勒令自尽。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陛下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以护持孤危者，仅王安一人耳。陛下仓猝受命，拥卫防护之中，亦不可谓无微忠。而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是不但讎王安，而实敢于讎先帝之老仆与陛下老犬马，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也。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褻。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莹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号家人者，欲扳陷皇亲也；扳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閤臣力持，椒房之威，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也。良乡生员章士黠，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

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细事，而径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磷赤壁之气，先结于璧宫泮藻之间，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荫，言官不敢司其封驳。大罪十七也。北镇抚臣刘倭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传单忽传诘责，及科臣覆奏，台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令天下后世视陛下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东厂原以察奸细非常，不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野子傅应星等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罟设网，片语违忤，驾帖立下。如近日之逮中书汪文言，不从阎票，不令阎知，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于兴回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恐未足语，此大罪二十也。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往来忠贤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创立内操，使羽党盘踞其中，安知无大盗、刺客、深谋不究之人，识者每为寒心。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贤进香涿州，警蹕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也。盖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忠贤不自畏罪请死，且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即或内廷奸状败露，又赖有奉圣客氏为之弥缝其罪戾，而遮饰其回邪。举朝内外，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且如忠贤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意旨，票拟必忠贤到始敢批发，嗟嗟天颜咫尺之间，忽漫不请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陛下威灵尚尊于忠贤邪！”疏入，忠贤亦惧祸，泣诉上前，客氏又从中委曲调之，遂令魏广微条旨。广微素固结忠贤，附为同姓，涟疏

中复有“门生宰相”语，广微恨之。是时忠贤亦有疏辞厂，疏先下，备极温谕。次日乃下涟疏，切责不少贷。诸臣无不愤激，继涟申奏者不下百余疏，无不危悚激切，俱不听。

编 秋七月，大学士叶向高予告回籍。封光宗选侍傅氏为懿妃，李氏为康妃。

编 九月，大学士孙承宗请贷杨镐、熊廷弼、王化贞死，许之。

纪 承宗出关视师，请宽累臣杨镐、熊廷弼、王化贞死罪，遣戍效用。上许待以不死。

编 冬十月，降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吏部员外夏嘉遇、御史陈九畴三级，调外。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乞罢，许之。

纪 大学士韩爌力争，不报，南星等狼狈去国。

编 削吏部左侍郎陈于庭、右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籍。

纪 赵南星之去也，铨部以陈于庭代署，西台以杨涟代署，俱留中。及会推冢宰，涟以注籍不与，其所会推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责之，并责杨涟、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一时尽去，部署为空。

编 十一月，加援辽总兵官毛文龙左都督，赐银币。

编 以崔景荣为吏部尚书。改户部尚书李宗廷掌都察院事。以徐兆魁为吏部左侍郎。

编 十二月，复逮汪文言。

编 乙丑，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复为御史。

纪 呈秀为高攀龙所纠，乃微服叩赂魏忠贤，愿为忠贤子，呼之以父。忠贤大悦，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时忠贤窃柄，动曰中旨，兵科给事中李鲁生阿忠贤意，上言“执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谁出？”时论鄙之。

编 罢礼部侍郎何如宠、右谕德繆昌期。削太仆寺少卿刘宗周。起用阮大成等十一人。

编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

纪 大化奏涟、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命俟汪文言逮至鞫之。

编 削御史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张慎言籍。

纪 工部主事曹钦程复劾赵南星、周宗建、张慎言、李应升、高攀龙、黄尊素、邹维涟、魏大中，大约诬以受熊廷弼赂，以汪文言为之证。

编 夏四月，给事中霍维华疏论挺击、红丸、移宫三案。

【纪】霍维华上疏论三案，其略曰：“选侍之请封也，请封妃也；妃之未封，而况于后；请之不得，而况于自后；不妃不后，而况于垂帘。臣谓宫不难移也，王安等故难之也。难移宫者，所以重选侍之罪，而张拥戴之功。神祖册立东宫稍迟，诸臣群起而争之，然笃爱震器，始终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称，废立巫蛊之谋，则九阍邃密，乃藉一风癡之张差，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无间，王之寀、陆大受同恶相济，开衅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毁，遽发夙疾，而悠悠之口，致疑于宫掖，岂臣子所忍言，孙慎行借题红丸，诬先帝为受鸩，加从哲以弑逆，邹元标、钟羽正从而和之。两人立名非真，晚节不振，委身门户，败坏生平。伏乞严谕纂修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魏忠贤矫宸翰弁之。

【编】五月，命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事许显纯勘问汪文言狱。

【纪】辞连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袁化中、惠世扬、毛士龙、邹维涟、邓汉、卢化鳌、夏之令、王之寀、钱士晋、徐良彦、熊明遇、施天德等。已而忠贤矫旨命显纯复讯之，于是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并以求缓杨、熊狱入焉。

初，文言再下诏狱，锻炼两月余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声，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相泣邪！”至是下狱，严鞫者四，酷刑备加，弗屈如故，最后不能堪，始仰视许显纯曰：“吾口终不似汝心，任汝巧为之，我承焉可也。”显纯诬魏、周诸人以赃，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编】秋七月，下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袁化中于北镇抚司。

纪 初，狱上，拟涟以移宫一案。许显纯等相与谋，谓不可，入移宫则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则难与追赃，遂坐以受熊廷弼贿。涟等不肯承，而显纯捶楚甚酷，无生理。左光斗曰：“彼杀我有两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毙之，又或阴害于狱中，徐以病闻耳。若初鞫辄服，即送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遂五日一比，惨毒更甚，见者无不切齿流涕。

编 八月，御史张讷请废天下书院。

纪 讷上书论东林书院，诋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

编 副都御史杨涟卒于狱。

编 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卒于狱，其子学溷死之。

编 决熊廷弼于市。

编 佾都御史左光斗卒于狱。

编 九月，赐魏忠贤印，文曰“顾命元臣”，客氏印，文曰“钦赐奉圣夫人”。

编 顾大章下狱卒。

编 冬十月，皇子生。

编 以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编 十一月，戍赵南星于振武卫。

编 以崔呈秀为工部右侍郎。

纪 时殿工兴，魏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屏人密语，呈秀授党人姓名如天鉴等录，忠贤奉为圣书。天鉴录首列东林叶向高、韩爌等十六人，次列东林之党孙鼎相、徐良彦等六人，又列真心为国不附东林顾秉谦、魏广微等十七人。同志录者陈宗器、韩维思、黄尊素、李应升、贺烺等十八人。点将录者首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鄞、霹雳火惠世扬、大刀杨涟、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太任、鼓上蚤汪文言等七十二人。

编 丙寅，六年，春三月，辽东经略高第以病免。

编 以王之臣总理辽东、薊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

编 以宁前道袁崇焕巡抚辽东。

编 逮前吏部主事周顺昌下狱，杀之。

〔纪〕 顺昌，吴县人，时缇骑出，魏大中被逮过吴，顺昌周旋累日，临别涕泗，即以女许配其孙允禔。缇骑趣大中行，语侵顺昌，顺昌张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邪！若曹归语而忠贤，我即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大中下狱，御史倪文焕即以缔婚事劾顺昌，削籍。内臣李实复疏参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宗建五人，俱矫旨逮系。缇骑挟威横行，所至索金数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顺昌者复至，吴中沸然，士民素德顺昌，闻其逮不胜冤愤。吴令陈文瑞，顺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户求见，抚床为恻。顺昌曰：“吾固知诏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对泣，”颜色不变。语良久，令请顺昌入治装，举家号恸。顺昌改囚服出门，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顺昌出赴使署开读。巡抚毛一鹭至署，诸生五六百人王芑、杨廷枢、刘羽仪、文震亨等遮中丞，恳其疏救。一鹭流汗，不能出一语。缇骑见议久不决，厉声曰：“东厂逮人，鼠辈何敢置喙！”于是市人颜佩韦等前问曰：“旨出朝廷，乃东厂邪！”缇骑曰：“旨不出东厂将谁出？”众怒，哄然而登，丛殴缇骑，立毙一人。顺昌步诣府署，手书别亲友，以是月二十六日行，人无知者。就诏狱，许显纯拷比倍酷，身无完肤，骂不绝口。显纯令狱卒私殒之。临死短章，祈以尸谏，狱卒见而毁焉。

〔编〕 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杀贼翁奢寅来降。

〔编〕 夏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祜请为魏忠贤建祠宇，乞赐额；从之。

〔纪〕 时汝祜疏先至，而巡按刘之侍疏迟至一日，忠贤怒，削夺之。

编 阁臣顾秉谦进三朝要典。

编 秋八月，我大清太祖高皇帝崩。

编 九月，我大清太宗文皇帝即位。

编 苏、杭织造李实奏建魏忠贤祠宇成，乞命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为祝禧崇报；从之。

纪 祠建于西湖之麓，备极壮丽，阁臣缙绅施凤来撰记，张瑞图书丹，赐额曰“普德”。子衿微有反唇者，则守祠之竖丛殴之。自是四方效尤，几遍天下。各曲意献媚，务穷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树木，无敢发声。其上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衣服奇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焉，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

编 皇子薨。大学士顾秉谦回籍。

编 冬十月，以霍维华为太仆寺卿，毛一鹭为南京兵部右侍郎。

明鉴易知录卷十三

明纪

熹宗哲皇帝

编 丁卯，七年，春正月，我大清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

编 削翰林陈仁锡、文震孟、郑鄮籍。拟孙文豸罪，坐斩。

纪 文豸，仁锡戚也，尝作策论嘲时，魏忠贤知之，因诬文豸造妖言，谤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则韩愈原道篇、钦天监步天歌也。先是仁锡在讲筵因王恭厂火灾，又见正人屠戮，忠贤竭土木不休，讲时不避忌讳；忠贤怒，遂命许显纯拟文豸狱，词连仁锡等，因削职，追夺诰命。

编 夏五月，大清兵围锦州城，分兵围宁远，俱不克而还。

编 六月，海寇郑芝龙等犯闽山、同山、中左等处。

编 秋七月，以田吉为兵部尚书，霍维华为薊、辽总督。

编 八月，起复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编 帝崩。

纪 上不豫。时魏忠贤张甚，中外危惧。上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信王出，上崩。忠贤自出迎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是时群臣无得见王者，王秉烛独坐。或曰忠贤欲自篡，而崔呈秀以时未可，止之。

编 信王由检即位。

纪 王即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毋贺，朝时忽天鸣。

编 九月，东厂太监魏忠贤乞辞位，不许；奉圣夫人客氏出外宅。

编 冬十一月，安置魏忠贤于凤阳，籍其家。

纪 初，上神明默操，忠贤党与林立，莫发其奸。御史杨维垣首纠崔呈秀，语侵忠贤，而崔、魏之势衰。后工部主事陆澄源、兵部主事钱元忬直攻忠贤，贡生钱嘉征上数忠贤十大罪。忠贤不胜愤，哭诉于上，上命内侍读嘉征疏使听之，忠贤震恐丧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内监徐应元为上所任，忠贤屈身事之，馈以货，告之辞东厂印，援

为后劲，应元果为间。至是谪忠贤凤阳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应元于显陵，寻谪戍。

编 魏忠贤、客氏伏诛。

纪 上谕兵部曰：“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擒赴，治其罪。”忠贤宿皇城尤氏邸舍，其党密报上旨，知不免，夜自经。

命太监王文政严讯客氏，得宫人姪身者八人，盖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冀如吕不韦、李园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侯国兴、魏良卿等俱伏诛。

编 追复太监王安官，予祭葬、立祠。

编 以钱龙锡、杨景辰、来宗道、李标、周道登、刘鸿训并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编 罢苏、杭织造。

编 命削田尔耕籍，籍其家。

纪 户部员外王守履奏逆党文臣崔呈秀、田呈、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为“五彪”，乃命籍尔耕家。尔耕贪婪，好罗织诸臣，榜掠惨毒，皆尔耕为之。

编 释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御史方震孺狱。

编 罢各道镇守内臣。

纪 上谕兵部：“先朝于宣、大、蓟、辽东江之地，分遣内臣协镇，二柄两操，甚无谓也，且宦官观兵，古来有戒，其概罢之。”

怀宗端皇帝

编 戊辰，怀宗皇帝崇祯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书霍维华。

纪 维华辞敕命，且述忤珰始末，荐周道登、郭巩；不允辞。

编 许显纯、田尔耕伏诛。

纪 法司追论魏忠贤等罪，上命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戮客氏尸，寻复诛显纯、尔耕，天下快之。

编 命内臣俱入直，并受命不许出禁门。

编 二月，以侍读学士温体仁直经筵日讲。免杨涟、熊廷弼等诬脏。

编 三月，以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

编 夏四月，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

编 五月，戎政尚书霍维华罢。

纪 兵部推维华署督师事。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上言：“维华狡人，珰炽则附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刑科给事中，三年躐致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难以自解。乞褫革以儆官邪。”遂罢维华行边，寻免官归。

编 光禄寺卿阮大成罢。

纪 大成与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阙，宜补大成，廷议以大成贪邪，遂授魏大中，其后左、魏被陷，皆大成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明年追削籍。

编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太仆寺少卿李蕃罢。

纪 鲁生当魏忠贤时迎合中旨，倡为执中之说。蕃督学建忠贤祠。至是，给事中颜继祖、御史王之朝劾罢之。鲁生、蕃故与礼科给事中李恒茂号“三李”，谣曰：“官要起，问三李。”

编 编修倪元璐追论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媚珰；夺恩荫，广微寻削籍。

编 六月，兵部议招海盗郑芝龙。

编 是月，大清兵入内地，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

编 秋七月，袁崇焕入朝。

纪 召见平台，慰劳甚至。问以方略，对曰：“陛下假臣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上曰：“五年复辽，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同臣刘鸿训等请收还王之臣、满桂尚方剑以赐崇焕，令便宜行事。上从之。

编 九月，郑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

编 冬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乱，延安人张献忠从之。

纪 是岁延安大饥，嘉胤作乱，献忠从之。献忠阴谋多智，贼中号“八大王”，其部最强，旁掠延安诸郡邑。

编 起朱燮元仍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

编 十二月，米脂人李自成起为盗。

纪 延安饥，不沾泥、杨六郎、王嘉胤等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为盗。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骑射。

家贫，为驿书，往投焉。已而参政洪承畴击贼，破之，丕沾泥等相次俘获，自成走匿山泽间，得免。

编 己巳，二年，夏四月，秦、晋饥，盗起。

纪 朝臣捐俸助饷，上曰：“诸臣兴利除害，国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编 袁崇焕杀左都督毛文龙。

编 秋七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提督东厂。

编 八月，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朱燮元讨奢崇明、安邦彦，诛之。

纪 时燮元檄滇兵下乌撒，蜀兵出永宁，扼各路要害，而亲帅大军驻陆广，逼大方。崇明号大梁王，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互费小、阿乌继、阿鲊怯等各号元帅，悉力趋永宁，先犯赤水。谍知之，燮元授意守将许成名佯北，诱贼深入，度贼已抵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祜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邦彦分兵四应，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急击之，贼大惊溃，崇明、邦彦等皆被创，汉兵斩其首以献。

燮元不欲穷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许其归附。而位竖子，不能自决，其群下复谋合溃兵拒明。燮元乃大会诸将曰：“水西多山险，丛箐篁，蛮烟燄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以此多败。当与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渐次荡除，使贼乏粮，将自毙。”于是焚蒙翳，剔岩穴，截溪流，发劲卒，驰骋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暮还

归屯，贼益不能测。凡百余日，所得首功万余级，生口数万。每得向导，辄发窖粟就食，而贼饥甚。刘养鲲遣其客入大方，烧其宫室，悬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夔元为奏请，诏许之。

编 冬十月，我大清太宗亲率兵入边，蒙古诸部贝勒、台吉皆以兵会。

编 李自成称闯将。

纪 都城警，诏天下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入援，兵溃于涿鹿，叛走秦、晋间山谷，李自成出与之合，旬日间众至万余。推高迎祥为首，称闯王，转寇山西、河南，贼中称自成为闯将。九年，官军击迎祥，斩之，群盗推自成为主。

编 十一月，大清兵南下，京师戒严。

纪 始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太监冯元升核军讫，始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军。

编 十二月，逮薊、辽总督袁崇焕下狱。

编 以礼部侍郎周延儒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编 是月，大清兵北去，京师解严。

编 庚午，三年，春正月，大学士韩爌罢。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命洪承畴巡抚延绥。

编 二月，我大清太宗遣使持书至明议和。

纪 书言：“满洲国皇帝致书明国皇帝：惟师旅频兴，互相诛戮，天之生民，罹祸实甚，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使两国获享太平。不然，何时止息兵戈，以几治安邪？故特遣使持书议和，惟明示之。”又与锦州将士书，令其申奏和议，于是班师。

编 三月，大清兵抵辽河，还沈阳。

编 夏六月，进礼部尚书温体仁东阁大学士。

编 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遂据府谷。

纪 洪承畴与总兵杜文焕围之，贼夜劫营，官兵击败之。

编 王嘉胤等掠延安、庆阳，城堡多陷。

纪 总督杨鹤主抚，不以闻，与陕抚刘广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贼，贼魁黄虎、小红娘、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给牒免死，安置延绥、河西，但不焚杀，其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

矣。

兵科给事中刘懋上言：“秦之流贼非流自他省，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边盗倚土寇为向导，土寇倚边盗为羽翼。六七年来，韩、瀋被掠，其数不多，至近年荒旱频仍，愚民影附，流劫泾、原、富、耀之间，贼势始大。当事以不练之兵剿之，不克，又议抚之。其剿也，所斩获皆饥民也，而真贼饱掠以去矣。其抚也，非不称降，聚众无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实非降也。且今斗粟金三钱，营卒乏食三十余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迩来贪酷成风，民有三金不能供纳赋之一金，至于捕一盗而破十数人之家，完一赎而倾人百金之产，奈何民不驱为盗乎？若营兵旷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馀老弱，既不堪战，又不练习，当责督抚清汰操练，以备实用也。”

编 山西流贼破蒲州、潞安。

编 冬十月，王嘉胤陷清水营，杀游击李显宗，复陷府谷。

编 十二月，盗神一元破宁塞，据之，杀参将陈三槐，围靖边，遂陷柳树涧、保安等城。

编 辛未，四年，春正月，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请罢理财、加派等事，不听。

纪 执御言：“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余不罢者。捐助、搜括二者，尤为难为训。”上曰：“加派原不累贫，捐助听之好义，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岂至病民乎！”

编 神一元陷保安，副总兵张应昌击败之。

纪 一元死，弟一魁领其众。

编 命御史吴牲赉金赈陕西饥荒，招抚流盗。

编 二月，神一魁围庆阳。

纪 宜君贼赵和尚等各分犯，不知其数。

编 三月，贼帅孙继业、茹成名等诣总督杨鹤降。

纪 贼六十余人来降，鹤受之。设御座于固原城楼上，贼跪拜，呼万岁。因宣圣谕，令设誓，各解散，或归伍，或归农。自此群盗视总督如儿戏矣。

编 夏五月，我大清太宗定官制，设立六部。

编 神一魁降于总督杨鹤。

纪 一魁降，鹤责数其罪，俱伏谢。一魁有战骑五千，鹤侈其事，上言乞赐数万金赈济。时宜君、雒川盗蜂起，鹤又止巡抚练国事北征，宜、雒贼亦求抚于国事，从之，其胁从饥民各给牒回籍，首领置军中。省臣劾宣、大

总督魏云中、陕西总督杨鹤恒怯玩寇，上切责云中等平盗自赎。时言官交论鹤，鹤疏引咎。

编 六月，副总兵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贼复推王自用为首。

纪 自用号曰紫金梁，其党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闯塌天、破甲锥、邢红娘、乱世王、混天王、显道神、乡里人、活地草等，分为三十六营。

编 秋七月，逮总督陕西三边都御史杨鹤下刑部狱，论戍边。

编 八月，我大清太宗亲统诸军入边至旧辽河而营，蒙古贝勒各率兵来会。

编 九月，以洪承畴总督三边，张福臻巡抚延绥。

编 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

编 给事中吴执御劾大学士周延儒疏，留中。

纪 执御论延儒：“揽权壅蔽，私其乡人，塘报奏章，一字涉边疆盗贼，辄借军机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长，他日败可以捷闻，功可以罪案也。陛下习见延儒摘发细事，近于明敏，遂尔推诚，抑知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责之。执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

编 冬十月，命太监监军。

纪 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邵希韶西协。

编 十一月，以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吴直监视登岛兵饷。

纪 初，上既罢诸内臣，外事俱委督抚。然上英察，辄以法随其后，外臣多不称任使者。崇祯二年，京师戒严，乃复以内臣视行营。自是銜宪四出，动以威倨上官，体加于庶司，群相壅蔽矣。

编 张献忠率众降于三边总督洪承畴。

编 壬申，五年，春正月，延绥贼陷宜君，复陷保安、合水。

纪 贼伪为米商入宜君，遂陷之。复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宁，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罗世锦归咎于秦，谓“以邻为壑”。给事中裴君赐，晋人也，上言“责成秦之抚镇驱之回秦，而后再议剿抚。”盖当事之无定见如此。

编 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编 三月，削工部右侍郎高弘图籍。

〔纪〕弘图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则尚书，旁列侍郎，礼也。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两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也，贰尚书，非贰内臣，国家大体，臣固不容不慎，故仅延之川堂相宾主，而公座毋宁己之，虽大拂彝宪意，臣不顾也。且总理公署，奉命别建，则在臣部者宜还之臣部，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平。”上以军兴，餉事重，应到部验核，不听。弘图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编〕三边总督洪承畴等击贼，大败之。斩贼首可天飞，擒其党郝临庵、独行狼，诛之。

〔纪〕先是，延西诸寇，承畴偕曹文诏先后清荡，而铁角城乃边盗藪，郝临庵、可天飞为官军所败，独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铁角城，为持久计。闻他盗尽平，甚惧。承畴、文诏击破之，斩可天飞，其二贼亦生得，就诛，军声益振。文诏忠勇善战，承畴与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转战四载，斩级三万，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惫甚矣。

陕西原任通政使马鸣世奏曰：“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藩屏，榆林又为延、庆藩篱，无榆林必无延、庆，无延、庆必无关中矣。乃自盗发以来，破城屠野，四载于兹，良以盗众我寡，盗饱我饥，内鲜及时之餉，外乏应手之援。揆厥所由，缘庙堂之上，以延、庆视延、庆，未尝以全秦视延、庆；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而且误视此流盗为饥民，势焰燎原，莫可扑灭，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骛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天下事尚忍言哉！乞敕所司亟措餉二十万，给民牛、种，为兵士犒赏，急图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镇安矣。”

〔编〕夏四月，湖广流盗自兴国入江西泰和、吉安等处。

编 秋八月，山西巡抚宋统殷击贼于长子，贼奔沁水。

编 以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

编 冬十一月，罢山西巡抚宋统殷，以许鼎臣代之。

编 海盗刘香老犯福建小埕，游击郑芝龙击走之。

编 张献忠复叛。

编 癸酉，六年，春正月，副总兵左良玉败贼于涉县西，斩其渠。

编 进副总兵曹文诏都督同知。

纪 文诏连败贼于忻、代间，斩首千五百级。

编 二月，诏吏部荐举潜修之士。

纪 谕科道不必专出考选，馆员须应先历知、推，垂为法。

编 大学士周延儒罢归。

纪 延儒以宣府阅视太监王坤疏劾，乞罢，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宜侵辅臣。”上召廷臣于平台，谓志道曰：“遣用内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议论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责其诬妄。乃廷臣举劾，莫不牵引内臣，岂处分各官皆为内臣邪？”对曰：“王坤直劾辅臣，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臣为法度惜，非为诸臣地也。”上曰：“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惟因内臣在镇，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挟朝廷，诚巧佞也。”因诘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专论内臣，实责臣等溺职。”上色稍霁，曰：“职掌不修，沽名立论，何堪宪纪。”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归。

编 夏五月，命太监陈大金等监纪各路兵将功罪。

纪 上谕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将功罪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会各抚道，分入曹文诏、左良玉诸营。寻复以阎思印同总兵张应昌合剿，汾阳知县费甲德以逼迫苦供亿，坠井死。

编 六月，海盗刘香老犯长乐。

编 秋九月，总兵张应昌败贼于平山。

纪 应昌获贼首张有义，即一盞灯也。

编 冬十月，帝论囚。

〔纪〕 上素服御建极殿，召阁臣商榷，温体仁竟无所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竟弃市，上颇心恻，体仁不为救，人皆冤之。

〔编〕 十二月，延绥巡抚陈奇瑜击贼，大破之，贼首皆被诛，延水盗悉平。

〔纪〕 时秦贼已尽入晋，流突畿辅、河南至数十万，而延绥贼首钻天哨、开山斧独据永宁关，前阻山险，下临黄河，负固数年不下。奇瑜谋取之，乃阳传总制檄发兵，简众七千人抵延川，潜师疾走入山。贼不虞大兵至，仓皇溃佚，焚其巢，纵击，斩首千六百级。二贼死，分兵击贼首一座城，斩之，延水盗悉平，奇瑜威名著关、陕。

〔编〕 是年陕西、山西大饥。

〔编〕 甲戌，七年，春正月，山西巡抚戴君恩诱执降盗王刚等，诛之。

〔纪〕 降盗王刚、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挟赏，君恩设宴诱刚等，斩之，共斩四百二十九人，而岢岚大盗高加辻号显道神尤横。会大旱，饥民投贼者愈众。

〔编〕 李自成、张献忠走盩厔、鄠县间。

〔纪〕 总督洪承畴率总兵曹文诏等先后剿诸贼，斩获甚众，群贼悉奔入商、雒、兴平大山中，自成、献忠奔盩、鄠间。

编 谪刑科给事中李世祺于外。

纪 以劾大学士温体仁、吴宗达也。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继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异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陛下所乐听者谗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波靡不止。”上以越职言事，切责之。

编 三月，山西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月；大饥，人相食。

编 总理太监张彝宪请入覲官投册，以隆体统，许之。

纪 袁继咸上言：“士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如总理内臣有覲官赉册之令，陛下从之，特在剔厘奸弊，非欲群臣诎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从风，藩、臬、守、令，参谒屏息，得免呵责为幸。嗟乎！一人辑瑞，万国朝宗，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内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珰方张时，义子、干儿，昏夜拜伏，自以为羞；今且白昼公庭，恬不知耻。国家自有覲典，二百余年，未闻有此，所为太息也。”上以越职言事，责之。已，张彝宪亦奏辨，谓“覲官参谒，乃尊朝廷。”继咸复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见藩、臬行属礼，典例也；见内臣行属礼，亦典例乎？诸司至京投册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谒内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虽坐受，犹以为安；事创彝宪，即长揖，只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内臣不得与外事；若必以内臣绳外臣，会典所不载。”上仍切责之。

编 夏四月，海盜刘香老犯海丰。

编 六月，罢各道监视太监。

编 总督陈奇瑜受李自成降，复给牌回籍。

纪 奇瑜围自成于汉中车厢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

编 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围郃阳。

纪 自成闻洪承畴兵至，解围去，转寇平凉、邠州。

编 江西饥，观政进士陆运昌上抚字八条。

编 九月，贼二十余营西至函谷关，东至河阳，连屯百余里。别贼万余，连营雒南、阌乡。

编 陕贼陷扶风。

编 命吴牲巡抚山西。

编 冬十一月，侍读倪元璐上制实、制虚各八策。

纪 元璐上制实八策：曰离敌交，缮旁邑，优守兵，靖降戎，益寇饷，储边才，奠辇毂，严教育。又制虚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议，宣义问，一条教，虑久远，昭激劝，励名节，明驾驭。疏入，上令确奏伐交实计，其抚降戎，储边才，留秦、晋饷，馆监教习，俱下部。其制虚八策多系奉旨，不必继陈。既而元璐再陈间敌之术，且请尽撤监视内臣以重边疆，不报。

编 逮陕西巡抚练国事，命李乔巡抚陕西。

编 削总督陈奇瑜职，听勘。

编 十二月，进洪承畴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其总督三边如故。

编 总督两广熊文灿遣守道洪云蒸等招刘香老，被执。

纪 文灿令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谢道山招刘香老，被执。文灿奏“云蒸等信贼自陷”，上以“贼渠受抚，自当听其输诚，岂有登舟往抚之理？弛备长寇，尚称未知，督臣节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确核以闻。已，令文灿戴罪自效。

编 乙亥，八年，春正月，谪兵部职方主事贺王盛于外。

编 河南贼分三道。

编 张献忠掠庐、凤、安庆。

编 夏四月，广东左布政王世德及福建游击郑芝龙合击刘香老，诛之。

纪 芝龙合世德兵击刘香老于田尾远洋，香老胁洪云蒸出船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死报国，亟击勿失！”遂遇害。香老势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张一杰脱归。寻以世德为云南巡抚，加芝龙参将。

编 六月，免陕西巡抚李乔官，以甘学颢巡抚陕西。

编 秦贼摇天动袭陷西和。

编 秋七月，秦贼陷澄城，八月，陷咸阳。

编 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等处军务，统关、辽兵，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专制中原。

编 进文震孟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编 冬十月，老回回袭陷陕州。

编 帝下诏罪己，避居武英殿，减膳彻乐。

纪 除典礼外，惟以青衣从事，以示与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

编 十一月，秦贼一字王等部众出关，钞掠诸路。

纪 一字王部众二十万，撞天王统十七万，自潼关出犯阌乡、灵宝，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居外。左良玉与总兵祖宽两军相隔，东西七十里，遥望山头，不敢邀击。贼钞掠诸路，截烧粮草，诸军乏食。

编 十二月，张献忠合诸贼围庐州，分道陷巢县、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编 丙子，九年，春正月，以刘宗周为工部右侍郎。

编 授淮安武举陈启新吏科给事中。

纪 启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资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陛下停科目以讪虚文，举孝廉以崇实行，罢推知行取以除积横之习。蠲灾伤钱粮，苏累困之民，而且专拜大将，举行登坛、推毂之礼，使其节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几民怨平而寇氛靖。”上异其言，特授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毋隐。

启新本庸人，时政府觐知上意，必有辟门特达之典，故令启新上书跪正阳门；曹化淳实闻之于内，立致省垣，

将借以搏击善类。迨启新既得进，惟从事敝车羸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应，故政府恨之，不见信任。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上言：“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陈启新，一言投契，立置清华，此诚盛事。臣愚谓宜先令以冠带办事黄门，稍如试御史例，俟数月后果有忠言奇计，实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

编 总理卢象升大败张献忠于滁州。

纪 献忠合群贼围滁州，象升大败之，贼窜河南。

编 总兵陈永福败李自成于朱仙镇。

纪 自成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遇自成于阌乡，相持六日，永福援之，败之于朱仙镇。自成走登封、密县，寻自成诱别部贼入河南当官兵，而自帅麾下奔汉南，循南山险厄，遵商雒而行，复出陕西，官军败绩于罗家山，失亡士马无算，自成自酆州至延安。

编 二月，山西饥，人相食。

编 甘肃总兵柳绍宗败贼过天星于西宁州。

纪 过天星合九条龙等八营西掠兰、河，南扰会宁，洪承畴檄左光先与绍宗合兵击之，绝其西奔。贼复自万安走盐池，两军力战破之。贼穷蹙请降，陕西巡抚甘学渊受其降，安插其部数万人于延安，寻延河劫掠如故。

编 三月，贼九条龙、张胖子从南漳、柳池陷谷城、宜山，逼保康。

编 南阳洊饥。

纪 唐王聿键奏：“南阳有母烹其女者。”

编 陕西巡抚甘学圃削籍听勘，以孙传庭代之。

编 夏四月，延绥总兵俞翀霄引兵逐李自成，被执。

纪 自成欲往绥德渡河入山西，定边副将张天机力战却之。贼沿河犯朝邑，将围绥德，翀霄引兵逐贼，陷贼伏中，翀霄被执，绥延精卒尽覆。贼分陷米脂、延安、绥德。贼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锦绣昼游，尚其亲戚，故从乱者益众。

编 是月，我大清太宗建国号曰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编 六月，命司礼太监曹化淳同法司录囚。

编 秋七月，我大清兵至居庸。遣内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门关，崔良用守固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防马水沿河。

编 以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

纪 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皆即日往，上语内臣曰：“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邪！”

编 巡抚陕西孙传庭击贼于鳌屋，大破之。

纪 擒贼首闯王高迎祥及刘哲等，献俘阙下，磔于市。

编 八月，老回回焚开封西关。

纪 时群盗出没豫、楚间，散而复合。

编 九月，我大清兵从建昌冷口还。

纪 守将崔秉德请率兵遏归路，总监高起潜不敢进，扬言当半渡击之。侦骑报师已尽行四日，起潜始进石门山，报斩三级。

编 以兵部侍郎王家贞巡抚河南，总理直隶、川、湖、山、陕军务。

编 冬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谏用中官，不报。

【纪】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依以大任。三协有遣，通津临德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于总督。中官总督，将置总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且小人与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终无党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而复用中官以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报。

【编】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编】命采平阻、凤翔诸矿以储国用。

【编】总督贵、湖、云、川、广等处军务朱燮元讨摆金、两江、巴香、狼坝，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

【纪】燮元既平叛苗，水西势益孤，又通上下六卫并清平、偏镇四卫道路，凡一千六百余里，设亭障，置游徼，以便往来滇中。沐氏土舍普名声乱，燮元奉命移兵讨诛之。

【编】丁丑，十年，春二月，左良玉大破贼于舒城、六安，连战三捷。

【纪】时总兵秦翼明败闯塌天于细石岭，擒贼首一条葱、新来虎。贼至英山分营山险，伐竹为筏，谋渡江潜窜大山中。应天巡抚张国维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骄蹇不奉调发，惮入山险，屯于舒城。国维三檄之，始自舒城进发，贼已饱掠出境。山西总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称病数月，不进一军，噪而西归。给事中凌义渠劾之。诏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职，杀贼自贖。

编 命陕西巡抚孙传庭兼总理河南。

编 夏闰四月，以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理直隶、山、陕、川、湖军务，督剿流寇。

编 河南巡抚陈必谦罢，以常道立代之。

编 六月，大学士温体仁以疾罢归。

编 秋七月，以史可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庐、池、泰等处军务。

编 江北贼陷六合，遂围天长。

编 李自成寇泾阳、三原，西安大震。

编 官军败张献忠于黄冈。

纪 献忠复入江北，东掠至仪真，扬州告急。献忠寻西走入楚。

编 八月，以薛国观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编 冬十月，陕贼过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天王、蝎子块随之。川兵大败混、蝎二贼于广元，斩首千级。

编 水西安位死，西南悉平。

纪 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欲乘其弊，郡县之，朱燾元上书谏，乃止。燾元遂传檄土目，谕以威德，诸部争纳土献重器。燾元召将吏议，以为众建土司，使其势少力分，则易制；各欲保土地，传子孙，则不敢为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杨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弹丸小州，为长官司者十有七，二百年未闻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顺也，盖地大者跋扈之资，而势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诸渠长（又）（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敛一切除之，使参用汉法，可为长久计。”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编 十一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杜勋等提督京营。

编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总兵左良玉、陈洪范大破贼于郟西，张献忠请降。

纪 初，献忠为盗，洪范捕获献忠，异其貌而释之，以是怀旧恩乞降于洪范，请率所部杀贼自效。总理熊文灿承制抚之，献忠请置家口于郟西，文灿为请于朝，诏贷其罪，立功自赎。

编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张任学改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河南。

纪 任学觐得巡抚，且欲荐故丹徒知县张放，极诋诸总兵不足恃，盛称文吏有奇才，可御寇。上竟以总兵授之，意大沮悔。

编 总督洪承畴大败李自成于梓潼。

纪 自成率残众数千走溪南，子身入楚依张献忠，不许，至竹溪，献忠谋杀之。自成独乘骡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浙川老回回营，卧疾半年余，老回回授以数百人，仍出剽掠。

编 夏五月，宣、太总督卢象升以父忧罢，诏以陈新甲代之。

编 六月，逮湖抚余应桂，以方孔炤为湖广巡抚。

编 以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编 秋九月，我大清兵薄墙子岭，总督吴阿衡及中军副将鲁宗文被执，皆不屈，死之。

编 大清兵入密云。

纪 兵部檄宣、太、山西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援，总督卢象升立遣三帅入居庸，趋都城，陈新甲亦至，受敕印交代。象升入勤王，中途闻诏，仍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军。

编 冬十月，京师戒严。

纪 召孙传庭于陕西，洪承畴于三边；于是承畴、传庭率诸将合兵五万，先后出潼关入援。

编 以工启睿为都御史，巡抚陕西。

编 大清兵逼京城。

编 十一月，大清兵克高阳，前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死之。

编 十一月，括废铜铸钱。

编 十二月，改洪承畴、辽总督，孙传庭保定总督。加传庭兵部右侍郎，赐尚方剑，督诸镇援军。

编 大清兵下山东。

明鉴易知录卷十四

明纪

怀宗端皇帝

编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济南，德王被执。诏逮山东巡抚颜继祖下狱论死。

编 二月，大清兵北旋。

编 巡抚河南常道立削籍，以李仙凤为河南巡抚。

编 以司礼太盛崔琳清理两浙盐课赋税。

编 逮河南总兵张任学。

编 三月，左良玉大败河南贼于内乡。

编 夏四月，抚治郧阳戴东旻免，以王鳌永抚治郧阳。

编 五月，张献忠叛于谷城，御史林鸣球死之。

纪 初，贼首高迎祥既诛，李自成困，川西群盗失势，献忠连败，精锐俱尽，始乞抚以缓诛，初无降意。及据谷城，潜勾诸贼为掎角，遂复思叛去，举人王秉贞为之谋主。至是，遂杀谷城知县阮之钿以叛，降贼罗汝才九营并起应之。献忠胁御史林鸣球上书求封于襄阳，鸣球不从，遂杀之。

编 秋七月，总理熊文灿、总兵左良玉俱削职，杀贼自赎。

纪 文灿檄诸将进兵谷城，献忠焚谷城西走，与罗汝才合。良玉追贼于房县西，贼设伏罗猴山，良玉兵渡隘入伏中，贼四合围之。突围战，败绩，一军尽没。良玉失其符印，仅收残兵数百走回房县。事闻，文灿、良玉俱革职自效。

编 诏撤各镇内监还京。大学士薛国观免。

编 安庆巡抚史可法以忧归。

编 八月，命大学士杨嗣昌以兵部尚书督师讨贼，赐尚方剑。

纪 初，熊文灿与嗣昌深相结纳，嗣昌冀文灿成功以结上知。文灿既败，嗣昌内不自安，请督师南讨，故有是

命。

编 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

纪 自成众散略尽，其部下相继俱降。自成穷窜汉南，秦兵蹙之于北，左良玉阬武关以南，自成穷蹙不得他逸，食且尽，自经者数四，养子李双喜救之。自成因命军中尽杀所掠妇女，以五十骑冲围而南，遂逃入郧阳，息马深山中。时河南大饥，饥民所在为盗，自成乃自郧、均走伊、洛，饥民从者数万，势复大振。

编 冬十月，杨嗣昌至襄阳。诏逮熊文灿入京，论死。

编 拜左良玉为平贼将军。

纪 良玉所部多降将，杨嗣昌谓可倚以办贼，为请于上，故有是命。

编 是岁，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旱、饥。

编 彗星见，谕停刑。

编 庚辰，十三年，春正月，逮湖广巡抚方孔炤，命宋一鹤为湖广巡抚。

编 闰月，督师杨嗣昌奏辟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从之。

编 二月，杨嗣昌驻襄阳调兵剿贼。

编 平贼将军左良玉破张献忠于太平县之玛瑙山。

纪 良玉斩贼首万级，献忠精锐俱尽，止千余骑自随，遁走兴、归山中。寻自盐井窜兴、房界上，良玉屯兴安、平利诸山，连营百里，诸军惮山险，围而不攻。贼伏深箐中，重贿山氓市盐刍米酪，山中人安之，反为贼耳目，阴输兵情于贼。献忠得以休息，收散亡，养夷伤，群盗往往归之，兵复振。时罗汝才、过天星七股贼尽入蜀。

编 风霾亢旱，诏求直言。

编 谕户部以保定、永清等郡县刍粮给畿南饥民，发帑金六千赈山东。

编 三月，免畿郡料匠等银，赈京城贫民各钱二百。

编 杨嗣昌次荆门。

纪 嗣昌立大剿营，以新募湖南杀手二千人隶之，更以麾下骑兵为上将营，新抚降丁皆隶焉，以副将猛如虎将之。

编 夏四月，罢郧抚王鳌永，以袁继咸抚治郧阳。

编 五月，减商州、湖广田租。

纪 上以两京及山东、西、河南、陕西各处告饥，命地方有司设法赈济，招徕流徙，抚按躬行州县，定殿最以闻。

编 截漕米万石赈山东。

编 六月，张献忠自兴、房走白羊山。

编 秋七月，发帑金二万赈顺天、保定。

编 八月，发仓粟赈河东饥民，帑金三万赈真定、山东、河南饥民。

编 九月，张献忠、罗汝才陷大昌。

纪 二贼屯夔城山背，贼行营辎重妇女甚众，而诸军多观望不前，但尾贼后，所至关隘，防兵多远遁，贼长驱直过，二贼合兵趋达州，谋西渡。

编 张献忠、罗汝才渡河入巴西。

纪 杨嗣昌命监军万元吉监诸军西行，尾击贼。

编 冬十月，张献忠、罗汝才陷剑州。

纪 官军转战于绵州，二贼渡绵河而西。

编 出帑金万两，市旧棉衣给京师贫民。

编 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宁，杀万安王采鏿。

纪 自成围永宁，陷之，焚杀一空，杀万安王，连破四十八寨。土贼一斗谷等群盗响应，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杞县诸生李岩为之谋主，贼每以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归附之，其势益盛。

编 加福建参将郑芝龙署总兵。

纪 芝龙既诛刘香老，海氛颇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贵，浸以大显。

编 是岁，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

编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杀福王，前兵部尚书吕维祺死之。自成自号闯王。

纪 自成围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战，斩获颇多，贼引退。贼以大炮环攻城，城守严不动，及昏而退。总兵王绍禹兵有驰而呼于城上者，外亦呼而应之，绍禹兵即执副使王胤昌于城上，绍禹驰解之，诸军曰：“贼已在城下，

即总镇其如我何？”挥刀杀守陴者数人，守陴者皆惊坠堞。贼缘堞而上，叛兵迎之，贼遂入。

贼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缢城走，士民被杀数十万，执王胤昌已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见杀。

河南方大饥，通判白尚文坠城死，其尸为饥民所食，顷刻尽。自成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自成迹福王所在，执之。并执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维祺遇王于西关，谓王曰：“名义甚重，毋自辱！”王见自成，惶怖顿首乞命，自成责数其失，遂遇害。贼置酒大会，以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维祺骂贼，不屈死。世子逸走，遇乱兵劫之，裸而奔于怀庆。

是时群盗辐辏，自成自称闯王，雄诸贼。事闻，上震怒，逮王绍禹，磔之，籍其家。

编 副将猛如虎率诸将及张献忠、罗汝才于开县，大战，败绩，二贼东走。

纪 初，贼南窜，督师监军元吉欲从间道出梓潼扼归路以待贼，杨嗣昌檄诸军蹙贼急追，不得距贼远，令他逸。诸将皆尽向泸州，贼折而东返，归路尽空，不可复遏。至是猛如虎率诸将及贼于开县，参将刘士杰奋先挥戈而进，如虎亦率亲兵从之。士杰奋勇前搏贼阵，连胜之。献忠凭高而望，见后军无继，左军皆前却不进，因以精锐绕谷中出官军后，驰而下，左军先溃，士杰及游击郭关、如虎子先捷皆战死。前军已覆，如虎突战，溃围出，马仗军符尽失。贼东走巫山、大昌。元吉赴开县收召残兵，祭阵亡诸将，哀动三军。嗣昌在云阻，闻开县失利，始悔不用诸将扼归路之谋矣。贼既度巫山，昼夜疾走兴、房山中。

编 二月，李自成寇开封，巡按高名衡、周王恭煜悉力御之，贼乃退。

编 诏逮河南巡抚李仙凤，以高名衡巡抚河南。

编 张献忠陷襄阳，杀襄王，兵备副使张克俭、推官酈曰广死之。

纪 献忠、罗汝才走宜城，侦襄阳无备，简二十骑持符伪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验符信启关。贼既入，即挥刀大呼杀门者，城中先伏贼百余，俱起应之，纵火，光烛天。贼大队疾驰至，城中大乱，门洞开，味爽，贼尽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围走，克俭、曰广皆死之。贼焚襄王府，执襄王。献忠据坐王宫，坐王堂下，劝之以卮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因缚王杀之，投尸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潜遣人索王尸，已烬，仅拾颅骨数寸以归。贼杀宫眷并贵阳王常法，尽掠宫女，发银十五万以赈饥民。襄阳守兵数千，军资器械山积，尽为贼有。左良玉同袁继威发兵驰援，已不及。贼渡江破樊城，陷光州、新野。

编 李自成陷归德。

编 三月，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自缢于军。

纪 时李自成已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连失二郡，丧两亲藩，度不免，遂自尽。监军元吉部署行营，命猛如虎驻蕪、黄，防张献忠东逞。

编 削平贼将军左良玉职，戴罪平贼，逮郢抚袁继威入京。

编 夏四月，召前大学士周延儒入朝。

编 进陝督丁启睿兵部尚书，代杨嗣昌督师讨贼。

编 左良玉率兵击李自成于南阳，自成北走。

纪 自成屯于卢氏，永宁宝丰举人生金星向有罪，当戍边，降于贼。自成以其女为妻。金星荐卜者宋献策，善河、洛数。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献图讖，云“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

编 张献忠、罗汝才合兵陷随州，知州徐世淳死之。

纪 世淳合户被杀，吏民屠戮不遗，血流成沟浍。

编 五月，出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讨贼。

编 秋七月，罗汝才北走李自成营。

纪 汝才不合于张献忠，走邓州，与自成合营。时自成有众五十万，复得汝才军，众益炽。

编 八月，左良玉击张献忠于信阳，大败之。

纪 良玉败献忠于信阳，夺其马万余，降众数万。献忠负重伤，易服夜遁，窜入山中。良玉军声大振。

编 九月，张献忠奔李自成。

纪 初，献忠与自成并起延西，以狡诈雄长。自陷襄阳，杨嗣昌缢死，自以威名远出自成右。及败来归，仅从数百骑。自成方强，欲屈之，献忠不为下，自成怒，欲杀之。罗汝才知之，阴选五百骑资献忠，令他徙；献忠乃尽夜东驰，与回、革诸贼合，入霍山扼险拒守。

编 陕西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兵讨李自成，败绩，宗龙被执，死之。

纪 宗龙与文岳之兵会，诸将贺人龙、李国奇将秦兵，虎大威将保定兵，共结浮桥渡河，合兵趋项城。自成、罗汝才亦结浮桥于上流，觐官军至，尽伏精锐松林中，阳驱诸贼自浮桥西渡。宗龙、文岳两军并进，次孟家庄，诸军散行墟落以求刍牧，贼突起林中，搏官军，人龙、国奇两军俱溃。人龙、大威北奔，国奇从之。保定兵宵溃，文岳夜奔项城。

宗龙独立营当贼垒，贼筑重围以困之。夜漏二下，宗龙潜勒军突贼营，溃围出，诸军星散，宗龙徒步率散卒且战且走。翌日，至项城，贼及之，被执。至城下，贼呼于门曰：“我秦督官军也，请启门纳秦督。”宗龙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堕贼手，左右皆贼耳，毋为所给。”贼唾宗龙，宗龙骂曰：“我大臣也，杀则杀耳，岂能为贼诈城以缓

死！”贼抽刀击宗龙，中脑而仆，复厉声骂贼，断其耳鼻，死城下。遂陷项城，屠之。诏复宗龙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编 冬十月，张献忠召六营贼复出，攻舒城。

编 十二月，李自成围开封，总兵陈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镇。

纪 自成、罗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复围开封。巡抚高名衡、永福等竭力守御，周王贮库金于城头，擒一贼者予百金，斩一首者五十金，战没者恤其家五十金，伤者以轻重为差，杀贼甚众。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镇。内乡、镇平、唐县、新野俱降于贼，邓州知州刘振世死之。

编 是岁，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编 壬午，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开封，不克，解围去。

纪 自成攻开封益急，洞车附城，凿城搏土而空之，广数尺，实以火药，燃之，一烘而裂，曰小放；窟城纵横数丈，实火药，燃之，一发震天，曰大放。贼以精骑数千布围于外，执注人畚土穴城为大窟十余，辇火药数万斤，百炬齐燃，贼擐甲持矛，望城崩，将拥入。贼穴城畚其土砾于外，累累成阜，火药一发崩天，砖缶皆飞鸣外向，贼之布围于外者，人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坚如石犹寻丈，贼骇，解围去。

编 起孙传庭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兵剿寇。

编 二月，我大清兵破锦州，辽东巡抚邱民仰被执，不屈死之。

纪 先是锦州围急，民仰与总督洪承畴进至松山为声援，诸将王朴等军大溃，民仰、承畴入守锦州城，誓以同死。至是，民仰被执，不屈死。事闻，赠右都御史。

编 李自成、罗汝才陷陈州，兵备副使关永杰等死之。

纪 自成、汝才合群盗八十万围陈州，永杰率士民死守。贼周围四十里，更番进攻，永杰力竭，城陷，战死城上。乡绅崔必之、举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数贼，被执，骂贼死。贼怒，屠陈州。

编 夏四月，陕西总督孙传庭杀总兵贺人龙。

纪 传庭檄召诸将于西安听令，人龙以兵来会。传庭大集诸将，缚人龙坐之旗下而数之曰：“尔为大帅，遇寇先溃，致秦督委命贼手，一死不足塞责也！”因命斩之，诸将莫不动色。因以人龙兵分隶诸将，刻期进讨。人龙，米脂人，初以诸生效用，佐督抚讨贼，屡杀贼有功，总全陝兵。叛将剧贼多归之，人龙推诚以待，往往得其死力。朝廷尝疑人龙与贼通，密敕传庭杀之。贼闻人龙死，酌酒相庆曰：“贺风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

编 李自成、罗汝才复攻开封。

【纪】 先是贼再攻不克，士马多杀伤，群贼畏葸，日逃亡数千。贼乃申约，围而不攻，以坐困之。

【编】 五月，以郑三俊为刑部尚书。

【编】 张献忠袭陷庐州，知府郑履祥死之。

【纪】 先是献忠遣英、霍游民阳为贸易者，潜入庐州城。适督学御史以较士至郡，献忠遣贼数百，负书卷，衣青衿，杂诸生应试者旅寓城中。夜漏三下，献忠卷甲疾驰入郡，城中贼纵火应之，城陷，学使者及兵备副使蔡如蘅俱走，知府郑履祥死之。庐州城池高深，贼屡攻不能克，至是一夕而陷。

【编】 以马士英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凤阳。

【编】 六月，以蒋德璟、黄景昉、吴牲并为东阁大学士。

【编】 张献忠复陷六安。

【纪】 献忠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兵救六安，再战败绩，得功归定远。献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谋渡江入南京，遂僭号改元，刻伪宝，选自宫男子，伪署总兵以下官。

【编】 秋七月，诏援开封诸军皆溃，逮督师丁启睿下狱，保督杨文岳削职听勘。

纪 贼围开封久，守臣告急援剿，总兵许定国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国兵溃于覃怀，总督援剿诸军溃于河上。时丁启睿、杨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次于开封朱仙镇，与贼垒相望。启睿督诸军进战，良玉曰：“贼锋方锐，未可击也。”启睿曰：“注围已急，岂能持久，必击之。”诸将咸惧。请诘朝战。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阻，诸军相次而走，督师营乱，启睿、文岳联骑奔汝宁，贼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丧马骡七千，兵数万俱降贼。事闻，诏速启睿下狱，革文岳职，听勘。

编 八月，改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范景文为刑部尚书，进刘宗周左都御史。

编 九月，河决开封，贼浮舟入城，肆掠以去。

纪 开封久困，食尽，人相食。诏山东总兵刘泽清援开封。泽清立营朱家寨，贼攻之三日，诸兵不至，泽清引兵去开封城北十里，枕黄河。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城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环壕以自固，更决堤灌贼，可溃也。至是，河决开封，贼先营高处，然移营不及，亦沉其卒万人。河流直冲入城，势如山岳，水骤长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高名衡、陈永福咸乘小舟至城头，周王府第已没，从后山逸出西城楼，督师侯恂以舟迎王，总兵卜从善以水师至开封城上，黄澍从王乘城夜渡，达堤口。诸军列营朱家寨。城中遗民尚余数万，贼浮舟入城，尽掠以去。

编 黄得功大破张献忠于潜山。

编 杀兵部尚书陈新甲。

【纪】初，周延儒为营解甚力，因奏：“国法，大司马兵不临城不斩。”上曰：“他边疆即勿论，僇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听。

【编】冬十月，我大清兵自墙子岭入蓟州。

【编】刘良佐再破张献忠于安庆。

【纪】夺马骡五千，救回难民万余。献忠引兵西走蕲水。

【编】李自成复陷南阳，屠之。

【编】十一月，以赵光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

【编】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

【纪】宗周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师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立首善书院，臣请亟复之以昭圣明政治之本。曰贞法守，高皇帝读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立焚锦衣刑具。请一切狱词专听法司，不必下锦衣。曰崇国体，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会详之后，乃付司寇，司寇议辟，始得收系，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礼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书，请一切立毁。曰惩官邪，京师士大夫与外官交际愈多愈巧。臣必为风闻弹劾之，惟祈严断。曰饬吏治，今吏治之败，无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醵，已复为常例矣，至于营升谢荐，巡方御史尤甚。臣请以

风宪受赃之律，为回道考察第一义。上是之。

编 闰月，我大清分兵南下。

编 李自成陷汝宁，保定总督杨文岳、分巡金事王世琮被执，死之。

纪 自成合诸贼围汝宁，监军孔贞会以川兵屯城东，杨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贼兵进攻，相拒一昼夜，川兵溃，保定兵不支。贼四面环攻，戴扉以障矢石，云梯如墙而立，城上矢石俱下，贼死伤众而攻不休，一鼓百道并登，执文岳及王世琮于城头。文岳、世琮厉声骂贼，贼怒缚文岳等以大炮击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屡却贼，射矢贯耳不动，号“王铁耳”。贼屠士民数万，燔烧邸舍无遗。寻拔营走确山，向襄阳，掠崇王由德及世子、诸王、妃嫔以行。

编 下礼科给事中姜埏于狱。

纪 先是上戒谕言官，又时有匿名书二十四气之说，隐诋朝士。埏言：“陛下修省罪己，又致戒言官，唯视言官独重，故望之独切，若云代人规卸，安敢谓尽无其事。臣独展转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闻而云然乎？如诽谤腾谤，必大奸巨慝，恶言官而思中之，谓不重其罪，不能激陛下之怒，箝言官之口。后将争效寒蝉壅蔽天听，谁为陛下言之哉！”上怒，立置狱。

编 削左都御史刘宗周籍。

纪 上召廷臣于中左门，问御敌及用督抚之宜。宗周曰：“使贪使诈，此最误事，为督抚者须先极廉。”上曰：“亦须论才。”宗周退。御史杨若桥举西洋人汤若望演习火器，宗周进曰：“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自有火器，辄依为劲，误专在此。”上色不怿，曰：“火器终为中国之长技。”命宗周退。群臣以次对，上色解。宗周又进请释姜埰、行人右司副熊开元，言：“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视屋梁曰：“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论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无他意，上益怒，责宗周，免冠谢，徐起退。寻廷杖姜埰、熊开元，仍下狱，宗周削籍，光宸降调。吏部尚书郑三俊、刑部尚书徐石麒各疏救，不听；石麒罢。

编 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阳，分兵逼荆州。

经 偏沅巡抚陈睿谟弃荆州，奉惠王走湘潭。自成至荆州，士民开门迎之。贼入荆州，荆州诸县土寇蜂起。

编 河南巡抚高名衡免，以巡按御史王汉代之。

编 是岁，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编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巡抚宋一鹤、钟祥知县萧汉死之。

纪 自成围承天，知府开门迎贼。巡抚宋一鹤时守城，下城巷战，将士劝之走，一鹤不听，挥刃击杀贼数人而死。钟祥知县萧汉，有贤声，贼戒其部曰：“杀贤令者死无赦！”乃幽之寺中，戒诸僧曰：“令若死，当屠尔等！”僧谨视之。汉曰：“吾尽吾道，不碍汝法。”遂自经。贼改承天府曰扬武州。

巡按李振声守显陵，迎降贼，贼列之上班。振声自以与贼同姓，肩舆出入营中，扬扬自得。贼欲发显陵，忽大声起山谷，若雷震，贼惧而止。总兵方国安等退屯汉口，左良玉退屯芜湖。

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灭。既而连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思据有城邑，擅名号矣。群贼俱奉其号令，推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号罗汝才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自成据襄阳，号曰襄京，其余所陷郡县俱改易名号。修襄王宫殿，设官分职。封崇王由德为襄阳伯，邵陵王在城、保宁王绍圻、肃宁王术授俱降贼，改封伯。伪政府侍郎喻上猷荐列荆州绅士，贼下檄征之，江陵举人陈万策、李开先在所荐中，伪檄下，万策自经，开先触墙死。

编 张献忠陷蕲水，屠之。

编 二月，李自成陷郟县，知县李贞死之。

纪 自成分兵为四：老回回守承天，罗汝才守襄阳，革里眼往黄州，自将其一。自成攻郟县，李贞率士民坚守，一昼夜杀伤甚众，贼百道环攻，一鼓而拔，纵兵大杀。贞大声叱贼曰：“驱百姓死守者，知县耳，妄杀何为！”骂贼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悬于树。贞大呼曰：“高皇帝有灵，我必诉之上帝以杀贼！”贼断其舌，刖之。母乔氏及妻俱死。

编 三月，命大学士吴甡出督师以讨贼。

【纪】 牲出督师，给五万金旌功。以大理评事万元吉为职方员外郎，仍充督师，军前赞画。

【编】 夏四月，大清兵北旋。

【编】 李自成袭杀革里眼、左金王，并其众。

【编】 李自成杀罗汝才，并其众。

【编】 张献忠陷黄州，副使樊维城死之。

【纪】 献忠自蕲水疾驰至黄州，乘大雾攻城，黎明城陷。执维城，欲降之，维城骂贼不屈，贼刺之洞胸死。献忠据府自称西王。

【编】 五月，张献忠陷武昌，参将崔文荣、前大学士贺逢圣、楚府长史徐学颜死之。

【纪】 总兵方国安率兵七千扼蕲州，献忠西向武昌，武昌武备积弛，闯、献交窥江、汉。时议募兵守城，而库藏空绌。楚王有积金百万，长史徐学颜请王发金数十万以贍军，不听。大学士贺逢圣家居，倡议捐贖募兵，金谓宜募土著，适承天、德安溃兵俱下，楚王尽募之为军锋，以学颜领之，号“楚府兵”。

献忠沿江而上，悉师破汉阳，临江欲渡。武昌大震，议撤江上兵婴城守，参将崔文荣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汉。磨盘、煤炭诸洲浅不过马腹，纵之飞渡，而婴城坐困，非策也。”议者不从，贼果从煤炭洲而渡，直

逼城下。文荣御之，小有斩获。贼攻武胜门，文荣率诸军拒之，多杀伤。

楚府新募兵为贼内应，开门迎贼，文荣跃马持矛大呼，杀贼三人，贼攒矛刺之洞腋死。逢圣与文荣俱守武胜门，城陷归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载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学颜与贼格斗，断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贼支解之，一门死者二十余人。

贼执楚王，尽取宫中积金百余万，辇载数百车不尽，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贼沉王于西湖，屠僇士民数万，投尸于江，尚余数万人，纵之出城，以铁骑围而蹙之江中，浮尸蔽江而下，武昌鱼几不可食。其遗民数百，多刖断手足，凿毁目鼻，无一全形者。猷忠遂据楚王府，僭称武昌曰京城，伪设六部五府，铸西王之宝，开科取士，授郡县官。

初，李自成兵临汉阳，不克，闻猷忠取之，自成怒，榜示远近曰：“有能擒猷忠以献者赏千金。”及闻取武昌，复遣人贺之曰：“老回回已降，曹、荃、左皆被杀，行将及汝矣。”猷忠得书而惧，多赍金宝报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猷忠恨之。

编 大学士周延儒罢。进修撰魏藻德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编 六月，立赏格，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猷忠五千金，官极品，世袭锦衣指挥；余各有差。

编 进孙传庭兵部尚书，总制应、凤、江、皖、豫、楚、川、黔剿寇军务，仍总制三边。

编 李自成大造战舰于荆、襄，遣老回回攻常德。

纪 自成谋自王于荆，其亲信大帅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随骑兵五营，营精骑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刘宗敏总步，白旺总骑。每屯以骑兵一营外围巡徼，昼夜更番，余营以次休息，警候严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获必磔之。营兵不许多携輜重。兵各携妻孥，生子弃之，不令举。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为养子，为奴隶，故每破一邑，众辄增数万。每一精兵则畜役人二十余，其驮载马骡不与焉，众实五六万，且百万也。虽拔城邑，不听屋居，寝处布幕，弥望若穹庐。其甲缝绵帛数十重，有至百者，轻而韧，矢镞铅丸不能入。每战，一骑兵必二三马，数易骑，终日驰骤而马不疲。严寒则掠茵荐布地以藉马足，或剖人腹为马槽，实以刍菽饲之，饮马则牵人贯耳流血杂水中，马习见之，遇人则嘶鸣思饮噉焉。行兵倏忽，虽左右不知所往。鸡再鸣，并起蓐食，鞞马以俟。百万之众，惟自成马首是瞻。席卷而趋，遇大川则囊土壅上流，虽淮、泗诸水，乱流而渡。百万合营不携粮，随掠而食，饱则弃馀，有断食断盐数月者。临阵铁骑三重，反顾则杀之，战不胜，马兵阳北，官军乘之，步兵拒战，马兵绕而合围，无不胜矣。以生金星为谋主，日讲经一章，史一通。每有谋画，集众计之，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人多不测也。

其攻城分昼夜为三番，以铁骑布围，步兵内薄向城，人戴铁胄，蒙铁衣，携椎斧凿城，得一砖甃即还，易人以进穴城，可容一人则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继，遂穿空旁侧，迤四五步留一主柱，巨纆系之，去城十余丈，牵纆倒柱，而城崩矣。望风降者不焚杀，守一二日杀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则必屠矣。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名曰“打亮”。城将陷，以兵周布壕外，缒城者杀之，故城陷必无噍类。掠马骡为上功，次军仗，次帛、衣服，次珍

宝，其金银恒散弃之，或以代铅置炮中。屠城则夷其城垣，令后莫与为守。立投顺牌四，凡破城，四向负牌至村落，降者即负牌过别村，否则加兵。牌所至日蹙千里。

性惨酷，断耳剔目，截指折足，下心龌体，日以为常，谈笑对之。性又淡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畜奴仆。无子，以李双喜为养子，嗜杀更酷于自成。自成在襄阳，以构殿、铸钱皆不成，斩一谋士，令术士问紫姑，卜之不吉，因立双喜为太子，改名洪基以厌之。铸洪基年为钱，又不成。时闻秦督兵将至，留毛贼守襄阳家口，自成率精锐往河南。

编 秋七月，以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

编 督师孙传庭发兵潼关，分道讨李自成。

纪 以总兵生成虎、卢光祖为前锋，会河南总兵卜从吉、陈永福合兵洛阳之下池寨，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宁夹击贼。大营移宛向洛，诏薊、辽总兵白广恩、四川总兵秦翼明入卫。土汉官兵，陕西三镇兵俱随督师进讨。传庭以副总兵高杰将降丁为中军，命翼明出商、洛为掎角，总兵王定、官抚民率绥、夏二镇兵为后劲。

编 八月，孙传庭次阌乡。

编 督师孙传庭克宝丰，诛伪州牧陈可新，遂入唐县，贼家口悉伏诛。

纪 传庭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率所部来降，知贼并兵守宝圭。传庭进军宝圭，合围，贼坚守不下，李自成以轻兵来援，战于城东，白广恩、高杰、卢光祖分兵逆战，却之。翊日，贼复以精骑数千直攻官军，诸将复击走之。传庭曰：“宝圭不即下，而贼救大至，则腹背受敌矣。”亲督诸军悉力攻城，拔之，斩陈可新等数千级，遂以大兵捣唐县。时贼家口尽在唐县，贼发精骑来援，官军已入城，尽杀贼家口，贼满营痛哭，誓杀官兵。

编 督师孙传庭复郟县，李自成将兵逆战，官军大败之，自成奔襄城。

纪 传庭自朱仙镇而南，大雨六日，粮车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马俱饥。或劝传庭旋师就运，传庭曰：“军已行，即还亦饥，奚济乎，要当破一县就食耳。”传庭复郟县，县俱穷民，集骡羊二百余，顷刻分鬻食尽，不足给，命河北、山西就近饷传庭军。自成将步骑万余逆战，官军前锋击断自成坐纛，进逐之，贼披靡，贼营逃亡者相属。时传庭前锋尽收董、左故部，皆致死于贼，而高杰统诸降贼，备悉贼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只虎逆战，三战三北，自成奔襄城，诸军进逼之，自成累败而惧，挑土筑墙自守。己食尽，贼有饷色。

编 以司礼太监王承恩督察京营戎政，韩赞周守备南京。

编 九月，张献忠陷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刘熙祚死之。

纪 初，献忠袭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至是，献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长沙构造宫殿，遣兵南追三王至永州。熙祚督水师御之，遣兵护三王南行入广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内应，开门迎贼，熙祚被贼执。贼欲胁

降之，不屈，囚之永阻驿中，闭目绝食，题绝命词于壁，贼再三谕降之，临以白刃，熙袵大骂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

编 督师孙传庭军与李自成兵战，败绩，传庭还军潼关。

编 初，大雨连旬，传庭军乏饷，兵噪于汝州，降盗李际遇阴通贼，贼率精骑大至。传庭问计于诸将，高杰请战，白广恩曰：“我师困，宜驻师分据要害，步步为营以薄贼，易耳。”传庭恐贼遁，曰：“将军何怯，独不如高将军邪！”广恩不怍，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贼前锋名“三堵墙”，一红，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来薄。官军接战，陷贼伏中，贼乘之，官军大败。高杰麾众退，诸军尽西走，贼驱大队疾追，一日驰走四百里，至于孟津，官军死亡四万余人，尽丧其军资数万。传庭与杰收散亡数千骑，走河北。贼别将克汝州，自成向潼关，白广恩击破之，传庭亦回军潼关，众尚四万。

编 冬十月，李自成陷渭南，督师孙传庭、知县杨暄死之。

纪 一只虎陷阌乡，即自成弟李过也。疾走至潼关，获督师大纛，贼以纛给守关者，乘间突入，潼关陷，李自成间道缘山崖出潼关后，夹攻，官军大溃。贼既入关西行，一只虎陷华阴，传庭及白广恩退屯渭南。贼合众数十万陷渭南，传庭没于阵，杨暄被执，不屈死。贼屠渭南。

编 李自成陷商州，商、洛道黄世清死之。

【编】 自成陷西安，陕西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炯、长安知县吴从义、指挥崔尔达、秦府长史童世炯等死之。

【纪】 贼陷临潼，关中人心所在瓦解。冯师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贼至，师孔督兵出战，城陷，被执，不屈死。黄炯自尽，吴从义、崔尔达俱投井死，童世炯自经死，绅士死者甚众。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骂贼，磔死。磁州道副使祝万龄至学宫拜先圣，从容自经死。礼部主事南居业骂贼死，宣抚焦源清、参政田时震俱不受伪职死，御史王道纯大骂贼不屈死，解元席增光、举人朱谊泉俱投井死，山东监军佥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丘从周骂贼死。馀吏民皆相率降于贼，总兵白广恩逃而追获，降之。

初，自成剽掠十余年，既席卷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战场，所得郡县官军旋复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据秦王府，伪授秦王存枢权将军。世子妃刘氏曰：“国破家亡，愿求一死。”自成遣归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拥赀十万。贼之犯秦也，户部尚书倪元璐奏曰：“天下诸藩，无如秦、晋山险，用武国也。宜谕两藩，能任杀贼，不妨假之以大将之权；如不知兵，宜悉输所有，与其赍盗，何如享军。贼平之后，益封两藩各一子如亲王，亦足以报之。两王独不鉴十一宗之祸乎？贤王忠而熟于计，必知所处矣。”书上，不报。至西安陷，秦藩府库尽为贼有。贼分兵徇诸县，皆陷。蒲城知县朱一统抱印投井死。

初，自成在楚议所向，生金星请先取河北，直捣京师；杨永裕欲先据留都，断漕运；独顾君恩曰：“否，否！先据留京，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进退有余，方为全策。”贼从其计。先是贼好杀掠，生金星劝以不杀，遂严戢其下，民间稍安堵，辄相诳惑，

人无斗志。自成遂改西安府为长安，掳掠巨室助饷。

编 李自成分兵略酃、延，中部知县华堞死之。

编 以兵部侍郎余应桂总督陕西三边，收兵剿寇。应桂迁延不进。

纪 上始闻潼关失守，以余应桂总督陕西三边，收拾边兵，相机剿寇。应桂闻命，饮泣陛辞曰：“不益兵饷，虽去何济？”上默然，发帑金五万给军。应桂迁延河上不进。

编 以左副都御史方岳贡为东阁大学士。

编 十一月，李自成陷延安，复陷凤翔，屠之。

纪 总兵王定、高杰自渭南败，各率所部奔延安，自成命贼将田斌守西安，自往塞上。高杰闻贼至，以兵渡河而东，入山西；王定奔榆林。自成陷延安，大会群贼，戎马万匹，旌旗数十里，于米脂祭墓，以五百骑按行，凤翔守将诱而歼之。自成怒，亲攻凤翔，陷之，屠其城。

编 李自成陷榆林，备兵副使都任、总兵尤世威及诸将、一城男妇尽死之。

纪 自成发大兵围榆林，榆林诸将力战杀贼，贼死者万人。贼攻益力，逾旬不克，贼以冲车环城穴之，城崩数十丈，贼拥入，城遂陷。都任阖室自经死，尤世威纵火焚其家百口，挥刀突战死。诸将各率所部巷战，杀贼千计，

贼大至，杀伤殆尽，无一降者，阖城妇女俱自尽，诸将死事者数百人。榆林为天下劲兵处，频年饷绝，军士饥困，而殫义殉城，志不少挫，阖城男子妇女无一人屈节辱身者。榆林既屠，贼捣宁夏，宁夏总兵官抚民迎降，三边俱没。贼无后顾之忧，长驱而东矣。

编 李自成陷庆阳，备兵副使段复兴、董琬、前太常少卿麻禧死之。屠庆阳，执韩王。

纪 时贼遣伪王往关东灵、阆诸路大张伪榜，移檄河南郡县。河南西境贼皆设伪官，官兵守怀庆府。

编 十二月，前大学士周延儒有罪，赐死。

编 张献忠通好于老回回。

纪 时老回回为李自成据荆州，献忠遣人与修旧好，合兵。自成既入关，献忠益横荆、岳间。

编 李自成陷平阳，知府张麟然走太原，吏民皆降。

纪 贼杀西河王等三百人。高杰闻平阳陷，拥兵东下泽州，山西郡县闻贼至，望风迎款，贼遣伪牌遍行山西，其辞甚悖。

明鉴易知录卷十五

明纪

怀宗端皇帝

编 甲申，十七年，春正月，是岁为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

编 大风霾。

纪 占曰：“风从乾起，主暴兵、城破。”

编 风阳地震。

编 张献忠入夔州。

编 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顺，改元永昌。

【纪】 贼掠河东，河津、稷山、荣河、绛州一路俱陷。自成伪牒兵部约战，言三月十日至。上忧寇，临朝而叹曰：“卿等能无分忧哉！”大学士李建泰进曰：“主忧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晋人，颇知寇中事。臣愿以家财佐军，可资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上悦曰：“卿若行，朕当仿古推毂。”

【编】 癸酉夜，星入月中。

【纪】 占云：“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编】 帝命大学士李建泰出师，师次涿州。

【纪】 命建泰出师，行遣将礼，命驸马都尉万燧以特牲告太庙，上临轩，廷授建泰节、剑，赐宴饯之。上亲赐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亲行。”建泰顿首起行。是日大风扬沙，占曰：“不利行师。”建泰御肩舆，不数武，杆折，识者忧之。建泰出都，道闻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迟行，日三十里，师次涿州。初，建泰承上宠命，恃有家财可佐军需，已闻家破，进退失措，逡巡畿内而已。

【编】 二月朔，帝视朝。

【纪】 上平旦视朝，忽得伪封，启之，其词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暂缴”。一时相顾失色，朝罢，遂不复问。

编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

纪 贼陷蒲、汾，怀庆不守，福王出奔，与太妃相失，遂至卫辉依潞王。

编 李自成陷太原，巡抚蔡懋德、中军盛应时等皆死之。

纪 自成至太原，太原无重兵为守，蔡懋德遣骁将生勇、朱孔训出战，孔训伤于炮，勇陷阵死，一军皆歿，城中夺气。贼移檄远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皆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读之多为扼腕。懋德知事必不支，写遗表令监纪贾士障问道奏京师。盛应时见之，退归，先杀其妻子，誓将死敌。初八日，风沙大起，贼乘风夜登城，懋德、应时策马赴敌死，赵布政、毛副使及府县各官四十六员咸死之，贼尸之于城。

编 李自成至黎城，遣将陷临晋。

编 帝下诏罪己。

纪 诏曰：“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殄量以罄，骸积

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白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厉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从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局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圜、馘，仍予通侯之赏。於戏！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历告朕意。”诏下，贼前锋已至太安驿。

编 议京师城守。

编 李自成攻代州，总兵周遇吉退守宁武关。

编 李自成兵趋真定，知府丘茂华叛降贼。

纪 茂华闻警，先遣家人出城，总督徐标执茂华下狱。标麾下中军伺标登城画守御，劫标城外杀之，出茂华。茂华遂檄属县叛待寇，贼数骑入城，收帑籍，近京三百里，寂然无言者。

编 进魏藻德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练，往天津。进方岳贡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

士，总督漕运屯练，往济宁。

【纪】 藻德辞新衔，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潜遁，遂止藻德等不遣。

【编】 诏征天下兵勤王。

【纪】 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上候于文华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迁，及东宫监抚南京。上骤览之，怒甚曰：“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总兵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

【编】 大学士陈演罢。

【纪】 初，上忧秦寇，演谓无足虑。至是不自安，求去。

【编】 李自成陷宁武关，总兵周遇吉死之。

【纪】 自成薄宁武关，传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大炮击贼万馀人。会火药尽，或言“贼势重，可款也。”遇吉曰：“战三日杀贼且万，若辈何怯邪！能胜之一军尽为忠义；万一不支，缚我以献，若辈可无恙。”于是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退。或为贼策曰：“我众彼寡，但使主客分别以十击一，蔑不胜矣。请去帽为识，

见戴帽者击之，递出战，不二日可歼也。”贼引兵复进迭战，脱帽以自别，我兵大败。遇吉阖室自焚，挥短刀力斗，被流矢，牙兵且尽，见执；骂贼，贼于市磔焉，遂屠宁武。自成既杀遇吉，叹曰：“使守将尽周将军者，吾安得至此！”

编 李自成陷大同，总兵朱三乐、巡抚卫景瑗、督理粮储户部郎中徐有声、朱家仕、文学李若葵俱死之。

编 二月，督师、大学士李建泰上书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

纪 上谕阁臣曰：“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复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上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

编 钦天监奏帝星下移。

编 诏封总兵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

编 征山海总兵吴三桂，薊、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

编 唐通以八千人入卫，寻同太监杜之秩守居庸。

编 李自成兵陷保定，御史金毓峒与其从子振孙等皆死之。

纪 贼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军郭中杰缒城降贼，兵溃，贼入保定，建泰被执。毓峒守西门，贼执之入三皇庙见贼帅，毓峒奋拳殴贼帅仆之，跃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经。毓峒从子振孙以武举效力行间，登城射贼，多应弦而毙。城陷，众解戎衣自匿，振孙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侄也。”贼支解之。毓峒子墨妇陈氏，年十八，与其祖母张、母杨、嫂莹一时尽投于井。

编 李自成陷宣府，巡抚朱之冯死之。

纪 自成宿阻和，遂长驱向宣府，宣府叛将白广恩贻总兵姜瓖书约降，监视太监杜勋郊迎三十里，军民聚谋籍籍。朱之冯悬赏劳军守城，无一应者，三命之，咸叩头曰：“愿中丞听军民纳款！”之冯独行巡城，见大炮曰：“汝曹试发之，可杀数百人，贼虽杀我，无恨矣。”众又不应，之冯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竞挽其手，之冯乃夺士卒刀自刎，宣府军民俱迎降于贼。乡绅张罗彦自杀。

编 帝按籍勋戚大珰，征其助饷。

纪 上遣太监徐高谕嘉定伯周奎为倡，奎谢无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万金，上少之，勒其二万。太监王永祚、曹化淳助王三万五万。王之心最富，上面谕之，仅献万金。诸内官各大书于门曰“此房急卖”，复杂出雕镂玩好诸物陈于市以求售。后贼拷王之心，追十五万，他金银器玩称是；周奎钞见银五十二万，珍币复数十万。魏藻德首输百金。陈演既放未行，召入，诉清苦。百官共议捐助，勉谕至再。时谕上等三

万金，皆无应，惟太康伯张国纪输二万，余不及也。又议前三门巨室各输粮给军，且贍其妻孥使无内顾，诸巨室多不乐而止。

编 大风霾，昼晦。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总督薊、辽王永吉节制各镇。

纪 贼警益逼，有劝上南迁者，上怒曰：“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谕兵部曰：“都城守备有余，援兵四集，何难刻期灭寇。敢有讹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

编 分营都门，设大炮，给九门守者人百钱，召前太监曹化淳守城。

编 南京孝陵夜哭。

编 风晦。寇自柳沟抵居庸关。

纪 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抚臣何谦伪死私遁，总兵马岱自杀其妻子，疾走山海关。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伪权将军移檄至京师，云“十八日至幽州，会同馆暂缴”，京师大震，诏三大营屯齐化门外。

编 李自成兵陷昌平州。

纪 贼陷昌平州，诸军皆降。总兵李守铤骂贼不屈，手格杀数人，人不能执，诸贼围之，守铤拔刀自刎。贼焚

十二陵享殿，传警至京师。

先是上知寇警益急，下吴麟征请徙宁远疏，飞檄趣吴三桂入关。三桂徙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是日始及关，贼骑已过昌平矣。太监高起潜弃关走西山，贼分兵掠通州粮储，上方御殿，自考选诸臣，问裕饷安人。以次对，未及半，密封入，上览之色变，即起入。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

编 李自成陷京师，帝自经于煤山，皇后及宫人魏氏、费氏皆死之，诸臣一时死难者四十余人。

纪 贼乘夜自沙河而进，直犯平则门，竟夜焚掠，火光烛天。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逃去，登陴羸弱五六万人，内阍数千入，守陴不充，无炊具，市饭为餐，饷久阙，仅人给百钱，无不解体。

乙巳，上早朝，召对诸臣而泣，俄闻贼大至，方报过卢沟桥，俄攻平则、彰义等门矣。城外三大营皆溃降，火车、巨炮，皆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京军五月无饷，一时驱守，率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阙下，汗浹沾衣，内侍呵止之，国桢曰：“此何时也，君臣即求相见，不可多得矣！”内臣叩之，曰：“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上召入，因命内臣俱守城，凡数千人。上括中外库金二十万犒军，是日细民有痛哭输金者，各授锦衣卫千户。

丙午，寇攻城，炮声不绝，流矢雨集，贼仰语守兵曰：“亟开门，否且屠矣。”守者惧，空炮向外，不实铅子，

徒以硝烟鸣之，犹挥手示贼，贼稍退，炮乃发。贼驱居民负木石填壕，急攻；我发万人敌大炮，误伤数十人，守者惊溃，尽传城陷，阖城号哭奔窜。贼驾飞梯攻西直、平则、德化三门，势甚危急。太常少卿吴麟征累土填西直门，因单骑驰入西安门，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门，曰：“内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征排门而入，太监王德化语麟征曰：“守城人少，奈何？请增益之。”麟征至午门，遇大学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调度，兵饷已足，公何事张皇邪？藻德且出阍，上方休，公安从入？”麟征流涕，藻德挽之出。

是日封刘泽清东平伯。时左谕德杨士聪等入直，语阍臣：“左良玉、吴三桂俱封，而遗刘泽清，且临清地近，可虞也。”阍揭上，得封。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至正阳，欲登城，中贵拒之。李自成对彭义门设座，晋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守者曰：“留一人下为质，请公上。”勋曰：“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重，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诸内臣请留勋，勋曰：“有秦、晋二王为质，不反则二王不免矣。”乃纵之出，仍缒下。

兵部尚书张缙彦奏曰：“时势如此危急，臣屡至城阙，欲觐城上守御，辄为监视抑沮。今闻曹化淳、王化成缒贼杜勋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测。”章上，上手书遣缙彦上城按之。至城，内监沮之如故，示以上传，始登，问“杜勋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闻，无容致诘。”又曰“尚有秦、晋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语。”缙彦曰：“秦、晋二王既降贼，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阅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彦痛哭云：“贼势如此，监视

将营兵调去。李襄城处尚有十之四，家彦所守两堵仅一卒。”语未竟，城下坎墙声急，王承恩炮击之，连毙数人。化淳、化成饮酒自若。缙彦驰至内闕，约同奏，至宫门，传止之。

上下诏亲征，召驸马都尉巩永固，谋以家丁护太子南行。对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当贼。”乃罢。已，召王承恩亟饬内员备亲征。

申刻，彰义门启，盖曹化淳献城开门也。贼恣杀掠，前大学士蒋德璟宿会馆被创。上亟召内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皆曰：“陛下之福，自当亡虑；如其不利，臣等巷战，誓不负国。”命退。

是夕上不能寝，内城陷，一阍奔告，上曰：“大营兵安在？李国植何往？”答曰：“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应。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宫，登万岁山，望烽火烛天，徘徊逾时，回乾清宫，朱书谕内闕：“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来辅东宫。”内臣持至内闕。因命进酒，连沃数觥，叹曰：“苦我民尔！”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语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宫人环泣，上挥去，令各为计。皇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恸甚，遣之出，后自经。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叹曰：“尔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挥刀断左臂，未殊死，手栗而止。命袁贵妃自经，系绝，久之苏，上拔剑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嫔数人。召王承恩对饮，少顷，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内监守城，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时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第，阖人辞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门，门竖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亭新

成，所阅内操处也。太监王承恩对缢。上披发御蓝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又书一行：“百官俱赴东宫行在。”犹谓阉臣已得朱谕也，不知内臣持朱谕至阉，阉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群臣无一人知者。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贼先入东直门，杀守门御史王章，兵部侍郎张伯鲸走匿民舍。贼骑塞巷，大呼民间速献驃马，贼经象房桥，群象哀鸣，泪下如雨。贼千骑入正阳门，投矢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于是俱门书“顺民”。太子走诣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门不得入，因走匿内官外舍。上之出至南宫也，使人诣懿安皇后所，劝后自裁，仓卒不得达。两宫已自尽，宫人号泣出走，宫中大乱。懿安皇后青衣蒙头，徒步走入成国公第。尚衣监何新入宫，见长公主断肩仆地，与宫人救之而苏，公主曰：“父皇赐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贼已将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国丈府中避之。”乃负之出。

午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骏马，伪丞相生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时宫中大乱，诸贼帅率其骑，皆擐甲执兵，先入清宫，诸宫人逸出，遇贼复入，宫人魏氏大呼曰：“贼入大内，我辈必遭所污，有志者早为计。”遂跃入御河死，顷间从死者积一二百人。

自成自西长安门入，弯弓仰天大笑，手发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门，自成顾盼自得，复弯弓指门榜语诸贼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统。”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生金星趋而进曰：“中其下，当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礼视印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令仍旧任，各监局印官迎，亦如之，因

集选百余人，余皆散去。自成入宫，问帝所在，大索宫中，不得，伪尚玺卿黎某进曰：“此必匿民间，非重赏严诛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

自成登皇极殿，据黼座，生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自成同伪都督刘宗敏等数十骑入大内，太监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导，自成责其背主当斩，秩等叩首曰：“识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贼分宫嫔各三十人，生金星、军师宋献策等亦各数人。宫人费氏，年十六，投智井，贼钩出之，见其姿容，争相夺，费氏给曰：“我长公主也。若不得无礼，必告汝主。”群贼拥之见自成，自成命内官审之，非是，赏部校罗贼。罗携出，费氏复给曰：“我实天潢之胤，义难苟合，惟将军择吉成礼，死生惟命。”贼喜，置酒，极劝，费氏怀利刃，俟贼醉断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惊，令收葬之。内臣献太子，自成留之西宫，封为宋王，太子不为屈。辛亥，改殡先帝后，出梓宫二，以丹漆殡先帝，黝漆殡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渗金靴，后袍带亦如之。

初，贼犯都城，大学士范景文知事不可为，叹曰：“身为大臣，不能从疆场少树功伐，虽死奚益！”十八日，召对，已不食三日矣，饮泣入告，声不能续。翼日城陷，景文望阙再拜，自经。家人解之，乃赋诗二首，潜赴龙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经。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难曰：“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酬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题几案云：“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诏家人曰：“若即欲殓，必大行殓方收吾尸。”乃缢。死三日，贼突入，见之，颜色如生，贼惊避他去。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华闻难叹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复何辞。但得为东宫导一去路，死庶可无憾。已矣，势不可为矣！”乃题阁门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经祠

中。贼至，见其冠带危坐，争前执之，乃知其死，惊避去。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闻变，恸哭，题词于几曰：“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遂自缢。仆解之，复苏，邦曜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死。”乃更服药而卒。大理寺卿凌义渠闻难，以首触柱，流血被面，尽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评鹭诸书，服绯正笏望阙拜，复南向拜讫，遗书上其父，有曰：“尽忠即所以尽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系帛，奋身绝吭而死。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贼犯都城，奉命守德胜门，城陷，家彦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仆掖入民舍，自缢死。贼燔民舍，焚其一臂，仆收其遗骸归。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贼犯都城，奉命守正阳门，贼至，死于门下，妻何氏亦死。其子进士童明收葬父尸，亟归，别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独死，吾往从大人。”妻曰：“尔死，吾亦死。”童明以头抢地曰：“谢夫人，然夫人须先死。”乃遣其家人尽出，止留一婢在侧，童明视妻缢，取笔作诗已，复大书壁曰：“有侮吾夫妇尸者，吾必为厉鬼杀之！”妻气绝，取一扉置上，加绯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绯自缢，属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左谕德马世奇是日方早食，闻变曰：“是当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书别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辞我去邪？”二妾言：“主人尽节，吾二人亦欲尽节。”拜辞已，并入室自缢，世奇亦遂缢。家人救之，复苏，告曰：“闻圣驾已南幸矣，可为从亡计。”世奇不应，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敕北面再拜，取冠带焚之于庭，以司经局印置案上，属仆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则投之吏部。”复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缢死。左中元刘理顺，贼入城，理顺题于壁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酌酒自尽，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贼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公，何遽死也！”数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时谓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仆死主，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太常少卿吴麟征奉命守西直门，贼势急，同守者相继避去。麟征遗友人书曰：“时事决裂，一旦至此，同官潜身远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城陷，徒步归，贼已据

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时传天子蒙尘，有劝公南归，不应，同官来招之降贼，怒挥之户外，遂自经。家人救之苏，泣而请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诀。”麟征许之。先是祝孝廉渊以奏保刘宗周被逮，留京师，渊晨至，麟征酌酒慷慨与别曰：“自我登第时，梦见隐士刘宗周题文信国零丁洋诗二语于壁，数实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为。”相对泣数行下，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吴麟征绝笔。”书毕，投缳死之。渊为视含殓，乃去。右庶子周凤翔，上梓宫暴露东华门外，凤翔赴哭恸绝，归寓遗书诀父，有曰：“男今日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吾事毕矣。罔极之恩，无以为报，矢之来生。”复作诗一首，有“碧血九泉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阙再拜，自缢，二妾从之惧死。简讨汪伟，先是闻贼渐近都城，遗书友人曰：“京师单弱，不惟不能战，亦不能守，一死外无他计也。”及贼犯关，伟惶懔，累日不食。妻耿氏从容语曰：“苟事不测，请从君共死。”城陷，伟趋吴给事甘来所，约同殉难。归与妻耿氏呼酒命酌，伟大书前人语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为两缳于梁间，伟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缢，耿氏复挥曰：“止止，虽在颠沛，夫妇之序不可失也。”复解缳正左右序而死。户科给事中吴甘来，贼薄京师，兄礼部员外泰来至寓，执甘来手泣曰：“事势至此，奈何？”甘来曰：“有死，无二义也！”城陷，传闻圣驾南出，甘来曰：“上明且决，必不轻出。”乃疾趋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进饮食，却之。有劝甘来潜遁者，甘来曰：“今不能调兵杀贼，顾欲苟全求活邪？”遂作书以后事属其兄弟，简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过”，取火焚之。兄子家仪奔至，相与恸哭曰：“我不死无以见志，汝父死无以终养。古者兄弟同难，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则土木袁彬，逊国程济，皆可为也。否则求真入于白水，起鬲于有仍，是我虽死犹生也。努力！免之！”遂冠带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赋绝命诗一首，引佩带自缢死。监察御史王章，贼犯京师，章与给事中光时亨同巡城，至皇城门，贼缘堞而上，从人骇

走，贼持刀问曰：“降否？”童叱之曰：“不降。”贼以刃筑其膝仆地，遂遇害。童子之械后亦死难于阡，甚烈，与童同。监察御史陈良谟闻变，痛饮作诗，为缙于梁欲自尽。妾时氏有娠，良谟谓之曰：“吾年逾五十无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陈氏血食，汝必勉之！”时氏曰：“主人死，妾将谁依？与其为贼辱，不如无子也。妾请先死以绝君念。”遂入投缙。良谟别作一缙，与之同尽。监察御史陈纯德时提督北直学校，行部至易水，试士未竟，闻都城贼警，即戒装入都。不数日，城陷，自缢死。四川道御史赵撰巡视中城，捕贼谍，杀之。城陷，贼获撰，撰瞑目大骂，贼怒，杀于白帽胡衢。太仆寺丞申佳胤闻城陷，投井死。吏部员外许直，都城陷时，传先帝从齐化门出，有客劝曰：“天子南迁，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图光复。”直唯之。既而出门一望，曰：“当此四面干戈，驾将焉往？”比闻帝崩，号恸几绝，有客从旁慰解，动以亲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无忧也。”是夜，为书报其父，作诗六章，起拜阙已，复拜父毕，自缢死。一手持绳尾，一手上握，神气如生。兵部郎中成德，贼报急，即致书同年马世奇曰：“主忧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祸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耳。君常忠孝夙稟，谅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宫暴露东华门，德以鸡酒哭奠梓宫前。贼怒，露刃胁视之，不为动。归寓，跪母张氏前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缢死，妻张氏亦死。一子六岁，德扑杀之，然后自杀。兵部员外郎金铉，贼攻城急，铉跪母章氏前曰：“儿世受国恩，职任车驾，城破，义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尔受国恩，我独不受国恩邪？事急，庑下井是吾死所。”铉恸哭，即辞母往视事，归至御河桥，闻城陷，铉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从人拯救，铉啮其臂，急赴深处。时河浅，俛首泥泞，死之。家人报至，母章氏亦投井死。铉妾王氏亦随死。其弟诸生鏊哭曰：“母死，我必从死，然母未归土，未敢死也。”遂棺殓其母，既葬三日，复投井而死。光禄寺署丞于腾蛟冠带，呼妻亦衣命服同缢死。副兵马使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皆自尽。中书舍人滕之所、阮文贵、经历张应选咸投御河死。儒士张世禧二子懋赏、懋宜，俱自经死。又菜佣汤之琼先帝梓宫过，恸哭触石死。襄城伯李国桢，贼李自成帑帝后梓宫于

东华门外，设厂，百官过者莫进视，国植泥首去帻，踉跄奔赴，跪梓宫前大哭。贼执国植见自成，复大哭，以头触阶，血流被面，贼众持之，自成以好语诱国植使降，国植曰：“有三事，尔从我即降：一，祖宗陵寝不可发；一，须葬先帝以天子礼；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诺之，扶出，贼以天子礼藁葬先帝于田贵妃墓，惟国植一人斩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毕，恸哭作诗数章，遂于帝后寝前自缢死之。新乐侯刘文炳，贼破外城，帝召文炳同驸马巩永固各率家丁二十余人，欲于崇文门突围出，不得，乃回宫，文炳叹曰：“身为戚臣，义不受辱，不可不与国同难。”其女弟适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归，城陷，与弟左都督文耀择一大井，驱子孙男女及其妹十六人尽投其中，纵火焚赐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国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余，亦投井死。驸马都督巩永固，从帝突围出，不得，归家杀其爱马，焚其弓刀铠仗，大书于壁曰：“世受国恩，身不可辱。”时乐安公主先薨，以黄绳缚子女五人于柱，命外举火，遂自刳。太傅惠安伯张庆臻闻城陷，尽散财物与亲戚，置酒，一家聚饮，积薪四围，全家燔死。宣城伯卫时春闻变，合家赴井死，无一存者。锦衣卫都指挥使王国兴闻变，自缢死。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门，城陷，作绝命词云“死矣，即为今日事。悲哉，何必后人知。”自缢死。锦衣卫千户高文采守宣武门，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杀，尸狼藉于路。顺天府知事陈贞达自尽。阳和卫经历毛维张不屈死。百户王某，周钺寓其家，百户劝钺死，钺不应，出门欲降，百户挽钺带至断，钺不听，百户自经。长洲生员许琰，闻京师之变，悲号欲绝，遍体书“崇禎圣上”四字，绝粒七日而死。会稽生员王毓蕃闻京师之变，作致命词以见志，夜肃衣冠赴柳桥水而死。

贼兵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难诸臣家，贼戒不敢骚扰。一时诸臣尽节稍不决烈者，即被其拘执于朝，迫胁献金，极刑拷掠；献不满意，仍复受刑；受刑不过，陈演仰药死，魏藻德自勒死，方岳贡不食死，邱瑜自经死。贼

毁太庙，迁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中。贼每升御座，辄目眩头晕。铸永昌钱，字不成文。有明制度，任意纷更。识者已知其终于贼矣。

编 平西伯吴三桂乞师于我大清，长驱而入。夏四月，贼李自成遁走。

纪 初，三桂率兵入援，闻京城已陷，顿兵山海，走大清乞师而后长驱以入。自成闻之大惊，胁三桂父襄作书招三桂，复遣唐通赉银四万两犒师，别以贼兵二万守关。三桂佯受其犒，而出不意尽杀守关贼，遂复书绝父。四月，自成率精锐六万众，挟太子、定王、永王及吴襄东行向永平。三桂击贼于关门，贼方合围，大清兵至，自成策马先走，贼众奔溃；三桂追贼至永平，又破之。自成奔还京师，三桂压城而营，自成合十八营拒战，官军击之，贼死者二万人。自成杀吴襄，尽戮其家口三十八口，悬襄首于城上。三桂披发坠鞞，哭于地，三军感愤，拔刀砍地誓杀贼。

丙戌，自成称帝，即位于武英殿。

丁亥，自成出彰义门西走，三桂轻骑追之。贼马骡皆重载，自卢沟至固安百里内，所弃财物、妇女塞路，贼众半散去。三桂追至保定，贼还兵而斗，尽失其辎重。追至真定复拒战，官军击之，杀贼万余人，自成中流矢，拔营走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关而止，遂还军京师。

编 五月，我大清定鼎顺天。